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三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自課堂文一卷詩餘一卷詩選一卷·····	清	程康莊著	山	右	一
春酒堂文存四卷詩存六卷詩話一卷外紀一卷·····	清	周容撰	四	明	七五
邵青門全集三十卷附邵氏家錄二卷·····	清	馮貞群輯	四	明	三五
杲堂詩鈔七卷文鈔六卷·····	清	邵長蘅撰	四	明	三八
		李鄴嗣撰	四	明	五八

自

課

堂

集

序

其矣文之途岐也歸於正而後可故古今之稱作者其論文必先辨其是非得乎是之所在其自著之文者無不是矣不得乎所在其自著無復一是者矣昌黎氏之言曰惟其是而已矣此之謂也六經以外左國之文孟子莊周司馬遷班固之文何如哉昌黎臨川廬陵眉山之文何如哉是猶大路然後之爲文者絲之如猶大路然其間忽忽有六朝生於唐虞夏商周秦漢之後若不知有聖人不知有左丘明孟子莊周遷固其人者此不可解矣去六朝之世唐宋大家相繼興起以明之三百年其文雖衰猶未墜地自其末年迄於今日學者忽忽尙六朝不知有聖人不知有左國孟子莊周遷固又不知有昌黎臨川廬陵眉山尤不可解矣唐虞夏商周秦漢之文唐宋八大家之文其在人耳目之際猶月然雖兒童見之皆知其爲月也不以爲盤也抑猶星然皆知其爲星也不以爲火也陸機陸雲之輩出以盤而混之月以火而混之星後之人又抱盤以爲

自誤堂集

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月執火以爲星於光彩天上垂之大地者則遺之獨何與其陷溺之亦至於斯哉數十年來海內之號爲文人者有王於一侯朝宗張綸謝石曜諸人其成家各不同要皆驅馳於大道之中生於狂瀾卒能砥礪可謂不惑矣王生侯生既已繼沒綸紫石曜又以不得意之人困于風雨予正以二公之在此時相與究論乃於晉中又得崑崙程子其文或以八大家變太史公法或以太史公變八大家法又或以太史公八大家變已法又或以已變太史公八大家法而自成其爲一家之言夫文無所宗則荒唐無所主有所宗矣不能以其所宗者互相變或互相變矣不能以其變者變已亦卽能以其變者變已矣或又不能以己變其所變者是皆不能以無恨于其文焉以觀於崑崙之文可謂變矣可謂變矣矣無不變則無有乎一定之文而無有乎一定之文正以有乎一定之文章之道然哉則崑崙然乎哉文之在古今苦于多榛蕪時六朝榛蕪矣相與尙之又榛蕪矣豈惟榛蕪且將墜地俟生常自謂少時汨沒六朝極力爲之乃

得拔出王於一則觀六朝如寇仇二公是以有其文名於世今吾黨漸孤危得崑崙子蓋幸焉其與西泠青洲同驅馳乎大道乃在斯乎予過潤州崑崙以其文來予因述予之所謂文者而叙其文如此

木菴

自誤堂集

序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濟南王士祿西樵撰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今觀其詩泱泱也雖柳之以詩爲詩者無以過也謂蘇子瞻以詩爲詞今觀其詞琅琅也雖黃與秦之以詞爲詞者無以過也惟其才大故無不宜也崑崙以文章名海內乃點筆爲詩詩工倚聲爲詞詞又工其衍思詞四十餘篇具在試取而讀之縱復專家獨詣能遠過乎是以詞求崑崙雅不足以盡崑崙亦可以見其才大而無不宜矣僕更有異焉古來工文者退之之前莫尙班班則猶有明堂寶鼎諸詩子長不聞也是工文者不必盡兼詩也古來工詩者子瞻之前莫尙李杜李則創爲菩薩蠻憶秦娥諸詞子美不聞也是工詩者不必盡兼詞也即其莫尙者且有然矣吾聞大江以南之戶祝崑崙也於其文合某某四家而奉之爲大家於其詩合某某十家而奉之爲名家出其餘爲詞又爲專家獨詣之所不能過如此此豈區區兼人之目足用褒自課堂集

序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弗述也

贊歎若夫聖溫較章擬柳比周僅操詞家之說以相衡量抑愈陋矣僕因畧而

序

金壇後學蔣超撰

崑崙程公集成海內鴻生雋老序之者無數論意氣則有若似閻趙看石渠美與會則有若西陵孫君宇台崇問學則有若苞山張君爾公至於追原水土之深厚闡揚祖孫祖述之闢深與夫表章風雅流連過合姚江朱君傳成實總其粹其他卿芳送華涂凍舟漆異口同聲不可勝述蓋皆出乎至誠非謬誤也公宜不列雄要四方之士至者無繙紉之歎而其佩服若此昔子雲著書世無識者惟桓譚侯芭信其必傳以今觀之猶恨子雲不如公微信之速耳夫文章一道依世萬變西漢子長去古未遠其氣渾厚其學醇雅一時號爲文字之祖自此而後遷延至於六朝作檄大作昌黎振興其間挽弱爲強劉勰爲松子瞻所謂功不在禹下也在宋之初大儒崛起以倡明理學爲宗義主恢復詞主演迤然而浮泛最憂動輒盈紙識者厭之明與凡爲學者東首受書曲肱安轍即學自課堂集

序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八股軟熟之體因而闢入古文詞忽忽忽散儼古條今街談巷議無不寶集揆諸龍門昌黎真不啻龍伯之於焦僂西施之於嫫母也公自爲制舉業即好爲爾雅瑰異與西江松陵諸公頗頗頗行吾先子與琴張分生兩先生蓋皆自愧爲鄉音不能及焉照華以來公流離放廢奇氣鬱結益發之於古文詞繁繁落落琅琅蕩蕩句廉峻潔辭心賢甚若珠光玉戚變幻百出不可捉摸隱西洪不可作惟昌黎思有以拯之當時學者如樊宗師元次山大中二子皆稱貌似而已固不能闢其隙隙其門戶也及明有圭峰先生力追湯古有方圓曲折之勢繼此而後誠未見有能勝圭峰者也公爲吾郡通守官事雖稔大兵承鎮以來拮据芻蕘日不暇晷又累攝軍正鞭挾之暇口疇手瘁獨能專精學問有志復古若此使得知子長子雲優游石渠金馬之間執油素記異聞于以問色國家鴻業豈有量哉公仕途益顯其文章將益進惟予不肖忝爲公班尹子孫不能學公萬一見公全與輒曉夜受而讀之兼爲諸公殿後叙之曰程韓祖

馬兒視樊元孫劉卽之宛然一圭峯而已此書必傳敢以鄙言爲定

自誤堂集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虞山錢謙益撰

余生平師友多在三晉若曹安邑傳定襄孫沁水張陽城數輩皆以正學偉節表儀朝野而武鄉程司空風卷推諸公之聲氣以臭味及余日月遞更宿草彌望每矯首三晉雲山晨星曉月耿耿在心目間爲悵然太息者久之而司空之孫崑崙使君應玄纒之聘策仕京口清聲異政與其淵才雅思金春玉應騰涌於金鑒鐵鑒之間余竊喜司空之有後可以爲善類之勸而尤惜諸公之箕裘邈然無聞未知夫天道之果可必者終何如也崑崙聞余猶強飯喜大父輩行尙在人間盡出其詩文屬余爲叙且謂余有老馬識道之智俾是正其得失則請循而論之余讀世之作若戶立壇墀曹分函矢人和氏而家千里彬彬乎盛矣繁聲解綵聯枝驪葉以稱取爲該博以剛挺爲側古買菜求益嚙飯饒人其失也固么絃促節浮筋怒骨發音響于朗寰窮夢想于風穴神頭鬼面宵吟晝自誤堂集

厭其失也誕妄而言之雕花不榮於春陽涉蹄不歸於叩浦斲其病源曰無本而已矣旋觀崑崙之詩文才氣橫溢詞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直上徐而按之辭有體要文有原委不矜奇於篇什不求工於字句如武庫之有五兵如玉府之有六玉井井乎其行列也離離乎其相屬也進而扣所有愈出而愈不窮也韓子有言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鍊其質加其膏而希其光有本者如是其崑崙之謂乎吾聞司空少負淵敏得純正兩夫子之家傳出入天人上下經史著書滿家張皇幽眇屯膏未施以其學誦子孫崑崙之學其發源於乃祖遠矣詩不云乎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吾謂君子之光澤與被於金錫圭璧者猶淺而潛發於子孫者彌深且長讀崑崙之詩文而瞻企其光芒潤澤溢金錫而學圭璧者不可不知其所自也乎昔者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而叙世家者授元經而歌伐木推本於銅川府君余叙崑崙之文而趨舉其所由來其亦有河汾之志乎白頭黃髮三世老友若猶是隱續之句吹噓

聲名望塵吹影與斯世尋行數墨之流角逐於少年場中此固非余之所以自處而亦豈崑崙之所以屬余者哉

自謙堂集 序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婁東吳偉業識

吾友新城王誥上爲楊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聲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材也乃貽上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初開軍國異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爲詩古文詞與誥上郵筒唱酬於煙江相望之內嘗登焦山披草按蹇鶴銘遺跡爲衝波撼擊快他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貽上同游相觀叫絕還高吊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斲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蓋誥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別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一以爲趙張一以爲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側舉藝盛爲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乃崑崙農力耆事克振奮於功名之自謙堂集 序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塗吏治文章借精壯少年爭能而度智吾聞山右風完氣密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比山之異材翼野之上馴嚴霜零不易其利修坂馳不失其步若程公者眞其人乎噫嘻抑何其壯也在昔江左六朝京口廣陵爲恒庾王謝名家世胄迴翔之地楊州從事北府參軍文采風流至於未沫貽上之先大司馬有勳德於雲中崑崙大王父大司空清修直諫在八朝皆著節老臣今兩家子弟砥礪名行讀書從政綽有令聞覽斯編者能無慨然於世德之顯翼而家學之弘長乎崑崙之於文含咀菁華講求體要雅自命爲作者其從吾郡袁子重其郵書於余也自以身名晚晚授老一經不克酬其所志視其中若有不舍然者余則以爲士君子處世當隨分自效而已自古富貴而名多漸滅唯博聞績學之士垂論著以示來後雖殘膏餘韻與江山同其永久而又復奚憾焉因叙其集以歸之并以貽貽上何如也

康熙四年上巳前五日

書

栢鄉魏喬介

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誼然聞老年翁才名久矣今春蔣虎臣公祖以大集見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嫡派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濫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季一代濫溪正學弁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於流衍之中而絮以法式於奔放之餘而達以精采然非鏤金剪綵之比其爲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聲相詢以千秋文字之秘商而彭子士報先至已道台意續承手教虛懷感慕下詢若以僕之著述足以稍繼古人之一二者僕非敢當以爲詩以抒情貴得三百篇諷諭之意故子美可尊也而並喜香山文以快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兼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鉅訂不足以言詩不足以言文也今先寄拙作數種希指教一二彭子士報

自課堂集序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日南去此後瑰璋之作倘永之咏望不時教示之也臨格馳切不盡欲吐

叙

合肥魏鼎華撰

南徐北顧之間山川麗崎江流瀟灑從來文人騷客登臨憑眺之所也每思得荀中郎王阿大一流人作官此地與風景相映發當倍有可觀今果獲遇武鄉程崑崙崑崙大司空孫也司空先代名臣崑崙爲其佳子弟少年時蜚聲京雒頡頏上流其古文辭蒼深剛與直扶柳柳州王介甫之神世人不知以爲似孫樵劉蛻非矣詩歌堅古深樸上逼浣花翁絕非詞花側葉者比詩餘孫字鍊句周秦辛陸遂兼其勝崑崙崑崙足以豪矣至其幹局英達意氣磊落凡諸懿蹟筆不能書卽如陳子其年天下才也崑崙獨於風塵踏踏時以國士待之此豈今人所易得然則人如崑崙而豈徒文章之士乎哉舟次廣陵夜讀崑崙全集倚櫓題數語寄之

康熙五年十月

自課堂集序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晉安黃文煥謹

當此時士子談詩文者大多謂不必漱養不必臚慨然席居古右何地蔑有詩尤倍文以字句無幾舌易辭強腹易辭楊也年踰笑弁梓已數帙昔之老名下噤噤然怯於問世以務鉢臂此風絕矣居官則談詩文太宰不惟簿書道原不暇談且不肯談平日本領未窺吳突於是飾詞自張曰吾長於政事此小技耳於道非尊即能詩文復不敢談恐人視爲文章聲氣依貽累也等語之一丁不識不欲附於萬卷經破又且有南北之分北方風氣高勁不墜纖靡本屬詩文之區空同於麟均擅北產然南方唱和習所漸染者多至於以時論之則宜少宜多又各分焉前日老名下迄今尙存者因門造車暗不輕吐詞或吐之閱而不梓候實宜少若生在今日宜在今日得志逢時其氣壯其情樂百無可圖蓋居官與士子俱宜多不宜少矣豈謂詩文之名噴噴萬口余以夏五過京

自課堂集序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口新稱識荊示集索弁爰於衆論中爲拈定論不專談詩文而窮詩文之所從來宜多宜佳何在則請共核之曰時兼前後也地兼南北也方其爲諸生時與陳大士章大力羅文止張公亮楊子常諸公鑒發于特選淪紫水以昔精華盡收諸不律中低徊醞釀迨今日而始出其珊瑚璣則茲時之學尹固所再收者于以生虹夫何艱哉岳生屬北紆組則南此非地發乎昔人談詩文謂得江山之助或有江無山或有山無江不能兩全獨京口則諸山大江畢備金焦爲江中澄泓突兀奇尤居勝公且以其詩文爲金山爲焦山誰與京者天下之泉多矣中冷孤稱第一予以供崑崙磨墨醺毫益助第一之詩文不其然乎

序

錢塘陸沂謹

晉中程崑崙先生本武鄉華胄以名德博洽爲時輩所推崇顧聞如楊子常顧麟士陳大士羅文止諸君咸推爲祭酒以文章取正焉尋州郡欽崇道風屢徵山林逸道先生皆却之順治時對策大廷爲京口司馬一時稱其廉平予過潤州讀其全集五古風格出入建安黃初而五七諸近體絕句則兼有李杜之長或時運筆於嘉州龍標之間至排律及七言歌行則渾然少陵也文章原本馬班融會左穀其頓挫處則入韓歐諸大家而峭勁遒壯往往有不屈唐宋之意蓋其學博而才高氣盛而骨秀故能獨有千古俯視流輩良有以也山左王貽上先生有才子之望頗與先生齊名而雅之爲今之空同且云古文匠心於周秦及唐宋大家無所不合予常服其知言

自課堂集序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黃岡杜清撰

蓋余既序崑崙程先生詩文集而發明其湛深經術學有原本與汎濫詞章者不同崑崙以為知言因屬余批筆論定其新舊諸稿既卒業則知之益深因復為之序曰余讀春秋左氏傳其傳列國卿大夫評議辭令蓋莫高於晉再讀國語益歎其意思深長非他國可及彼自從亡五人以及范文欒武韓宣魏獻季古大夫之徒炳然蔚然不可尙矣至漢而有龍門選遂為百代文章之冠晉二孫南北朝溫子昇輩猶不論而三唐人文林立若王勃宋之問溫庭筠司空圖指不勝屈其最著詩賦則有王維文章則有柳宗元足稱千古之絕何其盛哉竊怪自宋迄今雖作者不乏而求其蔚然傑出之士可以頡頏王柳者頗頗不易得何歟即近代所推有王楊野氏其習尚蓋亦時作耳非古人匹也何以其雖若是歟豈誠天運有時而創復地氣有時而變遷歟乃今崑崙氏崛起自譚堂集

序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海寧朱一是撰

余少時言詩者戶竟陵也既而趨濟南二者皆有失竟陵尙別惡同羊裘馬肝此單嗜耳豈可飯乎濟南曰唐無古詩自有其古詩余曰明無唐詩自有其唐詩然去唐遠矣其失也聲律通美性真不抒庖人司烹肥饍巨鮮臠口少味易牙吐棄之竟陵若在亦反唇譏矣近家頗知明詩之非唐其于唐也又好談初盛句規字倣無異于集唐而已之所以為唐且初盛者安在天詩者性情之事也隱乎內外觸乎古人之詩而內詩見焉譬包陽之鏡就日引燧燧者詩也日者詩之性情也鏡者古人之詩也苟無性情以古人之詩為詩是無日而但有鏡即有光明鏡之光明耳安從取燧以適我用哉崑崙程公文人之宿老也而衆長詩以古人之詩引性情之詩冥然相赴古體忽爾謝忽陶章近體忽李杜忽高岑王孟無詩不合乎古人要之皆崑崙之詩崑崙性情為之耳豈止剽竊自譚堂集

序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上黨喬發為天下雄其敘事之文祖述司馬遷不必言矣吾評其詩絕類王維

蓋不事王之修飾其質肆往往近杜而有王之靈異其文絕類柳宗元蓋不事柳之剗削其怪奇往往近韓而有柳之疏朗至以其餘溢為小詞則又閒雅都麗有溫庭筠之風焉是皆晉之傑也韓絕於世已千年矣崑崙一朝而尋其緒則吾不第服崑崙之才而并以賀太行之帆樯黃河之混茫其毓為人文行勝復春秋漢唐之舊也豈不快哉或曰崑崙之復古不惟其文章即其吏治賦賦蓋亦不減其鄉之馮野王尹翁歸張京兆諸煥燭史冊者余尤以為篤論云

序

梁溪顧宸撰

余與崑崙先生訂交最先讀其詩文最久欲序屢矣余遲遲未出蓋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先生之詩文辟諸夜光照乘凡有目者皆知其爲至寶必嘖嘖焉嘆于其側既無從稱其瑕又安必指其瑜乎世惟眩于好譽者之云而天下詩文之真面目盡掩非詩文之自掩也譽之者實掩之也韓歐之後更無韓歐李杜之後更無李杜今必譽之曰文韓歐也詩李杜也先生何必不韓歐何必不李杜然而先生之真面目掩矣卽如夜光照乘雖棲之以敝篋襲之以敗絮其連城之價正復不減若藉之以良錦藉之以文旣飾乎其外而誇其美以示人併其中之所存者幾于不可定況言心之聲也以先生之心而發爲先生之詩文其光氣熊然所云夜光照乘者皆先生之詩文也使先生必心韓歐心李杜則當先生操觚呻吟之時心韓歐也則文韓歐也心李杜

自課堂集序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則詩李杜也更何從而發先生之詩與文哉先儒有云制于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我莫之制者不有得于人必有得于天此所云詩文之真面目也先生之得于天者人莫之制豈韓歐李杜遂足以制先生乎今先生之詩文具在雖孤行于世可也雖與韓歐李杜並列可也雖韓歐李杜從而退避三舍亦可也又何必以韓歐李杜概先生之詩文而使先生受制于人也哉此余不敢輕序先生意也雖然序不足爲先生重輕而序者必託先生以傳李漢李陽冰之徒使不見姓名于韓李之集將泯沒無聞于世久矣則余又何必不序先生之詩文而託先生以傳也乎

自課堂集

山右叢書初編

武鄉程康莊崑崙著

虞山錢謙益收齊選

宜興陳維祺其年選

王司勳五種集序

詩三百篇本諸性情故君臣之告戒士女之贈答郊廟之奏頌憂謏畏譏之怡
惻春秋聘會大夫陳述以見志莫不有詩然因事感懷宣鬱則止無專之學其
在後世始專以詩名家於是漢有蘇李魏有曹劉唐有李杜王孟錢劉韓柳元
白宋有蘇黃明有信陽北地地鄉郡歷下諸子皆以一時並稱爲美當時之人亦
推崇之以爲屬辭比類相得益章既非強世之所難能而又以樂盡乎人之有
同是異曲同工無所貳焉矣乃讀詩者上下於千百餘年之間聲響已盡美刺
經興其於蘇李曹劉王孟原始攷正先後之間沿其故名少所警議而信陽北
自課堂集

文集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地則至於白相藉藉激印而相稱其德李之於杜錢之於劉韓之於柳元之於
白蘇之於黃王之於李論者皆以爲不可幾及此之既已非實不諱而猥居其
先以易天下之視聽而重稱能言者遂至於不可盡信然則大曆元和元紹弘
正靖隆其途屢變而不謀與於西漢建安黃初開元大寶之盛方其沉鬱不待
銖銖而較之其勢亦可大觀矣猶曰風俗移易與時推遷此得之於異姓則然
耳若夫伯仲之中選嗣緒屬以共驅爲能則瑛瑒機雲之外不少概見然而應
璩謝靈運引事例應鳴和而不壯機雲飭采色多祗滯無流宕之美倡予和汝
其致固足矜高苟以責其不足則尙有憾焉惟西樵王公之詩體物備善其所
哀集自壬辰以至丙午詩凡二十二卷詩餘二卷篇章既衆流通樂貫隨方以
合其節當其得意疾書雖刻燭投簡未若其迅而貞純麗秀得之十年慘澹者
無異與儀部胎上兄弟競爽號爲杞梓名聞於天下嗚呼人之度越奚啻霄壤
自昔生材之艱或累百世而一出或數十年而後一見其難得易失如此卽在

華疏粹粹同馳駘域不能兼而有之以乘勢於一時使公與胎上生不同時時
不同地地不同姓既其詩歌淳古聲俊可復開元天寶之盛猶將嘆於慕無窮
而況處同氣之間不離增除而進得唱酬之樂退有激發之心使天下畢赴以
張其赫赫之光豈非卓爾不羣者乎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又曰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聲相應也

司勳客部一時兄弟之盛雄於天下此文極論古今盛衰泉源激宕如意此
之謂文稱其人

虞山先生

高深蒼老激揚頓挫直凌歐蘇西樵阮亭之詩得此可並稱不朽

極沉鬱轉輾絕奇至其論詩處綜核前哲本末源流畢見故是千年絕調

其年

歷紀序

自課堂集

文集

二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今上時乘十載依放古化於是虛已側席崇經筵置日講閣接宴見以求天下
之俊烈繹堂沈公以壬辰第三入及第起家冊府分歷洵永久之窟伏乃上書
自明上聞其名勅吏部召前給方絮論唐詩甚善士方求俊烈再召見弘
德殿問賢賢易色章義何在口盡之亡隱敬事而信所以安治之道盡卷卷其
暴發爲文務舉其度務制勝之緣公悉引中大義以中之故上數以詩屬公爲
召見五言律律經筵七言近體文王訪呂尚圖五言律紀遇五言四十韻凡六
召而迭爲進公產雲南雲間固工於詩而所爲詩清醇秀折如天閑老驥蹄間
三尋仇使奮鞭卽隄爲之期而趨之迅於注射與雲間詩復異然上嘗喜書法
自前思自王登斯兩公而後當世娛娛無所偶獨數命公書唐詩及巨字又令
臨日專精錄漢唐古文二卷以聞其所書雄強掃蕩因意爲變震動殊絕故交
錯比重王矣公素有赫赫之譽臨事尊重動業卓爾論者以爲方之前古若賈
誼司馬相如柳公權李太白呂文仲王著爲端輩雖備顧問待便殿要人各位其

一長惟公必備善乃已上廉其能令吏部更持議復其秩如故而先後所賜資
紹裘茶綴意良厚於是公泚其事紀之恐遲之或有遺忘受華名而忽聖澤
且無以示後人也因請予引其端予小臣數奇無路見天子今得公遇會處際
之餘輝側名於其間仰沾微秩儼不附青雲亦何能窮其盛哉重思自名其
昌亦雲間人

賈賁秦漢直可俯視韓柳

叙事中西奕生動使人讀之惟恐其易盡自非太史公無此手筆

賈賁行叙

昔陳季卿嘗謂寺觀竹葉為舟泛江西齊以為盛事而歐陽永叔自汴絕淮
浮大江抵巴峽計其水行幾萬餘里而治其無私之居者之為其難有似
樂於舟居者何哉蓋天下倘無智計之人往往乘虛以發其參輔之榮之
氣及其居處獨猶不能忘其時固然也宛陵愚山施公監司湖西六載凌霜
自課堂集 文集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介烈比待除歸里縮屋茨草垣舍不治經史撲被而外寂無餘物而所駕官舸
甚密如舊其經編滿激浪春漸月潔者屢矣宜其置之耳目浮深結纜與賓客
斗酒促膝眺河以自娛曾未幾時而棄之若遺以營免喪斯豈無故而然與彼
公所著謂洪樁不克時時出遊負重又無以資也而括舟之令方亟當師黃頭
之役漸不能繼是公之賣船買屋固有所不得已而為之者乎夫世寧無無所
易而屋具與有所易而不為屋者此皆以為可有可無之事故天下不乏賣船
之人賣船而無有望於其屋則而存之與而棄之其於船無所繫戀
此槩可以不論如公者固非船不能為屋也船之存亡關乎屋之得失豈若季
卿永叔靜對堂廡棲息枕席之上而其志意嚮往即同青簾載置身煙波杏
靄之間無所往而不極意快哉或曰公潞除特城不以玩物喪志蓋非也
氣沛而辭澤如鮮霞之染林傾輝之映岫此種文字最不易得

凌虛抗舉用意於崎嶇之外故百轉千迴而姿態衍溢叙賣船行者當以此

為歷卷 庚午年

都齊雜詠序

丁未之歲余量移皖城十一月朔三日將抵江口距五里驚騰駭動衝波競
急颯然而至舟人相對錯愕不能成棹與之復爭越日渡江官署尚未起開予
至始有徙去者蓋予之至以四日而漚治即以五日然後從而視之庫屋無欄
棹窗窺窺隱隱之所家日光活活穿隙而入予適信曉城之荒側也如此居
閣臨暇則本席也足亭迤而上為前風閣閣之司以梅桃紫微每至花時雖
孫可愛太守趙興公以其傍隙地有樓翼然虛豁開窗以東清大龍百子之
勝隱然遠見俯仰其下予既無創治之勞而又有升高之樂遂循東橋踰文竹
嶺側出而視其尤雅之外清川萬竹蔚然蔚然寒茅蓬蓬足傲風雨然賦
時委靡榛莽於荒側之區者有餘適矣聯梁甲館其欲何窮電發以予之知所
止也分以一詩紀之夫皖地在陳時與九江俱隸江州昔元微之寄江州司馬
自課堂集 文集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白樂天詩殘燈無焰暗風吹雨於寒窗起坐之際覺僻陋之苦若有惻然不得
已而居之者樂天亦云此語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哉然則予之所處之地抑可
知矣

處極苦之境而能樂真樂也先生有蕭然物外之致可謂青山碧水高深各
極先生樂皖城之荒陋皖城樂先生之瀟灑矣 方樓閣先生

此篇位置應在韓愈陽山送客之上 咸二四
初極說得荒涼中復極其間曠未復從明曠中轉入荒涼矯迴連軒迴環合
抱必傳之作 陳其年

吳吟序

余倅潤州七載歲一至平江旋不踰時祇取晨寢之惡不復浮游受衍以曠瞻
為娛丁未之歲余四至平江更歷寒暑至累月踰時猶不得歸自非風雨之交
未嘗不與客俱逐水泥丘不顧窮盡而客之來者日益衆沙棠一葉幾不能容

予思人生聚散無常要以大賢仇偶爲快耳以予之僂蹇雖抱膝登臨私恨約
結固不求奔繼於人而人之於予當無有厚之以意舉之以色者此其常也何
乘沙浮醴同人於野至窮聲音極延職務殫饗以速夜不忘遷澤之益豈居窮
而行動而復有登臨聲氣之助反若出於富貴旌旄之所不能幾者即予之初
意亦不及此彼世人得守其家者毋論若貧不自得與仕宦他鄉雖同親戚共
昆弟曾不得朝夕與居自爲衙門之歡况姓氏得里迥然不齊越在千里之外
一歲而四至不爲疎數可不謂之難乎不然淵威昆弟非其所依猶不能不以
微名位爲累使予假使必不能與吳晉不與吳晉亦安能爲此片人生聚
散其可忽乎哉

感慨抑揚盡史遷之法而脫友朋骨肉以文章爲性命之意洋洋言表
崑崙真不可及哉

奇橫古今輕過秀潤無所不有八家之文止古得一邊吾於先生無間然矣

自課堂集 文集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陸其年

孫無言歸黃山序

江南之勝甲於天下而廣陵新都考其分野悉隸揚州其初未嘗分也至春秋
戰國時或隸吳越或隸楚相繼無有間迨秦已來始分廣陵爲九江郡新都爲
鄞郡而後仍隸於揚州其富饒亦略等緣此推之分域已定雖百世其無改寧
獨今乎然則後之居廣陵新都者亦無俟過爲分別矣乃廣陵號沃野爲天下
奧區珠玉翡翠璫金錫魚鹽絲布百貨之所集其舟車往來冠蓋游相望
於道居其地者猶江河就下易富不乏無所則而自至惟新都人居之獨多雖
其人未即來私心嚮往誠有之若夫自廣陵趨新都其生產更落無所資度非
人情之所便而心期會休寧孫子無言居廣陵獨日以黃山爲念因約人請予
言叙其歸志何也或曰黃山有虎頭醉石水簾淩霞珠砂之峯石牀丹竈可以
棲息其梯磴溪洞之美險遠幽邃因推而前逾廣陵且倍屨無怪乎無言之戒

期過歸也或曰不然廣陵雖坦衍其間小帆羅浮之山壁社平望之湖界乎屬
內而平山竹西甘泉九曲之池二十四橋皆近在几席昔何遜韓琦歐陽修之
徒日集豪傑而識之溫醇肥美往往登頓忘返然必取於此未始他求黃山即
可矜苟與廣陵絮長較短終未能下亦何必懷此故都哉或曰士之歸也必循
念其鄉彼有不可忘其所鍾在其中則無言裝爲去宜不旋踵若無所爲容者
乃居廣陵十餘年不即歸豈無言欲歸而未能遂耶亦有所待而然與夫自
古聖賢信任之端在於持志其志既立志所爲固有所待而然與夫自
以正志也又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古之人有身處草野之中而心乎魏闕者
矣是故長卿題柱郭丹入關致嘆子雲棄繻而去終拜謁者蓋前驅板就學雖
所趨在功名詭於道德而皆能不傷其志以達時命當其身任在貧賤而履
念未衰此其意豈須臾忘富貴哉至於老聃柱史曼倩從乎漢朝君平下肆莊
子爲漆園吏伯休賣藥都市則又身寄朝市之中而志在山林將告之所云大

自課堂集 文集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隱混跡其道或同乎此耶茲無言居廣陵重得黃山地青崖白谷之間自奮結
思之日久矣彼其強立不回蓋有輕視繁瑣蕩祛物累之意不肯因時俯仰變
其恒節將取舍之極正於內而操術之堅著於外志一立則從容絕耳若以爲
依戀先人之廬墓與親戚隣里朋儕歡然道故是生人之常情究無足爲無言
重輕且無言之詩驚采動人即欲逃名其可得乎誠能居靜以御動取彼以勵
此使黃山之志久與相洽惟吾之所得爲則何必憂懷懣懣處棲窮賤然後乃
爲歸哉今以廣陵之應行所無事以制其躁妄而有以自止則天下更無不可
居之地即焚焚羈守廣陵終其身無躡天都劍石之墟聚廬而托處焉又胡不
可也

送無言歸黃山序多矣而無言平未歸則知其托於文章以有傳耳予於諸
序獨喜介夫爲第一今又得先生而兩蓋深心老法相御而行末段反題處
更爲奇觀後學熟讀此等文數篇豈復有題足爲我難哉

李其川

曲折千里滔滔汨汨而赴壑結脉僅在末後一議此文之善於宕濠以取氣勢者也。謀篇之法緣此可悟。 歲長益

送歸黃山序 盈千余最愛三篇王於一以鳴咽勝係介夫以含蓄勝若夫風馳雲驟地負海涵則崑崙先生以雄奇勝先生誠文中之冠也他文悉培壟矣 陳氏家乘序

陳氏家乘序

自武王封虞舜之後胡公滿於陳而陳之姓始著數仲以降元龍伯玉皆能以廉隅自飭然則世而一生無如太丘父子祖孫行行明聚於一門之內天下誦說無窮而及於今今陳君吉甫之爲譜也垂法戒別善惡使後之人見其懿行則曰我身不爲此以底於理見其信吾則曰我其可以惡德而奈厥類乎若離于理離百世而後其能免于此耶若然則吉甫之譜乃以彰善而革穢也後之人由是爲于行義緩急通其有無親疏無所怨議父嚴子孝長幼以睦口贊自誤堂集 文集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于目而勉于心固有凶德者夫非此譜之功也哉吉甫之祖自豫章來爲安慶郡丞後遂卜居龍舒吉甫又自龍舒遷於皖則吉甫之譜雖踵隆公之後而實創于皖曜所聞而親所信克昌厥世以守宗祧其自此昉矣且吉甫精歷成之術貧富悉與善樂不責其報其所施姓名書于帷牆幾滿吾聞龍眠百子之問多隱于術吉甫豈非其人歟

此篇純似前公 宋嘉慶先生

議論同於老泉而古勁過之卓然西京之製 魯齋

清逸宕折而古氣却自橫溢所謂泉飛雲散似其情思者耶先生於諸體殆無所不備 陳其年

代重刻貞觀政要題辭

康熙己酉八月方伯黃石法公自建業來皖城從大中丞張公折獄覆奏携貞觀政要示余曰此缺翻太平有餘矣吾從仕宦邸其於金閨鹽官建康之間購

之十年乃得此書恐世之常不得見此書而吾得之又恐其不傳爲可嘆也余曰易梓之可乎皖城太守趙君與公因慨而許請終其事未幾與公沒而公亦以禮去官庚戌四月公復來皖其所欲梓者竟不得梓過逢署太守事劉君松舟踵而成之將以致天下之獻納吾君者先自貞觀政要始且今天下後世之讀此書者既不若公購書之勤且勞而聞道興業之功日滋以遠不亦廣乎劉君曰予安敢貪天之功惟我法公耀明於世公曰否凡政不得其要猶朽索之駕羈騁動見耗病若以章程軌事則遲於景廢故政不得其要者皆忘也夫今與昔雖不同時其張弛因革之宜隨形裁割乘古人所已效則法尊而勢便先事而爲之計推成而爲之謀則不至於有過後之悔者循是書而行之是世有變而道不可變久安長治固可恃源而往矣

言約而理該 宋嘉慶先生

似不着力而古折疎宕之氣若干槌百鍊而出無一字泛下者非古文化境

目課堂集 文集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焉能有此 陳其年

嚶城唱和詩序

袁子重其既以江行贈言懇懇請予爲序予未春抄與予同舟復以嚶城唱和詩使予一續其事而筆之於言夫天下豈少能言之士而袁子皆棄不以請即余亦不以袁子之請爲屢求速效不以任其事而袁子必以爲嚶城之詩雖善得吾之言而後有所驗於天下也吾聞嚶城昔有唐仲升婁子柔李長衡程孟陽皆世所稱賢豪近日侯廣成黃蘿生諸君悉一時之秀今袁子之至皆不及見況於予生長銅鞮數千里外徒慕嚶城而未至其地者哉歐陽文忠公謂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使袁子今日得見仲升諸子其哀集唱和之盛當不止此則予即不獲至其地而獲見袁子所集仲升諸子唱和之詩今昔之美當與併傳而予亦如身至其地焉者庶幾不使他日有生不同時之感也

全從淡宕處得歐陽永叔之神絕無描摹刻畫之迹正使終日描摹刻畫者不能下一筆耳顧修遠

有開闢有抑揚有頓挫與致淋漓情文排側自是必傳之作。筆意鬆快極矣而中間步伍又復嚴整才法兩到能不服膺耶孫介夫

江上草序

潤州當江南山水之勝江流浩淼巖峯峭削成而孤立爲世所獨絕其近而參鼎橫江長五州馬蹟石公遠而水漸離龍九靈巖石華絕鬱岡獨公良常之山所爲幽阜清林春蒸瀟灑洞壑之美不可勝窮余來八年於此欲盡得而覽之以歌詠其盛願非有微輪錢穀之繁震愆毛舉之治與夫崎嶇蒼梧之遠不暇及而予以佐理戎同牙旗綽綽馬矢寒道皆未能躬親其地以式邇其行況於爛然成章乎東嘉玉叔王公司李潤州治尚仁恕備以文雅政事之餘其於北固月華金焦八公鶴林招隱顧龍竹林之閒足跡所詣畢爲之詩旁

自課堂集文集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及金閨虎丘惠山要離塚漂母祠韓侯釣臺燕城無不清辭盛藻爰效風騷即友生之所贈答節孝之所激楚綠情喻志亦以吐其胸中之奇余以窮愁抑鬱之身未嘗越諸郡以外不過一舉手一舉足之勞而志莫之逮乃聞諸山之名則其氣勃勃然不能自止及詢其實則若方壺萬里之外渺不相屬胡獨異哉且予與公從此繼轡別矣公所處東嘉於潤州爲接壤異時補官舟車往來經過於此風流滄海山川有繫則屬辭綴響猶將俟之以垂諸金石余將守土皖城其舟楫蒼流之勝終不能從而與之游也矣

一能遊一不能遊一能詩以紀其勝一無暇爲詩以紀其勝一後尙能再遊一後遊尙未有期兩兩相形只如說家常話而參差曲折自具深得大家之法顧修遠

昌黎新修滕王閣記步步以不得游觀爲恨此則處處將自己托影而山川之勝玉叔之詩籠燈罩月不即不離全以神致取勝者大家中惟永叔有此

境界耳孫介夫

徐電發集序

友朋之於人甚矣哉易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又曰官有渝從正吉也禮曰備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由此觀之蓋天下之人才既多然後知其所各受形之以其最能然後知其可勉故安肆僻腴之行嘗出於孤陋少聞之人必舉難於所交以日驗視其所爲庶可使人之善有以合於己而天下之吏於是乎有得人之慶雖敬義而德不孤不習無不利亦待其德之既立往彼利乃與習流異非雖然其無所與也往時余倅京江日與曹鶴登臨於射堂研山之側飄葉兔首招尋不絕而地當沃衍途四達衣冠之懷伴駐舟停策輒爲需子之合故士至京江以不得見予爲恥然予藉以托下風結遐心則有之矣欲其行吟口誦以就思乎經術非特不能顧亦有所未暇耳今蒞皖城處於陋荒側之區其地淳鹵沙莽山石漸漸且墟壑卑陋巷無居人即於浮山天柱之勝

自課堂集文集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皆遠在百里以外不克乘凌無所期窮其所以往故予得以精研百氏之固奮其獨斷以觀墳素當其包羅古今遊神八極且且而嗟究之亦若沛乎有餘而求其更生抗論同尹敏班彪之互發不寢謝真潏讓之雄談未已王弼裴徽之語徹天人是欲東其轅而西適其力雖勤終其身不至豈得有一日而數變其說以匡予之不逮者哉春仲徐子電發自吳郡來爲童蒙師氣駿而德政辭奢而才亦美時時著書至與身等予嘗歲時無越思宛委尙未就電發操翰即成成卽一字不復再易敏捷之稱翺然以解余每於清談之暇輒來就電發坐木庵中丙夜不輟電發清言緒論辯若懸河至其賦詩臨文慨當以慷余見其縱橫成章若絳蠅之騰九閭相與疑義共析望徹左右彼道生之遇真長其義豈踰於此耶以電發之才宜無所往而不合乃名山挹之而不以至止鑽朴以自藏而類相從是離膏梁而懷宿志也夫行莫乖於寡黨樂莫大於相知余得近電發以來回視曩者在京江時衍衍陶縱方延關應接之不暇恒若抱札負筆

力不能從尙何進德修辭之是問今處陬陬荒側之區雖浮山天柱之勝不克
凌乘而落六典九籍之富供其劉覽又有電發日傍膝而相對吾知蹈暇處逸
耳目專而英華積是曹綱衆不必謂其多結游獨不必謂其簡予之敬義而德
不孤者豈非以陬陬荒側故耶雖然電發今又將行矣則予豈特結遊之獨而
已哉

如登臨名山大川使人意氣超舉又如讀伐木諸詩使人心志和平增友聲
之重電發奇士得先生而益彰矣 施愚山先生

昆陵晚悟文法只開闢二字究文之開闢即易翁闢之義也此文可謂盡開
闢之妙前叙京江之多友而反不見有益蓋是翁而翁後叙皖城之荒側得
電發而相與有成是翁而闢可知崑崙學術原本六經即日用飲食莫非文
章之道 方樸園先生

今之規模大家者優孟衣冠索然氣盡矣先生雄奇變幻不可以一家名之

自謔堂集 文集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每出一語川流山峙決然不可漸滅起衰振慵信屬第一手筆 陳其年

陳伯饒入學序

士之始進以文遇知於督學使者其功不足以濟三戶其聲華氣力不足以自
瞻養歲之舉者率以二十五人蓋其所習聞而爲故例也而何至矜名寵能綴
文奮辭以稱其美乎程子曰是不然吾嘗見爲童子試者矣童子去諸生特一
間耳試之前獨張其三代籍貫扶同詐冒吏持其卷必十倍其真試之日以割
裂極枯澀之題窘其才思限其光景其售者百或得五七焉其不中試者雖負
英才豈緣得加之以威稍有不充其欲者必借端中傷是以困窮既不得肆力
於詩書而名之以富又有身家門戶之累靡靡之患上下不可知毀身樵志尙
懼無以自保又何優游執經之樂乎石盤陳伯饒吾知其免於此哉其父累葉
席仁恕以農事起家伯饒年弱冠能習經書大義已載其名于二十五人中循
是而往不易其行即欲久淹巖穴不可得也韓愈之言曰文章之作恒發於羈

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專好之則不暇以爲使伯饒生於王
公貴人之家雖不受窘辱然未必涉臘書傳今讀書專一之氣以取時名而又
無向者靡泐之患庶幾其克濟也哉

質撰見古致後段回顧前段酷似昌黎 張爾公

樸質是其本色好在樸質中正樸樸快而鬆快處又純然古法能自制其筆
之所之遂使氣逸而靜全不躁矜以傷其雅讀之如廬陵在甬不覺其爲近
代文字也

極老靠又極烟波極峭削又極天矯其老靠處正其烟波處峭削處正其天
矯處 陳其年

十峰堂集序

吾讀書自堯舜以至今日其文稱繁衍矣而深嚴奧鬱卒莫過於六經遺人用
之繇其道率治安循非其理其言非駁故易奇而隱辭變象占曲折應之無不

自謔堂集 文集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中書叙政事拂世塵俗更復醇古詩三百篇溫柔敦厚與詩窮變春秋比辭屬
事言謹而義盡樂比聲律禮備法物網紀人倫蓋古之人非專意興縱以爲之
文也撫時觸事浩乎其有得也而後辭舉焉亦以其理確焉耳其後楊子雲擬
太玄乃終不顯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胡安國謂其滅倫亂理而春秋之道
至今益盛此豈可以意爲增減也哉至於秦漢之際文彩蔚然惜所以施之不
純宋人尙理其踪跡坦坦白之處反極安於樸露固矣今之爲文者務爲辯博可
喜然浮飾演進輒書其所見甚者等於翻販顧視六經齟齬割裂之不暇況能
相底於成乎獨晉陵錢君礎日文以經史爲根柢清醇爾雅無駢枝執轍之習
以待理得而決然出之往往樸被浮游經格九析津靈最長白之間洵濤所激
崩巖所感羈愁寒產之懷一以摠之於文清慮慧志不改其度故礎日所居近
九峰徑輪廣袤皆參差奇絕又慮九峰不自收拾輒自比一峰曰吾恃九峰爲
類而不孤雖洪志之青牛長房之葛陂龐德公之於鹿門未若吾以身爲之障

非形格勢阻而能禁吾意之所以往斯已足矣是以每當靜對碑碣鬱鬱洩雲粉野之變幻不出戶庭而悉在夫以山水之胸中籠經史克濟其長不消絕不足以發其高潔精神不足以驅淹抑迨久而忘其虛實不知九峰之有而一峰之爲無故羈縻得與俱乃効功於文章以一駁九集成而命之曰十峰草堂豈爲誕乎

原原本本光怪之氣逼人 宋 謝安先生

以人作一峰事本奇而文之靈奇變幻出無入有無所不妙當其操縱隨意時筆利干將矣 陳 其年

兼濟堂集序

文之與詩爲之於斯道將著之時非專舉其銳則淺植而薄發其更事也其難非權衡者力有以振之則必不能以己之說式於四隅之外其示人也不廣以甚難之術行不廣之教終其身處於知之所未周而究無以濟其成故足乎已

自誤堂集

文集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待於人者業也有其權以助其教者其勢也古之人業崇而勢尊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以予觀於唐宋以來如安石得君之專固勿問已昌黎廬陵眉山兄弟數嘗柄用矣柳州南豐載筆雖惟不可謂不遇也惟明允少陵太白之徒雖遭困厄卒奇其才召對天子之庭授之以職是以天下綴文之士毋論識與不識聞其名者皆有以著其能而希其光故教之化人也深於命人之效上也捷於令泰山之高不唯嶠則不以浮濤雲而散歎慕彼荷旃誦讀者習見其上之人乃可以如此而使其言久存也即同是而輻輳慕之願非有卑齷固陋之質亦知腐寒誠不可用必不肯自安廢失及其爲之又多爲上所親重則所以起與漢之窮而章其美也豈其微哉今栢鄉魏公以程朱之學肩皋夔之任巨川舟楫保衡夾介已歸大府之譽矣而所爲詩文精神與拔齊乎日月之光雖古之微言六義修其表裏務有以盡乎情實蓋公齒不過強仕而道德文章政事名位粹於一身天下深享彌亮之功需其清芬俊烈二十三年於茲矣使公

鞠躬管簫進求盡忠而不存心於著書立說則斯人無以誦公之妍辭即公著書立說而伸於此者詎於彼譬之遼塗而行終苦流瀆調鐘諧金石而使之連斤亦無以塞天下之望即公能之矣臨高而高有以挾之而負其盛位往往且不見俾物終無以窺其深淺則雖立之以表猶不能作其氣鼓其勇奪其耳目是亦氣矜之餘也茲公居上相之尊理學詩文滿衍大備是前人之所不能兼者公悉兼而有之其於史官竄伏淪跡之子身處環堵易衣并食不啻推分結驪延攬然信山川且不足以備之矧其氣感平生扶搖謀而近在榮耀之下者虛往實歸豈有藏疑自匿而不克遂其砥礪者哉予荷公知與吳子冉渠楊子仲延梓公詩文公諸方內使學者稽之於慮著之於目感悟教法因其居高以起之必爲巧發而理解不變之機將在於此然則當斯道將著之日謂權藉者專舉其銳舍公而誰乎夫權藉之與詩文固不必盡合要之非權藉則詩文之指又何由而大顯哉

自誤堂集

文集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栢鄉爲趙忠毅宅相故理學文章皆有所本序中以上相之尊理學詩文結驪之節相激而出備兩漢之遺法者也可與畫錦醉自兩記並傳而三 方柳

謝先生

潛鬱勃萃中極流宕曲折是以柳州之風骨兼昌黎之神韻近代震川遵巖諸公無此深厚○末幅叙公推誠下士一段令讀者歎歎累息 徐 佩

嘗見栢鄉魏相國與崑崙先生書云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誼然聞老年翁才名久矣今春蔣虎臣公祖以大集見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爲古人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嫡派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濫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季一代濫溪正學弁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於流行之中而繫以法式於奔放之餘而達以精采然非鍊金剪綵之比其爲大家可傳無疑也又與彭士報書云余於時人之文二十年來未有大賞心者詩則佳者指不勝

屈殆亦無愧古人今於程子崑崙之文不禁賞心蓋自今春虎臣蔣太史見
惠遇知武鄉有此碩士士報兄至又得詳其況懷益令我生溯洄之思矣所
謂伊人在江之渭能無慨然又與彭士報書云今之爲文者病於浮詭散漫
無有式度其知式度者又病於枯索藻彩之不露是之謂瘦瘠惟昌黎公無
此失雖眉山父子亦未盡祛此也程崑崙好講程式此得作古文之準繩矣
而時發爲光彩露爲鋒鏘木之豫章刃之干將也吾是以嘆賞不置焉合觀
數書相國之推許乎先生者備矣而先生叙相國之集委曲詳明盡其情實
乃知文字之投合風飛雲起信非偶也 陳其年

雲起樓集序

夫人之嗜好不同結髦縷鍊其尙固偏垂纓執籌委己從之雖賢者有所不免
乃至營得失於未可知之間敵固掩時終身而不知返皆好之不得其正者也
惟上焉者得詩文而習之風雨晦明愜志以和於自非負材明達既專且博則

自課堂集 文集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退有就求之心當前面或失者有矣故匡衡讀書不辭客作延篤從唐漢季度
受左氏無紙成誦而去凡以內得於心又樂從其所與遊苟過於日務盡其能
不敢謂他日可待而忽以爲今人之不足恃必其中有好奇之而莫知其窮者乎
山阿高君芝巖少有叔倫之譽又有楚珍公亮簡臣虎臣諸公雞壇同志不出
里門皆一時之彥已而復以文章致身數上春官久於燕市上自垂紳鼎食下
至羈賤之士審其善端悉交其人如饑渴之於飲食形影洩洩期竭其術而後
止其於銀鈎鐵畫之奇紅梅墨菊之秀矚年累月購之不以爲勞故其發爲詩
文寬閑醜適有恢宏黼黻之觀論者以爲穠郁纖秀自昔雖兼使無園意眇指
采撫既衆天柱之崑崙之坦豈能強而同之乎高母有賢操食藜自給每以
洛誦取友爲訓今君方朱輪墨綬以就煩邑將有投綰得魴之佐夾介雷封爲
慈母授經介壽之報然則登高而賦簞筴益富當與楚珍公亮簡臣虎臣諸公
後先接踵豈非安心結意之不肯苟哉

古色班然有鼎匱之氣 宋 蘇軾先生

泓然潛折挹之深深絕似歐陽永叔 紀 駿子

結構樞密字句極鍊此文着眼處全在好之得其正上至其光焰不磨如磨

江丹井燦然燭天矣 陳 其年

唐詩韻匯序

古之爲類書者多矣雖以歐陽而張說白樂天陸贄之賢皆彙集其事以自矜
其能後之編次者每每掠其腴而附益之惟恐其不備而太平冊府至號爲
御覽欲以此周知天下之事理豈不悖哉今施君匪我輯唐詩韻匯一書豈沾
沾於字句之拂悅而不遑其餘耶抑槩其全篇自以其質爲賞罰而不加減
否耶吾觀四唐之詩體製初備克殫所長又當時以此進退人材士子自首研
精法律之嚴屬耦之切智力架搆無所不善其清越之聲甚者諸爲樂章達於
宮庭嗚呼可謂盛矣匪我之爲是書也按部分韻無論其所本所不合與合未
自課堂集 文集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始終畢具使世之學人去好惡接於目而知辨然後無不特開卷之間高華易
見卽傾駭之作幾於沮頹感適而不能有以自容也豈兔園記室割裂其辭者
可比哉匪我負材殊俊於學無所不通初爲宛陵學博事省功倍及綰符范州
兵火之餘桑樞舊轡上漏下穿無浮榮之累故得以漁獵而不制雖一體之中
可千萬計乃能視世之所少者而專攻之則其傳於後世又可知也若夫匪我
之詩亦集唐句上下其間而損益之轉運舒繹如出一人之口每當得意疾書
之時輒不能自禁軒豁詭秘往往至於滂流余辛亥在燕匪我盡出其所有以
餉予求予言而弁之甚懇予固不喜爲詩之割裂者故因是書別其得失以辯
之

文字結構要爭上流如存全篇而祇補綴此乃據上流之法也故婉轉暢發
有倫有脊 錢 謙 曰

類書之弊在於割裂既使上下文義不顯徒令觀者作悶猶其小者也自有

類集而學人束書不讀使儉腹者竊取失實斯先生之痛惡而深絕者矣

其年

國家受命二十三載上方持乾符通肆觀旁求俊乂車書方物大小之國畢至
文治已洽於是天下文章之士大放厥辭各程其材以效伎美風發泉流務極
宏侈之觀京江何子雍南程子千一方少年天資雄邁喜論著自周秦漢唐宋
以來精深闊博和平渾博之音名賢所遺莫不探頤兼綜支分而條哲矣然其
言既存其論已定凡諸家之所略記載之名山傳之其人未嘗放棄於榛蕪之
間因其所已然然然備具乃二字者之選斷自明洪武迄康熙丙午幾三百年
合其文辭彙爲一書曰文概其間人止數篇雖有專家之學力蹙幅盡不以多
及嗟乎二子者之苦心於斯略可見矣夫天下之大斯文之衆紛紜駁雜必體
製既立然後可以辨其工拙是故有詔冊論告制誥露布記序題跋書表論策

自謙堂集

文集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解辨議頌贊箴銘祭文行狀碑誌墓誌疏傳哀辭之異其體緒靡濶亮俊烈
雄放悽惻峭直辨潔彬蔚深醇爾雅平徹蒼厚輝煥奇肆之異其辭天地日月
風雷霜露江河山阜人倫事物禽蟲魚獸花實草木樓臺邸第之異其變動靡
蕤揮霍所趨各殊雖有智鑒不可以力強而致方其肆力於文也精思傍說馳
騁乎上下之際未始不以爲恢恢乎其若有過也及其機見既窮則底滯而
後嘆其途之既廣非一人一事之可以推求而勞此生以竭情於無餘者盡可
悔也故里之辭者往往言不能文言之文矣又或志泥而易亂仲尼曰言之不
文不能行遠楊子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孟子皇皇周流不暇著述不求乎
隆隆之譽者以此也今之人知向八家矣吾知其無有異也然後之致論者以
韓柳之才不克爲史永叔和雅時乏英氣荆公文深而晦南豐質實峻潔失之
寬緩三蘇之文沛若有餘微傷於巧彼八家之於文可謂盛矣而汲汲以窮年
者非其不及戰實相妨又何論其材之下焉者乎然二字者之爲是選也斷自

洪武以明之文未論定也迄康熙丙午從王也盛方始也又體無不備故人各
以其類也然則二子者之選非徒以是概天下也乃天下之文不盡槩於斯而
斯文足以概之抑將使天下之讀是文者推廣其意嚼嚼涵泳而清漸以入焉
吾安知所云概者不進於古所爲耶不然恐天下之人貴遠而賤近者陋也貧
多而拒少者失也拘其所見而不以自廣者愚也告之而不以喻者耻也如此
而謂曰二子者之選將以概乎天下之文而求其歸焉又烏可不思其所據也
哉

武鄉素爲文探源周秦楊光漢魏矜字慎句含毫不下漸放爲大家之篇雖
體製條暢而神腴氣古詞傳調折所爲矜慎者自見譬黃河萬里紆迴九曲
其宏深更在星宿之有本也今人妄爲大家而不識大家徒以柔曼縹緲者
當之其亦知武鄉之大家有如是哉

朱道修

自謙堂集

文集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事勝讀陸機文賦

孫豹人

潤色鴻業揚厲本朝子雲長卿之傳也其文氣橫奧則由其識堅而筆悍耳

劉崑麓詩序

順治己亥余與崑麓劉君同謁選京師十月探竹予得倅潤州君爲司理庚子
春又肩隨蒞事彼潤州當海逆熾起之後袍鼓餘息大獄朋與君以衡策殿黠
馬左右於執事之間考中聽色奏當如流當其時郡人欽君風節皆以爲當
諫之復見今日壬寅君移治臨江如在潤州時計征騁在路十年於斯矣辛亥
余補官來燕山與君同寓蕭寺君乃稍稍出其詩以相示俾予叙之余思初與
君在潤州相戒爲廉吏濶清露覆請寄無所容祇知君以吏能也今君之詩醇
郁流宕如江澄月朗使人聽之淒清欲絕無纖濫累兀之態者非久於詞場而
能若是耶抑治劇理屈清材駁發之氣出其緒餘以爲詩而後能相與以有成

耶君生於武陽有紫金漆園之遺服形練色行光容裔而其詩復與政體稱最
考劉氏才彥代不乏人其來有自矣故孝綽辭藻流聞河朔隱之酌水其操益
勵道和莒人倉卒立定孝泉賦詩天泉池荷方之於君豈有遜乎且予既見君
於蘭若而渾浦別駕禹君谷王能詩尋至星沙太守呂君大呂習於吏事聞亦
飭裝在馬蹄間彼三君者皆武陽人悉與予結游嗚呼天之生材夫豈偶哉

此等結構惟昌黎能之王介甫而下未之及也

宋諸翁先生

思理纔最下筆極有分寸妙在叙次中老辣波宕自非時流可幾

陳其年

松臺山房詩集序

凡物之速成者易盡而堅好者必遲周禮甌人陳帛以櫛爲灰渾渾其帛實諸
澤器淫之以蜃宿諸井厥七日夜燬冶鑄劍用赤堇之錫若邪之銅助以雷雨
不足響也阮師作刀授以水火之齊侯陰陽鍊五精取剛柔之和需以三年染
者三人而爲纁五入爲纁七入爲纁若夫操的而貫虱九折臂而成醫蒙金以

自課堂集

文集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砂琢玉於璞陶施之事譬壘薛暴不入於市是物之堅好其爲之甚難而又遲
若此固未有取効於速成而朝夕不相待者也其於詩文也亦然司馬遷父子
相繼爲太史厥有史記班固漢書仍彪之業固死章帝復令其妹昭就東觀校
組始足成之張衡爲賦乃至遲以十年豈依違其思腸而不之決邪並心肆力
勢固不得止耳至於相如之腐毫王克之氣竭孟郊之奇澀賈島之苦吟唐球
之燃膏張說之悽惋皆遲之又久研慮方定嗚呼可謂難已東歐季昭張公既
歿之二十五年又與王君始以其詩屬予爲序且謂予曰吾習公久或道過其
門凡所爲飲食宴樂悲歌激憤無所不有獨未嘗一語及詩今公且泐公之裔
有藏而惜之者以其詩來幸君之詳擇而勿傷其志予觀其詩洋洋累千餘篇
則世之以詩名者又未有若公之盛者也其詩固諸辨潔音容康樂而探賾致
遠雖豚魚鬼神之幽渺無不極其形容每有一物而咏至三四十首者體裁略
備可謂得才人之致矣然公宦跡所至山川險怪其間盛衰之幾變愁柳鬱嘿

然有感悉於詩乎發之至建節益州持公屏私去其苛暴與民休息雖與賢士
大夫晉接之頃深用自晦更絕口不言詩故公之詩又往往不爲人所知則子
既擇其詩如千首爰援之梓因語之曰世人在方內足齒乎人甫能操翰應聲
成響即倨然有居高自矜之意篇什幾幾爭以其詩鳴於世今中丞研精數十
年綴藻獨煩獨不出一語以示人此其志豈復爲朝夕可喜之計哉嗟乎詩學
之日難而詩亡舒元與所謂數與麻竹相多雖舉天下爲剝溪不足給以際公
之詩材工麗深用自晦又當何如也

前段是閱歷甘苦之言復聲采具備昌黎若李習書謂古之立言者無望其
速成中間自序如是者有年凡數轉得此文正相發明而筆意放縱自如則
又得之養氣者不同也

孫豹人

詩文之難成譬諸練帛鑄劍遲之久而又久方能盡善盡美此至論也今人
刻燭鑿蠹自誇爲敏捷者讀此文能無廢然

方爾止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先生每爲余言生平著書十失其九今茲所錄悉係僅存蓋先生平日最攻
苦於文故能探幽抉奧直奪昌黎盧陵之席也此篇明道似昌黎頓折似盧
陵若其繁縟博引則又極似柳州論李睦州服氣書噫至矣

陳其年

懶逸草序

今夫竭心思腐神智終其身傳者不能逾數篇焚膏繼晷而句之精者累世不
數見焉豈詩之爲道苦難而事難若此哉當其事與景赴其悲歌感慨之衷岩
供簡易之氣若以適其興會而止及其簡練描摹得之而措之手然後知其扞
格而難操辭與韻連動見乖迕則古之以詩傳於世者皆立志甚深者也立志
深則其光焰亦厚故其始也不敢爲及其爲之也不敢易既已爲之而不易矣
則不得不以不甚惜之心不自重其所處是以閉門距躍動則得多從未有以懶
逸命世者吾友盧鳳陳君獨自顧其草曰懶逸何也蓋陳君之爲人以之求田
問舍則懶接零五曰則懶浮湛鄙里則又懶而醉聯於酸風苦雨之中挾策於

慘澹經營之際則選言而後出尙恐吾詩之或一毫以顯也而敢取徑於顯乎
或曰陳君之顯似在於逸計其居恒之詩激觸所得偶然爲之縹緲漫滅以廢
棄而不能悉存陳君之顯似在於逸也或曰不然陳君篤於詩情而顯於世務
有所不顯以成其顯誠思其久而逸也取一櫟片羽以登吾覽者謀諸君肯又
何不可詎聽其逸焉而已乎陳君曰否否余嘗恨世之外強而中乾者勇於立
言喋喋求多以取憐重爲冠核者所嗤笑諸君奈何察我顯逸耶雖然迎寒以
夜來諸陰也川不可防氣之導也陳君即欲遂其顯逸有不可得者況陳君長
男已過典謁矣次男亦咄咄逼人其弟吾青又欲火攻其兄吾恐齒牙獎借天
下之口將不獨顯陳君被陳君者寧獲以顯逸自竟哉

就顯逸二字反覆穿穴似顯似規前後因斷爲連借賓形主深得古大家謀
篇之法 張爾公

題是顯逸文却說不顯逸然究竟未下斷語隱顯即離妙有文心此爲韓歐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秘訣 李雲田

荀進生於石鑛絕不旁溢一語而層次千霄之氣具足於此○文氣甚得子
長之潔 談長登

宕逸淋漓似昌黎送高閑上人序瀟灑往復似永叔僧惟儼詩集序一段曲
似一段一步緊似一步成連先生刺船時海水宿冥真能移我情矣 陳其年

爲張美莊明府序

山西之爲縣七十隸於府八隸於州然獨沁州土散爲最塔武鄉乃隸之碭陘
甚於州其地連山二百餘里土分少而石分多即上之所界又嶮峻不平耕者
畏其盤紆九折使牛磨饑脫肉而欲其蓄播得乎遯引而下之爲大沙灘羈管
不絕每水滂則傷稼岸易爲谷愆陽則困篋成虛不毛之地凡什九乃使之出
租賦守條籍歲較其入往往以積逋致困其里社蕭條率二十里落落十餘家
皆穴處於峻嶒之間遙伺之支體危竦形色非人矧身於疲曳者歟蓋無人耘

好者復如此其權店驛懸隔百里而縮風霜兵火之餘人煙滅沒諸臺司部使
者朝夕至或不得值屋暫居凡鷄精輪蹄輪蹄之需無一不取資于縣給
極紛卒不可治或風雨之交河流迅急擊之不斷不能辨牛馬者又時時有之
爲屬吏即不敢謝守土必親請承命迎道左以是率爲常夫權店之爲塗也既
遠而南關之在其封內又爲鄰州代共置郵至乘程敝策而去何憊也其水陸
無所產無翁伯素封持餼資候時轉物以通商賈獨士大夫貴盛喜讀書博洽
通美有登高而賦者此類酬和相與發其光華準其尺度則吟哦之際亦有其
勝者焉南張公之蒞是邑也毛米無侵條葉其地丁之荒亡者由大中承自
公代請報可免其十之四焉嗚呼昔之人困之以稅田漕輸之法而公之利行
之於轉盼俄頃之間先號後笑民今而後得以優游用寧矣公才盛未已無荷
且操切之政其謀諸已也不恃其事之不至恃我有以豫之權店旁有巨盜結
仇毒矢以掠行人公捕得之悉受誅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其公之謂歟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志行文章卓絕於時薄釐期會之暇即與諸生湛置於鉛漸之業降至牛醫
乞兒悉以和色承之蓋以父母之心加一邑之衆必纖毫無憾而後即安大抵
公之爲人也仁厚沉靜不決躁險嚴以其類而考之必有增秩之榮與難老之
壽以應夫修母致子之理况公居平慎內閑外引接道悉此誠浚得漢納華滋
之至要也不然以公之勤勉成其德業之所就者如此豈非運行體中精神大
於身故能獨遂其功者哉會大夫士共與醴醢觴公而徵序於予予故即公所
爲逾強之事而推言之其於可久之道也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開口一氣精神充發氣象雄武全是韓昌黎矣

無一語涉祝頌套逕叙述張公治邑本末褒揚令德明備婉至 張爾公

古人作文每有關於國計民生如此前叙地方之弊後出美莊治行總是杜
少陵編春陵行謠天下爲邦伯意也所以壽之者至矣而所以自壽其文者
何如耶 謝道暉

最有關係文章却得之壽文中大奇 陳其年

王貽上詩序

王公貽上詩英絕爲世稱首莫不交口誦之蓋公年少本其家學肆力於歌詩豈阿所好哉選議選京師以兩家籍誼公嘗不棄予進而致之貽其裝得公生平讀著最多皆伯氏西樵禮吉子側諸公所亟稱者其足以導揚風雅鼓吹一代無疑是時余心折公未嘗不嘆其道彌廣而詩彌工也今公季刊上余俾潤州兩人時晤語如昨昔顧余執筆書雖樂誦公詩欲勉已和之輒不可得乃公一日過余曰嚴滄浪云詩非強作待境而生斯言非誣狀念余所遭歷江山之勝佳時月夕未見於辭詩境安在深幸公自有詩境詩又無弗工也昔劉勰論詩周楚漢至詳管姬片魏晉之淺綺宋初之訛新以爲風氣使然至於王通其於謝莊王筠謂其纖碎徐陵庾信謂其夸誕若是者舉非定論耳夫詩世代升降不齊其間輾轉間出不以世代漸闊者往往不絕它亡其論唐貞觀洎自課堂集 文集 一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景龍諸應制體製略同而蘇頌詩稱最即小臣桃花行當日雖逸其姓氏至今讀之能令羣作皆廢豈可以李杜儲王而外遂無其人哉以余觀近代詩道疑降公獨蔚然以古秀典則爲詩家矩矱後先所讓著莫不盡其能而專美乃世類言新城追蹤歷下與瑯琊昆季謂謝孰知公兼備善非一端可涯淡哉頃公偕余憑眺金焦磯家龍洞諸勝感時弔古發爲聲歌皆窮態極妍高齋翔於天幽光可以潛於淵幾於康樂遊山少陵岳陽樓秦州何氏園諸篇軼瑯琊歷下而過之雖詩待境生公則希微寥泝何往非境何境無詩屹乎不爲世所拘余故知公之詩之必傳也公其以余言質西樵諸公諸公謂余阿乎哉

文之淡者難於縱此之縱此全是淡處而秋水澄泓其中有物未易窺也
冲夷宕折矩度全是蘆陵 潘江如
淡漠處如彈古瑟音響最不易尋 陳其年
重刻郭九子詩序

余方總角著書輒盈几案然以羈賤不能自刻而刻人之詩又不能自刻人詩而因衆以刻其人之詩余固古所謂遺其有我者之人也雖然駸駸孔雀皆自愛其羽而精衛獨銜石填海亦各從其志而已矣楊侯郭九子流寓武安四十餘年而歿負性孤寒其詩雖學景陵要自刻露不用一律以犯難而蹈高與之衡今人較上下則今人無所幸焉矣又十年余客于此悲九子之詩不傳謀與九子交者與之圖博輯料簡之事皆欣然許其成所編含光寶錄有識共賞向使九子即不陷穽能自刻而刻其詩又不足以傳則有在而細意覆覈者矣况其沒乎乃九子既歿而露蠶梓及其半未幾露蠶又亡至於予而始盡歛其居平詩歌以發憤誦之幽光斯非獨九子之詩之存而諸君子之篤于義也昔皇甫謐爲三都作序世始知重左思徐涓爲中郎所許世乃知有涓名余雖不敢言爲九子掘根存實以成其名然用力少而取材衆憑予乞言等語洵重若斯之易則非遺其有我者之人未有不亟刻已詩而急亡友之詩者矣

自課堂集 文集

一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落筆有奇理異彩是天之使然人不可得而強也
俯仰多感感慨環互自擗架之材○似蘇子瞻乞鑒重傳書古今交道所難余畏愛崑崙類如此非獨慕其工於辭也 陳其年
不自刻詩而刻人之詩先生生平篤於交誼如此讀此文勝讀一篇山陽聞笛賦也 陳其年

綏庵詩集序

庚子春予倅京口數晤金沙蔣公虎臣公以詩著名於詩神理敷暢辭義卓然爲之起敬冬杪從劉司理讀公宿金山寺詩始大異之然未極其所止竊以爲其致與人殊矣越數日公過予授一編曰予集成子其爲我序之頃得肆觀其所爲以爲幸壬寅三月蔣君玉大將詣江楊就予郡齋理前說予不辭固陋請得而盡言之夫詩盛於唐世輒謂古今人不相及宋元且毋論明初作者時或旁通直暢然沿習故轍展矣形束而不即變至何李奮起相然信始革蕪音王

李繼之濟以雕潤離藻跨俗而疎折樸削之美抑鬱未遑迨景陵出風斯靡矣今寓內詞人並驅方駕所在都有而求其深中隱厚自豎有餘爲世所稱誦者甚少惟公之詩搜奇破險窮幽入微不羈固難知或擬之松陵昌谷平昌昌黎之間非不得其一端而未能有以盡其變蓋公氣質高邁情思刻深而又遭世早遇加以學問故風雅之作波屬雲委使非少陵不足以期之矣或曰公以盛齒振巍科躋羣省不數歲典浙試名爲得人掃軌以來託志南陔優游愛日未幾而漚阜魚之泣陳李密之情近且愴深播越並日而食若無以自存而公靜以取之甚安其詩名日以尊故天人之愛猶慕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集已亥以後諸作奮危言舒哀緒音彩高麗不可一世視杜陵入蜀後詩波瀾無二向使公典試後旋反承明遂參揆席雖其詞藻著之臺閣然求其詩創絕人區發皇忠孝以振起時代之衰窮而益工如集中所載不猶有問耶今公以方富之年浴德立言會天子以師傳強起之公操身稷禹砥節有素豈不施之自課堂集

引而歸之於大彼字句之文不戰而自屈矣文家占地步類如此李雲田
作詩序必須如其人如其詩若概以李杜岑孟目之作者之性情反不能自見余於淮上讀虎臣詩愛其清折淡遠別有寄托先生此序能從其至性中寫出無限憂感絕不作仕官中鋪張揚厲之語是深知虎臣之心者矣

題

作文必先立意立意高行文自高中間樸處掘處尤不可及

陳其年

攜虹草序

方今海內安安名公巨卿深沈於詩且既已致身通顯其力足以聚書取友加學而不已雖江河可移况負魁奇偉麗之材者乎乃備位者沿是跡而起心耽

其不能詩虛無不漫然爲之避異量之名世俗不察從所致以爲重即莫有起而正之者凡人之行非謂抱義者也下之至於桑門羽人里巷布衣之士時以其羈愁抑鬱之思盡發之於其詩窮年矻矻習與慧增而言之善者亦復可采若彼賤者肆志吐辭不及擇音而欲持淺薄乖戾之謀造作於時此詩之所以多可訾也夫天下之人不竭力盡知而欲其能詩猶不琢玉而求溫澤也故習之者衆則美者赴功其始必有將盛之形視之也輕則沿流必易其終故有易衰之患昔建安之間號稱七子開元天寶不過李杜王孟高岑儲常數人而已今期聲律之名而不舉其學何今人之視詩太易乎錢唐禹金高君不務苟同禹金以研敏之資崢嶸高論其所爲詩歌務衷於閑麗而後即安以命詞場何施不可而乃致書於予曰僕廢百事激勵於詩氣雄不以下人且從未嘗乞人序蓋以世鮮知己而古文之難雖紛紛然各出求其駕左史凌昌黎而獨傳於後者實未之見也茲典型在御願得一言以爲重假令今則不得公文在僕爲棄

推其實讀禹金之詩而聽其言彼易視詩者亦可以廢然而返矣
詩道難言作詩序尤難崑崙先生之詩博綜經史涉歷世故上而公卿大夫下至布衣寒士無不爭慕其詩得一言以爲重而禹金尤不屑一切乃獨乞其序言以傳至此文之論詩處無一泛濫語非學深才厚者不能遣隻字

謹識

今天下無不人人爲詩矣諷先生此文爲之三嘆其有功四始何減卜子夏

一序 陳其年

江行贈言序

今夫事之關於彝倫者苟不發於至性則不足以風示來今而言亦不能垂之

以其久故共美離隱爰賦柁舟陟屺愴旃永懷瞻望至於蓼莪之衍恤琳妻之女訓崔母之通經斯其言固足以傳矣然而悲思哀慕之音率感激於一己而四方之彥歌詠未備則公論之難齊而人情不可期也迨夫事違人澗之後不有作者其何能述乃使古人行事蕪滅於山嶽水涯淒風斷簡之間者不可勝紀豈至行未純而真風不足以訓世耶抑阻於時而未能以羅而致之耶平江袁子重其之母二十九歲而寡撫育孀嗣尚在提抱今重其童然禿且老矣食貧負薪以養其母母亦行年八秩而賢母孝子節操益堅至於饑寒困苦而不變故重其隨其所之士大夫皆樂於之交既從其游旋紀其事詩歌之衆衆然充棟其於南徐廣陵大江南北旬日之內得詩四十餘首雖逆旅者亦及焉夫重其非貴顯於時而二郡又非其里蓋何道而臻此其行感人嗚呼可謂盛也已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至此二字聯絡通章又無蹊徑可尋真能作者○隨意寫來極真極朴重其得此而傳矣○凡立功貴有其具而不能無藉於天立言亦貴有其具而不能無藉於人如重其赤貧之士耳雖能愛慕其親若無霜哺金編寓內誰知有袁氏之母亦復誰知有袁氏之子哉武鄉程崑崙先生既許孝子之有母更許節母之有子盡收重其江行贈章付之梨棗復爲弁言以紀其盛是寓內諸君子皆有藉於先生之一言以爲不朽而袁氏之節孝更有其具矣豈非天助乎 宋射說

析處必使之渡收處必使之留文在情中聲在絃外劈斷成連先生刺船海上時 陳其年

文之整者離淵厚者難勁此則整矣厚矣整而淵厚而勁矣尤爲絕世之業 程世英 千一編

王翰拙稿序

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易業則智不明今天子思獨前古專以策論表判

設科士從此博通經術矣往時海內所貢士槩以八股一法考其程度故士人并時覃思其心力畢粹於此必有窮聖理於既溼發微言於不墜偏勝獨得而篇有可存者焉非一旦之可以盡廢也平與王君翰拙稿序于壬午舉進士盡心於八股間清迥俊發學有專家幾失而復得者再矣晉陵鄧君程邨悅其有可存者梓之問序於予予與翰拙同官南徐其受知於君者深其知君之文亦深余因爲之旁通其論矣夫世人之文過平則詞蕪氣竭爭事關緩固掄棄不足道才大者乃駭而謀之務極恢譎然於以神止理安則又大蹶浮疎終婉大氏綿渾渾然矣翰拙之文氣浩理得其於聖賢之旨思無越畔然嘗閱而大之謂其才能亦無所不合其理南徐也不欲泰迫必樂於忘江南積案盈筐賴君多所平反不任係縲榜笞務究切之而轉規勸曲使頑頓處而無恥之民望風非適豈非所謂邦之司直者耶昔人嘗言之矣士或多聞而不及施於治國雖左史倚相第使之考妖祥紀事實司馬謖號通今古善文詞乃終於文吏星歷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列至於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惑於以正者訓民威敵則古者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以是爲文張之後世爲今翰拙將閱中而肆外發爲精華流爲政事在境無夜吹之聲常官有言泉之樂吾不知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於翰拙之雄略如何而翰拙之文則期進於古於以秉畫省之直筆補東觀之闕文名聞於外聲施於境豈其猶有所待哉

辭氣奔騰之極

策論表判與八股一代興廢之所關故篇中藉翰拙之文論其始末文復姿態俱備真大家之合作 程世英

文有根據 陳其年

字彙辯序

余讀芭山張子字彙辯古今六書是非已備於諸君子前序顧余交芭山久知芭山之爲辯非含其精且微遠且大者日肆力於蠅頭近細句櫛字比以驚人

見聞者也成曰芭山二十年來隱屏郊坳閉戶著書如初其體文字彙有功承
學惜未綴流耳余聞而歎曰諒哉芭山之守道不渝也夫余自識芭山見其神
古慎交身雖隱而匡世拂俗鮮不適於用名雖章而儉德抑慮未嘗矜其能至
於獎就四方之士上溯孔孟闢濂洛之學不徒以訓話自見今之爲字彙辯
非辯字也即明道辯惑之功也卒觀其書審昔考文證複糾謬集六書之成
而其間因字以窮理窮理以闡經據經以翼史下逮歷代諸子百家怪奇瑣
之說博搜精擇與經史遞相發明究歸於理學經術之源流使學者識所折中
而不爲異端曲說所眩豈但探賸於前訓同奇於篆隸爲所不必爲殫歲月而
耗鉛槧哉宋陳水司馬光曰備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三才之蘊性命道德之
奧微樂刑政之原皆繫於此橫渠謂經義取證則前已雖不識字何嘗爲善余
頗疑之士苟不識字經義且不明何有於爲善哉此芭山所以參互六書補後
先夫備爲一代開繼之助學考執六書求之則非也昔家純公正公以倡明理

自課堂集 文集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學爲已任雖不得志於時當熙寧紹聖間諸大臣相繼引薦稍有所建白附在
史氏而又得周麟溪爲之師呂晦叔邵堯夫爲之友衍衍講肄道教日著純公
知大常禮院雖與有司議抵牾不合進退自如未有羣起而排之者正公剛直
見忌亦止蘇軾胡宗愈等無端讒譖以爲邪究無毫髮損於正公然而後世
有識者深痛方圓柄鑿之不相入吾道隆污顯晦之所緣分也豈阿兩公哉芭
山獨學寡與可謂艱飭甚矣而觀閱挫抑輒復倍蓰於純公正公嗟乎豈盡芭
山之過抑抑時使然與是書卒業於十數年羈囹之餘揆諸正公修耕遺書庶
幾有補之意其明道辯惑之功何如哉讀是書者追惟鬱者陰陶與典之譌旁
魄規磨之陋適始憮鬱顧嘆芭山博綜至是而不知是書固不足以盡芭山
也惜夫

字原有關係此於字之內更求其有關係者究竟字是如此特難爲無識人
言耳文字真能追隨

先生文皆古勁奇闢此又條達淹密豈昌黎狀樊紹述輒似紹述耳 西江如
肥山先生余三十年父執也著書窮理守先待後然氣性崖岸往往爲流俗
人所翕譽故崑崙先生此文相爲悲慨至藉字學以發凡起例尤見兩先生
其相知深也 歐其年

射宋陵詩序

詩人之法可學而至獨才與氣之間其隱在內體無定端雖有善者亦不能爲
之強同苟求其善操已之長與性冥通則適於道而皆有可傳藝之至者不兩
能豈不信哉今之號爲詩人者離本失實舍赴我之塗而徒爲我所附之塗因
於才能舉動乖錯即令似之觀者息服其亦不善用所長矣射宋陵宋君產於淮
陰祗廉隅又屬古乘梁父子孟卿文學積澁之地習爲詩歌才清氣沛今由廣
陵渡京口凡江河之所臨泛行旅之所流憩山林之勝人物之賢悉歎俯仰莫
不吐納華音裁於獨斷其詩深而利博而有法指事懷人歸諸本實吾聞物之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奇者金玉劍屨之類其氣皆能上薄於天結爲光怪城闕樓閣而況於才人之
詩乎夫詩道日新英瑋罕眠人無才氣果未能顯若陷藉前賢寧有當哉

爲幅甚短情思周密其起伏變化有百折不窮之勢 約石

直是下視樵蛻或曰於八家何所似余曰似王荊公 歐其年

宋荔裳先生文集序

五嶽以泰山爲宗自昔德業文章之盛以孔子爲宗土厚而殊尤其人必奇行
義必不同於俗吾聞山東之國絲孔子已來商榷曾參孟軻伏勝匡衡鄭玄何
休之徒湛於經術王粲左思顏延之劉勰任昉皆能以文采耀於世風俗與化
移易豈非士發憤厲有根柢之容隱然嶽峙者哉荔裳宋公齊之昌陽人也之
果丹崖得氣至厚其爲古文辭理析秋毫務豐奇偉之辭驚風橫生而不離乎
古法天下樹服亡能仰視之者然公所遇雖窮其文屢變而益工煩省險易皆
見其長嗚呼古文之傳絕久矣賴公而彰之以振奇麗之病庶幾其有瘳乎公

愛士之誠出於性成制義度衷亮賢疏舉才俊之士充虛接踵而至相與接論
討論共起居接飲食後先所慰慰魂穴巖巖之子甚備得其心雖在逆旅而風
雅不隔終宴竟日日更數十人故公當瑣尾流離之頃竭智畢志出死力以相
從者悉彰蔽於公非好著書立說取友識道理能若是哉予王父大司空公仕
山左縣憲副大參廉憲左右轄垂十年蒞其地與公之先世結分獨深今公不
遠千里而錫之以文屬余爲序亦可以知公之書文能神期矣

鋪張語能不泛設便佳而下筆簡練尤深得韓柳之法

序今人之文直從泰山孔子說來可謂源本之論矣非玉叔不足以當之

補正

短而嚴開闔皆有節制是昌黎文字

魏鄧林稿序

余少即值優廢時遺形丘壑時魏子鄧林方行文能備後而用篤然視其人

自課堂集文集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訥不輕出諸口吾甚異之及讀專學篇有云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察秋
毫之末不聞電霆之響心入秋毫意涵清角始知游心無垠然後一勉於正而
期其所必至非矯爲之也不得不用篤耳鄧林爲仲舅對魏公子仲舅慷慨喜
施予且性不畏強禦井里時執不下常取片言止之其爲人如此而不及見鄧
林有今日然而純篤用學鄧林固有以報仲舅矣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與
名賢比肩而坐或說一高言如獲得珍俊喜動於顏色豈同於一意誦讀其行
而摘植者乎鄧林雖屢挫於時然爲文高嚴俊挺其光昭先緒不慮其不顯鄧
林往矣予既喜其篇章矯異絕俗而其氣誼又鬱紆紆以獨茂鄧林其真不可
測哉

質堅而思入又潔

能刻去諸家蔓語結句尤有深情

關鎖綰合極有法

郝文匯入學序

邑之西有爛柯西交諸山峭嶮阻隘歸股相承然上無松桂檉柳美箭之所生
下無魚鼈之產其人黑肌而廣額負土而粗飽單貧陋既無鼓篋之士質疑問
難以求仕進獨石盤距百里外盤巖窮岫松桧旁通子矜不絕四時之中吾伊
達於林谷郝子文匯子舅氏騰霄公子也予年十二懷璧就試與舅氏同時入
學宮時文匯尚未生舅氏謂予曰使吾亦有子如廣誠歲通尚書於願畢矣今
不圖文匯之忽進於斯也文匯意美志勵有殊異之資選良材求明智不能使
文匯即學宮而止殆潛精研思之業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其至文匯而歸善
也耶噫石盤鍾邑靈秀草木溪澗蕪蕪披拂文匯又能依師義博通經業有相
助之美荷教之不失其時考行勸學又安見形勝之不足以發其文思也

通篇借形勝發論極抑揚頓挫之致

寓有期屬文匯意不多設諷辭行文伸縮合度

自課堂集文集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秋應制草矯銳無前

沛山記

山水之時於天壤不可勝紀苟非吾之所有雖太華匡廬嵩岱彭蠡之勝躋穿
膝暴不能徧歷即偶一遊涉如逆旅之行獨亡將久之勢徒與咨嗟歎息以過
而不留爲恨獨長平之沛山在梁溪西南取道里許大司農沛蒼田公童冠刻
意近在鄉聚之內未嘗塗觀卒遇停策其間已而公仕於朝任職不能出又未
獲攬茲山之所謂西南爽氣者順治辛丑冬始一過里門與父老怡行乃求所
謂沛山探巖之巖而止長巒青壁激觸峭峻萬松蒼滋與山爲際然羊腸錯迤
每逢其絕處輒得巖岸非假乎人力皆儘奪松之所區有所施宜蓬室處中大
率科別易足於是席草列飲鮮雲薄垂岑壑盡露不有此也山何以止我哉上
有滄池水可深丈餘沙沔沉沔當其既溢達於陽陸之限神龍所憑依歷於旱
時循轉甘雨汎沛久之棟樑焚燬斃析朽敗喬松不衛而日且傷伐之山旁草

田可資引溉土人連賦不操作聞公之來竊相告語求售曰今其能釋我前患耶公既得山之明年爲康熙壬寅方除地燔燬樓神凌檻更擇其閑曠編葺巖庭以爲攸止之所升高瞻望凡梁溪之粉榆應舍鷄犬擔負歷歷皆在目前異日者公歲時臨玩聚宗族賓客於斯風亭月榭在於几爲非有暇日跋涉之勞擇地而行尙虞不足豈若太華匡廬嵩岱彭蠡之遠不可托哉雖然沛山之久於梁溪數千餘年求之必得可趨而就也必待公以興者天固厚於他時而使之順安於萬世其自此始乎吾觀前古山水之以人顯者衆矣不特鮑陶堂焦禹門之名因人而重卽蘭亭酒樓釣臺銅鼓一事之微稍經濡跡猶足導揚無窮况沛山之邇公業得之爲已有也哉

沛山披榛莽剪莠而得固自奇勝文則紆迴蒼潔一唱三嘆尤是老手

絕似柳子厚黃溪西山諸記而匠心慘澹無摹擬之痕

自課堂集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柳子厚永州新堂記爲穹谷峭巖淵池於郊邑之中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文辭峭拔亦是此意然較之先生此作靈動奇快則未之有逮矣

遊華山記

殊名同質者華也舊志曰滑樹聲彌古西漳之滑焉潯沁州之交口沒沒於濁漳程子曰冀州之水黃河自秦西北來復有濁漳會彼樂陽此發鳩之山炎帝少女之所採而取也潯漳乎濁哉君子不以峭嶮之多而忘天柱之功九河之費而忽蔥嶺之自吾于是而登茲山之所以爲本矣郡守俞公曰滑非雅也不若花而予邑中丞魏公又易之以華其名益美吾聞巨靈僊掌以分河流具在於華其事甚奇滑之所勢巋與何名之古也形勢詳中丞記中丙戌八月游息於此程子肅然而肆聯曰衆山嶺嶺中而乃有華有華而衆山皆培塿矣衆山之情氣成在華遠而眺之百里外皆有華也峭嶮只尺之間反隱而不見瑰偉幽遐蓋衆山之精色俱奪矣高閣箭括石礎迭出松枝蕭柯稍於清漢之表巖

無求奢乎乃復以少見奇大氏華之爲體也水事遠而人景鮮孤情逼而天機露錦石斑駁或如茹房或如紙白或立髮飄飄或椎顛蹙蹙高布淺胎於石而族於石殆無往而不與石爲類也故山之祖者咸取資於草木所謂葉帷樹柱土踞居其半華不讓美於膚斯爲難耳山下出泉丁香生石罅穴胸貫腦山果熟自落紅越丹砂石殿無欄不具築塹當與天地畢命左偏一間墻舊圯子所理也經五歲矣再面如逢故人郡人王生跌踞石室中獵師樵子往往見者戲侮其下何不登羽車而去乎俞公傳甚佳王生當藉之以傳彼深山之遺蛻者固多矣程子曰嗟乎吾觀虞書西巡狩致祭西嶽焉地鎮秦城於今爲烈夫非此嶽乎今山之形與嶽山者之心殆無往而不欲華也夫華寧不可學哉夫華寧不可學哉

不難在榜簡勝槩而難在格高體厚句工字琢備擅其長子厚當之未免小巫耳

自課堂集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奇幻不測別具匠心華山諸記推此爲冠○忽起忽伏如羅浮兩嶺因風雨而成合離

遊禪隱山記

余久負柴桑之癖居於坻隅之間蓋無日不山者而悄愴慕類又欲考勝以發其歡是誠好驚哉丙戌之秋余弟坦之謂予曰榆州雖禪丸而禪山巖巖怪石翳蒼不可名狀七月既望期往觀已而糾裹不果二十一日余乃發東田蒨蒨素沫潯沱簾繩溜下二十三秋霖猶不止厥明光風劍雲火精隆起其流潦蹙止而泥淖沾澀踰石之足不敢奮而前然心不能久待趨至黑石崖路險不任騎每泥一斗水半之又沿弓背蛇行前趾未脫後者復陷乃恨石名而全未見骨何倒置也日昃至長寧低枝稠濁露垂聚如雷寺僧乘炬入尋具茗承飲水盥盥不可食翌日至高書峪去禪山五里耳俄欲得山顏府不材之地入皆皆泛

夫亡足謀厥心者以是益欲得山乃山於徑窮處忽來與我之來也情勢相告
俱在一里之外崖巖方脫偶見即欣賦諸山體稍昂豁而巖竊獨美如中嶽而
謂嵩高其爲四山之中則算突入深忘遠渺然無際高掌蔽其前指族而抱予
命名屏山松之半眠雖不甚多桀豎者支墮者偃蓋形者鬱鬱焉雖者清風時
來棲若自止屏山趾因於橋石發頗工時久而湖廬通五兩橋下淵水西流會
於潭予獨往視之瑟泊漣羅石怒噴其上詭故不蹈水魚貫而過至此粉光不
易入似凝縮不能忍予行亂石上不至汲跣循橋而度止存釋迦一殿餘皆廢
諸榛莽蕩爲平沙矣僧如善運居微市營瓶石之重鑿山門四旁不拂自淨有
礪尚在皆面牆而立龜趺悉沒可嘆也左偏堰礪下額無非沮洳者可圖之外
無隙地稍過即志云道人泉此獨不特遊事稍竣振衣戒道同願鹿苑頗寬而
荒塗在目諸紅爪紺髮珊瑚之舌無不濡身於瀏瀏悽悽於望一僧性洪來
如逆旅如善亦居遠邇過此雖僧亦山中所無也余盛然而嘯曰余在焉此即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禪山之勝過於諸寺寺僧誅蓬蒿而變黃海出乘驢駝藏鐵盈筐五六年間
燼于荏苒至使剽機不聞嗟乎始盜不過數人驅除甚易網漏吞舟執事之罪
也不禁動河山之感是日下山宿於蔡樹岩遂爲記

巖峻蒼鬱彷彿柳子厚黃溪銘鈿潭諸遊記而色酣暢較勝 周象三

山水愈奇寧寫愈平此胸中無山水者也摹寫愈奇山水益奇此胸中別有

山水者也試看子美發秦州諸詩秦州安得有奇山水即使秦州山水果奇

更無奇於子美之詩者讀先生此記亦作是觀 顧維雄

架險繩空如鄧艾襄兵入蜀至於憑吊之餘忽生愴惻則又不得僅作遊記

觀耳 何潔 雍南

鉤棘搜剔畦徑都絕覺柳子厚諸遊記了不異人意晉家洲鈿潭能世裂

眼爭耶 陳其年

遊古峰山記

初繇禪山至蔡樹岩日已暝小曙僂僂嵯斗上不得盤曲草滑如脂余之舉趾
恒以兩僕爲高低實不辨廣輪土人束燎臨臨語於塗晃明猶日是日于夜也
詰朝歷官石巖至漆樹林連峰忽捲久之益險石齒礧礧者互銜不盡盡盡仄
仄秀巒勢欲墜或小如盤或大如駱駝樓閣攢攢隱隱近在肩履之間余本畏
山險根步患諸君先我詭忘其艱輒即往既登乃謝諸君曰余善出不意何似
韓信從夏陽渡軍安邑時耶然余之任兩足實驅市人而戰其不依驕肩而畏
幸者但防其氣靡耳至則峻嶺抹雲即古峰山安國寺也殿外四碑光可鑑一
書慶成府官田常歲徵租者巾車而來捆載而反率六百里朕歲不過得銀五
百環當時榆州何以隸南朔作仙其遠若此三牌麟次立文悉鄙陋不可讀其
他叢林蠅榜之兒渠發軔而來者悉以代薪柴折而南有餐舍以柴樊之數
武建屏擗百尺朱雲安枕最上則樓而易之以臺飛廉不發而叫風銅馬息心
深山窈窕中其于十萬師矣東下一泉湛然華浪不作夾于雙體受半瓠稍寬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朕有餘坐而汲無勞人之費朕千人飲之彌不窮予呼爲觸雲泉水尻有田可
以穿寶澗流暇足一鍾一日之作苦而甘永費惜哉中衛地稍瘠流水潺湲
旁柳偃蹇不成行蛇伸字散離花吐牙搖魂于赤樓之間多不可狀鉤袂觀比
泉所謂作潺湲聲者有自來矣命僕夫釋馬長松之下纏繞不施花蹄綠藤與
青藜俱平蹕蹕而上羣岑忽俯萬松錯若略壯於指或搖如塵尾其飛節界于
道連拱者絕少與土人坐盤石角飲觀松肪爲炬酒得沸明旦秋雲汎濫垂芒
欲雨從東阪下處處馬搏如也約數里而縮僕踵力不及則助以手手力不及
則攝以目踵手目之不及則河下龍門駛不越也求一卷節石小頗不可得土
人笑指西北有頂山勢更雄峻即志云諸山突起而此爲之冠使公見之寧不
復嘆巖巖哉乃興遙無餘途不往

叙我變動如水窮雲起寓言十九倍者自悟末段從慘澹經營中出使人神
魄洗狀故不易及 張爾公

怪怪奇奇以爲序事惟昌黎能之茲何出窮制勝無窮也其中引喻莊恢俱
出人意外讀此視柳州諸記未免有積薪之嘆 李 鈞 田

字裏行間覺有無限嶮峻仄非先生性情中自具山水不能道隻字淺根

人臨山水佳處縱欲求奇求奧卒不能奇不能奧也 何 漢 雅 甫 題

班荆與缺若異涼詭不可句讀只可捫摸覺字痕紙背猶爲蒼蘚所纏 陳 其

年

遊準提殿記

循太玄洞而東陬嶺盤行不一里崖壁斗絕可數百尺山麓有巖石罅垂巖勢
態突怒如欲落雖勇者乍觸之乃慄慄其前斷諸秀木綠滋繁蕪蒙綴每當青
遠未夏自巖隙瀉之時日月在形衆山錯迤無所弗見巖臨徑口不深遊者軒
軒坦坦而人無俟呼類東炬有伏陰幽憂之防然從無窟宅其中者侍御左公
反稅之後風收雨霽輒葛衣鹿裘以往傲八體錄方書寒暑勤事勿替拾橡飲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水與人事勦斷既殲州人爲像祀之其傍季子愈淵於中妍飾準提菩薩骨法
衣理明蔚準提巖以名夫物不自始有始之者矣當此巖之未有以擬像也非
無強力可爲者不爲其欲爲之者率皆往來佛老子之徒鬱邑佗僚而資志以
老死荒寒委贖鱗石蕭條以訖於今豈足異哉余守是邦之二年來遊於此
淵數請予之言益不怠余固愛其境幽寂而記之俾鑄諸石後之至斯巖者如
彭祖之井賈島之嶠白公之堤以其人存非得之余之言而以傳於後耶公諱
佩茲字栗仲由侍御爲山東觀察使侍講沈公繼堂題其額

深思曲致於詭故不測處有鵠反鸛鷺之勢先生治耀如子厚之居柳州使
山水因人而傳左公當資以不朽矣 石

不難在深而難在異不難在曲而難在新不難在新異而難在爾雅此種文
字非氣候已到者決不能道隻字也 陳 其 年

天下第一江山記

凡事之廢興物之存亡散落衍溢皆以工力敵其質之堅脆罔幾也故昌黎道

高與寒其撰平淮西碑雖勢阻力格禁之無絲至於矯遺斷擊名亦足以暴於

天下而段文昌之文訓不旋踵時之禁適所以顯天下能者耳焦山瘞鶴銘

瀝汨江流中非窮冬水落絕望不能至其地而論者謂瘦瘠清拔大字之妙無

過於此後之往觀者流連反覆相與考其源流窮其時代以荒忽無名之跡見

知聞之所不及揣擬摩切以求其人若有不能已於目而釋於心者而周鼎之

刻則過焉而不問豈非廢興存亡之幾理至者數無以容之而何論其質之堅

脆也哉余來治潤康熙四載於春同張君南溟程君蒼亭袁君重其詣甘

露寺山門門當山南峻岨處梁天監中武帝嘗幸此賜二鐵鍾中儲水以飲僧

衆鍾受水廣產碧芙蓉蘇文忠詩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潤是也又御書天下

第一江山六字久之字漫滅破耗矣鍾亦僅存焉今門榜六字乃宋淮東路總

管延陵吳鼎所書鼎嘗嗜欲惟日臨池學書縱體附雙綽有餘態筆文敏稱六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爲江以南第一名榜雖克所願而風雨蝕不書有暗余俾人犁置其下就
如松鉛意戕勢珍復見舊時之所貴仍揭之楣時宋君射陵禹潤工書法遂乘
原字雙鈎驚鸞之美觀昔有加余捐貲勒石去高安埠路相連與遊人往來會
嗚呼木石形也堅脆質也固矣然而事貴取於當機而物嘗入於人之所不能
料以予觀於前古吳主階改元甘露寺名用之至夫乾符建炎至元之間屢罹
兵火其寺之廢興存亡者頻矣鐵鍾今已不存即鼎所書亦非武帝之舊又安
知鼎之所書木與石之久暫豈若世俗不察石必久立木乃伐迫即朽不同量
哉予獨喜射陵之鈎摹羣落骨梗能盡珞之巧其後必傳而不在乎木與石之
間也至茲字之藉吾文以傳焉能於百世之外較木石爲堅脆耶
本是立石以求永久却從木石之久暫不可預定翻覆變幻立證甚奇至於
前後闕振歸諸文與字之可傳尤爲篤論名山藉茲以不朽矣 劉 金 部
小文字極往復折之妙堅樸處尤不可及 陳 其 年

永慕堂記

古之人功遂名尊率治私第建堂楹以稱其志如白樂天之七葉韓魏公之寶錦梅吏部之有美彼所稱賢豪皆印足其勢能之榮順且宴宴苟不出於此亦不過留連於碧欄煙雨之間而居有形軒退有文樓其心無所求於世卒其所自爲謀者與富貴之人不異孰有臨橫柄而思父母者哉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敢不敬乎故孝也者百行之統也孝道崩斯節節開備矣然孝於親其所遭亦有不齊者焉怡聲愉色得侍父母之側幸也或父母有一在堂其命也卽帖肥失望而感時輟社勛勞之德鬱邑不得伸卒不敢有須臾之或忘者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吾於涪州侍御張公見之矣公初就外傳日記千言贈若心齋公心獨喜曰是兒岐嶷明秀當必孤獨張氏其能顯耶十一歲輒孤太君范孺人以一婦人矯弱持於屯遭之際簪履戒讀極夜而不止公由膠序登賢書乙

自課堂集

文集

三十九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未舉進士中第丙申得令廣川洗冤平反有萊蕪魯山之頌天子廉其能尋召入爲侍御特命持斧吳會公服單薄按部經善落奸不遺餘力七郡傾風而化壬寅上疏乞歸間就養而太孺人年且八十餘竟苦一豎解火罔效服除公方烏衣蒼佩進陳明法立於府府之中搏風待問追思自家食以至策名之後其間更寒暑改朔達奉太孺人之指導者三十餘年雖贈公賜爵如杜更然不獲見絳廟簪筆之盛業已祿不逮養矣往者卽棺銅符簿領劇邑其迎養太孺人者亦不及一歲而止耳曾不能如毀牆折筮時啜菽飲水常在慈母七箸之右此公之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慕者也夫人之於父母之年既不可以力而致而時移歲改顧復之恩久而遂忘者比比皆是也向使公積病六載饑饉侵奪苟非太孺人食荼不挫延越人醫之俾其操觚充宗易業之言僣入於耳其去持藥補衰之尊安奚啻霄壤故齒祿以來走獨鹿過廬瀝歷絳巖支剏大江長蕩之險漿酒霍肉閑距而不通具官銜命忽忽未嘗自釋而今已矣生鞠之恩

可憶而不可復睹矣彼公年未老能養而不得養其所以自盡者獨有一慕耳今慕之日多於養之日則公又安得而不永爲慕邪昔王義方拜御史請命於母終爲直臣崔玄暉奉母訓以貧不自存爲願卒以清節得名是不忘親者所以忠於君也累日積久而致行之然則公之所爲永慕者豈特有懷二人已哉寫仁人孝子之心其詞清醇而雅健

世芝先生

昔人云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必非孝子吾於此文亦復云然

宋瑞雲先生

公文多者嚴奇崛而此細綿篤學有嗚咽之音惟賈長沙楊惲一輩人足以語此

陳世年

尙友堂記

涪州侍御張公既以永慕題其堂而復名其三子曰友周友程友朱別爲堂以居焉康熙辛亥余補官來京師公謂予子易爲之記予再拜受命竊觀唐虞三代以降羣衆取詩書百家繅繅之自是諸經孔孟之學不能自立學者罷老於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陰陽名法穿鑿縹緲漢興雖稍稍補綻缺失而弘崇縹緲魏晉而後專已保殘佛老之徒幾偏天下雖使契施五教弗和於俗因循及宋使非茂叔與家範公正公元晦數賢倡明道統舉諸經語孟考定章句拆疑參實又著太極通書定性語錄近思綱鑑小學等書佐翼聖道然後性命之旨瞭然登趨於正絕續之間幾何不濯漫決壞哉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爲始則親其所以終此在正交之道則然况於尙友古之人乎昔馬伏波之誠兄子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康公有威嚴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清濁無所失不顧汝曹效也王景以默沉渾深名其四子乃曰汝曹庸庸名思義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晚成則善終夫敦厚周慎默沉渾深不過聖道之一體而企踵不已者施於結縉淑身之訓恐其流於燕僻耳今公卓犖清軌既以身爲律度矣而必令三子尙友乎數賢者蓋以獨智之慮害世傷道而受取既嚴則微言大義漸漬於成教不然徒挹雕陵之餘緒窮石

室之遺文春華清藻撫几澄目彼浮天體物豈有窮極乎抑數賢者非獨以理學鳴於世也攷茂叔司理南康執法至委手版部使爲之伏氣鍾公在御史極論新法不便正公與鍾正殿說書不負侍講元晦九考在外立朝僅四十餘日其所立身進退各有本末今三子者約履疆志能使濂洛紫陽之學復存於今日是楊呂陸蔡尙在大小履冒之中他焉者詎可擬乎此公命名義哉

從尙友發出如許大議有闢世道之文 謝芝麓先生

援引根據有典有則 宋端溪先生

倡明理學之文務期明白正大垂之百世而罔弊當以此種爲則先生之文

豈可以一格拘哉 陸其年

與陳大士書

乙亥歲祭酒倪公元瑞建議復古成均之法詔天下減場一日如鄉試例糊名易書分房校士以學使者爲總裁丙子葉所拔士貢之天子肄業辟雍教之以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兵農禮樂天下國家之務許其計劃當否言便事指斥奸佞不得禁之鬱興大肆然後需以歲紀第其高下材行砥礪授之以翰林臺諫六部之官材良而行不備試之以守令其材行弁鄙者則斥不復用僕年二十隨所貢之士旅亦進得至京師凡二千餘人相國某聞而惡之削元瑞爵卒不以此取士而士而卒蹙縮不敢復言當是時太學生以貨入應制舉者五千餘人越歲丁丑公車之士復五千餘人計凡在京師者又一萬餘人足下以盛名居閒曹士作肅相從問文辭日以百數各懷其願而歸如候蟲趨風之過耳問其姓名則已忘之矣足下所不可忘獨有十人書之東壁而以僕爲選首於是山東王漢容城喬已百常熟楊彝吳門徐鳴時輩推足下之意時時近僕僕亦刻身爲文得等益彰聲施登下憶足下初從先大人司寇公見僕文急讀之稱善常在稠人廣衆之中吟誦不絕僕始入都即車騎過從每有良朋宴私僕必與俱或偶有所憶折簡招之當其上下古今閱論崇議源流既合得意之後出見妻子僕嘗出政治

得失策及申採山右學使者疏足下酒後耳熱秋感嗟仰何壯也僕苦不能

遠睇長安道上風沙滿目每遇足下跬步之外輒不知匿避足下遙見僕必下

馬顧盼與僕立語移時乃去今之精神所未有也自僕屯蹶紙帶絮歸里即

閉門著述既不能以顯美自張及其見之篇章則泯然駭指以是雖間道稍加

而祇以自慰今足下之使踰上艾出阜落臨九京之險皆嶮峻巖穴勞形消骨

而後至以致足下之書滙瀾之資言繁意重踴躍不竭而索僕所爲文其言曰

今人之文大率有二種奢辭餘潤則取法於雲間而反之者則蕭毛失貌務出

於卑下夫道不趨中必有矯枉之弊事不適雅則來速朽之機易云物不可以

終合故受之以泰道喪數百年而將顯其有待命於吾子耶知吾子之業月異

而歲不同其可慮謗譏以自止乎足下愛僕而略其陋謂可進與作者意良厚

乃僕不能策名理世今復昌言子立悠悠之口徒益詆訶耳既而思之今之以

文鳴於世者亦少刊落矣抑知古之爲文者變如莊周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如揚雄皆不相規跡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大家爲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以爲先輩大家也惟足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發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以來少有其敵天下用其麟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足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至足下所爲古文辭恢弘肆行雅俗間出則與足下之制舉業所謂清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足下之才卽爲莊周屈宋馬遷楊雄唐宋八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趨世俗之所鑿易精竭慮而施功於不用之地是則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足下之與時文世俗之所矜者足下不以聽也足下之所

有者又必世俗之所無也何獨至於古文而取世俗之者乎僕願足下以拂於

於耳背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返乎醇一不徇之理臻於茂美天下後世必有

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爲貴耳彼閭閻縵細之言豈有當哉艾千子

集大半出於時文之序其他論說甚少洵洗離遺失之太易足下苟易其所操

自非足下敵也大抵國家以制科取士故研精章句不復以古文爲念惟足下其裁之僕蒙足下倦倦之愛未有與學之親也而足下推擇不已者欲其共相切劘也使旋錄詩文數十首奉獻未知其有得也然不敢從時應事以取世憐惟足下有以教我道遠思勞言不盡意

勁悍中復饒夷獷文氣在退之習之之間若規切大士處與僕雅有同懷其後大士想不能用其言以有進故經義得以單行使海內立言之士讀已吾集而短氣背時堅守教我至矣至大士之推獎清流自是古人風烈寒夜誦先生此篇爲低回者久之

向讀何幸論文愈寫到緊切處殊覺不緊切愈寫到爛熳處殊覺不爛熳以其所爭駁皆古文之皮毛正使班馬韓歐從旁竊笑得先生此論大雅不群文章之精微畢見不獨微切大士可盡教今世之夢夢於古文者矣

自課堂集文集

四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者 何深雅南錄

此文分兩大段前段序交情拉雜瑣碎寫得極纏綿後段論古文反覆紆迴寫得極鏗直到十分處初看之若斷細看之仍一片也先生文格不苟處亦先生人品不可及處

壬午辭昌侯余公舉立德立言立功書

僕命薄材謝閉門讀書徒以枯木朽枿稍自斂制爲閣下寬仁所見錄不敢爲尺一之牘以煩隸人之問而閣下好之益篤每有一味之甘一物之美則必同香欲竭誠款不擇朝暮而進僕結茅學宮之側閣下期望過臨必呼左右詢僕在否身爲之駕撫存慰藉或竟日以去父母妻子荷有疾病必致藥餌一日數餽問不絕畢至安乃止是何閣下不忘軀軀除拘繫之見而德契同也豈以僕爲尙堪用世哉昨望門相造又以立德立言立功薦僕以答晉撫之聘然僕才質耿鄙實有未克充其望者敢爲閣下陳之夫子依于孝弟依于順友依于信

循涯察分不過盡其藝倫之職而止耳非即以此爲可買聲名荷盛寵之端矧仰懷昔賢如蹈春水術此狂戾固知攸實至於鍵戶誦經汎濫百氏祇以謂避世而無國非必求知於人也且僕年齒未暮多愁善病方之徐幹之操翰成章孔璋草檄能愈頭風豈特未逮蓋亦相去以遠矣方今流氛未過中原土地相繼陷沒僕既無木箭壯羽之奇遠思長想終苦不任此不足勝立德立言立功之聘章章明矣若夫負性疎庸日未至既昏昏思睡胸中長有所欲盡每以形格勢禁不敢悉吐即或方出諸口從旁笑者已謂狂悖狂悖如此以應符牒豈不戾哉雖閣下欲自隗始弗斥爲駘而山麋之性不樂趨車即勤勤終身不悔惟閣下遂其猜潔之懷則餘烈可以激人共被清風矣

自課堂集文集

四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鶴子焉自宕三墳五典樂鐘鼓之長康六緯七經擅巾箱之特富文流水瀉綴筆不其停思辭望春華染翰即求無偶他如通時達務剝犀何難議助抹荒揮金不顧誠所謂德言之淵藪而功實之典模也文達蔡撫批云程生文行表裏通達時務無三立之選仰候回省聘行繼蔡公諱懋德字雲怡已未進士崑山人巡撫山右余公諱一鳳字系生甲子舉人龍遊人爲武鄉令李學憲申薦蔡撫文廉得程康莊姿饒根器學本淵源玉樹臨風夙擅謝庭之秀牙籤映雪窮搜難架之奇紛內美而六行惟修懷席珍而千秋自命牛耳共推於吳越尤稱名下無虛鴻儀難秘乎銅鞮可謂國家有士急需樂願宜爾秋門此真正學古尊經秉禮淑躬之彥本道叨有地方之責不敢不博採輿論仰祈物色者也李公諱聯芳四川進士

先生於此其有知己之感乎古來感恩易知己難昌黎所以致不滿於一歲九遷也惟先生仕情甚淡乃爲真德真功然余侯之於先生亦云真知己矣

往見徐巨源劉伯宗邵聘書辭義茂遠而閑正得此文可鼎足而立矣

錄

巖然斷山先生之人傑然老幹先生之文

甲申辭薦舉書

昨示求賢文格又欲以寡聞之質策名服寵有懷恐墜無愧不集蓋壘漸并汲切松煮荒乃依山之驚懸婉然無徒亦誠久矣昔狂寇未賓嘗撫雲怡蔡公仄席求賢不惜羔鴈而邑侯余公每以頑才齒錄明哲僕去樂辭榮屢書遊匿不敢以希當世之務夫當是之時搦朽摩鈍鋤刀皆思一割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尙復何益于殿最乎甲申歲州縣求舉者肩差踵係而僕隱名南郭未嘗一往則足其間此人所共見豈不灼哉今閣下倦倦敷求若僕遂膺辟命則昔之式廬而請者既以謝絕不顧而復厭棄墻東貪求脂膏總使僕可有北山

目録堂集

四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譏而憔悴支離職業曠墜母乃病乎惟願許全初志庶幾養日修夕則殘軀得以永托矣

韓昌黎具起衰之才三上宰相書未免過於悲慄士當窮愁未遇實有難爲情者先生却聘諸書意甚堅決而語多謙婉以觀昌黎何如也

絕類任彥升諸啟

乙酉辭徵赴選書

同司理過東山遊數日乃去歸即讀移文又徵僕赴選僕制尙未終似可無言將默然而已乎恐乖賤子自陳之義昔仲車避諱足不履石溫叟念父不聽絲竹石與絲竹雖爲瑣小而避之者因父故也况于三年之喪乎自古皆然惟宰我欲短喪而孔子責之顏回設生鹿角之喻所絲與方儲李陶異矣僕自弱年喪母常存發我之悲今父服未除方越周歲迫切在哀悽愴之稍登綠霜露而動是以每當禮墓之餘卽柴車草履凝涕于高巖大澤之傍雖有青紫之榮

非其志也夫人各有志有入關而嘆者亦有匿跡剝斷家事者今既欲用之而必枉其才以屈其仕無論性有所不能卽其材果能冒然任之而不辭閣下亦安取此難於孝之人而弗顧天下之論乎伏願收回成命則廉恥不至淪喪閣下亦無失人之誚矣

文旨悽惻而結構正自井然

似魏晉間賡奏詞短而情長

又似陸雲諸書

民視民聽論

聖人所持以馭天下之法有可自己操者有不可自己操者可自己操是以使天下服其不測之能不可自己操抑仍自吾俗夫感通之故而已可以有所不擾於天下已可以不擾於天下而小往大來之數平康正直之理一人奉之而有餘矣故天下但見聖人之有所操於己不見聖人之無所操於己則誠有要

自誤堂集

四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焉可以使天下斷斷然無不操於己之事何所爲操摩吾有取於廣至理所云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試爲之敷別其說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乎天之視聽存乎天下之人也易曰知幾其神言乎聖人之智如神也使聖人論幻其術而無要道以爲之操雖智窮天地猶有所不能而况天下之大泐泐蔓蔓威威紛紛紜紜或在內虎或在旁說而嬰之不極天下之至詳無以得天下之至要田巴談齊稷下論三王蠲五帝從而服者千人魯連一說使其杜口卷舌終身不敢出糲里之智自以爲天下不足以當之及遇甘茂而智窮天下之機非一人技術所可料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田巴稷里此其驗與雖然未覩其大也自古及今聰明之君莫有絕于堯舜者堯舜之時以四岳九官十六族之耳目爲其視聽故君曰都臣曰俞君曰吁臣曰咈等國事若一家推赤心如父子而其大者義和授時羲仲東作雷雨不迷山川望秩其君曰宥之三其臣曰殺之三以至於草木焦卷禽獸殫近五品以馴而車服以庸皆萬禩之

鴻業百代之仰沫堯舜方且勤於求賢逸於得人號為如神尊曰帝堯上嗣三
緒之明而為萬物稱首者用此以是為天下之至詳乎天下之至要乎不謂之
天下之至要不可也苟不握其至要者即號物之數有萬兼以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為不能求柴胡桔梗于驛桑梁父之陰綜聚之政告密之
門天下至此日多事矣是以誠得乎操於己者雖以堯之安安舜之無為四岳
九官十六族之助禹稷契皋夔之臣聽驟聽聽而有餘不得乎操於己者雖以
漢宣帝之察唐則天之苛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多號萬之衆
以求耳目而不足今有人于此百無不知而或昧于一焉數百以至於一如命
楊之被偶一不中前者皆覆矣有一人者知其半而明庶物察人倫以準而
考之焉則百無不中矣不操於己百敗之道也操於己百中之道也詩曰如彼
飛蟲時弋一獲先民有言詢于錫燕又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
走予曰有禦侮書曰若跳不視地厥足用傷是聖人以人之耳目為己之耳目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以耳目人之耳目轉相耳目其人故其視不窮聽不察推其至要以應天下
之至詳可操於己者固操之已也不可操於己者亦操之已也天下有知不辨
菽麥之人而聖人弗之易焉矣雖然聖人者天下人之耳目也有聖人而萬品
以之就裁焉故天下得以其身為寶而供薪菲之求不然是蛟龍終日聶騰曾
不能越階序及其附蘭節依六取豈不坐致千里哉此文有四友而十五王之
業以冒非文猶有借於四友之謂也
極有法又極縱極縱又極入尤難在江海之文浩浩萬里而不妨於清秋之
澄澹也○以司馬長卿賈長沙之文兼之宋儒之理雄視一代未易就也 李
新濟先生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蒼蒼莽莽一往之勢觀海莫測其淵當代古文手不得
不推為第一耳 楊子齊
騰名冠俗揚采絕羣正便百折千迴舒卷各極其致非山川間氣所生何能

有此正考 張旭之草書公孫大娘之舞變幻縱橫灑脫頓挫每讀此等文動嘆子瞻無
奇 陳其年

擬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謝表 康定元年

哲王勤遠特予專圖之司聖主勵精不忘一隅之慮有其人者易其備故士多
而國以寧緯夫武者經夫文故相難而將不易俯躬無地申命自天 臣仲淹上
言竊惟衣裳所會皇圖有不率之邦孤矢以威帝載有未歸之俗是雖雖存乎
決勝而效必取於用人虞闕四門咨衆岳以亮于采周咸二輔重分陝以大其
顧思方叔之猷美吉甫之德裴度臨蔡乘鉞而功乃成鄧禹能文繼戎而外始
定元勳推轂國老受辱如濟川之有舟若幽堂之得燭迨作牧之權不重則簡
在之命亦輕分虎出守猶以塞被蒙譏持斧撫民不免惹草作謗卒未有委諸
葛於錦江拔呂蒙於行陣使之自圖方略坐鎮名城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任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在正夾輔惟賢量出於兼容并包志勤乎參天貳地受我水之巨石用若登
天去際日之浮雲視同寒庭宜麻殿上使車入闕謂元吳暴興西陲騰起雖有
流唐漂虞之志而遐方有所未來雖有戡戈柳公之心而內地猶有所未服願
我錫士莫如延州廬偏安地乎固精兵處也有事則急而事過即已豈內庭用
人之意所以結其死綬之謀守無不周後職無不威固國家養士之隆所以食
其保障之力爰是命臣分應以討俾臣固爾求寧豈是卻殺握籌取其悅禮抑
復祭遵在漢急於用儒幸犀節之既持敢曰亂繩不理且牙璋之已建寧容橫
草無功必使遠臣無尸祿之嫌庶幾聖主有賢臣之頌 臣仲淹謹深報淺恩大
才微受臣嬰衝出於非常之望加臣階級莫知所至之由慮先驚駭首填溝壑
伏願用人無二宥過不疑懼取中山之功而猶樂羊之心則老臣不求先容之
可念畏無曾參之德而致投杼之憎則朝廷遙制外官之可悲惟十二有州咨
十有二牧以五百里甸暨五百里綏庶負固之倫嚴街授首而冠帶之國玉帛

朝宗矣

心與雲開裂隨風舉王路有其麗藻而無其清標蘇歐有其飄逸而無其蒼厚此道中領袖舍此安歸出子常

有聲有韻有色有態似陸宣公奏議又似蘇學士表啓場中得此譽爲白眉

信非偶耳房考李翔南先生

擬唐宋表而以近體行之縱雖續續如唐人作齊梁書不無起人指摘處

豈啻以古文手作稱頌體曲折排宕古氣蒼然所謂使事而不爲事使微眉

由其謹與伯仲真宋表中楷模之作也編存部

駢麗之體寫得如許生動真足掩映一時宜楊子常先生擊節此文不置

其年

乞修築楊橋啓

蓋聞促障千尋須留鳥道長河萬里亦有石門矧夫呂母張侯巨飛虹之妙勢

自課堂集

文集

四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赤蘭白虎掩浮渭之能聲者乎武鄉土河聚楊橋者蔽日金峰廻谿地絡有圯

受履則如砥長歌失約閉塗則東馬言返洵四區之都會而東山之濟津也正

德五年知縣呼公庠村勸衆合巧工程絲是馳騁蠅龍念三時之保障徘徊

齒類半月之乘空不期地有驚崩流多泛濫市欄沒辭高鳥過而銜衣斷鎖斜

梁香步留而怯堰某君劍捕吞蛟情悲折柱指困中之粟蒼霧隱之橋猶恐水

漲桃花不歸瀉瀉是以身窮馬嶺別引涂溝然鵝眼之資既奢則卿雲之惠彌

急意尋餘燭心艷殘存達官貴人分東閣西園之費素封燕士捐僊華丹穴之

資從此修路通輶少壯翠微之色連阡歷陌都知啓閉之時特爲從史若此

轉折類歐蘇四六故文勢奇動無填劑之累牧齋先生

結響鏗然不遜齊梁諸子當於駢麗中審其韻度張爾公

是齊梁四六體不是初唐四六體辨 陳其年

人才策

愚觀天下無事則人才覆露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摩勵人材重於泰山非其

異也王人居廣廈細旃之闥南金北甌充于府庫燕歌趙舞紛紜後庭出建翠

華之旗隨乘流珠之馬材官騶發惟所指麾公卿大臣屏氣汗息惟恐得罪遠

竄小臣賤品復不敢越俎于其間士雖有儀張之口范蔡之辯復何所用邪及

其有變武夫執綽之子削削軍儲以事達官貴人兵驕禍助所至輒靡欲一旦

收治安之効捷如風雨則養育人材安得不如秦山之重哉今陛下破格用人

備知民間疾苦近又下罪己之詔減膳撤樂歌詠耆老皆扶犁感勵願少存喘

息以觀大化之成即小有未安正殷憂啓聖之日而非以爲外患之足憂雖然

執事發策急以人才問而思所以學習之愚雖經生聞於大義敢不據所見聞

以陳之乎伏惟問曰人有才猶水能潤火能熱也汨汨陳光潤與熱能幾必候

到坎盈然後烹調五味滋潤百物水火不習尚不能有功於人而況才乎夫天

下之物各有完虧完虧之候各有生熟天不能冬溫而夏肅地不能水上而火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三歲之童不能持走其勢然也故見岐路而悲觀素絲而泣良以習俗移人

賢者不免而要以習之中善惡各別也問曰明試法祖唐虞試之將以習之也

書曰學古入官惟九載考績任之既久故君子得以有所著見而小人不故爲

非不學而入官猶未操刀而使割也問曰武侯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意學故

所以習歟夫學非靜則無以致遠才非學則不足與觀理是猶朋從而擬面壁

而立其能有所通乎問曰三代莫盛于成周至今讀王制大司徒諸篇所以習

之者抑何備歟自學廢士始習以官倉人庫人其小也周禮以鄉三物而教之

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簡其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又上造士之賢于上

而命之大司馬復試之以賢然後官之且立東膠西序之名故涉見淺聞者退

而一時人才之盛如此倉人庫人此學之廢與問曰漢公卿缺則補以良二千

石守令辟選多自掾吏功曹試考人才之盛莫如孝武孝宣之世孝武時文學

則有公孫弘董仲舒應對則有嚴助朱買臣奉使則有張敖蘇武籌算則有桑

弘羊篤行則有石慶石建將帥則有衛青霍去病質樸則有卜式審律則有李延年孝宣時文學則有蕭望之尹更始將相則有趙充國鄧吉璡相于定國治民則有黃霸與遂王治韓延壽張敞嚴延年之徒非其習之素何其備員耶問曰唐臣建議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諫給舍非以其習歟此又用人之格言而累世之龜鑑也使實奉行之其可久也問曰天下之大非一流之業釣射蓬輪道可相通儒者而器別朝歌書生而功成采石即國朝憲忠定以中秘起楊文貞以客理起李文達以銓曹起諸文毅略彰文獻時皆以詞林起然其謀事斷疑救時達變績勳汗青抑又何歟帝所以習之學者素與國初定制原以三途並取故一時人才各擅所長宋羅一代文章之宗他如知府况鍾輩皆起於不次今聖明勵思贊輔枚卜之隆布羅中外宏文之貴移諸卓犖革事例銀馬之舊復成周辟雍之規周到之仁湯潘葛黃邇邇游原遐邇游泳然愚以為救時之策莫如久任久任則與事相習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扞格難操之慮若其不能從而黜之可也苟能之矣即做古增秩之例以勵其餘愚竊見當今之人材惟推官縣令猶有考選一途有所明而砥節至於司道郡守望卿寺翰林終無可至之日況於尚書侍郎乎且尚書侍郎卿寺翰林既已不習外務而使之分任國家之事雖賢者不乏而準為成例則幾何而不至於扞格難操也哉倘陛下煥然與天下更始必使之內外互遷則陳湛之臣喜其有功名之路而內之大臣不得居積重之勢如此而曰天下無才天下豈真無才邪

吞九瀋於筆海抗五嶽於辭峰捫虱而談當世之務皆有以中其體魄真古

文之極筆 主考袁嘉山先生

辭必窮力而追新情必極貌以寫物人間餘習一字不肯犯其筆端今世之

昌黎也 楊子常

議論精切其透處直翻眉山矣

條對詳晰復有古光堅響此西漢晁賈體也 陳其年

水草巷乞油疏

丙午冬余過株陵循覽故墟至水草巷萬竹隱蔽如窮野蕨落蕪穽編蓬旁達於河引其水可以浸注污塗佳蔬雜植不勞而具三時恒蔚然去城僅里許而人跡罕至車馬之聲不接於耳余喜其類隱者之所居從而息焉其僧木槩不尙冥寂好為紀綱純朴之言纖悉曲折為人譬說而毫不以怠噫是巷也既無列剎場基之侈低居而僻處其徒又能砥肅克順以修其教於是必期之以目而後聽者始來觀者始聚擬於十月之望告環生土長之人縱來之而聞其說白觀齒以至童子凡有至者咸叩其解磨揉答問終日不倦雖浮屠之術儒者所不道乃樂從文史其志亦有不可沒者然而一油之微苟為不吝則無以克下厨和滋味故必以求施於衆力夫事有所因其用乃彰使此巷處桃葉青溪之間烏衣冶城之側則人物輻輳不謀而合亦無俟勸之而後施今世之人不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孤處或聞予之旨而樂為施焉若有油然其自得動然其不能自己者雖藉勸於微是兩得也况智而傑者操之自我誠不以是亦何藉於余言哉

極似魯南豐墨池記短峭甚更蕩漾甚 陳其年

浮屠耳風沸之而瀾亦自如綺 李其川

回環作致小卷得此可傳矣 錢長登

題最小而文中不尙冥寂好為紀綱純樸之言等處最有關係侯朝宗論文謂於人所忽處必動色敷陳此之謂也 程世英手一

東田建三官殿疏

予本性愛丘山自流氣入范陽天地否閉即去城五十里結茅東田東田丹崖峭絕能使行者頓嶺息心雖無飛泉松檜金刹之所棲處然多古君子時時馳騁古今辭條理舉亦一樂也其居仁慕義無間親疎遠邇歲時餽問常不絕以故予即輕去其鄉而亦樂與之相安焉近復同文章之士楊搢上下每苦梵宇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純乎史記非復落八大家圈套矣以爲此題此體尤難之也。一句結極古

極老意又極遠味又極長

題甚小議論甚闊博募疏之別體也 張爾公

募疏文開寫淡寫極得體未數行頓筆盤空奇絕 陳其年

募修觀音堂疏

今夫以虛言而取信以一人而欲天下之財往往其耳目所及者輒皆符其所願何浮屠之募修獨易哉然予鄉之觀音堂衆矣謂大士之於人也更事慈愛耳故隨其所至不無誠信乃大士之靈智同其爲堂之豐儉大小不能聽其齊豈關乎爲文之人及募修之人其行於己與得於人者各因其分而止耶惟邑南山之麓負山臨水曲有才致結構因諸衆力至於缺則補之則予仲叔必自期於成客歲秋雨泛濫以致丹牆飛棟兀兀然於箕星玄冥之下無復向時幽秀矣邑人於是蹙額而請曰施言之功等於喜捨惟公之言乞書厥端嗚呼人

世之所樂輸者有二其一欲尙冥寂希後效焉則輸其一欲時登眺博明高焉則亦輸他不具論往者流寇作難士大夫咸嬰禍患而余叔至挾室家入狼虎之鄉而安堵以歸何以無踴躍乎夫大士不因人之好施而後行其悲愛彼世之人因敬生捨因捨得全雖以日積之微亦可以乘乎至盛之理況達官素封分寶鏹而出之者哉異時屹嶺以成連房周堵俯河流而作摩挲烟柳而迴嵐則又有游入墨士挾馬如龍攜觴潔櫺而至者謂之冥恩可也謂之遊覽可也不然波臣嚙岸客歲水溢可爲大患雖更起而張之吾知其同於聚沙耳曾不若所至之區即有誠信也忍乎哉

行文舒縮合度凡其意之所到筆即隨之惟東坡有此 錢牧齋先生

游戲之文字瞻小品 陳其年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袁子重其將訪予南徐無舟至昆陵即詣樓閣邵村舟同行與方初未識也二

方聞袁子來既相得其離遂置酒泥飲窮昏旦不絕名爲一詩贈之搜擇篋中

無筵即取同舟人楊子亦昭筵書之其上以貽袁子同舟人相視大笑袁子傳

予紀其故其在道路似加密焉

段落數折入他人手不知作多少襯貼此則峻削骨立一字一轉而神情眉

宇飛舞紙上更有他人千言萬語不到處洋洋灑灑大文字之法即藏其中

苦心而

人奇事奇文更奇竹數尺而有萬丈之勢傳矣 陳其年

雷平母馮孺人節孝紀後

有是母有是子然有是子乃知有是母使馮孺人不以醜醜奉姑六籍訓子佐夫勤恤民隱絕繁縟之資子遠儉盡心千楨縱筆總筆獎之節無沈辭清藻以發揚其芳烈則其事不足以傳古云一人之精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平母修理誠高非得天下才名之誦揚義無窮亦安能爲中相之宗哉

絕似班孟堅漢書朱紫雲先生

文僅百字如挽強拘鐵遒勁非常紀駿子

如畫影騰空神劍在匣時作龍虎之聲使人不敢逼視在短文字中此是第
一等必傳無疑陳其年

維揚合畫跋

古之畫者顧陸張吳不必盡同豈一畫而必數人合轍哉況臨瀛湖滄枯槎稿
本盤車棧路漁市風亭之間皆參差以取勢損益變化乃盡其能今龍標丘君
佛仙御道人山樵共作一畫隱其姓名又未指某山某水某宮室人物某橋某
舟某林木爲侍御與道人山樵之筆也及予視之清絕雄放精靈之氣杳之飄
色悉聚指下雖予亦不知其同也異也然視之既窮其意各別始信是畫去其
形似存其骨氣勝思運斤其同之而未嘗不異也要之此三人者眞人傑哉

嘗見黃倪合作於吳中友人之家各具妙義不相下而實相成但有不得於

目誤堂集

五十五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時之意見緒墨間讀此想見此畫之妙龍標曾向余索題者再而偏阻不得
相示惜哉方蘭閣

先生短文臨霞發秀益加精妙子厚送李渭獨孤申叔等篇非不短俾觀此
未免氣促耳陳其年

焦山古鼎詩跋

嘗考唐元和中進士劉帥服校書郎侯喜與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爲石鼎聯句
生勁奇險辭旨幽渺南陽韓愈爲叙其事文情激宕得其情狀後世文章之士
無所學焉而至獨新城王氏之盛甲於天下鈐部西嶺公儀部貽上公詩人之
冠冕於今亡比嘗遊焦山觀所爲古鼎者雕鵠刻篆龍文九光各爲一詩紀之
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爲文明本末徵與廢多骨鯁慷慨之音期爲有所
省以垂萬世又縮格爲圓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
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釋字七十八闕

字七疑字八仙字二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圖不

必登雙峰三詔之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其指掌中矣吾不知石鼎之在
當時有刻篆否能釋其音義否其淺深大小長短爲圖與否而愈之文與師服
侯喜彌明之聯句皆不及焉其兩公之詩論古垂烈則有識者皆得而見之又
母問也至於余文雖不必與退文較軒輊分優劣讀兩公之詩不可不有以叙
之以貞諸石

段落分明而前後關鍵縹緲貫合步步有法老到之極方蘭正

口齒歷歷如數家珍凡作家之文須觀其神氣之間疎密合度自有一段不
可及處方石

離奇駁雜先生所長最喜其神理豁淡不易捫摸也陳其年

周元恭詩跋

今時士大夫喜著詩詩復喜多其初放言遺辭不自擇其美惡故以多勝若反

目誤堂集

五十六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印

以多敗而無孤往獨立之槩焉安在其能詩也夫搜貌吞鵲裂犀一日可盡五
百里鵬翼如垂天之雲故縱所之負青天苟不能食鵲犀而責其五百里無垂
天之翼而望其絕雲氣負蒼天吾知其難矣以余觀於周子元恭之詩雖不甚
多泓渟蕭瑟歷落可喜有孤往獨立之槩焉蓋元恭之志無取於多而多之累
已去多之累去而少者乃以天存嗟呼如元恭者又安可量哉

深於詩者方知少之妙善於序詩者方能言少之妙今作詩者多而能自少
者鮮矣中間奇峰忽吐如展樓海市眩人心目然細按之不過二三行耳此
先生之善用少也作詩者不當作如是觀乎陳其年

寥寥數語中奇情橫肆陸離光怪令人不可逼視雖昌黎雜作四首中直無
分辦却妙在借詩少立說尤以金鍼示人要知時下大部題本稿覆說何益

孫介夫

瘞鶴銘跋

焦山碑以有銘書法道利能自振然所謂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人皆無時代姓名可考或曰謂自顧述翁如聖教序集右軍字耳夫述翁非藏名者何從得右軍筆而跡其所爲乎或曰爲陶貞白貞白隱於良常以華陽度之或其是耶且華陽在潤州境內與焦山非相絕當其往來高峰峻阻之間得意疾書姑隱其名使後人推索得之亦猶郭景純以爪髮理石鍾山欲以藏諸名山耳考貞白昔慕靈跡願以名心爲累陸敬游十寶當九錫其文輒稱引金經鶴銘疑屬好事得無類是歟今觀其字清勁有法孤雲新月當在虞褚諸公之上其爲貞白益信矣銘石崩于潮汝其損本唐宋之時尙全卽歐公僅得六十餘字後此者能觀其形勢哉予倖南徐尋近代殘本亦不可得辛丑秋計述客以五煙堂帖相示乃見此銘從初相全本微而刻之而神情近似余因歎鶴銘之在今日名存實亡況江間洲渚人煙滅後躡山而望荒寒在目又誰從山中窮此勝跡乃垂金屈玉已屬烏有耶因損祿秩鐫石與後世共寶之庶巧之在人者天下得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廢之也哉
原銘怪石峻嶒大於半間屋其陽砥平四方如席字彙繁成行縱橫正等今易之兩兩相比者從海繼繼本笈笥可以取觀爲石十有三橫五丈有奇經始于辛丑陽月至壬寅上巳畢工謀置海雲堂兩廡與衆賞之贊于茲舉者吳人潘生陸計生僑
鐘鼎文也與銘相稱
焦山雖奇癡鶴銘字蒼古有法尤山中之第一奇觀崑崙補刻海雲堂內既不沒古人之用心而山靈實藉以生色矣行文有斷有鑿有源有流自是作家之文 嚴敬齋先生
事奇文更奇先生爲潤州王阮亭先生爲揚州兩先生皆搜剔古人殘碑斷碣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傳之千古當深人流想矣 附 凡年
元人手卷跋

問由火見學書而不得古人之跡雖資性踰人無以著其揚波騰氣之勢昔羲之初習衛夫人書怡悅以爲獨步迨渡江北遊然後見李斯曹喜鍾繇梁鵠蔡邕諸書又見張華嶽碑於從兄洽所始信習衛夫人書膠柱乖刺耳今電發所蓄元人書法甚富幾四百年矣其張婉峻各盡其能非人世所有置之几案間正如斷雲連鸞神彩爲工夫世之毫翰特起委棄於荊棘者何限電發研思不已黑屏皂袖則雖觀石尙有益於金玉況寶此英異之筆乎

昌黎雜說簡折爲勝以取姿耳若直叙中韓騰奇矯復有不得不止之勢雖增一字不可此道固當推公獨步 附 其年
不數百言而曲折無盡有岑歸江海之勢 方 樓閣先生

王端士七言絕句詩跋

世謂律難於古絕句又難於律夫絕句之爲辭也簡其勳思齊章固不難於古與律也然古之爲體汪洋瀟灑足以恣其俊烈律言稍充利華瞻工屬偶意思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芊眠於以學甲幽蔚變幻百出律之去古亦尙有間哉至絕句則迫於易盡儻蕩之材不能驅束而情致判落又若索莫弗能爲之振振非古與律之所可擬也若端士之於詩易矣於七言絕尤易矣凡京江廣陵之所紀無非七言絕句其聲摩空星稠結合豈其有異於人哉精思不勞而淵廣根於性情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斯出之不竭矣

忽起忽伏忽興忽闕務極天然絕無牽合支離之態東坡所云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惟斯文有之 附 亦市

天矯百轉顧盼倖如若蛇龍震撼風雨卒臨不能窺其所向 韓式聖

短小精悍文中郭解 陳其年

四氏贊 四氏俱具定人死於法職之難容誠百一之佳作也

程崑崙曰余平生喜節俠然以世俗人不談或有人余或不知焉灰林魏氏年十四于歸始三朝見賊如急恐不得死端表移景恒直噤不可異哉賊恨狡女

深慮以全饒德淑然明節矣

趙氏義聲肝心斷傷然昔人謂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人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聞今賊中衣冠者時時不絕氏獨氣剛不挫以死其何烈也倘所謂俗風不能移者耶

嘗讀傳見史母程夫人將其家下峽江以藥金腰纏之兵暴至與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均死死以全史兒嫗見身死爲吾出腹中金告兒速走遂死兒逃余竊嘆當死時不以驚悸未定次第出其兒誠烈矣顧高氏雖此焉身既臨賊始倉皇決變全母與夫兒三人命後乃抗顏處死不退哉身死數日時沙撲面草聚髮間椒樹無人風煙俱息幽魂當此可哀也已

梁氏梁家莊人也爲梁家生氣矣古人愛一草木尚生歌咏梁氏死義如何乎然安謂非與高氏激發而爲此者乎語曰中道性成豈不信耶

高古真古文

自課堂集

文集

五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離奇錯落極其變化得龍門傳贊之髓

錢牧齋先生

數言耳波瀾萬狀余曾見豫章傳平叔陳烈婦傳極相似

陳其年

祭城隍文

問者以天地積陰寒雪翻紛將恐利於薶麥厥爲民害智窮慮盡謂耕耨怠無以賑養孤弱備素盛明其靈蓋報寒乎神明明神不享重以凌漸結氣上下體醴咸一色雖沈谷沒弗克稍斷惟予閱閱是懼披謁至誠以昭布乎元神庶幾協氣橫流白日出位晴和景明三光爲之盼矚不敢忘神之祀承事有常

古氣斑斕絕非常調高於韓柳一等。讀此作真如向桃源避秦人間漢魏以前有非今世所知者豈特准鼎餘丹頓使雞犬脫却塵骨乎

宋射陂

森然古竊直是周以上不論秦漢矣覽黃召杜愛民之意雖同恐無此文采

耳

似謠似庚語似易林似農家書

陳其年

成甫吳公墓誌銘

康熙元載壬寅初夏友人進士吳君至銅鞮二千里外至相與握手道故語未及終輒悽愴泣下乞爲厥祖銘其所以名久存者曰嗟胡不悲吾先祖懷奇任直未得志於時爲世間人今一旦考終於正寢君與吾同里同交深知吾祖甚悉非君不能銘吾祖吾祖非君之銘不足以取信於人嗚呼予別公未幾而銘公也能不痛哉公諱翰字成甫沁州徐村人年少讀書務博通大義肆志不訓於富貴雖伏處巖穴布衣之士然好施予視里中喪祭婚娶富者以禮窮乏以貸之伯兄棟家貧惟仰食於公賴公以火竟殯葬其死歲當大祲窮黎道殣公自縮八口出粟哺耆孺人之急如己身豈復有所期要耶公性自送進士君已貴不盛車騎務導從春秋佳日即杖履召諸故老安步阡陌之間彈琴賦詩調笑談諧每泥飲至於忘歸或進士君偶至諸故老欲引避而作亦俯首促促公必令鉤席榻俱竭其歡乃罷志愈恭氣愈下未嘗一日而有自矜之色乃公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處家庭則待其子若孫肅如朝典故公有六子十一孫皆早自豫教經書傳記率循理警說其子若孫習爲文章者悉有名於時家孫璵己亥以弱冠舉高第負氣節富貴辭必有光大先緒者公既以忻忻於前且復無所憾於後矣公娶于郝某女嘗健事翁姑能佐公以孝聞以順治辛丑二月二日先公一年卒距生明萬曆丁亥十二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五公生於萬曆戊子六月五日卒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八日少室中一歲而得年適同子六人同出道黃先公九年卒娶某女道默廩生娶某女爲進士君璵父道釐增廣生娶某女繼某女道繼早卒娶某女道著廩生娶某女道凝廩生娶某女孫男十一人長即璵也娶某女璵聘某女璵聘某女道默出瑛娶某女繼某女道黃出璵娶某女璵璵未聘道著出璵聘某女璵璵未聘道凝出孫女爲道黃出者三一適諸生劉青藜一適諸生霍文龍俱先卒一適襄垣諸生魏三卿道默出者三一適某一適某一未字道釐出者三一適某一未字道繼出者一許某道著出者一未字凡

十一人曾孫女一人換出許某子將以某歲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陽瑣時守遠於家暴跡以揚其祖可謂知所本矣予因系之銘曰

奕奕吳氏遠裔繁歷世滋大恩紀華軒所由勃興孝義直方既安其居以篤不忘厥胤維則閨人匪休秉德合度乃貽孫謀諸孫翼方維維長率祖攸行聲號直上乞言納石爰暴生平無有議怨尤茲德程演而肆之永固不刊後世迭與幽宅其安

節舉大猷而吳公品行宛然在目陸士衡曰銘貴博約而溫潤此其是矣

西山

爲生平故舊志墓不妄許一字酷似昌黎之銘東野 同錄三

每愛讀王介甫諸墓誌銘此八家中別調亦千古來絕調也正似先生此種

文 陳其年

某公配烈婦某氏合墓誌銘

自謙堂集 文集

六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晉有君子曰某小學時以伯兄爲師伯兄已貴公方束髮從伯兄立則端服整足伯兄命之坐然後坐俯首低肘持恭敬自衛年三十以爲常與人交不臨高而爲高故公始發爲文章志靜思深務衷於道誠與不識聞其名者皆曰君子君子嗚呼今世爲貴人子弟即不窮雕繪美綺騎引醇饌肥亦以修藝自矜釜鼓易滿耳焉有盈而不溢者哉公雖居貴家至貧食糲委巷治壁中一經業其精嘗著尚書解義四卷早年廩學宮屢試輒屈諸生其下諸生亦人人自廢崇禎十七年流賊李自成寇晉蓋索金錢公挾伯兄遠遁賊追躡者幾百人張軍破伍從者星散無不見賊惜勇公大語曰事莫傷於猶豫災莫重於狐疑今叢林在前峻谷在後短兵強弩進退無據惟有死爾耳公善決拾斃數人乃引而去於是畢入平河隆德之墟登山臨水備險阻未嘗以時命自尤意氣之不衰如此賊鋒少劣手梓賊渠而報之棄其身饒諸狗鼠援犛偉哉烈也語曰通乎道者不可驚以怪信然哉逾三載某月日卒年三十六曾祖某官大父某

官父某初配某氏早卒繼配婦某氏伯兄隱居深山時米鹽薪爨往往告匱羈陵醉尉不無殊跡烈婦同爨事兄嫂益謹無有間言聞公之喪悲涕不能自止

曰天乎嫁其人而不從其死背理害道箴倫縱觀顏復比爲人其何以自對乎趨至其門從餘傍顧見縋幃卽哭失聲以絕既蘇家人勸之百端終不然否一語後五日亭午寒風裂飢孤館虛明烈婦憂來煎迫以頭擊地者數泣盡繼之以血遂繼死年二十有五噫舍生於吞氣之人決命於俄頃之際從來冠帶

之倫矯語平時自稱爲賢當其變也化筌變芽是何不如不讀書之女子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設伯兄將以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側而烈婦爲補伯兄屬予志

予曰文繁云富公執筆海涵地負固然有干青雲之志可以達矣而不達追躡崇宏時決狐疑定死生自以爲長棄溝壑矣而不死患難既平僞賊授首卽茹

薇被福以至胡君可也身歿名存豈富貴可敵哉烈婦守貞不離髮露肝傷形如腸臘後期一死亦婦之常魂亡舟折何其速也火不焚影一夫一婦同歸泉

路聲施天壤嗟呼悲哉是爲銘銘曰

彼有君子之稱而死不奇乃婦人從一以終而名不可移嗚呼此一朝之事而千古以爲悲後之良史耶其將探爲

情惻音哀墓寫曲盡 張爾公

先以此文前幅似史記中幅似後漢書而議論過之 同前拜識

奇處似昌黎樊宗師銘 陳其年

代魏克正墓誌銘

魏克正世居武鄉美類眉似儼負喜氣善爲人笑事無不中嘗慕魯仲連之爲人願不欲鉤棘章句務泛濫無所然而自孤其智能尤善規矩肅東帛斛米

皆經區畫雖處布衣冠門外車馬聯延不絕與大司馬震發魏公及予爲教友予兩人凡有所興作則必與克正謀克正嘗爲予兩人新池隄美橋梁與彌結廟偶一不繼卽倒彼案中所有以期於成而又能量其出入之數以相準故事

無不治甲申歲流賊李自成犯予鄉予避難後環堵蕭然克正出多金濟予當是時追念昔者緩急婚宦相扶持承隨仰沫相晏樂無不約同河山至此觴問皆絕管嘆歌魚之士已散克正攻獨引手任恤又戒其屬人知此豈操觚之士懷璧盜名者所可及哉南山僧脫凡幾百人克正指囷中粟數十石供其盤飧曾無留意外節已衰而慷慨如昔予於是悲其時雖邁而志彌迅也一日忽輟食臥床席間不起湯熨鍼石酒醪無不到愈附治之亡効予往問之未嘗不酒然異容雨涕泣下也克正且屬余無忘墓文爲不朽予固已心許之克正諱四端生萬曆五年二月初四日卒順治某年某月日祖諱璉貢士父諱禮賢妻李氏李科女能遊泮訓克正嫠妻甚多而逮下無青色第三傑姪足徵皆茂才應徵武生側室三人姚氏張氏武氏子二人長起徵守備早卒娶郭申女至今在能却百鎰次桂徵娶生員李廷森女孫男一人上遊吳趙欽女曾孫一人曰靈鳳銘曰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三

山
今
印

急者濟之以其時無者通之以其財苟不知治生與擇人亦安能施之以各當哉嗟嗟魂兮招之而孰知其來

重在貨金一節慨當以慷淋漓瀟志如韓文公作柳子厚志銘用以柳易播一事盡情絢染振蕩文情遂覺近篇豪邁大家得意之作

寫克正之爲人皆在文游古處慷慨任俠上極其盛衰之感悲涼之態使人讀之惻惻心動真妙筆也

太史公伯夷列傳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合爲一文例其跳擻乃耐

上擬而至鯨背服官而至台司天屬而至五世在古矜憫而況於今乎不然或終老牖下而易簪之時不免纒縮呻吟而後物故亦生人之大齊也王父有前三者而又從容以去於戲是所謂度行積思而幾於道者耶然功名雖已見於天下跡其居平實自爲誌不欲以金玉易譏述惟少卽望孫康莊博一第光大

先緒今卽厄塞不得伸奈何令王父治行寂寞乎且孫莊毀而扶杖不獲抽軒
邇之辭累二十日而僅得其一毛又安能不令王父治行寂寞乎按程氏出自
洛陽遠祖諱敏當高帝時自版武鄉遂居信義爲信義人九傳而生通議大夫
諱繼孔府君繼孔府君生通議大夫諱視箴府君王父考也仁德隱約皆得工
部左侍郎如予王父官王父諱啟南字開之號鳳菴博學工文辭天拔自然明
萬曆庚子蒸髦士獻書太原學使者陳公所學預使縣次給食館王父三立書
院已微黥惟王父文通經書古擢義領經元與金臺趙維寰武林葛寅亮聲稱
振天下語具從信錄中辛丑成進士馮公琦發策所甄士而本房吳公宗達張
公至發先後登鼎鉉王父與文公在茲其文又冠絕時人壬寅起家襄陽府司
理山南索慄俾喜爭小不戢輒爲大訐王父釋於庶頑不忍究法所推鞠亦固
不直人意郡有婢盜金走而要殺於路者購求民間見手帕灰官以爲民間殺
婢罪抵死理者十輩來皆言民間殺婢罪固當王父蹶然起曰叱嗟安有灰而

自誤堂集
文集

六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辨其爲首帕亦安有首帕灰而辨其爲被傳之婢乎乃微使人緝諸路得一人王父指之曰此殺人者追其金金具在衆亦不知其竟以何術得殺人者民間之罪孽之語具別集中直指使按部諸干禁黠吏姦民不公數十事下司理司理日拜謁罷敝當驗問不得驗問一日皆捕繫至王父適自烏臺出吏料其不能卽決曰捕繫者若何王父卽肩輿上繫令背經緯之深瑕淺穢務盡其曲折數十事人姓名無一人忘失者呂堰驛界過客飛文負勢不盡執繫驛常私其朱蠶朱蠶更不給王父使一指揮按驗之得票使爲傳誣害馬逢息癸卯分校楚材得周子訓傅子伊李子世高劉子襄邢子懋勳張子堯熙彭子健侯丙午當滇比士復聘王父得莊子自正甯子恒張子法孔周子良材陳子爰譔曹之宗載吳子天民諸門下生三以天曹掌選而法孔以貞素尤著名於世王父凡七薦於西臺治臣黃公撫臣張公上封事最其能己酉更推選吏部會收稅太監監鑿無厭王父砥廉節不能中其欲未得請山南人軫慨高風事不就立廟

崑山上與羊叔子同祀可謂隆施支久已庚戌吏部尚書孫丕陽請擢賢能深
俸官員擢王父兵部武選司主事王父疏陳三可慮其略曰臣聞勾踐謀國避
及怒蛙秦穆投醪虎臣奮命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而兵不雄於天下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有今京操之法斷役豪奢皆斷其中按籍而呼則豎髮語
難徵發市罷則連幕幾空一可慮也號騎龍驤非中官子弟則臺省之私人是
以爪牙爲執務之地而威稜無以懾於方國二可慮也輕軀傾命之人飛將不
候捕賊既入則補官除罪計無不遂此天下智桀之士所爲寒心而國家異時
必有難免之禍三可慮也伏祈聖訓日濫屏私人簡將帥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既奏上大悅遂升加陞郎中管理清黃凡世爵武衛應具官即日得官不慮具
官終難增以利大臣居其間亦不得招權擬金錢王父修親身不勝衣冲夷奮
爲仁勇重爲輔臣葉公問高李公廷機樞臣王公象乾所引重往例清黃事竣
增秩至大參王父力辭不受言臣爲天下除倖實臣不亦當以顯級呈身神廟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於國中曰貪棼之倚法者以其重兌故也今與有司約凡解戶至使人自爲兌
不得令左右把揭苟非庫貯即急倉口以藉手於人解戶可即日歸至京邊錢
糧吾有以熟慮之也解戶亦自兌畢率百兩爲錠取其一榜曰樣銀吾先寄而
入之主者俟解戶至視輕重銖兩因差趨駭收是吾令行於國中而交關於主
者也此便在齊無抗弊固甚善久之而民益利解戶多奇羨恐中乾密注其數
移有司有猾吏侵牟不自慮知覺乃有司已得文取吏掠答數十吏恐以頭觸
地謝死自是不敢相縱引爲奸而民省漏卮矣東疆弗靖曾重加齊人稅以給
客兵事已客兵去歲溢銀三十六萬兩前兩臺居藩者以爲役財供奔走得自
取之會鄒滕之問自莒妖人徐鴻儒集群不逞至數十萬人奮棘矜而下者十
餘城勢至燎原齊兵益屬橫獵無陶掠藉口需糧饑已而報盡又闕去王父曰
是三十六萬兩可用也而臺心難之而口不忍發又知王父清執不可回乃命
歷城令吳公阿衡招約白挺十萬椎牛釀酒犒角徒徻以趨敵不用國家半銖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中家妖反天不祥於斯見之矣乃尚有進玉璽賦鳳儀者以便偏指非臣所望也臣愚以為衆正立即朝之祥華枉至即國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於廷麒麟在囿臣猶以為無因而至而敢爲回面汗行不思變轍者乎臣愚非徒抱寂寥之志有不求聞達之誠也臣實不欲同罷黜爲羣與沮沒臣知此言出必與忠賢有卻將枉王度制刃臣然臣奮然有不顧死亡之心願盡拳拳伏乞陛下信忠賢等耗亂國禍罪應死早加元標等於近膝之上厲賢予祿臣即受敗害固所不辭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虛降下即過意以擢臣同伍之中稍勿程將當放臣還由中幸陛下裁察無使臣頓頤長安終無所益疏上梓中賢意即日斥退當是時天下方爲魏忠賢建生祠樓閣相望使者慶郡國倉廩不臨又從豪貴人相貨貨豪貴人心甚喜願助部國皆大費使者或歸財紀姓名以爲禍福王父滋不平爲文譏貴者居四歲懷宗立事得奸露急收殮魏黨并疏倪文煥等注爲逆案使後世知狼如泉貪如狼爲臣不忠者悉屏戮之而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華等俯臨盤石詔悉起田間以禮折節之已已起陞王父通政司通政使謂王父敢言不耐權黨蔭一子入監讀書世所推賢大臣山石有曹公子汴韓公燧孫公居相魏公雲中王公之榮魏公光緒並王父爲七人吾邑武鄉居其三庚午數折於外武器皆微損聖意以起部冗闕故大司空缺重其人廷議咸奉王父王父素遵軌範不欲暴貴炫耀但受工部左侍郎居半歲餘大司空終亦不補王父身兼任之爲作鎧袖皮兜鍪步居火禽燧象及聖意自度已具足然後聽入補時聽陵數歲勞苦不成木商磚買言楠杉在崇崗絕澗之地園丈者雖竟磚自臨清舟航相接暨悉詣陵所必一錢專直一金徒恃口舌操工期或貨入者延遲待他官以是頗爲常王父呼商賈讓之曰國家待若等獨贏若數言磚木乏絕今山不加童窰不加寒而工累歲懸若手與若期五月不至則若之命懸於金科之下矣商賈皆從既謝務奉法順流陵寢竟告成於是上以爲能加大司空服俸領官如故又詔賜黃金十觔表裏二十端例蔭一子固讓

不受而寺人之徒囑囑復用事矣屬戶工二部以太監張彝憲視事尙書座引而西彝憲引而東諸司既見尙書彝憲居正堂舍不得不揖彝憲出入儀衛甚都右侍郎某氣折每出輒趨而送之彝憲王父曰古者大掛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而彝憲援之奸人吾安所能共事也邇孫曹諸公相繼已去位吾寧漢認繼職豈腐鼠可嚇耶連章求退他都御史缺人吏部以王父名進彝憲職科臣某疏論王父年七十且老當致政然王父素清慎亦不能他所啗說王父杜門不治事陳乞歸里凡十一疏其畧曰當逆黨肆虐之時臣漸死者已數矣陛下不以臣不肖拔臣內史晉臣司城臣即碌碌未有報効然考高祖止給內侍灑掃之役故趙同恭乘袁盎寒心乃陛下無人獨用彝憲監事臣恐忠賢雖誅而忠賢之類尙冀死灰復燃不止差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臣不敢自言愛鼎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今科臣某小人之尤孽孽其間排抵臣年老不足任事臣慮一日不去必加誣劾况臣雅遊已謫彝憲定川急臣臣生平爲氣每欲獨

自課堂集 文集

六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完豈可使見放餘生復就湯鑊疏再入得旨工務殷繁正資坐理覽奏情辭懇切准暫馳驛歸里病痊卽行起用王父雖身不可見每邑中災疫有大緣役使使與兩臺陳乞如邑志所載原糧一石全徵銀八錢三分一厘今如王父議以瘠瘠例止徵五錢一分五厘其章章較著者已冬十二月流賊貫弓之卒百萬一日夜馳二百里以兵襲城西隅有驕色計在必得王父曰我分守此諸君勿亂守部譁則心不固矣城中火起亦不救下自有救之者賊見城上黃蓋起悉引兵前王父聞其來處速發數十砲賊卒死數千人皆燔服莫敢支吾急引去繼輸粟餉曉表城砲臺敵樓遺書督臣張公宗衡郡守焦公裕致大砲二十位城圮又分部築之至今臣西南臨河如却月形者是也沁州浮糧忽累三千餘金民繇是重困敝上急徵如渴思飲吏怙勢持符牒者若羣鳥之酷於是州牧張公三傑綜覈其數請王父與藩君力爭之得免甲申流賊李自成竊起據九鼎便懷宗不終其紀王父膠致繇以孫莊擊夾獲得不死已而李自成

使賊黨身勦爲之獨王父叱之曰在魏黨用事時吾綴羽不仕賊揣我何心豈以吾爲懼死哉賊黨義之置不問王父久城居至是復還信義信義劇傍更立一寨名豐脩中結草亭籬籬多則營窟其間俶而進無遺欲矣所著書有易經宗聖錄集賢錄易時草陰符經解醫學撮要七類也足園文震卷帙浩繁無餘資不能盡顯於世王父寬然長者所過循理譬說爲人師表紀綱絃歌之聲不絕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若魏子枚野左子寅三季子勝其安子賴生家猶子衍洙成薦賢書諸孫附鳳成進士兵燹之後狐兔遊於堂除諸博士墮鍾待問靡然鄉風矣或族中人理生不得其意爲給荊筆殘行子性皆滿意去讀書益不輟推此之志意於未婚者任姪續奏續曾孫一中輩悉爲委禽亦不責其報信義故先世兵大起南城缺門爲作開闢左偏水所崇期也堆石布其渠表其外邱宜文昌又立一閣故城之水折入五簾與柱礎平將堰其里舍別往受之則費民田民不便王父計貲賞所值而自供其稅糧俗曰捨溝不忘本也自此之

旁權店有盜孫憲侵奪數起黜骼不絕於路王父獨上書燕廟以一守備治次舍距兵三百至今不能廢王父雖歷朝甚久家無長物常所奉飯而食者以十數少時所受餽一日盡不盡不歸邑侯黃公憐之從所居市膏腴曰無愁勞鉛槧也王父詳許受以資弟哲南輩故王父少時不會計利事寔益甚惟從叔希灝慮其窘赤仄半自出王父自受勅歸分己財爲置松柏廬舍祠堂田亦如之厥後吾邑先用事大臣雖視成然早卽世惟王父獨存邑中賁平補弊盡王父所獨裁一日王父卽自爲誌其言曰昔宋景文公作治戒訓其子以儉菲皇甫謐周髀之徒咸有遠觀不欲務崇侈予因自爲誌不令我死以文章求諛非我志其言頗涉怪者而己不及生平政績予生以壬戌月辛亥日如其年時如其月予年十七百日習一經曾納涼慈雲寺假寐蠅虻扇觸予面侍者爲拂予面上劉子傑見而異之予笑而不答予喪父喪母喪王父荐遭閔凶九年不得就試俗送形之日則摔盆陰陽家治桃茢急驅遣予亟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乎

受生於桃劫乎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遣之何爲予尙恐不得見父母子勿道傷我心予與弟如玉夜行大澤中迷路視草間有光頃之光觸天有偉丈夫長十丈餘語予此神光也予去之恥與魍魎分榮光亦忽不見庚子家約非予妻高淑人躬簪揚則五種不得精鑿時斛粟方致七斗米箕中水暴發既長踰丈而捷書卽至越歲偕計吏北上止延壽寺丙夜獨就舍比丘心慮予思茗擎一帶往則儼然白叟也假寐朱几上比丘恐驚叟醒輒騰趺厥明復見予不知叟所處以事變恒常謂余上第春官故耳予李南郡郡中人失火燒萬餘家惟徙家室訾不暇舉自太守郡丞以下跡至皆使人救火火愈不得息予聞往向火指畫令其返火卽返所燒空隙處移時亦無火南彰縣井鑿不成諸囚瘴暑陽驕寒輒欲死予視其地穿之未三尺得古井短繩可汲自戎曹遷二東憲副抵里門謁出府君廟往時監司至者黃冠發鯨魚三千石之鐘如其數鏗然響殿上予爲人除拘忌與伯兄秀峰輒安步以往甫叩頭黃冠闕自課堂集

文集

七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然不至而洪鈞亦自嚮者三秀峰兄在旋蟲下驚曰雷師乎爲右轄詣僧宗靈巖寺僧倖懸黎之磬擊軒甸之鼓勝幡十簋三枚迎予山旁口入其寺飲予豈帶作委饘餅菰梁珍異駢羅皆不假咄嗟而辦予頗怪其夙具爲用詰所自僧言數在寐中師命之程公定宜此時來問師何人則六十一年前五臺順寂僧也由是在奉常觸奸不死在冬官以尙書服俸領左丞三代同爵蔭及妻子此亦布衣爲人臣之極也我卽終恨勿請諡世官祭葬留應得之物以還朝廷母聽入鄉賢留非分之榮以予孔廟吾歿後岷山渤海之間魂魄常依於此比於桐鄉焉足矣葬埋之法棺以周身棺三寸槨以周棺松二寸靈輜前具銘旌一書予官爵具帆十書薤露其上芻靈從宏父本等止十六人不須多亦不足用穀練母用熊羆四目使桑門誦經母使俳優揚清哇如俗暖伴衣衾足覆惡器以瓦營兆止勿犯五終吾欲露形脫屣而下度汝等理難爲吾子孫萬勿務華求觀美不聽改之改之是以吾爲真死也汝豈忍以吾爲真死哉爲吾誌日行

年八十二爲崇祿十六年癸未春日祇履反覆作細書不曳杖如三四十歲人眼前卽五世子又孫孫又作人父男女幾四十人兵亂以來散處方隅予多不能識卽識其稍長者爲誌後又七年所王父足跡不入城市超然榮辱之外庚寅十月朔八日忽治具觴族人列子孫其下曰京生云孰易如京孰化如燬謂人生至促也吾生平不用醫藥對汝曹頗無甚憐之色語涉恢奇復就極局妻勝精彩倍張王雖頗怪其語不祥以張王故不慮其他獨時時見空中肅手對戶寂無人適作語已而大笑家人亦有竊厭其青衣角巾立西南隅者蒸汗卽如雨不數復近前是日中歸舍無疾而寢私悲公悼不下億萬人嗚呼痛哉王父生於靖四十四年壬戌十月十一日亥時至順治七年庚寅十月初八日午時享年垂三十三歲元配王母高氏封孀人累贈淑人沁州生員高公文斗女也性不喜飾文綺自飯菽草蔬然事姑極誠滋味醢醢脫解以供客費恒不乏勞苦而中捐生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八月十六日戌時卒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六月二十八日亥時繼配王母張氏累封淑人沁州儒官張公信女也讀書識大義數勸王父罷官休舍嘗曰蓮藕竿時抱印立井上脫有藕並從井以爲潔泉矣生萬曆十七年己丑七月初九日午時卒崇祿四年辛未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子男六人長卽先府君諱嘉績懷宗御極歷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盡心期無刑懷宗褒其惟良折獄詳具縣志國史中不具載初娶李母贈宜人輩昌府經歷李公佳女繼卽先慈魏宜人儒官魏公燦女爲兵部尙書魏公雲中女弟繼趙母封宜人儒官趙公良珍女俱先卒次諱倬續以增廣生掄入太學萬曆癸丑報訃晉諸王邸中娶戶部江西司主事魏公之幹女爲行唐知縣魏公國樸女孫次史公遵女次諱奇績幼拾芹穎脩文地下亦最早俱先王母高淑人所出次諱蘭績增廣生娶沁州生員楊公起龍女繼楊公起龍女次諱卓績舉人娶榆社贈中書舍人李公可緒女爲宛平縣君李公錦製女孫次諱通績舉人娶沁州儒官李公應試女女子二人長適府谷知縣魏

自課堂集 文集

七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慈子增生魏繼緒爲湖廣巡撫魏公光緒弟次適沁州貢生程公守身子生員崔人龍爲沁州府同知崔公梓孫俱係王母張淑人所出孫男八人長卽康莊安慶府同知娶沁州增生劉公光彥女爲黃崗知縣劉公夢周女孫次康年縣丞娶太康知縣魏公令望女刑部先府君出次康世生員娶沁州癸酉舉人劉公光蔚女爲徐州同知劉公夢龍女孫繼省祭李時化女繼魏永康女次康社增廣生娶生員魏啓中女倬續出康爲生員娶江寧知縣杜君來鳳女蘭績出康濟早續出康功康侯適續出俱未聘孫女四人倬續出者一適大司馬魏公震彝子生員魏世泰早卒蘭績出者一早殤早續出者一適續出者一俱未字曾孫五人長正縣丞娶陳生魏開大女次職舉人娶魏連興女卽莊所出次爲則舉人娶生員李光春女康年出次象康祖出未聘曾孫女七人莊出者三長適生員張育葵子張際泰餘未字康年出者一適昌邑知縣魏連岳子生員魏編康祖出者一俱未字支孫二其益聘魏編女其觀未聘正出外孫男一縣

自課堂集 文集

七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孫女二俱幼繼緒出將以辛卯二月十八日營葬王父舊阡起兩王母附焉嗟呼王父清風高節布天下遐邇歸勳而吸惠者至厚贈也今炳一晦千治行冥然人所習聞見者又不敢不稍加論次俾太常議諡史館編載有所得稽考而冀立言君子銘之世有同目必有同心以憐其泣血者矣
力大思精氣長法整真宏文也○有條有理有經有緯罔是料好然纖作榮色之功難矣絕大文字○勁以誌爲結法力大近代未有也
筆勢如生龍活虎無處不變動無字不奇古能使大司空公呼之欲出是行述中從來第一篇文字韓柳歐蘇集中皆無皆不能及 魏收齊先生
似柳州州府君神道表曾南豐先大夫集序叙裁歷然兼寓愴惻文生於情類如此 魏爾公
合龍門平準封禪扶風食貨地理昌黎平淮西南海廟碑盧陵陶阡表而爲一文天雨粟鬼夜哭矣虞山錢牧齋先生云此是行述中從來第一篇文

字韓柳歐蘇皆無皆不能及知言哉

寧州同知寶公行狀

公諱希儒字企善山西武鄉人以順治九年恩拔天下貢士試吏部公考中州同第二十六年四月授寧州同知九月始抵任甫至當事以公才可任署萬安縣詣萬安五日而代者至既歸又移署樂平三辭乃克免值寧州牧無人更以公署之遂不得辭夫萬安故屬虞陵樂平隸鄆陽公所處則豫章地也故例署官皆不越境外獨公兼攝三府之間曾不踰期當是時臺司皆喜公智能以待其事寧州漕運多積滯吏取民榜笞結恭之其令所於秋茶民苦骨肉離不復相任困歎也國賦終不得平公氣仁拊循元元不忍任法然不以廢法而賦亦不廢前牧廉賸久不結仰於公也公計日淺而執慮精推逸取勞不煩自理州有余生負欽賦產且盡身慮無聊前牧不能代解免公委曲陳其家破傷產盡亡以傷卒免其賦歲大比士柴炭供自州常供之外吏輒中飽不足以當徵虎

自謙堂集

七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蹊公按其籍不多與亦不多取而民氣乃復甘泉基自署舍旁官匿其有民無以自託而欲固不可致也公曰水火當與民共之奈何獨幽默以自珍乎卽爲竹籬界之寧人幸其在界外皆得取公清同修水薪米瓜蔬之屬率先償而後取民度其予我過多以所餘者還官聽其自擇而已公有署萬安以及寧州至順治十七年六月計前後止九閱月而事無不集當事羅其才方謂其曠日積久而計公也寧之人方謂克利於民樂我公之盡策公乃起而嘆曰嗟乎吾毛血衰矣豈少微黨任職者而獨勞我也且吾聞之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吾豈若妄庸人衣文繡之衣矜龜組之華旌旄而馳道氣雄志得一不在位則心恒怏怏而浮游於世之溫黓者乎遂乞休終不復顧當事者知其不能奪乃允其歸公性本純和無傲容然羽之害之務訓子姪以禮嘗撫其甥孟生輔陽三爲之娶分其產與子等公以爲愛子孫之計深不若爲子矜利普安於中飭於行施於親黨復求爲可報之德哉以康熙二

年六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三公姓肇自東晉始祖海至四傳而生明登明正

德辛未進士歷官光祿寺正卿明生一桂登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刑科都給事中以大顯於時曾祖熊祖攀桂考秦陝西安化縣知縣先娶魏氏繼程氏安氏俱先公卒又繼魏氏子男二人長方陽廩生次旭陽庠生孫男二人長鳳生庠生次鳳賓公與予共謁選於京師同寢食者三載而旭陽與之俱方陽與予有文字之知余又屬其母黨今自數千里外來請予爲之狀予固宜有言也何敢辭謹狀

敘事簡而爽其操縱處姿態橫生烟雲縹緲真永叔得意筆也
前後就企善辭署引退二事上見其恬靜之思是其本質中間形容其任事處又具作用非史遷不能有此轉掉如意之手筆
文則刻苦意則自然有針線無痕迹諷之絕可愛

鄉介賓儒士悅舜魏公行狀

自謙堂集

七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予幼失恃先君司寇公職宦於朝頗依舅氏悅舜魏公心儀舅氏如見母焉己丑四月辛亥夢公形貌類唐沮然爲離別狀心怪之而不敢言越一日公果暴卒及公卒自遠方弔者輒數百人以公諱至高聞於里黨予乃更管涕不啻失恃也公弟樊彝先生則又嘗師予命狀公行予少習古文詞重以師言不可違狀曰公諱和中字悅舜始祖成甫虞城人元末徙居武鄉曾祖諱玉祖諱國材俱俠駿才食餼爲諸生冠祖病且死時祖母程氏年十七生燦三月耳被髮五十載三旌其閭語具邑乘中燦生五男一女男諱在中持中致中受中受中所謂樊儀先生者是已公當其四女卽先妣魏宜人日讀百家書羸疾寢劇猶訓予兄弟不輟公有以教之故也初公未生母李氏夢月落桂兒詰朝而生其所公修髯偉姿多智鑑少卽不受束籍且其家以仕官鳴於時者益衆若大司馬振彝中丞元白太康令于野實鸞令治岳孝廉星杓縷組輝耀集於一時公上下古今若數一二卒不肯就試捆束聲調嘗曰丈夫富有奇行使千秋萬年後

尸祝不絕公侯將相其量寧能百世何以孤裘而羔袖耶祖母二親相繼遭閔
凶而居廬茹素未嘗見斷有曾閔之所不能加者豈得以公爲狂脫也哉三兄
亦先公卒其所以葬之祔三喪諸姪世封世官世襲世徵爲家塾延其師橫經
講貫學藝不怠國稅歲輸二百餘金盡出其私而不以告世官病乃祝天曰
兄止此血胤寧以吾子當其險卒兩全焉終其身無譴議諸姓盡補邑弟子而
世官文益閉美廢廢乎火攻者衆矣今理生飾行課田問織婚嫁已畢子孫成
行雖三兄而在未必使人人無所怨議於心而公以一人無親疏厚薄之嫌其
與通顯得志於時者比權量力不知誰當雄霸耳公嘗爲從伯某後產至溼也
已而有嗣一旦盡舍以去大司馬既死難需金甚急公貸以數百振人之阨
勝於已私率此類也里中人於是高公諱狗朝廷令甲舉公賓介有司望公深
亦延頸思托焉如流賊嘯聚之時公建北城浮橋綰轂其口又督修砲臺捐造
大砲夜奮白挺立城頭擊賊之細卒首竿於市賊始慙而遁屬歲饑野如頽爲
自課堂集 文集 七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饑民施饘粥日結浩穰更爲室二區別男女之來就食者當時人矜懷技豐
取畜出彼耕者無所仰食獨公貸之粟而不責於人藉以生全者其廣兵燹以
來僑居下邳下邳盜故往來哨集處巷無居人公親撫流人懇之又極技巧通
鹽磁販油賣酒與時俯仰以所長易其所寡至今山祖水榷之下原田穰騰所
謂羊門馬戶者過阻礙爲居矣公素善解紛諸懷急少年有格鬥不敢使公聞
聞之則恣言極諫雖鄉豪居其間未必聽得公一語渙然冰釋里中人以是不
至捍文罔大抵公孝友喜施予諸藉機利而生者悉資於公自鷄鳴起至日入
西瞻手習口訣各厭其意而歸能以賸微其所費米嘗一飯無雜糲然其奇義
或勝於纖綺飲酒不能多每過從諸君卽滿盞不休人反以公爲豪於酒卒之
日無問老少重繭而來者屢錯於戶亦可以信公之好行其德矣公生於萬曆
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順治己丑年四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
籍氏鄉耆來聘女側室二人子男三人曰世晉庠生籍氏出娶貢生李永興女

曰世嫌曰世豫某氏出女一孫男一人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陽爲撮其實
以待乎後之人

極清極縱起伏極貫串其工練之處逸動之姿全不傷古在古誌狀中却是
虛陵信不謬也

起伏斷續酷類太史公列傳能不朽悅粹先生者賴有此文劈空提出失侍
二字通篇文情皆含蓄其中故語皆確不可移 張爾公
或似段太尉逸事狀或似貨殖傳或似呂氏春秋紛紛綸綸令我駭然以驚
也可云無一字在秦漢人以下 陳其年

自課堂集

文集

七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課堂集文集終

自課堂集

詩餘

武鄉程康莊崑崙著

虞山錢謙益牧齋選

宜興陳維崧其年選

菩薩蠻

詠青溪遺事畫冊和阮亭程村作

乍遇

小姑居處朱樓起烏啼聲隱楊花裏香氣出羅衣能留蝶飛能留二字將香氣得入情

遠出青可見繡領遮團扇小立看鴛鴦心憐浴故雙在故字將鴛鴦得入情

黃心甫云語微人妙又似有一種至理存乎其內曉天下非大文人未易與之言情也

何雍南云輕婉蘊藉吹氣若蘭

自課堂集 詩餘

奕基

曲廊幽砌丁香吐千言一默眠鵲空局與郎共無嫌着子遲當是作態 基爭先

後手局外防多口曲幽女情性 不定惱纖兒同嚼納子時

林茂之云在奕基之情態上着眼甚妙

私語

桐花滿院渾疑雪疎枝影浸閒庭月人映月娟娟清陰並繡肩 夜鳥飛未倦

暗識裙花茜私字露出 細語合誰聞還應帳底人明道破反妙然則底使人不可得而聞

杜于皇云情詞最忌醜腐如此濯塵冰壺方可謂之佳麗耳

迷藏

踏青已謝園林近新妝自飾鵲雛雙女伴自迷藏輕衫逐吹涼貼近處 衣香

防巧避暗向薔薇殿設香氣出處更能得 窺叢見好枝矜新插鬢絲如此語貼人

王西樵云情生於景知此者可語填詞矣

彈琴

秋風嫋嫋梧葉傳山鏡內沉香熱綠綺手中彈揮絃白雪寒 明珠聲一串

變作英娥怨忽作變 風雨暗瀟湘哀音應指長

計甫草云揮絃白雪寒哀音應指長句意閑永詞家習氣洵洗一盡

程千一云彈琴圖畫不出者此則以微思冷致寫出之

讀書

柳窗然臘搖風竹攤書微解吟唔讀奈是語應人行間一處頻猶想 移時即

對面伴劇題統扇詎忍不回頭青燈暫欲休妙處俱在言外

王貽上云極種情語出之極冷所以妙

潛窺

常驚嬌態如雪中庭顧兔分明月物性慙難雄含情倚戶窺 無人誰見慣

何謂檀郎看淺顰發紅潮回頭理翠翹

自課堂集 詩餘

林茂之云嬌羞無語正難爲情

秘戲

殘燈淡月牀環玉朱顏一色分雙絲綃帳懶教垂低聲雙笑時此雙笑則情極

飛花粘扇成火齊寧容暗明鏡曉窗中枕痕深更紅

黃心甫云情在境中註脚不得

山花子

歲暮阮亭過京口用其見寄來韻

日暮江樓鼓角鳴帆開驛路引簫聲十里迴舟冰雪夜尾舟行 已訂泊船三

日計相思徹夜二毛生預恐歸程方遠歲有此句下 過江城

錢牧齋云好在尾舟行過江城押得有味

念奴嬌

萬歲樓春望

海天春曉看陰雲吹盡炊烟微白萬歲高樓聊一上秀色南山堪補北固金焦
稱雄天塹漸覺重埔頃年鏡考山川遭此奇關堪笑草草登臨花柳謝愁懷
偏集孝伯風流曾寄賞山水依然勝昔澤國增防于今普徧地盡剿戎索南徐
名勝至此可消兵革

林茂之云鏡考今昔綽有餘情
朝中措

平山堂同阮亭次歐公原韻

千山晴色給秋空雲影大江中昔日遺踪何處只餘白草悲風 踟躕四顧荒
城落照破寺疎鐘八字多風物向南差勝江湖却羨漁翁

杜于皇云如鶴唳秋空當在六一東坡之右

海棠春

閨詞同阮亭程村作

自課堂集詩餘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曉妝

輕風暗觸珠簾響即曉瓊戶悄琉璃結網映鏡耀新妝珠色波中漾 髻梳學
就芙蓉樣遲淺屬傾城相賞眉翠串長翠留着脩張敞

黃俞邨云溫柔旖旎

午睡

夜衾香汗眼難足鈎綺障北窗眠山嬌睡夢懶開繡羅芙蓉褥 林園新剝雞
頭肉移晷漏算文生玉玉生玉 玉生玉 玉生玉鬢膩落芳蘭顧景南簷竹

林茂之云顧景簷竹豈睡尚未足耶

晚浴

日移涼散疎梧影飛的的綺寮螢醒珠汗釀蘭湯坐定冰肌冷 當簷明月圓
如鏡扇新浴香奩餘馨茉莉微風旋欲烹茶餅事清

顧茂倫云鋪叙晚浴始末細心之極

夜坐

梧桐露下疑疎雨掩魚鉤偏聽砧杵未擬向宵牀淒切陰蟲語此語不竭 腦聲嘹
唳橫天去更地近池塘暮鼓不寢憶良人何處開揮塵

林茂之云雖是夜坐都叙到難寐處此爭上流之法

長相思

望焦山

上金山望焦山潮沒平沙湧翠巖蘆洲斷一灣易之當不 白雲還白鷗還兩岸
人家洲水間西風片舸慳

杜于皇云似張志和一輩人際自香山泚水流泗水流又是一調

何雍南云數語耳直可當焦山圖記

秋夕

暮天晴碧湖平一片紅霞水底明漁舟入浦輕妙在 涼吹生夕露清唳唳長

自課堂集詩餘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空早雁聲寒衣催未成

施又王云精神都在兩結句之上

南柯子

春郊

岸草低新張山花壓短牆淺淺及 行逢滿樹冷淘香安得壚頭沽酒醉斜陽

黃心甫云只是道得出若眼前有景道不出正使窮搜苦索亦復何用

春光好

咏杏

梅靨碎柳眉顰艷陽春正是鳩鳴燕屋不嫌貧似與詠杏無涉 玄燕初窺粉臉

黃魯不及芳晨絳趺千樹仙人宅總舍仁

杜于皇云小令中自有古調此等是也令人不知久矣

生查子

旅夜聞雁

壁月廣庭輝雁度人聲靜爲想稻梁謀出戶看聯影 寒入小窗虛入字因虛字生寒

燈暖孤檠冷倚枕聽哀音一夜悲蓬梗

相見歎

懷人

天邊嬌鳥聊紅錦堂東三字接上引下愿掃芳心將去過簾櫳芳心非可掃之物且願將去不必勝柱正妙

添羅袂遊軒砌玉玲瓏曲曲深深賜遠畫屏中

鄒流綺云淡淡說來却自情至

錦堂春

曉起

朝霞方收纖霞乍捲恰日上簾櫳當面夢初辭風漸轉看雕梁乳燕潛窺婉嬾

自誤堂集 詩餘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占盡風流玉鈎將展料粉氣肌香相間蝶情慵驚喚淺這嬌羞意態要人重

見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以容與此豈若

黃心甫云古詩人不屑作詞者以詞尙軟媚詩貴高古詞取纖佻詩宗渾雅

不但擇體不同亦頗相妨恐入乎詞出乎詩也先生詩才幽窈詩骨蒼特似

具鐵石心腸者乃拈詞溫細搖曳如出兩人手合古今算之未見第二人也

搗練子

秋情

人寂寞路彌漫薄衫臨鏡影兒寒人似霜華容易老情含無限夕陽先怯水晶盤

杜子皇云諷詠生憐

胡蝶兒

咏蝶

故蝶兒關春闌單飛不稱阿嬌思問窗欲問誰不稱思微問誰要細思飛二字一氣讀下方知其妙怎

似園中見天光花影隨有情應許粉墻知東隣雙翅飛雙翅在東隣可飛在此

王貽上云通首結構在單飛雙翅四字上順口讀過則失之千里矣

如夢令

對菊

今日酒清花瘦欲語無言時候與菊花無言人淡如菊語意自明恨重不禁愁慙煞菊獨秀

迢迢迢迢也得玉盤長守

杜子皇云詞口合則無不合此詞家三昧也

漁家傲

咏荷

小葉平鋪枝上早淅淅綠水影相抱風動來回彌窈窕塵事少半天低度蓬萊

鳥 恰好紅粧微步巧歌眠一任輕風搖對對綺羅依翠葆人不到畫長長自

愁晴吳巧句

自誤堂集 詩餘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鄒流綺云幽俊正如雪中鴻影

西江月

秋霖

綠野瀟瀟浪連天陣陣飛濤荒天無計問游散憔悴一年花草花草關心正復不淺

帳冷芙蓉殘夢聲聲慢入仙操無花無酒坐南阜啼鵲數來初曉

杜子皇云正自牢騷

柳梢青

海棠

春醉如醒并芳連蒂一樣將迎雨到含珠風來舞翠分外輕盈 窈芳莫妒紅

裙色占盡名香暗輕池內菱粧樓前飛燕的的傾城菱粧飛燕好

林茂之云從來詠海棠者無此摹擬

長命女

蘇燕

天欲曉待捲珠簾飛去小妙在碧瓦參差殿看窗前人睡起細語簾前聲悄等得雙飛雙去香綽約風光早

黃俞邵云小字押韻佳

漁父

梨花

寂寞梨花帶雨香輕風不動意難償雲易老事多妨片片驚飛憶故鄉

黃心甫云輕風不動意難償字寫入骨

感恩多

閨情

莫爲南浦別天上真愁絕願依桃李枝復芳思芳思依桃李倚取鶯鳴蝶舞傍香圍要得懷歸何如休亂飛東鄰雙翅更苦情更妍

自課堂集 詩餘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杜于皇云溫香泥人個中探討要自不淺

程千一云直從極微處寫出無限幽絕因知淺思庸解者未許言情

點絳脣

詠草

春色朝朝開花遍野愁春樹欲尋知故滿地王孫路堪恨襄陽一徑和煙住青無數三字接連天朝暮寂寞將愁付

林茂之云指思設景倉皇奔注使人不得停口住目而意態相逼而來真是

絕調

望江南

西湖

湖上水兩兩斷橋橫淨洗鉛華香粉賦遠吹魚浪玉花明影破恨浮萍雲霞月影不如此翻落照遠遠暮雪平日上花枝湘女怨霞明水底茜衫盈水調學歌

聲水調學歌聲

林茂之云影破恨浮萍水調學歌聲爲西湖寫照可使遊人聞筆

二

湖上酒簫鼓倍瓊危畫榜不教空月色流杯莫負好花枝激瀨六橋漸生事小買笑及芳時及字妙花病闌珊將醉解春愁瘦減畏容知綠蟻印平池

林茂之云畏容知是瘦減人期臨自己處然適有此境

三

湖上花朵朵舞輕霞笑隱有心矜國色愁腸無那見春客飛燕自輕斜春夢短花藥漫相誇紅雨暗傷翻地錦紫綫新折負天龍無語暮雲遮詞心在

黃俞邵云盛衰之感令人暗淚

四

湖上風隱約度江東怕折柳條雙鬢短愁飛花雨萬家紅浙浙過湖中恩愛

自課堂集 詩餘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淺麗泊恨難窮清響虛徐吹拂拂鴻拉搭怨重重二語即取指顧及芳叢

茂林之云語自婉約亦如風之善入

五

湖上雲低亞復氤氳五字能盡出岫無心豐沛起凌虛有路肺香聞工麗曉暖幾曾分飛去急心繫在餘曠高觀風飛通澤氣重樓曲奏藉倦翁高觀風飛

錦繡百花香狀實

林茂之云屬對精美壓倒詞壇

六

湖上雨纖纖何窮朱甍出波將破現高唐離夢亦行雲遊絲飛穆萬條風風挽雲更鏡水滑漠漠對前峰魚婢散絲新得潤鬼翁觸石欲浮空指雨鼓有無中

黃心甫云六首分別悲喜體物入情

仕子皇云風流貽蕩當作西湖掉歌永世不易

燕歸梁

勸酒

花謝殘香不上枝着意追隨一回歡笑一回思盃在手莫推辭 破除萬事前

期遠金波動錦雲吹全憑綠蟻浸玻璃休冷落好花枝丁卯年

杜子皇云似黃九又似放翁可謂當行

巫山一段雲

宋玉

十二峰頭小雲踪盡可隣峰峰低度枕函邊宋玉也難眠 濕透高唐館

分題夢雨篇山高雲重阿誰憐不詞其佳朝暮說神仙

林茂之云雲踪盡可憐是泛言山高雲重阿誰憐是指人言各有其妙

卜算子

自課堂集詩餘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題袁重其侍母弄孫圖

大孝古所難誰與袁生伍堂上萱親八十齡猶作斑衣舞 善事吉祥來春煖

慈顏喜擬使佳兒習父風老大能如此是快心事

周兼三云正以輕清見長

聲聲令

春思

柔風日極孤雀橫飛無端思緒隱難平雲翹迎氣坐着玉砌苦生怕却簷花學

送迎 何處吹笙心裏韻指間聲斷腸容易與誰慶玉關人遠夢中尋意難明

古今同慨拚此夕闌却心兵

茂林之云求之夢中又是思量不着一條轉計

望遠行

春望

春日愁來人未來携酒花林幾回鱗鴻無計語多才涼沙過盡又堪鬼 休悵

望邇波洞遠水萍花暗猜猜字流年流水幾時開愁聽孤夜棹歌哀

黃俞邵云幽情苦意惻惻動人

自課堂集詩餘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課堂集詩餘終

自課堂集

詩選

武鄉程康莊崑崙著

虞山錢謙益牧齋選

宜興陳維崧其年選

宋荔裳觀察吳門舉子索題四首

玉雪分眉宇驕驕倍絕塵理衣能自愛對客已相親

金星貴茶黏赤印春向來飛動意當不爲蒲輪

二

客夢搖沙鳥驚天屬情

出藥自穹窿探珠從香水生百年應已定吾道預提衡

三

虎兒雖未語符彩入雲流物態差分醉鄉心易解愁

自課堂集

詩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掌上視吳鉤

四

新詩應萬卷當任後昆傳宗武終能賦於陵嗣必賢思從縹緲下氣與島門旋

陳其年云極麗逸極奇變昔人謂襄陽清遠右丞雅秀然方之於此奇氣饒

如矣

寄相國魏石生先生二首

芳蘭隱顯五雲居紫閣絲綸素餘疏草栢臺霜獨涼參苓藤署鑑恒虛即看

今日承明地猶是當年中秘書

如健

陳其年云相國先由大中丞晉家宰從來兼之者鮮矣非此不足以盡其生

平

二

恒山嶽氣接王畿帝輔絲來近紫微槐水且徐營綠野人倫方倚重黃扉禁中

盡日攜書卷座上能時見布衣

平津東閣望終歸

方樓崗云雅調高音非大曆以後可及

寄大司馬張芝麓先生二首

紫雲黃雲蘆荻秋諸蠻應避武鄉侯名歸自昔推江夏道廣於今屬太丘

百道風煙息銅鼓宜分宵吁嘖

陳其年云片類可廢其餘字累足以爲玷先生每下一語從千鍾百鍊而出

故特見青華宜乎字內同聲推轂也

二

自課堂集

詩選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尙書喉舌重朝端中外真同柱石看記籍所收徵士衆解衣常念故人寒

謝安退直品題新作徧自甄蕭艾附椒蘭

方樓崗云清輝濯濯高岑絕佳之作

吳伯成明府重築懸山二泉亭

載取華流上客船銀灣不斷草如煙聊隨畫舫春山下新築紅亭夕照邊

當年陸羽編

方樓崗云句句相生句句相成盛唐法則

贈潘兩臣

華舟久欲過瀾城何日公餘信此行拂水老臣同靜便梅邨學士共詩名

賽辭首宿階前奏春酒笙簫座右傾

獨惜黃侯諸子謝靈

光今祗見先生侯廣成詩道生

陳其年云輕輕動宕姿態橫生少陵所云詩罷有餘地篇終語清省正是此等

同袁重其遊錫山秦園二首

精靈高衍近名泉載酒登霞紫客船引水入園花塢偏依僧爲廟務門全湖雲
善舞如垂袖吳鳥能歌類管絃不待人國而方堪接風台翠肯借袁安一高
臥少游詞譜共君墳君竹不見主

方樓崗云李王之勝鐘譚在高整鐘譚之異李王在清新崑崙兼之矣

二

薛荔斜侵雨後山與君踞殿到其間行承上句與何日公餘信此清冷一瀾分泉
液瘦側羣峰亦霧縈宛然如畫節鉞中丞無別墅爲中丞藏書太史得名山既
過秦七思黃九心曲袁尹風流莫便還

自課堂集詩選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陳其年云王槐野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關鎖有頓挫有開合先生之詩既能
高蹈又復流轉於此有專美矣

同重其魯公然明右尊宴毛東令丹六宅觀菊

野岸青山郭虛舟到隱淪菊枝猶裊裊用風秋公子自循循丹六少年秋盡
魚梁淺官閒杖履親履與杜幸有舟楫遊得處所歷妙同一機期晚來供玉
饌莫限酒盃頻

陳其年云訪觀晚菊全在此處着眼自覺陡筆名手之異於是蹊者以此

毛東令丹六邀同重其電發右尊魯公杓石然明遊大石山日暮無僧思
詣靈巖不果

歸雲何太晚僧去不知家大石山時至一僧嵌石危方定大石高數十丈
可畏其境人險風飄驟不詳神境無佛火天界有龍蛇石巖有龍蛇想像
琴臺勝樓林應未差日暮無僧拉止故思

陳其年云名人爲詩即境布語自然高曠若子鱗明卿十篇而外不耐多讀
正以着意在字句耳

金孝章爲其子亦陶寫運甓圖索題

我慕金閨里埋名有亦陶艱難無樂力矯激任吾曹運甓心事操摩同到難肉
食金閨遠躬耕谷口勞分陰應自惜不必問山濤不問山濤

方樓崗云榮芬出群居然天寶之音

掃葉

霜葉肯辭地飄零奈若何奇種離披林屋盡搖落洞庭波初嘶微微出寒陰故
故多是字最怕俗又怕老汝曹觀節序莫自恨蹉跎作掃葉詩似對
陳其年云奇峭絕倫咏物如此李迪梅花孟載芳草卑卑不及格矣

贈李庸公

懸與吳息歷艱辛流涕時看諫草新行砥必無慚杜史數奇終自屬遺民謂高

自課堂集詩選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却不見梅春申道游踪密綺季山根築繁顛誰謂商瞿夢晚丈夫五子
更嘆胸父有是子

方樓崗云三句從次句生出五六句又從第四句生出全詩總是首句歷艱
辛法力甚細

贈陳伯峻遊豫

樓船走舸谷陽屯移戌桓桓蕭虎臣千里吳山雲逐旆半生葛塢劍隨身芙蓉
秋月難勝靜楊柳東風壁壘新建華江上支離沙作岸支離不知受服是何人
方樓崗云雅鍊之甚高響振霄雲

贈吳冉渠郡丞

大寇威重巒眉蒼治在延陵屬故鄉巧游蹟人徐留寶劍來歸自粵獻長楊古
書多載金閨里冉渠之其好學如夜雨常同朱雀航丹籙可能分示我聞
將探虎到良常

陳其年云寓矯使於冲雅所謂濯足萬里流也

二

龍簪白粉綴長編軍署新開海嶽邊
清聲鼓應銷孟賊象駭駭近斷荻蘆煙青
搖酒擊關門柳紅見詞人幕府蓮
氣飛開道非幽細人無此矩矱
放樓船不獻九如歌十登橫吹畫角

陳其年云讀之興致闊闊覺寬然有餘地豈若今人局促垂頭盤踞踴躍以自域哉

奉呈按察修韓一先生

帝庭揚漢號虛館捧瑞京岳元精異驪鄉曲英輝冠鐵劍佩身服壯雙旌
耿邸官動大劉虛地望清國章因祖德公族繼家聲烏府祥麟集蘭屏茂章生
趨庭領錦韉露賜金莖政已標三異爲今佇一瞻匡時勢陟配拔俗藉持衡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鈴閣衣從綵珠纓更明八龍荀氏美七貴漢時榮跡並丘園秀

日課堂集

詩選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庭塵紆組迎御盃調寶瑟促桂聽銀箏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夜獵長楊火天空細柳營
早鳴雙箭下突騎角弓橫鷹眼高秋疾黃沙鋒候平迴鞍千嶂飛燕數峰晴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野出青泥飯餐分黑髮羹常傾三雅爵每薦五侯鯖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勤信義誠下僚於晚晚府際靜襟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願保東華氣皇塗揭令名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方樓閣云五排之妙杜白稱雄使二君操翰亦豈能復過於此

留別錢日卷太守二首

使君簡迪自王廷署有黃芝五種馨已見射潮成劇岸更聞鼓瑟詠湘靈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懸車共飲中冷水觸石同翻瘴鶴銘北府軍儲關氣象專城今賴有平亭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方樓閣云使事圓妙如此詩家化境

二

高蓋朱轡舊有名敢因錢起共詩盟芙蓉日落江逾靜丁卯橋空水自清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謂我愛題鸚鵡賦逢人盡擬濟南生誰言官樹輕離別馴鶴臨岐有別聲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可歌人

陳其年云一段不忍輕別之意似驢歌在路執手流涕交情之密共事之雅雖未說出俱透露矣此與北府軍儲二句結法又自不同

留別王玉叔司李二首

世難淳風獨有君花光竹實重江濱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三時最沐天臺雨千里曾携雁
宕雲止水閒庭同落木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白頭芳翰接皇墳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將賦詩驪曲旅服擬將酒半醺

陳其年云閑閑叙次不盡談功名政事何有俗氣得上其筆端

二

名郡風流古士師臨岐慷慨賦將離冰心只合裴寬共野竹何妨袁燦短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自課堂集

詩選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丹室未歸藏舊履石梁入夢有新辭因君拂拭梳翎羽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儀拔露葵

陳其年云典雅新麗太白佳句如此

留別吳冉渠郡丞

深秋九月大江濱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許濟翁入境聞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同檢碧雞文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一時文雅之山齋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牆外過青玉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郡閣窗前候白雲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此去龍眠山下望不堪回首惜離群

陳其年云清逸俊發不假雕飾此情至筆隨而天然湊泊者也今人雖藻績滿眼其於秋水芙蓉相去遠矣

贈同安趙太守

使節驅車張鎮州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塞帷爭羨五驂驅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起家遠海經術物色天階冠列侯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陽澤春臺青口畔月明大吹小孤秋
原叙其山乘政治之美

樓

陳其年云如離朱墨習動有軌則

少室行贈趙獻吾太翁九十

少室山人面如雪鉛筆光流身撇洩筆力見九十猶堪授壁書子孫衰衰爲時

傑阿丘不用逍遙杖老溪惟聞廣長舌東邨清醑美且賤一飲百斗心始悅如飲

見長益汎濫城市同鼓刀旋憩雲亭餽喚鐵徐州禿尾此地無露雞拒救隨無

慙字字真切而不矯健之領行之故不可及結法亦不願結綬金馬門但喜尋幽探禹穴安期食棗大於瓜

屈強得飽乃奇絕結法亦

陳其年云少陵石濤瀟瀟諸作皆是真切見妙此詩筆刀雄健可敵萬夫而

歟吾一生行徑纖毫畢出所以爲奇

遙寄吳人千明府

銜策單車出建章少年才思美青揚山東詞賦同金剪勾漏丹砂結翠房近水

自課堂集詩選七
始知天漢廣離家益覺夏陰長先生爲同江司馬與公即令武鄉風其十年宦

跡同黃幹李燕何曾望故鄉七律結句如是

陳其年云此詩當分二段看上四句美明府下四句乃自叙也然五六承上

起下事雖自叙而意屬明府迴環合抱固稱雙絕

贈孔履文

分林結宇瞰江州玉帳常從擁上游弭節自能增氣色原文在撫軍銀筆猶自

說風流陳琳奏記工無敵奉禮琴樽爛不收風對之正用事不見鯨鯢千里靜

垂鞭欲控聽鳴騶

方樓閣云流麗健老典則宏深可謂兼到

贈西鏡

拂衣投老一丘亭抱膝時聞夜雨鈴戶外松陰常不改苑中仙粒有餘馨西鏡

入二十年不開尋繹莒克魚稅會注金沙當水經幾度百花洲上望始知身世重

黃寧句硬

陳其年云通首雄厚無一懈句懈字惟梅邨先生乃可與先生比美耳

寄贈梁溪吳伯成明府

青溪一點倍孤妍華省雙鳬望若遷春雨到門寒仄仄蘭皋藉客月娟娟好客

言然外葛洪鍊藥隨丹并吳質論文散紫煙右丞善作宮觀遙憶九龍崗下路對

言應費買錢山名學士對談

陳其年云詩未有不清而可以言總不工而可以言老者名人之作在於氣

骨之間豈得以貌求之哉

吳司成梅村

南園軍諸盛有名榜仙山上數峰晴不知雪案詩盈尺盡逐春風一夜生司成

有近刻

陳其年云太白絕句之佳只在疎豁見大意看此是何等軒爽

自課堂集詩選八
宋觀察蒞紫

消夏灣前漸落暉青城臉鯉未言歸何時對酌穹窿下青翰舟中白板扉觀察

寓吳門移舟健別

陳其年云落句不說盡更有致

計孝廉甫草

水國芙蓉十里風還家應在伏陰中三年到處逢人問不及隨翔踏雪鴻南徐

則市草數年矣

陳其年云此詩轉合妙在末句與元微之劉阮天臺詩同一機軸

宋孝廉既庭

投板歸來喜負書新詩應是過黃初松陵帶得桃花紙勁弩藏劬恨不如山發

抱元人手卷有無題跋

陳其年云電發抱元人手卷墨蹟最多且各占一派而既庭書法謹密故並

及之

顧徵君茂倫

笠澤風寒作雨聲
麻衣履影閉柴荆
吳江最賤有魚腹
不忍行春絕送迎

閉門著書時思于願也

陳其年云即事敷詠而高致自見

金處士孝章

踏葛攀林興不窮
陣雲溢溢石梁空
酒船市肉分皮裁
最愛金家沙洛紅

石湖大非市金酒最著

陳其年云隨意點綴自有揮斥入極之態

袁處士重其

垂老風霜無別丁
海東曾子雪千莖
任他貧賤長如此
不敢簪蒿怨目耕

以孝稱

自謙堂集 詩選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方樓崗云奇險之句爲絕獨有工部

送徐電發歸

東去垂楊未掛絲
客心彌曠轉淒淒
其河橋怪底人如市
只有春風與別離

自子墨齋里

陳其年云三四句用意極深折反覆讀之乃見

姜茂才西銘

雄筆論文近入吳
靈篇籍記玉盤珠
畫眉深淺隨時問
應在人間雙社湖

雨東人寓平江

陳其年云流麗使老典則宏深

家文學杓石

徵詩獨屬艷情篇
稚齒蛾眉四十絃
寶馬千金應不惜
何緣華屋望神仙

杓石

方樓崗云十詩高采宏亮繼武龍標如玄圃積瓊岑山貫玉錢劉皮陸皆不敢望況其他乎

送王孟遷之任漢中兼許文石不至

熊轡一去彩雲西
玉案通幽近碧雞
棠下垂陰煙漠漠
舟前過目草萋萋

如水中之雲 南皮行蓋誰相訊 逆旅分襟不敢啼 不暇啼乃啼於啼始 莫道平泉餘

怪石牙橋猶恐不曾携

陳其年云意在筆先點染皆妙故無添砌之病

答王翰儒

妍山燒色昔同看
陌上秦青歌未殘
一自歸櫓臨初壑
翻令飛蓋各風流

即有生 妙之致 懷人火燧逢時變 時變而意不 臥閑芙蓉出水寒 家在金陵深處住

鏡門微尚掛魚竿

陳其年云格律隱健李頎常建得意之作

自謙堂集 詩選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薛式九給諫貽扇索題

賜言待詔接箴雙
畫省春風意不移
置笏玉階仙仗迥
陪趨金陛漏聲遲

文章晚節飛騰入 獻納東亭高義垂 有德色 又 補袞幾年深雨露 許身數問夜何其

陳其年云典切流麗與唐人早朝詩位置無二

呈杜兵備道三十韻

青巖扶輿首中朝
屬望宜乾坤資太始
日月近高枝國轉金城壯
秦臺海甸奇

百北滋澤圖千乘托名陞鄒魯推玄軌鍾裴秉令姿協齡成相業並李得仙詩

世業青編舊冰心莖露垂開天擬鳳戢驚代佐龍基皇眷依丹地人情仰素絲

棲宮禁竹騶落下方池當用埋輪術還資擁傳馳 補聖力年來風自直 四激力

堪追深水皆滌服留雲若置碁 二府故云南行議練馬東去定蛟螭武帳謀中

野戎行擇健兒簡孚申畫在防利龍綏期期工振驚將書伐酬庸合篆碑最言
已十上專勛幸重貽羽翬歸茹葉公侯信刈葵月卿移斗位星使上臺司畫角
三軍集旌旗一鳥窺北一鳥窺正見潘仁思作賦哀職莫辭規能以幽堂靜常教
綠字披披中澄江深浩浩根石白差差又因江飲發讀面奇駕馭多才子徵歌
俯翠眉權關變客富量地稻田治不戰非忘肅全身固可師史臣憑玉管帝念
及彤帷

陳其年云色澤之美轉軀之奇其言亦長縱橫益妙此工部所以獨絕於千古也

避地土河雜詩十首

避地因巖曲窮棲易琢磨是窮老峰當兩變細草受泥多
不知未上韓康偃寧辭管成歌字是實用浮生甘樂何受用履道近如何
杜于皇云辭清氣老得其一語即可以傳

自諷堂集詩選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二

茅屋依誰立中心浩不平二語作嘆下六句投繯方問姓賣藥尙求名極要
秘訣留丹穴生涯付耦耕耦耕從高士往身似白鵝輕
黃心甫云清響歷歷包含無盡

三

終年期入道癩病更相因癩是人道書開從魚鮒形臚與鶴親登山無礙展歷
洞有秋塵山中荒寂情緒爲卜匡廬曲安禪信隱淪

陳伯璣云有道之言自爾知緩

程千一云既和平復新警

四

獨往邊陰靜花時雪未消山前使山氣寒柳眉將學翠春愁欲
聞嬌嬌是驚側管飛蓬牒披衣認藥苗荒林癯卒歲不敢問寬饒

王貽上云天然卓鍊五言律所難

五

久客逢佳話鄉心一倍灰年能一佳少鴈堂皆破堵馬跡漸新苔舊飛鴻崇丘
立線岡宿墓來勢其妙在此愁聞鐘響響風雨日西頽靜色西頽

錢牧齋云詩須觀其氣格若氣格不高古雖有佳句亦不入格君崑崙詩當
於氣格高古處辨之

六

選益懸崖人家置屋平鄙人房山懸崖土室身如斷斷開梓門日日見呼號此詩爲索如
秋葉下南岑索帶管蠶飯蓀牀共濁醪傾雲無意緒

陳伯璣云諸律格趣似老杜秦州雜詩三四一聯正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
黃魚此何關於詩情寫出自有氣味詩不必太鑿而傳者此類是也若但習

自諷堂集詩選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

爲吳語細咳即白矜穉嫻不知其通體皆俗矣作律詩者屬對顏色姓名處
着盡功夫巧施丹粉乍見亦覺可喜久之畧無遺神此各家通病即中晚所
以不及初盛者正復如是古樸一派不得不讓西北諸公出人頭地溫邪之
才固可與徐陵江總同日語耳

八

得井從無水岑流總易乾地名土河其水居人於十里外掘種瓜山地
冷菹菜豆苗酸謀生之累骨肉他鄉遠提衡異路難計疎歸不得苦終日腐儒

黃心甫云尋常點景淳樸

八

閑日消書硯低頭着題冠客來深鳥怪與荒村惟見鳥山鳥窗捲借天看字一
近讀孫登贊遙牧李日竿全不自傷衰謝後詩思入高寒

黃心甫云落拓可喜

陳伯璣云荒寂有致

九

兩夜兼風夜他鄉憶武鄉疊句奇武鄉二字更押得妙二空塔如倒井獨樹更搖霜二句申歸

夢寒燈乍一乍字合之夢境燈燭相照妙愁心別路長二句申

蕭條臨斷壁枕簟失隄防

黃心甫云徑生想翼一字不同世物是此道開關手

何遜南云不徒壓倒竟陵亦復推額歷下

十

不信青山路蘇門已五年風霾隨日變扇霧幾時還五韻通谷暗桃花瘦山深

雞犬賢上二句厚敘荒涼之狀此忽嘆桃花雞犬之清實語微韻正流意

進一東陵仍病肺高枕瑣窗眠

自課堂集

詩選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黃心甫云自慰自嘲許多無聊轉轉在內先生詩每每側看倍出索解人豈

易得耶

杜子皇云十首不即不離參差錯落曲盡遠近濃淡之妙

錢牧齋云諸詩高古深厚自是子美敵手他家非不流麗氣味自別正如小

山清池難與於黃河泰岱之觀耳

雨中陪劉孔著給諫登金山同諸僚友

春雨還無賴瀟瀟江際風人當逢大雅山莫在晴空同雅人有雨景目是煙色

仍花上龍腥忽霧中有此二句方見山提綱勿過急相戒小奚童又以龍腥句

絕

黃心甫云流動新繁中含元氣全是盛唐

挽丹徒蕭令亡姬

旅病醫難愈孤魂棲易驚以母子離絕當秋雲應是夢莊鏡復誰擎

淚看兒女逢人托死生兒女勿失慈母從此去腸斷一枝瓊

黃心甫云句純是血不見有字

杜子皇云一字一淚只是體貼到極處

魏太康詞公字子堅令太康李自成破城殉難

國破身隨盡身亡義不亡吐氣但存天地在終是下稻長丘壘扶溪過風煙

到壁傍風煙切誰知宏子賤致此劍刀傷

林茂之云議論正大更添慘切

長平八子詩

陳靈嵐

靈嵐曠周旋十春謀一面網戶傾陳敵掃徑通群彥寫得良朋顏色

頭長河淨如練胸中丘壘滿胸中浮華豈能匿

陳伯璣云不肆雕飾老筆肆以真氣自司推倒詞人大似太白放達之旨

自課堂集

詩選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姬相周

姬公方下士返駕更延賓登大倚積墨衣傲不重陳古人春城羈旅客遲暮但

經句二子遠來謁爾然同避秦但說客居見子而主人款客之情

黃心甫云行徑不衫不履堪爲姬生衍作小傳

申葵衷

申子寒毳破麗麗逼畫屏遇子說孤迎賓無雜貨屋半疏欄始交若有契坐

久更忘形獨謂吾詩老終當託汗青

杜子皇云格高氣老

武君十

君十愛棲遲衡衡事林整俯視塵土腥亡簪茹蓼莪此中大有關我匪絲天板

繼聊見薄重人見剩有素心人同期獻鸞鶴

王貽上云關我匪絲天板繼聊見薄此君十之高教與俗流不同處若世間

無品人處世涉物一無主張則親鄉愿何異

陳吾青

吾青既藏輝裝傲會亦禿獨念王子房經天注東吳險當時英雄人潛閣何太
速不如飲美酒逸光向幽獨子房死一一段險致悲悼正意筆力之奇幻也

陳伯璣云這似太白

龐鴻六

鳩六雁履迎投轄苦不早下榻雖未成所感在懷抱凡交情之相洽皆以竹籜
時寫書開樽慰文章想契已忘言鴻名永爲寶

黃心甫云拈出一事不必盡其人而可以盡其人筆下歷歷落落搖曳自喜

石泰華

泰華恩感人豁達吐懷素素觴求一醉情神與之赴取友在神情上
跌風塵滿迴互常恐促歡節恐字正從酒向西光妒願見日將

自謙堂集

詩選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陳伯璣云說得磊磊落落公榮伯倫如在目前

武二酉

二酉富詩書筆芳渺流輩竭舍取厨烟隨階有餘態二酉好服食有共友檢
農皇曬藥松陰背卜藥本無塵丹砂有時配有時配則今向來配

黃心甫云閑情冷致者意消染特覺神采煒燁

孫豹人云八子詩較延之五君咏此稍變其音節轉入唐調尤喜其不陳

吳銅川像

我愛銅川子露頂存而眞被服歷機巧風俗使其淳迺首雙短袖意氣觸星辰
激昂雖不偶千里尋殊鄰兩足頗結束奉事山水津銅川衣冠上想像其生平

行徑極細細行徑極細細自益清露苦荷爲奴隸噴昨從吳越來新詩向我陳高篇讀

未已搖尾飽蒼髮蒼髮不窮天下目胸懷何絲中一絲中茲意儘可傳欣欣

常借人結當有神助

黃心甫云篇中奇橫處定有一番刻畫一番體貼津津道出絕非紙上浮言
可以襲取大率惟太白可語此餘子固不足論也

對策太和殿

上國材賢浩縱橫人才濟濟委在琢磨詞氣類華星琢磨詞氣類華星
魏闕青途得後輕魏闕青途得後輕筆湧萬言風雨迅人看一日羽毛成筆湧萬言風雨迅人看一日羽毛成

煙細處垂天仗靜聽公卿曳履聲

黃心甫云何等雄渾却無冠蓋肅穆之氣

引見乾清門

多士逢秋志易開百年鶴鷟此追陪香山積翠新豐外石鼓晴光御苑廻香山積翠新豐外石鼓晴光御苑廻
紫禁金鋪承聖至朱門燎火動天來紫禁金鋪承聖至朱門燎火動天來臨軒聖主垂清問咫尺長

楊獻賦才

黃心甫云點景易實講難五六正佳但知賞次聯者淺之乎言詩矣

自謙堂集

詩選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贈西河萬金事二首

王師輕翼剪浮蟻靈節承恩麗日多汾水遠從天上靜見得王師所向無前
丘昨向夢中過靜得來龍章曳藻飛殊寵奉令乘陽起太和是太平盛事非按

部鳴騶還問俗西山寇盜近消磨

錢牧齋云是王師甫定後慶幸之詞勿作溢美語看過

二

泉使軍車執法年森然玉尺鏡中懸澄清喜見西河郡提挾還兼六府權泉使軍車執法年森然玉尺鏡中懸澄清喜見西河郡提挾還兼六府權
萬戶風煙親有色千山桃李盡皆賢又從萬公身上看出居王鎖鑰雄方鎮象

緯恒占四輔前

杜于皇云肅莊而不板色采而不浮所以可貴

五叔嶺墓南嶽

鴈鳩事業等飛灰天上星精去不回鴈鳩事業等飛灰天上星精去不回孝子顯名曾授冕棘多病長登臺孝子顯名曾授冕棘多病長登臺

心學遊 三年哭泣無乾土五色文章出異才 若是以無才人行學 猶恨司空眼
守衛塵昏常到北邙來

潘江如云從先德着手起結便高出一世

杜于皇云哀慕中精神結聚不失氣象自爾悚動得人

贈張強張明府

南方重會曠周旋歷落風塵古道全江上畫船非舊日楚中蕭鼓憶當年 今感昔

歸心又值雙鳥近客况何愁匹馬還 感昔自非無那廣川花侵縣紅亭綠

酒盡沽錢

黃心甫云着意處出之輕便乃見大家

杜于皇云確似高遠夫七言律非屬泛擬

金山寺

寂寂澄江漫復深帶鄉遙動白雲心神仙有術能浮玉老衲無言識藏金 不自

自謙堂集 詩選

潮過蓬壺通夜息風分吳楚散秋陰 能此一篇 蓬壺金山 峨然怪石憑虛時雨

北帆檣自古今

陳伯璣云大雅之音辭旨妥確

黃心甫云整麗仍帶流動一字移他處不得張祐中二聯佳矣而非完璧况

孫飭天多剩得月句敢與先生頡頏耶

焦山

一山浮翠落城隈清磬聲聞兩岸開 妙處在一 樹梢人家經雨出海門魚浪

逐風來 如雲公講法還留石焦子辭金不起臺極目江天千古思塵勞歎說

佩刀才

黃心甫云先生本幽異詭特之才七言近體復有此清潤雅健才大如海真

不可測

杜于皇云起語已畫出焦山如傳神者面目既肖向後衣褶布景便不勞餘

力矣

甘露寺

山樓高擁白雲平萬壑千峰面而生 絕壁幾人堪試馬雙柑若個解啼鶯窗

寒夜月迷秋色石古松濤起梵聲 秀得鱸魚垂釣叟曾來沽酒向江城

錢收齋云語意娟秀無不妥確

杜于皇云起二語已盡山形與焦山詩同一結構

潤州劉司李環山堂

高齋爽氣接巖城四壁山輝立意晴 妙在立意 蔚屋齊炊千樹合臣心如水

一江平 子美所云 不坐來玉案當雲起 若鳥翅字便無味 夢入金花有風

鳴他日長安風色好應馳驅馬望中行

陳伯璣云氣清法老平中之奇

二

自謙堂集 詩選

才子風流動帝都於今飛寫下雙鳳匣中不負龍津劍池內潛還合浦珠東閣

花香憑興放 在之極 西園草色得春散 草色得春散 見 槐堂綜理多閑日

一向琅玕醉玉壺

錢收齋云音響清越

萬歲樓

郡齋接近古樓臺尙想王恭鶴幣來北渚春風生嫩柳南山霽色落仙杯 風骨

人煙自帶橫岡迥鶴鶴偏驚列戍厓每一登臨深感慨只今須借出群才 有德

重之

杜于皇云置之王少白孟襄陽二作中不可復辨

何雍南云的是盛唐不府爲隨州穎州等調

鶴林寺

名藍曾嗣法融禪古跡還追江左年野色戴公籬樵外松陰劉氏井苔前 詩不

秋風青嶂盤黃柳春日丹花笑杜鵑工部每嘆簿書閒未得來遊半日已登仙

蔣虎臣云三四一聯詩中有畫

方爾止云中四語鶴林事實點染無痕所以入妙

上黨司理乘馳傳訪予窮巷中留飲數日去過視傳予幾以復來用答其意

板橋方移夏雲峰正却塵補出世方倚鼎業性履味蒲輪所愛尋商洛終然托

釣綸何常思悵悵忽有客轉轉公子期毛薛時人重情賓披襟忘結綬欲笏下

沾巾補出坐隱南風急書成角扇新淡能終友約詩可慰年貧補出菜食聊杯

酒蒲桃種水濱補出境門魏鄭驛投轄效陳遵際亂真難別離群久益辛

雁蒼宜數至鯉赤幸常親只點一諾無嫌陸千金漫托隣深山留老驥杖

策共群麟飛含影金網擢光動玉振昔懷衛仲叔百拜禮天民補出

杜于皇云此等排律篇法章法句法無一不得少陵之神髓今人對面不知

申課堂集 詩選

十九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則王李鍾譚瞿却眼孔可勝浩嘆

陳皇士太君七秩詩

賢媛徵彤史徽采配玉堂星騰寶婺降筵得有嬌昌補出懿善元珠映幽閑擬惡

芳大家遵訓誠季女潔蒸肅肅承佳會優優佐令望栢捲追茂宰巾櫛奉文

莊翰苑從官邸鄉閭避豎璫新綸還吏局舊德冠官坊別鶴孤鳴急離鸞雙影

藏陳情隆二惠錫證美千霜龍采平與並鴻聲問寺揚艱難寧恤緯遜退但循

墻古韻秋濯絲人錦春挑帶女桑舊簪恒獨御希色每空張氣裁髮成名廣

懸鈴叶夢祥女師鳳里閉子姓世珪璋連雙歸家將雙珠屬季方含飴惟恨厚

戲綵悅身康琢璞為鳩杖鏤金入燕筐補出天孫臨巧節靜軫發靈光七秩茲

開宴群公畢進觴羅軌聯福藹慈佩慶瓊樓想見鈞天樂還貽阿母嬾何能勞

執掌躬侍綺筵傍

杜于皇云典麗深老此體獨步

陳伯璣云典則整暇是讀書破萬卷之手筆

題陸士高齋二首

高齋疑無地青山與屋齊補出不知城市裏猶覺白雲低

杜于皇云似一幅高尙書小景

何遜南云山之極自然而意況最遠

二

面勢因山壁畫高未列地恐遮流水去天際曉蒼蒼補出

黃心甫云一段爽氣浩浩落落迥真青蓮

挽程榮國太君

休父陰巖在相從蟬兔移只看丹旆上猶帶百年悲補出

林茂之云只看猶帶空字見奇

二

申課堂集 詩選

二十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誰謂清修久猶教掩夜臺天不九泉非往日非往日已伏不見子孫哀

收錢齋云正以不見子孫則子孫之哀益為深憫

讀旌孝錄有感

封樹長年怨哀情發更多遙如練水上點點到寒波補出

林茂之云遙知二字是讀旌孝錄語名手一字不肯空下

二

江夏無雙士青鳥盡四親大孝存風木恨慷慨向凌晨

周策三云五言絕極推盛唐王季羣孟諸作錢劉以下詩雖工格漸下矣讀

此詩嘆古音斯未墜耳

挽內子四首

窺紅臨鏡想氣血纖纖春風絕不聞上句不聞補出忍使夜深清

兔魄翻簾猶照石榴裙補出

潘江如云通首不言悲而悲情更苦

二

無情花鳥怨黃昏

花鳥無情如何又

橋何處可招魂

潘江如云此首雖有怨字而着花鳥邊說所謂愈鬆愈緊也

三

嘆息容華事渺然

嘆息容華事渺然

嘆息容華事渺然

嘆息容華事渺然

潘江如云兒女之悲勝於己身是一層緊一層也

四

舞鏡情悲子駿堅

舞鏡情悲子駿堅

莫學仙

莫學仙

自誤堂集

詩選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黃心甫云想到學仙幻極却又說仙不必學思路與特真空中之樓閣

范懷素柳航二首

楊柳蕭蕭思不窮

楊柳蕭蕭思不窮

路中

路中

蔣虎臣云想落雲霄無從消息唐人中不易得也

二

植柳千行立暮煙

植柳千行立暮煙

流欲上天

流欲上天

錢牧齋云關境造意甚奇滔滔澎湃有一瀉千里之勢古人中惟太白堪與

比擬耳

何遜南云二首俱極悠揚婉秀斷是王龍標李青蓮一派

答董心素

不見於今又五年歸隱風雨撥盡眠夜來客夢梅花冷凍折西窗三兩枝

林茂之云首句只言其別之久下三句第述其別後孤窮情冷之况一字不

及思憶與問答之意而纏綿之情使人尋味不盡

趙平符齊雲齋

讀昔曾登君子堂

讀昔曾登君子堂

讀昔曾登君子堂

杜于皇云三四語雋永有無窮之味

杜于皇云三四語雋永有無窮之味

二

雲根常自北山隈

雲根常自北山隈

雲根常自北山隈

杜于皇云可與王右丞小盡詩並傳

秋雨呈任雲石太守

秋日愁將兩點消

秋日愁將兩點消

秋日愁將兩點消

自誤堂集

詩選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教助寂寥

從教助寂寥

從教助寂寥

杜于皇云不可增損抵一長篇

贈高分司

草草相逢未可忘

草草相逢未可忘

草草相逢未可忘

晚節香

潘江如云絕似嘉州

飲西河宋太史略園謀矯伯鵬乃更以意屬予延其舍予雖留醉然終却

其請

疲驢早入孤村客

疲驢早入孤村客

疲驢早入孤村客

黃心甫云不教紅袖傍雲根不必說到自身而地步已登不可攀

程千一云光氣欲流

二

離石青娥倚畫樓離石在汾陽縣鳳鸞度曲不知愁不知愁是幼莫因太史虹橋度
錯認仙人在上頭錯認仙人在上頭

孫豹人云風氣大佳

三

四竹成鄰莫放寬四竹成鄰莫放寬鳳鸞度曲不知愁不知愁是幼莫因太史虹橋度
范叔寒

楊子常云謀矯自不俗故歸園詩每首皆序及

四

白水朱魚太古風白水朱魚太古風園林二月柳絲垂園林二月柳絲垂
縞袖新粧噴馬愁

黃心甫云絕不露出却請意涵蓄深廣

自課堂集 詩選

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杜于黃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即此數詩可想

杜于皇陳集生同飲署齋

祝盧容几席盡日象筵開愛雨移廊坐聽更長僕僕祝盧容几席盡日象筵開愛雨移廊坐聽更長僕僕
氣爽見多才氣爽見多才呼取河東酒呼取河東酒情親自醺醺情親自醺醺

王貽上云語至真到處風味自別

秋雨

雨脚因門變秋來也自妨雨脚因門變秋來也自妨小花綠徑濕輕霧到衣涼石級荒荒白溪流開小花綠徑濕輕霧到衣涼石級荒荒白溪流開
開長雨人從開長雨人從歲凶兼廢酒歲凶兼廢酒山險待空囊山險待空囊

杜于皇云設景着色無不精入

程千一云鑿空架險此道中五丁手也

山中

已是因書誤冥居恨少書已是因書誤冥居恨少書

山愁欲盡學睡勝於初山愁欲盡學睡勝於初耕稼妨吾懶兒童喜客居耕稼妨吾懶兒童喜客居

潘江如云山人妙境亦實境

赴漁陽訪胡詹事

著茫聯命達世意得芳蘭著茫聯命達世意得芳蘭側目當年事浮名此日寒風應孤劍直嶠側目當年事浮名此日寒風應孤劍直嶠

嶺暮鐘殘嶺暮鐘殘為問朝中舊蒼生為問朝中舊蒼生懣懣安

王貽上云古調激越自是名手

丁酉四月既始得微雨

小雨芳原潤微風動遠空黑雲初扇麥白鳥細隨風小雨芳原潤微風動遠空黑雲初扇麥白鳥細隨風
降玉虹降玉虹不須矜大足宿莽半荒離不須矜大足宿莽半荒離

錢牧齋云喜雨詩難得如此蒼老

附馬玉符鈐部

自課堂集 詩選

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梅風思曠蕩淑氣引新年梅風思曠蕩淑氣引新年待露常披蓑分曹獨進待露常披蓑分曹獨進

賢賢一經傳竹葉上國聽鶯選惟願青雲侶春光只在前一經傳竹葉上國聽鶯選惟願青雲侶春光只在前

錢牧齋云色澤芳鮮一洗習氣

寄股國張使君

聞說三川郡張公暇米來饋魚聊挂壁聞說三川郡張公暇米來饋魚聊挂壁行縣畏煩財行縣畏煩財

獨坐臨書帙從人勸酒杯獨坐臨書帙從人勸酒杯建封方好士自有不凡材建封方好士自有不凡材

杜于皇云樸秀全是子美

讀旌孝錄有感

淒涼江夏後忠孝映丹青負土存三葉封丘抱一經淒涼江夏後忠孝映丹青負土存三葉封丘抱一經
風來天森森火退雨

其冥其冥合兆應須吉悲生腐草螢合兆應須吉悲生腐草螢

杜于皇云古雅卑練所謂扣如哀玉者

杜于皇云古雅卑練所謂扣如哀玉者

豈謂南風急猶稱賭墅爲漏天秋雨賤殘日菊花遲
近湖字各相照 犯角憂三

遂衝心怨百羅羅盧深機應未密不敢咎天時白安之詞思更苦

林茂之云感懷獨深絕無敗亦可喜之意

三靜詩
有序

世有可壽者三而年其一焉展釜生魚留鸞集社時得爲而民可字表百
城之長褒有德之候妙簡麟閣曰有政事縷管題詩桃花泥瓶嶺顚咏而
筆杜君苗見而硯焚華國者不朽曰有詩文絳綃生陸地之蓮勾漏著靈
砂之種偃伶莽大彭祖齡遐是其壽也蓋在於年邑大夫李公紅山詩伯
柱下名家瘦馬臨羊徑之繁單車度剗甲之樹化方周歲令屬懸蒲作器
鑄田莒葉同禾壘而滋茂拘牛曝背絲雨共風馴而成調傳遞得蘇軾銅
無假至於暇日書尋鳥篆詩染雲煙文澹鬱而沉蒼賦瀏亮而博洽秋風

自課堂集詩選

二十五

山西書文獻委員會刊

亭上長州縣中遂無不標之句矣僕豆重榆臥甌懸壁立執瓶符之賤器
遇溝壑之奇知遂蒙蔡公倒屣而迎以致陳君投轄而止每抽屈宋之艷
必來班馬之褒屈節蘭秋當公申且投珠斷印嘆所不如嚼句成篇不心
能廢蓋以言附猶勝於食其德而罔報也公方且廉稱市非政譽雷門詩
作金聲名隸玉室武城雖小絃歌在戶王賈採樵尙且入道而況於公平
然公不但已也緋衣銀印坐進三公綠字丹文揚光萬載然後翻霞觴而
淋醉墨也其合三者而爲詩乎爲賦詩四首

辨土逢山斷色於山巖爲山之中少石多滑墜落日邊
 裴殮姑簡略錦使避周旋
 色去縣傳七十里使秋水明於鏡子山風懷捲入天塵捲入天奇矣因風捲入上
 車過臨皆不覆謂

士元非百里會傍酒如泉

林茂之云才人治小邑所謂印鎖經秋帶鮮痕也

11

山自聰明出台巧人生韓子城長驅憐驛苦蒙譴省民爭鵠瘦銜珠舞魂深夾路

生此狀情無事之置亂之
自從明府在縣大寂無聲

林茂之云不勞而理詩亦全不費力

三

雷封何地古詩想日堪題噴墨皆成字登樓每聚奎李公風雅於斯可花當珠露立用

林茂之云緊絳在五六一聯能使全首生動

四

素簡引東阿牛飯奉天即蒸長絲載網罍足雨添煙唐人宿得足酒煙不若此滌字奇國豆

林茂之云興致奇闊

朴子臺云合全詩觀之大似柳愚溪遊山水胸手眼別有注射能使窮隙捭

自課室集
詩選

二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聖賢可傳

贈劉康侯美人子絮

永巷經霜絮絮寒毳毳小伎素衣寬舊北朝詩見東當時誤入天台去玉貌金顰欲

辨難在肌膚裏取針上肉端不可益補冷熱與

潘江如云妙想妙筆

—

綠帳流波翻綺羅字妙匪二妖韶無奈夜情多匪紅兒最有春如海存安得細海妙不可言

度入東風隨後吹

林茂之云賄上最能爲情語公詩泚泚復使人在思議之外

卽王林州先生席賦十日紅菊

欲逐寒英步紫苔。輕塵冉冉暎香埃。
大才作 凌辰落雨壓肝濕。日須當看一回。

中無所不有，不徒入于五字，然怡然出。

黃心甫云結句穩貼意復含蓄

二

清光似與昨宵同同前廣漠金吹琥珀紅十日花開猶未遍不知何事怨秋風

同前

黃心甫云反照出十日兩字活手渾雅如此

白洋河題高遊擊壁四首

萬里風清絕煙州中軍雄略在弋鉞黃河曲裏安如堵用佐龍飛十四年自前

鄒流綺云妙極天然七言化境

二

白高金鞍健臂騎磨刀霜雪日遲遲雄壯視聽雄視將軍玉帳嫺略知

是狂氣欲盡時不獨而屈人之先說

周兼三云調高氣雄

自課堂集

詩選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煎茶

下相祠前畫角哀雲花驟雨作驚雷七字皆不知緩漫清風起又在深廬百尺

臺上三句每句伏案末句以又在下二字一換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潘江如云高響入雲

對酌

竹葉尊絲不自謀殘燈落日下紅樓主人只有情難盡一似長河萬古流與前

意興之難盡長同妙必情無幾

杜于皇云一注而下當是絕調

贈安東王分司

麟師金盤進藥宮先生顏色倍青葱太公更有安期壽都在蓬萊渤海東與中

更字無字

楊子常云太公在署中夾說有味

贈文鍊師

濯濯仙人王子喬靈顏翠髮上丹霄始知五嶽無行徑不信蓬林一葉凋鍊師

之術數語多托寓

王西樵云不信蓬林一葉凋是向道猛勇之意却微寓規諷

二

姑射仙人莫記年霓旌時御自雲邊不知却粒緣何事猶欺人間子母錢說得

自今人

王西樵云此雖詼人還諷鍊師勿被瞞過

壬午秋閑泰生余公不謂其驚下重物色予謂陽直彭子鏡先生程君果

得途吾兩人當破十萬錢快諸公飲已落太原公房遺贈酬諸公咨嘆

欲贈予終知其處乃流俗口不可用謂失予卷不知欲識予也然予場前

不以捉刺動爾人賜請太原公固自守泊然耳

自課堂集

詩選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帳望玄珠秋水澄津頭無數探珠人備視驪龍未睡誰先得愁見朱絃又做秦

文章難讀者此之未結

鄒流綺云主司多煇古今同慨以先生之才而不過識者真為恨事何余公

索之北牖飄黃之外此士所以有知己之感也

顧炎母寒香晚節圖

拂簾簾簾木榻穿寒花如雪雨田田與前不知白髮

緣何盡霜晴於今八十年二語包羅無盡意

林茂之云高華典重一時作者無出其右

重述引贈前承

蕭君臂比三十載手不停披去朱黃已復星攢入太學廂交海處楊子常

傳辭推第一千衆萬象驚相質須臾倒抹似塗鴉人散與惟君卷卷稱入室我

亦燃膏著書同君獄獄起名譽當時雖共文星暗淹室時臨長者車李詩謝

賦發筆精二十餘人盡國英野情距躍終不改飛騰漫浪何由擇人不敢追觀

況值袁師蒙大難慷慨遺生憤不平吁嗟荆君營草疏二十餘人爲之助

能令死灰忽又燃袁師談笑出門去其後物事出於人於事死之間且能理即今

汲郡佐風猷皆謂袁師爲君始其後物事出於人於事死之間且能理即今

如水其後物事出於人於事死之間且能理即今

光輝荆君雅不爲自謂大庇衛人何皆肥其後物事出於人於事死之間且能理即今

子猶致今朝猶不歸其後物事出於人於事死之間且能理即今

黃心甫云無端提出一楊子常極口推許純人必謂與題面無關豈知題中

波瀾飭節全在於此及袁師一段極力摹寫袁師正是推許郡丞作用處特

他人用正行故不以此用側挑遠爾等動幾難不可控提耳

孫豹人云七言古長於敘事絕去雕飾能使讀者精神飛動

結納行遊寄姜明府

自撰堂集詩選 二十九 山西省立圖書館印

余年二十號龍媒拳毛踏地詣金臺起調每句一同昨不見逢伯樂徒然按劍被

人猜或謂新興姜君獨句好場中五判千軍掃相對欲獻向我商指麾擲簡生

煩惱或謂君今結綬在南燕邑無喧喧却鳴絃可邀水柱

雪車客重上河陽玳瑁筵

杜于皇云起勢如持滿之弦吐銜之馬是歌行最得手處後復道宕以少勝

多

黃心甫云調急是唐人孟東野

慶雲見東兩行

丙戌立秋後二日玉珩新移氣漸涼碧天遠引浩無際卿雲霧見東南方一作

已見赤如朱雀千端錦黃似蠶州寒外羊羔伴純漆窮窮出白照蓮花劍上霜

青者飛來類車蓋只謂一折先牛神筆在此世人不知別有佳氣鬱其傍掛騰輪

蘭非一態隨空亂足動翹翔屏翳宛轉謀出離乍看還疑忽在岡四句形

之形忽忽佛家九雲未足語從龍垂翼香何所聊原何是人中鶴董京白社

逢孫楚羅文錯落定休明吐詞敷華不得阻羅字意出詩之光聞風高近大

虛芙蓉日影下幽渚一氣我慕虞廷歌復旦時豐不止登禾黍

黃心甫云他人定不敢將五色字五句排下先生直排去略不用參差架疊

法氣直而且老如散漢人文魏晉以下手脚同輩士其其夢畫處有一字

落世語否何物心孔藏此鬼斧神鑪

投知引贈張伯將都丞

吾師非奇節之士句生到七後有青主排伯將王客青主去救袁夫子千

金擲地神揚揚抗疏共我見天崩袁師乃得歸故鄉至今抱嬰絕人事埋光剖

采遊何方此張公伯將不可及癸酉飛才傾大邑風流不滅樂與王別華換

葉如波急此余時籍甚少年場亂文百斛聲猶濯如如波急此余時籍甚少年場亂文百斛聲猶濯

自撰堂集詩選 三十 山西省立圖書館印

絃永新船齒風情在枕翻承精則可憐我每洛薄居上座因公叔姪稱盡賢自

怪致身則反掌自久之棄繻且空還自壬午芥莊猶一遇風塵慘澹嗟

遲暮公今坐嘯理都富貴應不違其故自不聞水雪畏人知轉見屏蔽

開離虛舍求賢似李隨車却有甘霖潤我終年日益貧懸空登閣托隱

淪意氛山來不自惜專權資雅輕故人自自爾非公雖具陳不然和識滿天下世間誰有如公

呼青主身良賤自自爾非公雖具陳不然和識滿天下世間誰有如公

仁自自爾非公雖具陳不然和識滿天下世間誰有如公

黃心甫云今人不識師友二字操管漫云作詩亦言性情亦言懷抱不知其

所藏爲性情懷抱者何物先生未嘗爲袁師專作一題感觸及之聲淚俱下

師友若此五倫可知五倫若此則所藏爲性情懷抱者不待拈拈拈拈即一

舉一動一語一默無非詩矣區區按節尋聲所謂作詩必此時也焉得有詩

人哉願奉武鄉先生爲天下詞壇矜式必先洞晰其本領所在然後開卷讀

先生文集乃不負先生現時人身而為說法耳

孫豹人云神氣超逸熟於太白微得遊寄機郡元參軍及答杜秀才五察見贈諸篇方合此境

紹聲篇

人生無子萬事促伯道樂天如轉燭廣平雖有風少哀姚崇二字多致辱丞相明經繼章賢綠縹紫焰志高舉大兒將車次持杖能使神俊相周旋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臨口露與稠曹滿座無閑日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須歸老大豆芝蘭唯在初年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何論相知未相識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之似立竹參差暫擬不如他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自課堂集

詩選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錢牧齋云世有其人本無可傳而得名人之詩文以傳者不知何限可見詩文力量足與天地悠久語非怪誕實有此理雖謂樊一之子異日得見寄此詩之助固無不可也

黃心甫云賀一不相知人之有子是極泛套事鋪砌其妻令人欲嘔却從崎嶇逼仄之處闢出一洞天全副性情全副懷抱豈止點鐵成金直如菩薩神通能令一切樹石出莊嚴藏今人奈何易言詩也

薛林茂之將同貽上刻其詩集

僕本疎慵愛林壑先人賜書手長把何知作吏苦風塵況值湘江偃戎馬自嘆艱難抵厚顏夢中聊自悔空山
夢中悔空山蓋人於夢中悔空山乃
便使人解決耳
是常態一語佔出
紛紛鶴鶴徒湖眼終然乘我如等閒
是常態一語佔出
懷中雲錦深仰止臨然終餘盤光曜若鄧林茂梓梓者貽我白門書胸中頗著程坦如
是常態一語佔出
但願名篇心跡親不問安置誰吹麻
是常態一語佔出

聞翁今已踰耄齒柱頰高咏尚未已手書贈我之長歌萬里鯢源導江水

縱觀天地久低昂
功之切得意忘年何敢當疾蹤彈如按混茫
乾坤傾洞等干戈文士精銳恃不磨四方上下覓鍾期

王公同一語

黃心甫云薛贈詩人先生手定有一片孤情至性縹緲於前後左右而後下筆世人作詩但從題下筆從題下筆者末也先有線縹於前後左右者本也不爭求而爭本當代作者林立孰能規先生之涯淡哉
孫豹人云與致滿湖青蓮筆意此等自然以敏捷得之殷璠所謂氣來情來也

元社擬春夜宴桃李園詩

白集無宴詩考唐文粹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云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

自課堂集

詩選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歌咏獨慚康樂與今本桃李之芳園有別然天倫群季惠連康樂皆指從弟則俗從桃李者誕於是矣因發其旨與世見之

青塗乘欬吸君子懷苦辛盛年狗推怨薄俗負但春往者不可追梓澤沉淪晝夜歲之半寂歷分良辰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楚雀綠風葉華宗墜綠茵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綺文煥高曼肆志抽支秘康樂如有神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沙塵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觴流不極無惜攻伯仁
一之有佳兒乃其父之福也
潘江如云詞句芳潤而氣格之周詳溫厚雖太白未易及也

送魏次公之廣陽

嚴程宜別引舟再抗前旌離情何哀鬱秣馬脂車輪煎沙五六月丹雘映人明

方爾士云欽麻二烟古人而用發公于幾何今古人召系國者六日山區之

故耳

何雍南云與顏謝相逐正未知誰爲後先

贈王貽上司理

春風來清江吹彼澤中蘭芳草日堪把相望隔長洲我豈無舟楫欲往良獨難

窮瘵艱芳菲獨立以長嘆公與貽上司夾處一江聲詩韻往來不絕而會面難得大江南北倚欄公詩伯寵顧良感道其言也

黃心甫云淹婉無聲色而洗濯極淨其追琢之工在字句之外

二

曉鳴豈不懷所愧非同鸞黃鳥飛春風曉曉啼下上則則澗水間百舌安能傲

毛羽本自殊中心徒發發漢書中懷百舌

黃心甫云音節甚清然見其厚不見其清

程千一云直逼三百篇案有漢魏

三

自誤堂集

詩選

三十五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大鵬搏風起萬里何道遙藐爾深林中一枚寄鰓鰈界棲以俟時英漢立身不倚本末畢見

翻飛願一朝自顧終非薄焉敢希扶搖

杜子皇云八句中凡四轉而盡抑揚之妙

方爾止云嚶鳴二首全用此體此法惟漢人有之即漢詩中亦不多得僅新

裂齊統素迢迢生星洛陽城東路三首耳

牛首山

金陵朝衆山南峰若柱笏牛頭何嶠峯皇州儼對越四語即可抵牛首山記謂子美遊山時愛足觀此

晉家南渡時微名錫天關南朝屬混一龍蟠興也勃離方象朱鳥珠宮恢石京

何年小辟支靈鷲標碑兀登殿駕空虛金殿輝日月朱華永莽芳菲草時禽翹

翹目大江外帆影向空沒四語多右顧指松雲山色若徑滑靈境擬期就日仄何

能卒懷哉赤縣遊靈氣豈消歇忽忽不覺而何當稅塵鞅擬採微鱗

方爾止云遊山詩最嫌涉套此詩字字爲牛首寫照俯仰今昔惻然興懷他

山決難通用

黃心甫云遊覽詩此領其要者勢位尙背起止之所在也質實登臨雖終

年同康樂搜鑿猶未夢見耳

攝山棲霞寺

舊京日蕪沒佳處今可追披圖覽名勝命駕探幽奇攝山棲東峙乃在大江陸

孤嶺凌太清日月互蔽虧煙崖極登頓雲岫浪參參取其狀勢珠宮晨夕梵天

花叢夜吹奇石抱藤蘿高澗瀉汚池潄松響春潮飛紫雲聚秋籬施鳥及鷗鳥奔

獸來靡歷山間好景如畫文人之口口形樵隱雖不同風雨良在茲緬懷明居士

更憶江總持拾宅樹逸軌停山賦新詩大藥豈悞人靈草生有時艸舟試登岸

東風赴前則

方爾止云攝山者謂其山產靈草可以攝生也明居士拾宅爲寺江侍中撰

文勒碑此棲霞本末所當指次他人遊覽多知此者鮮矣

自誤堂集

詩選

三十六

山西古文獻委員會印

黃心甫云有看落不肯泛泛寓目○樵隱雖不同風雨良在茲二語淵窮爲

通篇筋骨若無此二語則精神不起矣

談長益云寫景最幽實鍊格又最穩切

竹林寺

夾山疑見古招提白石青松路不迷江映高窗雙嶺出天圍絕頂衆峰低精細

時聞獵騎回鐘梵每逐官曹就品題詩與王貽上遊此擬煮春泉參玉版城中美酒不

數携詩中

杜子皇云軒翥秀潔七律中坡上一乘淺學不知其妙

方爾止云格調全是盛唐中原七子有其聲響無其氣韻

虎丘寺

盤空塔勢出青林一阜娛人自古今四面維舟山路迴千人隨曲石場深山勢

分明雉兒化後空獅吼虎跡潛來但鳥吟獨上峰頭望湖海繁華消歇動悲心

情一佳

黃心甫云登虎丘者踵接於路至其精思秀氣發揚透徹能使山之木領畢見從來作者應推獨步

王貽上尊人五十雙壽詩

列朝聽服上星辰錫爵還加對策身望著東山宜作相樽開北海正留賓周工對

高門盡屬朝中貴大雅方歸膝下人有子更喜齊眉俱黑髮髮擬逢十度賦

莊裕

鄒流綺云舉止閑雅自屬大家

二

惟詩今朝慶肆筵四方名彥奏鴻篇欲知翁媼承顏喜不請看門閥致客賢

庭際晴梅舒近臘杯中寒月放初絃有白華歌罷山庚繼設酬仙人赤斧年

周兼三云流麗可愛

自誤堂集詩選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

飛來玉羽舞庭中不是揚州致阿戎我廬橋看花看漸白山巒吐秀愛初紅幾

秀自承篋珪幣華筵盛滿壁文章上客工思子更登吳觀方進進練鴻入

雙廬

鄒流綺云即承篋珪幣文章上客着想自覺高雅

四

鵲華山色曉煙開獻壽宜無算孟子仕綺年方早貴大快身恬世德又重培

兩朝濟上聲名大千里淮南祝頌來金母木公差比擬雙玉音彤管共昭

同

杜于皇云發揮雙壽之意却一字不落常徑所以為妙然非以西樵阮亭昆

季必不能發公之奧衍至此

咏菊

日子近重九喚之覺霜寒不知風甚冷但對南山殘此詩補東上三句忘甚初冷
林茂之云此先生少年作而真氣已勃勃動人

二

每嘆經時秀其如朝樞心以此二語不知陶靖節獨有菊成林

林茂之云盛稱靖節正高操菊處

三

不到南陽谷焉知青藥繁庭前摘短葉痕綠上闌干不云

錢收齋云三詩正以散散不矜力見高

程千一云幽秀之色挹之不盡其思之所入別也

施又王過別

重過京岷路此去復何之一酒向離亭醉遲看知幾時更

林茂之云流動蘊藉五言絕當以此等為第一義油腔滑調皆歸不足道耳

自誤堂集詩選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二

苦愛詩成性高詠不碍閑不云不提防秋葉盡莫度建陵山附詩末句

林茂之云莫度建陵山正欲成其閑適之志耳

輓鄭達二首

文獻風規盡陽城失大賢空餘青谷水流恨在年年附詩下

孫豹人云老成

二

謝公開乘世談笑取覽旌不厭窮泉苦終懷故國情

錢收齋云句短意長

程千一云俯隨韻水一往復价

兩花臺

高原聊一上花雨想空際賁酒還青較分曹自白題孫鍊題自煙銷孤塔初樹
盡衆山低奇雲氣蒼梧是風前望不迷

方爾止云煙銷樹盡二語寫今日雨花臺曲盡其致非親歷者不知

二

老樹亭何得荒墳路可尋曾收七族淚不換一君心人人心意中有此野祭來披
雍春祠憶合詩當時同室門慘極何沾襟

黃心甫云渾淪不歸情皆鬱然一唱三嘆之外尙有餘情從前作者皆可廢
却

袁重其輕舟過訪

急雨臨花在春心亦自添雨急而花仍在故存春心亦帆輕衝驛至煙曉得風占
風一占字也見友時分惠爲官俸獨廉舉橋他日往訪客下丹墀

王貽上云喜其來計其往使人感激

自讀詩集

書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

題張山人像

楚山不可盡逸思在揮毫山人以松勢多新態琴聲入大澗寒雲時臥石寶劍

暗隨簾即景布似得基中趣飛鳴向九皋山人於基有

林茂之云事雖切景詩自灑脫

輓張洪宇總戎太君

颶風吹波翻海縣鯨鯢陸天地貽帝遺天丁鼓雷電致誅水怪坤軸奠先師
精衛天一方口銜木石不相償獨遺阿母啼望羊委驅泥沙甘絕脰鯨鯢逃遁
不敢將海若哀之訴帝傍太君死於鯨鯢之禍百神招魂下大荒樂奏鈞天鳴
鳳凰神之來兮何洋洋身雖殞兮壽無央行助厥子夙願償哀哉阿母名芬芳

杜于皇云結響悲壯極抑揚轉幻之妙非長吉鬼語所能彷彿

談長益云別有聲光震撼于字句之外

何維南云恰悽中具有激昂之勢

終

春酒堂
遺書

上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春酒堂遺書序

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文字間爲可悲余意不然人之生也惟文字爲可樂至一世盡心焉而其樂彌甚若書若畫皆文字也一人兼之則其樂更爲何如周鄭山先生生明之季築春酒堂於郡治東七里所謂金峨太白湖上諸峯環而黛色可數貯經史莊騷千餘卷唐宋石刻百餘種墨蹟山水花竹數十軸庭內外花木十餘種迄今覽其記述猶令人低徊焉想見其曠懷遠識矣往余讀鄧山文手不釋卷顧未得其全集及與馮君孟頴交出其所編遺書盡讀之王無功醉鄉記耶陶淵明歸去詞耶李太白之換千金裘耶賀季真之坐林泉耶阜帽青鞋有閒可借春雲秋水惟狂乃真蓋其立志一編旣涕泗於忠孝節義之事而飛蠅滿筆一念不動落魄貧困守此儒冠發爲文章可歌可泣先生與汪荅文書曰咨嗟歎息在筆墨之外者余於先生之詩文亦云雖然可悲者境爲之而可樂者志爲之有隨遇卽安之心而得超世軼塵之意纓被裘馬無足搖惑其真厚志論曰志固莫量樂亦何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遺書凡

春酒堂遺書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曰文存四卷詩存六卷詩話一卷而以外紀一卷附焉余彙刊之旣以見先生一世之勤而孟頴盡其心以搜先生之書亦豈不以文字爲樂哉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春酒堂遺書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酒堂遺書總目

文存四卷

詩存六卷

詩話一卷

外紀一卷

鄭山使酒欄中傲物忤俗不容於鄉故杖策浪游自吳齊北經燕晉西歷洛陽南入閩中車塵馬跡幾半於中國時當易代俯仰身世寄慨於文字自謂其詩中見血字外見聲屈原少陵而後鄭所南

春酒堂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其性者是也著有春酒堂詩文清乾隆間列入禁書目錄藏本蓋真羣搜求累年始獲其詩文存詩話三種編寫成冊別採傳記同志贈言為外紀附於後屏置篋衍十有四年矣辛酉二月約園來訪遺書爰出鄭山之作趣其付梓且請忻紹如丈江明審定校正補其佚詩剞劂甫竟為述如右
壬申天貺節馮貞羣

春酒堂遺書編校所據舊本

文存

范文甫藏鄭山手稿本 盧澹園於焚化故紙燼旁檢拾得之前有全謝山手題跋文存論一十三首碑八首記一十六首祭文六首偈三首題後一首贊六首銘三十四首今歸范氏裝治時失去跋文

金士甫藏文存傳鈔本 前有鄭山自序乾隆壬申碧雲元年馮貞羣於鄭城冷灘得之補以謝山集序鄭山墓幢銘時上海國學扶輪社採輯國朝文匯函來乞書乃以此書付鄭不數月即以活字板印布且更易次序改名文集冒稱謝山手定者 夏同甫藏寫本亦從此出同甫得之於高雲麓雲麓得之於其師龔懷西龔記三篇其宋刻兩漢書記洞霄遊記文猶未完然賴以校正

春酒堂遺書 編校所據本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餘處

盧青厓抱經樓藏文存寫本 首列自序存賦五論八碑文五銘二 十四首

俞熾卿繼述堂藏陳氏校錄本 無卷弟署鄭山同學陳甫本校之脫賦一論一十說一碑一 傳七記九序四書五雜著一十四首
陳季衡藏文集寫本 未次卷弟篇同金本與鄭山手稿同處頗多

詩存

盧青厓抱經樓藏詩存寫本 無卷數凡五古二百八十五律三百九首五絕一百八首七律七絕兩體均佚

春酒堂詩稿寫本 存各體詩一百五十四首

俞熾卿繼述堂藏詩集刻本 無序跋及刻時歲月蓋出於乾隆禁書之後分體爲

卷似從全稿刪定者取各本校之增出五古二首七古

九首五律十三首七律四十四首五絕三十一首七絕

四十三首有赤堇山人朱文方印

全謝山選續甬上耆舊詩本 有傳鈔本活字板本兩種互有同異選各體詩三百

首有奇中經謝山改刪今擇其善者而從之

詩話

任沛齋陋軒藏寫本 以史雪汀李長吉詩注徐綺城四明談助所引校過

春酒堂遺書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鄧山著作目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集部別集類 崇禎

周容春酒堂選稿 字邱山寧波人

王直望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彙集下

春酒堂文集二冊詩集二冊 寫本 右國朝鄞縣周

容撰 案下採雍正寧波府志傳今編入外紀不重錄

軍機處奏準全燬書目 浙江布政使刻本

春酒堂文鈔 自稱其名曰容不著姓氏

連礙書目 河南布政使榮柱刻本

春酒堂遺書 著作目

春酒堂文鈔 周容著

盧址抱經樓書目集部

春酒堂詩文存 鈔本 周容撰

徐時棟煙嶼樓書目集部別集類

春酒堂文集一卷一本 四明叢集三編本 鈔本 鄞周容

康熙鄞縣志修辭攷

周容著春酒堂詩文定本

雍正寧波府志藝文

周容春酒堂詩文定本

咸豐鄞縣志藝文

周容春酒堂詩集十卷 文集四卷 詩話一卷

翁洲志一卷 全祖望撰墓志

光緒鄞縣志藝文

周容翁州志一卷 續耆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

舊傳全祖望曰先生有翁州志一卷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託言焚於火人未得見

縵南天痕 春酒堂文集四卷 續耆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

下原列自序詩 春酒堂詩集十卷 續耆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

集同今均不錄 春酒堂詩集十卷 續耆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

詩話一卷 續耆翁州死事諸公傳一卷

春酒堂遺書 著作目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序

鄞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旣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尙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謂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

春酒堂文存 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尙書古直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己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槩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菴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于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

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
嚴芒角愈出即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全祖望

春酒堂文存

序

二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自序

憶少時見古人集中有館閣代言諸文及奏疏封事將
相大臣碑碣之類輒欣然動色中年以後每一見之愴
然以悲感古人之厚幸而能見筆墨之盛事也身既困
約又不免出游借筆墨爲賃春忍氣靦顏習爲急就以
承俗譽少選焚棄不自顧惜閒于燈夕晨窗自攄興會
積有諸篇大抵皆小篇耳而今又老矣因念古人幸用
文章事君輝煌黼黻卽或倥傯軍旅流離貶竄其所爲
文猶今後世誦之與日月爭光也不然得閉門十載著
書成一家言又無臯伯通孫寶碩其人者遂使奔走勞
瘁無所成就嗟乎豈不有數存焉然蚤鳴秋蛩鳴春各
因其時莫能自止是以雖愧小篇奚忍并棄後之君子
閱諸篇悲我志焉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鄭山周容識

春酒堂文存

自序

二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春酒堂文存目錄

卷一

賦

秋雪賦

池魚賦

硯面賦

江瑤柱賦

燈蘭賦

棉車賦

春酒堂文存目錄

舞鶴賦

庭柏賦

七

七曉

論

儀封人論

晏嬰論

伍子胥論

范增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朱家論

狙擊論

郅都論

李陵論

三國人物論

陸機陸雲論

鄭虔論

孝友論

厚志論

春酒堂文存目錄

說

更名說

裁衣者說

卷二

碑

董孝子廟碑

三聖廟碑

賀祕監祠碑

賀成廟碑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中睢陽祠碑

石將軍廟碑

王荊公廟碑

餘杭三賢祠碑

傳

陳御史傳

范孝子傳

陳母傳

海烈婦傳

春酒堂文存 目錄

周介隱先生傳

芋老人傳

鵝籠夫人傳

雜憶七傳

過伯齡

柳敬亭

許龍文

小港渡者

李仲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淨慈醉僧

素卿

卷三

記

春酒堂記

謁趙康王廟記

神宗皇帝御書記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白惠風先生家藏古印記

巾子岡記

春酒堂文存 目錄

朱刻兩漢書記

己亥亂後憶記

唐晉王畫像記

游破山記

洞霄遊記

石將軍廟雙樟記

陳公祠牡丹記

浮光杯記

七賢過關圖記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宜興藝壺記

宋磁佛記

徐天池畫記

序

雨堂詩序

殷伯巖詩序

制義稿自序

俞掌天詩刻序

立志編序

春酒堂文存 目錄

王母夫人八十壽詩小序

題後

寫感應篇題後

書

翁洲上沈彤庵先生書

與張詞臣言水利書

復申魁盟書

復汪君文書

復許有介書

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與紀伯紫勸葬燭骸杯書

與查聲止書

與張又陶書

卷四

贊

小影自贊

德昌上人調獅圖贊

關公像贊

春酒堂文存 目錄

密雲和尚像贊

達摩渡江圖贊

面壁圖贊

銘

小卮銘三首

杖銘

杖銘贈友

定鐫兄杖銘

爲某人銘杖

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柏木界尺銘

小硯銘

古硯銘

銅雀瓦硯銘

子石硯銘二首

鐘硯銘

風字硯銘

書架銘

筆樽銘

春酒室文存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注銘

鏡囊銘

藥匱銘

鋤銘

花觚銘

燭臺銘

骰盆銘

髮冢銘十首

偈

寫金剛經偈二首

寫白衣經偈

祭文

祭彭祖文

弔大慈山墓文

哭俞雲君文

祭先考墓文

祭亡婦金氏文

女病祭金氏婦文

春酒室文存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文存卷一

遺書一之一

鄧周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賦

秋雪賦 并序

岑參曰胡天八月即飛雪向讀而疑之丙申歲客寓山右秋八月十有七日天大雨雪薄暮盈寸越日又雪積有尺消數日未盡岑又曰秋雪春仍下因作秋雪賦賦曰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仰焉昊兮天緯伊乘尊以御卑洵大權之獨運施寒暑以同規何信令之罔一迺聽地爲轉移茲西金之承王雖炎火已告讎問同雲其奚來竟六出兮下集初帶雨而色明後卻雨而聲默樹有葉兮易受庭有草兮易合既薄暮而盈寸復終朝而及尺菊不止於傲霜蕉固王乎盡雪凡事與景靡不以目所未見致疑身所初遇致詳嗤勝六之無紀奸時位以猖狂謂災沴之有徵問晉人曰其常感疆域之攸分難引例夫故鄉白日澹兮六月冷黃沙漫兮驚飈長固殺氣之在邊應南風之不揚

憶三春於垂盡時皚皚兮飄飄怪粉蝶其不來代梨花於梁殿楊柳絮兮何多迷鄰家之紫燕才屈指夫百日先青女而重見故園歸兮昨夢芙蓉被於江皋雁卜信兮天遠桂落子兮月高寧上蒼其版版曾氣候有殊操苟此地之未涉將傳聞其我詎謂擁爐而被貉指作噩於斗杓忘甲子而失序誤窮律於大撓嗟今日其何日本玄枵兮乘勢縱夏雪而亦宜豈在秋而不意我寄懷夫晨曦聊無咄而假寐

池魚賦 并序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癸卯十月客寓武林之花隱亭亭南池方尋丈中有二鯉余嘗於午夜聞飛躍聲因念二鯉晦處勺水中不忘萬里波濤之意可謂魚中珉逸矣不禁自悲爲之賦曰閔吾生之侘傺兮累踟天而踣地晨脂轄而靡所騁兮夕攬衣以失寐聽清漏之遶闌兮望舒斂影而雲翳渴思緘默於叢篠兮孤鴻驚弋而高戾彼池魚其何知兮迺激昂以自舒豈昧夫飛潛之各有候兮白龍猶厄於豫且視西江爲不足兮較涸轍已有餘既獲卸於網罟兮更幸免於庖廚其亦可以之心慰兮尙何感慨之未

除謂風雷之不我及兮怨波濤之莫起恐晏閒而失志
兮引晦冥以爲恥念越王之臥薪兮傷豫州之掛劍蓄
壯心而難平兮慮棄時而莫埃老驥伏櫪而長鳴兮氣
常存乎千里翰音勿以天地之如晦兮時振翅而不已
蝦依藻而竊笑兮鮒蟠泥而見尤問神守能羈服兮夢
龍門而溯流寧受教於禪僧兮報燈下之更籌所羨爾
德之有鄰兮偕一祖而一劉遂使愁客聞而徬徨兮竟
不知身世其何求推孤枕而起坐兮涕汎瀾而莫收亂
曰嗟爾鱗族鯉有神兮變化爲道與時因兮處困而貞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屈用伸兮不自偷惰以勵身兮奮躍中宵良苦辛兮營
彼同夢蚩蚩民兮桃花流水何日春兮

硯函賦

若夫割片雲於端州分清溪之餘澤能瑱理而瓊文時
生煙於斗室雖方幅之未修乃自然以任質思藏器以
待動期洗心而退密如鄴架書牋蠶有帙如豐城劍鞘
光有韜豈琴瑟之在御而囊錦之未飭夜深分驚蟻升
晨起兮見風迹良友我謀巧匠是誠就形審勢因材治
槩勢欲屈而未定形似圓而難周幾梧葉之一影似菱

菱之乍浮工習效兮意慊體安製兮用酬成覆載於上
下覺地天之已收於是色稱烏皮塵遠青玉內剛外順
尙玄守璞養生可銘翔鳳何琢當臨池之既倦或索句
而已屬起徐步以散懷惜墨殘於蠅足瓶花近兮春墜
燈蕊紅兮夜爆自今日其庶幾硯得壽而無辱雖曰同
塵含譽用章雖曰體靜養晦愈光思畜德之在乎閒暇
悟萬物之各有行藏承君意其寓勛勝古鑒於鑿牕愧
乏瓊瑤庶自勉力量涵高遠文高典冊願爲大廈兮千
萬間天下人民兮如此石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瑤柱賦

并序

三月三日賓客大會於鹿島廚進江瑤瑤章萬子屬酒
容前曰嘉會令辰適薦此物事難相并君其賦以寵之
且使後人知有今日容因命筆不及構思賦成座爲各
舉大白其詞曰

維爾一介植體江潮非孕珠而受月不耀甲而飾珧承
昔賢之贊慕愧瓊錯之徒饒能精白以自將稱斯名而
非衷若夫出必上已地必奉川旣識時以明信亦守貞
而不遷能彊立於波靡含內美而莫宣惟感知於一薦

遂有生之可捐然識者歎藏身之未託於遠而盛名之有累其天適春風之肆好領幕府之嘉宴爲情洽乎孔偕況物貴乎稀見念天地之生成嗟饕餮兮何限聊興言於短章藉報瑤以芹獻

燈蘭賦 并序

作客暮春朋樽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裁以攬核者吐燄如蘭三四而燼感爲賦之賦曰

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燭愈醒聽檀板之初停聞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麗人擲果誰懷拈核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五四明蒙書 約圖刊本

在中怨燈花兮不相報問杜宇兮何處春迺借火以爲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木之絕續驚高燄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坐客喧笑徵歌賦形或曰楚畹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同榮倩護風兮紅袖防飛蛾之赴明客有謂周子者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急頃刻花開愧茲燭燁固知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爾殆慕燭火之榮而不悟其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迺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性爲趨炎之俊哉夫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始繁厥

枝苟託基兮非地豈枯楊而有稊況炙手其可熱寧迴光而見機縱引膏以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仁質內守眾口已騰雖近君子之清真終恐棄擲而莫矜因烈性之難灰著文采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周子因淒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兮晏息視萬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山樽亦傾少姬垂袂微聞歎聲

棉車賦 并序

車以行遠此不離步然兩相權而運不止有車道焉棉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六二四明蒙書 約圖刊本

最護子聽之車使金與木齧迺子是吐然後棉可治以煖人賦曰

問姆訓於女紅責先矩以制器彼剪尺與機杼旣以織而以刺若木棉之告收需爾車兮首事物相比而過慈宜割愛以示義於是前樞後衡金齒木臂手旋右而下應足浮沈而左循御常急而何勒輻自一而何輪遂令梨花湧月柳絮堆雲蚌含波兮珠吐榴破霜兮子分余乃因器悟理觸物成頌雖茹柔而吐剛能顯仁而藏用欲內實而外華因守靜以制動重曰類以明辨虛白將

兮劍以爲復嗣續長兮袍以爲溫禦雪零兮布以廣用
倍七襄兮維梭維軸藉爾倡兮天孫遺石君平乃章兮
室中運車予爲爾揚兮爾有功於樸素勝纖車與蠶筐
兮

舞鶴賦 并序

庚寅春暮寄跡某氏庭有二鶴天矯翔舞眾共集觀以
爲懽笑予獨感而悲之爲賦曰

維海岱之靈禽領仙姿於化育表明潔以修身振聲聞
以警俗暮緣山兮月橫朝皇闕兮水綠極天地兮逍遙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借雲霞兮沐浴何羅網之誤投覽川原之卑蹙於是僞
侶相顧飲啄依人視燕雀之得意隨雞鵲而誇巡愧長
風兮無力羨畫壁兮有神爾乃足蹕交竿翅展旌旆忽
凌虛以往來互低昂而綽繚激日光於簾中蕩竹影於
花外是日也游絲繁紫綠蘇承紅人停觴政管歌歌童
客起驚眩或西或東有謂予者曰異哉節按流縵塵絕
旋娟初進陽阿之奏末留太液之仙使天半而下視如
粉蝶之翩翾是殆喜春庭之暇感主人之賢效所長以
酬一顧兩相和以娛四筵者乎予獨俯焉有所思也夫

物各見才鶴實有志豈其甘耳目之玩雜優伶之次者
哉地雖窮於半畝性自慕夫翱翔恐戀肥而氣抑遂致
誤於稻粱乃習勞而警惰鼓六翮於未忘昔士行之衝
齋運甕越石之客枕聞雞俱練志以徵用厲躬以需時
前史所載鶴亦猶之苟其輕颺可乘一舉千里謝小苑
之樊籠肆縱橫於山水指丹穴以同歸偕扶搖而其止
君輩將翹首不及拭目而已斯知不受畜者難以意量
而暫羈留者未可褻視也已而飛花旋定林鳥不驚斂
羽危立神肅而矜識支公之有意乃報我以呖聲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庭柏賦 并序

庭柏者予禪友菴公庭前之柏也公初皈佛時植之四
十餘年矣予每訪公將別輒復還步以與柏語行僮私
相謂居士來此不知爲公爲柏一日公以柏意徧索諸
君詩予更爲柏賦之賦曰

歲遯遯以趨暮兮行偃偃而莫之叩禪扉以弛慮兮語
笑款而遲遲顧庭柏之獨秀兮凝積翠於苔墀日月有
與相副兮冰霜豈其我欺荷斯人與左右兮同依歸於
荒宇恐有負夫栽培兮因堅忍以自樹雖近石而處瘠

兮庶傍梅而得侶敘百丈之勢於半檐兮守千歲之天
於尺土其輪囷而結轡也如率律苦身兮攝心密迹其
森肅而靜穆也如少林無言兮九年面壁其枝承而幹
掖也如社集縉素兮雜心自格嗤喬松之薦附兮何物
累之是徇希商邱之散木兮以無用而全真雖不及蜀
祠之黛色兮又奚羨夫漢臺之嶙峋然草木於世何紛
紜兮賢哲相得而不朽相彼柳兮早凋藉泉明而著後
相彼蓮兮汙泥託慧遠而名壽審此柏之繇來兮追往
昔而爲友于於是每一過兮移日對清陰兮逶迤感歲

齊酒堂文存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華之易邁迺援琴而作歌歌曰飲沉澁兮餐日英累億
禩兮薄太清招岱岳兮雲來停天花飛兮鸞鶴經誰立
石兮李陽冰紀當年兮種者名離塵埃兮悟無生似娑
羅兮壯淮城

七

七曉

向讀枚生七發以爲不過駢麗之一技耳及閱後人所
擬諸篇乃復追覽枚作自旦至昏反覆繹始悟七發
用筆至此參差錯互倏忽閃幻如風得水如絲曼空楚

騷之變也若後人所擬泥於聲偶止得駢麗耳卽陳思
亦未免焉乙未夏寓杭之昭化寺寺有陳松梁柏一日
僧修神像於胸次得繭紙數葉上書七曉一篇不署姓
氏而蠹蝕大半不可以句子爲揣摩錄之其文曰

漢有霍庵子初佗係善病思自靜攝閉戶占醫大曉山
人過之見其神昏氣沈奄焉微息謂曰聞病耳何至是
霍庵子曰然也億已山人曰子方強年病胡爾御今病
狀若何意者風邪內攻腠理失衛飲食伏奸乘間外比
遂令心不自君陰陽易位疑寤疑寐中懸如墜眯目若

齊酒堂文存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爲鬼爲魅子得無有是乎曰然也山人曰今又閉戶
單子莫用自釋藥餌補瀉胃府爲驛是治病憂病更設
一病也霍庵子曰爲之奈何

山人曰聞梓澤辟疆合爲一也金明千章開以扶桑白
榆千行雜以青棠安石殊方瓊花仙本移之邗溝分自
漢苑上谷之梨簣簣之竹嶺南之荔靡一不植白蓮朱
綴砥室彤軒步欄互突綺井垂蓮俱轉蕙汜蘭風日異
天至於通池曲沼自爲洲島芙蓉躍鱗文鸞戲藻虹臥
蜺橫鵲飛龍矯而且瑤席徒步障舒棋彈五木蹴踘投

電勝事未已絲竹徐起香發眾口燭高芳以吳藝趙酒
露梅霜非易牙所調承意先後蒐淵漁谷取無生有秦
青延年之歌陽阿交竿之舞間姬傳子之黛俱抑袂授
情留聲送睽此亦天下最侈志適形之樂也君豈忍不
一臨幸乎霍庵子曰僕病未能也

山人曰齊客有淳于生者善滑稽空類隨觸引意緣誤
爲正設眞成僞君能出而聽之乎當其集雋士於雲夢
招稷下之雅宗駘宕之才不及多方之書意中取次發
端及乎淳于往自女媧之煉石而聚蘆軒轅之教虎而

齊酒堂文存 卷一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戰龜巫支祁之金目而青驅以及梁父之衆之禪阿房
瑤池之醺旁孽草木禽魚之鳴止屈伸羽流所紀梵志
所載之怪愕而難馴莫不刻形呈態迴風遏雲四座盡
嘿如有鬼神怒者皆角喜者齒斷丁尾規方烏白戌晨
膠翎之迅而有不往不墜之時以待人將使鄧析桓圖
香舌繹而不能引息斯亦傾耳之辨說也子爲何如霍
庵子曰僕病未能也

山人曰吾更爲子聯鄴下之英拔梁園之彥自宋玉景
差以至漢京凡采名剽襲之士不與也相與遊宴從容

林泉散聚緒窮吳江之波毫窮中山之兔脫帽命酒舉
觴還賦沈思待酣因長就警思既往而若閑機忽來而
如豫問心力其誰驅追指腕以相赴愁鵬起而驥怒或
不知其所之矣於是璫兮環兮忽兮恍兮猗皇裔兮組
兮錯兮瀟兮灑兮紫窈冥兮斂人爲之起舞天孫爲之
咨嗟晚霞迴翔爲之欲下又何必皇甫士安爲之序而
增其價繼之以濡髮作草解衣畫龍皆塵芥盡卻挈身
在風斯時雖百觚不醉一石亦空斯人生劇俯仰愉快
之事矣子當出而共之霍庵子曰諾病已請事斯言

齊酒堂文存 卷一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人曰鼇柱之外瀕洞無垠何吐何吞日月出沒元氣
昆侖舉九域之山川今古之城市土田置於其中猶虛
半而自存試偕子陟層臺汎遐矚亦足以滌滌二豎灑
蕩神志矣霍庵子曰君曾浮海與海之形乃至是山人
知其中稍動矣乃推而極之曰此言海之形耳未盡其
勢與其情也若夫微波不興千里鏡平固漁父蕪漁之
所集也賈客金錢珠貝之所帆也魚翅映山蝦蟇刺雲
之所雜見而可喜也及夫風龍生蛟虬起峰巒突兀不
知爲水天地欲一爭尺餘咫尺高鐘大鐃礮石崩車之聲

結旆蒨帛建牙樹纛之狀驟耳夾鏡批留箭電越幽之
勢罔勿閃忽幻惑目不及治已而舷傾艣折僅得礁石
獨立四顧禽聲并絕天澹愈廓境移情出恩讎渙釋富
貴奚卹生死茫然萬慮俱失爰叩石而成歌俟鍾期以
和之歌曰仰沈寥兮俯滄茫寂無人兮世何方遺我軀
兮心翱翔君能隨我游乎霍庵子曰僕病未能也然而
幽憂之色揚矣

山人曰是猶一人之情耳未及眾也然則幽并之郊伊
洛之陌草淺林豐背坡面澤選逸足之夜白結悲歌之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客服單絞之急裝冠鶡雉之危幘縱短喙送勁翮深
弓遠弗矢疾麋靡委頓狐兔狼藉悉自駭奔喘伏投體
歸命實非予意之所求獲也頃刻不意虎肥豹瘦熊貔
佐之猩狒在右睽光射人但聞風驟陷爪握土塵挾於
後貪與憤并閉頤而吼山人乃復振袖起坐曰其間忙
暇齊至非予齒舌之所能猝給也勒轡諦審斜鑑取威
廬秘忽縱刺無中疑決弦正滿苟安鏃危或截其脰或
礮其頤或斷其髀若夫志目移耳志脛移腓猶自中廬
不云勝也乃登崇岡別功次等武事睨目橫杪陳俎割

鮮士飽客醉角震鼓聞咆哮在目今安在哉充車溢輪
委野而已此樂也亮子所急起而從事者也霍庵子曰
誠樂矣然如病何

山人曰是猶眾人之情耳未克徧也方今秋夏之交種
稔並奮農夫望穫而輪租鳥雀聲喜而相問而迺旱魃
侵令雨師失紀田既龜坼溪亦塵起枯槁告窮魚鼈莫
徙攷繁露徵皇極閉里市迎蜥蜴雲將族風復驟焉疋
巫病覲擲蝦蟆而倦息矣倏而山氣北起如沸如蔚掌
奔會而擁雷電劃天而追物龍垂髯而可數水上捲而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汜觀其所傾沃者所解釋者所濡受者所沈汨者所
賦逐者予欲代土膏禾黍言其所喜而未能也其始也
如放臣羈客久託荒裔一夕夢除籍而回故鄉其繼也
如負逋之民閱鞭箠而莫可控告一旦承肆赦以出桁
楊其卒也如白登園解士呼萬歲馬亦嘶鳴而騰驤螟
螭鏃羽葦笠生光鴉鵲伴鷗鷺以浴稊稗隨稻葉以香
況乎人倫庶類之懽呼歌詠更何如耶是樂也是閭境
萬姓之所同也君獨不起而同之乎霍庵子曰天之所
厚貪吏奪之兵戈奪之樂所同憂所共也

山人曰是已將爲子陳塞垣之事秋風振兮首稽肥韮
星長兮月滿圓捲旌旗兮逐雁飛烽火高兮照鐵衣爰
乃廷赫斯怒命大司馬簡練羽琕司空拂治苑車輔
推轂天子受揖賜七屬之犀佩九錡之臘謀臣出自甘
泉議郎亦從韞轡帝命曰師和允克權一斯行爾尙代
予章厥天罰用懋厥成於是魚麗制勝偏師出奇選鋒
啟路中堅受綏旬旬磕磕彭彭央央翻翻駟駟勇作
怒從容而有常令嚴以靜闕其無人明月照霜忽霆擊
而驚發兮誰測夫車騎之塵雖臨脫而伏聽兮反輸誠

書酒堂文存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知所穴之窺舍彼日逐直指弓閭風雨飛鏑霹靂杖
枹當是之時曰有神驅或亦然也砂石用命俱成寶育
驚策聲斷奔降兩壁暴掠積甃天道不宿至於馬蹄車
輻前後駭駭兵勿及施僥倖糜爛者固已見燐青千里
矣委甲踰阜擲鞍蔽林彌望懾駭士氣未禁誅鴟鴞者
傾巢去荆棘者剗蕞也因命相如枚舉之徒倚馬作檄
馳諭屬國凡窮髮務面穿胷黑齒重譯極域莫不匍匐
稽顙請吏而貢職分命陳琳述爲露布奏凱九重用紆
左顧勿事矜矜及戰若觀再命班固傳毅磨崖勒銘歲

時月朔師臣曰某奉天子勅討戮匪類永靖元元皇威
靡屆克燿克焯迴尙爾迷昏俘斬馘蕩莫或克奔嗚呼
惟爾之辜天不並存順逆有殊可不戒諸由是班師振
旅琛球畢會廉金人以獻廟築京觀以昭威靈凌烟以
錫勞受斯弗損芻蕘有儲頒賞賜酺分茅昇菟曰冠曰
裳各奠我居皇帝壽昌郊集騶虞斯近代希觀之盛事
也君必亟起而慶之霍庵子乃推枕而奮曰有是哉山
人曰皇武之世事有嫖姚功稱厥名卒去漢病況區區
臚臚間聽其偃蹇不去哉於是霍庵子驟然起立霍然
病除遂以霍庵名其居

書酒堂文存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論

儀封人論

班氏古今人物表多失其次以儀封人偕祖溺輩同列
且下於達巷黨人是不能讀魯論矣魯論及門外所附
見諸賢當以儀封人爲冠封人無他表見止傳其木鐸
一言耳乃一言而竟能盡孔子夫孔子萬世之人也卽
及門能言之徒欲贊孔子猶費援引委曲以相形而見
而封人竟能以一言盡孔子不特以一言盡孔子之當

年而以一言盡孔子之萬世若已見及後之帝王歷世師事自京國領水至通都大邑與邊裔荒徼莫不俎豆鐘鼓釋奠孔子學士大夫章甫縫掖從容講禮於廊廡下者封人之見何大且遠而所言又何簡且切哉吾特不知當日從者曾以其一言問之孔子否使孔子問之當必訝然有感其一言之有當也又不知封人既爲封人豈竟不以姓名爲封人乎且懇懇介從者以見豈不以姓名通而止以封人通乎或以姓名通而從者之失於記乎又賓主相見拜跪揖讓之餘豈竟嘿嘿相視彼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不交一言而別乎亦記者之失於不及記乎乃姓名不傳其他行事不傳并與孔子相見所言不一傳而僅傳木鐸一言然止就木鐸一言思之則其相見所言必皆可傳者可知也其生平行事必皆可傳者可知也神龍之在水也以靜爲體以變爲用固不可得而見也及其在天也雲承之霧就之亦不可得而見也或偶見一鱗一爪而下界黎庶遂以此想像其煜燁之光屈伸之狀與掣電挾霆呼江吸海之勢如在目也究之何嘗見龍全體哉余於儀封人亦作是觀矣

吳興論

有盜名數千年而至今猶遊焉者何也事有所麗以自匿心有所恃以自售也蓋君子而誤一事於小人者吾諒之小人而竟自絕於君子者吾亦諒之諒君子者在責之之中諒小人者在責之之外若夫積慮於小人而託迹於君子且又致天下後世不得不指之爲君子而不敢直斥之爲小人其用心也亦太闕矣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德之賊也余每於春秋戰國間

春酒堂文存

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貌其人而不可得以晏嬰始末觀之殆其人歟嬰仕齊濟日趨亡矣無能有所匡救依違崔慶悅仰姜田廼反得顯君名何爲者哉生平大節在枕股一哭耳其言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斯言也聚過於君以平弑者之罪也散黨於君以滅人臣之責也杼聞之有不醉於心乎又何瞋其一哭此卽嬰所藉以自匿自售者也越石父賢者也御者雖以妻言自礪豈遂能勝石父乃止聞薦御者不聞石父薦也嬰不能用三士能用石父

乎梁父吟曰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
相齊晏子武侯意不盡言判之曰讒嬰罪昭然則三士
非不可用者明甚奈何於公室衰危之日付三士於二
桃三士猶可說也曷沮尼谿尼谿之沮與書社同然子
西以讒誚孔子尊孔子也嬰以儒者誚孔子誣孔子
也以儒誚孔子者莊子所載盜跖之言耳莊子意若曰
凡世之誣孔子以誚孔子者皆跖類也至攝相於魯道
幾大行爲之友者宜喜不寐而充嬰尼谿之心則墮下乘
兵城南舞女非二桃故智哉既忌之行齊復忌之行魯

春酒堂文集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誠何心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
而不與立也可以例晏嬰嬰盜名跖盜利

伍子胥論

子胥以諫死爲千古悲獨余不得不爲子胥惜焉惜其
諫失於詞以堅王不聽之心也吳越之事理於吳爲長
勢與越不並殺其父而與之爲鄰種蠶亦難於謀國矣
至退保會稽而種乃卜於天以幸吳成是以句踐試博
爲孤注也種死固不待烏盡弓藏時矣吳誓於越誅句
踐而立之君則可存句踐而忘其父則不可援理以斷

直吳不直越也卽觀夫差初立出入必使人呼曰爾忘
越王之殺爾父乎棲越會稽此心豈遽忘哉使有人如
子胥之諫曰夫越非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
謀越王好信以愛民故婉其詞以縱逸王志然後安受
吾燼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勿摧蛇將奈何胥宜曰非
也越安能蛇縱爲蛇安能我毒王成越何不可獨恨構
李之役先王燬焉先王而在也先王今成越矣今王而
成越先王指實痛焉天下將議王之孝無以申名臣何
忌越忌齊晉有詞爲先王羞如此則夫差必聽夫差有
至性者也有勇而負氣者也好名者也諫可激以怒不
可怵以威可觸以先讎不可戒以後患而乃以少康視
越以過澆視王擬人不倫矣人有言曰成越不失爲夫
差也夫差苟能厲精如初越奈之何雖然越不可不誅
也誅之不爲不仁成之足爲不孝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譴之以胥之天性沈摯負切身之痛者而爲王言不
及此此所以爲天也夫

范增論

蘇子之文之悍也甚矣於其論范增增不受矣何也增

春酒堂文集

卷一

二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去善矣不去羽亦必敗蓋羽之敗也敗於義帝也弑
卽敗於義帝也立矣陳勝旣起人各思亂項氏足以自
王何假懷孫且陳勝猶託項燕而項氏反不能張其祖
父勸梁立心增計左矣亦思梁與羽能事帝者乎不特
羽不能事帝而增亦不能爲帝臣趙危旦夕卿子冠軍
置酒高會頓兵不進羽殺之誠是羽之殺冠軍增之謀
也不寧惟是卽其弑義帝亦增之謀也如王關帝約何
漢何楚使羽意中有決殺沛公而奪關帝惟有棄虛名
避耳其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夫天下固帝之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下項王沛公均守北面乃竟以天下屬項王目中尙
有帝哉故欲殺沛公之心卽欲弑義帝之意而其立義
帝之日已有弑義帝之心夫帝卽不見弑於羽亦必見
弑於漢使帝得保身江南待垓下併楚之後漢能奉之
爲宗主乎韓彭功烈尙不使腹食封土而謂能終事義
帝必無之事也則義帝之弑原楚漢兩相持於先後間
者增稱善謀奈何先之蘇子之言曰弑帝非增之意也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增果忠於義帝者乎旣曰增之欲
殺沛公人臣之分也而又曰增與羽比肩事帝君臣之

分未定力能誅羽則誅之不又自相矛盾乎曰增之去
當於羽殺冠軍時也夫羽殺冠軍正增計行言聽之時
奈何言去蓋增之爲人任氣類羽卽使翩然歸漢亦必
不能如蕭曹良平委蛇謾罵之前以就功名者故明知
沛公有成而卒事羽明知羽必敗而不歸沛迄以疏間
不用去去寧死嗚呼增果人傑乎哉增果人傑乎哉

魯朱家論

或曰魯朱家亦以季布嘗漢高耳未必能必漢高也漢
高怨布深布出而驅之市是家殺布也韓信臨矣必布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全乎縱家能必之而布任氣或如田橫客恥北面帝伏
劍死是亦家殺布也雖然帝初得天下胡越未一封齒
之心可恃也特亡繇言之耳有滕公則帝可必也帝旣
可必卽可必布之不死蓋布之竄匿濮陽濮陽不能終
匿且以自剄激之是明引魏齊命布也卒不悟而就柳
車則布之斬死不待智者知之家僮之賣固濮陽之陰
用朱家亦濮陽之奴視季布也濮陽之不欲以三族徇
一斬死之人明甚至家見滕公因緣獲赦拜布郎中布
眞倖哉夫與之相刀俎者使北面而奉爲君布尙有恥

心乎自是之後家未嘗與布一見豈矯名歟心鄙之也然則家何以必生布夫生之者賢之也家之生布非賢布也蓋家之不欲以三族徇一斬死之人明矣家以俠名則柳車之來不得不受不受何以全名受之又何以全族故不得不用滕公嗟乎周魯滕三君之相爲用也如此然而家難矣史曰家亦以此名聞當世是家用布乎亦醜矣

狙擊論

博浪之椎古今樂道或曰爲計疏或曰爲謀密予不暇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辨也夫以匹夫而謀帝王計乃出於狙擊且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然吾不以之奇張良而以之奇力士力士何名何氏史相傳止曰力士耳夫以荆卿之勇猶藉樊於期頭督亢圖止一見匕首而死乃力士一無所藉爲良報秦狙擊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其智深勇沈豈僅僅一力士也哉使後出而從事漢廷噲等不足伍也奈何陳涉起後英雄並出力十終泯沒無所見聞良亦不爲之一言於高帝急人之日并不爲表著姓氏使傳之天下後世良負士

歟意者士當日與倉海君同隱俱不屑以姓氏見乎又焉知十日大索士早毀軀滅跡不致良累乎焉知非亡命去終身以不中恥遂灰心遁影於深山大澤閒逍遙學道先從赤松遊乎總之以匹夫而謀帝王擊幾中又使大索不可得求之兵法中亦可謂之九天九地處女脫兔者矣此豈一往之士所能爲而或者猶曰狙擊之役良一往氣盛故圯上老人以進履教之是以卒能成功予曰非也良縱不遊圯上亦必以功名顯何也倉海君者圯上老人之輩也故所薦力士亦如此語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力士是也張良之辭封辟穀已先受之力士矣

郅都論

太史公以郅都冠酷吏班固因之予甚傷焉攷都生平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其所謂酷獨不與臨江刀筆一事然猶使魏其得通則都網亦未甚密也至於嗣氏之誅首惡耳視義縱之掩定襄獄賓客昆弟一日報殺與尹賞之覆石虎穴并瘞桓東者何如哉而迺連類並觀作史之筆酷矣及守雁門匈奴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中威稜震響如此李廣何足多乎都卽酷亦帝用違其才耳不使爲將而使爲吏都卽酷未聞酷於下民也而且能酷於匈奴蒼鷹之號起於貴戚傳云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蒼鷹之號可以驗忠帝知其忠而斬之非都酷而帝酷矣班氏又云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太史公原文匈奴患之實太后乃竟中都而漢法班氏特去實太后三字夫豈偶然且旣已太后矣而又何稱漢爲予以爲中之者匈奴中之也計爲反間以中之也而所以中之之計不傳然則太史公實太后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字反屬衍文班氏特據所聞爲之改正嗟乎漢法過密矣而反使匈奴得借以去其所患無怪乎吐蕃欲去馬渾而盟平涼兀朮欲去少保而通秦檜也郅都而在吾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李陵論

李陵者忠臣也義士也何言之夫漢武與單于戰者數矣以衛霍專閫出數十萬眾僅能勝之覆師衄事者相踵乃委陵五千別將出塞後無繼援是武帝明倡陵於死地也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者將可得之於兵而

君不可得之於將武帝不能必陵以死正教陵以降耳至殺傷過當旃庭震呼使遙得虛聲相應陵功名成矣而矢盡糧絕徒手叩天帝負陵非陵負帝也其言曰欲得當以報陛下此言豈誣謬哉夫人言之不足信也固矣然有所推則可以相信昔伍員遭讒於楚父兄離刑間關奔吳卒破郢鞭尸以報蓋怨毒之於人甚也武帝棄陵於敵而復誅其老母薤其妻孥使陵號痛迫切計無復之將竭其生平之才爲敵謀盡其引弓之羣與漢鬪智會勇期長驅入塞衛霍雖在亦費周章況貳師輩乎而乃揆義抑情沒身飲血刺緒以謝志可哀也夫誅其老母薤其妻孥而陵卒不爲敵用則知全其老母留其妻孥而陵卒爲漢用可知也使不特留之全之而且祿之嗣之遙寵列之陵之感激報漢更何如乎陵言豈誣謬哉趙破奴居塞外十年猶能挾其太子歸漢曾謂破奴能之而李陵不能之乎使李陵一旦克踐其言斬單于首焚老上庭內應漢師敵鉦返國於是見老母白髮亡恙妻孥帷帳依然聚首悲歡如逢再世豈非千古創事足爲臣子敗事者之勸迺嚴刑酷誅絕陵南望使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厥言不驗悲夫至後晉有朱序既降苻秦反正淝水功更爛焉是代陵言爲驗者也

三國人物論

士君子不幸生逢衰末予人以可想何如予人以可思予人以可盡何如予人以可疑何如予人以可證三國人物云極盛矣然三數子而外大要皆可疑者也否則可恕者也又否則可盡者也若徐子元直審其心術則令人可思觀其才識則令人可推察其話言則令人可證求詳始末揣勢繫情若可先諸葛而出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祁山者然若可協壯繆而守荊州者然若可下白帝而制陸遜者然何也徐子雖未有所表見而就其紛紜之際獨歸昭烈其議論風采固已巍然足以豎立非可借管寧祁原同日語矣乃母爲曹氏所獲指心辭劉此心固不能一日忘劉者也是用畢身恨默無所表見豈不能有所表見哉不忍爲曹氏表見以自背初心也當陽之奔隨劉者不止一徐而曹獨以獲徐母聞則曹之留心物色也明矣乃以仲達之奸文若之敏不得不爲曹用而徐獨能依隱於時不受羈勒豈徒其智足多歟而

抑其才氣物莫能動潛漠於功名之會夷猶不屑非具聖賢剛忍之學曷克能此水之蓄於淵也渟泓而善止則其放而行之也必千里而不匱固不待其千里始知之也且也昭烈三分之業定於隆中而隆中之顧決於徐子惟其人能識是人則三分之業固徐子所饒爲之夫三分之業原諸葛所不屑爲不得已而爲之者則謂徐子之饒爲之非過論矣天平徐子不去鳳雛不効漢遂三分也乎哉三國人物固當以徐子爲冠

陸機陸雲論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機雲橫羅讒構門祚慘夷當時皆惜以死非其罪史書又譏以智不逮言自我觀之機雲者文苑之猩獬而名教之狼狽也陸氏爲吳宗臣奕葉將相鳳皇天璽間機已領父兵爲牙門而雲亦應賢良舉矣吳社既屋二陸宜念祖父戮力之餘思休戚與共之義雖不能效諸葛瞻孫竹一戰張子房博浪一椎若靚之不仕終身豈曰矯情過行結廬九峰垂綸三泖攻筆墨爲勳庸卽家庭爲朝宁純羹鶴唳良足優游縱使纁璧頻仍州郡敦迫亦當指鴻自矢筮遯非威使洛下諸公遙望華亭如同

銀漢不特張華王濟迎風寄心更令王導謝安望塵修敬在國爲忠於家則孝服經懷慙慙薦銅駝笑石火之洛陽慰滄桑於建業林泉見榮著作增重奈何多秀無悲殷之思白馬急朝周之駕聯鑣北邁競物矜情承勢依權細等蠅蚋雖三張因之價減於祖父得無覩顏盧志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豈果殊邦容不相識亦或借譚示譏忘恩昧本將撫膺驚汗涕泗沈瀾悟此行祇足辱先思美名安可服俗遂自怡還吳猶可得半況更有顧榮孫惠知愛勸規將忌三世既已知之又何待兆折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牙旗夢徵黑幟哉夫忠孝者大廈之基址也功業者棟樑之榱桷也詞賦者塗茨之丹雘也豈有基已陷而慕崇墉址已虛而誇聖壤悖之甚矣然則當時之惜之者與史書之譏之者皆循其末而不原其本擬其華而不詳其實也嗚呼西晉習尚崇浮務虛故其持論止此至唐人作傳又附舊聞無能闡隱致使二陸爰書遲至今日吾今爲陸氏誅事仇之忤子爲後世嚴立身之大防

鄭虔論

潼關告敗乘輿蒙塵諸扈從不前反爲賊用者不足責

矣卽受劫汙官不能引決又何可復言然執千古大開以定律君子所以持躬就當時國法以原情君子所以持論如鄭虔者尤可哀也虔爲張通儒所劫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吾今不知其密章所載何語以意揣之大批序賊安速亡之形申臣虔朝宗之義以視王維凝碧一詩孰重孰輕孰先孰後乃維得用一詩釋中允留官虔不得用密章寬台州竄死何懸絕哉此所謂就當時國法以原情不得不歎唐刑之不平矣且唐而以虔之密章爲漫然也能必賊之亦以密章爲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漫然乎如不能必也則虔亦幸而密章得達耳如不幸而機露跡呈反忠爲逆移海青之白刃先常山而受僇然後信傳靈武相對痛心方歎息其章中所載何語而恨有心者之無其繼也迨收京之日能不優加褒寵錄及子孫者乎夫由反可以考正意外可推意中一彼一此相推互見但思虔舉筆修章生死咫尺雞睨隨吐聊以永日已耳乃馳此心於靈武之廷已半其身於刀鋸之下虔罪可原誠較然矣總之鄭虔視源明不足視王維有餘若曰館設廣文目加三絕九重知遇照耀史編

實備惟賢一死寧過而乃費後人之推求借旁人以比
絮爲昔日之鄭虔已矣爲後世之鄭虔奈何

孝友論

詩書所稱孝友多矣易弟曰友者何也達道惟五序友
而後於兄弟豈非以親疏內外之殊歟夫謂篤於朋友
而曰如兄弟然宜也謂篤於兄弟而曰如朋友然可乎
蓋進疏者而之親是教天下以忠推親者而之疏豈可
示天下以漸詩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以言兄弟之勝
於良友也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以傷兄弟之不如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朋友也然則曰孝友者何也夫兄弟同本自幼至長飲
食起居之與處啼笑休戚之與共凡物久相聚則不忍
生焉況天性乎宜乎兄弟無不相好者矣而相好者豈
何哉兄弟未有不相好者其不相好也繇漸其漸皆起
於相恃過信相待易率相期太密而相效最捷也地既
處於無可避時又迫於無可假遂至日積月累趣於大
隙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讎此之謂也於是聖人
思救其窮乃推而通之於朋友之間非疏之也所以使
之有可避有可假也夫任質者時望留餘者有容兄弟

易於任質朋友必務留餘以留餘之心處任質之地則
天性百年和氣旁及孔子曰朋友數斯疏矣友固有不
終友者不終友者不稱友矣不終友者以數是反以兄
弟視友而不終友也夫以兄弟視友而不終友以朋友
視兄弟而可以終兄弟此亦聖人所以待衰世之意乎
故孔子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蓋切偲於兄弟
怡怡於朋友人之常情也以切偲與朋友所以進之以怡
怡與兄弟所以通之怡怡者友之謂也

厚志論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予讀仲長統樂志論始羨之繼而疑之羨之者羨其境
遇之足以自娛疑之者疑其境遇之難以自必也何也
使必如仲氏所言良田廣宅溝池場圃舟車使令酒肴
羔豚則世安得有樂志之人人安得有可樂之志哉善
乎顏光祿之誅陶徵士曰薄身厚志夫能薄其身乃可
以厚其志矣若仲氏所云是自厚其身矣求厚其身尙
得樂其志乎予於是續樂志論而爲厚志論焉厚志乃
所以樂志也論曰

夫志固莫量樂亦何厭苟隨遇而即安卽簞瓢亦不改

然而難已使饘粥有繼田何必良風雨有蔽居何必廣
老親容介子之隱妻孥安鹿門之遜則插棘栽蔬傍簷
時竹鄰樹卽我場圃野渚亦我溝池夕陽照水偶爾垂
綸皓魄穿林忽焉命酌既忘得失於竿下亦聽有無於
甕中烹葵剪韭何必烹豚北社東邨何妨步涉舉盞不
有門生著簞豈無子姓何爭使令乃逸筋骸散髮行披
襟坐花時吟日高臥甘淡泊以養胃止醫藥以順疾隱
著述以避謗簡交遊以忘名門無催租之吏塾有抱帙
之兒閒臨翰墨求歷代所由分頻詠詩書審諸儒所未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盡錯綜人物俯仰二儀又何必學吐納於神仙卜吉凶
於季主自可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何況纓綬
之榮裘馬之奉謂足搖惑君子之素志哉古人可作不
易吾言矣

說

更名說

容少時以洛名應試爲弟子員者將十年丙戌夏棄去
不復就學請更名大人曰爾褊中尙氣不能容物吾聞
不物容者物不容今更名容爾其思此名矣他日客有

謂大人者曰離騷云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惡夫苟合而求容也若翁名子之意得毋爲屈大夫所
譏乎大人曰然也否否地有不同行或異軌自有要歸
言或異用泥乘機山乘權不可執一論矣屈大夫以楚
王同姓仕爲左徒既親而貴矣顧宗國之淪亡悲讒夫
之得志去國不可悟主不能計惟懷沙以死故以惡夫
在位者之苟合而求容也若吾兒者治亂無責於身貧
賤何爭於世讀書事親志免戮辱分也蓋將戚否不形
以期勿爲世之所忌非依違自詭以期得爲世之所憐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將退而有以自處立於是非之外非進而有以自附立
於脂草之中武侯曰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周容之謂也
且夫蕙蘭託於深谷而求以松柏之幹則謾矣鷗鷺汎
於波瀾而責以精衛之勤則戾矣以舌之柔也而曰何
不爲齒之剛則狂矣以葛之疏也而曰何不爲腋之密
則詘矣子奈何以屈大夫之義與吾兒相比繫哉客唯
唯而退客因述之爲更名說

裁衣者說

崇禎初京師尙恬熙也其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

著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鍼紉云
每旦攜翦以出羣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
翦翦如風生翦已指一工曰若完之出又至一家亦如
是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半羣工安焉曰非若翦不
迴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選得司庫冠
帶將就道羣工醵錢是餞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翦莫
當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翁已就仕版矣敢以
請於是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冗員外僚治衣也治必右
職右職各有體不止修短肥瘠間也須審其資眾曰何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資曰官資眾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盛則體
仰衣須前贏於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之心營遷擢思下
人衣乃前殺於後故衣之適體在審官資之淺深資之
淺深即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眾皆悅服
獨一年少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有初登右
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
人不自爲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
衣宜前殺後贏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贏後殺或一日
而當塗與冷曹先後接焉衣將奈何或一座而冷曹與

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翦亦將窮矣厲
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
以宜於時矣周子聞之曰厲成善用翦而年少善用尺
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
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體使裁衣者守
其翦尺而無所短長其間者不一二見也世事安得不
有今日哉於是述之爲裁衣者說

春酒堂文存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文存卷一

春酒堂文存卷二

遺書一之二

鄞 周 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碑

董孝子廟碑

莫不人父母也指一人以不孝必怫然怒指一人以孝又必歎焉辭豈孝與不孝出入間別有兩持中立之塗可隱托多人者乎否則竟廷無不孝臣而大舜獨孝名何以處皋夔孔門無不孝士而閔損獨孝名何以處回

春酒堂文存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賜然則古之獨以孝名者皆人子不幸者也人子以父母身事父母顏色語笑飲食起居至常也原無可以驚眾動俗惟變當於至難迹處乎莫諱於是天下後世莫不聞風感歎而旌揚之尸祝之非為孝子慰也欲使聞風感歎者各還顧其身而自幸所處則天下後世當無一非孝子夫以孝名天下後世非孝子初心而使天下後世因之而無一非孝子又孝子至願若漢徵君董公固已幸而無舜與損之不幸者也觀公母類述公孝行於王寄母則可知其慈矣以徵君而事慈母顏色語笑

飲食起居天倫之樂至於相忘公不自知孝名何義天下後世亦不必用孝名公豈不俯仰裕如快然自足而天故變其事以大公名驚動乎天下後世見舜與損之外有幸遇慈親復不幸而有孝名如此者然公心益不自安矣曰某以顏色語笑飲食起居事母甚常不足使王寄化反致使吾母死某不孝不可與寄其天下然寄固難又不可以讎寄并讎寄母因俟寄母終而後斬寄則公之於寄猶不欲使為不孝子者其欲天下後世皆不為不孝子意甚殷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之

春酒堂文存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也公為吾郡人郡之廟公不止於此而此在郡城通衢往來紛紜瞻仰拜謁者日不翅千百計誰無父兮誰無母兮使各以父母身事父母顏色語笑飲食起居各處其常是公所欣羨冀望而不能得者世人皆優游為之有餘而有不還顧其身以自幸者皆公之王寄也因書之碑而系以詩詩曰

維漢之東明山益崇篤生孝子色笑從容虞閔所羨慈孝兩逢蹇與寄鄰養勿克終仁必有勇赫矣青鋒斬讎報母辭祿避封庶儆薄俗以挽淳風遺廟通衢畫棟高

龔煌煌雙詔至今蟠龍歲六月六祀潔且豐俎豆圭璧
笙簧鼓鐘凡百士庶莫敢不恭敬君曰吁各反爾躬予
實不幸以罹鞠凶千秋億禩子愧子恫在室爾姥在堂
爾翁攜妻將子朝飧夕饗其忘孝名孝在其中歸各有
廟我心融融

三聖廟碑

杭城西偏舊有廟祀關壯繆配以火馬二神顏曰三聖
廟從俗也夫壯繆名氏爵位與生平事蹟歷代崇祀昭
昭耳目無庸稱述者矣而火馬二神罔所攷據道書所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或幾於誕大率二神爲虛署如人間部寺之類凡仕
朝者各得以陞遷而主之然則安知壯繆不嘗主火馬
二神耶夫漢兆赤帝以火德王壯繆矢心炎劉期嘯其
燼則主火神也固其樂爲之者矣而馬則上應房宿爲
行軍所重故祭曰禡祭周官於統六師者亦曰司馬壯
繆一生崎嶇兵間卽或主馬神也亦未爲不可然則三
聖固一聖也而曰三聖廟從俗也壯繆廟偏宇內其廟
於此也莫考由來其合二神而廟於此也莫攷何意蓋
里俗之於鬼神忽焉感通如童謠然多不可以常理測

然無非邀神庇以祈免一方之災癘也舊宇湫隘不足
以竦瞻仰而起恭敬於是善信等醵金庀工卑者以矗
隘者以廓翼以垣墉塗以丹雘高明景融耳目煥若干
秋勿替以禮以粢月日落成屬子記之而系以迎神送
神之詞詞曰

天門闢兮朱旗導赤蚪兮文龜左天駟兮右熒惑中美
髯兮風吹望分明兮來過雲霓靄兮奈何問靈保兮忽
不見日將晚兮湖波右迎神炙笙兮伐鼓明庭燎兮翻舞
神不我拒兮謂尸勞苦牲既潔兮酒清卮爲酌兮七舉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酬勸兮互主寶神既醉兮語且輦此邦之人兮不戒
火四郊馬血兮成燐嗣今兮爾祐楓葉秋兮杏春比屋
兮爨朝暮歸華陽兮無虞右降神驂駕兮嘶鳴旌連蜷兮
雲生神欲歸兮屢回顧羌後期兮易誤仰縹緲兮龍樓
聚百靈兮咨謀憫九有兮愁苦民生盡兮豺虎操鞭弭
兮驅之肯眷此兮遲遲右送神

賀祕監祠碑

古來翺翔天關履順蹈亨而鑒分止足投老林泉者自
漢二疏外未有聞也至唐有吾鄉賀公公是時爲太子

賓客祕書監監丞上無鵠羽集樹之憂旁無飄風南北之恐乃一旦致其仕去天子灑宸翰以寵行百官帳青門以祖道莫不咨嗟欣慨謂繼二疏而遂志者其公也耶脫我蟬冕倏爾黃冠卸我紫衣忽焉野服馬首東邁鴻遠天空豈不謂賢哉至考公當年固已年七十餘矣七十而懸車人臣之分也然按唐史東之七十餘尙爲尉李邕以陳州刺史來朝亦七十餘矣真卿八十爲刑部尙書見唐制忠厚加恩禮下不立引年之例以崇老成之風諸公遂自忘其耄而人亦相與習之歟夫以諸公之才之德雖耄足以樹勲業植名節爲朝廷重而持祿固位者皆依附以自通其陋至朝謁失儀顛踣殿陛猶覩不知愧豈非爲人心風俗大患故公毅然決志無少遲疑於以震聳觀聽砥礪廉隅謂裨益世道豈淺鮮哉公歸未幾奚雛煽熾凝碧之慟有伶官而僞署之免惟司業使公猶未歸必有足爲朝廷重者何也公能遺榮於承平必不蟻名於篡逆也又安知公之歸也非有見於赤狐黑鳥而託之鱸魚蓴菜者乎借帝宮之夢遊示北風之雨雪使朝廷因其去而思危推其心而知戒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公之歸更勝於二疏多多矣公吾郡人也吾郡以公爲重乃郡志列公隱逸傳中舊碑所稱率以清風高節與子陵元亮比恐非公所樂受也古今寧有官祕書年七十而可稱隱逸者公之賢自足爲吾郡重而奚必以隱逸增重哉因拜公祠爲辯之而書於碑用告後來修郡志者祠在郡城月湖西系以詩曰

文采風流兮潤皇唐出處行藏兮光故鄉公之歸兮臣節用章列公隱逸兮公不受臣年七十兮歸已後金魚玉珮兮榮已久公識李白兮千古氣張蹴踏奴隸兮天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中璫直斥華清兮禍水昭陽鑑湖清兮機槍午下殿走兮淋鈴雨公之歸兮臣心苦李識郭兮猶公識李唐興復兮由此人生難兮知己我遊湖涘兮日西頽公九原兮不復回庭柏折兮寒鴉來

賀成廟碑

賀成廟者唐太子賓客禮部尙書賀公廟也公實用祕書監丞致仕而尙書爲贈官故鄉俗多稱賀丞焉然則廟宜賀丞矣而曰成訛相傳而題額誤也廟在甬江東南里人章光祺嘗引容謁廟指額示容曰丞之訛爲成

也祺幸託斯里而猶未及改正以至於今容曰公仕唐固丞也竟遺榮慕道湖山棲老視丞如浮雲然公原不欲以丞自重則後之人又何假一丞重公春秋之法不書官貶之也朱子遵其例爲綱目有因賢而備書其官者若祠廟題額固無取襲貶例也月湖西相傳爲公故宅今爲廟題曰唐賀祕監祠豈卽所謂千秋觀遺址歟而此廟之立莫攷矣自意者公少時讀書嘗游止於是又或致仕歸杖履曾一再憩焉後遂慕想而爲之歟試偕子出門倚徙四望平疇遠風相接廬舍離落點染炊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烟雖無畫橋漁艇柳浪閒亭如月湖之勝而勝界水榮潮汐不及亦吾郡沃壤也冬之時二麥工畢犢土深以及於春秧黃秧綠拋秧插秧老穉餉饁農歌互起公應樂見之至於夏也桑柘影中桔槔斷續雨淫日酷晚禾而芸公又惻然見焉凡此皆民之勤生計而期於秋以有成也幸及於秋穗垂首矣葉有聲矣於焉以鉦以耒以蹂以碓遺滯之利旁惠孺單而乃釀醴割牲叩鉦擊缶遠近扶攜就公廟以肅享祀者感辛勤之獲報而賀秋事之有成也公進士登第出入金馬賦詩飲酒超

然塵外歿亦必侍帝香案逍遙紫極寧屑屑不厭猥瀆而與田祖伍則農事之成不成公不任受咎亦不任受賀矣雖然謂逸才之士奉文采自喜高意肆志於民事膜外視之者此鄙夫妄說也公蓋嘗令任城矣流風遺愛百世祠祀不絕公豈視民事膜外者況此又公桑梓地乎公其念彫劫餘民宜加存卹勿縱蠹蝨助彼貪吏勿聽熒燎滋爾盜心俾歲歲有成以相賀也甫田之卒章曰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豈非公之大有惠於桑梓地哉然則廟額之訛丞而成也或亦公所欣然而不致深責者也夫金銀伏獵固以不學蒙譏漱石枕流未嘗不以明通資辨亦賀成義也光祺曰然遂作文記之而系以詩詩曰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佩金龜青宮侍讀公乞黃冠優游野服公去千年鑑湖仍綠今儼在斯鄉音猶熟前畦後畔左壤右塗公在其間憫此農夫酌彼雨暘均我黍稌稂莠是穢蠹賊是屠歲際豐年家取十千有雞有鶩有縱有耕婦子以孝兄弟以賢克展禋祀神保無愆白馬轡輪玄裳朱黼絳旗繡裳蘭燈樺炬公出行遊導以田祖彷彿歸

來廚幔風舉 薦芷升香傳芭侑觴我蓑我笠我冠我
裳以興嗣歲錫祐無疆勿我鄙夷是公之鄉

里中睢陽祠碑

睢陽古郡治以唐張中丞死守著名今隸河南爲歸德
府去鄴遠程里計者凡幾憶容數歲聽家大人講通鑑
知唐有張中丞守睢陽事間隨行里閭見睢陽祠大人
指示曰此祠卽通鑑所云張中丞者也入拜謁徘徊不
忍去頻索問睢陽何處若恨不得身卽到焉長出遊未
及至睢陽登樓櫓想像公當日指揮慨聞笛賦詩如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可見然十餘年間凡遇河南來者每問過睢陽否又
問睢陽形勝何似而張公能守以扼賊史所傳招魂而
葬之處石馬必亡恙也其祠廟崇敞壯麗何似土人必
歲時祭祀如容里中祠獨容里去睢陽既遠又未經公
仕宦遊歷之地而祠乃巍然於此且題額曰睢陽竟以
睢陽屬之公也夫疆域莫定易世爲名仕宦何常及期
則代然嚴光釣而州尊其姓匡俗廬而山得爲名彼修
潔自好之士且然是則山川城郭咸願得一人以自光
寵者意甚殷所以一及睢陽卽若爲公之謚號似公之

猶在睢陽也以睢陽屬公固宜特何以斯地有公祠則
斯地卽若爲公仕宦遊歷之地令拜其祠者卽若身至
睢陽登樓櫓見公當日指揮慨聞笛賦詩者然推於
此里吾不知睢陽何廣治被天下然後知睢陽不在疆
域而在乎人之心也有不同心則莫異試於遐鄉僻
壤引販夫牧豎而與言公之如何守如何死有不咨嗟
歎息泣下沾襟者乎有不撫膺動色奮臂欲前者乎若
是則睢陽之不僅在睢陽也固時代之所不能改而江
河之所不能域也祠豈獨在吾里云乎哉祠左右皆民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舍煙火雞犬相接舟楫蔽江商賈所聚今戎馬十年化
爲瓦礫而祠宇孤立與江相面迴憶數歲隨家大人行
時恍然別至郊野更有一祠爲睢陽者而非容里中也
容所居亦侵風雨淋漓不忍去實愛公祠在
邇時或索處悲愴步就公祠俯仰獨語江聲夕照亂草
行人誰同我懷默然歸巷未嘗不恃家大人而欺人心
之日移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保障江淮於今日也祠在
鄴治東三里許治南十許步有協忠廟祀公於睢陽同
事者七人卽鄴之祀公亦不獨容里中云甲午三月爲

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維唐中葉篤生異人方叔召虎萃爲一身楊李爲政而
置公令宜爾逆雖妄干天命潼關既傾千里無城塞馬
南嘶胡笳晝鳴赫彼大僚望塵恐後同是金章同是紫
綬區區眞源登陴誓天百戰摧虜聲撼幽燕食盡援絕
齒尚有舌白日萬年猶照公血以一睢陽保障江淮中
興所係足慰公懷遲鎬三日用成完節誰人不亡安史
旋滅至今睢陽屬公封疆何止睢陽公在蒼蒼江淮以
南皆公所保不見今茲朔風載道歲寒思柏世亂思忠
凡百君子各撫爾躬木末鴉棲沙痕汐起燦燦靈旗乘
蚪至止

石將軍廟碑

石將軍者趙宋開國佐命功臣也莫考其廟於寧所由
始而廟之顯也則縣楊沂中高橋之捷兀朮躡建炎至
寧沂中與戰忽見陰雲中擁石字旗遂獲勝廟前樟葉
悉飄入陣爲蜂蠆至今傳人口如覩夫宋以敗衄奔竄
之餘當縱橫長驅之虜而沂中乃能用偏師取捷使建
炎得從容航海固非神助不能然古人有云國將亡聽

春酒堂文存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神所以尊人也故子不語神且神者人歿而後爲神

也天下有事內而朝宁外而疆場無非人也而乃歸功
於杳冥空虛之神則難乎爲人臣者矣使必歸功於神
以爲天下事非神不成則積數百年之幹臣烈士何地
無神何神無廟皆能扞外而靖內抑暴而除殘則城郭
雖陋可恃也兵甲雖敝可仗也士卒雖單羸可用也將
相雖庸懦縮胸無不可倚託也何也有神在也爲後世
之人何逸哉然而神固多矣卽今名都天塹不及柳樊
枉矢射闕門壯自飛絕未聞有助戰如將軍者豈今人

春酒堂文存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及古人而古神亦勝於今神歟抑或者神亦俟乎其
人而後助之歟故如將軍助戰之事君子每津津樂取
而稱述之非欲責望於神也正所以教天下後世爲人
臣者也人臣之負君弼國毋論已其循分盡職者太平
之臣也及禍變將至不過奉身而退以明詰自幸優游
隨俗以潔身自高卽當事不可避乃草草一死曰吾可
以謝責矣小臣一死可也若尊位隆名亦止以一死謝
吾不知其未死時何所爲乎而世俗猶歎頌之不置不
知人臣大義有不足以死盡者昔史魚杜衡死猶尸諫

張巡城陷死猶欲爲厲殺賊周羅喉攻絳州中流矢死
喪歸猶夢其子曰明日我當戰其靈座弓刀無故自動
是日破絳州若是乎人臣之於君國雖旣死而心未釋
也宜乎將軍之助戰元尤也夫將軍去建炎八世百六
十年有餘其精氣靈爽尙竭蹶爲本朝用則世之尊位
隆名而生無所裨益末猶以一死竊名者乞爲將軍廟
下鬼卒不受也況乎以明詰潔身爲名者哉嗚呼世旣
無其人矣吾終望天下之廟皆如將軍可也系之以詩
曰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漲腥塵兮萬馬疾翠華昏兮天障日孤軍戰兮心怒瞋
忽舉首兮若有人佩雙龍兮指長戟驅風靈兮走沙石
樟用命兮葉爭雄敵回奔兮棄角弓牙旗現兮陰雲中
士稽首兮神之功嗟廟祀兮何地無獨將軍兮誓天弧
世無人兮彗生尾紫微位兮穴蛇虺將誰責兮天奈何
借將軍兮責神鬼嗟神鬼兮奈爾何冠切雲兮曳鳴珂

王荊公廟碑

鄞治東數十步有古廟俗曰寔聖廟辛卯春里人醵金
修之工訖列几筵歌舞以妥侑神予同客過焉父老曰

此吾鄞舊令名王荊公者客驚曰然歟予曰然客曰是
固變新法誤宋至亡而廟諸此予曰古來誤天下者必
奸邪未有非奸邪而誤天下者有之則公一人公不可
謂非誤天下而卒不可謂之奸邪蓋公初爲鄞令民便
其政後以鄞治所行行諸天下乃一治而一亂者豈前
後之勢有不同抑鄞邑之民獨醇良而天下諸邑之民
俱彫敝歟吾以爲公之誤天下非公誤天下而天下誤
公又非天下誤公而鄞邑誤公亦鄞邑誤天下也公身
爲邑令行其法於所治固已勢近而易周矣而廉不侵
民以私明不與吏以奸法於是見其利而罔弊以爲天
下之邑俱可若鄞天下之邑之令俱可若已事經身驗
尙有不可恃者原必無之理也遂排眾議任怨讟決計
行之無所疑竟不知天下之邑之令之不己若也貪君
之利復借民以徇君貪民之名或諉君以徇法紛更互
掣法愈窮焉是神宗以天下誤公公以鄞邑自誤呂蔡
輩以險阻陰賊之才誤公而元祐諸君子復以矯折鏗
切之論激公以誤公遂使公學問經術祇見效一邑而
不能見效天下嗟乎使公止爲鄞令豈不令後世想望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以不得進用爲恨繇鄞令進學士而止又豈不令後世想望之以不得大用爲恨又使進爲丞相初定法以眾議紛紜罷後世亦想望之謂其法必當有效且引鄞治爲證而咨嗟歎恨於當時庶僚之難與謀始也卽進爲丞相定法而從容使元祐諸君子爲鄞令與觀公之成績當必歎息其法信可行而有效不以矯折鏗切之論激公更調劑通變選賢別才公心就平卽呂蔡豈能借公自固天下之邑之令將俱得人俾民咸被利視鄞則天下之民應其尸祝視今日然而天下之邑之令必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能俱得人一如公於鄞也公遂誤已獨以公秉軸後凡愁苦呻吟之聲皆聚於公豈鄞邑獨否豈後之貽禍不勝其前之感恩豈公所親莅之法與民信而可守兼繼鄞者獨得其人乎夫宋固不以天下易一邑之治而鄞亦不以天下易一邑之心說者謂鄞俗之厚而益以見公法原足利物而公心原期濟時乃牴牾憤壤以至於極此不得不令人感慨事會之難齊而功罪之各有數也父老曰此吾鄞舊令若不知公爲丞相然者公之廟諸此宜也廟當孔道往來瞻仰自公以後五百餘年

登朝秉政者不知凡幾分符守土者不知凡幾使秉政者悟已見之不可執雖事經身驗而猶未可自信也如此守土者知民職之當勤雖名負誤國而猶得血食不絕也如此則公廟之繫於天下豈淺鮮哉客憮然進謁拜禮乃作侑神之歌其詞曰

澗有芷兮江有蘋自公去兮秋復春黃童白叟兮猶公遺民薦豚蹄兮雙鯉華黍潔兮樽酒旨民心告誠兮公無我鄙金陵半山兮逍遙來咫尺兮雲旗飄踏蛟龍兮接晚潮思用鄞兮公未忘丹山蒼蒼兮甬水湯湯禾稼登兮風俗良西鄰縣治兮朝代鼓催科孔亟兮伍伯辛苦操鞭箠兮力如虎天無是非兮各有其時彼何人兮大吏迫之公聞不聞兮心傷悲

餘杭三賢祠碑

天目之山分枝錯節以奔赴郡治路將近則勢愈急而餘杭適邑其間故溪性最悍於是設湖以縱之置塘以緩之而後下流易受此其意不止利餘杭一邑也厥功大矣創於漢陳公澤完於唐歸公珣修於宋楊公時此三賢祠所以著靈塘上千百世而歌舞不絕也陳歸二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未審其顛末抑終於是令耶或別有建豎耶正史無所考證至於楊公卽學者所稱龜山先生也史傳其歷三縣皆有惠政聲迹昭著以楊公逆推之而陳歸二公之賢豈若世之山廟里社恫恍杳茫而莫可憑據者乎然自漢以來幾何年矣餘杭固歲不乏令也獨令陳公後至唐又有歸歸公後至宋又有楊宋至今幾何年而竟無繼楊而稱賢者何也豈當日之民忠厚知感近代之民浮薄而遂多忽略歟夫人之常情多昵近而遠卽觀今日之愛敬三賢奔走祭祀惟恐後寧有於近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而反或遺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特念人心苟非下流不甚相遠自宋來凡以令至餘杭者有不躬謁三賢者乎目擊三賢之廟貌巍然碑碣爛然俎豆牲醴凜然父老子弟之謳思頌祝也紛然有不怦然動於心者乎猶是邑也猶是山川也猶是坐廳事而胥吏趨於側出褰帷而伍伯辟於塗也而何以祠於塘上者止此三賢也耶豈餘杭之利止此一塘餘杭之弊止此一水三賢旣已興利除弊無有遺憾遂使繼其任者無復可以自表見耶夫塘以賢而見然賢不必

以塘而見也祠以塘而立亦未嘗不以賢而立也予見天下之令大率有祠則餘杭之三賢祠將不啻三而四而五而百千矣乃不數年而輪奐棖桷輒化爲敗瓦零礫而已是何說耶蓋名最盛則難爲繼此三賢祠之不可得而四也第事有倡則易爲和此三賢祠之未始不可得而四也是邑民所祈禱而願望者也亦三賢所延佇而企慕者也余客餘杭謁廟作文以記之并作詩歌之歌曰

泐泐溪水維湖柔之瀾漫湖水維塘留之三賢勞績永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酬之奕奕庭宇冠冕其袂秩秩階序徒御其駟戒爾清樽潔爾庶羞執鼓旣振簫管復悠維神來止畫戟彩旂維神醉止三爵一卣維神歡悅萬壑安流維神行游四野告收漢唐及宋曠世相求胡爲後來歲月已脩民生耕耨誰爲之蠹民生家室誰爲之讎神實監臨莫或爾度用啟厥衷毋縱乃尤如塘御水億載千秋

傳

陳御史傳

陳御史賓日先生子同邑性端謹與人交訥訥若不能

出諸門家城北隅及既貴城中如不知有其家者以天
工名貢入太學登崇禎辛未榜進士授雲南大理府推
官凡進士聽新除率請託便地爲攜妻子歸財賄計而
大理尤險遠莫肯就先生曰是夷之矣慨然就道五年
入爲御史更名良謨出按四川回視口口甲申三月十
九日都城陷先生正衣冠向闕拜曰小臣不能濟國難
止一死遂自縊時妾時氏娶甫數月先生謂其姻友曰
時氏事子淺子爲歸之命時氏出且曰子無子爾有姪
矣若舉男當還畀我家時氏曰男女不可知卽男成立

春酒堂文存 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知不如從公死免取辱遂亦自縊也年十有九李
賊之難吾郡死節者惟二人而時氏又一女子
贊曰列傳自班馬止稱名余於賓日先生稱官者其殆
遵春秋孔父仇牧之例歟若於死江陰之閭應元而直
稱典史者又非此例所以愧當時之高官而尊節者也
然閭典史之傳亦已亡矣

范孝子傳

孝子爲容母同曾祖弟則容稱也舅不舅稱孝子從
同云孝子爲懷素公家子與弟星與宿皆用洪序名孝

子夢雷而生因名震字驚百少失恃長傳懷素公醫督
家政伺懷素公色笑娛侍如嬰孺辛巳懷素公病涉旬
餘孝子營治百方不復知匕箸不復知枕席不復知衣
帶與晝夜刺血書疏露禱祈代病亟診者辭去孝子涕
泗叩首求治診者曰胃氣已絕治奚益孝子嗚咽不聽
去診者曰子若不信穢必甘孝子遽取穢嘗之喜曰猶
辛也診者驚異爲下藥越三日病瘳診者遂述其狀於
鄰里姻友間曰胃氣果已絕而獲瘳孝固足以生厥父
也於是遠近莫不目爲范孝子嗣後懷素公又享肥脆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十有餘載容母謂容曰爾舅失恃時才十二耳哭踊
毀瘠幾不欲生爾外祖已歎息再四呼爲孝童則孝子
名固不待辛巳後定也又嘗謂容曰懷素公父客死虔
南公方總角徒步走數千里覓遺骸足盡跣歸之前夕
家人臥聞履聲由階而堂而戶起視惟見一火熒熒青
色人咸謂孝徵也諺云孝子生孝子滴滴檐頭水小子
識之又謂容曰爾舅有姑適朱氏亡已再逾紀爾舅振
其子若孫不倦曰吾父志也容母之言如此事繼母謹
二弟爭進甘旨相愉樂世不特知范孝子且知范有二

孝子焉時人又爲之語曰兄弟雖離范氏三洪

陳母傳

予嘗觀古史所傳列女節孝尙已至冀妻陶母挽鹿丸熊諸事於夫與子爲最善若能處其夫之兄弟間者絕少概見何哉邇者象新陳翁之言曰吾幸無違言於家庭以不得罪於里黨者恃有孺人也象新郡西郊之隱君子事母孝母節母也中幫厠牖孺人者二十年母稱之以儷古列女此足矣翁有弟婦卒誓不再娶一子孺人撫如己出已補弟子員有聲一旦歿孺人亟謂翁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兄與弟猶臂也安可聽左者痺而自廢蓋是時翁弟已著義夫名年六十矣或進翁曰翁一子以一爲弟後室廬田畝筐篋財賄皆所有也今使娶有嗣則半矣翁不顧顧孺人曰然奈何孺人曰昨日憂之明日商之徒失時耳今惟計如此於是延媒妁厚聘幣筮辰治酒烹羔迎婦於室初不令弟知也至是廣集親友引弟款語驢醺達丙夜送入室閱歲舉一子翁喜曰當勸弟再三不受時微孺人計吾亦窮矣嗟夫乾餼失德箕帚詬誶風俗之偷久矣聞孺人事其亦可感發也夫今孺人

已逝而里黨爭道之不衰予一日訪其子履升履斌登翁堂見垂髫抱帙趨階次者升指示余曰此卽叔氏再娶所生從弟也予歎息久之爲作傳以補古史所少見者孺人子同姓系家郡西南之蕙水予宗遷自慈邑不知與孺人分支幾世矣更聞蕙水又有子同姓在某橋之陽不析簪者百有餘年不知與孺人分支又幾世也

海烈婦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夫陳友亮食貧婦有姪從戎毘陵謀依之丙午春遂以婦行至則姪已奉調去傍徨旅舍間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中某聞而豔焉來就亮亮時單子得某懼甚婦謂曰某纖兒也奈何與昵亮不能聽某至輒嫂呼婦期一見不可得乃爲計曰兄坐困非策不若附漕舟歸徐亮曰如資何曰弟善漕舟某某輕財能書算分其勞於子歸便訪之慨然命登舟舟凡十艘以一艘處婦當刑牲誓三人爲兄弟優戲連日夕不止鄰舟男女笑聲相接幾以蠱婦心婦掩窗治鍼線稱疾不一出已而亮承命往蘇市婦泣曰吾二人就此計益左矣果往蘇則二人永訣在今日亮曰若厚我奈何拂若意且舟中耳耳目目

可亡他竟往是夜某穴窗入婦大呼舟人謂盜也互驚起某逸去篙師妻相慰解婦曰吾意已決再來辱矣戶甫闔即自縊次日某坎米埋婦尸以二十千賂篙師迎亮殺之塗篙師念曰爾昔毆我何若而既死其婦又欲殺其夫乎蓋三人誓爲兄弟日貯牲血將以獻神篙師偶踰蹢過泛之地受毆故云然遂馳告亮鳴官官驗尸發米顏如生衣上下紉密不可解抵某法并杖斃某葬婦毘陵西郭外立石曰海烈婦墓肖其像祠墓左子入拜之面微俯而側明妝儼然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贊曰嘗過村塾聞讀易者錯其句曰慢藏誨淫治容誨盜其陳友亮之謂歟使婦嫁得人稍能自振可倡隨以老何至此顧惟嫁不得人爲之死難已嗟乎爲徐州里媼亦必死今毘陵西郭往來如織無不瞻仰烈婦者烈婦不死也

周介隱先生傳

先生名字不可得而傳也予爲私諡之以介隱云先生錢塘人少負至性年十八遭父喪吳俗多乘喪畢姻者先生獨堅執不可讀書該洽爲同人推重至萬曆丙辰

先生忽棄去舉子業結廬父墓之旁請於母曰有弟鄉舉可養母矣兒將守父墓終其身遂入居廬中外蔽短垣戶設懸扉慶弔問貽俱絕母念之或月一至他人莫得見也幅巾草屨自丙辰至癸卯在廬四十七年其間曾以母喪一入城耳年八十二而歿臨歿吐氣滿室如煙雲者久之先生嘗喜負牆露坐觀星斗咄咄自語初入廬猶吟諷成帙一夕露坐歎息至旦急取成帙者付諸火蓋戊辰春也後不復存一字矣先生次子就明爲予云然或曰先生少曾借朋輩讀書湖上有薄蔀乘肩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輿過者疾作墜於地僵矣先生命負入救之眾不可先生曰吾觀此人眉宇無死法卽死豈用罪救者遂毅然負入竟以甦此則先生之勇於爲義寧甘枯槁終者或曰先生善天文得祕授知天下將有變故如此不然何獨於丙辰而忽爲是然丙辰後天下尙恬熙者三十年豈先生曠懷遠識視此三十年者等一呖耶予特不知其星斗之下咄咄自語者何語吟諷成帙而付火者何書因念古來畸人獨行必有一二良友相爲發明而先生無之竟莫能一見其心迹之所寄噫嘻此所謂介隱

也歟或曰先生原名大纘入廬時更名恢恢者心灰也然歟

贊曰四十七年處此斗室非實有見胡能自必星斗爲朋夜譚咄咄誰其聞之皎彼明月我爲作傳勒之短碣欲使後人敬此林樾知先生心識丙辰曆

芋老人傳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溼袖單影乃益瘦老人延入坐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盡一器再進生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國偶命廚者進芋輟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講鉤禮子不備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已而嫗煮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於雨不擇食矣今者堂有鍊珍朝分侍食張筵列鼎尙

何芋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於芋也老人老矣所

聞寶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曰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窗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汙賄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開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轡褰帷一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旦事變中起巖壑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於芋焉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豈獨一箸間哉老人語未畢相國遽驚謝曰老人知道者厚資而遺之於是芋老人之名大著

贊曰老人能於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奇已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并老人而芋視之者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於言至是豈果知道者歟或傳聞之過實耶嗟夫天下有縉紳士

大夫所不能言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

鵝籠夫人傳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妹許某家故豪遠行聘僮僕高帽束條者將百人篋篋互里許媒簪花曳綵默部署次第充庭卽錦綺繡縠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乃姊家何似矣媼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一

香酒堂文存 卷二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媼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繡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閤去夫人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鵝籠亦急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金代行聘官吏奔走執事宗戚媼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帶無少異容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已下

及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至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營葬紼引日公卿勳貴奠饌鱗次東郊如雪水陸南經二千餘里几筵相接卒時語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閱歲鵝籠告回里久之復負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香酒堂文存 卷二

二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贊曰子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鎗門復命去尸挂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關恒通曙直宿內閣輒攜女子男妝入子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子曰鵝籠善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子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夫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雜憶七傳

涼秋久客懷抱莫伸雜憶無端因作傳七

過伯齡

余向聞錫山過伯齡圍棋稱第一品辛卯晤於京口餐
斑矣無鬚顏色如二十許臨局閒舒無勝心對者再四
悔左右指聚局中布算伯齡隨手應無不勝勝常不過
一二子斂手淡然凡世所稱第一品者每祕恡好事出
金帛待勝者名曰彩彩在側始拂犀布陣伯齡所至輒
應竟則與言白以是子得黑以是子失是子以救敗是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以避勝是子易是子敗可得節問難勿倦象棋品居
上中然掌內疊子拍拍見口車追馬面赤矣周子曰古
來賢士大夫與世不忘競心者皆其所處未極位也雲
霞在庭與人爭座日月同天乃見晦食魏與秦近用兵
故多眉與踵遙責動不及故封惠泉過嶺者嚮滿則安
稍淺則激而有聲

柳敬亭

敬亭曹氏泰興人少飄鷺不法亡命如舉追捕已及隱
柳林獲免遂指爲姓後以滑稽說古人事往來縉紳間

五十年無不愛柳敬亭者兒童見柳輒至皆喜其技傳

之華亭莫生生之言曰口技雖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

己貌忘坐有貴要忘身在今日并忘己何姓名於是我

即成古笑啼皆一所恨楚莊未見叔敖不能證優孟然

史遷班固下逮貫中實甫筆墨爲證如己見之子每歎

近世人材衰頹私疑往史多誣未必有如某某其人癸

巳值敬亭於虞山聽其說數日見漢壯繆見唐李郭見

宋鄂斬二王劍棘刀鋟鉦鼓起伏懣懣模糊跳躑遷座

四壁陰風盤旋不已子髮肅然指幾欲下拜不見敬亭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贊曰當敬亭說闔閭兒女粉脂薺澤或米鹽誦諄罔不

頤解然子不及論也敬亭於崇禎間客左帥幕下左呢

之每以微言乞人死故至今言及左輒泫然白其心跡

特以左帥擁數十萬師稱孤三楚傳檣廚下皆金紫一

燕費牛羊豕畜骨可京觀似此物力且專予不知當日

聽敬亭說及壯繆李郭鄂斬二王時中心有動否也敬

亭則可謂無負左帥云

許龍文

宜興磁壺著六十年時大彬爲最今乃得龍文許氏龍

文年少恥盡名然世以盡爭致之辛卯秋遇於荆園謂予曰僥倖以盡名工耳雖然亦有足言者寧拙嫌毋巧悅寧耐成毋苟率爲千百年者此一日蓋作者之志氣仰足以及乎前古俯遂足以及乎其壽非專後人之敬持寶惜然也余心歎之謂一壺且然矣數旬所成爲漢方爲商卽爲解爲嬰雲雷饕餮審形就昔不敢自徇要無過方圓二法龍文曰等土之輕重厚薄爲二一方一圓而視其所受圓之水必多於方豈非以善容物者能剗其廉露稜隅者乃隘於中歟周子曰此其言宜於應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吾思之未能因愧而爲之傳

小港渡者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沈山晚煙紫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子愠爲戲趣行及半小奚仆東斷書崩啼未卽起理書就束而前門牡下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莫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李仲

李仲者吾郡東郭人善種植治圃僅畝許花不失候竟歲皆春不暇詳及獨於水仙葉闊而厚高不及尺垂垂花透其上予攜酒乞其法仲曰凡蒔花皆馴其性以歸天地而蒔水仙則人自爲天地焉二月刈其葉存根是不受天矣五月發其根去土又不受地矣漸以澆而暴之日凡再四乃入鑿室懸與煙近真之如葉至十月還土以缶爲地便於移也朝暴之日夕無露受一旬而再再而三知其氣已蘊結無復之乃假之露繼雨以水數日之內花葉迸發天迫其候葉之力未暇盡而花已起周子曰子讀史所謂日莫途窮倒行逆施者每感於天之待賢士何堅忍也乃仲之待水仙亦甚忍而後發之當其枯槁憔悴視瓦松野稗皆能得色豈復自期表見殊異使人服其榮更忻其潔乎然亦必早有以自信也聆仲言如讀子胥淮陰賈臣陳湯諸傳因次其言爲李仲傳仲固不止於水仙善也

淨慈醉僧

淨慈僧多不諱酒山門夕昏踉蹌相觸庚寅六月予寓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左廡暑汗難寐起行柏下忽聞鼯聲自草中起兼蚊聲
急引燭照之識爲鄰僧睡方熟蚊圍之如帳不敢一近
因呼其童子至曰初食火酒醉不知其臥此也周子曰
蚊喜乘人睡以肆貪欲固矣豈獨愛是僧歟欲近而卒
不敢者醉之氣大故也夫昔時所命賢豪間者咸能充
大其氣處羣小中人爲之孤危彼且靜若無事不聞搏
擊驅除而呼引朋類者無能嚙齧爲毒固別有所謂酒
者在也僧進我矣

素卿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氏女素卿錢塘人夫貧弱不自持失身青樓善歌舞
併諸小劇嘗前置虛甌右手持簪左掌掠飛蠅投置甌
簪搖其上蠅飛不能去其慧捷如此然愁怨深結似甚
自愛其身又似甚自厭其身者庚寅秋遯人高某以織
造至少俊重金幣聘卿更爲卿報平昔所飲恨而賺之
者皆杖脊械卿門卿遂歸之婢妾數百指稱夫人經歲
高挂議撤回舟至臨清逮騎至卿見高領下銀鐺響持
之一慟躍入水死或以語周子周子曰素卿死高某何
如死貧弱也然亦難已觀其意殆欲留爲知者死然則

素卿其女中之國士耶聞妓小燕年十八善歌歸於游
擊王某王戰死尸還小燕設奠爲曼聲歌歌竟從容服
信石談笑死時戊子冬予正在閩

春酒堂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文存卷二

鄧周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記

春酒堂記

春酒堂者容於丁酉秋所卜以養老親而名之者也堂在郡治東七里雖無林壑幽邃之勝然面接平塍半枕流水金峨太白偕湖上諸峯黛色參差可數軒不必廣置榻頗安樓不必高敞窗頗遠春耕秋穫牧笛農歌風

春酒堂文存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日陰晴四時各稱離外買田十許稜歲收秫米爲鍾者五與六及冬醞酒足三十石離內圃二畝時瓜蔬韭薤之屬爲菹爲蔬歲無匱每夕陽未沈漁艇直達北戶下或鯉或鱸或蝦蟹易日互見樓東西貯經史莊騷以下千餘卷唐宋石刻百餘種墨蹟山水花竹數十軸容每應人所乞碑序志銘草就呈家君且琅琅讀或字句稍疑滯其推敲必得當乃已及臨池作行草書家君更喜掄容兒阿長語波磔勢家慈乃呼兩婦出脯醢益酒爲歡笑庭內外花木十餘種花時鄰翁必至至必留留則

隨意雞黍家君飲可二升投瓊藏蘭勝負迭進竟日夕不言倦也容從兄暨再從子數人久離析矣貧不自振家君皆招使來歸以衣以食其未及歸者勤周卹率五日一再至焉於是海內士君子登斯堂者無不以爲極人生天倫之樂無有踰於容者也容嘗索友人作春酒堂記莫當家君意家君爲詠七月之六章曰可以記此堂矣因命阿長書於堂壁時丁未四月朔日

謁趙康王廟記

癸丑秋容寓彰德一日偶步城南見櫺星朱門層櫺翠

春酒堂文存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甌疑爲故宮猶有存者驚問之曰趙康王廟也以孝祠容入俯伏叩首起觀神儀垂冕垂裳儼然龍準庭立鳳上勒綸音後載干支冠云嘉靖時世宗肅皇帝幸治天下禮明樂備綱記畢張而王系桐封懿屬飭行砥躬如鳳凰翔於雲表景星現於台躔孰不翹首瞻矚歎頌一聲屈指至今百有餘祀爲詢守僧伯彰德父老猶能述王孝行歷歷如見夫王之孝行醇矣至其勞瘁有士庶人所矚勉者而王安之王廟於趙固宜容因念趙開國永樂間是爲簡王相承十有二葉天運一統中原無

事藩服優游代出令主當時亭臺苑囿蔭映漳流詩人
騷客如謝榛盧杞輩曳裾來止車騎之都飛蓋之盛醉
雪當風之賦舞女歌姬之麗鳴箏蹴鞠射獵登臨之樂
殊勝漢梁顧今訪尋昔日遺蹟於黃蒿白黍內惟見斷
瓦猶炫朱碧他無一存者甚者聞諸王隧道亦皆傾圮
矣獨康王廟如故寥石饗殿俱亡嗚呼豈不以孝哉
容以是知人心之尙未盡亡而孝之爲德雖離天地崩
圯日月淪晦其足以感激風俗維繫人心者未始或息
也憶丙申冬過河內望綽楔跨道上署讓國以揚鄭世
星海嗚呼德盛矣哉

神宗皇帝御書記

諸生沈延統故大學士諡文恭一貫之孫也文恭相神
宗皇帝嘗蒙賜御書責難陳善四字一日延統出以示
容濺幅常新龍文煥發容竦然拜伏叩首長跪展玩不
覺感從中來淚數行下謂延統曰人生太平之世者不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太平之樂也生喪亂之世者亦不知太平之樂也使
生於喪亂者而與之讀古史冊如周成康漢文景唐宋
之貞觀元祐熈寧不驚鞭笞無擾民各安其業士各矜
其名必驚訝歎息謂此時何若是之盛耶豈史冊過張
其詞耶又安能起此時之士民於九原而證之耶惟生
於太平長值喪亂乃回憶平生如同隔世惘惘夢醒是
今日而思神宗皇帝之世也神宗上承鴻緒奕葉栽培
征徭可紓水旱莫告米粟雞豚之養所在豐贍故風俗
淳厚野多期頤容生稍晚然相去不過一二十年非若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史冊之遠而茫茫也而今遽至於此思其世而不得
見偶見碑碣在墟墓者曰此神宗皇帝之詔勅也爲徘徊不忍去見器物識萬曆者曰此神宗皇帝之建元也
爲把玩不忍釋見父老之八十九十百歲者曰此神宗
皇帝之遺民也爲肅容加禮不忍別夫於碑碣器物父
老觸類動人且流連慨慕如是況乎得見其御書之翰
墨乎神宗皇帝勤於儒教故雖臨池一藝亦徵聖學波
磔翔翥似有神護爲思殿庭間長元老從容鱸煙靜而
墨香飄晝漏遲而女謁遠四字之中引訓古義豈比唐

皇炫能羣臣擢座而文恭舞蹈青蒲不啻受寶玉大弓
天球琬琰恩榮光寵何其盛歟卽容今日一俯仰間恍
然身趨鳳闕簪筆負囊上螭陛之崔巍望斧屐之靜穆
顧金題玉璽錦賻繡視之輝煌皇帝憑几揮毫天顏咫尺
不可謂非容今日之幸也謹枚淚拜起誠懼誠忭而
爲之記

太子少保工部尙書白惠風先生家藏古卣記

先王之制凡人臣能奮揚武烈式辟疆圉者則賜之一
卣所以旌勤事也江漢詩曰釐爾圭瓚和璧一卣賦周

齊酒堂文存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王使召穆公平淮夷而有此賜也宣王中興大臣捷
伐告寧振旅仰被恩榮何休豫哉詩人又作爲篇章侈
陳盛事使後人誦之若身見拜手稽首之容焉予於詩
聞卣之說遂於圖籍攷卣之形而惜未一見也後世其
制不行至有明襄功令典服賜飛魚錫宴予世官世官
古是同而賜服錫宴以視古和璧一卣厚意殆相似歟
太子少保工部尙書延陵白惠風先生於崇禎初巡撫
西陲火落三千騎入寇總戎張某勇而復出師覆沒公
悉城守步卒不及千乘夜雪邀之阨寇出不意殲焉部

核斬獲過當皇帝璽書宣公錫服宴光祿如令典世錦
衣指揮使夫公用儒臣視邊又得總戎敗信人心恒怯
乃能率單師制勝厥績儼召穆公難易何如耶使嗣後
付公要害俾經營天下事必有可觀者又或留之司馬
俾得後日辦賊亦無不可迺尼之者以司空閒置公且
致不得安其位而歸不數年竟有甲申三月十九日矣
嗟乎萬一公而在朝焉知不以用西陲者用之京師乎
又或者天故留公事外以有待也容向與公嗣君錦衣
山英善壬辰秋謁公延陵里第酒次序述平昔護餉用
兵指畫在目夜深出古銅器見示曰此昔年守彰郡時
得之郡後圖大柳自拔根成坎夜蒸五色光發之得石
函函此容拜視額手曰此卽江漢詩所云卣也或卽召
穆公所受於周宣者未可知也卽不然固是先王旌勤
事之卣也然則公之巡撫報功寵承令典此卣出而早
爲之兆矣然卣也者天子賜之子孫守之祀先祖薦馨
香奕葉永久於靡既也天旣以卣示公矣其將命公世
領虎賁執劉執戮以奉社稷者也豈遂不一傳而廢絀
歟容以此卣卜公之事業必將有大且遠於西陲者而

齊酒堂文存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戴宣王錫山開社以無負此直也否則柳何故而自
拔光何故而五色哉先生歟曰子老矣尙何言及是
容曰夫人少而壯壯而老各有其候世人之老固卽其
人之壽以爲其候也若姜子牙之八十張柬之之七十
趙充國之七十有二皆壯也在世人則已老矣今公之
精神凝然不異古人其聊以老自晦乎受國家懋眷殊
庸邁茲茫茫白草終不得以老自謝也天袂其時此直
是證異日者容雖固陋尙能摹江漢之什賦詩頌美爲
公歌之是夕也又出示飛魚服緋如新龍角而翅張目
光射燭若天威在前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巾子岡記

西湖之北有岡以石勝曰巾子形乎巾也形乎巾也而
巾之凡世之有其名者舉如此矣按釋名巾者謹也使
人自謹脩於四教也然則古人之用巾也將有所思焉
思所以稱之後人不之思也而徒以爲飾雖廢之可也
而今遂廢之曰凡今之人皆不足以稱此巾所不受者
也於是薄海內盡忘乎所謂巾矣此岡獨岸然湖浹不
勢移不威奪焉豈將存此形於天下以示愧於人而待

世之克稱乎此者乎然山谷之畏威趨勢視世俗爲更
甚故時變未成震崩先兆豈此岡獨有異歟春秋所載
震崩之類不一似抑日星山嶽於侯伯子男之列刺其
不能自主而奔命人事以聽其役豈此岡獨能自主歟
予是以徘徊於此岡之下還顧而不覺爽然若失也已
而白雲橫湖煙起岡亦知時不見巾子

宋刻兩漢書記

戊戌春張新鄉招錢虞山先生集藩司署齋出宋刻兩
漢書問虞山曰聞是書向屬先生藏弄然否先生曰然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是書原趙吳興物故上存吳興畫像凡十篋王鳳洲
司寇弼一莊以得之陸太宰家後歸予絳雲樓中癸未
質千金於四明謝氏今竟屬公耶因其展玩果見吳興
畫像撮笠而綬纓虞山爲作文題其後版諸佛教欲以
忘得失也此如目前事不數年新鄉以文字中擊死塞
外不知是書所歸矣嗟乎吳興以前係宋離氏當吳峯
立馬江沙列營其時雖龍樓寶璽祕府圖冊非北蕩爲
輦路之塵卽南流爲蜃宮之沫而此獨克保無恙以入
於趙閱三百年以及謝氏之數家者運際文明華勝甲

第風流博雅號稱賞鑒繙以葉几牙籤襲於細函芸笥
豈非書之遭遇哉然吾特不解吳興何意畫像其上其
自以為面目無愧於漢者而欲附書以不朽耶不然豈
代為峻律存遺制於漢書耶又或知撮笠縵縵運未有
已故留已之像於漢書以為之先兆歟不然何以漢書
之中有威儀而非漢官者乎夫天綱解地軸折人當其
時復何聊賴況已見夢之漸漸復見黍之離離乎人固
有幸而壽亦有壽而不幸者乃不意書亦有然也然而
書固已自為吳興矣虞山絳雲樓書悉未刻也庚寅之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冬一旦化為烈燄飛灰而兩漢書獨以出質謝氏獲全
今乃飄零失所以至此極似乎書之不隨絳雲而燼也
皆吳興之像為之也書之幸歟書之不幸歟嗚呼虞山
往矣使虞山而在予將就虞山焚香設茗作文以奠絳
雲之餘燼而慰之當西臺之如意也

己亥亂後憶記

己亥夏五之亂予家蕩析絲粟靡遺聞之一歎外不復
關懷獨書樓中適情娛目之物不能悉爾家世儒素原
渺長物寡交之人交誼愈切遺懷復集如思故人亂後

撥除塵穢得初冠時束髮巾上小玉環二不勝喜外惟
何雪漁篆刻舊陳石一并兩端石硯耳每自笑物既去
矣以憶追之追之不及徒亂我憶然未免有情誰能遣
此因一一記之舒寫我懷無俾中滯又暇時展讀如重
遇故人嗟乎變亂以來自祕府以及收藏諸家俱水火
散佚況此區區耶貧嫗無玉釵珠珥偏戀戀於舊簪
祖遺天文圖卷卷長幾二丈星垣分列蠅頭旁注文衡
山書太史公天文志於後末題萬曆庚午春季松石老
人重裝子孫保之十六字係先曾祖手筆祖遺畫無款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一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識高八尺闊殺三之二三竹四鵲取義似俗然筆墨用
潔位置留虛二竹挺於左一稍斜而布葉於上雙鵲同
浴激水相助一畢浴梳翎一捉竹而噪高簡似非林良
輩所辦又林良畫四軸容少時先祖嘗笑指畫示曰用
上水田五畝易此不知此中歲可收五石米否四軸中
最佳者敗荷蘆雁雁二一唼荷葉葉垂蘆水葉動頭動
一順波下掌欲出波波動掌動迴頸就掌一目欲睨天
機橫溢竟入神品管夫人竹二枝盈尺耳葉領天風傍
書勁直忠臣節清高烈女心二語下止有子昂印記不

知張雨題後何以指定夫人豈當時熟識其筆意耶絹脫矣未及裝成軸裏以朱錦尺豐考功行草指一規大長五尺寬尺有三文贈老僧者字瘦勁而緊嚴割去前半似雷煥未至延津時或今者往劍合耶戴靜庵滄浪漁笛圖竹修林茂人坐匡牀羽扇禿襟遙聞漁笛半舟蘆外飛鳬自高不知何人書數聲滄浪詩於上字亦適逸唐六如白衣送酒圖闊二尺有四高尺有六泉明葛巾髻冠上把菊觴次抱甕來者果衣白但予見宋人所畫晉時人物如竹林賭墅諸圖其儻從不衣白者何也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予曾題其意於上然輕秀固是六如本色張君度畫卷中分十幅其開戶松鱗一幅予篤喜之嘗欲割此幅另裝懸壁上以自況而不忍使九幅悵別故止君度宏名毘陵人又毘陵朱先字允先善草蟲其學以草蟲爲師嘗雨中蓑笠屏聲息蹲叢篠間或茂樹上觀草蟲屈伸鳴止收歸腕下筆不盡筆雞羽松鍼皆筆也甲午初冬予過毘陵晤允先於白氏貌質率與語頗洽邀至其家小軒淨几蔬酌已出復壁所藏諸傳記相示不惜爲予畫後多失去獨存一幅長二尺闊一尺畫二蛙一伏草

際欲躍入水一出水半仰慕草頭蚱蜢扇三十餘柄皆可觀其最不能忘者一沈石田漁家樂柳岸四舟六人聚飲女婦孺弱不及焉手足面背各還位置暇故作忙亂愈見理又橋外樵夫荷薪而來如欲就席一王西室畫危石當江迴瀾下注一舟乘之勢不可止眾篙喧呼觀者失色一閩中許有介名友仿梅道人畫采墨山水展視常溼林異卿臨楷帖七種其右異卿名龍亦閩人時年七十矣周五溪先生亦閩人贈予一律書扇上畫枯木竹石於左蒼勁如其人先生諱之鸞乙丑進士贈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扇後三日爲仲連之蹈一張君度畫春江花月夜扇用生紙煙靄扁舟五字俱見一武陵俞企延時篤臨枯樹一餘杭嚴子觀渤臨內景外如魏子一方歐餘吳梅村諸輩書畫不及述矣祖遺龍泉盆徑二尺五艾葉色火氣已盡碎紋如毛哥審卮二大小不相偶而色款相偶錢虞山見貽白定盆徑二尺二累黃柑可十二三又短刀尺有七寒芒照人自予知有此刀未嘗上礪石澀花四五點點既不增礪亦不去謂是日本物徐聖思所刻石章五聖思名眷棄舉子爲僧曰近公後同錢刑部起

兵死江上其用刀也如筆刻金玉也如石沈香筆山起五峯皴理自然人曰石也蝤耳爐榴皮文中錯現榴子色真宣廟物時壺方而有圓意受水四合許耳望之似有石許重墨餘三十兩其五十笏然整笏者十不二三房魯二氏居多中有清謹堂墨三一作覆鐘形一笏初斲肥甚一藕心錢俱著堂名神廟間孫司禮隆督杭織造時所製一無款識闊寸長三寸上備九錫猶是老母匱中物舊琴從閩省兵火中攜歸蛇腹白紋聲清而一宋物也時閩省被圍久斗米二千錢古器衣飾壓市故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晉王畫像記

庚子春寓燕慈仁寺左方丈僧景庵出示畫像一軸云從某寺借觀展之絹素黯然而精采隱射畫唐帽者側坐石上手撚隻矢一少年束髮侍立肩下帙首者貌頗獐急裝行膝倒植銅鎚而睨聽焉相傳坐者太原晉王也側坐以藏左目侍立者莊宗也獐者當時多其人莫定爲誰或曰存孝也英雄始事如旭日離波鎔金出冶

史書奪目萬世生銛而晉王時已趨暮矣乃有子如此以視彼內顧氣索憂葬地而出涕者何如也耶夫唐至昭宗魚爛土委人紀漸滅已盡猶有是父是子爲之起色握拳礪齒不忘故君今觀其顧盼間欲不飲全忠之血添守光之頭而不可得者則此矢也其卽廬陵氏所云俘燕破汴錦囊貯而迎於馬首以告廟之矢也報國仇雪家恥俯仰快心豈非千古不數見之人物哉然此圖猶是夾寨相持時也而其氣已視彼如石徑之草矣去今將千年畫猶完好非此畫之獨能永壽也蓋父子此時之精神足以達之英武之色浮動丹青令人不忍更念及其末路矣因再拜而酌以酒敬收屬景庵歸諸原寺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破山記

出餘杭城東北舟行十餘里曰魚山魚山轉破山顯舟中一覽殊不酬意而舍舟分侶或三或兩互分互合各忘東西斷崖虛巖引人難竟仰或見牖俯或得戶靈鷲飛來棧閣左擔尋丈之間相爲彷彿磴只承趾徑無正肩及攀涉已窮隨舟曲折竹色翳天松影布水澄潭遊

鱗以影爲藻如馬遠郭熙取洞庭匡廬之勝而縮之於數尺絹素之內又如姑蘇人就几上盆盎位置樹石高下疏密儼然名勝彼收其大者於小余今乃擴其小者於大不翅徧遊衡華矣石無完苔草不接緣因以破名嗚呼自不周旣崩崇島自仄烈燄鴻濤漂灼大地吾輩舉趾側身破山輒是而今日乃遊破山耶山屋數楹可列樽席姚子治具於是筆硯觥籌俱進座凡十人賓朋暢適風日稱之相與歎節序之易流感良會之難再客子萍蹤天涯聚散古人所以興悲懷於樂事也詩成酒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罷題名於壁云甲辰四月十有二十日明州周容遊此同遊者仁和張芬邑中孫應龍俞姓趙昕邵中錫宋某董某暨主人姚今人偕從弟某

洞霄遊記

甲辰五月十日同子漸張子海門孫子肩輿出餘杭南門折西繇中塘循溪上五里至石門卽分溪流之南湖道也又五里爲周塘載道皆荷白土出者取自洞霄左右山中人碓之應瓜揚以上米商以飾米億辛巳年杭大饑村民或坎土得白者取餌之名爲觀音粉或卽此

歎亦卽此報也因念杭爲省會山勢繇天目蜿蜒而去則洞霄其筋絡也終日受鑿則傷洩地靈子漸曰神廟間黃貞父先生曾倡議禁止山中失業者聚百許圍先生輿而開之遂罷議予笑曰禁諸山誤也但屬上游憲司嚴禁米商用此土者米入官商筭而械於市則山中不禁而自易業矣稍進爲九鎖山兩峯受路以其曲折爲開闢徐凝詩所謂人行之字也憶向往來嚴灘時憑舷望山前後俱鎖疑不得路及帆迴棹轉又復迎合數十里間吞吐屢變今在肩輿忽省前日似陸行嚴灘矣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是凡九故得山名將及宮門海門指翠蛟亭故址取坡詩二字門道俱廢止留穹碑兀立丈許剝落存數字耳登無塵殿云殿中無塵山深固自無塵也然殿巍甚椽瓦已十去七而梁棟無傾圯狀亦異也道士吳凌虛出肅客折西爲方丈入拜李忠定公朱文公二像二像笑爲留此二公不爲朝廷重乃反爲道觀重耶置洞天福地四字係宋理宗書想南宋都杭偏隅矣猶蹈徽宗亂轍窮極土木承事道教觀其斷碣遺礎至今突兀可知臺閣廊廡枝峯蔓壑金碧之色錯雜蒼翠中可以意

見也飯罷各攜杖登大滌洞洞即漢武投龍簡之所高丈餘石色黝黑經白理明炬入頂平兩傍相讓狀類容數十人進數丈稍卑隘偃行地愈下鍾乳滴漚衣仙鼠撲火如阻客也遂出凌虛曰進可通林屋矣尋撫掌泉泉在叢篠中形可貯一石水輿人云一撫掌則泉湧余三人安能無故一撫掌乎出行百餘步得龍王井井名何義豈亦以龍簡故乎樵路無沒命鎌以導愈陡援藤葛而上子漸不能隨矣凌虛惘惘問輿夫遂指有虎迹予與海門奮不顧荆棘冒人石不受踵猿引臂接又數

香齋文集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百步得湧翠壁方喘吁汗下時見壁生涼壁湧幾二丈趾斂而上稍俯壁紋變幻如激波雲影中有如鐘紐如獅鼻如鯉見脊如鳥翻翅如火作燄樹結癭者總失石質又相去三尺許一石對立高及壁半老樹助之根皆成石石氣侵人夏日自冷兩壁中強覓仄徑紆折半里豁焉縱目云即來賢巖矣足下羣石起伏如白雲捧人萬緣浩然撼谷動地竹木相一欲浮而起宮脊殿吻出沒若輕航也求伏虎巖榛莽縱橫不可得凌虛云游洞霄須正二月間草木讓人巖壑皆獻三人笑曰留未盡

於異日也登輿歸夕陽猶掛城角往返凡四十里

石將軍廟雙樟記

城西石將軍廟左右雙樟陰庇數畝不知年歲應與廟同自來矣敷榮映發相為賓友交柯俯仰互為恭敬按廟碑宋時元朮追高宗至寧廟神助楊沂中戰勝之樟葉皆為兵卒云常風雨夜半燈火斗大檠樹下上棲無鵲鵲時節傳芭薦豆莫不徘徊樟下瞻仰嗟歎歲丙申郡治腺腫山木盡守議及二樟里人爭之不能得左先受伐是夜守夢甲而斬者斧其項不數日疽裂死右樟

香齋文集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免然右者亦竟自枯不復生或曰樟亦有命存焉伐者亡而不伐者亦亡豈非命歟子曰命也有性焉夫二樟能為兵卒以抗金人而不能藉神靈以免斤斧固命歟然卒能殺其人以報有性然也而右亦竟自枯者豈非五倫內有相為死之義二樟其亦有倫道矣雖然凡物至數百年得天已厚精氣所聚不能遽散必復附之人身為智為勇以畢昔日之志此亦理之未必無者也或又曰童謠有云打六更樟再生樟且未必竟枯者歟予未能解

陳公祠牡丹記

宣宗章皇帝即位之五年以蘇瓊吉安諸郡繁劇難治特命部郎況鍾等九人爲知府賜璽書聽便宜行後率厲風迹成名臣況公外最表表者有吾寧陳公本深繇乙榜爲刑部員外郎知吉安府在府一十有八年歸攜牡丹植之祠前歲開花數百枝以至今日公祠去容舍十里容開當春暮往拜公祠徘徊花側嗟歎而歸蓋歎東漢以後郡守之失職久矣章皇帝復能振之而陳公幸值其時顯名天壤遭際豈不盛哉夫人生出而仕宦苟不能有所裨益民生卽至公卿非盛也公雖祇守一郡而能用嚴用寬不負朝廷異數則後學謁公祠者見階次碧草蒼苔亦爲生色況牡丹之爛漫若是者乎宣德至於今凡二百七十餘年矣其時景運方隆治化翔洽養名節守廉恥猶吾鄉之俗也生今日而追慕往昔此花其開元父老也歟夫開元父老耳目止百年間而此藉名賢手澤以及數百年外令人對之俯仰流連欲忘其身之在今日矣花之幸歟吾輩之幸也花從吉安來及見公向者治吉安何似吉安之民愛戴公何似至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吉安之日黃童白叟攀車擁馬而號啼者何似花不能言也而世之人又豈能因花而念及之者卽有攜尊載筆於花下其視花亦與世間閑落者等然自宣德以來吾郡公卿輩出豈無華第宅聯田畝鑿池疊山集名花異卉以貽子孫者而業易幾姓墓託何人昔之歌鐘舞袖晃耀亭臺皆任之寒煙夕照而已而此花獨無恙猶人人其指之曰是陳公守吉安歸所攜之花也亦可

浮光杯記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翁帥黃斌卿有浮光杯莫考所從來蓋也高幾一寸面餘一規唇傷半米缺矣而每一注酒則珠光上浮朝紅夜白如沐日浴月焉乙酉夏余曾捧杯敬酬者三戊子春黃帥使人之徐市島爲楚申胥以杯贊島主人卻之雖同袍不賦而餉遺優渥不啻百半且輸洪武錢千萬以返未幾翁亂黃兵死此杯遂不知何真矣嗚呼蓋出於審無情物也亦安所感受而熠燿如此豈其得日月之精華厚歟夫宇宙內人物草木何一不受恩日月者而獨此杯也耶或者晦冥昏濁之運徧於人心特留此

燭火餘明於一器乎用費之意亦示以一器云微不忘
兩曜可卜金鏡未必終虧銀燭未必終蝕也吾特恐翁
亂後或爲愚夫悍卒所得驚其光怪翻疑爲不祥而按
劍者有之然神物之成必有所爲應有山川星斗遙相
呵護故去而復返杯之靈也不欲以中原之祥瑞夷爲
屬國之玩具也異日當出用於世余將設衢樽徧邀世
人而酌之使飲光含輝庶幾曉其晦冥滌其昏濁以還
於化日霽天則此杯也者殆猶銀燭出而榮光見矣因
爲之記至於島主人卻杯厚餉遺不可謂島中無禮若
記者也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七賢過關圖記

李次公畫冒雪過關襲相傳爲七人衣冠車乘若各
得其人之性焉僕夫多於其人之數之四外餘穉子二
雪高鳥絕嘿不相語卷首一人帷車幅巾裏袖開卷似
欲引路以與卷程軻壓茶爐火不受凍黃犢勒急首沈
僕夫高右手竿若恚其車獨後然帷角穉子手招兩僮

輿一積食者將出松林口雪抑低枝步思避笠別有壯
者荷櫬而攜以酒榼行膝沒雪左踵見次一人狐帽疊
袖岸坐驢背如覓句未就不覺驢不欲前促蹄振鬣與
御者抗再進一人擎鞭縱轡舉止春風驢亦喜之不自
謂驢欲過前馬前馬緩轡垂銜儼如待後肩高於耳鬚
入於袖上此徑路皆以林樹見折使設身其間四人遠
近舉睫可呼自下徑路以山阜見折三人各不相接一
載車獨輪者適當關口小僮拳身以附推者挽者俯仰
其面成卒二執挺迎道山所障身祇半焉石壁際天松
梢亂擁謂徑已絕矣一牛駕者復轉而出若來然幾可
與往者遇蓋不以人騎向背爲政以山路迴互爲政也
最前者頂高士倚鹿皮肩輿泛泛溪橋欲下竟不知此
七人者何人關何名過何事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宜興蠶壺記

今吳中鬪茶者壺必言宜興蠶云始萬曆間大朝山老
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最著僧始止
削竹如刃剗山土爲之供春更斲木爲模時悟其法則
又棄模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

事用木重首作椎惟鍊土作掌厚一薄一分聽土力
土穉不耐指用木作月阜其背虛緣易運代土左右是
意與終始用鐫長視筆闊視薤次減者二廉首齊尾廉
用割用薤用剔齊用抑用趁用撫用推凡交接深淺置
位高下齊廉互用壺事此獨勤用角闊寸長倍五或圭
或笏俱前薄後勁可以服我屈伸爲輕重用竹木如貝
竅其中納柄凡轉而藏暗者藉是至於中豐兩殺者則
有木如腎補規萬所闕外用竹若釵之股用石如碓爲
荔核形用金作蝎尾意至器生因窮得變不能爲名土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色五膩密不招客土招則火知之時乃故入以砂鍊土
克諧審其燥溼展之名曰土氈割而登諸月有敘先腹
兩端相見用媒土土溼曰媒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
之豐約定足約則先面否則後之初渾然含虛爲壺先
天次開頸次冒次耳次觜觜後著戒也體成於是侵者
薤之驕者抑之順者撫之限者趁之避者剔之閭者推
之豐者割之內外等時後起數家有徐友泉李茂林父
子甲午春子寓陽羨主人致工於園見甚悉工曰僧草
創供春取華於土發聲光尙已時爲人敦雅壺如之其

次俱因瑕就瑜矣嗟乎似亦感運升降焉

宋磁佛記

客餘杭久孫子海門云晴庵有宋磁佛可瞻禮之遂出
東門桑陰中行里許至龍光廟茶座石次翠梧修竹鶻
花嫣然竟忘晴庵佛矣海門促起就野塘過庵佛僅盈
咫尺皆作鐵色衣色豈青有裂紋山肩缶脊垂肩挂頰
慈悲宛然舒右臂膝上左下託橫臥一足頂吐寶石光
如蠅頭爪甲衣同色臂足見筋胸肋見骨雙屨旁置不
知何時解脫團坐榭葉葉皆具忽憶三山於許有介
草瓢中亦見此不知是一是二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天池畫記

辛卯三月子自姚江過山陰有將徐道人水墨畫卷示
者筆隨意至天在其下四時之氣備於一卷驟視若易
卽文長亦不暇自難展玩往復手目相繫時日屢移頻
憶斯卷卷丈者二幅凡十爲杏花爲梅花爲榴爲玉簪
花爲蘭爲虎鬚蒲爲荷爲菊爲秋海棠其究也爲蘆與
蓼及禽蟲之屬爲燕爲蜂爲蝶爲螳螂爲蚱蜢爲蟹其
爲蝶也凡再初不知何意忽自杏起杏枝又自何發筆

點亂集無意爲辨偶爾疏密就設心蒂焉一燕來飛尾
勢到翼足意歸眼筆既可數增減莫得蝶翩然補陪燕
位繼爲梅梅不屈繼否繼否尊意也意先後至天不爭
序佐以竹十許葉榴花疏甚臥筆成實墨不到處吐以
榴子至於淡墨染葉潤而有光渴筆挺幹盡簇花橫者
玉簪也蘭則趙子固石爲光勝自有天地蘭後於石自
有筆墨石後於蘭子觀諸此蘭後石先菖蒲止用剔筆
耳然參差長短信手難於信心裁用海螺房螺凡六用
筆筆俱變荷則花半於葉葉半於紙一房出葉三寸許

春酒堂文存 卷三

王孟明叢書
約圖刊本

枯鬚粉盡蜂誤集其上葉墨勝筆花筆勝墨此又不特
荷然矣菊二枝花俯仰含放凡五有蝶知寒誰敗其翅
感此蕭颯追審杏處予見卷時杏方盛今窗外秋棠爛
焉卷亦有之伴以雜卉葉大小翻覆異蟲蝕其一如戶
螳螂探身蝕處將半蚱蜢躍草間屈伸雙股草枝弱不
任最後蕭蕭西風生蘆葦數片蓼花僅一枝蟹豎目郭
索其下用筆斷續足力愈顯心尙追遞呀然卷窮迴目
前溯有用筆非筆筆不爲功墨忘爲墨因物呈顏在葉
青綠在花紅紫風卽能動露卽能滴日月能影人聞其

香燕舞蜂吟蟲靈蟹躁各有其聲他人愁眉皺染必不
能得卽道人筆停意盡不可再來予爲題十絕句忘之
矣

序

槐雨堂詩序

槐雨堂詩三十四首楊猶龍先生司晉泉所作也從出
燕始今猶憶出燕時立馬嘶羣斜陽半塔簷從惆悵停
磚未發有宿天寧詩曉寒蒸霧著物皆白草木之枝與
鬚眉尾鬣一色有曉行詩驛舍疏櫺哀角斷續攜燈循

春酒堂文存 卷三

王孟明叢書
約圖刊本

覽其或有古碑碣存焉者乎有和韻詩固關者故故關
也聯筆挾嶂上見戍樓人行其下青天爲小有固關詩
行十日而進太行土立如壁路深如谷水未能聲冰更
助石遙望居民鑿坏而戶洩煙一縷知中有人有山行
詩至晉數日輒得除夕是處夕除晉則獨異有同鄧山
守歲詩隨有人日諸友小集詩有上元同人宴集詩略
不序入晉以來晴卽見風陰卽見雪客嘗鄉心況逢家
信有書至詩祿位浮沈最銷壯志靜念歲月悲歎中來
然而激言易移曠言易飾有不寐夜雨卽事獨坐漸能

諸詩祿位原不足以浮沈先生也晉向用武形勢結集樓櫓塹堞極稱雄峙有登樓詩以與地稱矣晉再受亂遂留榛莽山川失故何況臺榭有過某氏園亭與晉宮三詩仰古俯今固不特爲一園一宮而已太原無春及春之來已入五月有邊春詩春半詩存春於晉也縱談侵夜常及昔軍中事軍中人先生指畫成敗慨然而起擘絃作響燈花振落有飲酒詩飲時頻爲某說晁盟說久情通翩然而至有甲子枉顧詩晉一傅子方抱幅巾俗所驚笑先生獨愛之有贈青主詩伯巖未至已識其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綦蓋先生說伯巖如說晁盟期先秋仲至乃冬仲期久不至反成意外有伯巖至詩臬雖允職而暗者獨勞廉者得暇有飲金粟詩遲憚含萬詩擬古詩題曰槐雨堂詩自出燕來皆某追隨其間故爲敘述如此

殷伯巖詩序

蚤歲好游止往來吳越間壯游聞海恨未得於名山之五一爲攀陟以識古帝王所以宗斯五者之意乙未秋爲北行日庶幾於五者之中獲登其一二乎取道濟上與人遙指霞際青黛曰此卽所謂泰山也問去此幾何

曰將百里爲悵然延眺而已自燕赴晉或謂曰晉入潼關不遠不可不一登華山且備述華山之勝已而不果旋至洛與嵩甚近則又將南歸矣乃幸得遇雞澤殷先生於晉又再遇於洛先生於名山之五已登其三謂予曰華之勝險耳嵩則樸而最可疑者泰山殊不能滿我未至時之願以爲快吾疑峨嵋崑崙之間當必有勝於此者而況其外乎豈山川之得名與否亦有幸不幸耶又豈名太震則難爲副而境親歷則易爲厭舉如此耶聞其說者未免驚之然先生嘗官濠梁間一旦棄去野服騎驢往來巖穴間此豈其中無可恃而能然歟夫富貴古之所慕也官位古之所幸也隱遯古之所不得已也吾聞先生既有官位矣富貴從此可慕則是無所不得已者矣一旦棄去等諸敝屣其視此六合固有夷然不屑而思放游於六合之外宜乎於古今所尊事而惓惓者亦不足以當其意歟雖然先生出示詩歌實得於岱華與嵩之力爲多則又何也

制義稿自序

十歲從家大人學作制義輒能離題而行見者異之家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多闢墨自洪永以來無不備稍長徧閱談謂古人無他謬巧惟於題之前後左右取其光影以相激射耳遂效之其於離題而行之意彌樂然貧迫弱冠卽浪游三吳間又性驚外於詩酒書畫之類分工者十之七以是一再戰不勝壬午榜後念親漸老家益困因屏絕一切專攻制義以爲國家不吝科第以招士士苟欲之卽得之矣向者原未嘗欲之也能一其三年之精神以求當此三日無不勝嗟乎又無及矣凡爲弟子員者十年中餽於有司者六年計棄去又九年矣甲午從陽羨歸檢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俞掌天詩刻序

俞子將于役江右刻平日所爲詩挾以行笑謂予曰未免從俗聊復爾爾予曰非從俗也正以救俗也今人固無不稱詩者矣稱詩而止取俗之所稱者以自慰於是人尠不詩今試與觀俞子詩有如俗以勦襲爲規摹者乎以牽綴爲矜奇者乎以疏野爲高脫者乎蓋俞子奉

其尊人雲君遺訓讀書砥行無不求當古人故學有原本不屑隨俗步趨而有以自見乃謬以予非俗之所稱詩者而問序焉予頽放無可表立於世序笑足爲俞子重但聞大江以西山峭水駛其人多情剛不肯苟同於俗惜予遊跡已半天下而獨未至也然嘗與南昌王子于一交所言詩文輒相合今豈無復有如王子于一者乎俞子與之遊而與言詩其必有異乎俗者且又聞大江以西名勝莫過匡廬俞子必躡屐登眺尋問昔賢遺蹤并爲我詢潛歸大師猶棲止其上無他往乎因與之言詩必有與予向所言者有合也夫山川之足以助人性情久矣俞子向遊粵東度庾嶺至端江往來所經固已陟江右之境今茲往也濤聲黛色猶舊交然爲留連俯仰所作必更多昔俞子從粵歸而詩一變今又爲茲游章貢二水波瀾增闊香爐五老雲煙益高歸而示我詩又當何如耶

立志編序

此容十二歲至十六歲所錄之書也憶十二歲時家大人教讀朱子通鑑綱目輒留連於忠孝節義諸事每至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可悲可憤輒涕泗橫溢不能自止或中夜燈下嗚咽聲驚同輩皆笑爲癡不顧隨手節錄數年成帙題曰立志編一日家大人見之謂曰凡人之以忠孝節義著者皆人所遇之不幸者也士生太平於國家出處苟稍可自立幸無過免指摘以沒於邱隴足矣然太平日久士習多趨柔曼而安肆庶幾借古人事以激厲其志氣亦不爲非是也蓋家大人教子以中和而又不欲矯拂其性情也如是時在壬申癸酉間天下無事人爭剽竊八股爲功名同輩見節錄諸事笑爲又讀之而涕泗橫溢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特笑爲癡且目爲不祥容亦自疑爲不祥不能自止也未幾大亂凡於通鑑中所載兵戈盜賊無不證之耳目焉獨媿身卑賤無以見忠又二親慈愛能安子之貧無以致孝且奔走飢寒浮沈時俗不能躬耕田畝樂道而忘勞於節義更難言矣追憶斯編有負涕泗且二十年内耳目所及如古人之忠孝節義者不少又非容之所得而編錄也酒後談次涕泗而已嗟乎古人何以得傳於後世也豈當時所謂忠孝節義固不止此而遷延湮沒無所編錄如今日者蓋已從來久耶偶檢荷見此

編不忍棄爲攬筆序之時癸卯孟冬日

王母夫人八十壽詩小序

昔毛義捧檄而喜史傳爲美談予讀之而知毛義之母之不能安其子之隱也然則安隱之母之難甚矣今王子有老母而王子處貧二十年朝夕奔走以供菽水常怡然無怨色此非王子之有異於毛義實王子之母之大有過於毛母也今母夫人八十初度王子徧索友人詩以娛親若以爲非詩則無以娛親者王子心亦窮矣友人之詩足勝毛義之檄也歟詩凡若干首某爲之序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仍系之詩詩曰

啟爾北堂鬱鬱者護既設爾几亦具爾樽母壽八十兒

女笑喧其一循爾南陔燁燁者芝既張我筵爲烹我葵

欲求魴鯉波浪胡爲其二筍有舞衣爛兮五色有橘爾

懷有鳧爾弋欲覓山鹿胡爲荆棘其三日兒不孝莫承

母歡東鄰結駟廬進雕盤西鄰豹褕舞奏交竿兒也寂

寞守此儒冠其四母曰否否先訓式臨或有珠珥不如

著簪或有大散不如桑棹爾紫爾金不如允協我之心

其五

題後

寫感應篇題後

今人無不知寫感應篇者矣然不識寫時能一念不動否又能念念俱動否卽予寫是篇時蠅集於筆旋驅旋集放筆驅之復集於鼻驅之不能便生瞋恨此念未除何必復寫予願與同志共證此念能使飛蠅滿筆滿鼻時一念不動然後能念念俱動矣

書

翁洲上沈彤庵先生書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某頓首頓首相公閣下丁亥客間承不棄微賤賜以手札獎借之辭有逾恆分謂旦夕可得拜瞻座次仰附青雲乃不意天與人左踉蹌病歸回首揮涕而已茲者驟聞駐節卽雀躍奮起圖候下風一慰平昔旋念身離摧辱迹類南冠顧影嫌疑不敢以名刺玷侍史昨晤萬子旋吉致閣下垂念殷勤歎息再四聞言感激如律回春竊慮謗議久傳橫加詆譭以爲王修之與北海保安之與仲翔古人所僅有也而嚴仲進壽於壽母陳平取賂於諸將又古人所不無也遂恐左右不察謂某重利而

自取刑戮也如此不能久約而易其素節也如此慙妄不知進退爲交友所賣也如此某更何面目見長者而抵掌談天下事哉爰伏枕擲筆布其始末幸賜明鑑焉某生於儒素世乏炯迹又嗜酒傲物少無曲譽落魄貧困游學自資與徐侍御心水先生向絕姻婭之援乏交游之助癸未冬忽枉車騎尋訪委巷循覽蓬徑歎息而去鄰里驚告不知所以已而某往報謝始知於某人几上見某制藝并雜著把玩擊節驚爲絕代時將赴宴郡庭乃特迂道郭外蓋不啻眞長覓舡范逵延轡而羊陟坐車下者矣自是之後遂成周旋然某介性如故未嘗輕造其門而侍御說項逢人推挹彌甚昔徐穉爲黃太尉所辟雖不應命感之終身某不爲侍御所辟適未當太尉之任耳穉與某而易世豈不同然烈士死心於一言義夫傾身於一盼誠以知己不易得而閭閻扼腕爲可鄙也及侍御遞迹山莊變起中夜家室夷蕩身被拘繫一門之害羣起而利之豺豺狼咆哮鼓舞不特不濟其身并將貽戮及父此時雖行道與嗟泥有平日之遇者乎雖河之廣無葦可杭猶將奮臂而號中流之孤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況適與當事有一面之識者乎無暇再計褻褻而來當事者果惓然延握手道故因謂侍御非有罪名可摘也非有富名可慕也特乘其山居而取之耳今既已破其家留其身更教人誅其父滅其子與徐何仇於餉無濟徒累義名不如歸之當事既護名復審勢雖諱悔實與哀遂竟歸之麾下皆選鋒不悉委曲謂力而拘暫而免周生乾沒千金巧爲游說隳軍實而灰士心吾輩復何爲哉戟手庭前激怒當事遂以座上之客忽爲繫下之俘伍伯齊心桁楊雜下是時已不知天地高下日月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照臨同座方公伯呂萬子旋吉其所目擊無不向隅吐舌扼腕痛心聞諸閣下謂何如哉乃某知當事欲以此塞麾下之怒藏不肖之軀然士可殺不可辱古人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詞令其次易服受辱其次被箠楚受辱又云恥辱者勇之決也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某辱矣丈夫不受詆讟奚難剖胸以明心絕脰以伸氣而乃俯首屏息委頓狼籍誠念二親隔絕徒死無名遂不能造次引決耳嗟乎嗟乎某自問何如人哉讀書自好且不必言三山之間足取富貴嚮然不滓閭

下所知也不取千金於笑談几席之上而取千金於呼吸刀俎之間固智者所不爲且身雖至微漁夫販夫賤業也命之赴淵必去輿臺傭隸也命之蹈火必奔馬醫酒削薄技也命之踐荆棘亦必驚而潰而謂某以其身易千金爲魚肉有是理乎死固有重於泰山者以伯桃而野死以陳容而駢戮以孔褒而極刑各有其名耳千金何名乎此言出於麾下之口有何足怪而自命爲薦紳者從而和之此朱叔所以論絕交而袁閣所以入土室也夫不以古人之事爲今人所可爲而必以今人之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爲古人所可借嗟乎嗟乎某復何道哉今幸有閣下耳鹽車之馬顧伯樂而長鳴是以不避煩瑣不嫌忌諱進書閣下非敢他有所望也望明府一知之耳病困半年宛轉牀第家園信斷無異囹圄忿懣羞慚莫施面目雖自反而綰要已足以貽義士之羞而重爲鄉里小兒所口實昔司馬子長出一言以別白李陵遂受蠶室之禍某之今日彷彿類此雖乏子長之才牀第間稍有撰述名曰翁志不敢示人恐以招謗讟而起譏諍稍聞緒錄以呈想閣下必不隨俗爲耳目也某再頓首

與張詞臣言水利書

某不肖竊從宇內賢士大夫藉聞使君爲人讀使君詩嚮往者久矣今幸臨茲土新政種種毅然以民事自任又不惜枉車騎勤勤以民事垂問某安敢自外謹將近日所急布聞左右幸察採焉從來設官東南上自監司下至邑佐俱有水利專職復命侍御史歲攷成之誠爲民事重也并覽郡志凡歷代名宦祠廟里社血食巫歌芑舞不絕者率由設堰置塘至今享其利故不忘報賽歲久彌彰於今言水利莫亟東岡礮矣東岡利被三縣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只就鄞論利被七鄉苟啟閉得時貯東錢湖水以爲備可歲免凶災第日久民偷百弊叢起上人既難得如使君者能毅然以民事自任而下之人又不能仰體上入之心因循者半阻撓者半以致禦防日隳歲罹旱魃半月不雨百壑塵生一湖驟枯七鄉仰面蓋旱必放湖水由深注而東岡之流獨深則湖水之放四於田六於江矣夫一湖之水可分滿兩河又半今注江者多則一湖先涸其半矣此因洩之之弊多防之之法懈里胥之推卸以日計大府之駁勘以月計而邑民之荒饉遂以歲

計七鄉之內菜色載道征逋促迫盜賊囹圄焉今者春雨連縣宜滿四澤乃刻岸記痕日減寸五遑遑農心又愁爲去秋之續但年前亦知東岡是講而卒不能舉行者固因阻撓多端亦在次第無緒也茲有一策莫善設備塘測內水所有餘計外潮所不及設塘扼兩礮之上則礮未修而已修弊不防而自防矣其利有七一省修費河水潮水之力止恃一礮爲障以兩力攻一礮勢不受斷故修礮之工日常不足修礮之費日常不敷設備塘則河力不及礮矣礮得以全力與潮水敵故歲省費或曰多設塘則多費何省爲不知無塘則礮難修易敗是費等不費也有塘則礮易修難敗是一費不再費也一便稽察礮外有田利水洩以自爲幸常歲賄守礮者累若干築礮上板以示水公而虛礮下板以通水私長吏巡視則輸賄與從必以潮長候至潮長則礮下之私隱矣備塘用土石不用木板木板可伏尾閘土石不可通腸胃也始不以礮外區區田而易礮內如許田矣一省啟閉塘與礮別礮兼司啟而塘止司閉者也礮所以有啟者以防潦而後俱用放舟放一舟可漚田百畝放十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舟則費千畝之水矣以某生來所見并聞諸父老高年東七鄉惟見苦旱不見告潦況洩水之硤所在多有不專東岡是倚若設備塘以定水則水有餘塘不任過水高不爲塘制也水不足塘得任功塘高自能水制也而舟之竊硤下江者計窮矣一息奸漁魚喜水聲水從漁意漁者夜集網放硤水聲無情止愛漁不愛農矣塘設則水不能聲不與漁比水有餘日縱水作聲塘不增峻漁者未嘗不利焉而農利溥矣一抑潮涵東鄉之旱固由奢於洩水亦由易於納潮若水涸而潮不入則河猶

春酒堂文存 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其位以待天雨暫逢雨澤便宜桔槔若潮入而涵據河卽雨亦委其澤以爲涵用若非滂霈反害田禾備塘旣設河縱涵猶自爲河雨雖弱猶自爲雨不聽涵爲政也一計緩急備塘之策或有議者曰硤不能久任禦塘獨能久見效乎不知備塘之設非棄硤也嘗經有云急則治標此之謂歟備塘爲近計爲初計徐得竭蹶以事硤硤有內恃則體壯有餘地則基呈塘有餘力則用寬有餘時則謀審內外協應可壽歲年一合輿情小民苦於救旱動曰東岡家籌戶算知備塘可行然人有是心

而人不能言之或愚民拙訥無詞以達意或士子迂疏無理以達詞或饑饉征徭無時以達事前二年間有私謀集眾建塘者恍於疑忌而止今有爲之主則鼓舞集力呼邪爭相矣七利如此昭昭耳目而前人莫之行非盡官帑民賦不充也總緣無毅然以民事自任如使君者也今使君毅然某拭目以觀其成不特破七鄉且被二邑寧讓志中諸名宦哉某草野率陳幸諒無他悚息

復申臆盟書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年一晤無可話言別去恩恩又增惆悵昨承書問兼寄詩文讀之釋懷足當晤對誠如來諭所云也因念足下兩顏豐澤鬢髮不改良由導養足以勝物若僕雙鬢半霜目光接霧衰颯之意同於六十許人則兀然一老翁矣足下何言之反也至飲劉子齋頭奮臂呼嘯連舉大白此如廉將軍健飯上馬曰我思用趙強顏耳足下以爲興豪傑之屋瓦皆震寧知僕者哉若夫殷懃教省勉以令名則益非所望矣僕少時頗自矜名年來已同灰燼且夫名必恃三立也僕自審使酒漏中傲物忤俗

德已無可稱矣而憂患半百爲失晨之難功又安所見之若乃立言彌滋愧慙鹿鹿浮沈資筆墨爲乞食之具祇務捷給取工佞悅其意先無以自貴常恐久與相習詞旨膩滑遂終負筆墨行將歸矣村舍水涯車騎罕到小閣貯有殘書千數卷聽子弟誦讀薄田蠲供十口餽粥籬內灌蔬四時無欠躬把長鏡董率僮僕夕陽將下謀一味以侍老親小酌話晴雨博笑而已尙何令名是圖十年前已決此志野老來過漁父及戶斗酒尺鱗頗謂可白眼肆志乃復造次作依人之遊斯何地也堪爾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淹滯裘馬得意如燕舞蝶飛僕用摧頽之人崎嶇其間良可恥可憫是以終歲下鍵深避馬通不答簡刺不赴賓筵不酬篇什此豈急名者之所爲乎初尙有怒詈者今喜漸已相忘然燭銷酒罷故園心馳人生幾何荒此日月歸矣歸矣惟三復來諭云此後聚散都不可知則又勿禁惆悵也足下既歸聰山談道訓俗雖不足以盡副平生然以順時而達命有餘矣但恐令名益張其投差雁不能終遂林臥耳何如何如攬楮冗蔓足下或亦咤爲狂奴故態耶某頓首

復汪君文書

若文足下承示手書累數百言期僕以規切教誨何足下好學之至於是也而書旨潛渺善於取姿卽其用微語以自占地步者亦若欲令人不覺何足下行文之至於是也爲咨嗟歎息者久之然謂僕用浮詞相推譽則不敢爲然僕自見大集於劉子公敵所讀之而咨嗟歎息蓋自爲規切教誨者不暇而非譽於足下也況浮乎營聞嘉隆間名公鉅卿挾居高之勢煽其浮譽轉相炫耀以要結黨援若僕素性兀異又落拓浪游進旣失元禮之時退又無士安之望言語何足爲足下重而云譽然所以咨嗟歎息者以自爲規切而教誨也僕自幼好讀大家之文稍長應制科意欲以幼之所好移諸時藝然名心互怵未快也及天下亂棄時藝不復事似可併心於大家之文矣而初則奔走於患難繼則奔走於飢寒間偶有述皆激楚忿懣之餘且護愛而遲持慕亢而諱因以故氣滿於詞意盡於腕其忸怩愧悔更甚於足下所云因念古者大家未嘗不身經患難而發爲文章每能於激楚忿懣之時澌澌其氣而含茹其意者何也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以有餘守之至靜也而大家中經患難後者其文之
含茹滌洄也益密豈文章亦隨境遇遷耶因又念此生
若得數年之暇從容山林間取諸大家之文涵濡反覆
庶幾可以自救其氣滿而意盡而未能也乃忽見足下
之文滌洄含茹多與大家相似中心所藏偶隨目遇遂
不禁咨嗟歎息在筆墨之外側弁墮鼻之人見清潭而
稱其似鏡非譽潭也所以自歎其弁側而鼻墮也僕原
先於足下之文而預設一咨嗟歎息以相待而足下之
文不覺入僕之意中而中之此所以自爲規切教誨者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墨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暇而并無與於足下也況浮譽乎則僕之咨嗟歎息
也特自爲咨嗟歎息耳乃不意足下聞之僕不知天下
人讀足下文盡如僕之咨嗟歎息否耶又不知後世人
讀足下文盡如僕之咨嗟歎息否耶而止就僕所自爲
規切自爲教誨遂不禁咨嗟歎息耳原不敢謂知足下
也況譽乎至於所引二君僕不知其人何似其文何似
其獎勵於足下者何似其於足下之文或知之而不以
告告之而不以誠有所深愛而故覆其短俱不可知語曰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誠未易與外人言也若夫僕雖不

善文而飲酒諧笑反或與文有近足下稱僕飲酒諧笑
事事動人僕又不知足下之所謂動人者以其有近於
文耶抑止以其飲酒諧笑已耶若止以其飲酒諧笑也
則僕誠善譽人者矣率爾筆復不宣某再頓首

復許有介書

僕簡陋自放無所成就重蒙謬推以詩集命爲點定心
慚匪任攬筆復停昨又承諭責以古人直道因思天工
雖大生才不易恆吝惜其明敏殊尤之資不輕畀世人
間一畀之必多方相誤羈之以小喜而息其遠程是貴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墨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交友有力用明爲暗用憎者之妬絮愛者之怨用後人
之目盡今日之言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恃足下不以苦也而棄不以玉也而護
則僕安敢畏避斧鉞不遵來命足下之詩如清溪竹屋
斜月照霜孤雁一聲小橋獨立豈不令人心閒塵遠以
視世之大哉肥臚冠雉佩褱者大有逕庭矣然何以讀
君一首而輒得數十首以後讀君一過而已如數十過
之餘曷故哉蓋古人著述足以傳久不朽者大約有三
一曰避使龍而日見形於人亦繁矣使人而日餐江瑤

柱亦飮矣使方平麻姑日以丹砂示狡獪於世亦習矣故讀數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字讀數十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律讀數十百首而不得其所守之體始稱大家所守者謂其昵於胸中滑於腕下者也一首之中情與景變事與意變開與闔變虛與實變濛濛惘惘恍忽莫測雖近體絕句而有千萬言之勢者職此故也不避之故在於不大不大之故在於不親古人而親近人取徑窄而入手易也陸生有言曰數見不鮮可以悟所避矣一日鈍凡詩而欲輕欲俊者爲下乘人言耳救鄙俗而嘆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垢圻也輕則必薄俊則必佻故僕以爲欲鈍鈍者沈其氣抑其力而出之以遲迴慘淡者也鈍則必厚鈍則必老鈍則必重開寶以後詩遲日衰者不鈍故也驟讀其集而見甘不見苦者其力不能以達十年連讀其篇而得句不得章者其力不足以卒十首故取橄欖以噉小兒必唾之指商彝以陳市肆必無顧者引灑離以娛賓筵必格格不入耳而思臥矣病源有二古人慎用虛字而今人多率用之古人慎用實眼而今人多濫用之於是遂近宋詞遂鄰元曲夫詩於詞曲猶女子於娼優也

以輕俊流弊至此可不慎哉一日離離者如月在水捉月於水而不得月如風御香覓香於風而不得香古人之爲詩也原未嘗豫設一題而強我意以實之與會所至隨處見端使讀者各以其情志相遇而合於不覺觀魯論左傳雜引詩句未始與今所說本旨相類則當日本旨固不必定在是也夫置身數十仞上一麾而千萬人畢見者離也置身數十仞上一呼而千萬人畢諾者離也古人詠物諸詩佳篇率渺大約善離者必佳況非咏物而俱欲以咏物之體待之乎試取古人之詩大家小乘前後較勘在離不離間耳離則心專於腕力專於題控御縱送左右適意不離則膠固拘縲以此心爲題之輿隸勤勞給役以求免於噴責悲夫此三說者世人驟聞之未有不駭然足下天賦甚高襟懷甚曠固不可與世人類觀是以不勝咨嗟愛惜進此狂瞽以無負足下謬推論責之意倘不以劉季結見哂而思不避不鈍不離之故反覆於漢魏初盛唐間壽其名於千百世無徒取悅俗人爲愉快則此三說者不但於詩也文亦然矣冒昧懇陳死罪死罪

春酒堂文存 卷三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答黃子潤論字學書

接三月日書不棄朽廢垂問字學詞旨謙挹何過也夫字學有時字學有位今足下妙年駿姿有其時矣雖未奮迹雲上而父兄主政淨窗明几無有冗溷昔賢畫荻種蕉視等霄壤有其位矣幸以楚越之隔咫尺燕市且不棄朽廢時垂存注僕安敢外心知已不以生平甘苦進之足下僕少承家大人指授又時未喪亂故藏晉唐石本長而出遊與金沙于公治江右王于一三山林吳卿許有介諸君互相講發稍悟用筆蓋用筆而不爲筆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聖七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用也懸一身之力以聚於臂懸一臂之力以聚於指其用管數寸如桓侯矛朱亥椎尉遲舉久之機生臨池得樂然不能耐飢自驅捉刀爲人酬應書牘箋奏扇冊綾楷動輒溢架務取捷給以撥目前傍客裏刺不相痛癢主人狎視出入漠然若曰吾名已成尙奚資是聊用慰答燕雁光澤金幣耳於是每一握筆三念爭集一自恨恨以仲升之備奪伯鸞之志一自愧愧以文翰之貴效輿僮之役一自傲傲以江淹之故拙爲簡兮之萬舞愧則神縮縮則不能養氣恨則中滿滿則不能小心傲則

意輕輕則不能審勢以此日月相馳心手互滑如王謝子弟失勢雖復自爲矜貴未免頽然放矣嗟乎嗟乎僕尙何言字學哉尋常自念得借一年閒晏退就林圃目遠塵滓靜對古人然後收合魂魄洗滌筆墨勒急於緩酌輕於重庶不負家大人指授耳但此日胡可得乎行就老矣誰可告語茲幸值足下不棄朽廢殷勤垂問且昨見汪友楚頭摹聖母一面甚覺縱橫特嫌結體微涉判押欲去此嫌全在誦讀誦讀久之精神淡漠從此學書浮膩自去來書所云鍼砭在此至云別有祕授則絕無之祇想右軍從獻之背來取筆不得恍然可悟僕朽廢無似并此失之又復慨歎晉唐以來率皆帝王將相華貴高門否亦方外託迹不受物繫罕有隱約單士能以字鳴豈非用物可易則用心可難故曰筆成家墨成池不是羲之是獻之在足下努力而已龍井帖附去然不可從此入手恐僂耳何如何如月日容頓首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聖六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與紀伯紫勸葬觴體杯書

昨集可謂暢適矣燕市所僅後出觴體杯爲勸僕辭之且妄有進規得無相忤耶茲敢藉尺素竟其緒於侍史

幸採聽焉夫杯用觸醢不審所自起或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杯所自起也然考注飲器溺器也或曰酒具先輩曾駁之曰豈有以凶穢之物列之嘉賓之筵則謂溺器者是也蓋饗同賓首痛深刺骨雖至沈族誅種猶未足紓我怨毒乃剔其首而汙辱之使同廁鬼故曰溺器者是也卽以爲酒具者要亦非無故亦必非區區睚眦而至於此將於酒後耳熱直斥其名取快平昔耳昨杯不知先生孫來先生夷曠爲懷與物無競是非先生之仇可知非先生之仇而或知其孫來爲世所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辛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安知非觸醢有靈特投命仁人冀憫憐而獲所歸乎夫掩骼埋骸先王遺教也偶相遭於原野蓬沙間猶爲之施鍾運舂而坎安之況偕之狎處几席漠然不加惻且懼然以爲樂哉喪亡以來有志之士強半竿首吾輩覲顏幸保觸醢於頸目擊長平之坑咸陽之屠觸醢狼籍等諸瓦礫不能徧舂鍾而坎安之方愧歎不暇又一息未死將以觸醢歎觸醢是懼而笑言方治出此勸酬誠非所望於先生也聞之狐狸戴觸醢而拜月則能化形爲人是狐狸猶假觸醢之靈始成幻或則觸醢非無靈者矣堂宇榱桷先人實式臨之豈可使觸醢附靈游處其側詳觀葬經及棄骨寒而足脛痛之事觸醢有靈不可謂誣妄而媚鬼也且飲酒之器亦以助養性情調和氣體故古者以兕爲觥蓋兕角性清涼能解酒毒用之爲宜而天鑒蓋載於醫經用治尸疰鬼魅諸症不過借其氣類引攻伏陰然而先輩每注其下戒人輕用今奈何無尸疰鬼魅之疾而用此尸疰鬼魅之藥於俎豆哉伏願先生裂尺幅布裹以綿絮同謹愿細紀夜葬之於高原是先生以葬千百億萬觸醢之心而聚之此一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辛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獨體也德無量矣先生留心釋典時時傷悼末劫有超世軼塵之意尋常一言必依慈厚諒不以僕言懸率而吐棄之幸甚不一

與查聲止書

昨者足下見僕近詩指交游莫結故鄉人諸首以爲太傷訐露非風雅意宜刪之存厚僕初謂不然謂風雅不諱訐露若相鼠貝錦幾於戟手唾面今某之陰陽飾智豈非貝錦某之錙銖昧心豈非相鼠其間底裏曲折又陶悉之僕正不必盡言也然忍默不能惡聲不可故附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至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相鼠貝錦之義作爲十詩聊以導氣舒鬱免使結爲癥瘕助彼餘虐且用示戒使天下後世知鄉人之不可交也知鄉人之不可以文章筆墨交也知士君子雖貧約憔悴且死不可就鄉人飲食作緣也則訐露於風雅無害然再三思之審足下之非愛風雅而愛僕也蓋僕豈可猶以交游視某某哉譬之少年作客旅店寂寥當墟一盼遂成邂逅迨難鳴月落馬首東西矣可云好合乎僕詩猶以交游視某某也自輕彌甚僕早歲輒知鄉人眼細於鍼腸細於線難與浮沈故杖策浪游投吳綺

而贈鄭紆間或言歸巷陌相遭掉頭別去雖造爲詆讟羣吠同聲不顧也此又陶所悉也已亥以來二親日邁不敢遠道依人遂爲某某所縻十餘年間假鴟雛以鳳毛施丹腹於溷廁教沐猴以冠珮考鐘鼓於卑田未嘗藉其竿牘借彼齒牙所以支吾內顧者猶鉅鹿楊先生丙申丁酉所貽也此亦足下與又陶所悉也居恆每以樂正子孟門高弟何至失足餽餒孟氏無適過當以僕於某某觀之自笑何爲不過餽餒耳然則孟氏之謂正子非過也續兒邀幸乘時七獲原不解詩文何物交游何道而僕自鍛六翮下集於埤豈得免其喙距飲啄同羣夫散飯顛而蹈躑之曰得飢餓報棄書冊而汚穢之曰得窮厄報鬼神惡其反所貴也筆墨者物之至榮比於瑚璉簠簋不可賤用者也詩文者事之至尊通於日月星辰不可棄用者也智慧者天之至寶踰於珠璣金玉木難璉礫不輕以畀人者也當潔躬以持其名特立以足其氣退藏以遠其程然後可與相副至若傭保也傭從也百工技作也皆以食爲人役與牛馬例僕生斯世不克遁蘇鹿二門以謝塵滓而適取至榮至尊與天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至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至寶者爲人役如牛馬反其所貴得報宜何若僕罪如此某某何尤故足下云刪之者誠愛僕深也已遵命削去藥本不存隻字微風掃雲光霽萬里足下所惠多矣謹此報謝

與張又陶書

僕詩集絕未曾以示人亦以知此甚難談此不易也日者良友久別異地相遭聊出詩集用博歡笑不謂竟爾傳錄別存副本塗次悔之幸又陶愛僕勿輕發笥或致妄取雜刻時輩中不啻委諸溷矣僕詩亡宅大約字中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血字外見聲千古來屈原少陵後鄭所南有其性而筆墨幽莽於大雅無當焉至贊僕儼古渾樸殊不謂然僕所擬古詩祇畧得其明警絕未得其渾樸以明警稱古詩足下得毋訝其悖耶古人讀古詩曰驚心動魄使今人讀古詩而能驚心動魄者誰乎夫驚心動魄於明警近於渾樸遠可與查子取十九首長日諷詠一旦得其驚心動魄之故當恍然於僕言之不誣矣驢背困頓發此狂言大堪一噱足下地居事外心無膠擾當立意讀一部書窮其始末要領勿徒事涉獵以荒日月何如

何如驢回附此餘惟遠道珍重不盡

春酒堂文存 卷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文存卷三

春酒堂文存卷四

遺書一之四

鄧周容鄭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頴編

贊

小影自贊

踏遍南北江河閱盡古今陵谷歸來數尺茅檐收得幾
畝脫粟上恃父母優容下共妻子淡泊里胥早畢征徭
兄弟各安耕讀客來白酒黃雞客去白鷗黃犢如此便
是羲皇庶幾相忘榮辱非敢曰未出廬之孔明或者曰

春酒堂文存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粉園刊本

不入吳之梅福

德昌上人調獅圖贊

我問獅子其猛莫御問師何法馴之如兔師也一笑曰
無法故吼不用聲百獸咸懼嗟彼野狐因懼生悟還問
阿師獅在何處

關公像贊

公之名被於黑齒穿胸公之貌熟於里鄰村童又何復
求之紙上丹青畫工蓋欲畫一像於寤寐以心證公先
畫一像於室宇以目治躬此戒慎恐懼君子慎獨之始

功若天生平大節昭昭耳目者奚煩隨世俗而推崇讀
書侍公高燭分紅

密雲和尚像贊

生來髮豎眼棱一世辛苦作用而今紙上可開猶受微
風吹動真道不語不言胸中瓦礫驅弄咄還我面目本
來何處濟宗曹洞嘆仰見雁度長空畢竟肥鵝出甕

達摩渡江圖贊

佛法尋常伎倆是業何物胡僧脚跟性急曷不隨眾同
登舟楫而乃捏怪炫人凌風一枝五葉渡臣拍掌相笑

春酒堂文存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粉園刊本

卻與魚龍鬪捷竟須拋棄此蘆便與江東岸接分明大
路平平風浪何嘗交涉

面壁圖贊

不見碧眼卷鬚但見擁肩紅髭此間無可與言何不還
歸天末爲尋隻履已亡江上依然浪濤欲問一十九年
石壁枯藤幾活可知禮拜多人願爲大眾說法拜得老
僧回頭攫與慧可衣鉢

銘

小卮銘二首

毋肆爾口以徵爾受以承爾一卣

毋縱爾欲以舒爾數以凝爾百祿

莫謂涓滴濡首則溺君子舉之如鼎如鬲

杖銘

過頭尺二用挂天墜

杖銘贈友

是君扶我我扶君天道人事俱平分

定鎬兄杖銘

行且止看雲起

春酒堂文存 卷四

爲某人銘杖

慎爾起慎爾止爲鄉黨視

柏木界尺銘

并引

此乃成祖堂所餘木吾父命匠削而成之敬之哉不肖

容百拜爲之銘銘曰

念厥始祖在此木爾其兢兢視此尺雖無所長正且直

小硯銘

質雖薄而能自守則厚形雖偏而能處安則端用雖小

而能有待則大同爾石友相爲不朽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硯銘

閱人多矣冷眼苛矣爾筆爾墨奈之何矣

銅雀瓦硯銘

才如七子得用此墨池浪起漳河水

子石硯銘二首

文貴樸莫雕琢舉筆時視諸斯

守貞而用圓含潤而尚玄是以得全其天

鐘硯銘

硯而鐘聲應宮寸管扣之聞闔通隻手推出扶桑紅

春酒堂文存 卷四

風字硯銘

雲生墨苑遇風則遠

書架銘

書不能讀愧此橫讀不能化類此架

筆樽銘

慮爾筆之習於縱橫也慮爾筆之妄爲顛倒也藉爾樽

之範圍而弗致放佚於道也予將對之以自考也

水注銘

一勺許施霖雨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鏡囊銘

好用明疲屢照退以藏奉易教塵汚人此莫到

藥匱銘

補耶瀉耶醫者誰耶慎之慎之天命爾司

鋤銘

天有雨露惟爾聚之地有栽培惟爾裁之人有筋力惟爾職之君子即之刑罰則之

花瓶銘

與物無心順時而受靜觀榮枯造化是友其殆學至人

春酒堂文存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推移而泊然自守者乎

燭臺銘

能用明而不居其名能養晦而不失其位知時守常晚乃爾章爲詩書光

殷盆銘

勝無爾德負無爾慝誰醉誰醒靜觀自得動而有則君子是式

髮冢銘十首

鄧山周子生值斯世而願爲僧僧者謂滌除煩惱而去

身之累也身之累亦多矣而介介於髮髮之累人獨重

歟人之始生彌月始薙髮自此以至總角月必一薙凡

小兒聞薙髮俱逃匿奔避父母以果核餌之猶號泣不

前豈真有所痛苦哉小兒天性未剝戀於其同本而悲

於其將離也于幼時不然見奔匿號泣者輒笑就母懷

索沐受薙無少異容能忍身而割戀有僧道矣丙戌七

月之二十有四日於青雷山薙髮爲僧謀所以安是髮

者安之水平曰髮分精氣亦能有神苟其流於海外諸

島生禍福以受變夷之血食不可曰爲妖蛟靈龜所得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借爾氣魄以亂風雨不可安之火乎曰兵火互觸鬼滿

於煙苟其馳逐青燐乘怨毒之氣中於草木以害禽獸

不可曰消爲塵灰游漾天地使迴風無知吹集纓袂爲

豪貴者所拂拭不可其瘞之乃卜於青雷之陽依山接

流羣岡趨會風不射寒水不中潰髮其將安於是不封

不樹石而銘之銘曰

莫能相留遂至於此俗固難言僧亦可恥嗟哉爲僧始

則今始

其二

夫髮亦勇矣時能禁之使不長不能禁之使不生然人正恃其勇於生也故輕於薙則髮何不發憤自誓經一薙者不復與生人必將極其力窮其智以圖保此髮恥終身爲不全形之人眾恥咸聚智力相濟奮乃有成髮其與有功焉不然如手足肢骸之於人加以鋒刃輒與血俱創迫莫忍迺思全護何乃如青草於地雖芟刈之而春至復生人於是漫然薙之矣雖然髮甚微眇猶能生長薙後勇於自申則天下之大豈無如是其人丙戌七月薙髮爲僧家慈涕泣交游勸阻似此髮一薙勿復再生然者至冬仲寓華亭西菴不覺髮已寸許薙而瘞諸菴左爲望後二日銘曰

聞昔有人怒能髮指然則眞勇原聚於此日薙日生不爲勢止哀哉世人曾莫髮似

其三

丙戌十二月自華亭返武林寓智果寺計西菴薙時未一月也廿七日繇寺後登高岡危石亂擁如髻遠峰如冠問之僧曰卽所云巾子岡者予羨其名爲之記且薙髮瘞諸岡下而銘之銘曰

香酒堂文存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僧首辱爾位瘞諸此庶不媿

其四

凡事莫不惜其初相習久視爲固然今髮之薙也將視爲固然歟丁亥十二月望久客三山兵火外集髮長受疑乃薙而瘞之羅山銘曰

其五

人之髮也以尺計或有不同然必有所極矣至於薙之也以月薙必將寸以歲薙必將尺未嘗止也則自初歲

香酒堂文存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至百年長髮必至尋而丈丈且數矣而長卒有極豈非天之與人各有其分苟不至於其分則雖抑之而必伸以日求其至蓋詘之以爲蓄阻之以爲引者蓄力於有繼引氣於將來也鄧山氏之今日也蓋不知其分然也抑姑以詘之而阻之也自丙戌七月後薙於華亭西菴又杭之巾子岡至閩薙於鼓山於法海分計之各寸有二今寓烏石又薙如可續也將併彼西菴法海者幾及尺矣予向有髮二尺未嘗稍增如不爲僧則今此一尺天將靳之然則人苟不能自蓄其力以引其氣則天

所斬之者亦多矣何獨髮哉戊子中夏某日瘞於烏石山之南麓而銘之銘曰

爾不見辱於鞭箠也雖見削而可喜爾不見尊於簪纓也雖髡而猶榮嗟後來兮秋霜催兮

其六

喜安而惡擾喜疏縱而惡拘檢者人之性也然而擾則思理拘檢則愈尊吾於髮乎觀之否則毀且棄矣吾性之惡擾而喜疏縱也久矣遂以及髮辛卯正月二十五日復薙瘞之西圃且謀所殉夫櫛者日以擾髮簪與冠

春酒堂文存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日以拘檢夫髮是與髮爲行藏焉宜用殉銘曰

昔秦穆殉三良黃鳥興歌今古傷胡不留之事後王

其七

自丙戌瘞爾髮之始祖於青雷山陽自後爾高與曾與爾王父與爾考俱隨予浪游徧瘞四方茲從吳歸又薙屈指瘞青雷者爲九世孫矣時予省墓東莊望青雷且三十里乃瘞諸南籬籬南予高曾墓左也推爾所出與余同本爾今得所依矣時壬辰正月之二十日銘曰土有脈河有源松栢葉落歸其根魯雖不得禘豈曰非

周孫

其八

夫人而急欲見長於世也則躁矣不意予髮亦然豈予猶有躁心歟壬辰春初薙髮於東莊屈指今幾何時而髮又及二寸時所禁也嗟乎髮之出處亦各有時苟不能藏晦自抑輕出而受風塵必見折挫焉余將有以懲之是用薙今而後髮其慎所出處矣癸巳二月望瘞於南屏而銘之銘曰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躁心有如斯

其九

夫髮者心之苗也心之苗在首爲髮而在腕則爲文章心有寸血久貯不鮮當頻用之使推陳宿故予好文章頻削稿不倦則髮應亦似之癸巳五月自丹陽過虎邱精舍見僧眾聚沐先後薙薙畢咸手摩頂迎涼風稱快予欣然薙而瘞諸劍池側虎邱者金氣上騰而得名也明旦與夜當有赤虹上貫三千丈散爲綺霞人見者助其心氣能文章銘曰

山青水碧廕爾後賢子既不作美新君其常守太玄

其十

自丙戌後髮之壽莫長於白峰者壽三百三十有一日
其他或九十日或百餘日甚或三十二十餘日而天夫
壽夭在命而人有疾病輒赴野祠村廟望土木神割牲
鮮焚錢楮長跪乞哀得暫寬其期以爲幸居恆忌寒暑
霜露處突廈帟幕中錦繡織縞蛾曼是御參著在右酥
脯在左珍重頤養以求續壽算然而俱不能自必若吾
之髮天者不聞其有所畏怯壽者不聞其有所保持蕭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塵外而順受之近於道也甲午就塾陽羨閉門無往
來至九月十日始雜追計去歲雜時踰白峰者日十有
二是壽獨長銘曰

白峰之年鯨波劍鉞受此困阨得壽故長今在宜興豈
亦有是翻覆人情險阻一類縱逸得天困厄得壽故石
崖之松斧獨後

偈

寫金剛經偈二首 爲張新舞

金剛只四字曰無法可說是經尙不有何況於寫經若

云寫有功所爲莫可量天人一切眾度此筆墨內若云
寫無功臂指與筋節皆是造業具自懺且不暇云何乃
爲功人相與我相皆現一寫內公有如是解爲及一切
眾何必復爲公區區藉筆墨乞公爲我說解此寫經縛

其二

我聞金剛力能成不壞身齋沐書是經爲祈父母壽父
母我所奉與爾筆何與區區勞爾筆寧報罔極恩我今
方浪游此心無可寄庶幾骨作筆血肉爲水墨寫徧恆
河沙萬分中得一慈悲憫我心亦作如是觀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寫白衣經偈 爲谷電飛

是經慈悲持者得嗣佛無誑語歷有徵驗然持是心以
持是經一心兩持便非經旨惟谷居士發愿刊施是愿
世間百千萬億各得有子永無孤獨能持是心凡事如
此此是經旨子卽在是

祭文

祭彭祖文

吾寧歲六月十有二日輒有疾風甚雨敗滅禾稼俗呼
之爲彭祖忌他郡不知也吾寧又獨有稻熟最早適與

之會故農食是稻且又不能不是日慮於是郡人周容
爲文以祭彭祖曰

惟祖爲商大夫見推孔子固儼然大賢也去今將三千
年生也於何月日歿也於何月日爲六月十有二日與
否不可考也生既爲大賢歿必歸爲星辰將佐上帝調
風雨以豐年而阜物其職也豈有自以爲忌而不恤民
之禾稼肆其凌轢以敗天地之成者祖以壽著壽者必
靜必不以元氣佐其喜怒則疾風甚雨以爲忌豈祖之
所樂爲且忌起於何時祖時寧固斥鹵之地龍蛇與處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魘木客之所往來也風雨何害今已易爲城郭廬舍
雞犬人煙田畝山林之息人物衣冠之聚視祖時中原
有加焉祖忌卽有於昔亦不宜有於今矣祖又何仇於
寧逼風雨於寧以與寧最早之稻爲難抑知斯稻最早
天之私於寧也久矣尤私於今日之寧也初可無藉此
稻之早今尙猶疑此稻爲遲兵火敲撲民貧日甚春食
夏食麥不接秋幸此種之是接而又慮觸祖之忌然不
得不種此以繫婦子之望焉蓋冀祖之憐而宥之於萬
一也祖而惟風雨是例是天所以私吾寧者祖必奪之

爲寧民仇與天抗矣祖嘗仕商位大夫大夫而不奉天
子令以行其私或竊天子令以濟其虐罪在不赦今祖
於上帝亦猶大夫於天子也風雨者上帝所令也祖可
以忌役風雨而不奉上帝令乎裨史傳祖雉羹後妻諸
事向嘗爲祖辨辨祖而有此豈爲孔子所推今此忌而
果行於祖也則雉羹後妻諸事其小者矣是當時別有
所謂彭而祖者而非孔子之所言老彭也或者風雨原
不出於祖乃此鄉之妖蛟狂魅馮依祖名而爲之歟祖
有靈祖之羞也以三千年之大賢聽物所馮依而無以
自白俾田夫牧豎叉手頓足其指祖而號呼怨讟祖寧
不聞之乎祖其赫然震怒馳奏上帝集豐隆屏翳問寧
之忌六月十有二日者孰而戮之永勿爲寧病以爲祖
累天清稻黃民得秉鉅而趨畝滌飢而待炊祖之賜也
寧民誓捐資擇地構棟宇以貌祖歲於六月十有二日
牲醴歌舞恭承享祀世世不忘以無忘祖賜祖應不鄙
我寧民而吐之祖其審諸尙饗

弔大慈山墓文

墓卽宋理宗朝所謂丞相封王名某者在郡東湖山之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厓甲寅仲夏十有四日游大慈寺過焉層砌雕欄窮極
物力翁仲無恙松柏依然因作文弔之弔其人之亦墓
墓之猶祀也嗟夫使人死而無知則華表與荒邱何異
人死而有知則魏其華表而招人之指摘不若相忘於
無言者之鞠爲茂草也是古墓之得全於今豈盡古人
之幸歟文曰

覽湖山之清勝跡古墓於穹碑驚歎後之崇修悟在生
之施爲致玉津之一殛乘覆轍於易摧似炎歛之布暘
易見德於涼颺憫僞學之晦抑咸賜環於彤墀卽一時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翕然生松楸之光輝雖勢鄰夫熏灼體相道爲宜尊
至旋轉夫當壁難騎虎而兩存固儲君之輕肆寧坐受
夫新恩何人言之紛藉莫通權以致原俾遂情於一往
資僉主以黨援是才智其有餘騰運數兮笑論思中旨
之未決覺快行之遲遲正心計之已窮爪握血而不知
歎百年其有畔何勞苦之至斯豈移天之勲業爲一隙
之駒馳謂海若而種桑仍乘石之我私茲欄楯之崔巍
終寂寞於山岬念山靈兮自愛亦似人之好名故棲霞
之喜有岳墓治城之樂得卞塋既增潤乎苔綠亦加韻

夫鳥鳴傳歌咏於游人其稽首而薦馨幸此鄉爲僻壤
覺弔古之莫經否則華表之雲聳不若豐草兮龍平問
古人之所藏舉榛莽以縱橫卽驪山之金雁猶飛集於
楚營凌浮屠以壓勝啼杜宇於冬青獨遺邱之克保借
卞岳而崢嶸仰天絳其甚適分善惡以相形有陽名者
報縮有陰行者報贏意當年之功德多正史所莫徵功
以晦而愈大德以隱而愈誠因邀天之獨厚獲永固於
幽局語世人於後來莫借此以自矜云才智之用可逞
而富貴之力難傾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俞雲君文

維戊子七月之十有八日武林俞子雲君歿踰歲其友
周容自閩歸病未能往伸一慟茲少閒乃設位奠茗作
文以哭之曰嗚呼君果歿耶予自丙戌冬自華亭過君
君已病言無聲臂無肉矣而屏藥不治曰余證必死且
時宜死何藥然猶強坐聽談笑聞參問答同飲酌日周
旋也至丁亥二月六日子有閩行過與別抑淚無一語
相視而已自此山川登眺交游杯肆無不念君念君病
無生理然念君心術不死念君意氣不死歸當再見之

今年五月離閩入浙遙望武林屈指可計猶妄覲君病或已愈矣然每遇武林來者輒若驚悸不忍問似又懼聞君信然及至錢江余患痺不能入城肩輿走西陵適遇查四雲佩恩恩作數語別已乃回首遙呼曰雲君去年歿矣予忘其身之痺也頓足幾墜嗚呼君果歿耶使余飄泊閩南未歸意中尙有一雲君能強坐聽談笑者在卽歸不過雲佩意中至今有一雲君能強坐聽談笑者在是君之歿不歿於病而歿於予之歸與雲佩之遇也意者予痺甚眼昧塗所遇非查四又意者予失聽而查四所遙呼者非君耶果爾予他日過武林登君之堂君儼然杖履出自書室予直前握手敢神鬼疑耶君慷慨重然諾凡交游有過面折不少假使人因君而知古人朋友之道足貴今君而果歿矣吾恐文章識會徵逐聲名將使古人朋友之道遂輕君果可歿耶然而君果歿耶予他日過武林登君之堂素幃在上殘書在牀孤子出而應客不得君且尋君葬所枯葦衰楊寒流啼鳥瀝酒一呼而君不出嗚呼君果歿矣嗚呼君果歿耶哀哉尙饗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祭先考墓文

嗚呼痛哉吾父之歿也旣在再者三春吾父之葬於茲山也復屈指兮十旬兒輩不孝不能學昔賢之廬墓見芝草茁而猛獸馴乃相隔五十餘里望雲嶺兮嶙峋今節屆夫寒食聊陳牲而薦蘋空臨風而一慟旋告歸兮逡巡永夜露冷虛谷無人吾父惟泉聲之是聽而松陰之與鄰嗚呼痛哉尙饗

祭亡婦金氏文

維乙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亡婦金氏之再七刈蔬炊粟作文以哭之曰維爾歸予三年於此定盟之初歲次在癸誰司盟者惟錢公是時聞岳翁私過予里瓦棺椁伸桑枯牆圯貧字沈吟曰文足恃曾未數月岳翁赴電才益人謗傲益人貧硯荒豐穀帑負酒縉遊筴難歸雁幣莫陳齒二十五始引車鹿朝計午炊春質冬服挑燈添線謀舅氏觴舅氏賓來倒匳卸妝我母愛爾動必爾商小廚喁喁甘苦醯漿予多外出妹分爾牀促被加衣推珥解璫予弟就塾總角難束梳輕髮順花紅鬢綠予時多醉悲憤填膺曲臂旁引氣以和平遙聞馨歎坐必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起迎三年一日罔或怠承爾素善病謂不宜子今歲之
首嘔酸厥旨予父子母孫男預擬彌月易生荷天福祉
忽聞兒啼得女亦喜豈期七日陣鼓轟雷江湖共沸傳
謂寇來婦竄兒啼鄰里互催舅姑欲避爲爾徘徊爾乃
自經氣逆痰浚婢聞聲異喧呼莫膺忙施金翦回咽如
蠅獲救雖倖病遂相乘致醫三四參朮勿靈嗚呼哀哉
鬚眉男子宛轉乞生爾因舅姑急棄其形嗚呼哀哉爾
初病時聽女生死今爾聿亡女以男視女留爾影女作
爾子女夜啼飢更長音邏予學哺糜沾鬚惹頰東西乞
乳一杯難及吹火未溫悲來灰溼裂衣取絮女含咽咽
爾魂附絮速女能粒嗚呼哀哉爾母哀憶舊語頻述謀
修佛齋祈脫爾桎予貧無力強與佛詰窮紙作錢無乃
污蠟鬼若人貪指我名說古來才士星辰所結知爾與
予良朋乍別誦我輓詩光生幽夢無罪可懺莫畏鬼魅
爾素閑靜中若無人伯叔一家聲莫爾聞故今空房驟
謂未真是予宜天造物所賦文筆波瀾傲骨嶙峋天塊
顏子遷怒爾身爾今見父問錢公語畢竟文章不勝貧
囊空入丹青斂黃幘古嗚呼哀哉禁哭不能欲哭不可

春酒堂文存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恐予母聞淚珠偷墮茲作吳文哀詞瑣瑣月落燈昏影
歸一我贖今生因留來生果嗚呼哀哉尙鑒

女病祭金氏婦文

嗚呼爾之歿將及周矣爾女能坐且笑笑時吾母與家
人輩無不謂酷似爾者吾母每含飴弄爾女稍解念爾
之悲今秋來爾女忽成疳疾雙眼羞明醫者云證在不
治吾母不得已命祭爾告爾祈陰佑爾女無使女死知
女幼無罪女死必復生爲人兒然爾以生女而死使吾
母因爾女死而復念及爾則爾之死既死於當日而又
死於今日也是女於當日多此生而將又添一生爾於
當日多此死而今又添一死女得不死爾其猶生用慰
吾母惟爾之靈嗚呼尙鑒

春酒堂文存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文存卷四

余於庚午孟春往謁金先生士甫得是書每於暇時展
玩反覆細繹而終不能釋然於懷者何也觀其用筆之
變幻吐詞之典麗更運之以鼓盪之氣充之以洋溢之
機助之以悲憤感慨之志發之以委婉眞摯之情詞賦
贊記書論序說與夫傳銘種種備具集中深心厚力一
指萬山令人咀嚼無窮余於此老蓋有繾綣不忍置云
乾隆壬申菊月望日□□□書於碧雲樓

目序

初意竟不存詩愧詩也客燈無事自相勸勉取所藏諸稿選而錄之隨錄隨焚焚者殆十之七吾未知錄者之無可焚而焚者之必不可錄歟錄與焚其係於詩之工拙也抑或不係於詩之工拙歟讀予詩者苟有能咨嗟婉轉於是則錄者之中即可得焚者之意予始不悔存詩矣時歲在昭陽赤奮若陽月望日寓湖上題

春酒堂詩存 目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詩存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

擬古十三首

招寶山觀海二首

曹娥廟二首

江山道中

臨劍津而問之

蝴蝶草盛花童子殷勤拂理感牆隅菊苗有作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蔓救小松因及盆榴

旬日後松傍游蔓復有萌者再加鋤削得詩

所救盆榴經旬有花喜而成詠

古詩二首

斷筍

命豎採當歸菜

過來鵲堂憶俞雲君

雜感三首

山行

雜述二首

西北有高樓

驅車上東門

僧舍

所期

閩行

寓中灑掃得詩二首

過曹子

贈某翁

春酒堂詩存 目錄

雜興

紀夢

偶然作

示某

嚴子陵釣臺上作三首

登報恩寺塔

陽羨吳園二首

龍異

過友寓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旱二首

大澗

旅懷二首

述懷二首

岳忠武王墓

答湯世調二首

雞鳴

昨夜

題寓壁

春酒堂詩存 目錄

東莊雜詠十八首

孤磬爲某節婦

吳山絕頂

陌上桑

禾成

哭徐心水侍御

行路難五首

遷寓

渡揚子二首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淮水有懷韓侯

拜漂母祠

金龍廟詩二首

德州道中

驢背四首

燕寓

有客

答陳胤倩

抵慶都縣謁堯母陵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慮義生里

盧溝城

將之晉出燕

井陘

太行二首

石漳源

且亭署中贈申亮盟

南關驛

沁州

長子縣

登銅雀臺

荊卿舊居

嵇侍中墓

溫縣

夷門

蔡中郎故里

縣永康鎮至定遠縣五十里

太原贈某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歸別楊猶龍先生

新霽

游小白嶺南諸山作十首

育王嶺上作

蘭市詩

賀祕監祠二首

南樓望

蚤起二首

友過

送章洪上北游

夜歸

偶作

卽事

收罌粟三首

海昌寓

與友人話劉子登

八月十六夜龔芝麓招集慈仁寺松下醉賦

決絕詞

春酒堂詩存 目錄

繇四安至洪林橋三首

寧國南城作

上齊雲閣

醉後作

過蒿里

哭楊猶龍先生三首

獨坐

枯桑詩

寓禹航法喜寺贈張子漸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史二首

過寶論寺汲獅泉試茗三首

禹舫東歸

有寄用原韻

舟行

折尾虎

曉行

集某氏

古風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冬夜八首

古別離

有懷二首

寄又陶病中二首

發陳留

摘莧八首

櫻拂子

歲晏

友人過草堂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壽昌寺訪于石

斥鴳

某孺人輓詩十首

野鶴

燕中除夕二首

過保定謁楊忠愍公祠二首

君子行

楊妃粉

燕窩種草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傷草

夏夜

十索詩四首

前溪歌二首

寄孫海門

起早

偶作

行路難

樂城道中

八 四明峻書
約圖刊本

家書至

仲廟

秋日

雨過寶林晤又陶

再登報恩寺塔

酒盡

過族兄村居

先塋種松

寄山曉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灌庭花

飲酒四首

今夜

夜入天童二首

雪後

詠晴雪

送邵堉天來豫遊四首

柴局

夜登報恩寺塔

九 四明峻書
約圖刊本

夜坐

王海同五十贈詩四首

飲某人酒賦謝

抱膝

盆花

筆山

有會

壽歸一二首

發順德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昨宵

不寐得六詩

後不寐六詩

與友人話黃海岸先生死節狀

以下依舊刻本

獨酌得靖節傳誦之

卷二

七言古詩

題桃源圖

柳一歌

閩市歌

孟蘭會詩

閩詞四首

飲劍津上

行路難三首

漁父詞

樵夫曲

古柏行

覺苑盆魚歌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干曲

東渡門

醉芙蓉

君不見

游敬亭歸墮馬

題畫鷹

佩刀歌

巷南歌

葉千戶歌

登聞還珠門

寒夜七歌

風雨

過露筋廟

赤壁圖

桃葉渡歌

金龍廟神絃曲

贈別

翁寓放歌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玉鉤斜

伍相國廟神絃曲

東光道中

三月并州雪

晉陽寄韓聖秋燕中

憩長平驛

尊懷道中

程奕先見貽蒿酒

漢張桓侯故里

口古爲驚百母舅五十

謝貽瓜

贈郁素脩

濟寧甘節婦

園丁

西湖放燈歌

自憎

自武林之餘杭宿凌將軍廟

醉卧宋氏別業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游餘杭破山詩

楊干波過寓樓

董孝子廟

石將軍廟

重作伍相國廟神絃曲

行路難二首

于忠肅公墓前作

鸚鵡詞

客有言楚中江邊義犬豕者爲之歌

送程石門再之滇南

祭竈詞

去僕行

吹燈

李昭武索補六十壽詩戲爲作此

送春詞

題射虎圖

酒次觀劉公敵舞鐵簡歌

織婦愁

春酒堂詩存 目錄

燕歌行

夜飲朝眠曲

神絃

致酒篇

四女樹

義婦冢

題呂錦衣雙鶴圖贈蘇鶴洲

白面將軍祠

渡渟沱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孝婦歌

憶昔

易水歌

雪浪石歌

豫讓橋

迴車巷二首

題寓壁

過湯陰謁岳忠武王廟

嬰曰藏孤處

春酒堂詩存 目錄

眼鏡歌酬客

宿州道中

邊巡行

過狄梁公望雲處

歸來

懷章淇上

值舊鄰叟

次壽州望八公山

銅雀瓦硯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央瓦硯歌

冒雪過又陶

捉蟲戲得詩

陳公祠看牡丹歌

題墨畫雨中牡丹

題牡丹畫

題鍾進士畫像

老婦行

醜女行

春酒堂詩存 目錄

與陳康侯

兩不得歌病中作

宣爐詩 以下依舊刻本補

晉陽除夕七歌

田婦

織席詞

織履詞

清明行

卷三

五言律詩

六月十五日雨

昨雨

喜雨

陸純叔見過

風雨後喜霽

微志

病久

客至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客中謝贈

積雨

黃昏二首

三月

有懷

黔刀

救蛛絲蝶二首

客夜

虎邱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桐園寓

有贈

湖南同俞次寅吳慶伯王備五諸子

友過

獨語

鹿島詩六首

今歸

登南高峯絕頂

金陵寓

齊酒堂詩存 目錄

早春

李長蘅畫意

早起

破廟三首

登樓

閉門二首

園登

卽事二首

舟過齊山

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

空齋

值王餘姚二首

野老二首

寄某

入閩雜詩二十三首

下大竿

九牧

揖仙橋避雨

齊酒堂詩存 目錄

放船

湯泉

第一樓

荔枝二首

竹鼬

烏石山園

歐冶池

扶桑花

法海寺寓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笙歌舞

宿友齋

平遠山見戚將軍平倭碑

依舊刻本補二首

辭某題寓壁

友過夜話

訪陳永叔不值

示陳文生

龍眼

遷牡丹詩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寄王備五四首

守歲

歸計

春殘

不寐作催雞鳴詩

爲友人臨曹娥碑繼之以詩

平遠臺

構園者新栽松竟枯

爲許有介別鶴二首

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蟬

古銅瓶

初見龍眼花

寓中聞迎春鼓樂聲

客久

庭樹

清口謁金龍廟

渡河

學卜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過微山湖望留侯墓

南池

天津舟次

韓聖秋席上作

戎通文過寓

獨笑

楊猶龍招飲次韻二首

安肅道中

太原感興二首

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中得乘六先生書

章淇上書至

遠聞俞次寅丁艱

丁酉一日晉寓

懷申覺盟三首

相逢

晉寓題虎邱春雨卷

聞遷居信二首

呈猶龍

蘇酒堂詩存 目錄

亳州道上

題揚州旅店

過乘六先生郊居

寄許有介

聞猶龍遷蜀之信有寄四首

過于忠肅公墓

同章淇上劉上峙查梅百聲止昆季俞次寅江

爾慈俞掌天湖泛

送王子備五之燕

索友人畫四首

中秋夕集梁園限韻二首

獨酌

夜集

壽韓聖秋五首

擬別陳胤倩

盧溝元夕

馬上三首

夏日對雨

蘇酒堂詩存 目錄

夜坐

道上

宴漪園二首

漢光武廟中作

清流山下

瓜步

朱太守廟

飲沈御三齋

蚤起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刈芥五首

社日分賦得漢宮早秋拈宵字

野泛

東岡二首

同友過某人齋

喜雨

家書至聞舉長子二首

獨步

客去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客中對梨花作

晚酌

今春

游岳津

寓餘杭法喜寺

餘杭北城登眺

旁晚見鵲棲庭竹二首

過友齋樓

晚霽

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竟齋

張子漸過話二首

宿大覺寺

候友未至

期友人入夜竟不至

丙午一日

嘉興天寧寺坐暑

游朱氏鶴洲園四首

登真如寺塔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楞嚴寺寓

送人入閩

同某人寓作

舊鄰

何日

罷鏡

雨

泊北固山下

經高郵

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桃源縣

發濟寧

半生

閉門

花朝

家園

過準提菴

過紀伯紫寓

答友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同某作

劉公敵見過

夜過公敵寓聽歌

獨立

觀奕

擬輕薄行七首

過慈仁寺

五十初度四首

秋風

文丞相祠

元日待曉

蠅

雞

羊

麥魚

猴

鸚鵡

歸燕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歸雁

鏡

硯

曉過沙河

盜遇

酬姚生

與諸君說荔

淇次不寐

甲寅一日

渡淮

拜鵬亭

述感二首

癸丑八月二十二日

邢臺道中見老嫗坐樹下前列梨棗婦子環繞

哺兒愴然有作

次臨洛關有懷申臯盟

哭陳三胤倩二首

立春二首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除日王子招飲

四月

遺懷

過山家

乍晴

送北行分韻得徐字

送張又陶之扶溝四首

過邵氏齋訪周方人

入韓嶺

山樓夜眺

丁巳元日樓頭作

新聞

謝菊窗二首

寄直菴二首

觀穫

收烏柏子

戊午元日

西陵渡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杭聞查梅百叔久二首

扶溝道中二首

劉上峙移樽過寓

集山舍分賦得水確拈驚字

爲姚亦方畫扇

悼亡

中秋前三日

酬胡漢賓二首

火神廟寓夜

寒

病旅

黃鼠

鵝

河豚

鮓魚

鱸魚

啖虎肉

愁緒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與吳生四首

戊午燕寓除夕

有勸就一職以養親者作詩謝之四首

以下依刻本補

復有勸就一職者二首

似晴復雨

聞俞次寅扇上四詩和韻寄懷

卷四

七言律詩

錢武肅王廟

閩中玉皇閣上作

勸放雀詩

贈林異卿

閩歸

虎過

江山縣

自笑

歸夢

聞徐心水難朱君爽過商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赴救心水別君爽

海中晤心水先生

鹿島送心水歸

鹿島見螢火仍用杜韻

翁洲卽事二首

出翁

三生石和張子漸

上紫陽山

屏跡

飲北固山上

送客

夜坐

愁

寄某

題漁樵圖

幽人

重上大觀樓

長橋上有懷孝侯

尚書白惠風先生招飲賦呈

金陵之一

春日

邱吉士董秦雄見過

過督亢坡

太原立秋

登七里灘釣臺次韻

贈別

句容道中最高閣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口

登潤城西樓

燕中晤陳胤倩有作

九日作

燕中九日懷楊猶龍先生

燕集饒人南歸

慈壽寺

眞覺寺

興勝寺

萬壽寺

登毗盧寺閣四首

江陰詩

揚州詩

集陸五春明宅

不寐作

哭張子漸處士

舟次有寄

三年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曹能始先生遺書

南澗

答某寄詩次韻

山左王子見過村居

己巳除夕

嘉興寺寓二首

宣城九日集裘繡堂係宋丞相吳正肅公故第

社集賦得杜宇拈環字

分賦得螢苑拈求字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賦得鄂王墳拈侯字

分賦得古意拈塘字

分賦得新漲拈行字

歸心 依舊刻本補一首

釣魚

社集分賦得項王廟拈歌字

秋日偶作三首

王衍箕招集賞牡丹

遠菴見過

登清風樓

題于石書記默齋

懷于石吳游

夜坐山寮詩

古宮 以下依舊刻本補

學卜

試卜

弔黃石齋先生

立秋

春酒堂詩存 目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有自姑蘇來者傳維斗先生死節事

訪榴花洞

答友

見螢火用杜韻

夜聞鶴唳

待心水先生山莊過舍邀同載不果

相逢

出門

漫題

由韓嶺過東錢湖

出苑子城

清華鎮

戊戌一日

得文待詔東洲圖

泗上

寄某僧

客丹陽荆園

重過某氏宅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市得離騷古本

答俞次寅

贈王孝先

夢入蜀

吳慶伯章淇上俞次寅王備五過草堂

夜大風雨

得楊猶龍書

送客北回

王備五招飲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午日孫海門攜尊過寓

客至

起早

寄答王君揚

書至

內邱道中

此時

不寐

寄楊子元

春酒堂詩存 目錄

晤友述懷

壽陳象新七十

卷五

五言絕句

送郎曲十首

夜坐二首

昨日

吳舟雜詠三首

春日詠桂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早起

薄暮

清鏡

題畫

池上曉

邯鄲道過盧生祠

游螺女江二首

重過邯鄲游盧生祠

卽席分賦得牡丹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客中詠燈花

大隄曲

驛亭二首

西湖雜詠

秋夜

醉後題壁

題畫二首

節酒以三杯率

獨酌不覺過三杯限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閩寓羅山堂

許翁賣琴詩

愁

磨瓶

題畫

上籌海樓四首

謝樽仙畫二首

野望

偶作

春酒堂詩存 目錄

登天童玲瓏巖二首

約友

贈鶴

鶴答

夜上觀象臺

山寺作四首

老僧

入敬亭山

樽前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題畫

題唐伯虎春遊圖

題畫

醉望

村居雜詠二十一首

晤去食

雲居卽事二首

看友人畫棋局

友晤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宿友人園居二首

閩門登眺

子夜歌二首

觀漲

元日過紀伯紫寓飲

甲申三月作

爲閩古古題畫

題硯石

燕寓送鄉友南歸四首

第一第二第四三首依舊刻本補

四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王瓜

題畫二首

以下依舊刻本補

問白鷺

所見

客夜

洞霄遊八首

九鎖山

翠蛟亭

無塵殿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大滌洞

撫掌泉

湧翠壁

來賢巖

伏虎崖

金龍廟

河口作

對月

聞鶯築

四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夜坐

閨怨

今日

登妙光閣

題畫

雜作三首

題畫

宣城寓種竹

題硯石

春酒堂詩存 目錄

早行

少年行

卷六

七言絕句

題畫

贈顧仲莊二首 第一首依舊刻本補

接楊猶龍先生手書並詩次韻

集某氏園

題迷樓圖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白樓

留客

晚望

過南山舊讀書處

少年行三首 第三首依舊刻本補

淮陰旅舍醉題

話舊

汶上遇盜

題牧羊圖七首 第二第三第五三首依舊刻本補

春酒堂詩存 目錄

殘樽

燕中送別蕭伯聞

題孫鍾元孝廉詩卷次韻

卽事

戲題竹林圖二首

醉後大慟 以下依舊刻本補

訪呂天監

寄武陵諸友

席次口占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孤山補鶴詩

題畫

八月十三夜慈仁寺松下

題畫松

題畫

酒樓

過陳三鳳倩寓

題鳴雁圖送別

題畫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口占送人之燕

偶作

醉某氏作

旅思

過某氏草堂留題

睡足

洞庭東山

思酒

揚州雜詩

飲張子漸齋

題畫

杭寓言懷

坐竹院

贈次寅

題春江花月圖送別

夢中作

燕中送南歸詞

寫懷

春酒堂詩存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懷王備五

曉望

夜過

聞余百禮卒於豐邱

寄錢五咸

陸介臣賣燭於市

寄張左青

春酒堂詩話

春酒堂外紀

春酒堂詩存卷一

遺書二之一

鄧周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五言古詩

擬古十三首

西北有高樓綠柳映朱闌借問是誰家金吾新拜官笙歌接華燭羅綺行雕盤門傳軒冕客僕從俱銀鞍主人出相迎握手氣若蘭貽贈紫瓊瑜報之青琅玕聞有嚴氏子空江倚漁竿人生幾歲華辛苦良足歎

春酒堂詩存卷一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妾自不忍看低頭閉我戶閒房咫尺間夜臥曠如許上有大鵞鳥下有長髯鼠鼠飢嚙空梁唧唧自相語

涉江採芙蓉艤高苦楫小豈無天桃花道傍顏色好所願保馨香雙環結瑤草日暮風作波褰裳歸去早
慄慄歲云暮飢鳥啄枯枝空房生微風肅肅動羅帷念彼東鄰婦征夫歸不歸年年共燈火刀尺寒相移昨夜繡芙蓉下著雙鴛鴦雙鴛各毛羽雄者多光輝感此發咨嗟能無誓願違有生惜紅顏轉盼秋霜飛啟篋香如

新何嫌舊嫁衣忻然登車去遺妾空斜暉

今日良宴會鏡吹已具陳列燈重從席捲簾間芳塵繁絃撥纖指斜睩揚朱唇酒斟白玉斗爲我拂羅巾主人致區區賤子避遠巡豈不感高義恐負從前貧辭歸臥草閣明日採朝薪

冉冉孤生竹結根松樹旁與君既相知風雨忍相忘大海有蛟龍小舟有微躬持此一諾來鬼神爲始終引衣拭君淚但見襟袂紅我留對晚潮君去存蒼穹生死雖須臾安得同晨風丈夫貴成事揮手各西東

春酒堂詩存卷一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客從遠方來車馬有飢色知君負大轡十年報未得到芻置舍南移楊安舍北熱酒潑寶刀明月照人嘿仰天問飛鴻何處堪羽翼

青青陵上柏泛泛沼中萍兩心不相知何必謀生平城南大道旁春日酒帘橫下馬攜手入懸鞭索巨觥十千舒我足百千緩我纓酒酣一語合短劍忽自鳴萬古留肝腸應爲今日傾但願常相憶管鮑如秋螢
驅車上東門夕陽拂衰草狐狸侮行人捧面坐當道白骨縱復橫誰知曾壽天十年苦喪亂馬上刀如掃死肉

貴牛羊生鮮炙肝腦兼之續饑荒兒女自相飽此地經
宴安臺榭多啼鳥從容百歲期南山琢華表麥稅未催
征家家熟粟棗

行行重行行征人離故鄉拔刀剗耕牛縣令供酒漿託
身與馬蹄安得不激昂驚鳥喜平原猛虎順高岡江南
春色早蛺蝶繁芳草夜深入朱戶繡閣何窄小繫馬庭
前樹馬啖桃花飽錦衾春正暖角動綺窗曉

明月皎夜光照見村東屋屋茅不蔽風下有老婦哭經
年爲田累田荒無主鬻昨日催官船今日催官粟夫走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輸吏錢兒留供軍役捉雞狗上檐擊釜換肥肉夜寒鞭
箠羸酣歌未肯宿來朝計官粟孫女共黃犢

迴車駕言邁馬疲不聽策辛苦道路遙落日餘幾尺菊
花昨日黃梧葉忽又碧榮枯互因依少壯不再擲古若
無明鏡誰知鬢髮白努力崇後期此心猶金石

燕趙多佳人羅敷最玉立獨處簾幙靜春風吹不入使
君何處來遣媒情太急白璧五十雙重錦三百襲停鞭
望空樓燕語自相答

招寶山觀海二首

極目萬類空自視忽焉大如在天半看白雲踏不破仲
連無羽翰何事輕波瀾藐軀奉蛟龍何足充靈簞安期
遺鶴至我欲從之逝秋園葵未栽復返人間世

忽思混沌理盤古出人後但驚勢欲合不信天能覆蜃
氣聚城郭樓臺爲誰構聊慰精衛愚世事同邂逅將身
沒閭巷區區一宇宙漚酒助波濤白日沐塵垢

曹娥廟二首

未生曹氏女江水竟無名寂寞幾千載一朝潮有聲潮
過山月晚墓道靈旗返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笙歌二三月村女繞神帷渡頭催渡急行人覓漢碑漢
碑讀未半門外潮崩岸

江山道中

曉雨不隔炊客心恃鄉諺出店穿溪煙水聲撼仄樓微
風天忽晴野花亦自銜仰謝江郎石山靈喜相見白雲
不我封分合隨輿轉長劍試何爲仙蹤漫驚眩

臨劍津而問之

凡物必有用紫氣能驚人如何報知己冥默甘沈淪日
落溪流黑風雷又幾春

蝴蝶草盛花童子殷勤拂理感牆隅菊苗有作

造物無先後循環成歲華人情重目前蝴蝶相矜誇春風有勢力本欲菊共花是爾守寒節寂寞牆東斜畢竟見重九肯負陶令家

去蔓救小松因及盆榴

閩中陰雨多游蔓各荷喜客病常掩門紛紜遂至此盆見頽垣低無從下屐齒記曾見小松月影尺餘咫受欺不遽言傲骨忍生死豈云枝尙微雲霄由是始發憤命刀鎌寧不謂地恥我作天風霜何惜驚蟬蛭復得盆中榴同松患難裏拂拭慰憔悴攜瓶贈秋水汝松并汝榴努力中庭起久客懷故鄉行將歸去矣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五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旬日後松傍游蔓復有萌者再加鋤削得詩

松何不愛山故託荒寺內幸予曾翦除爲君開草昧始知雨露恩上乃有天在何期野蔓心至今猶未悔道鋤斷更深勿爲地寬貸施德有終力去惡無餘穢待松歲月老百尺雲生繁縱令蔓復生垂蔭知感戴

所救盆榴經旬有花喜而成詠

偶乘閒暇力九月榴爲春一何相報速是物知屈伸花

先吐灼灼蕊更含萼葉豈不畏西風所畏終沈淪努力忘遲暮感恩羞因循映松與有色除蔓復何嗔客來共咨嗟瀝酒酬花神始信區區雀玉環持贈人朽木能發芝無自甘爲薪

古詩二首

驅車遵浦南潮落沙吐裔鯨魚何突兀噴沫不得逝青蠅嘅其鬚烏鳶啄其背忍默無哀聲千秋此一斃神龍遠莫救誰與訴上帝本是百谷臣風雷挾睥睨豈曰行藏違或偕時運戾愚民持斧望猶恐作掉勢身死留脂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六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膏光明照羣瘵

驅車過南山一抔臨澗水芳草不忍綠鶯花不忍紫下有千年人瞋目未肯死皓月缺復圓江波平復起不知魄與魂相去幾許里丹藥原易成蓬萊本伊邇人生苟自立爲仙亦可恥畫船湖上客笙歌雜羅綺舉杯望青天白日何輕駛

斷筍

夜雷坼苔痕凌晨攬衣緣疏密定去留曰商竹影善誰留挺爾姿誰去非爾譴摧折材宜隱卑微節難見停鋤

起歎嗟恐違根本願

命豎採當歸菜

漸知春日長午過爾又睡昨嗽野蔬歸枝葉曾爾示湯
輕入箸香帶露經鹽翠未受人藩籬此山尋或易莫近
牧馬街莫驚新雉字雖已識性情終須慎真偽小筐足
晚廚多更惜棄置且恐春力緩留爲繼者地何曾勞爾
培竟採猶心愧

過來鵲堂憶俞雲君

爲鬼無不壽仰天但高雲階陰仍綠苔梅影忽紛紜日
月不愛人百年何所分此身應有在生死徒虛文昨經
君墓所煙深天欲雨春是萬物春去惟感杜宇徘徊久
無人獨客自相語

雜感三首

煙末忽自起游雲相與迎纏綿似夙昔各能感性情促
織愛蟬力慨然爲之鳴人生同此路無事傷歎傾大海
知有波大田知有草按劍杯酒間相識嫌太早
高風日有聲蔓草勢未已豈無刀與鎌謂憐霜在邇隱
忍固以時賢豪多後起天壓長者勞虎病射者恥利器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輕施開懷與再始

種菊經年力博茲九月寒造物原不易人生寧苟安堂
上伐鐘鼓廚中齧茶苦矜名因護貧採蘭多遇雨所惜
天浩浩悲憂誤懷抱爲經世故多遂覺壯如老

山行

山行值樵子說虎風颯然昨日同輩多虎擇一壯年向
坡未遽食銜躍衣自捐有軀本六尺不信如何圓銜者
若豫死存者若夢還會眾追遺蹤虎廉留脛全今依君
子光舉步敢爾前予笑謂樵子山中是虎天何不釋樵
斧去問漁父船樵子愈蹙額溪寒魚避筌軍府昨大譙
頃刻須餉鮮進鮓偏索鯉六十羸長鞭拋網臥呻吟漁
租索喧闐白頭姜子牙謂我樵斧賢

雜述二首

剖胞納殘炙削踵從敝履在彼寧過愚飢寒誠足鄙驚
駭棄棧豆誰信能千里
羣鶴集中擇欲起更未起假以青田姿所殊在貪鄙惟
悴蘭無言縱橫憂自喜時會爭目前造物有終始莫憂
樹不花憂花不及蕊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飛甍接晴霞梓人題姓氏尋尺經咨嗟中
庭列奇樹後閭羅名花東君去不歸重門鎖暮鴉明月
照蒼苔仍爲綺窗斜村南一老叟茅屋水半涯漁樵相
比鄰桑柘陰交加微醉自簪菊不辭雙鬢華

驅車上東門

驅車上東門遙望松柏樹翁仲何巍巍立馬自相顧行
人共欣羨尺地千金賂既遷村屋竈又改江隄路云聚
山水秀公侯蔭世祚樹旁斲石工磨碑累朝暮此石從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震澤工老識平素已經再磨削高厚尙如故昔銘侍郎
墳今誌中丞墓

僧舍

僧舍似無路牆蘿暗小庭栽蘭朽木竅種藥廢茶鐺嘿
坐春日永磐殘何處鶯

所期

獨坐聞雨聲啟窗見機葉葉搖斜陽寒風轉離離鄰
並各春杵漁師自舟楫莫問倚樓心漸知攬鏡怯所期
人不來歸鴉翅相接

閩行 有引

閩舟皆出自清流有楫無櫓有篙無舵有形似
櫓而刃向下者駕後代舵探前防石下水似逸
與上水權其勢焉作閩行

山水守情性舟楫安敢私有來亦有往順逆兩任之曉
發梅仙渡午臨雷子池天光下慘澹山勢南奔馳亂石
起相迎鷗鳬狎熊羆深坐若委運覽勝無暇危寄語北
行者勞逸通其時莫將欣羨心因以生怨咨處順良不
易長年慎操持託身期致遠用物備適宜喜及前村步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停舟問酒旗

寓中灑掃得詩二首

赤髻經白晝塵埃陷日光丈夫苦無事一室聊自忙勞
習箕柄短節驚灑水涼斂棋拾墜子理帙鎮空囊山僮
返何處鄰樹何鳴蟬秋風故無賴吹葉集人牀
藐藐蓬蒿質愧被松柏枝但能自束縛已足酬提攜無
心應進退有地效驅馳大人貴得用屈體奚復辭志難
償仲舉塵易笑元規反悟清淨理忘形坐瞑時

過曹子

舊居甲騎入委巷園丁分夜雨春來大壁痕走積雲琴
牀支雞柵鶴圃栽秋芹主人方倚鋤客座書紛紜婢出
市尊酒竈煙生布裙感子忠孝家安辭一醉醺悲懷證
往事怒髮驚新聞世事正如此毀家笑復云

贈某翁

他鄉度衰暮多亂謀饕餮嗟哉杜少陵欲慰難爲言翁
本自建業來寓螺江原利字逢邈追倣裴頻自捫喜非
聞俗音引坐秋樹根興洽琴棋理緒通今古論自云履
輶軻妻子無寒溫瞠目思所遠拂鬚聊出門仰天鴻雁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遠入寺土木尊徘徊歧路隅觸影歸黃昏理續逸乳鼠
巡廚探飢猿憶昔年少日豪室爭相婚黃金左右手傾
蓋成弟昆朝上太白樓暮傾北海樽頭顱轉眼白窮巷
棲短垣草木能無知命矣梅生存語訖風颯颯鳴笳戰
馬喧愧予世外士寄跡空乾坤安得錢億萬爲翁招心
魂冬嚴須珍重檐瓦下朝暉

雜興

兩客奔松陰弈品俱下劣徒令局外人得失心內熱勝
負一著間欲言還復輟休登觀象臺星宿不須推但見

春霜白懸知夜雨來長年指江鶴及早下帆回鷁飛不
踰陌鯉躍不踰尺伏蛟起千年風雷裂山石因無棧豆
心一奮遙天碧有劍自延津空齋積暗塵昨蒙拂拭視
俯首刈枯薪仰視日將暮長鎌解笑人

紀夢

癸巳作

夏初二十三客寓忘在客彷彿夢何處堂牖明朱格窈
房穿左康右廡接柱碣恩恩似新遷廚庖隨寬窄貧久
家具輕瓶盎走僕役黃犬喜復疑盤旋繞人裝肅攝衣
冠拜焚香安祖祏木龕書笥高中有壁錢白如何忽登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樓窗几發光澤是時天作晴風遠交廣陌已聞簫鼓喧
華燭輝奕奕老父朗祝詞次男小名繹婚結某氏女百
年始今夕伏願孫枝繁各能守耕穫見弟已頽然幃衣
蒙婦額蘭草拂砌青梧陰過牆碧

偶然作

我欲遊燕趙單騎雪風愀我欲遊衡湘孤舟瘴雨黃猩
拂背人笑沙蟲向影張并心祀樊遲配以淵明觴蒲菊
傲春去祝雞訟夜長野曠客歎息黃犢驕不力萬里荆
棘多鋤長能幾何

示某

弱草承落花灼灼自言榮
野鷺集羣鶴嘖嘖自言兄
人情各護己是非誰與爭
同在清鏡前將眼笑釵鈿
同在繡帖前將指責鍼線
誰能證叔敖使知優孟善

嚴子陵釣臺上作三首

江去向錢塘江來自甌
夔兩山相縈抱不見江
來去挂帆過頃刻收帆
守朝暮江水年年低臺
高及此處清風不下山
自拂亭前樹

危石寄空中千載我忽
至坐久與誰言江聲今
古似布

春酒堂詩存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帆過欲盡雙鷺起復墜
白雲次第生出沒前山
翠再拜酬石尤承此終
日憩

矯首攀松根回首拂松
杪一徑轉盤紆江流漸
寬小我有百尺竿垂綸
自娒娒棄擲東海涯抱
膝空憂惜蒼天照明月
其下有龍湫

登報恩寺塔

勢虛如已浮風欲擊人
去我生非黃鶴安得六
關具山川與城郭起伏
但煙樹不聞人民聲悲
哉其塵聚形勢西北來
風雨東南注四望垂天
末投身竟何處丈夫自

振拔津要須早赴平生
泰岱願未遂凌雲步庶
幾閭闔通咫尺飲瀝露
爲申屈子問肯避蚩尤
怒肩扶若木暉手拂崦
嵫霧安得隨沈淪百年
容易暮

陽羨吳園二首

是物有盛衰經營費雨
露主人罷登臨花樹託
緇素危石掛鄰羊病梅
絡殘瓠傳昔曲房深綺
羅亦已聚墮珥未及收
蓬蒿與守護憑闌念水
流今古等朝暮巍巍銅
爵臺煙雨宅狐兔

修廊轉層崖萬竹杪如
波當日琴牀淨即今紫
女蘿舞

春酒堂詩存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鶴何處去蒼鼠窺人過
每經繁華地便覺秋聲
多列樽一舒嘯聊以慰
庭柯老僧自課梵客子
已成酤久暫同作主仰
視浮雲何

鼃異有序

甲午冬間郡東桃花渡
忽有巨鼃乘潮來見人

於塗延頸追逐上岸十
數丈不止眾集挺斃

嗟爾形類何嘉名誰與
錫旣慚鼃有聲復遜龜
則哲僥倖藉汙流浮沈
足啖食一旦厭魚蝦思
將人影擊凌高物所忌
逞欲天是殛雖恃介冑
堅莫運爪牙力割肉懸

空梁伸縮猶不測縱思波濤聲失勢難再得

過友寓

風斂寒雲低羣雀語檐瓦抱膝窮巷內愁懷向誰寫欲
尋何處天待雪一瀟灑挈酒就君樓開窗拓平野林遙
行客絕雁過空江寫喜君不得志燕趙悲歌者微醺看
屋梁俯拭刀在把自言故鄉事悲來出輕馬逐塵廢堡
中射兔崩臺下下鞍坐炙鮮那知雪花打

苦旱二首

晚涼眾星靜明日又無雨憐此三伏天田禾立焦土感

春酒堂詩存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歎登前岡歌聲相應苦將歌齊股力水排人四五排短
不勝岸粥薄不到股明朝歌漸稀魚鼈憶網罟

暮雨兆晨雷午陰知月暈向與天相期今茲忽相避銀
河久閉過大海起塵空何處借涓滴辜負神龍願願聚
農夫汗滂沱足三寸莠草語嘉禾胡爲同守困

大澗

秋風爽客心村徑偶往迴歲熟婦子勤稻秫喧塵埃牛
閒步踟躕雞飽啼稚穉父老爲我悲數年隔荒災拭此
旦夕眼底幾聞新醅但恐天地力反生胥吏才刑筭加

有名科例多徵催黃雀承羅網無爲瘠者哀

旅懷二首 時寓丹陽荆氏

暮春草色香天地皆歡豫遊子獨聞秋如登古城戍憑
闌其誰語粉蝶自來去

千年無一事負笈授生徒男兒諱乞食強勉假詩書獨
坐日愈長僮閒睡小廚飢來生微醺憂來落微鬚

述懷二首

出門疇與期攜帶去復回巷南有廢曰巷北有枯槐矯
首一歎息但見飛鴻來少年誤草草流水日瀨瀨壯心

春酒堂詩存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移誦讀小技安足道袖手稱卜莊蹉跎虎自老

歲暮百憂集遊子負寒歸督虛頻看留禪薄展寒衣窮
約心自甘獨愁年月遠烈風發西北吹日無光輝農家
芋魁熟枵枵撐雙扉把酒笑漁父抱甕守空磯

岳忠武王墓

西湖風月中須得有王墓纔壯山川色勿爲花柳誤日
落檣陰寒鳥散松濤怒客來意森肅常似涼秋暮石馬
嘶夜半靈旗捲雲路中原淚未收湖波沒沙步

答湯世調二首 時館宜興

昏夜皆錦衣鹽車皆上駟醜女誰爲媒自言貞不字江
風吹未轉閒看布帆遠我行各有程莫怨雙篙短壁上
懸太阿爭如鋤齒多

秦松自矯矯舜華亦亭亭但愁枯樹朽不識春風青獨
行望村店日短塵滿轡四顧無鄉音褰裳拂孤劍寄言
採藥人桂棹良苦辛

雞鳴

客夢促秋宵夢懸難及旦輾轉求雞聲忽焉下雲漢如
泛波濤中短篙得隄岸荒唐鳳凰鳴千載何漫漫寂寞
梧桐枝空花落井幹德音豈似君陽谷光以燦九閭咫
尺通百禽安敢亂固應錫高冠一振五尺翰慚愧霜天
鐘尊巍託樓觀若非領先聲沈冥欺里閭

昨夜

孤雁啣蘆遠驚鳥得食難故鄉柳無葉歸出俱天寒閉
門閉未得昨夜思長策五月知種秔十月知種麥執贄
拜老農學把耕牛輓牛輓猶易把催租人下馬

題寓壁

丈夫不得志擲筆持長弓南面射赤豹北谷射玄熊落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日匹馬歸松林肅肅風低顏徇世法勉強終難工人生
輕受恩常使心思恩介雞自斷尾俯身雞鷄中決計采
芝去絕嫌知天空左招安期生右揖浮邱公

東莊雜詠十八首

野屋無四鄰東西支桑樞割雞安土神勸酒屬工役除
舊意莫疑恃長才易竭風雨春來多檐牙休太揭小窗
依座平梅花就低發容膝更餘影礙唱還通月經營次
第加及此農務歇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疏資守禦地僻寡往來雞鷄出時喜鼓翼進復回嘉蔬
藉長成雨露滋滋培物苟賞所用芝蘭安足裁
黃雞母將雛候暖聲各喜乳哺無後先粒黍聚羣嘴飢
鷹側身下利爪誤生死倏忽橫一影餘風颯未已母迫
呼蒼天雌伏能奮起將命與鷹爭去鷹纔尺咫繞雞慰
眾雛出入常憶此

單村風易順夜夜聞巫祝亂世鬼欺民雞豚作禍福不
見北郊外荒榛陷神屋紙帛踏啼烏石爐飲過憤齋鼓
十年前盛衰似轉轆寄語乘時者天監民生蹙

漸與飢寒近老親容子誤漸與富貴忘村居寡朋故志
士畏鄉井宿鳥喜林曙豈不念修途豈不驚時務著書
屈壯心失狼因得免

可知如許天雨聲偏在此所事迫明晨春風故南指秧
寒根不轉芥瘠心易起學農拙謀生習俗通物理步櫬
更躊躇慳月誤人喜

壯懷頻自扣撫劍無輝光慨然出柴門烏白立斜陽仰
視鵝雁聲半爲弋者傷我思祝春風勿令柳條蒼我思
祝黃犢勿令雙角張誰復治弓矢庶幾雲路長綱罟日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密我思終茫茫

搗管指節短把耒手腕長始感貧賤力習漸知身強寒
汲須修稜長驅無促轡所慮草木姿秋風忽以霜人生
自努力何必裁昌陽

小橋過落日落日在魚簾鵝啄樣子黃葉更分明歎
息徒侶稀聊自返柴荆呼童問雞柵相與安晦冥

歲月良見疏秋禾不及麥暮春日又長午糜難就少童
僕事園圃安能廢督責種瓜宜地涼種荳宜地瘠荷耒
晚歸來未忍隨考覈移子爐上酒聊用軟肩脊

農閒學作漁野水落寒清兒童泥及鰕鰾躡沒雙股盆
益魚似蝦惆悵立翁姥誰得三寸鯽喧呼指相語憶前
二十年海濤蔽網罟旗幟別船名入關潮正午石首壓
街衢鮮鱗照商賈海魚今何幸此魚今何苦我欲問神
龍何處藏風雨

年來息萬慮睡起聊微醺追思將半百事事堪悲歌飢
寒兼鼎鑊蛟龍其干戈四途爭我身愧我身不多莫肯
讓歸一浮生得蹉跎庶幾補餘年村舍老藤蘿

大雪旋天半茅柴醞初宿茗碗借作卮一舉齊眉覆酒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倖遇其時安能責清濁雄雞失晨鳴驚鵝無地啄物類
各艱難醉卽是醺醺醉中喝破雲注日窮民屋

村社聚神祠市魁有聲色新來誰氏子禮儀曾不識芒
鞋折角巾出入何自得登堂坐索名縣官譏盜賊子弟
爭憤怒老親笑禁飭天道忌是非人情隨飲食鴉噪其
鳴鳴安能與鬼直時作一瞥觀無念不可息

曉起天地寬日月恰相見是物領初煙禽蟲莫自晏鄰
叟已垂白飯牛開籬柵家有軍吏宿長男昨奔竄季男
膽稍羸結束同赴縣賣牛旦夕間聊此答縶縶子聞空

咨歎獨立看歸雁

中宵衾漸單一星當隙大百事寸心滿千年幾人荷頻
恃有將來日月同功過尙氣入道浮學詩將身情田園
守中策葵菽分半課黽勉趁晴和把鏡難工作

天寒野色靜籬陰雀如雨牧童去不來耕夫共牛語出
示鞭影長喝高使見怒土凍犁柄斜刺急牛角俯欲令
春苗根得知冬日午村家守農業豐歉戀鄉土曲木採
爲牀必逢一僂僂前年田布曾去年河斷窖

花竹漸入眼邱園覺墮人志因年次卑遂與農牧馴昨

春酒堂詩存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逢春社散牛識東西鄰暈月卜朝雨雌虹驗晚曠俗諺
兼童謠俱足通天文胡爲誤十載道路虛風塵

孤磬爲某節婦

翦髮沈深井泉下寄夫子人間月不圓歸佛以代死春
靜燈無花膏油寒若水單草滅雙心影斂不踰趾煮糜
冰滿鐺摘蔬霜著指茅堂似無人日暮孤磬起

吳山絕頂

久客感秋懸停觴忽不樂慨然慕高峰何暇故人約舉
頭看飛鴻隨意踏寒簾不覺林徑盡霏煙合城郭下界

何處忙蒼天太寂寞吳越本區區江湖似杯杓遙思岱
華間庶釋平生縛人志苦難盈笑歸臥小閣

陌上桑

皎皎東隅日草徑消多露妾自採桑桑君自行君路莫
勞致殷勤生平寡親故不觀禽鳥飛儔匹豈相誤妾夫
留有姑君婦良有夫若謂黃金貴胡爲擲路隅馬嘶及
未夕是物思歸息蠶飢桑葉青妾飢桑子赤清清長川
流照妾明璫碧

禾成

春酒堂詩存卷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麥熟收貴疾禾成刈欲緩引繩約路隅順穗齊內偃蚌
蜃聲翩翩羽勁喜天暖縛茅作人形辛苦竹竿短莫驅
黃雀飢但守山狔晚茅人笑致答飢飽情太遠南鄰迫
里役持鎌刈青稈

哭徐心水侍御

總帳懸空堂先生果已歿初在潑水濱訛言笑唐突方
期後祿長大難免倉猝豺虎司鼎饒蛟龍秉斧鉞兩人
共一身生死爭絲髮胡爲社席上宴閒翻致釁翰藻照
吾徒襟期映明月知受一言深報未生平竭黃泉若有

程安敢辭屹屹去夏如昨魑魅互出沒隻手招公魂
扶持返孤筏慚愧今歸遲陰雲迷恍忽淚盡北風寒燈
青影微揭

行路難五首

餐晚食逾甘見疏交得久寧作春初草莫作秋來柳明
月不常圓牽牛不常耦古人重別離相思勝聚首
鳥與鼠各倫同穴不相忤鐵與石各寒呼吸何相慕苟
非真性情忤萍值野鷺毀譽慎一時貶勉思恆素
寄某向親朋視筐何易減寄水向江河辯流何易濫一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爲之根枝蔓難遽斬君子思後來處羣心自闇

良玉獨且溫誰人不我珮擲玉擊向人誰人不我避結

友宜忠言胡爲博忿憤面傷終有痕癩髓何能治

梅甘責李酸魚沈怨鴻起所爭知爲誰造化難與理甲

夜思我非乙夜思我是處女作人媒垂頭自整珥

遷寓

隔牆桐葉好入門蒿徑微櫓禽怪聲咳銜草落人衣鄰
東借箕帚鄰北分斜暉懸幔侵果臝移几切伊威刀鎌
未及命駮至如暫依久客喜層樓閒心託釣磯羈棲安

敢擇聊及秋鴻飛

渡揚子二首

南北自何年波濤勿復起舟子狎江神一葉輕自喜高
歌莫問風風逆亦我使前楫不過舫後楫不出水塔影
纔寓目鐘聲忽回指飛鷺引斜陽先入瓜步裏
不信大江流區區僅如此卻誤記載中英雄幾生死小
刀雙掉槳足勝千年水縱懷百幅帆風短無天使欲繼
焦仙蹤結廬玉山趾愁看牛首南數點昏鴉起

經淮水有懷韓侯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淮水昔何似斯人重一餐爲思垂釣時石上青苔寒赤
鯉喜情流黑鯉喜泥淖小心事魚蝦何況彼年少一旦
逢漢高赫然成功名大風至今起臺下波瀾生

拜漂母祠

贏秦并大國庶籍編王孫杜鵑日夜啼誰復懷舊恩漂
母一飯心報韓與同意張耳立武臣頃梁立義帝惟母
爲之師始知王孫貴我來過祠下惆悵淮流忙爲問垂
竿處空臺草自霜

金龍廟詩二首 有序

神謝姓諱緒會稽諸生宋末自沈若水誓曰黃
河逆流吾成神日也洪武初海牙之戰河忽北
指且入夢遂封王立廟

寂寞一書生與天爭大運先將百年事了了自相信聞
闔夜傳符旌旗雲結陣始驚若水力能奪河流願已
驗張巡恨更酬伍員將夢達青蒲恭承聖主問輝煌異
姓封爵視蕭曹進朱英拂貝冑赤手露霜刃至今廟貌
中赫然有餘忿

綽楔丹青壯崩濤逼枯柳羣巫奮跳擲威福在其口烈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火引自吞利刀引自割喜怒見神慈俯順風俗醜視河
冥若帶遊戲隨隻手昨朝白浪深今夕黃沙厚玉馬歲
浮沈竹櫂日奔走我來空一拜知不賣樽由隔岸馬塵
腥臨風佇立久

德州道中

秋草何憔悴征人共風霜羣鴉亂落日慘淡驛柳僵下
驢投店舍舉策打衣裳徒侶學北語僮僕恥南裝土鎚
雜坐臥設餐不一嘗前途方屈指未敢念故鄉

驢背四首

寒重客無語星光不相及出村雞聲盡轉徑蹄聲集霜
華應已白但覺襟袖溼人生不北行辛苦安從習

疾行愁高塵緩行愁遠路寧使改面顏勿使傷遲暮前
驢受鞭聲後驢忽進步日迫村煙遙何以謝晨露
將身託蹇驢寧不愛爾力偷力頻擺耳豈無袖中策霜
嚴策柄重欲出指已直持策尙如此能勿心惻惻
驢爲南人懶路因午後遙頻問鄉村名慚愧同伴招遠
望古墓碑倚燈空心勞舉策量落日已覺手腕高

燕窩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身不自測忽作燕山游此心太分明四顧無所投解
裝寄梵宇佛道誠廣周僧難交益益一一杯與甌乞火
教吹煤索錢輸水籌牀鼃共窗牖矮几跨衾裯北人重
寢食百事滿雙眸鄉俗忙初至未暇生旅愁且尋宜王
鼓再訪昭王邱

有客

遊計到燕極經旬惟醉眠登閣望西山歸來心茫然有
客思且微聞談多忿悵自云故舊某寄書命使前朱門
大道南突兀生山川低顏對老闍未可當青錢接刺讀

我名置刺看我顧主人在其口託詞何輕便早時餐未
設行樂視調絃遲時樽已列拈子方爭先秦蹴踘待
趙李博塞連五日入奏事屈指誰爾傳沈吟正迴步雙
騶導鳴鞭白晳冠紅玉貂裘坐錦韉主人忙出戶迎入
斜右肩遙望笑聲多門外馬嘶煙借問何姓氏依稀曰
延年子聞止莫言笑謂此何天黃金幾千笏敢爾來幽
燕雪花大似掌飢鶻愁如拳須晴買歸驢叱犢耕磽田

答陳胤倩

我生浙水南君生浙水北浙水日已減相聞各相憶相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憶歲易流詩文當顏色詩文本小技事業期大節撫躬
無一成二毛忽暗生困迫謀愈迂負米來燕城舟乘九
月霜驢踏十月冰唐突盜賊路慚愧寒甌青到燕何所
計得君良不意解衣招我魂作歌揚我氣誰謂山川窄
西湖不我卽誰謂山川寬握手金臺側金臺多高塵白
晝疑黃昏但見屠狗肆莫尋擊筑人黑齋出閭閻鳴鶴
發平津條鷹羽翮健囊馳體勢尊我來宜俗駭去住得
兩悔君來意奈何爲我故先在是鶴必蒼旻是鴈必渤
海俯仰違面顏崎嶇裘馬間豈無昨夜雨晴驚滿西山

亦有南窗月曾照故園還立身尺有咫非敢受貧使禾
收幾校田魚釣半灣水桑濃鳩婦樂花墜雞兒喜學圃
占月令灌園憶莊子習勞可卻疴寡慕自存恥將春怡
父母將隱報書史瀝酒誓歸期卜鄰傍湖汊

抵慶都縣謁堯母陵

落日平馬首驅塵就古邑驛亭瓦礫口枯樹飢鴉立頽
窗撐壞棧露甑覆棄笠鵠形驛卒孤向我挂簪泣此城
二十年兵火屢屢及鬼燈綠無煙未夜風颯颯遺民苦
荒旱孔道車騎遲縣官官太卑虐取亦難給哀哉民生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晚世運遭衰葉旁有堯母陵再拜叩神閭仰視蒼天高
寂寥面危堞

過虞義生里

川原無近秀塊坳如洪荒停車大道側俯仰懷義皇惆
悵飛鴉急天寒減日光

盧溝城

桑乾水如舊廢堡仍崢嶸櫓櫓雖已盡女牆半未傾云
是天啟年築以壯神京當時樞密使謀國良忠誠先將
兩改元分作門上名城門一名順治一名永昌倏忽十

餘載門牡不復局啼烏啄殘雪飢兔舐寒冰立馬問父
老重述工初興辛苦司空即親督杵登登壁界層灰白
旗立丹樓明臣勞靡不酬君寵靡不榮置酒會文武笑
比仁愿城物力果用堅尙扼旋颺聲

將之晉出燕

出郭馬驚嘶征途又復始積雪壓黃沙北風吹不起西
望太行山亂峯何處指但指落日邊我行欲向此人生
重飢寒遂受天驅使老僧反手立歎息桑乾水汨汨自
何年到橋猶未已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井陘

蒼天行漸小山徑時欲絕不見後騎來前車復已失同
行百餘人恍惚成孤子崩崖無草木仰眩萬仞截苔痕
何自青千古無春節地軸爭形勢列嶂互構結我愁日
月窘眞宰翻似拙習險驚心展迺更生怡悅縹緲樓櫓
危角聲雲外裂

太行二首

盤陀就登頓車馬破山入山情似衣衽層疊俱右襲古
道昨日開溪流亦艱澀行跡失常理西行反東摺半崖

偶洩煙知是居民蟄兒童探穴望不知何路接崩決春
夏流隨勢成階級馬蹄得半力僥倖爭呼吸忽憶於陵
子抱甕足自給

勢尊不受東萬山趨拱揖風力如秋潮馬忽作人立茅
茨依短嶂不識何樵汲道傍見小兒帽檐飾蜩蛤物用
罕爲貴千里莫相及黃河一線微勿復見呼吸處位自
有餘悍勇亦斂戢意將招嵩少驅令眼袴褶恒嶽名久
虛玉帛宜此輯

宿漳源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驛凌絕巘茅檐俯首入解袞寬酣臥天路通呼吸遂
覺清夢易玉階躋峻級巍巍不恩啟肅肅珪璋集豐隆
踞奏事歲星祇長揖予忘布衣賤舞蹈莫羞澀醒來雞
已啼猶聞異香裏起望星辰動光芒逼面溼

且亭署中贈申臆盟

四月寒未歇邊風浩無涯不識晉陽春春在主人卮醉
嫌海宇大名姓良亦稀惟於申子賢贊述不一詞洛水
北流折溢水南流漸申子家是間柴荆益崔巍柴門柳
拂徑蔬圃蔓垂籬登閣愁天盡看雲覺鳥遲主人曰申

子形貌比我頗炯炯雙目光視物常若疑自指且亭集
曾摩蘇轍髭予笑舉卮酒如其申子持明日主人喧申
子已在茲馬嘶鞍挂策僕健囊負詩握手雖若新此心
久追隨悲歌和夜燭辨難鬢晨帷主人介且靜官署如
旅羈野犬啖文鴿黃鸝啖石雞威欺萬物理天道方若
斯自言乙酉間重研渡江湄奔走志莫遂鬢毛摘素絲
命讀節愍傳再拜生嗟咨烈皇殉社稷臣死敢曰奇獨
公官太僕牧事出近畿借之遠禍難豈受苟免譏而乃
衝賊營立馬呼西陣是時哀角鳴白日黯無輝門牡復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暫啟旁觀共驚咄公謂我有軀死擇皇都宜倉卒冠仲
子禮畢趨路歧并窄猶見天水澄不見泥顧影合成一
從容整冠綬從此井上鄰夜夜驚威儀此亦主人言與
傳無參差申子時家處至今淚滿頤上蒼報忠臣必將
孝子貽忠孝非聲譽努力敦後期揮手一爲別萬里心
勿違我仍對主人說君無盡時

南關驛

驚飈吹車塵大道陷深岸崩土著石斲崖削數丈斷廟
剝一柱懸礎虛梁尙貫窮塗多委折去車若迴轍難將

程里計百里止得半驛食無酒沽莫慰僕夫瘡

沁州

麓臺入銅鞮仰車經九疊計程二百里高遠幾分半剛
風竟歲寒舉步卽霄漢誰憂偏帝尊摧抑使相判俯視
無端倪萬峯鳬鴨亂路平勢已極約可踰日觀不得列
岳名知因理太慢翻喜馬力疲倖免顛躓患歷險我胡
爲王陽得無歎

長子縣

荒涼鬻斗臺白晝燐火綠傷心述己丑人血洗馬足民
生遭喪亂曾不及草木文廟留古松鞠躬何森肅大小
互揖讓宮牆寄化育佇立微風生似奏迴車曲

登銅雀臺

歌管雖已歇漳流仍有聲烈風崩南山臺基吹不平雄
心未肯銷千載猶崢嶸壯士值衰末奮身立有名大勢
中原定羣英四海并戰勝歸角響酒酣繞曲成築土攀
蒼天笑拂紫微明舞衣羅燕趙清奏移蓬瀛安得不及
時水流日西傾登臨莫輕詆空守書囊螢

荆卿舊居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刺客有餘烈千古榮其鄉非因刺客榮深惡秦氏強勢
窮勇自暇翻令傳者忙天日爲改度匹夫生輝光萬乘
環柱走何必沙邱亡昔過易水陰今來淇水陽土民指
卿居似或登其堂不聞擊筑客慘淡斜暉黃所讀竟何
書臨風一旁皇

稻侍中墓

湯陰南十里

抔土春草青衝塵下馬拜穹碑題侍中千古官爵在徘徊
更慨然父子與亂會伍員蕭莫吹王哀詩可廢一死
纔得半蔭陰爲公敗明哲嚴先後忠孝分等殺非從死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皆留俾仕者戒將來有山公慎矣無後悔

溫縣

繫馬號公臺驚見梅枝白三年不見君春風良足惜君
今聞我來含笑候荒驛庶各保馨香素心仍以昔呼僮
設杯彈芳茵就成席斟酌兩無言不知誰主客樽傾花
亦醺明月下庭碧

夷門

中原停轄望黃沙漫如海東風空努力無地著光彩古
今極目平草昧還眞宰信陵墓莫問何況彼朱亥獨爭

夷門高不聽河流改七十一老翁意氣猶生在從前幾
許年從後幾千載人生俯仰間光陰不相待常恐遂浮
沈舉觴淚滿腮

蔡中郎故里

陳留南一程云是中郎宅立馬其誰言咨嗟對碑石中
郎秉至性畢世纏凶厄甫卸朔方鉗旋攫王智齋旬日
歷三臺高陽賜符冊何如淝水東間聽柯亭笛人生守
喪亂行藏慎跛蹙無將濡滯間致費後賢釋我思訪公
祠荒草漫廣陌十志懷篇名殘霞遠天碧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永康鎮至定遠縣五十里

綠茵沙軟淨平橋水從容近南天氣狎久客馬性通揚
鞭但用影蹄過輕無蹤纔歇驕嘶聲又轉村舍東亂絮
沾衣雪飛花撲面風身隨蛺蝶內忽若較鐘空回首望
後騎柳煙隔幾重恍惚憶圖畫不知今在中我心常似
此何復悲塗窮

太原贈某

千古道路長從無得意客北風曠野直併力過山坳吹
馬馬欲仆裂襟自束額辛苦就人煙日低井陘驛君由

獲鹿來布袍光耀黑縑絮肩背高下揖指攜策壓眉狐
帽大欲語慙無力呼燭一審諦沈吟記夙昔君但暗搖
首入室拊胸臆祿走未入秦儉亡未脫籍拭淚且吞聲
旁人怪歎息仰視星已出高天無限碧豺狼嘯當塗遂
使山川窄鴟鵂據危枝頓令魑魅倡君災成我倖倖此
聚蹤跡淖沔水崎嶇太行阪崩岸豈可戶牖藏勉身貴
閱歷獨予遠庭除遙遙烽火側君雖妻子輕出口難解
釋俱各乏好懷登臨虛古蹟三月過芹泉五日抵洌石
主人能愛賢忘形互促膝華堂對酒喧歸室與燈默喜
得兩室鄰鄉夢商所適狐狸步中庭僮僕驚嚙語月隨
風到窗隔壁通咳嗑醉後攪君眠翻爐焚地席從愁寓
至樂庶或勿我射人生幾元宵人生幾除夕今歲同太
原明歲巨豫測野鶴依繁養神駒就羈勒逡巡雜驢棧
唐突耐雞跖丈夫守大名纖細何足戚天道占去來吾
徒決通塞羞記桃花源罷題楊柳宅五十有壯心頂髮
安敢白

南歸別楊猶龍先生

歸心不可留別意不忍決兩者持我懷東裝冒六月屈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指計行程到及親壽日親壽正七旬三年遊子出帆影
夢江波雁聲望天末一旦獲言旋攜鞭叫蔡極跪拜諸
無次攀籬鄰孺密解公贈黃金貰酒數百斛解公贈袍
具光輝爛剪髮解公贈藥餌散漫充斗室更贈有詩篇
長吟動林樾鄰友聚索觀隔肩伸頸讀問公交何因問
公意何渥問公有費無四十聞未足人生貴知己今古
各寥廓喬松自亭亭蘿葛自嶮嶮纏綿百尺心凡物慎
所託憶昔爲燕遊燕客無芒屨大道多白馬高門經華
轂對佛日僵臥雪花開禪屋作詩投公戶命鶴不踰宿
追隨入晉陽契分如素屬太行不復寒草木忽相綠句
就乘月示文成檢書覆狂來白眼直座上等麒麟被我
紫貂裘素絲結作束斟酌碧玉卮佐有瓊瑤屑乞我以
塵尾配惟秦家秘舞以芙蓉鋒照以芳苾燭兼授輞川
圖蕭蕭十畝竹令人忘我貧宜髮何用斷醉多抵疾病
客久寬童僕今歲遷大梁半年馳電速竟可相終身采
雲共茹朮壽親近秋仲難辭暑氣酷感公冰雪文載之
以自沃僥倖既同時山川非異域敦勉後期在婉轉辰
屢卜廣筵布芳樽開朋集巖谷不敢謂惆悵孝友公所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勛爲求到日歡翻掩離緒惡慨然上馬行回首望嵩岳

新齊

晴光展野眺眾山如初來黛色漸欲近層次分濛迴萬
類各欣喜天地無塵埃荷鋤課小園扶植念新栽宿雨
炫繁枝忽見桃花開鳥鳴客復至隨意陳尊罍

游小白嶺南諸山作十首

小艇載壺榼野橋壓帽過懷抱忽以舒驟見春水大桃
花出牆短黃鳥穿籬破茲行得晴和庶幾窮所慕

水遙覺山近山翠漸近綠入橋沙愈明經村煙似沐溯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洄富春清游衍罨畫曲今昔何殊觀心閒興自足

大涵山勢扼水路似已窮出橋轉汪洋眾流匯羣峯川

原互有情動靜理自通思得一俯察振翼凌天風

煙火多高樓家在溪聲裏百家同一姓耕讀無遷徙遙

望谷口山左迴右復倚相顧如相商甞勉留去水

入山問山名樵夫爲予導舉鎌贈竹杖藉以驅虎豹迴

壑納宵冥層巒卸孤峭行行寂無人何處答長嘯

五步一佇立十步一憩坐聊借目力寬用紆足力情隴

奮生波瀾峯尊集輔佐誤行翻得勝回首惜既過

離合見人情去留審山勢岡巒各無言趨赴如受事安
能結茅屋抱膝辨陰翳隔澗雙鹿飲穿林一僧至

下山路較難路漫不暇擇笠拂松花低裾引藤刺窘崎
嶇反忘疲踴躍如有釋亂竹紛縱橫杖轉難爲力

寄夕向山家客來吠山犬未忍棄竹杖險阻曾同勉奇

懷追往歷幽勝擬繼選臨臥戒雨聲先將竹聲辨

晨嵐冠山椒須臾壓山趾已息望晴心乃忽得晴喜出

巷蜂繞衣循籬袂決雉路因歸似近溪店午煙起

育王嶺上作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雨達春暮入山天忽晴因知造物力靡不隨人情雲

收虎失勢日出鳥有聲野老採茶去村民斷筍行共話

芒屨乾各恐誤經營昨日傳軍帖需茶足百簾久陰春

氣懶何以應官程世運有來往自傷多壽庚羨茲苦竹

筍籬邊遂爾生

蘭市詩 有序

郡城東四十里爲寶幢依山聚族居數千家旬

之二七日遠近交百貨爲市邇年來春二月間

樵子各以蘭集葉影花香百貨幾不勝焉因作

蘭市詩

芳蘭亦入市漂泊爲誰來自慚招俗好貽累及蒼苔雞
豚列市南魚鱗列市北生者各有聲歎者各有色在山
松葉綠出山松葉黃慰我不爲薪本根同一傷寄語深
山中藏身須更遠爲囑溪雲白常遮樵路斷

賀祕監祠二首

太白絕代人惟公一知己風流千古存明月照湖水荒
亭自寂寞古柏半生死我來空徘徊俯仰此鄉里

夜夢游帝居蚤朝乞故里非貪高尚名投老是常理況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天寶運先機亦有以恨不邀李生來同一曲水

南樓望

春風忽又改雨脚從東來漫然壓平野遂及南園梅羣
峯向參差隱隱隔新雷惟有太白南半引斜陽回倉庚
啼漸老秧田葉初開農事方欲始紫虹胡爲哉

蚤起二首

蚤起思慮淡欣聞荷葉香虛庭步有餘微風吹我裳鳴
雞翻更息宿鳥或已翔離門久不開蓬蒿露瀼瀼庶幾
成我拙希爲世所忘

初陽照屋脊鵲噪東南枝應得故人至風日方清夷村
僻多遠懷身閒如有期登樓拂素几開硯滌新池適性
自成課還督園中葵

友過

望雨雨不來徧離摘眉豈故人叩柴門斜日通葛袖相
見各歎息久旱阻良觀自言種山田十畝一傭授未耕
備傭值未穫備傭糗家向有三傭束手看白晝秋風空
復生何以答耕耨昨夜促織鳴如覺今年縣道上走里
胥負米輸官廩赤地多飛塵鹽花生面垢天運賤生民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火雲發西岫

送章淇上北游

從來失意客動輒遊幽燕幽燕起烈風黃沙吹薄天白
日不見人車蓋徒喧闐況當嚴冬時行色慙慙然十千
留買驢十千先買船屈指過淮水水腹亦已堅陸行多
苦辛飢渴心相逼短晷促遠程餘夢斂霜前疲騎防跪
蹶羈騎防騰竊制鎧宜任膝調韁莫恃驕常作立者勢
此身得周旋我昔再北征艱難久乃便因念知交中多
從北地還塗窮決遠計境到悟遙傳君今偕及門影共

斜陽鞭登高一縱目宮闕已千年東閣車騎塵北邙松
柏煙易酒聊足醉醉後仍酣眠歸期指湖水莫令春歸
先

夜歸

江風吹日落乘醉指歸路林雀已絕聲行人不相顧田
水咽魚梁村燈射墟墓獨行遵大道雖晦無違誤呼僮
問橋名轉徑辨鄰樹俯見衣帶飄仰見明月露入門親
意歡從容述所遇園課念及時離荆喜已固僕夫聽早
眠來朝蒔瓜瓞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偶作

讀書忽有得小閣如天上萬事莫我撓千秋足自壯
窗間花香雲物亦怡曠僻居毀譽平閒久形骸放客至
足青蔬無嫌試新釀

卽事

四月草木暄逐徑栽秋色畝苗類各分徐待西風力凡
事期後功天行有消息就葉作花觀留春與秋得及此
微弱時遷移示培植因驚歲序流萬物自相偁轉眼籬
菊黃俯仰資羽翼

收罌粟三首

花事旣已畢貯子需中秋物理互來往榮枯暗自酬涉
世悟行藏遺懷忘喜憂眾卉各有成以與時運周
初旬罌粟開中旬罌粟謝開謝委天機幽人自閒暇昨
夜薰風強榴花繞籬舍盛衰莫相爭草木有王霸
偶閱來禽帖念及罌粟子守枯氣斂足養腴理還貽世
情貴目及造物餘後埃不厭鄰翁求函封莫用紙

海昌寓

屋淺如孤舟停橈夜聽雨漁分楊柳岸雁共蘆花渚夢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回兩檐滴相答是誰語愁歎聞老親參差雜兒女殘燈
寒不明淚下潮生浦人世幾百年胡爲久鬱處疑在姚
江東呼僮促雙櫓

與友人話劉子登

公職從子

海內無多人斯人五年別寶劍望豐城鵲雛念丹穴憶
昔燕市游懷中刺漫滅其家老步兵來往快讀說曾將
卷牘貽各取名字缺置之久已忘偶醉聊一閱筆墨相
鬱蒸忽然觀冰雪旣誦高銓詞復吟細曲折回思餘勝
賞留目難豫設竟似武陵漁白雲不我閉何處無桃花

何處無雞桀尋常廬與舍入眼天更潔是時夜漸永豈
知燭再卽喜劇素髮玄狂來鄉思撥重呼斗酒開拍几
催僮熱大觥從左引把卷肯右輟已聞年弱冠及晤氣
軒揭月空孤鶴橫野曠蒼鷹批子弟得如此王侯等綿
絕身遠楊敬時翻愧逢人說遙知驥有程銜轡誰能掣
望成千古名豈自酬瑣屑安得長風南吹使入門楔

八月十六夜龔芝麓招集慈仁寺松下醉賦

佳節又一過燕山只宜醉感此吾鄉月遠從東海至吾
鄉慶中秋獨取今夕異豈補佳節閨成例或有自風俗

春酒堂詩存卷一

星三四月明叢書
約圖刊本

動客心賓筵適相值脫帽戒煩文就席羨西位燈罷人
影顯樽清酒星墜是時城角殘觴政傳軍志清光肅然
改銜枚勒伍隊平沙照刁斗寒霜響旗幟丈夫生遠時
廣武恥兒戲聊借掌中杯登壇成小試須臾中座移藉
月圍階砌喧寂忽不同章程已代吏世運皆若然變遷
原易易今夕竟何夕斯地竟何地如登瓊樓中羣仙狎
無忌我來燕山市將已三月暨雨刺通往還再刺訂飲
食飲食太崎嶇勉發慚愧一拱擎太白一拱進大觥
計拱三十餘門前亂車騎縱逢花月辰空聞簫鼓沸今

夕竟何夕斯地竟何地月爲主人近漏爲主人遲松攬
主人杯分影枝如臂問松幾中秋問松幾晴歲問松有
幾人能似今宵事

決絕詞 有序

程子奕先北遊未歸聞嫁其侍兒名秋者悲傷
宛轉殊不勝情作傷秋賦二篇而周子爲之詞
夜雨溪流合朝雨溪流分雨墜知山高不復懷舊雲高
枝花近樓低枝花近砌東風委去水不復懷舊蒂妾初
聞遠役不知別離苦止謂後日長燕山似里許慷慨爲

春酒堂詩存卷一

星三四月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功名登輿總弗顧相送非一人妾意自回護滌釜煮早
糜穿鍼侍夜繡君行妾自誓明月照寒螿風波何處生
廚刀割絃斷綆長泉見濁桁高手見短風波卽此夜此
夜君憶否舍南應置帚舍北應置日凡物各有分妾職
良在勤勤情左右難避君偏值君婉辭君託醉直辭君
耐羞小膽雙繆窄卻立整搔頭明明燈吐花謂妾終身
事晨起欲出戶同輩竊指視是月不嫌星是花不棄葉
是僅必容售是眉必覆睫丈夫忌苟且舉念謀始終一
家君所知北發胡恩恩月缺二十五尙復圓時有黃菊

邁寒臘花枯與枝守卑賤無定名去留竟易易秋風吹
蕙草或曰是君意君遊滯燕山妾處在湖濱書來妾莫
知家人各耳語

蘇四安至洪林橋三首

沙淺舟力窮雞啼山店午小春互寒煥行客辨晴雨人
從林靄沒驢向溪聲怒紅樹引斜陽練禽曳脩羽
籃筍泛平波山勢隨緬邈頗見前山高到山仍不覺村
小見秋閒林空聞鳥啄澹然與意迎得句無暇琢
蒼然萬象合遙見雙溪來何處是敬亭眾山羣相推喬
木自疏密清陰絕塵埃駐車惜竟去紀叟安在哉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國南城作

策杖山磴平不知出林樹俯驚宮觀低纔悟最高處溪
店街煙遠沙禽看雲渡居人若無營苔綠石橋路爭傳
仙蹟留何似名賢寓惜哉李太白不及玄暉晤崔魏郡
北樓明月自來去

上齊雲閣

慨然懷往昔攜酒窮躋攀乍見碧雲盡始知紅樹閒歌
成一醉臥醒來千載還斜陽促歸去留此敬亭山

醉後作

壯士中夜起秋風忽已來枯蓬仰喬木落葉胡爲哉寶
刀閒挂壁清嘯聲如裂寒鐵不爭年無端動悲切廉頗
未學仙黃髮亦徒然誰惜終軍死千秋長少年把酒莫
對菊對菊令人老安得餐桃花常教顏色好

過蒿里 已酉冬

斜日搖白楊陰風潑如水鴟鵂學人言老魅與人市寒
食賣漿翁得錢燒成紙行客冒驚塵須眉半擗鬼人心
偕世事何處非蒿里尊嚴岱宗側胡爲竟有此一鍾可
使平民間斷生死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楊猶龍先生三首 江樓上作

四海何茫茫子然一知己鬼欲顯予窮天遂誤公死焚
書挂劍臺瘞筆分金里江路通九泉將淚贈潮水慷慨
結交游茲事可遂已

振袂生塵埃那得哭君處澄江若平野高樓抗煙樹醉
後驚秋風百感忽然聚猶疑君未亡西蜀尚流寓寸心
極天末萬里終一遇日落少人行獨下江樓去
草木皆有根花萼各有蒂人生若飄蓬何以守天地窮

達等駒馳詩文亦帶敝舊當尋安期危崖窮顛巔庶使
黃金成用將白日繫今古誤因循此身不自計迢迢長
江流歌哭互更遞

獨坐

抽刀砍亂絲刀鈍亂難理把鋤斷蔓藤鋤短蔓不已憂
來千萬端獨坐忘塵履白髮行漸多仍歲作遊子虛名
費寒暄涉俗鈍舉止翻然歸去來抱膝看鴻起

枯桑詩 有序

萬曆間餘杭大水漂沒陽橋村村有孝子胡文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燧負其母依枯桑枝枝欲折孝子支以肩甚力
得免時妻挈其子漂過其旁不顧

大水何處來枯桑不自計仰藉孝子力遂得守根柢孝
子既有妻孝子復有子豈忘恩愛深一肩母在此救母
母可生救妻妻其死此心兩難持揮手謝妻子我非死
我妻妻死爲姑代向知夫子心瞑目應不悔孝子謂枯
桑皇天同努力誓分身上膏爲爾生春色枯桑答孝子
久伴託君門感君能事母願結爲弟昆大水濁且愚無
脾識孝子爾桑敢我爭僂僂又何恃枯桑實爾水天地

有大經威勢當衰歇胡爲毀令名大水慚愧去日出母
子磨枯桑兩相看不見古樟處孝子肩已穿枯桑腰半
裂行人拜枯桑誰向空桑出至今溪水平不到枯桑根
上棲五夜鳥下長三春護

寓禹航法喜寺贈張子漸

山城春自靜久客淡於僧綠陰合殿角細雨暗窗橫黃
昏客已散童僕臥不應其聽杜鵑啼堂空一佛燈

讀史二首

揚雄滯執戟赫赫爲大夫著書擬聖經問字來當塗劉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歆既友善胡猶譏覆瓿要知文章聲不因貴顯殊漢風
尚淳樸後世相與誣所以黃叔度冥默如顧愚

宛下誅新檄山東討卓文鏗鏘振鐘鼓可惜無傳聞文
夫事著述際會須風雲區區詩與歌雅俗何足分豈期
陳記室竟同吳質羣南陽答一顧兩表凌秋旻

過寶輪寺汲獅泉試茗三首

山迴遊跡寡泉得安其天我來無一事坐聽茶聲圓竹
深日似月僧靜火不煙何須待斟酌始覺塵懷獨
泉自有性情奚煩藉茶力但逢閒淡人兩者遂相得石

鼎分松濤素蕚涵竹色谷抱鶯聲長數人同嚶嚶

坐看山鹿下不覺爐又沸石泉本無波松葉亦自墜物
理貴兩忘能令取者愧欲別題姓名聊用答泉意

禹航東歸

禹航久入懷游蹤今一遂正值初夏天繁陰靜僧寺竟
足數旬留多愜平生意大滌爲我來白雲忽自避明月
爲我來覺與孤嶼異南湖久無波草色生溶溶夜雨爲
我來浮鷗及塘次更有孫興公讀書外無事爲我關小
徑翦桑來往易爲我款鶯啼爲我緩花墜開舊屢選陳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笥初斷穉宿酒無暇醒爲我接新醉積雨畏朝曦乍
晴畏午霽擇侶尋名勝闢幽述往誌如此日相仍直可
忘年歲難移王翰鄰欲返桃源世尙爾深纏綿索書成
淹滯人生無聚散況同咫尺地屢起感子規呼童捲幙
被并謝佛琉璃分光慰孤寄小舟再回首大憊送遙翠
有寄用原韻

久客懷故國窮居慕遠鄉我無雙飛翼安得恣翱翔昨
夜夢燕市不改當年涼蒼松布疏影綠醕動清光歡洽
座無喧殘馨度僧堂人生值良會不知天何方一夕苟

適意百年增壽康矯首望明月正直庭中央

舟行

日出水斂煙逢橋喧市店停橈附行人頰白良足念自
云居海濱家世頗豐贍粹奉軍令遷將炊竟拋榛赤手
挈妻孥謀生等萍泛乞種大戶田田主氣如爛茅堂挺
腹坐何物名荒歉貪看子女哲佯笑留逋欠故園繁橘
柚小閣傳鉛槧潮落午收罟山寒閒載獮里役先期輸
魚鹽經歲贖不敢望縣廷恐貽官杖玷庶幾稱良民長
守祖宗窻何意風雨驟驅迫隨馬韉既乏烟簫資曾無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戶籍占旅人畏鄰並廟社亦苛斂塗腹壯神馬拂塵明
神劍割牲安神冠染繒易神禱旦夕溝渠填陌勉鄉俗
忝果覆鳥莫投水枯魚尙噉沃土委荆榛海埔仍微鹽
縱傳復業恩徒使歸心豔難與豺虎爭今昔是誰僭人
最懷所生夢魂常足驗夜夜歸去來無恙舊土玷廚懸
小鑾肥穽開新酒釀忽警牀頭雞夢回如墮塹我聞長
歎息天道多傾陷老翁能我依我家七里塹

折尾虎 有序

陝西城固民梁振第年十五隨父晨往于田父

爲虎攫振第直前挽虎尾虎受縋不得前棄其
父去父竟死訴諸令爲文禱神閱日遂射得虎
過振第門振第出而號曰是固殺吾父者吾固
識若尾固折也邑人聞然頌令能格神聞之周
子周子曰振第一念足格神矣爲之詩題曰折
尾虎

南山折尾虎尾折原久傳一朝乘霧下驅倭伺山田攫
農農有子至性張空拳奮身絕虎尾生死與翁權奪翁
下虎齒魂魄難兩全訟牒懸虎名禱祠表令虔紙灰撲
神面陰風起爐煙詰朝報斃虎吼絕猶昂肩未知是邪
非聊用抒憤悵昇過孝子門踴躍欲穿誰謂虎無名
折尾全儼然抽刀生啖肉腹內消千年里閭爭歎息風
化培蒼天陰陽本呼吸報應須當前寄聲虎輩知垂尾
渡長川

曉行

雞鳴鴉聲起出門逐眾人所喜夜雨過往來車絕廬所
悲馬蹄滑高下多苦辛安能罷作客常爲村舍民須臾
見老翁敗屨呼四鄰昨夕承縣牒役夫無富貧大府逼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去歸裝重壓輪不識裝何物次第輸河濱莫念場中
黍莫念田中新襄糧各努力縣官猶怒隕不記十日前
視我咎痕新

集某氏

庭菊信令辰晴秋洽嘉醪主人行樂餘敗閣集親申歡
緒發華燈高譚隱漏箭客擬西園游情殊金谷饒殷勤
述平生酬勸不言倦自昔矜故鄉疇能問貧賤朱戶肩
椒圖綺羅恣婉孌左顧陽阿舊右聽秦青變日高僮莫
知絳蠟歸深院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風二首

青瑣耀椒圖銅龍刻畫戟借問道傍人太倉新令宅終
南衛叔卿偶爾赴蓬瀛西風澄月色吹過洛陽城不見
洛陽城但見盧如水往來車馬流遙聽歌鐘起清漏已
沈沈勸君歸去矣幾見金如山得傳與孫子

登山極山巔隻手援青天有志靡不遂笑必耕芝田京
洛多朱戶綠錢封墓兩老狐學美人語笑調鸚鵡誰將
朱戶開金埒馬重來爲嗤前民拙別院築歌臺曾聞
石走欲接扶桑口沙邱遲數年此事應亦有

冬夜八首

矯首孤樹影自謂非枳棘殘葉有餘春驚風空作力欲
將鴻雁留飛鳴不我卽翻愧謝樓烏爲子催曙色
村居中夜曠靜極如有聲敲枕兀無寐披衣步南榮寸
心止須與萬里相經營雲低天在否何以酬此生
蚍蜉訊蟪蛄殤子笑龍鍾似茲冬夜永生世何慮寒
夢常難續村更不易通燃炬須脂老爲種千年松
野狸探雞柵鄰鷺驚我離點鼠墮虛盜飢鬼憑淫巫聖
賢與盜賊衣食同所需丹邱長不夜萬類滅憂虞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野曠枯樹迴衰草北風多隔離如有人斜月動微波我
懷昔劉峻燎麻資獻歌願分積葉光共此牕陰蘿
挑燈讀荆卿燈寒花不結懣懣欲上面七首初試血引
觴遙設與神鬼森然列燕山咫尺近庭花似飛雪
寸心斂後虛忽集生平事所悔非一端翹睫分慚愧交
雜離合輕學淺喜怒易白髮已報人猶然似幼穉
城內笙歌院爐圍繡毯紅金釵新綰辨玉斗學誇醺醺
嫌寒漏短行樂防衰翁吳門梁伯鸞著書徒自工

古別離

欲雪猶未雪北風結浮雲仰視鴻雁飛各自知其羣征
人輕歲暮心事如從軍離樽酒易寒握手生微醺去住
非故鄉蓬根恐以分同上鳳凰臺汪遠波無垠竚立望
高樹聊爲停斜曛

有懷二首

出門難自主歸路常易長不謂君亦然後此秋菊黃青
陽灼庭梅如對昨日屬歲月苦相誤君遊原有方朝行
發溢浦暮宿依彭郎布帆識西風努力指故鄉

相傳留太末又傳留隋苑翻因音信疏知君歸不遠昨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夜北風高關柳吹益短啼鳥知日暮僕夫驚歲晚游子
夢家書白髮加餐飯雁過酒初醒殘更忽已斷

寄又陶病中二首

相違無幾旬相隔三十里病瘡何足驚傳聞如憎毀山
閣風早寒溪嵐午未已藥窮施及艾小愈常易喜靜觀
萬慮平學道因茲起子來證所得短棹撥秋水
鄉俗重巫師儒家重醫術家貴鬼不怒俗薄醫互嫉欲
以人試方與巫共悅惚朝暮暮復桂補瀉常并日耳鐘
嘯石曰無乃太倉卒願成扁鵲名爲借彭鏗疾

發陳留

平原莫迴互無霜有霜氣曉發常慙慙一身不自計指
凍束帶寬頻自牽衣袂予家江之涓田居頗次第老人
多早醒少壯或尙寐豈知遠遊子出店仰鴻嘆既乏羽
翮具胡與其迢遞車馬多苦辛況茲寒節厲淡日雖無
力相照感天意

摘莧八首

兀坐了無事摘莧入南園豈不懷遠圖愁來誰與言憶
昔方弱冠讀書似朝歌舉杯抗絕嗽俯視空乾坤胡爲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七尺閒斂影蓬蒿根斥鴳憑高槐嘶吟騰騰

摘莧未盈掬不知過小雨叩首久躊躇似聞莧相語赫
赫馮子都鳴鐘列鼎俎蠅臚配熊蹯象白次麟脯勺藥
引椒和雕胡入甕醪庖人伺顏色犀簪猶懶舉

摘莧須摘紫青莧須辨形土膏足四月莢某亦縱橫莫
將數莖非誤此筐中盈純鉤缺蟻鼻匹練點飛蠅玉以
微瑕棄鼎因墜墨傾何況此區區之蘭保爾馨

野莧無行次誤踏秋葵根凡物各有時未暇賈賤論鴻
鵠能高舉不爭春燕喧芙蓉能吐豔不爭棠棣繁楊木

飾丹腹爲馬服朱軒寄書鹽車下憔悴聊登吞

婆娑籬內莧蔚蔚離外荆有何瓜與葛相護殊眞誠入
門買我裙似欲留餘莖天地饒生意無爲貪者擾人心
植凶年蝗蝻瞰倉盈遠聞齊魯間黎庶如浮萍

俯見笠影圓因驚午日赤攜筐歸戶庭拭汗透衫脊愧
彼跪禾人飢來未得釋讀書習慣情家處如實客少壯
忽已過悔不務農役爲感劉公幹徒懷陶氏甕

飲食俗務新遂蒙君子薦五月轉盼過爲爾賦秋扇人
生矜少年津要須蚤踐誰能守區區職職保食賤我聞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泰岱阿松柏經秦禪千載曳青雲寧因蟪蛄羨

三山有神芝食者善長嘯常恐秦皇知守衛司虎豹我
邀鶴是媒捐珮貽仙侶杜若編爲帆木蘭刻作權頻約
秋爲期波濤未可較昨夢聞雲散回風見羽導

棧拂子

讀少陵詩戲爲此作

偶折棧樹葉割葉分作絲箕踞引清話適與野人宜炎
天藉村僻客至寬威儀蒼鷹何處來端坐鬚與眉豈無
金錯刀柄在安所施借故代白羽功用何等差丈夫久
抑鬱計較及細微慨然擲棧拂雙鶴雲中飛

歲晏

大喜開門早庭鳥起從類微煙拂寒波殘月下籬確行人漸已多石橋通市隘歲運誰驅迫爭此數日內但驚芒屨溼不知霜滿簷貧居寡俗營場務畢荒穢天地其蹉跎置身癸甲外僕閒放雞柵破壁掛雙耒孤村旭日先暖我園中芥

友人過草堂

客至無前約步口引初晴老親代子留循橋望鄰垌歸來翻似客君出籬門迎笑聲接麥畦相揖隔菜塍農夫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驚回首一一停牛耕登樓山愈翠就坐几適盈簫翦昨夜雨瀉泛杯中星微醺更復起共聽倉庚鳴偶集不易常無負風日并

過壽昌寺訪于石

徑深若無人啟戶聞茶響蒼階挺碧英春光自來往蔬菓聊竟日蜂聲入書規忘物病亦宜寡言理逾廣名藍多苦辛高座爭塵鞅相期覓空山結茅拾秋橡

斥鷃

斥鷃問韓嫣胡爲競走狗將軍賜餘脰六翮難自有風

雪爲誰高塵埃過衰柳何如藐區區飲啄無多取辛苦結小巢籬疏足相受春靜暖晨□□□□□

某孺人挽詩十首

芙蓉託清沼蕙蘭依崇階君子慕令姿百兩身自偕帳護青鸞枕奩開紫燕釵初日窗瞳瞳好鳥庭喈喈佳期既已協皓首有同懷

良人擅聲譽看花上林蚤歸來及小春鼓吹裂雲表白馬醫珠勒騎嘶願夾道帽拂飛蓋深錦蹕官袖小頗聞傍觀歎鬢鬢正好

春酒堂詩存 卷一

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綺閣方歡宴忽遭夫子病病久疑鬼神三年塵滿鏡窮衣知舅寒薦性審姑性隔江諸叔貧分廩將夫命中夜禱星辰淚光與露映

醫效幸已奏官程復相迫聞說廣南遠登樓天一碧去留心兩歧畢竟留不得慈親勉相慰赴官正烜赫離別語無次前驕發西陌

沙浪兼風湧瘴煙擁樹昏鄉音幾變更驛路改涼喧蠻女躡朱屐驟見兒童喧纔知入境近漸覺興從繁妾同君餽糜無費民雞豚

初謂爲官榮誰知爲官苦欲惜小民貧頻逢大吏怒設
餐歸何遲日戾聞堂鼓徐徐察顏色挽帶七莫舉昨日
軍檄下幕府徵對簿

結綬及一載解龜幾二年羈棲減威儀歸計難自專丈
夫志遠大暫抑終必宣妾是兒女懷能不中憂煎扶病
檢釵珥爲君補官錢

參朮不相守魂先回故里耳聞慈母呼合眼見娣姒道
路阻且修遺骸累夫子尺帛裁作襪寸錦結作履別有
素羅衫留君貼身裏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事君踰十稔爲君生此兒憐渠未成長夜寒其念之後
人畢竟賢妾死何復疑客途莫我憶強飯自支持啜啜
難再言瞑目長此辭

鴻影引悲風到鄉春又作素旄繞江干不復入城郭孤
憤寒食遲春草未肯著君子歸獨處燈昏啼鳥惡空牀
留畫樓合歡猶似昨

野鶴

野鶴依稻梁雞鶩與相耦自嫌情性殊翻覺毛羽醜小
奴擅嘖蹴驅排下堂牖有天不奮飛屈辱更誰咎顧影

一長嘆曰謝主人厚世間增繳多樊籠聊足守

燕中除夕二首

除夕客中閒鄉風多相似惟有爆竹聲更入思家耳家
家備雞豚家家治菓餌非爲酒食忙一歲各終始燈燭
滿室廬兒童問衣履有婦出机盆有弟新窗紙獨少予
一人燒炬照桃李聽鏡歸已忘拜廚醉難起老親嗔亦
歡諸事貪易理予今滯燕中相慰得知己親心半夕間
往返數千里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擁被復挑燈半生多作客前後十一年他鄉過除夕卻
湖兵甲阻閩嶠烽煙隔冰雪晉王城梅花何遜宅追歎
杭寓頻少卽爲飢迫燕地茲三來尋常一醉釋一醉今
不能故鄉心咫尺仍焚并確錢仍祝牛羊柵酒仍注牀
頭蔬仍刪芥隙獨予不得歸燈滅去年色熊館無誤蹊
林巢有定嗣人生縱千年此夜宜愛惜白盡雙鬢絲鄰
家笑啞啞

過保定謁楊忠愍公祠二首

嗚呼忠愍公豈藉諫名重力學與古期奮身足世用干
城或借資債帥寧弛縱投鼠折太阿抨弓殪鳴鳳竟絕

枯生琴空來虞帝夢早歲讀遺編挑燈一長慟況獲登
公祠衣冠儼生動苔痕翳碑文不忍成雅誦再拜起徬
徨久矣天蒼蒼

古柏生悲風城陰落寒照兒童知姓名赫赫先生廟時
遠宋玉招情殊賈傅甲破屬尙攜鞭短衣不著帽叩階
淚若泚非曰爲公悼一死酬明聖千秋彌忠孝自悲秉
微尙猶逐風塵道梁父誤高吟蘇門失長嘯將何答
絲生死同泥淖

君子行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冠何入李下履何到瓜田縱無整納意已處嫌疑間猛
虎貴大谷神蛟貴深淵曾是柏舟詠乃詠當墟邊子陵
自貽謫羊裘釣江煙縹緲吳市卒後世稱神仙

楊妃粉 有序

楊妃冢在陝西興平縣卽唐馬嵬地上出粉如
榴子雨後可覓一二樵牧積之待好事者云能
發閨人光澤友人從興平來見貽曰玄宗還京
時取蜀芙蓉粉收葬妃冢故精氣發越至今未
盡

雨溼杜鵑花胭脂久零落惟餘粉似珠不聽苔痕蒼苔
過行躊躇春風吹綠蕪綠蕪含露白露晞時有無有蝶
似相惜去來飛不息明月照華清欲歸何處識啼痕爲
誰拭人間助顏色

燕窩種草

孤館春不到苔痕絕顏色命童向城隅移草種階側但
取枝葉青何須名類識灋泉濟雨露聊用寄胸臆少陵
惡竹口仲蔚蓬蒿殖凡物視所遇賢愚俱莫測幽蘭遠
笑人山深守荆棘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傷草

孤負東風吹種草草不綠作客心蕭條對之增感觸黃
鶯啼未斷蝴蝶飛相逐人生娛目前莫自輕鄉曲買得
芍藥花膽瓶插隔宿根本既已摧何勞照高燭草亦恃
性情各自辨榮辱

夏夜

夜深誰與語獨立喜螢來微風吹不覺回首羅幃開客
久心常悲地迴秋易催倦鳥宿交枝鳴蛩依露苔動息
各有情無使相驚猜□然聊掩戶庶幾清夢迴

十索詩四首

天上傳牛女秋期怨太遙長宵雲耿耿銀漢水迢迢不知何處渡從郎索鵲橋

花落春已去春留繡帖中海棠枝最好蕊色較花紅何意偏開晚從郎索春風

睡中忽笑語阿誰與郎其昨自茂陵來小字如成誦猶枕不我言從郎索殘夢

博山安郎火沈水爲郎煎不愁香不發但愁火易然最好無多時從郎索未煙

香齋詩存 卷一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溪歌二首

破甕似拳小峭岸勝松蘿初飲香較好再飲味較多問

郎將奈何

蹙眉衣褐短高馬衣錦裁褐寒面白背錦黠髮紫鬚難

作兩心媒

寄孫海門

冉冉雙徑雲綿綿君溪水一別經幾年聞公舉五子憶見長君時學步當庭肥今應已就塾仲叔更何似第五識之無膝上亂書史幾階春露滋蘭芽茁未已大婦視

治蠶中婦視繅鯉少婦聞刺繡凝妝對綠綺調絲弄湘管樽前復有幾丈人請安坐摘髭白亦喜

起早

求衣日益蚤漸見老人態自知無一事百事若我待徘徊步空庭矯首殘月在棲鴉亦已飛羣匹莫相背客心警初涼秋先枕簟內三載遠羈孤悲筋動關塞聞道故園豐村籬應鄰確

偶作

悲哉久客心常若登古臺馬嘶衰草外日暮秋風來計

香齋詩存 卷一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拙行賤違志卑老大催孤燈照短髮欲飲還停杯

行路難

初謂芝與蘭豈知遂成棘初謂笑與言豈知中有蟻生平矜去就機先不及色託故留餘歡將疏全夙昔最嫌濡遲間愈使瑕贅積天地本至寬胡爲限門闕高鴻乏秋風鼓爾雞羣翼

樂城道中

雞啼三十里日出半平蕪行人聞語笑炊煙起村墟野菊榮土垣新麥秀離區牽牛花亦翠枸杞實何朱沾茲

晨露光顏色交敷朕愁心聊寓物誰謂秋意枯驢鳴知
店近延頸一躊躇行役有程期飢飽敢自居解錢市雙
餌分以慰僕夫

家書至

但得老親安他事無暇悉俯身叩蒼蒼泥水濺雙膝從
容及瑣細亦足暢憂鬱長兒強解事寄書索紙筆能笑
阿京頑覲顏問棗栗吾弟猶空房兩兒莫提挈補綻倒
鳳皇裝綿搜蟻蝨歸先命餐晨起先命櫛聞知頗次
第白舊抱卷帙四孺繞親前差堪半參朮雖受官租窘
猶欣家教率覽書若已醺殊覺意洋溢不厭翻覆看再
計封函日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廟

少年慕祿仕爲學不知道及受世變多勇於守自好又
因負米心翻得衣敝謂行役未能已覲顏過仲廟水足
亂篙師牖啟喧魚旅恩惠瞻拜餘高檣半斜照

秋日

秋日暖秋風侵勝響禾黍社鼓走兒童我亦攜我侶
雀逐羣飛蚱蜢衝衣怒村翁出邀客冠服兩今古草舍

署尊卑祠神昵歌舞爲謝茅柴薄聊自答辛苦幸勿干
戈及猶得雞鶩數青無俗輩嫌杯箸一再舉歌殘人欲
散斜日半離許頻約再來過神遊近南浦

雨過寶林晤又陶

命舟信早晴誤入前村雨取次問橋名程遙添多許忽
聞趁虛人雨歇喜相語推蓬一欠伸僕夫收篙檣半角
青山呈兩樹紅葉吐澗水布行路溪雲斂樵鳴良朋聽
屐齒笑聲先出戶登閣袖當窗撫牀書似堵筆研有餘
潤詩文見前矩不負會晤疏幽居足貧簞綠蟻傍瓶花

春酒堂詩存 卷一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杯盤走牧豎何當作鄰並晨夕相干古

再登報恩寺塔

纔覺是中年登高萬感集此地況何地重登歷千劫宮
闕跡已平江山勢猶輯水將吳蜀收雲與泰華接念昔
禁登臨於今極層級但莫東北望北望心震懼羣龍護
風雲前岡啟闔闔紫氣蔥蘢中不假松楸合稽首草莽
臣麻屨曳短袂似聞子規啼血染丹楓葉日暮客心孤
秋迴寒飈急振衣歸去來家鄉一指及

酒盡

村居萬慮捐日夕動寒吹抱膝玩空危寂寞孤燈至鄰
無子美牆廬乏相如肆命兒進薄糜火足初停沸輒傾
三兩甌胃暖額微漬似酌野店醪醺然亦成醉凡物通
所窮庶將息憂悴朗吟元亮詩忽接高鴻嘖

過族兄村居

可惜風日佳獨行商所適緩步歷前村不覺過橋北爲
喜無宿期探籬啟戶亟科頭除我巾拂几停嫂續自言
欲開樽睡罷意真默得君來快談無暇問肴核小院半
竹陰短牆列山色委運芒屨外寄懷糟牀側相與敦弟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兄安敢愧飲食坐久各醺然煙林有歸翼

先塋種松

白雲縈谷中啼鳥無樹息雖餘寸草心不護新肝色古
人重廬墓定省同晨夕兒歎城市牽煩松代子職所念
數寸枝風聲領未得臨向山神祈牛羊爲禁飭但有龍
鱗生清吹慰寥寂分與芝蘭陰驅彼虎豹匿灑淚潤松
根辭松日又昃

寄山曉二首

登樓撥浮雲雨外見太白入山每踉蹌望山常咫尺安

得凌飛翰爲予載雙屐村雨不到峯峯頭天自碧欲問
長庚星重作招提客

每作山中遊草草幾朝暮孤負山中人呼雲斷歸路要
當聽婚嫁勿爲尙平誤溪橋看龍起松陰分虎步膽瓶
謂流泉且與梅花住

灌庭花

兼旬無族雲汲井滋庭碧疏密隨天機重輕通雨澤原
資情性閒豈寄童穉役田居信優游世事互狼籍愧彼
百戰勤勉子四肢逸庶幾俯生意聊用娛盤核不嫌濡
葛襟且一沾雙屐先後心兩忘貴賤形亦釋野棘傍蘭
蕙遭逢其憐惜離外桔槔忙西崦霞又赤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飲酒四首

三日不調絃十指生荆棘三日不飲酒千峯起胸臆衰
年惜天真苦受塵事剋庶幾藉醉餘坦懷任語默既冥
陶令憂并忘阮公識咫尺武陵溪一片桃花色
娟娟頭上月脈脈眼前春盈盈尊內酒擾擾隙中塵胡
爲不斟酌戚戚尋苦辛柴門出跬步左右多荒墳斷松
發朝菌乳鵲落枯薪許史亦如此賢愚奚復論

人志苦難副錢鏐猶曰天始期營與蒯後厭文與縞物
役竟何時魚膏愁滅早萬念歸樽醪村沽卽清醪俯看
庭階陰螻蟻列旗旄所爭蟲臂大廣武安足道

行藥罷杯罍自覺形神疏庭花落欲盡佳期客有無仰
見皓魄圓慨然傾大觚人生受有命豈聽倉公誣不聞
古列仙多寄酒家胡丹砂在醉鄉句漏何馳驅

今夜

西風以北來盛夏作重九前村雨氣集杳冥神靈走萬
騎捲煙塵銜枚恐期後登樓一縱目涼意疏高柳雖於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令違取快聊釋負赫赫彼炎威何須及申酉今夜博
好眠呼兒命添酒夢上華山巔大嚼如船藕

夜入天童二首

山程半日脚寒谷易昏黃緩步淹同侶回首煙蒼茫鳴
澗爲我西歸雲爲我傍松行逼天窄聚此沙路光適興
極寂寞隨遇成徜徉但聞竹杖聲不覺人語忘門遙一
炬碧路轉殘磬長幽事寧易得人生自愚忙

夙約試新茶又失看紅樹私念行就衰苦爲塵事汨茲
行舟楫餘過嶺客暇豫危橋聽鳴來短策看雲駐峯會

暝色疑天陰落日誤但得此心酬何須歎遲暮翻如意
外來忽爾空堂聚隔簾聞雨聲隨客先後步

雪後

雪霽寒過雪空齋凡事懶平生憎附火擲筆聊命盥宿
冰檐瓦懸曉曝籬陰短日色風吹弱無力向人暖高棟
落殘子飢禽啄枯稗天運縱西北將窮氣逾悍亂世心
期平柴門行跡斷且問樽中醪今朝笑猶滿

詠晴雪

皎彼平野雪增茲白日光登樓快心目太素融文章天

春酒堂詩存 卷一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寒消未盡留待月昏黃

送邵壻天來豫遊四首

春風搖柳色矜望征帆開男子志懸孤天涯輕去來虹
繞窓義壇雲生倉頡臺文字從茲始靈爽猶昭回登臨
神智長筆墨蕩塵埃採薺五十莖移到家園栽

董生事下帷干謁良足鄙言念母尸養負米踰千里先
人敦實行結交無嫌疵庶幾解與推珍重遠游子歸來
述古誼光動甬江水松楸改荒阡燈火照窗紙

弱齡經事淺可知行路難所慰兄是借倚閭心稍安斜

陽驢背瘠曉月雞聲寒雖然道路間無異家庭歡人情
亦易量厚薄隨所觀須增先誼重孝友成芝蘭

我友爲子師隨師過我室我母屏後窺眉畫眼如漆遂
命訂婚姻光輝期異日礪志有前礪汲古有成編勉
崇令圖老人言可必此行早還歸疑義就相質

柴局

坐久竹林靜不知斜日經微颺動層陰忽見西山青羣
鳥占交木孤懷呼迴汀惆悵激中懷高吟誰我聽夙心
營四方千里等戶庭胡爲自維縶歲月虛柴局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主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夜登報恩寺塔

同僧然塔燈者

夕梵躋孤標焚膏開絳闕上帝憫昏矇須燈嗣日月百
靈肅駿奔岳鎮恭覲謁空靜異香生森然聳毛髮下方
雜人鬼歌哭總汨汨俯臨雲氣平中有雷電沒豈知咳
唾餘風雨過林樾星斗仍位置誰爲彗與孛江神驚火
樹疑自龍藏發何時獻寶珠層檐次第綴因感青蓮期
翻欣象教設願垂萬里光庶幾民隱揭

夜坐

就閒順筋力遺俗還愚蒙況當村居夕獨坐忘我躬事

物兩莫值此心安適從短牆過螢火誤落蛛網中拂衣
揮使去樹末來微風凡念無後先不知罪與功迢迢銀
漢永寂寂天宇空

王海同五十贈詩四首

十月響稻耒郊原氣瀟灑王子邀我行閒談代車馬古
樹覆草堂積陰綠苔瓦自言今八日屈指歲盈把家人
饌雞豚宗黨集杯盤咨嗟德業懸慚愧光陰瀉相與聊
一醉歌聲放中野不見道旁邱多是豪華者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主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畢脂魚鮮租完醞酒綠豈無先人書時取就閒讀豈無
先人友時邀就醉宿亂世須事外中年貴我足適己有
餘天爐丹施窮獨神仙王子喬奚必託深谷
平生慕王霸蓬蒿可自怡井臼欣有婦樵薪幸有兒投
來接功曹何用慚沮爲丈夫審行藏今古相推移驂駟
步周道蛟龍浴天池苟與嘉運會平津安足辭錦衣大
百幅梁肉豐如坻回憶牧豕日能無燕雀嗤
陋哉尙子平婚嫁苦自迫有山皆可避何必嶽是陟聊
借景純經用勤靈運展名藍留十旬虎穴假再夕信心

書已成證古理相釋山谷遂能言鬼神或致責慎矣靜
白雲無隨俗驅役與君訂醉盟千載等過隙

飲某人酒賦謝

夫子何高義傾身接布衣頓忘斯世法入座生天機
清輒自引杯醕如晨晞勸酬兩不暇疏野無乃非瘠馬
蒙一顧若脫車前轡嘶鳴且振鬣仰看雲鴻飛所由縱
雄辯豈勿能脂韋大笑來春風列燭搖光輝銅壺漏愈
急庭馬嘶欲歸起行更復止月影收庭扉童僕各回首
從來狂客稀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七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抱膝

我心似雙目不得著微塵安得託深谷桃花自作鄰流
泉何處去明月此中新邀客餐石髓看童煮茯苓悟我
平生盤損茲希世珍形爲聰明役俗由毀譽徇錢鏗莫
再少華華莫再展抱膝養寂寞庶幾餘天真

盆花

盆花通畫理疏影合空階但得生蔥翠無花亦復佳清
泉貯蒲節白石壓蘭茝最憐柏自古屈曲與眾偕特將
枯枝挺似漢黃金釵驅雞引竹杖汲綆溼芒屨非爲耳

目娛聊用寄幽懷梓澤徒憂草華林祇鳴蛙丈夫樂衡
宇莫問天之涯隱忍成自然願言心跡諧

筆山

依違燕市中久誤鹿門約几設石筆山素心聊是託雖
然不盈咫尺起伏餘洞壑疑欲長松苓似堪採丹藥清影
入硯池湘波浸衡岳寸管雲煙生由茲被寥廓

有會

常怪古名賢往往多羈旅諸葛廬南陽伯鸞備吳壘豈
不懷故鄉鄉人難其處貧賤狎見聞譏評倡僮豎況茲

春酒堂詩存 卷一

七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宇偏蒼天咫尺許驚馬護殘黃鷗鷺雖腐鼠萬里羨
鵬程隨風一高舉

壽歸一二首 有序

昔慧遠欲招陶公入社暫假酒律而陶公不應
意不欲以口腹示累邪子素濫酒名一日到天
童書宿歸一念子竹杖芒屨十數里倦矣特爲
設醴不覺醺然雖愧陶公實感師意於其七十
也賦詩贈之

入山心似臥清磬釋我疲欣然望松杪白雲下何之一

師聞我來掃簿開斜籬樓直列幾几茶具羅素盤沾唇
驚酒味蓮社非所期爲言嶺道遠聊用表扶衰不覺迷
傾倒寧願陶公嗤古佛見仍寂階泉流自遲擁爐公靜
觀物外情其怡非魚識魚樂莊子濠上時

聞昔神廟間天童龍起蟄石塔隨寸莖殿礎逐敗笠祇
有長庚樓不受龍威劫至今師是居古意餘晉臘槽走
藤勢矯瓦繁苔文合登臨含曉黛坐臥聽秋葉天童嗣
中興萬柱由此集法席既與鄰宗風遂相接林受霜邊
紅石經雲處溼德同年其高茲秋方七十

齊酒堂詩存 卷一

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發順德

挂策上驢鞍回身謝送者重收雙轡高復駐庭槐下仰
視庭槐陰周旋過朱夏墜葉入我懷亦示不相捨人情
何太真古道在能假潑面西風涼隨客流泉瀉一笑撥
驢行初發健於馬天齋有程期裝輕覺瀟灑鄉路轉迢
迢霜髭復曠野

昨宵

驟謂窗月光已闌啼鴉過始知失寤期足此昨衰臥衰
年帶窮塗百事驚屢蹉尋常苦漏沈燈滅難起坐身似

蠶榮繭心如蠟旋磨悄恍曉或交輒聆母咳唾方欲一
問時鳴金響游邏忽復墜燕城四壁子一箇淚下莫可
揮安得雞啼破子午血不歸恐埋病根大何意承昨宵
披衣起自賀

不寐得六詩

孟德征遠歸意氣何瀟灑解甲觀朝廷賦詩接草野嗣
子開西園名王赴鄴下四顧羣雄平中原是誰者白日
爲我停漳流不東鴻豈知肘腋間冷眼有司馬

銅雀倚大河登之俯諸夏遙指未央宮夕陽伏吾下區

齊酒堂詩存 卷一

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區江介間何足關取舍自謂千萬春長此對歌者魏邱
有銅人西陵無石馬豈知柳岸陰漁翁賣古瓦

呂尚託天涯閱世成孤子但見海風來吹我雙鬢雪垂
釣鯉有神鼓刀羊無血擲瓊還渭水留與埃英哲那得
師與傳或是上帝設豈知商王頭受爾三尺鐵

東之困一第滿目皆年少得尉復何期聊以答衰髦綠
衫與阜狎素髭大府笑馬騎齒亦長路遠日西照羨彼
三槐烏憑高相鳴噪豈知奮臂呼手傾武氏廟

二世本黔首一旦家天下帝皇貴少年覓舞總土苴長

城不度雁蓬島欲通馬大行何恩恩擲付沙邱野適意
須目前日月不相假豈知望夷園卽詐扶蘇者

元載志氣人不受檳榔侮掉頭節度門拔足向西舉智
計掩羣賢恩榮注天字已逞飢寒氣欲就經綸緒爲國
謀禁密事成功亦鉅豈知欲調羹何用椒如許

後不麻六詩

伍員走間關吳天萬里遠意促人事違塗長白日短局
外俟專諸還延耕野坂遙祝彼昏壽罪臣效繾綣雲夢
獵旌旗章華譙笙管行樂娛歲華相逢庶未晚忽聞築

春酒堂詩存卷一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墓門寸心集萬箭如懸天半身一旦繩中斷恐遂浮沈
已血淚日如滯人生止一身九原不得返倚耒仰天高
努力加餐飯

李陵陷匈奴留身力沈驚皇天自鑒明浮雲爲我逝初
念君親恩後念交友誼耿耿太史公爲我墮宦寺寧可
梟竿刑那可蠶室繫念之不能忘中夜欲自刺拔劍上
馬馳擲劍下馬視坐索胡琴彈琴裂絃激皆登臺望五
雲此是天子氣春鴻從南來上林月隨翅不敢一矢加
聊用著我意

梁鴻何爲者羈旅守樵悴生逢中興時地與子陵異質
春形自苦著書心安寄細讀五噫歌腹誹何輕肆斯悟
彼先人曾爲莽大吏昔時著聲迹想亦中時忌否則一
匹夫奚煩物色至潛跡郊畿出冥心吳市避敢謂先人
非因以成我是勿爲海島客肯學髡鉗季嗚呼十八年
迺亦人心繫

王猛就姑孰委懷在江左眼如紫石棱難與其水火待
時無百年晚日又西墮壯心銷閒居素髯生獨坐柴門
人跡斷空山白雲鎖長往足優游恐負天生我四字塵

春酒堂詩存卷一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茫茫投身何處可屈指及符秦疏闊不瑣瑣借之酬生
平此出知偏頗南望大江橫波濤日夕簸易簣有遺言
如花斯見果

羅隱非詩人志量營八極苟使生當時功視長源列朝
籍未通名皇途已薦棘區區一秀才矯矯慕宗國芒屨
走江湖寸管據胸臆已動諸藩聽原離當世責出身趨
時榮誰曰有愧忒而乃矢初心冥鴻不受弋竟用詩人
終二羅竊比翼光收日作星材斂棟爲杙長揖見婆留
賦詩無佞色

荀彧懷世臣子房期伯仲炎燼尙堪吹舍曹莫可共迷
而委一心決策藉天中庶壯高光圖仍朝川岳貢辟穀
謝松遊分茅食侯俸何期入侯言已爲九錫動大勢不
中立撫懷得虛夢追思本用曹茫然受曹用平生報國
誠一死自訟生世苦違時行藏善守重霸業如轡馳
猶承荀子轡

與友人話黃海岸先生死節狀

先生不受新令送
至金陵督金陵者

見而慰勉之不伏罪赴市下階次回
頭微笑舉三指指上座者其點頭三

佛理何浩漫天地無生沒誰能悟此心臣節於焉竭公

春酒堂詩存卷一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事蒲團微驗見倉猝負國羞爲信報佛全於髮忠孝
事原平從容何激發微笑過顏齒無言勝段芻堂上竟
何人姓氏敢輕咄

獨酌得靖節傳誦之

獨酌以酬雨閉門難爲人忽逢陶靖節不知誰主賓志
趣何夷猶自慙多怒嗔獨念朱劉氏功勳非等倫司馬
豈宜後況蒙靈寶塵猶削永初年籬菊自成春更聞魯
連氏欲沈東海憤既係古諸侯帝亦何妨秦

春酒堂詩存卷一

春酒堂詩存卷二

遺書二之二

鄭周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七言古詩

題桃源圖

桃花日日長作春丹崖翠巖絕紅塵甲子莫傳晉魏曆
兒童皆是義軒人秦始當年并六國干戈處處生荆棘
猶留此地種桃花誰謗始皇竭兵力何處漁翁不相識
溪流有徑無心得竟作新鄉雨勿嫌白雲回首藏春色
太守自迴花自飛漁人再往莫再歸

柳一歌

秋風不平庭樹多寂寂天涯愁奈何有客遠來自邗水
拂髮入座方微醺往事有無書數卷聞君一說如相見
忠賢奸佞頃刻身老幼悲歡婉轉面塵尾拂處靜四筵
神鬼颯颯白晝天鐵騎金戈闕未已殺人無血頭顱圓
山東大盜三十六風雨齊生蘆葦泊猛虎下岡驚酒醒

少女攀簾叫茶熟李唐名將說姓秦手中雙簡翻蒼旻
觀者堂上色俱白繞電如何不見身聞君所說鼻息止
種種雄快皆如此河決瓠子宣防宮雨發桃花澗瀕水
忽遊燕趙多悲嗟成樓鼓角風吹沙忽遊吳越子夜家
畫船小語理琵琶筆有吳龍後顧虎史有馬遷詩有杜
從來字法亦在中擔夫爭道公孫舞得意之時萬慮除
眼前坐聽人若無眉目耳頰俱作口神情猶覺閒躊躇
且留未盡日欲沒罷起茫然心恍惚對酒與君重細論
少年事過何倉猝自言荆楚昔用兵百萬旌麾斷客行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曾叩閣入長揖將軍大笑收銀筆每當勒陣須與戰
東甲索聽三國傳聽到淋漓偃月刀翻身上馬抽翎箭
將軍弄兒攬我衣催我再說將軍歸誰家女婦太白皙
有賊俘縛俱魁肥是時眼熱雄心起奮身夜劫紅巾壘
積級因承金紫恩回首滄桑今老矣

閩市歌

市中物物賤如土幾聲北語當錢數荔枝正熟血色丹
百顆值錢二百五倒纓背帽來何許飽啖荔枝吞復吐
豎子癡愚輕索錢舉筐一擲滿街雨眼光左右射人紅

橫刀怒入旗亭中

孟蘭會詩 丁亥閏中作

鐘磬聲中設梁黍老僧高座鬼相語陰風吹火火色青
唧唧如聞呼爾汝前日城南戰馬還犬噪烏啄齒骸殘
幽魂夜過吞聲泣血腥兵氣衝人寒敲鼓僧雛莫太急
恐疑令下前鋒合恩恩曳劍裏創行欲食不食拋殘粒
年前鋒火靜乾坤劍棗烹羔稱酒尊但見座中多皓首
那聞天上走飢魂飢魂逐霧霧無影可有妻兒望鄉井
今宵庶藉老僧慈灑然歸去忘悲哽民間久斷炊煙青
斗米二千死滿城未死之民羨僧鼓願求爲鬼沾殘羹
燭低漏轉鬼逾集偏窄庭櫓排不入雞又欲鳴可奈何
草頭露映星光溼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閩詞四首

風風雨雨垂三月幾日晴光啼百舌但怨桃花容易紅
不怨桃花容易歇侍女聰明亦感傷漫將鍼線教鴛鴦
只描舊譜寒梅瘦蜂蝶何須到繡牀
簾幙重重深院睡微風不動梧桐翠卻噴螢火向黃昏
竟自窺人到階次聞道採蓮女似雲笑將綠葉映斜暉

嫂得蓮房姑得藕不知湖水溼紅裙

蘭房夜夜忙機杼促織聲聲爲誰促百丈霞飛曉鳳丹
千尺龍蟠春水綠黃姑錦梭休未休瓜菓慚登乞巧樓
只信嫦娥能獨守何曾天上有牽牛

淡淡斜陽轉窗去雕檐瓦雀鳴相聚從來不解惜紅顏
今歲光陰又將暮象口香銷火漸微風吹翠袖雪初飛
空階獨自看脩竹侍婢賣珠猶未歸

飲劍津上

停橈劍津上灑酒呼蛟龍蛟龍既去溪水空但見燕子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翻春風篙師搖手放船去雨脚不遙垂白虹

行路難三首

擲卻杯中酒明月何須有焚卻几上書古人功業名姓
虛千年心事一夜歇三十未滿頭盡白

芳草化荆棘尋鋤柄未得雨露何苦辛從今以後莫勞
春男兒翻似大隄女有約不來無處語

寶刀無地葬空一對之心惆悵低頭無語守蓬蒿瓦雀
斥鴳聲嘈嘈人生七尺不生翼何用蒼天如許高

漁父詞

夜倚青溪月朝發青溪煙隨風吹轉釣魚船閒看鷺鷥
忙不及如何賸有信天緣

樵夫曲

雜木燄無力松木燄有膏留松莫貪薪價高猛虎年來
相識熟閒眠石上聽松濤

古柏行 海昌寓

古柏古柏何年栽風霜不記人去來垂枝斜拂數十尺
似欲接引牆西梅寒煙浸染蒼天色傲骨肯改深山苔
老成肅穆生靜氣松濤慚愧多喧豕樹杪枯枝亦屈鐵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光不得輕著筆從來譽畫曰似真譽真翻云如畫筆
此畫天然對小窗無煩裝潢懸書室有唐韋僊久難傳
倘悅於今觀真跡我來客此心自焚爾胡亦失新甫雲
雖幸免遭斤斧伐那能得棲鸞鳳羣人生會聚良匪偶
結友今朝始得君時將月影來相問玉杖蒼髯共夜分
覺苑盆魚歌

僧舍櫓餘方丈天盆圍清水碧生煙雙魚出沒鱗鱗好
梵唄同聽已幾年三更明月依萍暖一片飛花吹沫圓
細微竟識人倫義比目胡爲嫌獨傳其一不知爲誰取

一走傍徨莫告語觀者錯愕正咨嗟飛擲階前血如縷
恩恩扶杖入盆中是夜竟枯盆外土宋王臺上韓馮妻
衛尉樓頭綠珠女我作此歌悲世風隔雲哀響送孤鴻

江干曲

長江竟天碧來往襄陽客樓頭少婦捲簾看笑指孤舟
不盈尺低頭忽憶送郎行同此片帆風半席

東渡門有序

郡城東渡門三字係張公卽之書甲寅間爲修
城者易去予過驚惋作歌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門門榜懸百尺先輩卽之張氏筆波磔瘦勁何老成
粉漆屢更神未失曉日影射江濤流蛟龍暗過驚銀鉤
憶自少承吾父指每行回首復遲留永寧觀碑婆羅石
華陽謨銘吳畫壁從來筆墨壯山川千載猶能增氣色
昨過東門忽黯然平淮舊刻重磨鐫於今更乏文昌手
層檐飛甍生赧顏我聞張字能祛火人事天心或相左
醉芙蓉有序

木芙蓉中另一種朝瑩白午漸紅旁晚丹矣

春酒堂下木芙蓉花如凝脂取次紅主人酒意與君似

所惜烏桕尋常空曉風吹醒斜陽醉綠葉含情共扶持
淵明太白及嵇阮千載之人聚此地生世不諧莫自豪
只圖長醉看天高黃翁家在堪一宿爲問茱萸灣尙遙
羨君有酒多如許更羨陶然默無語花神合拜中山侯
栽培須用趙州土對花輒欲開芳尊解衣質錢那復論
天上晴霞映秋水草堂客散欲黃昏夜深爲爾攜燈照
主人潦倒莫相笑

君不見

君不見丹山鳳凰來分棧粒又不見青田鶴倦來棲阜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苙既已混跡隨所遭胡爲顧影矜羽毛低顏拜語猗猗
者明日風輕謝爾曹

游敬亭歸墮馬

夕陽倒影飛鴉黑上馬馬嘶暮歸息正喜西風吹酒醒
忽爾騰蹶失銜勒恩恩賴有山雲扶拋擲平沙小橋北
可知良馬能愛人咫尺巉巖蔽荆棘憶昔冰天入太行
斷壑崩崖爭頃刻垂鞭細讀道旁碑回首征鴻數幾翼
南歸十載狎輕航控縱鞍鐙漸無力從來顛蹶防坦塗
天意爲親相戒飭況復筋力隨年華拊髀因之泪沾臆

扶僮一笑須醉眠沽酒那須三百直我念敬亭好秋色
李公去後久寂寂楓林綠覺今日丹溪水重流當日碧
此生豈合快人意快意便應寓憂惻千年勝蹟繼名賢
墮馬傷腰痛亦得

題畫鷹

野鷹合向海天出萬里搏擊鴟鵂絕胡爲矢志就羈縻
少年臂上分鸞鬚搜身側眼空作威紫燕黃鸝自在飛
誰能拔劍斫條索縱使一奮生光輝所傷畫裏條難解
堂上秋風日相待無端惆悵欲成癡忽悟丹青偶瀟灑
君不見僧繇筆底龍矯然一點晴時雪滿天

佩刀歌

旅中醉後多悲涼客出佩刀三尺強一片寒冰消不盡
腥風拂面肌生芒燭光相射如欲舞鞘裏有俚自相語
此刀曰是陳氏物曾據上流割荆楚金陵武庫數百年
塵埋不敢衝星躔乙酉五月江無水奮身揮主來周旋
凡物行藏有時在今古英雄互成敗昨日殺人過手輕
因思是人死亦快我聽客言起看天隔江礮火入城圓

巷南歌

丁亥九月

巷南無徑蒿結實巷北無人狐吮膝獨行心怯步懶前
牆下棄兒聲窸窣昨朝傳說城西偏生縛婦女須與聞
頭顱在缶聽簪響兩脰揉鹽挂竈煙更說誰家收穉子
牀中次第廚中死皮骨輕脆不耐薪妻道依稀羊味似
向聞充豫崇禎年盜賊飢荒相後先不意三山今見此
黑雲慘蔽蒼蒼天從來三山稱樂國今歲秋成亦豐熟
城外斗米值百錢城內百錢升不足礮石如雷聲愈蹙
來朝難得聞啼哭

葉千戶歌

七里塾前唐肆涼耕夫牧豎說戰場遺鏃土深猶見育
殘燐血久漸無芒依稀嘉靖登三紀彗星夜照蛟門水
颶風拔海鯨鯢驕蜃氣結樓商賈喜島奴既富且輕死
將銀作錢爛熳使自幼鑄刀長過肩用之跳躑力在趾
東南風聽奸民呼連臂百民捧一奴自恨脫巾無幾日
額痕黑白難模糊時久太平雞犬樂人不知刀寒且薄
頸嫌一死容易落設法殺人資笑噱畫扇映眉垂鬢偏
斑衣半肘無帶約大官白晝護城鎗村女村兒愁井涸
百戶葉姓爵亦卑慨然募士揮家資夫人卸珥助牛酒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曉角發聲親進厄吳鉤雙試白虹舞平日所長今得時
首盤犀革護星斗腰束組練函虎貌出門勿復一回首
郭外浮梁已斷久百戶叱纜渡人過前途我去賊何有
是日黃沙天慘色七里墊橋恰遇賊奪橋大呼賊陣搖
手內縱橫刃成翼若教百戶今尙存自述戰時應更悉
陣鼓不繼聲漸衰賊愈厚集爭喧逐秋鷹獨入浮雲重
羣雀空噪遙徘徊百戶竟死不復回賊心亦怯傷其魁
誰謂大唐無勇士捲旗莫再此中來夫人招魂無佛事
忠魂在天不在地擊兒身到戰場中滿樹驚鴉不下翅

春酒堂詩存卷二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但願賊留得遇刀妾攜肝腦作君被五月十九候正暄
百戶顏色如生存仰臥直視雲欲裂夫人忍心手自捫
項劈及喉一尺外痕深翻見皮居內左領先折斜過咽
右肋露衣矢半在旁觀噴噴撫背創指摩戰時何激昂
夫人抱首如補繡紉首續身鍼線長與前長長靈旛竹
共指家居北門曲始祖古皖潛山人立功洪武蒙傳祿
百戶三十有一年少小飲博勝市廛常時語客輒自許
朝廷養人思未然更有韓綱稱寮友次日亦死樟村田
公道十年贈武略世世相承千戶爵及今孫謙念祖忠

竟日一餐守寂寞向予乞作千戶歌歌成瀝酒墊前波
今夜墊前聞嘶馬陰燈斗大雲中下

登閩還珠門

行行重行行徘徊無所之中道何崔嵬霸業千年遺憶
唐遺陽九王氏裂偏陸重關擁貢入從容遂我私妖女
承恩號貴嬪健兒矜功賜錦衣暮宴長春宮朝遊釣鼉
磯殿上進觴稱萬壽不知吳楚山川更屬誰朝遊釣鼉
磯暮過螺女涯絳旗繡帳三百隊不知是何一隊君王
歸轉眼知幾日繁華水自逝但留數尺城郭在不知春

春酒堂詩存卷二

十二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草綠似殘唐時白頸鴉啼啄廟吻短尾狐來坐神膝憑
闌俯仰寂無人塞馬招羣嘶落日

寒夜七歌 甲午作

老父挑燈坐窗北拈髭長歎無多黑圓蔬甲短黃齏酸
杯酒易寒爐又熄昨宵雨溼牀頭書今日天陰臘未得
我欲一歌兮歌無聲誰家笙管亂初更
老母勤劬六十外手汲井泉洗薑菜鍼眼頻穿線腳編
夜深爲兒續衣帶瓶中粟淺鼠笑人廚下薪空小婢憊
我又一歌兮歌聲低庭樹愁烏未穩棲

殘燈殘燈聊共語風來敗壁難爲汝膏油一夜計一杯
三十餘年六斛許煎迫我心如萬炬結花結蕊不成黍
嗚呼三歌兮燈漸青茅檐捲處下數星

故人屈指亡十年風雨孤墳野水邊至今塵滿空房鏡
線帖猶賸殘花鮮憶昔客來倉猝間雙珥除添酒舍錢
嗚呼四歌兮鬼車咽擁坐布衾寒似鐵

有弟有弟髮初亞幼未解愁心自暇我將貧賤貽累君
燈火莫從鄰壁借昨日僮奴扶病歸自挈小瓶問酒價
五歌未訖兮驚雁過暮稻梁兮路遠何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士二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有妹有妹未卜歸練裳窄袖無光輝荒園牆角梅花放
欲折一枝愁出扉肯把殘書夾鍼線還爲小弟補舊衣
我歌又六兮更漏墜金剪隔窗母未睡

江風江風何太急破屋數間如欲揖門牡不受兩參差
黃鼬捉雞公然入嗟嗟小醜亦相欺靜裏觀之學人立
嗚呼七歌兮歌已終披衣起望天之東

風雨

半空萬騎相奔逐倒捲江河愁地軸大白小白千峰摧
何況區區梧葉綠老樟自言百歲木猶守烏巢強不服

我上高樓欲問天夏來大旱何其酷前村兵過醉未足
笑指風雨須借宿吹薪薪澤翁嫗哭翻憶旱天天錫福

過露筋廟

蠻社湖過散晚霞村南古樹落羣鴉篙師遙指村南廟
欲上不得風帆斜惆悵回首但煙水蘆花飛白蓼花紫
望盡蘆花山色青魚鱗波細來湘靈

赤壁圖

曹公橫槩江聲斷隔岸旛搖報降款不信巢湖美少年
手招天上東風轉片石崔嵬映晚虹江頭何日無東風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士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從鎖沒鮫人室炬火千年不復紅龍驤以後幾擒虎
空有江聲如戰鼓烹魚煮酒一舟來野鶴橫飛月過午
我聞赤壁在樊口江山不屬黃州守霸業當時百戰爭
卻輕移過文人手

桃葉渡歌

秦淮春水生綠煙兩岸垂楊影拂天畫闌曲曲珠簾押
美人緩坐彈鴟絃花鴨啼花隨楫潏衣年少乘新漲
無端風引笑聲濃停卻玉簫空佇望何處鶯啼不相傍
何處蝶飛不相向偏於此處倍增憐欲渡未渡如惆悵

依然明月送江流曾送當時人渡頭渡頭只聽游人渡
莫聽青春渡歸去

金龍廟神絃曲

羊角風旋馬蹄疾鐵鞭打雲聲似裂隻手拗卻黃河折
雨工倒咽天門雪臂鎖金環獸面齧青吞火珠龍爪掣
綵旂陸離盤屈蜺部校鬚髯立朱髮左手扼蛟蛟吐舌
右挈吳刀校帶血殿前勅字金書碣封羊擊豕肴蒸列
桂酒椒漿瓊精潔管調北里飲再闕楮帛焚灰上斗稅
昨夜神游馬似鐵來往崑崙爭電滅新隄又報千尋決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贈別 與陸子桐鳴

桐園芍藥知客來風雨未歇恩恩開桐園池水留客去
荷花先發近人處問爾草木何殷勤曰承主命來慰君
人生歲華良倏忽安得將愁誤花月明朝流水憶青春
落日異鄉生白髮況復聞君欲首途渡江風大塵滿鬚
衰楊野黍驛路闊驢背馬蹄村店疏此時應念桐園雨
我主扶屐攜尊醕此時應念桐園煙我主試茶親煮泉
何日重來莫相忘臣藥臣荷各無恙

翁寓放歌

對酒不醉君胡爲驚濤潑斷天之涯秋風颯颯茅屋後
主人麤豪袖雙捲我輩不解禮數多盡此一杯當爲歌
借爾左肩敲作拍楚音半與越音和高談今古人不一
昔有太白飲無匹遭譴下獄漢陽城依舊擊杯喚明月
家種青蓮一旦開君王傳詔憑闌催拜跪倉猝亂花影
襟裾沾惹亭前苔袍賜蜀錦兼賜酒醉扶力士筆如帚
是時捧硯有楊妃一笑不知墨累手人生處困莫自疑
旦夕更番似奕棋留身未死應有時對酒不醉君胡爲

玉鉤斜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芳茵何處理宮粉只聽鶯聲何處緊偏爭此地蝶飛多
舞裙湘裙消不盡綠火無煙何夕陽流泉嗚咽卸迴塘
遊人拾得金釵去轉眼重看是野棠

伍相國廟神絃曲 杭吳山上

江流不盡心不平片石猶賸吳爲名銀鞍亂捲素霓旌
甲光磨盪鵝鵝壁手揮萬騎擣西陵白雲推擁南山崩
蒼旻撼動雨又晴龍沫蒸日日氣腥秦王虎臥六合并
閒來駕石騎東瀛到江蜩縮威弗行鐵笥空留繡澗生
定山山神袴褶迎餘怒猶作豐隆聲歸來颯然庭樹鳴

東光道中

驢鳴大道口來往俱苦辛日暮揚鞭急忽聞鄉語真相
逢正欲一相問又擁黃沙不見人

三月并州雪

三月并州莫信春北風不斷吹黃塵曉來風息雪暗積
瓦雀聲絕飛巡憶昨階前望枯木童子驚傳小草綠
咨嗟綠自江南來路遠已爭三十宿太守隄外社公鼓
祕監祠邊鳩婦雨紅袖招將綵蝶飛青帘引得柳花舞
此日斑魚上竹簌此日斑筍出籬斜蕩槩憑闌雨亦好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雪風獨委天之涯天涯爲惜春將老且將春雪作春花

晉陽寄韓聖秋燕中

朝策鄴亭馬暮頓樓桑車恩恩一回首無地堪修書朝
登石室望暮倚天門歇修書久莫寄封書還自發寄書
莫寄黃金臺黃金既盡徒蒿萊獵犬追兔雙皆赤何處
一奠昭王杯寄書莫寄桑乾月流水太急月易缺杜宇
止在江南啼誰問西山花似血寄書莫寄荊州君大篇
隻句天下聞結客破家二十載只今瘦馬隨時人報國
寺松雙樹亞開元父老談閒暇遊人過盡生溪風一月

幾回步其下嗟嗟去歲入燕關鬚斷霜天衣袖單投旅

愧人問何事南裝倉卒多旁看衝寒買驢強造謁撲面
塵埃路交窄右讓雕鞍猶未過左輪摩膝讓不得下驢
呼僕牽驢行大宅華門多送迎紛紛云是貴長者廷尉
丞相將軍名黃色狐裘貂色紫上鐙下鐙知誰氏相逢
垂手點頭偏斜鞭直入明光裏我一見之但惆悵故交
茫茫戶南向闔者如帝幘作磨張懸挺腹形軀壯冬陰
何短歸路遙獨君倒屣踰久要出酒坐對燭花落下階
已白冰花高燕關五十有一日半在松間半君室尋常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減米寄青錢雨霰市中增炭直臘之六日有晉游前一
夕半猶我留出卷索書併索畫醉深提筆同乘舟次晨
馬向橋東度不及呼君君尙臥蹠蹠踏轉郭門西胸中
君與松交互朝策鄴亭馬燕樹羣鳥下暮倚天門歇燕
雲雁飛沒三春青草不到階夏五燕子空歸來泥巢難
著橫梁粉辛苦與雀爭虛仄江南白苧試新澣今日披
裘寒色滿只看氣候甚參差驚覺故鄉程更遠所慰主
人情殷勤樽前時時說及君囑君頻上慈仁閣爲我遙
望太行雲

顛長平驛

車馬日計程行勞心轉急見說古長平能不徘徊立傳
聞每夜叫鵲鵲詞客從來賦箭頭陰風白晝撥人冷何
時一廟存荒邱廟裏長戈猶在抱四十萬軍同草草千
歲骷髏丹粉裝當年雙眼啄飛鳥山中葉落還復青
趙以後幾戰爭新鬼嗷嗷故鬼嘿世間處處有長平

覃懷道中

一出太行別一天邊風不到聞流泉夾道晴光搖樹影
馬蹄踏影如乘船兩年汾上黃塵起三月雪從八月始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移觥特賞草青青蝶亂鶯啼歸夢裏今朝重入夢中春
先見梅花似故人

程奕先見貽蒿酒

北風十月搖山閣獨客夢回衾漸薄若不醉酒夜逾長
孤雁聲中乾葉落今日倚闌空夕陽遊船歸盡樹蒼茫
叩門者誰程子使手抱一樽傳主意主人念客山中寒
樽上泥封蒿酒字歲乙未秋何處天曾飲此酒心陶然
漂母祠前坐淮雨楚王臺畔泊湖船屈指數年等信宿
人生失意徒碌碌徑深葉滿待誰來爲爾攜杯對晚菊

漢張桓侯故里 通涿州作

曉霧凝霜枝上積日午霜墜飛如雪馬鬣結冰人結鬚
蹄聲削劣語聲噓我亦擁肩寒透脊忽驚侯里大書碣
桓侯昔日逢雲雷君臣契合從蒿萊巫峽巴山路幾許
靈旗夜火魂歸來龍蛇古壁新丹堊再拜庭階百感赴
風塵滿眼一身孤不識樓桑在何處抹額擯衣髻作怒
帳前依舊長矛樹念侯千載常若生上馬不知寒已去

口占爲驚百母舅五十

二月十二花滿堂好花映酒杯輝煌丈人五十髮未白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彈瑟調絲殊未央有子繞膝孫繞砌萬事不憂忘俗計
輕雷忽聽昨宵過籜龍欲長千尺勢門東高馬門西車
小子亦得趨前除吾母與公共曾祖謬語舅氏無親疏
行人欣羨聲不息羨公孝友重鄉國千古丁蘭何足矜
黔婁空擅當時名徵書久下不就道笑指天北飛鴻聲
從來孝子必壽考無勞漫引蓬萊島年年二月十二朝
及至百年甥亦老

謝貽瓜

六旬赤旱野草白安得此瓜蒲鵲青我昨飲酒三百斗

又苦天熱喉如蒸縷縣金井沈寒冰削食不啗仙漿凝
食瓜感瓜臍瓜子年年種瓜足湖水聞道南園種百花
秋來棗亦大如瓜

贈郁素脩

近代篆刻文字名神廟間有何長卿年來齷齪不足數
垂珠切玉空縱橫纖巧側媚古法盡增減點畫時人驚
蕙江郁子髮蒼白胸有大書腕有鐵置身直躋三代初
鐘鼎尊彝化作石審多配寡意躊躇迢然落手若冰釋
昨日攜琴到草堂爲予名氏鐫圖章小者如指大者寸

寒酒堂詩存 卷二

二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時筆墨生輝光嗟嗟人生要須功業顯山椒勒石無
苔蘚筆墨小技安足矜真僞空留後世辨窗前埋首成
蹉跎行欲老矣天奈何君耳竟聾微笑多倚樓注目飛
鷗過

濟寧甘節婦

白日亦有晴不釋幽壑冰春風亦有力不消陰崖雪甘
家節婦六十年抱雪作羹冰作席六十年中四十年四
十年前幾晏然庭中金井晨窺鶴堂上華燈夜擊鮮盛
衰轉眼風波起村谷漂搖死夫子留身營葬手卒瘞斬

髮勞顏中自矢茅檐方丈照寒燈影合孤形透漆屏移
鍼拈剪復拈尺木几刊滅無餘棧繡花易米春成屑和
淚煎糜糜色赤六十年中四十年夜夜驚烏啼屋脊

圓丁

圓丁下菽子日久無苗生驚看鳩鵲利撥土能分明
子斬竹學飛彈時一中之毛羽亂快心爲報草木體皆
中菽麥誰能判我適見是生悲傷何爲有翼來籬傍昨
聞猛虎齧人子白晝仍坐南山岡壯士挾矢遙相望割
牲瀝酒祈虎偃彼鳩有雛雛待乳留與天旱喚天雨

寒酒堂詩存 卷二

二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湖放燈歌

甲辰正月十五晴父老喜卜秋有成少年欲祝斜陽落
讓月早向西湖生西湖鉦鼓催月起先照孤山一半水
樺炬絳紗分隊來寺南篙櫓齊聲開月既愈高燈愈集
舷上波心兩相答金波不足燈影長耀錦江中錦萬匝
段橋何人呈百戲角觥未終煙火熾分明黃菊綴秋風
倏忽垂楊春拂地梨花滿隄白雪飛東君無暇爭芳菲
遞手繁華頃刻事旁觀過眼矜光輝龍宮睡穩疑驚痛
鵲鶴翻飛呼宿鷺散人各獻夜光珠塔火幻成多寶樹

衛尉倡傳紅玉甌將軍僮擁紫貂裘高鳴雉盧聲莫辨
南屏應轉北峰收是誰調揭伊州曲絃索指低斷似續
十里湖光忽悄然纔聞漏箭三更促隔船兒女懶聽歌
笑指湖中燈若何初擬眾星隨月大更擬蒼天月太多
獨有聞人心轉徹紛紛世局誰工拙只看燈影動湖波
水火相爭概虛設君不見夏旱及秋禾半枯妻離子別
完官租卻得元宵一夜樂人間始信有西湖

自憎

悔不當年竟作僧一瓢一衲一枯藤強隨俯仰心自憎

春酒堂詩存卷二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罷卷停毫無說處卻將白眼罵青蠅

自武林之餘杭宿陵將軍廟

四十里丹溪漸窄前山雲黑蛟龍白恩惠恰得將軍祠
電火亂劃蒼天圻鄰友爲我開酒樽電打入杯和酒吞
將軍高坐嘿無語當年事業風雷喧夜深雨散掩門臥
殿上弓刀謁軍佐旌旗甲隊神出游閣中醉客鼾聲大

醉臥宋氏別業

迴廊曲徑疑迷路滿院屏花氣如霧杜鵑昨夜喚春歸
誰道春歸歸此處主人出酒忽聞梅幾年前傍惠泉開

粉蝶繞簾欲入座先有游蜂到酒杯引杯連飲不知數
如何客散如何暮彷彿殘燈照我眠醒驚鳥語誰家樹

游餘杭破山詩

忽聞破山名爲搗破山意積石旣破黃河天壘塘復破
長江地何處山川非破山白雲安得桃源寄姚子端木
約往游芷孫治楹操小舟出城東北將十里一路桑陰
鳥語稠橋外見山非破山破山卻隱魚山灣參差卷石
合位置似斷似續泉潄潄有戶爲誰構有窗爲誰實有
室爲誰深射隙天光仰如盤一泓劍池割虎邱三分赤

春酒堂詩存卷二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壁移黃州崖裂不裂松根怒石崩不崩蘿蔓愁乍看一
拳若尋幽費芒屨別指隔岸疑有橋忽聞人語疑在閣
是日雨意晴微雲午照輕主賓其十子脫略無塵撓卸
冠冠危石解衣衣垂藤攜手分隊各隨意已復聚會山
之亭杯盤更兼筆硯置或飲或否無行次眼前惜乏顧
虎頭試畫畫圖千古事北門孫子面屢昂促眉揚睫鬚
半蒼高吟起坐引紙長似得好句憂遺忘同吟張子大
鼻赤持杯未醺摩眼逼童子近觀殊更劇欲拈櫻桃誤
雞肋趙子俞子坐接茵一如虎踞一鶴馴聳肩雄辯者

離客側耳注睛者吉人朱子充肥與趙倫闕頗似有物
未吞舉簪隔席呼周子偕爾勝負傾此盆端木將慧音
帶楚芷孫吹爐命童豎破山今日得姓姚萬物從來無
定主會中沈毅最少年白哲邵子臨風前自言展齒已
再到踏破破山山徑煙別有狂客足蹙蹙數莖黃鬣一
齒折此身似與破山宜五百里程寄蹤跡人生每蹉跎
勝事不易多此山亦已久往哲誰經過風雨莓苔剝姓
氏我欲高處重相磨丈夫所到壯山河不須陟岱登岷
峨山若有靈應自喜奈此夕照催歸何其返小舟相壓
波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千波過寓樓

嘿坐不言俗客下小樓忽得風瀟灑葛衣喜見子雲留
縱說詩文我心寫人生難得穎悟資努力愛惜青陽時
從來得意人多誤翻幸遭逢未有爲君更頌然目如電
今古高卑了了辨時尋敘翼一相過料子胸中無背面
近日少年多異才王楊盧駱紛紜推自嫌老大雙蓬鬢
仰看燕雛飛去來

董孝子廟 有序

東漢董孝子諱黯與王寄鄰寄不孝二母相見
各言其子寄因毆辱董母至死孝子伺寄母卒
且葬乃斬寄祭母章和朝兩以諫議徵不就至
今慈谿之名因之廟在郡城南五里董母墓傍
古祠傍墓墓草綠墓上從無過黃犢夜夜祠中起白雲
來繞墓門半枯木祠中雙詔空高題當年不候早朝雞
孝子名非孝子意至今汲處稱慈谿慈谿水清依舊否
遺事如新滿人口斬豈待贊喪葬終要使人知各有母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人過此且暫停珍重聽此啼烏聲

石將軍廟 有序

廟在郡西五里將軍卽諱守信者宋建炎時楊
沂中高橋之捷將軍出助陣廟中樟葉皆爲兵
卒云

猛炬參差不到地野曠黑雲擁甲騎村翁夜起逐狐狸
大鵝分明見石字古樟昔日驅雷霆至今鬼血隨秋螢
功成身退不言祿國史只爲沂中名孔明廟柏湘祠竹
行人莫打啼鴉宿八公山上無限青纈及庭前半樹綠

村村社鼓賽將軍滿眼田禾耕復耘樟陰六月濃如潑
風雨陣頭驅旱魃

重作伍相國廟神絃曲

春花幾紅霜幾白雁背蒼蒼燕襟赤劍池水寒虎氣熄
文種墓邊生野麥眼見錢塘江水窄日月千年同一隙
折芙蓉兮采綠蘋薦羔羊兮膾鮮鱗相國來兮馬似銀
醉醴酒兮慰我民指揮潮神無怒嗔來往舟楫多苦辛
平波安穩鷺鷥碧遠浦漁歌一橫笛

行路難二首

春酒堂詩存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緣山彈野雀野雀高飛空日暮歸家不見柵中雞黃鸝
隔籬蹲古墓勸君擲彈聲莫喧北風氣酸虎下村怒吼
厭食羊與豚奔走山神偃打門

瓦雀與雁婚誰能爲媒灼桃花與菊盟誰能證然諾一
石溪流一斗杭一升麴蘖春醪成嫖母當爐唱渭城手
摘野茶慘作羹焚香夜對青帘訴白馬偏繫鄰家樹

于忠肅公墓前作

獨石城南星舞十萬長鞭似奔雨于公手拄半壁天
博得湖山三尺土龍文御碣何崔嵬俎豆一堂鐘鼓陪

高樹颯颯陰風起夕陽似有神靈來君不見伍員賜裁
韓信族死後遺軀誰與贖又不見鄂王空葬湖北汀飛
鳥自高狗自烹丈夫但得大功成西市歐刀心亦平石
人束甲氣何怒石馬加銜鞍已具恩恩卻似調軍時雲
頭仍往獨石路

鸚鵡詞有序

吾寧俞氏家京師有女年才四五偶徘徊花下
忽鸚鵡飛集其肩女取啗之三年頗解人語女
病卒鸚鵡日哀鳴柩前不食出殯日竟狂叫自

春酒堂詩存卷二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撲死俞氏葬之女墓傍

女兒欲問春何許偶下檐階其花語片影忽墜桐葉青
回首一聲是鸚鵡似曾相識不相驚攜入湘簾通性情
日久聰明知婢姓香來取次辨花名新妝喜報今晨好
屏外櫻桃開得早卻嗔若箇打青梅驚覺流蘇幽夢曉
繡倦閒看啄粒巧甘泉自注銀瓶小屈指三年傍綺窗
月明忘記隴山道好花易落杜鵑催蝶影難招鏡裏回
鸚鵡多情其人死梁燕依然各哺子

客有言楚中江邊義犬冢者爲之歌

漢江日夜水流去萬古千秋義犬墓石碑突兀青松陰
行客經過屢回顧碑中詳載義犬因猛虎飢搏射獵人
眾犬各奔一犬怒平時養何相親直前救主鬪虎足
虎竟棄人走予世間萬事有報施酬此一抔江水曲
狐狸負子拜墓前不敢來藉蒼苔眠穴得南山翁仲邊
攫取清明黃紙錢

送程石門再之滇南

己亥十月送君行橫鞭云向碧雞城倏忽十年又十月
慈仁松下君復發書生仰數頭上椽門外不知三尺天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六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下澤車中髮亦白漢廷依舊歸張騫此行直取黃金紐
萬里山川幾回走好將手版擲滇池肯戀青衫束雙肘
丹書鐵券尋常有腰下寶刀夜嘯否拔刀割破五色雲
莫教塞斷點蒼口擁旗百萬蚤歸來天涯踟躕武陵臺

祭竈詞

京城祭竈循鄉俗設菓陳饒兼爆竹我獨擁衾思去年
兒女圍親笑滿屋今年燈火依舊明應說行人正舉觥
長女九齡強解事問婆何處是京城

去僕行

客中去僕知不可若復強留轉瑣瑣自嫌病裏心性偏
動靜語言事事左蒼鷹側目多愁思條縱摘卻聽所之
臨去祝君須努力青雲路闊天無私近來貴賤何真假
貂帽錦裘飛蓋赭相逢他日珊瑚把不敢勞停白鼻馬

吹燈

獨客吹燈露肩脊第一聲吹須努力一聲不滅燈轉驕
聲漸短時寒漸迫笑更披衣坐自嘆區區燭火能欺人
隔窗語歇正熟好夢已到江南春跋涉笙歌趙與李
六么調低還復起辛苦補蒲愷與崇五木已黑還復紅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六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簾外月沈人醉散瓊瑤燭泪自成峰

李昭武索補六十壽詩戲爲作此

昨日將軍壽四十今日尙書壽五十催詩彷彿似催科
我醉欲眠敲戶急響樵李子久別離相逢未覺鬢成絲
自言草草六十二六十安可無君詩九錫丹書等閒耳
須君補詩滿一紙平生缺陷何其多追補蹉跎是詩始
秦相百里齊封姜公孫晚祿平津鄉不知少壯竟何事
從前碌碌天遺忘惟有神仙最多慾滄海猶思種桑木
女媧已來三萬年事事人間補不足勸君且盡眼前卮

桃花正好聽鶯時

送春詞

邊風日日起塵埃桃李空勞紅白開三月不見芳草綠
是誰錯過春光來春未有來那有去杜鵑莫到燕山樹
舉杯遙作送春詩低頭自問身何處故園夢熟酒正醇
菡萏石榴總是春

題射虎圖

白描神品龍眠子颯颯風生絹素裏草枯樹露野色昏
虎爪馬蹄爭尺咫將軍云是隴西李從騎兩三左右倚

蘇酒堂詩存卷二

二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一騎發矢中虎脊虎尻轟尾振肩力虎亦似知有將軍
眼光怒射將軍直將軍側身迴注鏃欲不洞胸勢不得
矢發未發頃刻間翻教此虎生千年畫意不了觀者意
常取觀者心神懸掩卷時如見虎死開卷復見咆哮起
我今忽作杜少陵短衣落日過山亭

酒次觀劉公戲舞鐵簡歌

侑儻當年劉越石酒酣脫帽眼光直自言畫諾誤年華
鐵簡空橫膝上白慨然起舞客半醒三尺忽藏七尺形
迴步欲將身作鐵斜腰翻似簡如筵寒風拂座吹短髮

斷虹曳電出復沒縱橫大海浴蟠龍倏忽霜天下孤鶴
雁門城頭天暈月將軍單騎輕裝發直入重關萬鏃分
拔透良家五千卒我笑呼君且休息堂下驅馳剛數尺
當階插簡看天高夜合花飛樹影搖

織婦愁

瞳瞳曉日窗紗碧窗下停梭輕歎息憶年五六學拈鍼
十二十三初學織學成本擬事良人誰道良人戍沙磧
老姑白髮涕洟瀾一日不織愁朝餐昨夕更深纔丈五
花紋織到鴛鴦難數聲雁過南樓外不道有書來紫塞

蘇酒堂詩存卷二

二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甘泉歲歲接烽煙彷彿近聞李廣敗漢兵分道出河西
別部將軍失道迷三萬鐵衣零落盡營門不響雪天聲
此信怕教姑聽知淚滿流黃不敢啼簾前笑入鄰家嫗
持金云自青樓處屈指襄陽大賈來舞衫須得綃如霧
引刀斷機回謝嫗已罷織絲今織布

燕歌行

暮鳥呼羣雁南翔游子出門道路長牽牛亦再渡河梁
雙親夜夜燈火黃杯寒不飲如有忘五月寄葛八月涼
書來蟋蟀聲滿房織縑三丈九尺強裁舅甲襦裁姑裳

賤妾辛苦職所當中宵安敢迴君腸大隄門道多垂楊
春來風暖吹鳴璫丈夫失路無憂傷繫馬呼樽錦瑟傍

夜飲朝眠曲

舞罷曲終人已醉曙星難透重簾翠金釵銀甲墜不收
禿襟半臂覆篋篋花氣生煙護綺樓銅盤未滅絳蠟流
秦宮曲廊共誰語金丸打卻啼鴉去

神絃

幽林曠黑陰雲合狐狸吹火作人立巫女邀神神致答
老鴉一聲風颯颯將軍貌顏騎白蜺赤帟抹額銜火齊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姑鬢髮橫鸞鏡手折瓊花翠扇低侍衛植投虎革鞬
旌搖雉尾石馬嘶魚羔炙雙獻厄神噴神喜巫自知
萬金千鈹萬朱提車進庭階紫燄迷小姑珮解繡帶垂
含笑不言微月西曉來雨過亂鴉啼黃金灰飛踏作泥

致酒篇

寂寞高天呼不得空拳推掣金雞翼好花枝映綠楊紅
自拚蒼髯失顏色我聞阿房既築東巡迴夜趣王翦下
蓬萊海石血痕猶未滅童子笑指咸陽灰我有麝金千
萬鈹欲買丹砂句漏井劉伶醉上錢鏗墳幾樹松風吹

易醒

四女樹 有序

漢景帝時有傳青者無子老自歎四女遂相誓
不嫁各指一枯槐爲證槐復生父母皆百餘歲
四女拔宅仙去曰四女樹者後人卽其地呼之
寺僧借之爲四女寺在德州南十里許

德州河干四女樹綠葉虬枝白雪護行人莫問樹有無
樹在行人動處樹已相隨上九天度索山桃分紫煙
祠中翁嫗至今在誰肯養親千萬年祠外河流船似織
多少游子歸未得男兒只合改裙釵空把頭顱響階石
君不見阜茨枝高仙鶴過世間惟有劉綱多田氏紫荊
畢竟死曾見棠棣花如何客來徬徨深感慕恨不補槐
種當路隔岸秋風起白楊行人猶說四女樹

義婦冢 有引

義婦冢在吾寧城西二十里許婦卽祝氏英臺
也傍有廟祀梁山伯梁曾令鄞云

梁祝當年同筆硯生不同衾死同窆停車一慟墓門開
情至難將常理辯華嚴曾說牛車停少府又聞金盃見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吁嗟此事傳非訛遺迹不改臨江波呼犢鞭羊回牧豎
傳芭漚酒薦笙歌笙歌卽述當年事男何樸誠女何慧
兩意堪將風俗敦千秋常憫村姑淚芳草青青墓上春
雙雙綵蝶去來頻東風吹花落如雨吹蝶不開如有神
過客無勞相歎息男讀詩書女紡織人間婚嫁等尋常
江月江湖太寥寂我思梁公如是人爲令須知肯愛民

題呂錦衣雙鶴圖贈蘇鶴洲

雙鶴相依來我堂竹陰搖綠萱花黃一鳴一啄自閒暇
那許人間矜稻粱不著錦衣呂紀字自恃丹青世無二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對之常覺動遐心曉來或似聞清嘖十載愛惜同家珍
慨然今日貽贈君託此仙姿宜得所舒溪原是凌霄人

譬似長風振六翮支公極目高天碧

白面將軍祠

相傳趙將與淮陰戰死土人祀之

揚鞭望井陘風噓馬難鳴將軍祠外寒沙紫猶是將軍
戰血凝將軍者誰面若生組練甲光相耀明氣作太陽
虹貫白心慚名氏史留青屢經晉魏銅人泣久薦蘋蘩
社樹靈韓侯祠近獲鹿城牙旗相遇一笑停當日爲誰
成與敗羣鴉過眼蒼煙平君不見寧武將軍有姓名謂

古周甲申拒賊無援兵矢盡尙呼聲霹靂首殊猶立身
公也崢嶸至今關口陰雲結爲問新祠建未曾

渡渚沱

河山千載最無情此水猶爲真人冰烈風北來捲地急
常似萬馬追奔騰丈夫肯逐狐狸跡揚鞭平踏鯨魚脊
聞道曾留麥飯亭黃沙落日無人識獵騎鞍捎雙兔白

劉孝婦歌

有序

壬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燕城南火焚民居居民

王進孝家妻劉年十八從烈燄中出連呼姑不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應復入救姑不復出及火滅得劉尸兩手挽姑

不可解形體尙全髮亦不燬鄰里嗟歎述劉素

賢姑盲矣事之尤謹

怪鳥嚙嚙王氏屋融風欺人曉眠熟烈燄來催少婦奔
少婦號姑聲互觸衝火出門不見姑出火入火盲姑踣
掖姑姑起婦亦盲覓路路空天亦酷與姑共死曰誤姑
死尙挽姑手不脫吁嗟寒食改仲冬綿上之山易燕俗
我欲大書孝婦劉氏碑安得魯公遺石鐫天廡

憶昔

憶昔己亥張公在六月一日開口待邀看洗象順城門
綠楊陰裏游人隘旗幟紛紛導象來象奴花插帽檐頽
上下一鉤誇趨捷與象出沒波濤洄其一無端聽奴語
將鼻捲波噴如雨兒童辟易錦鞵汗鼻更學笳兼學鼓
須與岸北打金鉦羣象拔足無留停乳烏咿啞集城堞
浴馬□□沙汀張公爲我微歎息故事太平遺往昔
空□□楯架豐丹飛落晴霞映波碧萬事回首隨飛煙
只今張公何處天粟河六月吹熅火土鏗三更夢百泉
乃聞洗象順城邊有客銜悲不忍前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易水歌

惆悵無一事來聽易水歌易水秋風千百載依然嗚咽
悲聲多市上有酒沽百石把杯喚醒當時客督亢圖藏
匕首青衣冠色映長虹白爲予傾此石與君設奇策力
士能尋滄海君鮑魚腥風動頃刻函內饒饒亦起舞秦
廷笑立眉間尺嗟嗟祇見日西沈易水爲誰流至今目
從壯士去不返寒卻千秋萬古心

雪浪石歌

有序

石在定州文廟是宋蘇文忠公知定州時所留

雪浪齋中物高二尺廣三尺餘蒼質白理承以
石盆旁勒銘有亭覆之

不壓輕裝歸載石千載遺民相愛惜蒼苔三尺動波瀾
猶欲生雲成雨澤石盤珍重勒支干想見摩挲醉倚闌
旁有枯槐似揭竿相傳手植同松寒思思車馬悲無暇
安得攜樽明月夜倩客吹簫我和歌應看野鶴當亭下
是物從來難久存雲煙過眼天無痕試問平泉醒酒石
至今猶屬衛公孫

豫讓橋

邢臺城北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豫讓橋讓不死行人忙處搖鞭指襄子當年何事過嘶
鳴馬忽臨橋止前驅倉卒索橋陰厠上之黔復在此寧
惜解衣酬一死血流柱石苔花紫江山姓氏總須與宮
築邯鄲勝洛都三臺拾盡香姜瓦豫讓橋頭碑大書

迴車巷二首

趙州城中卽相如避廉將軍處

蘭相如何善怒捧缶當筵壁當柱迴車卻避廉將軍要
爲吾王惜兩虎嗟嗟秦日強趙日愚長平事亟無相如
將軍健飯仍思趙王使誰迴楚國車

人生苦客氣動與尤悔借驅車迴車巷下車久徘徊猛
虎如何若處子似曾先進圯橋履至道無過堅忍力聖
賢仙佛俱由此慚愧從前五十年自今人盡廉將軍時
時心住迴車巷猶可揮戈挽夕曛

題寓壁 海昌

男兒生世違胸臆只合深山閒抱膝谷口遙看盡白雲
谷中茅屋無人識寧同木客採芙蓉莫向羣猿分橡栗
舉目天涯朋輩稀尊前但取少年喧夜深獨就梅花語
殘月斜侵第幾枝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湯陰謁岳忠武王廟

少時湖上謁王墓振袖題詩爲王怒況此蕭蕭短鬢來
過王故里風塵路湯陰城市何荒涼一見祠宇生輝光
祠前鐵人亦半折天上繡旗仍夜張兩地神游墓與里
應知在茲不在彼千秋未了朱仙心中原難滌西湖水
寄聲來往馬莫嘶拔劍立者將軍施

嬰曰藏孤處 內邱南十五里

嘗觀趙世家翻欲疑左氏但傳韓厥言不載嬰曰死嗟
嗟趙止列國諸侯卿乃能得士相有成各將一死酬初

諾竟使孤兒啟令名事有事無漫爭執司馬筆端生氣
集內邱道上行躊躇似猶聽得呱呱泣兒莫泣兮恐人
知刺子兒兮兒乳之

眼鏡歌酬客

衝塵遠走三千里驟見梅花如霧裏當年燈下讀書時
回首光陰隔世矣承君憐我愁眉視傾倒行囊出贈此
畫上江山另一天眼前日月生秋水好隨班管其年年
何異菱花妝閣圓珍重酒闌看飛鳥掉頭大笑烏巾偏
感君之意復君情阮籍看人青不得

春酒堂詩存 卷二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宿州道中

十有六日車塵裏不愁雪下愁風起屈指何時上小舸
便如涸鮒乘春水今日風光似解嚴與人云是宿州南
纔出中原逢臘雨忽驚村樹映淮帆再復前行路漸曲
茅店檐低見殘菊水色作波亦近人語音卸北殊通俗
久客到此情已移故鄉況得翩然歸竹籬正穩青禽語
穉子爭牽老母衣

逡巡行

萬物強弱莫與均蒼天廣大難爲仁爾鷹何來立高樹

爪踏小雀眼射燐磨背不聽小雀語從容四顧如無人
雀胡出入不自慎徒令離落悲同羣哀聲漸細觀者嘖
高樹恃高惟爾徇挾彈者誰氣屬雲探丸一發眼力真
中鷹鵬墜還復起枝葉散落空紛紛爾鷹此去宜斂身
從來僥倖安可頻中爾要害落何處蟻蟻設食相主賓
噫吁嘻如爾鷹輩日常有手中乏彈徒逡巡

過狄梁公望雲處

風裂太行陁冰結太行路遊子苦辛日欲斜白雲指點
望雲處梁公游宦近鄉城親廬回首雲分明至今雲復
爲誰白猶見當年駐馬情我家四明何處在江樹影空
鴻雁外將心託與白雲飛杖倚柴門潮正大

歸來

記得南鄰看花約經旬歸來花半落始知城市誤光陰
白髮逢人事酬酢那得科頭長閉關小橋草屋野水灣
數杯小酌春晝永晴雨一鳩天意閒

懷章洪上

昨夜錢塘潮壓城夢君踏潮如遠行高樓送別何處笛
但見天碧孤鴻橫醒憶別君君病中籃筍恩恩村杏紅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知勾米經旬絕霜樹今看葉葉風蓬人欲問君消息
喜得與君不相識半窗殘月入帷寒爲怕相疑莫相憶
值舊鄰叟

十年不到江之東舊巷莫辨迷陽中歎息何須此歎息
忽逢當日東鄰翁鄰翁自言老辛苦頻憶角巾野服古
但訓村童六七八人便將諸事需端午時君新冠白苧衣
里門出入生光輝相見一揖掉頭去羣兒側睨空萋菲
豈料而今亦憔悴不嫌衰朽承君憩指傍年少西郊來
豈識此間當日事此間商貨通九州汎海如同丈八溝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月魚鳴潮正暖罟師舉網魚萬頭大舡小船旗各色
收纜敲鉦江面逼彼黔蓬跳盡東甌幼穉驚啼語格磔
江上人家戶相向腥鱗壓路行難讓樓上持籌算子縉
堂中撥阮開新釀家家檐雷尺寸爭日激江波丹腹明
曲檻花香靜金鴨小庭竹影覆棋枰一朝鎖斷蛟關水
海魚自老還自死夕陽但照古神祠極目潮聲捲沙起
君去不知幾度兵我家別院好朱藤棧馬夜齧庭柱細
獵犬晨踏團牆崩牘有破樓葺廬荻春燕不來泥壘圻
憑闌日日數城烏對岸人家同瓦礫不見槐花渡口花

狐銜鬼火學琵琶鄭交曾解江景佩蘇小常停油壁車
勾闌十二笙簫亂明月不知更漏斷依稀猶記繫雕鞍
綠柳青桐垂井幹屈指繁華瞬息心秋風留得數聲砧
正欲問君老何事道書可比佛書深相攜且把旗亭盞
世事盛衰遞相反加餐十載拭雙眸江上人煙依舊滿
年少者誰似蚤噉清歌未了欲黃昏

次壽州望八公山

古來事業誰相待上蔡城陰山色在鐵騎催歸鶴唳中
捷書飛集棋聲內齊梁幾度起黃塵草木依然接舊春

齊酒堂詩存 卷二

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丹鼎竟須尋馬蹟小山叢桂久招人王孫何處日欲落
山鬼乘狸嘯林薄

銅雀瓦硯歌

袁氏平呂氏虜雄圖大略歸歌舞窺未央關柏梁銀河
倒接清漏長漳流瀉斜陽下留得建安只片瓦歌羅綺
舞靡蘭今日青氍短檠寒晉波濤漢風雨千年神物夜
能語詩銷鐔賦煌煌此君曾見陳思王

未央瓦硯歌

曾共銅仙分玉露月光影轉金門樹衣冠萬國待朝時

遙望林鳥飛集處今隨螢火伴詩書漢字摩挲跡未除
研硃夜點蕭何傳正及蒼龍營建初

冒雪過又陶

雪裏行舟如月夜橋北橋南掩村舍徑路茫茫斷客行
一鴉忽爾無聲下此來不覺眼界寬短褐幅巾那復寒
但得梅花三兩樹任人指作畫圖看安道山中酒應熟
先出大壺暖我僕

捉蟲戲得詩

獨坐小窗風日麗拋書踏遍籬東地壯心無計可消除

齊酒堂詩存 卷二

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開懷取蠹聊快志平生何物不堪容嗟爾區區殺運中
性命從來徇嗜慾干戈幾載相雌雄曾傳嫖姚漢時功
塞外長驅狐兔空史筆張皇詞易工祇似今朝指甲紅
陳公祠看牡丹歌

白髮蕭蕭惜春暮是約看花百不顧花氣隨杯易醉人
主人更說花開處陳公祠堂去不遙隔牆望得花枝翹
花開花落歲三百恍惚重見宣宗朝宣宗皇帝興文教
萬里無烽無旱澇當時猶慮下民艱專勅特徵循吏效
吉安太守致仕回花壓輕裝手自栽莫道情官無一物

攜將章貢江邊音宣德五年九太守况鍾之外公爲首
廿載愛民如愛花况公用威公獨否吏解但聞燕雀鳴
獄門漸見蓬蒿橫里姬囊車銷訟牒兒童導馬閱春耕
如此親民足不朽餘榮生色曾玄後年年風雨煙花多
吉安花神爲公守慨然坐客共停杯短篇十里向祠來
祠外野棠灼灼喜祠前紅藥遲遲開貯勅小亭朱朱刺
龍盤鱗爪怒欲攫不知深樹子規啼石碣雙螭拱篆額
蛺蝶護花繞客衣日斜天晚枝枝敲敲似吉安春社散
家家父老醉扶時人生轉眼成今昔幾見秦松與漢柏
結綺樓前無樹青蒼蒼觀裏空月白坐中多是中年人
今日忽經三百春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題墨畫雨中牡丹

日暖風輕春正午野草亦花笑欲語此中別有洛陽春
何事垂垂帶朝雨明妃馬上憶漢宮自擁琵琶旗影中
撲面邊塵黯無色胭脂山外陰雲濃畫工空說丹青手
只把朱顏屬桃柳偏教好花祠內開遲時壯士惟垂首
欲乞仙翁勾漏砂描出扶桑一樹花

題牡丹畫

白楊樹杪秋聲起客况蕭條落葉裏是誰將此索題詩
頓覺春光生眼底堂上曾無羯鼓催或姚或魏高低開
如子凝妝口醉起諸姨喧笑朝天來階前粉蝶忽來去
線繞華端口驚猶分明黃菊未穉時不信名花是何處
繁華自口易飄零此處東風不動鈴詩罷茫然一歎息
今宵夢到沈香亭

題鍾進士畫像

青袍烏帽鬚生風擲卻槐簡橫青鋒手抉鬼眼臣姓鍾
進士落第猶厭躬生不蒙恩死效忠君若不死睢陽同
噫嗟乎虛耗諸鬼爲君避化作人形偏人世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老婦行

有婦西鄰髮已皤盛年夫死空牀過一朝忽念秋衾冷
夜起貪看星渡河匳底重尋雙黛螺紅裙再剪嫁時羅
自謂弓腰宜舞袖願隨獵隊上明駝黃金須買延壽多
先買青春春去何

醜女行

東家有女傳聞美黃髮蓬條兼歷齒踏地喚天媒不來
畫眉貼額門前倚門前媼過官媒似邀入烹茶話自喜

聞道宮無高髻妝錦鞵不用纖纖趾卻怪青銅明似水
將來擲破埋花底

與陳康侯

烈風催歲除破廟淹病客擁衾將白髭午糜常及夕陳
子遣使遙致牋兼攜有物投林前雀舌尙含陽羨露豚
蹄猶帶金華煙君來燕市較予達滿城筆墨春風潑此
間總是重黃金達士拘儒同整簪分明涸轍起飛塵兩
鰥相濡意自親那得神龍贈雷電桃花春浪浴枯鱗感
君之意驅病去呼豎吹煤將肉煮下酒一石大醉眠明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買泉烹穀雨

兩不得歌病中作

我死不得病不得老母在堂身在北如何一病一月餘
有酒停杯空嘿嘿自把青銅照顏色是誰憔悴弗相識
吁嗟乎丈夫生世須努力大笑一聲如振翼拔刀起舞
臘月黑忽爾電光飛似織縱使玉棺天上來鐵椎擊碎
琢作杯琢成玉杯三百隻每歲一杯輪一迴白眼不顧
仙吏催汝今且去休徘徊遲遲爲我築墳臺碑末有石
須崔嵬我無紙錢爲汝賄汝若能飲傾此醅不然劍吼

響如雷

宣爐詩

偶過友人寓見書几置爐位款安詳光色隱見
眞宣德御物也感今懷昔不能不詩

曾聞宣廟當時天物阜田豐百貢前不學漢武封山川
宮中爲民所有年鑄金作鼎銷龍涎似對老臣秉笏然
只今二百餘多歲人世流傳辨眞僞君家几上如有神
秋窗何敢生埃塵龍文獻雲吐金景相見一時心忽微
路馬猶教臣子恭浮煙當日承僥倖歎息鍾簴荆棘翻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鼎空令泗水渾君看斑駁非他色金銅仙人分淚痕

晉陽除夕七歌 乙未選四首

今夕何夕燭輝煌開樽列俎集華堂黃鼠膏凝塞外雪
鮓魚鱗帶江波光親在天南四千里短牆破巷留枯桑
半瓶寒水滴銀牀一尺孤檠閃電梁西鄰爆竹聲如許
東鄰游子歸笑語

今夕何夕歸不得兒歸雖食燈火熱去年此夕陽羨歸
聞看弟妹陳棗栗壘中酒熟梨花香有友遙分鹿半截
八月倉皇入薊北臘月又作并州客臨行寄書曾到無

親夢猶尋燕地圖

小磁杯出宜馨火傳吾父久無驕情吾父性情爾所知
飲不能多缺不可今宵更與爾相宜願爾殷勤進白墮
瓶之馨矣空獨坐孤負庭梅開朵朵聞道秋來農罷鉅
杭旱無收何況秬

鄉風處處忙除夕少婦治椒長婦炙六旬老母尙苦辛
一妹復爾嬌如客手自擇梁蒸作炊每問今年去年白
去年未白猶可惜今年無炊空杵石滌釜煮水待兒歸
日落水寒仍掩扉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婦

田婦勤種火長宵無比鄰雲凝天欲雪敗机堪充薪田
婦訴言薪尙可種火明晨難食火去年種田十畝餘秋
來收稻十斛無官租大戶去如洗十月已尋墜角簪只
今稻在誰家春原來種稻不種米

織席詞

鄰家少婦夜織席良人去作征南客鐵衣冷臥何處營
有席無席霜天白未知織此歸誰牀殷勤添草必添雙
願使鴛鴦春夢穩錦衾角枕爛銀缸昨日里胥索官棧

奪席出門當午飯

織履詞

冬間織草履竟日再成雙所羨取資易勿驚城裏老今
日織履明日糧侵晨起椎石上霜獨愁昨夜糜如水築
底難教腕力強旱餘草短簷無瓦新草留供營內馬

清明行

年年春到清明節今日去年如昨日世情行樂趨目前
愁人偶向郊原出榆莢新晴微雨天刺棠半壓買花船
改水不改東流水禁煙難禁荒邱煙廟神處處鳴腰鼓

春酒堂詩存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酒帘出簷傍漁罟插柳家開雙尾鷗掃松俗擣青精杵
隔橋忽擁驕嘶聲香泥蹀躞搖朱纓道傍彷彿稱公子
居第郡郭門崢嶸玉爪斜眸欲飛颺金丸展臂流星傍
貂錦蟠螭雙傳鞢豹囊畫鵲兩交輦仰天醉眼誇良辰
督促後乘臨前津妖姬作意輓失手奴客順笑風搖巾
行者忘行心目眩芳茵似有遺釵釧飄英籍籍鶉鴉啼
已轉杏西君莫羨請觀古墓山之岡斷崖活活穿莢塘
穴黑狐狸吹火碧牆低牛犢崩泥黃穹碑粉飾功名好
石馬石人今亦老象笏蟬冠束亂藤雕鞍銀燈眠豐草

子孫脩列虛鳴咽牧童學拜窺離匝散黍幾掬墮鳥爭
化錢不盡留羊踏頃刻已銷一歲事婦欲施僧催過寺
香車遠去生夕陽華表相看苔蘚翠粉蝶無聲野麥閒
白骨可知曾少年室內姻聯左貴嬪堂中官進大營田
承恩新帥公車卒休沐言歸趙李謁春廚斫鱸來秋霜
午閣番筵續夜月是值清明蹴踘場笑回別院燈輝煌
伎進肉盤輪七箸奚添獸炭焙笙簫炙手繁華偃息假
杜宇聲中催日下丈夫努力當奈何豈謂乘時耀裘馬
君不見銅雀臺前漳水流華林園中蛙未休留將雙眼

春酒堂詩存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停杯看道是桑田再艤舟

春酒堂詩存卷二

春酒堂詩存卷三

遺書二之三

鄞周容鄞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五言律詩

六月十五日雨

今日北風勁山雲更卷舒電光交枕簟涼意到枰欄龍
注鬚髯下天迴喜怒初農夫拋笠舞得雨願爲魚

昨雨

昨雨足園蔬田猶未受耜日光翻更潔天意復成虛禾

春酒堂詩存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黍宜無罪魚龍那卜居但能仍震澤微潤接晨初

喜雨

午夢驚鳴雨登樓一檻涼黑雲侵地白平野入天長徑
欲浮雙屐橋應進小航枯禾重努力猶及問春秧

陸純嘏見過

自起開籬櫺翻噴僕掃除驟驚顏色減忽憶歲時疏罷
卷催醺酒拋巾伴摘蔬從容成薄醉小榻臥何如

風雨後喜霽

別是蒼蒼色南樓試倚闌峯巒歸位置林木報平安飢

雀依檐暖飛鷗出水乾離門開未得躡屐理庭蘭

微志

微志無他尙田居止數楹讀書宜小病謝客畏初晴雷
早催斑筍霜遲護綠橙買山資未易浪跡復前征

病久

日日看明日庭荷已半枯醫多身試藥病久夢通巫花
月噴佳節詩書惜賤軀閉門如避世荒徑客能無

客至

鄰闔江聲大荒居似客舟不將貧自諱可託雨相留小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團團青韭虛檐數白鷗樽傾童語拙猶臘有征裘

客中謝贈

爲我安歸夢無口暑漸增更裁吳下苧加覆廣南藤共
影分餘地移涼口一棧故鄉千里道辛苦對殘燈

積雨

積雨知何意春寒口懶移負江無客到掩戶爲天思鵲
自爭巢亂雞偏進柵遲竟須催霽急纖細最難期

黃昏二首

鴻雁數聲遠仰天無一言殘虹閣野廟田水通離門審

世逢人懶居鄉見慣尊把鋤忙竟日間暇屬黃昏

久立竟何事北風吹短衣長吟忘舊句小睡起斜暉野

曠人來緩天寒雁去微此生初不意遂欲守荆扉

三月

三月雨初歇平蕪綠過鄰物俱宜在野天不自知春啄
木聲如鸛提壺語似人頓忘身世事較水到漁津

有懷

有懷無處說春色任花飛極目日平野愁心人半屏看
過歸鳥盡候到小舟非萬事同惆悵年來願總違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黔刀

莫道不盈尺曾經萬里雲錯金鑿獸巧護秘海蛟文用
小施書札藏深伴典墳笑傳牛斗氣何處展微勳

救蛛絲螻二首

與物各無私閒中驟見時待蚊營夜靜留螻慰春遲楊
柳天原闊干戈路總危報子歸夢好引渡過江湄

知爲東風誤殘紅一片香網絲煩再補衣粉怯餘傷逐
燕休侵幕隨蜂且過牆東鄰行樂處舞袖更宜防

客夜

月近不成寐獨眠樓愈高樓烏頻未定過雁爾何勞生
計悲蒼鬢窮途恃濁醪來朝須盡醉慷慨典征袍

虎邱

入院憐花草春光此處偏千年王霸地三月女兒天茶
社分亭幔歌臺聚酒船那能無一醉隔岸已啼鴉

桐園寓

小園花事足獨坐意無違簫靜聞魚躍春寒喜燕歸僕
夫閒守竈童子誤聽扉總與人情淡何妨雨又飛

有贈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住大江岸夜深通一潮數人仍落落雙鬢總蕭蕭筋
力荒閒暇詩文壯寂寥尊前應爛熳世有幾漁樵

湖南同俞次寅吳慶伯王備五諸子

興到無前約輕舟四五人沙過芒屨雨風試袷衣春賣
鯉童穿柳攜薑客就蓴村醪聊竟日白眼看紅塵

友過

日落君能過予方欲舉杯客心消綠蟻春色畏青梅信
命因存傲思親可避災直須沈醉臥三徑莫多開

獨語

獨語出西巷江風吹葛巾空亭無貰酒斜日自寒人吾
道尊貧賤天心試苦辛來朝垂釣去秋鰈正如銀

鹿島詩六首

寄跡無餘地安心已罷愁長風通異域斷雨接瀛洲伯
子攜琴至徐生採藥留竟忘身世事閒笑對蜉蝣

聊出庭南立舟人起杙喧龍鬚爭日氣魚翅障潮痕歸
夢烽前到殘生命外存最憐鷗鳥去容易過西村

竹牀撐敗盾容得病經秋憔悴憐豺虎迂愚聽馬牛黃
金初諾易青眼故人浮且自耽高臥華胥不待舟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潮聲殊未已咫尺勢相吞謝得斜陽力收回收古樹根謗
來宜任過事濟敢忘恩病起初扶杖檐前曝巨龜

事守成中敗人傳死後生已知同抱柱未敢竟騎鯨久
驗風潮信閒詮海錯名最多螃蟹類大小總橫行

聞見偶相觸堪從物理嗟烏原思得鯽蜚豈忌各蝦蟇
火村村滿兵燐夜夜加短檐時極目只隔半江沙

海魚
浮水上鳥豚之反爲所食又有蜚
無目蝦附之而起蝦蟹則蜚沈矣

今歸

雞聲催櫓急難到舊漁磯月淡人呼渡霜濃犬出扉招

魂思昨險拭眼悟今歸鄰叟牆頭問應先淚溼衣

登南高峯絕頂

偶然常得勝隨步極層梯雨過鐘聲下虹侵塔影西江
湖容我輩天地置羣黎闔闔何時啟來聽夜半雞

金陵寓

無事支寥寂口童買菊回客將佳節在花似故園來風
俗餘笙管干戈贖酒杯悲懷因極目莫上鳳凰臺

早春

無曆檢時序空庭久閉關春從微雨入客上小樓閒驚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聽禽聲好遙看草色還蹉跎身世事潘鬢恐成斑

李長蘅畫意

莫道秋風候春從簷上攜林花因夜淡煙月爲江低應
有幽人坐如聞杜宇啼紀年猶萬曆閒泛洞庭西

早起

四海人同夢雞聲忽起予千秋心未已一日事何如酒
趣劉伶減年華鄧禹虛憑闌空自笑抱甕灌園蔬

破廟三首

秋菌連榱白春蘿捲幔青空山神自帝斷碣鬼無靈壁

竄鼯颯老松吹虎豹腥盛衰原反覆歎息過溪亭

昔傳寒食節香火萬人多旗幟威儀雜雞豚聚斂苛年
荒窮土木巫散罷笙歌神有行藏計時宜聽薜蘿

廣廈須千萬蕭條願未酬此生如浪宅終歲半孤舟露
鼃村村草烽臺處處秋黃冠指破廟長揖向人謀

登樓

寄跡徒失意慨然慕遠游江河聞道險邊戍幾經秋客
爲因循老才非閱歷浮恩恩春又去風雨獨登樓

閉門二首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閉門吾本意飄泊亦徒然屋牘三竿竹橋迴十畝田倚
鋤蔬筍候側立雁鴻天竟遂南陽願無求得苟全

死生交友盡成敗古今虛玩世如貪酒娛親只讀書園
丁經歲懶菜甲入春疏蒿徑原無跡何煩閉草廬

園豎

愁劇羨園豎時從閒處忙削鍼追橘蠹焚楮下魚秧臘
酒三杯白春菹小甕黃不知遊客意日日守斜陽

卽事二首

初無涉世力阻勉習人情貶貌酬童僕違心慕姓名菱

田迴巷斷桑徑轉門橫自謂藏身密朝來雜送迎
偶值羣年少相將聽雅歌自悲談笑強愈警歲華過事
業矜裘馬文章忌薜蘿莫來高燭影搔首鬢毛何

舟過齊山

簫鼓喧山廟扁舟逐眾看生民充鬼吏服制守周官殺
運從性濫錢神用紙寬歸來空歎息挑火續秋蘭

病

竟不知何日斜曛又過櫺廢餐宜儉歲除藥度火星兵
火留身在蛟龍入夢醒相憐容二豎差得慰雙肩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空囊

積雨聽天意空囊只閉關故人貧處近童子病中閒抱
膝看蒼柏拈髭送白鵬歸心頻自起江霧隱家山

值王餘姚二首

名正中燕人

蓬爾鬚髯白雙眸仍炯然茅檐過六載漁艇看青天客
久鄉音熟官貧亂地全野人多舊義櫻送半籠鮮
已自忘爲客無家是處家潮聲衝岸曲山色逐離斜避
跡休栽柳勞身且種瓜故人誰復到無語對昏鴉

野老二首

晴江野老健不肯話干戈鄰店開紅藥兒家指碧蘿心
閒時見笑鬚白易成酤自道無他事殘書記不多
塾散農忙日人行別浦橋土祠輪舊社江市候晨潮閱
世朝看菌忘機夜夢蕉問年過七十萬曆太平朝

寄某

有客傳無恙是君山北鄰疏籬邀落日小徑護殘春學
莫虛離亂才原是隱淪五年書未得知肯信余貧

入閩雜詩二十三首

下大竿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後農家在依然作務勤護秧迂急水移蜜就晴曛屋
角禽銜草山腰犬臥雲莫詢回首處鄉國此中分

九牧

嶺名數欲盡少憩慰崎嶇苗早先分色花繁不辨呼低
檐親燕子晴店出雞雛肯厭茅柴薄山禽喚客沽

揖仙橋避雨

春山蒸雨易口及到橋東籃筍踞何處白雲人在中計
程貪日永覽勝慰途窮倚檻搖心目雷奔百丈虹

放船

有引

赴閭至延平水雖順猶石是戒水口石盡水

益迅程不及力舟子軸手看山忘平舟矣

纔下冷風閣乘流易解維往來俱得半勞逸各無私接

眼青山過回頭白鷺遲長年惟醉臥吹笛到金崎

湯泉

湯泉三俱東門外亭其上氣如炊

野鷺飛難集空亭自翼然既違魚藻興莫詠濯龍篇伏

火留炎德丹砂煮大仙當時偏霸者錯認是秦天

第一樓

相傳故閩王宮門也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戶格陰合長林鳥一雙雄圖餘古蹟傑構壯南邦虹

斷平分郭天低半入江未能登泰岱慚愧倚前窗

荔枝二首

八月楓亭荔能令眾品輕晚成思造物歷試信嘉名色

可樽前玩香宜掌上擎莫論司馬渴消得露金莖

忽起思親意慚將異品嘗細看連葉菓莫寄上灘航物

各私南土天俱重故鄉自憐飄泊久藜藿已成荒

竹廳

怪爾名何著從來誤此身寄形慚類鼠依竹免求人網

罟機原密庖廚俗務新相逢同亂世把盞一逡巡

烏石山園

經旬商酒榼一日主園亭水自迎人曲禽俱隔樹聽怒

藤開石壁病菓打池萍正值秋光好登臨醉復醒

歐冶池

神物歸何處猶存一水寒斗牛秋見影風雨夜生瀾人

自成名易才惟用世難延津亦咫尺龍氣與誰看

扶桑花

果見扶桑有花如日在東滿園吹暖律十月靜寒風朱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紱冠裳會繁纓禮樂同世間陰霧塞還值太陽宮

法海寺寓

酬佛掃松堂危城歲月長隨僧忙午爨共鷓鴣斜陽世

事從閒穩人心得課涼烽煙猶未決安敢厭他鄉

聞笙歌舞

樂事遙分夢應憐獨客愁野燐隨處雨城角一聲秋留

月調繁管乘風散畫樓曲終人語發肯惜錦纏頭

宿友齋

此地逢清話相忘兩去留客心難在夜兵氣易爲秋破

火通南牖書城護小樓竟須乘酒力催夢上灘舟

平遠山見戚將軍平倭碑三首

豈盡天爲數功成只是人山河名自在文字氣爲伸筆
意還如昨苔痕莫肆春夕陽相與立今日爲誰閩

時盡一人力翻成兩世勳名存寧恃石事快易爲文悔

不生當日欣如遇此君前山形勝在旗鼓尙紛紜旗鼓二山

名閩海門也

追羨題碑日荒涼此一亭苔痕春雨綠蜃氣午潮青人
物爭天運文章藉國靈登臨惆悵劇更憶孟堅銘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某題寓壁

曲院分歌管華燈列酒尊主人能似此客況復何論有
性因成命無才莫受恩買舟衝甲騎子舍有晨昏

友過夜話

春杪及秋殘危城會聚難交游何主客兵火且杯盤說
鬼挑燈暗呼僮臥籠寒欲商歸夢好蛩語續更闌

訪陳永叔不值

半爲梅花至東風是主人僧寒難諱酒世亂不禁春童
子能知性斜陽欲過鄰來朝香更發乘興肯嫌頻

示陳文生

傳聞懶出戶就爾共憑闌亂世商閒事黃昏進薄寒摘
蔬寧厭野計酒且容酸聚散聽明日盆中菊未殘

龍眼

經荔難爲菓憐口獨後時原同居地僻豈屑受名卑杭
稻分秋老干戈慰客遲自傷辛苦劇有負味如飴

遷牡丹詩二首

愁劇心難寄聊尋閒事看氣乘葭管動地擇竹陰寬祝
蕊資新力先花慰久寒兒童強解事注水及幽蘭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識花神貴慚來茅舍安舊邦原卜洛南面更登壇豫
爲樽留席分教藥護闌清平應有調願奏與花看

寄王備五四首

閩南何慕處君其勸余來草率貧時命荒唐亂世才存
心同佛守擬事與天猜遙望吳山路鄉心頻自催
生世與誰悔蒼天遂至今別時無可說近日是何心愁
坐書爲冷貧居草自深不多知識好爲我幾成吟
作句能閒靜勿令人駭驚一時多爾在他日減余名學
識分程進詩文取數行別來知臆壯議論復縱橫

可已加衣慎新風衝夜寒夢因佳句引歸寄便書難亂
久山川窄交深天地寬醒餘還有詠經午睡中看

守歲

回首如朝暮浮生忽古今獨口口此夕偏易驚人心慈
母分盤核癡兒燭菓林追思爲客久肯厭酒重斟

歸計

日誤看花約驚聞芍藥殘連旬惟閉戶萬事只憑闌傍
晚尊醪盡他鄉夢秀寒子規空喚客歸計送飛翰

春殘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道已春殘閒居與病安窮塗常怨僕過午未傳餐閱
世深知悔觀書久悟難掩窗天自在晴雨莫須看

不寐作催雞鳴詩

村居原易曉天且聽禽言莫怪傳更誤何勞報午喧棲
鳥空繞樹山鬼口乘軒努力隨鳴雁來朝客對樽

爲友人臨曹娥碑繼之以詩

微雨客心靜興來聞墨香字因隨意小卷遂比碑長待
酒將詩補移愁欲事忙子陵狂似我求益更何妨

平遠臺

當日磨崖處臨風憶壯圖雙門撐虎豹列島伏鷗鳬海
在天仍遠臺空勢已殊龍宮遙問訊安穩護明珠

構園者新栽松竟枯

客誤十年計天慚滿院春藤猶思結子烏尙託爲晨雨
露知何地栽培肯受人脂明堪燭暗自願作庭薪

爲許有介別鶴二首

十載蒼苔冷迎人守竹扉怪猶招俗好悔不放君飛小
圃花陰在華堂月影非臨歧猶一嘆郭外晚鴉歸

翻爲聲高誤送君隨掩扉跡迷新草徑翎褪舊漁磯世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彈琴罷先賢制網非空吟招隱賦自古貴知希

蟬

物物乘時候還能擇所依無求聲易響藏密體猶微楊
柳午風細梧桐晨露晞兵戈人世窄爲爾感知機

古銅瓶

翡翠雜丹砂金精蝕土花忘年如一友閱世到予家注
水通天力移春戀物華揚州瓊樹好曾插一枝斜

初見龍眼花

是物驚新識三山到夏初葉濃如雨過蕊細似花餘守

寶恥華競知時甘後舒秋風歸未得較荔果何如

寓中聞迎春鼓樂聲

戊子

何事傳簫管蒼天尚有春農歌空綺陌戰鼓偏重闌不信東風好翻驚舊例新閉門雙涕淚慚愧土牛神

客久

千戈留客久春色過天涯已聽歸無路何煩夢到家梅黃隨意雨荔古半身花竟作閩人臂牆陰種晚瓜

庭樹

自問初何事蹉跎海一涯獨憐庭下樹相伴兩春花宿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雨隨殘子鄰牆接乳鴉歸期明日定起踏月陰斜

清口謁金龍廟

萬里河流出斜陽挂古祠明神何喜怒末俗重巫師秋晚漕舟聚風高驛馬悲孤征生計極一拜默無詞

渡河

半生空作客今日渡黃河風景中原大塵沙十月多驢單鳴古道雁曠貼平坡纔覺鄉園遠拈髭白幾何

學卜二首

久客慕嚴遵何須入市塵無疑身計決有託壯心馴龍

策留經學金錢用鬼神空囊最羞澀猶做杜陵貧

讀易記垂髫殘燈幾度挑初心存素業家學守寒宵莫信張鷟妄還嫌季主驕陰晴尤欲定歸去決田苗

過微山湖望留侯墓

竟有留侯墓祠開石尚黃百年聽壽夭千古慕行藏雁引平波闊鷗移落日涼臨風惆悵極禾黍幾咸陽

南池

少陵不稱意今古識南池未改鳴蟬舊猶詢主簿誰寓秦惟拾橡依蜀自裁檣頗憶東游否登臨是盛時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津舟次

客計先程到舟偏口幾宵城樓思一眺鄉國覺非遙地盡聯朝日天迴接晚潮魚鹽喧井巷雨水正蕭條

韓聖秋席上作

短刺輕游客停驢口老闌惟君歡倒屣即日命開樽燭暖風塵色香招驛路魂來朝拚醉臥白眼聽車喧

戎適文過寓

朝陽晃夜雪不意爾披帷竟就牀爲座方同佛對卮才離鄉國大句入華山奇莫更添惆悵相依是故知

獨笑

不敢嫌人謗恩恩向此來屠沽公子客車騎長卿才遠
志還僧衲狂名累酒杯燈前成獨笑明日打驢回

楊猶龍招飲次韻二首

風塵燕市客忽漫遂登龍昨似騎驢誤今如載酒從星
辰吾輩聚川岳幾人鍾話久頻彈燭亭前雪滿松
三十餘年夢堪從醉後歌藏名僧俗半喜事死生多親
老慚書史家貧負薛蘿幸承青盼及不悔渡黃河

安肅道中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曉霧寒難散行行愈渺茫日光如帶水人氣自爲霜飢
渴虛荒店艱難守故鄉最懷風雨惡薄醉臥輕航

太原感興二首

乳燕不巢梁驚沙漫野黃秋常分作歲雪易早於霜兵
氣餘衰草雄圖賸夕陽登臨惆悵極何處古陶唐
西塞中原盡高風每作塵星低平似雁月落近從人薄
暮難爲客青陽莫用春庭槐容易墜纔得綠陰勻

晉中得乘六先生書

北行悲計盡無可託家貧止有先生懸果然古道眞航

常輸惠早僕肯任勞頻喜極翻添淚開書讀百巡

章洪上書至

寂寥章子巷門閉海棠春出處終無計生徒舊數人著
書宜世亂勸客可家貧不朽人生事相期何日眞

遠聞俞次寅丁艱

忽聞俞子痛已隔半年深偃蹇干戈日蹉跎菽水心兒
童傳句讀桑竹守窗陰猛憶交翁早蒼髯笑拂襟

丁酉一日晉寓

久客驚時序椒花懶舉杯老親添白髮思子對寒梅地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迴冰霜接邊荒鼓吹哀故園春信早新韭問誰栽

懷申夷盟三首 時寓汴同且亭作

愴然懷舊雨空約太原程不見故人至忽聞蟻蛸鳴讀
書耽地僻刈麥課天晴料得春居樂吹臺雲自橫
桑落共新嘗邊城四月霜連臂何所說心事反相忘出
處飢寒定詩文事業荒別來如昨日重欲與君商
良晤期春仲無端榴火明幸存詩一卷共對燭三更交
友聲名濫江湖歲月輕登樓頻悵望疑有馬嘶鳴

相逢

對雨聊同酌相逢君莫疑干戈吾輩老農圃壯心移按
筇傍藤架扶竿助菊籬村樓能不念醉眼看雲遲

晉寓題虎邱春雨卷

吳山來晉域春色到秋天倚閣僧看雨侵波鳥破煙舊
遊驚昔日歸路計明年恍惚花飛眼蛩聲在朔邊

聞遷居信二首

喜接平安信旋驚口避遷所欣惟數里獨念共誰緣顛
倒詩書亂倉皇益益圖兵機殊莫定可曰武陵船

向欲遷居久危樓動北風近侵江水白遠立廟牆紅牧

春酒室詩存 卷三

二十四明錄書
新園刊本

馬平園韭樓烏口井桐恩恩兒若在移得菊花叢

呈猶龍

南來頻有信其美主人賢意氣從名慎文章得性偏并
州卽故土蜀道豈青天自古難知已歸期遂屢遷

亳州道上

漸喜江南近平田水稻深小村人息午古樹馬嘶陰六
月紅塵路三年白髮心故園寒井列屈指一披襟

題揚州旅店

乍接吳音好黃昏小巷偏主人忙接帽童子笑投鞭防

鼠牆黏燭驅蚊蚊設煙來朝呼一葉卽是故鄉天

過乘六先生郊居

傳說遷居久門庭信寂寥半牆遙見閣一宅自通橋薄
暮魚蝦足初秋果蔬饒東鄰如可卜餘蔭借芭蕉

寄許有介

米友堂前月依然唳鶴無難多詩可戒別久畫猶連鄰
竹交龍眼瓶花散虎鬚當年小史在應已罷吳歛

聞猶龍遷蜀之信有寄四首

初聞翼未確人語久堪憑官似同嚴尹游幾近杜陵驅

春酒室詩存 卷三

二十四明錄書
新園刊本

馳婚嫁誤風雅鬼神憎失意誰相慰遙知道力增

最奇稱蜀道此去好躋攀棧閣承雲穩涪流湧石還志
堪酬逸少歌莫信東山那得如口口看碑並轡閒

三月曾行否鵲啼處處花由秦宜就陸自洛不攜家玉
壘留殘月繩橋守暮鴉烽煙猶未絕何地勸桑麻

登岳詩文壯茲行入華先石崖浮大地鐵縷寄青天爲
望東瀛小應思客子還他年聽細述如已其遊鞭

過于忠肅公墓

秋日淡人影荒林難久停暗泉鳴壤道乾葉走空亭世

已秦灰黑山應漢草青旌旗聞夜出未肯歇聲靈

同章洪上劉上峙查梅百聲止昆季俞次寅江爾

慈俞掌天湖泛

亂離湖水在貧賤故人同一別窮燕趙三年幾雁鴻雨
澄今夜月日注隔江虹且共行杯緩漁燈次第紅

送王子備五之燕

莫惜別離難長安咫尺看詞人雄鄴下飛將動文壇岳
影青還大河流春不寒舊遊余尙記匹馬渡桑乾

索友人畫四首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處堪終隱從君乞草亭夕陽分酒舍疏雨半漁汀谷
轉鐘聲斷橋危杖履停不聞租吏到身世掩雙局

莫道乾坤大原從咫尺看有林皆枳棘何地不波瀾徑
削陶家菊庭虛阮氏竿年來悲浪跡正爲買山難

向作中州客驚看爾畫奇兩人如欲語一樹竟無枝天
闕鳥飛沒亭閒雲去遲更堪追憶處錯落幾行詩

老親無嗜好七十守林泉菊色分霜候蘭香得露天開
樽書閣小移屐釣船偏此外惟詩畫高人輒慨然

中秋夕集梁園限韻二首

時客燕園名銀灣

南樓何處是亭榭俯銀灣萬里一天碧數人同夕閒容

狂疏世法取醉忘鄉關莫聽城頭角催還未許還

滅燭杯口月瓊樓似可攀誰家吹玉笛分響到銀灣雁

警詩心遠僧看酒政閒添衣承露潤樹影欲東還

獨酌

每醉飛蓋會聊帶給孤園客况宜高樹秋聲似遠村閉
門斯世大對酒一身尊需醉成佳夢無勞馴馬喧

夜集

詩籌淹綺席絳蠟引蛾眉名士皆萍水歡場獨鬢絲酒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主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醇偏易醉曲好每多悲自厭清狂減官街漏故遲

壽韓聖秋五首

華嶽聞君說蒼天一徑懸曾逢人似鶴分啖藕如船氣
大江河合塵空日月鮮至今雙袖裏猶有峽中煙

乙未燕遊始愁衝滿市塵僧教牀作電僕怪石爲薪君
過歡相慰今來意倍親巷深常畏客能辨馬蹄真

蹇驢日易暮風雪一孤身入郭無相識逢君似故人設

樽依火密移寓與橋鄰回首光陰速重來隔四春

今寓慈仁寺仍君舊主僧短牕秋過葉小殿夜通燈拒

戶回賓去巡松待月昇每來無豫約雙挈玉盃繩
數日不相見輒來叩戶看常齋觀物化偶病悟心安蔬
果肯微醉笑談忘午餐自言藏布衲高雁有飛翰

擬別陳胤倩

自忘羈棲久相憐失意同叩門人就月分榻夢隨鴻語
默時賢外行藏酒病中南歸期懶定可得共征蓬

盧溝元夕

鞭梢明月大出郭未須遙燈火驢迷店兒童鼓聚橋客
途輕令節鄉國重晴宵亂後親愁劇停杯話寂寥

春酒堂詩存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上三首

馬上逢歸雁誰經賀監湖干戈傳似定書信寄曾無塞
間尤防弋關嚴不放盧明春是何地相見一相呼
馬上逢新燕迴旋語旁人杏花經歲別楊柳故園春難
長能懷主巢安善卜鄰烏衣門巷遠漂泊愧風塵
馬上逢新月春寒覺似秋雞啼人出巷角斷雁過樓遠
道心常警人間夢未收村翁臥高日花影到牀頭

夏日對雨

急雨驅園暑愁中亦快人萍多池水定荷滿樹聲勻鳥

榼傾紅友青蕒賣紫鱗今宵贏得臥秋意楚江濱

夜坐

苦旱嫌螢火多憂罷酒觥無雲口免影有露潤蛩聲零
久龍蛇狎農閒卜祝輕天孫應不惜銀漢水盈盈

道上

柏鄉南三十里有大石人斷野草中旁樹碑云
漢光武斬石人處

弔爾何翁仲慚同莽大夫兵鋒先宛下帝業啟東都日
暮燐猶碧春深草自蕪村人傳快事莫辨理荒誣

春酒堂詩存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宴綺園二首 時客新蔡

參差臺榭合欄熨管絃過村落通楊柳城陰借薜蘿醉
添花氣足春渡汝陽多勝事歡相引迴塘發櫓歌
竟日頻移席層樓復半亭罷歌驚自和舉網客重醒棋
局藏花塢琴臺傍錦屏板橋歸騎怯來似未曾經

漢光武廟中作 南頓

湯沐存遺廟東京信果然向疑光武紀曾革莽新年日
月旂常復風雲將相全千秋留王氣俯仰一山川

清流山下

出驛泉聲好心如畫裏閒雲隨人憩樹虹帶雨過關往事留山在春光自漢還欲將招隱賦何處桂堪攀

瓜步

到江如到里衣振馬蹄塵越酒先鄉夢燈花慰暮春小舟初入夜鳴雨亦宜人拭眼金閨過無煩屈指頻

朱太守廟

越城

郭轉橋三里門臨水一天威儀隨土俗俎豆護豐年芡熟秋風早覺歸夕照先死生遭漢武遲暮不須憐

飲沈御三齋

春酒堂詩存 卷三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覺春將暮尋君正夕陽花闌分別院竹徑屬修廊酒爲陳遵醉人仍阮籍狂蕭條蓬鬢後清興久相忘

蚤起

乍疑明月在散髮轉斜廊巢燕棲殘夢池魚喚早涼心留天地外人聽古今藏檢點朝來事閒澆菊數行

刈芥五首

雨露春來足園蔬自代推收時先早麥斷處破蒼苔辛苦逢人合蹉跎畏老催年年莫相厭味可勝鹽梅是物乘時好方當寒食遲莫教窮地力應讓及瓜期生

計存齋養儒風對酒卮春光知報答培植在霜時

豈不思花實蒙鋤及早晴爲知甘淡泊安敢戀生成野

齊同春老疏籬過雪傾寸心留得在顏色有餘榮

亦是終年計春風爲爾秋已微爲圃學但負養親謀業

薄廚容儉村遙市易收空囊失次第惟此足無求

半畝須臾竟還將數本留乞苗思往日需子續深秋僮

僕尋常課雞豚早晚收尊醪分慰勞籬落未安休

社日分賦得漢宮早秋拈宵字

枕簟貼中宵風簾水殿搖玄蟬初變響綠葉暗辭條殘

春酒堂詩存 卷三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暑憐紉扇留春羨鵲橋昭君何處在帳外草先凋

野泛

進港春流順茶煙送酒香客閒蜂語近村靜燕飛忙過

雨風疏麥移雲日暖秧相將聊適興到處武陵鄉

東岡二首

聞說東岡岸崩頽竟至今春田思澤滿野水喜江深木

石推民力鞭笞揣吏心秋風難及早未必應時霖

漁網乘湍瀉丁夫倚鋪看七鄉民望亟兩邑事成難山

雨春猶密江潮暮自寒憑舷一惆悵古廟祀前官

同友過某人齋

逸興乘斜照忘過第幾橋入門花刺眼近檻筍齊腰榻
可添雙客尊堪足半宵不愁歸展遠好月轉芭蕉

喜雨

水排朝夕響正苦插秧難西照昨雲黑北風今日寒映
籬初霽深積留轉波瀾喜及池魚躍農夫荷笠看

家書至聞舉長子二首

四十蹉跎過纔傳得子書客中方寂寞愁思且消除夢
似聞啼好歸應解笑初可知連日早靈鵲噪門間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兄弟俱雙女高堂始得孫未占他日好先覺此時喧祝
廟香焚鼎呼廚酒命樽更知難寐處名字已心存

獨步

獨步空庭暮寒鴉口復歸我家過白樹有杖倚荆扉作
客秋冬口謀生少壯違開樽喚僕問醒與醉俱非

客去

病醒客午睡客去聽誰何口懶留真在從閒覺誤多疏
桐分月到高閣送鴻過久厭文章濫歸心慰薜蘿

客中對梨花作

去口飛葉赤今喜復憑闌花淡青春靜枝深白日寒
將經歲意與作主人看感此流光易樽中莫竟口

晚酌

愈覺梨花白因承夕照紅但須有酒酌莫問與誰同久
客慚僮僕高飛慕雁鴻那能不一醉春色欲慙慙

今春

生事何年足今春又異鄉期人商細雨命酒慰斜陽學
道詩文誤爲農手足忙老親書昨到百遍繞空廊

游岳津 卽古碑亭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二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夜雨還微遲平沙趁綠陰地偏安物性春冷靜人心鳥
語泉聲合魚游日影深偶然幽賞愜坐久動微吟

寓餘杭法喜寺

其口來爲客經旬只閉門燕雛分舊壘竹筍過西垣口
醉存吾素忘名任物尊殷勤口佛火寂寞慰黃昏

餘杭北城登眺

草木方乘勢蒼天欲共浮人如臨大澤身忽在歸舟橫
界一行鷺亂啼何處鳩滌山雙徑外咫尺近城樓

旁晚見鵲棲庭竹二首

自覺低枝穩知時每早樓安心依客夢側眼看鳥啼日
永雲同倦林疏侶未齊狂歌時不禁爲爾轉階西
同是羈樓客相依不復疑乞書人散盡沽酒僕歸遲日
落梳翎懶風高託足卑明朝家信到喜報近窗枝

過友齋樓

小舟無意及登覽似前期秋氣疏書幌江聲入硯池蟹
肥潮足候人靜菊留枝那惜從容醉無嫌月上遲

晚霽

空階收滴瀝晚酌喜加斟角響通晴意燈花媚遠心問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風何處至矚月且宜陰準擬明晨出經旬閉積霖

竟霽

夢轉驚窗月侵晨啟閣看山俱呈積翠鳥各理雙翰天
道欺人久農書按候難此晴應已定邀友過湖干

張子漸過話二首

時寓杭覺苑

酌酒示裴迪與君聊掩扉爲慚口道淺猶易見人非微
雨無端集殘雲逐隊歸淹留何可說醉臥總忘機
昨日應微笑猶難禁淚痕世情閒處見交道誤口口新
燕侵人出殘花護蝶翻停杯今自醒從此竟無口

宿大覺寺

只爲尋涼到無妨一滯留出城人近月入寺樹先秋醉
淺聊通夢樓高不貯愁檐西多宿鳥安穩共更籌

候友未至

十里春流順前村雨乍微輕舟過不已童子去應歸鵲
噪喜登閣龍驚誤啟扉竟忘三徑溼頻立向漁磯

期友人入夜竟不至

雨中通暝色未忍掩柴扉村火過橋近鄰人叩戶歸儒
貧疑展待地僻藉光輝且自開樽酌來朝望早暉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丙午一日

未肯稱衰老其如白髮何百年雙鬢短昨夜幾莖多日
月酬杯罈乾坤賸薜蘿小樓空側目天意可晴和

嘉興天寧寺坐暑

何處披襟好蟬聲未夕陽困眠愁枕簟狂態減靈觴雨
自前宵斷雷空昨夜長遙看鄰北樹似欲動生涼

游朱氏鶴洲園四首

名園郊外好小艇過湖斜門徑分僧舍亭臺半水涯百
年占古木六月想梅花到處遙盤石棲遲見晚鴉

園老誇黃竹移從蜀地栽山川工位置草木喜追陪
月同分影蒼松另一苔何時攜襪被有夢到琴臺
門設不通路雙湖爲此煙澄波懸佛塔斜照隔漁船
鷺閒爲立梧桐別是天重來猶可識莫記太元年
何須捻籍賣脫帽卽吾廬嶺斷林逾遠樓高水更虛
鳴蟬過柳柳翡翠動芙蓉竟欲忘歸去攜樽正有餘

登眞如寺塔二首

天上果然涼南風萬里長此身如羽翼六月有冰霜
蒼翠隨煙合塵埃近郭忙凌虛仙易學初地莫相忘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竟欲忘身世炎歊忽已清雲中聞客語下界隱蟬聲
萬樹驚湖小千家雉堞平何當一振袂丹藥訪蓬瀛

楞嚴寺寓

消夏得招提城陰似野谿相看同竹影無語見鶯啼
枕簟風過北杯盤月自西炎威何易歇幾口口莎雞

送人入閩

仙霞辛苦道籃筍半程分古廟邀人雨危橋護客雲
荔枝須後熟鷓鴣最先聞口門口題口依然照晚曛

同某人寓作

獨酌方成醉君歸口命樽餐口口好月滅燭就前軒
率意名談引忘形故態存嚴更空自急不及笑聲喧

舊鄰

昨送舊南鄰口口寄老親心先歸客早程計到書辰
簾葉穿魚晚口花泛酒春把杯歡笑劇穉子問游人

何日

半生不得志醉後語多悲湖海青山誤風塵白髮追
虛名聞過雁往事看殘棋何日芒屨穩長鑱自種葵

罷鏡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怪爾催人老頻將白髮添詩文虛歲月事業愧鬢髯
寂寞掩高閣徘徊巡短檐分明何太甚長歎罷歸奩

雨

不敢嫌纖細終能掩夕暉旌旗回廟社蓑笠出農扉
轉喜三旬旱翻增四野肥來朝應未已驗水上漁磯

泊北固山下

很石談兵處當年信有無古人如許事江水未會枯
逐陣分驚雁爭巢噪晚鳥銅臺其白帝總是一平蕪

經高郵

簪社乘秋張遙憐春鍾忙魚龍侵郭動鴻雁入天長有
驛尋高柳無村駐夕陽田禾收可盡水勢正茫茫

桃源縣

湖乘河勢決縣郭似孤舟遙望一新月下隨雙白鷗田
廬俱作客禾黍不知秋縱有漁人問桃花何處留

發濟寧

津亭寒角起水報柁痕深月落依櫓短鐘殘隔樹沈舟
航空信宿李杜擅登臨回首城樓迥南池其至今

半生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向尊前懶衰頹更自傷鬢原驚早白眼近似昏黃歲
月移人暗江湖誤客長春來應努力肯負半生狂

閉門

閉門何足怪所怪在幽燕張驚文章好終軍騎從鮮無
才忙此日將病問蒼天斗室收觀聽忘醫足引年

花朝

久自嫌爲客華筵及病夫行藏原蹇澀語笑自崎嶇春
事桃應放花朝日又晡歸來莫惆悵將夢問江湖

家園

每作家園夢貧居口大歡祭詩酬歲暮口火客晨寒菓
熟南籬橘花聞隔院蘭魚蝦親不厭穉子亂杯盤

過準提菴

經時不出戶信步訪鄰鐘傲俗容身懶思親禮佛恭程
途憑暮雁歲月接秋蛩作客常如病何時老一農

過紀伯紫寓

夕陽同一巷閒輒叩君扉久客俱蒼鬢燕山幾白衣論
文驚月上黃酒候僮歸聊復過今歲無須憶釣磯

答友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習懶原非傲寧忘作客心口口高士異只是世情深烏
几相朝暮繩牀自古今不知何毀譽聊取濁醪斟

同某作

兩載天涯外蕭齋共髭髯蒲葵閒試墨蔬果醉挑燈斯
世存吾道前身說是僧靜看塵滿市裘馬意飛騰

劉公融見過

每傳車到戶側帽已開簾萬卷餘雙座寒禽共短檐人
貧交道洽詩老壯心恬口口山下清閒兩不嫌

夜過公融寓聽歌

鄰東聞勝事迴騎月斜時密坐口爐火微醺駐酒厄夜
寒絃易口年少世偏遲又入涼州調江南客獨悲

獨立

但得家書讀聊當一度歸他鄉冬又暮知己願多違矯
首烏口樹口各叩扉可知河凍後驛騎自南稀

觀奔

隔窗遲下子勝負屬誰家小病閒行到無言入座斜梧
將局外意寒卻掌中茶一笑瓶花落高雲過暮鴉

擬輕薄行七首

齊酒堂詩存 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昨逐平陽騎今要衛尉娼口口眠晝閣紫燕浴銀塘削
改珊瑚飾鞍嫌玳瑁裝探懷分墨敕誰欲補中郎

別口垂鞭入口門照火還舍人輸集翠丞相出口口臘
口姚黃放口蘭象白鮮不知揚執戟何事賦甘泉

火借宮門燭歌調對使檀舞猴登繡席獵犬飼雕盤客
近交中尉婚初結上官口口聯騎過苦草遍金丸

宅起上林口沈香屑作泥刻口口苑免介羽闕芳雞聞
口司徒口伶歌進士口監奴誰得意乘月奪鸞鏡

長秋乘醉出口笑闕新除口得功臣第鞭迴貴主車放

綰矜墜雁口騰厭懸魚又口青樓上休傳夜直廬

何似張公子曾承漢主恩微行通複道曲宴啟端門燕

共鞦韆起花因蹴鞠翻申屠今解事不恃相臣尊

入謁誰聯轡諸姨笑語中急裝金鞵鞞坤幘玉玲瓏食

賜天廚數歌翻法部窮爲傳門下客莫用避桓驄

過慈仁寺

紅塵車馬內到輒就蒼松野老衣冠古宗臣劍佩蒸江
聲風斷續秋意雨從容坐久忘身世閒雲隔數峯

五十初度四首 燕寓作

齊酒堂詩存 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慚愧懸弧意防人自問天半生如一瞬百歲是何年客
久杯盤懶愁多鬢髮鮮今朝親思苦幾度與孫傳

怕檢新春曆偏難此日忘初陽融研墨宿火續爐香往
事心空在餘生計欲忙故園今夜燭莫爲減壺觴

但留昨日在五十尙成道節近喧鄰鼓春微養地爐背
人雙涕默旁晚一尊孤早臥尋歸夢椒花臘有無

千秋占此日九死到今春萊子猶爲客茅生已不貧魚
蝦船到戶禾黍橫過鄰莫道村田瘠歡娛在苦辛

秋風

秋風起昨夜城關動悲筋此地無非客何人不憶家
飢鷺愁落日倦馬浴黃沙記得田園熟開尊候釣槎

文丞相祠

碧血留當日丹青冕服新不知柴市改應與泮宮鄰牧
騎閒探轍祠官例薦蘋最憐相問者丞相昔何神

元日待曉

己酉

未免求衣早猶難忘歲正燼餘昨夜火雞唱故園聲笳
吹留寒臘草塵障啟明遙知親舍暖殘夢問燕城

蠅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六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白日同斯世難將塵尾分向人矜羽翼隨類鼓聲聞故
坐鬚眉傲偏爭筆墨勤但能無穢跡不厭夜來蚊

雞

老母持齋久村居少客通庖廚知幸免飲啄愧稱雄試
翻荆籬下昂冠草舍中一天風雨急猶報曉雲紅

羊

豈屑雞豚伍何曾藉稻粱且將羔自牧休恃角爭強大
雪黃沙漠殘暉白石岡最憐春草綠點綴午橋莊

麥魚

與麥同見肥不及箸口口口味殊別塗處人見

穴有碧色漿以趾觸之魚躍起尺餘以手承取

稍遲失去善取者竟日僅斤許

雖謂知希貴因時已附名艱求翻見味善守或全生豈
謝泥塗辱寧同海錯爭可悲網罟外機巧愈分明

猴

欲縱山林性翻供世俗憐無才隨獵隊何口雅賓筵
鎖人間滿鬚眉造化偏夢回尋舊侶蘿壁月空懸

鸚鵡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六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自違西隴月飄泊遍天涯翻爲能言誤頻將故主辭羽
毛慚雀影情性呢蛾眉聞道宮中放曾教使客悲

歸燕

歸燕歸何處曾來有故鄉春風應次第世事各淒涼巢
託茅檐穩人知瓦雀強天高鴻雁喜敢羨羽毛長

歸雁

爾輩何辛苦蘆衡萬里天朔雲隨處在關月總同圓引
頻勤相警知時遠自全寄聲羈旅客歸計莫遷延

鏡

古井同澄碧能含日月精風塵無我及臧否與人平篆
隱參金鼎星羅問玉衡蟠龍鱗爪動甲子幾朝更

硯

尙帶端溪雨雲從几上生依人仍自守施用更忘名靜
對瓶花落閒看蠅陣橫崔巍銅雀瓦慚愧共柴荆

曉過沙河

客舍經城郭口宜及早晨層樓先引日聯騎未驚塵水
斂沙無路秋和柳尙春獨憐民計促伍伯已驅人

盜遇

己酉十二月八日時奔先君喪

齊酒堂詩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孝宜逢盜天心戒遠遊青山城堞近白日汶河流痛
極翻無淚哀深未暇愁傾囊書籍亂還爲老親留

酬姚生

故人懷久客分惠自溪山雨寺知僧寂靈天得豎閒豈
從揚問字未有帖傳顏慚愧心難釋鄰翁恰叩關

與諸君說荔

蹉跎窮荔候尙憶海天涯笑客猶詞賦慚予竟齒牙天
留遲八月菓勝似春花總是難相譬惟須就作家

淇次不寐

酒薄多難勝愁深夢不親北窗驢醫棧西舍客籌緝碣
署千年事墳留百代人經過應有句門外響車輪

甲寅一日 海昌寓

元日今朝是還疑紀曆差寒爐圍懶僕空砌落飢鴉俗
憶辛盤古鄰爭爆竹譁怕萌尊酒興不敢看梅花

渡淮

一口天分候驚塵至此停江雲通雨到楚岫接帆青林
尙棲黃葉田猶宿紫萍更疑回首處時已謝玄冥

齊酒堂詩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拜鵬亭

結茅方丈地抱膝補爲僧碧口口高樹丹葩落古藤年
華酬道路心事罷賓朋爲鑄黃金像如來是少陵

述感二首 癸丑燕寓

垂老心逾拙依人路轉窮枯鱗遙聽雨銀鬢靜看風力
效口口薄愁趨語笑同殘樽淹獨坐懶起剔燈紅
作客殊非客口勞逮我躬傍人窺去住一僕欲西東霜
鬢侵髭逼慚顏耐酒融小窗誰問訊默坐指書空

癸丑八月二十二日

竟得離燕市空囊亦快然
衾裯休計冷鴻雁未經天夢
與親闈近書從驛路先經年
杯酒盡愁殺一燈前

刑臺道中見老嫗坐樹下
前列梨棗婦子環繞哺

兒愴然有作

秋光娛白髮楊柳不移陰
弄菓兒停乳添花婦約簪鄰
口收稼事客愈動鄉心有母
天涯別聞啼淚滴襟

次臨洛關有懷申晁盟

申家廣平去關不遠

河朔無楊子思君覺倍增
此鄉爲魯殿大雅一韓陵遙
翠邯山近高樓夕照憑相思
千里彌方信古人能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陳三胤倩二首

竟作燕山客幽懷付夕暉
此生雙短鬢遠道一孤幃友
檢囊中草僮號屋上衣寒天
來北雁魂可共先歸
朋輩天涯盡飄零共苦辛
魚磯留一我酒戶去斯人名
大難違俗才通易損眞
十年前四十鬢髮早如銀

立春二首

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日果然春晴光分外
新雪消蔬葉綠風靜竹陰勻
習亂輕憂慮占豐勤
苦辛村翁輸稅返爭說土牛頻
無曆頒茅舍逢時問比鄰
不知今歲令已屬隔年春啼

烏舍機淺梅花得氣眞
家人拘習俗柏酒待經旬

除日王子招飲

惟有樽前暇飛騰任歲華
村居無勝地閒話只君家
海□餘甜白春光報韭芽
狂歌還命燭竟可接□□

四月

四月羣生遂予懷亦散愁
半虹垂別浦萬綠湧層樓
燕乳催簾放蜂飛就笠收
羽書驚已慣不礙醉鄉遊

遣懷

白鷺散霞天登樓忽爽然
微風來樹杪涼意警霜顛
老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干戈始遊哉嫁娶先
遣懷聊一笑醞酒未須錢

過山家

雨霽爨煙青柴門向自肩
溪喧啼鳥歇樹迴過雲停鄰
比能通籍山口肯勒銘
風塵隨處是安穩斷松苓

乍晴

枯坐樓逾小欣然見遠林
風聲迴雨腳虹影亂天心
錯聽一雙展驥聞何處
堪兒童知歇午不復更愁霖

送北行分韻得徐字

天涯烽火外車道出青徐
獵騎爭官渡村門寒敗車
莫

嫌雞唱懶自信客囊虛食口尋常事斜陽欲有餘

送張又陶之扶溝四首

世亂多歸客居山又寂寥出門侵歲暮計里到元宵
易講舊臺近烽傳棧閣遙良朋燈火熱差足慰飄飄
每過山樓話歸航促酒闌半街茶市散細雨笛天寒
古道無形迹時賢自羽翰此行經歲別留得嶺雲看
里中交愈寡惟子久相安守學忘年老持名耐路難
僧過秋製茗樵返夜呈蘭此樂殊堪念他鄉坐漏殘
預擬歸來喜堪怡送別情橐裝過陸賈弟子幾康成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靜顏愈壯詩奇韻益平停杯詢舊好誰念白頭生

過邵氏齋訪周方人

隔村尋勝友錯路也欣然小閣書聲下低牕客姓傳
千秋餘白髮斯世一青氈話久杯盤列難嫌竟醉眠

入韓嶺

入山遺短策隨意借前村因其樵夫語殊忘午日喧
澄潭懸樹影危石護雲根口問予何事尋花叩竹門

山樓夜眺

食此一宵靜樽殘臥未成月承雙樹倚雲壓萬竿平飲

鹿相傳警棲禽自轉更蕭然天地外何用守三口

丁巳元日樓頭作

殘雪猶然在年華已自新隔林先度鵲四野未行人
里役聞今日烽煙老此身何時聽爆竹仍是舊陽春

新聞

長虹拔地起飛雨晝天晴得句迴殘夢登樓遺宿醒
漢江烽火下秦塞羽書并可掩柴門穩新聞羨後生

謝菊窗二首

芽茶出釜綠歲歲領清芬欲使麾毫日常生太白雲
火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泉正沸酒口夜初分爲口攜口者山高日易醺

不惜栽培力迢迢致釣磯瓜偏承候早蔬獨見根肥
淡泊通儒教醍醐悟道機盤餐慚一飽且遣酒樽違

寄直菴二首

聞道藏名處高寒地稱人梵音驚蟹戶佛火射龍神
堂貯村前雨窗含夜半晨何時攜杖到回看市城塵
福泉秋氣碧太白共崢嶸榻臥海雲暖階流天漢鳴
經年資初重四月問茶萌不厭山居冷忘機鹿子口

觀穫

竟見連枷動晴雲淡遠天回思無兩日敢望有豐年村
北新槐火籬陰臘芋田草堂租吏到隔歲借丁錢

收烏柏子

柏子梅花白籬根落葉平場收驅僕暇炊早及天晴螢
火資相接書燈藉有聲莫留烏鳥啄殊勝夜珠明

戊午元日

不覺是元日荒村一布衣客無車馬到鄰謁社神歸滌
硯試新課書口滋道機園蔬摘未得屈指待春暉

西陵渡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雨渡錢塘天涯路正長衰年虛往事生計偏他鄉江
水忽焉闊吳山何處蒼傲人鷗鷺輩出沒自翱翔

至杭聞查梅百歿久二首

又報故人歿追思數十年一堂羣從聚罷酒五更眠黃
卷慚斯世青衫傲彼天今朝悽愴劇自顧已幡然

古牆深巷月倚檻共論文聚散昨朝似存亡今夜分恨
長存帽恰心亂付書芸行輩行將盡安能不醉醺

扶溝道中二首

爲屠尹和

入境風光好家家聚麥場茅檐雞報午柳井馬趨涼翁

醉挑藜杖兒嬌臥續筐莫嫌來里正隨意足壺觴
行客亦生色歌聲逐路長衰衣荷氣潤撲帽棗花香鄰
巷通歸鶯烽臺亂乳羊頗聞租吏說廳事燕飛忙

劉上峙移樽過寓

對雨坐口酒慨然歸命廚肪肥魚眼細膏滿蟹螯令
婦能倉猝家童口口口興狂天爲霽晚照半城隅

集山舍分賦得水確拈驚字

隨物無心應天機繇動生推輪乘雨力墨石用溪聲相
讓鄰俱近常喧鹿不驚主人先確秫作醴慶秋成

春酒堂詩存 卷三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姚亦方畫扇

筆墨忽成興寒山不肯春輕舟應有路虛閣似無人簞
小藏天靜心閒避地新臨歧無可贈聊以慰君貧

悼亡

塵篋殘膏在幽征何日還丹青留一面昏黑怯雙鬟倉
猝心如夢非酸事漸閒尋常人易老草草委空山

中秋前三日

中秋天自惜風俗與人爭翻喜今宵雨堪留後日晴桂
遲須客放酒貯待詩清拌此輪猶仄高眠聽雷聲

酬胡漢賓二首

燕市同爲客相憐命小奚瓦瓶勞鄭重絲絡遠提攜入
戶風迎桂傾杯月映梨病餘應破戒醉臥接晨雞
更有茶同到嚴冬忽見春猶舍南國露未受北平塵抱
膝愁詩渴呼泉試火新需君來永日斟酌話情親

火神廟寓夜

怕承石炭火仍藉土爲牀止酒燈無色加衣被愈涼鼓
鐘殊覺鬧童僕自成忙料得家園說遊人醉是鄉

寒

春酒堂詩存 卷三

早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赫赫火神廟因子轉更寒破簾藏半榻苦井凍雙餘日
短炊常誤朋來飲自乾時予止酒他鄉離母在辛苦此心安

病旅

旅中難著病身命屬僮奴飢渴時相亂寒溫語不孚開
簾疏藥氣卻刺謝詩連歲晚天涯聞鄉園夢亦無

黃鼠

山西

黃鼠常嫌澀今朝始自申光先凌几案味總別山珍郵
致從關近書題入網新可知同一命雙箸負君頻

鵝

固始

同是一羣白依然飼稻梁何人窮此術無翼走他鄉味
已移鵝質名因壓雁行頗聞爲邑累飛檄似徵糧

河豚

揚州

誤聽楊花起功憑橄欖施殺人原有具瞑目竟無辭市
逐鄉風亂筵嫌價值卑共憐西子乳名與類堪推

鮓魚

舉箸疑生動江波潑刺聲超時寧見哲尙口豈全生骨
爲貪人口口同皎日爭今宵堪作鮓將夢寄鄉城

鱸魚

春酒堂詩存 卷三

早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競一時出細微良足哀筍天尊菜好柳絮釣竿來入
饌誇三泖臨餐羨四腮季鷹空憶鱸何事待秋回

啖虎肉

李廣今何處當筵動壯心那能入匕箸念爾在山林肌
理死猶勁酸鹹生自斟寄聲龜與豹宜向白雲深

愁緒

一病兼旬久殘書亂枕眠衣衫淩骨肉蟻蝨長曾玄慚
愧醫頻到蕭條僕懶前藥鐺驚已沸愁緒與俱煎

與吳生四首

客病成孤雁哀鳴祇自聞承君頻駐馬慰我是離羣藥
攝陰陽相方尊草木君加餐且莫問何日可微醺
裘馬信醫名幽燕病莫生刀圭忙僕從簡刺列公卿寒
士依神廟偏隅偏子城君能來綬坐談笑已身輕
君以儒行術予將病助名數言推候審五臟證書明鼓
枕與糜口空囊怕藥鎗朝來留衲子起坐話無生
向來交友說吳質擅能文不謂醫如此曾何命是云一
身收白骨二豎付青雲彼是多金處無嫌扁鵲分

戊午燕寓除夕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破廟逢今夕淒涼又病身觸懷如去歲語笑自西鄰一
僕爲形影孤燈共鬼神尋常原易過四海酒杯親

有勸就一職以養親者作詩謝之四首

應有趨時意原非世外民江湖恩自闊魚鳥性爲春
肯生余拙親能愛子貧游情今已倦歸及稻花新
心已承公惠憐余及老親惟貧猶有子不死半爲臣任
拙翻成性無才似愛身朝來歸計熟敢厭市中塵
猶不隨僧去荒餘藉此身山資寧固卻宦術更難遵或
以無才子翻爲有罪名貽憂何悔及耕稼守人倫

亦知難自諱世法正逢新花酒常宜夢詩文可治民未
能伸友意不敢計親貧山野成天命行吟拾暮薪

復有勸就一職者二首

出世心雖靜羈棲跡可疑固應來爾勸還以警吾思數
鹿看人暇孤鴻侵月遲微軀能有願非畏北山移
欣羨誰無意胡爲獨受恩望窮時莫待身賤節爲迂憂
患無餘策功名易假塗問心終寂寞相對一言無

似晴復雨

天若猶爲主一晴何甚難計旬不信日展夢得前山野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店欺人出村煙接雨還苔痕如未足添許護僧關

閩俞次寅扇上四詩和韻寄懷

歸隱違初志閩南今日來君先游是地人受役於才士
物循名問鄉音多意猜歸期難預卜昨夢已相催
親老貧難慰懸才抗古今以之悲客況卽此見君心得
景將成集來閩不覺深近尤思慎密動輒憶佳吟
孤蹤憂患集閉戶尙多驚避客常辭醉登臨欲諱名賤
寧農可學貧莫遠爲行間路非同昔干戈縱復橫
兵火孤身試回思忽覺寒昨何一出易今乃欲歸難客

愧探囊醫僧贏得袖寬故人詩莫寄尋爾舊詩看

春酒堂詩存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春酒堂詩存卷三

春酒堂詩存卷四

遺書二之四

鄭周 容鄭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七言律詩

錢武肅王廟

背郭馬嘶三月天
階前草綠生浮煙
古碑猶在客相語
童子不醒羊亦眠
六代廢園只燕雀
千年吳越仍山川
笙歌門外盡船散
處處暮雲啼杜鵑

閩中玉皇閣上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九闌無路振飛翰
惶恐臣攀百尺闌
天在閣中看世亂
民皆地上作人難
海風忽起鴉相背
山日將沈雁自單
瞻拜勿言惆悵下
重修封事奏星壇

勸放雀詩

滿籠啁哳待辛盤
檐外高雲空自寬
我亦無心通佛教
雀原有罪傍人餐
家書隔歲春光苦
兵氣橫天歸夢難
共爾餘生無甚別
不知何路振飛翰

贈林異卿

叩門聲隔半牆蘿
正值朋尊集雅歌
世外姓名逢邂逅

意中蹤跡誤蹉跎人當烽火心偏靜秋在須眉白太多
斑竹草亭聊醉臥江天且莫問漁蓑

閩歸

閩海淹留事事違鄉心虛過幾斜暉三年菽水添親老
孤客干戈挾病歸古屋頽牆瓜斷續舊鄰露碓草芳菲
音書不信重關阻追述傳聞淚滿衣

虎過

鵲噪烏啼乾葉鳴隔溪斜映竹籬橫雨過沙路蹤應闊
日墜松岡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獨居名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翁笑說相逢慣不慣輸租到市城

江山縣

江路將窮千里折客心遙怯嶺崔嵬人從木杪懸舟上
水自雲中放碓來小邑事從春雨懈荒城門報日高開
明朝輒入他鄉道暫泊何堪首獨回

自笑

小軒客至不須巾古樹移陰過隔鄰身可借閒君共醉
世方多事我能貧且看澤畔雙行鷺又作天涯一日人
自笑狂歌歌太劇城南城北總青燐

歸夢

幾歲兵戈嶺路賒忽容客夢獨歸家綠楊舟泊春江晚
青草門深古巷斜童子傳聲喚犬吠老親拭淚驗燈花
恩忙未盡三年話哀角城頭散早鴉

聞徐心水難朱君爽過商

中夜徬徨始及晨值君隨意過江津保安未及謀爲賈
元直何從歸就親肯有歎聲交誼盡纔知失策宦資貧
傷心不信當年史好事紛紛屬古人

赴救心水別君爽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樹鴈寒坐積霖蘆中短棹待城陰居行各盡明朝力
功罪俱成是日心有舌存堪衝白刃此身瘦莫抵黃金
計程爲指盆荷祝第一花開酒共斟

海中晤心水先生

獨攜夜雨赴兼程軍令崎嶇第幾營放膽呼舟舷似堞
懸身入榻戶如罌午潮日射蛟龍氣別嶼風分鼓角聲
握手且須收痛哭此來已誓不虛行

鹿島送心水歸

日又將斜潮又平無須多語竟前行各分然諾成初念

獨賸波濤驗至誠
趙使不須同壁返
秦關可勿待雞鳴
渡西好問來時路
應有魂留在五更

鹿島見螢火仍用杜韻

獨坐夜深螢自飛
相迎不肯近人衣
戰場其逐鬼火密
村舍莫補漁燈稀
受質原微愧羽翼
乘時一出矜光輝
晦明翻覆尋常事
日照檻東何處歸

翁洲卽事二首

人穿黃葉俯荒城
家指青山夢一程
羣鳥接天雙渡闊
片雲移日半江明
羞貧今日知司馬
作賦從來誤禰衡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起轉深多病慮
怕乘尊酒復談兵

無聊欲叩老僧廬
誤上城樓極目虛
烏鳥來添殘葉盡
人家分半夕陽餘
十年遊說羞存舌
此地窮愁怯著書

百里故園千里似
驚心屈指歲將除

出翁

螢火纔過戍鼓頻
馬蹄忽起暗中塵
影藏亂棘豺狼共
身受嚴霜草木均
歸魏管寧仍泛海
入關張祿豈投秦
小舟未接潮痕到
爲屬東方莫竟晨

三生石和張子漸

一徑苔痕竹數竿
空山留石與人看
身如悟假眞何在
世若知生死不難
澗水去忙催日暮
子規啼急滯春寒
與君且入旗亭飲
湖上笙歌滿畫闌

上紫陽山

獨坐遺愁愁未央
忽隨羣石上高岡
壯年無事踏秋葉
故國不歸看夕陽
僧去影隨深徑小
雁來聲引大江長
天涯正爾風塵滿
仙蛻應宜臥石牀

屏跡

屏跡湖南客過少
客過正值花滿檐
休傳近事惱人意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五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讀新句掀君髯
村酒太淡急吹火
野蔬半生微著鹽
盤餐倉卒任童子
留聽晚鐘兩不嫌

飲北固山上

攜榼山樓懷抱開
西風昨夜暑初回
中原樹色依天近
巴蜀江流隔楚來
地闊興亡雙古塔
人爭王霸一荒臺
日斜不禁生惆悵
望盡飛鷗罷酒杯

送客

送客離門巷轉西
同看歸鷺數行齊
鄰家欲盡江風大
入影初長野日低
得地藏身謀草閣
就春生計羨蔬畦

躊躇未竟今朝話願約同牀聽早雞

夜坐

庭葉無聲秋半多破牆微月映藤蘿閒愁且罷燈花落
好句將來雁陣過恃病留身停藥石推食較死慰干戈
梁閒點鼠縱橫劇是爾光陰奈爾何

愁

曉色纔分獨倚時空庭一似與人期臨江地薄雞聲聞
積雨天低爨火遲病後身閒如在客愁中計盡且刪詩
小童錯怨春光懶欲摘園蔬摘未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寄某

丁卯橋邊話北行不知何處是鄉城馬嘶衰草夷門沒
鴉散黃沙博浪平寄跡風塵頻易姓分人童僕忽忘名
相期竟負梅花白柳絮飛殘菡萏生

題漁樵圖

楊柳陰濃野渡邊相逢閒敘太平年可知秋水寒過膝
何似春雲重壓肩是處亂離愁白日一朝辛苦做蒼天
收管已有雙鱸在橋外青旂動晚煙

幽人

幽人門徑逐籬斜燕子春來共一家溪北林煙停過雨
天南野燒續殘霞頻誇社老占時準閒正鄰兒讀字差
爲引敗犁支榻穩昨宵新夢足桑麻

重上大觀樓

宜興東溪上

十日蕭齋雨閉門重來依舊欲黃昏鄰牆落盡辛夷瓣
溪漲侵過樺柳根異地春光虛歲月滿樓心事狹乾坤
歸鴉已去誰相語隔岸漁舟婦子喧

長橋上有懷李侯

溪水進郭不復鳴祠堂古木風有聲石橋生色壯千古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鱗甲死心完一名桑蔭啼雞曲巷午柳花舞燕高樓晴
卽今煙火繁如此父老何事悲懷生

尙書白惠風先生招飲賦呈

尊前舊事話更餘十載卽曹任卷舒鐵甲西陲催戰馬
錦袍北闕賜飛魚曲江花盡斜陽冷綠野人閒午夢虛
尙有昔年霜雪在蕭蕭雙鬢不勝除

金陵之一

愁人最是怕登臨況值秋殘急暮砧江總宅前添蔓草
謝公墩上減楓林重遊忽證千年事壯歲俱成父老心

湖水悠悠空自急白雲長繞蔣山陰

春日

春日蕭條未覺春空庭獨倚日過鄰寒鴉不數爭高樹
臥犬無端吠路人事業荒唐疑史冊歲華草率誤風塵
世情方共矜裘馬何處深山置此身

邱吉士董秦雄見過

總是疏狂闕送迎竟須脫帽聽江聲几留一硯參賓位
廚報中餐代僕行積雪經旬疏未綠南風昨夜酒難清
得閒莫厭頻相過遊計何從問管明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督亢坡

千年易水自波瀾擊筑如聞酒未闌日落向人平野闊
風來捲樹早秋寒地圖究竟收蕭相碑石猶仍屬子丹
過客莫將成敗論沙邱咫尺草漫漫

太原立秋

秋聲終歲起斜陽檢曆何須報早涼客爲悲歌成老大
天當西北易風霜庭槐葉綠陰纔足野燕雛飛影未長
蟋蟀漫勞催旅思春來無夢不家鄉

登七里灘釣臺次韻

子陵高臥白雲幽潦到風塵我未休一水兩山仍昔日

十年三度附人舟雲常自去松花落客久無言鳥語留

隱學山南樹老樹滿磯春漲有羣鷗

贈別

傳說扁舟笠澤漁藏名忍事更何如城邊老母王孫飯

橋上神仙孺子書風雨一天寒六月干戈十載斷雙魚

相逢相別相沈醉自愧清狂習未除

句容道中最高閣

祇爲憑高意爽然無端愁思夕陽前鍾山古木雲何處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雨水秋風雁一天事闕干戈身世窄地當形勝古今懸

同來年少催人下但指旗亭好醉眠

京口

京口驛前泊不行蕭蕭細雨忽復鳴鄰舟自拔鷁帆去

晚角又催潮水生俯仰廢興祇佛寺古今南北空江城

呼童扶屐攜斗酒獨踞狼石看新晴

登潤城西樓

何處疏砧一散愁城隅縹緲生高秋兩三竿日下侵堞

千萬里江平接樓阮籍何心歎廣武仲宣到處悲荊州

啼鴉衰草轉惆悵歸坐蓬窗聊醉休

燕中晤陳胤倩有作

披裘六月解征鞍一笑傷心握手歎農圃尙違當日願
風塵重省昔年寒行宮鳩鵲承雲動寢殿麒麟臥雨看
昨見金吾仍洗象柳陰無恙水漫漫

九日作時寓燕

遺愁日日醉新醕漫舉茱萸此日杯重九只須鄉國有
黃花寧向此中開龍山寂寞桓溫會戲馬荒涼宋武臺
祇見紛紛車騎客毗盧閣迴應時來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燕中九日懷楊猶龍先生

天涯只此一重陽西望雲煙萬里長安得遠傳藍水句
不知誰共菊花觴人難縮地通魚復日一登高看雁行
忽憶太原同此節小軒殊勝上高岡

燕集饒人南歸

易水痕銷秣馬堆短裘敗笈度烽臺
殘菊迎人人夢來金盞尙餘詩草在霜繁未染鬢華回
秋風促我愁中老客邸時逢送客杯

慈壽寺

明肅太后萬曆間建

聞道承平德澤深長秋宮布大盈金丹青尙動蛟龍氣
鈴鐸相忘鳥雀心錦賜經函題甲乙篆留碑石記辛壬
偶逢白首僧閒話尙食曾經直禁林

眞覺寺

內有永樂時西僧所進中印度石塔五

燕山昔日定行宮玉帛車書會域中卽此西僧供佛塔
可知荒服備臣工金仙高掌猶承露玉殿靈衣自舞風
歎息盛衰成瞬息好將塵夢事眞空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興勝寺

內有高樓三層

朱甍碧瓦彩雲浮百尺層梯萬里秋日落秦關飛鳥沒
雨蒸吳會斷虹收金張花樹春何處趙李亭臺客是不
獨有高梁橋下水石犀依舊看東流

萬壽寺

有永樂時鑄鐘十萬餘斤聲聞百里外

曾先聞閣轡司晨豈是金銷十二人玉漏尙須遲永巷
車塵早已動平津崔嵬欄楯鯨何怒零落翠恩鴿自馴

爲歎連朝風雨晦可憐仍報景陽春

登毗盧閣四首

誰見桑乾水復回六街車蓋起塵埃池傳興慶開紅槿
宅換汾陽閉古槐夢渚浮雲牛斗近函關秋色雁鴻來
故鄉欲指三江路何處重尋九日臺

秋風樹樹振招提無限愁心極望迷人物悲歌爭似昔
河山形勢總由西檐前欲接浮槎過樹杪平看絳闕低
聞道月光侵太白延秋門上夜烏啼

危闌東望但雲煙節近重陽忽爽然風欲掣人歸赤堇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思振月問蒼天北邙旌旄麒麟冢東閣笙簧玳瑁筵
忽憶五噫歌最好伯鸞生值建初年

烽火甘泉幾度紅重關不讓斗城雄將軍既去寧臺廢
壯士何歸易水空閭闔黃金搖落日麗譙畫角起西風
一時俯仰千年近世事從來似轉蓬

江陰詩

厲鬼祠中碧血凝麗譙夜夜閃神燈孤城只合南雷力
百戰原餘李郭能抔土菽漿悲父老閒亭風雨話山僧
清流不入區區尉萬古何嘗掩秣陵

揚州詩

昔日陰雲壓女牆空濠殘壁至今黃畫橋明月蘆笳裏
仙觀瓊花舊舊傍隔岸圍棋方賭墅上游總帳已分香
可憐十萬蒼生骨不得相傳是戰場

集陸五春明宅

一日狂歌當一年但逢有酒卽陶然半城夜霧湖爲海
四座春風閣在天白眼千戈吾黨在掀髯裘馬世人先
不妨長枕同高臥聞道華胥咫尺邊

不寐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髮書來病未寧前村盜火逼漁汀三秋浪跡天難曉
百事經心酒易醒橡栗打窗兼宿雨狐狸翻瓦漏疏星
雞鳴即便呼舟渡瞬息輕帆到草亭

哭張子漸處士

深巷烏啼舊草堂向知多病是尋常青細幾架留燈火
白骨何邱伴夕陽萬事今朝悲哽噎百年去歲別恩忙
徘徊竹下傳腸處苔自生春上短牆

舟次有寄

疏懶無書忽幾年雲龍咫尺望中懸因懷西子湖頭酒

暫泊韓侯釣處船殘月挂河鴻四五初霜著柳路三千
相思欲買驢肩穩滿目波濤一愴然

三年

燕市三年日沈醉城西河畔楊花飛家書空看春雁到
同里又說幾人歸廣武一歎未爲愼北邙五噫無乃非
卓帽青鞵附船去回望馬塵高夕暉

見曹能始先生遺書

開函似見楚三閭想到停臺拂蠹魚對客話殘雙燭起
侍朝歸晚一茶餘已完生世無遺事不負人間尚有書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最是丹鉛如血淚滿庭風雨暗枰欄

南澗

水清沙白綠苔衣練雀黃鸝自在飛每到一山塵事少
輒思十載浪遊非窺人野鹿穿雲去帶雨僧雛斂筍歸
便欲攜家來問籍不妨樵子共荆扉

答某寄詩次韻

春來漸減小樓寒岸草隄楊取次看酒注糟牀聲最好
人臨竹閣病初安居村月色尋常早待客梅花未肯殘
有興竟須乘舴艋漫將車騎亂漁竿

山左王子見過村居

苔痕匝徑已經春籬竹遮檐水繞鄰何意子猷舟忽到
獨慚公瑾酒難醇一簾雨驟淹嘉客萬卷書陶傲野人
狂論不因初會減盤餐從此莫嫌貧

乙巳除夕

年年浪跡走征車不意今年竟里居蒲酒莢觴纔似昨
梅花爆竹忽驚除壯心欲盡朝看鏡生計何憑夜讀書
明日再商明歲事醉中且學老萊裾

嘉興寺寓二首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兒溪上楞嚴寺古木濃陰自作涼新月雨過忘六月
異鄉樽滿集同鄉彈棋把卷從人好散髮披襟任我狂
竟不自知身是客夕陽且過幾昏黃

安得層冰一壑深且依閒曠此祇林佛前已足山中意
池上先存雨後心新鑿北窗通竹影時移小榻就桐陰
枝頭黃鳥能相習不爲基聲住好音

宣城九日集裘繡堂保宋丞相吳正肅公故第

畫閣猶題淳祐年共追歡笑俯林煙異鄉每欲忘佳節
失意偏難卻舞筵湖海客當蒼鬢日雁鴻秋隔白雲天

眼前孤負溪山好檀板銀箏倍悵然

社集賦得杜宇拈環字

不知故國幾雲山啼遍江南二月還思婦牀垂雙玉筍
羈人夢醒大刀環草迷漢苑斜陽外花落湘祠細雨閒
到處傷心聽不得杜陵野老最相關

分賦得螢苑拈求字

明月難將笙管留一天星斗落揚州夜珠不責乘輶貢
腐草能騰側席求愁共青燐通錦纜喜隨絳蠟下迷樓
行人漫笑興亡事賢達從來秉燭遊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賦得鄂王墳拈侯字

石馬嘶風夜未休至今魂氣屬中州笙歌二月鵬常早
花柳西風樹自秋聞向陣圖誇蜀相誰從鐘室葬韓侯
客來莫更添惆悵半壁江山換一抔

分賦得古意拈塘字

妾家原住莫愁鄉憶對離尊正綠楊鴻雁自從來九日
鴛鴦無復到橫塘石砧光接雕弓月金剪寒通鐵甲霜
聞道蕙河幾許路夢中爭比漏聲長

分賦得新漲拈行字

雨聲昨夜灑橫塘信接桃花勢渺茫沙嘴磯留蒲葉短
渡頭船繫柳條長村分別浦橋初斷客倚高樓驚幾行
但使月明聞鐵笛不知何處是瀟湘

歸心

九月塵高復滯燕故鄉聞道是豐年丹楓閣上持螯處
紫竹籬南刈稻天庭有稚兒膾炙老門無租吏傲神仙
歸心孤負秋來夢夜夜輕帆一葉船

薊北秋殘歎轉蓬惜將好景別來空水通漁棹呼蝦蟹
天闊柴門數雁鴻鄰園夕陽霜葉赤小樓夜雨燭花紅
年年不泛清樽滿竟守餘生爛熳中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釣魚

苦竹籬南水半涯愁中聊付一竿斜去來機動萍分葉
得失心忘棟墜花更喜漁舟來別浦恰逢酒客過鄰家
呼童好滌鷓鴣杓醉聽鷗羣浴晚霞

社集分賦得項王廟拈歌字

畫棟朱甍社鼓多咸陽宮闕較如何江山無恙風雲在
歲月同流晉魏過村舍豐年裝鐵馬空廊靜夜響雕戈
繞階誰種虞姬草莫到花時唱楚歌

秋日偶作三首

昨宵涼爽覺輕身守得漁竿慰老親漫道先機爭索靖
誰將縱約擬蘇秦三年烽火山東外百戰龍蛇渭水濱
本意甬江能僻處也驚羽檄動風塵

野水灣中獨樹西小亭客散乳鴉啼拋書命酒花將落
倚杖看天雁不齊當戶星芒凌白日幾旬雨腳截虹霓
頗聞稅畝多新例爭擲耕耨事鼓鼙

野老茅堂竹數竿閒過偶與話杯盤土酥似栗宜人飽
江蟹和菰耐爾寒史上兵戈疑往事意中成敗熟旁觀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憐得遇桓譚日肯引長沙歎六安

王衍箕招集賞牡丹

麗色濃香已醉人況逢賜政屢驚新天收細雨成嘉會
席接明燈展暮春杜宇正啼當日恨園林猶受百花臣
洛陽咫尺繁華地興劇憐忘老犬身

遠庵見過

疏慵只合守村莊閉戶兼旬水滿塘已謝元戎尋赤甲
卻忘惠遠過柴桑攜筇不破苔痕碧入座仍留鳥語長
獨笑葛巾纔漉酒肯因茗碗滯歸航

登清風樓 順德府治南

層闌百尺倚天開萬井煙平雉堞迴雲引客心何處盡
秋隨山色自西來飄零誤應登高節衰老慚誇作賦才
可道今宵明月好不妨攜酒獨傾杯

題于石書記默齋

惠遠何須結社遊庵居隨意足淹留竹窗瓦鼎開樓立
柴几繩牀闌茗甌十里月明溪沒路半山雲過雨侵樓
相逢驟覺塵心盡已是匡廬最上頭

懷于石吳游

春酒堂詩存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過東隱竹牀眠只見芭蕉蔭綠天記我每來忘是客
對君無語即眞禪虎邱薛弱臺心石柳水沙停渡口船
到處與師斟酌看玲瓏嚴月可同圓

夜坐山寮詩

茗椀爐香萬慮清夜寒燈火斂微明階前澗水忽如斷
林外怪禽時一鳴四海交游餘白首極天事業伴蒼生
自今合入廬山社笑問山田秔與秔

故宮二首

北風吹馬不容咽護盡中原易海天殿暑日行存此志

宮修未竟欲何年亡吳尚待鷗夷革破蜀猶煩鄧艾旣
棄險失時人可在聞知秋壑也寒煙

初捧丹書喜動顏悲來宮草踏人間共知失策因分越
卻怪多人不赴關茅土爲誰誇夜宴干戈空爾話晨班
只贏狐鼠相驚竄遊客吞聲未忍還

聞道君王宵旰勤重關何事引飛塵無諸名在非因險
建武功成尚有臣賢相出師身一死上公受爵夢千春
不知此地生青草獨立空階起暮燐

學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避跡難將生計存浪游已自愧晨昏君平術在難居市
老子書口再掩門揭管止知題甲子攤錢猶復見開元
閒探斯世真消息喜欲狂時誰共論

試卜

家貧學卜代耕錢伯負親傳經一函莫問明夷兼問革
擬成嘉遯不成成身歸何日頻輪節書寄無人屢易緘
欲向成都先自試年來心事與天監

弔黃石齋先生

成敗原難證淺深旌旗暮捲鼓聲沈文章自是公餘業

師旅能令孰愧心喜近孝陵臣得主悲尋卜墓古爲今
閩南王氣從茲盡風雨蕭蕭入畫陰

立秋

欲試涼風過小樓客中歲月易沈浮不知曆記今何日
只聽人言是立秋文字十年輕少壯烽煙千里累交游
音書久絕故鄉事禾黍客隨夕照收

客有自姑蘇來者傳維斗先生死節事

又得公爲青史榮傳聞安敢試疑情鼓聲赴市人私語
虹影橫空鬼獨行時不可爲惟一死文能有待得終名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交游四海誰看墓知近要離草其生

訪榴花洞

在福州東山深處素
時樵者逐鹿得之

桃源已記入漁圖折贈榴花事與俱何意素時多僻地
不難今日寄樵漁礙松簪笠人疑信隔澗芒鞋鹿有無
相見只求榴子去歸時聊慰老親癯

答友

敢謂功名強自禁語逢知己莫沈吟古來天地無多用
海內桑麻在此心事有不然逢世變才雖如此貴機深
山中蕭寺無人到與佛周旋松竹陰

見螢火用杜韻

三月間南螢已飛黃昏試浴催更衣因乘一日夕陽過
敢謂高樹明星稀笑爾又何爭節候嗟予寧不愛光輝
呼童吹火讀書去莫問明年歸未歸

夜聞鶴唳

寺鐘城角一時靜忽爾數聲秋思俱豈爲稻梁移已志
猶因毛羽供人娛庭鳥動樹空延頸遠客臨階獨理鬚
海外長風時入閣遙天思復振聲無

待心水先生山莊過舍邀同載不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幾日寂寞山鳥喧今日乘興天氣暄高閣積書數十卷
輕舟載酒三兩樽老翁溪橋望麋鹿童子籬櫺驅雞豚
芽茶稚筍不得去拍拍春水空掩門

相逢

相逢且盡眼前樽自喜違時得閉門窗幔月添新竹影
池塘雨足舊萍痕人經患難纔思學事到交游只感恩
一笑醅醕成熟臥窮愁久矣莫重論

出門

辜負東莊春滿籬扁舟又是出門時絕交有論悲劉峻

招隱何人愧左思雨過野田魚放子日暄荒冢雉呼兒
鄰翁歸自前村社醉抱彌孫教舉巵

漫題

永日睡起花滿庭出門獨立溪流平雲收遠樹鶉鴉歇
雨斷綠蕪蚯蚓鳴故園無書已春暮良朋不到空晚晴
蕭條雙鬢竟何事爛熳一醉消餘生

由韓嶺過東錢湖

攜得閒雲入鏡中幅巾安穩御微風半湖斷雨過橋白
幾樹殘曠接廟紅市散酒家人說虎釣收漁艇客看鴻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他年隱學山邊住日載樽籌西復東

出苑子城

積鎖重厓古戍臨勞人立馬一披襟山程欲盡中原大
春色何來二月深鳥外嵩峯收暮雨煙中沁水入遙林
東雲結處休回首份上經年望雁心

青華嶺

尋常攜雪上征鞍喜就和風出晉關只隔一山春氣早
忽逢流水客心閒竹林覓徑聞雞喔麥壠穿人起雉班
驟覺故鄉天已近今宵容易夢先還

戊戌一日

記得當年喜歲新布衣芒屨不知貧細腰鼓聚兒童
開焚尾樽催里俗頻日煖引蜂通小牖風輕放鵲起南鄰
卽今乍卜牆東地村社翻驚折角巾

得文待詔東洲圖

東洲係吾鄉屠尙書別號

世廟臨軒文物盛朝紳贈答此雲煙流傳幾度歸村舍
俯仰何時愧昔賢樹杪櫓聲潮欲半故鄉山色客初還
相逢竟似來嘉士一日焚香伴老年

泗上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綠楊飛處客途春橋斷雙城爭渡頻海鶴翻風偏趁楫
江鼉曝日故窺人禹留鐵鎖沈苔碧漢著亭碑裂火新
欲壓輕裝尋磬石歸分清韻與山鄰

寄某僧

古寺荒涼僧住難白頭獨守竹三竿一聲虎下山雲裂
半夜龍歸殿火寒微笑對人忘佛法飢來煮茗當中餐
圖澄近日多如許不信天台置懶殘

客丹陽荆園

欲上南樓還曲廊故人別去心茫茫燕來自語小院寂

花落無聲春晝長麴蘄移情誤俗眼詩書費日羞他鄉
短衣匹馬竟一往獨倚泰岳看扶桑

重過某氏宅

年來事事驚重過金谷猶驚十載無偏柳壓庭曾舞鶴
雜花封樹只藏烏賓朋散後春仍到笙管聲中日易晡
眼見主人微醉裏手揮如意碎珊瑚

市得離騷古本

奚囊無墨寫離騷市上多書寄眼豪欲覓小舟隨落葉
且歸幽室伴尊醪愁心與古分三楚壯志逢人譚六韜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風雨黃昏眠未得添將清淚莫聲高

答俞次寅

六載荒村守釣磯因循自審卜居非過橋獨樹迷春雨
傍閣疏籬護夕暉栗里可招元亮飲草堂未許少陵歸
故人念我多愁思極目風塵願屢違

贈王孝先

備五子。王寅作時孝先年十一

一狐便敵千皮羊十斛難酬徑寸光已覺量才多子建
自然下筆妙君房高談論古忽驚坐卽席題詩欲擅場
深喜故人能有子我年雖長欲相忘

夢入蜀

不知路隔幾千里忽憶人離六七年石壓關門猿挂壁
雲埋棧閣馬嘶天荒祠未暇尋諸葛野老誰從問瀼川
卻怪雞聲何處早半窗寒月射孤眠

吳慶伯章淇上俞次寅王備五過草堂

春光賸得雨中寒罌粟荼蘼尙足看襤被三朝孤棹遠
弟兄幾姓一堂歡正憎雞鶩侵花圃偶值魚蝦佐韭盤
貯有醪青三百石可知臘味勝河干

夜大風雨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辨梧桐聲亂蕉燈殘深院攬征袍客牀展轉人來驟
庭樹漂搖鳥宿高海外蛟龍傳雨雹天涯舟楫慎波濤
艱難誰共聽雞舞一夜無眠讀楚騷

得楊猶龍書

一雁驚傳六月中滿庭酷暑散秋空初疑引得我媚雪
不意攜將易水風歸計豈因多病決宦途偏爲故人窮
草玄安穩茅亭下策蹇相期大陸東

送客北回

還家更喜是攜家自控雕鞍導寶車誰道路當臘月凍

可知人勝早春花山銜落日時聞雁雪壓枯蓬不捲沙
寄語邗溝橋上月吹簫莫更倚樓斜

王備五招飲

百尺高樓萬卷中梨花春映古瓷空羹調蓴菜絲含綠
菓摘櫻桃葉藉紅觴政乍時人語寂酒星今夜月光同
相逢正合竹林數滿目山公一阮公

午日孫海門攜尊過寓

尋常載酒慰淹留童子今朝艾滿頭令節輒驚爲客久
微天又易作人愁關心角黍同鄉俗轉眼茱萸及暮秋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薄醉促公先午別歸看兒女話龍舟

客至

鷗鳥尋常款竹扉草堂何事燕鶯飛久將名姓忘鄉叟
敢謂詩文屬釣磯紫芥黃雞村酒白暮春暖日午風微
相逢但醉聽蛙鼓世上升沈早息機

起早

畫角初收漢影斜依稀歸夢話桑麻愁人起早看殘月
高樹驚秋散曉鴉厭客虞卿書未就買山綺季鬢先華
良朋歡譔光陰易日對清樽照眼花

寄答王君揚

慚愧相詢歸未歸
感君頻過慰柴扉
爐香對茗看新雨
樽酒雙魚話晚暉
遠道白雲遊子別
孤村黃髮故人稀
南鄰綺季同清健
比似君遙隔釣磯

書至

黃河凍後雁飛難
寂寞窗中獨坐寒
可道昨宵燈燦爛
忽傳家信字平安
蠅頭似見臨書續
淚眼翻成隔霧看
說是今年籬菊好
樽前顏色共承歡

內邱道中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每懷往蹟問村樵
多少殘碑臥野蒿
紅日晚垂馬首近
白楊秋擁戍樓高
祠瞻扁鵲愁難療
墓過馮唐首自搔
最是里門慚郭巨
不歸膝下哺兒曹

此時

不信燕關歲月長
江干別浦負魚梁
風塵草率矜裘馬
今古浮沈逐稻粱
燈火未來人獨立
烏鴉歸盡雁初翔
此時親意誰堪慰
稚子書聲一舉觴

不寐

燈前嬾復盡尊醪
枕上纔愁客思勞
老去安仁聽鬢髮

天涯仲蔚念蓬蒿
滿庭寒月人重起
隔院酣歌笛正高
自是繁華行樂地
那堪潦倒寄吾曹

寄楊子元二首

馬鬣應知宿草多
碑題有道屬誰何
涕長難附雙魚到
夢遠難隨大鳥過
獨陸雲猶連黍谷
蘆溝月是隔滹沱
寒雞愁見塵埃滿
鏡具攜來無地磨

懶下庭階已數旬
喜聞精舍絕車塵
山梅憔悴同爲客
爐火融紅未是春
與逐少年樽酒盡
心移鄉國水粼粼
老親最洽平生好
取次南園過竹鄰

春酒堂詩存 卷四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晤友述懷

汴南彷彿昨經過
卻怪重逢鬢已皤
王粲依劉猶有賦
梁鴻入洛漫傳歌
地當關塞秋常早
月似鄉園夢愈多
只此三年成老大
樽前莫問後期何

壽陳象新七十

康吏遺留世澤長
逍遙杖履樂羲皇
畫橋流水門庭古
高樹平嘯夏日涼
閣倚修髯新得句
鄰過黃髮共持觴
諸君漫說蒲輪事
已付詩書聽二方

春酒堂詩存卷四

春酒堂詩存卷五

遺書二之五

鄭周 客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五言絕句

送郎曲十首

送郎楓樹下西風撼撼涼紅葉莫飛盡爲郎停夕陽
送郎不送夢留夢應燈花已囑庭前樹休棲是早鴉
送郎迴囑郎莫忘昨夜語卻恐傍人聽昨夜語何許
送郎悔送郎將淚添郎苦卜吉賽江神笑看祝師舞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郎促郎行總是留不得郎去風順南郎來風順北
送郎柳花落候郎柳花好東風不相誑是柳無遲早
送郎至江干投釵祝江水斷卻波濤流別離有日止
送郎上小舟岸北聊延佇鄰艦是何人招郎同笑語
送郎謝飛鴻更送征帆遠迴看楊柳煙是妾妝樓晚
送郎郎去遠獨立循衣帶空庭陡一驚桐葉打人背

夜坐二首

薄酒不成醉惆悵覺春冷移燈近素壁斟酌瓶花影
又過一日春更深且坐坐臨臥欲挑燈可惜燈花大

昨日

昨日不復迴明日又成昨自嗤今日何醉上梅花閣

吳舟雜詠三首

來舟是阿誰潮順收帆短乞火不相及遙語風前斷
歇櫓相姑嫂殷勤一夜鄰明朝南北路各自祝風神
逆風罷午炊口泊燈光息何處沽濁醪垂楊轉橋北

春日詠桂

東風一樣吹桂獨持晚節莫自嫌寂寥榮華易挫折

早起

夢裏憶梨花鳥聲喚人起不知夜雷過添滿池塘水

薄暮

薄暮難爲客高梧幾宿鴉百年無限事獨立喜晴霞

清鏡

爲久疏清鏡方驚憔悴多年年頻自誑明日又如何

題畫

出沒萬松聲浮沈眾山色一亭何太高白雲藏不得

池上曉

撥夢披衣起看花正未開一鷗分竹去雙蜨後人來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邯鄲道過盧生祠

到驛路多少祠前已夕陽恩恩鞭馬過無暇問黃梁

游螺女江二首 丁亥

問謝端遇素女爲之具食別去留螺以貯粟粟常滿

素女來何因謝端得何報至今江水深莫向貪者道
曾聞太平時無水亦無旱六合如大螺貯粟粟常滿
重過邯鄲游盧生祠

入祠了宿心揮汗拂塵土池荷滿院風便似逢仙祖

春酒堂詩存 卷五

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卽席分賦得牡丹

今乃知春大東風著力開蝶驚小膽怯不敢上花臺

客中詠燈花

燈花開不意無語靜光輝若是閨中見應占遺客歸

大隄曲

耶去路由東平沙接廣陌西風莫太高吹滅馬蹄跡

驛亭二首

送客西風急枯楊當井立曲罷聞馬嘶人歸見鳥集

荒亭古墓南遠見車塵滅墓前雙石人常笑人離別

西湖雜詠

最是斜陽好宜登慧日臺歌船歸去盡明月爲誰來

最是宜微雨輕舟進六橋北峰雲欲過松杪見僧寮

夜雨湖光闊朝晴山氣開笙歌船未放孤嶼踏蒼苔

醉臥三更醒登樓望月斜遙林棲鷺滿疑是玉蘭花

亭過冷泉西十里吹松籟分明六月天留與溪橋外

斜日松風寒暮春啼鳥苦莫上鄂王墳鐵人欲起舞

但見油壁車不見蘇小墓綵蝶各雙雙飛繞行人路

正月西溪梅八月南山桂年少不行游光陰亦復逝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四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垂楊白鼻驕迎風嘶落花當爐姬最少自笑數錢差

大雨昨日過來登北山脊右望江濤黃左望湖光白

秋夜

月白知霜下微聞木葉聲客心眠未穩窗外似人行

醉後題壁

欲醉醉不得欲醒醒不得攜尊太白巔明月可相識

題畫二首

君遊不得意暫過貧家宿索寫竹千竿中聞著茅屋

柴門流水中高閣停雲處欲問是誰家樵夫隔橋去

節酒以三杯率

對酒未能禁三杯平寸心小童強解事故覓巨杯深

獨酌不覺過三杯限

得句猶難穩看鴻又已遙兒童低一笑杯過虎溪橋

閩寓羅山堂

不復歸心起看鴻只倚闌干戈爲地主留客過天寒

許翁賣琴詩

賣琴兵火日日落抱琴歸閉戶一再彈階前梧葉飛

愁

春酒堂詩存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約人難到秋霖未肯晴芭蕉多許事獨向小窗橫

膽瓶

爲爾折秋花安枝入畫斜小窗無語坐寂寞慰天涯

題畫

溪聲起作雲日色下爲水有客何苦吟苔寒坐未起

上簪海樓四首

閩中

斜日已將盡愁人獨徘徊嶺雲天隔處似有雁鳴來
欄杆百尺危指點波在手此海何年來此樓何代有
呼吸蛟關水閩江一線迴寒潮短無力不及晚鴉來

閩地古山川兵戈幾禾黍一覽形勢收誰知只如許

謝博仙畫二首

打鷗不上橋溪水流太亟何如且下鞍解琴對秋色

一童眼未醒兩牛關未息春草無限青那費東風力

野望

雨雪兼旬勁鳥鳴搗翅飛炊煙紫晚色能得幾村扉

偶作

人閒天愈寒歲暮貧更情煮泉不爲茶聊自成功課

登天童玲瓏巖二首

辛丑作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煙靄谷中合松雲鳥外平下方鐘鼓振只道是蠅聲

鳥先僧入定泉與佛相忘又是齋時磬終朝幾度忙

約友

昨日留何處柴門屢獨開遲君無別事同數驟開梅

贈鶴

欺童驅不下做客呼難來何似長風起浮雲爲爾開

鶴答

君無稍梁意何事羈縻同我欲送君發自慚羽未豐

夜上觀象臺

江風吹酒醒江月垂垂墮試問天上星其間誰是我

山寺作四首

野鹿隨雲下檐禽識磬還兵戈成就我得遂此中閒
秋茶出釜綠野子插瓶鮮但尋幽事洽永敢竟參禪
空廊積莓苔虎跡大如鉢忘機忽過橋明月照林末
經旬客莫來僧貧足自守白雲護鐘聲莫遣出村口

老僧

老僧八十三短筇曳寬履自安耳已聾獨看溪雲起

入敬亭山

春酒堂詩存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雲曳丹楓飛鷺分溪色恍惚似重來青山舊相識

樽前

昔怨花易落今怨花易開樽前得幾人不解春去來

題畫

溪水渡閒雲茅亭傍古樹獨坐生道心白鷗留不去

題唐伯虎春遊圖

牆東白面郎駐馬聽啼鳥垂柳共青帘春風爲誰嫺

題畫

楓林幾樹丹溪鳥數行碧高閣倚何人科頭自閒適

醉望

龍影挂南山雨聲壓平野登樓喝電光霹靂何處下

村居雜詠二十一首

雨歇田水流閒行轉籬北忽見金銀花偏喜傍荆棘
登樓聞犬吠小艇到寒塘有客不相識來尋春酒堂
僻居養寂寞隨意引雙觥鳥鵲爭巢亂心中忽不平
短鎌刈晚秔長鑊收早芋初學作莊家慚愧借農具
閒抽架上書卻得晉懷愍拋卷且倚樓殘虹半未盡
斜陽平樹腰叩戶是漁子蘆葉縛四簷柳條黃雙鯉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菊循籬密寒梅侵徑斜爲嫌春色鬧不種牡丹花
醞酒莫嫌酸時因鄰叟設今年不出游煨芋看飛雪
採蔬棲作菹烹筍曝成脯客來知市遙留雜報天午
種秫備重陽休教白衣至恐驚鄰舍翁疑是催租吏
鷄飢掠地起鴉老得梧尊道人方睡足對茗總忘言
斬竹架藤花屈桑引瓜蔓僕夫本無心不覺生長歎
病後思行樂無人可共閒秋窗新雨過零眼看青山
客來卽中秋樽滿卽重九甲子竟相忘千年亦須有
醉餘起獨行春水平春草歎息問鸕鵒奔波可自飽

久與世情遠自令心地真破犁支虎落何物是丹輪
天肯生子拙親能愛子貧此生拌髮白無事到城闕
樽前蝦菜雜燈下兒童競官胥忽打門錯認東鄰姓
鳴禽奏管絃持杯一岸幘誰道村家貧離花徧黃白
牀下伏雞卵十雛無一雄蒼天喜默默自有曉陽紅
小童罵高鷹昨捉雞雛去手中乏竹弓空對浮雲怒

晤去貧

叩戶聲何懶開戶不相識衲重久無言拈髭短如棘

雲居卽事二首

春酒堂詩存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偶暇一焚香煙細瓶花定與佛共無言僧雛自鳴磬
客至不成醉分袂覺夜涼夢回忽聽雨鄰院滴糟牀

看友人畫棋局

從此爭端起須知局本平儀秦何事業同是一縱橫

友晤

停揖看端詳未應鬚已白十載何恩惠低頭各自默

宿友人園居二首

話歇三更雨春留四月寒小窗傍修竹禽鳥共平安
龍酒聞僧課留燈慰夜遲村更無聽處畢竟有晨時

閩門登眺

人物千年盡山川劍氣平要離何處墓只有晚鴉聲

子夜歌二首

妝罷掩珠簾誰家郎瑩白念爾東風寒春衫何太薄
不識郎何去應從此路歸記得雙蝴蝶繞郎巾帶飛

觀漲

迢遙天目雲來作南湖水我懷與之俱蕩然滌塵滓

元日過紀伯紫寓飲

大斗酌椒花慨然爲君畢高燭已再彈今年又一日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申三月作

蜂出午朝王鵬啼夜寄子微物識人倫村居忽見此
我有百鍊鋼摩挲自相語半鑄長鏡耕半鑄長劍舞

爲閩古古題畫

松風扶一杖白雲浮一塔撐住在山中莫使天地闔

題硯石

片石薄於掌溪光千尺深卻將人作墨磨盡百年心

燕寓送鄉友南歸四首

去歲依人來今歲依人返書生嫁丈夫風花隨近遠

來路愁高浪去路愁高塵惟有牆頭月仍尋茅店人
歸去瓜棚下鄰人問鳳樓樓前傳有象大過幾耕牛
寄語故鄉人送予雙鬢白寧煎隔宿糜莫種隔村麥

王瓜

一陰從此生蔓延及大地莫道瓜中王啖之及爾蒂

題畫二首

秋草限湖痕江亭閒抱膝已聞漁唱聲未見漁舟出
野屋樹陰下過橋只一灣主人亦似客睡起正心閒

問白鬚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雙鬢已如此拈鬚不禁猜酒杯從未放何處得君來

所見

云是賊將
軍遺物

一棧秋水寒何物血花紫曾引大霧風狼河遶千里

客夜

舉觴忽不樂移燭就小閣月轉人未知但聞庭葉落

洞霄遊八首

九鎖山

入谷如已窮迴峰復得路澗水何恩忙白雲鎖不住

翠蛟亭

不見昔年亭已見昔年石坐憶昔人詩一聲山鳥碧

無塵殿

古殿金粉銷空階蒼鹿臥道人何處來矯首松風大

大滌洞

徑竊石氣寒磴危炬火溼尙平婚嫁遲莫遂敲門入

撫掌泉

長嘯本無心山靈答人響從此悟世間處處堪撫掌

湧翠壁

壁冷無藤蘿中自成藻荇滄海幾千年老卻波濤影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來賢巖

來賢巖最高白石如雲起千古幾人過誰來復遊此

伏虎崖

崖前水自流崖上苔自綠仙去不復回原無虎可伏

金龍廟

每問黃河渡輒逢秋暮時祠中仍鼓吹莫再讀王碑

河口作

飢雁下寒日烈風捲大河鬢邊白未了十載又來過

對月

心如燕地月仍照故鄉前月色有消減兒心夜夜圓

聞簫築

二月將過半閉門春不來時時聞簫築那許百花開

夜坐

一室同禪寂驚風任起沙不知桃李盡春色到燈花

閨怨

一春不見花三月忽已竟獨自惜新妝將身嫁明鏡

侍繡小鬟倦偷眼出前窗摘梅打鳩去怪爾喚雙雙

今日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來日日寒今日好天色開袂受東風知來自鄉國

登妙光閣

每每獨登閣開窗輒向西一峰落日倚無語下層梯

題畫

夜雨添漲痕曉雲橫山帶茅屋似無人書聲出窗外

雜作三首

行炙黃雞爛傳杯紫醪醇闕堂貂錦客默坐布衣人

紅兒歌暫歇妝改宮袖窄午夜燈偏明照人雙鬢白

妙舞梨園勝華筵金谷豐忽思春酒熟花事報村童

題畫

村煙寒自青溪雨遠爲白橋西一村廬莫是終南客

宣城寓種竹

旅舍種琅玕非慕古人似欲聽夜雨聲彷彿家園裏

庭南咫尺天恰客千箇竹留語明年春雷聲與添足

題硯石

一葉下梧桐猶含清露碧風吹入小窗化作端州石

早行

涼風動疏林殘月照游子驢鳴不過橋打迴涉流水

春酒堂詩存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年行

打馬章臺過鞭絲墮幾時東風吹正好那忍折楊枝

人驚飛絮亂衣帶落花輕十二樓頭望禽聲喚小名

春酒堂詩存卷五

春酒堂詩存卷六

遺書二之六

鄧 周 容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頫編

七言絕句

題畫

聞道前村芍藥開呼童攜杖更攜醅不知溪漲衝橋斷
恰值漁舟順水來

贈顧仲莊

要離墓上雁初過賀監祠前水始波我正欲歸君又去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知誰聽櫓聲多

相逢纔見藕花殘欲別俄驚楓葉丹惆悵與君同失意
一湖秋水夜憑闌

接楊猶龍先生手書並詩次韻

懷人無奈滯江城忽接書來隔歲程讀到離愁淒切處
暮春風雨作秋聲

集某氏園

檀板銀箏且莫催詩人禪客散亭臺葡萄架轉斜陽盡
醽醁尊移早月來

題迷樓圖

樓閣參差鴻雁低雲璈響共玉簫齊此中漫道似迷路
何處人間不自迷

太白樓 濟寧

極目秋風漫野蒿一天鴻雁下南濠層樓處處生殘照
獨到任城分外高

欲繼遊蹤問酒壚愁看畫角起城隅自從賀監千年後
皓月曾來到檻無

莫道斯人已昔年至今猶在醉中天紅霞遠映丹楓外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萬里黃河作酒泉

此地千年屬酒人遺風猶覺氣如薰最憐檐際雙雙鷺
遙接南池樹樹曛

留客

青疏濁酒自疑猜借道梅花爲客開最是東風能解意
隔村吹過雨絲來

晚望

獨立空庭日沒西歸鴉風急翼難齊故園小閣疏籬外
烏桕梢頭各早棲

過南山舊讀書處

三十年來水樂聲石牀曾倚舊書生夜深舉酒招山月
虎過柴門不敢鳴

故老當年賸有誰袈裟零落挂松枝多情蕉葉遮秋雨
留得牆陰醉後詩

少年行三首

赭馬鳴鞭易水頭紫衫白帽佩吳鉤相逢相揖似相識
何處曾同一酒樓

結客羽林初報仇大梁城外馬嘶秋舉觴爲問侯生墓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事恩恩到白頭

六博場贏百萬籌更將十萬博驂騑平明笑拂雕鞍上
遙指垂楊鮑四樓

淮陰旅舍醉題

獨坐高樓酒再傾日斜風緊亂鴉鳴韓侯旣去枚生死
淮水何須復到城

話舊

不信如何說是貧樽前筆底氣難馴狂來若在天之外
萬里空濛只數人

汶上遇盜

車馬恩恩日又旰橋南橋北祗須臾忽逢豪客來相問
攜有明珠是淚珠

題牧羊圖七首

雪裏高冠是阿誰牧羊何用此威儀丁零帳暖斟酥酪
一曲琵琶醉臥時

白草原頭雁未回手持何物下荒臺摩挲不記當年事
道是初平叱石來

人世光陰看節旄經經嚙雪爾徒勞茂陵寢殿寒秋月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嫖姚旗連接野高

握節看雲雙鬢蕭子卿心事未曾消畫工孟頫知何氏
卷末留題至正朝

若個丹青逼范曹能傳愁思望雲高獨嫌守定當年約
只畫羝羊不畫羔

滿天風雪拂衣看止有羊羣相對寒忽憶雁鴻南去日
計程今可到長安

萬里陰雲隔紫宸海涯猶是守孤臣丹青錯信班家史
漢世何曾有是人

殘樽

出門還復入門眠起對殘樽意惘然白眼仰看看不得
浮雲無雪又無天

燕中送別蕭伯蘭

聚散恩恩易水西風吹禾黍晚鴉低坐中多是江南客
無限歸心寄馬蹄

題孫鍾元孝廉詩卷次韻

薊門遙望十年餘每欲從公乞素書今日讀詩知健在
人間尚有一茅廬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事

短衣散髮守窮鄉竟日無人午夢長相子白時紅葉盡
一羣寒鳥啄斜陽

戲題竹林圖二首

天朗風和竹影移諸君何事尚停危橋南口個行來緩
莫是因鑽李核遲

病裏生疏醉裏天見圖不覺笑留連揮毫把盞題詩罷
相對分明是八賢

醉後大慟

原來仍有中秋月何事不知今日天欲向廣寒聊借問
人間能得幾家圓

訪呂天監

且把扁舟繫柳根小橋北轉是東村隔牆笑語分明是
桑柘陰中誤叩門

寄武林諸友

許多詩欲共君商屢次呼名住口忙天地縱遙人卻少
古來幾箇姓名長

俞次寅

自古留予今日貧聞關已悔逐風塵西溪聞道多樵客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六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向前村學賣薪

查聲止

才名能不羨人忙十載寒燈天未償譬似生來亡一字

只堪鋤柄傍身長

章洪上

別時慘淡語無聲瘦骨於今豈可平但得身存聲莫問

逢人原忌語分明

俞雲君

田橫島上晚雲飛舉羽亭前夕照微世尚有人尋得幾

出門昨日是初歸

汪方舟

人背斜陽出郭遙江聲回首一帆高至今淚跡衫襟在

猶是君家尊內醪

王備五

席次口占

清歌初罷燕飛迴折得芙蓉遞客杯
羯鼓聲從屏後歇花枝忽向手中栽

孤山補鶴詩

攜將雙鶴補山亭把酒臨風竟日停
此意卽同招隱賦少微誰補向西陵

可復江天憶故鄉仰看鴻影過斜陽
此君只合孤山住萬樹梅花作稻粱

舞罷應悲羽未豐孤山猶勝在樊中
北風高處多增繳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向秋聲慕碧空

一亭寂寞守先賢飢踏寒汀卽是仙
莫羨岳陽樓上影羽毛容易向人前

題畫

苕溪盡處雪溪連最是江南畫裏天
草閣出林人獨坐木橋客渡酒旗邊

八月十三夜慈仁寺松下

是能月卽中秋有酒盈樽卽勝游
忘卻此身留冀北滿庭春水坐輕舟

題畫松

偶然數筆老松斜不聽秋藤再點花
彷彿去年溪上見一時錯認乞僧茶

題畫

小橋東轉覓誰家流水侵入竹杖斜
何事茅廬看不見白雲一半是梅花

酒樓

徽州城裏試新醅秋雨隨雲去復回
釣艇一竿雙白鳥江南分過夕陽來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陳三胤倩寓

喜及蒼松古寺傍竹簾人坐小齋涼
幾年不見髮何白斯地重逢儻又長

題鳴雁圖送別

蘆荻平沙共一羣秋風吹起數行分
縱然各向天涯路聲息相聞不礙雲

題畫

酒旗風裏雪初收坡轉驢鳴見戍樓
記得此身曾入畫汴梁歸路過滁州

一葉扁舟煙水寬
野鷗閒鷺兩相看
年來何信浮屠法
不畫漁翁把釣竿

口占送人之燕

匹馬西風結壯遊
黃金臺畔拭吳鉤
獨愁孤嶼從今月
冷落扁舟夜夜秋

我亦燕山舊酒徒
有書不寄執金吾
祇煩傳語慈仁閣
無恙松濤免大夫

偶作

睡起東樓野色平
此心無事喜新晴
斷雲猶映鷓鴣白

春酒堂詩存 卷六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殘雨忽聞螻螻鳴

醉某氏作

一街過雨主人心
竟爾留髭醉竹陰
睡起不知何姓氏
半庭紅葉半牀琴

旅思

蘆荻風生荷已殘
經旬無客雨漫漫
高樓坐覺葦衣溼
小榻驚眠藤簾寒

過某氏草堂留題

茅檐近水燕巢多
世事相忘鬢已皤
昨日爲尋苗菊去

歸來僮報長新荷

睡足

布穀啼殘春夢迴
柴門無事日高開
不知昨夜雷聲響
燒卻城南古廟槐

洞庭東山

晝閣朱欄水一天
桐陰門巷綠苔錢
不知渡口喧何事
半席斜陽到蟹船

隔斷姑蘇萬樹煙
莫釐峰下小如船
居人竟可忘機事
共指西山是橘田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思酒

雪打西窗帶雨絲
官街鼓斷漏聲遲
殘燈欲滅無人問
半榻和衣擁被池

揚州雜詩

蕃釐觀廢草何長
文選樓傾月自涼
祇有醉翁無恙在
仍看簫管下雷塘

明月春風處處樓
笙歌往事幾經秋
如何說及揚州處
便有煙花動客愁

飲張子漸齋

曲檻茅堂轉薜蘿一池秋雨亂殘荷清樽已醉不歸去
世上閒如爾我何

笑語終朝雨乍收一聲哀角滿城秋嘶羣塞馬歸來晚
醉後同君莫上樓

題畫

村居似隔白雲東不信前溪有路通風雨滿天行未得
莫將身在此舟中

杭寓言懷

小閣南窗春乍深竹籬鳥語雜蜂吟客來正及新醪熟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挈篋籃折菜心

去年二月雨傷神檢點清樽不厭貧最是今年風日好
西湖春讓故園春

坐竹院

深徑無人永日晴膽瓶芍藥散棋枰黃鸝啼罷過牆去
窗外微聞解籜聲

贈次寅

南屏山下一林逋筠笠磁瓶竹柄壺晴日花朝深閉戶
常因微雨入西湖

題春江花月圖送別

離亭楊柳繫征驂短短寒條折未堪最是筆端春思早
已先馬首到江南

夢中作

壁立山崖肌粟寒半輪紅日擁波瀾黃冠白髮從傍指
此是爐中第一丹

燕中送南歸詞

白馬雕鞍出薊門黃河水解日初暄歸鞭裏得東風軟
一路看花到故園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臂弓挾彈紫貂裘銀鎧偏斜馬若流不信南人身勢好
道傍疑是富平侯

歸信頻傳第幾函今看庭草長宜男女王廟裏酬香愿
正及城南三月三

寫懷

鷓鴣聲中茶筍天芒鞋阜帽卽神仙小樓無事看山雨
短棹何人進浦煙

秋水橋東天欲霜小窗斜趁竹籬塘鷺絲閒立扶花靜
蚱蜢健飛杭稻香

聞有幽人何處尋
象峰孤絕一登臨
幾村煙火依春水
萬樹梨花閒竹林

懷王備五

古寺樓西對寂寥
旗亭識熟舊征袍
春寒今日添風雨
童子商量酒價高
漏聲默處醉歌回
餘興還教窗復開
知道寺僧眠不穩
欲教明月莫前來

湖上春風柳色飄
呼舟欲附聽吹簫
長年攜手過亭去
笑逐桃花上六橋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潮落吳江夜半還
採菱歌歇櫓聲閒
一牀話動蘆花影
知過楓橋第幾灣

竊筍鄰園踏月俱
齋廚薪盡竹籬枯
較湯添火忙深夜
筍欲甜時酒欲無

忽掩齋門不見聲
但聞筆管放時輕
詞成故勿教人看
雜向耆卿試眼明

曉望

萬點寒鴉過盡西
一輪斜月向人低
欲追殘夢驚回處
黃菊樽前剝蟹臍

夜過

虎房橋畔醉遊時
明月依然挂柳枝
十載故人零落盡
馬蹄霜冷過橋遲

聞余百禮卒於豐邱

株守青氈四十春
無端乞食滯河津
樽前莫竟傳君死
同是青燈客館人

寄錢五咸

兵戈一隙上行舟
江北江南何處秋
聞道故人多得意
尊前莫愧舊征裘

春酒堂詩存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介臣賣燭於市

天正黃昏入夢鄉
誰能就爾問餘光
逢人莫計青蚨價
還怕秋宵較燭長

寄張左青

五几峰前坐小橋
斜陽無事數歸樵
秋風不厭山田薄
一畝能爭彭澤腰

春酒堂詩存卷六

春酒堂詩話

遺書三

鄭周 客鄧山撰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

家嚴常語客曰文公叶詩經諸韻似亦有不拘者如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菽叶薺也八月剝棗十月穫稻與棗叶轉韻矣何必強棗爲走強稻爲徒苟反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酒叶壽又轉矣又鹿鳴詩何必叶鳴笙笙入七陽乎一章兩韻經中多有

又曰雅頌稱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此卽是唐人律

春酒堂詩話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字之祖律者亦猶軍之有律也

嘗坐牧齋先生昭慶寺寓適有客以詩卷謁者先生一展輒掩置几側不復視已而此客辭去先生顧謂客曰凡於人詩不必於詩也於目知之頃見目中有梅花詩且三十首故不必復視耳隨出其梅花詩讀之皆免園冊語相視大笑又曰使當此君前一讀其輕謾之不能自禁當更甚於掩置耳

又嘗謂客曰古人詩無字不體情體物移易不可初視殊不覺也及爲妄改者形出始見如古詩云枕郎左邊

隨卽轉側二語爲李于鱗取去改左爲右豈非點金成鐵客聞之不禁失笑不特見先生讀書體貼亦以見先生接引後學之懷坦易可親如此

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古傳誦客少時大人嘗指示曰此牧之設詞也死案活翻及客稍知作詩復指示曰如此詩必不可學恐入輕薄耳何苦以先賢闕轍弄筆墨又云李建勳宮詞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聞此之謂不識廉恥于鱗選詩甚嚴而取此何也慎之

春酒堂詩話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次寅問予曰李青蓮畢竟是何處人予曰予不能必其何處但能斷其必非蜀人問何以徵之曰使青蓮果蜀人必不詠蜀道難矣

唐玄宗見青蓮飛燕新妝詩而能不怒見襄陽不才明主棄句而怒之此所以爲命也夫

少陵云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晦庵曰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故至今刻本皆作去字不知去字正無意思也樹字始令人想入圖畫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後閣中島盟說杜亦以

爲樹字然曰風如何吹得江去則非也來字亦不黏石壁若云江不能去則壁亦不能來不反受晦翁大笑哉又曰來對去亦板俗亦謬去來多少遠近諸字但視用之何如耳

少陵佳人詩云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又曰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數語近於鬼詩又崔國輔怨詞云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則竟似颯然陰風矣唐人固不特長吉善鬼語也

有見予村居詩者撫掌曰酷似司空圖修史亭詩子曰

春酒堂詩話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修史亭詩若何客曰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豈不似君平生射虎心何在獨倚柴門看插秧乎予曰予詩似與否未可知然前錢二字宜商客曰然則至今遺恨水潺潺離宮晚樹獨蒼蒼俱失商耶予曰此又當別論耳

少陵哀李光弼詩云內省未入朝正是就彼一生形迹心事兩字說盡可謂刻畫而申龜盟云光弼一生失著以內省二字混過誤矣

天關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或作闕或作闕或作闕

四字之中畢竟闕字近理正不必以不稱臥字爲嫌牧齋先生引東都記爲證是矣一日讀鮑明遠升天行云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籀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云云因想少陵用雲臥本此安知天關非天行耶況題是龍門奉先寺與明遠詩意相近耶

家舊有唐詩鼓吹一冊俱七言近體意主綺靡而魔詩俗調十居其七不知定之誰氏首幅有元贊善大夫郝天挺注一行余笑謂固應是此時之書然上有高曾圖

春酒堂詩話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記不忍廢也戊午客燕見牧齋先生有學集中有鼓吹一序證爲元遺山選次以比之王荆公百家選夫荆公百家選必可觀惜未見也若鼓吹之猥鄙何以當先生意如是恐不足以服嚴氏高氏之心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面質之

馮惟訥詩紀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夫豈在多哉但空梁燕泥與庭草無人以煬帝殺之而傳楓落吳江則可謂之一語傳耳若池塘春草以夢故非以此盡康樂也太白少陵將從何處

拈出耶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竟至殺身永叔云未爲絕響何至君臣相仇予曰此原非絕響直是道衡詩識耳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猶是也

丁酉夏別楊猶龍歸後先生書來附以詩結云聽到江猿第幾聲予爲之悽然然不以爲怪癸卯夏夜不寐吟諷此句疑唐人曾有之乃檢唐集見李司馬送劉侍郎絕句云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惟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不覺大怪至秋而聞先生歿

春酒堂詩話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死生之隔竟成詩識豈李司馬詩先爲吾二人作案耶痛哉

有客自鄜州來云州北有杜川爲少陵故居石壁上鐫長天夜散千山月遠水遙收萬里雲之句爲少陵逸句予曰此必非少陵句也客問何也予曰首句淺次既遠水矣又遙收曾少陵有是

唐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入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時陳郁云十音當爲謚也陳郁不知何處人何

其似北人耶北人無入聲以入爲平者豈止一十字哉樂府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二語分明是道人點化說得好色人冰冷香在爐中豈不可畏偏託女子口中道出令人不覺古樂府之妙如此

見有拈施肩吾閨情詩曰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以爲警絕予笑曰似此稱詩何異泛海買胡爲業風吹入羅刹鬼國耶卽有指南引歸亦祇泊得島夷界上

岳忠武詩詞極佳蓋緣性情過人故也然人但傳其送

春酒堂詩話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伐并潭水松風之句與滿江紅調耳所遺必多憶癸卯春於張子漸家見忠武真蹟用筆有法書過滁山作結云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署名一字詩旨含蓄無限惜忘前二句而子漸爲古人已七年矣嗚呼

虞山選列朝詩或刻或濫可議者十之三作歷朝傳隨意寫生可誦者十之七余嘗於晉中將列傳稍爲刪節手錄一過信非近代人所辨世之挾其弱姿淺調而欲撼之者固可笑乃有步其體例而成書者祇見其俚鄙

耳

余未嘗覽滄溟集戊午夏客順德登清風樓見其作郡時所題四律中各有萬里字其無心耶抑故爲之耶豈成名而有所無不可耶名之爲害如此

邱文莊嘗云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此言是矣然元白又何以輕而俗邪此中兩參乃得三昧耳慈水姚亦方嘗問予曰唐詩畢竟從何人入手予曰莫問從何人且先問從何體亦方瞠目曰體從五言古又煩言邪予曰非也須從絕句始亦方沈吟次予曰唐詩

春酒堂詩話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最得風人遺意者惟絕句耳意近而遠詞淡而濃節短而情長從此悟入無論李杜王孟卽蘇李陶謝皆是矣亦方爲之快然

甯戚飯牛歌鬆快刺耳已啟唐人風調友人曰安知非後世擬作余笑曰然則當時未必有甯戚其人

歐陽文忠新茶詩有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呼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要知宋時有催茶之法今山茶最遲安得先萬木而萌芽乎又有和嘗茶詩云溪山擊

鼓助雷驚

少陵望嶽詩考年譜謂是十五歲時作余讀詩意良然如王氏子弟聞郊公求壻未忘矜字龍門奉先寺亦未能坦東牀腹也

李義山云嫦娥應悔思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傷風雅極矣何以人盡誦之至又云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差覺蘊藉似亦悔其初作而爲此

司馬禮宮怨云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飛泉出御溝人說與李建勳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之句

春酒堂詩話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似予謂不然司馬詩較蘊藉不礙大雅

俞次寅一日語余曰謝客詩篇頗多何以獨得意惠連入夢之句余曰可知此君苦心在求自然

長信詩不必不怨然如王諶所云飛燕倚身輕爭人巧笑名知君棄妾意是妾怨君情則幾於闔街婦矣莫以盛唐隨人伎譽

虎林某氏爲女納采錦繡珠貝羅列堂上賓朋姬黨咸集正歡笑間忽有一蛇從中梁而墜眾各愕視莫能一語主人不悅顧某後至大聲曰雅不云乎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可賀也滿堂協讚爲之興然周子聞之曰此可謂善說詩矣

襄陽歸南山詩全章淺率不待吟諷不特誦之帝前見野人唐突只就詩論詩殊違雅致無足錄也後人翻緣勿遇之故不忍遺棄亦襄陽不幸中之幸矣

黃鶴樓詩評讚者無過隨太白爲虛聲耳獨喜譚友夏寬然有餘四字不特盡崔詩之境且可推之以悟詩道非學問博大性情深厚則蓄縮羞赧如牧豎啞席見諸將矣

春酒堂詩話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舉僧詩警句曰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牧齋先生笑曰次句似贈妓詩客爲閨堂余思先生雖是謔言然鞋香二字實可笑謔也而寓教也

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嚴滄浪之言無不奉爲心印不知是言誤後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嚴說流弊遂至竟陵

早朝四詩賈舍人自是率爾之作故起結圓亮而次聯強湊少陵殊亦見窘世皆謂王岑二詩宮商齊響然唐

人最重收韻岑較王結更覺自然滿暢且岑是句句和早朝王杜未免扯及未朝罷朝時矣

陳胤倩詩主風神而次氣骨主婉暢而次宏壯常指摘少陵詩目爲楊句如乾坤萬里諸語余笑曰君奈何又有乾坤一布鞵之句耶相與大笑憶此在己亥春慈仁寺雪松下今成疇昔矣錄及爲之潸然

唐武宗怒一宮嬪命柳學士賦詩釋之詩曰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排房拭淚痕余少謂公權此詩殊太淺薄豈急就御前清平

春酒堂詩話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已不免耶戲捉筆擬云宮花乍爾背春陰旭日迴光豔轉深自是君恩濃似海不教詞賦費黃金家君見之笑曰寒士酸態

客外祖范滌園先生博學該覽富於撰述庚辰春曾受第二舅仲將翁命定其詩集及舅亡後屢索是集於諸表氏不可得今憶一詩云仗劍自句東燈花昨夜紅山中無斗酒慚愧杜祁公題曰喜周倩至謂家君也時設帳蘭陰家君往從之游故有是作客四五歲家慈輒教之誦是詩後侍外祖側舉是問曰阿翁作唐詩亦可引

宋事乎外祖愕然時容年十有四客曾祖著有松石詩稿一卷藏笥中每欲合外祖稿梓行題春酒堂二祖集至今未暇而容鬢髮白矣

容祖八十時自題聯句於堂柱曰庚嶺古梅清香和我老燕山叢桂花萼待時芳蓋祖生辰在冬季而容父暨伯叔凡五也適外祖至命書者易待字爲及字賓客咸贊曰尙何待耶容祖欣然從之次日私語容曰汝外祖意太急失卻出語意矣

王子安滕王閣詩俯仰自在筆力所到五十六字中有

春酒堂詩話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千萬言之勢而其爲序不特囿於習氣且東補西湊餽飣可觀從來詩文同道卽謂少陵文不及詩然斑駁自見古意乃子安姿稟是口遂覺詩文判然耶

有以九言詩見示者余曰詩至七言極矣漢柏梁原已等之諧談俗語黃庭經語語歌行矣晉人喜書之而未嘗爲之豈當時亦鄙其體爲道流醺章之類而不足學歟七言且然況九言哉

盛唐萬楚五日觀妓詩云西施漫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關麗華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新歌一曲

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卻教今日死君家此詩無不視爲拱壁何也奪將妒殺開後人多少俗調末結竟似弋陽場上曲矣唐人俗詩甚多不勝枚舉獨舉此者以諸家所贊美者也

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此必非武后詩好事者醜而擬之武后何許人乃肯擬楊白花耶況較之楊白花又俚鄙甚友人曰君欲作梁公耶奚煩爲之前洗

嘉州東亭送李司馬詩前輩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

春酒堂詩話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蟠溪夢裏山二句已入中晚余謂此二句非中晚也其下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閒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四句竟開宋人門戶

容少時有詠古律詩二十首其詠相如璧起句云楚璞能歸趙無城亦可秦家君見之笑曰議論可喜然他日能不錄此詩則進矣容至辛卯始悟曰正嫌議論入詩耳遂盡焚之

長吉詩原本風騷留心漢魏其視唐人諸調幾欲夷然不屑使天副之年進求章法將與明遠玄暉爭席矣

錄其佳者於感佩合浦題趙生壁京城絕句全章外如
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
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江頭植樹香岸上蝴蝶飛沙頭
敲石火燒竹照魚船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
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劍弢懸蘭纓俊健如生
猱肯拾蓬中螢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天遠星光沒
夜遙燈燄短睡熟小屏深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蜂
語遠妝鏡燕語踏簾鉤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逢霜
作樸檉得氣爲春柳手持白鷺尾夜掃南山雲京國心

春酒堂詩話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爛熳夜夢歸家少心事填空雲襄王與武帝各自留青
春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風吹沙作雲一時度遼水
天白水如練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塞
長連白空遙見漢旗紅風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馬爲有
傾人色翻成足愁苦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環野色浩
無主秋明空曠間胡角引北風薊門白于水天含青海
道城頭月千里帳北天應盡乘船鏡中入無人柳自春
草清鶯鶯暖起句云星盡四方高又月落大隄上又九
月大野白結云來長安車駟駟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

園等句初無鬼氣何遜古人其歌詩長調爲古今常所
贊誦者余不道也善乎須溪之言曰落筆細讀方知作
者用心杜牧之直取二三歌詩而止未知長吉者也謂
其理不及騷非也亦未必知騷也更欲僕騷亦非也須
溪真知長吉哉騷亦安可得僕耶至謂其自成一家人
謬矣長吉乃未成家者也非自成家者也

春酒堂詩話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時已能詞章是追言之非賦高軒時也

余最恨言詩者拈人單詞隻句然於長吉不得不爾
詩不審章而論句遂趨中晚然少陵章法又須求其不
可測處否則如丞相祠堂與諸葛大名諸篇爲宋人師
承涉於議論失詩本色嗟乎旣免中晚之卑又免宋人
之橫吾於近代中將起誰氏而與言詩乎

王介甫明妃曲有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斷城莫相
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又云漢
恩自淺胡自深介甫少而名世長而結主何所憤激而

爲此言使當高宗之日介甫其爲秦太師乎靖康之禍
釀自熙寧王秦兩相實遙應焉此詩爲之識矣

須溪指飲中八仙歌曰古無此體非也此歌自從柏梁
脫胎

少陵對雨詩曰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失字舊本是
涇須溪曰失字好友人間畢竟宜從何字余曰涇字險
失字晦友人曰少陵晦句固多矣曰少陵無晦句祇是
今人學問淺耳

友人曰絕句以一句一意爲正格余曰如而言則春游

春酒堂詩話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芳草地何如打去黃鶯兒耶

班婕妤好扇詩舊注云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余曰此是
婕妤辭輦時作非失寵後作也故云常恐秋節至常恐
二字有見機意無固寵意若既失寵後作又何云常恐
乎

郭代公以寶劍篇發跡至今若有生氣讀之一鱗豪之
調耳然對英主正是沈細不得英雄事業中人非可以
風雅正則論也

有人問曰絕句如何練意予曰意在句中友不悟予笑

曰崔惠童詩今日殘花昨日開若是昨日開花今日殘
便削然無意矣

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友人指爲絕唱予曰自是絕句佳景
然肥字落韻終非盛唐本色此又不特絕句然也

閻仙所傳寥寥何以爲當時推重客舍并州一絕結構
筋力固應值得金鑄耳

張文潛愛誦玉華宮遂擬作離黃州詩向客津津誦之
其詩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

春酒堂詩話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
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
篙工起鳴鼓輕櫓健于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予
不知是詩視玉華健辣若何祇就舍夜借三韻竟可假
借否文潛豈今之儉父與乃欲拗折韻腳也

有儉父謂予曰南人詩口好亦生得地方便宜耳如姑
蘇城外寒山寺有何心力競指爲絕唱若效之云通州
城外金龍廟便揶揄之矣予爲之大笑然亦可以悟詩
中一境

友人曰詩能窮人信然乎曰予固聞詩能窮人但祇見詩能通人耳唐取士以詩豈曰窮人江上峰青尤表表者口日暮漢宮特傳御批除官千古豔之若孟郊諸人口原應爾安得概以咎詩哉友人曰詩窮人亦謂人於詩道進一分輒於世俗人情退幾許故窮也余曰詩三百篇最於世俗世情留心關切夫子奈何以之教人所謂興觀羣怨者通之謂也世之不詩而窮者多矣將誰咎哉

吳人計甫草夙有時名中丁酉鄉榜旋以註誤被黜癸

春酒堂詩話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丑秋與予相見燕市出詩有云予本熱中人十年遭廢置譬之太史公一旦割其勢予笑曰公等科名乃值才人一勢耶然後知近世得意之家奴客子弟橫豪里閭者謂之使勢蓋本諸此座上聞者爲之乾笑而已

舟過梅墟錢象元留飲予噉蟹甚暢戲舉筆題詩曰華筵能及蟹酒興十分開染醋忘雙箸橫嫩響一腮肥知天晦月寒擬腹鳴雷但備多薑在秋深準再來時醉矣次晨驚笑無異打油然於噉蟹情狀可云描盡附此博笑

春酒堂詩話

春酒堂詩話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酒堂外紀

墓文

慈谿馮貞羣孟顥編次

周徵君墓幢銘

同邑 全祖望 紹衣

鄧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

春酒堂外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臞癯篇什者即其救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土兵突至縛之去實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賂故來請或力而拘或暫而免將軍乃爲秀才欺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

而沈閣學彤庵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蹙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蹙翁嗚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間可知也先生蹤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臆盟傳青主於江右則王于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怡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羅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

春酒堂外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曆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足之稟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囚鹿島時著翁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

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詼諧閒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鄧山吾家白奪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子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余表肝忽忽六年未及掇藁子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讀曰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肝以慰後昆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貞羣案續甬上耆舊傳本此凡別書徵引同者

不錄

又案謝山所稱餘杭孫海門所作傳及徐文駒

墓表無從訪求附記於此

別傳

雍正寧波府志文苑傳

周容號鄧山鄞人性跡弛不羈御史徐殿臣一見輒加賞契遂與深交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而去容卽倉皇奔赴毅然以身質之殿臣得返容遂代

受刑枯足爲之跛乘間竊回跌宕感憤之氣自此益甚乃縱橫於詩古文辭借以據其壘塊視儕俗蔑如也尤工書法斂鋒芒於渾樸中不屑效斌媚以取妍於人得其書者皆藏弄之若拱璧時謂容之詩勝於文書勝於詩康熙己未總督李之芳薦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不就生平足跡幾遍天下晚居東郊春酒堂時已倦遊會有以非意加之者遂復掉臂入京鬱鬱成疾卒人以其品格方之山陰徐渭或庶幾焉

貞羣案乾隆浙江通志文苑傳浙江采集遺書

春酒堂外紀

四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總錄陶元藻全浙詩話阮元兩浙輶軒錄董華

鈞純德彙編俱采此傳

光緒鄞縣志傳

周容字茂三全祖望撰墓文一字鄧山生而慧甚芒刃四出一

應學使者試文筆奇橫能騰括春秋左氏傳使者驚歎

以國士遇之未幾以海上兵起容才爲世所急幕府羽

檄倚辦其手徐文駒撰墓表明亡後棄諸生續傳於青雷山雅

髮爲僧其父涕泣勸阻容自撰墓表未幾返服續傳遂放於

酒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墓表白眼罵座世多方之徐渭不

知非其倫也始容未知名時為御史徐殿臣所識掄揚
不啻口出續者舊傳至是殿臣避亂天童墓表為士兵突至縛

之去賓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

親友莫敢赴容故常往來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

請之○謝泰宗撰鄧山傳言殿臣命其弟持贖金來竟

以扶吾輩他日何以見御史遂代人誰無緩急令危無

其弟往諷名邦臣與墓文互異朝先握手道故遽釋

殿臣歸而部下大譁謂容受賂故來請將軍乃為秀才

欺耶朝先遂發怒下容獄榜掠之容不屈賴座客方伯

呂萬旋吉救護得放還然容足由是壁嘗自笑曰吾今

且為半人因別署壁翁○案續者舊傳容蹤跡遍天下

所至皆有詩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

門時里中史大成官於京招容往已而有博學鴻詞之

辟朝臣爭欲薦之容以死力辭○案曹志言總督李之

老辭不就次年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墓文○案墓表容少即

工詩兼善畫續者舊傳疏木枯石自率胸臆蕭然遠俗不拘

拘於宗法也續者舊傳尤工書法斂鋒芒於渾樸中不屑效

斌媚以取妍於人得其書者皆藏弄之若拱璧曹時謂

容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全祖望跋周

春酒堂外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墨好談諧能傾一座嘗在閩中或以千金屬一事揮

去弗顧續者舊傳其卒燕邸止一僕介壽視其含殮墓表貴交

有賄介壽欲取其集以去者介壽痛哭持之以得以無失

云續者舊傳

國朝畫徵錄 秀水張庚 浦山

周容字鄧山鄞縣人明諸生入國朝不試其詩少即見

知於錢宗伯受之黃徵君太冲善書工畫疏木枯石自

率胸臆蕭然遠俗不拘拘於宗法也容於滄桑之交嘗

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康熙己未歲有欲以博

春酒堂外紀 六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鴻詞薦之笑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春

酒堂集

貞羣案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彭蘊璫歷代

畫史集傳秦祖永桐陰論畫附傳均本此

明文授讀小傳 同邑張錫珉 有斯

周容號鄧山別號壁堂鄞人自幼穎異為諸生有盛名

鼎革初浮海急知己之難受刑跛足隱居不為進取計

遊於縉紳之間以筆墨自給倏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

酒鴛座又善哭叫號之聲驚動鄰里蓋不得志而猖狂

自恣者縉紳閒多重其書法鄧山自評謂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詩不如畫與范筆山夫子雪汀叔父友善過子家熟歡飲連夜醉中題詩畫兩壁又於壁上寫樹作直幹上無葉下無根但書天下事俱以不了爲妙在出人意表爲快耳晚年盡刪其酬應之作有春酒堂詩文集藏於家其詩情真氣厚稟酌風雅卓然自成一家人多傳誦之文集絕少繕本梨洲先生嘗覽之而不得近從友人處得文十餘首拔其裁衣者說燈蘭賦與其論詩論字書藝苑金鍼亦已和盤託出因爲補入惜乎未窺其全也

春酒堂外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鄧山傳

鎮海 謝泰宗 時望

余嘗悲孫拯死於二陸費慈宰意又爲拯而死冀以鳴冤或有當讐玖而一啟其悟也若王回之於鄉浩李撫之於新興王晉徐晦之於楊臨賀是於事無補徒氣誼存雄發憤憑冒爲仁義行耳今周子所爲御史徐君事於二者何居御史居天童山下世家具宅也一夕爲潢池所攫至翁州勒以三千金贖家之人罄產授之三分券齒而有其二御史懇於暴者不腆介弟質於使者圖

歸而畢事暴不許御史謂弟在卽余在胞同天合在原之難彼此相急卽千金重貨哉林回何以棄璧而負赤子趨也暴信之輒命介弟來介弟欲來也介弟欲來而其婦不忍介弟來謂贖金安出矣御史聞之則改牙冠爲南冠傷禦侮之無其人矣周子鄧山扼腕歎曰御史千金能辦計以權一時之進退寧終相負哉胡爲同氣有異心也鵲鵲之章謂良朋徒抱永歎是五倫之義可廢硯北之交也人誰無緩急令危無以扶也吾輩他日何以復見御史君遂代介弟往御史名殿臣周子詭名邦臣暴以爲眞介弟也款如御史久之書浮沈也則疑而耳目之矣又久之何贖金無錙銖至豈其處乎必有以乎蓋遷延半載而情畢露弟爲隸人矣然猶冀御史敦朋友誼終不以財廢人也至於消耗絕而周子之辱可勝道哉此贖筭捷其始也孟青之後加以炮烙兩蹠骨見而斷矣至今周子以王貽元終其身固有尊足者存也然初意豈至是哉當是時不知御史若忘之乎若棄之也何其弟婦逆料微中而阻遊子浮海之行若是乎智過周子矣設令周子弗爲代御史在暴者所贖金

春酒堂外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至終當作何狀御史卽優游家食寧勿一念之哉周子既苦刑拷又飢渴莫援自謂必不起卽暴者亦以若終見損於徐并非其所暱交可知我亦笑用此空質爲徒費敲扑無已時守者怠矣卽暴魁亦曰履艱涉險其弟實儉德自避有是周子不惜爲友代死有是御史不妨見金不見人亦今之罕觀者豈謂彼能以大誼自享者哉詢之爲博士弟子員試海天一幅圖詩有何處覓來乾淨土乘槎仙客好藏身之句暴魁奇之欲如高季昌於梁震故事周懼逃焉方周代介弟至翁州其髮禿

春酒堂外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暴者怪之則曰欲爲徐鑣而不可得借頭陀鳴首陽志暴者爲眞介弟所爲也卽有從者徐福偕君至翁發覺之日楚毒備至亦如君君令先逸以促贖物福曰某之和有主猶公之知有友也豈忍哉君以此益堅苦自矢不少屈云先御史得代而歸與君家人約千金爲壽君聞之曰吾豈以千金易一死者及君歸往謁御史御史慚愧謝徒有千金約矣君沒齒無怨言也今御史安在哉夫以君之爲質於翁非爲千金將以代御史之死而明其清白是孫拯等之苦心至於千金終莫能辦而徒

慷慨就義千里投荒爲知己受斃是明知靡益於事猶若誼不容解則王回李撫從井救人也君於二者何居焉於二者何居而兼有二者之事亦惟論其在我者耳君名容字鄧山博覽羣書千言立就嘗試全浙大考七篇悉驚人句不讓何涓一夕瀟湘賦也旣歸自翁遊京邸宗工哲匠尊爲導師幾欲凌班馬而塵視屈宋又嘗爲天章寺書華嚴經懸鍼倒薤蚊腳鵲頭七日就矣其行奇其才更奇今人以徐有貞擬御史以馬士權擬周子豈其倫哉

春酒堂外紀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酬贈文

與周處士書

長洲汪琬君文

自足下初入京師卽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旣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

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且爲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闕見是宜如何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僕交游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

春酒堂外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嘗不歎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誠邪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邪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瀨博之學曠達之思迴出輩流又能周旋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伯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酬贈詩

人日同閭孝廉爾梅紀處士映鍾陸處士嘉淑周處士容集龔尙書鼎華齋中得人字

秀水朱彝尊

汾東代北三千里惆悵花前四度春江左文章公等在燕臺風物客愁新
賸訪誇車子時命三歌童行酒歌許荆卿和酒人不是尙書期我數天涯淒斷此佳辰

曉過越城同周茂三

錢塘俞泰

季春子偕茂三如甬曉舟過越於時煙波潏蕩

春酒堂外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畫閣簾遮偶有所感賦此

越城已被曉風開越水參差畫舫來
櫓聲驚醒杜鵑睡紅露飲花花正醉
望見朱樓薄霧凝楊柳叩簾渾不應
高吟直欲喚龍起何不風雨海上去
越城曉過凡幾人後世應知我與君

送周茂三之吳中

俞泰

送君蘇郡去春色照離時履跡多情想吳宮懷古詞
山川應有待煙月早相思日暮湖中泛吹簫任所之
遊金陵留別甬江周茂三時茂三方客蘭陰歸

俞泰

仗劍已欲往臨歧復屢看雖然壯志重其奈別離難蘭浦君方至江樓歲近殘徘徊終自去今夜北風寒

自武林同周茂三如四明旋獨歸武林茂三有孟

夏來遊之約賦此寄之

俞泰

同旅費評詠獨歸憶舊吟江流有廣狹海勢自深沈離別交情識馳驅世路禁來期知亦近不遣白雲尋

暮春卽事和周茂三韻

俞泰

鷓鴣人語畫樓東春色將歸柳絮中梅子青衫愁試雨

春酒堂外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櫻桃醉面怯經風曉晴燕去簾知放晝暖蜂來窗欲通

偶到湖邊一望綠中原有麥爲誰豐

時作梁已陷

貞羣案茂三原詩今佚

寄四明周茂三

俞泰

茂三秋盡歸甬今又歲杪矣流寇東掠江右兩

浙震恐天下有不可知之慮吾黨可無相勉哉

因賦此贈之

詩成不敘別離情天下方艱寄勉卿臘盡雪霜寒正甚

春來風雨夢多驚莫甘小草隨時出應固東山待世平

聞說持觴恆日夜古來避亂有劉生

山寺懷周茂三

俞泰

白日忽已夜山空自寂然隔溪將渡月遠岫欲來煙歸暗樵呼急炊遲野火懸心閒恬久坐神靜悟無眠交友

非常事懷人期足傳其餘不敢憶天下獨君賢

每逢山水處吟歎卽思君月立泉邊石風扶松上雲夜

深燈欲澹山寂響如聞世亂尋奇士懷憂讀異文天涯

魂屢合日出海波分

甬江浮橋月夜

俞泰

春酒堂外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三月既望與周茂三醉後步橋上慨然長嘯

因口占

夜空江愛月山掩雲不歇獨立橋上人浩懷納超越

彭城署中讀鉅鹿楊且亭先生刻詩愴然有懷并

寄周鄧山

俞泰

黃河春欲暮客思杳無邊官署冷且靜聊閱孔簡編忽

見先生詩不覺心愴然一讀一歎息再讀感纏綿翻覆

展讀之流涕掩卷焉記昔庚辛際先生在西川寄書八

千里其意殷且專薦人不使知鄭重書便便士固感知

已刻骨意不刊茫茫視一代如公真大賢本期黃閣輔
乃作玉樓仙才名堪不朽千秋自與傳獨慚無以報飄
泊走歲年著書猶未就詩酒嗟流連掩卷復開卷起看
明月天安得其周子一話夙昔緣

爲茂三錄別和劉公猷比部松下飲酒四詩韻

合肥 龔鼎華 孝升

四序日遷移游子悲他鄉棲窮林鳥欲去仍回翔故
人好顏色北風不能涼曠昔青松陰月出皎夜光持觴
坐空階歡若登我堂良會不爲樂憂來知何方地偏偶

春酒堂外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荒宴無用譏太康不見江海間旂旄方央央

幽人局林樾吾亦臥河濱相望不相見闊絕動經旬車
騎盛宛雒顧視多路人朱門深九重各愛千金身白首
疲津途鞭策亦已勤安得萬里客託好恆比鄰言歌紫
芝曲載拂溜衣塵綢繆踰親串舊願無離分鬱鬱隄上
柳攀條行復春古來寂寞士名姓垂空文何如學飲酒
浮世聊自珍

劉生理朱絲當風再三歎請公長嘯懷蘇門退征縱雲
翰丈夫欲行意仕宦終饑寒吾衰亦已甚刺促長抱關

執鞭苟可求爲謀寧不殫感君布衣士介節良獨難耦
耕以爲期且盡今日歡

浮雲散長坂白日何皚皚聞當遠行游層城澹清暉別
離豈不苦羨子先還歸駐馬立高原塞雁參差飛回首
松間樽歌呼安可論

送四明周茂三之金沙

仁和 王 典 備五

天下才有數古人多齊名傳世自可感豈必與眾驚知
子已數載相見心卽傾此豈古所易況於今重輕春風
吹客路多病心崢嶸留詩題別業花影較昔明雙棹過

春酒堂外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水落花流有聲

送茂三北行

王 典

八月秋風颯颯起知君遠行非得已十年不向長安城
一朝忽渡黃河水同念山田草易荒夢裏親顏憂與喜
賢者之意各有爲不必迂疏舊行止隱忍本無用世懷
天涯霜雪替甘旨與君交好半名流猶未識君心若此
野村池畔多桑枝君常共坐明月時作詩送君屢不就
君行何可無余詩古來壯士縱慷慨淮水圯橋良足師
秋風既過春風生明歲江邊須蚤畔

周茂三張章友將有北行馮道濟亦至

王典

平生好友周與馮皆生四明山水中張子定交雖不久
垂髫吟誦周生同去年周生客湖上頽然獨醉雲山楓
歲暮霜雪來道濟兵騎雜沓游興窮我今閉戶掩書卷
起看鸞燕飛東風故人迢迢不可見夜待明月昇天空
夢中握手曉相見喜極頓覺開心胸人間出處誰從容
或南或北各可從燕都本是舊遊地了了指顧西山峰
乘時守道各自致特達不足慚英雄故鄉貧賤胡足樂

春酒堂外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我抑鬱心忡忡便期痛飲羣仙宮山頭尚有花開紅

茂三來泉上

王典

山深春自靜不意故人來芳草猶無影梅花正亂開詩
書難易世天地久忘才待月沿溪去聽泉夜未迴

懷茂三

王典

君去將三月驅馳道路中心多驚落日愁重畏秋風岱
岳開文字齊梁憶戰功塵埃搖落處身世兩悠悠

懷茂三桐園

王典

君住桐園我入城一月不見心中驚亂離著書何日畢

烽火作客誰能平夏至雨多河水滿伏前陰動夜寒生
遙思荒徑行吟際夕照蕭蕭竹柏聲

過柏友堂呈茂三次寅備五

錢塘 湯煥 劍佩

病久不到此懷君策杖行野因天愈闊月爲客來明王
伯偶然事英雄不盡成無端多感慨今古一書生
恩恩風雨內不信已春殘昨接故人札始知花事關誓
言日月改莫作尋常觀遙指望西柏相期保歲寒
骨肉爲師友王生三載餘見懷多筆墨知不棄遼條牢
落羞言命窮愁懶著書區區無限意惟子應知余

春酒堂外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身已至此歌哭總非情天不容余死世多嫌我生文
章原有數忠孝豈求名浩浩天涯內江湖約遠行

酬王備五兼詢茂三

仁和陳祚明 胤倩

久客燕山故舊疎鄉關兄弟少來書相思奇士無逾爾
肯寄新詩一起予栗里荒園疏把酒蘭亭勝集憶聯裾
因酬好句懷周子重蘭還家竟把鋤

感周鄧山贈郁素修篆刻圖章歌書其後

同邑

王應玘 刻公

篆刻圖章古意謫當時取信按兵戈虎節分符佩記驗

文字故從正面多秦漢已來興印色印行譚作反手迹
纖巧配搭由此生精工華美忘開闢乃至今時尙奢靡
人情莫不趨花綺絢爛光怪豔陸離鐘鼎尊彝石鼓文
嗟嗟古道於茲誰復理周生雖識何長卿此時猶有文
壽承前代豈無文何師妙手何曾有盛名實藝趨時筆
墨賤賤工良工於是見隸書篆跡秦已亡滄海桑田時
刻變嗟嗟此後顛連無有限

寄周鄴山燕中二首

同邑 錢肅圖 筆一

與君抱苦志弱年事幽討不輟少陵篇傷其值天寶舉

春酒堂外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工謠詠操行實塵表鳳輝何寥寥江流自浩浩沈縣
三十載悽惻負霜草日月還丹遲踴躍頭白早忽忽不
自得沾灑仰蒼昊春風被郊原跂足豁懷抱還奏邱中
琴永念慰衰老

江總避侯景遇難年二十歷仕陳與隋初終異一節與
君涉憂患艱虞難具述天涯走饑寒世路窄於蝨雙睛
目炯炯暗如坐漆室能言未爲瘖亦重固其舌愚誠類
夸弭說擯豈深屈君才萬流輩雷電閃胸臆詎乏斯人
幕同車異轍迹感余飄泊來偃蹇身世拙長愧生偷存

敢辭糜糠粃白髮幸相見精誠眼未閉茫茫痛前賢久
化爲異物卽此風日美相期歸種秫

寄懷周鄴山

錢肅圖

不妨晨夕閉柴荆年老愁聞隔歲行數十年間長道路
幾千里外誤聲名酒呼小港河魚近眼對一村秋樹明
人事卻嫌催遠出高堂寸草正含情

短歌示甥周容

同邑 范洪震 筆百

山則鳳兮水則龍吾與子兮俱憧憧

喜茂三和尚歸二首

同邑 徐殿臣 玉清

春酒堂外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忽憶何年別歡聞此日歸不堪重見面非復舊時衣天
地寸心在江湖百念違可知蕉萃盡惟有泪痕肥
無望空山雨孤雪况復歸相看矜道貌回想誤儒衣白
髮人將老青天夢屢違何當來話夕秋半茗初肥

茂三示感懷詩步韻

徐殿臣

往往誤所聞不分歲已夕此夕殊笑人何日行胸臆庭
松大於椽亂後手自植但有天相存支離正難測譬之
煙雨時推窗忽晴色

貞羣案茂三原詩今佚

簡茂三遠歸

同邑 董隆吉 長卿

八月佯狂侶澤漁一舟輕浪賦歸歟不聞宇內王前蠅
何意蘆中客渡胥應有紀詩仍作歷可曾憂國即封書
韶光正及同垂袂爲報前山梅放初

沈哲先下獄後茂三有志士羞三義之句慰之予

亦得二絕句

董隆吉

報君甘忍辱念母強言誣天意或有待孤臣且暫進
自念寧非罪相看半是俘莫須恥刑僇英布起黥徒

貞羣案茂三原詩今佚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雪齋夜分候王水功周鄧山不至

同邑 錢豹 文蔚

錢湖如畫映秋空昨約城西紅雨中浪急風高舟不渡
任教明月照青松

寄鄧山

同邑 張鷟 章友

朔風十月遊子寒敝裘增結行路難長天過雁落汀沙
曉向南雲發羽翰鄉書喜接平安字分明細數征途事
古人負米百里餘甬山何意災祲至咄嗟高堂雪滿頭
君亦胡能守林邱村東野老驅耕牛預卜溪田歲有秋

薊門春色毋淹留咄嗟高堂雪滿頭

飲周鄧山春酒堂

張鷟

晴光開野外春亦喜君歸親病初能酒天寒頻問衣梅
芳當曲徑客至及朝暉欣賞悠悠遠行雲起翠微

別鄧山

張鷟

每喜扁舟至山樓話日移鄰人多問字徑鳥解題詩約
爲尋花密歸因戀酒遲依依傷別袂寒月照相思

寄鄧山

張鷟

七里橋邊水春溪雨後通著書枯百草抱志貫長虹親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驚時亂家貧恃歲豐定知新釀熟萬感一杯中

寄周鄧山

張鷟

晚鴻天際落汀沙望入孤村處士家風力何能欺阜帽
詩心只自對黃花江城負米歸潮急野畔呼耕過雨斜
曾約春風乘興至寶林不改舊年華

鄧山至

張鷟

蒙陰遙憶郭西村蕭蕭霜華照淚痕薄酒耐寒剛瞬息
蹇驢覓店各黃昏故園雨洗風塵夢昨夜春生薜荔門
欲訂漁舟千古約追隨應許問桃源

喜鄮山至小扶亭

張翥

昔年分袂甬江濱，離緒猶傳紙上吟。
千里笑談疑入夢，一庭絲竹悟知音。
天心惜別留風雨，驢背關情在古今。
何日東皋歸握手，芒屨藜杖遂幽尋。

答鄮山問梅花消息

張翥

村深風雨到西鄰，昨夜晴光過水濱。
卻羨老梅心不競，一年寒盡不知春。

亂後寄慰鄮山

同邑 史大成 及超

亂餘多歎息，翻爲爾軒然。
辛苦青氈盡，艱危白髮全。
故人分半菽，游子恃蒼天。
消息知曾到，歸期莫屢遷。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過周鄮山宅次入山不果韻二首

釋德介 于石

溪雲如有期，時與梅俱白。
清風掃不開，正可放遊屐。
寂寞想伊人，負卻寒葩萼。
難辭笑白雲，懶作山中客。

初霧飽寒光，徐行尚未莫。
遙望春酒堂，杖履識村路。
欣欣三徑開，自出平原步。
竹影亂疏籬，登樓慰余住。

貞羣案鄮山原詩今佚

答鄮山寄懷韻

釋德介

與鐘同起與鐘眠，別卻君來二百年。
朋舊無多幾健飯，弟兄應愛各逃禪。
得相忘處堪留錫，可問津時便買船。
自信名山筇底事，長隨月影缺還圓。

過春酒堂看梅

釋德介

頻過七里寒梅下，今索巡檐花正芳。
清影自然幽夢穩，素心誰謂野人忘。
山川處處從前老，風雪年年覺後香。
春酒堂間共歡笑，竹松無恙色蒼蒼。

送鄮山居士北行

釋德介

聞君行前北，我亦爲君思。
家有高堂在，寧忘春酒時。
山深雲自遠，松靜鶴還隨。
好待梅花發，遙寄一枝枝。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同鄮山游桃源洞

釋正昇

華頂千峰碎，溪深不見村。
紫霞封石洞，清露溼苔痕。
但有花光媚，都無人語喧。
提攜因選勝，不作醉桃源。

擬薤露詞

全祖望

陷虎穴

周徵士救友

鄮山徵士救徐御史事，兩漢人物方有此耳。
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
感懷我友，急取思虎穴凶果。
然需于血，踰稱燧翁吁。
嗟世教衰，那得高義薄穹窿。

防風有一節足見百體豐長吟老婦詩敬謝翹車弓春風呼獨鳥秋霜鳴九鐘

聞周鄧山沒於京師

錢肅圖

舉世眞同痛斯人不可無存亡關氣運喪亂老泥塗不
涅猶謠詠傷心到穢蕪經年寒苦地何事尙飢驅
牢落乾坤大難容出處心明時猶感激老去更浮沈文
字千秋見光芒五岳深山陽何處是不分寂人琴
衰世悲麟鳳艱虞滿一身經綸飽空寂著作起沈淪幾
有徐陵果偏憐穎士眞同心凋謝盡長慟最沾巾

春酒堂外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鶴鵲方得地鴻鵠竟安如一代風流歇東山巖谷虛苦
辭宣室召誰問茂陵書豆蔻吾將老班生空舊廬

董岳堂翰至云高隱學周鄧山李杲堂相繼逝世

有吾黨風流頓盡之語以起衰見囑賦答二首

錢肅圖

眞是斯文喪同趨數載間向禽留故國圖偃老殘山並
與耆年重何曾六十慳賸餘眞著作長得在人寰
隱學年六
一杲堂年五十有九
患難餘衰息曾親作者壇嘗因論社稷不薄在飢寒短

日隨流水歸溪憶釣竿斯懷長不遂祇是任風湍

悼鄧山

錢肅圖

只在乘舟七里間不教白髮臥東山風流詞藻終驚眼
贏得詩文未賣還
鄧山距子家七里沒於京師有欲
撰其遺稿者出百金其僕堅不與

哭周鄧山五十韻

張鷟

生豈終長夜人誰足大年獨君能邁俗於運實關天瑣
子驚奇骨兼行閱眾編繞廬凋草木吐氣結雲煙開闢
窮玄悟典墳廢舊詮機非由腕下巧乃授生前才遂超
千古學如匯百川姓名元老慕詩賦小兒傳醉或呼張

春酒堂外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旭愁來做鄭虔寓懷偶染翰得意盡忘筌逸韻猶轟耳
高牆詎及肩閒居培翠藻過客拾香荃屢滿馬融宅車
交杜甫廬門安可署鳳社卻弗登蓮尙友期諸葛解紛
快仲連甲兵當鼎沸冠蓋似眉燃諸靜波濤勢膽爭虎
豹權冥情塵路暗寄興物華妍業以芸窗貴時當石隱
賢家貧謀負米臂肥怯揮鞭貂敝因經洛歌酣會入燕
汀流一線引陌柳萬絲牽聞說多魑魅徒勞羨倥傯始
知蒿里近原屬冀城邊有請應辭禱雖危不受憐短章
詞自祭永訣證難痊五丈咨星隕少微妒月圓讀書眞

絕種瞻岱竟崩巔後死文茲在莫容理信然吾儕深隱
痛斯道遂黃泉憶昔縑緗其挑燈風雨聯趨庭爾矻矻
立雪子拳拳志每欣攻玉身今悔墮淵肯傷凝碧詠每
撥剡溪船投契形骸外析疑楮墨先茶鐺同試火蘭市
五分錢鳥語留吟座松窗恣醉眠幾番商卜築是處託
耕田離索聊堪此叮嚀各勉旃飄零浮斷梗情切抱孤
弦珍重憑金鐙殷勤附錦箋訂隨鴻浩蕩歸對景嬋娟
土冷埋荆璞春殘集蜀鵲無方縮異地餘淚滴新阡空
寫哀言積奚昭大節全蒼旻遙欲訴胸臆恨仍填血灑

春酒堂外紀

壬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萱花砌雷奔織女躑躅嬌拚繡譜驥弱守遺篇扶輓艱
辛去招魂縹渺還依依心未逝嗷嗷日常懸

酬贈詞

金縷曲

朱彝尊

同周鄧山陳胤倩飲嚴太僕齋中醉賦

滿目悲秋賦悵征塗衣裘盡典酒錢難數賴有城西嚴
太僕肯與荆高爲伍拌痛飲忘形爾汝客罷長齋如泥
憤更孟公投轄多豪舉觴百罰氣如虎 天涯幾得良
宵聚憶連年東西吳越後先齊魯主便不留賓也宿何

況留賓不去任醉尉頻訶歸路我因欲眠公莫笑聽街
頭遮莫鑿鑿鼓還坐起爲公舞

聲聲慢

張翥

江樓同周鄧山讀書處

千年名勝一代文章堪盡今古風流喜對海天萬里蜃
吐瓊樓閒修茅廬數畝硯池中綺散霞收問韻頗有匡
山書卷灑水詩籌 志在日星河嶽且長嘯高臥煙雨
綢繆龍戰初酣欲續半部春秋但從無字記起又都成
隔渚猿愁松窗晚倚斜闌頻看吳鉤

春酒堂外紀

壬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叢談

題曉山集周鄧山傳後

同邑 林時對 寶昇

昌黎誌子厚不諱與王叔文交好而於以柳易播一事
咨嗟慨歎謂爲人情所難蓋瑕瑜不掩直筆始可傳後
今讀鄧山傳如寫照添毫并其人之精神畢現鄧山一
生恃才傲物跡弛不羈之狀呼之欲出真可謂繪影繪
聲矣至用筆之妙精警生動得龍門扶風之髓必傳必
傳

貞羣案董曉山劍鐔有墨陽集傳本頗妙無從

采訪

周覽堂事辨誣

全祖望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於海上也覽堂以知己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覽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蹙有爲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慚負於覽堂及相見覽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覽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歎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覽堂以受拷故凶終於心水是未讀覽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於覽堂生死之交謂當覽堂臨歿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覽堂以戊子救心水事畢卽歸而農祥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庵張蒼水事大半舛錯全無攷證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不免耳視而目聽若覽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郢書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全祖望

鄧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銳於渾樸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

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續甬上耆舊詩題辭

全祖望

先生自言文不如詩然其犀利處極可喜且有關係惜其翁洲死事諸公傳不可得見予故錄其最工者三首

貞羣案續甬上耆舊詩所錄鄧山文爲趙文敏

公漢書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三首

先生論詩以爲千古來屈大夫杜拾遺後鄭所南有其性而筆墨鹵莽於大雅無當此乃先生所以默自位置知此乃識先生與楊猶龍輩唱和之作非其性也所謂

春酒堂外紀

三四四明叢書

委蛇索食者也

甬上族望表

全祖望

東皋七里周氏去城七里故有此稱詩人容一望

桐陰論畫

無錫秦祖永逸芬

周容逸品

周鄧山容疏林枯木自率胸臆蕭然遠俗曾見扇頭一頁淡遠空靈山石陂陀隨意鉤勒皴法雖簡略而神氣極渾厚似有一種天趣飛翔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畫到如此境界便不爲蹊徑所拘空諸依傍

雜錄

歎譽贈俞次寅

常熟錢謙益受之

往余讀明州周茂三詩歎其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近代才子無出其右已而羣公歎茂三者皆以余言爲然今年偶遊錢城有人告我曰杭越之間羣毀茂三以爲其人可殺而詩可放也眾怒洶洶將及子子其戒之或又曰吾子不自量採列朝詩結彈斯世之所謂宗主者雜然欲殺而以茂三爲頓刃茂三懼殆將進子以自免也錢塘俞次寅者茂三之友也次寅詩名獨噪於杭越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詒之并以詒其徒王備五馮道濟者其爲歎息也

俞次寅先生小傳

錢塘王廷燦孝先

俞次寅先生名泰杭郡庠生性聰敏讀書一目數行下好爲詩時西泠諸子引商刻羽語語追摹古人先生獨自抒胸臆形其感懷怨歎不屑一字寄人籬下人推其才先生亦以才子自負好酒無日不飲飲未嘗不醉人稱爲酒徒晚更佯狂罵世不拘拘繩墨人又目爲狂士先生不自諱爲狂也所遊皆知名士尤與四明周茂三同里湯劍佩及余先大夫友善周先生客太原先生同

春酒堂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大人斂金數十兩命其弟湘迴走四百里貽其老親湯先生歿越三十年出一帙封識完好題曰亡友湯劍佩遺詩付湯先生子慶民刻之以傳

慎齋詩存序

陳祚明

西泠固多詩人自余十七學古詩與柴虎臣紹炳陳際叔廷會毛馳黃駉相唱和其後五言古好胡彥遠介韋蘇州韓退之之體愛章淇上士斐近體愛嚴顯亭沆而四明周茂三容來遊吾郡獨與淇上交莫逆余益嗜其古文大小篇各體詩歌西泠諸子引商刻羽語語追摹

古人而彥遠茂三閭或自抒胸臆形其所感懷怨歎予並愛好之不能置也逮余遊燕山交遊日益眾覽觀四方賢大夫士之所論著日益多然彥遠茂三先後曳裾三條廣陌間公卿重其名不下陳子昂李白語曰閉門造車天下合轍人賞識予奪寧有異耶王備五典顯亭內兄之子曰與茂三淇上昵夫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備五之似茂三豈顧問哉壬寅春將治裝北上梓其詩以爲贄而乞余敘之夫都門縉紳先達閱人夥矣操衡尺而別低昂其識鑒審矣懷千金之璧而先售其一如

齊齋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所復進而內好光澤與曩者從同同則不俟俾色叩聲而價大定今誠如茂三者卽可以知備五參之伍之豈直優孟之類叔教已哉余里中能詩者西泠十子以外張又兢兢光稱先輩斐然大雅材也徐武令汾嚴方貽曾渠名父子能嗣其家聲吳雁市秋爲淇上入室弟子查繼侯聲止俞次寅泰與備五一吟一嘯力敵茂三雁市方在長安人都知之今備五又往西泠之風概可觀矣

續甬上耆舊詩傳

全祖望

徐都御史殿臣原名之埏至省試始更名字玉清一字心水刑部郎承烈之子崇禎七年進士以行人擢試御史南京繼陷破家輸餉召爲右僉都御史不赴已而奉父入山海師闕入內地縛先生去置水泡中索餉數萬幾死賴故人周容以免先生雅稱周容之才卒以是得其力

張神木醫字章友學者稱爲補堂先生少名行格與周丈鄧山讀書江城其才相埒會遭國難不就試更名潛字又陶遂將隱矣是時吾鄉遺民極盛寓公亦多先生

齊齋外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之唱和自題其私印曰短衣孤劍客乾坤所爲詩皆學杜陵青坂陳濤一種其受業師邵輔楨老儒也曰周生當以山林老張生恐不免耳時人未之信也已而先生果以母命不得自主出補諸生舉順治丁酉秋試再中南宮副車知神木縣

史侍郎大成字及超一字立庵公與同里周容戎駿聲最厚己亥城東大亂容方遠遊公正里居所以恤其家者備至駿聲卒於京公爲之殮

與劉超宗書 節錄

太原 閻若璩 百詩

安得將杜于皇潛閣古爾梅周茂三容姜西溟宸英
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顧景范祖禹劉超宗某願寧
人炎武嚴蓀友繩孫彭象琴桂願梁汾貞觀一輩數十
人盡登啟事齊集金馬門真可賀野無遺賢矣不肖雖
旦夕填溝壑猶含笑也語出血誠至性非汎汎故并錄
聞

閻潛邱年譜注

平定 張 穆 頤州

周茂三容茂三亦作鄧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酒
堂集梨洲弟子也申臯盟贈周太望先生序茂三曰吾

春酒堂外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絜身所以教兒子輩者
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
人所匿笑實以承歡耳云云

鄭寒村年譜

慈谿 鄭 勳 簡香

康熙五年丙午公三十歲仍館鄧郊又識萬布衣允誠
與談詩者周茂三錢聖月二君

壽昌禪堂刻周鄧山文集募簿序

蕭山 毛奇齡 大可

甬東周鄧山以能文稱海寧查孝廉嘗爲予言之予時

求其文不可得既而予出走四方不相見而歿實不知
其人之學之果何等也壽昌禪師與鄧山舊將勸緣
於人而鉉其集以行於世夫釋門空空每欲捐所有以
益所無然不過以虛化執以福利化仁謂佛家緣業如
是耳從未有爲儒門作檀那者夫吾儒爲文嘔出血
原與釋氏之攻苦鉅鍾爐烙相去不遠而乃篇殘簡脫
輒其燎草爲灰滅則雖慈海相息者亦且並生其悲憫
之心而況居同方而行同倫其爲鄧山所生平當不止
查氏一孝廉已也菊師居壽昌曾得天童開山塔而重
爲新之其作佛門之旌幢者已非一日今復爲是舉吾
方慶吾學之窮有旂檀海矣

募刻法華經疏

釋德介

夫我薄伽梵之闡化也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廣
演三藏十二部中惟法華最上一乘所以經云深固幽
遠無人能到此實難信難解不可思議大解脫法門也
誠末世之津梁迷途之慧炬故能威揚沙劫化破塵區
破煩惱之賊詎藉干戈壞生死之軍惟憑法力可謂魏
巍乎其有神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茲因里中名士鄧

春酒堂外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周子智通釋典敬寫蓮經法右軍做北海應薦福之
雷轟恐黃庭之鵝換今欲辭梓俾廣流通祈達官長者
大家擔荷或唱或和或自施或勸助共植無量功因庶
得兩嚴具足故如來偈云隨宜方便事無復諸疑惑心
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則知斯刻之功將浩劫而無窮
直使人人見佛物物明心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
不可思議之大解脫法門也謹持方冊是爲勸助

世間無
三十三

義彙十卯齋

柳彙卯齋

賸彙八齋

光緒甲酉武進盛氏

甲寅辰增編本重影

草市之士以能文章名海內而余獲交者得三人焉一為侯朝宗一為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朝宗同里年長于余與余為忘年交已未余推關顧石始交叔子二十餘年前識于湘于黃州僅得其詩比開府江右適子湘亦客遊于此乃得盡見其所為文余學詩頗久至于論文竊聞諸先生緒論朝宗文超軼雄悍富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淺薄是非往往失情實然朝宗古文獨為于舉世不為之時厥功為鉅叔子文不名一體與衍精卓切事理而或者疑兩竿于經學又其行文急于見法子湘之文立言必依于道醇而肆朗潔而雄深不襲前此之偽秦漢亦不為近日之偽八家大較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吞容勝之較長繁短則子湘之文與二子鼎足而傳于後亡疑嗟乎朝宗貴公子早負盛名中更患難而竟以諸生范鬱以死叔子抗志窮山晚乃客遊吳越閒嘗一被徵託疾堅臥不應未幾以旅死

青門全集序

今獨子湘在耳余聞子湘十歲補弟子員有聲困踰四十餘年顏貌皤白矣乃僅一絳名選入當代名卿鉅公亡不知子湘者而子湘飄落如故余又以悲三子之不遇也然有可為三子幸者唐以來布衣之士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遠不暇稱引前明三百年間風雅一席山林與薦紳幾于分半而號稱古文大家自潛溪至荆川震川不過十餘輩而布衣不與焉山陰徐渭思以古文詞自見幸而遇袁中郎身後名驟起然不久寂然今其集其在視潛溪諸先生實覺遠遜尺牘題跋亦小有佳致耳本朝文治五十年于茲亡論承明之虛作者相望即布衣之雄如三子已足驂騑有明大家矣而況天下之大文章如三子而非余所及知者或更不乏然則謂本朝文章之盛即于三子信之三子顧不重哉朝宗壯悔堂集魏叔子文集久版行于世子湘今始出其全集謀梓以序屬余余乃牽連其論之如此集有曰青門龍棄者為詩六卷文十卷曰青門旅棄者為詩二卷文四卷合之得二十二卷余觀朝

宗詩力追北地而蹊徑未化叔子雅不以詩名而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旅棄古近體益詣妙境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也夫商邱宋

毗陵文派始荆川方明嘉靖中滄溟弇州繼空同之後以先泰西京之文雄長海內荆川獨與遵嚴後谷鹿門數君子發明唐宋六家之緒言遵嚴序荆川之文以吳道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至不可勝數而英華之所磅礴唯季札言游兩人而繼之者荆川也其推引可謂至矣而荆川答遵嚴書盛自謙挹不敢當以今觀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無咎文潛之流馳騁後先可以不愧而洮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詭于講學而又不能忘情于用世又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荆川自以為為徒業者不啻其哉殆非盡誣也吾友邵子湘氏生荆川之鄉蓋嘗學荆川之學者其為文遠取法于唐宋大家時闢馬班二史之藩而其于洮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瀟湖鄰具區煙波

青門全集序

浩淼之觀既足以蕩滌其胸臆中年謝塵鞅自屏于山水寂寞之濱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其力于文章論者以為天之阨邵子故爵其遇而不知寄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邵子也邵子博學即未知視荆川何如其于文章洮汰鍛鍊則已至矣邵子之詩格甚高氣甚邁嘗觀海市于之采窮炎漲于扶竹而其詩益奇恣盡變與其文皆可必傳于後世無疑邵子方客宋中丞牧仲吾言不信試質之牧仲謂何如也新城王士禪贈上書

自癸酉奉長書屈指又五年矣中閒不乏便郵而卒無一字展候左右者非自甘闊略也非敢忘夙昔之好而故靳尺一之贖不一候涼溫敘契闊也竊以為大集告成此千秋不朽之業序其書者當屬之當代鉅公海內淵匠乃吾兄不輕以屬人而獨三千里問序于不佞弟若以其為可與于斯事者又若以為平生知己故人無踰不佞弟者此意詎可忘也而此五年中朝議

之煩骨月之悲山川雨雪絕微行役之勞苦皆足以疲耗其心思驚緩其筋力迄不得舍筆腐毫仰報來命以稍副知己屬望之意心實慙焉平生視文字之債如重通然未折券則心怍怍然聞其聲則背汗過其人則面發赤而欲白竄于寥闕無人之境矧敢修尺一以通下執事乎故五年來不以一字候左右者非敢疏也非敢忘也而寧白蹈闕略之跡者特故人之諒我也昨歲暮鎖印後雨雪連朝掩關謝客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始再取青門絕業旅裝兩集焚香雜誦連日夜意有所會撰序一通雖知無當于作者而一蠹測海聊欲自附于千秋之業吾兄試觀之當亦掀髯發一笑榮而忘其五載闕略之愆矣乎二家詩頃承高明選定甚精當大序謬相推獎不敢當不敢當韻書古叶極服其淵博而精覈并謝頻年教益此後著述時時望辱惠教之勿真以不佞弟為疏忘闕略之人而不足與于斯事也則幸甚幅寬神往上元後二日弟期士禎頓首

青門全集序

三

僕聞青門山人呼僕為鐵青門僕未謀面何以知鐵似僕五金中惟鐵最頑且鈍不可以文又不近于文舉凡天下之至無文者莫鐵若也今青門果以鐵呼僕又命僕為青門山人文集序是欲于不可以文不近于文者而使之論文僕即以五金三品論金銀之氣浮矣濁矣夜氣何堪以日錯錫弱矣銅雖堅而無濟色厲而內荏者也至于鐵獨不見其鋒其剛其芒乎及鋒而用之散電其光也耀雪其質也神器其戕蛟也文藻其為龍也五金皆曰金經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剛鐵耳剛生金中百鍊而出于將莫耶皆是也光芒萬丈李杜之文章也舉天下之至文者莫鐵若也惜乎僕之僅得其頑僅成其鈍也惜乎青門之鋒之剛之芒而不遇也雖然豐城三尺鐵沖為牛斗雷煥拭之以南昌西山土張華拭之以華陰赤土拭之斯遇遇之則知已得一二人是矣商邱宋先生既為青門山人序之矣曰海內布衣能文章者得三人一為同里侯朝宗一為密都魏叔子其一則毗陵邵子湘即所稱青門山人

是也且謂唐以來布衣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槩見前明三百年風雅一席布衣與縉紳爭長古文詞獨山陰諸生徐渭耳身後之名驟起自袁中郎得之殘編始今亦寂然僕見商邱序翻文長集誠不若青門山人之醇厚沈雄耳商邱先生知言又知人者也知言則誠淫邪遁皆所闕歸于雅馴知人則浮誇詭隨悉無庸期于方正聞青門落落不苟俯仰不隨時雅為商邱所重商邱常屬撰宋氏先賢祠碑青門以為代也請署銜先生曰署青門名姓足矣若先生者可謂交布衣而相天下士矣則亦山人不遇之遇也朝宗叔子皆以布衣為先生許可遺集未由得聞人孤陋寡見聞未能一識天下士因序青門集而生慚愧如此又生而愚即使似鐵亦不過似其頑成其鈍而安得如青門之鋒百鍊而出吐為光芒者也而況垂老且病并其頑鈍而至于鋪乎今彙次古愚心言存其十一不祈序而自序者鐵自知耳因序青門集而重增感慨如此青門麓棄旅裝詩文皆有序古愚未可與言詩也題曰青門

青門全集序

四

山人文集序承命經年臨池而輒止者三毋曰苟矣莫捫朕舌河上翁大敬畏也青門鑒我矣青門山人毗陵人分俸刻其彙者為武進明府河朔王君似軒元煩其名也並書之以為海內長吏好賢者矜式康熙乙亥仲冬莆田彭鵬古愚吾鄉邵學使雪嵐先生操觚葉以進退天下士極推毗陵邵子湘博學工詩古文辭為當代作者余心識之會銓宰毗陵雪嵐祖道里門顧余曰不喜君得毗陵喜君能得邵子耳因出一札介余與邵子交余之官之明年邵子始一詣余余具道神契之素邵子亦欣然然落落率不過一再過暑齋茗枕論文而已余于是知邵子不獨文人抑且高士今年將謀梓其全集屬余序謝曰子之文傳文也今大中丞宋公管序之矣余則笑敢亡已姑與子論文夫文者理與氣而已理為文之體氣為文之用理與氣相資而文生焉故天得之而日月所以行星辰所以列雷風霜雪雨露之所以震動肅殺而零濡地得之而山川以奠草木以植鳥獸蟲魚含靈蠢

動罔不涵泳暢達以各適其性此卽天地之文也聖人得天地之理與氣以開天地之祕而爲文序卦陳疇詩書禮樂粲然秩然帝王之與聖賢遞相授受以發明性道之源流而後天地之文章益弘麗而不可掩大哉天地之文乎至哉聖賢之文乎秦漢以還作者日繁理氣之交純疵不一自賈董馬班劉向揚雄王通之徒下迨唐宋元明諸大家其文章高下雖若與世遞降然能各鳴其所得成一家言以弗畔于聖人之道則皆可謂作者矣下上夷無所得而竊焉求古人于狀貌景響之間分溝畫壟曰若者爲秦漢若者爲八家剿竊半之備販半之其陋者掇拾一二宋儒語錄衍之成文而奇詭者則又獵取梵典吹釋氏之糠粃而揚之以欺世嗚呼茲數者皆文之賊也以是言文吾無取焉爾邵子退余出其文讀之大抵探源六經沿委二史汎濶唐宋大家而雄深醇肆兼詣其境故能馳驟變化以成其家而無之或畔于道是殆得理與氣之純而出之而臻作者之壺奧者與元明以來莫之或先也邵

青門全集序

五

子磊落高曠不隨俗俯仰與人交不輕合余既心重其品而又信其文之必傳乃割薄俸爲梓篋橐若干卷既成誦前語附中丞公末簡且以質之雪嵐先生康熙癸酉嘉平月河朔王元炳似軒

邵青門全集總目

青門麗藻

古近體詩六卷

計詩三百九十二首

序記碑傳雜文十卷

計文一百七十六首

附邵氏家錄上下卷

青門旅藁

古近體詩二卷

計詩二百四十九首

序記碑傳雜文四卷

計文五十一首

青門贖藁

古近體詩三卷

青門全集總目

計詩一百八十八首

序記碑傳雜文五卷

計文七十一首

附墓志銘祭文

青門簾棄詩序

余與子湘別十餘年今年相遇京師出所爲戊午以前詩六卷屬余評次文十卷則先以屬之陸冰脩余評子湘詩自漢魏以至李杜三唐不名一體能鎔液古人之菁英而歸其鑪鞴故其取材也博其持格也高其寄興也遠七古之瀏灠頓挫七律之蒼秀沈雄尤冠諸體詩之必傳無疑也今海內稱詩家數年以前爭趨溫李致光近又爭稱宋詩夫學溫李致光其流豔而佻學宋詩其流里而好盡二者皆詩之弊也然且一倡羣和黠者爭改轍而馳之而子湘漸斷漸斷卓然于波決濶倒之日自信不疑錢牧齋稱震川先生以鹿麋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子湘之稱詩亦復類是故天下皆知重子湘之文而知其詩者或眇雖然此足病子湘乎哉余嘗謂詩文盛衰之運譬之寒暑然往則復窮則變更三十年宋詩之流弊將極然後窮而思變而子湘之詩乃大重而余之言乃信至于文冰脩論之當矣余亦閒附數語

青門簾棄詩序

以識嚮往云康熙己未夏五蘄州顧景星序

青門龍葵詩目

卷一 擬古樂府五十六首

當雁門太守行賦崔常州

當長安有狹斜行

捉搦歌四首

子夜歌十首

子夜秋歌

子夜冬歌

促織謠

布穀謠

沙民謠

和顧黃公六禽言

和顧黃公古禽言四首

青門龍葵詩目

索何帝

羅平

請子同詠明史樂府分得洪武朝三首

秋胡行

效六憶詩四首

俠客行

城根婦

估客泣

爾何人

明啟禎樂府變十三首

熊經略

謝內提

沐思陵

卷二 五言古體七十五首

遊張公洞循後洞抵前洞三十韻

詠史二首

田居詩八首

雜詩二十首

夏夜章滄村居

寄贈薛堆山先生

登金陵城作效謝氏

雨後登惠山最高頂

小憩漪澗堂汲泉煮茗

舟發廣陵抵高郵

月夜湖行

蚤發迷大道

古興八首

寄題竹江上松子閣

青門龍葵詩目

且發三山向銅陵

經彭蠡湖口望廬山

潯陽舟中作

雜詩感所見也效劉公幹三首

漁父

夏夜卽事擬陶

仲夏

古意寄吳梅村先生

追挽薛堆山先生

草堂述懷三首

同仁祠詩并敘

甲寅元旦後一日坐東軒試筆

暮春追理遊棹示家人

登支硎中峰下尋寒泉石門諸勝

寄賀大理劉川謝其為先人誌墓

葉林屋過宿草堂

丁巳蚤春探梅元墓因登聖恩寺鐘樓

夜泊虎山橋

靈巖詠古蹟五首

卷三

古體三十七首

解仲長畫十八學士圖歌

贈陳舍人勸儒

對月寄別周穀城時有徐沛之遊

阻兵劉家堡對月遣悶

沛縣官舍留別楊簡菴表兄

瀟湘八景圖歌

守城行紀時事也事在己亥六月

青門簾幕詩目

京口行

訛言行

結交行贈陳其年

桃葉渡逢周穀城

黃河行寄顧見山水部時以事即訊夏鎮

苦旱行

將孝廉槎長畫山水歌

走筆贈別汪九石臣

滄州舟次對月

江蠟行

中秋官舍醉歌簡王廿六

將抵漢陽舟中賦長句先寄楊簡菴表兄

射虎行爲黃州別駕宋牧仲先生賦

涓湖草堂歌贈蔣穎揆

歲星行贈顧黃公

西陵客舍奉酬子湘見贈之作

顧黃公贈新竹簾走筆作歌

苦熱行客黃陂官舍作

留別楊簡菴表兄

憶昔行贈楊陶雲左遷新建丞

地震行

楊芝田攜惲正叔見訪因過芝田小酌作歌贈惲

日蝕行

朱芾畫春禽聚曉圖歌

自題五真圖歌

奉和青門五真圖歌

前題五首

讀畫樓歌寄周樸園先生

沈君行

五人墓行

遠遊篇留別陳椒峰董舜民

寄方邵邨侍御

禱雨詞效張王體

卷四 五言律詩八十首

蚤秋訪吳山人二首

高郵別陳簡儒便附家信

百感

十六夜桃源立秋

任城飲胡氏嘉樹堂

別友

津門雜詩五首

憶家

秋日作

先人墓松植三年矣冬日掃除悵然有作

草堂雜興八首

客有談義興善權之勝者

陳柯亭過草堂

蕪湖道中霧

蕪湖放船

江急

九江

喜晤楊簡菴表兄小酌話舊

贈楊臨泉表姪

酬顧赤方招提雨後見寄

登迴瀾閣

河橋別時穎揆

南門龍藏詩目

走訊龔仲震因憶亡友管其玉

東泉卽事

哭楊簡菴表兄楊以黃陂令卒官五首

得楊陶雲豫章書卻寄

移褚道士山房梧桐植東軒

哭亡兒士驥十首

雨泊虎邱別賀天山時約遊元墓不果

惠山遊秦對巖太史寄暢園五首

壬子七夕悼女

望小孤山

江夜

別楊臨泉

宿棲賢寺蚤起

廬山

憩山菴

南康雜詩八首

對月

虎邱喜遇賀天山

贈董舜民孝廉二首

長至夜黃父菴龔琅霞岳邁亭陳椒峰諸子同集二首

卷五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望太湖二首

晚晴書懷

和吳山人仲立野眺見懷之作

寄題華陽山館

夜泊京口

彭城懷古

登歌風臺懷古

南門龍藏詩目

送友之貴州觀察二首

望鍾山三首

自孟城渡揚子江

望岱

蚤春楚遊寄懷莊潛菴宮庶

馬當值雨

潯陽舟中憶龔仲震久客邢襄遙寄

送友歸附家訊

魯臺山春望山爲二程先生讀書地

送車孝廉下第歸邵陽

贈別顧亦方

留將穎揆宿草堂

和楊陶雲感懷時左遷新建少府三首

走簡楊芝田乞芍藥栽

丹訪蔣穎揆潯湖草堂

送張大再之黃州經紀楊簡菴喪

題蜀山蘇文忠祠

喜楊陶雲暫假歸里同飲春曉閣看梅

送董舜民孝廉董將以訟冤伏闕二首

酬陳柯亭送別之豫章作

登吳城望湖亭

駱成菴招飲豫章寓樓談次頗及會稽之勝

寄訊楊少府

入春四首

自題青門草堂

漢東

題莫渭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并敘

方共樞高齋種竹詩

青門麓集詩目

閏丙辰五月邸鈔書事七首

丙辰四月初度久客喜歸

登太湖西峰

卷六 排律絕句九十首

應宋常州試閏月立秋

登郡城西樓因謁蘇文忠祠

分賦得琉球刀

送鄭生之楚幕

南康酬友招飲見贈之作輒廣來韻兼抒旅懷

送陳椒峰謁選三十韻

丙辰除夕守歲用杜句起率成廿韻

江上舟中

九日客中

登聲信釣臺二首

題畫五首

蚤入杭家塢

山中雨後

沛縣雨夜

津門官舍話舊

秋寓僧院三首

夜坐

舟婦詞二首

湖漲

豆架

青門草堂八詠

西溪積雪
後潭煙帆

安陽春雨
晴原驛路

東岡桔槔
遠寺微鐘

青門麓集詩目

俠客

漢南

書揚州邸壁

北行道中竹枝詞三首

草堂晚眺

冬日草堂漫興四首

送友人遊楚二首

喜卽到西陵率爾有作

春盡客舍雜憶四首

燕中送友歸梁谿二首

觀弈譜三首

初夏絕句五首

送魏善伯歸寧都八首

雨夜

上海歌八首

吳門寒食

和汪鈍翁先生吳閶柳枝詞三首

高郵舟中卽景

夏口偶成

秋邨卽景三首

青門麗稟詩目

青門麗稟詩目

九

青門龍棄卷一

武進邵長衡子湘

詩一 擬古樂府

當雁門太守行賦律常州

太守出行雙轡朱四牡駢嘶交衢高輿廣額黃頭贊借問太守誰家世遼東云姓崔太守稍由別駕選鉤距擒伏儼若青天大吏袖手坐小吏不索錢解選兵十萬來掠敗莫譙訶前騎擁婦女後騎牽駱駝太守馬至嘶嘶耳語稍稍引避去解坐巨艦播大鼓漕卒千艘氣食虎太守持箭長尺五銷金中央懸令字言被臺檄用軍法治首亂者誰論死棄市解昔我寒無襦踵決無履我今有田有廬有婦有子嗟我太守清廉不能得上官指解太守當左遷老弱皇皇塞門罷市哭聲震天詣闕上書者萬人皇帝陛下至聖神解奈何天門門九重黃金為闕蟠蒼龍嗟我蟻民欲扣安得通嗟我蟻民欲扣不得通解

青門龍棄卷一

京洛有甲第峨峨麗名區文砌白玉飾宵冒黃金塗甲楯羅道旁虎豹守四隅夾轂相借問云是丞相居騎馬何官人踞跋黃塵趨下馬卻入門長揖丞相奴袖中出銜紙細字蠅頭書謁入坐車庫饒腸鳴轆轤良久得召見鄰行仍次且何用展繼繼裏蹄壓絮綸又何展繼繼懸黎開珊瑚織成翠羽帳四角明月珠木難及火齊一一綴流蘇丞相大歡笑物厚意不疏左顧言辦飯傳呼飭中廚略一舉杯捲但坐將頤頤須臾再拜出顏色何敷腴前年侍中郎去年掌奉車今年驟遷次千騎專城居丈人但安坐為樂良未徂捉搦歌四曲

白玉作把金作帶殺癩生角馬如狗男兒失意枉身手貧女不嫁只疑醜

十三女兒急作髻香黃袂衫三尺袂阿姑憐女翁憐婿青絲白馬行人發

東家紅顏蕩子婦空牀夜夜啼著曙蓬頭厭齒西鄰媼嫁雞逐狗

共一處

子夜歌十首

與歡作鄉里兩小各呼名歡大性情變不許儂呼名拔藕黃藥浦移根浪浪天身苦不得語要使天見蓮北斗闌干落烏白鳥已嘯盡地作方界情知是空基石闕百丈餘牽用十橐駝橫門塞街巷長悲可奈何見儂強歡笑別有心所快饒饒黃黃藥裏苦口頭甜儂愛歡情懷移歡對門住少年無心腸人前誤爾汝持繡近窗戶歡來就儂翻反動鍼線頭倒亂儂絲歡但日冥來莫待雞鳴去耶婆多心腸應為儂作慮耶從何處來儂自不會怒牽耶就儂懷請言不來故誰使歡見儂肝腸日煎苦春蠶怨桑葉腹絲只為汝

青門龍棄卷一

子夜歌

滅燭開綺窗羅帳垂金牀竝體不分明故要新月光綺閣歡新涼明朝試妝束杏子紅單衫翠細豔郎目

子夜冬歌

腹悲耶不知但看枕邊迹儂淚如檐冰點點時時滴炭爐火欲冷蘭膏燄不長耶自怕風雪那得夜度娘

促織謠

促織復促織涼秋八九月新婦扎扎當窗織一日織文餘兩日合成匹婆言無襦兒言無衣翁欲易米煮餽糜縣中租吏來叩門聲如雷阿翁趣辦飯阿婆烹伏雌持布送租吏租吏含怒譙言爾物何輕微新婦十指出血不得一縷穿房中淚下如縷縷

布穀謠

村墟五月布穀鳴家家驅牛向田塍誰令我家充里正荒田地白

不得耕昨日縣卒至驅迫入城市官府怒我輸稅遲繫獄一日再論答肉腐蟲出垢而遂首一作親交來相探牽衣泣下不能止附書與親交歸告我妻賣兒子

沙民謠

雞飛狗跳狗殺殺官兵來毀我屋夫出走藏妻為鹵官兵帶刀行放火言奉黃紙驅汝汝啼官府殺汝

和順黃公六禽言

割麥插禾似割無插一云割插

割麥插禾泥深沒駝新婦餉飯拾取螺歸家煮糜奉阿婆

苦似怕勞而小意夜眠

苦昔年鬻牛犂今年典妻子屋裏無人淚瀾瀾

不如歸去子規也

不如歸去南山張網羅北山嘯豺虎猩獒稱弟兄魑魅相伴侶

於忽乎一云巧女

於忽乎西鄰老媼東鄰小姑紅顏勝花時幾何廿年新婦

廿年婆

麥枯

麥枯色如鴉麥

麥枯麥枯小麥黃黃大麥枯十日九雨爛麥稈爛麥稈兒饑不

莫嫌婆餅焦焦餅兒亦無

咄咄怪竹雞也

咄咄怪東家婦女大發獺應當門戶郎不如郎但飽飯休出外

和順黃公古禽言四首

奈何帝陳後主時蕭山有景

奈何帝客孔都官宮中女學士墮樹壁月曲未殘朱雀航頭擒

虎至景陽宮井銀作牀二妃生死不相離

獨足上高臺

獨足上高臺陳末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足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春草變成灰沈醉日飲一石任性過日樂哉後人

未傾紅燄迷樓摧既而任其性日不爾何以過日叔寶長安去阿廢江都來高臺猶

甘人唐大中十年舒州有鳥人面綠毛紺

甘人甘人肉脂作餚人骨炊作薪前有春磨寒後有鹽尸車束

縛屠割如羊豬不見乾符之後屍如麻大中妖鳥先鳴呼

羅平羅平通中吳越有大鳥四目二足鳴山林其

羅平羅平鴛鴦是收弟鴛鴦是汝兄鬼車九頭啄金屋廣旭白晝

鴛鴦羅平越鳥爪背空爾鴛鴦雷渡江來羅平噤不鳴

諸子同咏明史樂府分得洪武朝三首

韓成代明太祖自將長壽昌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舟中

韓成代成仁者固不取難乃服上冠危冠將韓成進日問古人有殺身

沔陽漁人善柁黃五通鼓祠作行殿玄磨森爾大邦讎豕豕地吞

勢獲獲六師溯流街解艘碼可龍江臺鄱陽雷甸電燿波濤轟

切天地晝晦湖水丹黃明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橫

日王師小失利龍服幾遭余音且制沙淺舟膠賊圍合大呼跳跟

短兵接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上冠奮身沈江賊駭觀王師乘之紆急難解三戰三捷殲戎首落

其角距奔羣醜僕姑一發貫睛顧賊屍僵仆若枯柳嗚呼殺身良

不易代主心尤苦漢紀信明韓成干六百年孰參者世不見忠臣

祠突兀康郎山湖波湧蛟螭婉三十六將雲旗翻

老臣素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老臣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素危素字太微臨海人與何遜善元末隱居

屬續時何如報恩寺前井中水

浦江鄭氏補江人自其祖綽教子孫勿異其姓十世食指至
見弟八人更補之急是少許存自許鄭氏交通胡惟庸者鄭氏
弟史請行其兄難免見其弟至迎謂曰家事任長弟無與
二人第入其兄難免見其弟至迎謂曰家事任長弟無與
可從人爲非耶即有之權建布政司參議

榮榮三荆樹灼灼揚紫琴株株自相結葉葉自相扶浦陽有義門

十世惟同居室無別釜鬻行無別衣衾同產五六人家政幹其樞

一兄客京邸五弟各在家叶是時法網密網首節投紛拏案治獄

少反聲連逮繫千餘義門亦遇告禍患乃須臾刊章一朝下閭里

爲欲噓季弟名曰湜奮身願請行急難有弟在豈敢累諸兄曳我

銀鐐鎖著我短後衣慷慨出門去百挽百不回五日渡錢塘十日

達王畿劉闕時青天虎豹夾路遠長兄得聞訊捷步往詢之果然

見吾弟驚歎前相持家事應任長汝來何所爲湜也長跪啟兄言

恐非義門兄老弟方壯樞質弟不辭兄弟爭入獄不知所坐誰

獄吏白御史御史白至尊至尊大稱欽義門朕所聞趨令具洗沐

青門龍葉卷一

五

中使召湜前解汝銀鐐鎖脫汝短後衣官汝四品官七閩汝所治

堤拜叩首謝乘傳還其鄉十日過錢塘五日至浦陽閭里喜旋歸

駢填擁路衛諸兄喜是歸握手各沾裾過家榮上塚醜酒烹羊豬

長老噴噴羨各歸教其兒榮榮三荆樹灼灼揚紫琴株株自相結

葉葉自相扶聖世重孝友永爲後人模

秋胡行

憂患何多九州不可居陸避猛虎水避蛟螭磨磨張吻人肉爲膏

側足迷徑路狂顧涎微軀歌以言之九州不可居一時俗憤彈好

惡衷自疑娼母街妓西子爲蛾師消撫絃聽者言倦聆折楊皇琴

四座大稱善歌以言之好惡衷自疑路逢兩玉姝導我遊天衢

蒼龍夾道斑麟伏跌河伯供酒漿雷師吹笙竽傳教仙吏譙言爾

胡凡民來到此開歌以言之路逢兩玉姝解富貴不可期貧賤聊

自娛田家蜡蠟吹笙合等大姑進小婦進孟龍頭兩黃牀上

一東書歌以言之貧賤聊自娛

效六憶詩四首

憶見時簾箔流光豔微風蘇合香卻月齊紈扇欲前故不前伴伴

半遮面

憶坐時新妝豔鏡前袖拂將輪局驕弄未調絃笑顰自然媚含嗔

倍可憐

憶行時繡帶芳風吹粉色花爭豔衣香蝶白知下砌疑無力禁條

如有思

憶眠時欲眠更裴回燈燭剔未落羅襦解故遲含笑帷幌裏問歡

忙底爲

俠客行

俠客羣斜騎騶首爛雪花朝辭主人去昏叩主人門手提頭顱熟

血腥殺君讎家報君恩拂衣出門不知處十日大索長安市

城根婦

彼何者婦椎髻蒙茸朝拾馬通藉拾馬通衣單腹餓拾不滿籠路

青門龍葉卷一

六

逢故鄉女伴對泣訴苦語音同夫婿官二千石得罪長流烏喇生

死不得消息通身籍籍藍旗嬌兒賂賣安知西與東今日跌腳墮

面城根婦當年侍女如花紅

估客泣

何處估客強廣州估客強我母巨觚四角幡珊瑚玳瑁五木香珍

珠百斛載中央鼓發鼓二更斷昆陵驛邊鳴號箭何來探丸少

年拔刀跳盪無前條欲焚炬燭天官兵城上視城下口噤目眙不

敢前解珊瑚玳瑁五木香珍珠百斛載中央一席捲去但去莫

計量能持牒訴縣官縣官不爲理訴太守太守卻案不官視遙呼

罵猶奴今時太平安得有此估客吞聲淚瀟瀟

爾何人

嗟爾何人擁黃蓋乘朱幡當胸繡燈金麒麟前騎對對綠沈後騎

蹴踏星奔縣令自負弩太守除道如迎嗟爾何人解蛟鯨在大

海猛虎居深山黃紙一朝下案之關閭開不見高牙大纛居中央

禍害諒有由夫人樂樂不支王聖趙燒竟何如

志安縊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先帝后今上安宮中老婦兩宮榮辱并一身高皇女誠

紅牌有 洪武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月不死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有明崇禎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地極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萬馬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事史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子道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通亡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哀哉亂源實在此

福藩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鄭妃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尊願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海內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富不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王尚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一家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至重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鹿脯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子景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悲襄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法遂 崇禎帝位後張后崩安宮後安宮後三月

腥力竭罵賊血噉齟旗竿矢集怒益震閨中紅顏能殺賊十發十

青門麗藻卷一

詩二 五言古

遊張公洞循後洞抵前洞三十韻

晨策趣雲巖陰崖隱窺委身下一竅束炬探幽穴霧氣滃滃
乳溜暗澤汨汨滑尻趾穿屐履倚鄰投足蹊級斷斂蹙避石
發炬忽狂叫萬狀闢絕徑如熊羆臥蹄股互搜抉峙如虎豹蹲
張吻試齧齧盤盤如敗輶轡轡如立燧或如青芙蓉華葉互駢列
又如五色芝輪菌凝卿霏險極鯽魚尺徑仄而滑深黑礙失足
嗟成永畢須臾厥神境呀然忽屏豁寧空覆巖廣紫雲自盤結
鏤斷疑鬼工結構類天設胡牀羅八九廣臺亦空闊日影漏天窗
了若澄潭澈品瑩萬乳垂秀削干笋拔上撐與下拄相拒或一髮
時見蝙蝠飛俯仰如雪削壁樹榭洞口葉葉密傳聞赤烏年
神斧畫撤揭六丁激雷電鑄鑿非一日張公果何人茲焉託靈室
蛻骨石牀空休糧人困閉青梯凌虛無羽翰生髮弱畏世網嬰

青門簾卷二

壯喜茲遊決石髓亦易逢塵鞅苦紛斂仙蹤儻可期從公訪丹訣

詠史二首

雷晉自彌澤不結蛟龍姿網羅自垂天朱鳳發光儀嬴政為不道
唐燄燄書詩博士四百人枕籍就坑巨圍綺自茲逝招隱商山陞
紫芝何堪燄深谷何遠迤劉項方倚鹿巖臥了不知偶出定漢儲
片語功名垂彼翁何為者乃是秦坑遺色舉不終日達人識其幾
寄言末世士高蹈良可師

東漢競氣節廚及互標榜閭閻竊太阿大獄起鉤黨死骨填牢戶
生亦備考掠士類既以殲王室隨板蕩孽固由羣小諸賢或疑顛
嶢嶢乃易屈反使正人喪吾慕申屠生超然獨長往依樹結茅茨
猿身仙梁楊蟬蛻避禍階鴻冥全高尚三復處士言精識理不爽
明哲其庶幾異代余景仰

田居詩八首

希世味干謁顧己慚疎愚中歲習耕作眷言欣做廬高柳蔭空巷

茅檐俯清渠南溪夜來雨晨作不遑居饒餉勞婦女勤劬慰農夫
良苗日就長閒暇披吾書警彼飲溪鼠果腹豈冀餘并稅苟無負
屢空亦可娛

雞鳴披衣起驅犢向東菑豹聲吠深巷寥寥人語稀殘月出林杪
草露沾我衣農務今正亟力耕戒乘時豈敢營溫飽庶免素餐譏
杜陵潤風氣丹霞滅朝燒有滄應初伏女風振華條鷗鳬翔北渚
蓑笠聚東皋愧彼霖雨霖霖憫此饑餉勞泥潦塗四體冷風扇新苗
既耕旋我廬盤盂息斟酌筋力豈不疲忘憂自成謠

種瓠冀滿園種瓜冀滿邱夏月屏荒穢引蔓亦已修綠葉從風幡
嘩映綠畛稠采掇安敢惜願充君子羞常恐迫霜節零落委寒溝
烏曉林光白煙疏蓬門曙野人起常蚤乘涼門前樹霏霏曳川霞
微微隔林語漱齒沿清溪循畦披草露晞髮漸朝嗽悠然攜鋤去
晨出事東臯日午荷鋤倦投蔭就石眠濯足挹泉澗蟬鳴高樹秋
風寒菱葉亂石梁桑游鱗蟻垤翔鳴鵲雨縹緲遠林夕霞霽峯半

青門簾卷二

薄暮曳耒還童穉候巾盥邈然發長謠興懷越蕭散

高樹八九株鬱鬱自成林修幹撐白日密葉停繁陰清漪激其隈
時鳥諧好音微風東南來颺颺飄我襟晞髮坐盤石徙倚日夕曛
樵牧各已返撫柯望歸雲

氣高天宇澄霜降疏草木幽人躡葛屨要鎌行刈蕘田家諒場後
原野轉蕭瑟寒響奔林急饑鳥下田啄遠嶺霽更青溪水淨逾綠
落日暖平蕪柴門有歸憤

雜詩二十首

涼風蕩我帷皎月照空牀高齋不眠客攬衣循東廂陰蟲互唧唧
朔雁方孤翔干念倏起伏憂來浩多方撫壯惜年逝抱憾悲青長
微願與命悖鬢髮俄凌霜力耕驕稂莠著書困汪洋矻矻會何成
撫膺坐沾裳

涎涎吳宮燕一母將五雛營巢藻井間試飛竝翮綺疏味重嗜
啗似今有華居倚伏乃叵測懷棟突焚如黃口空啾啾炮燔不須

與何如北渚鳥啖喋藻與蒲啖喋豈不饑寥廓恣高飛
黃鵠摩蒼天斥鷃棲卑枝高飛豈不慕羽翮各有宜力微不自量
思隨黃鵠飛中路一失所鳥雀乃見嗤何如枋榆下俛啄相因依
新霽朝陽清晨光萬象綠餘颺逗叢條密陰團新竹池魚喜自跳
庭楚森成束荒徑翳蓬蒿開門絕行躅境寂理逾超物澹意自足
兀然坐東軒偶展道書讀
林臥始浹旬青陽俄成逝蟪蛄草根鳴百舌林中闕薦菸藉故英
縱橫延新翠梧桐肥繁陰積萍汎圓紫感時時已睽撫景景可喜
徂化歸自然冥心遊無始
蘭茝自香草當門乃見戕松柏生南山雕斲因棟梁逃名罔寶野
息駕沈默鄉駭浪陵天來虛舟恣徜徉
暇日聊行遊曳杖出荒閭冷然溯微颺颺響空榛顧念路旁塚
昔我心所親生存其杯斝死沒邈無因高松來悲風狐兔穴比鄰
碑銘纏棘蔓收豎窺遠巡愴惻雍門歎痲然涕盈巾稱樂惜不垂

青門龍藥卷二

愧彼泉下人
握中玄蛇珠宛宛光玉盤挾彈輕抵鵲不如蜨蛄丸鵲飛不可慕
珠隕不可完懷寶慎所試持此聊漿粥
日中不剪韭觸露不招葵大禹袒裸國宣尼路海濱世變苟相乘
聖賢不敢違小僑味達識狷介難禍媒三閭忌獨醒老氏貴守雌
浮沈人閒世破瓠寧遽非
驅車鮪門外還望燕昭臺駿骨亦已朽涓人安在哉路旁珊瑚鞭
蹀躞驚與駘去去遊園闔青瑣平明開纓組照衢巷軒蓋填塵埃
乘時爭驥首涸轍獨曝腮虎豹司君閭可望不可排躊躇旋吾獨
振威吳山隈
義轡遵南陸朱明鬱以臨日昃澄清景池塘規半陰遊魚險四藻
翔羽欣密林雨足散近浦夕麗歸遙岑徘徊北堂上飄飄風動襟
嗒然獨隱几聊撫不絃琴
晨登太行山九坂艱詰曲驚駘競先驅驟驥困繫足歷險非所任

前車折其軸人馬同顛覆後來猶逐逐行者自笑歌居人為痛哭
不見倚柱女悲吟聊踟躕
昔遊奉高城雞鳴蹕東岱割壁昏曉分捫檐星辰大瀛滉瀛氣浮
紫薄乾坤闕九點迷齊州俯視但杳靄海氣滄盪勾河流環衣帶
羣山如旅櫓羅列爭瑣碎洩雲回中白松色參天黛羽衣四五人
髣髴松喬輩飄飄驂鹿車騎騎拂芝蓋惜哉不得從茫然墮蹊跡
癡繼遂至今惆悵斯遊再
秋氣肅凝陰商飈入庭樹感此出行遊耳目俄去故敷敷離羣鴻
榮榮投置免發發高柯摧刁刁落葉聚蘭蕙況小草焉能不同腐
紉之亦奚爲芬香怨遲莫臨水攬其須夕顛晨已素
夕宿西陵渚晨登黃鶴樓南風捲江來五月疑清秋我我凌雪嶠
皚皚翻白鵝芳草夏猶碧靡靡鵲鵲洲緬懷禰處士揆藻一何道
睥睨杯酒閒頸血漉荒邱咄咄自古然傲岸離禍尤
巨鯢運南溟鼓鬣驚巖巖魚戲清沚噓沫蒲與藻渤澥君弗驚

青門龍藥卷二

蹠浮君弗肖小大各有適齊物觀要妙冥坐讀南華听然發微笑
澄瑩孤白裘煌煌千金市火浣持作緣阿錫持作裏製之適炎州
三年襲珍綺雖貴匪所需不如一縑泉捷徑當趨時適履當截趾
以孫真聖人兩生豎儒耳所以揚子雲寂寂行沒齒
文身冠切雲跳躑躅商島俗習有固然信美匪夷適魚目光後宮
蛇珠供彈射謂孫胡鮮芳揖艾升瑤席譙鳳不司晨責麟不服輓
楚客泣連連周客笑啞啞置此弗重陳迷方慨自昔
撫劍忽不懌去上歌風臺河流日夕迅莽莽寒雲噴帳殿下牛羊
顛厥空荷來極目見芒碭古人骨已灰蕭曹自刀筆樊淮奮驚駘
歎起附龍鳳英風被八垓途窮蹶駘足運適伸庸材擾擾路旁子
疇知衷所哀
烏保奉朝請寡婦築懷清瀧削既鼎食馬醫復鐘鳴卜式操羊簞
唯緩取公卿錢刀生意氣貨積名逾榮窮巷有一士筆門畫常局
縑緜我至昨儲粟不盈甕俛視羣蟬蛸譬如飄塵輕仰面看屋梁

寶此千載名

夏夜章惇村居

夕風生微涼素月出遙嶺林昏墟落微煙火遞隱顯踴躍尋南溪
偃臥從所適晶晶天宇青輝輝露花泣星流光易滅螢飛目屢眩
東鄰桔槔歸西老荷鋤倦壺榼蔭茅茨諧譁殊繼繼仁立宵每分
素心諒可展

寄贈薛堆山先生

炎精遺薄蝕頽景迫西汜烈風飄中遠飛簷五千里亭亭孤生松
凜凜寒巖峙蛟龍攫煙霧蛻骨深淵底野火燔枯根漂雪塗高枝
暮宿鳴鳴晨號鳴雞悲大廈一以傾梁棟復安施過客肅再拜
匠石以徘徊豈不感搖落懿此凌寒姿志士節自苦仰止懷風詩
登金陵城作效謝氏

黃河識妖謠紅巾殷龍戰真人起濠梁宸景照寓縣石盼澄江湖
左顧指吳甸考卜嘉地靈英謀屬天眷制異建章營鼎符郊廓莫

青門簾櫳卷二

瑤費低玉繩日華麗彤殿闌闌填詩書聲名溢纓弁末季暗昏氛
炎靈遽厄變九鼎淪瀚涯五馬同奔衍江左氣已殘羣小孽方熾
我來軫屢延興替理可見事往跡如陳感來涕仍清

雨後登惠山最高頂

雨歇翠微深山光媚新簪拄策凌清晨松杉吐仍翳捫蘿已數盤
緣磴方屢憩平蕪鳥去沒連浦樹如薺絕頂驚銀濤始覺具區大
雨漚浮日月三州紫衣帶滌滌極無垠遙天與波逝羣峰散鬼鴨
汎汎煙波際平生懷壯觀興慨茲遊最下方隱招提鐘聲破蒼靄

小憩瀟瀾堂汲泉煮茗

亭午谷鳥寂小憩瀟瀾亭綠陰澗路暗泉瀉鳴琤琤石池清見底
空翠漾檐楹虛隔風光碧高杉雲氣青和風翔珍羽古藤挂松甍
芥茗汲新泉試酌形神清我家國山北距茲百里程九載一來遊
惆悵塵網嬰嚴核竟虛願慨然愧山靈
升發廣陵抵高郵

朝發揚子津日暮泊湖汜驚颺扇輕帆布帆逝何駛葭莢靡長流
洞沿映清泚荷芰足封田鰕鮓賤登市遠岸澄陰霞珠湖散層綺
余木蕪人欣觀土風美倚舷發清吟夕風波瀾瀾

月夜湖行

飄飄信天風沿緣入湖渚溟濛孤舟煙望舒正三五潛虬射金滌
湖月互吞吐棲禽時一驚戛戛起前浦香來辨菱荷洲暗指汀樹
遲露坐露衣徒倚忽已曙

蚤發迷失道

倉梅始知酸行路始知難夜中起嚴裝徒旅來相將出門十餘里
古路縱復橫行入空陂黃蒿沒人長叢薄蹊絕蹤野潦森無梁
遊子惴惴相保解鞍以徇復草動情鳴鐃風鳴驚豺狼青天蓋四野
燭星搖光芒馬老不識路銜草嘶我旁漫漫何時旦嗚咽沾衣裳
古興八首

漢初購遺書六籍出相踵辛苦諸老翁補苴千創孔訓故各專門

青門簾櫳卷二

繁如獸毛毳中流得一壺席用拯涿洞奈何章句儒詩禮供焚家
珠舍頗勿傷金椎願可控周官經世書盜漢仍禍宋陋我經生義
輪才資說諷沿流六百年臭腐日充棟安得瀉池君一為洗半臂
曰梁激縣湍流沫三十里魚鼈弗能游鼉鼉亦數駭忠信錯其軀
橫流竟安濟愚公謀移山荷擔戒孫子鄰鄰跳往助春運渤海尾
志堅操蛇恐帝命負山徙夸父不量力逐景道渴死夸毗徒爾爲
誠一良可恃

珍禽海上來寄巢三珠樹君不諒高義致之樊中處樊中非所斷

高飛辭君去鳳凰苟可致何異雞與鶩神龍苟可擾母乃麟與鳳

露雲喧白日霖潦溢中道客子出門去四顧立衰回藥株柅我轍

棘雙鉤我衣褰裳憚濡足改轍畏途歧美人阻修路縹緲安可期

曲徑豈不捷承爲志士嗤

火熱有涼飲水寒有溫泉夏可造冰飲冬或舍鼎鑪冰蠶不知暑
火鼠不知寒陰陽互變化至理誠幽玄黔雷鼓大爐一氣偶控搏

隨夷與阮躡蹻廉潔判分一畫啟靈鑰象數日紛云姬孔不可作
誰爲叩眞源

援援百年內晝夜中分半役夫晝作苦夜夢恣遊燕指搗有臣民
憩息悅宮殿樂哉南面王雖勞奚所怨主人夢爲僕晝貴夜更賤
屬胃與鞭箠呻吟呼或中旦苦逸數適均哀樂乃厭門汲汲我胡爾
天運有自然

蝸角關懸觸蚊睫栖焦螟八紘苦湫隘遐舉遊蓬瀛樓閣珠玉
琪珎樹叢生飢倦飲神瀆膚色冰雪瑩列仙儻往來萬里懸空行
疎身逸難卽念之心忤營五濁積塵垢澡雪何由清

兩京富甲第壯麗擬宮觀柱壁工雕鏤綺疏青瑣綉椽桷刻龍蛇
鱗爪蜿蜒幻奧室連洞戶涼燠咫尺變借問巧工誰李衛與丁緩
生荒庭頽垣長野蔓榮曜乃須臾廢興如穀轉杜陵有三徑嵒耶
有一區當時大寂寂千載垂令譽

青門雜錄卷二

寄題江上松子閣

問君何曲隱結架長松巖戶牖面空翠垣籬依自然樵牧有行跡
山僧時獨還想茲秋夜寂幽人倚山閣月出照茅峰涼天松子落
旦發三山向銅陵

應應勁晨曉漫漫朝霧微雨三山來江雲漠陰匝銅陵緬洞沿
楮折氣皆錯掠波白鳥亟吹浪江豚怒冥煙樹迷渾渾天水去
安知澆滄中不與蛟龍近涉險神亦安波濤吾已屢

經彭蠡湖口望廬山

晨帆發馬當景景停湖匯北渚搖清陰南巒走蒼靄迴眺極芊綿
羣山爭瑣碎蒼然雲霧中拔起匡嶽大絳氣天關紫白雲山腰會
遠岑抱積雪近巖屯靄靄倒景澄湖光飛瀑溼天外延伫情彌結
攀躋阻莫遂五老空煙霞九疊竟茫昧愧慚夙心乖臨風一長嘔
潯陽舟中作
羈心零雨悲水宿風潮倦茲晨廓澄霽沿流慨佳玩綠英媚芳洲

雜花覆春岸青天鏡中流浴鳥沙際亂落日碎江光林樹采餘絢
靡靡遠煙生霏霏夕暉眩蒼然望廬山山靄旦暮變絳霞晨千霄
風氣夕羣嶽近巒或浮黛遠瀑如縈練賞奇得新歡覽物有餘戀
山水怡娛人客懷爲一遣

雜詩感所見也效劉公幹三首

奮翅起高飛豈不願終惠鍛羽令心悲
跂跂場中鹿呦呦思野草逢彼刀俎危金鑣飾何效束縛酬君惠

哀鳴憤懷抱高義豈不懷林泉有夙好
中庭孤生槐枝幹挺崔嵬傾柯待鸞鶯黃雀紛徘徊秋風何發發

高枝何幸萃材大艱所施樽全謝天伐

漁父

東湖有漁父漁艇倚清瀨垂竿秋雨中樵歌夕陽外九月蘆花白
西風鯉魚大釣亦未必得亦未必賣扣之默無言鼓枻悠然邁

青門雜錄卷二

夏夜卽事擬陶

微風扇纖雲皎月麗庭隅斗酒招近鄰歡然來做廬展席茅檐下
團團蔭高榆采我中園菽網我方塘魚壺盡主自斟觴至客不虛
各言禾黍好但恐子孫愚天運諒有由眞此弗躊躇星稀河欲沒
白露微沾裾明朝復作苦不飲當何如

仲夏

牖東隱僧牛成都渝賈上雕蟲笑子雲姓名變梅福未知衷適從
聊自徇所欲仲夏肆耕作雞鳴戒僮僕荷鋤出西塋驅牛入東谷
晨光猶熹微籬落散雞畜農課各有程披襟就朝沐兀然掩東軒
手翻一編讀涉獵謝冥搜懷抱脫羣羣古人偶會心所然意自足
論非烹園葵廚飯炊脫粟飯能起巡簾便鼓余腹曝地曝大餘
幽花映疏竹投餌跳朱鱗攤書漾空綠倦至枕石眠湘紋削寒玉
醒來疏雨過茶聲候初熟曳屣出柴門遠近信余獨行歌破隴開
植杖荒谿曲稻田流水聲幽幽聽琴筑落日暖平蕪炊煙起茅屋

未夕復來歸穉子候新浴晞髮衡宇箕坐傾醅明月照我裾
夜深露沾漉安步聊當車晚會聊當肉自謂義皇人欣然遂初服
安知穉穉子百年苦刺促明朝更復然寤言矢弗告
占意寄吳梅村先生

崑岸有瓊樹綠葉垂珠葉離珠生三頭臥起遞相伺孤鳳翔其旁
忍飢不能食阿閣傾傾恩岐邱荒榛杞一為德衰歎栖栖託蓬萊
引吭試和鳴含宮復叶徵元音儻已滴留待伶倫耳

追挽薛堆山先生

先生名案字諸五

鰲傾坤軸翻龍戰海水颶迅颶薄層穹陵茲哀宿莽矯矯松柏姿
嶽立寒巖上薛公吾鄉傑貞操獨往結綬典名郡遺愛中州仰
伊昔陽九初乾坤日塵埃避地幼安非隱遁誰玄傲晚師維摩公
結念辭塵網抗節棲禪枝清心理龍象四觀豈外因六通洵內朗
余愧雕蟲技蚤辱忘年賞平生知己淚感激懷嘯嘯宿草披已青
哲人吾安放

青門麗集卷二

九

草堂述懷三首

白為青門隱因種青門田豈敢慕高蹈良與蹇拙便敝廬即先築
桑麻菱交阡菊畦既躬藝權籬復新牽沿洞窮清溪管翠瞰遠巒
扶耒尋古隴投竿濯浮湍朋來命蔬酌客去獨掩關雖差章句儒
時時理陳編黃綺固弔詭屈賈亦忿憤情詭非中則斟酌夷惠閒
潛游不識水巢棲不辨林適已豈外慕飛沈委所任
龐公耕鹿門未嘗入城府無功河清閒時藥兼種黍君公避膺東
桃椎隱寶屨泛覽逸民傳微尚各有取曰余蚤迷方塵網亦已苦
過半年力使欣然事農圃課童抄茶經暇日刪菊譜田父時能來
新詩閒亦作巖棲顧未能遊展神已相簪裝五嶽雲竿垂洞庭
雨婚嫁何俟畢向平非違者
桔槔束岡下倦息東岡隈晡負耜更顧我與我諧穉子似可教
態色胡未忘挫挫歡陳柏目謂沉瀝照水眩文羽自駭與與風
淫思坐銷鑠詎知非弱喪身隱焉用文願子葆其光多謝父老言

作計誠匪量千金享敝帚取適聊徜徉逝將焚吾硯返駕亡何鄉
同仁祠詩并敘

同仁祠在豫章東湖祀明孫公燧許公達王公守仁伍公文定
胡公世寧唐公龍皆始終宸濠之變者也康熙間太守周君為
許公同鄉新其祠余瞻拜祠下慨然有作

魚服濯白龍鯨螭爭沸鬱豫章短老狐吹沙翳昏日殿後吹笙竿
殿前膏斧鑕愕眙封疆臣事變起歛忽嶽嶽孫與許通衢漉頸血
冤憤睢陽厲慷慨慨太尉笏龜暴資文成伍公贊規畫笏喧江流
組練耀彩艤鄒塢巢先覆丹徒銳旋迫追思上變初臣寧昧死白
虎豹隔九關忠良擊為搥唐公起瘡痍呻吟變狂席偉哉六君子
後先屹柱石致命與遂志生死理各適古祠瞰湖干異代已陳跡
烏鼠爭檐楹蟲絲網帷帟明牧念桑梓頽廢藻丹碧木主薦丘墳
貞珉表嶽嶽颯爽靈旗翻飄飄冠劍列雲旂開翠甍左右莽明滅
我來清湖邊徒步肅瞻謁餘風激頑懦英氣恍勃率懷賢豈徒然

青門麗集卷二

十

峻義諒昭揭

甲寅元旦後一日坐東軒試筆

久為生靜心暫寂境彌惺復此風日佳開除行挾策寒竹嬌餘清
枯訪蒙幽石巡檐玩疏梅陽萼紛舒白吾生亦有涯逝歲已如客
曠望結遐思春當恣遊展竿垂笠澤煙靄凌銅官碧巒尋陽崖
采蘭憩幽壁本無遺俗慮習懶偶成癖性靈寄陶寫山水與卷籍
持茲畢余生素心庶云獲
暮春追理遊棹示家人
去年買扁舟本為山水計首塗指孟春春暮願始遂積霖歎乍晴
萬象曠澄霽山光遠近濃舫窗淫空翠溪澗趨爭喧墜英迴相媚
棠梨飄欲盡山鵲紅猶麗試蠟支硎展還鼓石湖棧遇勝即淹留
偶疲成小憩挂席信天風扶藜半僧寺行止豈暇謀高興委所寄
興盡會言歸東皋試新未
登支硎中峰下尋寒泉石門諸勝

捨舟牽輿與農探支硯徑精藍杳靄閒中峰下清磬澗漱寒齒
牽蘿凌仄磴谷鳥歡異音風泉屢移聽喧闐遊徒跡閑寂幽人性
披榛步山椒孤邁窮幽巖荒途疑忽閉千尺面翠屏呀然石門開
一線通螳徑支公此買山石室棲禪定寂寞千餘年馬蹟石逾瑩
有馬蹟石相流坎悟達生恬願驗戰勝信耽邱壑美言旋轉餘興
寄賀大理劉川謝其爲先人誌墓
中郎負逸才碑銘多慚德惟郭有道碑自謂無愧色末季文逾弊
喪譏互失實貝璣走津要文章事剝飾薈蔚亂凡例歌詠恣曲筆
死者而有知九京顏爲惡叶先子老布衣潛德久不沒觀化週一
紀鄉壘或含噓走也少賤貧無力丐碑碣賀公孤高士契合許膠
漆大書與特書蘭幽美非溢嘉惠賁沈泉幽隧昭白日坯山秀色
青練湖春水滑逝登君子堂行鼓滄浪棹傾誠舒來章酬美豈萬

葉林屋過宿草堂

青門麗集卷二

士

騷客洞庭來帆帶虎邱雨日暮款柴荆落帆向煙浦入門成一笑
張燈促雞黍高齋正蕭瑟琴酒清夜語梧葉響空除林端月初吐
丁巳蚤春探梅元墓因登聖恩寺鐘樓

夜聞雨響蓬曉看風日美欣然捨瘦筇沿溪入山趾沙路不沾泥
梅開已如此爛熳吾家山垂垂銅坑藥瀾漫白雲隈香雪三十里
慘惻吹微風過橋影清泚矮屋帶疏籬點綴紛可喜遂遊古招提
危閣丹崖倚豁然開心胸千峰堆案几嵐翠逼眉睫湖光盪腹底
七十二芙蓉朵朵湧波起平仲枝參天螺髻青如洗畫圖出天然
摩詰營邱似暝色催遊屐出山倩靡靡香氣轉霏微回望空煙水
想當清絕處山空月明裏

夜泊虎山橋

渚禽亦棲宿攬舟石橋旁次寥山水窟夜靜橫煙霜鐘聲山林杪
犬吠隔村莊山坳吐殘月雲樹益蒼蒼羅浮無遠夢漁唱聞鳴榔
歲歲詠古蹟五首

館娃宮

下載館娃宮眼底靈巖寺粥鼓木魚聲當年歌舞地巖前石羅漢
猶記興亡事

吳王井

碧甃何沈沈空山留古井泉瑩石髮秋僧汲露華冷想見吳宮人
曾照如花影

響屧廊

西施屐響時纖纖蓮花吐豔骨久銷沈香跌杳何處松風掃壞廊
鬼鐙自來去

采香徑

一水直刻刻吳娃此采香氤氳吳宮夜艾蒨雜都梁鳥喙方臥薪
金牀醉吳王

石鼓

大鼓三十圍小鼓如杵臼吳兒畏兵識樵斧戒弗扣日炙秋雨淋
石鼓大小凡三

土花一尺厚

青門麗集卷二

主

青門麗集卷二

詩三 七言古

解仲長畫十八學士圖歌

秦主則韓一尺鐵提掣親擲中原血畫開天策羣龍趨諸公表表
皆英傑當時立本傳畫圖千載想像猶能識我家此障解翁筆宣
和院體工設色臺榭渲染輝丹青宮殿玲瓏麗金碧頗工人物良
苦思舊本摹拓開鬢眉宮袍絳紫雜青綠腰帶撻尾紛悅垂髮髯
銅龍散講後畫遲行樂分曹偶房公微笑杜公坐投壺散帙無不
有就中一人落筆酣細看恐是虞世南其餘學士貌各異峨峨列
坐影華檐卽論畫馬亦殊絕奚駒十八森成列銀鞍金鏤高纓
鏤三匹翹足五匹鬻太液淡淡春風波黃鬣奚官白鬚髯來十
匹池上浴丹髮刷噴桃花可憐人馬爭輝寵憑軒坐久神逾竦
憶昔風塵際會初君臣契合水與魚功成開府迨清暇春容翰墨
非荒娛只今朝野仍艱虞時危整頓英雄需撫圖懷古心鬱紆書

青門簾卷三

生豈有封侯願慷慨擊碎玉唾壺高吟梁父浮雲祖

贈陳舍人簡儒

前朝書法誰第一枝指京兆衡山翁陳也頗能師二子墨澤渾灑
無凡蹤亡論神似與形似撫畫心苦稱良工憶昔崇禎全盛日內
庭恭儉百戲斥玉管時臨顏魯碑金錢別購蘭亭蹟是時諸公頻
召見供奉肅選金閨彥君家大阮最承恩日高數上文華殿
中先官君也遠巡當其後殿前詔拂琉璃硯霜毫落紙道且都先
皇微笑中涓羨花銀帶銙進賢冠瀾鵲補子錦繡段賜出內庭拜
舞歸侯家戚里爭歎惋轉眼怪事誰能窮白馬小兒來關中天子
徒跳下殿走黃巾焚闕梁恩紅衣冠奔迫不須更君亦還山尋故
廬彈碁格五不快意但話天寶重嗟吁邵生磊落無與匹爲君沈
吟淚沾臆古來得喪何終極程須痛飲巨羅百不然騎馬縛袴稱
走上南山學射獵君不見昭陵玉匣也可憐思陵渴葬田妃墳更
無玉匣埋寒煙

對月寄別周穀城時有徐沛之遊

別君五見望舒圓芳草已碧秋露團君今何處望明月思君對月
愁沈沈亦不可道月亦不可掃有眼厭見尋常人翩然將理長
江棹長江日夜寒生波前路蕭條奈別何八月蘆花白江汜五兩
風輕渡揚子九月搖落霜楓秋布帆婀娜泊黃樓客行浩蕩無窮
已瀾浪奔流一千里中夜悲吟淚如雨眼中之人吾與子客子出
門良苦辛做裘羸馬暗風塵惟有故鄉今夜月千里萬里長相親
他時見月能相憶應念江淮旅食人

阻兵劉家堡對月遣悶

淮陰城南書吹角官船不行私船伏繡旗大纛塞長川城門晝閉
道路哭舟人繫纜泥湖溥大澤茫茫生野陰黃草白浪高如屋惟
有鷓鴣鵲相哀吟客愁對此那可道落日荒煙波瀟瀟十里平
湖黛不流一片冰輪光已皎團團月出照寒沙漠漠晴蘆亂雪花
憶著別家初見月如今對月轉思家思家對月心逾苦昨夢高堂

青門簾卷三

隔江水只言萬里堪壯遊誰知行路難如此聞昨中丞親轎師賞

有鐔酒牛羊猶白日縱飲橫都市富街便殺官騎奴嗚呼世事難

開口月高星稀夜已久一聲哀鴈橫天來客淚雙雙迸林藪

沛縣官舍別楊簡菴表兄

我騎白龍浮江來連濤猛蹴羣山開黃河咆哮黑浪惡一月始及
歌風臺骨肉五年不相見風塵歎觀吾兄面我昔弱齡今有鬢君
亦蹉跎四十餘薄宦千里不快意一官仍擁青氍毹居威君意氣與
君好流連累月開懷抱夜飲酣呼玉屈厄晝遊連騎金驤褒高秋
九月天氣涼呂母塚上塵沙黃出騎快馬猶如龍從少年輩逐
兩聲弓弦拓作礮礮聲可憐鵲飛去噉枯桑割鮮野飲氣益壯有
作新婦市中藏歸來歡宴不知夕美樂琵琶鼓箏笛明河欲沒斗
西斜主人稱壽客離席吁嗟遊子如轉蓬作客未幾行窮冬忽憶
故鄉行樂好黃雞正肥新篴紅明日驪駒更東首馬上別君但揮
手北風驚發短後衣蕭條中野行人稀廣陵驛前暮潮落京岷山

頭雪片飛河水遙遙接江水別淚與之誰是非

瀟湘八景圖歌

誰剪鵝溪八幅雪掃出瀟湘千里碧洞庭青草水拍天捲向空堂
溼素壁彷彿魚莊落照寒鷗鷺翅游鯈潛富頭古寺尋細徑隔
曉山店飄青帘忽然放筆開平遠疏疏苦竹黃蘆短亂帆如葉下
前汀斷雁寒沙秋色晚湖波蕩漾湖月圓萬頃玻璃湧玉盤二妃
出遊驪珠吐江娥絙瑟潛舞咫尺不覺陰晴殊暮雨黃陵啼鷓
鴒千巖一白境忽異空江簪笠漁舟孤幅幅變幻有如此山即眞
山水眞水驅山走水者誰子畫成不肖題名字毘陵好手說香山
後來擅場有南田平此畫突過二子前或云前明沈與文
問道巴江碧似油秋風吹夢上潭州三湘浦口暗潮上八景臺南
紅葉流竟須買取洞庭舟胡爲對此成臥遊胡爲乎徒然對此成
臥遊

守城行紀時事也事在己亥六月

青門龍棄卷三

三

明星爛爛高十丈城樓雉堞屹相向吏持府帖呼點丁十家九家
驅上城黃昏麗譙鼓角鳴城頭燈火爭繁星紫髯太守雄且豪
韓絳纓跨兩刀馬蹶踏踏何其勞貫三鞭七聲噉昨昨日傳聞羽
書至長江六月無行估戰艦還防揚子渡遊兵已破太平府縱令
消息未必眞凡人憂天獨苦辛卽防此輩易激變盜賊往往皆良
民星沈難唱太守至慎莫偶語行棄市

京口行

前月有人京口至向我具說京口事可憐十萬良家子被驅血作
長江水馬首紛紛紅袖曉城中處處青燐起玉帛子女委如山良
民痛哭官兵喜憶昨海艘蔽江下餘艘艘捷如矢礮火朝轟建
業城烽煙夜照瓜洲市北軍病熱人馬疲遼人三萬一萬死豈無
浙軍但袖手將軍陣亡中丞走天塹之險一輩航區區孤城亦何
有城中食盡還出降官吏抱印趨道旁釜魚假息非得已男號女
哭形骸黃從來兵機有翻覆龍江關頭畫飛鏃伏飛材官騎若雲

列國還能立戰動嬰城既有郎尚書殺敵復用梁將軍將軍突騎
來酣戰虎頭燕領誰不見腰間血洗大食刀馬上橫飛僕姑箭追
奔逐北旋枯蓬沿江報捷速飛電此時官軍卻入城苦死猶大無
留生詎有童男負高槩似聞節婦懸夜桁嗚呼此事眞可吁屠戮
豈異犬與豬上功盡擬侯王相烈燄翻將玉石俱殺民何銳殺賊
怯爾輩不得誇身殊昨來寡嫗哭交衝骨肉喪盡身羈孤腹飢足
藟但僵臥日暮哀哀眼血枯

訛言行

白頭老烏啄城角城中半夜狗聲殷訛言北來兵屠城居人卻望
城外哭鼓聲聲疑天欲曙抱男抱女出城去尺五金鏃傳令字官
出彈壓訶不住亡賴惡少三四羣齒纓戰襖假作軍黃蒿落日古
城下白奪釵環紅繡帶嗚呼若輩何其愚訛言動搖王法誅爾曹
慎弗輕轉徙道路遑遑多艱虞此邦守土誰者責官吏抱印空城
居

青門龍棄卷三

四

結交行贈陳其年

宦不必過二千石雄不必垂雙豹鬚男兒墮地好身手結交海內
須賢豪我昔年十五走馬長千里紅粉樓中月似霜烏衣門巷秋
如水少年落拓未解事持書便欲扣天鼓買生痛哭不見收蛾眉
嬋娟頗遭妒此時豪華翻不憂輕裘寶瑟酣倡樓罵坐豈避田丞
相按歌還擁爐莫愁千金入手散不惜酒後縱橫素霓發纏牀大
叫成泉虛所地酣歌動累月酣歌累月令心哀金陵王氣安在哉
忽然懷古不得意提劍去上歌風臺樊噲自狗屠酈生亦凡才不
見隆準公長吁神爲摧我來索莫竟何事英雄白骨俱蒿萊以茲
感慨歸敝廬中歲下帷學著書十年結客仍孤劍十年獵古仍任
夫荆溪陳髯湖海客逸羣絕倫世莫敵我見髯詩驚下拜手刺天
河捲虹霓五也歌行多長篇皎如赤城霞起標青天王陽盧
駱格未峻逸氣往往迫青蓮其餘諸體俱卓犖建安以後元和前
丈夫意氣各凌競結交有神兼有命莫言此物良區區我曹遇合

數亦定揭來飛夢到荆溪松風萬壑山君曉覺時縹緲雲隔明
我與君長相思爲雲爲龍不足道片語千秋心自知君不見豐城
獄中三尺匣土花蝕盡鵬鵠鏐一朝會合飛上天神物豈有終獲
落

桃葉渡逢周穀城

紅欄十里搖綠波美人如花颺纖羅高樓芳樹口欲暮秦淮蕩漿
寒煙多此地逢君一招手相攜徑醉秦淮酒憶君握別又三年天
涯失意轉相憐縱然金盡須痛飲貂裘還值十千錢

黃河行寄顧見山水部時以事即訊夏鎮

黃河澎湃勢兩山巨靈高掌遮不還天吳八首角鬚鬚盤螭爲梁
愁接攀河隄使者持節至龍伯夜驅罔象避鯨鱗如山不敢驕短
狐含沙訴向帝帝關虎豹搏人嬉歎忽雷霆閭闔閉憶昨尺一馳
青徐使臣紫馬貂襜褕衣御史琅璫鎖繡襖緹騎廣柳車清時
不合重黨綱廷議似欲窮根株此時形勢何偪仄行人駭觀途路

蕭門蕭彙卷三

五

寒公衣短衣出官舍慷慨不作兒女色夏陽城外萬飢民號呼狂
走天爲黑婦女拖男踣路旁公昔活我我不忘遮道競挽使臣馬
欲行不行翻蒼黃飛章書入甘泉殿寒灰不死回春陽嗚呼萬變
同蒼狗金魚紫衫竟何有騶虞失勢驕猿猱鴻鵠不敢欺黃口男
兒腰項絕可憐低頭搶地胡爲然勸君歸聽華亭鶴不然卻買陽
羨田更博兩九弄千古左揖屈宋右青蓮君不見五湖釣艇滄浪
曲不似黃河風浪濁

苦旱行

山東怪魃如人長江南火鳥啄屋梁塵沙飄瞥千餘里火蒸石爍
暝氣黃野老吞聲與余語順治年來無此苦去年麥穗蟲食盡何
意天災復如許故老相傳明末時赤地千里飛蝗災健兒劫人割
肉啖婦女空村剝樹皮三十年間重此禍斗米千錢蜜足奇嗚呼
天意不可測問語愴悽悽沾臆昨聞竟豫土尤赤十城九城空荆
棘原田燔枯裂十字蝗蟲積地厚一尺北人氣競易作逆飢寒往

往爲盜賊走馬落日蒼山空彎弓便向行人射可憐縣官尚索租
誅求縱迫安從乎夫出行乞婦哺姑

蔣孝廉槎長畫山水歌

屋裏突削青嶂出嵐霧濛濛氣出沒石根蘚剝蒼兕皮枯松枝拉
蛟龍骨坐久疊嶂靜杳冥乃知丹青足奪真宰靈高麗蹣蹣蜀蓉
光槎翁拂紙開煙霜筆力稍逼黃子久邇來兼做陳白陽此幅秀
潤尤可喜綴得小閣臨江水藤蘿暝挂巖燈青島嶼欹側夕流駛
閣中著一老翁坐隔江注目寒山紫槎翁有孫畫亦精氣格跌宕
大父行學書學劍輒不就近來一技翻成名槎翁于我顏面好每
誦新詩辱稱妙知我愛翁畫入隨大練小幅放筆掃槎翁槎翁爾
削偏甘金易一山十金易一石權門屏障少眞跡槎翁槎翁太削
偏

走筆贈別汪九石臣

與君相識六年前與君相知六年後看君磊落無機心一生好優

蕭門蕭彙卷三

六

兼好酒金丹三百註不遺青囊一卷繫左肘憐君奔走胡瑣尾勸
君小住爲佳耳貧家樸率野人風經旬蔬食寡鮮豕小摘園葵菹
莖酸軟炊香秬煨芋紫腐儒癯癯君不嫌瓦盆濁酒中可醺醉時
酣睡醒時笑忘形往往呼汝爾歲時伏臘具主賓跪拜禮數如弟
兄小兒年纔五六歲相見拱揖呼先生舊年別我有所適八月孤
舟荻花白今年五月君重來笑渠初紅酒筒碧但恨野夫倦荷鋤
清談不得窮晨夕溪頭斜日重送君期君十月還來宿此時主人
亦得閒牀有清簫盤有藪爲君喚婦炊新春醉飽無事睡亦足
滄州舟次對月

我家江南望明月高樓窮宛清輝發今來燕地憶江南明月依依
幾圓缺燕北江南其月光官河寂寂照行艘離人自對他鄉月明
月還應到故鄉故鄉迢遞三千路丹楓搖落吳江樹月落吳江幾
度秋江南思婦不勝愁流黃機上遙相憶今夜還凭明月樓
津蟹行

鯉魚風起潞河急天津蟹筍密如市人家夜火候蟹來明朝處處
提筐立爬沙郭索腥滿城十錢向市得蟹卅客子食賤復貪肥日
日驅奴市蟹歸堆盤磊砢映紅生酒破綠新撥醅此時江南蟹
正美團圓如雪斗膏紫蟹殼軟金爪肥紫蟹金爪細毫橙蟹烹
玉髓只恐價貴不易得今來爛腹飽欲死江南黃董皆吾徒客中
相揖雙相呼傾囊即付酒家胡左持蟹螯右提壺整平盤平莫離
手客中之愁吾何有

中秋官舍醉歌簡王廿六

別家何時月如鉤荷紅菱碧青溪頭作客何時月似練燕山露冷
桂花滋嬋娟三五輝清光主人歡客夜開譙平頭奴子擎玉壺官
廚繹絡來珍膳須臾月射金巨羅葡萄嫩綠生微波紫蟹山堆不
論百冰盤雪藕水晶盤座間同是江南客就中與子尤莫逆子家
青城湖我家國山北相違卅里不相識詎知邂逅成良朋客中見
子好顏色忽憶去年秋月時芋羹濁酒同妻兒嬌女三歲白勝雪

青門簾卷三

千迴繞御爭檐梨只今遠客傷懷抱賴逢吾徒足傾倒坐看行樂
諸少年酒酣耳熱談笑絳鈎呼白爭分曹爲最爲盧忽江川穩
穩微寒月當午主人自歌客自舞我醉呼君更盡觴城頭葉葉拋
四鼓

將抵漢陽舟中賦長句先寄楊簡菴表兄

大江高出岷峨間雄壯萬里蹙天還我浮扁舟去吳會梅花片片
吹吳山落花風吹渡江浦雲帆婀娜江中去草色纔青北固樓晴
煙欲沒金陵樹金陵西上更青天濶翻雷激爭喧馬當江聲突
呼洶崩浪觸山山爲動鯨吞蛟鬬爭須臾佔客篙師俱俱湧揚來
稍喜風浪平江波淡淡江花明漢陽城邊春色蚤東風吹徧芳洲
草行人競指黃鶴樓夢飛只到西陵道西陵百里吾兄鳴榔下堂
滿花如霰客路猶遠兩日程弟兄已隔十年面吾兄鳴榔不下堂
閣裏江喧近夕陽寧知江上孤舟客新月清猿正斷腸
射虎行爲黃州別駕宋牧仲先生賦

黃州城南萬山赤巉巖龍從樹蕭蕭撼猛虎嚙人人晝哭朔風怒搖
山石割少年弓箭空在腰往來山頭看虎蹟冬十二月沙草枯侯
騎白馬撚僕姑駢駢突騎驅郊垌蒼山日澹黃雲平飽鳴應手霹
礚鳴霜蹴踏奔飛星突豕駭鹿紛巡巡黃鬣健兒紅抹巾鼻尖
出火煙吐唇生縛兩虎踞若神歸來血洗金鞵觀者噴噴傾城
夸憶侯陞戟明光日 先皇恩遇曾第一翠華巡幸侯得從轅前
飛鞚捷追風抽筆更賦羽獵作絳灌隨陸徒庸庸自從聳墮飛龍
去一麾出臥滄江清江光寒淬呂虔刀壯心石沒李廣羽前者召
客開金尊坐皮問毛鷲我魂回頭恍惚晴閃爍至今俚鬼嘯荒村
丈夫許國應爾爾致身努力麒麟裏豺狼狐狸敢欣喜會須澄情
報天子黃州婦子家要眼黃州山高江此此

滿湖草堂歌贈蔣穎揆

草堂縹緲滿湖側波濤千頃玻璃碧遠山削出銅官青夜月寒通
洞庭白草堂主人雅好奇反閉衡門擁圖籍我家距湖三十里十

青門簾卷三

八

年相思阻相覲今年作客來黃州邂逅一揖情卽投長吟短詠屢
相酬黃州五月榴花紅楊侯楊侯金尊琥珀濃平頭羽扇搖涼風
千杯醉飲氣吸虹踞筵顧盼矍鑠酒酣矍鑠握我手矍鑠新詩
爲翁壽憶翁別家春猶半草堂歷亂花如散矍鑠還山矍鑠已深草
堂叢桂露應泣湖蟹正肥霜整蠶小槽初滴紅矍鑠珠矍鑠行樂無
事無接離倒著須人扶我歸卽理秋江艫有暇更訪湖邊廬請翁
爲沽滿眼醅絲如銀魚鱗矍鑠醉眼還弄滿湖月

歲星行贈顧黃公

歲星忽墜地偶然搏君形自言使筆如使鷹黃公有平生使鷹句風沙
簸蕩開青冥雄姿猛惱凡鳥驚山摧石走殷黃公人問得名四十
載喪亂飽經一身在黃岡王生王生向余語弘光年間事親觀黃公
年紀二十時赤手持書扣天鼓此時馬阮勢熏天中涓官奴氣如
虎金紫橫彼與倥偬身王生留瑤插秦淮估判章王生綬騎方紛擊列鎮旌
旄日離離王生粟不救臣朔飢眼前時事多錯忤軍聲一夜沸江干

出走蒼黃七寶鞭黃公脫身亦東下耕種要離墓上田亂定還家
十年後草堂蕭瑟漸江邊鵲裘典盡無酒錢蹙額文君明鏡前黃
岐明府今詞伯邀君十千傾不惜君來半月未相識令我蚤夜心
惋搔黃公磊落固絕倫邵生未是無心人我願識君而君先交我
神文章意氣山嶽傾我曹肝膽存其真速來相見一絕倒痛飲便
呼三百巡往事翻覆休重陳嗚呼往事翻覆難重陳

西陵客舍奉酬子湘見贈之作

北地風雅久不作邵子長才尚淪落黃州別駕作甄瑤篇一
見使我心錯愕往時浪蹟清江邊山陰詞客來徐緘二子才力
頗相敵驪駒赤驥爭後先徐當垂拱無四傑邵比杜甫夔州前
布衣高視動千古姓名往往輕凌煙邵子長才體不一樂府橫
吹詫無匹問年頭白曹子桓歌行再見李獻吉五字長城劉長
卿絕倒高岑七言律武湖六月波搖天武湖令君稱最賢揚
武湖遺蹟弔黃祖補衡荒塚埋蒼煙當時國士盡滿座回頭淚

青門雜錄卷三

九

落沾綺筵攜尊更醉尊臺上落日似見龜蒙嶺滿湖詩翁復好
手補我讀新詩不離口賞心獨許元卿知脫帽便醉梁谿酒
此時邵子吟正豪詩成寄我雙錦條氣雄時擬殷公梨入陣要
聽田僧起將翁咄咄復助奇潑墨書成頃刻碑玉欄鸚鵡一時
叫鶴林寺花開滿枝吁嗟往事難重說四十男兒空捉搦生平
自有仲連心全身且剩常山舌君去青門臥草堂我歸雙棹鼓
滄浪異人倘問中郎遇應說毘陵邵子湘

黃公贈新竹簾走筆作歌

龍蛇蟠十尋竹冰簾削成七尺玉開緘髣髴涼颯生風漪細捲
湘痕綠我聞此竹新江東千箇萬箇搖晴空青天乍疑風雨至雲
氣恍惚滿湘通斬人伐竹當嚴冬鑿冰浸入鮫人宮馮夷湘娥惜
不得驅龍潛蛟蛟子泣開春緋纖寒晶瑩玻璃一片光猶溼故人
貽我拂拭寬珍之不減青琅玕我歸高臥草堂上石枕匡牀六月
寒

苦熱行客黃陂官舍作

祝融鞭龍海水沸雲旗翻赤鳥翅身熱鳥墮何毒淫石鑠江枯
豈天意竭來作客當炎蒸幕下踈跼苦羈縻繼繼已覺拘形骸薄
書況復紛填委夜立仰視高星河畫眠對會屢歎歎我聞峨嵋積
雪千丈餘層冰峻峭不到地又聞泰山突兀五株松參天黛色流
雲氣安得俄頃驅眼前松根嚼雪差快意忽憶草堂江之南拔天
老樹茅簷倚童童偃蓋飄涼雲冥冥低柯撲寒翠長年三伏草堂
居科頭跣足樹下睡此閒婆娑兩古槐蒼皮剝落枝幹摧有時把
卷憩其下飄風往往往東南迴但恨湫隘乏遠勢令我不開胸懷
發狂大叫胡為哉柴門獨樹清溪隈散髮扁舟歸去來

別楊簡菴表兄

君之從姑我生母廿年前事猶能語我昔多疾年尚孩外家骨肉
兼哺乳舅氏憐余兒子行姓名忝竊諸兄伍補餘癡母姓員十餘年
閒時事變白髮高堂哭翁嫗龍蛇厄歲嗟堯範補乙巳捐館牛馬下

青門雜錄卷三

世

走差羈旅前年秋踏歌風臺吾兄攜客金尊開半醉呼鷹芒碭澤
羈禽叫鴈紛紛徘徊今年春上黃陂磯磯頭楊花如雪飛弟兄九載
一相見昏黑張燈促華譙弟鬢髮既兄髮星喜極翻看淚如綫驥
子今來共我長呼出揖我我亦羨聰明已踴率更碑炯炯瞳人秋
水濺愁胡勁翮待霜飈駒齒龍文驚掣電吾兄意氣凌青霄結交
往往多賢豪江南蔣生補新句好客中相見頗傾倒斬州顧生補
亦後來歌詩卓犖波瀾老孽窠大書誰最能虎頭詞翰嗟絕妙時
時角技酣馳暉擊鉢又手忽狂叫向非地主才且賢我曹安得共
談笑別家六月昨得書經旬眠臥惡懷抱子病妻憂歸思苦高秋
行鼓滄江棹我歌今昔情鬱紆感兄厚我常人殊兄行蚤晚承明
憶昔行贈楊陶雲左遷新建丞
先皇昔御明光宮射策褒來羣公題目親書付三老江都天人
誰最雄楊子此時年甫廿侍臣宣詔傳呼入殿前奏對氣凌雲祕

書學士徒途還紫陌麒麟誰不羨一日五侯爭看而朝天勅賜冊
湖便陪仗數燃僕姑箭先帝天馬來渥洼桃花珠汗黃金羈囊沙
五石歷仍健期門羽林不敢騎是日鞬出獵場上奉詔翻身捷若
飛騰蹕減沒三百里從官惆悵先皇香自矜恩遇長如此鼎成
奄忽飛龍起侍臣漂泊哭遺弓聖主新恩收陞履宣室從虛買生
席南昌應有梅尉里南昌秀壓匡廬寒香爐五老青噴吭大姑山
邊帆影落彭郎磯頭江月殘白門秋盡催驅歌勸君痛飲百巨羅
不須對此更沾裾榮枯翻覆無事無君不見皇陵白露草已蕪參
天松柏夕嘯烏

地震行

湛灘之歲月在未鼓妖中夜西北至碎旬只愁坤軸翻蒼皇詎識
眞宰意牀頭兒女爭嘯號屋瓦著駭紛陸地須與惡颶揚塵沙簾
蕩十日奔雷車傳聞山東禍尤烈鄉城平原屍如麻前月經天垂
太白邇來白毛生一尺閭門童謡真有無妖異從來不勝德野夫

青門龍集卷三

七

覓紙書時日彼蒼回幹君相力

楊芝田攜揮正叔見訪因過芝田小酌作歌贈揮

高城春曉煙花亂芝田攜客來相看一揖問姓已知名喜極驚呼
把君腕看君磊落風格奇前身詞客兼畫師五嶽峻嶒五拳石渤
海縮作陰廬池一山一樹動高價畫成搖筆題新詩芝田好顏面
見我情不疏巷北十餘步要我過其廬三人細酌松窗虛娟娟新
月流空除酒闌誦君客越草長歌短吟驚絕妙芒屨行纓殘臘歸
奚囊取錢堪嶠吟詩恍坐冷泉亭髣髴冷聽飛瀑山靈吐舌
不敢收猿鶴至今紛叫嘯人生會合良有神論交俄頃情已親御
憶龔生詩昔良友說君往往不離口人事經年識面難胸中記憶
亦已久淡若墨妙古誰比佳士寫眞定可耳即買東絹三丈餘煩
君貌出我與子櫻欄笠子羽人衣杳然對坐邱壑裏芝田拍手笑
不止揮乎邵乎眞知已詩筒遊屐從此始

日蝕行

四月之朔日辛亥駿鳥三足晝暖曉萬象黯慘無晶光六螭失照
委銜轡暗虛薄蝕理或然伐鼓奔馳成故事舊年地動滔洪濤沸
鬱蛟龍謁青冀魚跳入釜竈產龍十城九城空書閉哀痛罪已感
我皇山東父老今垂淚米星徒舍由三言聖朝不合屢災異沈吟
茲咎蓋有因奉行職在耳有司安得詔書不挂壁農盡耕田牛
服輓追呼無隸夜打門星爲含譽卿爲雲我今欲語長吏嗔嗚呼
我今欲語行復吞

朱芾畫作禽聚曉圖歌

樹梢露葉北風急衝寒走訪朱翁指示我新畫春禽圖淋漓盤礴
生綃澤乍開已覺春風起曉曉日騰脂紫石家步障金谷園怪
底何從移置此細看曲折知無數百鳥千花亂煙霧雕欄乳燕怡
雙飛芳叢蛺蝶宜輕舉含桃枝亞白頭翁海棠並坐黃鸝語就中
孔翠何穠纖繡紋綺翼雲錦披忽然一片琉璃碧綠波淡池開平
池池中水禽互鳴啞啞鷓鴣鵲鵲鵲鵲又畫五楊柳臨池漾輕煙

青門龍集卷三

七

長條乍拂青蘋轉遊絲只益東風顫朱翁畫眞值錢四座頓覺

寒暄遷開花爛熳似滿眼中髮髯閒開關我問呂紀苦寫生禽
鳥翎羽豈隨身所以工貌不工意刻畫精巧微失眞後來林良用
水墨孫龍學之亦效顰雖然淺淡別有致歲久黯黯無精神何如
此翁善於抹筆所點染看如活大兒朱九陽寫照亦第一近來爲
我同五眞青門山人呼欲出看罷出門迴蕭瑟斜日轉微風轉側
安得吹律回青陽坐聽春園嘯百舌

白題五眞圖歌

生不必馬與牛死不必僊與佛偶然七尺落吾手老作乾坤狂
客梁谿朱生好事者一于思翁貌以五傳神頗誇阿堵妙難家只
愁眞宰怒初畫東軒展卷圖空翠洗出雙高梧手翻一編石根坐
欣然不覺雅字過眼村墟市穀嘯五月此時科頭脚不復拘
其踞彼其據看馬健衝雲發蹕忽然香噴青連綿綠玉井杖
凌蒼煙疑窺少室樹恍踞太華蓮桓山衡嶠俱茫然翠色忽落徂

律頗撫圖壯觀神飛翻遊五嶽十年遊未遂又欲垂竿洞庭水
蘆花雪落短篷白楓葉夕陽遠山紫人生蹤迹有如此晚作
頭陀竟何意兀然枯坐巖下翠平生長物百不攜空巖簌簌藤花
墜時下思翁青門子入門問耕讀出門尋山水丈夫貴是能適
意寫形寄神寄耳畫圖工拙何足齒如此溪山吾老矣釣船蠟
履明年始

奉和青門五真圖歌

我欲把卷心茫然羽耕又少徂徠田高山巉巖溪水惡塵埃何
處堪逃神眼前灑落青門逸東軒一編呼欲出水田白鷺三四
飛柳根箕踞看驅犢樓欄行穿五嶽雲蘆花垂釣五湖雪忽復
嚴丁跌蕉閣君身自是僊與佛披圖展轉誰為此冬夏課耕讀
春秋念遊履青門意欲明年始乾坤放浪三十年罷墨投老方
足矣吁嗟七尺真幻軀反覆變怪何事無只今暫寫青雲途終
當用佩永明廬朱生好事胡為乎不然五真之圖君果踐我亦
前題

從此開生面

絕翠之髯本超逸蚤卜東軒竟餘日石牀一卷時促鄰乳桐篇
竹當軒綠瀲灩竹間水流續所然微笑示以日阿咸烏頭而牀
立心知不言似請益展卷圖
深柳布穀呼朝課手據雲根腹坦坐烏健叱叱衝雲過白鷺二
三掠水飛欣然高詠懷新詩解顏自勸老農疲疲時各給酒一
斛莫學少年空佩璫
已將山水屬家人竹杖布袍秋復春有生不負淵明中世閒凡
席多危路何必耐鬱鬱故步踟躕樓屨從今去三十年來成放
浪風日佳時有此像
千縷煙蓑一葉舟竹竿嫋嫋沙汀頭汀蘆隱約月尾岑茶具筆
牀書幔隔回首夕陽楓樹赤道是方洲小景耳洞庭日夜風波
裏注目拈髭或有以

置此日堪投老枯坐千峰一身小面而青巖青不了振衣欲
拍洪崖肩藤花簌簌飛巖前朱子邵子心茫然問君良久不開
口三尺焦園亦何有
讀畫樓歌寄周樸園先生

樸園先生讀畫樓在金陵秦淮南峰綠環翠煙嵐樹朝夕異
態樓中貯古今名畫千餘幅或取元人讀畫似看山看山似讀
畫句賦詩美之先生遂以名樓一時名人皆有詩余作此歌
先生近上秦淮築高樓恰對青山麓當窗碧嶂三四峰插架縹緲
一萬軸主人愛畫兼愛山山色堪憑畫堪讀讀畫樓成映遠巒登
樓勢絕畫圖看得非黃子久或是沈石田後來好手不易到畢竟
二李與荆關有時晴窗一散帙屋裏轉驚嵐霧澤空翠明滅三山
煙素練微茫江水急先生此時映簾坐讀畫看山無不可注目山
傳畫手神卷納畫奪青山趣盤礴那知畫與山杳冥但覺精靈聚
猿猴叫嘯熊咆嘯松風瀑瀑怒雷雨我聞先生畫癖真絕奇破繖

沈君名壽

沈君名壽壽宣城人順治乙酉七月從故中丞邱公德祖起兵
尋敗自到死壬子三月其子泌來毘陵要舊作此詩距君之死
益三十年矣泌字方鄰以詩名
妖鳥飛啄大明門浮江五馬同崩奔一馬化龍翻作豬鯨鯢跋浪
江淮渾乙酉年開月建午天斬千尋沈鐵鎖結綺綺嬌張麗華雀
桁先入韓擒虎東南處處揚旌旄圖識紛紛說亦刀靈國城頭畫
吹角健兒身手爭咆哮誰其帥者邱中丞高牙繡紱駐錦袍沈君
昂然草間至長揖中丞坐論事攝衣便噉賊洪血據鞍誓飛魯連
矢當時特角金與麻三異軍驚頭紛起七月風霜吹動
地城中歛吸軍聲異境雲壓營牛馬驚空拳欲張鼓聲死沈君獨

出騎驕驄十邊十決怒裂背裏屍馬革此其時納刀華中氣益駛
男兒要是能殉國軍敗死耳不可辱回看從騎逸奔星上首堪胸
血出流戰罷白日慘晶光烏驚呼啄人肉邱公金公同喪元麻
生巢街遭殺戮四海車書又一時諸公烏葬精靈哭沈吟此事三
十載人閒賸有孤兒在相逢重話引光年不覺吞聲涕如噴同時
豈無諸大臣肘金拖玉袍麒麟開門納降馬首迎而翁死綬一諸
生嗚呼而翁死綬一諸生

五人墓行

春光濟滬山塘路遊絲晴絮嬌芳樹路旁刺落三尺碑云是前朝
五人墓借問五人誰中央突兀顏佩章東西四塚排纍纍墓門豈
鎖松風迴書生曾讀前朝史依稀能說前朝事天啓年開歲在寅
緹騎四出驚狂獗此時一舸飛吳閶爾輩續襍來昂藏吏部短衣
出就逮周鼎觀者擁塞如堵牆羈縻萬口那可辨哭聲震天日
色黃五人大呼奮臂起形勢欻忽起囊蟻誰何一校先橫屍中丞

青門龍墓卷三

卻避御史忙詔收棄市罪激變至今死骨傳芬芳憶昔逆閹恣塗
炭鏢斧銅鑼衣冠殃諸公駢首填牢戶東林首指左與楊範與就
考備五毒尸蟲噬肌不得葬蘇切聞奴更灼熏天燄穹祠金榜蛟
龍翔鳳閣敢礙至尊尊蘇切跪足立成均旁往往嵩呼九千歲旣旆
夜玉爭輝煌寔知勢欺頓覆七尺自絕阜城坑生祠處處毀斥
盡木石估值充邊防豈惟閹祠旋毀撤廿年變故那能說鼎湖免
鴈飛滿天鍾山天壽狐狸穴玉匣珠襦夜不扃皇陵白骨愁冬青
眼前寂寞一抔土參天檜柏蒼虬鱗年年寒食山橋畔指點飛花
說五人

遠遊篇別陳椒峰董舜民

四海一杯水五嶽五蟻邱高盼狹萬里長嘯凌滄洲江鯨跋浪雪
山湧乘之便欲西南遊西南國虛特秀發絕頂煙濤混吳越倒影
搖動彭蠡湖黛碧嵯峨十萬尺銀河插地硤雷霆紫劍倚天截虹
霓前年過此不得上矯首蒼茫意促賊今年會踏香爐峰坐看瀑

布青雲圻鮮石剝落藤蘿垂淵明太白俱陳迹白鷗隨潯潑浩蕩
何時還逸興夢天姥迴帆拂嚴灘嫺嫺娟娟嶺月空翠白嶽煙新安
江清石見底十日可到西湖邊吁嗟此遊良壯觀行窮吳越尋名
山山靈喻壺猿鶴寒真宰刺促不得閑廿年夢想願始踐扁舟欲
往心悠然眼中交遊誰最親知己獨數董與陳欲別惜別愁汎瀾
出門八月霜楓斑江荻瑟瑟江鴻翻有音儻附秋風翰

寄方邵邨侍御

前年何處與君別南浦帆檣芳草歇今年何處我思君白鷺洲前
木葉曠秋風矯首金陵陌悲吟弔古空陳迹曉烏寂寞陽樓海
燕淒涼江總宅江北江南繫客思蔣苒菰葉正參差去憑佔客蘭

江鯉乞寫中郎黃絹碑

禱雨詞效張王體
檐幢對對村鼓迎楊枝插門水貯瓶大巫歌唱小巫舞圍繞蜥蜴
誼欽鈴烏頭風急雨絲起男顏欣欣女顏喜舉家再拜謝天公豆

青門龍墓卷三

共

花作英稻不死將來輸得官家租免向他州鬻兒子明朝處處
城隍回頭向妻索釵珥

青門龍墓卷三

青門雜錄卷四

武進邵長衡子湘

詩四 五言律

蚤秋訪吳山人二首

已作經年別欣然一面難茶瓜閑話久禮數整人寬樹密衣分綠
秋添閑蚤寒窗中山翠滿欹枕共君看

歸路誰相伴寥寥隔水鐘人煙清古木山色淡秋容雁影寒塘外

村春細雨中重來須九月楓葉未全紅

高郵別陳簡儒便附家信

客裏過重九羈愁一夕新不堪明日去更別故鄉人暮雨五城樹

疲羸沛縣塵平安煩寄語老父恐傷神

百感

百感中宵集起行秋月殘蟬嘶霜砌冷鼠竄葉聲乾儉歲謀生拙
微軀救過難高吟履霜操清淚落潯潏

十六夜桃源立秋

青門雜錄卷四

今夜仍四月荒城驚蚤秋邊淮一葉下高樹數螢流水隔虬龍動

堂空蟋蟀愁遙憐兒女語應說過揚州

任城飲胡氏嘉樹堂

濟上停征騎淹留十夜情高槐微雨過石榻晚涼生水浸葡萄紫

蟻浮桑落清乍逢翻惜別未覺客愁輕

別友

策馬清秋裏逢君沛水涯開尊同是客寄簾偶如家嶽樹晴天出

河帆細雨斜淒然分手處直北是京華

津門雜詩五首

軍城獨臨眺雉堞俯蒼茫樹擁千櫓雨秋嘶萬馬霜海色搖空白

河流倒檻黃自來三輔地南北倚金湯

莽莽危樓望荒海氣昏登孤閣夕照蒼蒼滿秋村吹急駱駝散

城陰雁鴦喧還應益愁思風物異鄉園

九河爭一線百里見排檣煮牢盆雪江浮杭稻香西風縣蟹符

連竿擗魚梁形勝重回首旌竿動夕陽

驛樓楊柳外使節日誼傳冠蓋燕齊望帆檣楚蜀連誅求看漸急

戰伐已多年蒞薊無勞問耕生涕淚前

清秋荒塞客黃葉擁孤吟地浦俗無井城空海易陰登盤津蟹賤

御拾旅寒侵裘敝營綴澀霜花冷劍鐔

憶家

忽憶柴門迴秋深秔稻黃芋青鑊冒雨柿亦落經霜鄰火寒春急

新斲麴米香旅顏應便破作計理歸航

秋日作

青山潛秋景黃菊媚蕭蕭展節候已如此孤懷誰與親半庭風落葉

三月病眠身賴有新斲熟牀頭挂葛巾

先人墓松植三年矣冬日掃除悵然有作

新松三尺許接葉漸成行和淚人頻到攀條痛未忘暮雲原草碧

霜葉墓田黃回憶趨庭日翻增老大傷

青門雜錄卷四

草堂雜興八首

學農兼學圃不愧楚人居渚稻白新熟畦蔬荒自鋤迎霜登好粒

先雪蓄瓜瓠家世爲農舊勞生轉自舒

事往閒尋憶猶驚三木魂登車當死別還里愧生存江南奏簡集

千人中途命托長鑱在詩稱無佛尊塞翁忘慮久得失更休論

偶然乘興出孤棹五湖邊鄧尉梅花雨銅官茶筍天暫住逢僧寺

忘歸聽瀑泉筆牀兼茗椀真作釣魚船

老諳農事亟穫稻趁晴天瀨減霜痕落山曠楓葉鮮僅喧爭拾穗

村晚泄孤煙歸徑柴車夕離門新月娟

我已微名誤猶矜敝帚存長吟詩過日自剪紙招魂鴻雁飛傷繳

豺狸喧近村敢言龍性舊放擲任乾坤

龍蝦誰言性鴻飛久已冥寒狙隨拾橡山雪獨鋤苔混俗成吾放

全身忌獨醒筵尊何必問生計合漁汀

柴門延眺久墟里徧斜暉獨樹晴原小千山風葉稀鳥度寒煙沒

人歸溪路微茫老閒相識農談意不違

小築營茅棟離斜對國山藤陰繁屋老樹色到門閑空竹青千箇
溪流碧一灣吾廬真自愛飛鳥倦知還

客有談義興善權之勝者

聞道龍巖洞靈根玉掌懸撐空削碧乳仰雷墮青天雷火書檐柱
仙人種石田春來擬蠟屐攜句國山巔

陳柯亭過草堂

笑背牆根下冬暄愛夕曛荒邨無好客把卷即思君柴櫛牛羊巷
霜原麋鹿羣相看愜幽興細酌對論文

蕪湖道中霧

宿霧霾寒日肩輿問曉途衣沾細雨溼僕語隔煙呼浦口低雲樹
湖邨入有無鳩茲江路近蚤晚理輕舻

蕪湖放船

日斜輕浪穩放棹下蟬磯晴指三山近風看五雨微天浮遠江去
蕭門簾幕卷四

江急

江急雨冥冥江豚吹浪腥奔遠岸白峯逐去帆青壁成春低樹
灘舟火聚星長年趁風便向晚更揚舲

九江

吳楚一江共波濤九派分湖光寒自白廬嶽曉常雲虎闕荒邨迹
猿啼落日聞琵琶亭廢久楓葉正紛紛

喜晤楊簡菴表兄小酌話舊

十年驚一面悲喜百端侵兩地存亡淚今朝兄弟心杯中燈燼落
花外雨聲深潦倒吾何恨詩成作楚吟

贈楊臨皋表姪

昔別尚童穉今來長竝肩漸驚我輩老轉覺後生賢官舍一杯酒
春江百丈船客愁正漂泊須汝定周旋

酬顧赤方招提雨後見寄

雨洗高天碧江城生蚤秋故人頻記憶得句即相酬藁飯香依佛
鐘聲暮倚樓客懷半落甚悵爾共淹留

登迴瀾閣

落日維舟後危樓獨倚橋波搖三面白峯插隔江青鈴磬潮聲合
魚龍佛座腥向來征戰地列艦近前汀

河橋別蔣頌揆

亦知暫分手情至一沾巾江漢同歸日河橋孤棹人客裝經雨溼
交態對君真秋色看乘興西湖理釣綸

走訊龔仲震因憶亡友管其玉

人事經年別驚心各鬢蒼謀生共鹵莽旅食總淒涼酒態今能否
交情老易傷山陽懷舊意相見定沾裳

東皋卽事

遲日煙花亂暈光迷迷好花多照水幽鳥各成嘯斷笥園丁至
攜壺石磴低興移忘去住落景女牆西

哭楊簡菴表兄楊以黃陵令卒官五首

思君忽痛哭轉憶別君時斜日同杯酒秋帆送遠詩那傳前月訊
便隔九京期黃鶴磯頭路傷心舊別離

一死只如此悲君萬事非萊蕪貧到骨婚嫁願仍違雲臺吳山暗

天寒楚樹稀途窮兼歲暮盛寧竟誰依

急難憐車馬車太史制有艱危見至誠一棺依古佛百口託門生
天闊瀟湘晚魂歸波浪驚獨斷磨鏡客生死負交情

死更無家在貧還急舊遺孤兒資拾僮僕困迫呼漢水原連峽

岷江自到吳幾時丹旄返嘔眼望俱枯

辛苦西山戍王師血戰頻送徒船涕淚轉粟石磷岫斥堠連羅穴
烽煙暗錦津可憐勞吏死孤續竟誰論公西山詩

得楊陶雲豫章書卻寄

名豈微官減詩看別後多帝關愁虎豹客舍傷龍蛇嗜酒陶彭澤
投湘楚汨羅先朝元侍從漂泊幾悲歌

移褚道士山房梧桐植東軒

攜鋤新雨過種樹熏風初側近幽人榻來從羽士居碧浮書帙淨
涼人若甌虛欲遲新月上清影定何如
哭亡兒十聯十首

苦憶臨危日髮髯持我鬢扶攜憐小妹青帙繫長吁語咽頻流涕
心傷數問吾可憐成永訣未可瞑雙瞳

歷歷生存事追思倍愴神提攜燈下影嘔笑夢邊身壁流他時墨
絲牽未了姻無端關百慮獨夜幾沾巾

記汝懸弧候呱呱過小年吾廬元日會湯餅洗兒涎歡劇家人語
嘖聲大父憐只今腸斷處墳草蔓寒煙

久客初歸日迎門意可憐挽髮歡劇舞繞鄰喜應顛骨月今歸土
拋離憶往年空庭時獨立無語倍茫然

誤作一生料吁嗟萬事違長年余旅食幼日汝嘔飢抵憤終身痛
竟幾百慮非清宵頻絮語相對溼牛衣

青門蘆花卷四

五

遺編緝不忍轉憶課經時過愛翻成薄求全屢受咎一燈寒夜影
十載都前見辛苦成何事酸心我不悲

亦覺悲何益悲來不自知眾中時獨語兀坐忽狂疑恍惚前事
悠悠憶見期瀕危還勸汝藥餌苦攢眉

最苦憐渠母怔忡病裏言枕添新碧血藥瞑替驚魂廿載齋鹽痛
他生骨肉恩傷心風雨夜慟哭幾黃昏

盟櫛經旬懶衣衫漬淚痕伶俜餘此日門戶且誰論痛我無兄弟
憐渠是家孫昨朝寒食奠雙立黯銷魂

過橋成一慟西北見孤塋白雪嬌兒面黃泉樓燈營堊春自發
溪水咽無聲天意高難問崎嶇任此生

雨泊虎邱別賀天山時約遊玄墓不果
七里山塘路春陰熾棹時塔籠空翠斷鐘度暝煙遲山好遊難定

交新別易悲如人玄墓雨冷蕊正垂垂
惠山遊泰封巖太史寄暢園五首

聞道秦園勝偶然成獨遊入門幽篁合穿燈落花留斷塔山池浸

晴樹樹杪浮泉聲清絕處瀾瀾石根流
嘉樹層軒外風潭百尺淳倒浮連檻碧遠漾一峯青吹浪魚兒出

鉤簾鳥語聽涼涼幽興極理釣近前汀
山斷九龍骨池分陸羽泉撲簾簾背近遠罇石泱流涓邱壑原胸次

高深得自然頗疑文叔記不及此山川
聚漆烏皮几湘簾白石牀櫺窗占位置閒靚頗相當樹老斜侵閣

花欹曲避牆重來知不厭高枕足常羊
亦知難久住惜別爲林泉便欲買山隱那知此地偏魚噉花片亂

僧磬石林煙幾兩平生展臨風一惘然
壬子七夕悼女

中年感易傷弱女亦關心令節杯從過清宵涕不禁銀河依樹直
鉤月抱檐沈暗壁蛩聲急淒然入苦吟

望小孤山
江流奔正急拳石削嶙峋一柱界吳楚孤根會鬼神背巖腥鷺鳥

過樹白知人不盡探奇興凭舷望轉新
江夜

離抱中年惡況逢秋氣寒雁幾今夜到人立楚舟看月黑蒸燥霧
江鳴滾滾灘清宵渾不寐枕席有驚濤

別楊臨泉
相見纔幾日悵然君獨歸一杯今夜月雙槩故人遠白露衣襟冷

清江稻蟹肥因君起鄉思寒夢繞漁磯
宿棲賢寺蚤起

一夜不成夢泉聲清客魂微鐘纔出寺童子蚤開門西嶺墮殘月
東巖聞曉猿扶筇松下露滴白頭繁

廬山
飛瀑山山響層巒而而尊雲開五老背胸九江奔颯急時疑虎

蘿深或挂猿精監隨處好清磬隔松門

蕙山菴

過湖一鐘斷僧龜細路邊開扉延翠嶂破竹引清泉松葉不曾掃
寒花隨意妍買山須住此小憩亦悠然

南康雜詩八首

居然古名郡不信此荒涼井邑浮湖岸峯巒插女牆人驚穿虎豹
蛟虺破帆檣獨有匡廬勝銀河挂石梁

戰關他年蹟時清尚駐兵鶴鶴衝雪浪鉦柝亂寒更嵐氣晝兼霧
湖光夕尚明地偏凭眺迴似慰異鄉情

九日今朝是霜林步履重縣青千嶂合徑誤一花逢獨立遲過雁
孤帆落暮鐘東籬此時菊爛熳幾芳叢

舊說廬山好清秋慰眼前有峯皆隱祇無壑不飛泉劍逼青天破
廉垂玉練縣山有雙劍扶藜老藤杖擬上漢陽鱗漢陽峯處

牢落南康客秋風去住迷郡當孤石出巖壓萬峯低生事羞雞肋
空城印虎蹏故園前夜雨紅葉正平蹏

青門龍棄卷四

七

冠蓋此邦少荒城蚤上關波濤撼星子風雨失匡山府主寒喧數
江邨楓菊班草堂三徑在淹泊未知還

一句秋雨暗今日曉山清物似合新態天應豁旅情過雲丹嶂麗
盪日碧湖明正有登臨興青鞵會趁晴

殘堞臨無地危欄此倚樓沿堤圓網聚落照半湖幽蒼靄匡廬幻
風濤左蠡愁傳聞石鷁子厭勝盤金牛湖中石鷁子厭勝盤金牛

對月
他鄉又月圓對月一潸然章貢殘年棹冰霜楚埃天鄉心微醉裏

客夢曉山前髣髴流黃照高樓淚點縣

虎邱喜遇賀天山

相見忽驚喜相逢本不期五年前此地風雨別君時擊鼓秋仍急
漁樵路絕疑百年能幾會珍重各題詩

贈董舜民孝廉二首

黨禁真能解公車有故人上書多難後復望十年身霄漢盤秋隼

江湖縱潤鱗主恩原浩蕩不是爲黃巾

握手重逢地蒼茫立語疑短衣京口雨殘快薊門詩落日驚烽燧

涼風動鬢絲蓬蒿三徑在遲爾話心期

長至夜黃艾菴龔琅霞岳過亭陳椒峯諸子同集二首

節序緹灰候山川戰鼓中羽書連薊北驛騎斷巴東亂喜親朋健

愁吟酒醖空十年艱此會相對燭花紅

戍角斷霜天梅花對綺筵寒星垂戶濤壁月隔宵圓廚顧還吾黨

兵戈又歲年不須添繡線潦倒客愁牽

青門龍棄卷四

八

青門龍棄卷四

青門麗集卷五

武進邵長衡子湘

詩五 七言律

望太湖二首

東南萬派具區尊底定千年禹績存
點點青峯汎鳧鳴皓皓白浪吼鼉
龍松苔水外疑無地橘柚山中別有
邨惆悵鳴夷從此去空祠何處薦溪
蓀

七十二朵青芙蓉晴天亂插碧湖中
玉柱金庭杳人境十洲五嶽應潛通
紫芝何處訪角里白鹿尋我尋毛公
好待秋風放船去筆牀茶竈隨孤蓬

晚晴書懷

林塘過雨水爭流五月微寒氣逼秋
天外斷虹看倚劍簾前芳草獨登樓
青山不盡窮途恨白日長縣萬里愁
磨盾棄繯年少志誰憐老大滯滄洲

和吳山人仲立望眺見懷之作

翻風麥浪棟花天乳燕鷓鴣嬌可憐
啼鳥不飛殘雨外人家多住夕陽邊
哦詩楚徑揜筠枝乘興清溪上釣船
相憶好貽招隱句五湖莼菜紫初圓

寄題華陽山館

茅山道士幽棲處飄笠脩然白石牀
春盡落花流澗戶秋來寒雨滿華陽
欲從茅氏參丹訣便入藍田試玉方
笙鶴夜深過嶺去仙人洞口月如霜

夜泊京口

驚濤如雪大江聲估客帆檣幾幾城
暮雨瓜洲人北去秋風瓠子雁南征
寒潮夜落龍圖窟曉吹晨喧鵝鴨營
應是年來新血戰防江添駐水犀兵

彭城懷古

落日秋風古戰場河流無恙霸圖荒
寒花幾處依殘壘山郭千家動夕陽
戲馬亭空衰草白歌風蹟在斷碑黃
沐猴逐鹿俱遺事夜

夜啼鳥上女牆

登歌風臺懷古

芒碭真人乘赤龍故鄉行幸有遺宮
壁埋蜉蝣荒碑在木落牛羊寢殿空
湯沐百年歡父老衣冠十日擁兒童
淮陰已檻黔彭越慨何須悲大風

送友之貴州觀察二首

盤江路出蜀江長萬里胖牂牁越裳
藥物去兼衡瘴癘行廚飯亦薦檳榔
月明貴竹稀逢雁山暖桐花自薄霜
此地由來秦郡縣莫令雨露隔炎方

官船簫鼓大江濱

官船簫鼓大江濱樹干盤出粵津難
上百年供鳥鬼馬曹三戶自華人寒帷
柳酒誇蠻女夾道山花撲漢臣見說
孔明遺廟在五溪官長未難馴

望鍾山三首

先朝陵墓對天墳紫氣鍾山尚鬱盤
大壑局雲龍虎臥陰池積雪雁鳧寒
豈有祠官供俎豆仍聞廢殿鎖衣冠
旌旗想像曾遊地聲路淒涼瀉急湍

謁門麗集卷五

覆舟幕府名執屨展高廟弓髯此地
悲哀壑千年埋玉盤中天羣帝閃金支
松杉畫裏虬龍動雷雨宵寒虎豹噫
膺有故宮離黍淚行人下馬奠椒紙

陪京雉堞迴蒼蒼

陪京雉堞迴蒼蒼然重憶高皇逐鹿
年汗馬北騰穿碣石長虹南倚劃吳天
鼎湖龍去離宮鎖複道花繁紫禁偏
悵望寢園今寂寞紫駝秋牧孝陵煙

自孟城渡揚子江

孟城西面黃山北五兩帆輕過鎮江
江勢全吞吳微闕潮聲直到海門降
曉鐘遠岸瓜洲樹暮雨連橋估客艘
南北近來添戰壘城頭烏尾動旌杠

望岱

鳥道高懸十八盤遙從積翠辨嶺岧
嶢晴樹擁天門斷洞坼峰搖

明月寒紫氣定樂素觀出白雲應傷漢封蟠何當手剔磨崖讀矯
首秋風憶明翰

蚤春楚遊寄懷莊潛菴宮庶

病起遲春曉十日扁舟遙指鳳凰山長貧妻子輕離別遠地交遊
多厚顏渡口落梅浮客櫂江程暮雨出無關憶君高臥東山月把
卷行吟興未閑

馬當值雨

淞淞江雲午不開山根崩浪蹴天厓雷碎峽東蛟龍鬬雨急江翻
鵝鷖哀聲畔回看湓口失奔濤直嚙小孤迴瞿塘灘瀕何如此楓
花真憐三老才

潯陽舟中憶龔仲震久客那裏遙寄

那亭秋色恨離羣楚水春帆獨憶君暮雨啼猿湓浦樹風花歸雁
石門雲鄂王城北孤蓬遠豫讓橋西流水分兩地牽愁同作客題
詩萬里淚潺湲

青門雜錄卷五

送友歸附家訊

去住都愁心事違送君惜別淚沾衣對牀官舍三更話細雨春帆
明日歸水驛棠梨寒食過江城楊柳故人稀貧家舊住清溪曲芳
草閑門正掩扉

魯臺山春望山爲二程先生讀書地

柳碧鶯啼滿水隈山從樹杪出層臺川光晴抱孤城轉埜色青延
遠嶂來斜日荒林羣雀噪春風古塚一花開先生杖履曾此地雙
鳳亭空角暮哀

送車孝廉下第歸邵陽

春風憔悴別京華歸去湖南枳殼花嶽麓夏雲迷楚望湘潭樹影
出星沙孤帆青草愁邊路明月黃陵夢裏家到日萊衣歡自舞莫
因留滯重吁嗟

贈別顧赤方

屈指交遊吾自見別離對爾涕闌干百年天地知音幾去日風塵

會而難江漲魚龍逐浪闊秋深鷗鷺傷舟寒把君詩句長懷袖後
夜相思珍重看

蕭蕭穎揆信宿草堂

握手蕭君三日止別離已是隔年看同舟江漢開懷久臥病親交
見面難出外焙茶資盤碧經春竹葉玉缸寒極知供給貧家儉紅
藥蒼苔滿石欄

和楊陶雲感懷時左遷新建少府三首

憶侍先朝供奉行從容陪乘賦長楊敕騎天馬中官鞋歸撒金蓮
御座傍恩誥百年憐賈傅孤臣中夜泣章皇園陵萬里龍山北
白露清秋寂寂涼

滕王閣下讀江迴近侍移官佐掾來執政自應持大體至尊誰見
不憐才豫章綠樹冬仍碧湓口清猿曉易哀不似長沙卑溼地汨
羅詞賦未須裁

汝從移疾臥煙蘿幾載麻衣廢蓼莪海內君親餘痛哭天南魑魅

青門雜錄卷五

蒼悲歌潮吞章貢江聲急翠削匡廬郡閣多想見元嬰遺蹟在珠
簾畫棟近如何

走簡楊芝田乞芍藥栽

楊子之亭紅芍藥秋來爲乞數株栽開春爛熳卽滿眼細酌吟哦
定幾回簷外翠屏當檻出鄰家綠竹過牆來巾車有識柴門徑豫
擬花時與醺醺

舟訪蕭穎揆瀟湖草堂

鷺立流漸傷客船日斜帆影落葭汀屋西瀟子湖光白天畔銅官
暮靄青戎馬故園今夜月圖書半榻草堂星巡檐梅蕊垂垂發坐
嗅寒香倒醺醺

送張大再之黃州經紀楊簡菴喪

臘月纔回江口棹新年重上漢陽橋愁看雪色湘潭暮欲折梅花
庾嶺遙生死情親餘姊弟孤殘痛哭又元宵羊曇亦是西州客和
淚題詩寄淶湖

題蜀山蘇文忠祠

青岑碧樹閉空祠，卜宅當年蜀客思。
畫溪如看錦水銅官山，似對峨嵋花濃壑。
徑低飛蝶鳥語深，春半子規鶯聲角巾遺像在風流異代足吾師。

喜楊陶雲暫假歸里同飲春曉開看梅

前歲分攜彭蠡雁，此時同看故園梅。
窮途骨肉還今夕，幾許悲歡到酒杯。
欲落不落纖月動，將開未開疏香來。
別後相思那能寄，清吟冷嗅重遲迴。

送黃舜民孝廉董將以訟冤伏闕二首

名士棄春入雒裝，吳姬小店酒杯香。
征衫細雨聞鶉鳴，急漿飛花送夕陽。
黨禁朝廷終易解，名流海內幾醒狂。
灞陵到日垂楊碧，短葉長條憶故鄉。

甌甌楊柳正堪攀，寒食尊前慘別顏。
吾道風塵工伏枕，清時虎豹豈當關。
江南夢度鴻邊月，前北青來雨後山。
梁獄書成應力上，龍門健筆幾班班。

請門健筆班班

泉紫氣斗牛閒

酬陳柯亭送別之豫章作

藤笈殘編上楚舸，蒼蒼客路入青楓。
尋常累月同杯醖，容易清秋賦轉蓬。
嶽頂石街冬夏雪，宮亭帆折往來風。
分風劈瀉憶君何，地堪垂淚目江有去鴻。

登吳城望湖

鄱湖湖合頓汀流，倚檻江湖望轉幽。
勢北搖匡嶽動江聲，西擁豫章浮魚龍。
畫嘯千艘雨日月，晴縣一鏡秋回首。
戰爭曾此地，荻花蕭瑟隱漁舟。

駱成菴招飲豫章寓樓談次頗及會稽之勝

逢君孺子古亭旁，所地悲歌解鶴鷄。
蒼苔餘生仍涕淚，城郭乾坤吾道一滄浪。
高樓雁到憐今夕，片月尊前似故鄉。
憑話永和名勝在，春帆鷗夢可能忘。

寄訊楊少府

豫章消息又經年，估舶書傳倍黯然。
伏枕雨聲寒食過，愁吟酒醖落花前。
東湖畫舫西山屐，滕閣文章梅尉仙。
高興比來如舊否，秋風憑寄鯉魚箋。

入春四首

入春雨雪兼雷電，羽檄滇南何太頻。
蒙馬不聞歸使節，辰沅是處哭烽燧。
桃花卽紅愁爛熳，鶯語猶澀翻遶巡。
春色遙迤轉亡賴，東南杆軸久沾巾。

回首春風鼙鼓多，飛揚跋扈各橫戈。
東甌未得誅餘善，南粵猶聞帝尉陀。
海鷗立波昏日月，鯨魚吹霧暗牂牁。
帳中躍鞠軍中舞，將帥蒙恩奈樂何。

詔書前月徵蒙古，烽火經春照漢川。
南顧至尊猶昨食，北來諸將豈高眠。
朝廷議論安危外，都邑瘡痍涕淚前。
聞道皖城頻駐甲，蒼茫井屋少炊煙。

垂檐花雨畫霏霏，極目天南涕淚揮。
劍閣卽須防割據，荊州實已困重圍。
豈儒謀國原廷闕，執衿登壇有是非。
蠶食杞憂吾過矣，卻驅春犢送斜暉。

自題青門草堂

銅官山北具區西，藥圃茅堂望不迷。
落照青蒼峰近遠，秋風穩極徑高低。
江湖地僻餘耕釣，蜀山深急鼓鼙沙。
碧竹寒相似否，居人休擬浣花溪。

漢東

漢東漢西足水田，僻絕柴扉秋可憐。
香鶴雲樹入圖畫，淺深煙樹騎鳴蟬。
芋葉豆花紛被徑，白鱖赤鯉亦論錢。
溪上小橋堪繫舫，秋風偶到賣書船。

題冀渭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并輦

渭公大父梅軒先生，故官比部郎忠愍。
頌繁時先生傾身稟，忠愍高其誼爲作此卷。
同時周旋詔獄霸州王繼津，太倉王元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
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美及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渭公來吳，問出卷。

示余蓋百二十餘年物矣展卷肅然敬題其後

黯澹細縑墨影寒那能展卷不汎瀾當關虎豹糜軀易畏路風波

仗友難濺血九原仍化碧批鱗一疏獨留丹文山詩句詹山筆古

瘞清香再拜看忠愍有古瘞清

方共樞高齋種竹詩

赤樞碧梧壓石欄當窗更植青琅玕月出襟裾鸞鳳影雨來咫尺

瀟湘寒散帙乍驚空翠溼抽梢會即拂雲看伶倫嶰谷不可遇爲

爾徙倚增長歎

閏丙辰五月邸鈔書事七首

帝京六鷁退蜚勞都門近狼角依然紫極高肅慎幾時供楷矢離

宮何處種葡萄時詔石官出孤兒躍馬騎珠勒相國行邊賜錦袍

自古秦關誇百二驚心烽火過臨洮

受降誰駐伏波營幕府新開鄖子城鄖陽復北關捷書誼道路南

來寇騎正縱橫趙佗犀犀無朝使莊驕巴黔未厭兵銅柱珠崖原

青門簾卷卷五

都縣幾時舞羽重昇平

環海軍儲異昔年見開西邸正紛然崔公臨拜原名士卜式輸家

景佐邊宛洛北來驚赤羽岷峨西上更青天帶甲輓輸終坐困王

師蚤晚望收川

赤眉銅馬徧江鄉於越年來百戰場禹穴雲深迷兕虎天台樹黑

沸蜩蟬諸將功名紛紛鉞連營鹵獲半羸庭攘攘荏苒原赤子急

須負憤勤耕桑

螺江烽火接東甌海水羣飛更杞憂鑿齒雕題虛譯貢扶桑析木

正橫流黏天黑浪蛟螭喜壓岸雲帆島嶼秋塗老傷心談已亥青

麟白骨哭瓜洲順治己亥海陵關

除拜紛然草莽疑終南捷徑半潢池天心豈是憐羣盜廟算今誰

整六師青犢總騎新榮戰黃巾爭擁舊旌麾閭閻惡少飛揚甚燕

領談兵又一時

豐隆列缺晝昏昏三伏深愁坤軸翻是處鼉鼉遊圻岸可憐麻痺

沒空邨陌錢聞架聞新令封豕長蛇正薦吞三載干戈兼水旱更

無人肯繪監門

丙辰四十初度久客喜歸

四十頭顱隱未能鬢髮短髮久如僧兩年幕府依嚴武千里尊隨

返季鷹豺虎天南紛格鬪雞豚巷北有親朋歸與正好涼風候隨

意看雲挂瘵藤

登太湖西峰追懷舊作見會

山色蒼蒼積翠迴沿緣仄逕入莓苔嶺邊楓葉藏僧寺樹杪飛泉

麗客杯清磬一聲松子落白雲萬頃太湖來三高惆悵俱陳蹟落

日山空樵唱回

青門簾卷卷五

八

青門簾卷卷五

青門簾卷六

武進邵長衡子湘

詩八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六言

應宋常州試問月立秋

未謝朱明律初回白露颼銀河今夜迴殘暑入秋移斗指兩辰際

明月無正氣風驚一葉時清湛連漢苑團扇泣班姬歲閏寒來蚤

天空雁到遲漸驚搖落候宋玉動深悲

登郡城西樓因謁蘇文忠祠

古戍寒花驛秋風蘇子祠文牆銜落照官閣獨題詩水抱孤城轉

帆隨度鳥還居人鼎造像過客讀殘碑俎豆還今日衣冠自宋時

荒階一長揖風雅足吾師

分賦得琉球刀

碧眼幽州客攜來日本東鏐鏐金錯落飾鞘玉玲瓏血淬猩喉雨

光團雪旋空鷗鷺凝縹紫魑魅泣磷紅挂壁摩挲劇防身撇捩雄

風塵未一試每夜氣成虹

青門簾卷六

送鄭生之楚幕

子真辭谷口南郡得康成幕府需才子窮冬念此行雪衝湖雁過

木落峽猿清萬里三湘客孤舟一月程題詩屈子廟倚棹鄂王城

楚戶登漁稅山翁費火耕三分兩赤壁弔古獨含情

南康酬友招飲見贈之作輒廣來韻兼抒旅懷

江山乍相見詩卷得知音許與才雖參交遊契必誼城根閑步屐

暇日屢招尋泉淪康王瀑壁縣陶令琴香香供石耳銀鱸新湖鱖

匡嶽晚逾翠飛揚興不禁披圖已廿載夢想直如今峽東蛟龍關

天低星漢臨雙峰駢翠嶺五老各欽崇買隱知無計安禪恐未任

新交千里外舊業五湖滄黃菊斑斑霜徑丹楓繡夕岑豆棚寒自落

藤架雨斜侵蜘蛛窺帳書籤或走蟬鷗浮還汎汎駒逝已駸駸

家訊江船寄寒衣鄰姬紅異鄉重九過涼雨一秋深虎兕縣崖吼

龍驤背日吟風滿頻梗桂玉會愁霖蠶飯支鐙足悲歌拂劍鐔

微名原計拙旅食竟何心歲晚鹿門去空山矚朮陵

送陳椒峰謁選三十韻

十載東山客乘時謁帝都閭閻新涕淚朝禁正艱虞出豈爲小章

名還讓大巫文章驚鄧野駢駢河操觚江鮑看前輩歐曾得並驅

波瀾隨曲折精力獨鍾鏹許與皆詞伯招攜及楚夫經年從白社

臘月擁驪駒冰台黃河急雲開翠嶽孤深林過兕虎破屋走鼯鼯

積雪防埋鏡悲歌或碎壺城高喧畫角堡近颺蜚狐憶昨風塵起

羣公籌策紆總戎遭戮辱使節陷腥腥汚跋屢連三鎮安危詎一隅

不成除戮戮未可息罷驅巴蜀虛天險筆箚阻負嶠親藩分駐越

大將議防吳霞嶺行堪據臨閭勢就誅妖氛縹緲李架陌困征輸

赤子眉須察黃巾氣尚竄立功思寇耿醫國賴扁鵲公輩宜盤錯

新硎發湛湛飛揚看竹素寒拙混泥塗往往悲戎馬悠悠愧腐儒

柴荆棲凍雀書帙散童烏寒日縣瀟瀟西風臥輶轡掉頭吾老矣

屈指幾相於膠漆長如此雲龍願不俱河梁尊酒地揮手向平蕪

丙辰除夕守歲用杜句起率成廿韻

青門簾卷六

四十明朝過椒花又送年斗杓中夜轉冰雪一冬偏慘澹玄枵會

嶺嶢嶢暮景還爆喧鄰舍竹桃換舊時殘節序謹兒女團圓共酒筵

戲驚婪尾到盤吐燭花妍鬼物窮誰送詩囊祭自虔蛇應急赴壑

嚶亦笑憐蛇銀礫欺簾入烏薪徹曉然荒邨仍鼓角雪塞正戈鋌

風粵雖輸款巴黔未息肩爰居駭鐘鼓葦宇紀星躔是歲有風稅

斂年時急山林引興便乘春攜散酒陶寫賴詩篇藤杖肯山外梅

花埜店邊廝蘭兼買石種竹會分泉身隱文焉用名微果頗捐浮

家桑苎計婚嫁向禽緣俗薄從呼馬春暄自課健百年聊爾爾不

必問筵尊

五言絕句

江上舟中

我愛數峰青片帆去何疾回首指江天白鳥飛處沒

九日客中

不必登高去羈愁已不堪鄉心隨北雁一夜滿江南

登韓信釣臺懷古二首

雨關方逐鹿此地起投竿猛士今誰在淮流千載寒
功定登壇日機藏躡足秋羞隨噲等伍應逐赤松遊

題畫五首

秋色連遠山鳴泉入寒壑借問支頤翁得無漆園叟
瀑布一千尺吹沫沾人衣空山風雨夜化作玉龍飛
松下一老翁松頂雙白鶴撫琴未及彈風吹松子落
釣船繫離根等筍挂泥壁夜來春水生船尾高一尺
積雪壓溪橋梅花開幾樹驢背苦吟人應爲探梅去
蚤入杭家塢
草露漚芒履松風吹葛衣清磬出煙岫山僧初啟扉
山中雨後
雨洗峰頭碧龍歸洞口腥漸虹斜照白空翠落衣青
沛縣雨夜

青門簾櫳卷六

三

高樹暗流螢客窗風葉聲偏陽寒雨夜獨照一孤檠

津門官舍話舊

對牀通夕話官舍一燈紅十年存沒淚併入雨聲中

秋寓僧院三首

科頭殘月上倚樹露光凝鐘歇僧初定長廊照一燈

鳴磬僧徒散城烏下食來連朝寒雨後行徑長蒼苔

客睡寒偏醒龍燈殘燄明落葉不曾掃空階作雨聲

夜坐

愁人夜未眠殘月照荒砌坐久墜露繁涼風動衣袂

舟婦詞二首

殘月曉風涼郎睡儂先起拋兒就郎懷天明三十里

儂家問門住十三學乘舸上水郎打槳下水儂擔篙

湖漲

湖漲曉煙浮漁艇煙中宿日上三竿高煙消湖水綠

豆架

牆角幕青蔓茅簷綴紫花貧家有客至豆莢點清茶

青門草堂八咏

夾山積雪

雪花大如笠寒吹千林發曉看鵲鳩峰疑對峨眉月

安陽春雨

山晴翠如黛山霧溼如餐總輸春夜雨潑出米家山

東岡枯槁

秋風閑枯槁徙倚東岡樹落照水田寒白鷺雙飛去

西溪喬木

古樹覆清溪沈沈溪水綠溪鳥來去飛孤雲時獨宿

晴原驛路

古路秋原外行人夕照閒君看往來者寒暑不曾閑

遠寺微鐘

尋蘭若徑時與樵僧逢古柏亂蒼苔空林遲暮鐘

後澤煙帆

冥冥暮煙迷白鷺立沙渚鳴榔何處船帆帶洞庭雨

東軒竹石

偶然攜卷書倦倚石根臥幽蟬時一聲竹影斜陽破

七言絕句

俠客

相逢樓下繫青駒買酒樓頭脫鹿盧半醉忽然思炙嗽

血模糊

溪南

整夫溪南趁晚涼露氣夜下荷風香鵲鵲鵲聯拳宿撥刺白鷺

一尺長

書揚州邸壁

斜風密雨打窗涼酒醒燈殘夜正長作客此時腸已斷更堪明日

是重陽

北行道中竹枝詞三首

路旁赤赤八月天打棗女兒亦可憐北姬慣唱棗竿調爭似南姬唱採蓮

燕支微染杏腮醺少婦新妝辦黑雲窄窄紅襦單著好喚郎休買

白羅裙

一隊鈴聲曉過河吳綾千箱向北駛近日官家禁騎馬長弓大箭

坐高羸

草堂晚眺
歸鳥啞啞夕雲寒落照千村楓葉丹拄杖霜原時極目翠屏削出

是銅官

冬日草堂漫興四首
臥病不出經半月當門黃葉尺來深呼童掃葉汲溪凍供給寒齋

青門隱集卷六

五

青衫蹉跎廿年計蝸舍狼籍半牀書哦詩曝背晴簷下客到從噴

絕起居

舍西隙圃新栽竹更插疏籬碧水隈即看春筍上番後一月從過

一百回

霜凍日斜景易昏坐夫竟日掩柴門地爐芋魁煨徑尺碎子除酒

不出邨

送友人遊楚二首
江天紅葉擁行舟君去遙登黃鶴樓湖北湖南無限好猿聲雁影

一時秋

布帆無恙楚江流不斷青山引客舟殘月曉猿過赤壁江迴片轉

見黃州

喜即到西陵半爾有作
煙花半月楚江船歸雁晴猿處處聽匹馬西陵明日路木蘭山下

草青青

春盡客舍雜憶四首

家在江南玉柳稀落花開覆釣魚磯茅堂燕子渾來慣舊日主人

猶不歸

更散鶯囀休蚤衙淹留官舍獨看花長年春興渾亡賴蹤迹山家

定酒家

苦憶楊梅此地無家山巾樹紅珊瑚洞庭西灣光福庵烘日蒸霞

一萬株

楚燕低飛巧入簾吳蠶如雪過初眠新茶出界櫻桃熟暢好江南

穀雨天

燕中送友歸梁谿二首
督亢陂前木葉曛桑乾河上雁離羣秋風何限尊鱸思惆悵明朝

更別君

九峰秀色九芙蓉知爾幽尋第幾峰我夢故山清絕處月明泉響

鶴樓松

觀弈譜三首
一道斜飛角勢奇桐陰若枕倦餘時總誇國手翻新局我白鈞簾

覆舊基

雖黃局外原容易黑白胸中不了關畫倦推枰無箇事支頤屋角

看青山

凌生元煥晚出推能品盛老聖達吳趨舊擅名一著總輸懷較穩

十年斂手對空枰

初夏絕句五首
今年梅雨何連綿甕瓶滿貯茅齋前蜀山砂注碁盤界界茶出紫

佳妒殺江南第二泉

白石清溪五月寒夜來凍雨響驚滿柴門盡日支頤坐最好青山

雨後看

廣州茉莉建溪花薤簾湘簾日影斜小婦解供梅月水山妻自潑

西家海橘高刺天千朵萬朵紅嫣然連朝雨打離披甚著木沾泥
劇可憐

新漲平添三尺許門前沒卻釣魚磯風雨夜來還作惡明朝即恐
浸柴扉

送魏善伯歸寧都八首

半舫清尊只暫違別君惆悵落梅風三千客路鶯聲裏幾日江船
細雨中余初讀善伯于賀天石半舫齋

江千風燕趁帆斜篷底春衫點落花寒食冷煙何處過鷓鴣聲裏
正思家

丹陽北固暮江流雙槳乘潮過石頭鐵鎖降旗前日事傷心莫問
景陽樓

峭帆牛渚上蟬磯獨立江船有所思弓刀舊蹟開平廟風雨荒崖
太白祠

大孤山頭春草生滕王閣下春江平試窺石鏡松門頂倒映鄱湖
青門簾櫳卷六

雪色明
京江春漲接章江江水牽情似箇長君向鬱孤臺上望雁歸一半
過潯陽

百丈丹梯鑿翠微金精何限武陵溪歸時洞口花飛盡灌木藤蘿
石徑迷樓下系草微爲金精十二峰之一

蘭陵玉缸琥珀濃蘭陵驛路青茸茸卻羨蘭陵城昨月隨君直到
翠微峰

雨夜
西風剪剪折盆荷窗外疏疏涼雨過最是酒醒燈暗後芭蕉葉上
聽偏多

上海歌八首

黃龍浦口渾潮黃浦城邊蘆荻荒廢壘猶傳袁內史開江只說
海都堂吳松江明隆慶間海忠介公開

前年江塞愁殺儂今年江開水瀧淙高種木棉低種秫鄰蕭社鼓

過殘冬明季江蘇興國開巡撫馬公重開

黃浦女兒蕩輕舸蛋潮出去暮回棹狂夫來去渾無準不比初三
十八潮

浦東婦女劇可憐北作南鄰盡種田青布遮頭露雙腳踏車翻水
棟花天

萬里扶桑黑浪浮吳淞帶水作咽喉平吞湧澱三江匯倒東滄溟
一線流

清瑄金虎已成空猶說前朝海餉功番舶蝦鬚來日本紅旗白柁
出遼東

伐鼓樅金海岸聞浦東新設水犀軍樓船翻動鯨鯢窟組練晴搖
蜃海雲

大黃浦東浪拍天海陸山撞太作顛船趕風時潮汛惡衝濤偏有
打魚船山陸風潮來海陸風雨多海人驗候語也

吳門寒食
青門簾櫳卷六

禁煙風雨劇淒迷楊柳金閨綠未齊腸斷故園荒曉昨棠梨花發
鶉鳴

和汪鈍翁先生吳閶柳枝詞三首
吳娃連袂踏新詞不唱竹枝唱柳枝竹枝宛轉含愁怨柳枝旖旎
結相思

閶門垂柳曉曉鴉樓前紅粉寺前花虎邱澆酒眞娘墓舉橋繫馬
泰娘家

流亂輕絲拂畫橋郎來斜倚木蘭橈儂似柳絲渾婀娜郎如柳絮
易輕飄

六言
高郵舟中即景

風微篷底茶煙帆正長年晝眠米客排檣依市漁翁數錢近船焚
碧千羣鷗鷺荷紅百里湖田忽憶清溪舍北採菱踏藕年年
夏日偶成

舊業挾蘆草堂舍南舍北滄浪桃笙茗椀午倦竹雨荷風晚涼坐
隱半杯吳越翻書一卷蒙莊臃腫從呼畏壘先生擬號柴桑
秋邨卽景三首

新釀小槽初滴重陽溪蟹爭肥籬下黃花獨醉門前紅葉客稀
細雨寒煙楚渡青山黃葉孤邨倚杖看鷗歸攢腰鎌白刈秋園
遠邨近邨落照千點萬點寒鷗牛羊下山一徑煙火隔溪數家

青門簾葉文序

己未春子湘攜其文自南來一日而名動京師施殿講愚山王殿讀阮亭諸公皆折節敦布衣交而王少詹吳廬則延致之書齋去余寓不數武得旦夕相見請其文盡讀之既卒業則請益于子湘曰今數十年來能文之家有不言唐宋八家者乎子湘曰然于八家中有不專言宋叔者乎曰殆無之然則今之言八家者叔與嘉隆間言先秦兩漢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余曰固然然未也子所謂無以異者殆謂言人人同也僕以謂爲文之得失利鈍爲之似與不似得術之政殆亦未之或殊也今之譏嘉隆者吾惑焉謂其爲偽秦漢也既以爲秦漢矣何以曰偽夫秦且無論兩漢之士無不通經術則古昔稱先王不必賈董劉更生諸公也雖杜欽谷永匡衡之徒本非粹然儒者然其所徵引則六藝之文也所援據則詩書之義也其是非未嘗不依傳于聖人也其根柢如是彼八家者得其根柢而不爲姑似之者也不得其根柢則爲秦漢而偽爲

青門簾葉文序

八家亦偽此僕所謂無以異者也然則爲文當奈何舍咀于詩書六藝浸淫于子史百家記事必傳其可信折衷必本之聖人則雖爲秦漢可也爲八家永叔可也自爲之門戶可也亦有摹擬之迹奉高曾之規矩不足以爲病也大放厥辭舍筏而往以滋少所見者之怪亦未可爲非也故斤斤然守一先生之說執秦漢以攻後人操繩尺以論絕塵奔軼之才此皆小儒齷齪不足與于斯文矣今子湘之文固在班馬之風調與歐曾之樂瘦沛然從吾意而出之去嘉隆叫譟之習尤不爲近日空疏囁嚅之態蓋得其根柢而爲之者竊以謂有得我心之同然子湘躍然曰有是哉子之善言文也請書以弁吾文余曰諾乃條悉之爲序且請以正之愚山阮亭吳廬諸公暨官同學弟陸嘉淑

青門簾葉初刻于康熙戊午文五卷詩附以舊刻三卷今重刻于癸酉凡古近體詩四百四十餘首次爲六卷序記碑傳雜文一百六十餘首次爲十卷合之凡十六卷仍其舊稱蓋戊午以前作也已未後則別之爲旅葉余舊序引五代和凝事謂宋以前詩文無自鑲版者亡論文章與時高下卽此一事已覺古今人不相及蓋當日之持論如此年來老境侵尋顏髮變白追思半生仰面屋梁所存止此今便聽其零落未免神傷嗟乎唐宋以來古今人文集汗牛充棟才勝于余而名湮沒而不傳者何限況如余之鹿鹿者耶然或才氣未必遠過而幸而或傳者往往有之然則傳不傳亦有命耶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帶雖敝吾有之而吾享之聊用自娛而已他日覆瓿亦可蠟蠹亦可吾則又何知邵長蘅序

例言

璿按唐宋前賢文集皆詩先于文惟柳柳州集曾南豐集明朱潛溪歸震川集先文後詩或謂比興著述各從其重亦未盡然

青門簾葉序例

韓歐之文詎不勝詩耶叔父青門先生舊刻簾葉先文後詩旅葉又先詩後文竊病其體例參差請于先生仍以古近體詩列文之前至于詩或分體或編年原無一定簾葉分體旅葉編年各仍其舊也

先生自戊申後始下筆爲古文辭詩則童而習之然少作無一存者歸重加排纂戊午以前得古今詩六卷序記碑傳雜文十卷爲青門簾葉已未訖辛未得古今詩二卷文四卷爲青門旅葉合之凡二十二卷壬申後將另編爲旅葉請俟異日

旅葉詩文大半經施愚山王阮亭諸先生選定故有評點旅葉舊刻無評語無圈點近偶從先生篋行中詩得顧赤方評木文得陸冰脩評本爲兩先生已未客京邸時筆極愛賞之竊謂詩評似須溪文評似鹿門也欣然請以付梓要不敢妄有增損以失其實亦方有文評附見則書字以別之

稱壽之文唐宋元文集所無明人始有之惟震川集最多亦最

佳他家彌望茅簷耳先生壽序僅一卷載簾棄中論者謂當肩視震川而上之已未客游以後應俗雖多輒隨手散去閒存數首仍續入簾棄以族棄不列茲體也偶存小簡廿餘條亦附入簾棄如壽序例

代文韓歐蘇集皆有之如昌黎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爲韋裴二相讓官表爲宰相賀白龜狀廬陵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求見書東坡遺愛亭記代巢元修滕元發墓誌代張文定趙康靖公神道碑代人作之類是也至明人尤多不可枚舉徐渭有云顧者不肖代隱者不能使之代不幸處于不顯不隱之閒故人得而代之先生誦其語每歎息以爲名言集中代詩無存者代文乃閒存二三云

吾家之有康節公專祠實創始于鄉賓府君而先生竭厥成之蓋繼述之苦心存焉因取諸名公所撰祠堂碑記題跋及鄉賓府君墓誌銘墓表彙爲一卷名曰邵氏家錄附簾棄後

青門簾棄片例

二

先生族棄先刻于豫章爲族叔靜山提學之力居多簾棄刻于草堂則邑侯王似軒先生力捐清俸付之剞劂誠藝苑之美談近今希觀之盛舉也謹識其實以鳴高誼

康熙癸酉中冬長至日受業姪附識

青門麗藻文目

卷七 序二十九首

鈔古文載序

古樂府鈔序

古詩鈔序

毗陵縣志小序十一首

國朝志序

水利志序

職官志序

祠廟志序

明四家詩鈔序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明十家文鈔序

吳仲侯山人遺集序

魏叔子文集序

青門五真圖詩序

過亭詩選序

金生詩序

吳退詒詩序

杜詩臆評序

漸細齋集序

陳叔峰文集序

盤山志序

中州道學編序

蔣氏族譜序

卷八 壽序一十六首

舅氏楊元惠翁七十序

賀某翁恩賜序

君翰兄五十序

參憲方公壽序

建德沿革表序

山川志序

學校志序

帝系志序

星野祥異志序

人物志序

選舉志序

青門麗藻文目

十

蔣侯齋七十序

張天遜五十序

金懋于五十序

業師徐靜致先生六十序

段母五十旌門序

山東巡撫敬菴徐公壽序代

學士戒菴兄五十序

珩字兄六十雙壽序

閻再彭先生七十序

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陸翁八十序

徐母潘太夫人六十壽序

卷九 記一十八首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東泉園記

亦園記

青門草堂記

東軒記

東軒小池記

重修天津道公署記代

廬山遊記一

廬山遊記二

廬山遊記三

廬山遊記四

廬山遊記五

廬山遊記六

遊黃州赤壁記

遊張公洞記

青門麗藻文目

十一

毗陵諸山記

毗陵諸水記

遊慧山秦園記

卷十 論議說十一首

陳蕃寶武論

諸葛亮論

唐太宗論

褚遂良論

李德裕論

毗陵水利議

復孔聖像議

耐廟說

叔嫂當服大功說

妾母不世祭說

繼母改嫁無服說

康節公當稱先賢說

卷十一 書尺牘題跋共五十六首

與魏叔子論文書

與賀天石論文書

與魏叔子乞記書

與方邵邨乞寫祠碑書

與楊靜山表兄三首

與宋牧仲先生

與楊陶雲

與家幼節

答湯谷賓

答賀天山

家報

與陳柯亭三首

與人

與賀天山三首

遊廬山與人三首

答問百詩

與金生四首

客登州與人

與登州雷守

與楊餘干二首

與彭子

與澹雪道人二首

與王似軒邑侯三首

與王似軒邑侯三首

與姜西溟二首

與王阮亭先生

與吳澹菴通參

題趙子昂書過秦論後

古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後

跋祝京兆卷

又跋祝京兆卷

跋蘇東坡墨刻

題文待詔書雪景小幅

題半江先生存案後

書宋學士集後

跋東林寺碑後

跋朱文恪公誥命後

書惲正叔上冊後

書徐文長集後

卷十二 墓誌銘四首 墓表三首

仲父靜谷府君墓誌銘

管奇玉墓誌銘

故文學卞君墓誌銘

亡兒士驥墳誌銘

前明徵仕郎河南都司經歷賀公墓表

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禮科都給事中索洲梁公墓表

卷十三 碑六首 碑記三首

重建吳城張令公廟碑

東甌湯襄武王祠碑

毗陵關帝廟新建三義閣碑

屠王神碑

書門麓集文目

明中奉大夫正治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誠齋管公

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

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重修蘇州府學碑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二程先生祠碑記

卷十四 行狀二首 書事五首 祭文二首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先考冠帶鄉飲賓海陽府君暨先妣楊孺人行述

書先府君遺事

書祖太守事

書趙一桂事

書牧子先生遺事

書龔先生事

哭亡兒士驥文

除夕祭亡兒文

卷十五 傳十一首

賀向峻汪參傳

歐敬竹石士鳳傳

陳山人傳

解翁小傳

六洛上人傳

陳翁傳

青門老圃傳

四先生傳

明翰林院修撰金公傳

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

書門麓集文目

盧忠烈公遺事

武進三忠合傳

卷十六 第十首

試策一 教習

試策二 人才

試策三 經義

試策四 法制

試策五 東北水利

試策六 錢法

試策七 荒政

擬江西試策一 時文

擬江西試策二 重農

擬江西試策三 刑法

邵氏家錄卷上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記宋 蔡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記徐 學

毗陵新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記朱 彝尊

邵康節先生祠堂記龔 百榮

跋邵康節先生祠堂記後邱 鍾仁

邵氏家錄卷下

冠帶卿飲賓海鷗邵公墓誌銘賈 寬

鄉飲賓邵公墓表汪 苑

邵氏石表陰記常州府志 武進縣志

附傳略

附墓志銘祭文

青門簾文目

青門簾文目

七

序

鈔古文載序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自聖人沒莊列申韓者流議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為一家言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燬燼之餘撥拾補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為爾雅自是文靡于六朝韓愈振之文亡于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于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願于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在下則文與道離而合而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人事蓋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文則

青門龍臺卷七

如日星如河嶽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于道或醖駁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選固韓愈以下數十家之文是也其文嵯峨偉駭世之耳目而于道往往支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齋乎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修詞者病詞談理者病偽而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余友賀天山篤志慕古樂鈔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古文載焉余序余以為賀子所鈔離于道與合于道者皆在焉是醖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當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于六經之旨然後醖者可為吾法駁者可為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漸其由文以適于道也余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古樂府鈔序

古者太史陳詩太師肄之而被之鐘磬箏絃故詩三百五篇大抵皆古樂章也漢承秦亂雅樂失傳詩與樂分矣于是始立樂府高祖唐山夫人作房中樂十六章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

平調清調瑟調本皆房中曲遺聲謂之和是南之變也漢樂有蕭笛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又有梁鼓角橫吹百隋四部鼓吹而舞曲則有雅舞雜舞皆雅之變也武帝祀甘泉祭汾陰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晉宋以還並撰詩章登歌郊廟是頌之變也其它有引有行有吟有歎有怨皆詩人六義之餘江左中原既殊諸俗吳歌西曲遞有新聲樂府沿流于茲極已故三百篇一變為樂府然樂府盛而三百篇亡非三百篇亡也其音亡也樂府再變為詞曲然詞曲盛而古樂府又亡非古樂府亡也其音亡也自茲以降摹古者襲其體揆藻者摘其辭博雅者資其事太白仍古題而創調子美緣時事而創題張王之質長古之奇廉夫之詠史以至獻吉元美諸公遞相規摹然皆文人學士鉛槧之業雷連篇什之助而聲音之道微已故唐人之擬樂府離也并音與調與辭而離之者也明人之擬樂府合而離

青門龍臺卷七

也并音與調而離之其合者辭而已猶之乎離也余田居寂寞閒取古樂府稍加編次首郊廟次饒歌橫吹次相和次清商次舞曲琴曲而以雜曲詩謠終焉自漢迄隋彙為六卷曰古樂府鈔或曰子之為是鈔也于聲音之道奚居邵子瞿然曰夫子所謂文人學士鉛槧之業而雷連篇什之助也夫聲音之道余則奚知焉余則奚知焉

古詩鈔序

成周之時詩之用最廣上自王公下逮田夫紅女皆詩人也鉅自郊廟燕享軍旅細至草野贈答皆稱詩地也夫詩之為教導情託諷多比興焉寄故其稱指也微其感心也異正者副其誠邪者闢其失其用與禮樂相通先王尚之故漢以上無詩人夫人而能為詩也蘇李枚乘始以詩名家以詩名家是詩之亡也然婉而厚有風人遺焉建安黃初猶稍近古自是一變而潘陸之麗也再變而顏謝之俳也三變而梁陳隋之綺也益靡矣然皆有可取焉起漢

蘇李迄隋錄其尤者凡八卷曰古詩鈔先是有古樂府鈔六卷并
集成帙夫古詩視三百篇近矣然世之人知之而嗜之者則已寡
也蓋詩教之廢久矣悲夫

毗陵縣志小序十一首

圖考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大司徒掌以天下土地
之圖周知其地域廣輪之數上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蓋圖之籍
于天府者天下險要扼塞具是先王之意不輕以示人故惟職方
氏掌之大司徒得周知之土訓得詔之嗚呼蓋其重也天下郡邑
志皆有圖雖未必盡繁險要扼塞如職方氏所掌然其正幅員列
山川別都鄙不可略也毗陵志舊亦有圖然頗有缺略且散見欲
綜其要難于是策次之益以太湖瀕江諸圖作圖考

建置沿革表序

自秦建郡縣而漢因之毗陵始置縣矣歷一千九百餘年沿革變

青門龍集卷七

主

易不可勝紀述其所以蓋出于偏安割據之代爲多何則寓縣瓜
分疆土既蹙于是割裂州郡多張官吏欲以自矜廣大然而戶口
虛耗賦斂繁苛人民遷徙號稱大城名都率亡其實矣典午之季
毗陵區區以百里之疆析郡者二析縣者三齊梁迄唐或分或合
地名改易不常及南唐吳越之閒無歲不中寇邑且屢徙宋承五
代後猶分晉陵武進二縣明始并省合爲一邑 國朝因之休養
三十餘年吏治而事集令簡而俗安餘役滋寡戶口殷殖記曰載
其清淨民以寧一有以也夫故考據史冊起周秦表而列之作建
置沿革表

星野祥異志序

星官書亡慮數十家皆以吳越屬斗牛女分野而漢書地理志亦
曰吳地斗分野今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
吳分也粵地牽牛婺女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
南皆粵分也由斯以談吳越幅員蓋五六千里而遙夫以斗牛女

當六千里之吳越而毗陵介其閒若彈丸然疑無繫于占驗之數
雖然豫章之木千尋其于一葉至秒也然其苑枯榮落鮮不與根
幹相關推是說也可以辨星分矣災祥之說及其占應最著于向
歌京房諸家大要推本洪範五行五事休咎之徵而妖孽禍福皆
祥之類分應之其說不無傳會然彰天戒謹人事作者有取焉夫
星繫于天邑與郡與國其占同也災祥之占于邑則獨也故著之
加詳作星野祥異志

水利志序

毗陵爲邑當吳會上遊大江襟其北具區匯其南東西則漕渠貫
之江浙之輓輸達京師者歲數百萬石畢道于是而民田一萬五
千餘頃川涂溝澮相通若鱗比然旱則資漑澇則資洩甚哉水利
之宜講也首述水源次陳水治作水利志

山川志序

禹貢載揚州山川曰三江曰震澤周禮職方氏曰揚州其數具區

青門龍集卷七

四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今皆邑分也夫揚州於天下當九之一邑于
揚州不足當百之一而東南巨浸實兼而擅之南望茶山林麓陵
阜隱嶺蟬聯猶有披裘其人者乎其西北孟城吳尾諸山相傳孟
嘉所棲遁也東眺馬蹟夫椒峰巒滅沒波濤閒憶秦皇之遺蹤弔
吳越故所戰爭處覽古之士可以慨然而賦矣作山川志

人物志序

毗陵爲秦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禮讓風氣漸開矣又歷千
有餘年至宋而人才之生號稱極盛而明足埒之後先炳煥史冊
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綱常次亦猶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則犯顏
敢諫勵矯亢之節不幸遭離變故則伏節捐軀糜項踵不悔下至
閭巷匹夫皆知義之足榮而生之可輕也明高忠憲蔡龍有言天
下有事則毗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知言哉
抑又聞風俗與世移易吾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何如也雖
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鄉先哲之流風遺烈更千百世猶有感

慕而興起者意在斯編乎前志分類頗繁今彙而編之作人物志

職官志序

班固作百官公卿表蓋因之爲百官志後世志職官者昉此矣毗陵邑也而于郡爲治官之繁于邑者自典史以上至令繫于郡而邑得書者自檢校以上至守皆今制也而前世官名因革之同異亦略附見焉若其姓氏爵里遷除日月之可著者輒考而書之不問其人之賢與否舊志闕則仍闕唐以前闕者十七宋元闕者三明闕十一本朝略備矣作郡縣職官志

學校志序

嗚呼三代以下聖人之制作弛壞廢絕沿于其名而其實之銷亡者可勝道哉學校其大者也成周之隆自王國至州遂閭鄙靡不立學制如是其備而其教之之法一出于德行道藝之實故其時人材爲極盛漢唐郡縣多廟而不學宋慶歷開詔諸州立學者二百人以上置縣學自是郡縣皆有學然遐陬僻壤猶闕而不備

青門麗藻卷七

五

也蓋學之興其難如此而其父兄師儒之教又皆出于耆利下祿奔走功名之途而于先王德行道藝亡聞焉嗚呼所謂沿其名而實不存也毗陵在唐僅有先聖廟而無學宋景祐三年州學始建縣猶不能有學慶元迄明而規制始備逮于國朝文治蒸蒸日上名常甲它郡可謂盛矣而士迄不古若夫郡縣學之盛衰是守令師儒責也文翁于蜀胡瑗于蘇湖皆爲之舉世不爲之時而士靡然嚮風茲之志學校者僅考其廢興改作學田禮器沿革之末具文焉耳若乃興起教化以求既其實詎無望于是邦之守令師儒也哉作學校志

選舉志序

選舉次學校何學校選舉所自山也選舉之途曰徵辟曰貢士曰科目凡三選舉之人徵辟十一貢士十三科目十六蓋令甲之所厚風俗之所趨大抵畢出科目一途故勢不得不重數百年間邑士之以道德文章節義事功焯然耀史冊者往往出于其間而

名湮沒而不彰亦不可勝數雖幸其姓氏之僅存而遠者百餘年近或數十年其宗族閭閻已不能舉其行事不可惜哉而獨行之士或委身草莽名不列賢書而負材能祇名節以自不朽于世求之傳記往往而有豈非勢位不足恃而士君子樹立固有本末歟而世俗所畸重者顧在彼不在此何與邑選舉莫盛于宋明唐以前多闕不可考原本舊志續而書之訖本朝備矣作選舉志

祠廟志序

禮諸侯封內山川神祇不舉者爲不敬古聖王設教之微意豈徒崇德報功已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將使人心遏其巧偽之所不強而肅不媚而孚以還于清樸推此道也可謂至治余邑延陵季子祠而外廟祀大小二百餘而道梵之宮居其半自明萬曆丙辰距今六十餘年往構新極廢與遞見嗚呼幽明之故難言矣太上先成民其次辨之其次因之作祠廟志

帝系志序

青門麗藻卷七

六

嘗經南關陵故城訪蕭氏後微甚而世所傳萬歲街東城天子路遺蹟蓋有存者相傳齊太祖梁武帝故居云二代史書具載其語宜可信不虛齊梁之興先世非有積累起人臣之中乘權逆運遂嬪大位偏安方隅享國不永其事甚淺陋無足稱述而其時宗室之賢往往能以文章勳伐表見當世列名史冊者代不乏人歷陳隋迄唐三四百年間號稱蘭陵望族可謂盛矣顧可使湮沒不少槩見哉豫志例載帝王軼昉之作帝系志

明四家詩鈔序

四家詩鈔者何邵子合李空同何大復王弼州李滄溟四先生詩而鈔之者也空同詩得六卷大復四卷弼州六卷滄溟詩最少得二卷既成爲之序曰詩三百篇變爲五言自漢歷唐而厥體大備漢魏六朝姓氏之存者幾七百人唐詩傳者亦六百餘家顧其間卓乎名家不過曹阮陶謝鮑昭李杜高岑王孟韋柳數十家而止蓋風雅比興音製既殊清濁偏全才具迥異或一篇之警策一句

之精工靡不著稱時流聲將來若夫才擅眾長體兼羣賦蓋憂
憂乎難之明詩之盛談者謂陵宋韓元含吐三唐似已攷其源流
可略而言也明初詩人高季迪袁景文爲冠孟載幼文諸人羽翼
之亦既彬彬具體是聲詩之盛也迨夫空同大復崛起于弘正
弇州滄溟代興于嘉隆明代稱詩于茲極盛後先附離而起者亡
慮數十家或綺麗而傷質或典重而近膚或嚴整而病拘君采偏
嬾古詩茂秦止工近體高子業之滄遠蕭閒徐昌穀之雋朗清濁
庶幾斐然孤詣有餘兼至不足求其半寵一代苞孕餘于上下
三百年閒蓋鮮儼矣夫是四先生者以沈雄浩博之才一出而力
振頹靡古詩權輿漢魏歌行馳驟李杜近體定軌三唐此其大較
也然格主復古而踐還猶存詞尚高華而風情微乏愚以爲正使
瑜瑕不掩自足名家沿茲以降詩學荆榛膚于胡元瑞俗于公安
僻于竟陵濫于雲間纖佻俚鄙于陳仲醇程孟陽諸君而明詩亡
矣大抵羽翼四家者病在雷同沿襲而自得之趣是擊排四家者

青門麗集卷七

七

病在尖新僻澀而膏肓之錮深故萬歷啟禎六十七年閒天下無
詩非無詩也其所爲詩者非也詩亡而國運從之嗚呼重矣哉
熙朝累洽詩道浸昌尚聲格者悟剽竊之僞探幽旨者悔枵腹之
疏復古于是有機然今人率率趨憚于深造沈渾之力寡而綺
靡之工多黃魯直謂李致堯云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
拙點綴終無烈婦態噫嘻今人之詩將無同夫詩而傷媚焉是世
道之憂也余竊不自揆欲取漢魏樂府古詩下逮李杜唐宋元明
之詩詮次甲乙成一家言而困于力弱丹鉛未竟會四家詩鈔先
成輒付剞劂夫首燕者北其轅適粵者南其楫詩不盡于明明詩
佳者不盡四家然是之漢魏之唐者之轅與楫也中表楊陶雲芝
田伯仲皆嗜古力學語余曰是編出可爲世之靡曼里俗者藥菴
參互校讐則陶雲伯仲之功爲多云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曾君旅菴重刻歐陽文忠公集成屬余序歐陽之文蘇氏父子論

之當矣勦而說之爲駢拇爲贅疣也故余不敢序歐陽文而願與
海內讀歐陽文者論文竊觀古之作者類皆蓄學沈思遠者數十
年近亦十餘年以漸所爲卓然自立之處得之矣務滋其源務沃
其根富有而日新然後可以成一家言名當時而信後世譬之江
河然源出崑崙發岷峨渾渾滔滔挹之不竭于是乎經九州絡九
土放之爲廣川洪流束之爲崩龍急峽石漱之爲淵洄洑之爲
池激安流濤洄則于里一碧而舳舳帆檣之容與也怒濤奔折則
百怪混漾而魚龍蛟螭之嘯吟也惟其蓄也深故出也不匱而變
化也不窮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盲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
元李翱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而歐陽
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于世而歐陽文世之好之者尤多
蓋其行文即之如淺復而漸深而紆徐俛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
紆宜好之者之眾也嗚呼自茲以降幾無文矣北地弇州諸公之
摹秦漢優孟之衣冠也其病襲金華毗陵晉江諸公之規八家醪

青門麗集卷七

八

醪之舊醜也其病淺乃數十年來傳變益出有俳優之文有應酬
之文其點者往往剽竊二氏舊章駁雜最上則援引經義規撫唐
宋世翕然以文章家推之矣顧叩其源委盡蓄學沈思久之而有
以自立者邪抑猶未免爲優孟爲舊醜者已陳之芻狗邪夫決溝
壑之水放之盈科而傲然自睨于江河水不異也其所爲源者異
矣然則孰從正之以應陵正之正之者何應陵之文世爭誦說之
然而面目也格調也面目格調之外有所謂爲應陵者存夫龍門
昌黎其祖父也六經其大宗也子史百家則其旁支族屬也吾由
子孫而識其祖父由祖父而考其昭穆然後源流瞭然矣蓋導其
喜則易入也進以漸則不驚也故曰以應陵正之也方今古學向
墜人人自謂得之者以千數余言出得無又爲駢拇爲贅疣也哉
歐陽之詩不逮文然亦自有工拙茲不具論曾君名弘江西之吉
水人

明十家文鈔序

嗚呼古文至于明幾亡矣邵子曰古文之亡帖括亡之也漢以前無論已唐宋文學之盛其時士有志者爭自力于文章之途而其學類能原本六經泛濫子史旁及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之名數莫不參稽故立言之大而精者蔚然備一代之文章即學之而未至者亦往往能就其才力所近成一家言蓋習之多則能者出也操之專則業易精也至明則不然驅一世聰明材幹束之帖括之中學者自四子一經外不敢旁騖一語童而操觚白首浸淫而不知所返叩以古今則瞪目眊眊舌挂嚮而不能對嗟乎讀書之不知奚有于文中閒非無魁奇自命之士起而倡為之然已疲矣是故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固之優孟而悅其警身其病則又上之咀宋人之清醜而以為玄體其病腐論者乃為之說曰明無文非無文也蘇習者之不多與不專也今夫射者標金錢之的越百步而射之至難也令百人決拾而射一招招必中矣十人決拾而射之其中難矣一人決拾而射之其中也益難矣

青門雜錄卷七

夫以不多之人操不專之業而為之既疲之餘嗚呼不其難哉余自壯歲得釋去經生家言窮居多暇因學為古文辭自秦漢唐宋以來為古文者略觀之矣獨明文闕焉太史公曰傳曰漢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世變相類也愚則以謂文章亦然擇明人之能文者宋潛溪濂方正學孝孺李空同夢陽王陽明守仁唐荆川順之王遵巖慎中歸震川有光羅圭峰王鳳洲世貞茅鹿門坤各鈔如千首合之曰十家文鈔噫茲十家者所謂魁奇自命之士倡而為之者也固未必盡合古作者雖然酬應者雅摘詞者實標理者尚雅以矜其鄙實以治其剽傷以去其腐斯近之矣嗚呼明三百年之久而得十人十人之文而僅得如千然以之儷唐配宋猶瞿然有愧色也嗚呼不其難哉

吳仲侯山人遺案序

千章之木生深崖之中千雲霄蔽兜象其用則登之明堂為宗為棟其棄于世則牧豎薪之而斧斤所不及者乃頽仆于岷巖斷壑

之閒不幸而為野火之所燔風雨之所飄嚴霜漂雪之所摧至于朽枯溼腐終已無用于人然後蒸出芝菌而山野好奇之士幸而遇之則私之而詭以為瑞然其不遇好奇之士而銷蝕萎翳者不知凡幾也余友吳山人故名家子方少壯時銳意功名既老不遇乃斂其亡聊拂鬱之感一發之詩而詩又不見知于世獨時時大書籀壁閒淋漓箕踞用以自娛是亦山人之芝菌耶山人意不可一世顧與余善一日以書抵余曰吾疾不起矣有詩十卷以屬子幸子之有傳于後也山人尋卒為順治庚子七月余方奔走省試未暇往其遺詩而其子又不甚愛惜後三年索之其家則零墜散遺過半矣歲己酉六月曝書草堂復于故篋中得詩一卷蓋山人存時錄以貽余者因並刪次其遺案序而藏之噫山人束髮受書老無所遇可謂窮矣而詩之僅存者又厄之不盡見于世斯其不幸者邪然死且十年而得好事如余者綴輯其餘編使不盡至零墜散遺余之力雖不足重山人于身後而幸其詩之尚存將來

青門雜錄卷七

遇有力者重之則山人不沒矣夫士窮愁著書當其仰面屋梁劇心銳肝不敢自惜者為名使也乃往往身死未幾一二殘編缺簡遽已湮滅方與骨毛爪齒同斷化而無餘不可惜哉然則山人有知其亦可自幸已夫山人姓吳名仲立仲侯其字世居義興之北渠其詩幽澹閑適有自得之趣蓋可傳者

魏叔子文集序

環海以內名山五大川四皆能出雲雨潤澤物故方望視公侯至一邱一壑之勝載在圖記供奇士之遊覽然不能出雲雨潤澤物則不敢與名山大川齒文章在天地間亦然其大者日月星辰陰陽之所以序墳墟壤墳之所以奠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禮樂刑政之所以行其小者亦必係治亂關利弊考鑒成敗得失為斯世有用之言故隨其立言之大小皆足自不朽于世曹子桓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蓋必可經國者可不朽也若夫猷猷靡麗信屈無益之文亡論不能傳傳亦速朽靈都魏叔子兄弟皆以

能文章名海內客冬叔子來毗陵余識之寓樓握手語移時恨相
知晚益余亦喜爲文章持論頗與叔子合顧余碌碌度無所用子
世聊以文墨自娛叔子磊落喜交豪傑士其智略輻輳之氣時露
眉宇間故發爲文章每至譚說經濟議天下古今之變率鑿鑿副
名實不爲無用之言嗚呼才如叔子而僅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
甚願然已足不朽矣余平居有五嶽之慕鬱鬱未遂常一登泰山
所佔非人不能盡其奇至今以爲憾及讀叔子文稱其季弟和公
登太華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微帶委地而峰峯削另
詭秀拔地倚天則又未嘗不相然神往也

青門五真圖詩序

圖青門子像凡五裝潢成冊圖之次首展卷次課耕次遊嶽次垂
竿最後蕉團圖各縱廣尺衡廣如縱而顧寸者二像高不盡縱三
之一有差圖中器之類十有二爲壺爲石几爲茶竈爲碗爲羽扇
爲杖爲拂爲蒲團爲舟凡九爲釣筒爲綠瓷甕爲幔則載于舟禽

青門龍藏卷七

獸竹樹之類七特一頭白鷺三竹十餘箇梧桐二楊柳一松一藤
蔓一他樹無名者以指計葭莩以句股計童子二一喇泉烹茗一
驅轎遊嶽之像立餘則否遊嶽其形偏而杖其中角巾其袍袖其
屨履蕉團之坐臥其髮髻其衣色薄青其帶垂其履並脫置前垂
竿之坐敲其笠箬其衣淺綠色一手自撚其髭課耕之坐箕不冠
其衣白單袖袒胸左鄰豎石鄰前展其左手反據柳根展卷之坐
以石手卷書橫著鄰上畫者梁谿朱生旭補圖者生之父芾寧都
魏禧作記諸名人各有詩而青門邵長蘅自爲序

過亭詩選序

岳君壯年成進士需次里居會遭絀誤憂塞不得仕則時時喜遊
又時時喜稱詩閒西適泰入函谷關觀砥柱眺華山而返有泰中
詩已又北之燕東之濟充謁孔林轉鄒嶧山訪李廷尉斯刻石故
處有孔林嶧山諸詩已又南浮錢塘探禹穴有客越詩最後道嚴
溪適庚嶺遊桂林象郡有東粵紀遊詩十年之間足迹縱橫萬餘

里詩前後若干卷壬子十月自粵東歸與余相見豫章同舟東下
蓬窗促鄰清談至夜分燭每見跋君則稍稍出其詩余閒有彈射
欣然意得也將抵毗陵五十里枉棹過余草堂余爲具雞黍臨別
盡出其所爲詩屬余序嗟乎岳君固進士也夫士居首受書幸得
一第上之列侍從臺省次亦吏州縣沾升斗而士之貧賤不得志
者乃飢驅乞食刺促江湖君以進士願躋躅食士後者知岳君悲
也吾見今世以貴顯遊者飾車騎盛冠蓋從者夾輿趨足聲殷如
奔雷君則從一蒼頭挾飯刺盤雙闥君固不欲以此自張然交
遊故舊接迹未見有指囷贈宅如古人者而君之家張口待食者
以百指計吾益知岳君悲也雖然君得仕必爲令令自百里以上
往往戴星出入列炬猶坐堂皇治文書朱墨之紛紜將迎廚傳其
億之繁勞日不暇給君幸而似塞仕宦志不獲伸乃得肆力爲詩
歌舟車所至攬其山川風土以發舒其性情而名後世蓋所得爲
已多也君詩清雅似錢劉尤工五言古近體定其可存者若干卷

青門龍藏卷七

過曰過亭詩選過亭者何君所自號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然則君殆將倦遊而歸隱已夫

金生詩序

曩時海內一二稱詩家喜標別同異更相齟齬某人某體是同乎
吾也則尊之譽之某人某體是異乎吾也則詆之譽之雖心識其
工不欲與也而庸妄不說學之夫從而和之曰某體某先生所宗
也亦宗之某體某先生所排也亦排之嘻夏蟲不可語冰井甃不
可語于江河其陋也甚矣余以爲詩之有體猶夫形馬已爾故其
沈鬱豪放典麗清真平澹奇怪各自名家者皆學于古人而得其
性情所近雖作者不知其所以然譬之賦形然毛而方者黑而津
者專而長暫而瘠者豐肉而庫者五地之民各得其氣所近不能
彊之使同顧其人之或爲聖賢或爲豪傑或爲愚不肖則不係乎
此也故余常論詩以謂詩自漢魏六朝三唐至宋元明人之作皆
有可學有不可學視吾自得何如爾苟吾之詩學既成而卓乎有

以自立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體治而皆不能爲吾病吾之詩學未成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皆未必有當于詩何則其自得者也金生年少喜爲詩以編投余樂府古近體皆有之觀其規撫結撰非作者余謂生之詩賢于世之稱詩者遠矣誠充之以學益求所爲自得者則生之進易量乎哉生名鴻尤工詩餘有柳周風調結不論論其詩

吳退論詩序

古之世其視詩也難故其詩盛而不可加後世視詩也易故其詩爲之有至有不至古者十三學誦詩舞勺入學則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皆詩教也而列國名卿大夫相贈答類稱引篇什以見志而已未聞有所賦讀蓋視詩之難如此其時開有作者雖變風變雅以至騷人思婦感激之音往往采于太史而見錄于聖人何其盛也迨後世詩教

清門簾櫳卷七

七

既廢凡橫目足之徒稍習音韻偶嘯然而稱詩顧爲之雖多其獲傳于世者蓋千百之一也幸而獲傳而能卓乎自名其家者又自百之一也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夫詩藝也然要其至者必入乎詩之流唐以來詩雖遜古顧其開能卓乎名家者大抵或爲沈郁或爲豪放或爲綺麗或爲幽奇各習焉而得其性情之所適而自學之動也必本之三百篇離騷以潛其源即之六藝子史百家以博其識傍及山經地志佛老方伎之說以盡其變其思之專也必勵心銑肝顛倒誠意一切榮枯得失悲樂之感莫不發之于此夫其體之沈鬱豪放綺麗幽奇不可強而同者從乎天者也其學之勤而思之專盡乎人者也故有人而無天終身爲之未必其至也有天而無人率然至之未必其皆至也嗚呼不其難哉則吳子退論其詩若干卷屬余序余雖未識吳子聞吳子負氣自豪落筆數百言立就讀其詩涵演馳驟不名一體蓋得于天者優矣余既喜其才而又欲勉其所未至也故樂爲之序而

以是告之嗟乎詩特藝文之一爾其至之之難猶如是況有志于道德文章之大焉者哉余于詩固學之而未至者既以告吳子且自愧也

杜詩臆評序

古今注杜詩者亡慮數百家其蔽大約有二好博者謂杜詩用字必有依據指撫子傳碑史務爲泛濫至無可援證則僞撰故事以實之其蔽也窒塞而難通鉤新者謂杜詩一字一句皆有寄託乃穿鑿其單辭片語傳會時事而曲爲之說其蔽也支離而多妄蓋杜詩之亡久矣杜詩未嘗亡也其真亡也故愚以謂必盡焚杜注然後取杜詩讀之隨其人之性情所近與其才分之偏全淺深工拙而皆可以有得長垣王又愚先生起家進士令梓潼遭亂棄官流離滇黔閱十餘年而後歸方其自秦入蜀闔劍閣下瀘江又以事數往來花溪錦水其遊蹟適與子美合及棄官以後繫懷君父眷念鄉邦以至拾橡隨狙飢寒奔走之困亦略相同故其評杜也

清門簾櫳卷七

七

不摭實不鑿空情境偶會輒隨手箋注久之成帙自題曰杜詩臆評其于古今注家不知誰如要之無二者之蔽余謂注杜如先生則杜不亡惜也止于七律也序之以告天世之讀杜者

漸細齋集序

漸細齋集者王又愚先生取少陵句自名其所爲詩也古今論者以爲詩家至子美而集大成故詩有子美猶聖之有宣尼後之學者往往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唐昌黎長慶以及孟郊張籍許渾杜牧李商隱陸龜蒙之徒皆師承少陵得其一偏各自名家宋人詩多學晚唐其間號稱大家若東坡山谷半山放翁後即諸公則又嗣晚唐而祖少陵雖非大宗要亦杜之支子也昔人論書法不宗右軍皆爲書奴詩亦猶是矣王先生束髮操觚卽誦誦說少陵逾壯服官劍外羈旅滇黔迨垂白還鄉二十餘年開口吸手鈔流離困頓之餘未嘗暫釋蓋其篤嗜如是故其爲詩蒼秀沈雄沛然有得于少陵而能思其詩者余嘗謂斯文在天壤間流派分岐

而本原則一有風騷而後有漢魏六朝而後有三唐而子美則元稹氏所稱盡得古今之體執而兼人之所獨專也今海內譚藝家盛宗宋詩玉局劔南幾于入挾一編夫學宋人不足病詩學宋人而不知宋人所從來則為詩學病不淺歐陽永叔有云自楊劉唱和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西昆體由是唐賢詩集幾廢而不行今日亦復類是夫禍其支子而不識其祖宗甚者謂病隨之弊之坐井而望天航斷流而求至海適形其陋而已嗚呼論詩于今日如王先生者詎易得乎哉先生名維坤長垣人又愚其字

陳椒峰文集序

堪輿蛇蟠奇秀之氣于北戒多山于南戒多水顧其勝往往不相兼今夫嵩之高華之削泰岱之崇巖號稱中州巨鎮而原陸千里不得水以涵之故山峻極而不秀洞庭沅湘之區千里一碧日月出沒極汪洋滋之觀矣而君山一卷不能與水爭奇故水

青門龍象錄七

七

澗漫而無涘獨吾吳之震澤不然環三州竟吐吞三萬六千頃之波濤而翠峰矗立其間山挾湖而增秀湖挾山而增奇蓋堪輿蛇蟠之氣于是為兼而湖之中山之最大者其東曰兩洞庭其西曰馬蹟茲二山子皆未及遊而馬蹟距子家為近凭高而眺則湖光山濤時時望見之夫既為氣之所鍾意必有環偉特立自命之士生于其間而惜余未見也既稍與山之人遊益知其山之風土人物其產宜粟相橋楊梅來禽之果鴈鴟鴞稻之饒其人閑遠而多智起家至大官者相望而猶疑未足以當之也椒峰陳先生山之人也一出而成進士負盛名遂以文章雄視一世學者宗之殆所為環偉而特立者歟椒峰集最富多至二百餘卷其為文不名一體大要主于明經論史而識力卓絕余與椒峰生同邑里論交二十餘年每有所論著愧不及也按山誌湖中有峰曰夫椒者與馬蹟相近因以自號雖然椒峰重先生郭先生重椒峰郭余幸未老異日扁舟草履一覽湖山之勝當酌山靈而問之

盤山志序

盤山在京城東二百里而近一曰盤龍山以蜿蜒盤薄故名一曰四正山山特立無倚蜂窠運瓣四面如一故名一曰田盤山三國田疇所盤桓去田從盤俗省也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栖隱于此而疇避難處曰徐無山在今遼化北或曰盤山即徐無山今感化寺古碑猶載田氏事云其山多怪石其樹多松石之昂者欲翔敵者欲墜欲壓縣谷互巖松生石罅腫蟠蟠蹙怒而不得逞則往往作蛟蚪擊攪勢其水皆奔泉從高處下蹕道元所稱盤山上水可高二三十餘里素湍浩然其間梵宇罕堵之勝神燈鬼火謠詭幻怪之觀與夫龍蛇之神虎豹獸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所錫鑱山皆擅而有之其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閣之武夷越之台宕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諸名山爭雄長于域內宜也然而互千百年來山志亡有探奇之士每以為憾詎非闕與抑山之靈有所待如釋氏之所謂緣與拙公來自江左卓錫茲山既闢書

青門龍象錄七

七

溝禪院居之毅然以山志自任而少司農阮亭王公太史竹垞朱公實仗助之凡屢削稿閱九寒暑而志成然後山之深水之秀樹石之幽奇與夫梵宇罕堵之勝神燈鬼火謠詭幻怪之觀龍蛇之神虎豹獸狸之窟穴高僧隱士之廬騷人墨客之錫鑱一旦皆抉剔沈澁而出而獻奇效靈于茲山以與江南之廬阜黃海閣之武夷越之台宕粵之羅浮巴蜀之峨嵋爭雄長而盤無愧色則志之功顧不偉哉為之序所以幸茲山之緣也拙公名智朴受記前于青龍之百愚為曹洞宗尤工詩阮亭以清畫蘊一方之論者以為然

中州道學編序

逸楚狀先生倡道嵩陽學者宗之閒集中州道學一編自二程子以下迄于本朝得如千人皆中州產也人係以小傳摘其語錄之精粹者亦略附見凡如千卷已梓行書來屬子序子愧未聞道亡已姑狗言之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為門戶自姚

江以後始也漢唐之世君子與小人各自爲黨東京之黨錮唐之牛李是已宋洛蜀之黨皆君子也而文章與道學分至宋陸爭而道學與道學又分而門戶之盛迫明爲尤甚焉當其時入主出奴諸議紛然投開抵牾變詭百出不肖者乃藉道學之名營其私而小人因之以爲厲禁其爭始下學士薦紳其漸及于朝廷而其禍遂貽于國是明季之可哀已今天聖入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遊于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而皆足以開道且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不能不分其源則一非如東西之背馳黑白之不相入也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今觀是編所載諸先生皆謹守程朱踐履篤實而不以議論相高孫鍾元先生有言從古聖賢俱從立身行己處用力但理會其同不必

青門雜錄卷七

七

究晰其異噫斯所以得道學之宗也歟自姚江倡良知之說于東南一時師尊之使正學流于虛無固不免賢智之過而詆排之者又爭以口舌求勝波流至今未已也茲編出俾世之學者省議論而返躬行其功其鉅然則道學之傳非中州吾誰與歸

蔣氏族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解之者曰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其王父字爲氏或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此古者姓與氏與族之分也後世合姓與氏與族而一之矣而氏族之學則莫盛于魏晉其時立九品中正之法以門第官人選舉必稽譜牒庶姓具藏有司蓋禁重也唐時猶相推尚故路敬清柳沖韋述蕭穎士之流皆以譜學著五代之亂譜牒散亡歷宋迄今專門之學闕如雖號稱高門鉅族而譜之廢者什五夫其廢也豈盡無徵以爲是不急而緩之也大高門緩之而懸薄有亟之者乎吾從而賢之也則宜吾里有厚澤蔣

氏元至正間教授公諱理者塋于邵乃自青陽徙家其族姓繁其人樵樸而力穡與吾族衡宇相望又世講婚媾也予少時嘗見其家有宗支圖張于壁間問其譜曰昔有之亡己子表姪鎬乃毅然爲之采摭哀輯漸有成帙以序請甚勤按蔣出姬姓周公子伯齡封蔣以國氏傳曰凡蔣那茅胙蔡周公之胤是也西漢蔣詡元卿最著詡之後有名橫者以將軍從光武討赤眉有功司隸羌路諧誅之九子渡江散處帝尋悟覆羌路之族而錄橫後橫幼子澄居陽羨山山因封山亭侯今蔣氏派別在毗陵義興開者大抵皆祖山亭無疑子覽蔣氏所爲譜自遷祖教授公上邇山亭爲五十三世祖又自山亭上溯周公子封蔣者爲四十八世祖蓋自周迄元歷二千四百九十餘年必欲令其繩貫絲聯此近世不學者作譜之通病按漢史蔣詡免官在莽居攝時距光武破滅赤眉僅及廿年而譜以橫爲詡四世孫又稱橫封遂邇侯考東漢郡國志有遂邇屬九江郡而無遂邇皆予所心疑者予謂蔣生子之爲是譜

青門雜錄卷七

七

也高門巨族或闕焉而子汲汲爲之可謂有志之士雖然譜貴傳信蔣氏之譜第當著其得姓之由封侯之所自而世系斷自教授公遷厚澤始由是沿而下之井如秩如俾族之人長幼以序親疏以紀慶弔歲時蜡臘賓祀之禮以行則蔣氏之族之大也有日矣蔣遠云乎哉予嘉生之請乃告以作譜大意而序其簡端若如此

青門雜錄卷七

序二

舅氏楊元惠翁七十序

余家距舅氏楊翁居十里而近而翁居故僻絕林莽翳溪流繁阻輪蹄之跡不至順治乙酉余九歲隨母氏避兵其地翁則提余周視其田廬樹木以嬉屋後環清溪巨石四五羅溪中可釣可濯翁則提余以釣以濯往來溪邊甚勤一日余溺焉救之起髮澤澤淫也余歸之明年補弟子員後十餘年新法行余亦例結齋籍意忽忽不自得則北走燕客津門轉客廩黃間于翁居閒歲至或二三歲至不數數也戊申春攜兒子士騷過省翁翁大喜則又提兒子周視其田廬樹木如曩時已指余故所溺處談說往事以爲嬉笑因低徊久之記余昔時所見樹之把者已拱山廬之麟次者已易主交遊之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蓋屈指二十餘年乃兒子適如余避兵之歲而翁春秋亦七十矣中冬某日余率兒子稱一觴進

青門龍集卷八

言曰某自童子時侍翁遊迄今歲間二紀升沈變遷不可意計而翁之歸然者如一日也即由此而意而期頤而翁之歸然者仍如一日也敬舉翁之賜翁顧笑曰我不善飲願善飯已噉飯盡一升許則益大笑衡欣然退而書之以爲壽

賀某翁恩賜序

皇帝御極之九年大覃恩薄海內外又加惠耆老高年詔曰皇帝遣吏賜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者帛人一匹米石它絲絮酒醴稱是郡縣以名聞務稱朕養老至意于是某翁以年及格應詔長吏即其家存問致賜如詔書指而翁之子姓姻戚乃相率詣翁爲壽而徵言于不佞曰自王道不行而養老之禮久廢翁一旦邀聖天子曠典以耀問問而示子孫斯亦榮矣雖然翁知所自乎國家太平幾三十年至今上即位務省縣減賦與民休息加之海內無水旱兵革札瘥天厲之災文武大吏以至州郡牧長皆能宣上德意雖荒陬絕徼之區物靡不得其所而翁之生當是時親被聖澤

沐浴湛恩得與子姓姻戚舉一觴以爲樂時使然也設令賦斂迫急吏猶氓呻沸羹蜩蟬之聲不絕于耳民生其閒亡論未必壽也即壽矣欲與子姓姻戚舉一觴爲樂庸可冀乎人第見翁以壽受上賜競以爲榮而不知涵濡滋液致此益有由也然則王道之行于是乎見端矣豈翁一人一家慶哉

君翰兄五十序

邵子之再從兄曰君翰氏今年春秋五十矣兄瓠肥無髭鬚腹便使垂性率易喜談諧調諧噱蓋平居未嘗見其作威威容也頗嗜率與人角輒負輒不冝伏數角數負愈益不冝伏詰之曰偶耳勝則推枰狂呼譁笑聲撼屋飲酒如卷白波平頭擊鷗夷伺其弱惟恐不繼然實不能盡二升頃之便酡酡思睡益強爾之則避席亡去初春余賜之花閒酒半疎身歌歌聲激越而悠揚已引滿大笑頽然就醉余顧謂坐客曰是人者其天全矣見若嬰兒者矣吾以決其壽矣客問故余默然

青門龍集卷八

參憲方公壽序

吳爲東南都會四方之物輻輳俗以侈靡相高世家則規第宅園池畜歌舞嫁娶譙亭踰制庶民則履絲曳綺嬉遊巷陌其少年多結竿蠅蟀六博彈絃度曲之戲亟聚會盡鵲聲伎相徵逐一日之費糜中人數家之產地故沃衍然縣役繁重區區一隅賦入當天下半而細民告厥鮮蓋藏平歲衣食庫給脫遇水旱則轉徙逃亡蓋俗奢而民實貧又柔懷重犯法有所徵發會斂雖力所不惜不敢不共而吏其上者亦狃于富厚視爲固然譬如聲色芻豢之夫其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駸駸外強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金石之藥以斬長生其患將有不可言者噫嘻以貧民徇奢俗而供難繼之求吾固爲吳民虞其終也今上御極之十二年參憲方公奉璽書分守吳公家世貴顯然性儉約自奉不異儒先生治尚廉靜持大體始至會用兵甌閩其億騷然公一切務撙節噢咻與民休息民賴不困閩再非政成頌流士民愛之昔曹參相齊求所以

安集百姓益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大稱賢相漢承秦湯火之餘宜救以寬大蓋公之言蓋因俗爲治也吳俗汰侈已甚而公以儉樸之于是乎行之以慈惠載之以寧竟吳自是其有瘳乎頃歲三陟用師以來度支仰屋天子數下詔書籌所以足國裕餉者又詔督撫大吏許便宜言事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于今日雖桑孔而在奚所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貢予之需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以三萬計于國計甚便撫君題之條上其議詔報可公固在吳言吳然國家經久之規實亡以易此史稱吳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而光輔三君名顯鄰國楊綰清儉著名及拜相朝野相賀大臣爲減聲樂省驛從公異日者入而爲天子大臣某知功名之無愧于古也矣六月某日屬公誕辰某以諸生辱下交誼當一言介壽輒推原公之儉德以爲頌禱夫稱壽而原其德其猶近于質也夫

青門雜錄卷八

三

蔣侯齋七十序

侯齋蔣先生居潁潁湖湖之浸百里其鱸多鼈魚麋鹿其鳥多兔鷃其植物多菱蒲葦荷芡之屬余嘗訪先生所爲潁湖草堂者舟至其地望之波光滌綠湖村隱見煙靄中如畫先生少負才氣以能詩聞于時所交極一時知名上遭亂棄諸生益以詩酒自豪又好遊南之闕北適燕西浮漢河皆遊履所至也先是其尊人驚洲先生常守漢陽有遺愛故先生之遊于楚尤數康熙丁未余初識先生于武昌是年適六十余作長歌爲壽已同舟東歸自武昌抵家舟行二十日得詩四十餘首余詩乃不及三之一每歎先生年垂老而氣甚豪余齒後先生幾三十年愧不及也今年春遇先生于友人所握手追道往事謂余曰僕年七十矣欲更得子一言憶從先生登黃鶴樓俯晴川酌酒弔禰正平慷慨賦詩悲歌時木落天風江濤拍岸忽忽已十年事先生今倦遊屏迹湖濱而神加充而貌加豐視十年前不異余益驚歎卽至百歲度無異相見武

昌時也按圖志潁湖一名西潁沙子湖相傳有潁姓者攜龍子歸地遂陷爲湖吾聞鱗蟲之屬龍最壽湖爲靈物所窟穴宜居其地者往往多壽云

張天遴五十序

張君天遴與余居同里學同研席同歲入學官爲弟子員自是浮沈鄉校遇有司試名次利鈍略同及桂新令而擯斥廢棄以老又同故吾兩人交相善也順治丙戌從邑大夫後初釋菜于學官時余甫十齡天遴亦未弱冠兩人氣銳意得自謂功名可展契致由今屈指蓋三十年事矣詎意一斥不復自振方從老農老圃課耕桑力衣食以沒齒嚕可感也憶是歲同籍于博士者八十有七人後先中天子甲乙之科去而爲達官者凡數人焉之數人中某某者余皆與之遊方貧賤時握手相約結然諾期以久要中以事相牴牾往往背面訛謔或相排擠者有之每與天遴感歎以爲交道之不如古然十餘年間向之親見其赫奕榮盛者相繼淪謝而吾

青門雜錄卷八

四

兩人窮老放廢之軀屏迹荒郊嬉遊過從三十年如一日也康熙丁巳四月某日天遴五十誕辰會其客遊中州未及稱壽里中人亦無解以言爲壽者顧余誼不能已輒追述今昔敘之爲文遲其歸倩一觴焉噫嘻余與天遴交三十年爾顧耳目親記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已如此由此更閱三十年天遴年已八十而余亦逾七旬皓然兩叟相對于山麓水涯之閒追道前事吾不知人事之變得失盛衰之感視今日更何如也

金懋于五十序

新安在山谷間地險隘人滿其產多荈其材多松杉桐漆其人多賈十九在外其俗勤生而嚮財操其奇贏奔走都會涉江湖踰嶺嶠不避風波霧毒寒暑爭時作力斬得所欲者亡慮皆新安人也然熾裔類能薄軀命忍嗜好以爭錙銖父子兄弟族黨之閒往往以財相役不羞勢利卽有緩急不輕出一金于囊以余所見聞攷之傳記新安土風民俗大較如此今年春余遊毗陵某生數爲

余言金君之賢金君新安產也客居毗陵亦用齋買起家願其為人倜儻輕財好賓客交名士大夫治垣屋壯麗不計功費姻戚貨君者多負君遇有急復請復貸之如初亦時喜施予綉治橋梁道路次舍之利于眾者益某生云然余既心重金君而會四月某日君五十誕辰其婿錢生請余文為壽徵其寶與某生言不異余乃慨然以謂君故新安產也顧能傑然于新安之俗斷斷如是可為賢矣遂不辭而序之且以為新安風也

業師徐靜致先生六十序

長蘅為童子時則從先生受詩白科舉之學日陋師之教其弟子者往往剽竊漸速化以學古為時文之靈四子一經外戒不敢旁騖一語先生顧獨取左氏選固唐宋大家文課衛日誦數千言又好論史每侍先生讀書至丙夜黠故紙溫酒持杯岸幘上下千餘年治亂興亡盛衰之跡橫盤鉤貫縷緯聳聽或遂至達曙衡鄙陋竊習為文章稍知古今者蓋先生之教為多先生性至孝其尊人

門人龍溪卷八

五

先生前明天啟間為名孝廉再讀公車齋志以沒先生思慕不真以帖思名齋每語及泣然悲不自勝常從學先生家親見先生事母賀太孺人承志色養每食必祝先生為人存飭嘗笑不苟擇地而後蹈尤莊事太孺人唯謹閒稍失太孺人指則長跪請受杖久之伺太孺人色愉乃敢起先是先生年五十餘邁奇疾幾殆遇良醫藥之病良已而先生飲食步履乃逾勝舊今春秋六十矣體腴而神充容貌如四五十歲人論者以為孝德之報年殆未可量云衡在師門最獲落無狀它高第弟子遠道貴顯至大官先生不官為翁翁熱顧獨喜與衡語每見必期以遠大歲時拜先生牀下必命坐蟬聯語移時出必親導之門外蓋不以衡為不肖也歲戊午八月廿日先生六十誕辰屬衡有犬馬之恙不獲奉觴登堂遲之再閱月始謀一言為壽又念世俗調語不敢以思先生衡常誦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無其辭晉東哲補之其南陔詩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馨爾夕膳潔爾晨

誓白華詩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恪先生之行視哲詩可為不愧衡又攷鄉飲酒禮燕禮皆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先儒以為古有此篇後逸之朱子則以為有聲而無辭以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為據二說何從請質之先生以附吾黨乞言之義先生必有以教衡也

段母五十旌門序

段母張孺人年二十九而稱未亡人撫其孤錦雲自成立稍用積著起家今年孺人年五十里中爭持羊酒賀會以孺人節聞于縣縣遣諸生掾吏三老奉旌扁導以鼓吹至門觀者駢肩側足噴噴榮之里中又爭持羊酒賀先是錦雲與余同壻于錢錦雲之婦余內人之兄子也故孺人與余家有連四月六日為孺人悅辰其家日夜張其具召客屬余有它故未及往久之乃遣兒子進一觴而倩以言曰自學士大夫之論喜異而忽常于是割耳截鼻捐肱之奇行豈稱史冊而平常之節無聞焉余以為此持論之過也夫

門人龍溪卷八

六

女子至捐軀以徇其夫豈曰非難然一念奮激慷慨引決于須臾遂能垂芳烈傳後世若夫下撫數尺之孤後顧遙遙之歲月茹荼集愁自少父以至白首而其閒變故之乘風雨飄搖之患行什百于意計之外者自信矣或不能信之人信之人矣或不能得之天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故尤難也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烈丈夫且云然況于女子當孺人之寡也錦雲甫九歲孺人以弱女子持門戶恩勤閨鬻艱苦備嘗者今二十餘年方其仰天惟心自矢亦以為從一之義是婦德固然耳豈能逆計二十年後親見其子之成立且以節聞於有司之庭也哉然竟及此人也亦天也故曰難也而良有司舉事不務駭世異俗以為名其風勵所及可為知務矣錦雲雖業買然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與余交良厚能竭力表揚其母此有足稱者易曰甘節吉往有尚孺人有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錦雲有焉余是以序之如此

山東巡撫敬菴徐公壽序

天地有大經忠孝是也顧二者理實相成余開按史冊所載古名公卿居身能厲清節儼然不欺在內則犯顏敢諫為朝廷辯可否在外為斯民去害興利卓然稱名臣未嘗不自孝其親始故曰始於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夫至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斯謂不朽則孝道之成也敬菴徐公先世籍江西幼侍贈公遊武林因家焉贈公故倜儻負大志明末遭亂歿廣信山中公自武林徒步往求其骸至則踴躍萬山開徑侵迷所之夜宿巖下步神告以處明且果得贈公骸具如神語公解衣囊之負以歸往返三千里足碎裂血為之殷由是孝子之名聞天下順治乙未成進士起家比部數遷為侍御史奉命巡兩淮鹽筴使還敝衣數簞仍去時裝士論多之當公之為御史也親見皇上總攬紀綱勤勞庶政以深仁厚澤與海內元元休養於是益發舒言當世事自宮府朝廷四方水旱疾苦至于封疆大計六曹之利弊得失知無不言前後章凡

青門龍藏錄八

百餘上其尤大者公嘗疏言今守令未盡賢刑獄未盡當民生未盡遂凡十餘事皆切時弊願第條舉其端待上決擇疏入立召見賜茶慰勞良久令分別具陳所以公退取前疏件繫條分一日成十疏上之直聲動朝野久之以僉憲巡撫山東山東地延袤二千里俗多大俠探丸投鋸之姦又歲比不登號難治公至首按劾令之尤惡者罷之則斥耗羨屏逃旗絕苞苴民向所苦及所願欲不得者次第興革三月而化行歲亦大稔六州之氓莫不歡呼忭悅謂本朝四十餘年更十餘巡撫未有如公賢者又見其化速驚以為神余以謂天下之事誠則通偽則窒公所為一出於至性則誠誠故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孚豚魚敝金石而況含齒戴髮之民具五常之性者乎其化不疾而速宜也七月某日屬公誕辰山左之官京師者謀壽公屬言于余余乃質書公之大節復諸君子曰徐公孝子也其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孝子之德誠而不竭而天保佑申錫之永永而未已也公方踰艾服官政

千外此何足為公壽異日者入而相天子以孝治天下利澤施于時令名垂于竹帛所謂通神明光四海于是乎在是乃可為公敬舉一觴矣

學士戒菴兄五十序

士君子所為壽非期頤耄耄之謂居官則不朽于其官居家則不朽于其家斯謂上壽夫人能自致不朽則金石有時而泐陵谷有時而變遷而榮名之垂于後者無窮也夫以無窮視百年直旦暮耳吾兄戒菴先生當卯辰開奉璽書視學江右時江右屢中寇從烽燧壁壘中招生徒出就試按部所至每日坐堂皇戟門洞闢諸生造几案前環侍問業呢呢如家人比試甲乙殿最取決俄頃對諸生輒背誦其文曰某佳某不佳即被乙者皆心服驚以為神尤加意童子試塾師老儒童齒齒者一旦簡拔殆盡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同聲歎詫謂更數百年所未有迨乙丑謁告南歸出奉入所餘惠宗族冥祭田新棹楔仁和學宮圯捐千金其之曰吾家世

青門龍藏錄八

所發軔不敢忘也其尤鉅者其高大父比部弘齋先生當明嘉靖初議禮忤枋臣杖戍漳南三十餘年日以著書為事所著三弘集凡三百四十餘卷當先生在時躬親衣節食以佐制剛既成皮板玉泉山寺尋燬于火而書流傳絕少吾兄購之十餘年僅得一本又脫落不可竟讀乃手自鈔校謄窮丙夜不倦期年而三弘集復復完識者謂九京可作必快心茲舉而吾兄善繼之孝于是最大所稱不朽于官不朽于家兄殆毋愧歟吾兄故輕財好行其德見人蹈患難水火則皇然如身受必脫其人于阨而後快方官江西時幕府得一切用軍興法吏民重足立吾兄從容風議為之辯疑似脫累囚赦盜寇脇從所全活亡算又捐金倡贖婦女之係累千餘人既用內召官學士踵門求贖者猶月以十數某集中所載朱孝子傳其一也昔王翁孺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及吏逗畱畏懦當坐者皆縱不誅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後世其興乎何比于為決曹操平活數千人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天賜以

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策九百九十枚以授史書所徵如此類甚夥天道可信則吾兄所以昌大其後者當不可以世數計今年五月春秋五十矣世俗十年一稱觴自五十始兄願堅辭不受賀或者以為疑余以謂兄之辭宜也不朽其身而又有以大庇其子孫其自為壽者備矣而世猶沾沾焉頌耄耋祝期願以為希有之事願不願哉余與兄同年生僅後兄兩月而所樹立乃不敢望百一瓠落嗚呼然懼與草木同朽既書此為兄壽行自慚也

弟字兄六十雙壽序

族兄珩字以戊辰七月十日為六十誕辰邱嫂畢孺人少于兄十年誕以正月十七日邑中姻戚及賢士大夫交兄者于獻歲謀並舉壽觴兄堅辭卻之而吾族之人謝之而不獲已也則曰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必欲以言壽則願以屬吾子湘昔歸震川先生為陸思軒壽序以謂東吳俗號淫侈然于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於為壽自艾以上每句而加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

青門龍藏卷八

九

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為也今距震川時又百餘年吳俗為壽之禮逾盛越綾蜀錦金裝玉軸一屏障之費直中人數家之產而其為文必託名館閣鉅公官階案六七行不盡壽者之家得之以為榮而來會者亦塵視視其官階噴噴稱盛事耳文之工拙固不暇計習俗如是而兄願獨有待于余言意者不以余為不肖耶抑謬以余之文視所稱橫目二足之徒稍有閒耶吾兄幼孤廢學迨壯稍用積著起家至其孝友睦族即讀書知古今者未易過先康節公專祠在余所居章滄里祭典闕如兄則遺其子龍元偕余請于臺場歷奔走不遺餘力今年春有司率牲幣致祭如著令里中環觀歎羨以為盛典既畢祭則張具設樂徧召族人長幼獻酬極歡竟日罷常讀楚賦五章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氏箋引郊特牲云祝命徹昨俎豆遵設于東序下是祭末而燕私之事也其六章曰爾般既將莫怨具慶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然則兄之自為壽與族人之

所以慶兄者從可知矣兄家負郭距余居四十里而近余每過其家僮僕皆歡然出迎款洽累晨夕憶癸亥春余遊京師兄挈舟親送之京口還手絮語依依不忍別時宿雨初收江雲陰翳白浪如駕鷺羣飛覺離緒黯黯然余嗚咽幾欲出聲不可止噫嘻兄與余服屬在袒免行而友于之篤始如同氣余方欲筆之家乘使吾兩家子孫知前人情誼乃爾今幸以不文之辭從二三伯叔兄弟後余其敢辭哉兄個儻輕財數能緩急人其為德不責報者凡十餘事余心識之而余所稱述者一家之私言也故不具著族長老又言孺人勤儉克家待內外周親曲有恩禮為吾宗女師宜其並享眉壽殆未艾云

問再彭先生七十序

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九月于卦為剝在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竊歎于先生有合也先生生明神宗之季剝運方始未幾而閻豎內燭盜賊外訐明祚

青門龍藏卷八

十

遂隕其剝牀及膚之會乎先生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屈指四十餘年中滄桑更變亡論焚山蹈海之徒姓名幾為緇絡噉盡而曩時之哭西臺而樹冬青者求之山礪水澌之間亦已寥寥亡有所稱遺種之老蓋略盡矣而先生歸然獨存造物者殆以是為不食之碩果與吾觀復之初九即剝之上九剝于上斯復于下百詩以博學名聞于朝文孫繼登賢書嘗諸植物咀華茹實相嬾而無窮已皆碩果所畱也余與百詩交以道誼合夫誼誠則辭質交深則文簡序而貽之異于世俗俯觴之辭云

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序代少宰杜公母朱太夫人今年春秋七十京師名公卿下至韋布能言之士爭為詩若文以稱述太夫人之令德以致其頌禱而銓曹正郎李君伯其僚十餘人屬言于余余惟諸君子所稱述彬彬

平備矣毋論余不文即文奚所復加毋已請折衷其說為太夫人更脩一賜諸君子頌德之言曰太夫人性淡泊習勞勩時躬操作每至夜分綜理家政井如也吾以知太夫人之勤勤則不置是宜壽則又曰封公故好行其德太夫人佐之族屬嫻黨以匱乏者周之必厚御婢僕皆有恩吾以知太夫人之惠夫惠施于人人爭德之是宜壽則又曰太夫人未笄歸封公為諸生婦年四十餘而少宰公以高第讀中祕書稱貴顯矣距今又二十餘年親見聖天子踐祚改元豫建太子再上兩宮徽號而太夫人亦以恩得榮封夫人屈指五十年中升沈貴賤苑枯之殊何啻倍蓰而太夫人處之恬然視為諸生婦時不異夫是之謂誠壹夫誠則能久登則貞愈宜壽雖然要非其至也太夫人之德之至者在孝事其姑先是封公母曹太夫人年二十稱未亡人茹荼集蓼撫封公有成及太夫人于歸執婦道極謹體飽滌隨以至廁踰浣滌無鉅細必親封公授徒客外久甘旨之奉纖毫不得封公愛益周旋牀

青門簾卷八

七

第呢昵如母子者四十餘年一日也久之曹太夫人以二品恩例贈夫人會督撫疏其節上聞破旌典立石表墓太夫人聞之色喜為加一餐其純孝如此余嘗博徵詩書所載難老之錫諸福之祥往往推原于孝德而操之不爽若左券而償者然此猶為王公卿大夫士言耳若夫婦孝其姑視子孝其母尤難蓋母子一氣也婦姑異姓也一氣者無間異姓者形睽故曰難也太夫人于其難者易之則造物于其易者亦何靳之與有或者以少宰公不獲歸奉觴膝前意不無介介者愚謂不然公以名德重望傲然稱名臣吾知太夫人雖違于其側其心樂也況公甫艾齒去懸車之歲尙二十年度此時為名宰相且久而太夫人亦將百齡健飯當不異今日然後請于朝乘傳奉上尊歸而率兩弟諸子長跪而進一觴未晚矣

陸翁八十序代

翁吳越閩異人也少跡弛嗜酒善馳射申酉閒南都擁立閣部史

公可法督師維揚翁常隸麾下思以功名自奮史公殉國翁脫身而南遁跡湖濱自是一以酒自晦亦喜弈提弄局出遇邨夫野叟以至市僧屠沽往往與弈或爭道至奮拳毆翁翁弗忤也黃酒飲輒醉醉則就眠壚頭或扶曳之乃歸今年八十矣丹顏白頰鬚步履飲嗽如四五歲人余不識翁某生為具道之如此會其子上舍某乞余言為壽余記陸放翁劍南集中載姚將軍軍事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有曰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資又曰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欵然松杉飛請持此壽翁可乎翁笑曰吾年老健忘曩事都不復記憶吾姑飲酒呼兩兒子趣舉太白浮之陶然醉顏然寐

徐母潘太夫人六十壽序

太夫人為吾鄉故御史中丞徐公之配而今主政君永寧中書君

青門簾卷八

三

永宣之母也中丞公起家進士為時名臣立朝多所建白語具子所為家傳中公居鄉故好行其德而夫人克襄之懿行不可縷述其尤詎者中丞公座主陳公歿于嶺南家寄廣陵遺孤甫數月一門一綫系是必撫視之惟謹夫人亦泣受而鞠之懷曰是藐諸孤陳氏一綫系是敢不撫視之惟謹乃躬自鞠育不以屬女奴自孩抱以至成童推乾就溼撫摩嘔哺積十年如一日既長授室而歸其宗迄今士大夫語及之嘖嘖高中丞公行義而以太夫人親乳為尤難及云戊寅臘月廿八日太夫人六十悅辰公子先期請子文為壽常誦鵬鵠之詩曰鵬鵠在桑其子七分解之者曰鵬鵠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以興君子執義一而用心固也其二章三章曰在梅在棘言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也而終之曰胡不萬年言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也子謂此足為太夫人壽矣鵬鵠七子均平出于一母而太夫人得之異姓之子義

一而心固士大夫或難之而見之于太夫人故尤難也然則人之
以壽考康寧爲太夫人願如風人所咏者從可知也憶子與中丞
公同釋菜于學官時子甫童卯中丞公亦未弱冠往拜五十餘年
中丞公去而弋科第躋顯仕而屈指公之棄捐賓客又忽忽十年
矣而子白首獲落如故獨喜得與公子兄弟爲紀羣之交每過其
家飭醪醴餽飮必豐潔太夫人之意亦若喜公子與子輩遊者蓋
不以爲無益也太夫人語公子曰汝曹丐文章壽我必得邵君一
篇庶足傳遠公子爲子具道之如此子固心媿其言願是豈尋常
閨閣女子能見及與子母家爲前黃楊氏數年前有壽母年及百
歲子外大母行也往拜之堂上見其耳目神明不衰下階乃須杖
耳聞太夫人嘗遺以襲衣其家猶能言之吾祝太夫人壽殆必與
壽母埒而猶未艾矣

記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邵氏之祠始祖康節公也蓋長衡先子治命云先子之言曰康節公之學余涉道淺不能心知其意然昔之君子言之矣程子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朱子之贊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于是益歎公之學之遠也宋度宗咸淳間偕司馬溫公並秩從祀迄今四百餘年自京師至郡縣立學之地有司奉俎豆惟虔而爲子孫者願棖栝弗飭几筵闕如若先德之委于草莽者何夫禮以祀其始祖爲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及之也然伊川已行之今世宗人死則爲樂祖祭于縣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蓋有道德者既祭之韓宗爲先師矣而其所生沒之鄉流風餘韻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置則相與尸而祝之于社夫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

青門龍臺卷九

置爲之子若孫者相與咨嗟慨慕而必欲尸祝之當何如耶即非其所生沒之鄉而子若孫數百年聚族于茲魂魄寧不樂茲土耶族雖微儼然康節公之二三遺裔也聚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小子識之吾死汝必成吾之志又曰是舉也三善備焉食德者思考世者懼事祖者奮吾童時則聞諸長老言邵氏發聞吳越而而毗陵之邵蓋久未有顯者然吾鄉紳家率鮮及百年方其盛時垣屋之壯麗與馬僦從之赫奕亦足誇耀里閭及乎子孫凌夷衰微靡所不有而吾邵氏居於斯愿者農秀者儒歷三四百年如一曰非先澤縣之耶故曰食德者思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易爲大賢之子孫難今吾族人何如耶強者尚氣力習狙詐弱者仰機利視吾族時所見俗亦稍漓矣夫導迷者樹之臬揉曲者引之繩祠之作固與與繩之歸也彼不肖者將變然思曰吾非大賢之子孫耶願凌夷至是于行日辱先于人口敗類吾知其必廢然返也故曰考世者懼史稱司馬溫公兄事康節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

謂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夫公以布衣居洛位望去溫公遠甚乃儼然當兄事之禮不以爲過而洛之父老子弟慕悅愛敬之誠亦若忘其位望之懸絕者豈非道德足感人而勢位之有無不足重輕乎夫爲善于鄉中人可勉然則勢位之不可必得者不敢倖之天而所爲祇行立名以祈信于鄉鄰者不當自樹立也哉故曰率祖者奮夫人思則不忘不忘則永懼則憚爲非奮則勇從善庶其藉而鳩吾宗乎小子毋忘吾言矣先是所居東北偏有屋若干楹先子歿三月斥之爲祠而屋故陳弗暇新也後九年乃謀于族人稍稍撤蠹指傾新其塗聖既畢事族之長老命記之長衡泣然曰是先子之志也夫夫先子實邀惠于康節而覆露其後也小子其敢奸之雖然先子之言詳矣退而誦之以爲記祠創于順治辛丑十二月新于康熙庚戌八月先世支系派別及遷徙所自宜詳譜牒中皆不書

東泉園記

青門龍臺卷九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泉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之園之主入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先是園爲曹尚書故第鉅麗甲于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兵使者署園浸以圯十園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邱畜豕羣聚指爲穢區署廢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泉名園之廣二十畝而廊廡者傾如瀦者淤如蠲歲剝削崇傾決淤稍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及太湖靈壁嵯峨峭崿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含桃叢桂之屬百本負簪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歌于其間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泉矣噫嘻方園之盛時舞臺歌鉦靡靡而盛焉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翠帷帳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恣逸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絃管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可慨也既以舊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

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詠于其閒耶雖然天下法靡者易敗而
淡泊者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為吟詠是使之久之道
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壤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
情于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亡足深怪
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不嗒然而自失也與
亦園記

求嚴壑林麓池館之勝于郊邑之中大者百畝小者數十畝其石
則太湖武康巖巖嵌空決城闕壞道路牛汗車頓僅而得通其片
木則蠟箔筠籠水郵陸遞一本之直金以鑑計屋室則麗棟朱甍
翳波割雲遠者逾十餘年近者五六年目營心畫朝損夕益其難
也如此若夫朝暎映門遊履闢集局摩挲袂接屏不得鋪或干旄過
從衣冠出攝飯釘絲竹之繁窮地繼少主人不勝其徂往往避而
他適嘻吾見園居者之樂不償苦也楊子曰吾為園不然吾園僅
三畝而羸池踞其五之一焉吾疏池及泉神灑瀟汨嘉樹奇石環
陰離列池之北吾廠以華堂南吾屏以列岫右俯以春浮之閣左
瞰以漱泉之亭其他為軒若翬若居者凡五六竹榻几所在取
具無侈費故結構不勞無侈觀故遊履不至而吾乃得私之以為
讀書之所蓋吾園成而以意名曰亦園亦園者何小之也小之者
何不足乎列也雖然吾常讀子厚柳州諸記其記石渠曰渠廣或
咫尺或倍尺長可十許步記鉅細潭西小邱曰邱之小不能一畝
斯視固加小矣然更千百年而渠與邱之勝特著豈不以文哉園
雖陋幸子有以著之余以為楊子蓋有居園之樂而無所謂苦且
難者也是烏可不記楊子名潛余表姪

青門草堂記

毗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漳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
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綠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
始有老死不識閭閻者風俗最為近古邵氏之草堂在焉堂凡五
楹異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

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藩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
而田者以頃計可秬可秠環東南而峰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
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樂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
吾畱客而蔬足于圃釀與黍足于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
史施施于此余居堂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于浣花
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
應年蓋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開考次其
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
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
東川之變遂下荆渚沅沔湘距草堂之成僅閱再拜而去之若逆
旅然蓋有足慨者余雖亦喜為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
獨自幸所為草堂者託先人做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
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閒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
賦徜徉田園行沒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

青門草堂記

邵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東軒記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邵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複
壁設蒲團一几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欄檻
中設修几一石室欲其與左室欲其敞其與也則于冬宜其敞也
則于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計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
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障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為峰巒坡
坳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闢東
嚮梧竹交蔭闢閒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虛之為賓客燕談之
所軒中故皮書數千卷興至隨手翻一編輒讀讀未竟輒罷稍倦
輒就榻臥即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平曠綠野中行百餘
步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談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即
以他事至者遠呼童子支扉即扣之拒弗入也蓋邵子常誦淵明
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邵子作東軒後一年即假山麓規石爲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邵子狎而玩之欣然樂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峰者岫者若斷者若奔者若倚者若噴天關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洞者洪者湍者瀉者蛟龍滂濈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河記其山川所經涉河淮隰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開斯亦奇矣顧不足之樂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顧不陋歟言未既邵子軒輊揚軒听然而笑曰子所謂園于方之內而未能遊于方之外也子何足語是吾試與子俯清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噴噴沈浮浩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濱大魚若陵捷鱗掉尾捷若帆幟發軔若梧繼于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殊所爲適者一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爲卑也哉且

青門龍象卷九

五

夫表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表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龍必將蹉跎縮足汗慄而自失而何有于奇士之所樂哉客默然久之愔愔若遺遂巡辭去

重修天津道公署記

天津距京師二百里而近當東南舟楫之衝而監司之莅茲土者軍興鹽漕之務無所不當問故視他道尤專且重國家歲漕粟數百萬石悉從輓輸前呼與謗後呼耶許自春歷冬晝夜相續至關則什橋弛筦屏足聽命道得按牒而稽其遲速而後達于天庾其地負海資海牢盆之利流給滄景德棣三十餘郡縣鹽登于場覆之若雪霜積之若坻道得極靈決壅句校其贏縮而後行于他州近控江淮遠走閩粵番禺峨岷之屬勝萬斛以上者立構如麻繪布菽粟以至珠璣綺綺犀象玳瑁四方之異物輻輳官籍其貨而登什一之稅焉隸道之府一州縣十七自守令以下文武吏士承符而奔走者方數百里三尋之不植如鄧林使者持節而勒習部

伍焉又其地衝而饒邑屋雄麗魚鹽富估所交會四方士大夫往來者冠蓋相望廚傳供帳不移而具是必有厚棟峻宇廣除崇階然後可以壯臨莅示威重先是道故有署在城之東北陬即巡撫廢署而爲之歲久不治宋桐彫剝繪聖黜黜吏民瞻視滋以不共不佞繇晉泉承乏茲土晨坐堂皇四顧領圯則彷彿歎興曰夫上不尊民慢將作上替下慢其何以集事視今日務計無急于茲者于是僦工庀材先堂次庫次吏舍次私署庖厨繕完燕寢秩然岷獻其力工無匿功聲如翼如以耀遐邇大約規制視昔而加完麗焉爰以壯臨莅示威重于是乎在既訖事乃鑲石于壁以識月日令後來者有所考

廬山遊記一 青玉峽記

青門龍象卷九

六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爲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峰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樓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即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淳者沈黛碎雷轉設澎湃千狀夾峙削壁百仞餘嵌壁維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間樹葉墜潭中瀟瀟洄洑久之乃急澗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廬山瀑布白茲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躡躡竹樹開影離立如山魍魎人葉聲簌簌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竊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間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名而返周生名鑒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廿日

廬山遊記二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峰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爲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爲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湍流亂石開透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從峭壁下墜爲瀑布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旁石橫潰離立如羊如牛馬如几如榻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

環蔭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
磐石掬水噴面徒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
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逸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
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湖南下登文殊
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
如雷回視雙劍峰益偪眉睫石尖峻峭如筍峰頂一池人迹杳絕
六七月間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廬山遊記三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泉里許望
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間即泉菴也菴右跨澗爲小橋過橋僂僂
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懸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漩雪
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
丈若列屏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巖然下而上砥
平廣可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腰

青門龍潭卷九

七

一線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爲五色瑩瑩光景奇絕昔蘇
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將乾
蟻榛莽開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

三疊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離僧導行
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攢挂成洞旁有竇人僂僂穿竇中
如門焉門內小菴正瞰鐵壁峰峰皆斧削橫互二三里如張大扉
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鵲開景最奇麗菴後循澗行里許
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
盡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距此尚
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買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
澗而北踰一石巖不能受趾腹帖石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
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礫而滑每陟磴必攀援上膝幾柱頰茅脊劇
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闊十餘丈牽衣屢渡從石上猿接猿騰

湍壯石巉爲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
壁削峙青天偪狹如籠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
縣注巖巖垂練既激于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匯注
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
及也泉于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菴諸公皆未及觀茲遊
余似有厚幸然使曩驛信導僧所給即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
遇矣而或恍于險泉之奇迄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闕其藩遽信
爲是與夫困于無導與流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
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疊泉記

小三疊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即導僧指余三疊處也
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爲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
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
二級怒軋于石噴數尺許跳珠急雪飛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

青門龍潭卷九

八

三級乃在其裏蜿蜒匯于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
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甕中震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
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僅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日集名
必籍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間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
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亙古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既出
語南康守廖公鐫小三疊泉四字潭石上令後遊者知泉之名自
毗陵邵長蘅始

廬山遊記六

棲賢谷記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然以
三峽澗勝跨澗而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出兩崖各數十丈石
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是也窪者爲潭爲井爲釜爲杵
臼爲破甕形突者爲磯爲石梁爲几榻爲陂陀坳島水觸石澎湃
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滌流紆行澗之奇子是爲最並澗一里許
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甌沈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云潭西

爲棲賢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湖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砥礪石南上復得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之音冷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石公鐫響雪磯三字崖壁間衣就宿寺中清話竟二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遊黃州赤壁記

自鳩茲派江十日抵黃州泊舟日方哺有山巋然詢之舟人曰是赤壁也則大喜躍而登舟從行者三人尋岸可二百步抵山麓山之高可百步土盡赤巖童然若髮石負土出者皆累疊而頑躍其尻則睥睨據之子瞻片石剝落頽垣蘇壁間可摩挲讀按志魏武與周瑜戰地曰赤壁在今嘉魚在黃州者曰赤鼻水經曰右得樊口左逕赤鼻山南是也蓋名之從其色矣自子瞻冒鼻爲壁而黃州之名特著然余曩時讀子瞻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

青門龍藏卷九

九

虬龍意必幽邃峭險迥然耳目之表今身歷之皆不逮所聞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瞻不免抑陵谷變遷而江山不可復識耶噫天下穹壑巖崖爭奇于茲山者何啻什百而或限之遐陬荒微與莽之所翳豺狼狐狸之所噪數百年不一效靈于世而茲山以子瞻故樵夫牧豎皆熟其名山之遺固有幸有不幸耶然則士卓犖負奇往往不能自著名當世而當世冒重名者又往往過其實悲夫

遊張公洞記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眾山閒山小而最卑望之若覆孟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奧故遊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東炬牽衣買勇而下既下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石吻中僅乃一登蓋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駐則以尻代蹠矣深黝中行半里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眎則萬乳上下相撐拄矐矐搏攫奇

詭萬狀稍前益束隘如竇行者偃僂入中窅可二尺所背隆然不受騰右投則下視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磷俗呼鯽魚背矣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廣十丈而贏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穿空橫覆之若尸乳下垂者愈益奇傍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三而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絕數百級即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十圍根拆出崖石閒枝葉蒙羅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一片冰已尋洞口出從上俛瞰如一池澄泓蘊藻繁夥之隱隱見石臺上遊人若儵魚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峭崿雲巖視茲山直培塿耳而洞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奧之區固不限于大小哉

毗陵諸山記

毗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邱疊累以百數若釜者若甑者若覆敦者若杵曰若馬鬣者高廣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蒼蔚多古塚

青門龍藏卷九

七

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于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少山平望百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益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黃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煨以爲堊孟城山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逶迤如龍曰九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丹陽界山有白龍潭歲旱禱則應此皆潁江距縣北八十里芳茂山在縣治東三十里晉石將軍曹橫葬其麓故名橫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地曰獨孤山俗訛鶴鳴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秦陽山者越絕書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至此七十里秦陽之南多山而益奇曰四墩山曰許墓山曰黃公山黃公相傳以春申君黃歇得名又南且東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果仁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圍合如壺者曰壺公山前亭山後亭山其形類龜曰龜山有巖曰梅巖有嶺曰黃婆嶺茶葉嶺宋張忠定公故居曰張山張山南曰下浦山其麓

太湖環之一山蜿蜒湖中與馬蹟山對峙曰虎嘴山湖波瀟瀟峰巒迴合如畫于月夜尤宜馬蹟山在太湖中最大上有二十三峰俗呼廿三灣也嶗皆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其土產鴈鴟其果多來禽楊梅梨栗其獸多鹿其草多虎齒與馬蹟山相望曰東西兩洞庭山其小者曰津里夫椒龍龜諸山凡七十二峰然不盡屬毗陵馬蹟在西青石壁屹立四穴圓徑各盈尺水落則見或曰秦始皇帝東巡幸神馬蹟故名或曰漢郁使君為雍州刺史經此山龍馬駐蹟石面故名

毗陵諸水記

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太湖在縣東南八十里漕渠東西互縣境九十五里大江一曰揚子江西連瓜步東入暨陽界水經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江是也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故張勃吳錄曰五湖即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六年詔自京口至餘杭

青門龍集卷九

上

穿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縣東西袤九十餘里故渠之說如縣縣之湖有六太湖最大在縣西南者西瀾沙子湖次大郭璞江賦曰具區洮滙是也湖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桃湖諸水注之在縣東者曰東西陽湖曰宋建湖曰芙蓉湖陽湖以近陽山故名宋建湖相傳高宗南渡過此云皆不能如沙子湖之大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煙波浩淼江南勝觀湖廢今治為田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數孟濱最大濱相傳唐元和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城入于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畢入于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陽之漕取道于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並采菱港而南有興龍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河有薛堰河宅支河以百數畢匯之入于湖

遊慧山秦園記

慧山諸園可遊者五六而秦園以勝聞余自吳興歸儼舟山麓呼一僮循扉入時宿雨初霽落英委磴新禽弄聲龍山爽氣撲人眉睫開蒼翠欲滴泉流漱石罅中鳴聲乍咽乍舒咽者幽然舒者淙然墜于池深然滿然池廣袤可百尺虹橋蜿蜒塔影動搖魚跳波軒閣以十數不為廠麗而整潔觀深竹榻湘簾石屏幾几之設在在不乏余嘗謂探山水之勝者必梯巉巖紆幽壑嗜奇者快焉而或病其勞去而休乎園林展足見平池小邱魚鳥親人而乏巖壑高深之趣茲遊遂兼得之意甚適獨哦五言詩六首暮色蒼然忽忽猶不欲別蓋丁巳二月十七日也

青門龍集卷九

上

青門龍集卷九

論

陳蕃實武論

漢唐以來誅宦官不勝而受禍者陳蕃實武何進李訓鄭注五人
何進本市井小器狐疑召亂訓注皆姦人傾誠其受禍固宜陳蕃
實武以老臣重望內倚太后之威外從人願起而芟除閹豎勢如
吹毛爾乃卒之身死功頽為天下悲論者尤惜之愚則以為陳蕃
之敗非不幸也古來冒天下之不韙而成大功者必有堅忍之力
深沈之識故其圖之也必密而發之也必不輕今夫機弓毒矢陷
穿設而猛虎垂首帖耳而就斃者乘其不知也苟知而避之一發
不中則跳踉噬嚙以求逞其毒者益怒而不可解君子之謀小人
也必先卑身戢翼陽與之浮沈弗逆其意以挑其怒使彼狂若而
不吾忌然後得以及深交密計陰離其黨而厚植其援及其投閒
抵隙如震雷之擊物截然而下拉然而崩雖有賁育戰掉失據而

青門簾卷十

上

當之者固已糜爛而無餘平勃之誅諸呂王允之誅董卓莫不由
此且夫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泄者未有不敗者也陳蕃將與實武
共誅宦官顧先事露章極言曹節王甫諸閹姦狀且曰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令諸姦人知臣疾之噫何老諍至此衛人有佐弋者鳥
至先以其稊揮之鳥驚而不射噫嘻陳蕃是衛人之續也夫博猛
獸者不旋踵斷蝮蛇者不易腕蓋稍遲之而吾懼為所乘也宦者
之毒非特猛獸蝮蛇也而蕃武狎而玩之今日誅管霸誅蘇康明
日免魏彪收鄭颺慮患固已疏矣及奏收節等武乃出宿歸府從
容暇豫如無事時使朱瑀得以盜發武奏計窮變生唾血掖庭腸
帝劫后禍從中發而事遂不可為嗚呼蕃武智會不匹夫若也哀
哉夫激之使堅其黨而緩之使徐為圖不待智勇皆知所以乘之
矣然則為蕃武計奈何當太后稱制蕃武輔政之初交構之形未
彰也當與諸常侍顯相承附示以不疑因而內竭忠款親附兩宮
外則漸引正人布滿朝列俟吾之羽翼已成計畫已定然後乘間

密言於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內省典門戶今中常侍
曹節王甫諸人並干與朝政濁亂天下大懼傾危社稷臣請案誅
首惡而貸其餘復先帝故事天下幸甚如此太后必聽則請太后
與帝御前殿敕司隸收曹節王甫侯覽等十餘人誅殺之其餘
無所問不出中房而天下事定矣惜乎蕃武之不及此也或曰請
之而太后不聽則蕃武危矣是又不然太后之言曰漢元以來故
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然則太后之允豫特疑
於不當盡殺爾且許其誅管霸蘇康顧不許其誅曹節王甫哉袁紹
為何進畫策欲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悉誅宦官曹操聞之笑
曰罪止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
露吾見其敗也嗚呼操真奸雄也

諸葛亮論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發祁山魏延請于亮願假精兵五千從襄中
出當子午而北直趨長安而大軍從斜谷入與延會亮不許論者

青門簾卷十

上

多奇延策而尤亮之失計邵子曰孔明不許魏延非失計也按史
魏明帝問亮出祁山遣右將軍張郃督兵西拒而帝親帥師鎮長
安觀其方略長安非無備可知延縣師遠襲深入敵境援不繼
魏以大軍蹙之不死即降爾雖欲自拔歸蜀勢且不能故孔明非
失計也愚謂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荆州荆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
機去矣今夫荆州四戰之地襄陽以北曠衍千里十萬之師方陣
橫行兩軍相搏強者得志且常三國之衝進可蹂躪樊雋江漢退
可為益州捍蔽是蜀所必爭也方孔明之出師魏以昭烈既死略
無備禦卒聞亮出朝野震恐假令此時荆州未失關羽尚存孔明
親提十萬卒壓襄樊而軍則襄樊危分遣魏延一軍出子午襲長
安一軍出斜谷為延聲援則長安拔襄樊危則宛洛恒擾長安拔
則關中土崩魏之為魏殆未可知或曰孔明雖出襄樊豈能必勝
且延計既不可施又冀其餘論不已疏乎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一
者也孔明之智勇過于關羽曹叡之奸雄不如曹操羽幾得志于

操至欲徙都以避其銳而謂亮不能得志于敵哉主人方逐虎于門狼攫其羊勢不能救孔明出襄樊魏人不得不斂境內之甲悉力與孔明角長安距洛千餘里距襄樊二千餘里聲勢不接赴援不暇乘虛掩襲可以必克鍾會大軍趣漢中而鄧艾入陰平李光顏官軍綴洄曲而李愬入淮蔡李存勖令諸將與段凝相拒河上而偏師入汴梁此兵法也孔明既失荊州不得不乘險以倖一勝今年出祁山明年出散關出斜谷甲兵頓敝運糧阻敵入依險自固堅壁不戰而我逡巡坐困矣譬之兩人鬪于穴中勇者左礙右掣不能盡展其技而怯者挺戈自衛亦可無敗故曰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吾是以知蜀之終于蜀也論者謂關羽驕而驕且多撤備兵使吳得掩其空虛孔明笑責焉是又不然昭烈之入蜀也以荊州委孔明孔明之入蜀也以荊州委羽孔明既定巴蜀北爭中原而不遣大將率數萬之眾屯江陵為羽後繼乃孤軍遠闕啓蒙遜之狡謀非孔明責而誰責耶吾觀劍閣阻險僅

蕭門龍象卷廿

三

可自先蘇氏所為守不可出不可繼者也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皆常有蜀矣終不能踰蜀一步獨漢高帝舉兵出陳倉還定三秦蓋高帝因天下之未定而急乘之且天授非人力也後世割據之雄所謂玄膺不及數子而恃險與遠自速覆亡嗚呼亦愚矣哉

唐太宗論

太宗起晉陽培亡隋鋤羣雄及天下已平納諫愛民致治之盛比隆成康自三代以下未之有也一傳而遭女主之亂幾覆唐祚論者以高宗廢武氏廢后殺子釀成亡唐之禍為高宗罪邵子曰高宗之納武氏太宗教之也何以知其然也武氏故太宗才人高宗悅之納之後宮夫子烝父妾是禽獸行也大逆亡道也夫人躬大逆目禽獸之行苟非病風喪心鮮不顧忌而有所不敢者且夫高宗愚柔之主其淫虐放縱不如周天元隋煬帝顧悍然排眾議復忠諫以先帝之才人正位六宮而略無忌憚彼其中必有所恃者

矣史載太宗寵巢刺王妃楊氏生子明文德皇后崩欲立為后貌微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封明哲王令繼元吉後夫開國之主其舉動善惡後嗣則之太宗以兄奪弟妻高宗以子納父妾宮闈之內習為故常嗚呼高宗所以躬大逆目禽獸行而無所忌者蓋由此也吾觀古今疊淫嬖賤內亂犯倫眇不及于禍甚者覆宗亡身為天下辱笑漢之成帝晉之惠帝陳後主隋煬唐高宗中宗元宗皆是也先王知其然以謂王政自內始故陰教最重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數敘御于王所有時而所以正其宮闈者有師傅保姆之訓有嬪御祝史之助有內宰宮正之匡攝猶以為文也必先之以身化宋會稽有言曰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乎文王世皆知文王所以興下治者也嗚呼得之矣向使太宗正家人之義躬二南之美正心修身齊家為後世法後雖有失德淫縱之君猶有所忌憚不敢自恣而法臣拂士猶得以彌縫匡救于其間武氏雖善蠱高宗雖悅武氏必不敢儼然冠之後宮龍之椒房吾知武氏以尼老爾詎能為唐禍哉嗟乎太宗功業雖隆而先王之道惜乎未之聞也一傳而敗亡惑也太宗常作帝範十二篇又手疏過失以戒太子可為切至願獨無一言及于家教蓋亦自諱其所短耶再傳至中宗元宗皆湛溺淫嬖女禍蔓延而藩鎮宦官盜賊之禍相因而起訖于唐亡嗚呼開國之舉動可不慎哉

蕭門龍象卷廿

四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扶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弊始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悅之太

褚遂良論

宗崩武氏爲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陰令長髮觀上納之後宮以開蕭淑妃之寵未幾大幸按武氏爲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弘生已三年則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舉孰大于是遂良顧命大臣當以是時力諫曰臣竊聞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于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可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爲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于內夫內有淑妃之閒外無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如轉圓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顧遲之五六年後迨立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

青門雜錄卷十

唐

然後欲以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甚愎諫者常欲特置淑妃以武昭儀爲之韓媛來濟諫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終于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蚤爾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聞其常許嫁士人陸爽遂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失汚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璽綬而遂良特立不同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李德裕論

相臣之道才德兼全者上也其次則重才相之才者能出身犯難成不世出之功而往往不能自全其身名于功成之日則才有餘而德不足也蓋天下固有有才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絕無才

者無才而冒德名則庸相爾石慶陳萬年之徒是也漢唐大臣以厚德稱者莫如丙吉樊鄴師德吉在郡郡獄能閉門揖詔全皇會孫師德在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是豈無才者所爲今夫馬之貴驥驥者以其不蹏不齧負重而致千里也驥驥不可得則常擇其能負重而致千里而不免于蹏齧者吾爲豐其芻秣謹其馮約而善馭之可以收千里之用若夫任不勝一石十里數十里而汙是驥馬也而御者方執策以驕于人曰吾馬不蹏齧吾馬之德驥驥之德也嗚呼安所用之李德裕唐之才相也其破回鶻平澤潞若承蜩然決機料敵斷于千里之外若燭照數計然非才能如是乎獨其急恩怨樹朋黨議者短之然卒以此敗所謂才有餘而德不足也吾觀裴度局量勝德裕而功適相埒度之平淮蔡也韓弘李光顏李愬諸將皆忠勇能自奮功名之會德裕之平澤潞王元逵何弘敬諸將皆庸才又陰持首鼠三宰石雄亦非賢將非德裕多方駕御不能有功則德裕之才有勝度者矣度委蛇將

青門雜錄卷十

宋

相二十餘年以功名終德裕一斥不復卒死貶所而後人遂以此爲裴李優劣久矣世之好以得喪禍福論人也悲夫三代以後大臣才德兼全者漢之蕭何蜀漢之諸葛亮唐之房杜狄仁傑裴度宋之韓琦司馬光范仲淹富弼庶幾近之若漢之陳平魏相唐之姚崇李泌李德裕宋之趙普寇準南宋之李綱虞允文皆才相也虛懷慎與姚崇同相崇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嗟乎使元宗不相姚崇雖百懷慎能成開元之治哉後世相業益無可稱尺步繩趨者謂之相度模稜兩可者謂之相器幸而天下治安俛仰雍容坐收雅望一旦當大難大疑宗社安危之頃舉朝張皇議論遽起而大臣立于其上狐疑回惑不知所爲以釀成敗亡之禍往往而有嗚呼庸臣之誤國與奸臣之僨國其罪均也方舉朝張皇之時有一人焉起而任天下所不敢任爲天下所不敢爲則天下倚以爲重眾議可息而國家可安此非才相不爲功宋真宗時契丹大人王欽

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排眾議固請親征遂成漚
淵之功則準之才足任之也嗚呼才相不易得也人主擇相慎毋
使庸臣冒德名者得以居才相之上而才略如德裕如準者亦當
善用其才毋以忤求剛愎自敗為後世所悼惜也哉

毗陵水利議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閘門治
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瀏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鄭氏單諤諸
書然無係于毗陵利害故略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
毗陵北枕江東南凭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早歲
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濬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
經畫之未詳耶愚聞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
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賸銀港
賸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

青門龍集卷十

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
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溥也自
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厯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
日積而烈塘渾子諸港次第淤入我國家懲已亥海孽之訕瀕
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流通江者稍稍樅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
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澀輒議疏濬入徒奮畚之勞水衡
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
諸港修復舊閘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簫葦留之葦高一
寸潮留數寸使濱江諸鄉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
艦通流不復虛涸一利也孟瀆為江浙餉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
鮮船空回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兌亦
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磽易鹵之鄉變為沃野三
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閘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
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閘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

青門龍集卷十

鎮兵今距江置閘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扁其他支河閘門僅
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伺其啟閉又于閘門上平布巨木
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既田兼資最
上策也次議復舊閘呂城奔牛舊制三閘宋陸游謂自創為餉河
時茲閘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瀉考宋史河渠志乾
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二瀉修瀉
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
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瀉僅可蓄奔牛以西之
水濟丹陽運五瀉瀉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
久廢宜于丁堰戚墅開特置一瀉以時啓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
則運河免灌注挑漕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百瀆按舊志百
瀉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眾流入震澤
而歸于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于食利之民開焚蘆濬淤澱令
百瀉故道十疏其六七瀉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
地無凶年單鍰所云百瀉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
田次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蓄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滂
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
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為陂
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為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
而入于內陂塘闊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
溉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匯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毗陵平
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
不知用史起識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
而懲羹吹鑿因循廢墜重為史起所譏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
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
血脈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澀譬有
人馬四肢無恙而心腹痼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復孔聖像議

孔聖之有像設歷漢唐宋元明一千六百餘年而遠廢于明臣張璁臆說心竊非之擬作復孔聖像議讀曰孔聖有像曷昉乎漢文翁守蜀興立學校于禮殿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像始此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夫鴻都學私學也私學有像其時太學必有像可知博土肖像始見于開元八年李元瓘奏疏然考元瓘疏言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則前此已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爲坐像又增塑會參像于十哲之次耳宋初詔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廡木壁元豐間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令天下學廟塑像又按宋朝會要云國子監聖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崇寧四年詔從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仍圖繪頌之天下元太祖初平燕京即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大德六年以左丞相哈剌哈孫請建廟立像明初北監聖像猶因元舊蓋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廢也今夫

清門簾卷十

聖人之道其大天也其明日月也區區像之有無詎足重輕然而明君哲相必出此者謂非此不足尊瞻視而動天下後世敬慕之情也凡入之情敬則尊尊則不褻褻則思思則奮司馬遷曰吾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低何久之不能去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其間夫車服禮器之遺猶能令見者低徊而不置矧親仰其盛德之容如生如存者乎故自漢以來千六百年其間未嘗無大有爲之君更制變法之相而聖人之像尊之而莫敢廢意在此也明初宋濂始有本主之議然太祖弗是也嘉靖九年張璁用議禮驟貴乃益倡曲說令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毀撤聖像易以木主編修徐階疏爭之略曰愛其人者雖杖履唾涕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道像乎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亦疏言國學聖像太宗常令正其衣冠不如古制者我朝列祖瞻視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諄天率土像設巍巍殆以千計一旦毀撤豈不駭人聽聞爭甚力璁悍然不顧嗟乎璁亦愚妄無忌憚之尤者矣璁之言不過曰塑

像之遺同于釋氏耳夫孔聖有像始于西京佛自東漢時流入中國其後浸盛是釋氏像教乃竊孔聖之似而非孔聖之同于釋氏也且夫吾儒之教爲釋氏所竊者奚止一像吾儒曰心性彼竊之亦曰心性吾儒曰施濟曰仁民愛物彼竊之曰兼愛吾儒曰惻隱曰不忍人彼竊之曰慈悲吾儒曰迪吉逆凶彼竊之曰既福其貴皆似是而非是故愚者溺之智者辨焉未聞吾儒遂從而廢其說也且璁果以爲聖人不當同于釋氏耶何不令天下學釋者毀釋氏之像以尊聖人而願令吾儒毀聖人之像張釋氏而助之攻也盜有竊儒之衣冠而行于國中者吏不盜之訶而令國中之儒毀衣而裂冠曰吾憎其似盜也璁之說何以異是抑又大不忍者璁議始行郡縣多不忍遽毀藏之複壁距今一百六十餘年使聖像在上方當禮樂修明文教蔚興之日愚以爲應請令太學及天下郡縣學盡復孔聖道像四聖十哲悉從配坐七十子及從祀諸賢

青門簾卷十

畫像兩廡追漢唐宋之盛觀斥姦臣之臆說使天下萬世謂聖像廢而復設實自本朝詎不盛哉斷而行之是所望于聖君賢相矣謹議

附廟說

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祔之文見于經者如此自鄭氏有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之注而諸儒之說始紛紛矣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處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祔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蓋三年之中不撤八筵須三年喪終乃可祔二子之說皆不從周祔者也呂與叔曰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此則從周祔而不主鄭氏祔已復寢之說也唐開元宋政和二

禮皆禫後始耐廟未禫高閭以爲卒哭而耐則已遠禫祭而耐則太緩當以大祥之明日耐三者皆不主鄭說也司馬溫公書儀卒哭明日而耐祭畢先奉會祖考妣祠版置故處次奉亡者祠版還座則主鄭氏耐已復于寢之說朱子家禮因之而陸子力辨其非以爲既耐之後不當復反于寢按禮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子游亦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又按士虞禮曰獻畢未徹乃饌鄭氏注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饌送行者之酒戶旦將始耐于皇祖是以饌送之夫人子之于其親既饌之旋反之子事生則諱于事死則饌撥之禮意竊所未安故陸子之辨是也然則當何從曰諸儒據禮皆是也其弊在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古者每代各爲一廟每遷主必壞廟穀梁傳曰易檐改塗禮志曰更毀其廟意必先遷高祖之主于夾室然後可以改尊高廟又俟遷會祖廟于新廟然後可以改尊祖廟而納新耐之主其事繁重故告之不可不蚤朱子所謂告其祖當遷太廟而告新死者當入此廟之漸也

青門龍藏卷十

七

今父子祖孫同處一室改題神主以及每龕遷還會頃可以畢事夫遷主在兩年後而告耐在卒哭之時不已驟乎且遷主之日告乎不乎不告則已略再告不虞瀆乎告而不入則告非具文乎抑又有不可解者古禮昭常從昭穆常從穆故獨告于祖其文曰適爾皇祖某父以隣耐爾孫某甫今既無昭穆之次新主入廟羣主皆遷不于祖室而入耐之故室而耐仍告于祖禮則似已于義何居愚以爲卒哭而耐之祭古禮必不可無而今禮可不必有省此一祭則几筵如故復寢之當與否可不必辨而諸說亦無煩紛紛矣然後一遵朱子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改題神主祥祭畢奉新主入于廟而以祥之明日奉耐主瘞于墓而耐之事畢矣故曰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

叔嫂當服大功說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奔喪篇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後世議禮之家遂爲叔嫂無服至貞觀始制小功至今因

之愚以爲叔嫂無服之文非古也殆秦燔書籍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先王制服也父族九世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凡四妻族凡二至于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皆爲之繼而嫂叔在一門之內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揆之禮經不當如是之疏凡人小功矣單子一身立于父母妻子之間環顧哀戚而已從吉服飲酒會肉晏然同于無喪之人準之人情不當如是之詭抑又有不可解者夫所謂推而遠之者非謂別嫌防微爲淫邪之人禁未然乎嗚呼春秋之世豈母有婦兄妹宜淫凡後世所爲內亂禽獸行之事已無所不有世變之極豈由服制若謂無服可以防淫則五服俱應割絕嫂叔何嫌而斷然獨爲之防議禮聖人何迂愚之甚也且夫服之輕重刑之生殺分焉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按律文親族相殺大功以上論死而無服者罪止于杖若將以防嫌耶則當引而重之不當推而遠之引而重

青門龍藏卷十

七

之則親親也推而遠之則途人也欲爲之防而反潰其防有是理乎故曰嫂叔無服之文非古也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然則叔嫂當何服曰當服大功按儀禮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嫂叔有服之明證也然則何以知其大功曰此從服也凡從服例降一等夫子姑姊妹大功則妻爲之小功夫子兄弟期則妻固應爲之大功矣且不觀姊妹之服小功乎夫子兄弟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此尤確然無疑者也然則先儒何以不主其說曰鄭氏賈氏皆泥于檀弓奔喪之文者也故鄭氏于喪服記一條不敢解也賈氏支離而爲之解也後儒又泥于鄭賈而不敢異同其解也然則檀弓奔喪之文不可信乎曰戴記多漢儒語而儀禮自是周代之書與其信戴記無寧信儀禮也然則今制何以不大功而小功曰當時貞觀諸臣但引同爨繼而不知引喪服記之文此不詳考之過也雖然非余之臆說也成彙袁準魏徵顏師古諸人皆已言之程朱二子亦曰後聖不任須爲制服蓋余

嘗誦說之云爾嗟乎古今異禮制不相沿故禮有變古而得中者
叔嫂之無服而有服也母之易期而三年也易齊而斬也置殯而
不塗也重易而帛也庶人之祭三代也雖百世遵之可也周公復
生詎能輕議哉

妾母不世祭說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氏注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
傳于子祭于孫止愚謂鄭說非也按小記本文曰妾耐于妾祖姑
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注曰妾耐于妾祖姑者言妾
死亦耐于夫祖之妾也祖亡妾則又開會祖而耐高祖之妾凡耐
必使昭穆同會祖非夫同列也夫曰耐于妾祖姑則耐妾猶得耐
會可知曰中一以上而耐則高會之妾亦得耐會可知果如鄭說
于子祭于孫止安所得耐妾而耐之且推及于高祖之妾耶鄭氏
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今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耐之耳
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

妾母不世祭說

之遠其祭益稀則壇何常不祭耶故愚以為鄭說非也然則記言
不世祭何居曰所謂不世祭者為祀妾之禮殺于女君不得謂之
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耐于女君注曰女君
適祖姑也易牲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
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由斯以言豈惟係不得祭即
子亦不得祭故曰不世祭也若謂祭止于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鄭
說非也

繼母改嫁無服說

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賁終也鄭玄注常
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
也崔凱曰服之者庶子耳為父後者不服此因鄭說而推之也庚
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于傳亦無礙此兩是之
者也或問二說當從從曰王說是也不嫁則母子嫁則途人矣
奚其服或曰然則經何以云曰經為從嫁之子言也故鄭敬曰此

條當以繼母嫁為句從為句謂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
也母喪則子為期于喪則母亦期以報之蓋母之義雖絕于父而
其恩猶在于子故為之服也或曰禮稱繼母如母則無論從與否
皆應為之服矣答曰是又不然皇密云繼母如母者謂配父之義
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
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出則無服此不同之驗也又房景先五
經疑問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體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
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兼節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母道不全
何終恩之有又按今制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于人為改嫁繼母
不杖期故不從則不服考之于古按之于今確然無疑也或曰是
則然已今有某甲死其妻攜子改嫁子乙乙為其子授室與產乙
死擊子返于甲之室死則與甲同穴如此者乙之前子應為服不
曰噫甚矣烏乎服或曰若是與改嫁同乎曰殆又甚焉喪服繼父
同居傳曰夫死婦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馬融曰釋少

妾母不世祭說

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明改嫁非得
已也今乙死而忽然去之若未嘗昨合者然是謂得已而不已子
義則已絕于情則已滿在甲之家則嫁而復還也在乙視之則甚
于嫁也而前子願為之服乎或曰然則處此奈何曰變服而哭于
其室既葬而除之它非所知也既已答或問因筆之以質之知禮
者

康節公當稱先賢說

長蘅既重建始祖祠成恭題木主曰邵氏始祖先賢康節公位齋
戒卜吉日奉主躋于堂位居中南向左右無配位而祀遷祖以下
于別室禮也或疑曰余見聖廟從祀諸弟子稱先賢而左邱明以
下稱先儒舊已子之祀康節也進稱先賢有據與曰有及門弟子
稱先賢後賢稱先儒此明嘉靖間張孚敬所釐定也崇禎十四年
帝幸太學以朱儒周程張邵朱六子有功聖學欲于已定位次題
稱外特加隆崇令內閣所司集議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世次相

序遵行已久請改題本主尊稱先賢而位次仍舊便詔報可其明年四月復更定位次竟躋祀六子于左邱明下蓋出上意云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御史許三禮疏言周程張邵朱六子理學正傳直接孟子明季已稱先賢序于公羊穀梁之上不當與先儒一例宜令天下郡縣學縣加釐正詔下公卿博議時少宗伯徐公乾學建議言宋儒之不可先漢唐諸儒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六子德崇業廣寥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似宜列之四配十哲間今乃躋于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曾之下是進退無據也疏遂寢然太學題稱位次皆如故夫太學者郡縣之表率太學稱之而專祠顧仍舊稱于義為不順且是慢其祖也衛則奚敢或曰是則然矣然子之說今博士諸生或未之前聞也衛曰然乃具著其始末附祠志令後有考焉

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教書學若作文之法景仰獨疑于文章之源尚惜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秘也僕于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問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斯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潛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潛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于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肩肘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

青門簾卷十一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隨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忍者其文諛以刑其氣撓者其文剝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途積蓄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贊千謗蠅附蠛營惡吾氣者也應酬轉輾泐墨腹金鹿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潛文之源也至于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隨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騁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為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冊也吾得其所為至變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濫其源而言文臂之揚

蹶泮之波者不識澎湃之廣炫蜚尾之照者不觀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臂之驟新羈之馴而馳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諱笑惟先生為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尚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斷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挂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于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于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擻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賀天石論文書

承委尊公墓表真一好題薛先生誌未免事為辭沒讀之悶悶兒翁所自為狀詳整合體中閒亦有一二條可商某作此文鐫扉額刻三日僅能脫橐自謂頗得翦裁法雖然人苦不自知世有作者

青門簾卷十一

恐更相笑也僕平日持論以為文章莫難于敘事唐以後文章亦莫陋于敘事昌黎自成彼調然若生割失自然惟毛穎傳直逼子長要是游戲筆墨耳河東自段太尉逸事而外多學六朝應陵潛岩處極得史遷風神而奇氣不如蘇長公自言平生不為行狀墓碑大較敘事是其所短四公地位乃爾他亡論已明人宋潛溪敘事有體然病其繁弇州蹊徑未化又好以古語傳會今事讀其文若今人事蹟一一豫摹古人為之者荆川遵嚴它文出入廬陵南豐閒不愧文匠獨誌傳不能佳大要冗長苦鎔鑄力少震川情致絕佳正覺洮洮易盡僕才識籍下于明數公尚不堪執鞭而輕詆訛其後支離疏擻臂而議賁育之勇怯不待識者笑其妄矣方今海內作者屈指不過十餘人要亦互有長短不無利鈍此事卒卒未易竟談緣兄翁相知深偶觀續至此不一與魏叔子乞記書去冬梁谿朱生為僕寫五真圖其一坐湖石左手展卷右手著鄒

上似意有所會然微笑列碧梧翠竹水聲澗澗竹間去爲
展卷圖其一披襟搖羽扇箕坐大柳樹下左手反踞樹根一童驅
烏犍過其前田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欣然有平疇遠風
長苗懷新意爲謀耕圖其一戴淵明巾支方竹杖布袍履獨蹣跚
踰層巒巖嶂間爲遊獵圖其一坐葉舟箭筈持釣竿注視看釣一
手自撫鬚月尾隱汀蘆中篷船施幔帳中露書帙茶具爲垂竿圖
要是洲嶼小景耳不足當洞庭湖水最後畫一頭陀跌坐巖廠下
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藤花簌簌欲墜爲蕉團圓頃已裝成冊
子乞先生作一記用楷書書其前僕與家人約夏則驅犢課耕春
秋風日佳時則尋山水餘日坐東軒中隨意手一編期明年爲始
扁舟草履放浪三十年然後投老翟曇以三尺舊園地空吾幻軀
鄙願遂矣記中須及此意新年尚有一兩日應酬到郡城即相見
不盡
與方邵邨乞寫祠碑書

南門麓壘卷十一

王

長蘅顧首邵邨先生執事寒宗譜乘實祖康節先生而家世貧賤
無專祠故老皆以爲歉先子見背遺令割所居屋數椽建祠祀康
節公又割前田三十畝供春秋祠祭獨從苦山中竭蹶經營釐畢
此願祠石未立忽忽又十餘年昨歲敝邑纂修縣志邑大夫不知
衡不肖命從諸先生後供校讐之役因乞敝同學龔璠霞作先祠
碑記循常思漢唐以來金石刻之傳于今者未必盡繁文章之工
往往因其筆畫精絕足爲希代之寶好事者不憚鑿山沈淵以出
之而購之者又不惜破產捐貲以斬必得于是其文章益傳而其
人之事蹟因以不朽于世先生翰墨妙天下求之今日可託以不
朽者微先生誰歸璠霞之文既工得先生而益彰其必傳于後爲
世所寶惜亡疑也衡窮廢亡狀懼不當辱大君子或者以先康節
之靈得邀惠先生豈惟不肖其自高曾以下實拜嘉之空爾僭布
但有報恩某載拜
尺牘

與楊靜山表兄三首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結黨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
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鐐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
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嗚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
如鏤湯燐火中一尺甘露雨也聞長兄此中迴幹大勞神用非佛
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重叟皆知捧手讚歎況某亦災劫中人數
邪直下感激餘非面其究蒸暑千萬自愛

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開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
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諭上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恆產不可無
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爲此亦是有說私念先府君
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
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
隸卒如猢猻人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紆禍計耳
受縣卒擠曳人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紆禍計耳

南門麓壘卷十一

四

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異有斗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
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黥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
敢觀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郵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
田爲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遺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
與矣并書上一笑
辱委顧見山先生悔遲日記序不敢辭某子先生有知己之感
憶某年二十時客徐沛以詩謁先生于夏鎮使院一見許以國士
尋別去手書追及有曰天地生才不易足下于今時有數人也每
誦此語感激欲淚近聞擊姦不勝以至蠶尾橫結吏議能不慨然
且爲國家惜此人也拙序後月中可脫囊某推官自是義縱尹賞
一流人民命可惜開與長公爲同年生可微規之否所謂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也

與宋牧仲先生

齊安大江俯几席間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散公餘蕭然

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腳詩筒遊履皆成勝覽屈指自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此風流矣飢驅之迹無緣久侍几杖但有悵懷某家累三十口在吳計此中亦不能久留及秋當辭去江清木落放舸東還或得再陪吟嘯于竹樓赤壁間也射虎行馳正工力不能如二子正復以氣韻頌耳

與楊陶雲

豫章山水清勝西山屋上大江几下覽元嬰之遺蹟尋梅尉之仙蹤吏隱之樂何必不勝東華輓塵邪不知彼中人士亦有可與往還不大落窠臼內外之見俗人不免在吾陶雲胸中似不必多此塊壘也東坡謫居時作書與人云軾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此策甚長敢獻之左右

與家幼節

某家居頗樂日噉蔬飯一盂茗一甌羈足送日乃去而入暮濡首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念豎儒日抱鉛槧終不適世用思一試于

青門簾卷卷十一

五

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日閱邸鈔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治亂之形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責詩禮同事數人俱脫略無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嶽嶺長松謾漫送風海掃一株高二十尺許花時嫣紅如燒稍暇則攜卷就磐石其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也知五哥欲悉吾近況並以相聞小力歸馳奉四家詩一部計已到有便彼此頻作報也

答湯谷賓

僕交天山垂十年每見道足下不離口以天山之屢先足下下僕知亦必先僕于足下故不待相見心相知也獨未多見足下文章爾前歲辱書有洪喬之憾久不答足下不以爲罪又辱書詞旨惻款欣愧交并來書云作文甫脫棄甚以爲可既久視之則微傷無微有味乎其言之文章莫貴于潔病其無必求其潔雖不多見足下文然心知其工也僕夙嗜山水岱宗廬阜皆遊屐所至金焦在二百里內又六七過其下願望之如海外三神山思且至則船風

引而去可怪也微足下云僕固栩栩神往矣第聞足下體過豐得無艱濟勝具邪努力不一

答賀天山

詩文忌俗誠如來書所云然醫俗無它法惟平日多讀書則俗氣自除山谷評王著書謂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鹿鹿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夫書特一藝其胸等爾胸中猶不可無書卷氣吾輩斯以立言自表見而不能多讀書歲月波流良增慨歎冀與知己共勉之也

家報

七月二日行東昌道中久旱兼之驟風塵沙撲面眼耳鼻舌都滿徐文長所云未開光明泥菩薩也憶諸兄此時環坐小橋柳陰下聽殘蟬斷續聲如咽搖扇閒話桑麻晴雨便是一幅桃源圖念至此惘然神飛矣慚甚妬甚

與陳柯亭三首

青門簾卷卷十一

六

習懶成癖必欲使僕求田問舍碌碌如蜉蝣轉丸冀壤非惟不願實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亦同嚼蠟每見勢要人一且蹉跌頓沛流離求如我輩簞食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矧過之邪僕意再浪遊兩三年俟餽粥靡給便當營一室一舫出則縱遊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詠比之風蟬雨蚓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員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爲暢適第家累似難驟遣然驅犢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須兒子成丁便以付之也晚涼過草堂卒談率白不既

長夏閑居頗遂懶性東軒新種芭蕉驟高五六尺許兼新篁搖影桐陰覆窗硯池書帙閒澄碧可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羨頂茶絕佳僕逃暑之計遂矣惜足下滯吳門無緣同此樂也

黃雞正肥香粳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每家人漸米作炊鼻邊

拂拂如蒸栗香也

與人

偶憶方希直與人札子云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賦欲毀棄其文子孔孟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數語可謂切中時賢膏肓足下見吳子試以此意微規之吳子佳士自不至此第其人負氣自高又好苛論古人此是一病某識吳子由足下故敢以忠告望足下也

與賀天山三首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何物女子作爾語令我輩赧然面發熱也
朱詩何嘗不佳惜今人只掃摻皮毛原不識朱詩真源流耳果識宋人源流則于漢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編籬強分畦畛也足下不喜作詩而善論詩試質之左右以爲何如

青門雜興卷十一

七

詩餘填詞幾塞破此世界詩道那不日劣恨不一付祖龍處置也

遊廬山與人三首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無此樂一入城市便惘惘如夢境也
鐵壁峰斧劈千仞猿鳥絕迹峰頂有石榻二扇榻格方正欄界宛然若可開闢狀想太古仙人偶爾弄此狡獪亦大費鬼工鏤鑿矣不日見此安信天壤間有此奇也昨遊記未之及書此奉聞
旬餘芒屨竹杖只領略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緣留待異日譬如人讀異書不欲其遺盡也
答謝百詩 以下續入

使者齋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于僕真有痴之者耶長夏邨居養病筆墨都廢入秋始能脫稟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間寥寥未稱柳子厚有云太美玄酒醴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植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重吻裂鼻縮舌澀齒而或有篤好之者先生僕亦以僕文備小蟲水草之末品可乎山公于僕文頗有癖者所謂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不厭者僕亦不解其故然山公文卓犖有奇氣殊勝僕也微鄉黃牧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投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率復不盡觀獲

與金生四首

僕往在京師客王少詹所常與馮圓芝共事圓芝喜罵人僕戲改劉公榮語規之曰勝圓芝者不可罵不如圓芝者不必罵是圓芝輩者又不當罵少詹歎息以爲名言近來少年喜詆訶前輩以立名者未必成先自陷輕薄願足下勿蹈之也爲足下作詩序已脫稟序中盛有推許意冀足下終不負此語耳
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某君近之足下乃輕漏僕論文語邪僕行且捫舌矣

青門雜興卷十一

八

昨見足下抨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

濫觴公安汎委而倒欄于陳仲醇王季重諸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近日吳中某公亦近此種其集方盛行于世天壤寥寥求一索解人不易得安能禁某公之不傳邪

僕學詩垂三十年漢魏三唐至宋元明人詩妙所不觀亦妙所不好獨不喜多看晚唐詩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間尺幅窘苦不堪世界儘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邪然此語亦足令時賢側目足下于僕有昌敬之嗜偶一及之勿爲外人道也

客登州與人

某見登州父老云五六十年前海市見往往具城郭樓觀人物之狀有騎者走者負擔者持蓋者肩相摩者大約如行煙霧中近數十年來但有城郭樓觀絕無人物某初不之信比來偶得見之果然豈海外幻景亦復隨人代升降邪足下博物君子也書此以發

一笑

與登州雷守

昨登蓬萊閣因拜蘇文忠祠下慨然念登自置州以來歷千餘年
守茲土者不下數百人其閒姓氏不傳者何限子瞻守登僅五日
耳而畏壘之視至今不衰信地以人重邪然子瞻之足重者其氣
節矯然百折不回不僅以文章也空祠主守乏人係稍剝落又居
人牧豕其旁此賢有司責也執事能一留意否

與楊餘干二首

嶺南風景大異所聞當道以遊客爲厲禁某初到番禺幾無投足
之所覓得城北一小菴支折足鐫與老僧相對過日耳田水月所
云譬如掘礦命薄者偏當空處也呵呵然亦有少幸今歲荔枝大
熟僅籠盈市十錢可得百枚品之最佳者名貢支黑葉貢支嚴以
充貢得名黑葉核小而圓味極甜每日市五百枚與兩僕分啖往
往至飽此樂得未曾有某上頓難得句云觸熱炎州君莫訝扁舟

請門龍藏卷十一

九

自愛荔枝來遂成詩讀半月後荔枝行盡便當買舟出峽也知足
下念我聊以相聞會面不遠壽葛萬珍攝

過英德舟行峽中峭壁插天滄江曲曲壁陡削作大斧劈勢都無
寸土樹生石罅枝葉皆倒垂根橫走石上或丈餘或三四尺蜿蜒
如蛇腹也奇絕真令人應接不暇往返得古近體詩五章錄去想
發一笑也

與彭子

古文辭一道龔學秦漢流而爲僞秦漢近日學八家又流而爲僞
八家變症雖殊病源則一總是文無根柢從古人面目上尋討耳
究之秦漢八家何所不可某近作李忠文傳頗有關係八大山人
傳描寫近真直未知視古人誰如故亟欲令足下見耳八大山人
傳恐貴鄉諸君未免有所雌黃所謂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也要可爲知者道耳

與澹雪道人二首

坐到汝堂吸茗看書畫便閒卻一日又得與澹公訂方外交更大
快也連日送別做鄉親友懷抱作惡不可言昨小暇兼之微涼成
北窗記遊詩六首某欲鐫一墨刻實仿舫壁閒令可櫺榻應好事
者之求索亦異日山中一段公案也蒸暑惟爲眾自重
雨後乍涼嵐翠如新沐飯罷過北蘭坐列岫亭飽看西山秋色也
即見不觀縷

答澹雪道人

侍者來辱書伏承法體清佳損脫豆豉乳腐法醬具領到寒江穩
流布帆無恙日日享桑蒲供不大折清福邪慚慚愧相見杳未
有期干葛保練

與人

東軒木香二丈餘老藤攀攬極離奇天矯花時霏霏如香雪
特恨其營穴螻蟻毅然斧之然尋亦自悔今更欲補種梧桐二株
高丈許者喜易得成陰他樹恐老人不能待也吾文往虎邱即買

南門龍藏卷十一

九

寄來荷荷
與王似軒邑侯

明公甫下車卽展詢及賤姓名卽居報謁遲遲不加督過賜之優
禮感作可知自風雅道衰士既不知自重而長吏亦不重士縉衣
之雅音塵寂蔑不意今日得聞楚然之音甚幸河凍舟膠策蹇歸
草堂發所攜雙忠冊子讀之時積雪初霽寒日慘澹猶冰挂地朔
風中人如鋸刃覺諸君子忠義激烈之氣颯爽猶生懦夫爲之神
王階跋數行錄上溪毛聊當饒歲帝爲破例呵凍未嘗欲吐
吳中吏治大約十分精神須以八分用之催科前語話時亦微及
此指道敝鄉耆老有微獵未議六條雖芻蕘淺見似足仰裨萬一
昔穎川劉季陵清高士居鄉閉門掃軌杜絕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太守王昱以季陵諷密日使明府刑賞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
分之一乎某不肖不敢望密而明公之賢乃勝于昱故敢越分僭
言區區想照悉也先祠蒙祭舉族沾恩並此鳴謝不一

春候漸融即日起居住勝某以初旬探梅鄧尉山寒花遲遲與衆
然遂放艇西子湖頭六橋舫展亦爾寥寥惟孤山梅信差蚤不負
茲遊耳司馬公疏棄攜舟中校書畢拙序亦脫棄錄上司馬公爲
明季關係人物則此序亦爲史冊關係文字不可草草希詳加點
竄然後發錢不則徑藏拙也歸舟攜得盆梅泉韻馳送聊佐吟賞
適玉峰先生相招入林屋東山爲休夏計昔人所稱七十二峰蒼
翠貯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得日翫之几席亦是奇觀第曉遠百
餘里無緣屢奉笑言臨紙惘惘

與姜西溟二首

常時夢想縹緲莫釐之勝今到洞庭兩月畏暑未能一遊與足下
別六七年每一相思恨不奮飛及咫尺此閒懶于數面天下事大
抵如此可發一笑拙文數首馳正晚涼過翁園坐亭子上聽活活
泉聲也

不讀唐以後書自是獻吉欺人語耳今人矯之真欲盡屏斥唐以

青門龍藏卷十一

七

前詩文束置高閣舉世滔滔良可慨也海內倡鳴古學屈指如足
下輩不過數人微足下挽之而誰挽耶某文鄙拙不足道尋推子
過當但有愧悚

與王阮亭先生

奉別將十年音塵寂寥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
陰下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會難再念至增惆
悵也伏審比來釣履佳勝望實逾崇唐宋至今千餘年以文章鉅
公登台輔者指不一再誦伸 本朝得之行自先生始喜慰無量
某自丁卯後謝棄舉子業欣然如脫銜屨榮名妄念一切掃除雖
婚嫁之累未畢亦聽其自然都不預作計校年五十三即治一棺
名曰息菴自爲之記記今刻旅囊中試一垂覽足知某近狀矣獨
文字結習濡染未能焚視比之候蟲時鳥啾啾啾啾亦若自適初
不計聽者之入耳不也旅囊詩文六卷前年刻于豫章篋囊十六
卷十年前曾刻百餘頁板皮屋壁中涇朽腐蝕過半近閱詩文亦

多可恨處今冬欲竊加料理將節衣縮食爲之竊念某辱先生忘
勢分折輩行而下交者十五年于茲做帚不得先生一言亦此生
大缺陷事曩愚山先生許爲某作序聞已脫棄會其病不及見至
今恨之收仲先生序刻自江右健菴竹垞兩先生爲當代作者亦
欲得其一序此外不敢泛泛求索想識此意也戊辰某自嶺南歸
道頓右于盛儀部署中見漁洋續集嶺南集二種強攬得之如獲
海外瓊瑤今旅囊次卷有舟中讀嶺南集戲題奉簡一詩語雜談
諧聊供索笑中有二語云昌黎足令籍湮醉翁或許蘇梅頗可
見某向來一瓣香已久屬之新城忍不爲某一言耶敝邑錢子名
世其詩文皆咄咄逼人年少未易才也久客都下曾與相見否旅
囊一本奉去涉秋縣望大序脫囊緘寄武林家學士處當不浮沈
披泰杳然惟冀爲道自重

與吳潛菴通參

作客十餘年南北縱橫八千里遊履所至知交不爲不夥而相念

青門龍藏卷十一

七

慇懃屢形夢寐者尤在先生一人臭味之投某亦不自解其所以
想先生亦爾耶比聞台候勝常主眷日隆喜慰無以云喻某契闊
八年倏成老醜髭髯大半斑白衰懶倦遊蹤迹亦只在吳越間獨
文字結習如故耳然亦愈遠俗好聊以自娛欲如京邸接席與諸
公商訂不朽盛事何可易得耶旅囊刻成知先生篤好奉去三本
或有與先生同好者不妨分贈亦勿輕擲與人供僮父覆瓿蠟蓋
也會合無期萬萬以時珍攝月日某載拜

題跋

題趙子昂書過秦論後

趙文敏公書過秦論一卷左方有鮮于奉常跋稱其筆力遒媚備
極楷則又李瓚盧克柔伏遠姚安道各有題識其眞贋姑不論按
史稱子昂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
尤精綴余獨怪其以宋室遺裔滿迹于元出處大節不無可訾乃
世之稱子昂者喜其書畫之精而忘其人之大節之可訾也其書

畫之見于人聞者人爭寶之亦不以其大節之可嘗而少貶損也是可感也已雖然書畫精絕如子昂而四百餘年後猶有爲之引繩而批根者士君子之出處可不慎夫

書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後

家戒菴學士收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疑出宋人臨撫然亦名手也刺史名元孫常山之父子魯公爲世父按史常山與平原同日起兵河北十七郡響應唐之不亡二公力也常山曾賊不屈至節解斷舌以死初以楊國忠譖不贈官乾元初始贈太子太保諡忠節贈其少子季明弟延誦官五品嗚呼賞不酬功肅宗于忠臣可謂薄矣魯公爲此文時方遭唐旻誣構貶饒州文中備述存沒哀榮國恩深厚雖被斥逐無幾微見于辭氣非忠誠貫金石能乎哉世傳曹餘李志書字不減右軍父子顧其人不不足傳耳讀魯公文忠君愛國之誠流露行間千餘年後令人肅然起敬山谷有云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良然

書門應卷十一

其

跋祝京兆贗卷

凡物醜其中者必飾其外宋人術燕石于周客也襲以純錦槓以文石不如是則燕石之非玉也夫人辨之矣吳閭俗媮薄好爲贗物凡法書名畫金石刻佳者往往亂真此卷祝京兆書狂蹤不入繩墨贗蹟無疑而裝潢極精工可喜所謂飾其外者耶某生藏此二十餘年詢之曰嘻義吾先人常以高直收之矣嗟乎天下以贗而獲售且高其直者獨一京兆書乎哉

又跋祝京兆卷

今時人家收藏祝京兆狂草皆贗作也顏魯公稱張長史雖交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余于京兆亦云以此定祝書真贗百不失

跋蘇東坡墨刻

東坡眞行出入北海平原妙于用肥而不俗臨平原諸帖尤逼真近世墨蹟之謂非知書者余嘗論宋人書當推東坡第一且未論

筆法其文章氣節已足跨絕一代山谷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又曰東坡嘗自比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知言哉

題文待詔畫雪景小幅

枯木寒崖短籬竹屋最得黃子久筆意世傳文待詔畫眞蹟幾十不得一此幅蒼秀清遠定爲眞蹟無疑三伏日觀此寒氣襲几爽然如赤脚踏層冰也其上題一絕句字作小行楷正復道婉動人

題半江先生存彙後

半江先生余同宗于六世大父爲族兄弟行譜中所稱永定派也先生名珪字文敬成化己丑進士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一時傳誦因以爲號方官曹郎時負詩名交遊皆知名士李文正西涯過從尤數相見一掛外輒伸紙濡筆指物聯詠窮日夜不倦至夜枕亦著句其上西涯贈行序有云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

書門應卷十一

述

以爲常藝紀實也故集中載西涯倡酬聯句最夥承平士大夫文采風流猶可想見先生工書法與張南安齊名某亦能品草書跌蕩豪放得旭素意眞行學東坡晚更出以道勁先生守嚴州以弘治戊申卒于官距今一百八十八年矣敗紙殘漏蛛絲煤尾之餘識者猶爭藏弄也康熙甲寅三月上巳日遊寒山趙凡夫丙舍觀千尺雪同舟中剪燭開半江存彙因題其後

書宋學士集後

潛溪文有根柢故能不規撫史漢歐曾自成杼軸雖其牽率于應酬病穴病俗往往而有要不失爲大家余嘗謂明代名能文章亡慮數十家文之工者不乏正苦根柢淺薄求其貫穿四庫之書而粹然一本于六經不得不推潛溪王弼州文評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猶未免皮相也

跋東林寺碑後

李北海行書岳麓寺雲庵將軍碑最著然剝泐幾不可撫獨此

碑頗完善按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巡公方刺陳州獻賦行在稱旨尋爲營人所誣逮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訟公冤乞以身代得減死貶欽州遷化尉開元末起歷括州刺史當是遭貶時也公以天寶六載元十九年七月猶稱前陳州刺史當是遭貶時也公以天寶六載離禍年已七十距書此碑時年始五十有四故落筆痛快沈著雖用藏鋒法而鉤指迴腕之勢直欲透出紙背唐碑初刻完善者今已絕少可珍藏也

跋朱文恪公誥命後

文恪公當明萬曆中以禮部右侍郎守尚書會戚畹鄧國泰請皇子先冠昏後冊立公疏斥其姦僞僞無所回避國泰亦爲之斂今全疏已入史傳公之功在國本焯然千古已迨天啟改元召起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此軸諸尾書天啟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蓋公加太子太保後也考當日與公同在政府者首輔則福清葉文忠公次輔則蒲州

青門雜錄卷十一

七

韓公皆君子也時魏奄姦已萌公委蛇二公閒隨事補救必多可觀惜乎公既不欲矜赫赫功而行之傳于史冊者亦少其明年公見國是日消遠奈疏請告歸又明年福清蒲州相繼去而奄僞燄原縱騎四出諸君子後先骨填牢戶而薦紳之禍烈矣嗚呼公爲元老身不可辱明知志不得行乃潔身引去爾然不肖少汚以視楊左諸公徹迹雖殊用心則一孟氏所謂易地則皆然也非賢者能乎哉予懼後世晦公苦心或反藉公爲東林諸君子口實故略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公歷官所得誥命尚多遺亂散佚曾孫今檢討竹垞先生僅購得此軸裝池而珍襲之則竹垞之賢亦于此可見

書傅正叔畫冊後

宋人寫生以徐熙爲最黃荃父子次之明沈石田陳道復作水墨花鳥亦出徐熙雖淺色淡墨殊有深趣近來吾鄉惲壽平正叔工沒骨寫生不用墨筆鉤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開妙極自然亡

論道復郎石田未遠過也嘗與余作折枝海棠山茶梅花水仙及水藻游儵凡十二幅攜行篋中爲有力者攫之而去時時往來胸次已五六年惲今老矣畫亦漸不易得忽見此頁頓還舊觀

書徐文長集後

徐文長尺牘題跋極有簡韻得蘇黃小品之遺譬如山松溪毛偶一噉之可頰開爽然有世外味他文亦未稱是也

青門雜錄卷十一

七

青門雜錄卷十一

仲父靜谷府君墓誌銘

嗚呼自仲父府君之亡吾父兄弟行盡矣即吾兄弟行同會王父以下者僅九人而五年之中哭其死而臨視其封窆者蓋三人矣三人者年皆不及五十嗚呼悲夫非獨骨肉彫喪常痛于心而壽命之奄忽人事之不可測如此可哀也已然則于仲父之葬也笑忍不銘府君姓邵氏諱文煒字光甫別自號靜谷于始祖康節公為廿一世孫于王父守泉府君為次子于先考鄉飲君為後母弟府君偉而特儉約善治生其少壯時遭坎壈折辱者屢矣然屬有天幸事輒解不至重困明崇禎間流寇蹂躪中原歲連三輔飢至人相食會府君有糧役當詣京師至武城有封肉而鬻于市者則人股也府君大駭以役任其僕獨脫身歸後以賦入不中程速繫郡獄鉤補幾碎家會赦得免國初義興山中多寇大軍數往來

青門麗集卷十二

其地遊騎分鈔村落府君被執同執數人皆遇害次及府君師其狀貌釋之有警家子殺人事連府君守貪欲文致以法太史楊公靜山問之曰邵翁長者奈何枉法使為善者懼邪為白其冤事得已府君故用纖喬起家雖屢挫然意氣愈奮益市田宅數屋室竟以貴雄于鄉又延名師日督課其子東修體禮之需歲損百十金無所吝此不足規府君志邪府君少剛果負氣晚年嘔噎更與人為和既授產任子孫敕斷家事無所與獨好京房焦氏卜筮諸書稍稍驗其占多中乃更喜為人占亦時捧小詩自娛關舍傍園一畝雜植竹木花果日曳杖逍遙其中常風日佳時府君則攜壺踞石陶然徑醉醉則諸孫爭扶曳之時時袖糗糒漿栗之屬委之地諸孫競拾取或至顛踣以為笑樂里中見者嘖嘖稱全福人府君萬歷丁未八月初一生康熙壬子二月廿一卒年六十有六配蔣孺人萬歷戊申六月廿一生康熙乙卯二月十一卒年六十有八子男三長謨次訓皆諸生次誥女二長適卞蚤卒次適某

孫男九人先是府君年五十即自治棺槨凡衾襚斂舍之物無不豫獨葬地屢卜之不吉乃不竟卜其卒也浮屠馬尚河先塋後四年會蔣孺人喪諸子遽營地合葬葬而月有亡賴子來爭其地邀重購會青島家言亦曰不吉諸子更遷厝先塋傍後一年長子文學君卒葬余有兄弟之喪三人者君其一也皆曰浮屠不利其家乃營今地以康熙丙辰十二月某日奉府君孺人合文學君附左今地在屠干蕩南嗚呼府君之沒也更五年棺三徙而卒與其子同窆于此事之有待于後人者其果可恃耶抑是亦有數耶銘曰孰屯其逢孰亨其終孰艱其封粵以子從安茲幽宮厥後其豐管奇玉墓誌銘

余友奇玉姓管氏邑諸生卒時年僅三十有二曾大父諱某大父諱紹寧賜進士第三子歷官禮部侍郎父諱鉉舉孝廉管氏世家毗陵之華渡自其大父貴顯徙居郡城而支族猶居華渡故仍號華渡管氏奇玉名家子故饒于賞好園池竹石之勝其所與交多

青門麗集卷十二

一時知名士數餽俎餼街杯翩翹佳公子也亦工書喜作畫為山水木石皆有致順治辛丑余館其家奇玉方構所為梅花書屋一樹一石皆手自灌植結構不以為勞同邑龔仲震文友諸文士數往來其家每一過從脫帽酣飲談調歌呼竟日夜不厭余時在座客中年最少然飲不能盡一升酒半輒亡去往往自引匿每至夜僮侍斯役縱橫頭觸屏風睡而奇玉獨追陪無倦色其好客如此其後余以飢驅客遊燕齊奇玉方應舉子試連困于有司蹤迹不復合併奇玉死余哭之津門邸中康熙己酉奇玉長子從余授經余復館其家周視曩所為梅花書屋亭榭欄檻宛宛如舊第石若益而古樹若益而婆娑北軒鉅竹千箇益擎攬迸雲因而屈指曩時交遊或死或老且衰者亦已過半蓋俛仰十年間而余于管氏已閱兩世矣奇玉外若跌宕而中刻苦憤家世中賤思以功名自奮四舉于鄉不售坐是邑致疾卒卒之前兩月猶買扁舟獨遊蒼苔閒放浪山水當亦有佳傑亡聊之感耶奇玉諱滋琪卒以

康熙三年某月日娶楊氏前殿撰靜山公女子男子五長聖植國
學生從余授經者也次孝植次仁植次某某幼女子二皆未嫁將
以是年某月日葬聖植泣而請曰先生知先子深惟先生銘之銘
曰

玉則碎而售者珉材則戕而壽者樗噫噫吁命也夫

故文學卜君墓誌銘
君諱煥文字孕靈弱冠補郡諸生有聲甲申之變間烈皇帝死國
意忽忽不欲生一日盡裂其儒衣冠焚之君狀貌魁梧性嗜飲既
絕意舉子業愈以酒自豪然好議論亦喜譚兵間召客岸幘高譚
連日夜目光睽睽音吐如洪鐘燭見跋不宵休親知多目以為迂
君顧益喜自負順治己亥六月海寧內訌攻陷京口因闖金陵人
情匪擾荷檐立君笑曰寇不久退矣夫采石為金陵上游門戶兵
法所必爭王濬自武昌順流指建業韓擒虎濟橫江所謂拊其背
而扼其吭也寇不知出此懸孤軍深入久頓堅城之下其眾必疲

青門麗集卷十二

五

金陵之甲搏其前吳淞之水犀蹴其後腹背不支必走矣後果敗
遁去君持論往往奇中多此類也君嘗覽晉史謂陶潛非沈冥魏
蒙者蓋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滅脫身結客冀報韓淵明欲為子
房所為而力不能乃不得已託于酒故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
出本色千古知淵明者朱子耳又謂阮籍有用世志沈醉非其本
懷廣武之歎胸中大有塊壘意蓋自寓云君既自廢棄則益好劇
飲頽然自放每親交過逢談噱酣呼窮嘯旭不倦醉則往往索飲
悲歌泣下人莫測其所以然噫嘻君一逢掖子非有宗社民生之
戚而其磊落無聊之氣若鬱浮不可解者乃一泄于酒以晦其迹
而終其身居常仰天歎曰古有夷齊為餓夫我今為醉夫噫嘻志
可悲已卒以康熙庚戌九月距其生萬曆乙卯享年五十六君
性慇直與人言輒面折人過然亦以是嫉子人未卒前一月睡毗
君者誣伯子以殺人訟于官邑令張公廉知其冤狀得不坐未幾
逝疾卒悲夫君姓卜氏按狀系出晉忠貞公壹後靖康間諱長卿

者冠蹕南渡官兵部尚書賜葬毗陵勝西里子孫因家勝西二十
傳為考益愚翁諱某隱德不仕妣周孺人配錢氏先君若干年卒
生四男子二女子四孫男子先是益愚翁舉四子君與伯兄孺人
出叔季皆庶出翁歿遺產值數千金或謂君割產不當並它姬子
君曰子詎有嫡庶耶卒均分之孺人亡事庶母陳極恭謹力捐若
千金修大宗祠以歲時合族舉祀事是皆可書者君沒之三年諸
孤將以某月日窆某所其甥陳質自為狀來請余銘請至六七不
倦陳質文士有氣節其言信銘曰

君果笑憤逃麴蘖知君者誰潛與籍我銘君藏不可泐
亡兒上縣墳誌銘

邵子行于舍北之墟荆榛蔓翳狐兔驚馳邵子于是仰天歎歔泣
下沾裾曰嗚呼噫嘻此吾亡兒之墳也不銘之時知吾亡兒之墳
也邵子既歸于是復仰天歎歔泣下沾裾曰嗚呼噫嘻吾忍銘吾
亡兒之墳也亡兒名士驥乳名和尚幼慧稍執筆學為文即有思

青門麗集卷十二

四

致喜誦余詩識大意余常作元日試筆示驥兒詩曰雨聲連隔歲
寒色掩柴荆濁酒呼兒子新年覺長成問知桃板字漸覓菓梨輕
占候問野老今朝喜晚晴兒讀之舉問栗栗句余為誦淵明責子
詩欣然曰大人幸教兒兒似勝陶家諸兒矣余喜引滿至醉時庚
戌元日也距死之日僅十八日耳痛哉兒性純孝曩余連遭二喪
家益落飢驅燕楚間余妻居不能治飯即日治糜耳然猶雜馬藍
絮菟手任之兒自塾歸刺澁不能下咽輒依依含淚去然稍甘輒
因以讓母不自食也今體粥糜給而兒死矣余妻之腹悲者在此
每與余語中夜絮泣達曙痛哉痛哉死之前三日出枕上柜枚果
餌分餉幼妹乳媼及家人兒殆徧比死呼爺孺不絕口者兩晝夜
痛哉痛哉兒生于順治己亥十二月二十八日痘殤于康熙庚戌
正月十八日僅十二歲瘞于舍北百餘步未成葬也塚傍故有棠
棠樹一株蓋百餘年物云兒白哲眉目疏秀法不當天然竟天命
也夫銘曰

夢而見汝牽袂以嬉覺悲其死涕泗交頤父號母號淚竭血垂汝知邪其不知邪

墓表

前明徵仕郎河南都司經歷賀公墓表

當明季崇禎時流寇之禍癰秦蔓延楚居斬黃緒鄭襄喋血宛雒而會賀公以明經再遷爲河南鄭州丞乙亥元旦寇數千將薄鄭鄭故土城久庠守脂胸不任事而故事歲賀正于大府例遣丞行或謂公曰賊張甚公無守土責且以謁正往誰尼公者公正色曰鄭州介崇巖足舉爲大梁西蔽賊不敢踰鄭而中于大梁者懼鄭蹠其後也吾去則無鄭無鄭則無大梁必死守鄭明日方聚眾畫城守謀詭言賊燬西門入一城皆奔公立呼謀杖之按劍坐城上曰敢出城一步者斬久之乃定賊至則斂甲登陴而宣言請兵幕府俄發礮碎其二賊賊稍解分鈔旁近時郡兵實不滿三百人公夜驅市人婦女悉乘城人植一幟旦日望陴上五采旛幟環城再

青門龍藏卷十二

五

市四面吹角鳴鼓效京營兵城中益擊銅應之賊疑禁兵援至因其駭散臺使者疏公守鄭功當峻擢而明季資格士繇科貢起家即自樹立亡有推轂至公卿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公以故僅遷省都司經歷尋攝項城令項爲賊巢不耕者五年賊環城而壘左右掾史以下皆賊耳目公至延見父老爲檄檄諸將曰吾知汝曹皆良民鋌而走險方春耕時急復業自謀生不則大兵至者族矣又日設糜四門食飢者而以閒築堡嚴保甲儲器練卒項始有同志先是邑黃冠劉仲堯田仲賢皆勇士以俠收繫獄公出之署團練總屢擊賊詣縣上首級公自持卮酒迎勞曰壯士不當如是邪後與賊遇仲堯從數騎赴賊墮伏中力戰被槍死仲賢殿而免公爲文祭之哭極哀吏士感激泣下姚金者故劇盜也以驍勇間被獲公呼諭曰汝當死然死盜不義吾活汝金叩頭感泣公授以朱玉高符名曰縛此自贖朱玉者亦劇盜乘一驢日踰四百里部曲千人金計是獨可智取耳一日偵玉從數騎袴褶

佩雙刀飲某所金呼兩壯士從突入就席擊殺玉解其佩刀去高霄者項大俠家藏匿亡命惡少年百餘人日椎埋剽敗縣中金獨身入其巢乘霄出袖鐵椎霄什地縛之歸自是賊黨解散不敢入項城界然公竟病劇遂不起以丁丑五月卒于署公歿之明年項城陷又六年而神京淪沒嗚呼當是時郡縣吏苟盡捍賊如公則縣寇不及州州寇不及省何至以賊遺君父不然或破資格以一面寄公虞謂皇甫嵩之功詎足道哉而乃位不竟用齎志以沒悲夫悲夫公姓賀諱懋廉字貞叔別號瞻雲世居丹陽蔣墅配于孺人生三子燕徵龍徵麒徵後三十餘年麒徵持節先生棠蔭及自所爲狀來再拜請曰孤不孝以丁未九月某日改葬公荆城祖塋而墓石未立敢請某謝不獲則爲表其大者如此初公守鄭時于孺人亦在圃中公入語孺人吾死是土矣女其行也孺人曰城全不必去城破義不當去君命視城吾命視君嗟乎冠進賢膺城社號稱丈夫者遇有難鼠竄喙伏者比比也視孺人有愧色矣是

青門龍藏卷十二

六

于法得附書

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中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慈溪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什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于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敏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陳孝友姻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愆道之或以睚眦相告許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允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

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歛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早公葛衣草屨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七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爾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甯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為不孝子即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于例不果置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愜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即勢豪居間為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蓋屋俗多銅婢女至老無適對區公下令禁止涓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備與平令與平豪右分四門為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兵馬司于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為姦利公按治之

青門雜錄卷十二

七

無所回避西安俗僥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其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蓋屋時故師事李徵君顧顯字中孚即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顧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歷間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為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益吏不尚教化久矣國家自蜀閬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役州縣吏競毛舉東瀝尚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為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間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于是時者溺其職矣即常之父老亦以為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得竟其施有識之士所為慨慕而歎息也晉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考

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于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衛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衛少賤不敢當固辭贊曰泰之請也誠斷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于寢都魏禮禮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衛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于墓之原

禮科都給事中素洲梁公墓表 代龍濟善書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為真定人祖諱夢龍前明萬歷間官吏部尚書稱名臣父忠以蔭授錦衣衛千戶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啟辛酉舉于鄉屢試禮部不第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尚書劉公薦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疏略曰 皇上隆堯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材識庸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今日所以助成聖德者莫急于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則神經史之

青門雜錄卷十二

八

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翻譯大臣而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羣下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問是日內侍陳講座勳臣駙馬陳侍衛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載拜出議者以為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其盛事也臣愚以為時有質文禮有損益況體貌過盛朕念易生 聖躬有臨蒞之勞臣下無由盡納牘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于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興禮樂妙選侍從文學儒臣皆公疏啟之也公美贊長身自哲居家孝友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為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議遷除與

水利皆關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部試天下士以公
爲同考試官出公門下者十有六年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又遷
禮科都給事中公前後歷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無所迴避
條上封事以十數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于京邸初公居鄉喜
施予歲飢生子女多棄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眾次子宏
明季學北鎮撫獄公手書救宏宜爲國家培元氣毋詞何鉤距以
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都徇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
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尚書今方爲時名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
姓生卒月日具詳前禮部尚書弘文院學士王公鐸誌銘中嗚呼
某子公爲門下士幾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二十有七年爲
今上康熙之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真定獲拜公墓下泣然
久之嗚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小子之言某小子眷念師
恩庶幾得繫名墓道之石以慰余思焉墓在真定之某原

碑

重建吳城張令公廟碑

豫章以東導江二百里而近其衝曰吳城其險曰彭蠡吳城雖下鎮然地四達渙湖凡吳越之綺縠織文閩之丹漆番禺之象犀玳瑁及蠶菰竹木銅鐵器瓶之貨畢道于是民陳櫟其開鱗比然士大夫過者舳艫往來交錯其疆而湖之浸三百里脫遇波濤洶歛破峨鵬飽蛟鼉往往而有先是吳城故有廟祀唐張公巡俗呼張令公廟相傳明太祖與偽漢陳友諒大搏戰彭蠡湖公陰刺賊鋒明既剪漢加封公巡湖威烈王即其地置廟云神職在湖故靈異最著舟楫之往者詣廟博願乞靈然後敢人其至者歡然脫險必維舟進禮廟下每且扉始開輒煙若霧列炬若星封牲熟幣巫覡歌舞迄無虛焉嗚呼豈神意使然哉康熙九年某月燬于火吳城民亟謀所以新之僉請命于中丞某公公首捐金若干兩屬吏承

青門龍葉卷十三

之士民佐之杞梓榱桷之材十尋以上者浮江而下匠氏引斤巧人操錐陶甃礱石輻輳捆集丹堊有耀囊密礪齊計始事至訖工倖闕歲鉅麗踰舊觀四方之封牲熟幣者滋進益虔是歲也年穀順成湖波不揚民大和會益某公來撫江右幾十稔寬餘役釋逋負瞻餽饒厚禮賢士大夫及是舉應時與事理民祀神胥罔怨恫功德可頌也已廟傍故有雙忠祠並祀許遠亦重建謹按公御節始末其垂國史廟之創建月日別有記皆不書吳城民請勒辭廟石而繫以頌頌曰
吳山之墟彭蠡之汭有廟戡業惟歲淹茂祝融災之迺燎迺焚
匪神災實惟人咎岷庶震懾奔走呼號請命撫公公曰余感易燼而新杞梓榱桷甃金甃石不待教令微發期會咸競趨役彭蠡之汭吳山之墟新廟孔閑閑屹屹神告妥侑岷益祗虔安淵祥飭無伏鯨蛟能蛇螭新廟既建神人具依蒸徒忭焉吳山之墟彭蠡之汭於萬斯年

東甌湯襄武王祠碑

世祖既平江南統一區夏首釐定祀典詔曰祀有舉廢凡前代帝王祠廟其悉領于有司為歲事曲加禮以稱朕意于是常州故帝王祠廟其悉領于有司為歲事曲加禮以稱朕意于是常州故有東甌湯襄武王祠得不廢百司歲以春秋奉一少牢祀越若干年其裔孫某請辭饒之牲石禮也謹按王姓湯氏名和世居鳳陽東湖里明太祖起滁陽王甥館王以千戶從攻洪山寨拔之從攻滁州先登授管軍總管從攻下和州陳也先寇和州王與諸將擊走之從渡江下太平陳也先寇太平王與諸將破之南也先攻溧水句容先登從攻金陵拔之太祖為吳公王以統兵元帥會徐達下鎮江攻金陵富莊以南取之以同僉樞密院事攻常州克其城太祖命守常州填撫之偽吳張士誠軍寇常州戰陷陳南甲十三百再戰陳甲士千舟千艘馬百匹其後會徐達攻無錫擊士誠軍陽山下轉擊別將莫天佑擒其妻孥還拜中書左丞偽吳丞相張士信附長興王會常遇春擊破之剿盜姚大膽反豫章王擊斬之

青門龍葉卷十三

豫章還復守常州太祖進位吳王丁未吳元年王以中書平章會徐達常遇春攻姑蘇南張士誠因東擊降方國珍吳越悉平戊申吳王即皇帝位改元洪武王以御史大夫略定閩粵諸郡縣還報九月從幸汴梁二年從中山王徐達平關隴三年又從襲擴廓帖木兒西北取靈夏東下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論功賜爵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四年詔偕德慶侯廖永忠擊蜀王明昇降之五年詔偕中山王北伐窮追至和林還八年又北伐追伯顏帖木兒獲馬牛羊亡算十年進爵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世爵符不絕二
十八年王薨于里第追封東甌王賜諡襄武王起千夫長至爵上公凡九遷在軍中凡二十五年大小百戰凡下三國定郡縣百餘其頃常州凡十年王填常最久故王功在常最著先是常州故城周四十里地甌脫難守屢破于敵王至敕東南西之外郭築之圍廣十里而隘臺隍峻樓櫓蔽虧屹然巨鎮矣泊王以老乞骸骨歸上曰日本最爾小將跳梁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築城

昭成以固朕國王奉詔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守之是皆
王功于東南之大者開攷史籍漢唐以來功臣莫不勒勳旂常配
享太廟至于故所立功之地往往廟食以酬忠勞然當代崇之易
姓則已王之祠于常餐耳如故俎豆不祧罔王之豐功偉烈足自
永于茲上而木朝酬庸報功之典不以先代之臣有所貶損是
高祖漢唐也已祠在常州城東隅祠右故有廟帝廟相傳即王將
臺遺址祠之建在明崇禎十六年裔孫某捐千金成之頌曰
王起濠梁真人之鄉六合晦暝雲蒸龍從吐送平金陵略定南邦
高身大蘇王填于常王之未來孫突狙駭王來填常息及牛馬稼
穡豐殖稼穡列買寇逸宵馳野無驚者於惟王功殫越路闕威輝
風行蠻貊諫順執如填常驩欣席在惟王功刻秦蜀蜀關隴幽
冀遠近暫服執如填常桑麻殖殖作城廐廐是惟王功垂四百載
深漁崇鼎作廟奕奕以酬王烈朱犀獸銀兒旒赤舄鼎易弗革
皇帝之德豐碑巍峨永垂金石

毗陵關帝廟新建三義閣碑

毗陵關帝廟新建三義閣碑
生為萬人敵沒而以靈為神求之史冊往往有若廟祀徧天下
幾與素王之宮社稷句龍棄之壇墠埒白王公大人下迨備販毗
隸以至武夫悍卒殊域徼外之人莫不捐軀乞靈恐後其威神英
爽有以奔走一世而不知其所以然至千五六百年間惟帝一人
而已毗陵廟祀帝始于明嘉靖三十五年時倭寇蹂躪內地王師
討之過常州軍中若見帝靈輦師大捷于是督師者檄有司立廟
于常語具邑人唐中丞順之所為廟碑按史帝初諡壯繆以侯禮
非宋大觀初加封武安王明萬歷間封伏魔大帝天啟間始詔中
外凡祝冊廟額皆以次秩帝號而碑猶稱侯仍其舊也先是廟當
郡城巽隅巋然一突相傳湯信國將臺遺址顧前崇後庠形家言
以為不稱入本朝故大學士呂公宮前殿撰楊公廷鑑各倡捐
若干金構傑閣于殿後間凡五楹址崇及仞閣崇三倍址廣可布
十筵深不及廣三之一經始順治己亥十一月至庚子十二月訖

工費白金一千二百兩有奇道紀陸序奎贊其役既成並祀漢
昭烈張桓侯于閣而名曰三義州人歲時奔走祀事或疑昭烈桓
侯身未嘗至吳又非有功德于吳民于祀典為不經此拘儒之論
也史稱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兩人廣坐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蓋當日異姓兄弟之好如是桓侯即亡論
帝從昭烈于崎嶇顛沛羈囚奔竄之餘不為戚戚不為利疚問關
百折而卒歸故主帝之心詎能一日忘昭烈哉今夫幽明一理也
生而暫以肝膽死生之信北面而事之歿而漠然等之途人帝在
天之神常亦有怒然不安者然則閣之建所以益安帝靈而為吳
民邀福于帝甚鉅開成二十年序奎之徒曰褚真一始乞余文記
閣成月日與其師之姓名余嘉真一能不忘其師之成勞而又以
慨夫呂楊二公能捐數百金為人士倡而獨未暇晷片石以垂後
良為闕典遂不辭而碑之且為詩三章以享神其辭曰
童童車蓋樓桑村玉璽騰漢火井燄大耳公是隆準孫武擔山南

青門龍藏卷十三

踐至尊千五百年靈爽存重檐畫拱商截雲神來格思羽葆駢赤
螭駢雲翮翻春蘭秋桂永弗緩修筵展室神孔安右享昭烈
帝功赫濯神在天上為日星下嶽川鬼工七日御玉泉赤驥踏
鹽池寒豐碑穹窮退退如茲閣傑且安巽隅嶠嶠古將壇赤
鈴絳節紛麾旛俎豆一堂弟與弟千秋萬福吳民右享帝君
燕頤虎額獵于龍起嘯炎燼扶桑紅橫矛瞋目長阪東關如越虎
氣薄虹採鬼愕胎避厥鋒釋顏走卻惟侯功生萬人敵歟猶雄幽
明一體胖瓊同有閣巖巖神所宮出入肅肅飄回風右享桓侯
屠王神碑
社之祀歷周秦至今垂三千年世載祀典蓋大社國社而下白二
千五百家以至二十五家通得置社周禮州長以歲時祭州社則
屬民而讀法是二千五百家社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
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祿猶杏以南書社五百杜
氏注二十五家社也今里社之置徧天下其神多有姓氏爵號如

史所稱樂公社之類又其祀屋而不壇其神搏土斷木而不立石
主此其與古異也夫社所以神地地道地噴然耳必有神以主之其
諸古句龍配社棄配稷之遺意與夫既有神焉則去壇而為屋改
石主而為像亦勢然也吾章渙里之有社其來頗久相傳神姓屠
氏其像冕七旒青玉為珠服七章赤舄執珪而其號為王故老相
沿蓋莫知所自始云余竊疑王爵尊不當下為里社小神或曰周
里二十五家漢一里百家今吾里廣袤視古黨鄙而倍戶千餘口
率四倍戶其地大則其神宜尊或曰漢制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
食鄉亭冕服數皆用七豈神生嘗封侯而史失其名邪其既歿而
為神而民之尸祝之者乃相與奉之以王稱邪是皆未可知余聞
考已志載陳司徒神事神即毗陵人諱果仁仕隋為司徒以不從
沈法興之亂遇害數著靈異為鄉里捍禦災唐宋以來累封忠
佑武烈大帝明太祖改稱陳司徒之神為郡八祀之一然吾邑往
往祀之為社神大帝之尊無上即司徒亦古三公官也乃下主里

請門簾卷十三

社之祀蓋所為尊崇而職卑者然則屠王之廟食于茲社也固宜
社故在慈雲菴右稼穡必祈水旱疾疫必禱有疑必占所禱神輒
響應故里人世世奉神祀廟歷數百年不廢入 本朝稍拓而大
之顧前此碑記闕焉長街里人也實託處字下為文以垂久遠非
長街責而誰又按祀典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春祈穀
也孟冬大割祀于公社冬報也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
方鄭箋曰秋祭報其功也祭皆得用樂舞乃為樂章三章令巫祝
歌之其辭曰
天桃兮始華麥青青兮坡坨巫覡兮會舞士女集兮婆娑神之降
兮偃蹇導雲旗兮風衛衛冕七旒兮琳瑯龍袞連蜺兮孔華曼衍
維遯百戲羅笙笛簫鼓鐃鳴和盛長兮黍稷福我民兮無札瘥
右春祈
甫川兮登成滿籌車兮穰穰杭稌露溢兮如坻如京豬鷃鳴雞兮
肥稻與梁吹笛兮擊鼓索百鬼兮迴響潔犧羊兮燔明燄羅勺兮

實瑤漿咽雁兮南翔楓丹兮菊芳神欣欣兮樂康 右秋祭
玄冥駕兮迫冬節冰峨峨兮飛雪謹恭賦兮百室祀天田兮能左
角童子兮舞兮十六初筵除次耕耨兮驅爵刈穫春鉞兮象田作
祈來年兮似續我黍兮我稷互終古兮無極 右冬報
明中奉大夫正治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誠齋晉公
神道碑銘

明文皇帝起藩邸喋血京師剗刃骨月一時士大夫膏鈇鏃覆九
族者肩項相望甚者剗其皮實以束棄而縣之嗚呼上下史籍自
漢迄元一千五百八十年間忠臣誅屠之酷于是為極後二百四
十餘年會崇禎甲申之變南都擁立禮部右侍郎守尚書晉公紹
宣疏曰臣伏見給事中臣李清疏請賜建文諸臣諡皇上幸下其
章令臣分別與臣論甚渥惠也臣紹宣昧死言諸臣生當高皇帝
時栽培休養元氣磅礴通遘屯厄忠憤之氣靈擁颶厲甘死如飴
上之轉背剔骸禍延族屬瓜蔓株連邑里為墟次亦腰領伏鎖妻

請門簾卷十三

子流離謹按方孝孺論死至八百四十七人練子寧論死至一百
五十人其他族誅及逮論遣戍者不可勝數諸臣為國受禍甚烈
昔高皇帝初下金陵首旌故御史大夫福壽徽平幽朔放蔡子英
北歸從故主于和林所以勵死節教臣子無二心也況文皇子繼
父統非易姓比當日已有練子寧在朕當用之之語而諸臣咸懷
一切拘文牽義莫肯將順二百餘年盛典闕如史冊微名若減若
沒深可悲痛亡怪燕京之變禍至君父不諱宗社淪胥而臣下懷
首鼠捐生蹈義者寥寥也臣謹按諸法稽之史籍分別條奏文臣
方孝孺以下七十七人武臣徐輝祖以下三十人皆得予諡仍乞
立祠而都賜名表忠他未請諡文臣樓連以下武臣耿炳文以下
八十一人從亡臣程濟以下二十三人並令從祀惟皇上幸許裨
益中興盛理不小臣紹宣昧死以聞詔曰可議者謂南都君臣舉
動事憤懣獨是舉大慰人望公有力焉公姓晉氏字幼承紹宣
其諱崇禎戊辰以第三子及第官編修戊寅遷南國子司業崇禎

酒辛已遷少詹掌南翰林院甲申陪京建號遷正詹尋擢禮部右侍郎先是思陵御極之明年崇禎收元首廷策天下士公策以正心誠意對誠字右戈誤從弋上御書足之輔臣頓首賀上悅拔實第三公因號誠齋彰君寵也弘光立甫八日公以少詹陞見力請滿梓宮省陵寢伏地流涕被而弘光為愀然改容其行尚書事自議上大行皇帝后諡號議上惠宗讓皇帝代宗景皇帝諡號疏請卹諡甲申死難諸臣又疏請補諡先朝死諫忤奄諸臣正德時蔣欽陞震嘉靖時沈鍊天啟時繆昌期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以下凡二十五人先後得報可尋以病屢疏乞歸歸未市月王師定江南常州太守宗灝賊驚人也又與公鄰為語語中公罪至死人或告公是利公高賞爾公喟然曰老臣亡狀負國恩當死願視顏倫活草土問旦晚人爾即死奈何以貽免重辱國守益怒併捕繫三子遂同日遇害時順治乙酉閏六月距其生明萬曆癸未得年六十又三公謹慎對人嘔語溫然無巔絕崖異之行立朝遇

青門龍集卷十三

七

大議論顧能博經義持國體家居儉樸雖富而布被脫粟如諸生客至共具饌設鮮菜議者猥相詆訾至謂以此賈禍悲夫悲夫初娶葉氏繼黃氏周氏皆累贈夫人董氏封夫人子三鈺舉人鍵貢生燧邑諸生同離公難者也孫男一人滋琪邑諸生銓出曾孫男六人初公遇害時滋琪甫數歲一蒼頭匿之跳而免公殺之二十年滋琪請于故殿撰楊公廷鑑銘其幽又十年曾孫國學生孝植謁諸生邵長衡請曰曾王父以變故弗具禮也惟是墓隧之碑久虛敢載拜請衛以賤辭則又載拜曰曾王父之歿也有隱痛焉不敢謂當代貴人鉅公敢以煩下執事衛懣然不敢辭遂為銘銘曰唯歲執徐皇帝改元大開明堂賢良咸集公承寵休雲錦奎章唯歲涖灘燬廟焚闕鐵鼎大槍五馬浮渡羣狐一與祚亦不長公武秩宗匡正綱紀恩紀泉壤板蕩再遭棟折崩主辱臣亡虎耽狼瞰磨齧吟吟良臣罹殃攫其三雛一雛呱呱寶逃穴藏公侯之後將復厥始奕世其昌曾孫曰孝請刻茲石歷久愈明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代湯潛庵先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擁眾號百萬既剽太原掠潼關剽大同昌平長驅陷京師遣賊將略地四出南邱宋公時以遵化監軍擢巡撫甫三日賊驟至公知勢不措夜開道走入白羊峪圖後舉會故總兵唐鉅亦道亡遇之邀與俱部曲稍集有五十騎公罷泣誓眾諭以舉兵意斬一卒異議者以徇勒兵襲太平斬賊將黃錠遣守備某從一騎馳入喜峰謁賊將諺為白事者突前擊斬將左右出不意皆繫伏因撫定之囊其頭還報松棚三屯相繼下兩日有卒三千突入遵化擒偽官十人得偽印七當此時王師已入關自咸迎戰關門敗奔還聞公舉兵屠其將甚將致毒于遵化公遣唐鉅乞援本朝而伏千人于城外約曰賊至而發第如吾令詰旦賊數千騎薄城伏卒如公戒易兜鍪旛幟噪而出遠賊後大呼曰北兵十萬至矣賊誠欲走城中出三百騎蹙之遂

青門龍集卷十三

八

大敗遵化獲全未幾王師入都賊遁公集將士諭曰我封疆臣國亡無所屬復故主讐者即吾主也盡誅偽官籍所復四路二十州縣上于朝曰主讐復臣事畢矣具疏乞歸田詔不聽公歸巡撫如故公復抗疏以三事請其一首議崇禎廟號疏略曰崇禎帝十七年宵衣旰食圖致治安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幸有君無臣釀成大亂臣每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聖主殲賊復讐祭葬以禮血氣之倫莫不感泣伏冀敕定廟號以垂萬世仁至義盡此臣所為報故主以報陛下者其二請除苛賦舉遺逸皆嘉納之是歲即順治改元初年也公既受事疏請定三年考成令又請按兵受田以祛屯弊又有陳六事論圖地諸疏多見施行流寇餘孽猶蔓延三輔公在鎮二年前後擊降解散其黨數萬人召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值國家初造公處滿漢間持大體不激不隨以濟國事上下倚之丁亥己丑兩主會試文體為一正遭生母丁太夫人艱請奔喪不許詔給假歸葬入朝晉太子太保尋致仕歸公在

相位凡六年歸則自號歸德老農日夜與故人飲極歡或諫宜稍節笑曰曹參爲相國酣飲吾亦相國亦酣飲吾視參竟何如後年餘薨于里第計聞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諡文康遺官臨祭皆官其子一人嗚呼自古易姓之際蓋難言之公以文臣當封疆寄倉卒受事不幸遭離陽九天崩地坼是時在朝諸臣相率鼠竄嗾伏甚者頓首賊庭北面勸進汚僞命者比肩也公明知大廈拉攏猶欲以一木相撐柱驅數百烏合之卒斬將拔邑其知勇有過人者不得已以報韓之心爲哭秦之舉旣而歸命本朝首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嗚呼可謂盡心矣論者以公事與李勣魏徵相類愚則以謂勣與徵事唐爲故主之讐公事本朝爲復故主之讐後世必有論公之世而推原其心者公相業可紀者尚多它日載在史官余可不具論而于遵化事尤詳者以此也公諱權字雨恭天啟乙丑成進士初令陽曲魏闡生祠徧天下陽曲獨無闡所遺詞事者至縣人爲危之會闡敗得免崇禎開歷吏工兵給事中三疏劾

齊門麓墓卷一

九

家宰銓政大弊貽禍封疆語激切枋臣銜之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以母老乞歸後數年流賊陷歸德一賊以令箭護其居曰吾故管人感公恩以此報男婦匿公家得脫者近千人賊退公負母渡河走曹南走城武又遷白門京口所至拾薪汲水以供朝夕能得太夫人歡常刻壬午詩一卷題曰白華客況自爲之序曰白華志養也客況者何余無家也余何以無家中州羣盜如毛城破家亡棄子負母幸不罹難也嗟夫孝子仁人之用心讀者傷之尋起大名道調順廣再調遵化及巡撫之命下而明事已去矣按宋微子之後以國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商邱之宋至莊敬公始大曾祖處士公諱雷祖鄉飲公諱陽鄉飲生福山公諱沾以孝廉令福山卒官貧不能斂邑人作墮淚碑記其事是爲公考莊敬公者諱繼明隆萬間名臣官冢宰與海忠介瑞齊名處士公之兄子而公之從祖祖父也公生明萬曆戊戌卒順治壬辰年五十有五配劉氏贈一品夫人與公同年生後七年卒年六十有二墓在關伯奎左劉

夫人附副室李氏趙氏郝氏趙氏以子貴封太孺人贈宜人子男四長焯羅寇亂不知所終卒出次華以廕歷官今遷山東按察使次焯以廕歷吏部戶部員外郎皆趙宜人出次焯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郝出孫男十人基太學生至庠生起候補主事僚俱諸生女若孫曾及姻戚詳誌狀可互見者不書公八歲喪福山公扶匭歸跣足號慟如成人福之父老歎嗟以爲異學問淵博詩宗少陵摩詰文宗歐蘇所推獎多知名士商邱諸生侯方域以古文辭名世亦公門人著有白華堂詩疏藥如干卷鏤板行公子焯焯皆世按察公以公行狀誌表來請又其墓隧之碑某已丑受知公爲門下士又辱按察公姻媾不敢辭乃序次其實而銘之按察公清名重朝野天子知其廉將大用銘曰白馬作賓朱爰肇封後以國氏絲歷漢唐弘著建武均化九江元魏曰升廣平遠祖開元相業上媿房杜宋有二難曰庠曰祁政事文學祥磨長離翼翼商邑幹挺條遠莊敬發聞晦久斯顯文康繼

齊門麓墓卷一

十

之陽九嶠崎歷古而秦忠孝廉廟遂秉國鈞鐘鏞鼎彝帝曰汝權汝子泉慶公拜稽首臣篤乞歸踰艾縣車涯埃孰關伯臺左有封鬱鬱有原廡廡有碑揭揭有豐其貽有碩其世刻茲銘辭視

碑記

重修蘇州府學碑記

三代之時先王所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一不出于學周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養入學舍其合舞秋頒學合聲又贊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則禮樂出于學可知以三物教民而實興之卽成周取士之法而職之地官先儒以爲萬物載于地智愚轉于教也而其屬自鄉大夫以至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鄉州黨族之政教禁令則政事出于學可知樂正備不率教者以告王親視學不變移之遠方曰棘曰寄則刑亦係于學出征受成于學歸以訊誠告則兵亦係于學至于春秋采莩與夫興賢論秀養

老射鄉讀法諸事亡論已故其時學校之制大備其材之成可以
備卿大夫士之選而其得人之盛迥非後世可及蓋有繇也遭秦
滅學法以破礪更漢唐盛時迄未復古郡縣往往廟祀孔子宋慶
歷開始詔天下立學歷元泊明而規制漸備荒陬小邑莫不有學
於鼎盛已論者謂後世一切致治之具不必出于學而所謂學者
歷歷耳章句訓詁為諸生梯榮之階以為不應古法此非通論也
先王至今二三千年其開制度之沿革變通若存若亡者何可勝
紀學校之設漸于養成人材以供一代之用無失先王立教之指
而已矣必一一以求合于古哉蘇郡有學考郡志始於宋景祐元
年范文正仲淹守鄉郡因奏請立學延胡安定瑗主教學距今六
百餘年蓋其廢興屢矣康熙二十有三年惟時海寓艾安聲教翔
洽而又適當上元甲子今天子稽古禮文舉時巡之曠典望泰
岱幸闕里躬祀先師奎章宸翰輝燭宮牆又詔天下郡縣學各
以時節治以稱廣厲至意時湯公斌撫江南實倡修之立碑記其

青門龍象卷十三

事某奉命撫吳後五載為康熙丙子是秋海多颶風霖潦溢學
宮之地垣墮木什殿廡敝圯棟橈雷摧墜輒就剝裂某周
覽噴然曰是不葺且頽大思無以廣教化稱上指乃亟編俸倡
之薛使張君率寮屬佐之庀工于十月某日以十二月某日訖事
寧殿修廊與夫櫺星之門明倫之堂藏書之閣暈如翼如復厥舊
觀其明年諸生請余文將鏡石繼湯公後按湯公所為記大指以
道學經學不當歧而為二而舉范文正胡安定為師儒鵠其論美
已某固陋奚容贅辭請即已及者申其說史稱文正諸生時即以
天下為己任先憂後樂之言至今傳誦蓋文正之心大公之心也
公所以立體者在是它日功名著于將相其用也士苟不以大公
為心則終身沒沒焉所營者一身之私利一家之私圖即苟且小
有所就要不足觀顧某豈敢以文正德業事功榮貴之諸生哉諸
生第心文正之心焉可矣安定教學蘇湖時方尚詞賦安定獨教
以經義及時務曰經義者擇士疏通有器識者居之曰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弟子出而蒞仕往
往適于世用於康今之郡學猶古也諸生乎有師文正之為學者
博士乎有師安定之為教者則人才之盛何患不古若若夫苟卿
所譏媮媮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號子游氏之賤儒者度非師儒
所即安且非湯公與某意也是役也費皆出于官經理其事者郡
守某以下例得附書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為寓公于毗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
故毗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毗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
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
規復之王文成公為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
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歷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
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祀祭器書籍有樓齋舍
庖廡有所書院之左為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楹

青門龍象卷十三

曰道南祠歲集文士為會至者常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天啟間闖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
者垂七十年矣今上三十一年秋某奉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
然久之會今大家宰孝威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金
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經始癸酉十月訖工甲戌二月崇堂修櫺
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某愧未聞道于諸君子無能為役無已姑
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
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無能
自外于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
舉之業盛士爭習為記誦佔畢裨販之學而馳騁于功利得喪之
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為鵠
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于是商
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卑營營汲汲脂韋汨沒終其身耳矣其
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貽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娛其

賢者亦流連觴詠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為規矩師友以為鉅細刀削孝弟忠信以為材廉恥以為繩尺而身為器以漸底于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為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為歸迨鉤黨之獄興閹餓焦灼諸君子至于考掠剝削骨填半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且為瓦礫惟恐摧折拉攏之不盡也距今六十七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傾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某不敏竊于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二程先生祠碑記

代

京口有二程先生祠創于康熙二十六年蓋其後人有族居于是者乃合力成之有司以義起禮春秋二仲舍菜如著令而碑記闕焉諸生相率言于其邑之令令請余文記其事至再三益勤問之宋儒有言祭不踰望故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曰僭僭祭者非古余以謂非通論也今夫聖賢道德在天壤間如江河之行地無乎不在蓋道德在一鄉則一鄉祀之道德在一國則一國祀之道德在天下則天下通得祀之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此祀于一鄉者也周禮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祀于一國者也聖如孔子賢如四配十哲則通天下得祀者也程氏之學先儒以為直接孔孟之傳又曰自孟子後一人而已蓋其道德宜乎通天下得祀而況子孫聚族于斯者歟故其祭也非詔其歆也以類余聞按明道先

生無子嗣伊川先生子已而又絕復以伊川後世次當繼者嗣之常怪太伯始君句吳無子弟仲雍立棄傳至季札為雍十九世孫而吳氏望在延陵者往往祀太伯而不及仲雍心疑以為闕典今程氏並祀兩先生可謂得禮意又按程之先出于高陽三代以前世為重黎氏至周始封程宣王時有程伯休父常武之雅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自是代有顯人而各以所居著姓望休父者皆宗梁秘書少監督有文學與柳渾齊名督孫靈洗以軍功顯于陳歷都督贈鎮西將軍諡忠壯今新安之程其後也望中山者皆宗魏安鄉侯昱昱之後有羽羽曾孫曰珣為二程先生父自其曾祖始族葬河南為河南人夫氏族世系之學亦儒者所當究心不僅資閱覽稱博雅且可以參攷正史之闕軼余記問疏陋不能知京口之程出自何望大槩可以見二程先生之道德久而愈尊其神明於靈無所不之如曰必伊洛而祀先生隘之乎言先生也若夫道學之淵源統緒學者類能言之無待余言之稱述而以爲

程氏子孫之俎豆則亦無庸述云

青門麓集卷十三

行狀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曾祖天敘明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

祖希哲明邑庠生

父士清 皇清任饒州府太守追封中憲大夫

公諱國棟字千霄別自號艾賢其先浙之德清人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子公為從大父故公之六世祖允高祖華及曾祖皆以文端貴贈如其官考亦以文端歷官太僕寺丞工部郎中入本朝遷饒州守未及任而卒公生而敏穎過人十歲善屬文十六補郡諸生順治乙酉與伯兄子光同舉于鄉伯兄成己丑進士而公連不得意于禮部試尋例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逾年陞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原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尚書爭獄事必

青門龍彙卷十四

一

傅經義據律例尚書多屈意從之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臨海島時出沒剽掠為害廉惠公請諸制府檄五路神將會兵二千躬總之進逼賊巢公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為檄檄都填左江道及安南國王勒兵防其他逸耀果惶懼乞降乃散遣其眾其脇從招餘黨所全活以千計甯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繫繫公為自其冤破械出之富人哀白金數千兩壽公公駭曰吾聞若無辜耳若奈何以金汚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公德生為肖像祀焉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整飭巡武兵備宣武地當邊徼故瘠貧官府所需率取辦于商估吏卒因以旁緣侵漁于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公到官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膏攝屬平道鴈平主給三邊兵餉先時監司多貪穢餉不時發又腹減其數公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蘇甯江浙舟車之衝公甫至會用兵甯閩大軍數往來其地芻糈軍廩之供責辦倉卒大吏胥趨郡縣以集事為能郡

青門龍彙卷十四

二

縣吏承望風行益苛急繼繼不暇為閭閻計公獨從容籌畫務寬民力周左晏然而軍亦無乏興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時議築營舍于王府基公以訓兵民難保勢難久安且基為偽吳張士誠宮址明初常建府署其上官吏懼禍甚酷後遂為禁地爭于中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隍地民以為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眾百餘人燬燒寺屋殺僧眾令以倡亂聞中丞議遣兵撲滅公曰陳氏為墳墓計憤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其地縛首禍數人寘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甲寅以後三陲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詔督撫以下吏計畫有可裕餉者許便宜條上公持論以為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闢與節兩者議開于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官府賁子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三萬計中丞采其議上之詔報可公性儉約歷官三十年補衣糲飯日設饘具鮭菜但優聲伎養馬珠玉玩好之

興縣方家莊之祖塋初公喪百姓嗟罷市相與斂錢致奠醴以千數及喪歸爭設祭按路側輿輿不得行後三年公子以事至吳舟過問胥兩門父老相扶攜往觀或有泣下者又明年士民合詞請祀公名宦以為未足報公又合詞請于臺立專祠虎邱之麓祀之嗚呼公何以得此於吳民哉憶公蒞吳時衛以部諸生辱下交嘗為文壽公大略謂吳俗奢而民實貧譬如聲色芻豢之夫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腹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以金石之藥其患將有不可言者謂公宜喚咻而安養之于是乎掾之以節儉載之以清靜吳疾自是有瘳乎公不鄙愚言其所以治吳大指如衡所稱說嗚呼吏治當救火揚沸之日而公獨灑然濯之以清治則其感人也易其入也逾深宜吳民之尸祝公者久而不忘也公子辰字其樞年少力學政文章所交率知名士既撰公行略乞銘于編修長洲汪公琬又請於知縣壽縣平湖陸公隴其表公墓復以傳屬衡衡以賤辭公子請益堅衡復于公子曰古名臣功德足

青門龍集卷十四

三

不朽者必件繫其歷官行事列之為狀用牒考功太常議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而狀往往皆門生故吏為之荷請依古撰行狀一通令後世傳循吏者有所考公子曰諾乃采誌表所書參以耳目所覩記稍加詮次俾存之家乘門下士毗陵邵長衡謹狀

行述

先考冠帶鄉飲賓海陽府君暨先妣楊孺人行述
嗚呼傷哉賤也蓋先府君之棄不孝衡九年矣惟是視窆封窆之日思所以納一言于壙而弗果也然時衡猶守一弟子員意若有所待乃今已矣嗚呼傷哉賤也墜世德弗述先人懿行弗彰常懼卒填溝壑以為大痛今年春衡族人共有事于宗譜以屬不孝衡問乃詮次所聞于長老及所親覩記者為先考妣行述冀邀惠于海內名公鉅人儻哀而賜之一言不孝衡死且不朽府君諱字明父海陽其自號也按邵氏本姬姓系出名公後世為燕人始祖康節公諱雍遷河南宋嘉祐間以處士徵授將作監主簿

復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不赴卒贈著作郎諡康節從祀聖廟長子子文公諱伯溫歷官利路轉運副使因家蜀卒贈祕閣修撰生三子長淵清公諱溥次傳建炎初淵清公扈蹕南渡家于杭累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而博與傳之後仍居蜀故蜀成都有邵氏淵清三傳至昭明生二子長諱澤理宗初登第歷吏兵二部侍郎次清以上舍釋褐官越之新昌令因家會稽曾孫千八府君忠由會稽遷餘姚之清風里是為餘姚邵氏遷祖澤生教授公諱宏卒官平江教授宏生重七公諱某為江陰邱忠定公密贊始家毗陵之漳渚占籍為毗陵人五傳至宗一公諱真仕為王官又六傳至守泉公諱誠即先王父也自淵清公至王父凡十八世王父初娶卞氏生府君繼娶解氏生仲父文煒府君生四歲喪母已哭泣如成人稍長就外塾語及母輒哭為小像懸牀第開對之飲食輒又哭後母患曰是兒不吾母邪扶之守泉公憐之清然曰兒有至性然府君卒亦得後母心以孝聞府君少穎敏七歲能屬對

青門龍集卷十四

四

稱善即又代塾中兒屬對塾師為他兒訓章句府君竊聽之即了了總師大奇之然守泉公故作苦又家世業農以故弗能竟學弱冠挾冊為童子師非其好也府君為人沈厚有大略望之寬仁長者也然遇不平事慷慨激昂雖強禦無所避數為人排患解紛尤好給施于姻戚宗族貧人調護之尤厚居家儉樸不喜衣紬綺然公事必先辦赴縣官之急故長吏多重之豪某者以任俠橫里中數侵守泉公府君憤然曰我在渠處至是且是魚肉爾有已邪戒諸少年途殿之而持其他好事白府君豪竊詣門求交歡府君笑曰若橫乎豪頓首伏以是名聞里中矣先是江南歲輸白糧于京師明時故用富民主運往往至破產官為五年一審實先期籍富人姓名諸富人隸籍中者爭衣襪襪衣為裏人狀匍匐哀號祈脫而會府君名亦在籍中獨衣冠偉麗邑令馬侯心奇之呼語曰若知里中富人誰何具以實對府君從容誦指曰首王鐸次即某鐸蓋同時以貴甲里中者也侯遲起揖之曰長者長者侯名嘉植浙之平

湖人素嚴重號善鉤距吏民畏之如神願獨心重府君延入坐上坐折節為布衣交每有輿輶輒以詢府君府君為盡利害輒聽然終不以私邑大旱蝗府君請令民捕蝗詣吏計石斗給錢而自持私錢若干緡助給俟義之上其事于兩臺為建棹楔子冠帶久之府君年五十郡舉鄉飲酒禮延府君為鄉飲賓薦紳先生及邑人士皆以為宜其明年弘光擁立留都盛饗爵人數百金立得官京師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會府君以繇役至都有欲為之地者笑曰纍纍者皆沐猴冠耳何乃公為未幾果敗人服府君先識云府君故輕財晚年喜施予益甚順治辛卯壬辰間郡邑數大水府君作粥糜活流尤又計口給宗黨尤貧者三日散一困米輒盡有田數百畝故瘠瘠佃人不能償歲人與責券約明年償明年又罷竟折券棄負族人河南翁老而盲無子族母王媼亦無子先後來依府君養之終其身有生子棄不舉者府君惻然曰嗟乎人逃不虎狼若邪勸收之歲給米三斛竟十歲能後有以

西門純齋卷十四

五

舉子告首給如之其兒女子長成迫婚嫁往往持羊酒扶攜來謝邑令尚侯昂雅知府君臺使者行部舉善行微旌之予旌扁曰兩朝耆碩明年他使者至復以府君應臺詰之曰邑中善士實無踰邵某者微旌之如初其兒重如此府君素強健無病忽病門遂不起疾且革呼衛語曰吾族不過百人耳然貧不能養與娶與死不能葬者何多也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而力不售願今已矣夫吾死則東宅屋一區建祠祠康節公割某所田若干畝為祠田吾姑視吾力所及而為之後世子孫或有能大其事者衛俯首流涕曰謹識之不敢忘遂卒時年六十有八痛哉卒之日巷哭之聲相聞宗族無少長聚哭至失聲卒後三月蒞建祠割產如治命祭之日宗族無少長又聚哭至失聲痛哉府君以布衣產不過中人然內外親待府君舉火者十餘家貧不能舉子娶婦為經紀之者十餘家貧而養之終其身者數人死為治棺殮與陳地葬者二十餘家至而貸不取息者如蠶族屬開如外府也府君好施益出

于天性後不能給多貨子錢家應之以故家漸窘然終不自悔府君故落落不問家人生產能成其志者蓋先妣孺人之力為多孺人卒後家亦稍落云

先妣孺人姓楊氏處士公諱柔女前癸未殿撰諱廷鑑族姑年十五歸府君孺人性警敏嚴毅內外敬憚之歲時治脯醢菓餌餽遺其宗親數十家厚薄皆有意猝有重客至府君則對客談笑不問有無孺人為治具皆立辦嘗夜臥聞足音遽促府君曰起起奴盜吾穀起躍之果然曰是足音楚然類有所任負者吾是以知之御婢僕嚴而有恩遇其怒即老奴悍婢屏息不敢吐一語頃之則又婉婉如平時內治產業至纖悉不遺錙銖然獨喜施予見人飢寒輒哺解衣與之府君所為贊之惟恐不及晚喜奉佛構小閣供維摩像朝夕膜拜雖大寒暑不輟以為常時時對侍女談說佛法及人世果報事婉婉不倦卒時年僅六十子姓姻連方謀為孺人壽而疾不起矣先是孺人舉五子皆夭為府君治妾舉一子又天生

西門純齋卷十四

六

長衛時年四十一矣初諸兒皆別乳衛願孺人自乳保愛異他兒然不問事姑息府君故寬慈又以晚年舉子時呼著鄒上啖以糗糒粟其課子不為束溼優游而已孺人顧反操急如嚴師衛十歲籍于學為弟子員督課之益急自塾歸問以所業有所益則大喜言笑異他時不則怒不食呼衛長跪且泣且言姊臂之曰母老止有是兒何苦之為孺人曰吾所以愛之也試有司一再第高等孺人喜為加一餐已再蹶于鄉孺人強慰解不欲重傷衛心然意不能無介介者疾革時家人皆環侍呼衛婦語曰吾冀汝生兒吾一抱孫焉今不能矣然新婦命相宜子無憂也已執衛手絮泣曰大乎吾日夜望兒成立吾故督過兒乃今竟不及兒成立也是命也夫歎歎久之曰兒輩姑退吾欲少靜頌佛數聲遂逝卒後四年衛舉一子又一年而衛絳新令黜弟子員籍嗚呼衛竟已矣衛不孝之罪乃上通于天痛哉痛哉府君生明萬曆甲午三月廿一日卒順治辛丑十月十八日先妣楊氏生萬曆丁酉三月十八日

辛順治丙申四月十五日一子即長衛娶錢氏三女長適周次成
皆孺人出次適毛妾出孫男三人長士驥次某次某新阡定安東
鄉之中村以已亥之十二月十六日奉孺人柩葬以辛丑之十月
廿六日奉府君合馬葬時誌銘闕康熙已酉六月某日不孝男長
衛泣血謹述

書事

書先府君遺事

甲申客留都同寓多少年為呼盧陸博之戲府君若不省少年竊
語曰田舍翁安知此府君聞之笑曰吾直百金乃博耳少年欣然
持百金從府君博數負羣少年故心易府君及博乃反負慚憤盡
百金為孤注府君遠一擲勝之少年相顧失色府君掀髯大呼曰
田舍翁竟何如雖然吾不利若金也明日大張供具延妓樂益召
賓客故人呼羣少年與縱飲不數日盡百金罷衛家一老蒼頭時
在旁知狀言甚悉戊子春府君僦居郡城而令奴守漳淠居是日

書門麓集卷十四

七

方召客奴適至白曰昨漳淠居盜劫府君不顧白至再曰已知客
有慰之者曰趣飲耳此小事乃介胸臆開邪飲極歡如平時府君
寡言笑雖子姓戚獲終日未嘗見其喜怒然豪于酒晚益談諧跌
宕醉則衣繡帽簪花白鬢醺醺起舞歌呼羣兒拍手聚觀以為樂
又令座客誦自為按板有不能愈益強之往往醉之至醉每醉婆
娑歸或扶掖之則怒先是先大母病困時思鮮魚鱸不即得語極
酸楚府君幼然心憶其語每食魚悲泣不自勝遂終身不食魚府
君多顧鬢短而豐下細目廣額垂耳孺人纖瘠而頤顴微高年四
十餘即頭涿涿震後益震衡所親覩記者如此夫人子之子親其
衣冠營效無不思也況平生之有可髣髴者乎余欲後世子孫想
見其音容故不思細小書之為先府君遺事附家乘焉

書先府君遺事

先府君名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
至會稽開大軍十餘萬駐節牧馬四旬人情恒擾宗泰先期調集

供張儲備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為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
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繼悉豫備皆此類也
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
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象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叱下馬收
縛將軍為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
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掠遣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
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
市易如故故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儒而儒弁橫甚卒素驕
邀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缺臺檄宗
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于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騎騎
吏卒帶刀健羅從臨倉呼衛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
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輩充漕無病民吾貴若于是晝夜兒竟漕
無一卒譁者未幾以往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罪
者萬人然竟左遷興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雞

書門麓集卷十四

八

宗泰親引見慰藉之為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開毗陵良二
十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苛持大體崔善鉤距吏民驚神明論者
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敞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
卒官天津巡撫

書趙一桂事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
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
偽官李枚昌平州官吏即動帑銀雇夫寄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
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臣
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
十八斂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
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
殯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開陳祭器中設石案
一懸萬壽燈二列列紅紫錦綺綳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

所用器物裝衣奩具皆以木等殊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氍毹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殿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旧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中午時先帝梓宮至陵停厝棚陳猪羊金銀紙鏤祭品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旧妃柩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旧妃葬于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旧妃槨用之梓官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幸木朝定鼎爲先帝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

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賊殮以桺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醴號哭令諸臣聞之當咋舌愧死入地矣昔元僧楊璉真伽發宋殯宮唐王林景熙夜往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識之謝翱爲作冬青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爲義士諸人高義寧遽出珥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璉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二卷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躬徇社稷草草渴葬此至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僞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僞署官號故仍稱禮部主事僞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

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卽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講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虎首去幘踰跪奔梓宮前誘之地大哭賊執見自城復大哭以頭觸
 鼎流血彼而自成以好諂誘之降國祖愛以三事曰能從我則降
 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慎兩顧一人慟哀
 成悉諾之扶出賊乃以禮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慎兩顧一人慟哀
 徒步往送至陵襄事畢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之
 魏祐新樂侯傳贊略曰李國禎亦戚畹總督京營兵賊入城國禎
 解甲降賊帥張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禎弟已爲他賊所據無
 所得取抄掠兩腰俱折國禎夜解所繫箸白縊死他書載國禎死
 帝后旁諱矣此禱得之友人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時蓋與國禎同
 執云

書牧子先生遺事

牧子先生姓堵氏父堵翁無子禱于三茅山神甚虔一夕夢神語曰吾昇而一子自擇之吏導至廡下啟一室冠進賢襴袍束帶列坐十餘人吏問所欲翁曰吾不願也又啟一室儒衣巾列坐者十

青門簾裏卷

4.

餘入翁又不願旁小室局錡頗嚴窺之惟一牛欄牧牛兒睡其旁翁曰吾欲得牧牛兒爲子吏白之神神曰此非而子也它惟所欲翁叩頭固請神曰必欲得牧牛兒夫婦當減算翁叩首曰誠得牧牛兒爲子願減算也神乃許之既覺具以語媼如夢中媼亦喜未幾果有娠生子因字之曰牧子後又自號牧遊生云不數年翁媼相繼死育于外氏生少落魄嗜酒亡賴好大言時流寇漸蔓延西北天下將亂生慷慨思奮功名顧挾冊爲里塾師非其好也大書屋壁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受牛羊則牧牛羊又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器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人傳而壯之常讀書村寺醉歸失足墮泥壘罵曰伽藍神司何事不爲我除道提神像投壘中夜夢神逐之急俄聞空中語曰是不可逐神乃止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詣經略熊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目笑之曰狂生狂生其儻藝多類此年三十餘舉孝廉崇禎丁丑成進士自以幼

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三年廬于墓墓上枯桐載華蛛絲
成孝字有桐華篇傳世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竊發擾
安化寧鄉數敗官兵生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
渠曰草上飛于是中外稱知兵甲申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
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
屯涇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
皆取決而高氏第一功所部二萬人驍勇為諸軍最生單騎詣其
營錦一功以疑騎數千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
王及金銀器給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真酒生南面坐引危談
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纒纒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
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
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部爵
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
印順治六年正月 本朝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

青門龍集卷十四

七

傲召李赤心等于藤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散
赤心等亦不至志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遽索紙筆
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語曰吾不能馬革裹尸今斃命
臥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于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尋卒生
名倅錫字仲絨義興人一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于軍生平所為
詩文多散逸不傳曩余于亡友吳山人仲侯處見鈔本詩一卷五
言如鄉音噴入市樟樹長過樓薄日淒天色空山細澗聲人隨天
近遠髮與路縱橫鴈聲寒嶺北僧照夕陽東薄霧深江色寒漁隱
岸聲松風尋澗落店火出林明憶驥兒爾讀書能苦余為官日貧
七言如言不醉人村市酒苦難成句意中詩亂山孤月清兼夢敲
枕涼蟲氣雜秋晚光過樹空山近人影入池流水虛滿灘風捲蘆
花夢一枕霜清畫角秋不腥荒草白餘骨作陣饒烏生噉人哭盧
司馬象昇督飛鐵騎將軍血冑受金牌廷尉章又起句如故鄉月
色異鄉明把酒難忘酒後情百道溪光萬仞開青巒面面照人顏

皆清警可誦古體亦多警篇惜不盡憶也後五六年其友人魯劍
走蒼梧覓遺骸不得得遺像以歸其自題曰吁嗟牧子遺家不造
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通臣嗚呼可哀也
已劍字桐聲亦狂士初先生未第時所與交如劍輩者凡十人號
十鈍或曰十遁亦號十癡甲申之變往往散去後多不知所終惟
劍存

書龔先生事

先生名穆字孟遠余邑人世居新塘鄉之龔巷隱居躬耕授徒王
文肅公與白康敏公昂皆其弟子明成化初文肅以學士歸侯先
生先生方與比鄰通功枯樛灌田文肅拱立枯樛下先生曰子先
入吾室吾償其功畢乃歸耳文肅抵其家久之先生歸文肅拜先
生答以長揖贈金帛不受受其有核即與文肅通夕對談晨起文
肅辭先生曰龔子者也吾亦有一肉出而食之則去後推為鄉飲
賓不赴先生宅行事不概見余慕其人殆法高卿漢陰老父傳也

青門龍集卷十四

三

是豈有富貴貧賤在其意中哉萬歷開唐太常鶴徵舊邑志傳先
生于隱逸可謂無愧余同里某君者竊有文筆尤工學纂書國初
客楚大將軍幕府再致千金僑居武昌因家焉晚益饒于貲買兩
少妾有質庫在安陸聞某君好奇而喜遊所至往往作斗大字勒
崖石題名其後嘗撫响嶠禹碑立石大別嶺又營生壙于大別自
為誌銘系以詩其人風流儒易亦自可傳近見吾邑志書顧列之
龔先生後厠名隱逸非其倫矣善乎范曄之論逸民曰蟬脫羈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斯言得之近世
嚴穴無士乃以大將軍幕客充隱可慨夫

祭文

哭亡兒士瞻文

天乎冤哉吾負吾兒吾死吾兒天乎冤哉昔吾作客汝在孩提汝
母食貧養穠糗藜澀喉棘吻兒實苦飢詭曰腹果掩面背嚔吾時
聞此中心愴而孰為人父而顧令汝生不獲一箸之甘一匕之肥

追兒稍長驅就外傳手披口哦父繩師課翼汝夙成操若束溼暮
雨燈炷晨雞影隻汝稍余忤扶之以甘雨而哀號掌墳屍赤叱汝
長跪且讀且泣母曰兒癡掩袂酸鼻兒病臥席月在孟陬枕兒以
股兒將我臂兒爲我言嚙昔之夜歲粵云除夢胡二人東西卻立
執手兒呼兒跳以趨躡于門扶元旦不戒火熱其裾厥占曰災盍
禱于巫余曰不然汝命在天里巫邇現又奚知焉汝領以臆懼盛
不言會未浹旬奄就重泉天乎冤哉天乎冤哉飢汝于襁褓虐汝
于齠齔而又忽然汝于瀕危吾實不慈而死吾兒吾又奚尤而又
奚悲曩時王父舉吾年四十又三吾舉汝時年二十又三記庚子
元日汝適洗三王父欣然撫汝而呼我曰汝亦既抱子視吾尙蚤
廿年距吾舉子之歲行抱孫焉孰意垂成而天奪之竟兒之妖夢
是踐邪汝高王父以至汝王父累世好施寬仁厚德一宜壽汝仁
孝聰明湛淵經籍二宜壽炯目疏眉頤而白哲三宜壽而胡竟天
折死邪意余之褊衷浮氣雌黃唇頰播弄筆墨犯造物者之忌以

青門簾卷十四

三

至此那汝母哭汝眦血成碧汝妹哭汝扶牀嗚咽聞汝岳母計聞
之目涕淚汎濶一慟幾絕自汝沒後奄忽三旬家人噉泣婦女
嬰彼猶如此而我何以爲情嗚呼有盡者辭無窮者悲余曰茹藥
腹則割刀聲盡血枯腸裂以寸嗚呼哀哉

除夕祭亡兒文

汝舖而飢汝寒而衣吾則汝思汝朝出嬉暮不來歸吾則汝疑而
今忽然而長辭者已及一朞去歲茲夕兒女擁爐笑言啞啞今歲
茲夕弱女牽裾泣涕漣漣兒安往哉委骨荒蹊藤蔓纏棺螻蛄穴
肌跼蹐宵舞鶴鵲過曉兒如有知兒亦悲矣

傳

賀向峻汪參傳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將野人甫髫髻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爲樂甲申燕都失守問慰帝死國則痛哭某奇男子一腔血竟灑何地乙酉五月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昧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驩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

青門龍臺卷十五

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架相摩夏鍾然有聲聞者心掉時麻衣繩履彷徨草澤閒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任生云去則之大丕山旬日聚眾千人襲金壇破之會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其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前數月周鍾以汚僞命逮

繫詔獄論棄市

賀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乎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迹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軀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愛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徇節諸臣

同傳悲夫悲夫

歐敬竹石士鳳傳

歐敬竹武進市人也舌短好大言無生產浮寓城南七橋爲人修版屑糊口多得百錢即獨飲市中輒大醉醉後仰面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甲申三月間變招鄰人與飲日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酒其妻提壺適來睨之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姬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死同時有石士鳳事石士鳳者亦武進市人家貧無妻子略識字有一僕亦無妻子歐敬竹死後數日士鳳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哭已邀鄰人與痛飲竟日迨夜潛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忠義祠者故祀宋信國文天祥而姚書陳昭王安節以下十三人配姚陳諸公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之語具載宋史及郡邑志士鳳死人無知者比曉其僕踰牆出號哭于市曰主人死矣覓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履乃得屍

青門龍臺卷十五

先是士鳳未死時自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又先以三金子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士鳳死遂取棺以殮其僕亦終身不娶今尚在邵生曰諸生段堅者篤行人也與余善數爲余語石士鳳事甚詳其僕堅尚識之亡友輩以靈作歐敬竹傳謂敬竹死忠義祠池中非也蓋誤合兩人事爲一耳嗚呼毗陵當德祐之難嘗以焚死燔應炎以不屈死安節諸人以戰死下至黃冠浮屠皆爭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積骸至井池溝塹皆滿明亡死者乃歐敬竹石士鳳兩人也嗚呼兩人可以不死然竟死嗚呼悲夫

陳山人傳

邵生有友曰陳山人邵生喜稱詩山人亦喜稱詩兩人相善也居又相近邵生家居輒思山人山人輒來則相對談食至卽食不爲賓主禮問酒酣氣奮競出慷慨語則相視大笑或留宿宿然後去一日邵生趣辦飯曰陳山人當來已而果來家人愕然邵生曰

固也吾養者思見之山人名篋字柯亭性磊落高曠讀書不喜訓詁每展卷意欣然有得扣之亦不甚縷縷也然終不有再讀好爲詩年廿餘南浮錢塘登釣臺探禹穴出語即能驚人已復踰黃河跨一壚蹙蹙齊魯境上所爲詩益工然燕齊間人無能知山人者久之困而歸山人家故貧老屋三四楹斜欲壓益儲益需之需又數爲暴客搜去遇風雪竟日閉戶晨突不煙山人蹙縮如蝟毛方然作蒼蠅聲良苦門前古梅一株花時左手提酒壺右手展卷且斟且哦往往至醉就臥其下或招山人飲則議論發雜以談調往往屈其坐客家人告絕粒笑曰古人有九食者陳先生豈爲汝曹計邪一口偶取岐黃素問書讀之似有所解稍稍行藥里中里中人爭延致山人已又持酒脯脫粟餉山人受之亦不謝然視益中有斗儲即臥弗出或餽遺之弗受也山人偉軀腹廣賴虬髯詩俊逸學何大復徐昌穀亦時時喜爲文文實不勝詩雅自負意傲睨一世然常曰吾數從青門老圃議論如對古人青門

青門麗葉卷十五

主

老圃者邵生也

邵生曰史稱焦先自作一瓜牛廬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時攝火白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或數日一食而皇甫謐耿餽之流乃以先爲仙人其實不然先蓋高士超然埃壙之表者也

解翁小傳

解翁者邑之馬鞍墩人工畫真好事者延致其家輒相對竟日清談亦喜飲少飲輒醉醉則蒙頭臥或遶屋行吟積數日忽大呼起縑素頃刻立就出縣之或掩半面其人親知相識過者即能指其名也翁之言曰吾每見寫真者必盛冠服張拱莊坐畫者弛筆和墨傍睨而髣髴焉其索之愈工去之愈遠吾則不然接之欸欸以觀其形投之喜怒嬉戲以觀其神得之矣然不敢耗氣肯也吾倚如槁梧植如樛株非譽巧拙不以搖其樞神凝形釋與彼爲一然

後縱吾筆而從之以天合天故其神全宜畫者之莫吾若也又曰吾于此有大惑焉夫像以傳人之妍媸文章以傳人之賢不肖一也像失真則妍媸溷矣文章失真則賢不肖易方矣然吾見能文章家好高下馬心道諛譌揚揚之入青雲抑之沈黃壘甚者虎冒孔蹄趾冒夷惠考其爵位名號則是核其行實則非求如吾像之不失真者蓋什一焉夫像而失真于人無損也然以示其子孫則貽然怒賢不肖易方世道方有大變而以示其子孫則適然安且沾沾然喜舉世蹈之而不此之怪噫可感也邵子聞之瞿然曰翁言類有激者因書之以爲傳翁名易字仲長常自言解學士緒後性樸率不喜與貴顯人遊故名不出里閭開年六十餘卒無子

六溶上人傳

六溶上人者異僧也不知其所從來乙酉兵興時肩一瓢至常州奔牛鎮止焉覆茆爲菴施茶飲行者奔牛故當孔道時通甌粵大軍口往來其地遇土人輒繫頸踰踰曳馬尾後垂笞之血被踵弗

青門麗葉卷十五

四

釋也以故兵至爭倉皇走匿上人顧不爲動輒飲食之兵顧益善遇上人往往有贈遺去者人以是異之上人喜草書奔放似懷素又喜爲詩或持扇至則爲書又或爲詩數十百言各得其意去已又行荒塚間指曰某善某不善按之十中八九鄉人乃爭詫曰我不識上人何如人願能書能詩又能堪與家言自是人益異之而薦紳先生以及山林文墨之士往往喜與上人遊矣上人數往來丹陽毗陵間人邀之輒往扣之葬輒與善地遺之金錢辭遺之縑絮及他食物即受稍贏卽又丐與遊僧之飢寒者而他堪與家率挾其術要索賂遺小不如意則罵詈拂衣去人士稍厭苦之而喜與上人遊益甚然非其好也久之將襍被湖大江涉彭蠡尋香爐之自是足不出矣上人偉軀幹長飄飄過腹一日持刀盡薙之人莫測也聞之其徒曰上人蓋河南人姓李

邵生曰余不知上人何如人願喜與余遊其客余家最久一少燕

坐偶語閒及用兵事則指次營壘戰陣之宜如列諸掌傍及馳射劍槊諸技叱咤風生燭影熒熒欲暈已忽歘歔泣下明日復扣之默然矣上人又善辟穀口啖菜果少許年七十餘矣而狀貌如四十歲人殆類有道者非耶

陳翁傳

陳翁者名敬毗陵金牛鎮人先是江南歲賦白糧四十萬斛輸京師故用富民主運翁以主運數往來京師崇禎時上川計臣議一切加江南賦江南重困而白糧費艱于舊率十餘石而致一石翁詣闕上疏陳其弊略曰國家都幽燕歲漕江南粟供大司農軍儲者三百餘萬石歲輸白糧供大官者二十萬石而此二十萬石之供責之蘇松常嘉湖五郡而他郡不與焉郡以富民監運名為糧長方其贏糧擊舟漫瀾于江淮河濟開三千餘里沍寒流澌手足皸瘃迨迴困頓日與死瀕不幸有覆溺之虞則身家糜碎幸而達于輦轂而耗羨有米鋪墊有銀猾僧奸胥中外輻輳蠹枝弊孔繁

青門龍藏卷十五

五

如蠅毛大率十六釜而致一石矣頃歲耗米之外益以失六加之稀節等架御道運卒諸費歲溢月增計二十釜而致一石則二十萬石之供實費民開二百萬石而贏夫二百萬石之費而予焉以五郡支之安得不困也臣竊伏計江南供億當天下半五郡供億又當江南半而此贏糧擊舟而來者皆五郡之富民也夫富民者貧室之母母病則子困今富民病矣貧民嗚呼然膚立耳脫遇方千里水旱之災則道殣相望戶口虛耗數百萬軍儲將安取給臣竊為陛下慮也臣自江南來道燕齊之郊流寇所躪千里為墟蓬蒿盈疇白骨蔽莽三輔近畿人且相食逆旅主人到過客而帶其齒西北之彫弊業已然矣東南僅完而陛下又不知恤臣竊為陛下危也臣不勝大願諸亡名費雖卒難盡減緣增于頃歲者請得一切報罷草莽愚民不知忌諱不勝倦倦之誠疏入詔減尖六米萬餘石宅費率減什五侍御某君手其疏歎曰肉食者不言乃饋食者言邪吾愧陳君而江南人客京師者皆曰我不識陳君何人作

何貌願能爾諸薦紳先生亡論識不識皆慕陳君爭造請恨交驩陳君晚陳君由此顯名于京師君為人倜儻好持議論每對客談說古今事風颯颯生坐中人莫能抗亦時喜為詩詩不甚工然心慕好之宗人陳士本官中書奉詔使秦邸邀翁與偕遊太華並驪山以南歷郭杜弔秦皇漢武遺蹟意有所感一發之于詩既至從使者謁王翁故俸岸奏對稱旨王奇之再召見賜燕便殿遣中使賂遺賈駘批紙及他藥中裝反厚于使臣久之還京師翁子中書君以薦召辦事殿中欲爾侍翁京邸翁不肯趣治裝歸未幾有甲申之變人服翁先識云家居後十餘年病卒翁少時數為狹邪遊晚豪于酒性跡弛不問家人作業以是產稍稍挫末年產益挫中書君名上選以能書名

邵生曰中書君溫恭長者也隱居授徒蕭然如寒士與余交二十餘年未嘗見其激言矯行願數為言若翁則注然涕下也翁直言劇上而卒名顯其布衣之雄乎然鬱鬱無所試于世竟以老死悲夫

青門龍藏卷十五

六

青門老圃傳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鵝之屬于本戚獲執耕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即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常業儒兒時口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再高等已棄舉于鄉輒報罷會結新令黜其籍則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旦暮耳而顧敝形勢神為去杖馬簠北遊燕西浮漢河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為之歔歔泣下久之歸則搆小室環列卉石清池遊儺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靜恬淡亡宅嗜好頗好為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喀喀作聲屬棄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頗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率衣逸壯狂呼遇得意處輒詬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

倦遇功名士則益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玄虛以及干支卜筮種種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顧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驪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五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閒遊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四先生傳

舊既論文李空同何大復王弇州李滄溟四先生詩行世欲綜其行事令覽者得其爲人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平是以論其世也作四先生合傳

李空同先生名夢陽字獻吉陝西之慶陽人父正以貢爲封邱王教授因家大梁弱冠舉鄉試第一弘治癸丑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夢陽爲人剛直多忤負氣節不撓權貴孝宗末詔求直言夢陽應詔上封事陳二病三害六漸其一貴戚驕恣之漸蓋斥壽寧也曰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高皇帝制今日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常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于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主戚不宜有間願制禮以防之者欲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宜保全而安之者亦莫如壽寧侯侯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戚屬殺戮亡命罔利而賊民侵敗田宅強鹵子女戚累傾萬又占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

乎替則陵陵則逼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夫川潰則傷必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萌之道也壽寧侯者名張鶴齡皇后同產弟奏入逮夢陽繫鎮撫獄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皆切齒日環侍上前訴且泣必欲死夢陽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問夢陽當云何健曰狂生耳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乃心爲國上然之明日詔出夢陽獄復其官頃之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中酒皇后太子金夫人迺進出遊上獨召壽寧語左右咸莫聞知燭影中遙見壽寧免冠觸地謝良久乃已蓋因夢陽封事罪謫壽寧云初夢陽屬草奏未上以示王先生守仁王時官兵部郎謂曰疏入必重既雖然然之可乎蓋晦翁行之矣趙遇解之豫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矣矢直也黃中也剛而得中吉何咎焉狐陰類且服之矣既獄解出遇壽寧于市夢陽被酒數壽寧罪大罵揮鞭相擊墮其一齒壽寧

南門雜錄卷十五

八

悲甚欲陳其事念前疏未久隱忍而止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武安侯蓋指此也武宗初羣閹日導上狗馬鷹兔倡優角觝諸戲漸濁亂朝政輔臣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以擊閹不勝相繼去而閹劉瑾偵知韓文彈事出夢陽手矯旨繫詔獄奪其官放歸瑾誅起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庭跪夢陽獨挺立俞怪問何官徐答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長揖出與江御史郊率諸生手鎮鐺欲鎖御史御史閉門不敢應坐構復免歸夢陽年位既不甚高獨以伉直事立名節屢起屢仆故雖家居名益重方岳部使者過大梁莫不折節請見見則自據上坐坐其客下坐客往往不堪去會宸濠獄起夢陽嘗爲濠作陽春書院記忌者因中以危法林尚書俊力救得免久之以病卒于家夢陽既倡興古學用詩古文辭高視一世世亦翕然推之獨何景明晚出與之齊名

何先生景明者信陽人也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八歲善屬文十五

舉鄉試第三弘治壬戌成進士除中書舍人年甫十九正德初閣
理用事請告歸遂致仕在告者矯詔例免官誅用李東陽薦起
直內閣侍經筵會乾清宮災景明應詔極言時事曰邇者寢宮被
災皇上下詔罪已避正殿求直言臣庶歡然莫不喜悅謂聖心悔
悟事當轉移乃自敕諭以後涉旬踰時未一視朝言官論奏邊軍
番僧幾子數事未見施行中外缺望臣竊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
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興亡之機實在今日方今聖躬單立儲嗣
未建內無骨肉倚毗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當御宰相
不進見乃日與邊軍馳逐上下番僧義子同居可為寒心且夫
銜厥馳騁之勢不如廣廈細旃之逸小彝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
諷之娛樂彼厭此臣竊未諭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也自古寵
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戒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陛下
宜重為裁抑使上得保富貴次亦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
豈不美乎昔高宗警雉雉之祥是賴嘉靖成王感風雷之變乃致

青門龍藏卷十五

刑措陛下深圖化理更絃易轍則商周守成之業何足多哉臣荷
先朝甄育復蒙陛下收臣廢黜之餘恩德至重誠不勝拳拳之愚
惟陛下省察疏入報聞罷久之出為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予告歸
歸六日卒年僅三十有九景明為人無町畦和雅溫秀願部榮利
植名節律身立朝斬斬有國士風錢寧者武宗嬖臣冒賜姓陵諱
諸公卿獨心重景明願交驩持古畫乞景明詩景明謝曰此畫
母汚吾題爾一年竟還之李夢陽作閣瑣繫獄既不測景明以書
抵李文正又為夢陽畫策令康修撰海居開事得解師御史某客
死京師中官廖鵬賄以棺景明日御史生不受汚顧汚地下邪別
賜金殮之卻其棺鵬弟鸞填陝西席鵬寵驕甚參隨騎遇藩臬馳
突道中無所避景明叱從隸收縛笞而釋之騎為之斂武宗初常
以中書齋哀詔使演演故產香木珍貝犀象齒角金銀之屬使歸
不持演一物守臣餽遺無所受歷官二十年家無餘貲產死之日
祔篋僅三十緡鄙人有言曰文士鮮行鳴呼如景明者非世所稱

文士乎哉其後三十年而有王世貞李攀龍
王先生世貞字元美世為吳之崑山人已割崑山地置太倉州遂
為太倉人自號弁州山人家近海有故有洲名鳳麟者即又稱鳳
洲先生父忬歷官兵部侍郎勅遷總督以忬姦相嵩論死世貞弱
冠舉進士嘉靖中官刑部郎守文法無害遷副使備兵青州世貞
美丰儀長身玉立對客談笑溫雅閒及古今忠孝大節則意氣激
昂酒閒往往慷慨泣下蓋天性也尤明敏精吏事所至治有聲蹟
青多大俠巨盜探九殺人郡縣不能制世貞為飭保甲教射士明
賞購又設法鉤距部中盜賊姦俠主名悉知之發即輒得盜賊解
散已乃為民興教化定嫁娶喪葬之禮俗以大治雷齡者故大俠
橫行萊蕪開海道宋購之急從迹過青州界世貞遣吏掩取則齡
遁矣陽慶其事久之一日忽召尉某屏左右詰尉匿齡狀尉愕然
曰曩立階下聞捕齡者非若耶尉叩頭服願得齡自贖齡至呼諭
曰女當死女往某所取某盜吾活女尉與偕往果得盜遂以齡與

青門龍藏卷十五

宋請其罪有盜魁誣平民為黨縛至其人蹣跚履盜數從後窺
之世貞令隸蒙縛者首出易履人即訊盜逮指絲履者曰是也世
貞笑曰女乃以吾隸為盜其發摘姦伏多類此會父忬難作棄官
歸先是世貞官刑部時同年生楊繼盛劾相嵩十罪五姦緊詔獄
論死世貞親身蒙劄又屬賓客居間為請莫能解繼盛妻張氏伏
闕請代夫死疏格不得上疏臺出世貞手繼盛遺書世貞視含殮
經紀其喪忬聞亦彈指唾罵宣大總督楊順為嵩殺故經歷沈鍊
謫所忬不平數有指斥語嵩內嫌之未發也會忬灤河防秋稍失
亡喉御史方輅劾忬逮下錦衣獄坐逗撓棄市海內冤之世貞既
痛父死非辜梟莽凌土闔門飲泣服除不茹葷御內不敢具冠帶
與燕會凡八年穆宗改元世貞偕弟世懋守闕白冤狀詔還忬故
官尋以薦起副使備兵大名再疏固辭又應詔疏陳八事其一謂
宗室皆高帝及列聖後無罪而錮之一城絕其仕進之路傷親親
之仁其一請修建文實錄議方孝孺鐵鉉諡尤當時難言者疏入

報聞而令尚書轉之官在大名治如青州故蹟遷參政分守杭
嘉湖會三郡大水漂溺公私田廬萬計世貞上其狀于臺未報而
明自英憲以後藩臬以下吏非奉詔及朝賀諸大典即不得輒上
疏相踵以爲故事世貞獨抗疏其略曰臣所屬三郡自五月至六
月淫雨爲災汙邪之地匯爲巨浸縣桑之區摧折如積流移比屋
號哭填道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臣竊伏計皇上雖富有四海而
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仰給者杭嘉湖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耳自倭
變起而民不中寇者十無二三矣殿工海餉其億活繁而民之獲
紫存者十無一矣郡邑鳩積與獄訟餘錢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
矣議賑貸則倉廩空虛議勸借則閭閻罄臣竊憂之痛之計無
所出皇上幸念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皇上之赤子乞下臣
章所司曲賜減免三郡今年正供之半它顏料加派織造諸賦暫
一切報罷浙民幸甚奏入詔蠲賑有差民賴更生尋遷山西按察
使以母喪去位服除改湖廣按察使再遷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青門龍藏卷十五

七

郡轄五府地犬牙秦豫荆楚開爲三省漢號難治世貞三則糾劾
墨吏咨訪將才汰罷伍清屯田鄖遂爲重鎮有男子髡髮爲僧自
稱樂平王世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遊歷郡縣所過舍傳舍令守
節供張飲食次至鄖世貞曰是必詐也親藩有宗正條放閑出鄖
檄監司收捕驗問本平涼人姓賀名祿挾御女術遊藩邸崇王賜
以紅綾襖轎亡賴十餘人翼之爲姦利辭服論奏如法又按劾所
過抵郡縣阿縱不應時刺舉二千石以下吏吏民皆驚亡何以江
陵相不合自免歸初江陵相枋國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會
荆州地瘠郵上封事引李固京房古以爲陰道太盛失職之應又
主生者江陵婦弟諱尋江陵令世貞按治無所貸江陵弗善也特
以世貞名高陽示用稍遷南大理卿世貞亦意不自得因病免居
家十餘歲久之除應天府尹又除南京刑部侍郎遷以人言歸復
用爲起南京兵部侍郎世貞累疏同辭詔強起之乃奉詔尋遷南
刑部尚書滿歲卽四疏乞骸骨以壽卒于家世貞高才博學自經

史四庫書旁及浮屠老子之說以至鑿石破冢稗官野乘所載靡
不鉤纂著述之富古今罕儔家乘世宦顯富貴然內行敦備建始
祖祠拓義田千餘畝居喪哀毀循禮勿鮮姬媵戚獲近子指無一
人曉音律者弟世懋進士歷官南太常卿亦工詩號麟洲所著有

麟洲集

李先先生攀龍字子麟歷城人也其家近東海因號滄溟父寶以貴
事德莊王爲郎攀龍生九歲失父孤學母憐纏綿給哺稍長補諸
生晉江王慎中督學山東奇其文首擢之嘉靖甲辰舉進士官刑
部郎行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街其不賂必欲實諸辟攀龍
力持不可得末減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帥久之出爲順德守攀
龍嫉當世流俗之論以爲文士無所短長徒終日仰面看屋梁著
書出則互標榜爲名高然閭閻世務又不習文法吏事雖擢漢如春
華何益于殿最而俗吏務在簿書刀筆獄訟之閒取一切權譎自
任非朝廷所以選用良二千石意故其守順德思以經術緣飾史

青門龍藏卷十五

七

治有所興除務便民多仁恕愛利順德故有牧馬場民久耕業其
中其絲賦而監司誤以爲營馬牧地歲增賦至三千金攀龍請悉
蠲之將作所徵順德視其定大名諸旁郡攀龍以爲郡故限民貧
不當與它郡比請裁其費比其定十之三又甯永濟倉粟無漕輸
京師以餉戍卒增設承年縣傳子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
通判鎮鎮鹿官亭以扼盜衝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請白
于臺得報可攀龍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遼河
百里而近者誠令亡出賦錢歲賦賦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策
也時頗譴之滿三歲擢按察副使視陝西學政其鄉人殷中丞來
督撫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憚曰副使而屬學政非而屬也
且文可檄致邪會關陝當地震後數動搖心悸念母老家居遠上
疏乞骸骨吏部惜其去特請予告歸故事外臣無在告者獨何景
明前亦以副使予告蓋異數也歸則構一樓鮑山華不注間曰白
雪樓居之直指二千石詣謁輒謝病造請數四終不一見去亦無

所報謝以是得簡亢聲隆慶初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俄遷參政
奉表入賀道遷河南按察使以母喪歸哀毀致疾久之暴心痛一
夕卒初弘正間以詩名者吳郡徐昌穀濟南邊貢亳州薛應旂封
王廷相閣鄭善夫而李何爲最嘉隆間則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
行廣陵宗臣嶺南梁有譽東郡謝榛而王李爲首稱皆同時相友
善故世稱前後七子或亦稱五子

邵長蘅曰四先生詩余論著之詳矣又其集世多有故不論論其
大者李何嶽嶽批麟蹈鐵威風屏氣奔州側儼難進易退內行醇
備滄溟稍刻方爲固矣然曉曉傲傲簡亢自遂要之無愧于其文
嗚呼四先生已矣後之詆排四先生者吾不知其律身正家出處
之際視四先生何如也可慨也夫重可惜也夫

明翰林院修撰金公傳

公名聲姓金氏字正希世爲新安休寧人八歲隨父商楚遂占籍
嘉魚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公幼從龍先生習制舉業籍

青門龍藏卷十五

亦知名士嘗命一題至六七作不許可公踞謝曰才竭矣繼徐出
所藏某公名作示曰此不勝若文邪公慨然退而卒業反復至三
十作始易題公後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與前輩諸大家
並稱云天啟甲子舉順天鄉試戊辰崇禎改元成進士選爲庶吉
士公性稍介不妄交諸生時與嘉魚熊公開元善及是同館劉
公之綸善明至啟順時士風漸下新進士與是選者往往以飲博
爲放達以書畫聲伎爲風雅館課則具文目之或令書傭代斷公
慷慨曰國家方以此儲宰相才奈何如是與劉公之綸屹屹窮晝
夜讀書考鏡古今治亂得失聞者笑曰未卯而求時夜毋乃大蚤
計同館皆目以爲迂己已冬北兵自大安口入薄都城九門盡閉
上御平臺召廷臣令條上方略舉朝愕眙無一語公伏地哭曰大
小臣工罕有爲陛下任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有武人而兇者
曰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卷書啟視皆
古兵法言車戰甚具甫習之逾年已乃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

青門龍藏卷十五

耶見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同至郭外得甫戶則喜
曰雖敗舉不失人可賀也北兵既引歸竟無理甫死事而前時噤
不出聲者交章論公書生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于劉公祭葬諡
忠肅有公亦上疏自劾吏部就差以御史巡視西城而上意欲還
公館職執政尼之公曰人臣事君何地不可自效邪入臺再疏論
人才大略謂天下非誠乏才也士大夫精華果銳之氣爭馳于門
戶毀譽者半銷萎于苞苴竿牘者半而上又不思所以淬勵之故
才不出語最切時病會覃恩得封其父母公喜曰吾苟仍爲庶吉
士詎能得此即日請告歸休寧奉恩詔拜膝下鄉黨榮之當是時
流賊蹂躪楚斬黃焚陵寢將闔閭勢日棘公時家居已十餘年方
遭太公喪遽蹶然起爲當事畫策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黔
人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令四游擊統之紆道入饒之樂
平又人微之婺源祁門所至肅掠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鬪斬賊
過半得脫者奔告士英謂金翰林實主之士英遽疏公殺官軍狀

西

詔逮治公慷慨就道曰吾不出眾無所恃豈可以事不由已聽其
藥爛再具疏中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用公吏部擬按察司僉事
上特旨以翰林院修撰起用故事修撰專以授及第第一人無它
官遷者是歲崇禎十六年也會遭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燕京
陷烈帝死社稷公從苦肉中慟哭嘔血奮身自擲求死者再乙酉
五月王師渡江弘光帝出走微民議納款公挺身出縣明太祖
像于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遂起兵會隆武建號聞加兵部右
侍郎賜銀印一公以孤城抗王師三閱月知事不濟呼其將士語
曰徽本不欲守吾為禍始義當死汝曹從我死無益左右多號泣
不忍去明日率部下數十人馳赴大軍有識之者曰金翰林也擁
之去過蕪湖遇其鄉人話舊如平時索筆書過山谿詩有九死靡
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兩陽句抵金陵故督師洪承疇以閩部填
金陵欣然迎見公公張目字謂洪曰亨九難陣亡計至先帝素服
臨祭九壇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吾竊疑其偽洪嘿久

清門龍象卷十五

其

之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驅公出通濟門具衣冠望
孝陵再拜曰臣力竭虛負國恩遂端坐受刃死之日為十月八日
年四十有八初公所厚善熊公開元亦成進士崇禎末官行人司
副嘗召對面劾首輔既而補贖語不相應上怒同時姜公琛以二
十四氣鼓語觸上怒甚遂同下詔獄廷杖百怒猶未解必欲斃二
臣于獄中甲申二月間臣李建泰奉命督師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
建泰為頓首請始得釋論成開元以成杭州得南還尋投隆武
于開元既殉節後子敦涵開道人闢持隆武賜印投開元述其事
開元為請于隆武易名文毅贈禮部尚書故或亦稱金文毅公開
元後雍髮為僧受法于靈巖繼公號慧庵和尚
邵長蘅曰熊嘗為公作傳自僂知公謂欲公千百世存非予不可
予友吳允嘉持熊傳視予熊穢拖沓殊不成文予重吳請乃為刪
次之今可傳後同時有江天一者佐公舉兵參其軍既敗走歸拜
其祖母母曰吾首與公舉事義不令公獨死追及公大呼我金翰

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至金陵與公同日死又有吳國禎余
元英程有功皆隨公不去是日亦同死而僧慧源聞人蕭倫者生
未嘗識公為奔走市美棺殮公並殮四人嗚呼忠義之感人如是
夫

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

盧公名象昇字建斗別號九台常州宜興人大父荆玉公令浚儀
南康有惠政父崑石為名諸生公天啟辛酉舉于鄉壬戌成進士
授戶部主事出守大名尋遷大名道備兵三郡號天雄軍是歲崇
禎六年也時流賊勢日張臨洛警急公提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
邀擊青龍岡皆破之嘗逐賊至危崖賊騎自巔馳下連發三矢一
矢拂公貂領落之一矢殪中軍一將一矢中公額眉間凝血痕賊
望見賊曰盧公似有三眼不敢逼竟殺賊而還賊又潛分兵旁鈔
公偵知引精兵疾驅出其前撲斬數千級賊大蹙曰此盧梓鼎也
命也遇之即死相戒不敢犯大名公深沈有大略即之溫溫儒者

清門龍象卷十五

其

顧獨精悍便騎射性能耐勞苦踴陣雄呼萬騎辟易雖古名將無
以過賊轉公威名南渡河破鄆西六城廷議擢公以僉都御史撫
鄆至則偕總督陳奇瑜引兵窮逐諭竹山追賊及烏林關敗之又
敗之也家溝石泉壩又敗之康家坪蚡溪遇縣崖絕欄則獲獲繩
縋而渡賊奔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餐前後斬級五
六千墮篋塹死者又萬數鄆寇絕迹公患漢江商船不通迺開鼓
鑄侍穀糴造兵船數千艘西抵商維南距荆襄轉輸貿易物力充
裕即自是成鉅鎮鄆鄰楚賊之不敢犯鄆者悉中于楚詔還公副
都御史移撫楚賊聞公至突奔中州日殘數十城邑豫士民伏闕
請公楚人爭之力廷議擢兵部侍郎賜劔印總理五省尋益以二
省時秦督洪承疇連喪大將又戲下數叛威望稍損而公新受事
慷慨志清中原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八年正月賊渠李自成圍
蘇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滁滁城守頗力公疾馳五晝夜至麾兵
急擊遣祖寬羅岱為前鋒公躬援枹鼓繼進搏賊城東五里橋遂

北至關山朱龍橋橫屍枕籍水亦流數里公之至也出源人不
意遣偏將入州求糧疑為賊斬之竿其首公馳諭又以礮擬公行
大僕李覺斯識公乃開門延入滁守劉大鞏股栗伏地必死劉
母年八旬號哭求代公亦念其城守功劇而免其死築壇將亡將
哭之既殮而後行公時急逐賊賊且殄先撤淮撫朱大典堵賊去
路朱不應賊得逸去又追敗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銳幾盡至南陽
使人告楚撫王夢尹耶撫宋祖舜曰賊罷矣東西遮截前阻漢江
可一戰禽也二撫又不應賊從光化之羊皮灘逸去公自受討賊
命歷三載未嘗止官舍夜則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轉曲左
肱臥夢中聽馬蹄蹀躞聲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
莫測其故是夜賊統大隊宵行聞呼吃聲疑中伏狂奔達曙因追
擊三百餘里禽斬無算公曰幸也酣臥不覺吾一軍為醢矣又嘗
以百餘騎陷伏中兩日公戒其騎曰食盡必死奮擊之尚有出理
乃大呼突陣賊皆靡大軍亦繼至遂破賊殺萬人公臨陣用麾幢

青門麗集卷十五

七

自隨旁晚它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
數十里趨利益瀕死者屢矣然輒免往往取勝明年八月京師有
警詔督勤王兵入援尋加尚書再賜劄印命總督宣大山西公去
而賊禍蔓延秦晉豫楚即襄在在糜爛不及十年明祚隕矣悲夫
公既受宣雲命慨然就道出居庸關二十里即策馬問東界先是
大督行塞建大蘇列騎張左右翼飛旆蔽空十里外行人屏迹所
過則帥以下兜盔挂鉞張弓矢插房伏謁道左傳呼聲如雷過久
始敢起公則盡遣之去控數騎行六百里日呼守堡老兵詢疾苦
漸及邊事老兵以為偏裨也狎之言狀甚悉騎過詢知為新督則
大駭始至邊粟告匱斗直千錢公憂之力請舉屯牧日行吟道間
辨穀土督耕播凡牛羊墾墾糞除各有法則行之兩年沙磧皆
成沃土歲大穰積粟至二十萬石上詔頒其法于九邊令倣行十
一年五月外艱計聞哭踊請奔喪疏上上情辭哀慘上許之九月
秋防竣方候代而京師纂嚴三賜劄印督天下援師勤王是時枋

中樞者為武陵楊嗣昌公先以議邊事與嗣昌忤又嗣昌方奪情
視事服排袍上政府清論鄙之公數有規切語嗣昌益憾謀中傷
公後卒以是敗公之入援也以十月三日召見平臺詢方略對曰
臣意主戰上變色曰朝廷原未言撫又誠公大敵非寇此公頓首
出是時樞密議棄金幣出城已有事大事小之疏公不聞也及
會議公昌言主戰坐皆默然初嗣昌媚大璫坐必居下公至直坐
其上故樞密皆銜之公人軍決策議戰誓諸大帥各選勁于十五
夜分十路四面襲擊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令甫
下總監高起潛遺書尼之且漏師期公頓足曰若輩撓我至是邪
嗣昌赴軍中公責其阻師縱敵罪聲色俱厲嗣昌頓首發赤曰公直
以尚方劍加我矣公曰不奔喪不殺敵尚方劍須從已項下過若
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知嗣昌強應曰從無撫說毋以長安
飛語陷人公曰周元忠講撫通國其聞復誰諱周元忠者賈上聲
也嘗奉嗣昌指往來塞下故斥之云云嗣昌語塞拂衣去當是時

青門麗集卷十五

末

公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自十月至十二月屢有斬獲而畿輔
守令見薊薊公者眾所至呼饒不應軍中乏糧動四五日又傳敵
走雲晉雲帥某逕引兵去時上已入嗣昌譖則公尚書銜矣提見
卒不滿五千往來衝擊然實飢疲不足杖公見執益急晨步出營
呼將士環立勵以必死辭氣慷慨激泣雨下一軍泣且奮遂進
軍鉅鹿之賈莊與大軍遇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屢徵召
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瞋目大呼目皆裂出血兩軍殺傷過當
會日莫引去半夜聞四面響聲大軍縱萬騎圍賈莊三市遼明
公躍馬行陣令虎大威楊國柱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大呼陷
陣三軍殊死戰自辰及未礮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虎大威猶
識公挽公馬欲突圍公以刀劃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邪
驟馬馳入陣左乳中一矢拔鏃更戰矢貫腰及左右股各一猶震
呼手擊殺數十人大軍遙聞公被重創歿于陣家丁顧繼從死圍
人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體被二十四箭死虎大威潰圍出創重

竟得不死公死年三十九是日臘月十二日也天霽日無光旁壯
兩小日色白如月天官家言大將星因公竟當之云公既歿諸者
猶紛紛言公降或言遁後三日副將劉欽驥積屍得血汚赤體麻
袴刻督兵硃篆知公尸也以告贊畫楊廷麟昇入真定東關親爲
盟面刮髮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廷麟憤甚集兵民視之一卒踊
起哭曰我盧爺也乃相率羅拜大哭距公死七十五日始克殮三
郡民披髮奔走號呼設祭案酌哭者曰萬計廷麟官翰林編修嘗
抗疏斥嗣昌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
街之連敗兵部主事赴行營贊畫戰買莊前一日奉檄催餉真定
故不及難後經紀公喪歸宜與人服其高義乙酉之變廷麟與萬
公元吉共守贛城破不屈赴清水塘死先是嗣昌遣錦衣邏卒俞
振龍陰誦公軍事公死振龍歸報具言忠勇殉節狀嗣昌怒拷掠
三日夜令吐實振龍曰龍有死耳言實公殺龍誑則鬼神必殛龍
廷對如初竟拷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

青門龍藏卷十五

常販習故亦呼俞貂鼠同時有千總楊國棟者塘報至部嗣昌欲
令緣飾逗怯狀國棟不肖曰以盡忠爲逗以力戰爲怯有死不敢
加以極刑無變詞崇禎十五年公事始大白予祭葬世蔭贈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諡忠烈賜建專祠其弟象觀請之也象觀癸未成
進士乙酉六月起兵敗投水死
邵長蘅曰余得楊君廷麟所爲忠烈公紀實讀之終卷忽哭出聲
不可忍善乎楊君之言曰嗣昌之必死忠烈有一憾公孝則曰不
子公忠則曰不臣惟公忠孝大義矢吻凜然故甘心攫刃貫鐵瀝
碧血于沙場而不悔也悲夫又曰均之督臣也洪生則謂之死公
死則謂之生豈非運厄陽九而孽域滿朝致是哉蓋當時之論如
此

書盧忠烈公遺事

公廿四歲進士年少美丰儀維揚一鹽治堅欲委身學公公笑
曰吾有鑠精神于粉黛耶謂卻之爲學務博涉講求經濟不欲

以文士名願偶一下筆伉健有氣名能文章家不過也總理九
省時自爲疏略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軍事皆趨後
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有危形況請未必敷
致卒從賊而將爲寇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案
而用之餉適齎盜糧也又言督臣與理臣宜有專兵有專餉請
調咸寧甘固兵屬之督薊遼關寧兵屬之理若遇山林奔突不
利騎兵再調川軍滇黔兵一二萬攀援險阻佐騎兵所不及每
月需餉各一十三萬而聽承嚆辭三邊聽臣辭全楚所在撫臣
毋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餉臺諫毋從中苛求俾
督理得當心辦賊總之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
法其言切中機宜論者題之是時督則洪承疇也公嘗貽書訓
其子弟曰吾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于行間違二親之定
省此于忠孝奚居也吾願子弟弗事交遊弗圖安飽名須立而
戒浮志欲高而無妄庭以內悃悃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非惟

青門龍藏卷十五

可久抑亦省其訓室人曰余歷官十三載未嘗一問家事室
無治容家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
是非聽之人頃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媿
代子以母代父使兩親娛于堂四婢習于學吾願足矣嗚呼讀
公書語語挈性亦徵學問後世慕說公者謂公爲忠臣爲名將
詎知其家教乃如是哉性警敏在軍中軍書羽檄有午報發判
畫揮播如飛朱墨淋漓馬腹間常滿稍暇卽角射爲戲以箭銜
花五十步外發輒命中偶隨手書片紙與所親云吾嘗較獵塞
外親逐獵免將吏擊狐伐鹿耳畔生弦勁舒聲放放略脫去如
驚羣飢噉不絕以爲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
抗慨及時事不覺鬚髮皆白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數
十矢跨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
意氣如此明進士金沙曹汝珍嘗爲公傳蜀人唐大陶江陰黃
晞皆傳公互有得失最後見楊廷麟所著紀實喜其詳密亦未

暇講剪裁法子既刪次之爲傳有遺事數條欲後世髮髯見公
文筆乃附著云

武進三忠合傳

劉熙祚字仲緝號劬思世爲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于鄉筮仕得興
憲令以治行徵思陵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入臺忱慨言事章數
十上尋奉命按楚歲崇禎十六年也當此之時賊張獻忠已陷荆
州陷武昌焚燒陵寢襄陽再陷屠廩黃全楚河決魚爛矣五月
遂陷武昌乘勝陷岳州獻忠謀過湖上于洞庭神香三不吉投
大詢敏于艘于湘潭焚之遂騎而逼長沙會熙祚按長沙聞警投
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于長沙者曰言滿
開邸于衡州者曰桂藩而惠王故邸荆州陷投吉藩亦在長沙
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櫓徼巡而
已熙祚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
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

青門龍藏卷十五

走勢不支熙祚急護兩王走衡州而長沙陷蔡道憲不屈死禁道
憲者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賊傳城下固之降道憲手注弩斃一
賊尋被執噤齒大罵賊怒磔之健卒凌國俊九人侍道憲不冒
去賊并殺九人內四卒奮曰願葬主骸而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
衣裹道憲皆葬南郭已乃自到熙祚至衡州賊尋破衡乃急護惠
吉桂三王入永州賊命拆桂邸殿材入長沙而親提銳卒迫三王
于永熙祚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
所矣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
已死守永賊至姦人內開城陷賊縛熙祚去題詩永陽驛至寧鄉
之孔廟被殺一曰賊執熙祚檻送獻忠營熙祚大罵不屈賊以繩
曳足倒拖地剖腹剗出腸死嗚呼明季流寇之酷慘極于親藩而
宗社隨之當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陷福王殞焉賊薦王于剏汴
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同月襄陽陷賊坐王于堂下屬
以卮酒曰吾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而襄王殞矣其後陷

南陽而唐王殞于麒麟閣陷汝寧而崇王及世子道瑨及陷蘄州
而荆王先以悻死陷武昌而楚王爲賊執置所乘輦昇而沈之江

以死楚宗屠慘靡子遺其它路命失國竄身媮生者所在見告蓋

自辛巳訖癸未三年間所稱豫楚十二王大略盡矣其時上相握

劍印專征所在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

能一紓親王之禍而熙祚以無兵無將之按臣間關險阻擁護三

藩俾遁于粵而後以一死身障其衝可謂忠矣議者或以不能死

守長沙爲熙祚咎誤哉熙祚死明年三月北都陷帝后死國同時

以文臣殉節者武進又得二人曰王御史章金主事鉉

王章字漢臣崇禎戊辰進士初令諸暨有惠政憲使者疏調繁改

鄞鄞人來逆暨人逐之曰王君我父也鄞何與鄞人爭之力曰王

君今我父也暨安得留章兩慰遺之而棄夜啟門壯去治鄞如暨

兩邑皆肖像以祠久之以卓異徵授工部主事擢陝西道監察御

史出巡按甘肅甘故重鎮而邊兵窮困每舉責于弁約十金償一

青門龍藏卷十五

級亡所得級則級口外民以償故往往開邊費而弁得月功邀賞
章知其弊著令寇非大舉不許以零級邀功按廿二年封事凡百
八十上崇禎十七年二月差巡視京營當是時流寇李自成已破
太原轉略忻代破靈武宣大營檄踵至章奉巡視之命按京營額
兵當十一萬有奇除疾疫什一贏弱什二勦晚占役及市傭竄名
什四三其所存者四分財一而關月餼已半載士飢疲不任甲閱
視則革筭木薦敝兜鍪幾加兒戲有介而馳者九發不中騎
平蹶問之則都司也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爲乎吾死是
職矣已泣下霑襟會有南歸者索家訊章奮筆書曰全晉旣殘關
門告棘臣子不敢復問身家語不及私俄賊入居庸三輔望風瓦
解都城築嚴章與科臣光時亨分喋城守三月十九日賊破彰義
門章猶手發二礮擊賊時亨踰牆至急呼章易服遁章偕日事至
此惟有一死遂戎服上馬賊騎自後至叱呵下馬時亨遽下馬蒲
伏請降章策馬走且厲聲曰我視兵御史也孰敢叱賊怒製刺其

股墮馬乃踞地大罵賊益怒攢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日莫家人至城上覓其尸僵坐不仆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以板扉昇之歸光時亨者亦進士方事急時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上心動而一時倡異議幸臺諫聞然起而詆排邦華者印時亨也後以從逆論死逮南都奔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而籍于順天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年十九自以不習吏請改銓得揚州教授內遷國子博士擢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救為彝憲特建署鉉抗疏略曰皇上御極之始不旬旬而殛除大務至斷也還掃除之役杜奸預之漸至明也乃不數年復尋覆轍事權重體統逾尊在外邊境有總監等之總督矣在內二部新設總理又躋之部堂矣皇上誅一忠賢而今扶植而擁樹者且不止一忠賢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既而彝憲抑諸司行堂屬禮鉉又疏言彝憲妄自尊大儼然部堂白居強抑曹郎且之屬吏臣不敢以

青門簾卷十五

重

委贊皇上之臣為奔走中貴之臣亦不忍以七尺讀書之軀為扶服刑餘之軀挫士節辱朝廷所關甚鉅上怒有旨切責彝憲問之意得甚是日入新署局導呵殿如尚書彝憲闕堂皇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先是鉉集郎官議吾曹與總理職事相關第令操吏持文往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假子當提吾輩失賜其面故諸郎官白尚書先期各以公事出而彝憲慙且悲甚曰此必金主事也以驗放十六門火器誣劾鉉故誤軍機欲殺鉉尚書力爭之得削籍歸後十餘年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與王章視京營同日拜命時賊已破大同而宣府監視則太監杜勳居庸則太監杜之秩鉉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債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府內監不報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亦開關降鉉聞拊膺大哭鉉有弟銖在旁亦大哭鉉願語

銖曰今我與若哭朱公數日後若旋哭我也十九日賊入都城鉉倉皇歸與母訣曰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耶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鉉趨皇城見宮女踰牆出走喧傳帝崩又聞王章死城上失聲曰唉芳洲已先我蓋鉉與章素交厚約同死芳洲者王章號也遂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章氏曰兒得死所矣吾命婦義不可辱赴井死妾王氏從之死弟銖收殮畢號哭三日亦投井死初熙祚死湖南時事甫聞而國亡未及邀贈諡南都建乃追贈熙祚左都御史諡忠毅章贈大理卿諡忠烈鉉贈太僕少卿諡忠潔而忠潔尸沈御河逾月賊去求遺骸不可識家人識其綢環持歸以衣冠殮忠毅尸殘于亂兵惟忠烈以喪歸祭葬如著令

青門簾卷十五

重

變天柱崩地軸仄畜鳴人頭聳掃紫極時中外慷慨伏節者多有而吾邑乃得三人偉哉予為合傳之令讓明史者有所考

青門簾卷十五

策

予自康熙辛酉後復應科舉試得策凡十五首所爲鈔服陳言以塞主司之問而不得一當者宜其無足存也彙亦尋棄去不意兒子掇拾其後仍弄巾笥比乃請以付梓因汰冗複錄其稍裨時務者如干首別爲一卷附龍卷邵長衡識

試策一

三代教養之法莫詳于成周故其治之成亦莫盛于成周慮民之飢也則畫井而授之田慮民之寒也則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慮其渙散放恣而不可久安也爲之比閭族黨州鄉以屬乎司徒爲之鄰里鄕鄙縣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學于閭使知長幼之序書于鄉使知善惡之效而其時爲之民者仰事父母俯恤妻子旁睦其兄弟嫺戚歡然各自愛其身家夫民知自愛則尚禮義尚禮義則

青門龍卷十六

重犯法重犯法則教化以成刑罰以措成周天下垂八百餘年蓋立國未有如是之久也嬴秦斬刈焚屠以威劫黔首先王之法蕩然無餘歷漢唐宋元明千八九百年其間未嘗無願治之君圖治之良法大較偏駁而不醇疏略而不備故愚常以謂三代以下聽民自生自成而已上無以養民也而有苛役以勞之厚斂以朘之之上無以教民也而有淫邪詐僞以導其耳目有刑法以殘其肢體幸而得賢君僅能治不幸遇中主以下則馴致大亂而天下以亡且夫民者天下之元氣也譬之一身然元氣堅固雖羸弱亦壽元氣腴潤雖壯健亦夭教養者猶之善養生者潔飲食慎起居不犯霧露飢渴以滋培其元氣也人之死必死于病病不一也而致病之由則必自元氣始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魏晉之亡以強臣唐之亡也以宦官藩鎮宋之亡以敵國元明之亡以盜賊皆病也而所以致病之由則皆在于失民國家太平累治民得休養生息四十年于茲乃執事發策有云人多安業家鮮盜賊廉讓

未盡興風俗未盡厚誠慤乎慮之也愚欲博言之請限民名田治溝洫課耕桑行鄉舉里選復孝弟之科修飲射之禮則見爲迂闊而難行空言之則泛而無當愚請切言之人多失業家鮮盜藏者由積欠爲之累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矣數下寬大之詔蠲逋租省繇役雖演黔用兵六七年未常輕議加賦小民沐浴膏澤無它疾苦凡今閭閻所謂積欠大半皆聖恩所貸而姦吏窟穴其中爲利藪者也如十七年以前積欠已蠲而巧設名項催徵如故也十八年以後明詔限年分納而竝徵如故也自甲移乙追呼蔓延因之入戶逃徙田野荒蕪舊欠如故新逋益增竊計官之所得甚微吏之所取甚厚而爲害則甚大請下詔一切蠲除曠然與天下更始官吏私徵者重以法懲之積欠既蠲則流庸自歸田疇日里穰穰滋殖蓋藏漸裕庶幾無失所之民矣廉讓未興風俗未厚者教之未責其責也聖諭十六條昭昭乎如揭日月第令家諭戶曉復三代之治何難顧今日郡縣奉行特具文耳邑

青門龍卷十六

聚之地歲不過一再舉而窮鄉僻壤至今有未聞者夫欲教化之行在導之以所喜而動其所恥宜每鄉立鄉約所設約正副各一人擇耆年無過而民所素服者爲之月朔則集鄉之人拱聽講讀聖訓開釋指義讀已正書其孝弟力田者聞于令爲復其身而頗示禮貌以優異之副書其不率教者聞于令量答罰以媿之夫小民而見禮于上是其所喜也彼優禮而此受答罰是其所恥也恥則沮于不善喜則自奮于爲善庶幾禮讓之風行爭鬪之獄衰而忠厚之俗可以漸復此亦三代教人之遺意歟其要在慎選守令而重責成夫土上之所嚮下之所趨也上厚民以教化而願課吏以文法是御行而求前也請明詔督撫之課守令不以催科搏擊爲能而以厚民生興民行爲能不以赫赫有可紀之狀爲賢而以惻惻無華歲計有餘者爲賢凡朝廷所爲教養斯民之具先之以力行要之以遲久而又上下一心劇以歲月而謂治迨不古若豈理也哉若夫徇末世一切苟且之術而欲野無失業之民戶有

可封之俗猶之服金石峻切之藥而冀元氣之滋培也必無幸已
試策二

執事發策詢及人才之盛衰愚生竊心知其所以然也率爾言之
大懼所問非所對以獲戾于執事然愚確見其然終不敢易說以
對一代之人才生之者天成之者人人才之生于今不幸無以成
之又有以敗之則數百年來相沿而不知變之八股是已宋人始
用帖書墨義至為淺陋王安石變法乃改用經義須通經有文采
不專記誦故當時名曰大義而明因之夫取士尚經術似已顧其
陋在曲墨聖賢之口吻而代為之言聖賢所一言者吾從而數百
言無論吾言之斷斷不似聖賢即似已以聖賢視之何啻為益瘦
為駢拇為鸛鶴之學語而習之工者又必盡敘其才情氣魄帖帖
然疲精神窮日夜以從事于揣摩勦襲浮華無用之空言而後謂
之工故其出為世用也賢者僅斤斤自好而試之于事每廷望而
難通其長厚者授之律令不曉句讀握算不知縱橫惟胥吏所顛

書門簾卷十六

側而其不肖者則貪鄙驕肆且舉其所微倖苟且于科名者而推
之政事之開于是科法極微人才致不如古而不知其平日八股
之學浸淫腐爛以至如此也蘇轍有言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煜
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焉然無所用嗟乎今日
之士其氣之銷亡也久矣今夫求馬者求其致千里也不問其能
千里與否而曰吾姑試之博鼠而擒兔則相馬者過也故舟楫之
利習于水者能之用之以舟楫而願習之以樵蘇一旦入于江湖
必覆矣畜養戰士將用之以摧鋒陷堅而願習之以黏竿踞鞠六
博之戲一旦臨陣必敗矣何則所用非所習也夫八股之學始于
安石論者謂宋之人才初壞于紹聖大壞于崇觀紹聖崇觀之壞
皆安石之流禍也詎意六百餘年後流禍尚存而未知所變計也
哉然則求人才于今日必先廢八股用論策而天下之人才無所
壞然後選師儒尚實學而天下之人才有所成愚非敢謂論策遽
能得天下之才也大抵用論策則士不得不博取經史有用之書

而讀之而相與講求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天文律歷兵刑禮樂漕
賦河渠鹽筴屯鑄一切時務緩急之大端以應一日之間聞之上
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煮慕上以廉取人則傲車贏馬惡衣
菲食若以論策取人則才者侈談經濟樸魯者亦竊識古今較之
八股之鳴然而無用者相去逕庭矣故愚以謂人才之成事尚有
漸而斷然自廢八股用論策始今夫松柏栢栢之生于山也無折
之披之斤之斧之使得遂其性然後時之以壅培滋之以灌溉則
犬者索棟小者構櫨曲者析直者楹可計歲月而待用也議者必
曰本朝取士常一用論策未幾報罷疑其法不足以得人八股
終明代用之何常乏才愚竊謂不然開按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
西漢求文學則賈誼董仲舒至求遺經則伏戴高唐大小夏侯之
徒至慕邊功則衛霍傅鄭之徒至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
吏治則吳公文翁趙張黃霸之屬惟上所欲得如取如擢而其端
實自文景親策賢良開之無論賈董大儒即趙錯公孫弘以下其

書門簾卷十六

對策皆彬彬爾雅可見施行宋世惟制科專用論策而富鄉余靖
尹洙張方平吳育蘇軾蘇轍諸君子皆自制科得之孰謂論策不
可得士哉本朝所以行之而輒罷者由其時論仍帖括之陋策
多避忌之拘而士之有所挾者率無由自見非法不善所以用法
者未善也至于明事尤可太息明二百八十年科目崎嶇重士無它
途以進其閒烏容無才且夫一代偉人傑士卓然特立不泯沒于
浮華腐爛之學者僅僅千百之一而為其所敗壞則已眾矣明制
三歲一取士與今同而額倍之每歲舉于鄉者幾二千人舉于禮
部者三四百人通計二百八十年開所取不下二十三萬人而其
所謂才者如麟角鳳毛不得百一而況中葉以後苞苴鑽營門戶
水火明之天下蓋皆千百輩八股之士穿蠹而破碎之也而迂儒
之論猶曰八股不可廢則愚竊未解也

試策三

六經日月也諸儒之說星辰也燭火也日月歷萬古而常新而光

有所不及則星辰與曆火有時而佐日月之窮何以明其然邪漢儒長于數凡儀文度數蟲魚鳥獸草木之情狀皆晰其詳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遠于理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理皆探其奧其學得聖人之精合二者而一之而聖人之全經乃出則甚矣星辰曆火之爲功也執事發策以經義下詢試就明問所及縷陳之易更三聖謂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是也不數周公者子統于父故稱三聖也疑繫辭文言非孔子作蓋據左氏紀魯穆姜四語與文言合而遽疑之也此歐陽修臆說也尚書有今古文之異者漢文帝時伏生口授二十九篇再傳至歐陽大小夏侯爲今文尚書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所藏書字皆科斗文孔安國考論文義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分析其篇第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古文尚書今文多倍屈古文反多不易朱子亦常疑之元吳文正公澄作尚書攷錄乃深辨古文之僞明歸有光亦主其說而今列于學官用以取士者則安國之

青門龍象卷十六

古文也洪範與洛書本不相蒙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闕明之說大抵漢儒說經多雜緯書遂以爲天寶有以昇禹顧箕子第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常言其出于洛書邪毛詩傳子毛長自以源流得之子夏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先儒宗之至朱子解經乃欲盡廢毛序而于國風諸序詆斥尤多愚聞考其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儀禮合是時左氏諸書未盡出而毛序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不可善乎歐陽修詩譜補亡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先儒所傳而較其得失則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于千百年後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然則執事謂詩序不可廢者是也執事又詢及三禮三傳之分合而謂左傳公穀皆不得謂之經此則大儒卓識而小生樸學所舌擗而不能下者也愚請略誦所聞以

對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爲周公所制喪服傳一卷則子夏作小戴禮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朱子有言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儀禮載其事禮記發明其義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禮都無安著處又常作古禮經傳通解一書以儀禮置前禮記附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之類則儀禮與禮記似可合也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之者林存孝以爲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氏疑設官太多蘇氏疑非周公完書胡氏直謂無一官完善是也信之者王通稱其爲王道之極張子謂的當之書程子謂致太平之大法朱子謂布漢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是也王通氏愚即未敢信也張程朱子之言亦不足信邪則周禮自當別爲一經無疑也春秋古經漢藝文志雖有之然孔子所修本文世未常見漢文正經俱自三傳摘出故經文之異同敘事議論之抵牾往往而有夫邱明親受經孔子者也直竝之經已疑其僭公羊

青門龍象卷十六

本

高先儒以爲子夏弟子穀梁赤或云子夏弟子或云秦孝公同時而儼然與義文姬孔諸經竝立可乎愚謂學者當以傳翼經不當牽經從傳宜取春秋正文爲經竝附三傳而削其經之名而學者庶得見聖人正經故三傳不可不合也抑愚更有臆說于此孟子雜諸子之中大學中庸雜戴記內宋儒始知尊之而大學中庸至今猶泯沒禮記注疏未常別出之爲經似宜一加釐定斥三傳從傳而即以學庸衛十三經之數可乎國家設科取士四子易詩宗朱氏書宗蔡氏禮宗陳氏春秋宗胡氏童而習之不敢旁驚一語而先儒注疏遂束高閣而經學亦日趨于空疏淺陋而不知所返請明詔廣頒十三經注疏下郡縣學宮令通一經者必兼通注疏其天資茂敏之士尚經之外更旁通他經疏義而試士者即以試策四

法制

天下有任人之弊有任法之弊人弊則救之以法使吾之法有一

定而吏不得廢法以爲姦法弊則救之以人使吾之法有所不測而吏不得借法以爲姦苟法弊而不知所以救則官之權積輕而吏之權積重夫立法而使權歸于吏豈端使然哉然而致此者弊而不知救也如今日六部之有定例是已執事下問謂欲變通而使之無弊蓋深知法之既弊而導愚生以言也生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請試言之國家開創之初患法制太簡而幾務之來紛紜轉輾上下無所持循而吏易爲姦故不得不授之以一定之法上自部卿科道下至郡縣鉅而銓選兵刑錢穀細而米鹽錢糧簿書期會至纖至悉之事皆設爲定例以爲予奪勸懲之準使吏無從上下其手法非不善也迨行之既久條例日增或一事而數例或一例而數變新舊相仍浩如煙海每引一例尚書不能自檢則委之曹郎曹郎不能自檢則委之吏至委之吏而弊生矣而弊之尤甚者莫大于吏刑二部一銓除也吏所欲右則有右例所欲左則有左例矣一處分也吏所欲重有重例所欲輕有輕例矣一議決

青門龍藏卷十六

七

也吏欲生之則有生例欲死之則有死例矣例曰然尚書曹郎不敢曰不然例曰不然尚書曹郎不敢曰然吏得持例以邀上之必從而上反不能必之于吏于是官之權積輕吏之權積重四方賄賂交于其門有求者聚于其家勢所必然毋足深怪宋臣有言朝廷立法本以防吏之姦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朝廷之權輕于吏且夫吏部者天子所任之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賢不肖者也刑部者平反庶獄以佐天子之生人殺人者也是二者運天下之大柄也夫以王者運天下之大柄而使數十輩胥吏得而持之奈何不亟圖變計哉愚竊伏讀康熙十二年上諭曰向來各部衙門俱定有處分條例已經頒行但其中款項太多過于繁密奉行或膠執爲守法或以苛察爲詳明大哉王言固灼知其弊矣惜諸臣不能奉承德意因循至今顧思所爲救其弊者非必更制立法有以震駭天下之耳目也第舉數十年來則例之毛舉瑣碎而無當者刪除之重複而互異者

更定之選滿漢十餘大臣之公而賢者布之尚書之列選外吏之精敏而練于事者分布之各曹而皆令久于其任蓋公而賢則不肖營私久任則下不能欺以私而又明詔以聖天子委任之重一切大黜陟大刑賞尚書得以意決其是非可否請而行之以示不可測而使吏不得執一定之例以邀我而任法之弊固以不勞而自去昔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如準者可謂識大臣之體矣或疑如是則大臣得以行私愚竊不謂然夫此十餘大臣者固所稱公而賢而天子選之以寄耳目者也夫以朝廷之尊百官之眾選其中得十餘人而猶不可信則天下安有可信之人哉且使大臣不可信豈數十輩之胥吏顧可信哉此其得失之數不待智者知之矣夫治天下者法度之張弛若循環然要期于無弊故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今日之例亦更張之會也行之數十年萬一馴至苟簡蕩然無法則人弊而

青門龍藏卷十六

八

吾仍以法救之奚不可也

試策五 東北水利

水利之興其在井田之廢乎成周盛時田皆井授萬夫之田爲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者一爲澮者九爲澮者百爲澮者千爲澮者萬以遂均水以溝澮水以洫行水以澮澮水以川澮水故其時早有蓄而澮有所洫及秦廢井田溝澮蕩然後之智者乃有因川澤資澮澮以爲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史起引漳水溉鄴鄭國引涇水注洛李冰開蜀渠白公引涇水起谷口注渭召信臣治鉗盧陂劉義興治壽陽芍陂如此類史不勝書然不專係東北也國家都幽燕京師以東曠野千里自雄莫瘡瀛深冀邢洛之閒水多塘澮又有汴淀不毛牧馬草場與夫不耕而污萊者大抵地有餘力而不知墾水有餘利而不知用一遇淫潦所在停污涉旬不雨又苦旱嘆執事認認以水利下詢可謂當務思生長東南未諳地形僅能誦所聞以對從來談東北水利者莫詳于宋之何承矩

元之虞集按史宋清化開何承矩知雄州請于順安營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頻年霖潦復請因積潦處濬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又因臨津令黃懋言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墾田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莞蒲蠶蛤之饒民賴其利元泰定間虞集上言京師東顧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苒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誠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三

青門雜錄卷十六

九

利易而今日之興利難其必不然顧今日東北水利所以日就湮陳者其弊有三一曰無水田一曰農力惰一曰吏不課殿最江浙水田之法田閒有畝田畔有塍畝畝也廣尺深尺以通水道卽周禮遂人遺法也隨其地之窪者爲陂爲塘深者爲溝爲渠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資以灌溉江浙湖下地則築圩岸以障外水故陂洩得宜小有水旱不能爲菑北方彌望皆陸田廣袤不衍不見阡陌時潦時旱命懸于天至于人力勞逸尤相逕庭水田種宜杭稻自起土分秧耨草壅本至于刈穫無一日之暇十日不雨晝夜桔槔陸田僅種蕎稗稗之屬布種入土坐待天收塘塍雖多不知所用故較其收入陸田什不足當水田三鹵莽而耕之則鹵莽而報之也固宜而今郡縣吏類亟亟于簿書期會催科訟獄之繁而農事固甲所不及輒以爲迂遠聽民自爲而已此愚所謂三弊也欲興水利則矯三弊而力反之近畿郡縣除高仰磽确之區仍爲陸田其有塘濬淀泊處所皆用水田法經理募吳越耕

夫導率之初闢之田聽民世業未墾之土招來客戶一切濬溝塘築堤塍造桔槔備牛種諸費少者聽民自舉工力多者官爲量給國家度不過捐數萬金而益得數百萬頃之膏腴而又申嚴功令郡貢通判縣責承卽以開墾收入之多寡爲殿最行之五年公私饒足內給八旗之饌利一外實京庾之儲利二因而漸寬東南之漕輓利三此百世計也或疑東北地斥鹵恐不宜水田愚謂不然周以農事開基幽岐地介雍涼極高寒而今讀幽頌所咏首曰載芣載柞其耕澤澤繼之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而次章曰荼蓼朽稂穰茂則皆今日水田之法也況幽燕沃衍非雍隴比而謂有不可興之水利哉愚更有請者元時海運其利甚博歲漕至三百餘萬石視河漕之費所省不貲明初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隆慶開行之數年復罷夫運道譬之咽喉然人咽喉梗塞一日則病三日則斃夫以國家四百萬石之軍儲而委之三千一綫之會通明臣已憂憂乎憂之今海禁既開宜擇通知海事如朱清

青門雜錄卷十六

十

張瑄其人者委任之講求故道漸復海運以佐漕卽使會通萬萬無梗而以減漕費以寬民力爲國家歲省治河數十萬金錢亦未必非芻蕘一得也敢以爲執事獻試策六錢法先王之愛民也飢而謀之食寒而謀之衣而猶慮農桑衣食之具不足以周民用也乃作爲貨幣以權之故管子曰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金贖人之無禮賈子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而錢之用博已然不自禹湯昉也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金言賈貨言用也陶唐氏謂之泉商人謂之布齊人謂之刀布言用泉刀言形也故曰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執事所謂殊名而同實也周官園法有九府之名自天府至職幣凡九太公所用以致富者也而邦布之出入則外府泉府主之權子權母則單穆公之說也民患輕則作重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蓋泉布之意取其流通崎輕

曰賑曰蠲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之上中下熟雖過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此李愷之說也漢耿壽昌之請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于是有常平之法隋開皇時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勸課出粟及麥窖貯唐太宗時戴胄亦請行之于是有義倉之法宋乾道間建安饑浙東提舉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與民賑貸每年斂散取十二之息積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受息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亦行之于是有社倉之法常平糴于官而貯于官者也義倉斂于民而貯于官者也社倉斂于民而貯于民者也三者皆爲良法而常平又其出入必假手吏胥校繁密上下相還不能無弊故社倉尤善矣愚以爲州縣仍常平義倉之法而各里設社倉則三者可兼行也所謂先事而爲之計者此也唐劉晏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

青門龍藏卷十六

應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其爲轉運使凡遇州縣荒歉有端輒計官所贏先下令曰蠲某物貨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宋蘇軾論浙西災傷狀有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日夜思慮來年球饑別無良策惟有秋冬之閒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茲二臣者所謂將事而爲之謀也富鄭公知青州會歲大饑京東西流民穴集公勸所部豐稔者五州出粟得五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將歸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趙清獻公知越州歲大饑斂公私粟四萬八千餘石藉民之食不能自食者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粟至于出納句校委之士大夫而不使吏胥與其閒則兩公皆然此賑之法也漢文帝除民田租稅不收者至十餘年古今侈爲美談其他蠲貸史不勝書夫蠲賦緩征平時固爲惠政而災荒尤速蘇軾有言通

賦在民緩之則爲姦吏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所蠲藉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所謂捐虛名而受實利此蠲之說也大抵先事而計之則雖荒不饑將事而謀之則雖饑不病既荒而爲之救則雖病不至于死亡其最下者聚民于城郭設糜而食之穢氣鬱蒸疾疫易生或相蹈藉以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僵仆以死名爲賑之實殺之又或減抑米價使米商聞風裹足富民閉糴愈堅坐視困斃直謂之無策可也愚更有慮者掠荒不患無法患無人得一賢令則一邑之民活得一賢守則一郡之民活推而上之賢者之位益尊所活愈廣苟非其人平日一切苟簡既不能先事而爲備迨既荒而議賑則惠豪強而漏于貧弱議蠲則肥官更而瘠于閭閻雖良法美意徒具文耳然則在今日尤貴慎擇守令哉

擬江西試策一時文

時文可傳乎不傳也王介甫始作制義而介甫制義今無一存劉青田集中所傳春秋義前元應舉之作也今日經生家類能爲之

青門龍藏卷十六

況科舉一途凡兔園之村夫子初學在畢之黃口皆可弋獲烏乎傳然則時文可廢乎曰可哉然不遽廢也三百餘年來名卿賢相理學忠孝豪傑之士皆在焉非謂時文能盡得各卿賢相理學忠孝豪傑之士也上之所以求者唯此下之所以得者亦唯此舍此更無他途則士不得不舉出于其中烏乎廢故可廢理也不遽廢勢也然則時文有法乎揚子曰斷木爲棋棊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乎習五經四子之書闡天人性命之旨代聖賢之問答誠如明問所云而何可以無法爲也前明洪永數十年太素太樸一變而成弘風氣漸開此時文始盛也再變而嘉隆披文相質郁郁彬彬此時文極盛也三變而爲萬曆盛極衰四變而爲啟禎似詭奇麗辭華之氣盡洩而萎落隨之執事謂明文體凡四變意在斯乎其閒流派相沿大約有二一曰舉子之文即執事所謂學先輩也一曰才子之文即執事所謂學古文也就二者而論各有其長焉有偽焉何謂舉子之文會章句通訓詁析理必程朱遺辭必六經

規矩鉤繩不失尺寸自王守溪顧東江唐荆川許石城瞿昆湖以及隆萬之鄧定宇馮開之李九我陶石簣董思白諸公皆其選也偽則為土且為腐爛為優孟之衣冠而先輩之法亡矣何謂才子之文天授既高才氣亦勝出入經史之圃掉鞅歐曾之壇如錢鶴灘歸震川茅鹿門胡思泉顧涇陽湯若士諸君其最著也偽則為莽蕩為泛駕為牛鬼蛇神而古文之法亡矣總之得其真則先輩可也古文亦可也襲其偽則古文不可先輩亦不可也且規矩之至自生變化真先輩未有不合轍古文也神明之極自合矩矱真古文必無有背馳先輩也知此則古文先輩可合而一之矣執事又詢及陳羅章艾四子皆近才子之文然亦僅就江右言耳若通論啟禎文人如張受先天如之古雅吳駿公陳臥子之卓犖英多黃蘊生之酌古準今長于議論視四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國家文治之隆事事度越前代而舉業一道執事獨鯁鯁過慮焉愚以為近日經生通患在不讀書而相習為空疏剽竊之學語經濟

青門簾卷十六

七

則禮樂兵刑律歷農田水利諸務無一講也語理學則西銘通書太極諸書不知何語也言平議論則甘一史之治亂廢興政事人才之盛衰得失茫乎不知所起止也言平法則則左國秦漢以至唐宋八家之文莫辨其孰得而孰失也何怪時文之遠遜前人邪然驗之上之所求與下之所以得則又實有無藉乎此者所謂免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黃口而獲者亡慮肩項相望矣其開或有一二通經識古今之士方且旅進旅退于千百人之中挾其藝與免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黃口較一日之得失而往往不可必至于氣盡能索槁項伏死牖下者蓋往往而有夫其得者如彼失者如此人亦孰有舍其至易而速效者而顧趨夫繁難寡效之途也哉宋人有已氏華氏並粥藥于市已氏藥取其貴者佳者劑之玉句漏之丹砂合浦之珠獨之犀角同青蛤之空曾青三韓之瑤龜翳無問之珣珉瑤勿致焉致之甚艱而終歲不一售已氏藥取其賤者偽者枯梗以為偽蟻蜚以為蘇合硃以為玉牛溲

馬渤之材充棟宋之人父子兄弟爭趨之昏戶不得扁其門之限月一易家遂大富國人莫不習華氏而笑已氏之迂今之時文植氏之藥也其父子兄弟之趨之者踵相接也弗可止也已然則救之奈何曰上之人力而矯之崇尚實學使空疏者無所倖于其間而士皆知讀書或者其有瘳也不則時文竟可廢也

擬江西試策二

天下有古人之法其甚美其愛民甚厚而施之于今僅為飾治之具文而民不享其利甚者反足以擾民執事發策有意重農力田而欲為之張官置吏如前世搜粟都尉勸農掾田諸使或又欲以此課守令殿最是所為具文也今使良民者朝進亞旅而戒之曰爾毋釋爾耒以嬉夕進婦子而戒之曰毋逸于宵什甚者建鼓而聚之里胥而董之意非不善而民則擾矣說在豎之牧羊也朝而放之長林豐草之中任其所適寢者叱者相摩者相觸者由山馬舒舒焉羊日肥而豎無所事事鄉之豎以其法之不善

青門簾卷十六

七

也請于主人為羊作牢焉高其垣潔其槽疾而出之俄扶而入之擇水草以食之豎徹然日夜不得休而羊日以瘠是故上欲重農驅天下皆出于農而已上欲民力田使民自喜于力田而已夫農之不喜乎此以未得為此之利也苟利之斯樂之夫民性固安于所樂而悅于所利雖驅之徒業有所不願而又何待于勸愚觀三代之遺文至于幽詩而歎先王之導民使獲其利教民使其樂如是其易也三代之時田皆井授天下原無不農之民而聖人為詩首述其播種之勤勞與其家之婦女老幼無不盡力于農也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乎稻可穫矣則又為之述其老幼嘻嘻相親相愛以動其孝弟之情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其卒章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當霜降滌場歲功既畢之時民之勞者得與其婦子飲食宴衍于此而忠君愛上之誠不覺油然而動則王道之成也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在家欲得其孝在國欲得其忠兄弟

欲其相愛夫婦欲其相和而先王惟寓其意于重農力田之中而
皆得其欲且夫民性固安于所樂而欲于所利古與今豈大懸殊
哉是故驅天下皆出于農其道有二曰抑兼井也歸情返也使民
自悅于力田其道亦有二曰寬徭賦也教節儉也三代以下貧者
苦于無田而不得不耕富民之田漢唐至今皆以爲不便而莫之
變蓋垂二千年矣謂宜通貴賤爲之制防使貴者不許過貧者得
以自養則限民名田之法可行也遊閑失職之民徒手而博衣食
者常十二倍道之不耕而蠶食于民者常十三天下失耕民之半
矣是宜驅而返之南畝則禁遊民汰僧道之法可行也聖天子
數下寬大之詔蠲賦赦省徭役恩至渥也然每旱行無狀赦者
在官而徵者仍在民寬者在上而亟者仍在下是宜慎選守令綜
核民實俾民務沾實惠則徭賦寬矣江南水耕火耨民皆營窳鮮
藏藏自古記之豐歲衣食僅足脫遇水旱不免流離轉徙則風俗
之侈靡害之也夫節儉之化其源在上天子躬履儉約爲天下

蕭門龍纂卷十六

先而因爲之飲食衣服冠婚喪祭之制便民毋得踰越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行之十年海內家給人足矣夫兼井抑則欲
耕之人不患無田惰遊歸則可耕之田不患無人徭賦寬則民得
優遊力作于畝畝其收入日倍而且節儉成俗蓋藏日裕凡仰事
俯育賓朋蜡臘之需皆可以充然而無憾所謂民使獲其利教
民使知其樂端在于此雖驅之徙業誠有所不顧而又何必三代
以下之紛紛乎哉

擬江西試策三 刑法

五刑始見于虞書解者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五刑之中肉刑居
三然其時有鞭朴之刑又有流就金贖肆赦之條則麗于刑者必
少蓋明允者用刑之法欽恤者聖人之心所謂刑期無刑也夏作
禹刑湯作官刑周制三典三刺五聽五禁之法禁詳而五刑大約
皆遵虞舊至周穆王時禁網稍密乃開疑赦議罰緩其哀矜惻怛
之意孔子猶有取焉漢文除肉刑善已而以髡笞代之笞者往往

至死其後乃獨用髡進髡鉗一等即入于死于是輕重失宜死者
愈繁隋唐以來始定五刑曰笞杖流徒死滅折杖之數除輾裂之
酷至今千餘年遵之而不變說者謂此即有虞之鞭朴流宥聖人
復起不可偏廢也律例之書三代無聞漢高初入關約法三章後
乃令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此律之始也晉因
之增爲二十篇隋因之更定爲十九篇皆謂之律唐之刑書有四
曰律令格式宋曰勅令格式愚意唐宋格式即所謂例也明制有
律有例例即附于律之中國朝因之增定爲大清律集解附例
而律之外又有六部新例凡居官斷獄降革處分律所未該者皆
一準于例殆唐宋格式之遺意乎皇上如天好生每大辟奏讞
再三覆訊稍有矜疑即予減等禹湯之泣罪解縱何以復加近又
以律例不一命諸臣重加刪定甚大厘惠也愚生敢就臆見所
及試陳之漢桓譚疏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
論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者附生議所欲陷者與死比是爲刑開

蕭門龍纂卷十六

二門也今之則例或者近是乎條目日繁新舊錯雜吏因而上
其手意重意輕吏白司曰例如是則司官不能奪矣司曰白堂曰例
如是則堂官不能奪矣即有明敏強幹之才無從覆案蓋雖欲覆
案之而有所不能也今幸茲詔更定宜選通義理明習法律之
臣刪繁就簡擇其重大者若干條參酌舊一比舊律文之內可布
中外其餘苛細無關大體者悉蠲之使天下後世曠然服聖朝
之寬大吏民知方不至輕犯而胥吏亦無從作姦蓋一舉而三善
備焉抑愚更有請者按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自吏典至長
貳又得遞減雖大辟失出所坐實輕今例失出重者至降級中材
之士愛民命不勝其愛功名或知其矜疑不敢平反者有之徐有
功曰失出入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定爲例失入者分別
降革而失出罪止罰俸可乎漢史有言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日上
百姓又安比來告訐之門漸開共始一二大吏或以搏擊豪強推

折破碎爲丰采而監司守令踵而效之矯枉過正姦民思逞訟賦滋多馴至下轅上賤加費吏民訟其官以訐其主非盛世所宜有也竊謂臣下宜宣布德意皇上如天好生之德令海內載其清淨可乎凡此愚第就刑言刑耳先儒有言禮治未然之先刑禁已然之後又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地王行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然則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而比隆三代者又有立于刑律之先者在非墨子所能仰贊高深也已

青門旅囊詩序

詩無風尚而善持風尚者則雖時習遷流遞相轉變而仍不失乎
詩人正則之旨猶之善琵琶者六么散序各有變調然從聲既定
其爲轉關者自在也毗陵邵子湘以詩古文名于時余閒讀所選
明四家詩每就其辨論窺其指歸則雖力持其流沫而要之從聲
變律所稱宮羽相須者不少失焉今年春子湘來京師王公大人
爭欲得一見以爲重子湘乃避居隘巷獨與愚山阮亭諸公晨夕
倡和余聞而慕之近出所爲旅囊詩一卷授余卒讀抑何清新發
越極揚厲之變而仍不失乎正也夫宛陵滄浪別具風采而要其
所趣則青蓮少陵各不能外子湘以和平之情發七羽之調高涼
峻激驚鳴鶴唳而神雄氣渾一如龍拏而虎踞者自非青蓮少陵
不足以狀其所至也子湘之來適當盛朝舉賢徵車盈集士稍
負材藝者皆思自致青雲才如子湘顧反不與宜乎發爲詩歌不
無芥蒂而子湘處之怡然方日與諸公流連道故蓋所爲自命者

青門旅囊詩

固有在也子湘豈肯以南山北關爭得失哉康熙己未重九前一
日合肥李天馥誤

子自己未春入都涉秋東之海上登蓬萊閣求三神山不可見已
乃轉客淄青客歷下又往來都門者數年乙丑南歸客武林頗久
前年踰大庾嶺瀟湘溪客羊城欲訪羅浮不果還抵章江會族兄
靜山先生視學江右遂留年餘然後歸蓋己巳六月也逆數已未
忽忽十有一年此十餘年中無歲不旅閒一再歸草堂不久輒去
之則草堂亦旅也又二年始得排次已未迄辛未所存詩文凡六
卷題曰青門旅囊與之黎嗟乎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登立退
不能嚴棲谷飲垂老矣烟姓名于不仕不隱閒爲鄉里所笑行自
慙也不幸如昌黎所云衣食于奔走學殖日落而猶欲以是爲
者與立言之士爭身後名于萬一又重自悲也雖然某于此亦有
可以自信不爲流俗毀譽非笑之所移者而況海內交遊離合之
迹忠孝節烈之行事與夫山川遊覽之勝往往見于子文它日歸
草堂晴簷偃曝偶一展卷或亦慨然而自笑也夫邵長衡題

青門旅囊目序

一

青門旅囊詩目

卷一 古近體詩一百十首

出門

丹陽別惲正叔二首

榆樹行

渡江值雪

雪後滁州道中

立春

徐州漢高廟歌

戊午除夕阿城客舍同楊芝田汪新又守歲三首

元日荏平道中

交河道中大風

韻愚山阮亭雨先生詩賦贈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即送之還山

仲春雪後侍讀王阮亭先生招李子德潘次耕柳耒長董蒼水同集用積素廣庭閒為韻五首

學士王吳廬先生招李子德顧赤方王山長諸子同集時子德談

兵事甚悉

送翁武原同知黃州

送吳星若遊大梁

三月十二日得瞻 今上所賜宮詹臣沈荃 御書大字恭賦長

句效柏梁體

送董舜民遊五臺山

送梅耦長遊西山

送毛月山遊黃州

送惲晉明孝廉下第歸

和葉九來憶鶴詩

題畫

都門旗亭集贈別射人赤方蒼水諸子

和阮亭先生雨後西郭眺望見懷之作

雨後出西郭懷冰修子湘耦長

平湖鮑聲來持汪鈍翁先生書索題草庭

二李行呈開學李容齋先生

五月十七日喜聞諸公同官翰林賦贈五十韻

陳其年贈余兩髯行戲為狂歌咎之時余將有梁齊之遊

兩髯行贈子湘

戲題兩髯行後贈其年子湘

已未七月五月初度遣懷二首

月夜冰修耦長偕過阮亭先生寓齋同阮亭作三首

月夜喜冰修子湘耦長科既見過

阮亭以詩索耦長畫次韻

初秋索耦長畫

地震詩戲效昌黎體

愚山侍講分貽敬亭綠雪茶和阮亭作

將之登州留別阮亭愚山兩先生冰修其年耦長諸子

送子湘之登州詩

白溝河懷古

重過趙北口小憩

鷄鳴曲

蓬萊閣望海

冬夜追閱效黃山谷

臘月廿四夜口號

已未登州除夜二首

雙白松為房慎庵侍御賦

東泉山房試茶歌

作客

雨泊露筋祠

寒食宿遷道中雨

鄒縣道中喜晴

經下邳偶書即目

任城太白酒樓歌有序

送友之鹽亭令

送友之蒲田令二首

哭施愚山先生十韻

送黃牧公進士南歸

九日贈別家二峯

寄壽汪鈍翁先生三首

癸亥都門除夜

舊門旅集詩目

三

祭酒王阮亭先生招金穀似吳天章陶紫筍張杞園同集用夜閑

更秉燭爲韻分得閑字

丁鴈水觀察捧表入賀即贈別還虔南

題龔節孫種橘圖有序

張魯菴水部招飲一畝居羣賢畢集斐然有作四首

京邸招集諸子送家樾公歸武林用東坡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

上爲韻得十絕句

題豫章東湖圖二首

送孫編修使安南

詹事高潛人先生以疏香圖卷子扁題卷中尚闕六言爲補此體

四首

重輓愚山先生八絕句

後苦熱行

慈仁寺古松歌

贈張真人

李鄴園先生內召拜大司馬二首

西安將軍凱旋獻紅綠鸚鵡各一擬應制廿四韻

卷二 古近體詩一百三十九首

送少詹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

將歸草堂東故鄉親友

南歸雜詩十首

舟中讀昌黎詩戲作

喜歸草堂即事四首

之武林舟中作

不到

四可樓夜坐

靈隱記遊六首

靈隱寺

飛來峯

冷泉亭

舊門旅集詩目

三

山行即景

拜岳鄂王墓下二首

家二峯招丁蔣園毛穉黃諸君看牡丹分賦四首

寄題陳椒峯密園雜用少陵遊何將軍山林韻十首

戲題青門介壽圖歌

將遊粵東畱別西冷毛穉黃吳慶伯諸子

桐廬道中

富春渚

曉過釣臺不得上

衢州道中

常山曉發

餘干官舍題壁

登餘干冠山三首

舟泊瑞洪坐洪福寺竟日

樟樹鎮晚泊

峽江縣阻風

過螺子山望文丞相祠

泊泰和追悼蕭孟昉四首

上十八灘二首

又十八灘口號三首

偶題

讀江舟中憶亡友魏叔子三首

盛誠齋儀部權關贛江賦贈

五日南安舟中

過大庾嶺詠古兼述旅懷五百字

入峽

葉公二首爲某公作

戲和子湘葉公之作兄廷齡

青門旅集詩目

五

端州諸

發端州書感

海珠寺

南食行

晚泊清遠

峽山飛來寺

前題士重

泉石山歌

觀音巖

前題士重

彈子磯

與嶺謁張文獻公祠

觸熱度嶺喜聞家靜山兄使節已抵豫章率爾在簡

宿清江寺

盛誠齋儀部招登八境臺二首

舟夜

豐城道中

讀阮亭先生南海集戲題奉簡

武昌謠

筠州漫興

西陂雜詠爲宋牧仲先生賦六首

登臨江廳譙望閣阜山

中秋客廬陵使院戲效楊誠齋體

舟中九日

安福山行

分宜道中二首

題孫徵菴前輩觀瀾圖小照二首

青門旅集詩目

袁州謁昌黎祠

宜春臺懷古

人日小飲牧仲先生署齋賦贈二首

雪後登滕王閣放歌

漢四神古鏡歌爲家汝爲作

南康阻風和彭覲宸廷庚廷謨

題錢舜舉三蔬圖和牧仲先生作

庚午五日楊青邨大令邀泛琵琶湖六首

芝城道中偶維舟村步即景

舟中爲彭覲宸題四時漁樂圖

六月初二夜泊康郎山書所見

北蘭寺記遊六首呈澹公

又寄題棟花坪

又寄題棟花坪

又寄題棟花坪

李渭清宮贊典試雲南通寄二首

青門旅集詩目

七

青門旅集詩目

青門旅集卷一

後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古近體詩一

出門

田園二十載耕釣亦不閑驅犢東岡下投竿北澗邊頗得遂疏懶
自謂將承年今年苦歲惡妻子憂黎藿研田轉疏蕪里閭亦蕭索
忍茲性命憂東身就遠役心迹遂乖違對人顏面赤此行實饑驅
豈敢托高迹歲晏離別苦道遠衣襦單層冰鬱峨峨積雪被岡巒
出門自苦辛慷慨歌路難

丹陽別惲正叔二首

北風索索雪毵毵野店離盃飲不酣惆悵明朝過江去數峯橫翠
是江南

一隊鈴聲趁曉驢帽簷低壓白侵鬢煩君小做唐人筆畫出丹陽

風雪圖

偷樹行

青門旅集卷一

七

句容城邊古道傍榆樹干株萬株白枯幹僅存皮剝盡饑民惟慄
春作屑雜以糠粃半和土食之喉澀腸腹結此事傳聞五十年即
今眼見增歎息去年大水波滔空桑麻委折洪濤風今年大旱魃
為虐龜坼千里生蒿蓬告災頗遭縣官怒鞭撻不顧蒼黎窮煌煌
詔書屢寬恤上下一轍仍相蒙十年四海風塵起跋扈飛揚猶未
已巴蜀荆南急鼓鼙東吳西浙成瘡痍往時民貧鬻兒女今年兒
女鬻無處老翁路旁臥不起乞得一錢淚如雨高天漠漠寒雲橫
惻惻吞聲策馬去

渡江值雪

挂席衝江雪孤舟圖畫中水兼天晶晶山合樹濛濛駭襟憐遊子
行藏羨釣翁洵河飛不去暝立渚煙空

雪後滁州道中

環滁山色好況是雪中看天合千峯白風鳴萬樹寒炊煙壓茅屋
霽景明林端欲問歐陽墳荒碑鮮蝕殘

立春

符離城邊淝水北客路逢春自可憐彩燕深閨虛想像菜盤野店
亦新鮮桑乾冰雪三千里叩荅烽煙又一年無恙吾廬風物好瓶
梅菜几紙窗前

徐州漢高廟歌

沙邱車上腥鮑魚咸陽宮中迷鹿馬山東羣盜如蝟毛篝火狐鳴
叢祠下是時真人起芒碭百戰雌雄判劉項此地曾經舊戰場千
年遺廟黃河旁黃河南望戲馬臺嗚呼項羽真雄才拉摧秦兵若
枯莖指揮王侯提嬰孩彭城形勢亦壯哉沐猴衣繡空見猜土人
伏臘走巫覡不祀重瞳祀隆準成敗論人自古然真使英雄氣悽
咽君不見風塵瀕洞逐鹿時高才捷足偶得之嗚呼高才捷足偶
得之

戊午除夕阿城客舍同楊芝田汪新又守歲三首

出門三十日明日又新年客路吾山北鄉心汶水前遺愁聊酒醺

青門旅集卷一

七

送臘只詩篇慰我淒涼極燈花作意妍
我曹孟酒共只當故鄉看歲月長途老親朋聚首難荒城明炬火
野店略盤餐嗷嗷憐征馬霜風竟夜寒
暫遣鄉愁去茫茫又百端隔年當此夕兒女話團圓貧賤生離苦
兵荒旅食難祇應判爛醉客淚莫洩瀾
元日在平道中
客行依伴侶元日又征驛落歡兒女叢祠蒸紙錢疾風沙路暗
落照古邱圓正憶江南景梅開媚遠天
交河道中大風

春到交河冰不開疾風馬首暗征埃空屯格格輪蹄苦寒日荒荒
虎兕哀眈眈黃塵迷北望傷心白鴈故南迴正愁行路難如此悔
別清溪舊釣臺

讀愚山阮亭兩先生詩賦贈

風雅代盛衰斯文豈小藝先哲遺師承流傳有根柢嗚呼百餘年

莊廬崩榛翳嘉隆始濫觴末流迺橫潰自從啟禎來嗚噓不可記
或如若蠅聲或如蠅蟬沸或如古冢幽漆燈嘯魑魅或如侈殿荒
牛蛇眩神怪或如三日婦妝梳取嫵媚或如土木偶家金寡生氣
或如夜郎王黃屋嗤漢大詩詠著五行世變斯可慨 聖朝濫昏
氛重熙治必世運開鳳麟遊言清作者至宣城別體裁清眞變綺
麗溫柔實詩教穆如風人遺新城富天授萬象聽鍾鍾呂振鴻
音凡響一以問走也菰蘆人少負遺俗累竭來客京華頗覺耳目
異憑軾總俊民飛鸞皆髦士金張侈貂蟬田寶傾勢利冠蓋驚塵
埃營營各有謂鄙人昧所適曹騰祇益睡出門十步餘風沙目爲
腎低頭還入門拂拭增歎喟幸荷瓊瑤貽麗我塵土穢育吟見朝
嗽書讀爛仍繼辦香散在茲纒纒中未契素心托松筠濡翰聊敘
意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即送之還山
試披堯峯圖突兀堯峯出峒嶂杳蒼蒼環湖瀉明滅彼美山河人

青門旅藁卷一

七

結構倚巖穴植臥澗屢迴篠密徑疑閉松楓雜泉聲異響同清越
想見梅花開空山映殘雪幽人性坦易行止鮮滯迹偶隨山山雲
復買還山屐春江長離楓岸曉格磔送君默惆悵故山有泉石
仲春雪後侍讀王阮亭先生招李子德潘次耕梅耦長董蒼水同
集用積素廣庭閒韻五首

江南梅已殘燕北雪還積斜日澹寒輝冰河承欄滴愴然擁爐坐

空館閉愁寂

叩門枉尺書故人邀我去汨汨泥潦盈廣衢不可步立馬望西山

千峯晶疑素

高齋接時彥文翰互欣賞痛飲思阮生清談慕樂廣躡步臨前除

枯林寒月上

雪色生夜寒月華散空庭哀鴻千里音遠客千里情賴茲賞心侶

鄰醪還徐傾

論交極新歡笑語永夜閒近寺殷鐘聲幽闌疑空山惆悵此言別

愛君數往還

學士王吳應先生招李子德顧赤方王山長諸子同集時子德談

兵事甚悉

左掖春陰散西山霽雪初儒臣逢下直詞客數相於舊好來京洛
新交接應徐凍缸浮綠蟻碎雪鮮魚有客談兵事炎荒尚戰車
捷音連夜動民力幾時舒荏苒煙塵外嶢嶢涕淚餘憂時紛感激
痛飲且軒渠宮漏微寒淺春星醉眼疏尋欄索梅蕊格出片蘄
厭福知亡是留髡信有諸坐殘銀菡萏水吐玉蟾蜍大雅看前輩
論詩實起予羈棲隨燕雀踴躍笑鷓鴣方朔侏儒粟昌黎宰相書
掃門吾不敢開閣意何如

送翁武原同知黃州

赤壁山前黃子國孤城曲抱大江流張帆振柁乘春去建隼腰章

亦壯遊津漲桃花出鰲嶺雨來楓樹叫鉤輅才人佐郡應多暇盡

日吟詩上竹樓

青門旅藁卷一

四

送吳星若遊大梁

燕山芳艸送君行貨酒旗亭識姓名苑風流散杖馬狗屠悵慨
憶高荆天青二室低封樹河倒三門挾雨聲宋殿隋堤俱寂寞憑
君此去弔侯生

三月十二日得瞻

今上所賜宮詹臣沈荃 御書大字恭賦長

句效柏梁體

康熙天子垂衣裳曠曠白日照八方條支黎軒西結羌弱水縣度
紛梯航桃拔犀牛狻猊黃南蕩百粵通夜郎戈船下瀨艤河江蛟
蜃鯨鯢波不揚鴻臚句傳同萬邦 皇帝謙讓躬未遑內庭恭儉
絕俳倡詔書十道徵賢良數麟郊鳳天網張未央殿帷集書囊矧
攀側理澄心堂春容翰墨鍾與王擘窠大書刻龍翔腕縣心正體
勢壯屹如嶽峙鎮大荒爛如雲漢昭回光詔賜臣荃帝寵彰黃綬
玉軸陳中央再拜仰視垂奎章步躋依光日月傍艸莽臣薈稱恐
惶拜手稽首效頌慶 皇帝萬年聖道昌

送董舜民遊五臺山

我聞雲代間茲山神仙窟碑版難茫味圖經憶髮髯黃河右紫綵
恆嶽左嚀噪盤旋六月冰巖歲千年雪松柏森地底絕頂但石骨
五臺五芙蓉巖巖開奇絕東壘古雪峯倪視見冥渤半夜天雞鳴
日照蓮葉關西壘祀魔巖天池神龍穴危磴千雲霞複嶂隱日月
南壘益嶽岑林麓互葑蔚仙花畫續紛鐘磬暮超忽北壘覆嶺堆
古柏枝鬱屈一氣俯大荒化城時滅沒中壘萬仞餘削成表崢嶸
下方走雷雨陰崖纏虹霓瀉潭太華池瀉瀉珊珊碧君攜綠玉杖
茲遊恣探歷四月別前門青坡陀夢五月渡滹沱龍藏廟日亦
遂登清涼臺結夏住絕壁跣腳踏層冰山風冷心魄余本巖棲人
頗愛謝公展失足辭故山開滹京華陌逸興坐飛翻送君徒倚撫
煩君語山靈後期儻來覲

送梅耦長遊西山

西山青突兀連蜷都城傍馬首見空翠欲往神飛揚羨君遂幽討

青門旅集卷一

五

朋侶行相將攀躋詎一境勝事難具詳我聞西山寺香火多中瑞
刑餘竊威福紺碧爭輝煌冢墓何嶙峋石獸夾道旁朽骨噉猶猪
象教託空王豈徒供歷覽良足驗興亡諸陵接天壽想像雲氣荒
紅牆自頤嶺黃瓦頹清霜牛角礪斷碣松楓激筆黃潭柘古靈湫
其下有龍藏至今餘龍子蜿蜒出僧房君見當再拜神物非荒唐
或能致霖雨慰此蒼生望不似南山蛟拔木摧鬱閣殘雪洞壑淨
飛花洞泉青蟬娟春山秀黛碧澄湖光其搜窮雕鐫覽迹餘慨慷
得句儻見貽珍比璆琳瑯

送毛月山遊黃州

愁眼看春去它鄉又送行黃雲薊門路落日大江聲野堠殘花晚
蒲帆乳燕輕經過悲弔處赤壁至今名

送惲哲明孝廉下第歸

我來君又歸相送一沾衣孤騎桑乾雨千邨葉肥不須嗟失路
且得慰親闈似爾才終達靈谷訪釣磯

和葉九來憶鶴詩

玉山人偶出山惆悵仙禽隔縹緲月明清淚夢中聞松花滿徑
松風冷

題畫

一峯兩峯落日千樹萬樹秋聲仄徑惟餘磨迹空林似有人行
都門旗亭譚集贈別豹人赤方蒼水諸子
薊門四月飛絮稀火齊桑桑櫻桃肥客中相見不得意數錢壓酒
思妖姬旗亭紅闌臨紫陌繡轂銀鞍爭絡繹挾瑟經過趙李徒鳴
騶雅遜金張客我曹驚驚騎驢來狂談各謂文章伯春葱碎雪紛
驚刀王亞送酒金盤炙嬌歌盤舞揚蜚蜚短簫亂拍酒酣
樂極客思哀燕王高臺安在哉離宮別館徧舊蹟驪同早爭黃
埃聞道豐臺好芍藥前日繁華今日落君且莫碎射洪琴我亦休
擊燕市筑紅顏青春同可憐當歌有負深盃綠明日東西南北人
馬蹏蹏踏車轆轤

青門旅集卷一

六

和阮亭先生雨後西郭眺望見懷之作

次青字

西郭過微雨千峯洗更青悵君成獨往相憶騎徐停密葉涼衣袂
殘花明洛汀城中車馬客日暮塵冥冥

雨後出西郭懷冰修子湘耦長

王士禛

小雨高梁外川原如乍經浦煙天水碧山色佛頭青心賞遠朋
好孤懷託杳冥何時玉泉路吟上望湖亭

平湖鮑聲來持汪鈍翁先生書索題草庭

京師刺促廡下居鮑子晨訪過我廬手持一幅草庭記袖出寸札
鈍翁書要我更吟草庭句我思蹇澀才龜疏聞子卜築當湖曲玻

璃澄碧開雙簾小山玲瓏石嶠崢嶸雜樹桃梅桐栢松青藤紫互
斐絡糾龍甲蠶森騰擎讀書養親百不惡盤有積栗曾有魚如此

菟裘自足羨安能蹇蹇京華驢我有草堂國山北枯槎禿樹臨清
渠還君詩卷坐歎息青門三徑今何如

二李行呈閣學李容齋先生

君不見茶陵李文正四齡召對坐帝膝手斟沈瀛握斗杓沙堤築
成頭正黑又不見北地李夢陽騰掀踴雄詞場金鳩掌天龍戲
海流傳光燄森開張二子距今百餘蟠根遠選傳仙李文采風
流繼者誰合肥先生今父子先生二十登承明聖此驚鳳麟
三十致位已卿相說經麟陸何嶙峋珊瑚筆裁絲錦色絲綢補
山龍紋才力扛鼎料誰敵文思湧潮如有神跳盪已削韓蘇轍
扶不數齊梁塵驥子今年纔十六一日玉堂聲遠迎鳳毛麟角
崢嶸汗血龍文有錫躡同時安得兩嬖人帽側宮花映紅玉先生
愛士絕代希成蹊桃李陰菲華如扇對奇策龍芝砂漫勃敗鼓
皮又如般倅萃梓杞不棄輪囷與離奇江南賤士獨偃蹇霜花侵
盤布袍短絛泚空能說不龜鳴未免爭蚩蚩屢干羊豈悠悠
願識荆州心慕慕長安五月薰風涼海柳刺天梔子香此時休辭
一歸邸履箱塵尾爭輝光前擁生徒後絲竹可許彭宣到後堂
五月十七日喜聞諸公同官翰林賦贈五十韻

前用旅案卷一

七

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海內之士應詔集闕下者百餘人
上親試之得五十八人悉命官翰林纂修明史蓋異數也與余雅故
者施愚山周章注純翁琬秦對松齡錢宮聲中諧曹茂鼎禾
喬石林葉李于德因篤陳其年維崧毛大可奇齡朱竹垞蘇尊
汪舟次樹嚴孫友繩徐勝力鼎炎潘次耕未李渭清澄中方
渭仁象瑛周雅樞清原暨家成三遺下
秦華因培璣消流赴溪渤鳳翔儀高同麟游以時出 聖朝棟梁
具我我舉與與吏問關門典搜剔偏殿穴博學鴻詞士有詔徵詣
闕奏賦太和殿金石殷摩夏清越請璆琳鑑鑑詎蠟蜡三相驗討
論 天子親甲乙拔尤五十八一枚馬列維時月在臬既望越
二日喧喧下明詔並命登禁闕家宰持故事 聖恩特超越鳴鳳
翔鳳池排風羨毛質我方客京華枯凡類棟梁廡下新僦居畏熱
脫巾襪當食開除書驚喜失喚呀同時諸君子與我半膠漆故歡
諧縞紵提攜愧先達新交初蘭茝推挽比登還亦有吾宗賢飛鸞

偶時詰羣公既薨征吾賤亦厚誥此舉良曠典盛事久雍闕科名
束縛人如驥就銜鐵奇士苦攀拘不流得津筏嘉祐舉制科得士
惟軾轍三等占久虛何況二與一浩蕩蒙殊恩公等宜楊杭比開
啟史局行袖金鑽精肅事誠大難煌煌鉅著述餘子何足云唯
願排訐龍門扶風後應慶庶頤頤發凡及起例鄭重非項禱前明
三百年大事凡六七文皇靖難師忠臣慘刺剋遜國諸名賢姓氏
半磨滅典獻議大禮杖戍全肉血三案益紛拏賢姦傾別鳴呼
鎮撫獄清流離離羅尉閣寺內竈場盜賊外潰決民窮賦斂繁遂令
國步蹶思陵死社稷中外多仗節忠貞 聖朝開闢待特筆此
皆關治亂件繁宜縷悉微辭或隱顯義例嚴摘裁我學愧雕蟲我
生類蠅蟻詎能生羽毛行當返蓬華東朔躬枯樺南岫茹薇蕨茅
簪日似仰簡編事緡閑庶人豈敢議草野有公騰努力期諸公于
秋光史帙

前用旅案卷一

八

我尋于思君髯君才八斗我一呖兩髯才調大殊科兩髯意氣
特勝漆燕京二月尾雪片飛驚倒客中一相見握手眼為青君吟
兩髯行調我得歸且躬耕我吟與君異狂歌磊落君試聽我昔年
十五充賦鄉國賓三上不見收贈躋長跋中離羅綴羽翮負
薪牧豕荒湖濱男兒墮地自卓犖便欲揮斥九州凌五嶽安能鬱
鬱蒸蘆中稿項低頭把釰鏹翩然賦遠遊被褐來京洛紫宮閑道
高我我九關虎豹干門鑰東華軒騎如遊龍獨向東華躡芒屨出
從嚴馬諸君遊醉狎金張五侯誰談諧嗚傲公卿閒冷齋殘盃亦
不惡桑乾九月木葉黃我思跨驢尋嵩陽太室少室相低昂三十
六峯雲蒼蒼緱山仙人行相逢吹笙騎鶴聊徜徉又欲迴轡東到
海蓬萊三山至今在之杳不其青差巖安期海上遙相待須鞭
叱海若驅蛟蜃變化丹樓十二霏霞彩平生幾兩屐汗漫十載遊
然後歸去來散髮臥滄洲時藥釀酒養鳬鴈無功子光可以終優
游君龍吟聽我誦升沈有命我不愁公輩自畫鳳尾諾我歸即披

羊皮裘雄飛雌伏何足道兩髯要是爭千秋

兩髯行贈子湘

陳維松

我髯尤似綠坡竹君髯捲若蜩毛磔兩髯意外一握手熟視無
端笑啞啞家鄉流淚不見而見而乃在長安陌感激肺為肝磨
言離離互謂文章伯憶昔蘭陵數郡詩士輩賤子結交真
莫逆可憐爲人好心事拉我談詩妙風格花天同傾百罰杯月
地共枕千人石驚管三更每換吹腸絃半撚偏低擘一尺紅衫
不自惜直向柁中裏魚炙故將惡語惱蠻腰要使春頭暈微赤
邇來蹤迹頓錯落當日歡娛太狼籍晚歲交君才更健出手壓
倒羣兒百詞場虎跳或龍掀筆陣銀鉤兼鐵畫長安雪片大如
席我今誤作長安客底事背門淡蕩人也挽馬隨隨老革君家
水上幾閒閑君家煙際一區宅畦蔬差足媚盤餐園果竊能飽
盤榻噫噫噫得歸且種東邨麥
戲題兩髯行後贈其年子湘王士禪

青門旅集卷一

九

楚王宴章華乃以長鬣相彼鬣有何好霸國用自壯平生交兩
髯于思不相讓絕倫陳陳魁梧軼羣邵跌宕昨見兩髯行驟然忽
神王士龍能笑不吾髯幸無恙

已未七月五月初度遺懷二首

屈指忽成笑蹉跎四十三秋風易水北客夢大江南何日歸三徑
殘書老一龍浪遊有底急短髮漸參差

舊歲逢今日親朋笑語同東軒過疏雨屋角洗高桐泥客碧筒飲

開簾黃雀風茲辰坐愁寂寬句獨書空

月夜冰修耦長偕過阮亭先生寓齋同阮亭作三首

西山煙欲斂暝色靄城闕愛君高節秋疏梧得新月入門成一笑

脩然釋中鞅徙倚生夜涼坐聞鄰鐘發

星稀天宇青葉重露華白荇藻漾空除砌蟲俄喧寂談雜仙鬼

清話探史籍長安車馬地詎有此主客

旅人念歸趣憂心屢斷續坐久似吾廬清光漏疏竹單衾覺夜深

冷冷露氣蕭蕭尋未厭頻往來數能熟

月夜喜冰修子湘耦長科踈見過士禪

舉頭新月佳開軒滅明燭流螢稍開闌風露下疏竹素心二三

子比鄰往來熟漢陰無主實何用加幘屋

袞袞九衢中未少噉名客老懶倦逢迎當當較尋尺高齋時臥

病河漢忽已夕綠蔭被階生幽人見行迹

聽君談劍術四座輒色變青天走風雨虛堂激雷電香九合雄

雌太乙經百鍊勿快睡毗警應侯古所賤冰修談劍術甚奇

月夜起坐懷顧赤方

梧葉響空階颯颯疑疏雨羈人起披衣斜月照軒戶秋風千里來

所思隔湘浦

阮亭以詩索耦長畫次韻

漁洋山人老好事新詩乞寫敬亭秋關情我亦江南客紅樹青山

一小樓

初秋索耦長畫

士禪

十

詩到無聲足臥遊而窗含墨對清秋不知鄉思今多少祇寫澄
江與北樓

地震詩戲效昌黎體

歲在己未斗指申月之廿八朝日瞰京師地震駭厥聞初如地底

雷粉礪又如鯨龍萬車輪自西北來東南奔頃刻簸蕩搖乾坤雷

輻拉摧屋瓦崩市聲呀咻揚揚塵叫號觸突踏以顛車什馬蹶敲

輻輳拉摧大廈摧高垣礫塊揚箕天盡昏構榱桷棟桷折榱桷倒

填塞衢巷壘百雉頓崩崩門關九廟鳴吻墮蟠蟠餅餅折榱桷倒

麟死者疊疊三千人通州三河嗟可憐十獎八九離道遠腐屍敗

齒腥聞闕半籍以藁孰樵棺地坼水湧黑且渾舟楫失足埋屍臂

一月不止餘威殛都人怖駭遺臥眠白板露宿幕幕蕭蕭火亟興

憂燎燔反灰伏煤晨不餐我時幸免溝壑填我僕碎首面血殷徐

令巫咸返驚魂一夜數徙拊膺歎康回憑怒古所傳不周山頽注

水滸三十八柱維版安三千六百軸鉤連四遊
上下無窮驚胡爾頭踵生禍患恐是杜折羣軸地祇失職愁煩
冤乘雲上謁欲有言聞者拒關電目憤搏人虎豹露鰓齧趙起瑟
縮還伏跋嗟爾地祇徒汎瀾我詩踣駁頗不偷怪語自嬉聊復存
愚山侍講分貽敬亭綠雪茶和阮亭作

荆溪產芥苕梁溪出清泉兩美易合併溪路相沿綠艸堂穀雨過
桐陰漾清圓槍旗初脫焙蟹眼活火煎野夫倦著書石榻酣晝眠
睡足驚松濤湘簾颺微煙細啜來清風兩腋輕欲旋無事偶浪出
一年客幽燕僦父酪奴賤朱門撞乳羶強飲如茹檠棘吻仍澀咽
窮秋三日雨檐溜鳴淅淅渴喉正鼓嚙夢想還家山詩翁走長鬢
綠雪餉不憚澄碧汎哥定芳香襲蘭荃頓令宣城價突過陽羨前
漁洋好事者題詩緘素箋昇兀得妥帖奇句供流傳且吸且復哦
應接苦不閑願我才謝劣險愁雕鐫我自用法率成詩篇
將之登州留別阮亭愚山兩先生冰修其年耦長諸子

青門旅集卷一

七

一年客京華結交多老輩僦屋短牆連論詩古人配歷下自雄長
決泱表齊大阮亭宛陵正體裁驚喜漢儀在愚山卓犖元龍豪共
年清新都官派愚山士衡出菰蘆賦筆老未憊冰修數公狎齊盟
我邦陋曹鄴又如十萬師連營耀旌旆勸者皆吾敵堅壁幸不敗
長安豪俠窟歌舞日高會我曹文字飲好尚與時背過從忘主賓
談調寡拘閣露坐每宵分茗柯閒清話疏梧新月漏屋角秋河挂
得句忽狂呼快若爪爬疥茲樂固難常不謂遽行邁行行指海壖
黃腫古秦界我聞丹崖山俯瞰滄溟匯島嶼錯其中日月不在外
祖洲青蒼茫之果紅破碎半夜六赤龍騰擲洪濤內蜃氣吐宮闕
金銀幻詭怪嗜奇如嗜炙大嚼亦良快但惜素心違老淚雨如頰
臨發重徘徊離筵增噉噉竹帛與名山諸君幸自愛

送子湘之登州

故人去何亟老淚紛如霰黃菊酒盈尊分手罷芳宴昔別在蘭
陵此會在京縣平生憚貴遊涕笑就寢賤共坐藤陰下袒跣把

書卷踰月夜敲門貽詩朝滿扇掀髯意飛動隔巷數相見歎子
青雲士生涯守一研不種東陵瓜不求文舉薦縫掖多塵埃西
南旋轉戰側聞賢使君折柬招才彥郡閣臨蓬萊海日盪人面
仙都連十洲蜃市駭百變訪我舊題處墨瀋丹崖徧奮筆紀後
遊當使蛟龍聽愚山

我聞大九州香海環其外神海內絡之萬川勢交匯禹貢周職
方中央浮芥蒂鄒衍不可作疇與辨茫昧昔者始皇帝東巡極
海岱海神駕橋梁大魚射澎汜號為秦東門刻石表胸界三山
在水下其事頗奇怪邵生列仙儒遠遊信所屆遙飛阜鄉焉往
撫天吳背龍躡陵丹崖九點烟凝黛嶄絕日主祠覓與之眾對
日月影動搖島嶼光破碎朝潮激天輪夕汐裂地肺巨鯨若連
山奮鬣震晝晦時見新羅船墨點空青內廣乘渺何所歸墟誰
負戴木張悉文雄粹才更十倍歸來述滄溟始信九州大王士
商風吹蘿裳朝服青兕裘有友聞雞號仗劍之東牟前行望海

青門旅集卷一

七

水滸潁日夜浮中有蓬萊山南下接祖洲高邱試一登軼興波
濤流趙杏東海相慷慨吾舊遊計日受官俸幕下如清秋多君
策馬去珠簾不暗投第憐神芝生雜入菰草稠暇時得過棗移
擺君房舟歸來獻天子厥頌雲油油遂將紀功德勒石靈海頭
司馬進掌故發冊臨之眾橫筆埽石間顧盼凌九州王士
我生大言好誌怪恥逐眾口爭嘔啞壯遊恨不東到海壖編僞
塞徒搔爬此州相傳大謠詭洪濤百斛蟠龍蝦澄鮮忽俟小黑
豆此是真臘新羅槎日主祠堆紅破碎之果山蘆青純毫混茫
一氣雷雨晦夜半已擲金蝦蟆我坐一官去不得頭童尾秃翅
鰭沙誰何男子極豪橫徑縛短袴挽馬過我問祖州富仙藥芝
苗往往露磨礪君行儻值海市出定現幢蓋交紛擊為余一語
問徐福別來已久應還家五百童女果安在可選顏色嬌如花
詩成自覺棘口吻恐以妄誕遭噉啖登州太守王士我好友
鰓魚對嗽開官衙把詩狂叫定絕倒颯颯驚亂城樓鴉陳維

幽州淡白日易水多悲風吹簫屠狗竟安在蓬蒿欲沒燕昭宮
黃金漫低壯士色余歌汝和差能雄朝過孝伯家王阮亭簪醉
肩吾宅傳葡萄破綠月光白照見狂吟同岸幘羣雄相值
頗相惜接手輸心肯虛擲詆訶季緒何足云嘲笑參軍還作劇
一日歡呼定幾回暑雨嚴辰都不隔我夢東吳未得還重愁送
遠彫朱顏君今別我東牟去海風吹度之采山金銀樓閣出仙
島雲霞變滅須臾間此去蓬萊幾千里對面天涯自茲始登高
明日苦難留臨歧淚落金樽裏君昔愛我歌歌出聲還吞淚繫
交路衢酒肉堆朱門蛾眉曼睩亦徒爾宿痼時復當至尊身世
浮雲那能料但恨分攜失同調好向官齋啖鰕魚余亦東歸且
垂釣梅庚

都城衰柳送行幘應笑歸程我尚淹雞肋豈容遊子戀豬肝空
挫昔人廉幺絃絕響悲同調殘局推枰好覆瓿努力馳驅君自
愛憐余霜雪偏枯髻

青門旅集卷一

送

零文秃筆一邱埋蚤悔離羣意轉乖茅屋天寒差翠輿漢宮人
老賤瑤釵悲君壯盛長爲客似我飄零孰與儕此去儻能尋海
市魚龍鞭鰐可應諧
吳苑霜酣萬樹柑五湖秋盡水猶藍故鄉佳處皆江外詩果何
煩紀劔南節序明朝正重九客程遙數更千三也應自爲神芝
去丹訣攜來試其參
山川十二阻齊郊東盡蓬萊地勢散舊蹟時移憑弔古才人吏
隱好論交田橫島沒無龍戰羸政臺空有燕巢知爾燕閒多唱
和郵筒詩句待頻鈔
重九前一日將送青門友兄之登州適得晦水寄詩輒和其韻
晦水題紙尾自詭非子瞻不能作非半山不能讀余才不及晦
水而青門當不遜半山讀罷知爲駭然也試以呈舟石太守左
羽孝廉嘉淑又跋陸嘉淑
白溝河懷古

中分遼宋指河壩劃斷燕雲朔漠邊棄地至今羞石晉計和當日
誤瀟湘壕低野馬黃雲合天入盧龍紫塞連南北一家今已久三
關何處起寒煙

重過趙北口小憩

高柳湖堤岸重來眼倍明柴扉維舫水泊亂鷓鴣大有江南景
悠然濠濮情歇鞍敲枕久來往笑勞生

鷄鳴曲

寒鷄隔曉夜纔半逆旅挑燈起相喚槽頭羸馬嘶殘芻階下僕夫
嚴鞵絆出門十里天未明空陂月落人語聲東方曉曉星一箇前
行後行聞鐙鈴

蓬萊閣望海

我來一蹋蓬萊閣溟漲高寒島嶼秋元氣蒼茫日月浴青天出沒
蛟螭遊田橫五百餘荒砦徐市三千隔祖洲縹緲神山不可見天
風萬里聲颼颼

青門旅集卷一

送

冬夜遣悶效黃山谷

孤城索寞歲崢嶸撥悶攤書坐短檠紙屋撼風聲四壁海濤喧枕
夜三更故山儘可足藜藿官舍近來飽蠅蠅石罨木癭眞自悔絆
人何物是浮名

臘月廿四夜口號

臘月今朝二十四吳儂風俗憶江南掃罷屋塵祭罷竈長竿縛炬
照田蠶

已未登州除夜二首

去年除夜東阿縣今夜登州歲又除四十三年成底事二千里外
少來書錫標椒盤非故國紅梅翠竹憶吾廬漸星短髮不快意笠
澤春波有釣車

雪屋風鐙半子國青鞵布襪又年新城空海氣腥蛟蜃歲晚官廚
足介鱗膾有棲鴉驚炬火更無殘僕伴吟身連時守歲圍爐小
兒女料應絮語未歸人

雙白松爲房慎庵侍御賦

雙松偃蓋接空祠
黛碧尋常獨爾奇
簡寂觀前殘雪後
天台橋畔月明時
對舞玉如寒自照
分栖白鶴曉還疑
蘭臺霜色原如許
會見參天梁棟宜

東泉山房試茶歌

新蕉展葉荷始葩
東泉水木涵清華
垢穢叢篁走鸞鳳
蔽牛古樹攢槎枒
百頃風潭蹙霧縠
一澗略約橫枯楂
東泉主人木榻端
雅好事人不速賓
殊嘉嘉二隱胡餅
罽滿注惠山乳石
銚試煎陽羨茶
棋盤紗帽皆絕品
弱龍封裏來僧家
颺颺眼薄聲細彭
烹煮腹松煙斜宜
與砂注跳珠沫定
州磁甌飛雪花
腕輕欲隨列子御
背簾不用麻姑爬
團鳳小龍祇虛語
日鑄雙井何足夸
旋出甌釘佐杯盤
照波荷蕸羅鮮鮓
我雖不飲良看客
航船錯落爭譁嘩
僻微新令符一斗
雕鏤險句吟八叉
須臾林壑淨嘆色
城頭叩叩亂棲鴉
歸來清景疑夢寐
作詩急追逸麋麋
蒼蠅聲出蚯蚓窾
詩成

青門旅懷卷一

七

街鼓聞三過

作客

作客動經歲還家纔半年
故園花發候又上廣陵船
楊柳津橋暗鰓鮪曉市
鮮客愁正無那陶寫只詩篇

雨泊露筋祠

召伯隄下雨如絲
貞女祠邊繫纜時
雙鬟碧草歸人晚
綠蕪空湖去鳥遲
水面人家浮鴈鷺
灣頭艇子立鸕鷀
風扉破壁淒涼甚
扶屐還來問古碑

寒食宿遷道中雨

下相城邊路春陰
困馬蹶直愁泥滑
滑翻惜草萋萋雨挾河聲壯
天開野望低故園
淺絕處荒家澤藟

鄉縣道中喜晴

已過一百五何曾十日晴
今朝風日美客路眼眞明
侵徑野花麗隔林鳥語清
崢嶸山春望好空翠馬頭生

經下邳偶書卽目

驅馬古下邳川原歷遊目
屋角桃花明河上煙帆宿牧豕
散荒塍棲鷄上葑屋不見圯橋人
悠悠淮水綠任城太白酒樓歌
有序

太白樓卽濟寧東南城樓上有碑記云相傳賀知章令任城觴

白于此樓因以名誤也按史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樓當是其遺蹟知章亦無令任城事詩以正之

十日九日春風顛十村九村桃花鮮客行雖苦差不惡日斜歇馬任城邊任城高樓對芳樹相傳太白昔遊處當時六逸隱徂徠少年作達酣馳暉往往登樓弄杯醞當窗萬里天風迴嶧兒剗作鸕鷀杓南湖便醞葡萄醕偶然乘雲去謁帝遊蓬萊卻逢四明客呼作謫仙才孔韓裴張各雲散此開陳迹空蒿萊杜陵野老亦到此南池森木荒清泚城下卽古南池杜我來弔古已千年庵碑謬誤

青門旅懷卷一

七

聊道爾樓中不見古時人樓下仍流古時水回首望泰山一氣青

隄金泥玉檢俱塵埃七十二君復誰在落日沈吟動客愁城樹漠漠春煙浮行路誰知我心憂徘徊惻惻涕橫流君不見李白杜

甫雄壓百代終荒坵何況擾擾螻蟻與蚍蜉明朝匹馬更北去且脫鵝裘付酒樓

送友之鹽亭令

黃綬初爲劔外行蠶叢萬里引雙旌雲開曲曲巴江字樹暗卽卽杜宇聲擁縣山青馬首合亭詩馬首見鹽亭行春麥秀雉媒驚陳公遺蹟今存不石柱青苔弔古情

送友之莆田令二首

青袍汀草色烏石山名縣門前梨樹稀秋鴈聞灘激紙船鉤懶干

嶂雨橋樑萬家煙自識訟庭暇清音山水絃

聞道閩中好之官亦勝遊雲開越王石山擁謝公樓格樹冬能碧

菊花寒始凋扁舟或乘興應爲荔支謀

哭施愚山先生十韻

作者今誰是先生尚典型詞源源根柢才力赴滄溟一代高廚俊
千秋孰尹邢金門方朔米玄草子雲亭逝矣悲棲鵬清然泣聚螢
風吹易水白雲斷敬亭青素幔行當返窮交涕獨零死慚磨鏡具
生愧扣鐘廷身後恒譚論心傷有道銘便應焚筆硯絃絕為誰聽
送黃牧公進士南歸
他鄉送客難為別況送君歸是故鄉木落蘆花看去鴈月明瓜步
冷新霜不緣狗監稱詞賦遂有鴻冥興香茫叢菊東籬秋正好因
君夢繞豆花莊

九日贈別家二峯

前年歷下題餞句今歲燕山對酒盃六度重陽頻旅食百年霜鬢
幾登臺他鄉骨肉轉難別客路堪鴻總易哀跋馬送君增悵望叢
叢野菊近人開
寄壽汪純翁先生三首

青門旅棗卷一

文章載道器詎曰小伎為作者遞紛綸六經乃根荄根荄華不實
枝葉徒葳蕤詰匠亦代出寥寥知者稀先生探道要起衰託修辭
貫穿經史奧矩矱先民遺高談慎許可得失了不疑毗陵霞川後
代興諒在茲
代興屬清時藉君繼良史郎署三十年晚登金華陞日給上方札
月分太倉米石室納藏書是非浩煙海隻字嚴褒譏議論差微訛
大匠斤成風他人或血指龍性詎易馴掉頭乃脫屣一夕秋風生
雲鴻已下里
鴻鵠全高尚結搆堯峯巔齟齬面蒼翠開簾映紅泉雪水流寒澗
梅花澹空山山中有喬松偃蓋何亭亭其上紫兔絲其下產茯苓
上肪閤玉腴怪若鳥獸形青其儼可斷持此奉延齡
癸亥都門除夜
前年除夜楊劉店荒鷄喔咿短檠燄舊年除夜還家園挽髻繞膝
歡團圓今年重作長安客獸炭紅爐又除夕長安同舍多少年捲

波拍浮呼五白顧我老懶百不作撚鬚微吟坐倚壁過年即辦五
嶽裝半生會著幾兩屐來歲漸少去歲多百年疆半客中過
祭酒王阮亭先生招金穀似吳天章陶紫筍張杞園同集用夜闌
更秉燭韻分得闌字

玉河柳初暗金隄花欲繁春色來西山千里青嶺岵客意方鬱陶
坐令愁疾攢幸登君子堂賞心極清歡盤淨玉蛆白筋香梅蘗酸
文酒競慙慙畢景興未闌九衢冠蓋地茲會良獨難泥飲三百巡
剪燭弄觚翰欣逢郢斤斲靈蠅翼漫

丁鴈水觀察捧表入賀即贈別還虔南
仗簇臚句引漢官朝回笳鼓發長安玉函金鏡千秋節畫舸朱旂
十八灘過雨沙洲魚子白到時官舍佛桑丹鬱孤臺上江光好詞
客何人共倚闌
題龔節孫種橘圖有序

青門旅棗卷一

東坡云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
柑橘栽至易得欲買一小園種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聞若成
當作亭以楚頌名之然東坡園與亭竟未就也龔子節孫移居
陽羨仿此意繪圖乞名人詩詞盈帙矣又屬余題請至六七不
厭余感其意為賦長句書冊子尾還之
種橘圖詩誠雨軸展讀瓊瑤堆珠我病廢吟動經月彈指枯筆
思鋒鋒此翁竄謫走萬里思廉脩耳身羈孤蓬鼠燒蠅食諸子十
日五日慳花積雨東坡投老買田在陽羨便擬種橘三百株沈吟
茲願竟未果楚頌荒亭今有無葉生慕之雅好事種橘未成先作
圖蘭素一尺開生面皎皎玉立雙清嘯翠羽金丸紛點綴翽翽阿
段手把鋤君言此景殊不惡蓋頭節把客雙跌呼嗟百年鳥過目
芻狗撥擾爭蓬廬畫圖似真幻耳顛倒蕉鹿供塲愉我家亦在
洞庭上玻瓈萬頃青銅鋪兩山十月霜落後火齊亂迸紅雲扶林
閒飽噉三百顆酸寒不羨植梨湖山如此長作客蘇蘇掀髯笑
我愚卷圖還君清興發明年歸去不待秋風鱸

張魯菴水部招飲一畝居羣賢畢集斐然有作四首

我病索居久招尋有數君名流煩折柬水部況能文散帙烏皮几

臨池白練帶淹留歡竟日屋角霽餘曠

坐愛林泉勝爲園一畝餘磴危仍綴菊淵仄亦遊魚老樹侵霜秀

寒藤挂石疏到來幽興極誰更憶吾廬

此會帝京少故人蒼鬢多醉醒渾感慨出處各蹉跎味憶江鱗柱

益行鸚鵡螺酒酣誰斫地吾亦欲悲歌

華燈高樹亂石氣晚來青正喜看人飲誰言愛獨醒全勝病統如

急街鼓柵際曉寒星明日還來過新詩許更聽

京邸招集諸子送家樾公歸武林用東坡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

上爲韻得十絕句

虎阜花月天鷺湖文酒約屈指廿年前風流已成昨

盛事帝城偏名流鄴中亞金缸搖玉波樺燭銷永夜

凍蟾滄州酒清宵碣石鴻怪來霜氣薄春人舞羣風

座客醉復醒絲竹倦還歇人影散空除一片西山月

寒深城漏斷霜白月華清聽盡何處曲尊前過雁聲

入聚自成歡離離似夢惆悵阿咸歸慙慙此相送

冰稜滑馬蹶雪花壓檐帽客程三千三君行幾時到

我已越鄉久思歸路欲迷憑君將旅夢一夜五湖西

來因趨鯉對去惜唱驪駒今夜蘆溝月相思滿聖湖

君家輞川園正在西湖上試訪孤山梅歸時花已放

題豫章東湖園二首

行盡識東湖記得曾遊處綠樹暗紅橋幽尋從此去

煙外蘊紅亭煙中飛鴈玉不見灌園翁菜甲秋風綠亭爲蘇子卿遺蹟

送孫編修使安南

春明柳色送驪駒獵獵朱旂曉渡瀘百粵已看來翡翠九真應自

貢珊瑚荒城夜暗枕椰雨古堠春深格磔呼四海車書今日事歸

來王會有新圖

詹事高潛人先生以疏香圖卷子屬題卷中尚闕六言爲補此體

四首

茶甲融泥猶溼葵根滴露初晞先生攜鋤蚤出野翠欲上人衣

白白薤芽春蚤青青瓠某秋殘提筐自呼阿段菜把不待園官

使君不妨鉏菜宰相亦住山中閑卻和羹好手品題春韭冬菘

新築鴛鴦湖西舊業鳳凰山塢結鄰可許閑人儂是青門老圃

重輓愚山先生八絕句以下並錄

楚些高吟清淚灑故人零落意難降蕭條何限山陽恨秋雨秋風

滿客窗

八子驂驪重國門暮年詞賦益騰鶩建安風調開元格身後何人

得細論

傳經齊魯已陳蹤稷下誰凭講席重山色自憐華不注清秋依舊

削芙蓉

臨江江岸倚愚樓遺愛羊公片石留祇今閭阜山頭月還照江聲

鳴咽流愚樓公遺集

憶從京邸接簪裾茗碗詩筒下直餘腹痛玉河橋畔路不教三步

已回車

前年擁傳出天中嵩少題名處處逢三十六峯青不斷不知竿鶴

定何峯

望角林宗見典型顧厨屈指已晨星天涯大有窮交淚灑向秋風

溼敬亭

丹旄飄飄下潞河白冠易水自寒波江南薊北三千里落木嘯聲

一路多

後苦熱行客京師作

赤帝起鞭六赤龍炎官火織張當空原嶽噴薄何形形屈宇鬱煙

如甌中長安毒淫增煩忡欽陽翁熱蒸簾櫳層冰山堆不快意平

頭大扇嫌纖風長安客舍百不作箕踞科頭竟日坐水晶盤浸葡

萄空碼碯盤沈冰李大拍浮有顧尚書期稚穢只愁熱客過忽憶

前年當六月匡山絕頂涼飈發谷底長松激翠濤半天瀑布吹飛
雪夢飛不到五老峯玉峽簾泉勞結惜我家舊住東湖邊莫釐標
紗青刺天玻璃千頃風清漣吳娃蕩槳嬌采蓮荷花菱葉鮮可憐
胡爲執熱煩憂煎會須散髮五湖去扁舟把釣弄潺湲

慈仁寺古松歌

前年屢憩慈仁寺古松蒼翠流雲氣高枝偃蓋撐晴空低枝攬翠
梢厚地青天忽詫蛟龍蟠赤日只疑風雨至今年重到慈仁來蒼
皮慘裂枯幹摧一株已遭斤斧伐一株僅存神鬱屈偃仰尚與藥
虺爭愛惜或愁雷雨拔其餘四株稍蔥蒨青靑翻是尋常質我聞
此松植自金元年胡爲摧折荒寒煙摩挲三歎淚如縷嗟爾托根
原失所慈仁寺中大作集寺門日日飛塵土珠玉錦繡走黃埃日
炙風霾氣悽苦孤根不免蟲蟻穴勁骨寧能屈僧伍君不見廬山
簡寂觀高松千尺飄霜霰白鶴兩兩巢其巔仙人羽客時相見又
不見天台橋畔松作鱗之而蒼虬龍銀河倒挂玉淙淙樵斤獵火

青門旅棗卷一

何由逢吁嗟乎人生位置有如此上馬出門暮山紫

贈張真人

西侯辟穀從赤松果老中條騎茅龍真人丹成騰霄景揖金母拜
東王公龍虎山深閣紫府秀拔萬朵青芙蓉瓊芝瑤草畫蒼龍
娟娟節行相逢羨君不媿真人荷標雲玉樹煙霞氣丹篆錯落蛟
螭蟠青地森芒翹翹避看君豈是山澤癯富貴神僊兩兼致竭來
謁帝明光殿有詔黃門數引見班行禮數絕羣寮御廚八珍大官
膳方朔射覆天顏開舍人投壺玉女粲赤章夜半叩天關脣寸崇
朝灑芳甸豐隆屏翳紛紛後先喚酒祝龍何足羨屈指還山吾已徂
青門風葉鴻雁初何須更提秋江鱸鶴背乘風恣所如

李鄴園先生內召拜大司馬二首

東南幕府賜專征郡縣潢池有弄兵鈴閣何妨揮羽扇京觀蚤已
築蛟鯨安危實繫中朝望鎖鑰論萬里城回首兩江爭戰壘十
年銷甲盡春耕

牙旗高擁越溪還詔領中樞曉入班曳履上公趨魏闕勒銘石
壓胥山兩朝身許麒麟畫萬里風清虎豹閑武帳從容還畫接雲
霄玉几近龍顏

西安將軍凱旋獻紅綠鸚鵡各一擬應制廿四韻

七弦琴弓日三驅振旅時碧鷄通使節朱鸞奏鏡吹琛寶陳王會
共球集赤墀好音懷絕域珍羽表殊姿迢遞來京洛艱難別隴坻
翠衿原自異頰翼更標奇對舞仙人掌分棲太液池朱霞爛披錦
碧色弄清漪苞采鸞皇匹縹精孔翠疑金眸雙炯燦紺趾各森纒
乍入青叢暗驚翻紅藥運風霜辭繡嶺雨露託皇慈竝立雕籠
窄交飛板殿宜苑雲晴冉冉禁柳綠垂垂啄藥囊珠網銜花上玳
瑁含情宮女避學語侍臣知調舌嬌黃鳥清歌教雪兒呼名巧自
應照鏡漫愁思拊翼憐明慧依人訴別離聖情遙散物符瑞畢
臻茲越雉重周譯樂龍陋漢祠旅獒行自貢巢鳳欲來儀靈囿吻
呦鹿齋房鬱鬱芝微禽更何幸先寄上林枝

青門旅棗卷一

三

青門旅棗卷一

古近體詩二

送少詹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

九州九點煙四海環其外我聞昌黎語南海神最貴列號祝融尊
秩禮朱鳥配壽輪激地輪瀝澤陷離位日月所吐吞光景幻百怪
巨魚動吞舟八九不芥齧蹠踏連山移喝險洪波沸明珠開珊瑚
環瑤通鉅細其陽極朱方汗漫疑無地島嶼錯星羅雜國十數計
番舶乘風潮千里歎而至靈怪孰縷詳記憶聊梗概功大報亦崇
望秩自三代康熙甲子冬省方勤翠蓋倍宗封金泥川嶽走犢幣
義我卿瑯公奉詔南海祭冊祝領祠官導從假羽衛曲柄纖子張
黃旂交龍會金冊何煌煌署曰今皇帝錦鸞銀鑾飛雪戒駸駸
駟到及春之中氣氤氳日麗遙知牲璧虔髮髯丹旂曳赤螭夾頰
蚪蛭蟻獻靈異畢事縱覽古探幽闕有無仙人羊威慨崖山
淚殷紅佛桑花甘酸炎州荔前年公奉使劍閣攬征轡夔峽愁鑄

青門旅藁卷二

劉巴江急洋兩卷蜀道吟韓蘇互軒輕茲行復奇絕山川真自

待秋風鴻雁初還朝竹旌旆快讀嶺南詩碧海鯨魚大

將歸草堂東故鄉親友

六州鐵鑄成一錯三年悔踴長安腳春風昨夜夢還家草堂辛夷

已苦花大兒學書徐蚰鴂小兒學語聲啞啞嬌女狼藉施鉛華天

吳舊綳整不斜豈來起坐久按莎鄰雞喔喔街鼓過路河開凍綠

波瀾布帆徑下三千里題詩先遣兒輩知阿翁到家三月尾江村

樂事值夏初麥壠處處黃雲鋪櫻桃未過來鱗魚洞庭楊梅天下

無巷南巷北雞豚社處處招攜及老夫

南歸雜詩十首

失意倦爲客因人賦曰歸河身開東關石首到家肥一棹春三月

東風雁北飛五噫揮手去宮闕斜暉

十驛衛河路塵沙盡欲冥今朝柁樓底恰送曉山青隄柳遲牽纜

畦花入野亭扣舷無限興歌罷若爲聽

魯連偶儻士折矢下聊城孤棹經過地千年懷古情春風亂花絮

別岸嘯河聲寂寂空遺迹荒臺畱姓名

驟雨衝波立官船上屆遲遲帆鼓覺重雲岫複還疑滾浪花去

冥冥岸柳垂清宵不成寐蕭颯野風悲

一水分南北長年報穩流湖寬吞汶濟地古接須句菱岸牽竿簪

沙灣沒鷗鷗鄉心沿下水連夜繞揚州

任城吾屢過春晚又停艫漕急喧津鼓莎晴掠燕雛詩名畱李杜

山色秀龜鳧風景都如昨勞勞愧老夫

入舟春已夏勝槩憶鄉園芥菰山僧寄鮓魚江市喧青溪五柳下

白板一柴門屈指到家日新筵會上翻

鍾吾臨決口波浪野蕭蕭黃水淮沂沂青天螭蜃駭聞頻涕淚

壁馬且逍遙河干廟食者疏鑿想前朝書宋肅清公也

細雨江南路逢窗四月寒雲開葛嶧小天人射陽寬身世隨鷗鳥

滄浪老鷗冠淮流口夜急何處有垂竿

青門旅藁卷二

卅年揚子渡江水照星星來往慚津吏蹉跎惜壯齡湖頭京口白

日脚海門青山靈笑齒莽未暇漱中冷

舟中讀昌黎詩戲作

昌黎年纔四十五齒落牙豁如牛呵謂昌黎我幸明年已半百盤

鯁堅白排利錐十年長作燕齊客大肉硬餅刀截泥況今扁舟已

歸去故園樂事誰能裁會制三升野雞菜即啖百顆酸楊梅秋場

黃雞創新栗香梗堅滑休軟炊七尺得閑百不惡飽飯酣睡吟新

喜歸草堂卽事四首

客路三千外真成此日歸草堂開竹徑釋子款荆扉樹暗黃梅雨

溪涼白衲衣樵青殊解事已掃釣魚磯

一屋笑聲滿團團慰眼前兒頑作虎跳女大看鸛眠鄰舍攜樽酒

親朋枉素賤倦還吾意愜卽事總欣然

舊諳農事慣歸及試新犁雨滑騎秧馬村探喚竹雞林泉吾健在

藥餌未須攜已遠鹿門計系黎仗老妻

幽事關心最東軒灑掃無餘處臨池洗鵲散映網龍蕉葉

展新綠藤花市故株異鄉那有此高枕且于于

之武林舟中作

偶發湖山興翻爲觸熱行虎邱吳女榜驚脰越溪程纔解月初上

曉涼風欲生青鞵吾已辨先聽冷泉聲

不到

不到西冷久幽尋興劇增孤山埋處士石屋定高僧秋色高三竺

冬青拜六陵烏藤兼白舫處處記吾曾

四可樓夜坐

過雨新月佳湖山澹空翠明鏡涵蛾眉一一相嫵媚閑夜凭高樓

開襟延爽氣疏竹四面風荷香偶然至何處遲鐘聲南屏隔煙際

靈隱記遊六首

靈隱寺

青門旅集卷二

紺宇倚青壁攀躋出林杪峰頂海色明松躡湖光小理公經行處

香臺聚猿鳥月上蓮花峰鐘聲翠微有

飛來峰

千尺碧芙蓉突兀湧平地鵬喙怒欲驚猊抉勢如墜青林生石根

石瘦林逾翠上纔古時藤下委千年蛻

冷泉亭

到此自成趣冷泠瑩心神泉聲冷枕席雲氣生衣巾隔澗疎翠壁

楮桂榮冬春白蘇去已久浩然懷古人

射旭洞

石進一線天龍疑千玉乳雲霞常滄龍鼻晴亦雨倒垂青蒲首

賢辨聚可數鬼斧鑿玲瓏仙靈茲棟宇

呼猿洞

高僧昔呼猿猿嘯應層嶺羅屋激飛泉花龕隱清磬猿去今千年

月明山澗冷洞口梅花開寂寂橫孤影

三生石在下天竺後唐聖德太子立石開字

探奇不厭深仄徑絕行展澗水香落梅叢篁媚幽石澤公竟有無

磨別辨鮮壁落日不逢人山空有磨迹

山行即景

微雨湖上來東風忽吹去望見南高峰溼雲巾冒絮拄杖款山扉

偶然遂幽趣趨牆頭峰色青籬落清泉注古梅四五株欹斜互偃仆

枯蚪駁蒼蘚香雪沾衣袂好事得山翁風香分日鑄小住亦復

佳蕭疏澹庵慮

拜岳鄂王墓下二首

岳鄂墳何處棲霞落照中黃龍竟遺恨石馬尚嘶風詔獄成三字

羈魂泣兩宮賀蘭誰踏破灑淚滿江紅王作滿江紅詞有駕長車

馬角憐淵聖龜茲足紹興君王無遠略大將亦何能入夜靈旗閃

屯雲古木層年墳畔水鳴咽繞西陵

家二峰招丁約園毛柳黃諸君看牡丹分賦四首

青門旅集卷二

一捻沈香亭北百叢移春檻前何似阿咸花底嬌歌急管繁絃

鄴下才名丁虞河閒風雅毛良清平試翻新調賦手何人擅場

忽憶草堂穀雨類盤餐露籠霞一樣故園花發年年惆悵天涯

葉葉枝枝曉豔風風雨雨春殘明日預愁花謝夜深把火還看山

詩夜惜長

寄題陳叔峰閣雜用少陵遊何將軍山林韻十首

舊識名園勝枯槎臥短橋高松原聳壑獨鶴故昂霄正有幽尋興

無煩折柬招誰言居近市已覺勝情遙

亭軒自虛白筠石總幽清一徑香雷蝶雙柑午聽鶯蕉炊兼竹菌

匙滑想尊羹飽飯支筇出林泉次第行

鷺粟分畦種山鵲晚著花樹深飛翠羽藤古蛻修蛇詩律老逾細

登臨興未賒何人解載酒時過子雲家

春園一夜雨曉徑溼燕支峭倚竹添翠潏潏潏入池蘋開魚不覺

花落鳥先知辛夷兼芍藥豔葉漸紛披

夏木交柯暗風荷一頃香鉤簾凍雨過岸噴酒危涼跂脚幾皇近

探書委宛藏夕陽歸翼亂城郭晚蒼蒼

潭影開曉鏡秋櫺臥白雲先生獨隱几客至偶論文墨帖驚華換

爐煙鵲尾分小山叢桂好金粟綴紛紛

寒日轉成趣園扉局不開松徑落殘雪石橋橫古梅海鶴偶一嘆

飢禽時下來高人方宴坐斜景覆蒼苔

憶踏匡廬頂香爐倚瀑泉晴嵐飛急雨暑月冷重棉便思投老計

未辦買山錢羨爾幽溪絕淪連勝輞川

十年高臥客舊直鳳凰池已是驚鴻繳憑誰著接離風流餘老輩

項領任羣兒自覺閑居勝詩筒鎮日隨

主人湖海氣才力敵陰何老覺文章健詩成感慨多壯心頻攬鏡

醉眼且高歌我亦求羊侶巾車不厭過

戲題青門介壽圖歌

男兒行年五十不快意富貴神仙兩茫昧塊磊突起方寸閒崢嶸

恆衡嵩華岱偶然遺畫介壽圖畫師渲染聊遊戲華堂景物秋新

鮮金粟半吐芙蓉妍蒼鹿銜芝綽鶴舞雕欄碧檻圍綺筵堂中貌

出髯翁坐錦幃朝衣驚鸞補起花金頂銜水晶雜佩刀鵬綴瑣珞

青門先生豈賤貧儼然大品稱官人德曜相莊亦垂白鳳翹緇帔

我心
將遊粵東別西亭毛稚黃吳慶伯諸子

昨夜夢羅浮蓮峰三十二海水搖空青飛泉溼巖翠仙姝顧我留

瓊液飲微醉翠羽紛啾啾參橫林月墜覺來乃茫然身帶西湖邊

西湖二三月十里桃花妍鴨頭染新碧螺髻青屏顏忽復乘逸興

去上桐江船桐江到桐水沿洄四千里花落瘴煙中鵲鵲棲簪裏

君臥孤山雲我羅浮月揮手長相思天南瑤草歇

桐廬道中

桐廬一何佳江水清且澗遊僦若乘空鱗鱗繁可見倒浮蔚藍天

沙明雲錦亂山鵲映層巖高下殷紅爛微風四山來飛花目爲眴

桐君不可尋空藥蹤汗漫日暮聞清猿江迴碧山轉

富春渚

千峰束一江激江逾駛兩崖翠若奔帆漾翠微裏凌晨過釣臺

風便不得賤望入青冥曉曉俯江汜石壁搖煙蘿巖花雜紅紫

安得千尺竿先生釣名耳

曉過釣臺不得上

七里空青十幅煙推篷已過釣臺前會攜陽羨棋盤片來品桐江

十九泉

衡州道中

歸雁碧天盡輕帆太末城有邨皆橋樹無確不灘聲山入聞天峻

江趨湘水情喜看戎馬定墟落試春耕

常山曉發

夜雨洗青嶂巾車映曉暎松杉滴疏響鷓鴣散空邨嵐翠撲衣溼

泉聲爭澗喧欲尋丞相塚牧犢上荒原

餘干官舍題壁

琵琶洲樹綠含煙羊角峰青几案邊一夜桃花春雨漲漁舟直到

縣門前

登餘干冠山三首

點點青山白鷺疏
疏蟹殼漁莊干越亭
前淥漲琵琶洲上斜陽
桑三千年茶竈考亭一窟墨池俯仰都成陳迹山僧自汲軍持

廢堞已無遺蹟人家獨對寒蕪
賸得長卿詩句白雲秋草嘯烏

舟泊瑞洪坐洪福寺竟日
維艇尋山寺老僧解送迎品茶誇竹庵

樟樹一軒碧桃笙八尺清欣然成小住新浴試衫輕

樟樹鎮晚泊
問阜峰高翠靄橫孤篷水驛晚煙晴天垂野岸星辰大拆亂荒原

功何意出儒生
候火明正憶中丞開幕府似聞枹鼓咽江聲虎園豹房諸將健論

峽江縣阻風
百丈牽猶溼長年困石尤峰巒銜兩岸蒼翠上孤舟江帶銅鑼閣

雲封玉筍幽周郎有遺壘何處問巴邱

過螺子山望文丞相祠
丞相空祠螺石邊孤舟弔古一潸然崖山血盡憐精衛柴市魂歸

泣杜鵑亂後松杉無宰木草荒最屬臥寒煙黃冠故里成遺恨暮

雨垂江風滿天
泊蔡和追悼蕭孟昉四首

春浮主人蕭穎士曾記相逢膝間東畫舫清歌銀母扇行廚斫鱸

水晶蔥
當時賓客盛名園任昉衣冠文舉尊頭白故人重問訊飛梁燕去

草侵門
亂後刊章告密頻咎繇欲祭語酸辛青山處處堪埋骨顛顛都船

老此人
百家燈火傍江邨橋影灘聲月一痕今夜西昌城下客不須聞笛

已銷魂
上十八灘二首

怪石森森布孤舟
關嶮盤渦浮象馬急湍臥熊羆太古誰鑄鑿

鴻濛亦好奇千篙爭一罅
邪許力為疲

匡風驚險絕天柱亦雄哉
石齒晴飄雪灘心地殷雷虎牙紫綬縷

鹿角突奇危試問三巴
估何如盤嶺堆

又十八灘口號三首
萬安縣南雪作堆灘聲百里殷奔雷觸熱炎州君莫訝扁舟自愛

荔支來
黃公灘上響驚湍旋殺崩雲五月寒兩岸青峰青不斷輕帆安穩

第三灘
大舟牽簾避石角小舟刺篙石罅中茶灘拳礪龍灘壯賴江也要

鐵梢公
樟樹村村山鷗斑溪流處處碧灣環船窗竟日推篷坐看盡西江

雨後山
賴江舟中憶亡友魏叔子三首

十年蹤迹恨離羣
宿草青山黯暮雲苦憶毘陵秋雨夜竹樓燈火

對論文
每話金精意惘然相思欲上剡溪船我來試問金精處十二峰青

響杜鵑
想像荒榛掩墓門名山不朽即兒孫水西破驛扁舟客暮雨青楓

嘶猿
盛誠齋儀部權關鎮江賦贈

十年華省客使節
大江西郭抱雙流合山圍八境低麋籬編菜麗

五日南安舟中
客路愁逢節晨倍黯然枕柳橫浦驛風雨上灘船市小蒲觴薄

鄉遙午夢牽吳閭
城下水簾鼓正喧闌

函谷封泥九劍門倚碑硯天險自古今梅關勢雄塔嶺徑繁九曲
危磴盤百折磨天盤垠墀入雲吃雙關仰視僅一罅青天直如髮
細思周秦前橫嶺界百粵推髯雜黎黎人煙隔楚越斷階啟任
尉佐乃借竊荒哉黃屋娛公府豈雄傑樓船揚僕軍銅柱馬援烈
至今千餘年世亂紛攘奪唐宋遺流人此邦多遷謫叶偉彼澤潞
師壯茲澶淵伐功大謗易生瘴鄉竟埋骨衛公與萊公異代同一
轍柳州嗜食慕昌黎喜見蠟志完吾鄉彥抗疏逆鱗音同子瞻
枕椰菴僧人為築室樓傳鐵漢名氣壯騎箕訣記一恐漏十更僕
難縷述高名宇宙開一一垂史筆往來皆此地遺迹尚髣髴巨憊
或免爰忠良每離羣千古貉一邱臨風氣為咽過嶺地漸平百里
喜疏豁爽道多蒼松蜿蜒蟠蛇質人代閱宋元柯幹飽霜雪翠羽
落高枝紅梅得古驛維時仲夏初薰風未炎熱陂田稻花香溪路
榕陰密蠻花爛熳紅蠻女跣足白叶清池見游鱗邨墟亂鳬鴨
活活湖泉鳴青青蕉林蔚殊方欣乍到即事亦可悅大海在其南

清門旅集卷二

九

百殆所自出珊瑚明明珠貝幾壓琥珀叶犀象栴沈檀乘潮集番
船叶征斂析秋毫密署澤憂竭詎知聖主意未嘗貴遠物郡縣
戒繭絲罔問自充溢大府實高官牟利到鹽鐵試酌隱之泉誰淫
李勉節治鑄與椎埋姦民多窟穴此又關隱憂欲吐更捫舌薄暮
投逆旅休駕脫巾襪濁醪沾滿盞盤餐稍羅列主人意不薄庶幾
慰飢渴露氣生夜涼纖纖見新月飄飄愧老夫旅懷坐鬱邑迢嶢
復入舟整帆遲明發

入峽

千峰兩岸插天青一綫滄江曲曲縈枕簟怪來煙翠染荆關畫裏
放舟行

集公二首為某公作

葉公名好龍夢想翼一遇屋壁牆洞開畫龍以百數一朝真龍下
驚汗走且什虛名易摧敗掩口笑童豎真龍儼不來公名竟千古
龍行固天矯見爪尾不露詎能從擾馴俛逐鰕鰻步爾來一何愚

悔為葉公誤溟涬雲濤寬掉頭蜿蜒去

戲和子湘葉公之作兄延齡

葉公好畫龍頗亦得龍趣鱗爪作之而屋壁滄雲霧潛見與躍
飛一一理可悟姬公大聖人取象非無故真龍爾胡來似為虛
聲誤吾聞龍所蟠千丈靈湫洞出必從以雲風雷激其怒葉公
亦大黠真龍良可怖子視猶蜿蜒蜿蜒奚足慕

端州謠

千年老狐戴髑髏蒼狗白衣不相識猙獰跳踉能人言山雞離礎
街羽翼蜺蛇晝遊山霧昏訓狐夜嘯庭樹黑椎埋惡少誇堅肥腐
儒低顏坐倡仄泥滑滑行不得南禽啁啾客淚零杜鵑意良厚不
如歸去苦叮嚀

發端州書感

垂老憐交態江山還自妍半篙舂嶺峽浪五簞蠻人船灘水潮通海
星巖翠插天端溪片石好吾與爾周旋

清門旅集卷二

十

海珠寺

珠石江心立榕陰覆一亭城浮波浪動島入海天青洋船龍幡颭
僧堂盛氣腥乘槎從此去星斗近南溟

南食行

嶺南食物可怪吁爾雅瑣細闕筵疏昌黎作詩亦絀漏我來日擊
非誕虛繁瘠形團團日生背雌常負雄行躍躍未盡黏涎紫縷
狹長多足非即且蒲魚圓徑大車輪腹下開口眼睜睜泥釘黑色
不盈寸蠕蠕類類拖尾蛆蟾蟾多尾俗名游魚鰻哥綠名鰻魚
蛇頭名魚花紋錦緞如蛇尾八脚圓圓則章舉一名帶帶魚海婦
人長五寸許宛然婦女同形模有蛇四足似蜥蜴亦文綠質窟渾
於蟾殼如山作牆壁蝦蟇蚺名紛孳其餘怪狀尚十數一一鼎
味充齋茹雖和酸鹹毫莖桂象箸欲下仍躊躇實憂腥惡損腸胃
僧廚寄食長茹蔬菰子自是神仙品貢支黑葉葉朝霞可與支
而謂皆佳品也譬如萬鬼宅幽窗飄然飛下羣仙姝綠雲裁帔

補絳羅東坡詩海山肌膚如雪瑩瑤瑜我欲綠章乞青帝佳種移

植來東吳洞庭楊梅堪娣姒堆盤火齊交珊瑚並時江鱗羅美味

鮓魚石首鮮而腴勝乎荔乎願自愛炎州魑魅不可與久居

晚泊清遠

急雨洗炎瘴暑氣欣暫清眼色連遠岸落帆倚荒城煙際船火聚

沙上新月生聯拳宿雙鷺開闢免疏螢夜久疑風雨蕭蕭蒲葦聲

峽山飛來寺通同阮亭

逆浪倚風帆入峽風逾迅翠濤乍低昂目接不暇瞬樹杪見招提

相傳自神運想當飛來初六丁激雷電蒼龍駕雲車神官嚴駭駭

鬼工一夕成遺蹟千年見高下隱紅亭參差露紺殿竹樹交翠微

山色濃于澱又聞歸猿洞巖壑幽峭嶠猿去碧山寂猿歸玉環獻

茲事出稗官亦足資談倦登臨悵未遂帆迴腹屢瞻鐘聲殷空江

江明夕霞綸

前題王士禛

方舟宿瀕陽高峽賦蒙密乘風指飛來喜近調御室蒼蒼苦提

樹逶迤寺門出金碧閣蕭梁幻語恐非實禹陽二帝子何年此

棲息言采阮俞竹遙應黃鐘律如何遂不還空有湖城憶東上

緣崎危詰曲味蹊術夾磴荔奴陰青蔥上初日石壁留孤雲飛

亭俯江色沈沈晴川綠活活流泉疾敷坐憺忘歸道遙問摩詰

舉石山歌

入峽出峽二百里瀕陽之峽特秀詭泉石曉嶠青刺天琢鏤玲瓏

誰幻此咄哉造物真好奇巨靈夸蛾疲鑄錯鈿鈿宛轉類空洞怪

石撐距爭巖巖突如熊隤下飲水竦如鵬啄驚驚飛鉅如劍鉞割

晴吳密如束筍排蒼苔空蒼翠強名狀鏤刻繪畫徒爾為插江

絕壁無寸土下瞰江心蟠水府盤渦深黑十丈餘地底轟轟喧萬

鼓人言其下穴老蛟腥涎呀呷吞牛牯絕頂遊戲來羣仙補鱗孽

芝張瓊筵羽衣絳節紛婀娜雲錦屏風圍石壇韶石山高近咫尺

仙樂鬚鬚鳴鳳鸞我來仰望不可上光景變幻雲旂翻雜花漾漾

吹細雨千崖萬壑空嘯猿

觀音巖通同阮亭

夕棹瀕陽峽晨帆觀音巖拔地碧芙蓉秀色何巉崿峻壁削無土

垢石橫松相短樹雜叢穉冬夏青甍甍梯磴入巖厂暗壁如蝸黏

危閣綴燕巢集金身覆一庵縣乳象瓊瑤五色垂鬚鬚長眉一老僧

誦經聲誦誦誦憑檻俯清江江光映蔚藍告辭苦患迫探幽意未厭

靈境難久留獵獵風蒲帆

前題王士禛

粵山無寸膚斯巖益屢屢其下蟠水府其上排雲霓洞穴豁天

半十丈臨江涯崎危躡虛空險絕緣鉤梯白日忽晝晦疑逢魍

與魍魎蝠如白鴉鍾乳皆倒垂懸懸掩洞門狡獪神所為暗瀑

響陰壑尋丈安可知灑落深潭中如弩齊發機佛座雲霧生濛

濛沾人衣遠江上明月闌干拂參旗歸舟意恹恹絕景誰能追

彈子磯

倚江巉崿削石壁屏障橫鋪染丹碧翠崖磨天五千仞蒼根插江

三百尺杉杉青青皆倒植石縫蜿蜒走蛇蜴青冥無徑愁猿飛

空或有仙人蹠呀然竅穴自生成篙工指點黃巢迹彈丸有無真

荒唐鄙語齊東聊倚世俗傳訛每如此炎方荒陋那足斥兩岸

峰巒正趁人臥看風帆如箭激

庚嶺謁張文獻公祠寺在雲井

來雁亭邊路縣崖豁一門天圓五管閩山壓百蠻尊丞相祠堂古

丹青遺製存薄帷挂蟲網殘碣倚苔垣榕樹亂雲葉藤梢絡石根

簡編已陳迹風度尚堪論炯炯識安危繫憂譏涕淚繁淋鈴悲蜀道

金鏡想開元託興勢支賦頻驚鷹隼魂崇班還僕射似郡憶鄉園

開闢蠶叢險鑄鏡霞駭痕嶺南公行人過枕席旅客薦芳蓀

有僧徒住應無巫覡喧空梁仍海燕落日應曉猿木客新詩句楓

人暮雨村曲江平國在松石帶山樊平國公

觸熱度嶺喜聞家靜山兄使節已抵豫章率爾奉簡

祝融絳蘇朱麾幢南荒毒熱神所邦赤螭軒騰驂駕六朱鳥觜沙
刷翅雙兜輿上嶺日卓午十步五坐緣竿植頰肩赤腳汗流趾呿
喻喘如吳牛履僕夫顛蹶我亦病踟躕濯足流淙淙哺投大庾馳
擔裝主人問答語不曉緋袍黃蓋新使者滕王閣前艤畫樓書
視學體統異朱旆獵獵金鼓縱縣知西堂屢夢我恨不奮飛心則
降握手欣然洗炎瘴對牀風雨焚青缸弟酬兄唱得好句璫簾金
玉相擊撞東湖荷花爛雲錦輕帆連夜下章江

宿清江寺

舟熱如甑炊暝投巖寺宿古佛照瑠璃空堂飛蝙蝠坐久簾荷香
鐘聲歇還續月上東南峰娟娟嬈疏竹

盛誠齋儀部招登八境臺二首

雙江如帶繞城流積翠參差擁堞樓五嶺北來煙樹迴八閩東眺
海雲浮丹梯碧檻還今日蘇壁蟲碑記昔遊玉局風流曾此地惠
州老去又儋州

青門旅棗卷二

三

炎方初伏此凭闌八扇窗開俯碧湍飛鷺浴鷗晴檻聚堆藍湧翠
晚尊寒宋元灰劫餘高棟吳楚風檣倚急灘白鵲朱樓俱蔓草隔
江殷殷寺鐘殘

舟夜

露坐遲明月東峰缺處生杉篴千尺影搖漾半江清輝輝水螢亂
滾滾夜灘鳴暑氣宵分薄風涼白紵輕

豐城道中

蕭灘一夜雨颯颯疑清秋曉放劒江艇江渾渾漲浮沙村漁網集
遠岸菰蒲幽向夕櫓聲亂青莎飛白鷗

讀阮亭先生南海集戲題奉簡

前年先生嶺南去郡守郊迎令負弩紅衫官道擁蠻娃黃帽刺船
謹蠶戶今年我訪羅浮春邦伯如帝鬼司閭託宿願遭逆旅罵半
飽喜與彌勒親回帆曉泊頓江下故人邀我弄盃半
先生南海吟壓載鮫珠三萬顆浴江孔雀翠羅襪出網珊瑚紅磊

矧我詩強哦口如箱黃鐘鏗鐻錯舌啞昌黎足令籍湜儼醉翁或
許蘇梅頗頗子美較量事未稱意只餘一事應輸我我來正值
荔支天賴此珠堆瑪瑙盤清泉初浴絳襦皺蘭香微孽冰肌寒嚙
唇嚼雪融無滓瓊乳霞液爭芳鮮方紅江綠誰比數叙頭丁否亦
可憐飽嗽半月變髮髮衰容看鏡驚朱顏題詩遠寄華不注想見
先生掀髯捧腹吻流涎

武昌謠

武昌城頭墮天狗城中半夜聲如吼百犬狂一犬獠牙稍團團中
丞府鳴騶橫貫將軍肘九門樹旗畫飛轍牧奴屠兒印如斗團營
十萬銀刀都爾曹齏粉行遭屠不見菜市街縣賊顧誰作逆者欺
與吳

筠州漫興

鳳山之麓古筠州兩城中貫錦江流仙蹟有無象石嶺柑林青翠
點魚洲秋深驛路樟仍綠霜薄陂田稻更收摩挲北宋殘碑碣依

青門旅棗卷二

四

舊東軒屬子由

西陂雜詠爲宋牧仲先生賦六首
淶波村

結廬宋城下豁達南湖口天水涵空青烟波盪窗牖閑扉狎鳬鷗
淺渚足魚藕試披輞川圖淪連勝此不

釣家

泛宅計元疏移家意殊快小艇籬根棧閑登高柳挂落日攜年歸
秋風響蒲稗釣亦自不得得亦自不賣

緯蕭草堂

水閣煙鶴小渚寒秋光薄媚媚西風吹葭莢日搖落草根亂蟲聲
蒹葭通夜作高人晏眠篝燈自織箔

和松菴

天空激翠濤夜靜疑風雨開簾濤明河松頂月初吐攜琴就松根
一彈聊再鼓寥寥空山中冥心遊太古

菱梁

水淺菱葉亂水深菱蔓長菱蔓牽船葉亂愁漸衰一水橫略約
采采盈幽香溪路久延伫新月隱迴塘

放鴨亭

朝呼蘭鴨出暮呼蘭鴨歸寒翠啖石髮浮沈弄漣漪浦樹含遠綠
空亭漾清暉沙頭兩鷗鳥與爾共忘機

登臨江麗譙望閣阜山

山如傑閣竦翠靄橫半空白雲生山腰卻遮東西峰雲去眾峰出
了了青芙蓉福地傳圖志列仙有遺蹤搗藥畱丹白靈禽鳴湖中
斗壇掃叢竹瀑布吹天風玉像出碧土鐵鐘識咸通宮觀千餘年
屢見劫火紅唐碑想剝泐宋碣應苔封我來已半月未暇試孤筇
青鞵蹋泥滓慚愧塵土容茲晨俯危樓碧浪涌且重秋釐正如洗
秀色開心胸青鳥從西來寄聲語仙翁五嶽願儻諸逝將巢雲松
中秋客廬陵使院戲效楊誠齋體

前年中秋客西湖南高北高雲模糊去年中秋住白下大珠小珠

濺簷瓦今年偶作廬陵客四望青天喜澄碧三年祇得一年晴今
年那得雨今夕屋角初上黃金盆月華桂露微細縷須臾萬象共
一色碧煙斂盡玻璃寒官釀黃壓醺醺釀釀釀釀釀釀釀釀釀釀釀
自醉我白醒金波倒射鷗鷺杓夜深獨上凭危樓月仄下瞰白鷺
洲螺峰一點蒼煙浮青原黛色橫城頭滿前清景供冥搜我詩老
懶愁瑣錢直向誠齋乞句子明年月似今宵不

舟中九日

九月頻爲客今年又轉蓬川長遙雁滅秋老異鄉逢嶺樹千盤翠
江楓一葉紅東籬花自好漂泊漸成翁

安福山行

涉冬氣微溫南中信殊候噉澹林景清密寒翠微痠紺碧間青黃
霜林紛纈繡刁調振虛巖羣響互奔湊路傍千穉松青青類含酎
人聲驚麋逸泥迹於菟闕磴石溼古藓暗泉洩巖竇汎流去無蹤

紆徑忽復還明滅榛莽中蛇行屢回屈斗折赴陂渠龍隴決縣澗
出谷見邨墟人煙午炊後田家欣有秋負喧嬉老幼空園臥輓轡
低牆垂橘柚悠然懷故山歲功亦已就

分宜道中二首

山腰紫細徑仄磴滑苔封紅葉不落樹白雲時露峰凍泉依古澗
崩石偃枯松颯颯黃茅什驚心印虎蹤

萃礪山行盡平洋帶一川茶花繞籬落子可爲花 舊麥秀陂田
積飲投前瀾鵬盤偃暮天寒江臥虹影驅石話當年 麗澤是故相

題孫徵菴前輩觀瀾圖小照二首

十年宦海得閒身回首驚濤拍岸頻何似鶴湖風景好鴨頭微皺
碧粼粼

白髮紅顏羽翰生黃婆丹鼎大還成御風會訪三山去身在龍簪
頂上行 微庵題詩及之

袁州謁昌黎祠

祖龍一炬灰墳邱燭龍晝暝天帝督西京老翁彊解事手箋口授
牛毛稠當塗以還亂瓚紫南島北索如焚蜩 況復上柯沒已遠

東西二鳥鳴嘲嘲帝憂濁世塞樵樵遣公駢 下九州東坡碑記
錄 鈞韶九奏響阿閣金鐘大鏞鏗天球二鳥縮頭萬駭咤儀鳳

舞獸紛夷猶炎州湯沐帝所賜潮州量移仍袁州袁陽山城僅斗
大袁山屏顏袁江流元和去今一千載雲煙草木榮光浮祠屋三

開古臺下丹楹粉壁龍蛇幽豐碑倒薤纏最鳳公神縹緲應來遊
星旄騰霄軼浮景挾兩蒼螭駢素蚪十洲羣仙從邀戲閭閻綈馬

扶桑軛我欲挽公敬下拜臨陳瓣香公許不韓門弟子四五輩躬
提郊籍誰其僞天門誅謗公不來風寒竹樹聲颼颼

宜春臺懷古

圍市千峰斗大城層臺四望翠煙橫巴陵水闊雁初到嶽麓霜寒

猿夜聲吏部殘碑纏野蔓寶皇遺蹟竄山隄文章勳業俱黃土寂

寂寂江夕照明

臺左為昌黎祠化

人日小飲牧仲先生署齋賦贈二首

軍吏放衙罷脩然高士廬一尊又人日萬卷苦吟餘殘雪明屋角

梅花對道書凝香簾影外凍雀下空除

鈴閣真如水臣心 聖主知指揮閑羽扇擬甲靜圍棋

雪後登滕王閣放歌

我攜鐵篴羅浮回豫章城頭吹落梅羅浮仙人大狡獪飛廉滕六

供呵搗亂灑梅花偏原隰千峰一夜爭曉曉披白鶴髦獨上滕

王閣九疊屏風失青翠瓊樓十二垂珠箔長江瀟瑟迷孤篷漁舟

藏浦高桅泊團團萬頃水晶盤一片寒光耀寥廓初疑海上浮神

山蓬壺縹緲不可攀其物禽獸盡白色

又疑誤跨玉虹入月府玉龍抱杵凍不舉霓裳對對舞仙仙清虛

高處寒如許回頭堆堆堪堪簷冰挂地鐸鈴語鱗鱗萬瓦溼煙

浮旋覺此身尚塵土忽憶滕閣今千年滕王蛺蝶隨荒煙子安退

之骨已朽何況珠簾歌舞當時妍惟有西山只如舊此中棲隱多

神仙洪崖丹竈流銀承蕭史茅龍耕石田我欲左攜葛句漏右挽

梅子真徑呼玉蚪騎上天雲中縞鶴紛翩躑或言神仙之說竟茫

味且飲美酒酣朱顏向晚江山轉清絕逸興擊雲坐超忽夜深踞

雪還上來揮手寒窗招海月

漢四神古鏡歌為家汝為作

飛廉鼓鞀嘯祝融幽煉三商騰雄虹

取兔作脂斫桂叢一片秋水空復空柏梁建章窗玲瓏嬋嬋照影

芙蓉紅茂陵相隨葬龍子千八百年精不死飛出人間土花紫硃

砂翡翠斑斕起阿咸得之豫章市按圖考銘十二字幾以古錦陳

文凡要我作歌傳久長湘簾夜夜凝寒光雷電掣取憤隄防

南康阻風和彭覲宸

宮亭湖上春風頭落星灘頭浪拍天二月未殘五老雪長年誰放

九江船黑豚無數正吹浪白鳥一雙時掠舷篷窗竟日蒙頭臥弟

倡兄酬覺汝賢

題錢舜舉三疏圖和牧仲先生作

眼底青青見生榮泥融雨溼流新翠箭筈翻土一尺還錦綉乍脫

嬰兒臂恰疑江南三月天不應蘆葦已出地細看乃是三疏圖

溪好手寫生殊雪苑先生精賞鑒一疏五十六瓊珠

十六青門老圃江南客蔬譜風味頗能說爭春蚤韭抽露牙破寒

晚菰壓小雪糝羹青嫩蔬苗肥點匙鹽豉尊絲滑鶩雷霖玉簪如

釘拘頸爛蒸壺似鴨

小摘爪甲芳薑辣橙香紛縷切二十七種庖郎鮓五百食器烏樛

年無事作行腳南窮北極窮寒熱

將軍不負腹恐此亦復非良圖齒雖未豁霜生鬢青門三徑行荒

蕪芋區瓜瓠歸當鋤展圖惆悵胡為乎江南何處無三疏噫噫吁

江南何處無三疏

庚午五日楊青邨大令邀泛琵琶湖六首

上湖船

琵琶洲漲浸城門也有龍船鑼鼓喧最憶胥江水嬉盛黃龍十丈

綳旗翻

七陽溪頭急雨生羊角峰尖斜照晴遊人艇子爭歸去鷓鴣滿湖

柔艣聲

人散湖空鷓鴣閑斷雲薄霧有無閒移船更向梅巖下臥看雲林

一幅山

三又艸徑聽呼牛一抹邨煙紫翠浮山照欲沈殘雨散斜飛白鷺

掠船頭

背郭人家蚤上燈青衫小吏立沙汀底事回棹已曛黑使君貪看

晚峰青

芝城道中偶維舟村步即景

夏木十餘株交柯暗空翠
葑簫三四家繞溪種菱菱
赤日無暑氣郵婦餉田歸
舟中爲彭觀展題四時漁樂圖

篷窗十指如懸槌彭子持畫
索我題展頁四幅漁樂圖平
湖好手今倪迂桃花水滿
蒲茸綠潑刺白鱗三尺玉
簫風湖岸荷田田綠陰樹
底枕蓑眠秋汀雁落秋山
翠得魚沽酒船頭醉忽然
幻出千峰白一竿清絕孤
舟客看圖鬚笠澤湖我亦
煙波舊釣徒憑將逸品雲
林筆簪笠樓錢貌老夫

六月初二夜泊康郎山書所見

火雲噴噴日欲暝康郎山
脚船拋可崖深樹黑鷓鴣
呼漁燈星點互澄映湖東
黑雲起如綫須臾潑墨滿
湖面風伯噫欠初蓬蓬忽
然震撼翻天宮戰馬萬匹
車萬兩奔騰轟轟聲殷空
阿香玉女助

青門旅棗卷二

七

威勢掀掀海簸何洶洶可憐
山根艤百艘大船小船相
舂撞叫號吸呷人聲呢高
桅摧折拔枰駭浪澎湃走
石缸飄瞥一覆誰能扛赤
光映陽前門黑雲裏疑有
神龍掉其尾倒捲番君半
湖水雪霄窮蓬塵萬矢雨
聲似拔昆陽壘漲水盛溢
屋瓦飛虎豹股栗牛馬死
平地定應深尺咫三更風
定雨漸微敲火照船乾處
稀我書一束亦漏澤不眠
咄咄頻嗟咨篙師斂手向
前語君今得生乃大喜破
書數卷不值錢飽蛟螭腹
尋常耳日出開船打鼓聲
起看波面難紋生光景變
幻只如此得喪俄頃何足
驚君不見鳬鷺拍拍風飽
帆湖光依舊青于藍

北蘭寺記遊六首呈澹公

仿舫居

巖屋如蝸螺盤旋通詰曲
仿舫五芡餘芭蕉半池綠
何處來炎歊高樹夾修竹
到汝堂

到汝堂中坐倚然涼吹生娟娟
翠簾合嘒嘒幽蟬鳴我欲數清
簾臥聽疏雨聲

列岫亭

列岫隔江青孤雲就檐宿煙
渚白鷗飛樹杪風帆逐微雨
鶴嶺來南宮山六幅

種瓜圃

開荒薈薈林藝此五色種
艸徑露未乾老僧來抱瓮我
亦種瓜人煙雨長饒重

棟花坪

棟花坪在到汝堂左高下種
棟樹子愛其景因名石磴上
修坪苔徑破幽輟棟樹百餘
株濃陰午匝市想當花落時
地衣紫錦溼

澹雪泉

泉絕佳而舊名澹雪泉俗子更
名以澹雪雪似參寥泉例也
北蘭澹雪禪西湖參寥子泉
以二老名風流亦相似山月
轆轤聲幽鳥忽驚起

青門旅棗卷二

七

又寄題棟花坪

北蘭幽絕棟花坪上有研成
青玉枰棟陰滿地山鳥寂隔
院時聞落子聲

李渭清宮贊典試雲南遙寄二首

銅龍閣下承新命黃雀賦前
過洞庭楚煙開六詔遠澄沅
天入九疑青木瓜峇古餘
鑾金筑城荒閭使星舊是長
卿乘傳地盛張幾輩許傳經
前士盛譽張叔俱從相如受
經

古驛秋蟬疏柳黃碧油幢擁
下瀾滄鐵橋銅柱標蒙詔一
握孤雲露點蒼象馬頻年通
貢道賤蠻盛世有文章去攜
李白瑤璃研詩句流傳徧夜
郎

青門旅棗卷二

青門旅棗卷二

旅案文序

世之言文者曰文必有法夫法何昉乎豈嘗有懸爲成式命之曰如是以爲法乎抑自觀者見之合于道中于人心有自然不可易者焉故以云也譬之樂然喉中轉氣管中轉聲七均備而一調成而疾徐舒斂高下清濁不失其則也苟無得于聲氣之元徒求之器與數猥稱今樂猶古陋已毗陵邵君子湘環偉奇逸士也績學工文爲宋牧仲中丞公所知中丞淵雅善鑑拔以斯道爲任與子湘爲青雲之交乙亥秋以所刻旅稿寄予曰子其序之子湘著述甚富此其客遊卽次之作積有六卷可謂勤矣予竊慨夫爲文者日言法而莫知法之本也雕繪景光以飾浮采造綴巧僞以揚虛聲不原諸聖賢之旨無關於前古當今之故誦習一二家言句倣字摹謾譌然託于人曰法如是斯文之病也豈所謂載道者哉子湘之文華而實簡鍊詳贍各盡其致著法也而根極理道輔翼風教喻諸獨而信諸人則有超于法之表者韓愈云其皆醅也然後

青門旅案文序

肆焉係樵云人宜一二百言者能數十言輒盡情狀至言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庶足當之矣迨讀所爲李忠肅公傳致歎于烈皇帝之英明而不肯用公策卒至宗社淪胥主臣同盡有不禁愴然而悲者此尤流俗之文所未有也竝質之中丞其以予言爲有當乎不華山七十四老人王弘撰序

青門旅藁文目

卷三 序十六首

思硯齋詩序

周櫟園先生文集序

贈王子重先生序

送翁武原詩序

送張君之南靈別駕序代

贈戶部尚書王公祖名宦錄序

送姪璿遊太學序

張水部歸養詩序

豁堂語錄序

送孫太史周儀部出使安南序

吹萬集序

仁和李氏宗譜序

青門旅藁文目

南城程氏族譜序

寧陵縣志序代

青翰草序

少司馬王公奏疏序

卷四 記八首 書後雜著十首

飛來峰記

夜遊孤山記

倚柳堂記

毛會侯垂竿圖記

問津圖記

嵩陽書院記代

重建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愚林記

書响樓碑後

書嵩山石闕銘後

書朱文公同年錄記後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書雙忠遺翰卷後

王北山哀辭代

族兄靜山提學哀辭并敘

張烈婦哀辭并敘

甘霖應禱頌并敘

清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文貞公誄并敘

卷五 傳九首

明監察御史張公傳

登州太守譚君傳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雪樵先生傳

青門旅藁文目

進士王東亭傳

馬氏二烈女傳

贈兵部尚書馬公家傳

八大山人傳

朱孝子傳

卷六 碑二首 誌銘墓表六首

蔡忠襄公祠堂碑代

清故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

公神道碑代

丁九貢先生墓誌銘代

諸老道墳銘

王母韓孺人墓誌銘

清故文學耿君墓表

文學明卿楊君墓表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墓表代

青門旅榘文目

三

青門旅榘文目

青門旅集卷三

後集

武進邵長衡子湘

序

思硯齋詩序

合肥許君生洲大父中丞公明天啟開守紹興夢東坡手授一硯
明日童子種竹郡亭于巖窈窕得硯刻天然硯三字背有東坡
像蓋郡亭枕種山麓相傳山以越大夫種得名云中丞公寶之數
十年明末失于亂時中丞公既歿而君之尊人蒼巖先生追念手
澤顏其齋曰思硯既而君宦遊京師乃自爲思硯齋詩紀其事一
時與君遊者又作爲詩歌以傳之余聞攷東坡年譜未嘗至會稽
友人毛奇齡之言曰公守杭去此僅百里往來遊居亦未可知或
信然耶東坡之硯如鳳凰尾洮河石之類皆爲銘而不及天然
意當日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失之遂不帶芥耶久之詩益多君
乃類所得詩若干首屬余曰子爲序夫物成毀得喪相尋于無窮
理所固然君豈真介于一硯與亦曰先人所好吾好之硯其小

青門旅集卷三

者耳然而子若孫方且香嗟嗟歛于既失之後至于數十年不置
則夫詩書栝櫟之澤之存者其世守勿墜可知語曰硯其小可以
知大則是編之傳宜也嗟夫坡公距今六七百年其間功名富貴
勳爲雲煙者何限而一硯之微願使人得而愛失而思歷久而不
能置然則士君子所以自不朽于世者固有在哉

周櫟園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士不幸不遇則隱約終身幸而遇矣其才氣慷慨足以自
奮功名而往往遭廢斥排擯不一竟其用甚者遭離既患至誅友
體關木索雖屢什屢起卒不免抑鬱坎壈以死而其文章之僅存
者乃僅與貧賤隱約之士爭一日之名嗚呼可悲也歟櫟園周先
生少舉進士筮仕卽有能聲順治間歷官福建按察使遷布政使
前後治閩凡八年閩險多山時郡縣初定數反覆先生調畫兵
食經略百方閩賴以全以副都御史徵復縣擢戶部右侍郎忌者
側目爲蜚語聞上逮繫刑部獄獄日急有詔朝審部院諸大臣皆

集先生自列狀訴諸大臣傳視未竟俄大風起西北揚塵沙蔽天
晝晦暝風擊手中所視狀入空去風定冢宰大言曰天意如此獄
可疑同列皆然之奏上未報會世祖崩大赦得釋時順治十八
年正月七日也今上初和理還其官以僉事按察青州尋遷參
議督糧江南未幾復遭劾解職聽勘先生博學多著述所爲詩文
極富至是忽夜起徬徨悉取火焚之曰使吾終身窮賤不偶者此
物也迨事解而先生亦卒矣悲夫先生既沒子在浚綴拾所爲賴
古堂集若干卷傳之且屬予序予以爲先生詩文久自行于世
皆知愛重之獨悲先生位不配其才遇不究其用爲可歎悼蓋天
下有事常患無可用之才而士之才者又往往患不盡用嗚呼如
先生者不可惜哉不可惜哉慈溪姜宸英誌先生墓稱所爲詩及
文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創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剽竊前編而歸之
大雅又稱先生方對簿時吏卒猶立銀鑰鑰呼暑聲如拂手琴
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先生意氣如是其詩文安

青門旅集卷三

三

得不卓爾出羣也先生名亮工字元亮櫟園其號在浚字雪客好
學能文章有父風

贈王子重先生序

進士之名猶古也古者學成而爲進士後世成進士始可以爲學
三代之時上之入于學者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其養之之
漸必自一年歷七年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獨立而不反謂之
大成然後論選于鄉升于司徒司馬而名曰進士故古者無不學
之士士無未成之才今世則不然其急者科名也其習者辭章訓
詁也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說童而學之白首而浸淫焉一切經史
子集兵農禮樂天文律歷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爲是不利于制
舉閒有一二瑰奇辯博之士稍思旁涉其源流其父師之操之也
惟恐不嚴幸而成進士矣然後得釋去經生家言而其閒又有不
說學與不暇學者陋者飾與馬儻從蓄聲伎亟譏會誇耀里閭以
自豪其有志者又以仕爲學往往困于簿書期會訟獄之繁嗚呼

信乎學者之難其人也黃岡王子重爲今學士吳廬先生次君歲已未就試禮部成進士不肖留京師曰吾將歸而肆力于學焉子重以名家子能自刻苦好古義紛華靡麗之習無所動其中而今時銓法壅滯山進士起家者或索十餘年乃得官王子行矣負好學之資居可學之地而假以寬閒之歲月譬之于舟堅其楫施其帆櫓其用良矣以之行江河之中沿流而遇風吾能竟其所至哉于其別也爲之序以廣其意

送翁武原詩序

錢唐翁君武原來京師謁選得黃州倅行有日矣翁君故善詩爲賦別詩四章諸與君遊者皆和之謬以予能文屬子序黃州楚名山水處也江出夔峽下荆渚合洞庭沅湘會漢沔以至于黃蒲洋蕩橘浩無涯涘隔江武昌石門諸山峰巒隱見縈繚萬狀憶十年前中表兄楊簡菴令黃陂予一再過其地輒游眺竟日獨赤壁不在此今黃州後人多怪予瞻之誤按圖經嘉魚有魚嶽大崖之山嶺

青門旅集卷三

王

江爲赤壁北可望烏林陸口宋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今屬嘉魚也黃州之山則名赤壁地志曰赤壁距圻而近北望武磯是也亦名赤鼻桑欽水經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又左徑赤鼻山南是也子瞻博極羣書不當從俗訛誤爲壁豈其撫江山之如昨悲其雄之易逝偶借以發一時憑弔之感其誤謬有不足深論者邪夫攬山川之勝詳攷故蹟此賢有司事也若夫道情離諸君子言備矣簡菴從子陶雲今方以觀察蒞黃陶雲好古工詩亦愛予文相見必善遇君君試以予言質之

送張君之南寧別駕序

南寧古邕州地當桂林西南徼瀕大海外連交趾是惟颶濤瘴霧毒熱之區蛟螭蝮虺之所窟穴林蠻洞蠻鳥言卉服之民之與居仕宦者往往不樂其地而別駕所以佐守然有分職或主錢穀或

遊徼盜賊塵廬其職之所司不敢旁及吏民持牒懇卻案略不敢省不者爲侵官故雖有瑰奇特立之士思自建豎恆鬱鬱無所表見嗟乎豈朝廷設官意哉長洲張君屬如令登封仁慈尚教化尤自愛力矢廉潔登封人信之曰廉令也位于其上者皆信之曰張君廉令也以卓異聞于朝朝之卿大夫皆信之曰張君廉令也而今例令以卓異舉者得爲御史給諫其次亦爲曹郎君廉顧皆不得得南寧之別駕以去其心獨能無介介邪雖然君儼然守古道者也士守古之道者內外遠近劇易惟上所任使皆可自見故夫謂君不樂于茲行者淺之乎知君也于其行序以送之

贈戶部尚書王公祀名宦錄序

世祖章皇帝師入關仗大義驅逆關賊潰西遁而青豫間多爲賊保聚元年八月墨勒根王議遣兵下山東河南前戶部侍郎淄川王公時在京師懼東省桑梓地一旦重罹兵乃身出邀說王曰殿下奉命討賊麗中原不共之讐甚義電捲輒馳不旬日而平幽燕

青門旅集卷三

四

甚武畿輔以南亡不釋耒倚機傾耳以待命者然殘寇餘孽所在保聚二東三河聲教未通驟以大兵臨之恐民情疑畏堅其附賊之心且兵法有先聲後實者請按甲休兵遣一介之使宣揚義聲則兩省可傳檄而定墨勒根王大喜奏遣公以原官招撫至德州以書諭城中陳利害既福降之諸郡縣相繼降至濟南稍稍置官吏收版籍布威德眾志大定東次青州趙應元者黠賊也擁眾數千僞乞降公信之不設備應元乘夜襲青州城陷公死之嗚呼當申西之際海寓土崩大河南北受僞命負固者相望蠶屯蟻聚至不可勝數然小民何罪數年之內雖次第削平而老弱苦係累丁壯膏野草民之離子鋒鏑者不少矣公單車馳尺一之檄下五十餘城消兇海岱間晏然若不知有兵革事功顧不偉與或者以青州之陷咎公之疏天下事患固生于意外而變起于不及防既已出身犯難詎能一一逆觀厥禍特視其幸不幸耳在易需之六二曰需于血出自穴需濡也血傷也君子痛生民之塗炭咸橫流之未

已將濡迹以濟之雖傷不顧若其出不出天也然則公之心獨苦而遇可謂不幸矣公死再閱月將軍哈哈木率師復青州擒趙應元誅之事聞詔贈公戶部尚書子祭葬官其一子後三十餘年繼輔學臣以士民請檄祀公名宦公之從子學士君又徵薦紳先生詩若文紀其事而屬序于子按祀典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死勤事勞定國則祀之使公非有功德于民既三十餘年矣士若民何所不忘于公而請祀之耶嗚呼可以觀公之事矣公諱龍永字衡皋別號澗澗世爲山東之淄川人

送姪璿遊太學序

邇者廷臣言太學人才所自出比入貢者多無以稱上廣厲至意願下明詔令學臣選茂才異等者郡學二人州縣學一人以名聞貢入太學詔曰可于是吾郡以璿應詔予于璿爲族父行又常從予遊其行也何能已于言上之人操以進退天下士者文而已耳而原乎其意亟亟焉欲得天下士而用之者又不以文蓋生民之

清門旅藁卷三

五

治否中外之利害得失一代之理學事功節義皆待此數十輩科目之士羣起而任之而今時所爲科目之文守章句攻訐詰騷天下瓊瑋卓犖傑出之才俛首而束縛于其中方且相習爲丐貨剝竊空疏無用之學以徵俸于一日之得而不知所返是故所養非所用豈上之意固然耶吾邵氏之先實祖康節自淵清公履歷而南派衍吳越開它不敢遠引梁谿文莊公存歷中外所至著清譽正德中忤閹瑾幾蹈不測晚以請養歸講學東林得濂洛之傳武林弘齋公嘉靖初以議禮忤忤臣拜杖遠戍著書數百萬言學者私謚弘毅先生今年予客越得讀其書所謂三弘錄者益想見其爲人相距二三十年間東西四百里兩鉅公職業相望若吾宗二華然嗚呼科目如是可謂無負矣璿內行醇備事親孝居三世不析箸力學者古自六經以迄史漢唐宋大家皆涉其藩舉業之言亦能高出儕輩以故名聲起使挾此而希一日之倖何難顧予望璿不止此方今賢士輻輳太學如東漢郭林宗符融唐何蕃歐陽詹宋六君子之流表表史冊者今固宜有其人然求其可與講道德資古今者終身得一二人已足願益讀書慎交遊務爲有用之學以庶幾文莊弘毅所樹立使世謂科目有人詎不偉哉曩予客京師久名公卿及四方賢士往往親予試持予言以往諸君子且幸教璿也

張水部歸養詩序

六經之教惟詩善言情而情莫切于父母之養顧三代之盛也臣予往往不自言其情而上代爲之言小雅四牡之辭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解者曰諗念也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也夫使臣不言而上委曲言之如此使其請之有不聽乎故其時無不養之親親無失養之子而南陔白華華黍作焉三詩皆筮詩亡其辭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蓋言奉華黍以養其親如華之潔也自是萬物咸遂其養而王道成矣故繼之以由庚崇丘庚更也言物雖更變託于大邱之上靡不遂也及其既衰上

清門旅藁卷三

本

既不能周知臣下之情而臣下亦無由以自達乃不得已而託爲憂愁哀怨迫切之音以庶幾于上之人之聞之也而采詩者亦備錄其辭列之變雅祈父北山諸什是已聲音之道關乎盛衰信夫今天子孝治天下士大夫親老無他子者得終養如著令水部魯菴張君以壯年歷官曹郎有聲譽一旦念太夫人春秋高白其曹之長爲請于朝以養歸諸君遊者皆作爲詩歌以美其行余得而讀之大要其情潔其旨厚其詞淵乎爾雅類有合于南陔白華華黍所稱詠而非祈父北山憂愁哀怨迫切之音可髣髴也然則是詩之作且以鳴王道之盛焉其傳也固宜詩見冊子中者若千人四方之士皆有之屬毗陵邵某爲之序

豁堂語錄序

華菴上人持其師豁堂語錄若干卷自錢塘走京師三千餘里屬予序予未習佛家言而嘉華菴之意乃爲序曰夫學佛者之有語錄猶夫學儒者之有集云耳自穆子三不朽之說並立言于德功

而後之學者莫不鉅心擢腎疲畢生之力以漸成一家言傳後世然開攷前史漢藝文志所載至隋已亡十六七歐陽修稱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卷宋存者僅十二三以今日所見求之宋元明亦復如是嗟乎是皆世所稱能言之士也其文往往汪洋奧美震動一世之耳目世之好奇愛博者往往慕說稱道之而數百年開已凋殘磨滅不可勝紀彼其說雖未必盡合聖人然類多依本孔孟之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禮樂刑政治忽之大端穿穴鉤蠹以成其說然猶不能傳遠如是況乎虛無濔泊如浮屠氏之言者歟聞浮屠師有達摩者以爲三藏皆筌蹄不立文字而後世學其學者顧喋喋咕咕欲以信今而傳遠毋乃感歎雖然吾見世之號師弟子者輕棄師說守之不堅甚者角立門戶不幸遭離禍患死亡則自諱其師更名它師者有焉今墓表揚其師于既亡之後篤信自守墓菴之賢有吾儒所不能及者矣豁堂爲臨濟宗其傳遠有端緒常與今相國益都馮公交相國

青門旅集卷三

七

欲延致之京師豁堂堅謝既示寂相國銘其塔而新城王阮亭先生語子曰豁堂本儒者其詩清麗可誦云

送孫太史周儀部出使安南序

皇上天覆地載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四裔之君長重數譯檣類閣下使節往來冠蓋相望而安南于諸國尤恭順先是逆藩構亂道梗塞又其國再易主顧懃懃不忘天朝事大之禮勿懈益虔上嘉其忠詔選廷臣通達國體知使事者滿漢各一人往諭祭其故王又滿漢各一人往賜璽書襲爵如故事上親灑宸翰書忠孝首邦四字賜之恩禮有加于是編修孫君儀部周君承命以行朝之士大夫皆贈以言子閒按史冊安南古交趾也滇粵以南占城真臘滿刺加之屬雜國以十數安南最大宋元來世備外徼明承樂開常用兵郡縣其地不數年輒叛宣德間以二楊議罷之復其國然而終明之世叛服不常今天子仁聖神武或逆節萌生王師所臨輒飄席捲而守禮之邦則寵嘉而褒異之薄其貢入不利

其土地深合古聖王御遠之道而安南亦明于逆順王享惟謹所謂主臣交得者也何其盛歟又聞弘治初翰林侍講劉戡使安南宣詔明日遽行所賂遺珠香犀象及橐中裝直可數千金峻卻之一無所受交人愧服爲建御金亭于思明道中今兩君皆博雅君子以學行受上知視戡所爲無足深異兩君行矣當必有增重天朝炳煥史籍者若夫交遊之離合羈旅行役之勞山川風土瘴雨蠻煙之異俗皆小者也故不書

吹萬集序

楊子聞緒令餘干之明年余以粵遊經其邑楊子余中表親也喜余至延之署中歡洽累旬日已乃出其詩曰吹萬集若干卷屬余序吹萬者何本蒙莊吹萬不同語也蒙莊之言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故其所爲似真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似汙者極取竅之不同也激者論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唱于者唱者眾竅之聲之不同也然而冷風則小

青門旅集卷三

八

和飄風則大和寥寥調調刁刁而自合乎籟者則無不同古今之詩亦然詩自三百篇離騷而下有漢有魏有六朝有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今海內稱詩家其不同也猶夫竅也其音之洪纖高下正變清濁剛柔嗶嘰緩促急和平噉咤之不同猶夫竅之聲也而要其緣乎情治乎法各鳴其胸之所欲言而扣之而成聲則無不同不成聲不足名詩余怪夫百餘年間譚詩者之日陋也主漢魏三唐者詆宋元人詩曰旁門曰小乘主宋者詆前之所作曰賸曰勦甚則怒其子孫乃并其祖父而皆之波流雲擾詆譏盡出不惟其是之折衷而規規焉分流派別異同以斬其勝而後已譬之三尺童子截六寸之管空其中而吹之偶得一二聲守之不變且號于人曰吾之聲可使景風翔慶雲浮吾之聲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噫其陋也余以謂詩顧其成與不耳成則皆足以傳而流派異同固可亡論楊子之詩初喜劒南近乃喜讀少陵大要能自鳴其胸所欲言而扣之而成聲者進而不止則其詩之可傳

亡疑余學詩三十餘年詩亦屢變今老矣愧未成願庶能言之
楊子將以余言爲殷音乎哉

仁和氏宗譜序

仁和李生祖望請余序其宗譜余諾之而未暇以爲者三年于茲
每見諸益堅隱生之用心抑可謂賢矣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
其五曰宗以族得民註曰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余嘗以謂三
代以後宗法既廢而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遺意庶有存者莫重
于譜系李觀有言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高祖旁盡三
從上盡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三從則疏者忘之矣人情忘則
遺遺則散散則交臂不相識慶弔不相往來甚者相奴隸賤僕而
不相卹人道幾何不淪胥邪若譜系明則不然自始祖而下吾身
而上荷世次名諱之可知者靡不詳載世次名諱之既詳則雖親
盡服盡吾猶得而收之而不至于遺且散故宗法雖不立而大宗
之意猶有存焉嗚呼不綦重哉今世類不講譜牒之學世家子弟

青門旅棗卷三

九

往往以門第高入而高曾而上或不能舉其名者有之而其得姓
所自支分派別之所由雖號稱士大夫或不能悉可慨也李于仁
和非著姓顧其傳頗久宋高宗時諱者扈蹕而南董龍舟之役
杭人稱爲船李身十三世孫諱官明萬歷間以工篆籀選爲禮部
儒士譜其所輯也距今七八十年祖望綴拾而更新之又乞當代
名人鉅公序言多至數十首抑可謂賢矣按譜始李耳垂二千餘
年凡李氏王侯將相畫像傳贊具在余頗疑其龐雜自多以下乃
皆粹然可考傳曰禮失而求之野有韋布之士委巷編戶之氓之
所爲而學士大夫乃反不之及者獨李氏譜乎哉

南城程氏族譜序

建昌之南城曰金斗程氏者其後人某抱族譜介而謁序于余余
嘉其誠不能辭南城于郡爲治在黎軒二水之交鳳凰山之陽其
民尚通而善賈其世家巨宗則敦詩書尚氏族傳世遠者或千餘
年不絕故尤重譜牒之學問前明時郡故饒又分建藩邸其雉堞

樓櫓之傑麗臺池苑囿之深邃鐘竿笳角漏柝之喧歌舞騎射弋
獵之娛樂與夫奇花異卉譙會醪醴之盛直爭雄于姑蘇錢塘蓋
余常誦其鄉先生羅圭峰記之文所稱說者如此今年余以客遊
至其地乃大不逮所聞井屋蕭然闌閭之區斥爲甌脫者猶十三
四詢之邑人則曰江右三十年間再燬于寇而吾邑尤甚故瘡痍
至今未復因而屈指其鄉之世家巨宗蕩析播遷不能保其世者
往往而有朱邸華屋塵爲劫灰而區區圖牒之散佚文獻之彫喪
蓋不知凡幾矣于是而弗墜世守益之懼色非賢者能與程氏系
出高陽世爲重黎氏與司馬氏同祖周成王時始封程遂以國氏
程伯休父其後也自是代有顯人五代之季有名淪者遷休寧閔
口自閔口四遷始家南城之羊角元末名世亨者又由羊角遷金
斗則今之遷祖也余按歐陽氏譜中開失世次者再蘇氏譜三世
而上失其次明李空同譜曾王父而上失其名而程氏之譜自周
至今歷二千七八百年獨能絲聯珠貫世系井然雖遭亂而獲全

青門旅棗卷三

十

爲不易得抑聞之譜所以傳信也近世氏族之譜往往由子孫無
識好牽連傳會遇有闕佚必求其人以實之甚者僞譚諱字世次
牴牾正史爲識者所笑嗟乎彼三先生者其讀書考據豈遽出今
人下邪胡聽其闕失也余謂程氏譜第當著其得姓所自而支分
系別則斷自遷金斗始明初廬陵解學士精精譜學江西一省之
氏族源流婚姻官闕無不貫穿吉與吁接壤今豈無傳其學者君
歸求其人試以余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廬陵縣志序

代

廬陵古葛伯國湯所始征也春秋桓十五年邾人來朝
一見于經其後無可考亦曰沙隨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
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是也地在今縣西廬陵之名始見班固地
理志而後世因之舊志稱漢元狩元年始置縣是也縣之有志明
嘉靖間創于呂司寇公坤 本朝續而修之爲邑紳李公若星今
繼修之而以序請者邑令王君也廬陵爲下邑地褊而瘠然絀梁

宋宛洛許穎江淮之衝明自中葉時頗困其億又瀕大河歲有人徒畚鍤之勞前志已卹卹乎憂之迫明末造流寇往來蹂躪垣堙塹井屋萬一二遺黎驚竄于青燐白骨間窻之爲邑幾不可問及皇清受命統一寓縣兩河之間復爲樂土民生自童稚以至垂白不見兵革五十年于茲矣今覽邑志所載城隍峻深庫市鱗比學校署舍以至道梵仙釋之宮有廢卑卑加之年穀屢登戶口殷殖其君子敦禮讓說詩書其細民勤生力田以致蓋賦視史冊所稱古先王遺風殆未遠遜蓋自今上御極以來省繇賦屢蠲復勸農桑益務與海內休養以無事然後湛恩汪濊日所人出泳沫濡漑瓊宇之大生息理極窮陋小邑物靡不得其所故邑志之成適際其盛而抑知上之人涵濡浸潤如是之深且久而後致是哉按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上之天子欲以周知列國都鄙州邑之盛衰與民所樂苦今國家方修一統志薈萃天下郡邑志書悉請送上如古外史所掌夫規一邑可以知郡視一郡可以

青門集卷三

知天下然則邑雖小亦將有取于斯志云爾王君名某金谿人起家孝廉能以經術緣飾吏事宜得書

青翰草序

南昌彭子觀震以副榜例當貢太學意鬱鬱若不自得者毗陵邵子語之曰以子之才而浮沈遇不遇之閒其鬱鬱固宜顧今日科舉之學何如哉士習四子一經兼通其傳註僅數十萬言然不竟讀也主司不以命題與集註之無益于帖括者塾師率汰其三一而卒業焉已又取時文之剽販丐貨輒散庸瑣而已售于有司者數百篇課之略成誦已又取坊刻策論表之與時文類者數十篇瀏覽之大較不過二十餘萬言子弟之穎者可計月而畢乃昂然出而應有司之求用之弋科名去而躋顯榮者蓋比比矣閒有卓犖瑰偉之士稍知博涉經史又不幸負能文章名則去科舉之途漸遠其學益肆則其去之也愈遠流俗乃爲之說曰是不合于有司之繩尺嗟乎繩尺安在哉如此而得我從之而未必得矣如

彼而失我矯之而亦失矣然而剝販丐貨輒散庸瑣而遇者十九卓犖瑰偉而遇者百一則又似有繩尺者存子之才固所謂去之漸遠者也而猶介于遇不遇之閒子則幸矣又何鬱鬱爲且夫學者讀書縱言非務博而好勞其中必有所以確乎自信者吾苟有以自信詎以外之僥得僥失者爲重輕哉彭子喜曰先生言是也會梓近詩一卷曰青翰草屬余序余乃誦前語令弁其端其曰青翰者何蓋彭子以能文章受知家靜山提學按部所至輒攜彭子偕詩多舟次所得因以名云

少司馬王公奏疏序

王公起家明萬歷丁未進士崇禎初歷官甘肅巡撫入爲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最後以兵部左侍郎總理五省督餉有奏疏如干篇定其可存者釐爲三卷明自思陵御極十七年開水旱盜賊交訌中外搥擊苛罰而萬難措手者曰兵曰餉籌餉則苦兵冗而糜餉籌兵則苦餉匱而兵飢馴至中外交困而誤遂貽于國事公三

青門集卷三

任皆當兵餉責而尤難者在總理之役先是上憂賊踞籍楚豫特設五省總理命盧公象昇爲之豫撫則陳公必謙二公戮力討賊數有功未幾盧公入援陳公以人言去上難其代者乃命公以兵部左侍郎出總理五省兼攝豫撫益崇禎九年十月也衛讀公陳流寇情形及催援兵定營制諸疏大要老成持重不冒僥倖不可必之功以誤疆事有曰臣區區一念樸誠從實地做起庶幾有效不則可以欺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皇上嗟乎三代以下安得此純臣之言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惜爲主上別白言之公意類是與迹公當日任事僅九閱月兵無專兵餉無專餉故左指右拮亦不能大有所創而混十萬蛤蜊圓瓦背紅旗諸賊竄伏嵩澗宛葉閒者竟公任亦不得逞不可謂非公功也繼公而總理者爲熊尚書某熊故喜功好大言賊旣以撫給熊熊亦以撫自給善乎公之言曰力勦而後可撫勦不力則以撫誤而撫必不堅嗚呼公固見之蚤矣不幸公言而中至子穀房之變張獻

志羅汝材兩渠相率颺去如猛虎之跳跟火之燎原江河之潰決
奔軼四出而不可復制而熊亦自悔其失策雖身伏歐刀而賊禍
愈烈矣嗚呼悲夫又讀公傳陳南陽災荒疏竊歎明祚之亡已決
于此當是時豫楚游離兵旱地赭數千里人相食而南陽尤甚公
抗疏請蠲語至慘痛不可讀即朝上而夕報可猶懼亡及而部臣
泄泄循習故常第曰南陽十三州縣災有輕重槩請蠲免恐餉匱
難支嗚呼兵以缺餉而折而入于賊民以飢饉賦斂驅而爲賊兵
與民日少賊日多而卒莫之悟以迄于亡雖曰氣數豈非謀國者
之不臧有以致是哉或疑公五疏乞歸似以賊遺君父憂此非知
公者開反覆公疏以原公之心公始拜命慨然以殲賊自矢迨以
無兵無餉之總理提空名于諸將之上稍稍形見勢詘而會武陵
驛枋用陰有所主遂聽公歸而公亦不得不去藉令不去必有掣
之肘者嗚呼甲中之變公七十老臣跼伏田野久矣顧不難慷慨
以身殉況親荷烈皇帝倚任之隆詎不知主憂臣辱而冒便文自
營以弛擔爲全軀計哉竊又以悲公志之不遂爲可惜也公名家
頑號軒簾大名之長垣人康熙庚午公季子元烜以名孝廉宰吾
邑岵公疏稟命衡校讐因具論之如此公死節及它行事宜詳史
傳者皆未之及也

青門旅集卷三

五

記

飛來峰記

武林諸山以峰名者百數飛來峰最奇峰之奇以石以巖洞峰高五十丈許緣址至巔皆石也石之狀稜者砥者刺者植者什者兀者猶者獸相搏者駢筍者卓筆者驚若飛墜若壓者奇詭萬態而無一相肖北倚大澗削壁橫展百餘丈石益奇多樹木少土樹多楓樟櫟桂松杉冬青石相大者圍三尺餘冬夏蒼翠藤蔓纏絡之根出石縫鬱屈如虺蛇蟠怪石上澗北為冷泉亭亭之勝亦以峰不爾亭無奇也巖洞在峰麓有三曰龍泓曰玉乳曰射旭龍泓洞深廣二室其上圓穴仰望見青天如在井中又名通天洞也旁一寶直下深黑相傳有人深人數十里間舟相波濤聲反在頂上蓋錢塘江底云出洞折而南為玉乳洞空廣倍龍泓三面巖戶洞豁豁舒相通人如行屋廡下石乳下垂青瑩膩滑閒作紺碧色壁間

青門旅棗卷四

泉水涓涓下滴窪石大旱不枯又西為射旭洞亦名理公巖脚皆空嵌浮土上石乳益玲瓏有曰倒垂蓮者圓徑丈下挂不及地尺許華嶺垂垂豐上而銳末如鏤刻然遊人側肩從華嶺間度最為奇絕又行十餘步旁得石罅僅容身穿罅中出循峰麓而西為蓮華峰是下竺之後逕矣理公名慧理晉咸和間來登此峰曰吾國靈鷲山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其說頗怪峰巔以此得名洞皆有題字今苔蘚剝蝕不可讀余遊蓋丙寅二月也

夜遊孤山記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菴別業也樓而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徑迤邐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于月夜尤勝亭

廢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泠橋石欄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歛之赫矣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為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願至今尚存何邪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日

萬柳堂記

今相國益都馮公于都城崇文門東治園一區因其突者壘之為岡阜為陂陁因其窪者疏之為池為淵因闢之曲折跨以為橋作堂三楹其中繚以橫檻旁植含桃梅李之屬百本而柳最多至不可數計因名其堂曰萬柳康熙己未春予客京師數往遊既得謁公于邸第退為之記曰夫立于百僚之上以身係天下安危忠言

青門旅棗卷四

嘉謨效于上利澤被于下而已常任其勞此古大臣進而相天子者然也優遊泉石之閒弋林而緡淵羣萃則有朋友琴酒之娛獨居則有詩書吟咏之樂此退而逸于家者然也二者往往不能相兼歐陽永叔年四十餘即思買田穎上既由翰林致位兩府閱二十年願遂未遂自序其思穎詩以為有志于疆健之年而未償于衰老之後深以為歎司馬溫公當神宗時退居于洛十五年其身逸矣顧其時青苗助役農田水利新法紛紜溫公以言不行不在其位老成憂國之慮當有鬱鬱不自得者國家自甲寅以前朝廷宴然海內又安無事公是時已經始此園既而滇黔用兵邊陲蠢動賴天子神聖大臣協和襄贊五年之內次第削平而園亦適成蓋公以忠誠寬大為上所倚任常屢疏乞休堅不聽公歸忠孚于主道行于時故功成而人不驚而公因其休暇得寓其樂于此入則謨議廟堂出則徜徉林麓古人所願慕而不能得者而公得兼有之噫何其美與又聞公于園西偏闢屋儲錄收棄子說

義塾掩骼滿細至昆蟲飛走皆被其澤而園之中遊者雜還飲者
叫喚以及販夫野老肩摩袂接于履席之間然則推公之意殆將
忘勢位齊物我欲物各得其所不僅與平泉履道爭奇一樹一石
誇都人之美觀已也元廉文正公希憲常作萬柳堂遺址在今豐
臺左右論者以公慕文正為因人仍其名按史稱文正以天下為
任振舉紀綱綜覈名實其相業足與公埒而公之德有過之者昔
韓魏公以醉白名堂自比樂天蘇子瞻為之記以謂君子處己也
厚取名也廉故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公自比希憲意與魏公同
惜乎予之文遠不逮子瞻也

毛會侯垂竿圖記

予嘗命工圖予像凡五曰展卷曰課耕曰垂竿曰遊岳曰蕉團而
自為長歌題其卷有曰如此溪山吾老矣釣船蠟屐明年始時康
熙庚戌也其明年予以事牽願莫之遂于家兩湖之中西望瀟子
東距笠澤漁人習師之所往來煙帆之所出沒歷歷可指數心甚

青門旅棗卷四

三

樂之私計他願即不可必當治一舫浮家泛宅徜徉兩湖以髣髴
圖之所為垂竿者亦足慰矣又明年始買一舟復以奔走衣食去
客豫章年餘歸江南又客吳門忽忽五六年舟亦敝漏棄去今年
來客京師則予之願又無由而遂焉遂安毛君會侯起家進士令
祥符有能聲尤工古文辭方以博學宏詞徵詣關予遇之京師出
小像屬予記與予向所為垂竿圖乃大類予復于君曰夫賢嘉樹
坐磐石投竿而漁此貧賤之士之所樂也君以文章政事顯于世
將大用而反若有慕于貧賤之所樂此其意甚高然以貧賤之士
願之十年而不能遂者而君欲兼而有之是必不得之數也屈原
之滄浪蒙莊之杏壇未必實有是人皆藉此以寓意君之圖亦寓
焉已耳吾聞桐廬嚴壑幽勝其地有嚴子陵遺風意必有石隱之
士如盤坏披裘之徒姓名不聞于人間者君儻得見之乎願君與
予則非其人也

問津園記

士苟抱曠遠之識負遺世軼俗之情非必伏閑隱嘆逃蓬蒿而茹
薇蕨後樂也隨其所之皆有以寄其所適設非其人強而處之
山岷水涯之間予子焉不能終日甚者導憂而增慨者有之無它
衷所得者異也魯菴張君始官京師為水部郎常關所居旁隙地
鑿湖疊石殿以華堂周繚文檻顏曰一畝居自曹歸則杜門掃軌
而時與海內文章士之客京師者觴詠其間余過而樂之為賦數
詩有曰磴危仍綴菊澗仄亦游魚又曰明日還來過新詩許更聽
蓋紀實也未幾君以親老乞歸視去官若脫屣然僑居津門方治
所為問津園者一樹一卉皆手自灌植日往來閑甚勤今夫京
師固榮利之藪而干勢者進之人所輻輳而奔走也雞鳴而出鐘
動而未休黃塵眯人馬上咫尺不相見營營然東西驚馳彼方自
謂志得而津門北近海南通江淮是惟舳艫魚鹽銀銅果布杉枏
之湊其俗趨賈爭擁貨自封開亦聲伎譟會相徵逐以是為豪耳
而君所樂願皆不在此余自京師南歸舟行抵津門訪君君喜觴

青門旅棗卷四

鳴

余問津園因屬余記蓋園之大視一畝居可四五而贏塹夷閑曠
亦復過之中為堂三楹左右翼以迴廊曲室堂之後屏以茅亭堂
之前稍左俯以峻閣登閣而眺則海氣泱泱千里一白而潞河北
來衛水東注其間浦樹沙禽風橋魚網出沒掩映于几榻間亦勝
觀矣而園之主人益蒔花木度園史倘作吟詠脩然泊然視世之
所有舉無足介其懷者蓋足于內者無待于外君所得與其所以
樂固有異乎人者園亦寄焉而已園舊為某公題額或曰其地嘗
有隱君子耦耕也因以名云

嵩陽書院記

代

書院非古也古者三代之學嘗出于一其時自家至州閭鄉黨以
達于王國無不立學之地自國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自春
夏秋冬歷之三年九年無一日去于學而又取卿大夫之致其仕
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為之師其德則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則孝友
睦婣任恤其術則詩書禮樂士之生其間者奇衰淫僻之說無所

感其外干進青祿之念無所動其中其于聖賢之道若繪布稻梁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故及其教之成上之公卿大夫士皆得其人下之道德一風俗同三代之盛大率由此逮嬴秦滅學歷漢唐宋元明千餘年開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要非古法師弟子羣居族處上者講章句課經義為干祿之文下者責費脩微逐酒食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而已禁適有言州縣有學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于學蓋宋世已然于一二有志之士聚生徒設學舍借然于干載之下講求斯道于干載之上而科舉之學與性命之學始歧而為二而當時有文之君往往即其地賜經史置校官書院之興蓋防此矣夫學校所教如彼師儒所講如此二者果歧而不可合哉識者憂科舉之陋常思有以變其法矣而卒不可變夫無變乎今之法而有以合乎先王之道此賢者責也豈世果無其人哉登封有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宋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當時所稱四大書院嵩陽居其一自元明訖于本朝廢興屢矣邑人大

青門旅纂卷四

五

名兵備副使耿先生介家居講學毅然與復邑令張君璵力襄之于是二程朱子有祠會講有堂燕居有室生徒誦習有舍既成集諸生讀書其中每月以朔之三日課藝即今時所為科舉之文以越望之三日講學先生之言曰今日論學不必煩為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嗚呼循乎今之法而能合乎先王之道于先生見之矣先生誠賢者耶古所稱卿大夫之致仕而教于其鄉以道得民者其在先生耶慶曆中胡安定環教授蘇湖海內方尚詞賦獨環教以經義時務湖學蒸蒸多秀彥于是有司請取環法為太學式今天子重道崇儒表章四子六經頒示中外其廣勵之意兼厚誠如胡環故事取先生法下郡縣使博士之所以教弟子員之所以學舉出乎此自一邑移之一州自一州移之天下即所為科舉之學而各有以自得夫聖賢之道教化之成其何難之與有張君為吏廉仁愛民今以治行當遷秩去來請曰願有記余幸獲以文辭廁名諸先生後而

又喜教化之將行也遂記之若夫興廢沿革之詳庀工之月日載書院誌及湯先生斌記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重建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理學謂性學之傳自孟氏後至宋儒始明而周程張邵朱六子獨得其宗乃親灑宸翰書學達性天字分賜六家後人俾揭于祠之楹衡始祖康節公諱雍祠在河南伊川先塋者得邀寵賜奎章下被輝映几筵甚盛事也而衡所居毗陵之章涅里故亦有始祖祠蓋先君子治命而衡實成之有司歲以春秋二仲奉牲幣承祭如著令族父老相與謀曰惟是聖天子崇儒重道與賢有司之春秋致禮于先祠以奉上德意者甚隆而故祠庫隘弗安弗虞懼無以稱鉅典會江西督學道薛孫延齡侍讀學士裔孫遠平各致白金如于兩謀新祠宇遂卜址于敝廬西數十武背坎面離地勢壇爽近繁清溪遠屏翠巘經始于己巳八月十二日乙亥至十一月某日訖工中為堂三楹左為別室以祀

青門旅纂卷四

六

祭器前為門為廡庖福有序更衣有所級崇除坦棟宇翼如凡用木以丈計者大小四百五十甎甍以片計者十一萬三千灰墁以斤計者四千六百礮石三十丈而贏匠人圻人以工計者三百八十役夫倍是而贏三之一焉宅膠煉鐵之需稱是總計費白金以兩計者二百一十有奇衡費率當十五成先志也既成乃饒石于壁以識月日捐金者若干人例得書

息耕記

邵子年五十三而泊棺顏曰息耕取蒙莊氏語也既成召戚友子姓落之客有疑者曰夫死者人情所苦也而子一似有所樂者何居邵子曰嘻予奚知所以苦奚知所以樂予見夫晝夜矣予見夫寒暑矣當晝而營營當夜而冥冥適然寢還然覺常也寒至必暑暑至必寒大暑流金石大寒病軼痲而人不驚順也夫人于死生亦若是則已矣里之人有病悸而惡夜者夜則怔怔然怛怛然若虎豹之來搏大盜之狙擊其後也其父母妻子焚燭露刃環伺而

守之乃得一息之安其親交之視之者以為是有所大苦而無可如何也亡它失其常也可不謂大哀乎是故神仙之說乘人之貪而誘之也釋氏之說乘人之怖而劫之也惡知夫貪生而生不能幸也惡知夫怖死而死不能辟也吾見可哀也已故子罕之蟲臂鼠肝悍也楊王孫之命贏蔡諄也劉伶之荷鍾便埋誕也吾無取焉且夫吾形化矣而有化者存則吾又將以是葬為遷廬也而又奚知所苦奚知所樂既以語客因書之為息莽記康熙己巳長全日

書後

書响嶼碑後

客自南岳歸者胎子响嶼碑字皆古文不可識後年餘得楊升菴慎金石文所釋讀之凡七十七字其文曰承帝曰嗟翼亦作輔佐卿水處嶺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

青門旅集卷四

七

仲禮鬱塞昏徙南濱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靈竄舞永奔最後見衡山誌載楊少宰時倚所釋亦七十七字有訓釋與升菴同者二十一字餘各異其文曰承帝令襲翼為援弼欽塗陸句登島嶼句端鄉邑句仔麓流船暗歇遲眠即夙訖冬次岳麓展暗陌裂升析臨結罔墮踴往求出竅華恆泰衡嵩陸事哀獻桴挺禮鬱清墊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魅竄舞蒸彝又見沈鑑所釋與升菴同惟作蒸字洪流作魚池久旅作以此鬱作羸衍享作昌言竄作鼠承作蒸十字小異鑑亦萬歷閒人自言釋此碑時夢長人授以古餅篆文語頗怪不經按禹碑相傳在响嶼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唐宋以來劉夢得韓退之朱晦菴張南軒四先生屢訪求不得王象之輿地紀勝稱宋嘉定中蜀士有好奇者不憚高峻始陟其所濡紙脫其文七十二字刻于夔州觀然不替蜀士姓名郡邑志稱宋嘉定壬申何致字子一者遊南岳至祝融峰下樵夫引運隱真屏凡三度潤乃達碑所得古篆以碎歷紙摹之刻石夔門

觀及嶽麓書院參考二書蜀上即何致升菴所得蓋致本傳刻者也宋楊南仲有言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蔡君謨亦曰古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後人各以意辨識互有異同亡足怪者嗚呼篆繆分隸之學踵譌襲舛世不講久矣況古文乎今讀碑辭升菴所釋較古雅少宰暗歇遲眠不類周秦以上語並存之俟博古者

書嶺山石闕銘後

嶺山無秦漢碑碣惟三石闕僅存其一在中嶽廟南百步東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立其一在少室東邢家舖西有題名而亡其辭今可撫捐者二十一行行四字其一在啟母祠南百步漢安帝延光二年顏川守朱龍立載啟母廟銘辭二辭皆古雅可誦前有題名十行行七字與少室題名同少室題石有廟像卒述廟佐同猛趙始此無之而益以掾陳修佐左福二闕蓋一時建者志稱闕壁石為之相去二丈許而缺其中如闕其空處刻雜花紋及

青門旅集卷四

八

山水鳥獸形皆古拙竊怪焉高當天下中周營漢都皆近在畿內且其首五嶽載祀典秦皇漢武以來意必有刻石紀功德如鄒曄會稽之比而今無一存者豈風霜野火兵戈之所剝蝕樵夫牧豎之所剗削千餘年閱遂磨滅無餘耶然則金石刻之存于世者亦有幸不幸耶石闕刻舊亦不著明萬歷閒傳君元鼎得之始見于山志康熙閒葉君封令嵩陽益撫捐傳之二君可謂好古博物君子矣中嶽廟石闕已不可捐今葉君所捐啟母廟銘較志又闕七十八字相去僅五六十年而石之泐者已如此然則天下何者可恃為久存者與康熙己未四月一日

書朱文公同年錄記後

石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朱文公嘉登王佐榜進士同年錄裝幀成帙友人林璐為之記按紹興十二年和議成誓表稱臣構中有云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嗚呼宋之君臣于是乎喪心矣自是偷安偏隅一切修彌文以飾治十四年四月知

虔州薛鄧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帝大悅詔宣付史館
十六年正月耕藉詔曰今疆場罷警流民復業錄中載十七年三
月科舉詔亦曰今疆場罷警流民復業錄中載十七年三月
林璐之言曰奄奄一小朝廷借貢士以粉飾太平考亭當日讀之
必有痛哭流涕而不能已者又按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復進士
間喜宴故錄中載五月五日賜狀元王佐等間喜宴于禮部蓋建
炎以來廢宴至是始復也宋制科分五等其上二等皆虛而進士
分三甲自太平興國八年後遂為定制錄中載公名第五甲第九
十八人璐言不知五甲之制更于何時按照熙寧間安石更定科舉法
殿試分五等其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而其後沿之而不變或遂
以五等為五甲耶余記問荒落行篋中又無它書可考姑存疑以
俟洽問之士嗚呼自宋紹興戊辰至今歷九戊辰蓋五百四十二
年矣其間豐碑深刻與夫金裝玉軸四庫之書散為雲煙者何限
而是錄以文公故特存道德之足重固如是哉錄今藏杭州朱氏

青門旅藁卷四

九

家記稱朱氏實此五百五十三年亦誤蓋未詳考也康熙己巳五
月廿六日毗陵邵長蘅題于武林舟中時林璐歿已三年撫卷泣
然璐別號鹿菴錢唐人以能文章名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兩烈婦為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姊妹也皆姓吳氏皆蚤寡
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
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踰險掖姑出遇逆卒
拔刀劫姑驚仆地烈婦遂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怒
殺烈婦次劫姊妹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
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況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
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吁江鄧吳之言曰兩烈
婦之死死于金王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于家國無所
濟而于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為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
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為之掩腕歔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

臣烈士遭離百六明知事不可為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
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于父母妻子
莫愛于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違計成敗
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異懷觀望躊躇而不
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
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關萬山中屢蹶屢奮迫勢
窮力竭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
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為毀譽固如是哉如吳言則睚眦
之屠空阮之敗不能道荼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偷生苟免
全軀保富貴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
且得以侏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吳才識庸陋又不
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況于世之
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青門旅藁卷四

世

不致為敵辭所惑張君恐未必許也然某文已鐫板是正海內
有識之士必有是余言者長蘅敬啟

書雙忠遺翰卷後

右長垣少司馬軒鏐王公與楊忠烈公往返手札而司馬公令嗣
似軒先生輯而傳之者也按忠烈公疏論魏璫二十四罪在天啟
甲子六月是年十一月削籍明年三月被逮六月下北鎮撫獄一
札署六月二十五日燈下弟澣再頓首即論璫之六月也其一則
就逮時筆所稱崔公為大冢宰崔景榮崔亦東林賢者甲子十一
月起官冢宰明年七月即移疾去公去而忠烈亦慘填牢戶自是
緹騎四出清流一網盡矣卷中載司馬公復忠烈書及上太宰崔
公書皆在乙丑三月後蓋忠烈就逮時崔猶在朝也後二十年遭
甲申之變司馬公以起義謀誅偽令不勝死余嘗謂明祚之亡人
知亡于賊而不知實亡于關蓋正人者國之元氣方閣談肆毒斯
刈誅鋤惟恐遺種譬之病人元氣耗竭奄奄者僅餘息耳思陵初

政如人將死而神清能延已絕之大命哉二公一死于關一死于賊皆與明相開關衛道其感慨激烈之氣蟠鬱紙上更千百年讀之凜凜如生嗚呼當天地晦冥滄桑劫之餘後人能撥拾而表彰之使司馬公之名與忠烈並垂天壤則王氏子孫亦賢已哉司馬公歿且四十七年似軒先生來令吾邑某因得覽所為雙忠遺翰卷獵襟莊誦為之肅然改容庚午臘月望日

雜著

王北山哀辭

北山與予後先在史館北山通籍時予廢棄家居未相識然往往聞北山名戊申客武林遇于湖上始定交十餘日別去後九年予復官京師相見握手惟甚自是別數日必聚聚必促膝銜尾縱談詩文閒出古書畫金石刻鑒賞懽笑竟日以爲常後年餘北山又別去予送之彰義門別數月而計至嗚呼北山死矣予與北山別九年幸而復合今年餘又別私計不久當復合乃遽哭其死也嗚呼悲夫北山名曰高字鑒茲北山其號順治戊戌成進士官翰林

今上改元授工科給事中歷兵戶二科給事中遷禮部給事中

中賜對稱旨遷京卿以候補歸遭疾卒蓋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也北山貌厚而氣和其爲文章清雅尤長于詩孝友著宗族間與貧賤士交久而益篤在諫省十餘年不喜矯亢立名所上章以十數務持大體恤民瘼數陳水旱災異其給事工科也首疏請勤學親賢以端蒙養隆治本其遷兵科值畿輔齊晉吳楚閩同日地大震人畜死壞公私廬舍以萬計而淮揚復苦水災疏請減田租山帑金遣使者護視災黎所全活亡算遷戶科疏劾天津債帥及江南大蠶之爲民害者遷禮部疏請卹關陝荆湖死節文武將吏又請發粟賑江淮饑民上多從其言賜對使殿慰勞良久曰王其數論事未嘗言利真諫官也國家自甲寅以後三方用兵度支苦餉不繼于是中外講求利端而郡縣吏益務綜核以腹削其斂爲能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姦天下勞弊而君處言路獨數以愛養

元元爲言天子嘉其忠可謂主聖臣良之一時也方倚以大用而君死矣嗚呼非獨知交零落爲可感而國家失此善人可不爲之愛惜而痛悼也歟其辭曰

謂君未用兮則爲諫官謂君莫知兮帝嘉其賢不究厥施兮中道溘捐位不竟志兮德不配年自君之沒兮民力益殫東南水旱兮民食孔艱艸根樹皮兮溝委壑填料儻不死兮痛哭陳言人之云亡兮爲斯世而汎瀾僅交情離合兮何足以云

族兄靜山提學哀辭

庚午中冬余自豫章東歸兄握手語絮絮不忍別曰明年使事竣還里當訪子青門草堂余曰諾今年六月間兄歸平湖遺奴子持一札訂草堂期報曰中秋後過毗陵也八月行盡余方訝其不至復附書往會有傳兄溘逝道山者余愕未敢信十月朔再遣奴子走平湖不數日持行狀歸嗚呼兄真死矣越明日爲十月八日弔服爲位而哭兄子室禮也余時病喘兩月餘氣神憊僅續如縷按

狀兄歿以閏七月十九日蓋余附書既未達而計又不時至距兄

死蓋七十有九日而今始得哭兄嗚呼悲夫兄起家順治辛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歷戶刑二部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學江西滿考歸里以疾卒初官中書時會演變起朝議用兵隴蜀中書當選一人隨征同列皆有難色兄毅然請行從安西將軍入蜀量格貝子以兄知兵令參其軍事爲畫利害懸決勝敗輒中常一不用兄策軍困于蠡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兄意氣自如有餉羊肉者笑曰此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啖此卻之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填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略兄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及蜀中水陸險要扼塞妮妮聽候喜曰經生中有此真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缺或尼之不果嗚呼國家真器用兵以來智者効謀勇者効力自卒伍之賤以至市井屠販惟埋剽效亡命之徒往往奮身弄刀稍或樹頭顱微倖取功名富貴過其望者不可勝數兄以一書生據馬蹏跋履三千餘里崎嶇蠶叢

烏道瘴癘虎豹虺蛇鋒鋦矢鏃死呼吸之間歷三年之久大帥知其才矣然不獲以功名顯乃僅循資平進浮沈郎署十餘年迨駸駸嚮用而兄死矣嗚呼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憶己未余客京師始識兄相見詢譜系世次同祖康節公又同派姚江爲兄弟行則大喜兄時官曹郎獨季子侍京邸呼之出拜余亦入拜邱嫂于房自是別未幾輒相見乙丑南歸別最久戊辰余自嶺表還會兄履江右任遂雷署中前後閱兩期故余知兄尤深也兄伉儷和易不治畦畛與人語衝臆而吐然遇意所不可輒面指斥人或難以談調爲諧語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兄然亦往往以此嫉兄故宦終不顯在江右名能知人得上諸生俎豆兄于李空同夢陽家文莊實侯廣成峒曾蔡忠襄懋德開四公皆前明視江右學者也論者不以爲過讀書務博涉強記詩文濡筆伸紙數百言立就然不欲爭文士名持論少許可詩推新城王士禪文推高都魏禧同郡則推朱檢討彝尊而尤喜余文每得一篇輒咨賞彌日或

青門旅集卷四

三

皆余文太澹笑曰澹處正不易及君非知文者嗚呼兄之知我乃勝我自知兄今死矣嗚呼悲夫兄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卒年五十又七又聞季子翼以哀毀致疾後兩月亦卒翼字汝爲力學攻文章襲侍兄京邸者也嗚呼天道慘酷胡至斯極邪將買舟力疾往會兄喪思所以爲余哀者乃爲楚音以當哭其辭曰隴阪碣磧水鳴咽些蜀山嶽崙巖畫不見日些狼狽吟嘯虎豹慄些封豕長蛇薦吞食些君胡來思激忠肝些書生投筆逐戎旃些人肉爲醢骨爲薪些入虎穴幸而得全些嗟哉數奇獨苦辛些偃仰邱墓逾十年些九江五老迎使車些清秋日晶縣玉帶些歸來兮卽君之新居些華軒突宇網戶朱些砥室縣几陳詩書些胡爲乎舍此而逝會不留些去歲別君在南浦些朔風飛散雜以雨些余祗君慘離思苦些今歲扁舟登君堂些像設塵筵素幃張些呼君不應涕泗滂些總惟絳綵兮燈青燐嗚呼哀哉今何以爲情

張烈婦哀辭

烈婦荀氏父名中益考城人適靈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亡獨母在烈婦勤于操作事姑謹鄰韓可元者素亡賴桀黠橫里中烈婦始嫁時可元已闕而歸之願未有開久之烈婦自母家歸姑方食醬麥于箔未覆烈婦問故曰麥煮適熟而客至呼汝夫語未返耳烈婦不易衣飾遽出門采蘗稅葉爲覆麥計蓋門外數百步卽鐸田也可元瞰烈婦獨入深樵中呼王璧與偕躍其後王璧者亦亡賴子年少而美可元私計婦人見璧必悅悅而從句我因而持之必得所欲其本謀如是是日烈婦見璧入樵叢駭且避問曰若何爲璧稍近之烈婦大呼救人璧遽扼其吭可元亦前抱持嚇曰不從殺汝曰願殺璧曰不從勒死汝曰全屍更好誓不從汝強犯之則以手批可元頰且碎其裾可元拉烈婦手折之則更抵以足兩人摔烈婦髮使什什復起屢起屢仆髮髻鬆脫落委地已乃極力偏之至衣條條裂終不得犯可元欲舍去璧曰識汝奈何遂共

青門旅集卷四

三

繼之死繫頸于樹烈婦將絕時所當手足抓地處坎可尺許血殷然又以枕本椽下體具首飾指環去烈婦死時年十八康熙己巳五月廿三日也鐸既歸姑謂婦久不至遣鐸往視見婦屍鐸大駭號呼村人環顧咨嗟莫得其故鐸計無如何買棺殮屍事將已初可元自枕間出時適與張光彩遇光彩者亦柳河人見可元衣縷縷碎又有血斑痕踉蹌走若驚而不勝者私怪韓十素橫不讓入今日氣何索耶可元多兄弟行十故里中以韓十呼之及是心知可元所爲私語其妻妻唾面曰啐韓十惡人今貫盈自斃汝畏十不敢言死者有知必爲厲鬼禍汝立起欲自往光彩懼且慚乃走告鐸願爲證鐸遂訟可元于官可元賄吏緩其獄至六月廿二日始往驗烈婦死市月矣啟棺面如生肢體血斑斑鮮掖之則僵而立眾皆驚異作人盡隱其傷謾云項上繩痕不交蓋人勒之死則繩痕交今言不交謂自縊也令臧其言將坐鐸以誣觀者大譁令心動揮眾使散曰明日更鞠之明日聚者益眾縣庭至不能

容乃移鞠城隍廟作人供如初有扛屍夫張九容者突前叱曰韓
十私我曹金汝得金若干尚何諱初可元賄眾時張獨不肯受故
云然作人語塞令不得已薄責之眾憤作人叢毆幾斃可元既
魄禱于神又見眾怒洵洵知不免具吐致死狀纖悉如畫曰極下
體者憤不從也掠首飾指環者不得漁色姑取貨也令遣隸索可
元家則首飾指環具在乃收繫可元壁俱論死未幾相繼斃獄余
于甯陵縣志中得睢人田蘭芳所為張烈婦傳讀之氣結填膺幾
欲哭出聲不可忍嗚呼秉彝之在人如是哉按邑故有烈婦祠祀
黃喬兩烈婦明嘉靖間人黃烈婦李氏舉人黃嘉猷妻喬烈婦解
氏監生喬文光妻皆夫死自經閭閻事聞詔旌門建祠祀今百餘
年不廢嗚呼黃喬之死烈已然皆士族高閥習聞詩禮之訓且其
胸中固蚤辦一死矣一田間婦遇強暴于倉卒之頃迫脅凌厲死
生呼吸稍一瞥亂皇惑鮮不自喪而能不怵不回以死自衛此其
成就尤難而慘毒亦過之愚以謂烈婦之死應祀典謂宜附主于

黃門族乘德昭

世

祠與黃喬並邀春秋一奠之榮此賢有司事也余既序次其事乃
變為楚聲以招之冀貞魂來安享于祠也其辭曰
歸魂縈密不見天只幽篁黑箐孰執後先只猓猓狂狂走逐人只荃
往遭之糜厥身只殷肉血掛樹間只豐隆碎碎雲雲只翫禽
噪獸悲空林只貞魂歸來毋帶淫只穹祠銀榜有華堂只網戶朱
綴文杏梁只承塵方紋蘭幕張只黍稷麻麥稷稻梁只膈魚膈雁
椒桂芳只五齊四耐醒柘漿只雲旗下來靈風翻只六銖纖桂鳴
珮珊只慘黃攜荷步瓊軒只含顰凝睇慘不言只貞魂歸來閑且
安只
甘霖應禱頌 并敘 代
皇帝祗天法祖寬仁恭儉嘉與海內休息者十八年于茲乾履坤
載元元早殷或逆節萌生旋起旋踏踐行踴動之類以生以成
乃歲屠維協洽自春徂夏驕陽為沴解澤不降歲將無麥
皇帝于是端居念咎恤刑獄省繁制詔禮部乃者朕躬涼德雨

賜愆期朕甚懼焉朕夙夜祗虞為民請命臣工務循省過愆恪
共迺職以交修朕不逮四月十有二日丙子

皇帝齋于宮三事百僚齋于署越三日己卯味爽

皇帝素服斥鹵簿止傳警至圓丘門卻輦徒步百官從詣壇祠官

陳俎豆撤樂肅恭奠獻禮成屏勢續紛微雨灑灑將還宮雨大

霽澍從臣懽欣并舞僉以為

皇上步歷正時燔瘞祇敬至敬也肅蠶 九廟豫順 兩宮至孝

也屢肆赦寬繇賦賜民租至仁也 聖躬衣浣濯上方減將作

盛德也 皇威震聲殊域革面神功也蓋天人之際字格已預

臂慈父之于愛子疾痛呼籲迺罔不聞肯桑林之禱應以七年

桑穀之祥弭以七日方之今日不亦應歟臣某躬冠從郊壇獲

望盛德休光不敢辭固陋敢載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踐祚仁覆萬縣未明求衣日昃不倦惟歲協洽夏迺告旱五

日不雨來甦斯嘆 皇帝曰咨是惟予譴陟日齋戒撤縣避殿嗟

黃門族乘德昭

世

爾臣工予猷汝贊四月既望有事郊壇緹幕夕張帷宮宿幔 帝
昇于壇迺燎迺燔醴馨牢登執爵獻瓊白茅籍精蒼璧分奠垂慘
世旃恍惚隱見夙戒之夕明星有爛月麗金波繩低碧漢將事之
晨露晞曉曉蜚廉屏騎列缺後先膚寸斯合崇朝已徧華旗風舉
御衣珠襖滲漉記漫漶漫行雲覆油油麥秀情情跋茲欣欣婦
子衍衍鼓腹擊壤塗歌巷井惟敬格天惟天垂眷天所助順推類
可見天眷 皇帝金甌煌煌燁燁迷逆順旋踵滅亡餘孽奔走獲負
來王天眷 皇帝幅幘八荒西航弱水東拂扶桑南瀟瀟獨竿焚
冉隴天眷 皇帝錫之禎祥赤麟黃龍婉婉游翔九莖連葉靈華
芝房天眷 皇帝豐年屢降兩岐六穗黍稌杭杭納結納結來此
萬邦萬邦既來大開明堂偃武右文黜幽陟明賜租息繇勸農課
桑億萬斯年永垂衣裳
清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文貞公諱 并敘 代
惟康熙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故禮部尚書文貞王公以疾

薨於邸第嗚呼哀哉初

世祖章皇帝在御天下大定朝野晏安無事天事思創興禮樂釐定天地山川祠事成一代鉅典一時儒學文章偉異之人彬彬向用而公以是時歷官宗伯尤為上所委任公問學淵洽知本朝故實一切制度沿革必援經史據古今侃侃持論務合于典禮或廷議糾紛待公一言輒決其尤大者詔議祫祭禮公疏言宜奉
興景顯四祖及太祖南向太宗東向又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本朝所封起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降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又疏言帝王廟宜增祀守成令主如商高宗中宗周成康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七君並宜祀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祀列張浚三命為將三致敗且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薦秦檜雖為南渡名臣無可紀之功當並罷從祀上從其言公立朝議論多此類也長子尚書公熙先在翰林與公同為學上辭以考績同官禮部尚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之會

青門旅棄卷四

主

世祖章皇帝崩公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日夜辦事左掖門勞瘁致疾累疏乞歸後十六年年七十有八遭疾卒天子哀悼予祭葬恩卹如著令禮官以諡請于是閣臣議曰臣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大慮克就曰貞故禮部尚書臣王某兼茲二德宜于諡詔曰可遂賜諡文貞嗚呼哀榮之義備矣公諱崇簡字敬哉生不學行文草官爵世次子姓具詳汪公琬狀及某公方謫誌銘中某辱姻末敢託累德述哀之義而為之誄其辭曰

猗歟宗伯系自任邱皇烈祖迺宅燕幽奕世克大厥聲以衰駑惟顯考分陝望重來旬來宣峭潼關隴公實篤生岐嶷少成岳瀆稟精靈曜苞純弱冠矯翮羽儀初升陽九否往三辰泰亨

世祖龍飛拔茅彙征浴堂賜對禁掖掌綸公遽請告十載東山聲敷物聽賢簡帝心乃光薦揆達于徽展蒙宰難之帝曰毋以予知女賢女其強起惟帝有詔講幄女侍遂佐銓衡遂掌邦禮世祖升遐鞠躬遺寄玉几揚命綴衣陳陸臣力孔艱臣心況瘁四

疏乞歸望高身退公之行已凜彼屋漏永言必孝因心則友公之文章波華振秀原本六籍斯足不朽公之下士吐握恐後焉獄棘時俯彼培塿聖有遺言平格天壽昊天不弔喪此黃耇嗚呼哀哉聖朝震悼條屬增祔金吾復墳大官俱爵累德銘勳考終定諡惟帝念之哀榮斯備某辱葭莩孱露重陰承諱怛涕淚兩頤託茲旒旗冀寫予情嗚呼哀哉

青門旅棄卷四

末

青門旅棄卷四

傳

明監察御史張公傳

公名緒，字彝敘，先世自淮陰徙青州之安邱，遂爲安邱人。少與兄嗣倫、繼倫同以文章名。齊魯間崇禎辛未，成進士，謁選得大名府推官。時流寇蔓延河洛，三輔簞屨公從巡按御史行部抵順德，寇卒至，公請以身捍，乃率民兵登陴，日夜巡樓櫓，戒蘭石弩矢，賊攻城多殺傷，驚出不意，解去。事聞，錄其功，尋奉檄校士楚省，還過相鄉，流寇數萬自寧晉大掠而西，會柏鄉，缺令賊且至屋邑，洶洶號呼，聲震天。或勸公開道去，不聽。疾馳入城，爲畫方略，集士民堅守，而身自環甲宿城上。三晝夜，適熊將軍者擁兵南來，將北走公，適聞激以大義，又重懸賞格，一軍思奮，乃以兵法部勒其偏裨，分軍爲左右拒，開門縱鄉兵千餘人出搏戰，賊悉銳迎之，戰既合，左右張兩翼薄之，賊不支，遂大敗，斬首二千餘，餘眾竄走。時崇禎六

青門旅案卷五

一

年冬也。久之，攝守大名，大名故無兵，守備單弱。公出私財募上籍，其號勇者八百人，給鎧仗，置材官，親勒習之。自是魏博軍雄于它郡。又攝開州州境，白密集連山寺，開亡命嘯聚，擄竿如林。公以計禽其渠數人，餘黨解散。當是時，流寇既已半天下，蜂屯豕突，飄忽如風，雨所過郡縣吏或迎或走，不敢一矢加遺，而順德柏鄉皆非公屬。特以忠義所激，慷慨赴難，又自負才足辦賊，故再以身當賊鋒。倉卒定變，如此公狀貌魁偉，美鬚髯，爲吏屬丰裁，刺舉無所避尤惡。惡吏每有所案治，輒盡法，雖權貴人居間爲請，終不能得。然內慈，獄有矜疑，必力爲平反。貧弱不能自直者，必右之，不訂爲毛細苛鷙過事。議論慷慨，剛直不撓，然務順民情，以是受上知。然亦以是爲忌者。所側目理大名六年，以徵當事無爲之地者，僅擬還部主事。疏入，三日忽中使馳召公，烈皇帝御中左門趣公入，面詢練兵措餉機宜。奏對稱旨，又袖出御製策問命條對時殷庭暄炎，令兩中貴昇試案廊廡間對畢，又大稱旨，賜上方水鑑及果餌。

青門旅案卷五

三

叩頭出尋，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命巡視東城，已命巡視兩淮鹽課。先是，淮揚鹽課，英課當天下半，而明季諸軍乏興，增引增課，無虛日。公以謂加賦變例，祇病商無益于國，大指務恤商，寬民力而國計自裕，不欲以言利詭結主上心。前後章凡數十上，爭甚力。其尤著者，卽撫某請增引，而松滋加食川鹽，可得羨課數十萬。緡公疏爭之，略曰：「荊州歲引三萬六千計，口食鹽非可以意議增。況三楚游離，兵寇戶口衰耗，正引尚濫，若驟增引，則鹽賤鹽賤，則商人裹足，無益卽餉而重損淮課，非策也。按祖宗舊制，川鹽不許入楚，亦賴松滋州邑犬牙相間，今入松滋，必順流入楚，姦民犯法者多，雖鉗欽日聞，勢不能禁，而淮引逾壅，課將安給？臣聞利不百者，不變法，況今有害無利，章章如是，請一切如舊制，便臨淮侯某請增引，吉鹽引公復抗疏曰：「黔吉二鹽自烹煎時，建議以來十餘年，閒旋行旋止，蓋黔鹽可私鬻，楚中吉鹽可私鬻，江右遂使兩省正引難銷，綱商告困，故前此鹽臣屢奏罷之，若益浮課而損正綱，公私交病，臣未見其利也。疏入，悉報可。宦官高起潛奏，特遣中使督追遼引，連課武城，簿某條奏，鹽變法六事，事既已施行，公皆疏請罷之。嗚呼！明季之既勢如瓦解，原其所以由于民窮，斂愈驅而爲盜，而中外諸臣方日夜講求利端，盜賊愈繁，賦斂愈迫，日陵月削，以至于亡，語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公固蚤見之矣。公按淮未持以與誠意，伯忤移疾去，誠意伯劉孔昭者，襲世傳操兵江上多縱爪牙爲姦利，齟齬商人，公論奏有詔，令公白案之。乃收繫其黨魁十餘人，窮竟所考，賊皆素鉅萬，論如律，誠意既內銜次骨，會是秋京掣險期，誣劾公而憾公者，又陰嗾言官論公病不視事，公遽求罷三疏上，乃許之。所謂憾公而極力排竿必去公而後已者，則前在大名案治之墨吏也。歸不數月，竟卒。年五十有五。初，公理大名時，故事囚入獄，輒雍眉髮之半，以防越逃，公愴然曰：「囚自有國法，何至私戕其髮膚邪？」請于臺令畿南四郡悉除之。永著爲令。淮揚歲祲，道殣相望，公出六千金告糴于楚，設廠四門，日爲粥。

以食飢者所全活萬計及歸襁被蕭然運司積羨及贖銀之貯帑者得七萬五千金盡斥以佐縣官無毫髮染惟籠六鶴自隨閑語所親曰昔趙清獻止攜一鶴余滋愧矣嗣倫舉孝廉繼倫鄉貢進士皆不仕繼倫有子貞好學攻古文辭常以博學鴻詞徵今官翰林院孔目與衡善

登州太守譚君傳

君姓譚名吉應字舟石浙之嘉興人以國學生試補內閣中書遷翰林同知會演習川兵上官以君為能檄轉餉十萬入蜀至靈羌州遇亂總督莫公死之撫軍杭公移駐漢中遺騎追餉還久之漢

青門旅藁卷五

三

中食盡大軍退保西安棧道阻絕君閉道從黑水峪出峪路崎嶇峭險上梯懸崖下臨深谿俯視宵黑數百丈不見底窮冬冰雪滑不可駐足是一失則顛墜糜碎君募土人善緣山者為導其上則土人先登垂紼下緣之登其下則繫紼于腰人持其紼末自投而下書斧冰作屨夜取松柏枝簪冰雪上擁衾臥七晝夜乃達盤屋病甚臥數日榆人迎之昇以歸是歲康熙十三年冬也明年二月定邊副將朱龍舉兵反當是時滇蜀用兵踰年閩粵東粵相繼告變秦隴復叛三陟騷然朱龍乘亂擁兵出不備所過如破竹直逼波羅堡堡距榆不百里屋邑洶洶榆林道高公召君問計安山君具畫利害狀高公是之明日入關帝廟士民聚者數千人君灑泣誓神諭以死守意誓詞有曰某忠臣之子義不與賊俱生辭氣慷慨激昂聞者感動已高公出數千金屬君募壯士得四百人立忠義大會為編什伍明號令製旗幟畫陣而守問出其家私財享士而身自宿城上晝夜調畫兵食眾倚以安四月又有周繼明之變

周繼明者級德州之西川人西川地阻陜關城李自成故產其地俗剽悍易為亂繼明聚眾數千人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攻陷延安級總勢益張榆兵迎戰不利而榆林故斥南四望黃沙平時恃餽運以給至是運道梗城中食盡居民采野蒿刮木皮以食偶語籍籍多欲出降者高公夜呼君語曰事急矣領兵疾不足仗人心將變奈何君奮臂大聲曰死諱某分也先君為明末忠臣某為此官非先君意今得效緒紹之死庶幾可見先君地下先是君父名貞良明末以五經第進士官禮部主事遭亂棄官家航海入關卒不屈至漳州之佛潭起兵病甚歿于軍故君語云然高公懷然曰君儒生乃能爾吾聽君出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為之豈責若輩死我所以死守正為若輩計賊一入城則玉帛子女皆賊有也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難類矣眾泣且拜曰公言是明日高公又出千金公益以數百金開道渡河買粟于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衛之入人心益堅閏五月王師及蒙古救至圍始解西邊

青門旅藁卷五

四

自朱龍搆亂延安一郡十九城三十六營堡相繼淪陷官吏開門納降或棄城走者相望也而榆林以彈丸之城當萬餘方張之寇提餉之餘卒堅守五閱月卒以城完盡君與高公功為多高公名光祿靈津人後年餘以內陞去榆林既解嚴饟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為賊保聚君單騎諭降之諸堡悉平馳至神木為檄檄孫崇雅周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以眾降事平幕府當上功簿而君以不有殺降忤大帥意詘其勞僅加一級久之遷知登州君遷登州蓋歷倭久當得量移又不以軍功也自滇閩變起朝廷一切務寬大以安反側郡縣不幸中寇吏走且降者後自拔抱印來歸皆貫其罪復官之中材以下大抵皆苟免始生自營矣而激于忠義者乃出身犯難奮萬死不顧一生而文法吏反得操短長而置其後此所以沮忠臣之氣而有志之士所為憤憤太息者也君至登黃縣有女子父為盜所殺令誣以姦獄且具君廉得其冤力白之坐是與上官忤數擢大獄計所以中君者君僅一子會以疾天死

既內痛之而所攝獄辭連君吏議奪二官尋邑邑遺疾卒君故以
文士知名于時為人坦厚氣溫而語和與人交洞見胸臆及臨事
乃更蘄蘄不可以死生利害恤也好學工文章自少至老未常手
釋卷爲吏尚教化好緣飾以儒術官榆林時憫榆士僻陋建尊經
閣買十三經貯其中令學者知漢唐以來諸儒傳註榆故無志書
創修延綏鎮志手自削藁發凡起例論者謂可方武功志蓋武功
志成于康修撰海最稱善云其詩初爲中唐清麗自喜入蜀後乃
更沈鬱學少陵爲記序及宅文實勝詩出入廬陵南豐開所著嘉
樹堂集爾雅綱目守榆紀略肅松錄凡若干卷君廉儉無它嗜好
獨嗜書所至輒領贊購之方閒道出蜀時猶自蓋屋買書千餘卷
以樂晚載之歸其沒也無十金之業宗伯沙公贈以棺乃能殮其
同官交遊皆厚賻之乃能以喪歸弟道孝廉亦文章士有氣節觸
熱走三千里赴其兄喪又經紀其後事如身事有足多者
邵長蘅曰始予客京師識君其爲登州子客其署者半閱歲故予

青門旅集卷五

五

知君特詳瑄又泣語予曰兄昔從吾父入關遇盜斧傷父兄以身
蔽之盜拔刃睨兄兄擁持益力遂以刃背兄數寸不爲動曰孝
子也捨之去先母之沒兄亦泣而疾晝夜號三百里抵家則蓋
棺矣以頭觸棺釘破其顙血濡縷暈絕久之乃甦言已則益泣
嗚呼不愧忠孝矣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公名邦華字孟剛別號懋明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也西平
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于游爲袁州刺史始家袁再傳至遵遷吉
水遂世爲吉水人父建以舉人官南刑部主事公舉萬曆甲辰進
士知涇縣行取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以例調外熹宗初起兵
備副使分守易州入爲光祿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又召
爲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
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踰年用中旨罷歸尋起南兵部尚
書參贊軍務以憂去服除起南兵部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

時崇禎十五年也公初奉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乃奮袂
起曰此豈臣子辭官日耶爲文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抵
湖口而有左兵之變先是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掠畱
都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適過之湖口爲檄告良
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勤王討逆仰望貴鎮與我同儕
勇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我朝列聖
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
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誤功名竊所未解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
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即日嚴戢軍士疏通江路剋期還
鎮本部院當力爲貴鎮濟此飢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
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寧開陳福福良
玉太感悟乃飛書皖撫發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
始解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玉味首韓槌刀插矢俯立還鵠

青門旅集卷五

五

首公辭改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公坐樓船大閱士慰勞諸將詢
問部曲姓名一軍思奮又爲公斬淫殺者四人徇于軍釋被虜男
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艘五百餘臨別至牽衣號慟公入朝上迎勞
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
語如家人父子上既倚重公公亦知無不言願是時外侮內訌人
主子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茅絲之不
可理如壞屋漏卮之不可持柱公隨事納忠卒亦不能大有裨補
而天下事竟不可爲矣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
下公退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疏略曰臣去年入都即請
救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固別遣重臣督師防河諸
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爲今
日計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
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
宜聞東南廣遠賊鋒漸蔓齊魯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

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倣仁廟故事撫
軍陪京即日臨遣親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教輔導便宜行
事刻期償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
所係不容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機關靈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
必勝敕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為犄角守城之事臣等
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勿局錮為盜守
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藁街也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
臣誓以身許國皇上即委臣南事臣不敢任越數日又疏請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烈皇帝神公兩疏遠殿行且讀且歎密諭閣臣
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既而羣臣爭疏南遷臺臣聞然詆
排上甚甚并公兩疏寢不行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
登陴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行曰且姑待公唾
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城墻拒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返十八
日賊破外城公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豕祀信公偏餉所

知詰朝內城陷公亟奔大內闕門閉不得入歸館沐浴整衣冠北
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邦華鄉邦後學當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
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
命庶無愧焉恩莫報鑒此疑愚縑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而取
丹心照汗青句書已繫之帶問顧語家人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
毋污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殞吾屍乃移席正坐持東帛繫文信
公坐榻投縊而絕三月十九日辰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
堂科日軒舉如生時賊過者咸呼忠臣或有下拜者越三日
乃殮嗚呼唐安史之亂房瑄首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遠近相慶
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公之策正與瑄合當是時燕京決計
同守賊雖強不敢越燕而南太子南行可以必達既入舊都援則
填撫東南亟則控江扼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天下事未可
知公固籌之熟矣乃天不祚明以烈皇帝之英明不能用公策卒
致宗社淪胥主臣同盡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生而孝友不

苟嘗笑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恭端公同亨鄒公識
公于諸生助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曾公南太宰署與極論
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報國微忱舉付吾子公學問
原委得之二公為多令涇下車未幾聞里銖兩之姦悉知之會歲
祲勸貸賑濟全活六萬人為御史條上章數十皆軍國大事首輔
福清葉公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吾不知李懋明何似敢言乃爾
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土足四萬頃而後行部科噤不敢言
公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手疏數千言爭甚力福清亦上疏極言
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就國巡按兩浙斥賊罰公費銀數千
兩屬吏洗手奉法當慮囚積案填委公攜冊坐輿中流覽暗記數
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訊牒不遺毫髮吏民驚以為神其鎮天津也
蒞任方一日妖賊猝攻陷景州而鎮兵盡東出城虛無兵公飛騎
檄東師還遮擊賊復選步卒千人躡賊後各戒以道里時日比合
戰兩軍猶不相聞各奮擊賊腹背不支遂大敗俘斬四千有奇

連克景武鄒勝連妖賊焉既而真定督撫撫其功得金吾世職而
公僅加一級蓋當時疆事類如此遷兵部右侍郎會增饒方熾移
疾歸御史倪文煥疏論公東林渠魁與周公順昌林公枝喬並落
職其起為南參贊機務首議定營制汰虛卒裁冗官躬巡視江北
渡浦口徑池和梁山上采石磯旬日走四千里熟察水陸形勢扼
塞防禦機宜繪為圖分五疏以進大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
于滁和全椒壘田積穀屯兵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
不如守上江請于池陽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
喉又謂徐州當四衝水陸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
徵調北捍邊西扼寇中奠陵京此萬全局也疏下兵部舌吐不敢
覆公亦用外艱去後六年南都擁立一二老成所規畫略如公疏
人于是服公先識云甲申四月公柩至自燕贈少保吏部尚書諡
忠文入國朝改諡忠肅于祭葬其家葬公于龍山之釣魚臺
邵長蘅曰余客江右數往來峽江吉水間望所謂釣魚臺者巨石

嘯然俯江岸昔人以為可坐而釣也因以名云余每過未嘗不
歎歎欲涕也虞山錢公謙益為公諱神道碑敘事詳瞻然頗病其
穢曩見野乘所載謂公亦倡議南遷以賊臣劫制而罷嗚呼公之
忠謀石豈不幸而不見用而顧使剽耳吠聲者影響附和幾與請
幸江南之王欽若幸蜀之陳堯叟同傳豈不諄哉余故掇其大者
具論之如此

雪樵先生傳

先生姓邵名泰清字以規世為浙之仁和人雪樵其號性狷介方
潔寡言笑不苟諸俗家居以孝友聞大母林疾亟先生顙天可以
身代大母病良已以高壽終兄客粵東或傳凶問至先生晝夜泣
目為失明年餘得兄書知無恙則大喜曰開明如初其性多類
此明崇禎癸酉舉于鄉出王忠烈公之門王忠烈公者名章江南
武進人初令浙中以高第入為御史崇禎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師
公方戎服巡城賊騎連呵下馬公不顧賊架公股遂墮公踞地大

青門旅集卷五

九

罵賊怒攢槩刺公至死罵不絕聲語具余所為武進三忠傳公死
時先生以孝廉家居為慟哭者素月已乃斲木為忠烈公主設之
寢朔望歲時必祭祭則陳蔬脯醑酒再拜伏地哽咽或號慟至失
聲如是者幾三十年居常鞅鞅不自得曰吾前朝老孝廉顧不能
蚤從王先生遊地下即死何面目見王先生故自甲申後簪冠布
袍屏迹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或語以時事默不應臨歿敕
其子曰吾死慎無乞銘銘嗚呼可悲也已卒時年七十八所著有
忠孝見聞錄甲子紀言雪樵吟若干卷初先生避亂居山中同年
生某囊千金寄其家人無知者某尋死于亂先生走數百里訪其
子還之楊天驪者亦同年生客京師遭疫闔門死者十八人親交
絕迹先生躬視舍殮歸其喪又撫其孤汪度成立二事亦人所難
者子昌國儻募不拘小節方閩粵用兵時上書親王纒纒數千言
談兵事親王奇之又常獨身入賊巢說降劇賊千餘人敘功當得
官輒棄去昌國余兄弟行

邵長蘅曰宋謝翱以布衣受知文天祥參其軍事天祥死翱悲不
自勝常挾酒登子陵臺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酹畢號而慟者三
已乃以竹如意擊石為楚歌歌闋竹石俱碎聞者傷之而史官之
論曰翱蓋天下士也翱不負天祥負國哉余于先生亦云

進士王東亭傳

東亭先生姓王氏名祐字子側濟南新城人與其兄考功弟祭
酒並以學行文章重海內名相埒無所軒輊故海內往往稱三王
云年十五補諸生二十以貢入太學三十二舉于鄉三十九始成
進士後十年需次客京師遽以疾卒時年五十先生負至性篤
于孝友事親先意承志無幾微違細至虎子唾壺每身自灑滌居
母喪苦塊三年不內寢考功常典試河南以磨勘繫獄先生日就
獄視飲食臥起出則營糞餽詞緩急徹蹕黃塵赤日中顛蹶營救
事尋解考功每語及輒哽咽蘇蘇隕涕者久之祭酒官揚州時常
病困先生馳千里往視晝夜手自調藥病良已嗟乎世人謂意氣

青門旅集卷五

七

矜然諾千里頌義而斗粟尺布之謠號稱世家大族往往而有如
先生可以風矣既成進士後會甲寅乙卯間滇南用兵餉不給令
得入貲補官于是正途益壅先生以次當補京職然竟未及補而
沒矣嗚呼士或負畸行跡地傲物動與世忤其坎壈屯蹇固宜先
生與人偃蹇恭謹躡躡繩墨自內至外翕然稱長者而顧坎壈
屯蹇終其身年不及下壽名不結朝籍以死而今世仕宦不由科
名起家至大官者相望也果時為之邪儒是亦有命不可強耶先
生幼聰敏七八歲時出語即驚其座客所為詩最清麗可誦然不
多作有京口紀遊詩見南昌陳允衡詩選有吳興倡和詩藝圃詩
姑熟遊葉最後絕筆有和張司業秋居詩其傳于後世者僅亦止
此悲夫考功名士祿居喪毀遺疾以死前先生九年祭酒名士
顧學者稱阮亭先生即屬衡傳者也子啟洵好學為諸生有聲
邵衡曰太史公曰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信夫先生年垂強仕
始遇命將用矣顧連蹇約結以死詎非命哉然先生外和中介

視榮利泊如也聞方需次時例當得鄉試同考官堅以疾辭不赴
嗚呼其介也乃其所以窮與
馬氏二烈女傳

康熙甲子衛客都門今少司寇馬公世濟持其先人文毅公殉
節錄一編貽予秋夜發冊讀之慨然想見公箕踞罵賊裂眦皆噴
血時狀燭影熒然空除葉聲簌簌蒼涼慷慨淚落行間嗚呼公
固不死也而一時忠義所激能令妻死于夫子死于父賊獲爭
死于主闔門從死者四十餘人方之晉卞壺元余闕似又過焉
嗚呼烈矣文毅二女子死尤奇予心壯之作二烈女傳
二烈女者馬文毅公女也一小子二姐其一小子五姐初文毅公
陷賊時二女相要約同死公妾顧氏亦願從公既遇害女謂顧氏
今日吾輩踐約時也將為縊梁間從容語顧氏曰夫人故諸母行
位次宜居中雖顛沛序不可失氏曰某妾也又無出何敢與諸母
齒讓至再竟先顧氏五姐弱力不能勝縊久之縊未就呼曰姊

甫門旅棗卷五

七

助我二姐笑曰妹怖死耶吾助妹已乃以次就縊死先是公子少
司寇公獨脫身聞道歸京師其夫人董氏妾苗氏皆在賊中董氏
先二女自縊縊再絕再仆地傷額及足三縊乃死苗氏與文毅公
妾劉氏相繼死在二女後最後文毅公夫人李氏視諸人含殮畢
曰姑媳子女皆幸不辱身吾無憾矣乃繫帛奮身絕吭死是日死
者凡七人二姐死時年十有八五姐僅十五顧氏年二十餘識字
工楷書

邵衡曰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兩童年弱女目未嘗識忠孝字也臨
難乃能從容審處蹈之如飴雖古烈丈夫無以過異哉余閱按史
冊所載女子大要死夫者十九若二女則死君父矣婦姑同盡妾
賤爭死文毅公刑于之化亦深矣哉

贈兵部尚書馬公家傳
余既為馬氏作二烈女傳少司寇公又以家傳誦公之先兩
世宦江南有惠政余江南人而文毅公大節又余所欣然願為

載筆者也何敢辭乃作贈兵部尚書馬公家傳

公姓馬氏名重德字瑞軒其先山東蓬萊縣人始祖英仕遼東保
義副尉即又占籍為遼陽人年五十補衛諸生明萬曆間以貢除
遼陽都司學訓導還太平府別駕在太平數年投効歸本朝以
孫貴得榮贈如孫官公居官潔廉尤明敏善決疑獄一再攝縣令
所至黠吏豪民皆逆為傲然寬于貧弱務牧養小民以故得惠愛
聲常播蕪湖令蕪有豪殺人焚其屍冀滅迹更數令獄久不決公
微知冤狀願未有以顯服豪久之廉得其焚屍處單騎馳往命即
屍所聚炭薪炙地沃以醢已取堅枯覆之頃之揭指視則屍痕宛
然故所中創處毫髮畢見豪叩頭具服竟論抵又攝蕪湖關樞盡
斥羨籍佐縣官既盈額則以償前使者通課竟數月不名一錢再
攝當塗令皆著治迹以病自劾去兩邑吏民號泣送者數萬人既
去兩邑爭立祠肖像祀之後四十餘年公有孫以大司馬總督江
南江西行部至蕪湖瞻拜祠下以公像失具謀更塑而匠人無識

甫門旅棗卷五

七

公者難之明日蕪湖民奉公畫像至以十數計中有酷似者像遂
成嗟乎近世郡縣吏視其官若傳舍然民亦以過客視吏更數年
或不能舉其姓氏甚者詭冒隨之吏乃詆其民曰俗薄公以一
署令更易代歷四十餘年而民顧每食必祝如是豈非良吏難得
而遺愛之在人者可久哉然則謂民俗踰薄者何歟三子長與進
尤知名與進字復所亦以貢授訓導不赴嘗受知經略熊公廷弼
熊公負才略視世所稱豪傑士無足一當者顧獨折節公即其人
可知矣與進二子長鳴珮即以大司馬出總督者也次鳴珅能文
蚤卒

總督公名鳴珅字潤甫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時遼左初隸木朝
太宗求賢知自助以公為工部啟心即會諸事草創每有規畫
建置輒以詢公公對輒稱旨甚器重之公為人深博有謀善兵略
從世祖入關以左參政分守山西潞汾道聞賊寇號一雙虎
者驍悍將吏莫能制常寇岢嵐公設伏敗之已獲復遁去呼郡將

密授方略數十騎往縛以歸餘賊散移分巡下湖南道課最
超遷戶部右侍郎督理江南糧儲錢法又命總督宣大所至治辦
皆有聲順治十一年遷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軍務當是時天
下略定大江西南地延袤三四千里藉待伏莽所在多有而鄭氏
餘孽跳梁海上瀕海郡縣數中寇吏民苦之公至則選將校明什
伍繕墩堡治戰艦軍政畢舉大將軍梁公化鳳時為偏裨未知名
公與語奇之疏薦化鳳有大將才命統水師遮擊海賊于崇明大
戰陣斬千八百級獲賊艦百隻平洋諸沙賊氣懾欲遁公為檄檄
賊中開示禍福偽督張銘領阮四陳輝偽總兵顧忠王有才相繼
乞降公九剿賊號網舍賴三善水戰所鄉輒利羣賊倚以為導忠
降賊益沮竟公鎮不敢入寇久之以日疾再疏乞休詔回京視醫
藥後十餘年卒先是公既去鎮賊闖入海門破京口攻圍金陵東
南大震化鳳以吳淞總兵赴援提三千卒擊破賊眾十餘萬于龍
江關賊皆遁金陵圍解捷聞即軍中授大將軍印封世爵世以是

清門旅義卷五

益服公能知人云一子即文毅公

文毅公名雄鎮字錫蕃少以大臣子選用授工部副理事官擢宗
人府啟心郎以憂去服除補左僉都御史命巡撫山西不果行康
熙九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公質重有守忠孝出天性奉總
督公喪哀毀循禮與人交謙厚溫謹長者也遇事有不可則毅然
必達不為利害撓待人推心不疑能得其死力粵西地連溪峒瘴
癘雜處羣盜左江楊其清平梧莫扶化黨皆數百人逐捕歲餘不
能禽公至勦撫並用不數月殲其渠率餘賊解散已乃建議復邊
俸省兵米開蘇木禁停采買藥材疏十餘上先後得報可後三年
而孫延齡之變作延齡者故定南王孔有德婿也土鎮廣西竟無
子朝廷以延齡為將軍攝軍事延齡數擅殺人犯法都統王永年
發其姦使遣者案驗辭服上不忍致之法詔奪其官會吳三桂
反粵西震動廷議復以延齡為將軍與撫之延齡既內銜王永年
次骨又怨前削奪其官見三桂勢張甚遂蓄異圖十三年春詐集

諸將議事縛永年于坐殺之殺副都統三十餘人遂勒兵圍撫署
以偽命遣衣朝服公降是時承平久撫臣名封疆大吏然實無兵
柄稍輕會變起倉卒公知勢不支易朝服北鄉再拜曰臣亡狀謹
以一死謝國即距戶自經家人聞扉入救之得不死已乃遣其長
子世濟詣闕上變語曰賊勢雖強人心尚固王師至我為內應破
之如振稿耳不則父子俱屠無為也公子涕泣叩頭去逾月事益
急又遣其客攜次子世永孫國楨乘夜穴垣出聞道達京師賊偵
知公終不屈而子孫入朝乞師者相繼益恚且懼賊兄延基率兵
排闥入環立露刃視公公引所佩刀自剄不殊血流被體賊卒前
抱持救之奪其刀刀創救者右手墮三指賊昇公出並驅其家屬
幽別室中公絕食數日不死乃復食自是坐臥一室足不踰戶限
者四年三桂以書招公公手裂書抵之地罵曰吾天子大臣何作
賊邪其後逆賊互相誅屠賊將吳世琮入桂林執孫延齡殺之遂
收公及幼子家僕去世琮責公降公鬚髮怒張目皆裂眦曰吾大

清門旅義卷五

臣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刃叛賊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
世琮見公詞峻無降意移置他帳令賊黨更相誘說公瞋目不應
稍進以酒食則傾食擊器罵不絕口賊大怒令牽去以刃夾諸
人坐之地先殺幼子世洪次世泰次家僕諸老道以下九人及
公公北嚮坐欣然引腹受刃蓋康熙十六年十月也年四十四
是日聞變夫人李氏與其女媳妾媵自經死者七人語在二烈女
傳先是公有一幼女四孫男女及婢僕十九人皆以凍餒死閤門
先後死者凡四十三人公既死賊怒猶不解下令禁收公屍暴四
十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睨公面勃勃如生驚下馬羅拜曰忠臣
也解衣覆其屍潛瘞之廣福寺後守弁某亦以李夫人及子女遺
骨竊其有初公所遺長子世濟來京師上憫其忠詔官四品京
卿至是抗疏略曰臣父身死封疆閤門慘難暴骨原野臣誠日夜
痛心願得匍匐往收遺骸惟陛下哀憐疏入詔世濟乘傳往遂以
喪歸上遣重臣臨祭者再赦有司治窆安特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賜諡文毅又親灑宸翰文其隧道之碑嗚呼觀公之盡忠與聖主之所以酬忠交得之矣世濟字元愷今官刑部侍郎好學問喜文章士能以忠孝世其家

邵衡曰衡辱交今少司寇公得具悉其家世問前明時遼陽陷文毅公大母趙義不辱抱一幼女赴井死馬氏脫于兵者僅三人及文毅公之難脫者亦僅三人六十年間再罹凶厄天之于馬氏亦酷矣抑余聞長老言忠烈之門是當有後司寇之世大也宜哉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雉髮為僧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狷狃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履穿踵決拂袖翩跹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畱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

青門旅棗卷五

五

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艸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鳥翳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亦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後墨瀉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雖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輓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欲飲泣下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見至口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蚤已至于驚喜趣呼筇輿日兩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剪燭談山人瘖不自禁輒作手語勢已乃索筆書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澹公語

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山人而微積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澹公杭人為靈巖繼公高足亦工書能詩喜與文士交

贊曰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汨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涇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潄潄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悽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過方鳳謝朝吳思齊輩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媿子非其人也

朱孝子傳

孝子姓朱名壽命餘干之團湖邨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亡恙

青門旅棗卷五

五

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偏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黃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或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曰忍饑不敢費一錢為贖母計也蹤迹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孝子曰謁其門外雙膝為腫遇母生日持肉麵一盂跪進母伺母食畢然後起家學士遠平時方官京師高其行為捐金贖之既出無所依因畱學士家母性下急小不如意則詬詈不休甚則捽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

邵衡曰往歲余客京師數見孝子體羸而面黃蓋凍餓奔走者三年矣是固宜然孝子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啖母乳三合何忍不報嗟乎豈非天性哉余初見孝子迎拜余余大驚跪掖之起曰吾輩當拜君耳乃敢當君拜吾媿死矣

青門旅棗卷五

碑

蔡忠襄公祠堂碑代

蔡忠襄公祠者故建以祠前明殉節山西巡撫蔡公也公以副都御史奉命巡撫山西之明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榆林寧夏繼陷秦中瓦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動公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羸卒三千往來拒賊河上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四閱月衆疏餉請援兵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犯太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餉晉王王亦手書召公使者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戢下士以二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城按宅已去而平陽亦尋陷是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正月賊遂渡河向太原而宗友以已實趣公歸懼得罪乃反誣劾公不守平陽狀旨解任聽勘以郭守昌代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逆

青門旅棗卷六

出不進或謂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吾內斷于心久矣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文自營倖苟免吾死不忍爲遂集眾啖血盟有誓守封疆不逃不迎舍生殉國願告神明語當是時太原守備羸弱兵僅及千又無外援而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知必不可守徒以激于忠義奮願同死盟廟之日哭聲振天賊遣使持偽檄招降公碎檄斬使竿其首喋樓上賊怒悉眾五十萬攻城公先期于城外度要地埋礮以待賊至果駐營其上夜募壯士發礮殲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有叛將內應城遂陷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質盡知縣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是時從公者中軍副總兵應時盛材官段可達率麾下數十騎巷戰久之騎欲擁公出西門公遽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吾死所時盛已出城回顧不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公常講學其

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猶十餘人公顧可達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係東梁公再拜先賢就縊身輕不即死時盛解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亦東向以弓弦自勒死十餘人皆同時自刎死自成故憤公甚購公屍戕而奔之海子可達陰求得之後十日乃與旗鼓周文郁材官田中聲市棺殮公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云公死以二月八日距公死僅四十日而燕京淪陷愍帝死社稷矣烏虜悲夫策公當日可以不死者有二奉旨解任待罪幸得弛擔可不死城破矣從諸將躍馬出城徐圖恢復可不死而公顧必死視夫智窮力竭計無復之而慷慨引決者尚不當同自語而況下此者然則公于成仁取義可謂安之者矣烏虜豈易而致哉公諱懋德字維立別字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隋宋南渡再遷始家崑山爲崑山人會祖以下三世冒姓陳至公乃復姓蔡氏萬曆己未成進士釋褐杭州推官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

青門旅棗卷六

顧秉謙改禮部主事其爲主事又以忤太監魏忠賢謝告歸忠賢誅起禮部郎歷外任其爲寧前道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閣部楊嗣昌不敘應詔上三疏極言時事忤上意有旨切責總監高起潛素貴橫公貽書責之大略謂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誦則爲傲德職等體不信則爲失已今使職惟朝命自尊而貴監折節士大夫惟然通賓主豈不兩相成哉雖重忤起潛意然竟無以難爲河南布政司會斗米三金人相食而賊聲言先服者不徵糧大心搖搖公曰此時急催科是疾驅民爲盜也檄郡縣停徵而抗疏自劾忤旨坐奪七級公獄獄時名節不顧利害多類此初公爲諸生時得陽明傳習錄讀之喟然曰聖學淵源在是吾知所宗矣畢生學問得力陽明不動心爲多公自體有用臨大節而毅然不同有以也夫殉節之明年南都建號禮部尚書顧公錫嘒抗疏略曰鞏穀淪陷天崩地坼文武官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爲逆賊出死力者多有至于忼慨赴義

則僅遇其人故巡撫山西臣蔡懋德以隻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
事窮勢迫瀝血盟眾死守城陷之日竟齎其志若不厚加恩卹何
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入詔與祭葬建祠諡忠襄而閣
臣馬士英方與顧修故鄉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祠蔭格不行
烏序此明季國是為太息者也入 本朝順治十三年王文貞
公崇簡疏公忠節詔下部議許特祠于鄉而前明巡撫祁公彪佳
故嘗建祠胥門外燬已久康熙某年月前撫睢州湯公斌始檄有
司建今祠在虎邱之麓凡城峻整堂廡實枚而麗牲之碑久未有
辭公子方炳再拜請某惟公英風毅烈更百世如生幸得列名碑
末有餘榮焉乃按江編修魏處士禧所撰誌銘與傳稍詮次之
而于死事特詳以勵後世為人臣者重系之辭俾歌以祀焉
天柱折兮山墮蛟鯨喙兮海飛眾暖味兮墨屎獨致命兮酬所志
平風靈爽兮安之籥雲駕兮焱上馳 聖學旂兮踰躐修竿兮
格澤元氣灝灝兮日星薄忽臨睨兮故國漸漸兮原陸縹馬兮

清門旅櫬卷六

五

邱之麓 歸祠兮孔安鏤檻文槐白石蘭櫻桃殷兮春原洞庭秋
兮橘爛稻梁稱麥得騰騰且尊訪葉吳羹酸公來享兮游衍弗替
引兮子孫
清故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
公神道碑
公以能書名海內三十餘年受知
世祖章皇帝以第三及第晚被 今上特達之遇恩禮莫並或
命就御榻前濡墨揮毫或頒宮紙令繕寫卷冊以進日或一再召
見見輒賜茶或賜坐 上或自作大書令題其後所賜御書鳳管
寶璽貂裘文綺茗饌之屬至不可勝紀兩宮殿庭屏障以及御座
箴銘皆屬公書自元公鉅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宮梵宇
爭得公書以為榮以是公名動天下與趙承旨孟頫董文敏其昌
相埒而公之學行政事又有焯然足不朽者嗚呼公詎以書重哉
公諱荃字貞懿號繹堂順治辛卯舉于鄉壬辰賜進士及第官國

史院編修會 世祖加意吏治內外互用知公才欲試以吏乃出
為分巡大梁道副使羣盜董天祿牛光天聚眾千餘剽掠許潁間
許民驚竄勢張甚公至則練卒除器縣購賞飭軍令遣中軍王福
為前鋒而身自督勁兵繼進殲其渠率餘賊解散巡按御史以功
聞禹州四十里外有竹園叢篁密篠陰翳數里盜窟穴其中劫商
賈殺而埋其屍公遣吏卒收捕發土得屍累累十餘盜具伏悉按
誅之老生某無子買妾有身矣與傭姦而逃盜殺傭匿妾公捕得
置妾獄中生兒乃呼老生還其兒按妾如法生叩首泣下曰使我
得有後者沈公也久之以監司入覲疏陳彰德養馬病民又禹州
糧應分上下等凡十餘事皆中利弊得報可康熙元年冬丁母憂
去服除補通衢道以他事呈誤議奪二官謫寧波府同知公具疏
辨 上雅聞公名召見命作行楷各體書稱旨特詔以原品內用
明年為康熙壬子以翰林院侍講典試兩浙入為國子監祭酒兼
選詹事府正詹疏言 皇太子聖功在于豫養引明臣馬文升言

清門旅櫬卷六

四

及韓翰聖功十三圖以進未幾復疏列出閣四事奏上並報聞故
事詹事得與會議會推公于民生利弊時政人才得失剴切極言
略無所瞻徇十八年大旱詔求直言時方更定新例令罪人當流
者徙烏喇極北以實邊下廷臣集議公獨以謂烏喇距寧古三四
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死今法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驅
之死地失好生之意宜如舊例便乃獨為一議上之有詔令畫一
公堅持前議又力爭之 上前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臣願受欺罔
罪問者皆悚 上為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流徙烏喇例竟
罷時廷臣同署議者惟少詹王君澤弘御史謝君兆昌傳曰仁者
必勇公儻近之與先是公官大梁巡撫賈公漢復屬公修豫省通
志手自削藁既成上之後十餘年詔天下郡縣皆修志發凡起例
一以豫志為法其見重如此沈氏于華亭遠有代序明初有兄弟
同官學士者長諱度次諱榮並以文章書法名于時人稱大小學
士公益小學士十世孫也曾祖諱恩祖諱偉麟父諱紹曾皆績學

不顯自祖以下以公貴得榮贈如其官紹曾舉二子長即公幼孤
事母康太夫人最孝方官編修時忽心痛不能忍驚曰吾母春秋
高得毋病邪不數日訃至母果得疾乃拜疏趣歸省抵家則霍然
矣說者謂誠孝相感云娶莊氏素封夫人子男四長宗昌太學生
次宗敏廩生俱前卒次宗敏舉人候補中書次宗敬舉人女二孫
男子四孫女二以康熙甲子十一月七日卒于京師邸第距其生
為明天啟甲子得年六十有一計開 上悼惜久之曰沈某極清
苦命以白金五百兩賻其喪其明年某月公子宗敏宗敬將以喪
歸扶服來請文其隧道之石予懼後世徒知重公書也乃論次其
大者而繫之銘銘曰
世祖皇帝勤勤吏治輟侍從班曰往旬宣嵩洛瀝澗旌榮有踐三
輔保釐撫之摩之 皇帝嗣位召公于外爰侍承明爰陟銅龍延
議紛拏勿隨勿渝奮其壽謬矯矯嶽嶽忠哉披天聽為移偉彼
沈公珣連鐘鐺鍾王虞褚公小技耳嚴嚴豐碑煌煌龜螭弗宵弗

清門族彙卷六

泐銘詩有揭

墓誌銘

丁九貢先生墓誌銘
嘉禾有隱君子曰丁九貢先生以壽終將葬其子穎澂等述其行
誼世系生卒來請銘泐然曰噫予戚也又名德應銘法何敢辭先
生諱鏞九貢其字世居嘉善之永安鄉其先號海鶴公諱某者以
徵聘起家仕黃州別駕四傳至清惠公諱賓明神宗時歷官大司
空為名臣事具載國史子三人先生其仲也生以明萬曆丁酉十
二月某日卒以康熙癸亥六月某日年八十有七先生為人溫厚
與人語嘔煦惟恐傷之燕居每自整飾辨色起盥櫛雖盛暑不脫
巾襪浴罷必衣冠為學遂于性理以躬行為宗不崇議論性最孝
當清惠公懸車歸晨省秉燭問起居命退始退暮復往候就寢率
以為常遭喪哀毀循禮每歲時伏獵為魚菽之祭進觴飯拜跪雖
老不以屬子孫既祭必泣方髫齡時補諸生前辛酉就試南雍中

副榜以明熹宗登極恩當得官久之會崇禎甲申之變乃絕意仕
進一以讀書自娛然于古今治亂興亡以及忠臣孝子蹈難捐生
之事輒邑邑竟日不食或至流涕四十年丹鉛甲乙窮盡夜忘倦
先生固樂此不疲抑其衷抑鬱感慨固有在邪屢舉鄉飲以避清
惠諱堅辭不赴其辭當事略曰少不如人猶辭簪紱老無能事
敢與敦槃杜門卻掃聊擬申屠之藏終隱焉文豈有彥方之譽又
曰避嫌詹事固讓中書曾戒同音況于直犯桓桓對酒宜法然于
聞言劉叟望山必惕如其卻步雖中私悃良關大防嗚呼高節亦
概見矣昔班史嘉興勝之守死美郭欽蔣詡之好避謂被其風聲
足以激貪厲俗也東漢尤高守節士而當時處士之賢若孺子叔
度皆隱約終身言論無大表見而聲施百世其名重于王公大人
蓋有所以不朽者也嗟乎彼獨行終其身不悔者詎無故哉再娶
皆錢氏三娶張氏子男三人穎淦邵庠生嗣徵裔沈皆國學生女
二人皆適望族孫男七人棠發舉人來級候選州判其餘幼也孫

清門族彙卷六

女九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十二人葬以某月日墓在某鄉之原

銘曰

荷嗟先生維德之充匪其時之達也碩果不食道剝窮也茲施盈
車蓀獨芳也薰不自燒膏不自銷以大耄終也以考貞珉以利其
後人茲焉藏也
諸老道廣銘
諸老道者馬文毅公僕也名兆元江南句容人老而蔬食喜佞佛
故稱老道云文毅公撫桂林遭變拘賊中四年抗節不屈語具在
公家傳及新都朱昉所為殉難紀略方賊遣騎收公時并縛其僕
次及老道賊以其老縱之去老道大呼曰吾得從主人地下甚幸
豈效鼠輩叛主苟圖富貴貽千古罵名邪奮然隨公行公至其踞
大罵老道亦詢詈不絕口公遇害賊亦竟殺老道或曰老道僕也
于法不應銘邵某曰嗚呼老道之死烈矣所稱殺身成仁者非邪
吾見今世士大夫嘗誓人輒誓曰奴儕嗚呼奴儕乃有是是宜銘

銘曰

生也主從死也主依其遺骨寢于斯

王母韓孺人墓誌銘

孺人韓氏太學百川君諱某之子內殿中書舍人王君諱某之婦
登仕郎鴻臚寺序班有大君諱某之妻歲貢生候補國子監學正
觀光之母以康熙癸亥七月某日卒于京師之邸年六十有四其
明年十一月某日將與鴻臚君同葬于中書君之祖墓葬有日
親光乃扶服來請銘再拜涕泣言曰吾母幼婉嫕事外大父母以
孝稱及歸先府君時曾大母猶在堂春秋高吾母先事承指能得
老人意事先王父及今繼祖母孟一如其事父母府君幼失恃每
念及祖母悲輒不自勝每祭必泣吾母痛不逮事姑每助祭亦
泣佐襄先王父喪哀戚循禮婦嬖皆以為法府君女兄弟行凡三
人歲時餽遺具漿粟粗糲之屬必腆終其身所無異言憂某鮮
兄弟為府君治兩妾飲食服御如鈞尤人情所難治家持身恭儉

青門旅集卷六

七

以有禮故其存也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皆愛敬之自以為不及其
歿也下至臧獲無不哭失聲嗚呼足覩吾母矣吾母舉子一即不
孝某孫一孫女二皆幼又曰某亡狀不能顯揚其親惟其文之垂
遠者庶幾不朽吾母于地下敢以為請茲觀光之言如此而今相
國宛平王公誌鴻臚君墓稱君能推先人遺貲分贍其族人又推
以澤鄰里其居京師能好客客亦日進擊鮮烹肥窮日夜未嘗見
厭倦色則孺人之助可知是宜銘銘曰

韓世房山王同里閔乃遂婚媾惟圭承瓊鴻臚登朝章服光光孺
人婉婉內治之襲房山之邑繼陽之里瘞銘其藏垂千億禩

墓表

清故文學耿君墓表

曲沃有賢而不仕者曰貞子耿君以諸生終于家其卒以康熙壬
寅某月蓋距今廿有四年矣而曲沃人至今思之其里閔婢獨饑
饉之人皆曰耿君亡矣吾屬安所資以生也鄉邑有訟者曰耿君

亡矣吾安所平曲直也宗黨戚屬之貧弱不能自立者曰耿君亡
矣脫一旦緩急強孰抑之弱孰右之也其子若孫守其家法循循
孝友恭謹曰吾先府君亡矣府君之教罔敢失墜也蓋君能自不
朽于其後者如此嗚呼不賢者能然歟君諱介貞子其字一字伯
猶世居曲沃南關自君以上以科目起家為郡縣至監司累累而
有故稱曲沃望族者必及耿氏君為人剛直好學問事父母以孝
聞遭喪哀毀循禮屏斥浮屠家言子孫至今儆之家故饒于賢明
末歲饑盡出穀賙其鄉里遠近依君以居者三十餘姓沃邑存饑
而君之鄉獨全有友為勢家奴所凌輟輟不能自直君毅然代直
之至面斥顯貴人顯貴人為愧謝而扶其僕爭訟不平者輒詣君
君為片言析是非輒釋然服邑子有恃其桀驁健訟不聽君其後
長吏讞決卒如君言順治初盜起垣絳聚黨數百人剽掠附近郡
縣吏不能制其渠率曲沃人也曲沃令議遣邑中賢豪為賊所信
服者三十人往撫君亦在遣中既至賊矚刃以待聲色俱厲同行

青門旅集卷六

八

皆驚悸股栗君顏色自如從容為陳既福賊悚然不敢加害遣騎
持令箭護之歸三十人皆得無恙君遇事敢為不可以利害怵多
類此性穎敏博學強記家故多藏書遭亂散佚僅存者亦多脫簡
不可讀君從書肆中緝閱默識歸補成書無所遺忘教子孫嚴
而有方故其後卒皆有立子度以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名焯焯序
序開孫蔚起今官內閣中書亦知名嗚呼賢者固宜有後信矣君
生以明萬曆丙戌距其卒之歲得年七十有七兩娶皆楊氏初配
楊孺人前君三十八年卒年僅二十有六繼配楊孺人後君十八
年卒年八十有二君葬以康熙甲寅某月日後十二年為康熙乙
丑二月某日將啟君之封以孺人樞祔禮也其子度既自為狀命
中書君蔚起請銘于今翰林院侍講馬邑田公又以狀與銘來請
余表其墓嗚呼余見今世稱素封擁貴雄于其鄉者皆厚自封殖
視其鄉人饑饉凍餒漠然不相關而較量其身之利害如毫毛遇
小疵患則戰掉失次斂手縮足以退蓋比比也嗚呼聞君之風不

重有愧哉余又以惜夫君之僅以諸生終也昌黎有云譬之水其
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其積者多施者不
還也君僕類是歟如君之賢而不表以風世其何以為末俗勸余
故略其行誼大書于隧道曰是為文學貞子耿君之墓至于遷徙
世系子姓姻屬誌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其墓蓋在某縣某鄉之
某原

文學明卿楊君墓表

余里中稱著姓者必曰前黃楊氏楊余母家也故君與余為中外
兄弟行君五世祖諱圻選將材官鎮江衛指揮使正德中以征江
西峒賊功世襲本衛左所正千戶高祖諱鉅改業儒嘉靖乙酉舉
于鄉未及仕而歿曾祖諱一珍中武科又連姻戚里得選直侍衛
東宮歷遷錦衣衛鎮撫祖諱應奎父愚愚公諱啟聯皆襲世爵明
制鎮撫秩五品下錦衣屬也願得專典詔獄所統緹騎刺姦視古
司隸故雖冠武冠而權勢與大僚埒仕宦者以為榮愚愚公生五

南門旅棗卷六

子君其長也君性孝友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謙謹嘔其接人
卑賤者益加禮好學攻經義為邑諸生弟希尹倜儻負才憑愚公
奇愛之憑愚公歿君次常襲爵固以讓希尹曰吾才不如弟且父
志也君自守諸生業耳嗚呼自季札子臧之風邈俗日踰薄兄弟
相尤乾餼豆簞之微往往露瀝而爭奮袂而起于是韋元成劉愷
丁鴻諸人之行事往往書之史冊修為美談而閭閻推刃之釁尤
屢見于大家世族君之讓非直乾餼豆簞比也嗚呼詎易得哉希
尹當官治辦有聲後奉詔使嶺南便道過家上塚朱幡黃蓋出入
里閭鄉人噴噴榮之以是益稱君孝友云君歿且二十年其孫肇
請文其墓上之石余諾之經年肇踵門至十餘請無倦色憶余童
時時隨先孺人每歲一再至外家喜從諸長老詢訪舊事聞楊氏
之先有諱浦者居五世不析箸食指千餘尊卑秩然蓋楊氏詩書
禮讓之澤望于里中者幾二百年不僅以閭閻也先孺人見背迨
今三十餘年余亦客外久蹤迹闊疏不知吾鄉風俗今視曩所聞

何如願以謂行誼如君雖微瑩請當亟表以風世余故論次其大
者表之曰是為讓君子文學楊君之墓俾過者式焉夫豈徒昭示
君之後人君諱希皋字明卿其它事行及子姓生卒宜詳誌狀中
皆不書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墓表代

公諱素蘊字筠澗別號退菴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令東明當
河決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
灑濬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
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剽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
招降之餘黨解散久之以治行卓異入為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
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先是逆
藩吳三桂開邸演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
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充牣私室勢傾中
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三桂寢驕漸至題用朝臣無

南門旅棗卷六

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姦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枋綱紀者朝
廷之大防枋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末有防微杜漸語閣臣昨舌持
其章不敢下會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為川北道以前
疏也而三桂猶衛公不置具疏辯必欲罪公而後已有旨令回奏
公奏略曰臣所爭者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每
事盡善為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佟
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強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公
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患深識之士
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使公言
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始
服公先識于是四部交章薦公可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
前題補分守即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
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問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餽餉自襄
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嚴調襄陽安陸德安三郡丁夫擔負率

歲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徵郡甸補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募木數十里開漕船道于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無乏與公之功爲多遷山西提學道滿考內陞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飢待疏請賑甫拜疏卽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爲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且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報可所全活飢民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情形曉諭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命時湖北新燬于寇夏賊雖誅脇從者尙眾人情恒擾或一夜數驚公至首嚴告許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戟門洞開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多類此是歲又

青門旅藁卷六

七

旱疏請緩徵漕糧已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報可入秋得未疾疫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于官距其生爲前庚午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塌田地江陵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寧黃坡景陵之穀折江夏崇陽武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于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呼孳孳爲國知無不言公殆無愧歟楊氏系出弘農至震而大著自是代有顯人公之先世居宜君縣之石堡村不詳所始徙高祖諱時宜舉明經不仕曾祖諱彰諸生祖諱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廷對前明天啟間避璫饑不仕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兩配皆劉氏先公卒累贈淑人又繼田氏諱封淑人子男子二長綱候選知縣次維國學生女子四孫男一尚幼既葬綱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石

余禮辭不獲乃掇其大者而書之

青門旅藁卷六

七

青門旅藁卷六

予爲古文蓋學諸青門先生邵子湘不見垂十年今年春來吳門乃見先生于商邱公使院道契闊共晨夕歡甚先生出其近作曰青門廢棄者予且屬子序先生之文如麗棄旅棄久已版行世世之好古文如予者皆爭索而讀之而廢棄則未之見也予既快先觀益歎先生之文老彌潔位置當在韓師曾友間亦說之非阿者也其以廢名棄何先生曰杜子美有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方吾壯盛時已苦刺刺不休今又載之末年廢矣夫子曰以道言則文章爲小然文以載道者也載道之文六經尚矣自漢唐宋以來其間能立言者不知凡幾要之于道合則傳離則不傳子美所云小技殆指雕琢風雲藻繪月露者而豈所語于卓然載道之文哉古之達人以道養身而以經世爲緒餘以司名爲羸法餘也羸也皆賸說也彼且以身生性命爲天地之委形委和委順而以子孫爲念視其視天地間事物無一而非賸者然至于載道術而著書則五千言不爲少肆其無端崖之辭不爲多雖謬悠諛

青門廢棄序

詭猶自以爲不可以已先生何言謙也嗚呼儒者屈首受書明先王之道亦欲見諸行事豈徒著空言云爾哉既與時違終已不試稿項華顛日冉冉其將盡乃始大懼而悉吐其中之所蘊結蔚然文之以彰于後世在則人亡則書沒而不磨久而愈光而聲施不朽矣嘗觀古人爲文晚益善韓之湖陽蘇之海外是也彼皆積讀書義氣純深之後而又多歷艱塗如作易者有憂患作詩者皆憤憤故可傳也先生推排人閒數十年蓬累而行六十後益委懷觀化發而爲文經緯史要而不畔于道安得不傳願先生出茲羸餘以公世人之求之若挹河而取燧也學先生文者獨景平先生毋廢先生梓先生笑應曰諾先是有井梧集詩二卷商邱公爲評次而敘之先梓行茲益以詩一卷文五卷合之凡八卷而統名曰廢棄云康熙己卯中秋朔日錢塘馮景山公

余生平好與海內賢人君子遊揚花風雅更倡迭和集中所載雙江西山漫堂諸什雖不及漢上題襟松陵集之百一而素心酬倡一往情深頗爲名流所稱述青門邵子湘與余交最久自黃州迄今逾三十年中閒乍見忽別贈答之作寥寥壬申秋余自江右移節吳會于湘偶見過卽爲設榻使院小滄浪以詩爲課余俯仰微纒吟情不屬子湘每興發掀髯高倡哀數百言語必驚人余讀之如故疾逢蝦蟇輒走筆屬和其開拓胸次陶寫性情依然雙江漫堂吟嘯時也子湘詩格高氣厚得唐人三昧閒闌入宋人要是佳絕予爲之辟舍者屢矣子湘梓其三年來近作附余倡和詩如千首通爲二卷用少陵清秋幕府句名曰井梧集屬余評次竟因題數語卷端識余快且識余愧商邱宋肇

井梧集序

青門賸棄詩目

卷一 井梧集上 古近體詩七十五首

壬申除夕客吳門官舍三首

送心壁道人還開先寺二首

前題次韻 宋 肇

使院後園同諸君看梅四首

奉和漫堂先生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之作用韻六首

原倡 六首 肇

題尹迂夫小照

題吳孟舉黃葉邨莊圖五首

前題 二首 肇

奉和漫堂先生使院後園絕句八首

原倡 六首 肇

豫民謠

青門賸棄詩目

吳民謠

池上雜興八首

秋日池上遺興六絕句 肇

奉和漫堂先生慧山紀遊見寄長句

原倡 肇

題朱竹垞檢討小長蘆圖五六七言斷句各一遙和阮亭先生三首

前題同賦三首 肇

題漫堂先生小照

泰吉了聯句同漫堂竹垞兩先生

奉和漫堂先生歲暮高江邨詹事以乍浦秋鳥見貽并索題句

原倡 肇

前題和韻 高士奇

癸酉除夕悼亡詩十首

濟雪上人小照作澹江古木獨坐孤篷

前題次韻 肇

白門柳枝詞二首

奉和漫堂先生深淨軒落成用深淨爲韻二首

原倡 二首 肇

秋夜

奉和漫堂先生九日池上見示之作次荷字

九日池上示子湘 肇

送宋山言入都二首

卷二 井梧集中 古近體詩五十二首

追賦元墓探梅紀遊五十韻呈漫堂先生

題董文敏江山秋霽圖奉和漫堂先生

原倡 肇

冬日寓齋雜興戲學放翁體十首末章專呈漫堂先生

青門賸棄詩目

戲題示友

乙亥元日雪奉同漫堂先生試手賦長句

前題 肇

春雪後夜坐効韋左司

和子湘前題 肇

黃山松石歌奉和漫堂先生松爲金將軍贈

前題索子湘和 肇

湖上宿小輞川館二首

西湖雜興二十首

奉酬漫堂先生久雨忽晴喜子湘心壁道人同日至垂示之作

原倡 肇

尚友五君詠

王無功 蘇翁 雲卿

吳趨吟

陸魯望 顧夢 倪元鎮 顧

林君復 遠

青門贖棄卷一

武進邵長蘅子湘

井梧集上 古近體詩七十五首

壬申除夕客吳門官舍三首

冬盡愁爲客如何翻別家一年又除夕百里亦天涯不覺雪花大

音開簾官燭斜松盆撥還燄吳人謂除夜起立嗅梅花

只作客中慣今宵也惘然節偏驚旅鬢感易入衰年穉子嬌無那

老妻病亦憐關心還一事梅蕊綺窗前

吳趨風土記約略似吾州燠暖燒蒼木年豐占字婁妙構義以卜俗名字婁

癡獸誰要買爆竹不會休似有新年約春晴踰虎邱

送心壁道人還開先寺二首

偶逐閒雲出還隨海燕歸落梅香洗盃渡水綠漸衣天際九華見

春江一櫂飛還山花事過藥院長蒿薇

漱玉亭邊路芒屨記昔遊野花藏砌戶翠篠入僧樓峽響四時雨

松風一壑秋遙知禪定夜山月與猿幽

前題次韻

送爾半塘上飄然廬阜歸肩挑桃竹杖身挂水田衣詩有江行

作帆同燕子飛到時春欲盡開徧野薔薇

我昔開先寺曾爲竟日遊看碑緣石磴覓句坐僧樓瀑響晴疑

雨山空夏亦秋卻因贈別處惆悵桂叢幽

使院後園同諸君看梅四首

東風一夜已紛披盡放南枝與北枝老夫那得化身法一樹梅吟

一首詩族翁詩何方可化身下億一

麻姑狡獪弄丹砂別有僊人萼綠華古井南邊渾爛熳滿園玉蝶

上叔柄

半醒半醉興還餘市樹行吟到日斜欲去更遲新月上一池煙水

漫疏花

孤山已負去年約元墓又虛昨日行折得一枝燈下看清吟冷嗅

到三更

奉和漫堂先生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之作韻六首

不忘名山約幽尋興每耽撥雲綠鳥道聽雨宿僧菴松色連青嶂

蘿陰搖綠潭吳門山水窟勝處記曾探

館娃隤趾在幕府試春臨何處埋香骨空巖聞磬音晴天孤塔聳

落景太湖深不盡興亡意寥寥晚夕禽

一入春山路梅花著處多銅坑全放未石壁定如何石壁地舊湖

晴雪三十里香風一萬柯舊題應已泐洞壑長煙蘿

峰迴路疑閉逕轉忽僧房密竹半空暗幽花一湖香危樓擁山翠

絕壁盪湖光三萬六千頃春風益森茫

羊傳峴山好庾公逸興嘉錫詩尋薛壁啜茗入山家客背午鐘去

帆隨飛鷺斜還城鷓鴣晚噪樹已栖雅

中丞有高侶詩格自孱顏不數西江派全追大厯還尋將白鳥句

寫入畫圖開添我漁竿坐煙波竟日閑原倡白鳥下枝心可畫故結及之

原倡六首

青門贖棄卷一

花事盛江南看宜蕊半含春風吹小艇遠岫送晴嵐野店經行

好精廬取次探捉攜雙蠟屐謝客未應慚

千載吳宮蹟青山未陸沈廊空傳響屨臺聳罷調琴懷抱江湖

入登臨感慨深迢迢香逕在白鳥下波心

斜陽照山麓鼓柁向長河崦裏梅花放人家酒旆多溪橋聊待

月露舫忽聞歌煙水迷濛際幽香幾陣過

小泊太湖尾高眠領眾香凌晨扶竹杖結伴入僧房仙梵雲霄

落宸遊磻壑光相思今一寫倚檻對漁洋謂王阮亭侍御

未嚼銅坑蕊還看隧道花董詩山孤抱冰雪風袂冱槎枒危石

閒堪凭遊人靜不諱誰將補之筆貌取此幽葩

最是吾家山千林一望開淺深花遠近上下鳥絲蠻勝友此爲

別時志上還錢唐官衙仍獨還呼兒編蒲草將句寫孱顏

題尹迂夫小照

澄江與秋月淥淨空煙水幽人耽清景翫舟芙蓉泚倚舷吸觥船

青天墮盆底一鶴橫江來磔磔楚雲裏

題吳孟舉黃葉卽莊園五首

華子岡頭秋色浣花溪上柴門掃葉僧來廬嶽開窗鳥下湖邨

紅龍靡靡一灣翠竹娟娟千箇客來溪女畱魚客去先生商臥

煙波南垞北垞鄰舍田家釣家略約人歸村逕鷓鴣暝立枯槎

語兒溪柳繫舫女陽亭花覆龜淺灘鷗來雨雨小園徑闌三三

童鳥已傳玄草樵青解收釣筒我欲放舟盡裏清秋鴈白鷗紅

前題二首

黃葉卽莊結夢思披圖略約帶疏籬磻幽幽鎮相對合教唱

出菜花詩

溪堂高話者誰子風味裴王差不殊我亦西陂有別業幾時放

鴨入菰葦

奉和漫堂先生使院後園絕句八首

軍吏散牙參老兵戟門臥先生鎮清吟簾間焚香坐

青門廢葉卷一

嘯鶯嬌可憐雜花散滿樹新題述鹿軒偶會蘇州句

積雨苔上階閑園絕行迹新霽還獨來落花深一尺

行藥後園去雨餘水木香石角蔓藤刺疏花明夕陽

遊絲習櫓牙輕風開萍沼寂寂綠陰中一聲秦吉了

偶聞鳥語佳處亭延步屐屐坐忘日斜綠草飛蝴蝶

疏竹颺茶煙清泉洗鷓鴣把卷就前檐春衫染新綠

齋間清如許畫寂疑空山時有燕來去應無人往還

原倡六首

官事自勞如我懷何容與斜日後園中閒關聽鳥語

牡丹故園種髮香髮開名傳呼吏人至隨我看花來

阿段荷鍾來開畦花毫石老翁一飽餘小試種菜手

幾日春欲老空林新綠加乍驚殘雪在零落繡毬花

種藕向清池來看日幾市新葉小如錢呼童打花鴨

西軒几席幽砌上苔痕畱焚香此獨坐偶似章蘇州

豫民謠

歌謠多出民間故語質而俚二謠偶聞于一時衍其辭備采風

者覽焉

大車何碌碌小車何逐逐牛驥剝剝石礪礪運米連連入函谷只

言秦民饑不顧豫民哭百金僦夫致一車富家賣田貧賣積米入

函谷關倉困高如山不救秦民饑只飽秦倉鼠秦倉肥鼠大于狸

秦民羸作溝中土

吳民謠

水車翻翻催日出水車鳴鳴送日沒日出日沒海亦枯農夫淚流

心惘惘帝愛海枯魚鼈空遺六丁下鞭驕龍驕龍蟠起江中叱

咤城隍管社公人言雲中見爪尾擺掉定決天河水男祈女祝徒

呀哮涓滴不救枯苗死九鳥翅翹翹殺稂稊原紅堯令尹射鰲其

弓苦哉蠹益民欲訴不得通痛哭獨有中丞公

池上雜興八首

子所居寓齋前有池規可廿弓碧藻淪連芙蓉芬馥予徂夏涉

秋坐臥南榮得古體詩八章觸境率爾都無詮次老人懷抱不

自覺哀樂之無端也癸酉七月廿日

高館映華池澄漪漾虛牖我來專几榻清風披左右日長懶不

午倦眠枕肘倚然便野性未覺嫌老醜鵝髮浣花翁幕下有此不

豔豔荷華紅田田荷葉綠時有蜻蜓飛偶然鷓鴣浴疏雨池上過

跳珠碎寒玉卷書坐南楹清香嬌幽獨

蚤起沿清池纖月猶樹杪風涼墜粉香露寫擎荷小宛疑溪莊幽

煙中散曉鳥日出紛囂生牙門角聲曉

我偶攜釣竿孤篷泊湖汜半夜湖雨來點滴愁入耳風聲戰菱蒲

罕罕響不止今夜獨眠客聽雨高齋似起坐拋鄉心愁思紛難

理

初霽清景佳絕添一尺許朝日半池塘樹頭滴殘雨荷偃夜來風
紛披互仰俯嬌花自亭亭新粧明洛浦

蒲葵白練裙短髮喜新沐遲月陪庾公賽開滅官燭露氣清潭
香流輝燦古木池南石假山幽幽巖麓公來聽秋聲須添百竿

孤生池邊柳垂垂復幾日夕聞鳴蜩有時坐黃鳥秋氣一夕生
槁葉紛可掃視此含酸悲灑淚向秋草老大會傷離骨肉焉長保

三更起披衣獨繞池上月露荷傾微風清響疏還歇草根流螢閃
陰砌吟蛩咽昨夜月團圓今夕俄已缺脈脈增繁憂徒倚至明發

秋日上遺興六絕句
天矯驚看龍挂湖漫天雨氣白模糊
村力驅斥山田始一蘇

此日監門已繪圖忍教一雨便追呼比來枵腹不稱意獨遠清
青門賸葉卷一

池數鴨雛
日過西軒始放衙厭聞鼙鼓戟門揭恤人悶悶渾無計號作草
菴也不差

荷花娟淨水平池疏柳空亭韻細颺坐久忽疑乘小艇清香無
際入西陂

每逢衲子喜追攀瓢笠何當遂我閒世外因緣知有在北蘭
到又盤山

肺病秋來劇可憐詩腸枯比旱時泉偶和故人池上句坐殘清
漏廢高眠

奉和漫堂先生慧山紀遊見寄長句

九龍天上耕芝田月明下飲梁溪渚繞溪幻出九芙蓉搜霧掣煙
秀如許一龍弄珠吐清冷滑如雲母甘勝乳山空有時響琴筑水

遞處處走巖谷簾中冷無定評第二之名獨千古子瞻一去六
百年空山那得驚人語繇津先生宋夫子輟棹幽探勇能賈鑑與

人逕緣青竹小隊朱旌隔山塢僧徒松下著袈裟蒼苔林間叫鷄
鷄雛園秦園試遊屐山鳥山花共爾汝還登絕頂望太湖天半一

鈴鳴翠塔三萬六千頃銀潯捲向硯凹瀝秋雨新詩句句神骨清
似與九峰隔斜照我家遠山不百里竹樹芒屨昔遊數五年不聞

黃秦失趾武龍真齒齧驚軒轅吟吻聲悲空自苦老病況欲師維
摩漸儼綺語別應補山靈巧我十笏閑擬向松蘿聽粥鼓

悲山紀遊寄子湘
毗陵挂帆得快風惠山迎人猶如許老夫遊興忽勃發藤杖芒
屨勇可賈初從曲港破澄碧俄近招提聞粥鼓入門鴨腳葉亂

飛颯颯晴空來急雨蕭蕭開法界帶巖壑掛微雨清絕塵土肅瞻
祠宇憩杉徑

知勝牛乳竹爐遺製爭摩挲
客與隣荒寒僻境難久畱展眺東山趁亭午丹房潭室半荆榛

獨有浮圖峙今古九龍峰迴阻霄漢五里湖明辨洲渚微茫雲
外是具區聖姑毛公堪爾汝下山餘興不可遏別苑重過癡筇

拄杖其誰展到嘉樹堂新構偏愛梅花塢卽次思欲委符節局
促人間亦何苦還舟命酒寫所見回首林樾幾延伫屬和好待

青門翁定笑顏唐劍南語
題朱竹垞檢討小長蘆圖五六七言斷句各一遙和阮亭先生

我家旁湖却披圖偶相似煙水秋森茫白鷺忽飛起
六言

老子閒來踞石添丁釣罷攜竿十里蘆聲雜雨一灘暝色荒寒
七言

范蠡湖邊蝦菜好宜公橋下鴨頭清竹竿嫋嫋三十尺不向嚴灘
更釣名

前題同賦三首
誰寫水村圖蘆汀秋色冷詩翁脫帽來懷抱江湖永

522

愛此雨錢煙笠相將更有佳兒我亦何時攜幼孥船直入西陂
斜陽裊裊釣絲風蟹舍魚莊野岸通此際披圖心一洗解人卻

憶米南宮有實地時

題漫堂先生小照

古藤纏長松空際落幽翠石罅鳴清泉苔紋斑滿地先生坐忘機

松子鏗然嗟

秦吉了聯句同漫堂竹垞兩先生

珍禽產邕管自呼秦吉了子脩脩羽儀澤炯炯眸子瞭紺紺映
日明花翅點雪白尾輸山鷗長形陋么鳳小丹味漫多知黃距
亦何誇堂批肉冠樣奇垂耳蠟光皎珠儼鳴鶴鳴喚喚伯趙
好語鎮開關餘音或繚繞雖殊鳴舌蠻偶類雉鳴宜和譜
迺道爾雅釋未表屢奮躍不停獨立聲忽悄嘆受野鶴欺飼慮狡
童黷甘與炎厭辭怕趁海舶香羈棲恣飲啄簾幙信昏曉寄身
在籠中結思仍木杪子稟質洵云微即物慨詎少所以韓退之作

青門賸葉卷一

賦感二鳥

奉和漫堂先生歲暮高江邨詹事以乍浦秋鳥見貽并索題句

海外有鳥秋冬閒風吹渡海羣集乍浦屠康僖公墓木似黃雀
而大啄食荷香胡椒掩捕之剖腹往往得椒粒云味極佳土人
呼爲秋鳥也

十洲兩羽羽衣客被裁黃雲稱身著誤隨風渡海來化爲小鳥
臂林薄遙邇毛羽體披絳鶴汝兄弟黃雀荷香胡椒腹猶果艾
而張羅遭急縛解衣遊戲請入窰爲築糟邱此間樂骨醉十日不
願醒薦以雕俎別獎雕白泥紅印充饒還不論江珍與海錯先生
鎖印官事閑掃地焚香坐簾閣詹事尺書扣戟門遺百輩來佐七
酌開封十步鼻觀殊亟呼歡伯傾鑿落鯨鯢鮮其婢才柿狸竹
颺祇懷作腐儒畜眼見未曾官廚也似居門嚼銀盤只愁放箸空
詩債未怕隔歲索三更吟作若蠅聲滑稽聊爾資嗤噱

原倡

吳越食品風味饒當筵往往羅珍錯歲宴齋廚有餽遺園官菜
把嫌澹泊江村先生真好事方物遠貽賚大嚼乍浦秋鳥信一
奇養紙泥封驚創獲書言此鳥產海外朔風吹向屠墳落黏
竿巧取送飲流腹頰項獨皆可卻薦而後嘗美無度關箸小兒
來霍霍欲證注疏失羽毛但憐背爪同鋒鏑輪囷不數刺毛鷹
名產中肥澤殊勝披縣雀深孟履倒慰老饕燈下盤空剩糟粕
新詩昨始賦了哥近同竹垞子險句今還續鐵脚
毋煩使者火急催此際枯腸幾迴索

前題和韻

海墻屏迹無束絡土俗鄉風開領略馬皋入夏歷而多當潮海
泉魚最美味出車午前後不遇半月秋鳥交冬因風落溫經近每
絕羔烹近年書經常盤饌惟茲稱大嚼歲寒懷友思餽將安
謂小物味珍錯鹽炙醬醃置雙瓶不學邯鄲五彩縛孔叢子
王而後以五尺素還述土人云此鳥產處隔蓬弱平時飛息

青門賸葉卷一

八

在三山飽食椒茵與芷若冷冷戲作御風行翮倦爭栖望林壑
乍浦東南灌木深齊翼羣投欣有託幸不化蛤入大海何辭登
俎供杯杓肌豐骨嫩饒腴滋色非丹翠羽成削中曰花雞小鑽
離小日雲中有名花雞山經埤雅堪恢廓廣平肝腸雖鐵石亦
賦梅花榮齒齟迴除卻值公務閒官齋脩潔止琴鶴不緣麗野
卻牛孖胡許吟詩美鹿舊長篇偉句氣界兀遠走鮮卑慰寥寞
初千年新人事斷書來展讀快以樂枉比山平玉糝奕頓指筵
前黃領雁病鴟雙鳥本尋常昌黎有詩高品格老髯妙詠我更
妬好主嘉賓圖奇作和詩想見張燈甲煎時除夕席上揮
毫精且博草堂歸後五逢春自守柴桑同尺蠖故人相信絕干
請往往郵詩叩鈴閣才盡江淹布絮無勉強摘詞究貧薄蘇軾
所報詞

癸酉除夕悼亡詩廿首

荆室奄逝忽忽半載欲作悼亡詩嗚咽不勝拈筆復放者屢矣

客中除夜百端交集率成斷句廿首聊以當哭哀絃促柱亡怪不能成聲也

滿城炬火亂栖禽有客孤吟淚溼襟前身後何窮事併入今宵一寸心

清泪無端溼白鬢卅年蹤迹半饑驅感君辛苦炊屠日媿我膏膈老腐儒

星白煙青午夜天鰈魚惻惻那成眠苦吟常侍傷心句霜鬢明朝又一年

空房舊榻網蛛煤想見燈殘饑鼠來細雨黃昏家祭了梅風吹動紙錢灰

半衣苦語記酸辛井臼壺鹽并一身恰是得閑君又死籠香妝閣定何人

去年端的負歸期今歲思歸又怕歸腸斷片蘇人欠一忍看兒女涕頻揮

青門賸葉卷一

九

艾蕭蒲葢笑話殷半句那便死生分哭君才過柳花節歲歲柳花解憶君

草堂夢到是邪非問側悲風動故衣兒女夜深誰睡去蕭蕭總帳一燈微

三條蠟燭淚頻流坐撥寒灰擁布裘惆悵一年今夜去平添白髮五更頭

苦于前葉密于歸往事尋思總不堪多謝細君珍重意楊枝桃葉各宜男

緒秀生兒君願復可憐寸草未酬恩一語寄君開笑口明年兒子會生孫

劫壤訛傳蛻幻身瓦占鏡總難真最憐門裏刀頭夢幾夜秋風淚滿巾

小堂歲歲燕飛迴藻井營巢去卻回識主也應傷寂寞明年社日不須來

昔參布衣嫁時仍罔範吾宗似爾能鍼線殘匳開不忍中元時節判施僧

蚤埋玉樹惜童烏廿四年來淚眼枯屈指算之而今母子應相見也有雲藍小裏無

我正悲君忽自悲吳霜一夜上于思草草百年同是客夜臺攜手得多時

愁伴霜髭日夜生不須根觸又憑陵心情食蓼蟲相似一穗寒花暗曉鐙

也知去景似奔輪歎爾驚君倍愴神掉頭我欲參三觀白氈毼皮送老身

立亡坐脫大倚然五十六年彈指緣法喜前身君定是何須梵咒始生天

無端噉噉重吁呀亮贅吾生也有涯至竟蒙莊能作達曉窗炷篆讀南華

青門賸葉卷一

十

滄雪上人小照作澹江古木獨坐孤篷

道人澹塵襟偶然孤舟宿湛水搖青天秋雲疏古木世界足風波此閒淨寒淥自渡渡人不平江空僧亦獨

前題次韻

扁舟一道人超然古尊宿斜陽泊斷岸靈竈響喬木何人貌得之胸映澄江淥白鶴招不來閒雲伴幽獨

白門柳枝詞
秦淮柳水按藍倡條冶葉爭麤麤怪底風流渾別樣六朝煙雨在江南

石城西畔莫愁家長條宛地葉藏鴉郎乘斑駁春去青溪小姑顏如花

奉和漫堂先生深淨軒落成用深淨爲韻二首
韋公擅此州簾間事清吟畫戟凝香句傳誦遂至今公來繼高躅

卽事愜幽尋有池聒鼃阻濁泔潑泔淫有石臥牛羊斑駁蒼薛侵

邱壑胸次有新獲快奇勝昔晦始顯今物理固前定公豈學黃老
治乃尚清淨節旄亦癯官圖書自閑靜句寫烏絲箋談捉青松柄
挂壁絃琴清臨池揭黃硬列侍百紅粧隔簾豔闌映旣欣泉石懷
亦樂魚鳥性凍雨忽而至淅淅亂清聽雨過得好月青天縣孤鏡
諸君且小住庾公有佳興

有池鄰庖漏委棄歲月深屏除小結構開軒臨碧潄古柳忽生
色怪石增嶮嶇種荷荷有花種竹竹成陰何意咫尺閒渺然江
湖心幸非池館華卿繼韋公吟
述鹿館稍荒僻來鶴館覽易竟惟有此軒中水石兩幽映穿藻
素鱗跳袞露紅妝靚勝友宵過從逍遙共觴詠恍疑淥波村商

臥謝朝請三復蓋公言庶幾得清淨

秋夜
露冷殘荷葉剩香不眠獨自遶池塘一聲鶴唳秋河澹月照荷梧影過牆

奉和漫

奉和漫堂先生九日池上見示之作次荷宇

芙蓉颺雨風折荷池上漸瀝秋聲多
纍纍霜髭從作客寂寂寒花
師放歌青山城外晚逾翠白鴈
鏡前影乍過賴是謝公吟興好
詩成屬和許羊何

九口池上示子湘

秋色連朝攬獨多霜威欲倒半池荷
乍憐黃菊窺人在未返青
山奈老何舊雨每來方外札新詩偶立水邊哦
相看一笑清如鵲惟有韋菴與亦窩

送宋山言入都二首

短簿祠邊落木聲。金昌亭畔送君行。掉頭已作隔年別。握手重含

千里情凍喉隻雙騎馬滑霜卽腦膊聽雞鳴若到保州應小住對
牀風雪話三更令兄何濟時佐郡保定
昔遊曾作燕山客破帽疲驢六七年趙壹柴車聊復爾補衡漫刺
只徒然卽今文筆小坡健到口鶯花上苑妍子貴我衰相憶不五
湖獨上釣魚船

新陽廣惠道

100

青門賸棄卷一

亦大疑未必文章肩子厚且謀杞菊擬天隨卻慙幕府栖遲在輪
與松江理釣絲注：此詩見于《詩集》卷之四
擁階敗葉時疑雨烘日疏窗暫似春漫爾文書供引睡偶然流坎
不關身飽語橋樑梨味已倦東西南北人三徑荀松元好在柴
門柳下接離巾
霜落吳田舊歲穰書來更是語吾鄉團圞上檣螯如載杭稻登場
顛帶芒酒擔纏紅驪嫁娶人情饒歲有餽餽郎莊樂事君知不掠
社驅離處處忙
草堂地僻近胡干南北地連夕照寒落木青開峰面出樵蘆白放
水痕寬賣書船到添新帙問字人來整舊冠如此敝廬歸亦得殘
年真合作漁竿
丹荔紅蕉處處稠嶺南風物憶炎州桄榔樹暗蠻鄉雨章舉魚腥
蟹戶舟扶背日駕夕潮上浴日亭看蛟蜃游三十二峰吾未到祇
今清夢遠羅浮

青門廣集卷二

三

濟南好景灤源殊七十二泉爭跳珠銀箭雪毵驚釣突藕花菱蔓
滿明湖古亭歷下柳桐晚水經注：左右有柳翠色城頭華嶧孤十餘
年後堪追憶翻笑當時一句無年子客濟南
楚粵燕齊行萬里西湖每到眼偏明層層翠黛窺青鏡舫舫紅簾
隔紫笙林逋墳邊梅盡放岳王廟下雨初晴句舊曾作三年佳小
別于今尚有情
先生大似開堂老我學遊僧偶寄包矮屋暖棚新繭紙古牆凍坼
舊梅梢閑臨董卷誇爭坐董文敏公老愛蘇詩懶自鈔公待歸
朝吾買犢浣花溪有數閒茅
戲題示友
詩成不得解人讀卻似背癢禁搔爬此苦語君君不會沿池獨立
數疏花
乙亥元日雪奉同漫堂先生試手賦長句
王正元日斗插寅夜半跌蕩開天門眞官羣帝朝正散驂龍森歎

周八垠太皞執規挾玄冥呵噓膝六供駿奔下視塵世桑田萬萬
頃要栽玉禾成瓊田天明啟扉目花眩園林琪樹紛便娟池塘冰
開己綠淨鷺毛片片銷無痕沿池拳足立雙鶴綉翅映色增鮮妍
田夫三白笑嚇嚇傳聞吉語占豐年元公祝釐歸未呀牙門局鑰
無聲喧歐蘇白戰卻寸鐵聚星堂客繼者難公詩先成得好句小
梅溼重香微傳仙韻以鮫珠一百五逆圓顆顆光照盤盂傾整
落澆凍筆羊角燈射晶光寒印瓶赤泥壓重碧釘餌海物兼鹹酸
我老倔強怯大敵降旂欲豎仍遠巡開春風日晴即好梅花爛熳
不隔句茶山吾山千萬樹待公賽帷來行春此時從公勇當買銅
鏤玉雪酬冰魂子瞻詩：玉雪
前題

青門廣集卷二

四

波溢石欲沒小梅溼重香微傳打麥穫稻事可必田租之半況
已鐫青門客山尹注：此詩見于《詩集》卷之四兩詩老競呵凍筆吟鈴有吾山香海待臨
眺歐公白戰聊周旋詩成呼酒澆利市我醉欲枕印籠眠黃昏
簷溜滴不止風吹街鼓聲闌闌
存雪後夜坐効韋左司
池上明殘雪檐端得新月寒缸閃疏櫺街鼓坐來歇凍竹響悄悄
饑鶴唳欲飲鳴注：此詩見于《詩集》卷之四新節提鄉思山窗蚤梅發
和子湘前題
梅花半將開嬌此雪後月空亭耐春寒坐到昏鐘歇池光明簫
檣鶴唳激林樾幽人默相對詩思清到骨
黃山松石歌奉和漫堂先生松爲金將軍贈
我吟李白黃山詩四千仞削金芙蓉傳聞軒轅煉丹處青鸞朱砂
拱天都山中靈異孰究悉松奇石怪可賦呼擾龍松撐峰頂製作
其鱗而旁攫拳蒲團倒挂錯注：此詩見于《詩集》卷之四幻奇古高二尺幹千歲餘滿山龍

子以萬數盡吸石髓蟠根株石骨磊砢作松幹松毛髮作石鬚
輪囷磈砢陶詭狀爪鬣定與凡松殊茸城將軍好事者鑄鑿山骨
雙松俱存娥夜半負而走洗剔貯之玉瓮蓋頂吟吟嘯聞不得短
後健兒尺一書削商邱公激珍賞選寶吟高東南隅一拳石松一
尺耳三十六峰若翠移下斯山公來巡檐日百市寵以篇什鏤珎
珎少見多怪得未自實從獻疑紛訛吁或云軒轅當年鏤丹鼎丹
成遺此一片雲碧映或云猿公擲劍刺石罅化作青蛇抉尾鉅蟠
須商邱公自笑哈爾拍容成肩呼浮邱兩老翁汝知不松即
擾龍峰天都漆園小生齊物何足道獨不見芥子納得須彌無

黃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將軍兼索子湘和

黃山松石天下無好事往往往繪爲圖千巖萬樹不到眼刻意摹
寫徒區區茸城將軍胸次別遠道移取來崎嶇石一拳耳儼干
仞松不滿尺盤兩株盛以巨盎置鈴閣珍比七尺紅珊瑚今年
移鎮向周海臨行輟贈及老夫鴨嘴船載入解舍賓客咋舌兒

青門贖棄卷二

五

童呼吟爲得此良不俗大笑今我官豈竊南榮相對坐竟日看
山讀畫同歡娛石也以松爲毛髮松亦以石爲肌膚芙蓉一片
忽墮地陵巒宛轉秀色殊擾龍雙幹雙塵尾千霄之勢當前俱
晉卿儼見定豪奪柴桑或撫還驚吁叢桂疏梅助清致何煩命
駕窮天都將軍雅意應有報幾迴欲賦還踟躕今晨鼓興了此
債屬和火急催蘇

湖上宿小軒川館二首

新綠漲湖岸宿雲擁南屏孤山如舊識相送一樓青

侵曉上龍山脚寂不聞鳥語石上滑青苔竹間滴殘雨

西湖雜興二十首

不到西湖三四年青山紅寺只依然灘頭鷗鷺渾生眼飛起湖心

掠釣船

銀龍卷地緒門來羅刹江頭雪作堆贏得婆留好身手三千鐵弩

射潮迴

釣石鹽擔盡錦衣還鄉三節有光輝錢王舊事今人說解唱花開
緩緩歸

清波門外錦成沙仙姥墩傳舊酒家舊酒方平今不見春風開落

野棠花

望湖樓下螭頭舫有美堂中鵲尾爐幽尋三百六十寺畢竟風流

讓大蘇

南渡江山似畫圖宮中別築小西湖慙慙一片臨安月也照青城

龍帳無

龍舸三宮次第行御前宣喚進魚羹白髮青鬚宋五嫂光堯閒與

話東京

仙韶宮女夜薰香翠鬢珠腰一色妝菊部梁州新按就官家明日

斜排當

西湖遊炬夜薰天葛鳩嬌娃沸管絃蟋蟀關酣酣師相醉裏樊援絕

已三年

青門贖棄卷二

木

楊髡白塔寺門斜廢淒涼記宋家試向鳳山高處望更無宮樹

挂袈裟

玉匣珠襦散不收寒瓊幽草亂山秋杜鵑血盡冬青死處士依然

土一抔

青驄油壁曉紛紛金縷歌殘日又曛于墳湖南岳墳北遊客偏澆

蘇小墳

段家橋西葛嶺下大癡山樵雨畫樓今日對君眞粉本一堤煙樹

數峰秋黃子久畫樓在賣石山王叔明

杭州食單大蘭香西魚東菜總堪誇楊梅夏熟皋亭好石首鮮來

頭水嘉人語也

草絲滑膩鮑魚肥白茨紅菱也不稀日暮西冷橋上望更無船唱

采蓮歸

記得中元上野航荷燈千點亂星光回船遮莫三更晚權入蘋花

風露香

儂撚銀箏湖上樓郎騎白馬湖東頭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

外湖流

桃花梨花開春初三三五五花不如天竺遊來還蚤在去看玉泉

金鯽魚

偶憶高人趙子固扣舷啼髮歌離騷雲巒佳處忽狂叫煙雨滿湖

風蕭颯

湖水入籬山遠舍何處幽居勝絕是孤山遁翁遺宅若還在逕合

移家老此閒

奉酬漫堂先生久雨忽晴喜子湘心壁道人同日至垂示之作

二三月花開落過一百五日春陰驕江路纔晴逢穀雨客帆沿岸

落楓橋清新開府得好句解后詩僧肩破瓢花底街盃吾能醉不

病身自覺風飄飄

原唱

春憤雨徑生苔池館今晨霽色開高士青門行樂至道人廬

青門讀藥卷二

早打包來禪牀吟筆須料理蠅舍漁莊好溯洄莫問政成錯

脚香唐詩北三都相鄰皆山桃花下且銜杯

尚友五君詠并引

予自壯歲抗懷高躅忽忽三十年心迹乖迕良用慨然乃思古

人有先獲我心者自唐歷宋元凡得五人要是鄰意偶會耳太

史公曰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作尚友五君詠

王無功續

無功隱河渚有田十六頃婢爨奴解耕種黍足稷秉規池養鳬鴈

時藥疏畦町牀頭置老莊壁閒挂笥笥仲長時相過對酌遂沈冥

一笑忘言說寂默趣已領醉鄉亦寄耳微官況疣癭糟粕吾不談

并讓吾不能嘔應笑河汾人辛苦事讎訂禮樂易書詩箋續焚

麻糝何如緼我眞脩然逃若芋

陸魯望龜蒙

天隨高曠上漁具併一船船尾宜簾閣女減船頭漾綸竿箭笠溪

雨響背篷江煙寒性亦愛茗飲買圓顧渚山槍旗摘巖露烘焙穀

雨前纖題品甲乙錢穀貶清泉稗說閒倚撫魯望著有松陵富吟

編松陵集別製美豈其倫判若蕭蕭然嗜若兼嗜鱸曰子性所便

會思買舴舺浮家恣沿緣赤脚汲江月漁童收釣筌具區接洮渴

吾將老是焉

林君復述

吾愛林處士結廬旁湖汜綠漲浸籬根嵐雲溼軒几高僧時往還

釣具閑料理有時扁舟出扣舷夕陽紫岑翠落湖心草樹香隄

水一室渺長物梅妻鶴爲子曾無封禪書有跋侯門履千秋配水

僊高潔乃在此東坡詩只應配食水僊王

蘇翁雲卿

蘇翁非石隱用則管樂輩東湖甚傲廬把鉏自種菜畚耨刪菅榛

分畦藝菰芥寒綠紛可蔬纖履堅可賣案頭西漢書時復策成敗

二客何從來帥漕亦狡獪函幣致尺書故人邀共載德遠固賢者

青門讀藥卷二

此事未了在徒卓曲端旗莫救符離潰所以灌園叟斂手殘局外

天際望冥鴻高蹤邁難逮

倪元鎮續

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盃雲林高士此幽栖自然與世遠清閑

環竹梧蕭閒名淨苔蘚品逸壓黃王鑒精辨識款豈惟風雅宗遠

識諒亦罕脫屣騎卓貴泊如雲煙散頗遭流俗笑不受多藏健朗

詠素衣詩斂裳嗟晚放浪湖汜開扁舟老忘返二泉流淨淥九

龍青曉曉我來訪遺蹤懷古心繁繁素衣詩序云竹梧蕭閒蕭蕭

吳趨吟并引

予久客吳間見風俗有可慨者輒記以詩學白香山秦中吟作

八首似亦足備采風詩體則不盡倣白也

粥女

吳人重生女不望爲門楣桃花讀女面祝女豔容儀十二弄脂粉

十三調箏絲十五髮被肩姚冶好蛾眉阿母大慍笑價直千金爲

上客來何方揮金買吳娃聞有此好女登門前致辭女出跪拜客
媒姬相扶持拂帶露纖趾約腕呈冰肌問女好弦索正柱彈烏栖
問女好臨池衍波寫新詞問女好手談對面試團棋客喜語阿母
下金銀爲多可今夕定情夕跳脫壓金釵合歡紅羅帳四角流蘇
垂都梁自有香兔絲自有枝今夕就郎宿明日與母辭女兒不戀
母阿母亦不嘔蓬去迷故科雞成各東西重利輕骨肉念之令人
悲

種花

山塘映清溪人家種花樹清溪鴨頭青門前虎邱路春陽二月中
雜花下萬叢朝賣一叢紫夕賣一叢紅百花百種態牡丹大嬌貴
一株百朵花十千甫能賣朱門買花還四面護紅開繡幕遮風日
嬌歌閒清彈復有些子景元人可點綴白石盆咫尺邱壑趣
屈蟠松檜根買實几案閒一盆直十銀老圃解種花老農解種穀
種穀輸官租種花豔儂日種花食肉糜種穀食糠粃還復受敲朴

青門康素卷二

九

肉刺難爲醫嗟呀重嗟呀老農苦奈何呼兒賣黃犢明年學種花

酒船

我我白鵝舫漾漾十丈餘綠絲持作竿木蘭持作艫周遭紅閣干
碧紗交綺疏吳儂大好事用以供邀嬉呼船船競裝束日追惟
娛舟人飾共張舟婦理中廚飲客惠山白清醪冰玉壺薦客吳羹
味江瑤壓松鱸纖指弄嬌絃朱唇發清謳叶戲具拉雜陳投瓊列
房藉小娃年十五韶慧無匹倚行酒工調笑樂方良獨殊人言
吳儂樂我笑吳儂愚中人一家產酒船一日需十船十中家隔屋
焉不粘惹有饑餓人晨突炊無煙奢靡何以救會須燔其船念此
坐太息惜哉我無權

農骨董

門門古吳趨陳椽如鱗比骨董大紛云請從書畫起鐵石充逸少
朱絲作道子則當時已雜糅近來益幻詭好手不自運臨筆取
形似牛馬署戴韓山水大小李董巨至唐仇一一供撫擬蘇黃字

郭填唐宋褐磨洗藏經熏煙煤宣和指印璽名重賈易售千金尋
常耳近派重華亭文插標徧井里不意翰墨場駟僮乃爾爾次
復辨鼎彝髣髴秦漢字藥鑄出班駁紅綠紛可喜柴汝官哥定直
亦瑣瑣比貴人負賞鑒金多購未已眞者豈能多贗物乃填委徇
耳不貴目世事盡如此

度曲

有明嘉隆間吳騷變新聲唐祝擅填詞崑腔始魏生韻流傳百餘
年屢變伎益精兩雨清客輩吳人工簡度絃拍簫笛等相與期
何所虎邱可中亭相與期何時三五蟾兔盈廣場人聲寂獨奏眾
始驚細如駐游絲檐牙颺春晴一字度一刻娘娘絕復榮或如瑣
窗語語請未分明又如春園花院晚呢呢流鶯入耳忽淒淒漸漸
雨清聽者喚奈何摩摩蕩我情坐立互徙倚仿徨達五更何人理
元曲嗟然笑荒俗人情貴後來世俗悅意淫新衣自勝故古調不
如今元曲且掩耳何況瑟與琴

青門康素卷二

十

治遊

吳峰如點黛吳溪如染藍吳娃如妝妝裏治遊心所快玉腕黃金釧
鸚鵡琥珀簪月華百褶裙香觀音山絲繡三丈旛拔釵供佛會
小桃虎邱紅新柳山塘短燒香觀音山絲繡三丈旛拔釵供佛會
共郎遊梵天五月胥江怒水嬉嬉競渡團扇薄不遮故教治客露
六月荷花蕩輕橈汎蘭塘花嬌映紅玉語笑薰風香中秋千人
石聽歌細如髮十八榜伽山湖亭待串月何許更登高吳山黃花
節治遊春復秋婉戀不知愁西鄉大養蠶東鄉種棉花養蠶姊條
桑種花妹紡車儂自袖手坐衣著綾羅紗

財婚

古人重嘉耦今人重財昏麗皮風已遠茲義誰能敦況乃吳俗奢
媒氏費較論既須計錢帛亦復矜高門西家昨聘婦千金光燭爛
執綺三百匹文采何爛熳東家昨嫁女資送紛纍纍繡袂冒簪笄
流蘇綴琅玕玉釵大秦珠直可千萬緡錦繡照途巷光彩溢里鄰

夫增承咳唾公姬大懼欣亦有貧女嫁青布帶三日向暗壁
低頭滅容頰富女易嬌妒貧女淑且溫富女熏香簪貧女井臼勤
胡不此較論富女不如貧

重賦

九四起鹽販九四張士乘時竊爲王毒傲周鐵星鞭算析毫芒刮
膏嘲民髓隨竭國亦僵明祖自天授作法胡乃涼租簿定稅額畝
賦七斗盈叶相沿三百年吳閭有重糧吳俗喜奢淫吳民眇蕞蕪
譬如酒色夫中乾而外彊奈何吏吳者又不悉民窮叶春絲接秋
穀箕斂終歲忙太守急縣官縣官責屯農叶里正叶來叶來叶軸倚
空牆隸卒猶獵來雞狗亦蒼皇五日一榜笞血殷布衲襦寬大天
子詔考課大農章銖黍不中程斥逐及襲黃豈不愛民命且自念
功名叶吏半遭譴謫民實免流亡我欲竟此辭援筆中慨慷

行門廣集卷三

武進邵長衡子湘

井梧集下

奉和漫堂先生謝高詹事餉龍井新茶索子湘同賦用韻
古人品茶例蒸碾團龍而雲誇芳甘縷金屑餅失本性有如玉環
脂粉嫌今人品茶重烘焙揀芽抽葉勞慘慘土銼松薪夜火活三
更煙白月挂檐焙成青筠旋包裹韻香色味百不嫌滄浪寓公生
猶今詞伯琢詩戰茗嗜頗兼基盤北苑小峴春品題甲乙排襟鐵
我來偶直穀雨過櫻桃映盤燕入簾邀我暇茗坐石上渴羌鼓囓
驚胡貪公言此若出龍井石乳雲液叢幽幽論文舊遊得高適武
林遠寄分細區呼酪蒼頭不肯受禿管城子聊戲拈公詩堅墨提
一律草木臭味供鐫野夫欲和愁險韻霜須斷莖口銜筍且放
退之教獨步何如玉川子六椀七椀清風添

前題

江南春半茶事動老夫幽夢挂碧巖虎邱舊種鑱已盡陽羨佳

青門廣集卷三

品心所欣小峴春作梅花片六安茶名小峴春近製梅花片最佳年來羅致余能
兼穀雨已過山塢曉焙香幾處吹茅檐江郎詹事抱茶癖龍井
手製馳郵銀絲冰芽並珍重白甄青筠勞封緘山瓢急取酌
惠水折腳石鼎安風簾松濤響罷注縹蓋清芬拂拂浮晴嵐笑
他七椀真水厄小峴已合俗韻範嘉木出勝地辨才玉局
曾遙探性芳味永正可錄中郎何事相譏議袁宏道詩龍井茶作草氣包裹
那許鑽權倖唐突未敢加薑鹽滄浪一杯澆子美酬和七字促
邵翁子湘從此漫堂開湯社舌本不强容高談

前題

雨中石花長雲霞春半明月生松巖國史補石花浮氣不入勝
軍腹潔色長得詩人快吳中開府季卿匹清事每詩常陸兼常伯熊因陸羽著茶論李季卿宣慰義興秋月六安藥開龍老
翠浮晴檐西湖佳種數龍井火前鴉嘴如排籤野夫摘香手自
焙剪綉穿篋親包絨青猿急遣致鈴閣花陰靜蝦蟇簾石銑

火活湯鼓浪竹廊風定煙凝嵐非獨雪煩且破睡嘔酸滯冷何
勞東坡詩草茶無熱先有座閒嘉客我未與案頭險韻公先
探解人自謂獨知味君子由來不信讒中丞詩云中郎何事相
紅蓮幕下攜蒼髯謂子各按文字五千卷勝惟存文字五十一卷
滄浪亭際資清談

細夢并引

予病喘初愈夢中苦吟得空山閉積雪石屋隱孤鐙句旁
肩老僧顧予語曰子詩甚會禪理第一句是外不放入第二句
是內不放出子所然而痛急起剪燭成小詩丁丑八月十日
夜漏下三鼓是歲予以病廢吟僅得此二十字耳
空山閉積雪石屋隱孤鐙清磬一聲寂中峰有定僧

題萬里一歸人圖送淵公遊滇

峰圓蒙嶽合雁過澄沅希方外靈親者孤筇此路歸虛煙隨處

楓葉點僧衣莫宿投荒寺天寒芋火微

雨後遊滄浪亭懷古作

清曉臨高亭亭高俯木杪霽景澄川原林霏散煙島隔城三四峰
空翠濃可掃僧扉扣始開花木紛碎落蒲荷涼斂馥石徑溼露草
空樹幾廢興蘇梅骨已稟千載亦虛名彭殤孰壽夭迴策度溪橋
源唱前溪宵

商邱公攜餉建蘭一瓊真之几側靜對欣然輒成古詩二章比類

屬辭亦風人之意也

新涼起我蚤端坐攤卷書冷泠微風至幽香盈坐隅芳蘭晨露
泣泣光葉舒一叢滿百莖用龜策一莖八九華切致此自閨崎
道遠經崎嶇想當攜鏡去翻動麝屏居瘴雨嚶王孫蠻煙吟山都
愛而遠莫致側身長嗟咨夫子篤嘉惠況比珣玕琪草木有本性
臭味敢差池
宜尼操猗蘭唱彼畋草伍湘纍屈江離乃離某施妒當門忌或鉏

遺焚香自翫後五糞壤蘇充幃迷陽傷陸步自古嗟已然榮悴理孰觀而茲獨何幸託根欣得所採此王者香言依高士麻時與不隨薈蔚隣豈並蕭蒿腐鵲鳩縱先鳴孤芳終自許題畫送僧歸開先

百丈淨潯漱玉亭廿年前憶我遊會而今老去還看畫落木空山有定僧

小寒食集深淨軒馮山公宋山言同作

二月恩恩已三月春陰黯黯春光遲即驚上已連寒食不放桃花並柳枝吳盤燕麥深愁雨杏粥餒梓且賦詩見說蘭亭今望幸風流柳更永和時蕭子新修時會大駕南巡

韋庵詠物詩山公山言同賦六首

哥窯蟹書滴

蝓蚌穴海岸蠶蛸腹瓊蛸不應棄几上有此鱗介物初疑是巧匠青珉斯山骨摩挲認哥窯埴埴括蒼出火煨及水淬蟹形而玉質

青門贖藥卷三

王

殼攢鐵足四紋作龜爛裂仰臍刻中空貯水容掬溢開港拈拈陳烏皮提攜近縹帙柴汝舊齊名官定恐非匹刻溪藤株青端溪綉眼滑易水魚胞堅中山競豪拔四友相攀追藉君得濡沫是中勺水耳詎有蛟龍窟膚寸起滄然波瀾接溟渤

峩眉石

峩眉翠壓岷巫巔兩峯屏顏青曉天玉牀金鼎含紫煙獨空遊戲佛與仙神燈瑞像縹緲間丹砂真汞闕千年君不見一寸石亦吐光怪扶桑朝暎射晶彩頗黎水淨搖蔚藍珊瑚枝瑩映珠排五色眩閃難強名璵璠琬琰瑤瑤瑛

前題

峩眉山石小膚寸曜靈下射搖晶光如火無性出陽燧照之白黑青紅黃又如五色爛卿荷牟尼珠在淵吐芒此豈恆星不見夜霞作璞韞球琳琅頗疑支機迸一角內含雲錦天孫裳不然十二玉樓墜瓊玖天門蕩蕩飄西荒樵夫牧豎競拾取供人近

玩圖書旁或是女媧鍊時騰龍星不耀開農祥忽然李于大船北三句春雨愁無陽我欲持此補天漏高渺難覓丹梯長總然御風抵清閭虎豹固拒關九閭飛廉豐隆雨師怒譙訶多事狂夫狂蚤晚六龍馭義轡會瞻朝旭升扶桑爾時杲杲煥光彩今且韜晦藏巾箱

玉蘭餅刀鱗魚二子各賦律詩予得七古二章章十四句

漏天顏雲亂紅雨杏花臉泣天桃苦東風一夜開辛夷瓊葩玉蕊紛葳蕤採花意造作餅餌蔗霜乳酥凝寒脂微香小蚌有真味嚼屑一片甘如飴起漉牢丸僧父耳饒饒粗粒差肩隨不見秋菊餐英湘纍欲片上梅花嚼雪愁冰齒何如玉蘭膏環登金杵吟雙細壁澄心紙

右玉蘭餅

春江荻長蘆蒿齊河魚大上石首肥就中刀鱗最高格比玉珧柱嬌西施望麗罷鼠爭春潮船頭潑刺冰花高礎几平鋪亂雪片晶

青門贖藥卷三

四

盤的饌堆銀刀纖鱗細骨不汝放豎儒大嚼真老饕我思猩脣熊白那得致切項爛蒸大少味但辦官廚十日買刀魚不羨金齏玉鮓秋風鱸

右刀鱗魚

永樂窯席帽盃詩山言先成予奉和

席帽盃盃大難得席帽歌辭老無敵君言盃出永樂窯側釐比薄堅瑤瑤晶瑩若空冰一旬暗花映日雕鏤奇君歌欲闕我遂歌我歌憂聲感繁多蒼狗白衣君不見世情好尚喜遷變貴人豪舉性無常愛憎倏忽如轂轉大秦明月見不鮮扶餘火玉看亦賤金多身閑可奈何爾來瓷器供清玩柴窯逕寸比瑤瑤汝官哥定各矜街明朝第一成化窯高士雞項品最高蝴蝶盆草足標致點翠纍纍垂蒲荷以上皆成化此皆珍重直論百購得不惜傾精鏐永窯席帽其亞者價貴猶足爭現瑤是物得時三十載不經而走吁可怪包裹或當商君鑽媚妒亦防季倫碎一貴一賤物豈知俛仰隨人

自軒輕噫吁噫荆山鑄鼎飛上天泗水經鼎沈深淵柏梁金盤辭
漢月茂陵玉盤出人閒瑤瑤塊蘇何足數六十小劫飛雲煙

前題

近代窯器首成化益草蝴蝶雞缸而高士亦成窯尤誇品格高
薦人朱門不惜價誰知永樂窯更工賦白如紙驚玲瓏腹中暗
花隱復見一捧冰雪清心胃我有嘉賓出伯的琥珀光搖良不
惡好當筵筮脂山人九日風高防吹落

河南牡丹

戲效六一東坡咏雪詩體限不使花王貴客國色天香沈香亭
百寶欄等字及姚黃魏紫金樓玉盤一捻紅潛溪緋諸花名要

河南牡丹天下無天彭丹延產不如錢思公譜九十種麗冶一
矜名姝廿二番風纔殺雨刺紅歷亂青蛟走名刺紅東坡詩
玉骨走此時婪尾須名花紫皇乘雲作切花王遊裂天機五色

青門廣集卷三

花

絲散作千花萬花藥流光吐豔嬌臨砌霞蟄雲幕重重綺嶺市細
馬爭春風季倫步障四十里後來新樣益紛拏標名別字誰能紀
江南此花無奇姿凡品蓓蕾大夥頗花小瓣硬少風韻譬如村妝
羞嬌施商邱巨公好事者香山贊皇乃其亞水郵陸遜馳馬驚奇
葩先到章庵下書處爾來種漸來江南滄浪亭子法螺庵二處花
通隔如凝雪朱舍丹微顏亦酒玉奴酣我家東軒尋丈地十本也
自河南至惆悵開時不在家到處看花增歎噴與花神約不食言
明年花發相周旋旋露曉來巡百市惜殘把燭夜深看縱然零落
那忍弄玉搓寒具和酥煎

三月十二夜與山公步月池上

久雨得月佳澹煙猶霽歷百五寒食過芳草紛已積沿月遠清池
惜此履綦迹桃暝望欲無梅殘點餘白招攜有良友欣茲數晨夕
那知幕府寬偶似江湖適石上坐談詩城鐘夜寥寂
寄題李百藥漁川書屋

不識漁川景試吟漁川詩漁川蘇何處巖社湖之濱湖涵遠天白
樹帶高城碧把卷復行吟想見茅齋客枕上聞琴音籬邊繫釣船
有時下雙鳥隔埭起孤煙王輩族工耳畫圖亦未似須我扁舟來
爲君作佳記

紀恩詩爲商邱公恭賦

皇帝三十有八載乘春出震巡南陲河濱衍溢潯淮泗自臨攤石
拯阻饑遂浮大江下吳會鵠六蒼蚪翳華芝與有賢撫臣曰榮地
大物齋誠難治帝曰汝舉予汝嘉仁惠誠民有褒辭御書四字
字徑尺榮光休彩天昭回淵鑒齋帖放一束宸章駢羅尤瑰奇五
緯垂芒時五岳書共龍騰天門鳳闕岐耕織繪圖詎游戲外風
無還廛民依傳詔又賜袍與帽帽珠煩黃光輝袍袍綴蟠龍龍五
爪貴從聖躬親解衣鹿脯麋尾分玉饌上尊黃封苞縹緗奉
擎稠疊恩數異跪拜九叩天顏怡是日百僚盡陪位虞廷肅穆班
舉夔帝念臣廉賜予渥煇煇天語臣聞之從官囊筆書諸冊得

青門廣集卷三

水

賢臣頌千秋垂鰥生幕下偶欣觀盛事得不傳歌詩如公十輩布
中外宣上德意普澤施賜租復繇歲屢穰帝垂衣裳萬福來中
和樂職應有賦王褒筆札生能爲
大駕南巡口號五首
龍舸乘春下九河天吳弭節聽揚詞聖主自臨投璧馬十年沮
如熟稔禾
馳道春風萬柳斜竹西歌吹古繁華至尊自要勵清問不爲耕
釐觀裏花
連朝清雨灑輕埃曉日曛曛卿香開百歲老翁勤拜跪萬年觴奉
上竹根盃
武林俱張天下無龍船楫鼓沸西湖那知皇帝憂民意要聽樓
前于焉于
潞河冰解出龍旂歸及櫻桃薦廟時輦路經過問好語蠶誇八繭
夢雙岐

明韻送山公秋試歸錢唐

黃雀風前暮雨來
白蘋浪裏布帆開
三秋應有西湖夢
幾夜同傾吳苑盃
我曹意氣蚍蜉笑
餘子功名蠅蠅哀
似爾致身仍未晚
負薪牧豕何人哉

御書護瑞堂詩爲工部臣曹寅恭賦

昆侖半夜天雞曉
玉井輶轡聲宵宵
王母呼龍耕紫煙
不種瑤芝種護草
種得移根北堂下
朱榮綠葉紛嬌妬
小人有母窮母娛
鹿意鶴背名都雅
帝乘翠蚪前長離
伯倚羨門斯踰趨
紅人鳳麟南
南嶽半臨臣寅
居春暉萬壽天顏舒
綠玉勝題護瑞宇
喬雲垂天光燭地
銀鉤金琳琅璆
棋巖巖龍蛇蟠
兩宮懽豫寵寶優
寅拜稽首揚王休
皇帝陛下壽萬歲
臣母期頤作人瑞
合清亭賞芍藥用
梅聖俞楊樂道閒
飲置芍藥韻漫堂
先生馮山公吳荆山同賦

中州盛壯丹邇又誇芍藥瑤璫盈尺榮樓子十重萼紅白爭繽紛

青門臘藥卷三

七

一一標名各種詎止三十翻笑花譜略風雅得元公移根自宛洛
種近含清亭疏畦藉鋤鑿立夏三日晴名葩披灼燦枝枝風嫵媚
采采露娟娟亭空映紅闌樹密張翠幕公爲文字飲飽舒閒杯酌
櫻桃筠籠寫鮮筍清泉淪甌香日注嘉釀淡玻璃薄半酣微故事
高談展懽譚廣陵金帶圍魏公久寂寞東武玉盤盂蘇軾迹成昨
高韻繼者誰公應躡前屨詩篇餘事耳雅音振韶濩大鴻況詩豪
解衣羸盤礴季重亦可人一鼓氣堪作笑拍都官肩君筆真可開
思拙句屬閑

延熹華嶽碑歌同商邱公賦

華山作鎮帝所宮拔地削成三芙蓉明星玉女竝娟娟天神博處
鈎梯通少昊金天幹元化虞巡周望秩祀崇茂陵劉郎斷不死集
靈宮築山之趾松喬芝蓋紛往來子仙茅龍大恣恣亡新變亂迫
東京文字磨滅餘荒祀此碑紀年延熹八四月維夏日廿九勒石
者誰引農守袁逢開先孫珍後郭香察書恐臆說洪適隸釋云郭香察書者袁逢

他人之書小賦陽以爲郭香察所書曰蔡中郎亦無考明馮復
非也明楊文貞公以爲郭香察所書亦誤曰蔡中郎亦無考明馮復
第一真蹟奇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體兼
備挑拔勁如折刀鉞斯邈故是丈人行冰潮呼作大小兒光以
前得有此岫嶠石鼓肩相隨我思桓靈祗政吁可訖歎思痛恨誰
能那鉤黨橫填北寺獄償官更詰西園賈大學石經空聯鴻都
鳥篆資罽唾雒陽鐘簾俄銷燼飛廉銅馬亦摧破碑碣屬獨歸
然千五百年安帖安明嘉靖閒始遭培有如嶧碑焚野火紅豆老
人難作長歌缺百廿字相矜矜今何況此本缺僅十紙新墨古神
不磨虎爪攫挈鐵如意蚪枝屈折青銅柯知公鑒賞有真識渠几
一日三摩挲

前題宋 華

迢遙太華參金天虞周巡幸禮祀虔集靈宮建炎漢代飾闕載
紀延熹年望仙門下登巖巖隸書壯偉蛟螭纏經始者誰袁太

青門臘藥卷三

八

守隸市石者誰從事邇郭香察書義莫辨徐洪考究終茫然
端嚴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無論史晨與韓勅撤書已
開光先桓靈祗政令人恨斯文頗盛千秋傳片石不隨鐘簾
改精光奕奕射嶽蓮後來好事錄金石上絮斯邈隨肩有明
中葉遭培擊神物消滅同飛煙關中祕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
珠全此本宋搨缺僅十一字可增一金錢河北金吾王文彥老
愛此摩挲珍比瓊琬璇何幸鴻寶入我篋虹光頓壓書船寄
語郭香察趙嶠二子道于今好古應讓西陂專錢謙益詩云郭香察

趙嶠俱

御書鶴栖堂詩爲檢討臣尤侗恭賦

青田山高翠如削中有上古雙白鶴牝處夜寂松風微露白煙空
清唳作年年生子東西飛老鶴只踞喬松枝縱山仙人呼鶴語月
明飛過胥江清西堂老人玉京客胥江別有神仙宅天青招鶴栖
此堂繡緣深衣斂霜鬪獨不見鶴栖玉勝蛟龍纏烏鳳青鳥紛翩

則二室三花邈何處夜夜榮光起燭天

後玉帶生歌奉同商邱公作并引

玉帶生者宋文文山丞相所珩研也生紫衣玉帶丞相素重之呼召不以名故稱玉帶生云丞相殉國謝泉羽撫生哭之子陵釣臺有西臺慟哭記又攜生尋宋諸陵哭之有冬青樹引謝殘生流落人間後百年歸揚鐵崖列寮中七客之一張思廉作玉帶生歌序中述其事頗詳距今又三百餘年矣現今歸商邱公公作後玉帶生歌公子山言廣之一時名流多有詩予亦繼作

海翻日陷扶桑黑神龍斷脰天柱仄劫火然空玉石焚端溪此以嘉名呼曰生飛檄雷霆走精銳揮毫冰雪淨聰明字子青謂惟人承相友世變攜生出走天寒酌酒登荒臺魂歸慟哭朱鳥味

青門贖墓卷三

北

桐江七里寒光碧古猿嘯煙斑竹裂蒼茫何處弔諸陵山南鬼戰驚礪礪度山南與鬼戰墨花蝕盡翡翠斑殷凝一片冬青血四百年閒誰識生今有草庵前老鐵文采風流又一時巨軸聯黃絹辭我攝衣冠虔再拜重是文山正氣所馮依詩成研亦吐光怪化為白虹紫蜺五絲霄騰暉

前題

有客有客端州生家住下崑之老阮質溫以栗靜以正紅光燭燭搖日星紫衣玉帶端人相聲價倏然來連城景炎丞相宿友善周旋几席儕墨卿虔州露布曾視草寶惜不數瓊瑤英柴市殉國客散走西臺血淚同吞聲冬青樹罷歸何處抱遺老鐵邀作朋幽寮七客數晨夕文章之職維汝承門人作歌寫遺烈隱然五岳方寸橫古心古貌儼傳服守玄那絢鵲鵲晴腰閒驪珠四十四煒煌丞相所賜銘予也師事寧敢友如圭如璧親典型安得七客忽邂逅得余而八重結盟

奉訓商邱公雨泊仙女廟示青門作次留字公時以振饑行部海陵

野廟泊官舟蕭條江上秋西風吹急雨木葉灑船頭枯葑用依扉落殘晉絳樹留元公憂國淚五載不曾收

原倡

芒稻河邊路寒雲竟日留荒祠問仙女疏雨滯行舟村隱敲斜竹童驅子母牛篷窗對詩老頓覺破離憂

題顧亦方遺照因憶舊遊成二截句

驚心宿草又三年驥子相逢一惘然兜率海山何處是先生依舊擁書眠

回憶與君分手處玉河橋畔柳條青老輩即今看欲盡廿年如夢話旗亭

題徐學人雲谿草堂圖

雲谿浦上樹含煙雲谿灣頭葦葉鮮雲谿主人何所作子真讀書

青門贖墓卷三

十

懷古神脩然漆園久忘鵬鴟適石榻高話羲皇年昨夜橋西聯宿漿賣魚船尾賣書船

商邱公雨中元墓探梅索和即用其韻

八年前憶從公去今日因公逸興生小隊花閒露溼過層湖林陳密疏明千點萬點著枝重一株兩株壓橋橫我亦巡檐索梅笑池邊攜脚支筇行

病起撥悶十二首

老境病魔語無倫次都不計其工拙也辛巳相月立秋日

老夫臥病九十日

江紫鱗魚都未嘗山僧勸我且蔬食一榻疏簾

蕭蕭香

藥裏朝朝沸石鐺也知無病亦無方造化小兒勸人耳安心自在偃匡牀

一孫覓紙

一孫覓紙強塗鴉一孫投懷學嘔啞日引病翁開笑口午窗睡足

一臥茶

疹軀兀兀凭烏皮無計銷閑悶不指瀟引野人姑說鬼偶來俗客
亦譚詩
新涼高枕病全蘇羅襪柴門返照初菱菱遠邨歸嶺子閑閑野水
立春鉏
釣磯驟漲豆花水高樹忽涼黃雀風前村作社不得去拄杖倚扶
立溪東
夢聞孤鶴唳青天露洗瓊樓月正圓拂袞逕乘鶴背去翩然同作
兩雕僊
雅慕商邱宋夫子論文古處近今希三極藥物分官閣一日文章
拜布衣
陳韓其麗藻世無雙宋派同時競長上雄辯諸君誰許少陵廬
下坐一盃合爵願黃公
森羅武庫虞山叟卻扇嬌施讓太倉此日敦槃誰狎主蘇津自足
埽漁洋

晉門續集卷三

七

六經三史豈陳編日月星辰迴麗天靈靈難君不見依歸依艾
總堪憐
小池新漲三尺強出沒游儻與森茫偶會漆園魚樂趣會心咫尺
是濠梁
奉商邱公見懷詩有文章拜布衣句吟諷之餘以感以媿率成長
句誌謝
豈有文章堪下拜忽驚寵句及菲茨梗杵杞按羅久樽散輪囷
偶及茲韓歐以後更無筆楊陸之閒那有詩多謝元公鄭重意深
藏微帶付熊兒
東軒牡丹詩
衡讀先康節先生東軒添色牡丹詩有天下惟洛十分春邵家
獨得七八分句吾家東軒牡丹喜與暗合花時欲賦一詩紀盛
會疾作不果入秋養病草堂補成二律徵和同人區區東軒之
名六百餘年開後先映發亦此花僅事云

橋上杜鵑曉向北洛中名卉種移南氣自北而南語十分春色占
七八百歲得閑無二三我愛華園丈室何妨彌勒與同龜
蘇東軒相望六百載偶爾名同亦美譚

落英飄絮點蒼苔海燕飛時花正開曉露紅酣微暈曉風香氣
細浮盃慚無秀句酬僊品亟覓良朋撥舊醅恰有吾家故事在端
明可為破忙來
許傳舟唐若營兩君移居喜得鄰並以詩索和率爾有作次餘字
中表情親世載餘離居何意得聯居一牆樹色兩軒借三徑竹陰
分戶疏斷賦哦詩聲殷殷上品茶說餅日于于為問宅年耆舊傳
風流二老許誰如

題說詩圖卷為宋梓佳

毛鄭久不作說詩誰專門喧喧五都市玊珎瑤寥寥金奏缺
瓦釜涸編縣商賜或在寢魯韓已亡傳起衰今商邱著論探詩原

晉門續集卷三

七

根柢派風騷汎瀾逮宋元偽體一別裁轉覺風雅親夫子眉山老
門牆列屈秦都前授經者邁迨過亦均一門各有集詩教溫而醇
緯蕭洵秀出可竹亦難昂此卷出可竹圖成索我言老病詩亦落
蹇澀荒昔榛聊可署紙尾解頤未敢云況乃腕有鬼亂眼烏雅翻
舊製雲龍研歌研為繆湘芷
昌黎為雲東野龍龍作之而雲蓬蓬倒翻九河羣五岳天跳地踔
驚瀾洞壑韓孟去久氣趨數誰磨巨刃開鴻濛雲歸膚寸龍折角
蒼狗變幻隨蟻逐斯文元氣自不死遂入羅浮端溪之絕壑
景燭幽嶺猿吟寶氣銅泉鬼工哭誰何巧匠斷得之直下千尺截
丹梯扣之從徑下天狀失足咫尺腥蛟螭冰夷使者出水獻雕剜
凹凸涵窪池一龍動蟠自吐珠霽雲朵朵瑩玄碧製古非唐或云
宋研背鐫字銘屈奇茲研定非一代瑤我為考古心然疑帝鴻鑿
海不可見孔子磨石今存否

欺給惟有下巖質第一鳳味龍尾差肩隨感君贈我意雖厚我抱此研安所施不能秉筆史館誅姦諛又不能倚馬露布威邊陲區區鉛槧今頭白文章小伎徒爾為報君恨乏驚人語拈撚仍借昌黎詩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殤孫三首

僕年六十像兒舉一孫名祖齡小字六十後三年京兒亦舉一孫名祖榮小字六四齡性醇謹喜讀書五歲解懸筆作字授以三唐詩即能背誦二百餘首榮巧慧雖穉祿善會老人意予尤愛之去夏予抱病日撫弄二孫輒為解頤作撥悶十二絕有云一孫覓紙強塗鴉一孫投懷學嘔啞日引病翁開笑口午牕睡足一甌茶當時情境實是爾爾今年夏忽患痘疹三日之間遽斂我兩孫而去烏序天邪人邪胡慘酷有如斯邪齡生以丙子五月一日殤以壬午五月十四日榮生以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其死也廬後齡兩日哀哉情之所至率成古詩三章聊以當哭

青門贈葉三

主

竝識歲月云爾

午歲月建午怪微大紛云訓狐夜嘯屋馳鼠晝舞門瘡瘳既延三日殤兩孫從以僮婢七燈曰童子瘟哭聲但毀屋迷南北東西前衰翁兀抱病何處容我身散處豈為隘舉頭觸畢異空除豈為仄舉足愁路顛一日百坐起枕我如鍼砭天壽有正命天帝司其權胡為容痛鬼逞臆毒下民扣地詛地圻呼天丐天聞痛極反無淚聲嘶哽我咽

幼孫甫三歲長者歲週七聰慧自可兒馴謹亦無匹唐詩略成誦豈止了惻惻端坐弄朱墨學書解懸筆開亦事嬉戲與弟必偕出累基至十二鳳凰探燭蠟切竹馬稱官人妮妮學秉笏我爾老易怒見渠輒歡悅渠會乃翁意嘻嘻日遠勝昨偶行東軒几上餘書帙亦有敝簾存弄其靴管鉞篴有衣裳牀第有約纖遺物故依然黃土已埋骨燒卻心不忍留之增悞骨竟夕坐徬徨清淚滿

凌晨自覽鏡鬢髮紛素絲馬齒雖未盡形神日就衰譬如遠遊客歲暮行當歸孫子拔我棺哭我理則宜奈何事大繆我哭撫汝尸可兒苦念我忍痛解我悲我悲不可解聽之摧肝脾黃葉不落樹青葉飄風吹風吹先辭條不落能幾時殤魂正鈴鐺兄弟相扶攜欲歸不識路我昨夢見之拊枕忽一慟起坐哀自疑會當提抱汝泉路以為期

夜夢泊舟巴江得五言六句夢中極得意白帝十字醒還索火足成之巴江子遊迹未到不知何祥也

聞說巴江險巴江果此深隔江三十里到岸八千尋白帝餘興廢黃牛自古今欲憑占夢訊衰老倦登臨

偶書樊南集後

樊南奇絕是韓碑排界西郊百韻詩掃掃少年解讀不無題句底乞殘脂

殤孫後出門悵然作

青門贈葉三

主

骨月那無淚傷心況白頭思悲翁大苦思悲翁曲汗漫偶成遊難燕衝風弱汀鳬挾子浮扁舟清景好觸忤只生愁

夏夜黎樹園翫月與記去諸子論詩有作圖廢今一雨洗眾綠自然生夕屋角上新月竹樹搖清光殘點時一滴

涇螢閃修廊我友三四人披襟此相羊論詩愛靜夜別裁析蒙花芻狗跋已陳唐宋同楚糠斯道貴自得勿逐時趨芒繁非逞朝黠

轉晴隨風颺不見庭隅桂孤根乃芬芳夜久羣響寂瑤瑤照空堂與荆溪諸子別二十六韻

義興古名郡曰佳山水處兩九澄雙壚西九也俗說沈千峯嗣肩嫵菴畫與銅官夢遊神亦相錯其偶此行況直三伏暑衰老畏嬰疾遊興發復阻邑有賢主人投分比壘驅寓居得僧房几榻陳帖

受二子數追陪曹澗雲謙挹撰杖履每飯羅嘉羞隔日致魴鱖知我不耆飲餽釘及粗妝尚言腐儒餐餽此意良厚所居絕四鄰荒園亦楚楚叢篠過雨翠顏石疏花補小池數畝游條流泉曲

通園地僻懶巾襪朋來半新故同入素田謝應雲若論文快針
鍾豎義互傾抒庶幾遺愁疾聊藉豁襟旅昨日得家書次兒欣舉
子可失孫旋得孫老懷自姁姁忽思理歸梓延緣尋浦澈我友悵
言別悵悵河梁兩歸人已解纜送者久延佇揮手謝諸君無事重
觀纓九月我能來扁舟楓橋候叶銅官青巖巖巖盡溪娟妙山水
而有靈竹忘去老夫語

初秋蚤起東溪觀荷
秋氣涼始佳叢蘭泛晨露衰翁偶乘興扶筇東溪去繁荷四五花
亭亭立淺步水底澄輕霞初陽蔭高樹忽石忽已久翛然澹塵慮
商邱公分脫御賜人侵半斤敬賦長篇識謝篇末故作豪語博
笑粲也

聖世山潛不愛瑤瑤光散精孕神草川春秋通歲肇天府珍海腴
五芝八石總不如青陽布和帝南巡格澤旬始慘舒紛江南中
迷遠迎蹕叩首乞身稱老臣上願微笑汝未老賜汝大藥盈三

青門贈藥錄三

斤驚分龍寶及賤士曰帝德惟中丞恩職題拜賜詔夥顧攝歸敝
廬誇兒孫免園陋儒喜訓詁考据欲窮爾祖舊聞上黨產第一
百濟新羅乃其亞草木臭味有徒遷爾來種出邇東下或云荒圃
夜聞人謗聲斷土一尺宛具形千歲靈苗變小兒此最難得可長
生衰翁薄相敢望此靈魄靜喘大佳耳服之三月定奇效誠而衰
容轉韶采腰膝健即喚人扶項腹肥亦澤膚理陽氣侵淫滿大宅
顏齡小駐或閱紀公如終惠數分貽陪公西陂撰杖履西陂公將
籃舉詩三十韻呈商邱公有序

予以病歸草堂三年今年夏偶訪商邱公使院公延入喜甚知
予不長于行微陶淵明故事製一籃舉日遣兩力舉之周覽清
德新堂賜果園諸勝予笑語山公荆山曰行御史臺號深嚴文
武吏以白事至者妮妮不敢仰視俟山望布衣得凭輿徇伴此
中亦大異事當紀之以詩作使院一佳話也別去得籃舉詩三
十韻呈商邱公並要馮吳其共和之

淵明有鄉疾籃盤凭兩兒放浪山澤遊意行無前期遇酒輒欣然
俄忘賓主誰而我媿拘攣未能略町畦久負幕府約局丹來何遲
元公喜我至握手驚衰羸坐我虛館涼清簟張絺帷憐我足疲爾
日是籃舉宜結構出新製遣力舉以隨新堂而弘厥丹腹鵬櫟
清德帝所褒鬱律蟠蛟螭上清德堂為怪石突以峙階前伏熊
鼎風廊五十步淪漣俯清池是時六月初菡萏芬芳披華舉坐逆
風荷香四面吹滄浪仍昔構苔磴亦新移見種梧桐樹今來漸成
團又開陽果園葡萄葉粲粲佳名翁領孫一果攬百枚異種白天
上凡卉孰敢齊會看上架後馬乳金盤堆元公實愛士公暇展招
攜五日再開筵隔夕銜清危露坐見新月論文喜故知謂為小佳
俄半月惜別重襄回當今節鉞貴禮賢有此石叶惜昔聞孺子樹
豫章應高齊志和泛一舟真卿為改為曰余慚謫劣迹忝二子偕
後來繼公者微此籃舉詩
書青門先生籃舉詩後呈商邱公吳士玉

青門贈藥錄三

方容踞蹠腰脚衰寸步愁隔金銀壺元公優賢禮數創載以竹
兜游官齋醴酒向為穆生設安車今坐申公來賜果園中葡萄
茂清德堂外芙蓉開繞池穿徑日幾回嘔啞疑傍溪山隈畫輪
通曉不足羨赤藤桃竹徒安排柴桑昔赴匡廬約盤與不須費
輒卿門生兩兒昇自樂故人中道羅栢杓江州刺史前復卻詎
若此與公所置用比懸榻待徐穉他年者舊徵故事官齋竹兜
自翁始

中丞公以御賜人侵分餉青門先生青門有作屬余和之
紫雲團團開黃封彰君賜者中丞公上藥平分老賓客少微
正燭瑤光宮我公好士空前代歎息髯才世無輩藥物煩從官
閣分文章獨下布衣拜藥分自開文章拜藝林碩果願神扶
椒樹仙根推帝資小嚙已覺汗喘無飽飫即看腰脚快吾聞
青精作飯能駐顏黃精入口生羽翰石髓緣慳亦大難風實雲
子空欺謾未抵天家海腴灑天醴波及隱淪露泥泥

前題合作一首奉和 徐永宣

今之歐陽宋開府文章韓柳詩李杜句吳佳士挂齒牙直爲憐
才貴心膺青門鬚翁吟井梧太瘦多因作詩苦髯翁拈花開府
笑大似開堂行脚高僧作賓主年來行脚成退院入山三條簾
束肚小滄浪上菡萏開又學趙州聽粥鼓開堂老人見之喜竝
坐清陰碧桐樹陶家籃輦昇凭遊天府靈苗任分取靈魄靜喘
腰脚輕舊癖狂喜勿藥愈仰瞻清德名書驚蛟蟠俯看賜果
吟馬乳小住歸來賦詩二逢人感歎相誇詡豫章之榻與卿舟
軒渠一樂奚足數寄聲首座馮與吳佳話急杖新詩譜名書
名流同和石湖千頃月茫茫我愛秋江下柔櫓打包救具小滄
浪正及齋鐘日亭午

青門賡藻文目

卷四 序二十首

陳萊峰史論序

重刻前後漢紀序

三家文鈔序

周穀城遺彙序

二家詩鈔序

憺園文集序

耐軒遺彙序

遜菴集序

明文在序

井梧集小序

贈侯勇文序

金焦集序

青門賡藻文目

研堂詩彙序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詩序

紅橋集序

吹劍集序

賀徐學人成進士序

水榭詩序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積善錄序

卷五 記十二首

元墓探梅記

彈山吾家山遊記

靈巖山遊記

深淨軒記

傳是樓記

西陂魚麥圖記

香草菴記

客山園記

靖江縣鶴祥菴記

菱溪草堂記

研堂記

蓼莪禪寺新建大悲閣記

卷六 傳八首

房景春阮之鉅合傳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侯方域魏禧傳

楊隱君家傳

左副都御史徐公家傳

湖廣提學道僉事邵公家傳

青門賡藻文目

黃烈婦傳

閻典史傳

卷七 碑三首 誌銘六首 墓表一首

宋氏先賢祠碑

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墓碑

福山縣重建宋公祠碑

太學生宋君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保定府同知宋君墓誌銘

文學宋君墓誌銘

葉淑人墓誌銘

宋室劉孺人墓誌銘

李母陳孺人墓誌銘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墓表

卷八 雜著二十一首

君子盤說

侯稹字說

今本無此篇有書畫說贈宋稱佳一篇互見存疑

逆旅說

荅葉荃伯書

奉荅王阮亭先生書

與徐藝初書

與吳荆山論韻略書

荅謝應雲孝廉

題舊本施註蘇詩

題廬山詩刻

題學詩圖卷

題廬山詩話圖卷

題西堂偶存彙

鐘形研銘

青門廣集文目

黃蚪天然研銘

七星研銘

筆筒銘

風字研銘

端研銘

周介像贊

漫堂先生像贊

青門先生三稜版行已久而總目未編蓋有待也噫今已矣先生有編次手彙而中閒微加刪訂丹黃錯互當是屬疾時筆洎歿後吾師中丞公取諸其家代為校梓而命以校讐竊謂先生之文無俗調無長語理隨氣沛簡潔而有法在本朝名家中當屈一指麓彙之詩警句閒起不免擬古之迹旅彙進而渾雄至賡彙則瑰瑋奇恣老辣蒼放始極其變或者猥以宋調訾之慎矣先生識子傳人中推獎甚至衙齋晤語酒闌燭地

掀髯微笑意若以斯文見付者會倉卒別去不果緝校遺集愴然于懷屬總目刊成敬題數語末簡用志辦香之雅亦先生之意也抑以見公之友誼肫篤無閒存歿如此云時乙酉長至高郵李必恆謹識

青門廣集文目

四

青門廣集文目

序

陳萊峰史論序

萊峰陳先生著史論成屬余敘余與萊峰居同邑里又同方同學烏容辭敘曰史之有論昉于馬班論贊而左氏所稱君子曰者已為之濫觴後世議論愈多乃各自成書唐劉知幾有史通二十卷宋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孫甫唐史要論十卷范祖禹唐鑑二十卷而萊峰乃至百卷自邃古迄于明末具論之富矣哉古未有是也余嘗以謂近代士大夫無實經濟繇于無實史學蓋自春秋歷宋元二千餘年其治亂興亡之大禮樂刑政兵農學校典章制度因革之詳人之忠邪賢不肖之行事備載于史而其間變故之盤錯機事之猝乘後世智勇豪傑之傳或深思熟復而未當者而古人已一一具有法則學者覽其事則思其事之成者何以成敗者何以敗考其人則知其人之君子者可為吾法小人者可為吾鑒

青門賸稿卷四

而或君子而冒不韙小人而附于君子者又必推見至隱使無可遁而吾乃可出而斷天下之事辨天下之君子小人故史學亟也顧自科舉之學日陋士知讀史者少閒有之矣而不善讀者又有二病俗士耳剽等之說鈴危言廣譚助而小生儇子用意刻薄喜摘缺占人之瑕類刮已朽之骨而索其瘢而取快一時之筆舌若者與不讀史等萊峰蚤成進士負盛名常官于朝會有思之者遠歸益鍵戶著書垂二十年未嘗手釋卷于六經百家之說靡不博綜而尤攻史學自言十餘年苦心在是凡前人已言者不更言或述其言而可否之則必載其人之姓氏大槩能不襲前人成說而是非好惡一出于正苟試之于用必有過人蓋嘗贊之亦然古今者局也史者奔之譜也國工舉棋固不泥譜而惟熟于譜者能變化于譜嗟摩士為世用者每患無經世之才之識而才者識者或不必用而摩士託諸議論以斬自見于後可惜也夫然而後世有志之士得萊峰之論而折衷之蓋于史學過半已萊峰著學文

堂集八十卷久行于世余嘗序之史論百餘卷今方板行又經解若千卷未卒業云

重刻前後漢紀序

蔣君重刻前後漢紀成予得而讀之欣然觀未見書案晝夜卒業乃為敘曰編年紀傳二者皆史之正體紀傳詳于人編年詳于代將綜其理亂興廢紀綱政治得失之故以為後法戒則編年為宜顧自史遷初為紀傳作者相承苟悅撰漢紀乃倣左氏為編年體而袁宏繼之撰後漢紀要可謂特立之士宜當時之重其書也是書前後各三十卷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繫月日而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沴戾之作大略該載而亦時有論著以明己意悅紀奉詔作論多醇正宏紀其自所撰集故論猶放縱光武即位于鄴而宏以為更始尚存不宜自立論六家九流而曰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因陳紀之論而曰肉刑當復如此類頗不盡合于道顧其筆力踴躍亦史家之雄也夫二

青門賸稿卷四

子之才其去班范尚遠顧能于左傳之後司馬通鑑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論者謂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于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余又嘗謂三代以下享國惟漢最長法戒亦至漢而略備人皆知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官姦臣愚不謂然夫木先朽而蠹生生物先腐而蟲出今夫外戚宦官姦臣是蠹也蟲也而所以穴蠹與蟲者其原在上人主清明英斷進用忠賢屏斥讒邪則西東京之所以盛人主優柔昏回讒邪進而賢人退羣枉熾而正士消則西東京之所以衰迨夫國勢已移其時雖有忠義之士痛哭而陳發憤而圖難而卒無能措將傾之廈既沈之鼎雖曰氣運衰絀人事是可為永監者也按荀紀後于班而班之前尚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于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今大槩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大七割刪而幸而得與范班二書並傳士之著書立說有賴于後人之表章者顧不亟哉然則蔣君之于荀袁厥功偉已憶

六年前予識君豫章醞藉有名士風即之溫然蓋時時往來懷抱云君名國祥字嵩臣襄平人

三家文鈔序

論者謂文章興世遞降信夫六經不可以文論周秦而下文莫盛于西京漢氏之東稍衰矣沿至六朝文幾亡唐振之而唐之文不如此漢唐末更五代之亂文又亡宋振之而宋之文不迨唐元訖明而元明之文不迨宋譬之大江然岷導源西東京則賴唐灋灋而唐則賴宋大別也宋則賴陽馬當也元明至今則金陵揚子而下流分派別而滌洞于吳會者也是故通二千年之源流論則後往往不及前蓋氣運為之莫知其所所以然畫代而論則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其家不相掩故能各標勝于一代是故稱漢氏者必曰馬班賈董劉向揚雄矣稱唐氏者必曰韓李柳州矣稱宋氏者必曰歐曾蘇氏父子矣稱金元氏必曰元好問虞集黃潛諸家矣稱明氏必曰宋濂王守仁歸

青門廣集卷四

唐諸家矣假而舉元明諸家上如馬班韓愈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顧沿而及焉則孰有能遺之者哉 本朝文治之盛逾五十年而商邱公起而有三家文鈔之刻三家者何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禔汪鈍翁琬皆公友也衡謬辱校讐既畢役承命序其末簡衡惟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不必屑屑傳會其出唐宋某氏並元明某氏要之可謂作者後世稱 本朝之文吾知其無能遺三家也三家足以傳矣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桓譚有云世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昌黎文垂三百年得廬陵而後大重于世子雲退之且然矧下此者於戲古今工文之士指擢心腎疲畢生之精力以斷附于立言何啻千萬而挂名編簡傳流至今者僅數十人耳其餘則已音塵寂滅真如飄風過耳忽焉漸盡彼其同時之人豈盡才氣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後則傳不幸而不過其人則速朽於戲其可惜哉于是歎商邱公之盛舉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後之遇也

周穀城遺彙序

常讀柳子果臝癘痔草木之說以為人之生能攻穴天地之陰陽元氣而天地亦鬱視之其說詭已而韓愈氏則以謂天之好惡與人異賢者恆不遇恆天恆窮餓困踣則旋而死不賢者恆比肩青紫恆志滿氣得恆齎壽予每疑其過激顧念亡友周穀城之死則又以為信穀城負才名困童子試二十年逾壯始得列弟子員三舉于鄉輒報罷尋以新令結黜籍家奇貧無僮石儲則時時客遊客太末客鄞踰仙霞嶺客閩又北客齊充無所遇最後客都門以病死于逆旅同旅者殮以槨棺之黑窰廢龍爪槐下後十年其子爰諏匍匐往謀輟歸葬而園已毀度無可如何痛哭三晝夜大其骨哭盛之負以歸於瘞天之阨才貧賤凍餓至于摧挫顛踣以死穀城甘之矣第令遂首邱踵骨從先人後何害今夫三寸之棺一抔之土雖馬駭夏畦之鬼皆得之其不能得此者百一耳而願以吾穀城當之欲全其骸木絨繭之遺骸以返故邱而猶不可

青門廣集卷四

得於瘞可哀也已穀城刻苦學好深沈之思工詩歌每有作輒引被蒙頭竟日臥起則振筆疾書出語多驚人齒長予十年以上予學詩在其後頗喜與予論詩穀城既旅死詩亦散逸所存者止此予每讀其感春雜詩髣髴陳子昂其北風行陳太僕五言歌及贈子長歌諸作沈鬱蒼古必傳也於瘞世之富貴躋壽考者何限泉某方號屋而其身名已與諸骸同朽如腐草溼螢奄然漸滅而穀城尚有不朽者存夫又奚憾穀城姓周氏名漢石宜興人籍吳郡諸生穀城字也

二家詩鈔序

今海內稱詩家並稱新城商邱兩先生無異辭蓋如室華之有太少禪宗之有南北矣兩先生各專集行世長蘅乃合鈔之錄而為序曰一代風雅之歸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能主持風雅而學者尊事之也夫其所以為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偽體而又有其地

有其時夫才與學與識人也地與時則有天焉五者兼焉故難也
今夫躋高位都通顯者其氣力能奔走一世而或不暇問風雅爲
何語而古今詩人多窮而在下屈勢與位如孟郊張籍陸龜蒙梅
詢蘇舜欽之徒往往能自不朽于身後而及其生存往往困踣湮
鬱不能自振而世亦未有從而推之者嗚呼地也亡友汪鈍翁先
生常舉元遺山語以爲金源之文如字之吳蔡諸人皆宋儒之仕
于金者大定明昌間文派斷自蔡正甫党竹谿趙閑閑始因而推
論 本朝詩文若常熟太倉合肥諸公雖或爲文雄或爲詩伯亦
皆前明之遺老蘅心懸其言竊疑正宗別當有屬何者札于時也
然則 本朝五十年間能兼是五者而得之而爲風雅宗意在兩
先生處蘅奉教兩先生久數聞緒論因得以闢作者之旨新城天
授既高變化逾出如遊賈胡之肆光怪瑰瑋而珊瑚火齊木難之
錯陳也商邱含吐醴藉標格雋上如良玉之溫潤縝栗而精采肆
映也其體製故不相襲而其淵源于風騷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

清門廣業卷四

五

大槩相同兩先生既遭際昌時受 天子特達之知爲時名臣而
乃出其結餘揚扈風雅天下士之趨之如波委雲合皆曰兩先生
一代之宗工也而遭逢加盛焉詎易得哉嗟序自就唐禪宋之說
盛後生靡然且謂兩先生亦嘗云爾顧兩先生詩具其所爲源
源風騷斟酌漢魏三唐以自成其家者各有根柢雖閒亦取于宋
人第以資汎濶耳學者病不好學深思不能知前人根柢所在而
爭剽販于景響形模之間妄分畛畦前唐附唐而履今唐附宋
人而亦履影掠李何王李諸家而失影掠蘇黃范陸尤楊諸家而
亦未爲得沒人笑謂舉世沿沿自惟挽之無力庶幾兩先生以
挽之是則余鈔二家詩之指也夫新城王氏名士禪字貽上學者
稱阮亭先生商邱宋氏名聲字牧仲學者稱漫堂先生集各如干
卷撥其尤者次爲王氏漁洋詩鈔十二卷宋氏縣津詩鈔八卷
櫛園文集序

櫛園集者故大司寇健菴徐公所著詩十卷奏疏記序雜文二十

四卷公子侍御君類而集之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國家太平五十
餘年 今天子稽古右文儒學鄉用而公適際其盛以高第第三
人官侍從入備顧問出效編摩會詔修明史修一統志輯古文淵
鑒諸書悉以屬公于是公之著述在天府 上知公可大用欲試
以事命佐宗伯掌邦憲應大司寇公屢有建白在禮言禮在刑言
刑偏偏不爲唯阿而公之議論丰采在朝一在枋文衡拔擢寒
峻收召名流海內之士波蕩雲會翕然以君宗推之窮鄉遐徼無
不熟公姓氏而公之名在寰宇嗚呼公固一代偉人也不待文章
以傳而公之文章又焯焯可傳非佔畢小儒可跂及者其故有二
曰讀書多曰閱見廣公家居構傳是樓貯書數萬卷視其鄉前輩
藏書家太倉虞山殆爲過之公既稟資絕異又篤嗜學孜孜矻矻
寒暑疾病未嘗暫釋卷遂能博極羣書而所交多鴻生鉅儒益上
下其議論又身所歷朝章國故郊廟典禮沿革諸大政考據逾詳
諳練逾晰故其發而爲文無意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視豎儒挾兔

清門廣業卷四

六

圖殘帙習聞邱里之言而自侘工文者相去何止楚之與越今夫
下邑小聚中人之家稍高其閭閻具闔扇飾塗墍自謂觀止矣與
之遊京洛之趙闕王侯之邸第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
闥綺疏青瑣不覺瞠目自失蒙袂疾趨而反亡宅其規撫大小異
也文章猶是矣公遇事激昂每言人所不敢言其剛正適往之氣
折而不回故當時愛敬公者多而忌公者亦眾以人言案疏乞歸
上不得已聽公歸許以書局自隨既歸而忌者猶未已更議放
其官又撫宅事文致其子姓公怏怏不自安乃避而之林屋之長
水又避而之鳳山邨舍翫曉房皇幾于投足無地賴 天子仁聖
保全恩禮勿替未幾有詔起公將復用未及聞命而不幸以前一
昔棄賓客矣嗚呼抑命也夫然而詎指當代偉人必歸之公即忌
公者亦未嘗不以相推是足規公之大已公好士若飢渴士苟負
材藝不憚千里羅致而或去而畔公者亦不之怪子瞻有云翟公
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何古今一揆也故衡竊以謂公好士篤

誠似宋歐陽修學問文章似明宋濂以儒臣際會盛朝榮寵優渥與濂亦相似然濂垂老投荒羶骨憂嘆而公得蒙恩終始其遭逢之幸有非濂所及者嗚呼豈不難哉衡衰老久棄于世獨當以文字辱公獎藉謂可進于作者一言知已沒齒不忘又怪公歿且四年謗議亦熄而當代立言之士未見有焯然為公表章者何耶衡輒為此序貽侍御君非虛以挂名公集為幸後之論世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耐軒遺序

予族兄耐軒先生蚤歲成進士宦遊幾三十年手未嘗去書生平不欲以詩自名然興至輒濡毫落紙數如風雨聲數十百言立就其得意處往往有鵬舉海立可愕可喜之觀視世人所為儻花鬪葉粉黛纂組奄奄無生氣者輒唾而笑之尤長唐韻每拈一韻至數十廢不窮聞集唐句為古近體天然渾泊無斧鑿縫紉之迹蓋其于古人詩自李杜昌黎以至歐梅蘇黃諸家靡所不好而出

青門賸稿卷四

七

之自為耐軒之詩予評其詩似楊誠齋或疑不類予曰子不見誠齋自序乎始學江西既又學後山半山晚學唐人最後乃解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斯則誠齋與耐軒所為自得者矣子瞻稱江瑤似荔子又稱杜詩似太史公書賞其神味耳形焉乎哉先生沒且三年其君高哀其遺詩如千卷屬子序將鏤梓以傳憶先生宦豫章予客其官舍每焚燭清談至夜分一夕偶論詩小屈則大聲曰今海內詞人易與耳僕行歸矣讀書三年且當挂諸君之鰲因相與大噱而罷嗚呼笑言在耳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可慨夫先生諱延齡字靜山耐軒其別號姓邵氏與予毗陵之邵同出康節公後今為平湖人焉字葵園績學攻詩世其家者也

遊菴集序

遊菴集者荆溪儲君廣期詩古文遺集也當今上改元三年詔廢八股用策論越一年為康熙丙午君遂以策論舉省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是時君所為文章重天下其對策纒繞四千餘言仇直明切論者方之董膠西鼂家令公孫嚴徐而下亡論也它文率雅健長于議論予常以謂文章之不朽貴于適用而文章所以能自不朽于世者係乎其人之立品今夫適用之文譬之黍稷稻粱菽麥可以療飢絀帛絲絮可以禦寒舟楫可以行水輜輳可以行陸金幣刀貝泉布之屬可以資有無百物在天壤間日出而日新而其用必不可一日廢而人品之係于文章則如毛之傅皮枝葉之傳根剝其皮撥其根雖彪炳之文千尋之杞枿勢不可以終日聞尋繹君所為對策之文大指警誦不有唯阿能言人所不敢言其大者對用人則曰陛下有意得天下真才當論人才不當論滿漢滿人才不必參以漢人漢人才不必臨以滿人對止貪則曰下吏之食由于上官而上官之誅求亦非無因當今止貪之治莫急于清其源直其表而源與表所在臣未敢深言也又言本朝嘗以一歲一易之巡方破督撫賄賂情面之弊以小臣馭重臣為術甚微

青門賸稿卷四

八

今議撤未久宜復設此官佐人主耳目所不及對理財則曰從古節儉之外別無生財之法願陛下絕口不言財利先之以淡泊示之以節儉使百姓家給人足積之十年必有可觀當時病其言直抑真二甲君不為悔出令清源會三腫用兵清以小邑當孔道軍興有午民重困君舉債補苴矢不加派聞左一錢久之以博學鴻詞徵一時文士應詔集闕下百有餘人往往亟聲譽事干謁君獨謝客蕭寺足不及公卿門公卿亦無汲引君者竟報罷君遽奔其縣令投効歸遂用齟齬以終焉序立品如是文章如是其集即烏得而不傳也于常怪南宋至今垂五六百年文不逮古皆王安石腐爛八股壞之今上以天縱聰明毅然罷黜詎非曠世高識惜廷臣起八股者多耳目習熟尋議復故使良法中沮可慨也君歿且二十年其長君孝廉右文率諸弟排纂所為記序論議雜文八卷詩賦四卷鈐版行其季雄文尤厚予常欲以詩古文北面于子引柳子厚語堅卻之其請子序踵門至再三者雄文也君諱方慶

廣期其字世爲常州宜興人學者稱遜菴先生

明文在序

文之有選始于梁昭明其所收雖未足盡秦漢魏晉之文之勝而後之言選者防焉自是姚鉉有唐文粹一百卷呂祖謙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蘇天爵有元文類七十卷明文久未有成書薛子乃編次爲文在一百卷既成以序請予讀之竟表爲之序曰文章在天地間其用最廣三代六經之文予不敢輕論已後世稱文乃塵以詞章當之顧所係亦鉅矣哉上自朝廷郊廟詔誥冊祝非文不宣奏議牋啟非文不達史官之職朝章國故之大非文不著名公卿大夫之勅伐行事非文不行不遠下至山川草木贈送遊覽器物之微非文無以徵古今抒意旨蓋天地無終窮文章之用亦與無終窮不能一日廢也自西京歷唐宋元之久爲文者至多而爲之而詣其至者遷固而下不過數十家其開代有升降因之文章有洪纖高下深淺精粗蕪潔之殊或者疑其不盡同獨聞取是數

清同龢藏書

卷四

上家而按之大槩其出也有原其注也有委施之世可以神用垂之後可以不朽則未嘗不同夫其所爲不同者形模也句字也其同者本原也譬譬之水然河之渾淮濟之清江之洶湧湖波之演漾其變不窮而其出于地而注于海則同豈惟是凡盈天地間之水巨細不可以什伯計而苟其發之有原注之有委則皆得以水名惟夫爲斷港爲潢汙斯無取焉耳近代之言文者吾惑焉六經不可學學文當法遷固前人有爲是言者予是一二人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遷固之本領不可得而闕而遷固之形模句字易襲也識者乃從而詆其後曰屬史漢詆之則思揀之揀之道舍歐曾奚從于是二人力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歐曾之本領難闕其形模句字易襲猶之史漢也識者又將從而詆其後曰履八家嗚呼本之不探而徒相徇以貌此亦一屬彼亦一屬吾懼相詆訾無已時也是編所收未知足盡明文之勝與否而能斤斤祖禰歐曾蓋將賡明一代之文與宋元諸名家並而由宋元以力

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如歸震川所云者庶幾近之已按文鑑止于北宋文類成于元統皆其本朝之人爲之姚鉉以宋人纂集唐文與是書頗類鉉書成藏于家其子嗣復始上之朝猶未卽行世薛子以門人之力錢諸梓得身見是書之流布則門人亦賢矣薛子名熙字孝穆常熟人

井梧集小序

壬申杪冬今大中丞宋漫堂先生延于幕府先生雅知予讀書論文外不以俗事相黷所居寓齋前高柳清池池上假山屏頗翛然野趣吳門距予家二百里而近音問時至無越鄉之悲故予頗安之先生稍暇輒課詩詩成互相彈射雜以朱墨脫略如布衣交三年之閒予得詩一百四十餘首經先生點定爲二卷而先生詩如干首附焉題曰井梧集取子美清秋幕府句也嗟乎今之幕府視古迥異唐時節度諸使得自辟置便登朝籍宋則皆朝士爲之如尹師魯于范文正歐陽永叔謝希深諸君子錢思公是也今直寒

清同龢藏書

卷四

士筆備沿其名耳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燄萬夫子何敢以燭火希光于日月顧開按子美集所爲贈嚴中丞及幕府之作多至數十首而鄭公詩見集中者寥寥未稱又嘗誦子美宿府詩曰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遣悶詩曰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立秋兩院中詩曰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蓋往往有抑鬱亡聊之繁焉然則子詩不敢望子美而先生則遠勝鄭公矣夫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後世之士或亦有興感于茲編者夫

贈侯勇文序

叔向攜手嚴明聞其言也趙景真追逐中散奇其貌也侯君家于宋距余邑二千里平居無一言之介半面之雅忽焉慰慰寄聲歲一再至蒙之區區竊亦未喻噫儒所謂神交者邪夫偶一相思千里命駕古人有是今亦宜然雖然此猶有待也余將化尻以爲輪神以爲馬遇君于寥廓之域亡何有之鄉泊焉相遭听然而笑君與余不自此遠邪

金焦集序

稗海以內山水之挾奇而名者不可以數計而或山與水相遭則大奇遭矣而山與水勢足相敵則益奇江以南故名山水處也其水洶湧澎湃魚龍吟嘯折數千里而東注者曰大江環三州之竟周五百里揪天浴日潏潏不見涯涘曰具區而阨大江而爭奇者其山曰金曰焦踞具區而爭奇者曰洞庭七十二峰蓋相遭而勢又足以相敵乎行天下不數見是也俠君博雅環奇之士工詩而家于吳門其視具區洞庭猶几案閒物也而客遊則于金焦當其揚舲泝江登妙高尋煙鶴焉弔北固南徐英雄之遺蹟訪三詔之高蹤邈然興懷慨然而賦蓋山水擅奇于東南而詩又足爭奇于山水遊如是詩安得而不工也俠君姓顧氏名嗣立遊以丁丑八月往返未月得詩凡四十首題曰金焦集刻既成吡陵邵某爲之序

研堂詩彙序

清門廣集卷四

子杪秋客遊歸肺病杜門三徑闌如忽長須持名紙入視之則楊子地臣也予夙耳地名久聞其工詩又工舉業家言欣然展履出攝相見一揖外楊子出所爲研堂詩彙示余余受而陳之几未暇讀而與楊子論詩楊子之言曰今天下稱詩慮亡不祧唐而禱宋者予曰然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而能選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尚韻藉宋人喜選露唐人情與景涵方爲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覽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瞻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第學之有善有不善耳顧近來吾吳詩派則往往喜輕俊婉麗宗玉溪而稍近元人譬如吳趨少年輕衫細唾又如新婦子妝梳粉白黛綠百態呈新而于少陵所謂前輩飛騰鯨魚碧海者或未見焉予心嘗之而未知所以救也楊子聞予言而是之是日厄酒細論予病亦良已抵暮別去乃剪燭讀研堂詩大槩生新韻折不屑屑規撫唐宋亦不隨近今習氣而能自據胸臆所欲吐今代詩人雖多如

楊子者豈易得哉楊子故世家子能自刻苦無綺紈膏粱之者弱冠補諸生有聲屢蹶場屋而氣逾銳而伎逾工子友陳子道柔稱其文珠光玉潔識者欽爲特建之器而其嶽崎歷落倜儻感槩不平之鳴亦時時于詩發之然則楊子之詩又自有日進益工者而予序尚非定論也楊子別後爲古詩一章寄予有曰一見能盡言避席實悚聽勿愛西崑詞勿學工鉅釘泊泊看波靡矯矯回風勁又曰飲我松醪酌飯我雲子淨夕陽趣人行月舸乘逸興記爾日情事可念予每吟諷不自已云

東坡先生生日倡和詩序

商邱公注蘇詩成以庚辰十二月十九先生生日縣笠履小像設肴醴率諸生屬先生于小滄浪之深淨軒再拜爲先生壽告成事也聞考年譜先生以宋仁宗景祐丙子下距今庚辰七百二十有五年凡閱十二丙子矣古來巨公名垂天壤者不少顧第文人學士能稱說之耳至于田夫野叟童稚稗販夫婦之愚或百不能

清門廣集卷四

七

舉一焉獨先生更四代垂七百二十餘年之後試舉其姓氏詢之田夫野叟以至童稚稗販夫婦無不知有東坡先生者此何以故蓋先生浩然之氣清剛不撓之節與夫光風霽月之襟期能自葆持其姓名于千百年之久而其神之所在如水行地中隨扞隨見蓋不僅以文章也公之于先生尤有獨契幼即貌先生像侍已其側迨茲仕風節文采大略追蹤夜夢屢見晝思微茫孟稱尚友諒如是耳嗟嗟當先生生存謫居黃州放歸陽羨及乎垂老投荒崎嶇嶺表再謫儋耳至無屋可居偃息桃榔林中而花豬薯蕷一飽無時當時之阨先生可謂至已詎意七百二十餘年後尚友如公爲之羅吳羹擊黃梁華酌既陳新詞更奏先生有靈能不乘驂翳鳳翩然於茲軒之中爲公舉一觴也耶公既倡爲七言歌詩記其勝同時和者如千人裒然盈卷軸慕而爲之者猶未已也公輒彙爲一編命舊序憶是日也櫓舉挂地堅冰塞川予家廬二百里而近恨不得與今得以無辭挂名簡端屬有厚幸乃不辭而序

紅橋集序

淮以南州郡存離河患至煩 聖天子自沈璧馬公卿以下爭捷石負薪猶慮饑黎或失其所詔撫臣歲一躬歷其地振貸而拊循之俾毗無轉徙故自丙子訖今大中丞商邱宋公凡五至矣庚辰秋某適以客遊從親見公駐節空祠翛然如寓公每出行部則駕輕舸卻騎從跋涉波濤沮洳開窮簷蔭屋巡歷殆徧而能不以劇自困稍暇輒課詩自秋徂冬得詩如干首別爲一卷公子山言詩及諸名士倡和之什亦附焉題曰紅橋集聞考郡志紅橋在廣陵鎮淮門外顧其名不甚顯自新城王阮亭先生司李揚州與海內名流數觴詠于此一時施愚山劉公馥陳其年鄒程邨諸君皆有紅橋唱和詩詞行世而紅橋之名乃大著阮亭得一絕曰鎮淮門外春酒船雙槳劃波晴日前解識紅橋好風景遊人齊向郭西邊蓋紀實云嗟序廣陵東南大都會也亡論雷塘隋苑勝蹟銷沈懷

清門廣集卷四

荃

古之上徒裴徊憑弔于平蕪斜照開尋其遺趾不可復得卽所稱二十四橋以唐杜牧之詩最著而今亦無考而紅橋以尋丈地自新城始見于詩公今繼以名集行將與平山堂文選樓並垂天壤然則地無大小因人而重信夫若夫公詩所詣論者謂鎔杜蘇于蠡繡爲斯道之總持海內讀公詩者皆見之固無埃愚之危言也已

吹劍集序

吳子荆山操數寸不律歲丹鉛海內舉業之文有盛名故海內佔畢士無不知有荆山先生者今大中丞商邱宋公延致之爲經師與子邂逅吳門使院一見輒定交蓋子雅重荆山溫潤以清品如良璧又不以舉業也顧未知荆山能詩憶庚辰首夏公招諸子集舍清亭賞芍藥用梅聖俞韻倡五言古體一章諸子各有詩公乃酌荆山強之詩荆山亦欣然詩輒工予讀之駭已又和公延熹華嶽碑歌予讀之益駭乃不覺伏膺而俛自是數喜與荆山論詩

而荆山亦喜親于贈詩有曰青門先生吾所師詩筆兩絕真瑰奇予重媿已子問語荆山爾來海內作者不乏詩派總雜輕雋之徒宗西崑而近纖魁傑之才學蘇陸而好盡下者趨流易于長慶蹈淺俗于誠齋通思在學步根柢隨習成病非古人過學古人者過也荆山天授既高承派亦正略不染近今習氣不懈而及于古焉得不傳漫堂先生評荆山詩則曰氣清格穩唐人正派又曰原本昌黎而沈鬱頓挫直入少陵之室其欽欽也至矣荆山顧抱乎不自信有詩一卷取蒙莊語題曰吹劍集蓋謙言也予讀爲吳子說劍今夫吳子之劍鉞矣利矣其光溢矣方且鍊質于三百篇楚騷之治淬鉅于子史之爐蘇李爲室魏晉爲鍊李杜以爲鐔韓蘇以爲鏑三唐宋元諸家以爲脊爲韜爲鹿盧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曹子桓樂府不云乎吳子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鉞羊頭之鋼知名當代曾不如君劍良塵塵一映云乎哉

青門廣集卷四

荃

賀徐學人成進士序

徐子學人今年成進士三月而過歸侍其母太夫人意不欲遽出曰吾將鍵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其友青門山人颺言曰吾聞古之學者九年而大成徐子意蓋在是曰十年舉成數也徐子成進士不足賀若是乃可賀也矣國家之制三年一貢士士試禮部而第者率百五十人今年邀 聖天子曠典乃得三百人通十年計之當得九百人卽半是亦得四百五十人何其盛也顧其間或以政事或以文章能表表自拔于輩流者僅十一焉若其事業垂如其文章焯如異日可望爲當代名臣者蓋百一焉若其事業垂于史冊文章不朽于後世庚千百乃得一焉或庚千百未必得一焉噫何其難也顧世俗方以進士爲榮與是選者門以內榮之門以外宗戚士友榮之下至閭巷愚夫婦咸獲榮之夫夫也未必不相相然自榮之曰吾畢吾讀書願矣嗟摩上所願于士與士所以自願望者塵止此乎抑不止此乎夫舉世以進士爲讀書之終而

徐子獨以進士為讀書之始其于流俗也卓矣余聞先儒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故楊子曰君子德名為幾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徐子之歸也不汲汲于祿養而汲汲于志養其根植矣沒其流而導其歸華實茂矣今夫和之璧晉之垂棘宋之結綠見而欲為寶也而毋遽焉雕之琢之合肉好焉南山之松柏龍門之桐吳楚之豫章梗相望而知為材也而毋遽焉度之繩之中尺度焉然後出為世用其不以為璋璋為梁棟也有是理哉無有也徐子為學亦若是耳矣予于徐子非世俗執利之交也故于往賀也不以文而以質

水榭詩序

荆溪環邑饒名山水其巖壑嵌空而竄窳其湖谿泮渌而滌洌其產多杞梓篋簪千章十尋之材舛若蘭蕙之香草其鍾為人物往往負奇氣能以節義功名見于世按之史籍代不乏人願求其焯乎立言自命者相望寥寥前明三百年間偶得一二遺集大率李

青門賸稿卷四

五

蔡邕耳古人以立言當第三宜其較易而願稀闕乃爾意者荆溪士君子崇尚實學故所重在此與或山川靈秀之氣尚鬱而有待與本朝文治垂六十年以予所見荆溪人士其文章足自不朽者靡得吾亡一其君其年其年學博而才瞻熟精文選能以古文法行其俳僂外州所稱用修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者庶幾兼之詩始學漢魏進而跳躐于李杜韓蘇開當者辟易工詩餘長短句後生尤宗之其年歿且久今其所著檢討集方盛行則信乎其足不朽也已儲子記雲生其年同邑而喜從予論詩與上下其議論每稱其年文集為荆溪數百年所未有見與予合記雲為名父之子年少績學吟詠自漢魏三唐洎宋元明諸家皆能瀏覽而研究其得失其自為詩蒼秀古雅以唐人為宗亦時出入放翁遺山斐然成裘矣將刻所為水榭詩三卷請予序予語記雲子才與學皆不逮其年願其詩自足傳遠力而為之使後世稱荆溪詩人其年之後當為儲子首屈一指

則今日平子之曰不虛矣憶曩時客京邸其年過從尤數同時並稱兩髯有兩髯行長歌傳于世而新城王阮亭先生題其卷曰士龍能笑不吾辱幸無恙故或亦稱三髯追維笑語恍如昨夢而其年遊道山且廿載矣因序儲子詩觸緒紛來其能無向秀山陽之感也夫

大中丞商邱公七十壽序

今大中丞商邱公以癸未正月廿六日為七十壽辰海內能文之士爭欲以言壽壽辱公久故又有文章知己之感客幕下者十年忘分相於如一日不敢自同輩流乃先期豫為之敘輒先推海內士所以頌公者而徐中以已說以自附于古人頌禱之誼士所以祝公者三一日張世閣二日颺政績三日頌文章張公之世閱者曰商邑翼翼發祥孔長惟莊敏公開其先惟文康公大其世惟公方際其盛行陟台衡贊謨與漢之韋平唐之李吉甫德裕宋之范仲淹純仁後先踵美敬藉舉公一鵬颺公政績者曰行省巡撫之設實始宣德終明世撫江南者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恕稱最而忱在江南二十二年恕不二年久暫殊也本朝設巡撫仍明制六十年間撫江南者獨推睢州湯公斌與公首稱湯庫滿二載而公已十一年久暫亦殊也公之撫吳所為美政不勝書大指尚廉靜與吏民相安無事不欲峙赫赫名論者以公方文襄謂適相埒云而文襄距今垂二百五十年而遺愛在人畏壘之俎豆至今不衰敢藉更舉一鵬頌公文章者曰造物富貴之枋與文章之枋相為崎嶇往往以卿相之尊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誠斯之也故歷漢唐來二千年以公卿操文枋代不數人公東髮操觚蚤負盛名泊乎文望日崇而道日益廣著述之富沾溉海內加之一門之內人各有集入其室者觸目琳瑯盛矣哉請為公勉醵三爵祝已衡乃揚解而前曰諸君言是也願衡所以壽公則有進禮七十曰老而傳解之者曰其人事業文章可傳于後而可無事事也故莊子曰逸我以老自後世仕宦者以官為家老及而不可自逸于

青門賸稿卷四

五

是一二止足之士著之史冊為美譚漢二疏之歸道路觀者歎
息共言其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歸縣其安車傳子孫以視榮幸
公恬澹風高易退之操常錄歐公前後思類詩而自為長歌書其
後有曰我官于南將二紀清夢往往落西陂縛橋結屋壁岸闊撈
蝦打鴨扁舟宜又曰會須請急賦歸去青英幾輩相追隨其標尚
乃爾一旦聖天子優禮老賢獲賦遂初公將徜徉泉石追逐漁
釣而神日益充而貌日益童不服食而羨期不導引而喬松區區
人世大期頃刻可齊量哉于是乃可祝公引滿無算爵矣夫為
元公介壽而慈恩以引年自世俗之論非迂則妄抑韓愈有曰惟
執事可以問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長蘅亦云

積善錄序
積善錄者平江老儒朱翁排續吳舍人孟舉所為賑饑救荒已貢
助喪諸善事成帙而名之者也孟舉博雅以詩文名又精書畫賞
鑒雅不樂仕宦予擬其品當在楊鐵崖倪雲林間詎以是編重朱

青門賸棄卷四

七

翁之意亦以風乎世之擁貨自封財生而心死者耳為之序者五
六家皆文章鉅公也毋論予不文即文奚辭于贊願錄中有一事
可補史傳之闕而論世之士亦或有取于斯者余特表而出之孟
舉有疏戚曰費君名彥芳明萬歷間舉于鄉崇禎五年補平涼陞
德令未幾流寇薄城守弁某先遁君登陴中流矢城陷賊執
君掠其舍蕭然無長物詎曰窮如是其好官邪緝不殺先是君以
丸書乞援于同原道陸公夢龍報曰第堅守旦日自提兵來而書
為賊所得設覆六盤山以待陸至陷伏中力戰被重創死全軍殲
焉賊怒君之乞援也乃害君君挺立受刃腰頸皆穿穴以死事聞
當優卹而逃奔某賄樞部卸罪于君謂城守謀疏故僅贈奉直大
夫靜寧州知州喪歸貧不能葬二子又相繼死孟舉慨然為舉三
喪屬呂留良銘其幽蓋距君之死四十九年矣呂文最感槩可誦
大略謂明季仕宦獨窮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
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絀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

罪為功其力至于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為難公特以不
由進士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予讀之不禁掩
卷歎歎蓋明自熹宗時閭閻延正人封屠略盡思陵之世僅存
者一二斬刈糜爛之餘也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伐異
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
恙之金甌破碎于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
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
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嗚呼費君以老孝廉身殉城社而事
往世移史書既未必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事者向微孟舉則
忠臣姓名幾何不為猶猪噉盡而羈魂之泣青燐而魄宵露者且
求一抔之安而不得也然則孟舉豈不誠高義哉予序積善錄而
于君之死特詳者欲令後世知有君名因茲錄而逾著或者亦孟
舉意也

青門賸棄卷四

大

青門賸棄卷四

記

元墓探梅記

環元墓而山者以十數環山而村者以百數環村而梅者無隙壤也花時平望三十里如雪故元墓之名以梅著元墓相傳晉郁泰元葬此得名亦名萬峯山一日卽鄧尉山冬煥無雪今歲梅特蚤中丞公以正月初十日戒行會風雨不果十一日雨止放舟三十里木瀆又三十里虎山橋公舍舟肩輿行同遊者皆竹兜從出沒湖光嵐翠間遊興躍躍五里抵元墓聖恩寺主席仁公肅入坐四宜堂堂前古桂六七株離奇欹倚數百年物也堂之右稍南小軒爲今上駐蹕所御書松風水月字嵌壁間前仍設御榻瞻視而出飯于還元閣閣面湖環山松風謖謖然飯罷循修廊出寺後山麓觀真假山石玲瓏類人工鑲鑿故名凡物往往以假冒真茲石獨以真冒假爲之一笑已乃取徑萬峰院登鐘樓樓前多壽藤

青門賡集卷五

長松騰外巨竹萬箇爭擎雲葉鬱密幽清淒寒未夕而峭出竹間循石級南下半里許地漸平衍回望四面皆梅新勃香氣花光合而夕霞如燕支紅返射之益奇麗還坐石橋欄徙倚久之則林壑暝色煙雲緜緜澹月松杪矣返寺茗話僧定後公興猶劇攜蒲團跏趺御榻旁聽仁公談禪說莊子予問一訓答覺有理趣夜月半予返閣中宿簾響谷鳴松濤颼颼逾激幾不能成寐中丞公字牧仲姓宋氏學者稱漫堂先生同遊六人公子筠孫吉金羣從之學領遺化戴生日宣子則毗陵邵長蘅

彈山吾家山遊記

彈山在元墓西南六里山故有七十二峰閣公耳其名久銳欲往十二日晨行二里過董陽墓至此徑益狹花益密低枝觸帽絰衣遊者時時側脰過之開蹕彈山巔圯不可登有李西涯篆書題額亦破碎山爲顧文康公丙舍公名鼎臣明嘉靖間人開後稍東百餘步正面太湖湖中山近而最大者曰西洞庭稍南益東而大

者曰東洞庭馬蹟山則翠屏隱隱在百里外其它如龜如龍如龍舌如梭如蛇如貓如鼠如鳳凰如錢堆如大玃小玃大雷小雷如石公如謝姑如南島北島東鳴西鳴如琴如杵如筆格如箭帽遠者近者浮者沈者峙者蓋七十二峰若可數云按志彈山亦名潭山故土人呼潭東潭西也潭西小山曰茶山曰石壁梅爛熳望之如殘雪滿山與湖光相映下山飯邨莊行三四里登吾家山山高僅廿仞其上少花多巨石鮮駁下視則千頃一白目混漾銀海中幽麗殆不可名狀月夜登此不知奇更何似公欲題以香海予曰極佳可作淡綠鏤崖石上也循舊徑下至虎山橋入舟解維歸爲記遊詩若干首命某同賦今夫探幽勝嗜吟咏此山林之士之所擅而樂也公以中丞提節鉞撫七郡五十三州縣吏民願不撓于劇澹然有以自足而又汲汲與山林士爭一日之樂非賢者能與爲之記歎公之賢不可及也

靈巖山遊記

青門賡集卷五

歸舟至木瀆日未哺故韓蘄王墓在靈巖西麓公舫舟往觀登岸不一里豐碑兀峙高可三丈闊當高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宋孝宗御書文則趙雄譔周必大書公徘徊求王冢不得向碑石再拜蓋冢在碑西北里許榛莽翳之嗚呼當王之葬時玄甲列陳起冢象山極一時壯麗高峻雄傑之觀距今五百五十年而一坏寂寥斜日蒼涼鷗鷺驚欲求當年石馬翁仲之遺蹟而剝渤頽什僅有存者嗚呼如王之赫赫功蓋天壤猶若是下此者何恃與然幸而王功在史書雖童穉婦女識王之名固知北山石梓紉絮陳漆要歸速朽而名垂簡冊者爲可久與公屬有公事先返予與同遊者從微徑上百步街捫石鼓望醉羅漢石龜極肖獨西施迹未免唐突循寺門西折而北上石磴至響簾廊山雨忽來琴臺咫尺不得上踉蹌入舟覺遊興頓盡舟抵胥門昏黑久門者猶啟壯以待入署子疲極枕枕夜偏下十刻矣後三日記成

盤甲戌正月望日

深淨軒記

使院來鶴樓之左有池規可廿弓相傳明萬歷間巡撫某公鑿池
上故有軒吳郡志稱鑿池栽竹極幽邃之勝是也軒之廢不知何
時池西老屋三楹廢為庖廚爨煙突煤楹剝剝刀俎腥穢之棄
以池為壑巨石頽斷或臥或踞草野之窪然者塗汚而已商邱
宋公來撫之二年政簡俗誠理甚無事暇日行池上延仁久之曰
是中佳如委之草莽何于是釀之而神灑出詩之而笑藥華已
乃徙甃遠庖因舊屋而新之以簣以堊以發闢東向而池緯以朱
檻波光日景晃漾動搖環池植竹幽蔭蔚蔚既成與賓從觴詠于
是凭檻四顧則芙蕖之媚靚翠篠之蔥蒨怪石之嶽峯與夫嘉花
叢卉疏梧高柳之掩映若前日未有是池而一旦開闢疏鑿而出
而萃勝于軒之中也公樂之名其軒曰深淨命長蘅為之記客曰
公之名軒蓋取少陵竹深荷淨句也予曰固然然可以觀政焉蓋
公言治道貴清淨曹參師之而齊國大治其入為漢相大指如奉

青門廣業卷五

主

教子蓋公者故其時歌之曰載其清淨民以靈壹深淨猶曰清淨
莊子曰息之深深息深則神清淵深則波清故深清皆從水理相
因也然則公之撫吳其即參之治齊乎後此繼公而來者凭茲軒
而思所以命名之意則吳民有厚幸焉記之作豈徒垂茲軒于有
永公曰予志也乃鐫石寘之壁康熙甲戌門五月九日

傳是樓記

大司寇徐公健菴先生名其藏書之樓曰傳是吳門汪鈍翁甫東
黃黎洲皆為之記鈍翁之言曰先生召諸于登樓而詔之曰吾先
世故清白起家吾無傲田宅園池臺榭金玉玩好之物以傳後所
傳者惟是耳矣遂名其樓曰傳是而黎洲則以謂世之藏書者未
必能讀讀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兼是三者而有之非近代藏書
家可及其說美已顧蘅竊疑先生名樓之意不在此常誦昌黎文
勢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乃喟然曰先生所

以名樓意在斯夫傳是者何傳道也蓋昌黎自言之矣斯道何道
吾所謂道也嘗試博觀天地古今之故微而性命道德仁義顯而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精則卦象圖書其迹則紀綱政事禮
樂大則皇帝王霸之所以相嬗細則鳥獸草木蠅蠹肖翹之所以
咸若皆是道也六經載是者也子史百家羽翼是者也善乎先儒
之言曰昔聖人之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
之積其子孫或至于遺忘散失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故六經者道之記籍也聖賢所以相傳傳是而已或曰茲樓
所貯不特六經子史已也凡山經野乘以至浮屠神僊醫藥卜筮
種種之書靡所不收合乎道者離乎道者甚而披猖滅裂顛倒夫
道者皆在焉循子之說如偏而不該何術則以為是未聞道者夫
道有相因而相為用者質文損益舟車裘葛之類是也有相反而
實相成者水火東西黑白之類是也不相因不見道之全不相反
不見道之大故曰稗稗瓦甓無乎不在且夫道術之裂久矣舉世

青門廣業卷五

四

賈買沒溺于訓詁辭章之學而莫知所求必當有鉅儒者出淪流
而清源上闢鄒魯下守洛閩息異同之喙而倡明一代之絕學如
姚桐許衡其人者乎是則先生傳是意也而顧謂塵塵以錦標牙
籤與藏書家相為勝豈知先生衡氣機者哉衡愚陋又有所大惑
者近來一二振奇之士厭常喜新于六經子史之書讀焉未必能
偏也而務按求斷編僻簡七略四庫所不列前賢所擯斥而不暇
以觀者偶得一二傳相鈔寫託為祕而智者不免今夫稻粱蔬肉
以為食縉絮布帛以為衣古今莫之易也亦有人焉曰吾食必能之
脂麟之脯吾衣必鮫人之杼火浣阿錫之布不則寧凍餓以死吾
惜其人自蹈于凍餓瀕死而不知悔也悲夫苟得先生之意而深
思之其亦可廢然返已夫

西陂魚夢圖記

商邱公命廣陵禹生圖小照科頭野服坐柳樹下面清溪溪荷如
錢岸麥新熟如黃雲釣艇魚蟹與夫瓜舍牛宮參差映帶題曰西

陂魚麥園屬長蘄爲記公之言曰吾邑西門爲古垵澤之門距城
關三里其地雖高十仞別立如卓錫志稱關伯墓云又西南行
十里右澤濱深而濶紆澤多菱茨蒲葦荷尤盛縣隄南湖淼
然勝觀予別業在焉先是其地史氏常居之名史家河子乃更名
之曰西陂以在邑西也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孔安國曰澤障
曰陂也予常欲移家而居焉此願懷之十年而宦遊南北卒未
遂乃僅託之圖畫形之篇什且累疊盈卷軸矣今又作是圖自惟
固陋遭逢 聖天子知遇之隆再擁節旄更巨鎮寵榮逾涯大懼
無以報稱臣子之誼豈敢言乞身然而故鄉之思無庸忘是圖
蓋取元次山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之句而名之可以見予之
倦倦于西陂也長蘄曰公不可以次山並次山刺道州遭亂時政
迫促不行其志退而思自放于江湖故其言如此公際盛世道能
獲于上澤能及于民中外想望將大用公固不當于次山並第所
爲守官靜以安人偶相似耳歐陽永叔續思頌詩序自言南都至

青門勝覽卷五

五

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七篇以爲
年益加老心亦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公儻類是乎然開按歐公年
譜皇祐二年畱守南都即思買田頌上其致政歸老在熙寧四年
中開相距廿有二年而歸頌之願始遂公素澹榮利嗜山水其難
進易退不殊歐公吾知公之引竿刺船于西陂固當有日而今非
其時也則聊以是圖寄臥遊焉可也商邱公姓宋氏

香草菴記

予友胡君以香草名菴惲正叔爲之圖顧赤方江翁瞻翼仲震賀
刻川爲之詩方樓閣爲之序諸君皆一時知名士樓閣序引王元
美所爲葉文莊菴竹堂記及梵書化城事蓋君之菴固無有也憶
戊辰春遇君闔閭揖而請予記予客遊忽忽八九年比詢君近狀
則菴仍無有也予笑曰君之菴虛也予請爲君實之君之名菴非
有取于屈原香草之思乎按離騷所引喻香草不一而足其首章
曰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爲佩離離也生于江曰江離一日卽

離離一曰楚謂之離晉謂之薺齊謂之薺也辟芷正生幽僻也離
闕也以闕不祥也傳曰德芬芳者薺蘭荀子曰蘭茝葉本漸于蜜
體一薺易之也連類而及者凡十有二曰薺薺也或謂之薺氣
薺則惠和也曰荃卽蓀也原借以喻君故曰荃不揆予之衷情也
留夷者留畦也揭車爾雅曰揭車芝與是也杜士蘭也杜蘅葉似
馬蹏俗呼馬蹏香也菊全爾雅爾雅曰菊今之秋華菊也或曰鞠
窮也草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薛山斯也薺薺綠木而生薺
易荔然也胡繩葉纒纒可繩也薺薺也荷葉薺亦名芙蓉也因草
而及木凡三曰木蘭曰椒曰桂惡草之類曰薺薺施曰茅曰蕭又
曰椒以喻佞嬖上官大夫靳尚子蘭鄭袖之徒也原意若曰謂幽
蘭不可穢謂申椒其不芳猶別之曰是椒也蘭也至于蘭芷變芳
至艾化茅則與之俱化矣蓋世之盛也君子道長小人樂爲君子
用或化而爲君子者有之洎君子道消則中材皆驅爲小人用甚
而君子而化爲小人者亦有之宋明黨禍之末流可觀已若乃獨

青門勝覽卷五

六

立而不懼瀕九死而不悔如原者何可及哉何可及哉太史公稱
之謂可與日月爭光信矣其曰志潔故稱物芳則香草之謂也夫
原之于香草特寓言耳君以名菴又寓原之所寓耳君試以予記
張之壁閑士友入君室誦予之記則江離蘭芷薺薺之屬若薺然
紛披于除薺然茁勃于几子榻也則君之菴竟可不作也君名某
號芋莊嗜書工詩喜與名人遊康熙丙子八月邵某記

客山園記

上虞治之東北三十里有山竦拔而挺峙巖如寶客者曰客山對
面有山類橫琴者曰琴山形類鳳者曰鳳皇山迤西一峰離立高
及客山半若偃而拱揖然曰主山羣山迴合隱然如環中有居人
數百家其里名五大夫鎮相傳昔雋嫗居此五子皆爲大夫因以
名而王梅溪會稽賦則又稱五松云地多水田平曠宜杭秫其東
有湖曰新湖淪漣十里漁莊蟹舍映帶如畫是姚虞之界矣予友
尹君迂夫居其地數爲予言之如此君又言曰客山距舍下僅百

武舍旁故有隙地一畝而贏中有池有梧柳子將盤池種荷環池
益植巨竹梅花叢桂之屬又將構屋五楹于池北中為天放軒虛
其左右以度書籍貯茶器酒具而榜其扉曰客山園子故倦遊將
歸老于是矣敢以記請子笑曰吾記易耳須子園成記之未晚也
尹君曰不然吾園既成則園娛心也吾園未成則心造園也久矣
夫吾心之有一客山園也而笑不可記且夫造物者有亡成毀之
數相循亡端遠而金谷平泉履道之勝亡論已近而李文叔洛陽
名園記周公謹吳興亭館記更近而遺老所親親記弁山紅豆諸
園其吞若吾園什伯而不蒂芥者何限而今有存者乎亡有也嘗
試曠覽古今當已毀之後視吾園未成之前孰有邪孰亡邪抑吾
園浸假自亡而之有浸假又自有而歸亡有果成邪亡果毀邪吾
不能知也夫既已銷沈刻滅矣而區區之名仍存天壤則豈非文
章之垂後者差能久與子喜其言類聞道者乃次第之作客山園
記君名鏐能詩工臨池亦素于酒迂夫其自號也

青門廣集卷五

靖江縣鶴祥菴記

靖之為邑四面環大江洲嶼萃縣孤山兀峙與海潮相迎距望之
洪波灝灝凝若海外巨嶠然而中具城郭闔閭墟落亦一奇也鶴
祥菴在邑之元山距郭十里而近菴之建蓋以劉處女云女故世
家子幼即蔬食有出世想稍長虔奉大士梵典不經指授皆能成
誦一夕夢神語曰汝算止十九齡亟祝髮女私念父母必不從乃
自製僧衣帽潛出投尼菴比曉其家人覺邀之歸而一二惡少年
驟有謠詠語父問誰讓女女曰吾世緣行盡吾親去來愴然耳笑
辨為後四日忽端坐自繫死之時風吼鬼嘯異聲殷空先是鄉
人見火毬二騰擲女所居樓脊上而家人婦夜聞僊樂自遠而近
者三及引柩有白鶴十二導至葬所盤旋空中久之見者駭歎其
父武南君思女不置為建丙舍三楹安木主而却翁里媼皆稱僊
姑往往有膜拜者君乃肖女像傍室而中楹供大士像令尼某者
偕其徒居之此鶴祥菴所以名也君來具道前事請予為之記予

嘗覽續傳女僊謝自然每云登玉霄峰即見滄海蓬萊亦應不
遠于是人海求師後竟得僊去而韓昌黎作謝自然詩則云繁華
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魘魅恍惚難具言又云如聆笙竽韻
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肅肅風景寒其詩指卒歸之于正而事
適有相類者顧未聞致白鶴之異如劉文也或曰鶴陽鳥而遊于
陰為僊人之騏驎劉女疑果以尸解得僊故有白鶴之異或曰鶴
靈禽皓潔不受汚女以死自明皦然不欺其志故鶴類之其來非
異也以表潔也邵子曰信夫鶴之來以表潔則謂之祥也固宜菴
成以康熙壬申某月為之記以已卯某月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毗陵郭東五里為漕運到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
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則茲水名溪固宜曰
港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至郡境人吳越界史稱隋場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

青門廣集卷五

菱溪草堂記

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子族子龍女居瀨漕渠門外邪
直菱溪塵十數武乃于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為讀書之
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
之壘石為峰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
木十餘株常欲請子記鑲石壁開未就也今年閏夏子舟行自吳
間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盡露氣晨流游鱗
百餘頭皆噉鳴水面如霞駁遠聞行舟欸乃聲與漁歌相和答
然移情者久之間攷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毗陵通守路德集
十郡兵數萬人于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倣
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
虛度其時聚斂之繁急督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
觀大概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莽為邱墟然則侈
汰者速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菱溪一勺隋至今且千一
百餘年而葦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名其堂試與子凭河遠眺

其所當新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
文恬淡不擾心俗務資親讀書之暇將課耕東皋以自娛亦時喜
從子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即其人可知康熙壬午
七月廿日青門長蘅記蓋堂成之歲也

研堂記

予嘗爲楊子序所爲研堂詩堂時無有也第以名其詩耳今年以
書來曰研堂成敢以記請且述所以名堂之意曰茲研先王父大
參公諸生時常瑤用之臨歿手授不肖某命以世守不敢喪也問
其堂之規制則曰屋三楹不陋不華虛其中貯書數千卷木榻棗
几取具堂後通舊齋稍位置卷石花木宅鼎彝書畫珍玩之供無
有也又曰研雖微先澤焉依在是繼之以文置義之以古錦而意
終未釋也乃謀作是堂以居之蓋規度三年而始成先儒有言凡
事不思于無成而常思于易壞某竊憚焉願乞記以垂永也予
乃喟然曰是孝子慈孫之用心也可以書矣予每行關閣間見吾

青門賡稟卷五

九

鄉世家巨室高閣相望開亦有不類者親存亡恙而肱篋摸金耗
其室中之厚藏坏土或未乾而平泉之石履道之宅條焉易主如
傳舍甚者出其先手評經史諸書朱墨猶殷一旦粥之驅僧早隸
之手前代之朝服賜貂改爲優伶登場之飾無所惜情就予所偶
觀記可慨有如是夫而何有于區區一研之微然則如楊子誠賢
矣哉爲之記抑可以風也

夢我禪寺新建大悲閣記

夢我禪寺舊名夢我菴相傳菴以晉孝子王哀得名訛也又傳菴
左荒塚爲王哀墓邇年或立碑其上尤誕妄按史哀字偉元祖修
父儀家世北海營陵人晉文王爲安東侯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
問近日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遂殺儀哀痛父非命
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一相常所
攀援涕泣所著色與凡樹異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三復流涕門人爲廢夢我菴又按王隱晉書王哀亦作哀當洛都傾

覆寇賊起哀宗親悉欲移江東哀戀墳墓不肯去賊害之哀事
見正史者如此夫哀以孝稱當其生存不官雖墳墓一宿于外遭
亂猶戀戀首邱寧以身殉哀既死安得踰淮涉江跋涉二千餘里
而營葬于此此理所必無者開覽武進邑志載新塘鄉有嶺曰
黃婆嶺俗亦呼王哀嶺蓋音近而訛云或者因嶺而及菴因菴而
及墓俗儒不說學往往傳會古蹟疑誤後人如此類者何可勝道
哉余又心疑夢我菴菴其來頗久明杭雙溪淮家半江珪皆有遊
宿夢我菴詩二公皆成弘間人有文名詩無一語及哀事今年八
月子簾與藤杖信宿山中徧詢耆老欲求成弘以前殘碑斷碣無
一存者乃慨然以謂古人之傳疑者事必考之史理必證諸經哀
墓既微史而訛矣夢我之詩則經也嘗誦詩序夢我刺幽王也民
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追而爲恨又深哀之一則曰哀哀父母再
則曰哀哀父母語極深痛校陟岵詩其感人尤切然則昔
人名菴之意蓋教孝也夫孝道至大通神明貴儒釋聖賢以此教

青門賡稟卷五

一

人慈氏亦以此度世後之遊是菴者願名而繹詩而惻然念願復
之深恩動街恤之隱痛則是菴之裨益于世道人心甚鉅而世俗
顧斷斷然欲率附以王哀廢詩事其說非也菴創建不詳所始其
廢而復興在國朝順治開山僧曰瑞雲自龍池來把菴蓋頭
斷石把土者幾三十年而後一繼之康熙己酉立石紀日月乃額
曰夢我禪寺近益構傑閣五楹供大悲觀世音像閣成而寺益勝
面湖環山凭閣而古桂虬松若益而蔥鬱會予至山中寺僧述其
師遺命請予記甚力既念寺距余家五十里而近事有當辨謬正
謬者亦吾輩責也乃不辭而記之閣鳩工以戊寅十一月訖工以
癸未三月必欲得予記者僧道林也出力以佐其成者某某得附
書

青門賡稟卷五

傳

房景存阮之錮合傳

房景存字和滿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開官房縣令阮之錮不詳其邑里以薦舉官穀城令與景春同時當是時流賊在郢襄間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為渠率獻忠尤桀黠怵于新敗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肯放兵謾言曰子我十萬人餉為三郡并圍三郡即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奇功遠信之疏為請銜給以六月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黃光隨問何口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賊于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叩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于射革順猗四股主勦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耶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春故

青門賸葉卷六

稍稍剪荆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先是獻忠部賊數擄掠之錮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既而掠愈甚之錮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穀城下有河當漢沔匪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權數十金軍上于草間得義勇營關防制府即以給之獻忠寢驕制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某得出入幕府諛獻忠于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錮屢開視禍福獻忠銜之錮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事及是遂毀城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之錮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印之錮搖手不與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為燼獻忠未反時之錮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縣呼其子鳴鶴往覘汝才為之備鳴鶴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亂初汝才之

乞降也景春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啞血盟故鳴鶴云然汝才唯唯鳴鶴見其目數瞋曰是賊巨測亟入城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陣景春遣開使縋城求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以寸跡蹶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眾四面環城攻之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亟以城讓我一曹保亡它景春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賊又持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鶴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鶴積薪焚鏹油下灌之又斬賊前鋒上天龍于城下已又擊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某故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不應賊先殺同縛者數人流血滿前景春不為動引頸受刃鳴鶴伏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朱邦問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錮死以五月六日景春後之錮二十五日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建祠鳴鶴與陳宜並得祠祀

青門賸葉卷六

總理熊某以受賊給大辱國綬騎逮至都論棄市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誤于楊鶴有耀州之撫再誤于陳奇瑜有車箱峽之撫三誤于熊某有穀房之撫而賊燄燎原明事卒不可為已善乎鄭撫戴東昇疏略曰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刃以耘一有勃稽奮挺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則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奔獸周陸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鄂鄂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威覆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綏寇紀略載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為郝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明少司馬葉公家傳

公諱廷桂字青來七世祖諱受自江西太和徙河南之商邱為商邱人考諱呈春以貢授訓導後贈如公官公少有文武大志喜論兵負膽略中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歷郎署四年大

善聲蹟出為陝西分巡道以內艱歸服除補陝西督糧道當此之時流寇起秦中延綏南北所在充斥渠魁則王左挂點燈子王嘉穎神一元又有不沾泥可天飛紅軍友李老柴上天猴獨行狼一條龍之徒蠶屯蛾聚大者二三萬小者數千人奔突飄忽郡縣不能制中外方亟邊才秦撫練公國事疏薦公有將略可倚一面調分巡關內道特敕監軍是歲崇禎四年二月也公首條議用兵十三事皆中機宜練公體之以公督諸將趙大胤張全昌艾穆等三月從擊賊于中部四月從擊賊于邵陽又從急擊賊于韓城于柳付于上峪口每戰公被甲先登鑿急叱咤大呼眾皆應聲騰赴因馳騎合擊賊輒大潰十五日捷凡斬級七百有奇南獲器甲輜畜無算點燈子跳而免乘夜渡河去公長軀偉要腹高七尺餘面方背垂耳戟髯警效如洪鍾臨陣儼若神人敵望之氣懾戰勝諸將上首功擢級滿前血淋漓積骸突兀如邱冢公踞上座引卮浮滿意氣慷慨諸將功多者自起酌卮酒酬之一日將士追賊暮歸營

青門廣集卷六

公已寢未及驗級相率挽結賊首髮實公牀下公胸震達曙晝夜起擗櫺櫺間有物纍纍然燭之則所割賊鼻耳也宿將悍卒皆咋舌竊語曰不意文官中有此人先是文臣為監軍者不親行陣從容坐莫府治文書而已遇賊嘗蹕諸將後問離賊遠近諸將亦以書生心輕之及見公所為乃大驚服故爭樂為之用七月賊李老柴等陷中部練公以公督諸將合總兵王承恩軍攻圍之城堅久不下公親率騎薄城流矢中胷飛礮及左股不為卻夜大雨賊突圍犯營軍中亂公手斬一校以徇又自斃礮擊殺數十人賊乃退明日攻益力榆林道張福臻總兵曹文詔亦提軍至軍聲大振百道並登克其城生得李老柴一條龍輜致之京師礮都市是役也攻圍逾三閱月公之功為最總督楊鶴方堅主撫議公爭之力且引段頗語以謂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不挾脅白刃加頸今日事勢正與相同不聽因與制府郅公退歎曰所謂治疾而必遺種者也後常思吾言矣既而受撫者多畔去

青門廣集卷六

上怒其誣飾楊逮訊論成練公亦戴罪益服公先識云靖遠盜劉痢子本衛弁倡亂外連狗囉詔書名捕數年不能得會公以副使移駐靖遠公曰吾未抵任盜不吾備可禽也密授計遣壯士縛以來狗囉氣敗五年二月卹州亂初楊鶴所撫賊上天猴其部下人散處鄉至是突發劫庫兵殺一監司總督洪公承疇念賊亂非公不可請于朝移分守河東道駐卹州始至居民裁三百家蒿萊滿城狼白晝行市上城半壁下臨流沙築輒坦公為文禱于神脫所苦緋衣履地承土築之城遂成已乃招流移設方略禽斬賊渠六十七人上天猴誅死卹延復平八月從督師追殺賊于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伏誅明年二月以晉寇故調山西河東道移鎮甫十日賊突犯垣曲絳夏間力戰卻之七月賊大至援軍亦集公晝夜竿芻粟飭樓櫓又厚養閒諜賊動靜悉知之出奇邀擊多斬獲賊遂巡道去公策曰賊雖卻窟穴如故難未艾也乃躬馬將士轅河津剋稷山擒標聞喜大樹其柯枿賊在公境者鞭門抵壁

青門廣集卷六

爬梳略盡會冬防河難民擁河干求渡者數萬公悉令結衣渡有司慮賊難其中力陳不可狀公笑曰吾在此脫有變吾自當之是歲河竟不冰父老詫以為異始至歲暮旱斗米直白金七錢公出步禱泣下雨亦下又多方振貸所稟活甚眾尋擢本省按察使大同巡撫缺廷議難其人部擬推公上命改推京堂召對平章部臣頓首言葉某智勇兼瞻五年監軍身踐戎馬廷臣無出其右者七年五月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為沿邊重鎮公至適有塞恩之警乃大閱諸軍汰罷伍完聚稽起亭障謹烽燧一鎮屹雄中外遂請開馬市歲獲馬十萬匹籍馬價之贏六萬金上于朝詔褒之自後以獲級功再賜銀幣又以敘捷功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又以入衛京師賜銀幣飛魚服而武陵相方枋中樞數齡庇公猶以其父鶴督秦時郅也公力乞休前後疏十三上得子告歸甫謝鎮營卒以缺餉夜半撞監司門將為亂公聞變遽躍履出遣一卒傳呼曰中丞來亂卒問公安在公命舉燭火大聲慰遣之

卒投戈伏地請死戮其首亂一人餘還伍公定變于臨去不動聲色山威信素著也歸一年召起戶部右侍郎督理邊餉改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軍務公生平耿介孤立不植黨不旁門戶故其再出也益齟齬屢有奏請輒不報以病再予告歸而中州陷賊公歸已無家矣嗚序思陵末年黨禍益烈其時非乏才也不入其門戶雖才不必用亦必不盡其才責之愈重則肘之也愈力使必無成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所爲太息也甲申三月公浮家江南時已病聞燕都之變慟哭數日幾不欲生自是公益病明年五月王師渡江破金陵公由杭入閩欲卜居東甌航海遇盜乃泊台州趨黃巖又從溫陵再航海久之還至衢州以順治三年十月日歿于逆旅年六十二是時本朝定鼎公固知天命有歸固越相繼建號者皆庸才必無濟蓋決之蚤矣自以道播老臣既不忍爲再醮之嫗髮又不欲向小朝廷苟延旦夕而乃踣蹶轉徙漂泊經年幾幸速死且以謂客死勝于家死嗚序夫獨非人情哉公固大不

青門賡義卷六

忍于此也蓋至易質逆旅公于是乎爲全人矣此論世者所以悲其志而惜其遭逢之不辰也歿且五十年公子金吾君元滋孫增英函公行狀及孝廉計東所爲誌銘走千餘里請爲之傳予故搜拾其大者傳之其它治行尚多略不書公在娠時母任淑人夢緋衣秉笏者曰我居汝家俄火光燭室驚寤而公生爲諸生受知郡守鄭公壬子榜發置騎馳賢書至鄭公曰姑勿言解元其葉生乎已而果然則大喜二事其鄉人至今驕稱之乃附著云論曰公生于明神宗之世海內晏安又起家儒生一旦當劇寇頓據慨自奮功名可謂奇士方官戶部郎奉命理御馬監三草場張奄者魏忠賢黨也乘間達忠賢指欲交公公峻拒一日餽以內庖公愕曰使者誤矣吾不識魏公烏餽我擇之去明日遂謝草場象嗚序其時義子乾兒蕭伏呼九千歲者接迹也彼其人堪辱公唾否耶嗚序豈易及哉參考事蹟件繫如左

一中部邵陽韓城諸捷在四年三月公初任監軍時殺寇紀略專繫之秦撫練公國事無公名當是練公以開府專征公以監軍親履行陣有功而紀略止據塘報功歸主將耳此處敘戰功例用以字從字似爲得之

一流寇名目如神一元點燈子類不下數十各自分股蹂躪一地授首亦非一時三月諸捷獨係點燈子一股行狀概稱前後殺賊某某等非今正

一中部攻圍三月餘決非公獨將行狀于諸將名一切抹殺紀略并不載公名均非信史今據行狀爲主參考當日情形似已得七八覽者庶不誠其互異也

一行狀公以四年八月陞副使移駐靖遠按中部陷賊在是七月攻圍凡三閱月城始下八月正在攻城時不知何以移鎮大盜劉瘤子又實有其人不敢刪姑略其年月係之鄭州以前未審是否

青門賡義卷六

本

一公以議撫不合與總督楊鶴忤楊卽武陵之父也後武陵枋中樞與公修郅尚以此此事最有關係自應大書不一書又行狀有願假精兵三千可承絕寇患語當時賊勢已成燎原談何容易公老成謀國必不輕作此語行實亦不載刪之又鐵角城訛鐵裏城可天飛獨行狼伏誅亦非四年事今正它無從考據者並依行實長蘅附識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南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開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患然無可如何詢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

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呌呌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善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與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其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募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屑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劔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子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象舉于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

青門賸棄卷六

七

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于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于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棄者一少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于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集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于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際帝死社稷禍間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擊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

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狹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所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囊口因實開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絮妻于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激涕泣不置淋瀝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采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間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于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午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稿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

青門賸棄卷六

八

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昇之至門禧絮被裝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于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絕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翔為太倉學官翔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于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翔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齟齬不肖少污其志賢已鳴序禧儻自謂與

楊隱君家傳

隱君諱湛露字燕侯世為宜興人學者稱西山先生子論次其事為之傳始稱楊隱君云子瞻有言凡人相與號呼者賢之則曰君

繫以隱從其志也父諱萬春以孝友載邑志生二子次即隱君幼
奇慧兒時嬉戲拾炭簞地作張桓侯像絕肖及長通五經旁及子
史釋老星歷陰陽卜筮之書靡所不究弱冠饒于席弟子自遠至
者凡數十百人年四十以次當貢京師會遭甲申之變棄諸生絕
意進取葛巾白布袍隱居教授從學者益眾忌者或為危語撼之
隱君慨然曰教我矣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危坐一室灑掃潔不
容唾每踞獨行荒野中遇意有感觸則慟哭返歲時拜先墓必
伏地長號失聲開亦蒔菊種花興至酌酒清吟以為樂康熙間中
丞趙公檄郡縣講學令欲得隱君主講席博士徒步造請至再隱
君仰天歎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遂無法
高卿邪言已涕泗交頤今知不可強乃已晚頗好導引五禽之術
亦喜堪輿言然家益貧或曰晏未炊子孫至井日而食處之怡然
會詔賜民年八十以上者米帛縣首及隱君隱君堅辭不受後
以壽終年九十嗚呼申酉之變予所聞吳中士大夫都魏科負海

青門廣集卷六

九

內重望學者仰之為文山墨山者當其時亦往往高肥遯之操勵
泉石之志未幾而中道回車不復吟老客婦諸矣而守死固窮至
五十年不悔者乃一諸生何與豈富貴重者名節輕莊子所謂金
注者乎與抑誠偽異歟先是明崇禎間宜興相再召勢微翁然公
卿爭奔走其門願獨重隱君名欲延致之遣所親道意隱君終不
一詣楊機部廷麟以盧司馬喪至宜興奇隱君文欲一見不可機
部死難隱君泣然曰士重知己吾極不忘耳為位哭之極哀邑人
李三綱以諸生赴義湖南歿于柳隱君撫其子如己子至成立其
立名節多類此休寧汪寶舉同邑史夏隆皆遺民與隱君相友善
年皆八十餘乞予傳者其從孫懷遠以能文名諸生間
論曰予聞隱君喜吟咏然不以示人橐亦隨散失故鮮傳者宋末
鄭所南舍名思肖故太學生宋亡遂隱不仕過歲時伏臘輒野哭
南向拜間時人語掩耳急走坐臥必南向所為詩有日不知今日
月但夢宋山川此世但知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咏菊曰寧

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朔風中彼其視甯夢炎趙孟頫諸人眇
然曾足當其涕唾哉嗚呼隱君似之矣

左副都御史徐公家傳

公諱元珙字輯五別字荆山徐之先出自伯翳為嬴姓其後分封
徐以國為氏徐後有偃王當周穆王時走死失國子孫散之徐揚
二州開故昌黎云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系遠而譜牒不明公
先世家江陰不知于徐何望也明景泰間有諱泰者南京兆解元
官荆門知州泰子元菽官鴻臚寺序班始徙武進占名籍為武進
人鴻臚君四傳至夔州別駕秉忠者公之祖邑諸生時者公考也
順治乙未成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福建建寧道
僉事移山西參議以內艱歸服除補口北道駐宣府康熙甲寅乙
卯間滇黔亂猝起閩粵東粵相繼煽動朝議大出兵四征不庭而
太僕見馬不足以給軍公首輸家財買馬資戰騎上嘉之詔從
優議敘徵入為光祿寺少卿歷太僕通政使太常寺卿凡四遷康

青門廣集卷六

十

熙廿五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為人質厚有識器當官不務
表曝聲迹填以安靜在建寧弭山藪窟穴之姦在口北撫防秋潰
卒具有方略及歷位九卿益飭督周密勤力于職非休沐不出有
所建白鑿鑿傳經義可見施行在太常以北郊配位未愜上封事
略曰本朝稽古典禮分祭南北郊園邱南鄉奉三聖並配甚
鉅典也獨于方澤配位臣不能無議者謹按昭穆之位分左右不
分東西園邱南鄉則東為左為昭西為右為穆地祇既北鄉則以
西為左為昭東為右為穆蓋東西有定方而左右無定位從正位
所鄉而分攷漢唐南北郊或分或合而地祇皆南鄉至宋政和四
年引北牖答陰之義始改地祇北鄉配位從之而改宋太祖位西
設東鄉其明證也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因未制地祇北鄉而配
位仍設于東不應古禮本朝因之未遑更定蓋嘉靖議禮諸臣
原知以左為尊而禮官誤執以東為左乃相沿至今耳然明配位
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無越次之嫌本朝三聖並配左右易

位因之昭穆失序況配位誤則從壇皆誤而陵山之從祀于岳
鎮者亦誤揆諸典禮實有未安是宜有待于聖明之釐正也疏
入上諭儒臣考論古禮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荻皆是有識者雖之
臣有持地道上有之說者議遂寢而公疏亦留中頃有識者雖之
為都御史有請正北海祀典疏略曰臣按歷代北海祀典唐望祭
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懷慶府明亦望祭于懷慶說
者謂懷屬之濟源潛通北海故就濟濱廟望祭焉本朝典禮東
海祀萊州南海祀廣州西海望祀蒲州要為允愜北海沿宋明之
舊仍祀懷慶臣愚以為岳鎮方位當以天子所都為準往南而祭
北海義竊未安謹按北鎮盤巫闕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為北鎮
川即可為北海請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鎮盤巫闕便若謂歷時已
久不可輒更臣又按北岳祀于恒山上曲陽歷二千餘年本朝
用科臣言改之渾源州矣岳祭可改何獨疑于祭海下其章令廷
臣集議皆以為宜詔報可公奏疏尚多退輒削其彙雖子弟不得

青門廣集卷六

七

間故傳于人者止此公念太公春秋高力請告歸歸而太公已前
卒公持喪甫月會孝昭文皇后崩旬旬三千里赴闕哭臨尋
遭疾卒于邸是歲康熙廿七年三月也年六十歲天子憫之詔
給置傳歸其喪祭葬恩禮有加蓋異數云公里居以孝友聞遇人
嘔啉謙謹親故雖疏賤必鈞禮教子姓有家法威獲數百指皆有
執業儉約素積微太公之訓也然好行其德里閭稱之其尤厚
者為座主陳公事陳名彩字美公廣東順德人官翰林外遷常鎮
道康熙元年嘗輕刑全活逮杖諸生千餘人諸生德之以裁缺歸
嶺南遠卒而家屬寓維揚妻妾相繼病歿僕散去有一子二女
子甫一歲公攜以歸撫其一子一女為營皆嫁成立當析櫓險產
悉與已子均同年生某撫其一女公即聘為子婦烏序足風末俗
矣子承寧舉人官大理評事承宜貢生候補中書力學攻詩文與
子厚婦陳女者承寧也
論曰東漢尚氣節故最重師門之誼桓榮為朱普奔喪九江李膺

為荀淑自表師喪蓋比比而有桂陽胡騰少師事實武被禍獨
殞斂行喪孤孫輔年二歲騰以為己子使聘娶焉輔既長還賈姓
以事列上事與此相類世往往言今人不如古者妄耳如公行義
豈讓騰哉兩疏聖聖幾釐祀典或從或不予采其文辭略著于篇
今後世議禮者有考云

湖廣提學道僉事邵公家傳

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傑互熾浸淫五六十年國初猶沿
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寢昌長垣邵公其一人也公既以聲
詩鳴河朔開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邵公今詩伯也迹公生平弱冠
通籍逾壯縣車家食垂四十年士論之重公者謂公澹榮利難進
易退高于世所稱名士一等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塵一
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遊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
而不能不為當代用人者惜也公歿之明年公子驥遷走使二千
里來請子為之傳公諱煥元字凌玉學者稱雪嵐先生先世自山

青門廣集卷六

七

西長治縣徙大名府之長垣遂占籍焉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
壬戌進士累官按察使祖和鳳蚤幼父獻珂崇禎庚辰進士官吏
部主事子告不仕晚號潛菴公幼穎敏崇禎己卯登賢書年甫
十七為寶林劉公所拔劉公才士每語人曰吾得一小門生幾方
履爵蓋自謂得人也由是小門生之號籍籍京師入本朝丁亥
成進士謁選得山西太原令太原故土城庫不及尋而地當汾路
衝公至議增築雉以輒石眾迂之公不為阻未幾有姜襄之亂城
西南隅未完者尚三百丈時值嚴冬公捐俸三百金命熾火焚炭
于陣間烘氈炬灰由凍堅以沸湯沃之晝夜趣工三日而城成當
是時大同告變武應朔相繼陷遠近震驚公嚴飭守禦申條約
練丁壯三百人可以戰烏銃三百杆可以擊俄有傳偽檄至縣揚
言招安公大怒立命索賊斬以徇賊逸去乃手碎其檄焚之詰朝
集眾關壯繆祠下剖羊啣血自誓與城俱存亡詞氣激昂吏民感
奮公乃奏記撫軍曰職按今日賊勢以西山為盤踞之窟開邑諸

口爲出掠之門萬山崎嶇紆迴五七百里官兵進剿實難爲今日計惟于開色諸口屯勁卒數千建大將旗鼓聲足以奪其魄實足以扼其衝原太汾潞俱可恃以無恐若如今日倏去倏來兵疲于調發民受其騷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明年正月忻州定襄陷巡道王公死之未幾交城陷未幾清源又陷徐溝祈縣太谷相繼陷原益孤立公再奏記撫軍請援兵略曰原距省四十里爲省會門戶無原是不省會也今清徐祈太盡爲賊有孤城危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職輒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兵援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不則職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見事亟先遣三百騎馳至將軍羅某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于花答村互有殺傷大軍入城賊亦偪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礮矢如雨賊不得登五鼓復焚南門門燬堞亦圯公急調西門精騎五百引滿外向張兩翼待之賊遠巡不敢入又身率烏銃手從城隙擊斃數賊賊稍卻乃運木石撤門扉塞隙誓死守諸將

晉書

卷六

見賊勢張甚議棄城走公爭之力又以乏芻辭公曰城外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于臺以貲麥易之諸將諾塞會端重王統兵至忻口公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里賊嚴陳以待王踰馬廐兵從山巔馳下大呼陷陳賊披靡刈其眾數萬遂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豎柵環賊壘列營困之公募黨民數百穴其壘傳以火藥震迅如疾雷從地中發當者糜碎血攻三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爲之不流王師尋下清源交城汶水諸郡縣漸次告復自去冬至是年五月公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併日而食者動累旬日是役也微公捍孤城以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勞曰封疆危而復安紓天子西顧憂實公功爲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會新罷巡方改補刑部貴州司主事久之以考選出視學湖廣公至則釐正文體蒐拔寒畯絕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前後成進士爲名臣不可枚數今大家率熊公賜履宮贊眼君希良其著也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公公拒不應曰以朝廷

名器婚當道吾義不敢撫軍銜之造蜚語中公罪且不測靈諫交章訟公冤上收廷臣會勘事得白撫軍以言事不實錫九級謫外而公亦竟投劾歸矣今上初道錄晉中城守功樞部以公名上公歎曰二人春秋高吾奈何以三公易一日邪堅辭不起家居以著述自娛閒出遊訪名山水泰晉齊魯以及大梁吳越閒足迹幾徧後若干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嗚呼使公得竟其用其功名豈僅著一邑與世言文士虛聲鮮實濟如公者豈塵塵文士乎哉初與公並稱七子者多一時偉人尤著者彭禹峯而述中州人宋荔裳宛山左人申臬盟誦光與公同畿輔人皆崛起大江以北故稱江北七子云

晉書

卷六

論曰憶庚申予客青社與公邂逅逆旅論詩投契辱與公爲忘年交常並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醴賦詩甚樂也屈指十六七年予幸後死乃爲公作傳可感也夫公事吏部公篤孝追老孺慕不衰吏部公捐館公年六十六矣躡踊哭泣木槨不入口或援家禮六十酒食如常以勸公涕泣不應嗚呼非純孝能乎哉狀又稱公令太原時親王嘉公功賜以一女子趙氏公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是亦足傳者

黃烈婦傳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曉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曉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痛哭擗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曉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曉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曉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餽粥縫浣匪妻孰職乃

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餓獄食必謹
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室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
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時再就遠烈婦撫膺歎
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
比覺之蹤迹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
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
喜甚曰何不昨語我西來時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銀俱質錢亟
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開如刺刀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
人舟抵郡時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亦不能殺人友疾趨
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
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擅
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
刃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什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
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

青門賸稿卷六

主

府前人噴噴傳說一時好事者遽購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
喉間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直天變見輿情滔沸暫
釋歸而上其狀于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師姊也
爲言鴨血解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
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于毓祺
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請免逮者則大怒
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何何烈婦故徐行
出應曰我在也笑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
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
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
室闔戶自經死烏庫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
于毒不得死于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烏庫烈已頃之卒閉戶入
見烈婦帶纒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
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時尚領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

陵具說前事時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時乃就
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于其來曰烏庫
伯夷餓死屈原沈淵王蠋雖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
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子烈婦獨使多途徧
歷磨苦不啻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
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予
偷生卒于塗而亡它志節不堅而力怯于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
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
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城卒死
于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子烈
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時之持論云爾時竟生沒入輪旗下爲
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時子
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時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
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亶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時字仔薪

青門賸稿卷六

末

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時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時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常不哀其
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
者悲夫子傳黃烈婦乃率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時名韓退
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子文遂足傳毓祺時父子不
耶

閩典史傳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
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據史官京倉大使崇禎
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帆乘潮闖入內地將
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懷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健
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
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
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殲一賊

賊連斃者三氣燭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微巡縣尉得
張黃蓋擁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
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
變孥家倚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 木朝定鼎
改元二年矣豫王太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分
遣其勒及它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距攻
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
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
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
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率新尉陳明選主
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閩君此大事須問君來乃夜馳騎往迎
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
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
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

青門廣集卷六

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它物者聽國子
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彙集于是圍城中火藥三百器
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它酒醋
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
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徵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
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
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
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上障
隙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于城內更築堅壘一
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竿一燈立陣院間市
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總城所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
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
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
與閩君雅故爲我語閩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

青門廣集卷六

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
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
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
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慙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
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
裹創死者厚棺斂醢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
明選寬厚嘯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
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
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
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
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
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
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知城中無
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鎖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
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
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
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礮霧雨中蟻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
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敗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
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
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
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
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連斫我不絕口俄而寂
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
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
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
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仆或曰閩
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于周則頑民

殷則義士夫跼犬吠堯鄰女晉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
嘖嘖談閭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
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徵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
樹立乃卓卓如是烏序可感也哉

碑

宋氏先賢祠碑

商邱宋氏有賢而克大其世者三人其一為莊敏公公諱縯明嘉靖間成進士歷官大冢宰逮事穆宗神宗方正嚴毅以天下風俗為己任與海忠介瑞陸莊簡光祖耿恭簡定向趙忠毅南星鄒忠介元標相善數公皆一代名臣江陵枋國時公不肖俯仰請告歸時為之語曰南出海瑞北出宋縯其見重如此起撫保定歷戶部尚書改吏部萬歷十九年薨于邸賜諡莊敏其功名具載國史公從子諱沾萬歷間以孝廉令福山故稱福山公令三年卒官貧不能殮福民斂錢為治棺喪歸男女負香幣晝夜哭送者數千人給事孫善伯作壇淚碑記其事後三十年其追贈制書有曰循吏之德更十世不忘又曰汝陰神父和靈慈君方斯茂出即其人可知公位止邑今年未躋下壽宜遠而遷乃大昌于厥子曰文康公公

青門賸業卷七

諱權八歲而孤二十八成進士崇禎初歷吏兵工給事中抗直敢言事忤柄臣意出為山西副使乞終養歸久之起三遷至順天巡撫受命甫三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賊將略地至遵化公倉卒走白羊峪與故總兵唐鍾夜勒兵還襲斬其將黃錠盡復太平喜峰松棚三屯諸險攻入遵化誅偽官十餘人會王師入關賊遁公竊所部來歸詔巡撫如故公曰國讐復存願畢矣力請解官不許乃抗疏陳三事其一首請議崇禎廟號疏入得報可上諭題之是歲順治元年也後二年人為大學士贊密勿時國家草創公處滿漢間一切持大體用清淨和平調劑內外海內馴致又安公有力焉相六年致政歸年餘覽賜諡文康公事行官閣已上狀史館太常及詳碑誌中故不具列其槩宋子姓後以國氏歷漢唐宋以來名公鉅卿相望史書而商邱故關伯之墟得姓之宗碩大且廣實逾他望而推宋氏之賢者必稱三公故其尸祝在畏嶺俎豆在鄉校其家宜有特祠願闕焉者四十年于茲今中丞公慈然曰

是惟子疾乃倡其弟之子起舉其捐宅一區直可千餘金散朽易新斥其前為門為廡工費視直而減其半則中丞公獨肩之傲古同堂異室之制中祀莊敏公左福山公右文康公遺次君至過歸董其役已乃進門下士邵長蘅命文其牲石衡按古禮諸侯始封與始為大夫者得為太祖廟皆百世不遷鄭氏註曰雖非別子始爵者亦是宗法所由立也後世宗法雖廢唐宋大臣三品以上皆得立家廟視官之崇庫而差次其廟數宋司馬溫公為文潞公作先廟碑記規制具可考又仁宗時因宰臣宋庠言下兩制集議凡始得立廟者不祧比始封其子歿別祭于寢惟身當立廟者乃祔其主議最宜于今亦不悖古明太祖于品官廟制未遑釐定弘治末修明會典僅撫朱子祠堂誌當之闕略甚矣故終明之世大臣鮮有家廟而望實崇隆者子孫往往即其家立祠蓋今之特祠即古家廟也中丞公是舉可謂合禮庸宰相袁滋既立廟京師元和間以荆南節度使入朝將作廟碑曰必屬篤古而達于詞者乃

青門賸業卷七

以屬昌黎韓愈今宋氏家世振于袁而衡文不逮昌黎遠甚何敢辱中丞公諉還辟辭讓者再中丞公顧執謙循禮益堅若忘衡之為一介者乃拜手而係以詩中丞公名榮于莊敏公為族會孫于福山公為家孫于文康公為宗子今方撫吾吳卓然為時名臣祠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其詩曰微子之裔宅是邑商始晦不顯三世乃昌暨暨莊敏晉斧畿袞迨持八枋黜陟維允福山旅喪孤嫠有愴叶歷屯而亭發祥文康文康祗祗濟險出否楚材晉用鈞衡是倚懿哉三賢遺庶委祉集于中丞以續以似閔伯之墟垣澤之陂稽古廟制迴作新祠庭楹閣闢斯之聘之黜望有耀唐陳砥而祠成肆祀敢薦嘉籩孝孫之來孝孫之濟濟濟惻惻拜歷以時掄膺實鼎飽饒饒羞豆魚膳羊腍鉗姐則有尊疊勺鼎益齊玄酒惟是新祠中丞所考叶藉承庶嘉大肅厥後垣澤之陂闕伯之墟有碑業業奠于龜趺千百其世勿泐勿渝奉政大夫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墓碑

故卒政大夫提學江西按察司僉事邵公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宋大儒康節先生後也世籍姚江六世祖某自姚江徙平湖故公爲平湖人曾祖某祖某考贈奉政大夫某世有隱德皆不仕公以順治庚子舉于鄉辛丑成進士久之除內閣中書舍人康熙甲寅吳逆反滇黔亂蜀駱朝議遣安西將軍統大軍入蜀董格具子繼之公以中書自請從征歷蠶叢鳥道戈頭矢簇間瀕死者屢矣屬有天幸得不死董格具子聞公知兵請參其軍事公縣決勝負往往奇中偶一不用公策軍困于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公意氣自如采野蒿以食苦不得鹽作齋蔬詩紀其事有餉羊肉者笑曰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噉此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填犂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略公左手引厄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水陸險要扼塞如指掌侯詫曰經生中有此真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或尼之不果公仇爽直中無崖漁而外近于懸視朋友有急傾身赴之不擇利害爲趨避與人語衝臆而吐然

青門賸錄卷七

王

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或雜以諛調俳諧爲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公然亦以此嫉公從軍三年還仍故官稍遷戶部山東司主事監寶泉局以外艱歸服除補戶部雲南司主事遷河南司員外郎又遷刑部福建司郎中諫請多所平反與司寇爭獄事至項頗發赤不爲詘榜其署曰常思于定國門何以高當知張釋之法如是足蔚州魏公象樞爲司寇最器重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按部所至有公明聲吉頓俗以佃爲僕子孫無得與童子試公爲按版籍勒石永禁破數百年陋俗比自拔出就試者眾諸生爭尸祝之滿三載最當詣闕道浙江過家省墳墓未幾遽疾卒于里第康熙辛未閏七月某日也距其生明崇禎乙亥年五十七先是公以中書從征也同官錢芳標當行已衛命矣而錢有老母在京邸不忍旦夕離又孺不任騎日夜憂恐不知所爲公遇之朝門語及流涕公曰吾代君行可乎錢遽下拜謝明日遂言于朝毅然請行吳越官京師者高其義釀金爲贖錢亦贖公直可

數百金公笑曰王事也奚以贖爲力卻之絲毫無所受嗟乎今士大夫號砥行立名節者視其跬步閒遇小利則疾趨小害則卻足甚者擠人于危以自安者比比也視公行事可易能乎哉公是舉較柳子厚以易播殆爲過之使昌黎握管予不知其意歟感慨于斯人者又當何如惜予文不逮昌黎也茲事行狀不載予聞之朱檢討彝尊云錢亦知名士華亭人字葆汾與檢討雅故故檢討之言信公讀書喜博涉強記凡星緯方輿兵法樂律句股切韻諸書皆手纂鈔盈巾笥詩文不名專家與至揮灑千百言立就藁亦隨手散去或爲之惜曰吾詎以此爭文士名邪僅存詩三卷文二卷今鏤版以傳配王氏封宜人子男三濂太學生嵩賈生候補教職翼太學生有雋才後公兩月死女一適孝廉陸煥元孫男四某年月日濂公葬于吳縣華山之祖塋既窆來請文其墓道之碑往予與公同宦江右稱知公乃撥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世患偏仄相刃相靡投隙抵隙公剝崖谷而以天遊忘其枯機世

青門賸錄卷七

四

尚委蛇脫顏面色側肩語耳公獨任臆諛調噓諸不擇怒喜利則赴之害則避之世乃謂點公坦而趨劒闕砥如孰云坎比位不竟用壽不配德乃止于斯茂苑之西華山之麓有豐者碑以詔來世以永厥慶視茲刻辭

福山縣重建宋公祠碑代

福山古黃腫地自金源真縣更今名距今垂六百年邑令祀名宦者僅三人其一則商邱宋公也公令福山在明萬厯間有惠政居三年以疾卒官遺孤甫八歲扶匭歸邑人相率持香幣走送男婦耄倪奔走相屬中道號哭聲消涕至數百里不忍去東萊孫給事善吉爲作墜淚碑紀其事邑人相率聚哭碑下久之相與謀曰是未足報公也則相率詣縣請祠公名宦扶服蛾伏者將千人縣爲上之于府于督學道核實祀公如著令已又相與謀曰是猶未足報公也則又相率詣縣言願陳私錢建專祠祀公既得請建祠東關外嶽廟之右昇給事所議碑植之南榮歲時朔望邑人則相率

持香幣扶節曳屣奔走伏謁祠下如初益虔于是屈指公之歿蓋九十餘年矣歲久祠漸圯丹堊漫漶壘垣墉父老皆以爲歉先是祠在獄廟垣外墻地主守無人風雨不戒乃謀改卜今址直廟垣內稍東得隙地廣袤若干丈尺爲堂爲門爲廡易故而新翼翼枚枚既訖功廟之黃冠某守之爲之司鑰其共灑掃父老謀鑲石紀重建月日則以屬子子嘗讀漢史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民果其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祀祭不絕由公挈之可謂一轍顧邑之後未聞有顯者漢宣詔賜邑子黃金百斤而史不著其名又邑之言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竊疑邑之子孫或未必賢公子文康公起家進士國初爲名宰相即龔八歲孤也家孫中丞公榮以任子歷官今開府江南清節重朝野孫曾數十人家門鼎盛蓋賢于邑多矣嗚呼方公之以喪歸也一孤童侍孀孀兩麓上奉白首之王父蹣跚二千餘里路人賈涕幾疑天道無知豈意其後日乃至是哉然則天之報

青門賸集卷七

五

施廉吏順不厚與而天下後世之爲吏而廉者不益有勸與于是作迎享送神辭三章刻之石俾歌以祀焉公諱沾號復宇世爲河南之商邱人萬歷辛卯舉人其德政惠愛孫給事碑著之詳已故不具論云祠成之歲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也其辭曰

之采青兮庭展祠宇屹兮鬼曠公神來遊兮晏娛靈風颯兮翻兩旗願弭節兮徘徊華堂孔安兮歆享祀以鏗華鯨兮鼉鼓竿瑟繁會兮芭蕉酌引觴兮酌齊羅蠅蠅兮獎鯢魚兮公顧予兮色笑前召父兮後杜母兮同風激兮滄海波雲冥兮日又斜公不久留兮奈何痛我老母兮婆娑梳篦稊稷黍兮滿篝車我子兮我孫永俎豆兮無佗

誌銘

太學生宋君墓誌銘

宋有孝子曰宋君廣生歿以康熙庚戌距今二十八年矣其族黨猶能言之當君之葬也子之壘狀君而不乞銘曰吾謀不朽吾父

者將必求世之立言者而託焉寧慎之母遽後二十二年之塾繼歿其明年君配劉孺人亦歿又五年爲康熙丁丑諸子之爵等將以是年某月日啟君窆奉孺人圓合乃介子友微峰持之壘墓所爲狀來請銘子受狀讀而歎曰微獨君孝子應銘法其子亦孝子也知求文章以不朽其親而志迄未遂可哀也已蓋遲之廿有八年而乃屬子銘予其敢辭按狀君諱廣生其字宋之商邱人曾祖諱繻明神宗朝歷官吏部尚書諡莊敏宋故有三報祠祀包孝祖海忠介與莊敏而三云莊敏公生治廕生官刑部郎治生柯太學生柯四子君其仲也君幼有犖性年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事母武太君步不忍離奉甘膳必腆既娶生子矣猶依依如孺子然明崇禎十五年流賊再圍汴決河灌城賊兵搜牢四出宋城亦陷君幽入賊營與母相失晝夜號哭不食賊厭且怒脅以刃君泣陳幼孤奉母狀曰母死生不可知願一見母死不憾賊惻然曰孝子也哉孝子不義釋之遣導之城中尋訪兩晝夜與母遇長跪相抱

青門賸集卷七

本

持大慟賊騎縱橫馳過者皆環駐歎息君扶母匿尼菴後數日賊去竟闔門無恙尋草寇起宋不可居將避地河北念母春秋高欲自負母度氣力不勝涕泣語其僕曰患難見人心吾母即若母也僕泣應曰惟命乃縛木爲兜子與僕同昇母行日百里足爲之繭君體故豐疲極喘汗被踵欣然也亂後奉母歸故居後十餘年以壽終子讀唐史孝童楊牟父遇軍亂被害走二千里往求父尸號伏賊壘委髮羸骸爲可憐狀賊意感憫以屍還之烏摩牟求父于死而君求母于生匍匐呼號身試豺虎之吻而至誠所動事適相類而世往往謂古今人不相及何歟豈非持論者薄歟君讀書通大義年十八補邑諸生後以例入太學性剛直遇所不可輒憤發面斥人已則憚然待諸子如嚴師稍失意則庭立譙讓久之乃已治家精心計課僮奴耕耨拓產至三百頃遂以貴豪然慷慨樂施與能振人之急人亦以此多之生于明萬曆乙巳距其卒年六十六劉孺人明舉人金鄉縣知縣諱廣譽女淑慈識大體能佐君

孝事其姑家居不御執綈操作勤勞及耄猶筋力不衰後君廿三年卒年八十有七子男五長即之塾前卒次之塾與塾俱貢生侯選州同知次之坎之型之堡俱太學生之堡亦前卒女三諸生宋璣周士璧常世煜其婿也孫男十四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墓在三陵臺西南距莊敏賜塋百餘步微峰名器君之從子讀書質厚人也徵其言信銘曰

宛卅年銘石歟今得之綱以鐵孝子有後徵茲碣

請授奉直大夫保定府同知宋君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基字維德別號似齋世為商邱人諸生貢入太學以候補中書外遷保定府同知尋攝南宮博野二令攝博野再閱月以疾卒官年四十有五君精練敏于吏事保定當三輔緊望號難治君至甫數月名實燦爛自天子大臣皆許以國器上官知其能檄赴密雲督建版倉數百楹料木石估工直纖鉅悉當不市月而工竣其攝南宮也披茲發伏吏民驚以為神邑故有亢費千金

青門廣業卷七

七

令籍入私橐踵以為常君至盡革除之吏以例告曰吾知洗手奉法耳邑西八村罹水災君躬自檢勘計畝代償通賦民賴不困有某甲牒訟乙于官其理直及庭鞠竟其辭適呼詰曰汝得乙六貫錢欲為脫罪耶甲叩頭服因答而遣之是日邑御史鄭公延君飲笑謂君曰乙懼罪賄賂甲錢四貫耳明府有神君稱乃誤斷兩貫其善適發多此類博野閩令臺復檄君往以疾辭不許至博野治聲如南宮疾寢劇遂歿老幼相扶攜哭縣門者日千人而南宮人奔君喪輿亦以下計既而兩邑並請祀君名宦蓋君之試于事者小而惠利之及人亦近故事迹可紀者止此宋氏得姓久遠于商邱為巨岡君以明福山令諱沾為曾王父以大學士文康公諱權為王父而今大中丞開府江南名某之冢子也君既家世貴顯願能自刻苦居官補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妻子不令至官舍男如金往省君怒罵曰汝來何為汝視吾牀第間有尺縑半縑長物為汝曹計耶建遣之歸故其歿也肱篋不贏十金童僕一二輩

視舍殮嗚呼可悲也生以順治辛卯五月卒以康熙乙亥八月元配狄氏封宜人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諱某女與君同年生以哭君致羸疾後一年卒于男子二長即如金次岐金俱庠生岐金連遭兩喪哀悼過毀一慟輒啜血數升未幾亦卒人或謂死孝云卒時年二十未娶君仲弟至奉中丞公命撰次君行述使來告客期日康熙丁丑十月某日告客所曰文康公賜塋東南隅將以宜人附請銘曰子為我銘予聞宋氏之先有莊敏公諱縯者于君為族高祖祖父明嘉隆間名臣時為之語曰南有海瑞北有宋縯縯稱其廉介云嗚呼儼假君以年其樹立鹽渠出莊敏下哉而川未竟才中道摧折果命制之耶子見世之聞其尊顯且壽考者比比也所謂命果孰軒輊之邪然而生有榮名歿而祖豆視世之尊顯且壽考者所得孰多邪亦可為賢者慰矣銘曰

文學宋君墓誌銘

青門廣業卷七

八

君諱陸字海叔一字鴻儀世為商邱人姓宋氏今大中丞某第三子十五歲舉子十六補邑諸生有聲年二十一而卒娶夏邑崔氏生子男一曰吉金女一許字劉孫男曰齊萬幼君卒以康熙戊午二月某日即以是年某月日附葬文康公賜塋之西南葬後十七年吉金奉中丞公命徵銘于毗陵邵長衡且以中丞公所書行略來涕泣再拜固請長衡再拜受而讀之曰陸性孝謹數歲母葉叔人病晝夜省視如成人每進藥與兄弟爭背母假寐則時時穴窗紙含淚閱之家人為之感動常遣弟鄰邑會深秋風雨寒甚予解裘衣之期以三日返次日遽歸問之對曰恐大人需裘耳方就傅時予宦遊未常親督課顧所為制義輒能工陳太史介眉見之大激賞有清疏蒼莽之目子驚喜始知其脫文里人徐孝廉恭士以詩名亦善書其題東園詩有乾葉閣中落虛堂冷色侵之句兒輩相傳誦以熟一日竊書二語于壁不署名頗疑恭士筆既詢知之益驚喜子又謂其能書方期以大成而遽得瘵疾以死悲夫予所

爲閱十七年而痛割如新不自知老淚之泫淫也蓋中丞公之言如是予忍不銘銘曰

木生而材則槎則判則霜雪而摧則斤斧而踣而百圍十仞而不中道夭者乃在液楠軸解之散木噫噫乎宋君謂君不宜然而胡以然或曰非人也其惟天吾烏知夫所謂天者果好惡與人相反抑自死自生自壽自夭亦芸芸而聽其適然而漆園氏則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噫噫乎宋君齋厥躬厥厥後昆以詔來世

葉淑人墓誌銘

嘗誦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詩疏謂在位之卿大夫居身節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然而顯推原于鵲巢之功所致心竊疑其迂顧三代以後士往往以家自累貪冒苟得或外藩飾取名譽而內牽帷牆之私而不能自克蓋非必中材以下而後然然後歎風人之旨深矣而後之論世者亦以謂惟周士大夫

青門廢棄卷七

九

侯公之妃修身飭行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有以也夫子誌葉淑人墓徵其說益信葉氏于商邱爲望族淑人者明兵部左侍郎諱廷桂之子貢士官訓導諱呈春之孫年十歸同邑宋氏本朝相國文康公諱某之冢婦今大中丞公某夫人也中丞公嶽嶽峙名節以廉介聞今上稱之有宋學不要錢語公歷官四十餘年不孰何家事迨官即署即不以家隨家事一以任淑人淑人性儉覈能勞勸兒鍼紉澣濯酒醢饌饗祭之事未嘗不親執每歲山租所入菽粟稷黍穀糲薪薪細至雞豚米鹽凌雜具百簞籍握算鉤校纖悉雖黠奴不能銖黍欺射自節而用其贏餘益市田宅持筭籌者二十年視中丞公家居時拓產以倍然識大體歲時中外姻黨餽遺必腆其尤難及者每家郵達中丞公數以廉謹相助曰我輩勉耕紆足爲兒孫計不願公寄一錢歸也故中丞公二十年亦無一衣一簪貽淑人烏嚀中丞公之爲廉吏爲名公卿固不待夾輔而成而或國事俾予外推謫交于內雖在

賢者不能無幾微芥芥欲確然行其意難宜中丞公之自言也曰室人交謫自古已然余何幸得此子淑人哉烏嚀可哀也已抑可傳也已公所謫行述又稱淑人事尊章以孝接先後以和教子女慈而嚴子曰婦德固然然士庶家之淑嫗者或能之故略弗論初封安人再封恭人三封至淑人而所爲翟冠翠翹揚帔曳帶之飾未嘗被體歿之前二歲來吳門官舍始一服卽什襲藏之曰是天子所以寵榮大臣而逮其家者何敢褻嫁時故有金臂鐙已失其一攜至吳欲令工更造猶與久之曰無乃累官聲不竟不果二事中丞公云然淑人生明崇禎乙亥四月十二日以康熙丁丑四月二日終于中丞公使院之寢年六十有三子男子六人長基保定府同知先卒子官次至副榜貢生好古以詩文名次陸次著皆庠生先卒次致貢生並淑人出次筠庠生副室薛出生七日喪母淑人撫愛之過所生云云六人皆適望族孫男六人如金侯選中書吉金臨穎教諭岐金庠生前卒金庠生畢金禹金幼孫女二

青門廢棄卷七

十

曾孫男一人齊萬幼也其婚嫁姻戚具詳行述中至等卽以是月某日奉淑人歸歸商邱將營兆于邑某鄉某原以某月日窆而奉中丞公命先期來請銘先是保定君基之喪予爲之銘又嘗追銘文學君陸故知公家世宜詳不敢以賤辭方治淑人喪也四方士大夫郡縣吏賻送帑數千金中丞公峻卻之曰吾不忍負我淑人銘曰

岱岳出雲厥妃維瀆矯矯中丞素絲純緘淑人贊之敕身省稿一衣十年孤裘懷德維儉成廉氓受恩福有歸者封有幽者安後其克綿疑疑釋釋勿泐勿磷視茲城功

宋室劉儒人墓誌銘

予友商邱宋君梓佳來吳閩省其家大人中丞公與子相見于幕府居數日嗚咽而語予曰吾妻亡矣吾妻年十六歸吾家歸四年而天得年僅十九歲嗚呼已矣死者不復生而吾之哀有時而旣而惟託子文辭者爲無窮敢以坎石屬吾子矣則又抱其子再拜

嗚咽而言曰吾妻柔淑無它才能可稱顧三四年來不見其疾言
忤色家大人故宦遊未及事而事吾母孝吾母奇愛之曰吾新婦
賢吾叔母愛之如吾母曰吾新婦賢吾諸嫂愛而敬之曰吾新婦
于其病而歿也吾母撫之哭極哀吾叔母吾嫂哭之則又哀下至
賊獲童婢家之老稚哭之無不哀觀于生者如是則死者可知方
疾革前一日吾母來視疾猶蹙然起坐曰新婦體中幸小愈毋芥
老人懷臨歿神氣如平時執吾手曰妾死矣有兒猶之不死也君
慎毋念妾蓋其能自力于死之際者如此邵長衡曰子聞太上
忘情下者不及情故晉人之論以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予亦抱
喪偶之戚除喪未久語曰悲者不可為樂然思者不可為歎息聞
君言予心忤忤然益不自知涕潸注下也乃泣然序而銘之序曰
孺人姓劉氏世為祥符人故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
書諱昌王父也階文林郎官靈臺縣知縣諱士冠其父也而于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諡文康公諱某

青門賸藥卷七

為諸孫婦今巡撫江南大中丞公名某為介婦歲貢進士致為配
康熙丙辰七月十日距甲戌九月四日其生卒年月也直文康公
賜塋之西數百步其葬之所是年十二月某日則窆之日也子男
一人禹金甫二歲初文康公與尚書公同舉進士又同朝為大官
相厚善故子孫講姻媾云兩家並貴顯家門鼎盛而孺人能淑順
婉嫺執婦道固當應銘法銘曰
穀有子曰不死銘之壽斯不朽墨上云吉窆于此闡茂之歲月厄
紐有崇者封突而峙有錮者藏庀爾後

李母陳孺人墓誌銘

高郵李子必恆績學工文子識之儔人中與定交知其大母陳以
節聞語具載郡志必恆則持其家先生所讓陳孺人狀與書來丐
子銘再至請益勤乃按狀而著其世與配著其節著其卒葬子姓
而系以銘其世與配曰孺人姓陳氏世為州大姓號樓兒陳父諱
某諸生年十八歸李為文學君配君諱品王字廣生祖父世以貴

雄于州君生長純綺又獨子願奮飭躬孝謹嗜讀書弱冠餽諸
生有聲未三十而殒戚友哀之私諡質孝知君者皆曰然著其節
曰文學君之歿也孺人年二十有七遺孤僅三月而家故饒于貨
中外眈眈伺孺人則以婦代子以母代父以弱養持門戶其賢且
才不可及孺人之舅曰瑤泉翁姑簡太君皆耄矣養則七櫛甘膳
滄隨之其必腆比歿則喪葬備禮凡附身附棺者必誠人曰孺人
能子其孤震稍長出就傅習之逾嚴有不愜令長跪文學君像前
提以大杖已則投杖大慟震亦感泣故學有成立孺人年五十震
能致大江南北文人學士頌節之言斐然盈兩表人曰孺人能父
是孺人之賢也家故有僅數百指破田數千畝宅穀糴醅米鹽
凌雜稱是其用物多則綜理難會申乙酉閒天下初定時時有
大縣役又畝稅踐更諸費數倍承平而墨吏縱告密為微文蜚語
以撼富室而出其粟金比屋而是李氏一再中禍以故家亦落孺
人左指右拄如操葉舟顛城頓路于波濤中幸而獲全人曰是孺

青門賸藥卷七

人才而後世儒者之論謂才非婦人所尚嗟嗟此第語其常耳不
幸而直其變非才易濟與太史公稱寡婦清能用財自衛秦皇以
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清窮鄉寡婦見禮于萬乘其自
衛易視孺人所遭不較難與其卒葬子姓曰孺人卒康熙丁卯五
月距其生明萬曆辛亥年七十又七其墓在某鄉某村其窆以某
年月日與文學君合子男子一即震州庠生襲九十一孤今自為
狀遺其子請銘以不朽孺人者也女子一適庠生王履祥孫男子
二長必豫太學生次必恆州廩生文譽方蒸蒸起人謂李氏于是
有後孫女四皆適望族會孫男二簡箴曾孫女三系以銘曰
噫孺人遺厥范集也夢茶也餐蓄其飴昇後昆垂永久徵予文
墓表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墓表代

臨海馮永年述其考刑部左侍郎諱魁字再來之行治閩閩世次
以來請曰惟馮氏之先自宋觀察公諱安國者始家台世為台之

臨海人明河東鹽運使諱學易公會王父也庠生皇贈刑部左侍郎諱元鼎公王父也皇贈刑部左侍郎諱繼祖公考也旌表貞節封太宜人加贈太淑人載氏公之母也公生數月而孤太淑人苦節鞠育之幼奇慧目有重瞳子以順治丁酉舉于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司李奉太淑人之官會歲饑請于督撫發騰越積餉分賑之所全活無算郡遭賊蹂躪後子女多陷身犇島公出數百金賂彝目得縱遣各歸其父母以最遷激江守又調繁楚雄兼攝大理雲南及臨沅道按察司諸篆所至治有聲迹未幾而逆藩之變作先是逆藩吳三桂專制滇黔久生殺自恣所爲多不法公策其心反以終養請格于例不果乃謀遣家屬奉母歸逆藩偵知之執公至會城環甲以守而馳騎邀還家屬母驚悲疾遂革既卒視不受舍公號踊曰吾母虛不得與父同穴邪兒所不力圖吾母歸先歸者死無相見目乃順是歲康熙甲寅十二月也逆藩欲降公拘之僞都督署防守甚嚴公求死不得或說曰公徒死無益古人

青門賡集卷七

七

連橫之義云何聞粵藩雖變與逆通然勢不相下方議遣使往公盡乘此機謀脫虎口事尚可爲也公然之請以妻子爲質往使粵逆藩不疑遽遣之公至則與粵東諸公共謀歸國開道達蠟書上嘉其忠悃詔優敘廷議以知府推陞廣東布政使特命超遷廣東巡撫撫廣十餘月前後條上軍民利便積八十餘疏多見施行內陞刑部右侍郎尋遷左康熙十九年王師入滇公念母置異域方其疏陳情而會承年亦投謁軍前得知閩門安全狀公再疏請假歸葬詔許之抵蕪湖則承年侍母奉太淑人匱適至遂歸合窆于贈公墓焚黃封藏卒踐同穴之願公之苦心蓋至是始大慰也已公自是亦優遊林泉不復言仕後若干年爲康熙壬申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里第距其生明崇禎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侯氏封宜人加封淑人前公四月卒壽六十一歲其生卒皆壬申子男二人長慰癯次則承年也候補四部主事女三人諸生何文斌楊承清洪熙揆女夫也初侯淑人與承年陷賊凡八年瀕死者再闔門

張皇淑人神色不變曰吾蚤知有此我輩死忠死節奚懼爲既以癸酉十二月某日合葬公與淑人于臨海湧泉鄉蟠龍山之原而未有以碣諸墓敢再拜以請蓋承年狀云爾予按宋史吳曦反蜀中以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吏丙稱疾不視事卒與楊巨源李好義諸人密謀誅曦公之功雖不逮丙而開關自拔挈全粵以歸朝廷且毅然棄骨肉妻子亡稍顧戀其所爲有難者當是時吳逆以鳴張跋扈之雄白首舉事郡縣吏望風瓦解計惟有降與死耳降則身敗名隕君子羞之即死而無濟于國論者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志之未遂若公者委蛇觀變以圖濟國事卒之身名俱泰室家無恙僅孔氏所稱可與權者或近似歟予乃按其大者而論次之使表之墓上其志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青門賡集卷七

七

青門賡集卷七

雜著

君子鑒說

吳君允成儒而以醫名今大中丞商邱公雅重君屬其廬曰君子
醫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為說曰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
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大醫之為
道其理甚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體
澀鏡石橋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有君子有小
人案繩墨調陰陽守診籍之效者而變通之治其本不急其標靈
使已無旦夕功而不肯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滅裂古法
矜智徇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
而疾焉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焉而固而乘之以邀利諺曰學醫人
費儻謂若輩邪余觀昔之為國者莫急于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
寬大和平與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即有水旱兵革世未大治也而

青門賸藥卷八

五

必不至于亂小人則好事喜功用一切苛碎刻覈培克之術而
任之以鷹擊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執如潰癰決痼而
喪亡隨之閒覽宋史熙寧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
始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
出雖有元祐諸君子不能揀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愚
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
十餘年之國脈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為無功焉乎士大夫多君子
則國治安豈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
厚長者與人無貨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翁然信之余
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為喘遇秋輒作作則喘凡危坐矐目搜肩
撼膺呀吸索晝夜不能就枕少閒輒復作冬至乃已今年君治之
護其元氣補以葠苓屏去疏快耗削之齊而疾漸減未涉冬而愈
所為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鑒也固宜唐時有朱清者
長安藥市人也居善藥疾病疔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

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為傳夫清市人耳得了厚
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願如吳君詎能已于言邪
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為吳門人

侯稹字說

子友侯君稹文名其子曰稹而屬子字之按稹字見于經者周官
考工記曰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註曰稹緻也陽木
支理稹緻而堅也陰木曰柔則堅之反也說文曰稹種稹也種
全概言密也史記曰深耕種是也爾雅曰苞稹也郭璞注今人
呼物叢致者曰稹故稹有二義曰堅曰密今夫玉不堅則礪石不
堅則動金不堅則缺則折則蝟器不堅則鹽惡而苦窳木不堅則
速腐則蠹則液橫軸解是故志不堅則業或作輟也氣不堅則傳
物靡也力不堅則行百里而蹶五十也守不堅則臨利害而徼也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也固也皆堅義也如是可以濟乎未也天
下事往往以密成以疏敗故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青門賸藥卷八

三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其疏以致敗也聖人戒之是故惟堅也
可以植體惟密也可以善用其體固其用臧然後可以濟天下事
而稱丈夫矣予與侯君友欲以遠且大者期稹也故字曰濟夫而
推其義以為之說

逆旅說

形骸逆旅也吾心逆旅之主人也吾生貴賤榮悴逆旅中之過客
儻去而儻來者也來則欣然接之去而不復省憶貴者自貴也賤
者自賤也蓋一宿而同為陳迹矣何庸主人之係戀邪浸假日落
墟空閱無過客主人且反鎖逆旅歸矣主邪客邪歸者將安之邪
某君達者也書以問之

答葉荃伯書

欽遲道範積日累歲山川修阻良用惘然比辱以司馬公傳見諉
承命驚悸懼非其任寄視銘銘行狀要屬作手後來更難涉筆某
經營十日僅能脫棄既成乃了不異人意如何某因作傳參考明

未紀事及綴冠紀略諸書事蹟開有低悟僑輒收政數條具別紙
司馬公自是明季偉人傳當徵信史冊一事傳疑後人將併其傳
信者而疑之故不敢草草每見時賢作鉅公誌傳于理學文章事
功節義孝友樂施事事一不可一人之身諸美畢備子孫得之
以為榮蒙不敢謂然人荷大賢以下自賢智蒙傑以至一才一藝
之士其生平必有一二端獨到處如火燥水淫性不可移而其人
畢生精神亦全注于此所以可傳作者從此基蓋乃與其人有事
事龍統反掩其真習見市肆鬻行樂圖黔者皆者少須者妍
者雖者與夫老少肥瘠長短一一張之壁閑聽人自擇文章龍統
何以異是司馬公大概是豪傑一流耿介孤立乃其自信處故特
畱拒瑞一事入贊以見公功名如是氣節卓卓又如足不朽矣
其餘小節無妨從略即得力王文成不動心一語姑聽誌銘見之
蒙所為不敢求全也甲申以後事誌狀至此頓爾氣索某文頗極
意闡幽雖委宛出之覺司馬公幽憂孤憤之氣隱隱勃卒行開此

青門贈葉卷八

莊

處似不虛孝子賢孫千里外誣謗盛意耳嘗覽六一論尹師魯墓
誌牛山答錢公輔學士書古人于文章得失不嫌自述某文何敢
跋古人藩籬然亦小有用意處甘苦自知信筆觀縷至此主臣主
臣潤筆過腆本不敢當遠引持正福先寺近援文長酬字堂例又
不敢堅卻拜賜報然未占參侍幸惟強飯自愛

奉答王阮亭先生書

春閒伏蒙賜青門集序重以誨言獎借隆厚狂喜欣踊捧函叩頭
如獲瓊瑤某五年前小札有云敝帚不得先生一言亦此生大缺
陷事幸而得之誠感誠忤久宜鳴謝時會疾作患患歸里徂夏涉
秋病肺病痞百疾交攻藥餌沈綿筆研都廢顧雖枕席呻吟中來
書出入懷袖紙毛盡生亦足見某感激之誠矣中冬望前過吳門
始見先生致商邱公札讀之汗流被趾悖不自定伏念某雖世故
脫略而于文字小有宿緣當疏慢加于所天區區想蒙照察也
奉讀來序謬以荆川相況荆川為敝鄉前輩其學問之淵該經濟

之恢拓某何敢仰跼獨古文辭庶幾驂驪亦未知果能至不也此
最心折來序所云博學未知視荆川何如其于文章洵汰鍛鍊則
已至矣語如秦越人視病洞見隔垣某三十年苦心于此頗沾沾
意得今得元晏一言遂為身後定評虞仲翔云一人知已死不恨
倘某今日謂耶先生又謂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無咎文
潛輩馳騁後先可以無愧竊意少游古文辭自策論五十篇外寥
寥未稱尚非龍張比葉石林嘗稱無咎雄健俊拔筆力欲挽千鈞
又稱文潛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二君皆文豪也假令竝生今
世某遇之當側足讓昨顧區區願學實不在是某于斯道竊闕堂
廡心竊知其所以然嘗以謂自南宋至元明五百餘年其間文章
之士悠悠踰踰而起奮然思以立言自命者蓋幾千百人得列名
作者流傳至今亦且數千百人試發其集而讀之即亡論龍門扶
風也上視韓歐大家或為別子或為旁支固代不乏人而大宗之
傳竟未有屬下此則強者振微弱者裨服丐貨矣某才力遲頓又

青門贈葉卷八

四

她讀書不多縱畢力赴之未識可備小宗支庶之一人不遜遜于
百年竟當埃之來者此語似非謬悠然已重為不知者病矣既
念海內雖大知我如先生輩者屈指不過三數人輒不能自嘿聊
一及之序書俱刻成以冠拙集今裝潢一部馳奉久病手顫不能
作楷口占屬友人削牘竝乞有原月日某再拜

與徐藝初書

前歲冬抄力疾會拜山中卒卒望見顏色率于俗禮未能握手一
慟吐詞臆所欲言至今邑快春中來吳門得見尊公先生遺集及
慕廬先生所撰行狀讀之竟快涕淚淋漓私念尊公先生立身立
朝自有本末其得謗之由亦有因起此事異日當傳信青史苟晦
諱其實大懼無以揚幽光想足下于誌銘碑表類都未請乞或亦
是此意不愚意文章第當求其可傳不必定屬顯人且姑遲之勿
遽蓋歲月尚近則瞻顧必多頭銜太犬則忌諱益甚倘憶龍公武
作東坡祠堂記有云崇寧間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

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今之情事想將無同墓廬先生狀其見古
道其所墓亦塵什之七八耳然已大雅得別敢望之它人耶弟
怪世儒臨文每每囁嚅喉吻閉噤不敢吐心竊非之僭不自量輒
奮筆作懣悶集後序繕寫一通是正倘有避忌不妨遲遲出之幸
勿改竄弟自信此文小有意致似足仰酬知己萬一也又曾誤傳
是樓記脫棄于甲戌三月竟未及致今竝寫寄似與樂洲鈍翁作
未知堪姊奴不耶今往拙集一部新刻韻略一部聊識相憶敬思
令弟竝以此札寄聲道酬應膠葛中信筆都無詮次不一

與吳荆山論韻略書

昨友人傳浙中某公言僕所纂古今韻略謬誤無一是者僕素不
喜與人辨論以口舌求勝又詩韻特小學之一端歐陽氏所謂儒
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者其得失本不足深論僕媿學識
鄙陋生平偶有誤著引繩循墨求不畔于古而已從不敢特標一
辭解特闢一畦徑創為驚世駭俗之說以斷勝古人竊謂差賢于

青門贈葉卷八

五

世之不知而作者年來客商邱公莫府安坐飽燭無所事事自承
公命薈萃編緝成是一書卿同博奕非冀傳遺願中開所援引皆
有居依要非鑿空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
陽今韻開有增字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說見是舊例百頗
詳若云誤在通轉則子美退之先誤矣誤在叶韻則才老誤于前
紫陽踵誤于後矣誤不自僕始也或者實僕以冒無特識乃錄錄
隨杜韓諸先生後亦步亦趨則僕無所逃責嗟僕才老且勿論學
如杜韓如紫陽才與識如杜韓如紫陽其所稱引似亦未必謬誤
矣不意猶復云云僕不知今時所為自標一見解自開一涂徑而
盡斥唐宋諸儒為妄者其學其才與識視杜韓紫陽竟何如也嗟
庫著書良難以埃後世知者賞耳韻學區區猶且紛云如是矧有
進乎此者置之不足道也足下愛我而具別裁之識者聊一言之
幸勿出以視人重來嘖嘖者之口也切切不一

客謝應雲孝康

僕之知有足下非今日始憶癸酉客吳門見足下與儲子大文所
為東林書院記陽羨采茶歌便相欽賞自此願交之誠惇惇于衷
往再十載合併無由頃辱手書詞旨款悃以欣以慰循覽三四不
能自休願足下于僕詩文揚揚過盛報不敢當僕于古文辭為之
頗久難得闕其堂廡私念元明以來作者相望假令僕驂輶其間
縱不能絕塵超乘而勝負之數足力度不大相遠至于稱詩尚不
逮文當今風雅大盛遠勝僕者不一二遽數與僕輩者何止什百
傳之與否未敢自必矧如足下所稱說何敢當何敢當顧足下豈
肯諷人者或者見僕稍能自立不隨俗沈浮乃不覺掄揚浮實耳
足下西堂詩骨秀而神麗獨追唐音迥異時好皆人近體格韻清
矯亦復朗秀二謝並傳何疑見蕭序盛稱足下樂府五古而刻中
未之及得寄似幸甚僕衰老矣僊辱局舟枉訪草堂尊酒細論相
與訂聲詩之正變派古文之源流荷僕所得不靳為足下傾筐倒
度也承索拙集客冬重加編次比舊增什二苦紙貴僅印五十部

青門贈葉卷八

本

為書估盡攜之江北茲先往贈葉一種全集容續奉儲子想時把
晤幸道相思不一
題舊本施注蘇詩
施氏注東坡詩四十二卷鑲版于宋嘉泰開世之學者往往知有
其書而流傳絕少商邱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
闕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
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注蘇詩
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序又云
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
初其注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它書而三君之名字乃
灼然亡疑商邱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乃進毗陵邵長蘅
屬以訂補為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為四十二卷者粹然復
完可版行間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
面屋梁指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

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
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抉而出之而塵塵不泯其傳
之之難如是而注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
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與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
幸而見稱于人譬之秋涼汪洋僑歸烏有而必傳者或忽于近
而貴于遠或晦于昔而大顯于今雖經蠹蝕之餘而若有物
焉焉之不可磨滅注一家詩之興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
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
矣

題廬山詩刻

廬山之勝至淵明慧遠始著遠常倡蓮社于山中好事者圖之世
傳匡廬十八賢圖是也鮑照陰冰賈夏結炎樹信冬榮謝靈運
夜閉日月冬夏共霜雪要是廬山警語唐宋以來詩文爲廬山重
者李太白白樂天周茂叔蘇子瞻朱元晦明則王伯安李獻吉六

青門廬集卷八

七

七君子耳嗟乎自淵明至今山遊者日千百人亡論已其閒文章
之士作爲詩歌深鐫大刻欲與茲山爭不朽者何限而千三百年
閒剝剝頽仆于樵斤牧犢風霜野火之餘亡一二存者梁蕭統南
唐李景且不能有是山也矧下此者與然而六七君子之名特重
者詎不以其人與壬申秋漫堂先生自江右移撫吳泛舟彭蠡攜
衲子宿應超淵山人羅牧訪白鹿洞尋栖賢三峽關先諸勝得古
體詩六章既刻石開先寺復命簡題衡以謂公之名垂廬山者當
與六七君子同不朽蓋不獨以詩重也羅山人故善畫惜未能爲
之圖與蓮社並傳然而後世誦公詩一時文采風流具可想見畫
之有無亡足論云

題學詩圖卷

學詩圖橫卷絹本高八寸長可三尺許桐蔭蕉林蘼蘼鮮石綠天
無罅空翠欲流桐下大石案一陳卷帙古研一人坐石榻斜倚案
上左手舒一指右睇而微笑者漫堂先生也旁坐一人魁梧微髯

對執卷請益者先生仲君山言也卷當是少陵或東坡詩不可知
帽類古席帽淺藍寬衫束帶微露脛脛然晉人風味偶思東坡斜
川相對時不無此好景惜當時無好事者圖之寂寂六七百年遂
獨讓宋家父子寫者禹慎齋之鼎補圖者王石谷輩皆好手康熙
丁丑花朝後一日

跋廬雲詩話圖卷

漫堂宋先生善說詩一卷海內諱藝家宗之卷末一則云庚申虞
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論詩達曙忽有所得又云
足見此道自有實證而引陸放翁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
愿應句以實之微平先生之言詩所謂悟後境也詩至是難言哉
予常謂詩貴到家過與不及均謂之未到今時郡詩最陋者鈔撮
僻書組織僞語新字營法富人之饒而盜其碎金縷錦出而傳相
夸視甚則蟲魚皆譽別號花鳥必更新名其病在不及而似過未
解之前有如嚼蠟索解以後彌如嚼蠟耳其一二聚者則如西域

青門廬集卷八

八

吟人吞刀吐火漫延魚龍龍麗麗雅而而爲新奇也或如生駒駭
輪不就羈勒至于破轆轤駕而以爲破駿也兩者病在過而病尤
中于古體放翁云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蓋其證入
處已誤也予按先生年譜庚申年四十有七先生東髮稱詩乃遲
至三十年後始有證入鳥厚詩難言哉先生似君山言能以詩世
其家此卷則山言命鳥目山人王輩寫廿年前泊舟鄱湖月夜望
匡廬侍老先生論詩景也癸池成屬予跋其後予不解論畫第推
原先生之指而仍與山言論詩

題西堂偶存卷

荆溪二謝並以能詩名長公應雲古近體清麗秀迴標風格千岑
王稍下亦是樊川丁卯境地大概以唐人爲宗不肖追逐時好次
君皆人偏工五言予最愛其宿山園一絕云小雨松徑寒人歸夜
深火宿鳥棲未安驚飛落山果置之左司愚溪閒幾不復辨可吟
風也應雲方追計借梓西堂稟偶存一卷將攜之都門屬予引其

端予衰病畏寒久謝筆研不能爲序聊識數語還之京師名流所聚賞音必多不待碎射供之琴始一日而名滿都下也壬午臘八前一日

鐘形研銘

石女質金女形旋蟲篆枚文庚庚扣而發之聲咄咄

黃則天然研銘

璞不琢璵時目渝喻糜藏蛟螭

七星研銘

揭龍角枕參首端巖石中涵斗六丁下遺雷斧拾遺之琢之永爲寶

杓衡之精化爲鸛鶴墨池半規日沐月浴

筆筒銘

神過用則疲鋒屢試則禿吾常謂君中書乃休以管城之湯沐

風字研銘

青門賸棄卷八

風水淪運自然成文

端研銘

斲青玉髓蛟龍瘡砥之淬之大文發

周翁像贊

冠兮簪髮兮髮手數珠百有八翁師竺乾氏耶師猶龍氏耶乃默

然而不吾荅吾笑謂翁不荅是荅

漫堂先生像贊

匡廬嵒嶺笠澤綠茫公來于南握節兩邦一以爲定變之新建一

以爲撫吳之文襄而拒公道貌乃脩然列僊之仙山澤之肅清吟

晏坐康閑閑如是富位公于蘇州香山之閒而與古爲徒

青門賸棄卷八

邵氏家錄卷上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

昆陵爲有先生祠蓋先生之後有分支于是者按邵氏譜系先生之孫微猷開待制傳從宋南渡始家杭五傳至平江教授宏教授生重七公失其諱爲江陰邱忠定公密贊堦始占籍昆陵歷四百餘年始克建祠祀先生爲始祖創之者廿一世孫鄉飲君文煥也拓而新之者鄉飲之子州同君長衡也歲以春秋遣有司承祭則今大司空前督學江南李公振裕始也置奉祠生一人襄祀事則今大鴻臚卿前督學江南高公裔始也余惟先王大宗之法亡二千餘年卒不可復而世家巨族往往建始祖祠歲時聚其族人獻饗合食則長幼以序遠近咸疏以聯尊祖敬宗收族之道以寓蓋宗法雖廢而意蘊有存焉而邵氏以先生之賢者當之尤得禮意祠更建于康熙廿八年八月顧麗牲未有碑率奉命撫吳之再拜爲三十有三年八月長衡來再拜請率羈仰止先生之道德

邵氏家錄卷上

乃條次邵氏派別所自與祠所由建而綴以辭俾刻之石辭曰先生之道苞絡天地列方圓圖洩義文秘陰陽剛柔元會運世少變化根崖孰際先生之德既安且成富司馬公事之以兄貽與矜式儼豐難迎江河行地先生之神暨原里宿而隴九川伊洛吳越派衍支分昆陵之南具區之計有溪涵涵育原應應先生有祠枚枚訐訐經厥始開孫曰燦厥子續之適度匪謬領旌旆職通陶通暇恢度舊制几筵孔奐春秋釋奠有司克興鼎俎遷豆有踐茲堂叶應肝骨肅益提提從從僮僮粥粥奠獻登降駿奔者裔子矜雍容有原應應有溪涵涵有祠枚枚昆陵之南愛維性繫愛詔百世諸授通議大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邱後學宋華謹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記

常州武進縣之漳漣里邵氏世族居于此蓋康節先生分支也而孫同知君長衡以其父鄉飲賓海鵬公遺命割宅東北開數楹爲

祠堂祀先生其中是爲邵氏始祖祠歲已巳復改建于宅西偏宗人提學僉事嘉興延齡宮詹侍講學士杭州連平各出白金助之

經始干八月至十一月落成後三年而賜余序記其事自宗法不立而收族之道衰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所謂係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也然自總祖免至于六世服窮于上而祇單于下矣于是有同居同閭同邨不相顧者而況四海九州之異處有不秦越視者乎故欲收族則必敬宗敬宗則必自尊祖始或疑上祭僅及祖祢不當立始祖祠然是禮也伊川已行之報本反始人孰無情可以義起者也又按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公子始爲大夫者而後得爲大宗百世宗之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行于今故今世士大夫家無百世不遷之宗而有志合族者乃推其遠祖之賢而有功德者率族人世祀之以存大宗之意雖變古而得宜識者以爲合禮然則邵氏所宜俎豆者孰如康節乎鄉賓公能以治命初前此久墜之典而長衡能

邵氏家錄卷上

力成之抑可謂賢矣至于漳漣族姓與夫僉事宮詹之居易地譜異籍者莫不聞風感慕而樂事勛功之恐後惟其勤于一木之誠有油然而不自已者蓋祠之建所以訓情廣事收族者備矣而世之人往往謂親盡則情盡其可信哉某特因長衡之請而推本言之者如此若夫康節之學載之史氏傳之諸儒某固不敢贅述而以爲邵氏之先祠則于例亦不必述云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崑山後學徐乾學撰

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碑記

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社有道德者祀于賢宗釋經者曰特禮有築精舍建書院以祀其師或于其鄉或于其寓或于仕宦之邦其或因先世所居而祀焉者博望之于二程子掖縣之於呂成公是是也又或因其曾經遊歷而祀焉者萬安之于周元公趙清獻是

也蓋道德在一國則一國祀之道德在天下則天下通得祀至于卿大夫士建私廟以祀其祖則又祀典所不限也武進邵君長衡請于官立康節先生祠于漳滏里定為儀節于是有司春秋奉牲幣致祭琢貞石請余文勒之余惟聖人之道莫著于六經而易為之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變象占居其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學者往往得其偏易于是乎晦矣自先生出探賸索隱布為圖演為皇極經世大而古今世變微而飛潛動植曲暢其義而易之用始備論者或反以筮占象數近于算術讖緯之學以是為先生曾所未探易之原者也夫易之旨數不一矣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參天兩地而倚數錯綜其數極數知來之謂占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則成變化行鬼神者非極數之謂乎子張問十世孔子告以百世可知故曰神以知來先生內得于心陰陽消息之機貫融內外故能舉天下之事無有遠近幽探遂知來物善乎魏華父之旨曰眾人以易觀易而滯于易先生以易觀心而

邵氏家錄卷七

志

得乎心推先生為洙泗後絕學非過論已宋之羣儒合祀于祠者其初先生或與或不與而司馬遊揚張呂得並祀焉迨百世之後論定于是合周陳張朱五子特表為先賢而聖天子敦崇之典惟六子祠宇親書宸翰以賜蓋先生之道久而益尊先生之子孫亦久而益蕃衍宜先生之祠迄今而祀典益崇也祠之設有堂有廡有庖有廡有牲有帛有穀有爵有琴有史有祝長衡祀事孔虔鄉黨于是乎觀禮焉先生平居與物無忤行窩三十五隨所寓而安之矧江南先生舊遊歷于是矣極數知來之學豈必不知今日之舉則先生之靈有不受于是者乎祠建于康熙二十八年八月至十有一月日訖工長衡字子湘先生二十二世孫以善古文辭鳴于時余嘉先生之有後又獲拜先生祠下遂為之文復系之以詩曰易始蒼耳成于素王其道有四而用無方學者紛綸非滯則蒙或得其偏舍彼周行維伊川丈人先生之文著書克授先生繼之兼綜象數以圖以圓方天分先後數往知來未有

絳淵行則有窩廡則有歌氣有寒燠先生太和木實先生含醇如玉之韞如鑑之磨六子之稱百世乃定先生庶幾可以瞻聖秩祀攸宜不礙于寬凡民則然況夫子姓昆陵之里先生所遷衡也孝思版築是操既新祠宇栗主罔就惟涿惟洛將以則倣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秀水後學朱彝尊撰

邵康節先生祠堂記

儒者之為學也必折衷于六經六經以易為本嗚呼堯始伏羲而孔子贊之難言哉自孔子沒易失其傳迨宋而邵康節先生起焉由今思之秦漢以來知易者其惟先生一人乎司馬遷稱商瞿受易于孔子六傳而至漢之田何其時則又有焦贛壽之易費直之易為三家京房出于延壽者也故其說推卦氣而長于陰陽災變鄭玄王弼皆出費氏弼主理而略象數孔穎達獨取之以作正義嗟乎易之失傳非言之者少也患在不究其原而諸儒各以其私學爭勝夫理非象數不著象數非理不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

邵氏家錄卷七

四

象參互錯綜以成人卦重而為六十四卦而總之不外吾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吾心之太極也卦者掛此也象者像此也數者數此也聖人假名以示人豈得已耶知其所以然則知其無不然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總元會運世之數列世數與歲甲子紀帝堯至于五代以見天時人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窮律呂聲音本剛柔太少之相交而有翕闢清濁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火土石飛走動植之類靡不變化于其間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之無為帝之德王之功伯之力辨四民之俗士農工商因其氣稟不齊仁義禮智之各有等差以昭大中至正之道則內聖外王之學于斯備矣史載北海李之才嘗授卦圖于先生然其妙悟神契探賸索隱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故易之傳由轅而孔而先生皆以間知心得曠古相承學者知此而後可以觀易嗚呼難言哉宋咸清中詔先生從祀孔子廟廷京師郡縣學宮之廡皆祀之垂五百年至今不絕也其廿二世孫曰長衡好學能文章與藥善

因得聞其家乘邵氏故有專祠祀先生爲始祖云祠建于長衝之
父文燦世居毘陵之漳潭能施予里中稱長者邵守再延致爲鄉
飲賓其祀先生則文燦意也祠創于順治辛丑新于康熙庚戌語
其長衝自爲記中若夫先生之學天下萬世師之豈獨其子孫之
祖豆毘陵後學與百藥記

跋康節先生祠堂記後

君子莫大乎敬始毘陵漳潭邵氏裔出康節先生其宗望海陽
聘君割田宅建先生祠海陽卒子長衝能終其事此敬始之道
收族厚德之本也海陽父子于是乎知務矣蓋南豐祀曾子山
子固新安祀二程由篁墩是以鄉鄒州黨貴有賢者之後也毘
陵有邵氏其子孫又賢豈非其地之幸乎讀琅霞子所撰碑記
推論先生易學而歸本于吾心之太極竊謂太極之理何在度
有邵氏子孫其敬始也若是謂不知太極者可乎世有學先生
之學者能引而近之登其堂爾然見孝子慈孫之心焉所謂吾

邵氏家錄卷上

五

心太極莫顯于是必待易象而後見先生之學也抑遠矣玉峰
後學邱鍾仁題

邵氏家錄卷下

冠帶鄉飲資海陽邵公墓誌銘

有宋大儒康節先生之苗裔曰文學邵君長衡世居昆陵之漳潭能守其家學又以詩古文辭名世學者所稱青門先生也與寬從叔父天山君友善寬因得其青門集讀之既慕其文辭慨然願交其人一日君過寬家坐未定離席再拜曰衡先考之葬速不及銘其幽今以形家言將改卜向也願以爲請私念寬既不文名位又不足以稱禮辭不獲乃按狀而書之公諱文煥字明甫別號海陽姓邵氏系山召公後始祖康節公諱雍字堯夫河南人宋嘉祐間宣開再徵不起卒贈著作郎從祀孔子廟廷雍生伯溫歷官利路轉運副使贈秘閣修撰伯溫生淳紹興中應官戶部侍郎徵猷間待制因家于杭五世孫宏官平江教授宏生重七公爲江陰邱忠定公密贊始著籍昆陵自重七公十一傳至訖號守泉公即公父也公生四歲而母不幸哭泣如成人既就外傳縣母小像于帳

邵氏家錄卷下

中陳飲食已輒哭後母伺而挾之曰是兒乃不以我爲母守泉公問之潛然憐其有至性也乃公事後母如母卒以孝聞守泉公既家世業農雖知其子穎敏然不聽竟學公不忍重違之與後母弟文煥謀治生兄弟肩隨置作晏息其家先不論中人自是日益起稍稍比中上矣公素儉樸食糲衣然公事必先辦能赴縣官之急尤喜施于鄉黨宗族貧人調護之特厚明季時江南白糧爲重役先期長吏籍諸富人名富人名在籍者爭衣繼續而歸新哀而私用金錢賄脫移籍于富人富人不勝任往往鬻田宅妻于終以身殉邑令平湖馬侯稔其弊至期悉呼富人來前公獨偉衣冠立墀下侯心奇之好語問曰若知里中富人誰何具以實對公從容訓指曰首王鐸某即其次也侯離席謝曰長者長者白是折節爲布衣交一邑興革必咨公後行歲大旱公請令饑民捕蝗以石斗給錢而自持私錢若干緡助給俟上其事于臺爲建神楔于冠帶旌之里中知公爲令重客爭相依附拒不外也里有不平事詣

邵氏家錄卷下

公片言立罷或貸公金員之後有詎復貸如初不以前事爲阻一時人望相屬故年僅五十以布衣喪然飲干卿士大夫皆以爲宜開革後家稍中落而好施益甚辛卯壬辰間連歲大潦饑民集作粥糜濟之宗黨尤貧者則計口廩給仙人不能具歲入姑與貴券約明年償明年又荒歲終折券棄負族人河南翁族母王溫貧老無依瞻之終身族中有飲棄子及生子不能乳哺者歲給米三斛至十歲能負不能葬者爲治棺槨及營葬地凡二十餘喪邑令尚侯連歲舉公善士盡使者詰之曰善故無踰邵某者其爲前後長吏所推重如此公素強健無病一旦病得甚乃呼長蘅囑曰吾死割屋一區祀康節公割某田若干畝爲祭田吾姑視吾力之所能後世子孫或有大其業者嗚呼今號稱世家鉅族者往往第宅千雲霄霄映連阡陌而先祠不敵風雨倡優聲伎玩好之奉斥數狀又稱公兒時母下病困思鮮魚鱸不能得語極酸楚長遂終身不食魚是亦可書者公生于明萬曆甲午三月廿一日卒順治辛丑十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配楊孺人處士公諱柔女前癸未狀元諱廷鑑從姑生萬曆丁酉三月十八日卒順治丙申四月十五日先公五年卒得年六十子男子一人長衡武進諸生以太學高等候選州同知娶錢氏楊山女子三人長適周次適戚楊出其一適毛妾山孫男子三人長士驥慧而蚤殤次士陳郡庠生次士京幼新阡定安東鄉之中村孺人先葬于己亥十二月某日至辛丑十月某日奉鄉賓公合葬蓋距公之葬又二十餘年然後得納銘于其墳銘曰 藎若璞德彌光布衣巖巖細公卿漢之東陵今漳潭縣縣延延厥後昌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丹陽賀寬撰

邵氏家錄卷下

公姓邵氏諱文煥字明甫別自號海陽武進之漳潭人性孝友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食之粥糜疾病無泊療者給之藥稱貸無以

儋及佃人不足于歲入者捐其負死無棺槨者殮之欲葬無所者
 坎埋之族之貧不能舉子者歲給乳哺米三斛至十歲止老而無
 終無歸者迎致于室與偕食飲終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家
 待公經紀其婚嫁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故
 饒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爲悔也縣中有大盜役輒
 悉其家財爲眾倡後先長吏皆重公稱公長者凡再飲于鄉再被
 旌門之典于是巡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後御
 史詰曰縣豈無他士可應著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實未見有論
 邵某者其爲長吏推服如此臨歿屬其子長衡曰吾嘗欲置義山
 以贖吾族今不逮矣汝其割宅一區爲康節先生祠則田若干畝
 爲祀田吾死不憾其後長衡竟如公命蓋公即康節廿一世孫也
 當公之葬也長衡自狀公行以示前大理評事賀君寬爲之銘長
 衡自少力學用詩古文辭知名大理君又東南儒者長于三禮之
 說其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衡願命余表其墓余自惟才力薄

大理縣志卷下

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爲公役豈復有加于大理君及長衡所述者
 哉顧嘗仰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廉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
 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憫公之不得志而死使其得志有祿位
 則所施必博所蓄必大蓋僅見傳頌于鄉邑已也是數者實于
 私心有深慨焉雖微長衡鄭重誣謗猶當出其不敬之辭冀得附
 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爲長者而使未俗有勸于此又況中之
 以吾長衡之命乎余故不敢辭遂略其行誼大書于墓曰是爲
 鄉飲賓海陽邵公之墓至于世系子姓生卒歲月具詳誌銘庶幾
 可互見云其墓蓋在定安東鄉之中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
 修奉 敕纂修明史奉政大夫前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加二級
 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戶刑兩部員外郎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
 長洲汪琬撰
 邵氏石表陰記
 余既表海陽公之墓其後與公子長衡相遇京師復以母孺人行

事爲請蓋余之表公墓也孺人已先公歿于例當得附書會余文
 體已就且其他具詳賀大理所撰誌銘可以互見故不復書而長
 衡則歎焉意若有不足也相繼請不已于是始按行狀續爲之書
 曰孺人姓楊氏大父諱某父諱某年十五歸海陽公公性豪邁不
 屑問家人有無而孺人能濟之以勤歲時治脯醢粒救之儲以燕
 集賓客及饒遺其宗親者無算厚薄多寡悉有程則稍暇輒手自
 力女工爲諸婦女先未嘗少懈也公好施予往往傾其資不顧而
 孺人能濟之以儉平居減衣節食卽銖寸戒勿妄費然積其所有
 率盡用以贊公爲善以故篋無私財公屢失丈夫子年四十餘始
 得長衡愛之異他兒每抱著膝上雖嬉戲不加訶譴而孺人又濟
 之以嚴長衡甫十歲卽籍學宮爲諸生孺人不色喜每自塾歸必
 詢所業見其進則言笑異他日不則怒不食呼之長跪且泣且數
 之或相警止卽曰此吾所以愛兒也已而長衡數試于鄉不利公
 及長衡皆於邑不快孺人願慰解曰兒但當力學耳遇不遇命也

大理縣志卷下

吾又誰憾蓋其明曉大義能與公相濟多若此晚而好佛播小聞
 具像設其中晨夕膜拜不輟時時對婢妾談說佛法及一切果報
 事娓娓可聽卒年六十越三年葬于中村又二年公亦卒遂穿其
 墳與孺人合焉實順治十八年十月廿六日也長衡字子湘有傳
 才在京師凡吳楚諸士大夫無不折節下之者與余交尤善其聲
 望方駿駭大起雖未及官于朝信卓然不愧孺人家教者也因書
 以遺之俾礱石之陰而并刻之堯峰汪琬記
 附常州府志 武進縣志同
 崇禎十二年歲大旱蝗蝻被野邑人邵文燦建議請于縣令馬公
 令民捕蝗詣縣者計石給錢文燦願輸其家私錢助給是歲掩捕
 略盡蝗不爲災馬公義之爲白于臺臺給冠帶旌其門文燦性至
 孝母病思鮮魚不卽得後遂終身不食魚輕財樂施子弱廢醫藥
 棺槨之施殆無虛日遺歲饑鄉里賴以存活者甚眾然家資無餘
 貲也前後三舉普行一再舉鄉飲賓長吏皆以爲宜年四十餘始

舉一子其後諸孫繁衍論者謂爲善之報云

邵氏家錄卷下

五

邵氏家錄卷下

青門山人墓志銘

青門山人既歿之明年厥孤士豫士京襄經涕洟持狀來乞銘曰
先君葬有日矣抑此先君之命也憶子始識山人於黃州嗣開府
江右山人數過從比泣吳則延致院署講書之隙相與商榷今古
意見多合觴咏往復殆將一紀今已矣微二平之請忍無一言志
其幽竈以慰亡友於地下乎按狀山人系出宋大儒康節先生後
康節六世孫依婦家來毗陵始爲常州人居武進之漳滏里十一
傳有諱銑者山人祖也考諱文燦嘗以家貲贍其鄉里邑中稱爲
善人山人幼穎敏讀書目數行下藉藉有神童之譽甫十歲卽隸
籍學宮每試屈其曹耦謂青紫可與契致及大試輒不售山人於
是發憤謝去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之文鑽穴
履傾梳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理足氣溢肆而肆簡潔
而渾雄蓋山人根柢深而文甚疾夫世之爲古文者操效丐貨
影響依附故其於文洮汰鍛鍊擇焉而精粹然一出於正而有以

附墓志銘

成其一家之言今所刊行青門集若干卷是也往予序山人之集
謂國朝布衣之以文鳴者自商三侯朝宗南都魏叔子外唯山人
可鼎足而立然山人起孤生不藉家世靈援刻苦踣厲帝風躡影
與之後先揖讓於壇坫之上而詩又特工又能於及身親見其詩
若文流布遠近爲當世所指名以不沒於身後較之侯魏力倍難
而遇過之噫可謂盛矣世競惜山人既於一第怵然不得志以老
若此者詎不謂之厚幸歟山人內行淳備居親喪力行古禮又嘗
獨力創始祖康節先生祠所費不貲皆取諸子錢家藏事族子某
有失身爲豪家奴者出氣力捐金拔之歸與入交煦然以和中埤
坦無城府意所不可卽解張面赤絕無滲阿附之習嘗往來京
師有顯貴物色之者山人自矜重不先不往蓋其制行之卓卓肅
如此家故不貧有田一區在蓉湖之濱歲有杭稻蔬藪之奉居則
有山池竹木禽魚之玩其出而遊也特欲縱覽名山大川與一時
偉人巨子抵掌樹頰廣拓其見聞以銷其胸中結轡抑塞之氣故

宇內名勝之地足跡幾徧所交悉當代第一流晚而倦遊詩文益
恣肆瑣瑣令人憊貽震揮余方以此卜其松喬之壽而山人遽不
幸死矣豈不惜哉山人姓邵氏諱長衡一曰衡子湘字也享年六
十有八歿於康熙甲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配錢氏前卒側室高
氏劉氏子男子二長士豫郡庠生高出次士京太學生劉出子女
子二適管澄毛銳孫男女若干人墓在某鄉某里之原窆以某月
某日山人故嘗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太學試於吏部當得佐貳
官註名選入然非其所好稱青門山人從棄志也噫世之稱山人
者眾矣率彌其外而枵其中若青門者實乃不愧今尙書新城王
公先生雅知山人稱其文章爲荆川後一人吳洲汪鈍翁先生以爲
山人人品似陸魯望文章似柳子厚知言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既昇矣孰聞之以弗昌於時有蔚不磨君獲則多
諸授光祿大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商臣宋華撰

附墓志銘

祭文

維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丁卯朔越祭日癸未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年家弟宋學謙以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青門山人于湘老父之靈曰嗚呼長嘯宇宙歎高才之陵替而歎歎況乎平昔交遊之素一旦音容漸將而不可追惟君以布衣之雄操數寸管與鉅公名卿分席於詩古文詞鼎足侯璣之閒拍肩把袖並進而爭馳余始識君於黃州官舍贈我以射虎之詩江右相逢爲君論定名山之業泊懸榻於平江使院與君交者前後四十餘年於茲君少負逸才長探數籍沈浸讀郁邇大放瓊瑤而惟所欲施懷寶被褐一出而隱然名動乎京師諸公折節定交恐後忽神往於蓬萊海市之奇恣情山水述半天下以展發其胸中磊落怪偉之英思度大庾涉匡頂泛洞庭迴桐江而徘徊孤山之側者久之筆牀釣具浮家不果乃願清秋之幕府以來歸握手一笑曰小滄浪可以棲遲惟是論文講

附錄文

藝戰詩爾若舍此而我勿與知辨謂藥之圓月滿芙蓉之池二三文士相與吟嘯而追隨君也歎君高倡酣嬉淋漓肺氣之瀝刷致腰脚之增衰草堂臥疴經時閱月懷錦字之何稀分藥物於官閣推仙根於帝賚願神明其爲我扶持創設靈輿從容輦致覽清德之新構啟賜果之圓扉而如行乎山之隅與水之濱憶去年之今日張樂開宴演侯獻之軼事會羣彦以行厄君於其中巋然祭酒諸君子咸屬目而瞻依余方謂晨星落落幸如君者猶庶幾靈光之不泯而碩果之長遺何圖季夏之日一覓於毗陵舟次遽此生覲面之無期嗚呼死生夢覺君久已浩然觀化解脫而無疑緬五眞之幻影則意者君之英魂靈氣不隨春風秋日耕煙釣月卽長在乎蕪園之三尺或向五嶽而遨嬉惟立言之不朽足以毅其令子而亦又何悲余所以不能爲太上之忘情者與哀於文人凋喪故交零落不禁臨風灑淚以懷其嗚呼哀哉尙饗

日杲
丈鈔
堂詩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杲堂師友梨洲及梁公狄萬履安父子間以詩文道義相切劘梨洲稱其文不容口自傷孤零至以同調相引慰一時後進皆翕然宗之今讀其文殆循唐宋晉躋兩漢之域負稟貞剛厚氣盤鬱其廉悍乃近介甫夫梨洲學出戴山杲堂雖未籍黃門氣習固近焉文章之重氣節叔世蓋罕見也彼以僻澀齜牙爲古拙撐嗽譁爲雄健者則又古所不然也況其卑靡者乎至於紆徐自適其意閒及師友論議與夫死生交情之際辭若無心而

東堂詩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寄意獨遠此蓋六一所專有方姚以來奉矢弗韋而蔚成風氣傳百數十年而不絕者也杲堂之文乃亦時時遇之所爲詩亦雅正不卽卑靡蓋天下之文非一鄉之文也卽以一鄉論有功於鄉之文獻豈淺哉杲堂別有內編余將續刻焉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杲堂著述攷

馮貞羣

西京節義傳一卷

續兩上舊傳 郭傳璞刻其傳論二卷入金瓶山館叢書改西京

作西

歷朝紀略一卷

杲堂文鈔外集

可考錄

南天痕凡例

古史記

文鈔內集

漢史記

文鈔內集

漢語十卷

續舊傳

四明談助

清詩別裁集

續漢語二卷

續舊傳

東堂詩文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南朝語四卷

續舊傳

文鈔內集

作三卷

清詩

棟塘小志

鮑琦亭集

世說錄遺

文鈔內集

續舊傳

作補世說

浙江

評點南華經

文鈔內集

杲堂詩鈔內集十八卷

文鈔內集

孫世法撰

刻文集

八卷全

祖望所序

詩文續鈔

李氏衣德撰

本詩鈔

六卷

文鈔四卷

均屬內集

杲堂詩鈔外集七卷

文鈔外集

六卷

傳是樓書目

清四庫存目

清康熙間刻本

案文鈔外集有草堂近集病起

草堂文集又案兩浙軒軒錄有笑讀齋集又案續

音舊傳有世說

新語詩等類詩

杜工部詩選四卷

文鈔外集

甬上耆舊詩三十卷

培林堂書目 清四庫著錄
清康熙間胡文學刻本 案是

集全出某堂手特為胡氏所刻故以編次之名歸之耳 又案是集尚有後十卷未刻見胡文學序

及某堂自題耆舊詩未刻十卷後詩

甬上高僧詩一卷

文鈔內集 刻本

甬上名僧四大家詩選

甬上高僧傳 案四家明本
夢觀蒲庵雪嶠

都凡十七種刻者四種約園主人搜羅鄉獻尤崇拜某堂因為搜輯其著述之目倘未刻者得次第刊行尤所望也

某堂詩文鈔 善述攷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三百年來詩體凡三變洪永草昧初創猶拾殘元餘瀝成弘以來大雅振興人文蔚起西厓關遠啟疆空同大復從而昌大之卓然成家正嘉以逮隆萬瑯琊樹高華之幟公安振清英之響竟陵標澹遠之宗邈相祖襲而蘇門昌穀升菴玉茗黃離各自雄長頡頏其間咸足鼓歛休明廣麗隆盛不減開元大曆然求如少陵青蓮稱一代巨擘宗工實鮮其匹弇州推歷下愛忘其醜庶幾空同差堪嗣響而今之人訾其活剝生吞如震川虞山巧肆詆排不遺餘力予未敢謂然吾甬詩派縣遠自漢唐迄今代有傳人舉其近者魏松雪組構工而鄰于弱張白齋洵鍊潔而近於纖屠緯真藻績盛而流於靡沈肩吾鏤琢精而傷于巧唯嘉則山人以布衣主騷壇之盟其篇什宏富格律雄渾海內文人無不斂衽頓首拜服下風蓋風雅之道本乎情止乎禮義非推倒一世之才則不能離塵絕俗非讀破萬卷之書則不能富有日新而嘉則兼優之豈非丹山赤水間出之人豪哉游經喪亂羈客幽人坎廩失職牢愁填膺每每工於悱惻淒

某堂詩鈔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心脾而吾友杲堂氏奮然崛起激頽靡而扇芳風含
英咀華沈浸穠郁著述滿家其文章邈源龍門騷賦取
裁正則而發爲詩歌竊然以深信然以生癩然以清洩
厲千秋橫絕四海子綜而評之工組構而汰其弱極淘
鍊而廓其纖盛藻續而去其靡精鏤琢而泯其巧殆富
才而敏于法遠學而陶以情澣滌妍華自然簡老直寫
心胸獨持風格登峯造極眾美畢臻人亦有言弇州才
勝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腴也以眊杲堂吾無
間然觀止矣蔑以加矣至迺品詣踔越獨行踽踽土木
杲堂詩鈔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形龍鳳其德大約在菊山遺老雷門先生雲窩處士
之間平生石交唯古燕梁鶴林姚江黃梨洲稱忘形至
契風波震撼老而彌勁孤松以經霜愈茂精金因百鍊
益瑩其詩在海內則有空同在吾甬則有嘉則在今日
則有杲堂其爲三百年來鳴盛梓里增重一也後有君
山或不以予言爲諛康君之愛女余之佳嬪玉臺香奩
足接吾鄉閩秀此又杲堂家庭盛事空同嘉則所未有
者矣同里淵盟弟曾菴林時對拜題

序

東南兵燹以來余棄家避地者無寧歲丙戌并棄諸生
然不能不藉脩隨之資以自給於是間就里塾稍事管
城至遇無聊抑鬱或寄之有韻之章而無師之句未必
其有當于古也一日同萬先生悔菴抵姚江登黃氏草
堂見梨洲先生品隲經史雅興意合頗信吾學無大紕
繆歸而益自刻厲梨洲得余文亦重以爲可喜吾里中
惟杲堂先生與梨洲最善一車一楫時相過從第杲堂
善病病發恆數月不出聲喀喀滿窗戶間牀簣爲之動

杲堂詩鈔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搖余每爲杲堂下藥藥輒效以故杲堂益厚余嘗贈余
以詩曰務期至畢天終呼爲徐李余自審何敢平視杲
堂而杲堂愛余如此昔燕臺梁公狄先生以詩豪自命
獨歎服杲堂不置其解維而北爲酌酒賀監祠下相訂
以千秋不朽之業今公狄下世已久廣陵道上譚風流
逸韻者必稱梁先生每每見之高入野衲之口余往來
過此未嘗不停舟憑弔信宿而後行嗟乎斯文道喪必
有主者然則今日之事舍杲堂其誰屬哉余初爲饑驅
遠遊作客涉江沂淮繇徐泗以達豐沛上鄒嶧之墟歷

齊魯趙魏之境而後返見臬堂著述益富名益起幾欲
奪江南半壁以自霸余不揣將鼓偏師以敵之叢爾尉
佗空負倔強終不能不臣事大漢也嘗思古人之學必
有所傳吾鄉自張大司馬後中間相隔百有餘年無一
人出而任風雅之責臬堂崛起于喪亂之餘以上接諸
先生垂絕之緒使壇坫不圯俎豆生色三百年來所關
于吾道者不小余衰老將隨煙塵消沒無片言隻字足
壽人間尙賴臬堂爲我一噓煨燼觀臬堂所定耆舊諸
詩皆獨採菁英不拾人間馨欬其于縉紳先竹里而後

臬堂詩鈔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由拳于布衣右鄭朗而左中甫尋姓名于蠹楮發泉石
之幽光可使土花再碧去鶴重歸妙義靈心不徒在一
二行予墨間也門人萬允誠曰先生之于耆舊已等諸
日月不刊之書他日有問價雞林者先生之詩可不及
時論定乎余也學殖荒陋豈能爲臬堂揭幟揚鑣所望
少陵藝府太白東山竝振逸響于千載則是集次第告
成必有劉須溪嚴滄浪者北面而羽翼之斯爲李氏功
臣余則非其人也附名簡末願與允誠勉之時康熙戊
午長至日鶴山老友徐鳳垣拜題

臬堂詩鈔總目

卷一

樂府

卷二

四言古詩

卷三

五言古詩

卷四

七言古詩

卷五

五言律詩

卷六

七言律詩

卷七

四言絕句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臬堂詩鈔總目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杲堂詩鈔卷一

甬上李鄴嗣撰

吳郡鄧漢儀

同里徐鳳垣選

樂府

野田行二章

四時成序歲功在勤棟信在門告以暮春解一望穀得雨

望芒得種伏義定節萬物俱動解二我敬五穀敬以皇天

尚念區區得使有年解三一蒙天和再蒙天德太陽暴土

杲堂詩鈔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肥我地力解四惠然風來苗平瀾瀾細草日生黃穰心喜

解五先人所遺一區一廬仲尼弟子樊須大賢解六

楚扉晨啟日受春風一畝之廬先置牛宮解一樹景下田

五穀與俱稻生見柳黍生見榆解二皇天后嫗其力日有

我非不知四體敢負解三江南富人萬錢一席斗粟百五

富人乞食解四唯勤唯耆寶我秋成誰謂盈車粒米可輕

解五計登百日計勞半年老夫秉耒敢告司田解六

煌煌京洛行

自昔重君子進退爲所難溫溫不避世儉德守其閑許

由生聖日采山豈足傳周公勞吐哺多士未知賢世衰
辨得失大道自平平嗟彼魯孔子龜山不怨天

北風行 爲公狄先生作

晨瞻客道千里常行厄酒歷歷脫若平生解一北風有音

盡投傾耳今此躊躇將行將止解二晨益一飧爲我故人

暮減一飧爲我故人解三昔日惠我手遺一牘短不越咫

長不踰尺解四雞鳴滿塗公今安在縷裂承霜索絢續帶

解五玉繩兩星竝炤無傷各保黃髮萬歲相望解六

君子行

杲堂詩鈔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慎晚節直道如履冰善馬不先騁老幹不早榮干

鍾豈易節小人難竊名白髮未藏土兢兢畏後生中郎

一貫涕後世何所稱王允輔帝室豈爲失天刑

行子吟

困獸伏深山不厭草木多老魚圖速涉尺水尙在河遊

子未思鄉所愁歲晏何移石真上苑豈若守岳阿

古歌

士有慕慷慨殺身事不成大燕千里國一日贈荆卿蕭

蕭易水上放悲聞羽聲嗟彼高漸離猶報田先生

霹靂引

漢家繼緒撫九州開邊千里一將謀微功得列萬戶侯
酒闌覩覩視刀環丈夫慷慨不得言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崑崙晝移列宿不守靈霄電飛公終渡河湯
湯皇陸舟行木巔魚飛殿角公今渡河仰竚天光星漢
漸開河伯歸行渡河而歌靈水方祥

會吟行

采風伊邇我行會稽聞昔越王喟然此栖一王身卧夢

東堂詩鈔卷一

三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功苦竹氣激蒼天乃霸其國二斯事千古前沈後揚
仰瞻城郭遺民是傷三行望子胥歸濤韓馬目懸夜光
髣髴視我四昔耕吳野大讐蘊心嗟嗟人子涕下霑襟
解五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東堊禾雖熟不救公彼誰者骸當衢藉藉
黃燈日苦飽穴孤夜出當枕席黃蠅族族赤水瀾瀾老
婦閉門啼弱子挂門死行歸家鄰無人爨無室攜筐出
門遭矢射願爲饑死安可得迴頭見雀語雀莫飛飛晨

飢夕腐當充爾饑

獨漉篇

獨獨祿祿濟清河濁東鄰短襦西鄰大區一鹿銜嘉草

卒然失儔我昔從君薊蘭是求二桑飛善化誰測其後

燕麥當塗未知毒口三君子兢兢慎故非一風雨同音

事敦始卒四玉人操璧染人色纁見其所學入其所親

五絲蟲雖美終不以服顯行教人獲如五穀
解六

豫章行

兩夫惜力臨泉歎渴三姓同堂漏瓦見霜一獨負者登

東堂詩鈔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路築不成各還其家所謀自誨二沈淵避暑畏寒抱炬
客至卻賓將無主人三舉刀未果鋒將刺我貫弓不開
敵矢乃來四壯士蘊怒坐看格虎鄰舟及溺各自鼓職
解五

浩歌行

日月下炤凡百有生人鬼冒候難處者名一啖葛招嘗
亂流招涉小人同滄君子獨立二魚凝冰腹鬱爲枯尸
全軀而朽志士中悲三干夫指瑕失不在大迴足層崖
百仞可畏四烈然內斷萬世所驚白骨生光墓石明明

解五

前有一尊酒行

前有尊酒忼慷一言華燭炤心明潢在天解一宿昔守名

各矜玉體苦割萍分遂成千里解二相視加飧出門南北

心負燕丹悲風激激解三劍光裂石一用則傷壯士報人

迎風亦僵解四斯志未酬千春氣皎素絲三鱉自爭曰縞

解五斗酒既絕請從此辭參商相見爲執手期解六

後獨漉篇

獨漉獨漉河澗入屋入屋尙可沈禾殺我海老無潮行

果堂詩鈔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跣涉蛟龍失居望陸而泣高桐一葉臨秋自危鬼伯

引臂人苦不知負玉道乞暮叩朱門華筵鍊錯誰奉束

芹幽蘭萎谷人慕其守首陽食粟呂望無友踏衾默立

中夜彷徨萬星合光不若初陽

精列

厥我生大化所立本星日光相延星日光相延聖賢非

外集是以抱此憂冥觀愛目氣其壽當萬年其壽當萬

年飲酒味不足乃求三神山乃求三神山裴回意所欲

未請卽登天未請卽登天九土亦以大何爲憂此身人

獸跡相錯其地生寒泉

苦寒行

晨感北風我衣始單馬訴力盡蜷局不前解一無泉作糜

持斧採冰鑿深見水下墮晨星解二鼓鼙參棘虎立起須

熊前鬪虎其下走羆解三迴風吹葉偶值本枝兩心既絕

各不相知解四盤石同期謂終白首一朝東西乃蘇眾口

解五

企喻歌四章

白日去刺虎日黑空手歸將刀內鞘中不知虎後隨

果堂詩鈔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快馬愁日短老烏盼天晴男兒驅羸特朝朝下坂耕

客行入酒家飲酒難飲紅數錢不滿百直是可惜蟲

上馬抱犂子下馬抱蠶婆自來隴頭住學得隴頭歌

燕歌行

歡時苦少淚不多東流千里無盤渦解一悲填方寸亦裁

我不覺開襟自摩挲解二憶昔少年簇綺羅出門遙逐紫

玉珂解三芙蓉深幄閉齊娥酒闌喚出抱雲和解四坐中劉

生起壽歌飛爵千傾客未酩解五瞳瞳尙報月低河道逢

羽林不敢歌解六南皋葉落水微波人生貴盛有欲過秋

鐙歌歌奈爾何七解

古辭二章

尺水戰舟不得遠遊神虬將出魚藻散憂

留疎魚脫寡妻探舌寒禽失衣噪爭日出

結轡子

喚酒盧頭倒一盛馬蹄亂踏雪花行纔逢東市楊阿若

說與人間有不平

塞上曲三章

縱火夜燒荒草禿露殘骸鬼徒野無葬秋月慘不白行

東堂詩鈔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到潮河川水鳴閭激激哀哉七尺身終當委砂磧

從軍三十載齒髮老沙場微功不願錄乞身觀帝鄉道

中遇阿誰劍馬千金裝側聽是官人新領羽林郎家世

本京華黃肩張不張莫使官人怒辟立久道傍

憶別尙新昏歸來各翁媼兒生不識爺卹落半腐草同

行舊火伴幾人共投老傳聞議邊功大賞長安道策勝

屬文臣受賜到穠祿潛身且莫歎所幸留肝腦

雨雪

軍行就烽火步步出朔方雪深馬陷膝難舉冰飭長夜

深卧寒窟馬渴不得漿江南隔百宿家有魚麥香人身
異狐貉奚爲贈沙場

長城窟

阿爺死無期夢隔長城窟今年復點丁裏頭充戍卒家
傳谿子弓流涕不忍發前行指戰場下馬步帆帆垂頭
撥草根恐此阿爺骨驚沙夜氣黃仰天非故月

新城安樂宮

官鑼鳴避鎗鎗中官督殿大木行硃書上用字木前西
小猶不見樟楠涌地出新宮日將成吳娃候選旨夾道

東堂詩鈔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香車停新宮成夜走馬太后與西陵下

短歌三章

草深藏虎棘棘有聲爾不結侶單入此行

利劍在牀夜向人謀實我不爾無恩讐

同席十年不識我心千里尺書乃曰知音

放歌行

今日衣故褐昨日橫綺羅尙有空堂客索莫殊不多門
前過冠蓋浮埃追玉珂盛衰迭相送長歎復如何逝日
無迴炤逝水無迴波誰能作意氣更對劉生歌但當醉

歸去家在北山阿

堂上歌行

華尊合此夕蘭燭照人情
縷絲步短瑟敲爪彈高箏
眾響各以喻寸心未得明
坐中有宋意壽歌前一行
易水起中堂悲風乍不平
奚爲樂嘉客奏此忼慨聲
離鴻見歷歷老馬愁遐征
此夕失三歎意氣空平生

壯哉行

朱亥入虎圈臙血濺斑毛
氣足與俱生虎伏不敢嗥
大勇固若斯歟起不可測
當其志決時天地俱變色
吁嗟

東堂詩鈔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路士臨斷何躊躇
夙行數顧尾適以賊其軀
要離本細人留侯真孺子
奮威不自疑一朝雪國恥

牆上難爲題

雞鳴望京雉冠蓋何緋鏘
五侯宅前路黃埃旦夕颺
我行已失傳太息何欲長
脫手乏千金寒欄無孟嘗
上謁非龍門盼陳名不彰
朝稱翟公客暮謝翟公堂
勞勞車馬跡一日生參商
寄語失勢人莫登結客場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望何軒軒
古墓若不平斂骨當如山前

有誰氏壟石表難辨年
惟留古時柏下覆五畝
田行人息鞍坐落日銜
牛巔安知息鞍子遺骨
不此填帝王胔失勢猶
貉起爲冤人生不自惜
高名豈漫傳絲竹集故
人其樂乃萬年

悲哉行

甲弟沈沈開云是將軍
宅十載戰螺山歸來列
虎戟主人頗尙文蘭膏
迎劍舄鑿落壽當筵
新聲奏河激醉醺未
及終烏啼催漏刻哀
哉五公門百年無磐
石行人過彷徨朱門
變舊額楚天吹中堂
妖狐登舞席盛衰匪
有

東堂詩鈔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達觀在時昔空曠
藏黃金留贈葬我客

結客少年場

長安開俠市探丸白日
彈獨語諸少年我願得
黑丸武吏握刀箭傷人
尙有瘕文吏抱尺書鉗
鎖支骨殘未斫武吏頭
先直文吏肝持此報天
子以助國法寬自投虎
穴死快意在鎖千

行路難十章

老鳥上屋啼下有獨宿
妻人身昏嫁本平事根
葉不相離深深重深深
生別等死別人言賤妾
苦節名使妾動

顏色妾有萬里夫塗遙去未得

昔年臥園草園扉苦不高懸血圖自明未肯訴辜陶屋
星無光鵲鳩叫鐵索周身亦窈窕鬼伯得紙錢向人顰
齒笑猛虎嗥深山皮爪常落市鬼偃匿大鸞空爲其導
使物情有翻覆元惡竟如此君不見太平之日仁獸生
冥靈不敢白日行

江南有翫鳥自呼曰薄杜性不向北翔翼翼栖故土嶺
南有靈鳥自稱曰秦吉不重金錢五十萬餓死表微節
我聞此鳥涕如雨走抱蒼宮十圍樹樹前老幹盡南生

東堂詩鈔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有古人五尺墓

百草各有春雪霜風日皆其時人生窮達亦當盡豈能
方寸容百悲十月衣裳單入門請歌行路難君言我有
萬古淚絃音爲君未竟彈

步出湖江干酸風射華髮曾此關戈船隔岸西陵飲馬
窟窄行礙履齒莫是當年死士骨銅腥漬草草不長鬼
作戰聲猶悅君不見蛟龍夜徙田橫島海潮不到江
潮小

老牛前負舟泥深陷牛膝停舟先扶牛百夫難合力寒

沙漲舊江天地日傾仄率野有波瀾取道難取直萍遊
未得栖十趾敢自剗翹首怨南雲我何失羽翼

客程當落日重經古陵傍陵柏摧爲薪百里巖室香石
人枕石馬魚燈闇失光熊羆既不守穴狐起相商自昔
帝王終失勢土花滴盡行八淚獵人獲得大鹿歸角下
小牌隱有字摩挲知寫放鹿年誰識漢陵當日事

少年爭結客意輕于黃金吳鉤當路市逢人但吐心道
值儒家子避塵愛葛履習饑未嘗言自甘蒙袂死魯儒
不足憐燕俠似可喜及余歸東舉荆扉不繫馬時時聽

東堂詩鈔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生履聲到檐下

颶風吹散陰天霧十里橫塘開石路云是當年捍海隄
黃土茫茫海眼涸隄上人家學種桑老翁不識靈胥怒
發鳩怨鳥暫得伸草沒鮫宮燹火樹麻姑笑語王方平
水淺蓬萊復一度人間海陸亦易遷天地鴻濛我適晤

賤士吟

賤士之黃金敢云金無權貴客昧詩書遂云書未賢士
行方獨念此理恐不然遙見輿臺子車馬耀生煙沈吟
立自顧被褐不得鮮古人有明訓豈遂易彼焉滄洲亦

可往高節在終堅

貧婦詞

白藏百穀實天下皆樂秋惟有荒村婦終年只食愁有
田可以望無田何以收出隴拾殘粒黃雀爭啾啾語雀
胡不仁亦爲寡婦謀天昏日腳短不覺淚長流

當車已駕行

出東門集諸賓客行僕理驕主人促席今日同一觴分
手殊風雪停驂誰後來下馬重惻惻

雜離歌

客坐聽鳴雞人生得暫合常恐斗酒終散若高秋葉隄
上自理驕隄下自理艤

禽言四章

泥滑滑馬慎行閉戶者人不聞此聲

姑惡姑惡兒莫言母惡上堂母呼羹下堂催婦作

提壺盧結酒徒斗酒易相識故人難再得

布穀布穀力耕早熟餉子未下田禾草先飯犢

折楊柳

登樓盼征夫不惜垂摻手朝來攀柳枝桃葉亦柳柳流

光歎三春妾顏較尙久自計柳黃時歸音莫未有

斜路行

曲巷驟飛香車馬不繇直妾家狹邪口回車最先及背
日感君知千金奉妾色春風到棟花桃李難自力藏君
舊雙珠他日君憐德

長相思

長相思起夜半幽帷爛爛垂金庭青雀斜飛隔華漢餘
膏欲盡光漸寒玉壺心遲未能旦褰衣此夕生裴回嗟
獸司關不得開靈禽銜書不得來蒼梧山深遙隔蒼玄

雲蔽久中心猜長相思臨高臺

孟門行

黃雀銜雙環裴回主人宅自擬報前恩誰圖變今昔昔
日彫堂羅眾賓朱霞爲酒鳳皇尊坐中各稱仁義客論
心論膽屬何人春風一夕散君庭西園桃李俱催黃
衣日暮栖何處白脰老烏啼待曙來歲陽風望得還滿
庭重發琅玕樹

後孤兒行

爲刊上蔡翁作

孤兒生孤兒生不自知苦父母生兒不得哺抱兒置懷

東堂詩鈔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東堂詩鈔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涕下纍纍不可止探尺書書兒命子午抱兒置道左
十步徘徊九步一顧屬兒勿大啼有何蔡公行收兒兒
今得父母解一上有蒼蒼之天不能覆兒寒下有蠕蠕之
地不能飼兒飢阿母懷兒十月生棄之生棄之有何蔡
公行收兒解二天地德之大兒身命之微堂中呱呱三千
兒來者一月不足去者六歲頗有餘豈無他人來抱兒
兒是蔡公兒解三亂曰抱時兒面多塵衣單衣今有複襦
抱時兒脫母索其漣啼今能自哺糜阿父行過門遙識
兒阿父側面行避之兒是蔡公兒解四

果堂詩鈔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逢行

鬢白日趨長髮白日趨短尙留不死軀勞君問寒煖出
門遇阿誰鬢髮亦有髭長跪未肯起云是故人兒

君莫非

受性勿移終適所宜枯蠶抱葉獨豹多脂兩或相值未
嘗相嗤龍潛于淵蜃蠃莫知小鳥摩風鳳皇不飛大嚼
東陵長吟采薇各述其是請君莫非

碌碌古詞

左亦歎碌碌右亦歎碌碌烹雞供廝養主人飯脫粟離

城十里舍未敢望闔閭出門作農夫手挽嘔啞車埜豆
自有莢埜麥自有花年年收五穀思得獻官家

湖吟行

水鵲開舟空爲人急啄得尺魚結喉不食風生迴槳漁
子笑集埜塘春鋤弭絲如雪窺魚不飛墮影自潔鳥有
殊情公無往詰

山人勸酒

蘭壑沄沄松嵐歷歷山空古今落英但出我尋澗側素
魚立萍微風隨翮與葉相輕山中誰人不疑客入澗然

果堂詩鈔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停遊煙難接負杖攜筇彼安在斯裴回所欲奉酒一
卮微吟不聞通詞未對俯仰林潭我得無悔

慈水孝女

女王氏母喪在堂忽被火女身護母棺焚死

皇天至仁日用有火奚爲一朝炎帝毒我解一其爛炎災

遂逼母骨兒心萬鑽豈敢獨脫解二仰天疾呼莫啟祝融

飛廉亦贖失爲反風解三願與母骸合灰一撮入地千年

黃土亦碧解四萬人讀碑淚盛如水併水作河早救母死

解五

繡州孝女

女李氏志在事親遂終身不嫁年四十七

遺我父母事人父母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解一少慕事親

十年不字長慕事親終身不字解二謂我女子謂我男子

宛然孝子宛然處子解三古所僅有今所僅然前惟張雨

後萬義顯解四暮雨梨花年年寒食麥粥一孟父母之側

解五

果堂詩鈔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果堂詩鈔卷一

果堂詩鈔卷二

甬上李鄴嗣撰

同里 徐鳳垣 選

錢肅圖

四言古詩

停雲

停雲四章簡同學也寫我心曲遙答陶公匪有

故人語默誰同

林木翠煙閑塘益雨中有斯人望衡不阻素琴在牀待

果堂詩鈔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爾同撫阡陌匪遙出戶以佇

與子登高陰雲濛濛山島猶峙潮落舊江甲子可紀歸

守北窗其歎古人千載心從

青霜既下老幹斯榮眷彼孤立匪關世情栖栖薄杜日

夕南征何以爲懷賴茲友生

取則伊邇視此執柯聿有同音汝巢子和向爲故人裴

回亦多停雲在戶爾懷如何

時運

時運四章紀遇也至人無方與時消息上念前

脩悲企斯集

悠悠時運乃邁斯朝出門眺古立我西郊喟彼先民守
茲道消束帶于田以敬嘉苗
解纓就泉逝將以濯戶庭無人天光是矚有書有琴潛
然斯足用舍既分行就吾樂
孔憂四方乃慕曾沂顏欣陋巷禮樂所歸道潛斯潛六
爻同揮斯風既邁企言可追
六籍不守風搖一廬修途伊阻適將安如寘身不食繫
若瓜壺誰錄遺民愴言待余

東堂詩鈔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榮木

榮木四章勉道也惟處必默道乃得藏日月易
邁惕然自傷

晨瞻榮木葉隕于茲上有負霜蒼然覆之昭昭大化徵
德以時爾行勿敦乃勿愾而
隕葉復生在守其根華文易散本茲不存皇皇敬口憂
方出門久焉勿失百業斯敦
日則自稽未敢習陋惕念先人所踐惟舊貴德能謙君
子之富矧余小子危心在疚

敬哉祖德豈敢中墜自昔所言九仞可畏大行當前乃
別驚驥汲汲古賢惟力所至

勸農

勸農六章示同鄉也既返故褐曰歸草堂昔學
爲農再告鄰曲

勞勞南畝疇非吾人霽顏相告弗畏我災年得存是
豈靡因惟勤勿甌以告農人

古風古雅詠茲黍稷油油在田大聖所殖矧爾下民乃
不力穡爾之不勤豈其穀食

東堂詩鈔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桑竹菁菁蔭茲阜陸童牛上坡謳聲相穆日暮各歸雞
犬不逐遙憶羲皇茲風未宿

風雨知時不曠不久上忝天心下勗爾耦豈茲及辰尙
有栖畝扶犁合勸左右其手

歲云夕矣飢石已匱爰及春耕給食何冀肆力伊初日
月難至老農告饑用茲色愧

余始爲農田父莫鄙墓田一區小人所履薄力告登未
得齊軌薦新先人敢曰致美

鼓琴篇

退山將有北行前一日稚廉召諸公畢集酒闌

杲堂請退山鼓琴寫別次日杲堂爲詩曰

高車將駕酒坐初闌先生一彈我聞其言一離思深深

微風慄慄先生再彈我得其道二水光潋灩林氣蒼冥

先生三彈我移其情三形素坐遷遙心斷續先生舍琴

不能終曲四空堂寂寞尙有餘聲先生裹琴明日遂行

五

山翁老人示余一鐫石其文曰山老雲香系以四

解

杲堂詩鈔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山光日新坐愛山好仰見羲皇始覺山老一以茲高香

終古氤氳翩然雲來無聲有聞二公于此中畫方一大

盡日看雲與相默賞三謂山大老謂我亦翁各寶其香

卧起悉同四雲停不遊遣待我側鐫石記之以表山德

五

題徐節婦遺像

霜臯先生弟婦苦節里中所稱

猗猗欄草是惟決明神之禦之貞婦之庭一蒼蒼階樹

是惟女貞神之護之苦節報成二節成伊何畢命斯畢

歷四十年寢霜食雪三夫死上書亦奇男子下及黃壚

相見不恥四誰謂婦人膏沐餘味死後圖形猶丈夫氣

五

杲堂詩鈔卷二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杲堂詩鈔卷二

杲堂詩鈔卷三

甬上李鄴嗣著

同里 徐鳳垣 選

錢肅園

五言古詩

古詩

浮陰蔽天地遊子正彷徨
方惶怨我行奚當在朔方
我髮玄已白我馬玄亦黃
淩淩中野氣手足無不霜
四顧莽無人孤獸同悲愴
奚爲送薄軀實此窮路傍
積雪非

杲堂詩鈔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餐積冰非可梁攬衣竊涕下
旅褐不得長思欲陟高
丘延頸望故鄉故鄉有流草
回颺儻得翔

古詩二章

玄颺入高商草木愁獨立鳳鳥自不來
梧桐無棲葉所懷歲寒人巖居逸難及
出戶浥微霜微音庶我禽東家有素女
十年處空房含思發蘭音步盼自生光
齊王遣白璧趙王致明璫肅肅但偃帷
眾人徒相望聞有無鹽子媒氏不登堂
願言棄膏翠來從素女桑

古詩

客行出東門人馬各蒼黃
古來惜別地楊柳不復長
浮雲冉冉行與我辭故鄉
入耳漸異音始知復一方
客衣只視帶客酒只視觴
日行不緩陸履草已微霜
登高有所望夕鳥東西翔
遠遊且自愛恐爲故人傷

擬古

微商夜來生忽已被百草
不知蕭瑟情俯仰亦盈抱
出門所思望見千里道
與君昔別離攀枝見嫋嫋
遲徊失良辰坐使光輝杳
馳情視飛蓬迴颺惜何小

雜詩四章

杲堂詩鈔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采采當青陽含榮已畢發
百卉俱承筐奚爲忘薇蕨
此物昔暫嘗豈堪解飢渴
喟彼首山人餘味終難竊
吾但食茶甘未敢慕前哲

軒皇昔憂世四盜橫天衢
靈輶日震野徒聞役虎貍
焦然歎明臺六相俱躊躇
一朝參飛龍白雲遂同驅
鴻刀翔爲鵠雲中墮桑弧
小臣空灑血昇天已無塗
橋山抱冠舄左徹誠區區
豈若乘輦日從皇以薄軀
昔傳有愚父行迫日車還
道長渴欲死六螭已大遷
咸池不可望河渭俱涓涓
至今積遺憤鄧林枝如山
余聞

起三歎拂目瞻甘泉希陽實所私下臣敢自宣願言棲
丹嶠晨景臨其巔

朝見白日出夕見白日昏車輪朝夕轉積愁如春日
月益以徙岸谷益以新奚爲懷萬感欲歎俱遙循語彼
宿草下使知造化仁生當保體髮沒與松柏鄰

古詩八章

孤蓬行千里豈爲性好遊特以微薄軀隨風聽沈浮灼
灼西園花斂根歸蔀收桃李各能實當春爲我秋茫然
顧一身裴回安所投虛名自簡束出門念前修上畏白

東堂詩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日光昭昭未能酬青霜表末節諒哉古所憂

菟蘿思所依託身得松柏上得交青雲敢謂此我力持
此示飛鳥高岡附羽翼

龍潛尙在淵飛雲識與俱鳳鳥雖未至世人頌羽儀乃
知采山者藏身揚其輝茲風猶未薄千載庶相追
浮雲隔天地遊子安歸與平生惜情款願與君子俱南
鳥不還翔未得展尺書秋風時開帷心知我躊躇千載
同榮名豈在聚一隅君亮懷宿緒所得報區區

今日暫相親明日遂成故人閒車馬衛少于白楊路驅

車陌上行停車問丘墓逝者無萬年歲月不能誤人生
立榮名華髮未爲暮悲彼達者心斗酒欲相度

聞君有斗酒乃得千載情嗟彼絕世下惛惛守六經風
雨集吾廬隱然不敢鳴豈不鬱所懷量質存硜硜瓊田
有嘉草誰能采其英

問君來滄濱千里日已暮直爲謀饑寒投此猛虎步嚴
霜一執手忼慨復回顧願言結同音念我平生故所謀
諒誰陳君宜思往路

昔有重知我此念良已深裴回一決絕白日爲沈吟玄

東堂詩鈔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騷欲凝霜蕭蕭吹我衿攬衣起長望明河中夜陰慙無
豫子劍以報燕丹心千春爲我歎此懷匪自今

古詩九章

秋風今日起將吹遊子裴遊子從此辭驅車蹊路傍且
復爲君留尊酒敘顏行萬里在斯須執手焉得長豈不
勤勸酬酒行終在觴人生各有土客遊安可常飄蓬顧
本根征馬懷故鄉越燕一微禽熙然獨南翔

青青苑中樹磊磊陵上石人生追昔遊惘如百年客憶
我赴舊都停車當繡陌陌上塵相追冠蓋日交錯兩宮

鬱復起九門杳以隔麗質自天來嘉材自木出絃歌曼
方生夾路芬蘭發中夜聞麟麟知從上相宅

置酒此高堂觴盡不知數眾樂各以停徵音獨三鼓玄
鶴南方來舒翼當庭舞四座皆言離誰明奏者苦人生
多悲心忼慨貴得吐沈懷難自宣奚爲望終古曲盡河
宿稀涕零紛如雨

皎皎望良夜攬衣紛流光憶昔怕故人撫音中宮商聽
曲得其微妙解斯不忘今夕亦嘉宴絲竹盈我傍一彈
起三歎哀絃摧不張亦欲援他琴愁登故人堂平生執

果堂詩鈔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節無爲知我傷誰言金石固聊以喻中腸

薌蘭生深谷惠風所不忘榮落中自知豈爲君子香我
欲攀茲草以貽性所當迢迢望秋澤彼美在何方

玄夜有餘輝離離散華漢星出益多流光各遙盼嗟
獨彼參辰睽心不相見褰衣起徘徊幽帷開夜半嚙昔
惠高言金石無中變十載奉君期奚爲不自勸膠漆一
以離水枯白石粲賴有絲竹音可以寫哀怨願言持尊
酒追敘平生譙天遠路悠長無由同羽翰

蕭蕭歲云秋淒風一何早榮落各有時植根難自保念

此幽谷棲委身亦以眇常恐切微霜萎謝同百草物過
亦何常芳菲隨所造采我遂如蘭棄我遂如蓼思君失
良期離愁漫浩浩舊恩憊得還重使容輝好

停車望郭北但見丘與塋中有毅死人與我昔平生原
塋何茫茫秋風爲悲聲送君已黃土恍如在遠行白日
方菴菴歸彼泉下明人身異磐石奚爲思不傾虛名當
壽考奄化終何成

幽暉盈我庭仰視羣星列今夕亦良會斗酒幸不薄爲
樂若待時沈吟每易失四序不我留晝短夜相逼來日

果堂詩鈔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能知逝日遂成昔人命固有常憂遠亦何益祈得心
所歎不祈年滿百笑謝王子喬醇飲當服食

古詩貽梅菴先生

南國有才人築室居瓊華開衿似題日發采同朱霞翔
翔宛與雉冠蓋紛相夸文軒停主宅稚帶譙侯家未識
絳河隱豈問玉衡斜盛時謂可久良會期終加驚蹙動
依夕羲御俄懸車當時四座客雲散俱無涯悵然翹我
首天衢日以遐曜靈自迴炤毋爲鵲髮嗟

古詩貽徐掖青

東鄰有逸女素影棲空堂夕組芙蓉幄朝集芙蓉裳藏
輝若微月見者遙仿倻能托晨風致此雙明璫敢言
接芳訊流馨實所望豈識春華姿窈窕獨懷霜願爲榮
桐木結根阿閣旁

古詩貽林太常殿颺三章

喬松眎菟蘿忘爲身所援浮萍依大澤遂得相波瀾君
子揚德聲屈體非所難一朝托綢繆微軀得併肩敦懷
既已古逾久義彌宣疇能答春陽猗猗深谷蘭秉節儻
終固幽棲非所歎亮君鑒區區申此平生言

東堂詩鈔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昔聞有仁鳥其占維火離發音中夷則龍騰爲羽儀一
翔下帝庭五彩何紛披聖人既厭世悵然歸海湄合宮
徠虎豹阿閣巢妖鴟琅玕摧無實灑涕扶桑枝況余本
庶鳥守此卑林棲玄陰蔽九埜斂翮方躊躇翹首望丹
穴令德景在斯願言聞賀世窈窕隨其披

蕭蕭淩霜幹四序同蒼鱗下有桃李枝開顏爭向春榮
華雖有時誰知非我辰徘徊望廣陌車馬何駢駢故者
不復益來者日以新平生攜手人各自相燕秦實此懷
中書三歲始一陳忼慨不復道膠漆終難分

古詩爲錢退山作三章

蒼蒼寒歲柏根葉常相知蓬草隨風颺不自辨東西長
安陌上塵汨如海水驅車馬過相觸誰別其賢愚君從
此路去高義能終持是物雖易遷難使磐石移歸歟慎
勿忘踐此黃髮期

君道歸故鄉唯上先人墓兄弟三四人各自有行路還
家仍似客旅草發當戶草色異鬢霜春風無新故飄然
重出門遊子斷百慮祇見臨當行爲我一返顧念此久
竚立白日黯已暮

東堂詩鈔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有古人琴請以寫離懷爲我鼓再行遊雲爲裴徊客
心暫相辭餘音更遲迴惜若置薄軀臨水登高臺人生
五十公齒髮日欲摧此會亦以老何但來日衰願留未
絕絃重爲故人揮

同諸君集梁公狄先生寓舍夜酌酌月

暮鼓報微涼新月炤梵屋下有孤吟人素蕤泛漣漣月
貌落中原劃然照此獨四聽斷人音秋蟬坐高木手開
冰雪面頰垣難閉讀瀝酒結心鄰山川匪異域僕夫斲
觸屏鑿落忘百覆數載憶茅檐瓦盆對日哭豈意集天

涯各出秋心沃口嗽齋房芝霽我萬古目山鬼瞰空堂
淚雜酒一斛

秋懷同公狄先生作九章

我心悲四序秋天不可長登高莽難辨中原亦奔茫長
跪復西嚮諸陵黯蒼蒼東髮讀六經豈知早投荒夜中
迴月御若木應可望裴回入空巷旅穀顛滿筐憶此句
踐國霸氣久未央曾聞采葛婦悲吟奉吾王薄脯臨淵
水君臣淚盈裳

亂楓裏江浦遺叟步拾秋往事不可訴欲語生百憂河

果堂詩鈔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倏破碎毫眼識其繇有雲來滄海視我同悠悠千春
石頭水斷鎖失中流江南仗王謝乃與鼠輩謀遙傳故
常侍遺孽亂神州舊京猶未覆士氣鬱已囚藉卉今何
所六朝雜松楸潛行未敢哭日腳柴門收

南登白雲山巨壑萬年在老藤緣若梁蒼虬俯承蓋崩
剝傍壑深日渴陷其內我行已及巔得與飛鳥會憶自
伏蓬茨三年漸短喙嚙雪猶未乾蒼茫喪蘭佩豈意躋
危嶺復窺天地大延頸始一訝林木助幽巖雲黑古西
陵東望哭再拜朱囑暮歸來迢迢關水外

力耕焉得暇我倉廩不盈長鏡新所習敢竊上農名土
荒廩未易芟柞接長贏班荆雜農子風雨入邨評憶當
開元日曠田一寸耕坐中起父老長歎淚縱橫白髮苦
不死今聞長角鳴昨傳火帖下租吏已出城東家寡妻
哭病男去黠兵窮林失草木山犬無舊聲太平儻再見
所嗟只後生

萬古最傷心蘭亭夜半雨六陵失金鎗守此一畝土亭
下孰長號寒食孟中黍雲嵐幾處同故宮弔甌堦長溪
不了愁豈在吾生補蘭足走空山忍饑采葆旅五年八

果堂詩鈔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徙家枯魚重入釜愁來不敢言吞聲餉苦苴六籍方賜
灰腐儒等斯鹵壁隙小漏光當塗見鬪虎欲哭且莫高
詩人敬天怒

葛巾已十年寒暑不敢除裴回自顧影人應謂其愚出
門無殊路只識故人廬松廳肅肅下同開石函書抗言
既相入脫粟每不餘一朝耆舊色乃落斯人居桐尊藏
寂莫黃農嗟未徂秋蟲助高響獨市我牆隅卻憶十年
來荒厓葬鼠須西皋墓側田草蔓不得鉏鐸鐸聲聲淚
秋衣各已癯男兒亦有身豈爲霜雪驅

食荼雖失甘苦心得聞道養此不死灰冰城側身老骨
相亦已枯中懷殊未槁遙見當途人理髮自云好日趁
肥馬塵不覺衣裳倒惟有處士廬三炊難一飽霸霸吐
微光夜落秋星抱尙留數冊書遙取古人考聖賢無畫
塗卓犖惟所造默坐習解顏惘然對神保

我攜古時琴臨河寫漣漪此懷落人間淡淡誰遇之乃
有一先生萬里抱同癡遊囊開數卷蒼然無近辭坐看
寒潭影落此百尺枝短詔向我彈解帶高風吹自持一
尊酒微誚賀公祠云何八十叟始與鑑湖期回望西臺

雲奇吟喚蘆茨吳江昔日淚千載遙相思

東堂詩鈔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人緒無端一往自忻惻秋氣集小庭古今其棲息官
官儻相通燕越非殊域靈狀雜往還追光何所得有時
坐兀然悟心起微感足音是誰來面帶廣陵色蘭芷本
同岑豈云隔水國秋花糝幅巾素心具糲食與之忘晨
昏理感互省齋開衿納瑟風相脉各無飾一片石嵌巖
終期勒幽職

草堂坐雪有懷公狄先生

數數愁出門出門失故幘不畏踰弱泥草履亦自惜烏

鷗夜各歸雪花埋巷白草稈壓荒檐久恐非我宅陳趾
未敢伸土堂半壁圯窮席聊蔽牀北風善伺隙籬犬向
主噪鬼車盡相嚇空梁終歲塵但見鼠行跡僕夫厭作
糜糲室遲煙斥溼薪侮宿火炊薪若炊骨脫粟既難餐
豈無千里客莽莽望江湖故人誰發夕

秋日郊行同梁先生作

白衣步迎秋商風動林莽窄足未敢前白骨紛相挂回
頭語僕夫投鐻恐無土荒荒處士邨晨煙待夕補候鳥
久不歸百物昧寒暑負杖偃荆扉日光乍漏午屈蜺垂

東堂詩鈔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方瞽然復作雨手刷青桐枝悲謠叩瓦釜枯蠶入我
帷有聲答吟苦

同周甓堂過宿東皋草堂作五章

雨脚聯昏旦白日不識午霽心在茲晨理舟具鐫無僕
夫問安之吾友在何許但去亦易知高煙停竹戶

水口住千家虎落各自葺迴源盡到門禮樂具舟楫草
堂獨向山老樹左右立通煙本一村雞犬若不接引客
候啟門寒光拂几榻太白當主人集坐忘拱揖吾家舊
六峰指視最先及湖南諸遠山天霽嶺嵐溼奔影須臾

中酬賞猶未給勸客且勿言靜察其開闢

爨火冷中廚倉卒具菁筍貧亂各東西對此亦惘惘薄
酒遂五觴黃齋更手村半生幾主客燭花未敢盡各自
鬱中腸鹿盧語相引山鬼不得來嚴霜斷前珍

憶昔始值君君年十八九布衣覓試官我獨把君手隨
爲萬里行茫然隔杯酒吳興異風煙尺書亦難有豈知
再值君鬢鬆各鉗首移燈重黯然開顏自知厚獨此老
華冠崎嶇報良友相勗在終堅古巷閉深柳

屋角觸迴風舊瓦中夜墮殘燈乍失光山窗蠶紙破對

果堂詩鈔 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未肯聞縕被遮肩坐四聽何寥寥僕夫駢聲大誰人
識此宵聲涕俱頓挫若木終有期荒雞莫爛臥語半起
問天我生亦已癡

築先儀部墓紀事十一章

出郭望東皋墓門十世在先公未藏土鬱鬱知有待乃
卜太白偏物土果五采山川蘊靈根白日發千載

筮言在茲晨告土關荆刺紫豆陳薄牲肅拜以行事裔
裔空山靈紛然鑒酒食眾夫各理鋤及時力競肆日中
暫解勞日入畢歸次作止預有程始銳匪可恃側聞有

雙虎夜渡南溪逝嗟哉貌爾誠明神不我置

肅肅埜氣嚴日景未昇千寒寒展微勞慚此一筐土四
體遂已疲敢與眾力伍還坐視役夫溫顏益爾村斗酒
稍不薄聊以慰作苦

豐土上齊丘剝土下齊晦累功匪一朝提攜隨眾後壯
夫取盈燕童子亦舉簣用力雖不同小大各有負往來
日連連平麓起部裏積小漸致高斯意聖賢有夕陽告
息肩咄喻相對久

西林多荒蕪南山多枯木驅奴荷斧往人採數根足小

果堂詩鈔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枝置山庭大幹歸鑿屋天昏眾燭火烈烈炤陰麓架樹
巢空山危心藉顯燭墊獸避夜光山魃驚燁燁燎盡漸
無煙瞳瞳發陽谷

朔風暮合雲濛濛將雨雪禦物宜先時追茲理襪山
中念觸寒預恐手足裂夜半起引衣廓見列星出須臾
開曜靈玄陰散不結陳夫體漸迴我愁脫然失眾氣赴
朝新願言勵始卒

立木轉雙組其末繫巨石輻輳上高岡進寸如進尺左
右夾相持敬徑畏額仄五步一暫休發聲齊眾力移木

稍及顛顛驗適所歷下下勢不難翻戒慎蹉跌古來涉
世理險易交得失解組置坦途始各定顏色崎嶇念汝
曹翹首重歎息

白日荷皇天赤壤荷后土役人俱陶陶譚笑釋辛苦蒼
然兩僕夫紀綱頗得所日月行有期就功已可數無憂
爾力痛先靈實所怙

十年相一墓子力亦已微先公居此室幽壤開光輝大
鳥翩然來五色紛離離中霄動風馬放悲靈旂歸悲攀
不可得淚下誰遑揮

東堂詩鈔 卷三

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間昔起凶功不敢役童僕朝封五尺墳夕生尺五竹哀
余實區區先人幸歸域賴茲眾力成手植蒼宮木庶其
從古賢東帶耕山谷
起城崇五尺雙闕以植表闕石圓祠壇松欒開墓道斯
制匪敢奢厝宅尙堅好不見誰家阡石鳳臥荒草先人
遺儉德藏瓦以爲寶

次陶公懷古田舍二章

恭聞昔賢軌咨嗟未得踐復褐謀其天薄耕豈容免報
此好天時鄰疇語交緬柔風怡人心春衣此時善日暮

相諧歸炊煙幸不遠誰咏古幽風茫然獨忘返仰視參
星橫斯懷良不淺

食乃力所營曳裾敢歎貧天生好禾黍意以答小勤遙
聞荷蓀翁自云義農人度陌與論交情依若非新驅羣
佐其勞主客忘猜欣高車日棘棘奔熱自知津人生各
有務所願與爾鄰陶然忘甲子永爲上皇民

刈早禾詞二章

余適爲農夫乘耒往東阡豈不憂饑乏薄土聊自佃日
暮相攜歸巷中喜初煙茅欄通夕景半牀雜簡編慕古

東堂詩鈔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餘載奈何負昔賢旦夕高風生四腴未暇便常懷劬
苦意書此示東田

東臯有廢土三年始得酌勤墾所不惜恐爲田父嘆雨
澤幸無頗同疇高下勻刈禾黃漸了遲苗潤如春鄉閭
賀乍飽餓夫色漸新噴噴集羣雀物情亦知欣頻年厭
兵氣我里幸各存子孫守其業世爲古墾民

跨牛至鄰家泥飲

余是蓄牛翁家有牧牛子晨興自跨牛牧子臥未起乘
牛若乘舟春風蕩趾趾草色悅牛心笛音動鳥耳解顏

及異類高吟亦不止遂憩一茅檐兒童走相視老農重
客情魚鱸列數簋各幸保餘生禾成且歡喜回顧最少
男驅牛飲泉水羨余城中人田居肯不鄙鄰曲古所敦
盆瓦今日始

齋中讀書次康樂

酌幽自有源奚必在林壑小廬未謝人情閒坐冥冥坐
久無遜音翼翼聽歸雀莊讀古人書筆墨豈罔作小慧
棄其餘高文不敢譴以茲對昔賢昔封畫閣閣古光矚
虛衿萬念屏哀樂竹柏佐庭陰餘生於此托

果堂詩鈔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梨洲先生同晦木澤望過宿草堂

寒風拂高樹西日尚垂光獨處生躊躇率爾褰吾裳先
生肯惠然桂柁自何方攜手獲與偕登我先人堂愉顏
接班坐得從舅弟行草蔬媿修具薄酒感傾觴通衿發
款款德音焉敢忘君子履高義前修益以章小人懷懼
心恐使遺德荒名車慕遠道良璧敬中藏願言副金石
千載以相望

山樓

日夕坐眾山空嵐不知溼太白時我前鹿巖別疏立輕

雲時往還兩山始郵接秋光無定容俯仰每不及歛然
隨飛鳥林煙各小集寒碧散空郊靜久同吐噏十里候
樵蘇殘曠未全入

咏齋東竹三首

仲春茂草木植物須及時齋前一丈地疏闢不暇遲向
愛東林竹遷陰使在茲密栽亦復疏深淺各適宜停雲
靄已候棲鳥如宿期宛然對故林夙情亦爲移靜聞夜
來雨使我根葉滋有生感造化微植俱不遺一托幽人
舍吟獻得於斯

果堂詩鈔 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曖曖修竹景初陰庇南窗微風拂其枝吾卽爲之涼徐
徐及我懷素衿相悠揚不知當伏日左右如高商起行
扶輕策顧景聊徜徉歡言愛吾廬斯意通柴桑邈然千
載下寤寐以交望

晨夕看新竹靜坐無云云好風不知來葉葉聲相聞以
茲發幽懷倡余良殷勤齋居閉寂莫通音惟此君世人
尙酬答何事相紛紜終結無言交澹然共停雲

喜霽

下十四首烏石紀遊詩

同掖青且中約入烏石是午余先至學樊堂上

小樓候霽見層巒盡出煙日始澄聞二子已舟過矣

登山必選山奇處不可失其次則選侶同岑務同骨是皆可豫期所難者選日茲辰煙始霽遙見諸峰出應聞高人來巖壑意無嫉冬日肅山容是物聞瑟瑟常與二子云爾我抱寒質豈必待三春花草趨山熱

始至烏石山菴

次日天未旦余即放舟行二十里至明堂乃捨舟行復十里屈曲松杉望煙而入始見高氏山

泉堂詩鈔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菴時二子待余不至猜卜未已忽見余冠屨從

山徑來笑語遙答

未明獨理舟望影追二子梵鼓告初晴殘星白未已稍復見蘆人壘荆出弄水前溪尚可通捨舟意取邇榛徑踢寒光應先上君趾豈爲昔所經索幽意向此漸入掛古楸一菴遙在指開扉正望余高巾穿角履不獨君莞然僕夫各色喜荒爨炊松鬚飢畢遊方始

禮南麓先生墓道

飯畢出拜高氏祖南麓先生墓見古木森然碑

表甚古守墓者數家園廬疏列因歎前輩遺制不苟

昔賢卜一丘流風蔽來者豈如碌碌人委骨任土苴余來正衣冠再拜碑銘下空岳啼了鵲苔花縛石馬昔栽尺五松採肪已盈把守冢猶數家山房肅古瓦俎豆生儀光舊臘得在野咨嗟告後人莫替瓠桑社

山行失道

出烏石山後擬上長岡偶失道落叢棘中竹葉刺肩路隙不縷同遊者閉目偃行三里始出

泉堂詩鈔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習僻厭平阡歧道入榛莽窄足不肯回牽拂堅初往稍進益無天竹葉大踰掌隙處觸瓣雲日脚不落壤視體若區松漸偃安得仰兩翼競翅張冒棘先用藟導者未識誰後趾蹴前緡人獸盡無音但聞碎籜響三里幸出叢目光久瞠睜始見樵子行訝我反山題

得杖

出叢棘後各選石雜坐土人俟余輩色定氣定因采竹爲杖各贈一莖乃得進

既出險盡瞻前乃復呌小憩對古松支離類此叟策

足恥言疲終落僕夫後山人指爪強拗竹等拗非憐余
進一莖茲意感君厚忽若當顛危倚身得奇友山魃不
敢爭空潭戰蚋蜉翼足若漸輕影逐孤雲走大謂二子
云騰嶽等培塿

坐長岡高處放言

更造絕頂隱見海水雷奔雲涌氣浮萬山回望
城郭簇若蠅垤因與二子歎彼中人終日驛走
何事

陟此眾山顛誤足踰飛翮嶺腋松干尋吐杪僅踰尺遠

東堂詩鈔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眺乍睽然靈狀雜開闔寒光忽炯散天水始分碧海風
吹鶴衣徐聽隱塢碧躑跼走百神日小氣不瘳回歎城
郭人炎塵一圍矣卒卒驛死生萬垤斂蠅幣豈知山澤
精先入幽人膈高處沃雲英奇理自奔迫片語鐫駸駸
留賞延霄客

坐吉祥菴

稍進乃見山僧結一菴於上瓦棟尙新繞菴有
茗樹千本余輩憩坐久之歎慕而已

回瞻所歷塗豈意踞其頂適有鐘導之紆步復前嶺斗

上翻得平霞樓卜斯景果有鬻顏僧苔龕獨退屏佛座
炤珂眉一童炊幽炷供盃貯宿雲泉郵笥作綆竹鶴開
梵筵木奴耀簪簪空山更何營僧業千株茗余叩師不
訓繩坐默相警欲留惜未能烏呼催杖影出谷怨夕陽
發我下人境

營隱

是夜歸宿烏石掖青因歎余輩十年筆墨誤爲
名驅今身世已若此尙萍棲未定所謂內負宿
心者矣旦中遂請分田割廬招掖青共隱于此

東堂詩鈔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二子各欣然命余預言其樂

憫世憤世心俱從城市出若夫坐空山堯秦無異日十
載憶登壇慟哭埋文筆誓將共吾子顏笑留皇質草堂
許割居未苦營茅簞墓田約耦耕十畝三畝秋驅牛合
一宮通煙接巖室各自羅盤飧誰能辨主客終年不著
書恥復爲世述草木共春秋吾生固有畢

尋紅樹至永福菴聽經

次早出烏石行里許居人織木爲梁橫置溪上
度溪始出壩口遙愛紅樹密處欲造其所行二

十里始至林中一菴山僧方踞席講經聽者數百人語拜蹲脊竟不辨一字而出

冬氣 不枯楓葉含霜繡遙慕紅處好併覺人煙秀緩策十里行意謂逢前岫溪迢更小梁取徑疑左右山容善誘人若遠若易近約途復半前漸與白雲就幽情未給賞傳響忽梵奏遂入一林叢雁堂值新構老僧獨踞壇妙理宣句讀山人頑於石羣語塞庭廡未譯僧何云南膜額競扣法螺逐山魃石臺飽鳥囁難迷共出門日午芙蓉漏

果堂詩鈔 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上靈峰絕頂望壑

出菴擬上靈峰望山勢斗甚喜有級可拾行里許旁見巨壑蒼黑不石森然盡處與寺接因約二子待春泉震壑當更集聽於此

同徒趣未闌倦足沿巖崿仰望空嶺交木末接雲腳取徑凡幾盤危級開犂确屢曲勢小紆遂得引遊屨蒼鬱下望深五里傍巨壑冬嚴瀑舌瘖洞隙踰老獲黑嶼枯不潛叢陰溼氣零琬石劍杪鑊奇鬼森相撲山僧愛聽泉新竹緝虎落余來錫益間塔立荒哀樂對此悔平生

早被章句縛歸攜幸不廉翠嵐貯滿囊

至鄧峰草堂

下山行約十里夾竹如巷菁菁襲衣土人指曰近鄧峰草堂矣余意爲前人隱處至則僧舍爾菴愛其名僧愛其朴

此亦梵屋耳其名曰草堂老僧無衲氣處士同行藏半扉辨客履引我坐藜牀訓客吟言詞坐久喜其齋自云山寺瘠脫粟不滿瓊鳥鼠念僧貧留果充餓糧舊栽扶老竹新業蕩花塘左有泉一潭木石養幽香綠煙常不散

果堂詩鈔 卷三

三三 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散盥肺汲驚漿勸客且坐此夜受星氣涼

宿舍利塢下尋古碑版

自草堂入阿育王寺煙瓦滿地遺構不存惟舍利塔廟僅在道上臥古碑二一爲宋蘇學士撰文肅閱良久傍爲張九成泉銘其書法獨妙僧云尙有元揭傒斯一碑未問所在稍出乃見廢園中有立石不仆者則金華宋學士碑文也

高文落千春得壽及山骨炯炯古塔下佛珠爲日月老松願承蓋坐若不敢髮前潭有蟄龍震雨頻浣刷幽氣

巢巨壘風雲看出沒余適尋山門舊基瓦難坐支解歎
佛身諸天坐茅菴昔時鸛翎花剗根鬼火屈獨見尺草
中臥立有碑碣肅若對古人束帶先上謁讀字先以手
斷處終暫闕同遊幸異才精感足互發跡畢久立煙三
歎生悲咽百年各有生曾供石幾閱

歸飯學樊堂

次早出寶幢河舟行三十里至學樊堂莊人已
設雞黍相候遊終矣然余與二子各未有詩記
則冥尋追寫遊方自此始耳

果堂詩鈔 卷三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默坐對故人不語自珍重待各東西驅悵然復入夢山
澤余夙交關情亦實其茲遊已告終杖屨惘如送始覺
向所歷羣景森欲動引諸心目間漸爲筆光用譬諸善
繪人巖壑豈畢供冥追在須臾落紙遂難縱二子並蒼
茫抱僻不從眾一水闊如天別後甚始凍

積旱得雨後泛舟至草堂二章

屏翳久失時川渚盡枯蘊喜茲甘霽施奔流乍已初朝
霽散平皋山水含餘潤浹草尚津莖密林葉垂汎潛鱗
戲新瀾脩羽歸泉振細懷眾情欣余榜亦以進目送幽

垌開心隨柔槩遲遲翠似難親乘流渺然近翫物洵有
期散襟得無悶屢曲造蓬居望衡誰枉問

昔余秉微志東舉營隱室靈筮獲所棲植援功稍畢萍
游未得安蒿徑常苦闕夙懷中自敦疲驂思故轍鄉曲
遙相迎褰衣各愉悅乘高覽前垌極眺左右豁湖陰滋
遠嵐層樹遠相出激灑浮霽光杳蕤媚幽質開軒引蘭
酌盈牀理細帙行雲有還期倦鳥羽暫輯玩俗終違心
適我在獨立願言守沈冥高矩尚可挹

泛舟東錢湖同徐霜皋作 下六章登福泉山詩

果堂詩鈔 卷三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結遊慕春餘齊契得吾友愛此古鄮湖盪舟下水口柔
槩聽風行湖光四面受遙色秀山家餘暉帶門柳一峰
領眾嵐龍嵒盡俯首孤霞插中流茲意非可耦湖山相
濬激披襟與之久世人徒趨名遊觀事亦有歌吹喧西
湖盡在白蘇後未若茲湖佳幽尋自不偶千年隱學處
靜氣寄巖藪終日唯單舟煙瀾集吾手發興旣我曹奇
唱庶無負風迹留古今斯文儼同朽

自大嵩嶺上二十里至福泉精舍作

拾舟上樵逕晴眺分纖毫循塗凡屢盤獲奇隨所遭朋

崖露雲根長風勢漸驚諸巒徐東體始識身已高過雨
忽足下髮上天氣交在與尙苦疲何況昇者勞首虐乘
人車筋力嗟爾曹斗上復稍垂豁然開林坳老松得成
鱗巖土抽春毛梵僧構幽棲人龍同一巢入門氣得蘇
豆筍羅山庖到此慚浮名徒爲猿鳥嘲我何不徑然將
家住藤梢

登望海絕頂

天風吹客上斷竹翼我身廓然老目開得見天地新大
海涵其前萬象趨嘉門亂巉巖相持黃牛三寸蹲太空

東華詩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積終古一氣還渾淪日車晝夜轉爛爛推星辰長江飄
素帶巨湖注盈盈眾川盡小心東流奉至尊仰望三神
山縹緲失金銀欲把東皇衣垂髯拂小臣陽鳥忽以墮
朱鳥來紛紛安得千巫咸一一招古魂同臨睇髮叟灑
涕迸奇文尺五天下語地上應不聞

里田嶺五里大風霧至埋雲菴作

出門未十丈萬狀習以闕大風夾雷行白霧如雨溼
黎啼不已騰蛇盡離蟄勢推兩儀翻聲驟百靈急黃父
咽梁飽魑魅跳畢集山藁一腳仆彷徨兩頭繫覆覆數

步迷颺颺諸巖入將歎不成噫欲住足難拾暗墮即百
仞舉身蹈兀岌我生歷眾死奇險性所習漸老出危途
豈謂茲遊及五里憩埋雲飛廉威始戢坐久面色回稍
得舒呼噏太陽復吐光藉炤衣裳溼百年有顛傾微軀
仗獨立失足慎須臾斯義儻終執

下水磨嶺腳

登輿縱新覽山川喜重霽解顏謂與夫徐徐緩前氣適
冒皇天威微生飄一蒂汝曹傾命力觸險良不細安步
莫忘危豫防在既濟墮堦不墮山聖戒所深記五里落

東華詩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磨始得踐厚地回瞻憩腳所埋扉亦天際半下尙雲
中絕頂安可計昨來臥山牀真與飛鳥逐片片堯時嵐
從斯入夢寐

大慈寺

漸遠山麓行風輕拂五里細麥秀哇哇野色亦可喜爲
慕贊公房遙尋煙靄裏竹色擁山門浮圖漾池水坦步
登山堂靜氣肅席几坐處一峰尊雙樹夾恭峙幽嵐四
面來松廳入傾耳延我上繩牀傳餐亦移晷敘別惜恩
愍後期屬相埃秀有宋相墳史補饗亭若初起六陵一

增餅此公翻血祀大龜攫碑倒遺笑冷人齒豈得山川
靈報應奪常理重把冬青枝太息追所始

古詩爲寒泉子作四章

泉寒始可枕石寒斯可牧荷斧猶在手斧音出四谷瓢
中古漢書坐當楚經讀徐聞風榛來天地散靈廓安得
日陵峰從公斷黃獨

至人棲人外與世相相徧漁父愛遠遊過眼失青黃奚
爲無心雲因風輕低昂終日事海鷗兼葭亦無霜豈若
在山泉鼓蘭自知香冷然洗盞處巖壑生寒光

果堂詩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杯不罔乘一錫不罔飛一泉復一石道人論是非炯
然佛火下高士相因依虞泉無餘景空山倚藏暉門前
稻畦色畢歲在公衣

月中起攬衣幽人常肅夜草堂遙望衡千里一精舍山
空失古今草木自鮮謝請留片石寒積葉待吾藉

送慰公六首時方讀孟東野集

慰公擅高才介師負至性吾有兩釋友死生留分徑憶
我哭介師衰涕幾無膾慰公近始來與我淚相併山花
立私位謚之日真定藉此告亡友千載自我命方圓得

蟬連時時通答贈奚爲復出門不念老友病幸指秋籬
花歸期已先訂有杖輒好飛釋子每不靜勸公眞結茅
坐老名山磬

我有一寒交黯黯枯竹燈我有一苦友墨墨老藥鐺相
守二十年敢欺不敢憎搖我殘齒落引我白髮萌我腳
仍兩板不得踏山行我耳仍兩葉不得聽水聲齋前五
丈地畫草如畫城遙遙太白峰朝夕來相迎中有我老
友謂嘲堂老人愛我誠不輕奚不仗禪力立驅病百程滅燈
碎藥鐺卽眞五嶽登

果堂詩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日風一番桐花已霏霏昨日風一番柳花復依依但
覺春易來不覺春易歸片片花飛中公去亦隨之從來
河梁淚不上長老衣爲公灑數點卽掩兩竹扉

笠山戴一笠包山裏一包自非方外公安得任逍遙此
公況非常風骨較我高行瓢帶漢書坐船讀楚騷世上
方袍人陸陸非其曹誰從培塿下而得攀松喬

聞公說包山使我亦色起縹緲第一峰我卽住其底湖
光瀲灩來日月出屋裏一杖據一山一瓢盛一水況說
此中人士俗殊可喜樵橘足充糧原要自行禮朴氣被

桑麻古意徧男女此中可避秦別立一甲子我聞誠欣然不覺病脫體請公營禪坊爲我置牀几無使劉遺民不見桃花死

適見孟郊詩讀之復良久春燈開新花猶未釋我手愛其贈淡公意篇人外友飲則舞短簪歌卽拍銅斗適送慰公行因之詠數首淡公與慰公風味得似否我詩較東野豈便出一口但喜筆墨間掃盡俗花柳灑出泉響清洗來崖骨尋取投詩鉢中知公得未有

慰公夜聽老僧說大龍湫余爲述其語

果堂詩鈔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兩山劈相對體凹而頭出怒勢角終古欲磕僅不磕飛瀑白頂來懸噴下離壁驚颺習吹過左搏或右結急裏萬串珠疾圓千捧雪立下觸驚暑一跌撲再跌迴颺習吹轉幽物尙未壁磴石復一響片片始飄屑風伯大奔忙雷君喊無歇百鑿不暫停混沌至今日慰公適語我夜同老僧楊聽說大龍湫驚起喚奇絕恍若置此中狂叫蕩魂魄足仄不得收目瞬不計睫始歎世外奇天地偶一設老僧旣善狀得過慰公舌慰老旣善談得入果叟筆山神最遙待高僧與詞伯請更說匡廬泉聲落三

疊

霽後草堂觀穫二章

黔羸濯火雲家除十尺舍刈杆置前欄墮粒補土罅天晴水鳥翔蠓豕始賀救出門望鄰疇移牀就樹柘枯爨各生煙兒童走臂下飛魚重念家壠口循溝塢長畝已謝衡餘澤尙停鵲擊鼓走村巫穰穰告新稼白藏在晚成神其思莫聲

茅堂各傾簪篸婦出井里收納及新晴敢辭手足瘠穫盡見遲苗繡綠復瀾瀾田烏啁殘葉羣飛集中吐數載

果堂詩鈔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非我秋一朝報勞耜日沒始各歸螢燈亂陌市妻孥各相慰一盂當祝史饑顏暫得回四體若脫痕呼天更有祈西臯土尙燬

草堂促耕

去冬少待穀入春益已傾費糜給耕夫忍饑望禾青薄糜愁亦盡壘上無譟聲攜筐勸息耆力以用乃生天心賴不緩煥氣日夜蒸禾風吹我飽今秋諒有成勉矣時可待上農古所名

果堂詩鈔卷三

杲堂詩鈔卷四

甬上李鄴嗣撰

同里 徐鳳垣選

錢肅圖

七言古詩

城南曲

東風昨夜散桃英朱闌十二聞含櫻欲識江南春若許
但向城南麗日行江南春色城南在聯天臺榭搖波碎
翠笛高垂幽霧緋綃帷半掩彫雲鬢捲簾窺帷光四起

杲堂詩鈔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臺前爛熳皆羅綺紫燕之絡高堤來青雀之繞細湖
柳汀絮起迷雪汀花嶼香濛接煙嶼錦茵半驟揮彈兒
繡幄多圍挾瑟女城南女郎爭玉貌城南遊俠俱年少
蝦頭夜傾秘監祠魚腸朝拂仗飛廟當場敵手縱千金
滿局纏頭酬一笑急吹曼撥俱未停龍膏蠟粉相耀
此日遨遊各騁神此時陰霽盡良辰誰知一夜龍沙入
碎綺纖羅片片塵十洲銀閣來如夢千樹金城摧作薪
寂寂湖亭巢白燕悽悽月島吹青絳羯鼓催闌動長角
金鍾泛乳吳醪薄射雕百騎城南歸亂踏桃花幾處落

胥湖行

八月高颺天上來胥江疊浪如山堆伍相揚威不可觸
秦皇當渡空裴回雷驅雪擁洪濤起北赭南龜愁對峙
白馬疑奔練影中素車隱動鞞聲裏鴟夷之器未飄風
屬鏤之鉞尙吐虹野廩纔入夫差苑蔓草旋生句踐宮
吳亡越霸斯須度獨有靈胥難霽怒涌勢常愁地軸翻
傾波若向天關注胥江濤險有如此不煩鐵鎖沈江底
飲馬誰教水伯通控弦誰使陽侯徒吁嗟乎巨壑填盈
精衛石朝可枯潮夕枯沙蘭亭夜抱冬青枝繁榮之涕

杲堂詩鈔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可絕

杜鵬行

春風漫漫百草綠登臺獨展傷春目惜別初彈蜀國弦
懷歸再理巫山曲巫山迢遙隔萬里怨鳥一聲空裂耳
但知今日龍靈尊還念當時舊天子蠶叢之國關何年
魚鳧城郭隨飄煙赤樓臺幾不可見碧雞金雁俱茫然
故國興衰不復數中夜號呼亦何補北鄉猶哀麗血多
倒懸更訴髡毛苦世間代謝須臾事漢寢唐陵盡何處
鴻燕終依歲往來山川難促人歸去江頭細鳥抑何仁

千年禮節尙人臣願探琅玕飼天種阿閭爲巢以奉君
送女兄文玉入山爲沙門

女兄文玉生平節孝見諸公傳記自先儀部殉

難後葬畢遂入山爲沙門方薙髮時空中有奏

梵聲階前長神芝數本相從入道者十餘人

至聖可使無情喇洪濤不沈火不熱大節每能生神奇

空山吐唄草吐芝古今曾幾奇女子文姬娥親數人耳

磊磊氣薄星日芒空閨夜半拜寒霜女貞手植三十載

耘海桑青色不改一杯新碧父之血魂何所歸扣文佛

果堂詩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禪燈初熒暮氣森諸天奔其鐘鼓音

小育王同諸公禮佛是年值余三十

諸公爲友佛爲師願聽賤子懺一詞十年前竊文士名

眾中下筆頗有聲十年以後稱處士但著大衫走城市

藏書十卷八卷亡墓田五畝三畝荒君看天意已如此

磊磊吐心尙不止蒼茫今日憶前因櫻團慚拜佛三身

明日下午山跡未定老僧獨禮苔龜磬

田家詞

去年收禾不到場今年打麥不上箱誰家還得糲粳食

三時種作口未嘗羊子亂咩牛父拘雞飛拉颯狗上牆
村村盡被搜牢去低籬窄舍無計藏老翁捻喉氣難吐
亂離纔識田家苦城中蕩子髮如錢笑學鄉人打鄉語

久客歸

客行二十年記老不識少改盡故鬚眉昨夜邊場到憶

昔城東開萬戶城口浮梁接江汧出關收魚若收租大

船半泊新安估廟前市馬金障泥古渡桃花關眉顰今

來陵谷何易遷夾路小坊盡草莽獨行空巷白日疑放

悲西鄰一寡姥黃門甲第當衢開老兵橫臥自稱主郭

果堂詩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古墳有我親白楊樹倒供斤斧久客無家還欲行兒

骨先愁不傍父飄葉終身思本根及到誰知益酸苦幾

時真得洗甲兵盡使流人歸舊土

壯謠行贈祈永北歸

引弩只引八牛弩舞矛只舞丈蛇矛男兒翻身發電赤

左懸櫛具右髑髏先皇侍衛零落盡隴西宿將今莫傳

虎子安得不奇怒火光迸出注兩眸東藩臂張十萬騎

飛直疾若鷹脫鞬豈能鬱鬱江南道日取僧笠遮我頭

生年三十始封侯

茂陵秋風曲

漢武帝崩後嘗見形謂陵吏曰吾雖失勢奈何
使人上吾陵磨刀劍乎僕悲其語爲作茂陵秋
風曲

漢家赤虜眞帝子炎威八荒平劫火玉鯨鼓鼙噴溟雲
怒責河工移瓠水抱兒一夕授霍侯五柞塵生魂亦死
夢草無情謝英陵二十五絃摧不鳴幽霧濛濛久將散
桐花吹墜石麟驚月明不照蛟鸞匣夜往空殿弔瑤妾
藏中明器皆有神胡箱出土從何拾悴葉蟬啼氣復難

果堂詩鈔卷四

五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縞衣夫人謠

夫人張氏梁公狄先生配也死難事甚奇先生
使余輩賦之因其著縞衣自焚後能形見作縞
衣夫人謠

高風颯颯動青楸客子誰過芒碭遊荒原喚盡只妖鷲
踞輪有聲知惆悵短莎新茁露金銀女牆誰是古商丘

入城行到官舍頭此時雨黑地漸收放悲神妹駕素虬

羽飄蜚纖霜影紅哭入耳遂颺颺客行卻立更理眸

紛若煙吹去莫撻道旁老叟引客留君無近前天女愁

云此本有縣南樓當年茂宰稱梁侯梁公夫人節莫儔

問客可曾識其繇叟欲重言聲咽喉憶公移治舊中牟

垂簾八日賊犯州書生力禦手執我顧謂妻奴善自謀

夫人慷慨涕不流縞衣密製夜火鐸果聞城陷銅馬蹂

登樓北拜妾無尤投繯遺命疾舉標闔門忠燭吐鬱攸

公斫不死八日瘳香骸鬼護尙可求至今風雨頻啾啾

果堂詩鈔卷四

六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土人祠下醉獎檠客聞語畢淚若瀾自傳賊起二十秋

大河南北無尺喙文臣誤國等俳優將軍十萬棄兜鍪

全軀保室眞良籌貞心誰與夫人侔一觴立起奠濁醪

古傳所揚有此不

江上弔三絃女子謠

本土人女亂後流爲女優年十六工三絃子父
欲贖之不得因抱絃自投甬江死

小鬟抱絃調鳳雛嬌若芙蓉半開棠臂支獨枕紅守宮

傍人但許聽哥死羅衣垂手骨欲翔綠臺化蝶翻蓮香

愁心只慕篋篋引冰蠶織絲千縷涼改絃撥出思鄉調
素蛟迎舞幽蘭笑江上風迴曲未闌小魂夜拜曹娥廟
鸞鴈踰浪月漉漉手執朱鞭牽白鹿醅酥何處醉甦甦
熟粉吳姬紫槽促

讀西京雜記

故鄉歌闌翹袖舞芒碭真人淚瀾瀾纔作新豐娛若翁
爲誰更驛洋川米鞠室囚香虞草碧千年情恨英雄咽
空持愛縷結同心赤刀不點野雉血雲陵早瘞拳夫人
嗟嗟隆準愧龍孫

果堂詩鈔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織簾先生謠爲舅樵大兄壽

織簾先生年八十火下寫書數十篋適志每聞鼓素琴
養身曾見賦黑蝶先生行年才六十爽氣炤人髯間出
王家七葉重文章曹氏遺倉今石室少年喜搜秦漢書
鵝頭蚊腳爭三餘剡藤日寫幾十紙束之一歲盈一車
自從遭亂六籍焚落棠山外逐殘曠遺經在壁史在井
花前之集隨飄雲先生所錄先生一身亦坐繫秦吉無
聲春燕去排空惟有雁飛來行行寫作傷心字先生繫
首百一朝破械身歸來日向山中賦八哀山頭片石千

春在西臺哭罷登東臺此時歸覓篋中篇土花蝕盡義
熙年夜鈔重積三千卷坐聽霜深鷓鴣天其中一編更
卓絕魯連之淚魯公血龍威所守百靈扶三百年來豈
容歎先生開書重流涕歷歷紀行事堪記柏桐初刳義
公年山川舊弔睢陽處是書重鈔閉篋中颯颯四壁生
寒風夜半疑有弓劍集階前不敢啼秋蟲先生所書重
如此織簾先生小小爾天留碩果歷冰霜益州耆舊名
堪齒歸乎來彼刺船者古成連求羊二仲耕滄田吾亦
採芝此中去重與先生發一編

果堂詩鈔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死成墓歌爲給事姜貞毅先生作

思陵望治苦若渴側席重宣故相出二十四氣誣正人
首持魁柄障白日萊陽姜公在黃門平生忠篤感至尊
極論丞相眞有力要使言官氣得伸上怒赫然死不重
御念直臣心稍動且將赤棒代歐刀生謫不投人鮮嬰
聖朝從諫本如流坐看雷砰電射收天威朝逐陳子壯
皇恩夕召黃道周臣塚哭辭闕下出數到宣城四十日
忽傳龍御遂升天環未及還袂未決小臣目斷燕雲下
自操吳戈甲不卸人間今已絕金雞待到黃墟方遇赦

勞勞內史啼南陌鷓鴣催歸不得舊館惟尋臬伯通
殘命仍投閭子直三十年來淚無數白髮青山同旦暮
遺骸只葬敬亭坵萬古漢臣死成墓君不見先皇仗劍
排閭闔臣挾秦弓侍其側東臺給事生上書宣州老兵
死殺賊念祖堂前異草生青松壘上秋蟲碧請取孤臣
不死心寫向嵌巖一片碣

贈語溪曹黃門歌

記葬楊侍御事也

銅人淚滴茅人瞰漢皇寢殿罽陷杜陵狼藉虎文衣
秋風劉郎看磨劍趙家冤湊一塢餅天陰啼雜馬牛聲

泉堂詩鈔 卷四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不道一丘蘭上土有人月黑抱冬青此時鬼伯兇如此
日逼諸君上蒿里只從野外哭忠魂誰識路旁流義髓
義髓凝爲千載碧山鵲焰眼泉鳴咽家家骨煖一壘泥
幾鼓亂槩無寒食語溪黃門義丈夫肯將十圍覆黃壚
樹上只容棲怨鳥田間不敢走妖狐墓石官階都不記
小碑只篆嗚呼字碑前劍草發今春何人下馬雙垂淚
安得燒甌千萬堆盡掩人間義士骸萬盂麥粥千竿紙
土花開遍燭臺神旗颯颯飄如雨夜中聽喚諸公語
深蒙范式挽靈車多謝張融著高履

題細柳營圖歌

龍城萬騎盡控弦軍臣大入句注邊羽書奔命一夜發
狼烽立看接甘泉漢文皇帝籌邊久虎符卽召河內守
防秋分遣三將軍霸上棘門連細柳太尉家兒大將才
乘輿謹候壁門開軍中只聽將軍令皇帝咨嗟按轡迴
史筆龍門曾敘出復落畫家冷協律極寫軍容懷可觀
兜鍪甲仗俱精絕此卷何年入禁中錦軸牙籤列席同
一朝銅馬蹂宮闕血汚縹緲四庫紅東壁光芒墜地矣
御前翰墨無人理有誰竊得善本歸題跋宛然尙可喜

泉堂詩鈔 卷四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白頭宮監坐市坊手持畫卷俱輝煌名馬載還胡蔡琰
囊駝送去漢王嬌就中一卷尤堪記中官未語先垂涕
往事依稀四十年傷心說到先皇帝此是冷謙細柳圖
先皇取向玉几鋪卷上兵威真味咤喚起西京周亞夫
其時戎馬方紛擾漢之飛將今非少血戰仍求劉大刀
將略還推戚少保先皇御立勳遙感執觴在手卷未掩
無限憂思將帥心傾落龍膏酒一點老奴適在華清直
捧向玉階日光炙侍臣以外那得知不曉天漿人不識
四十年來色如故百靈不散應相護買去須爲至寶藏

從頭再與諸公訴吁嗟乎先皇推轂思何苦皇皇每飯
憂無數展卷猶如聽鼓鼙發圖若見提枹斧後來亦有
周將軍榆林百戰報君恩恨不早教懸鵲印築壇埒與
鑿凶門此卷今爲世家有小臣作歌記其後漢家天子
亦拊髀不及先皇一滴酒

短歌期掖青不至

君居鑑湖南湖楓炤汝宅我居甬城東巷草立額仄瑟
風吹秋入巷來竹杖迢迢招不得聞君解帶向何人高
車肥馬無相識自從喪亂燔六經黯淡柴門弔顏色黨

果堂詩鈔 卷四

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人碑上舊鐫名詞英會中新落籍華冠臬兀雞大憎畫
見方良同辟易君不我憐欲安適我有新詩一卷餘鳳
掌塵星歎消息君不來看枯案頭塌井無光墮百尺不
見煙催日腳黑無人兵絳馬絳天地織誰堪久立呼逼
側

酌酒與董異子作

嗟乎丈夫窮愁則已耳而使一身營作客躊躇行出門
故人別不得酌酒與哥失顏色我居江南汝將往江北
躊躇還入門故人別不得酌酒與哥失顏色我居巷南

汝仍棲巷北噫乎丈夫窮愁終已耳乃使一身難作客
噫乎天地何偏側暮日無光暉白虎橫相齧汝縱出門
亦何益還入門盎中無斗米儲數錢不滿百願語室中
兒兒慎勿啼上有白髮親恐戚戚我思負米千里外路
局窄先人敝廬誰踞之四壁日狼藉座上圖書鬻以充
日食我思一告貴人貴人之門不通謁躊躇決絕間朔
風漸凜冽瀉水置地凍不流舉尊一哥一斷絕噫乎丈
夫窮愁哺糜耳無使一身復作客

大滌山行贈余蛟興

果堂詩鈔 卷四

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明州城東有余子默坐嶙峋骨常峙素波激激翳雙瞳
異彩離離散五指十年卜築能相傍夜雨然燈光各向
垣衣已蔽幽人門山鬼欲來處士巷翩然一夕辭草堂
獨遊問爾真何方春水生矣憶若水微風導之下禹航
禹航若水須臾度山山浮靄俱相晤谷鳥遙呼籜笠人
溪花獨炤芒鞋路芒鞋發我入山行大滌晴嵐片片迎
金堂窈窕求龍蛻玉室徜徉訪鳳暝鳳暝龍蛻求無處
玉草叢生竄僊鼠九峰裏裏多歸雲七洞淙淙盡垂乳
此地棲真千載聞藏書萬笈覆靈雲玄同先生不得見

洞霄弟子曾相親何君扶犁耕峭壁呂翁荷斧采山礫
興來招聽雲璈聲醉後同眠酒盞石聞爾誅茅將不還
迷巖詭壑幾流連西洞幽尋亦偶爾東臺迴眺終茫然
君歸來無徘徊會稽以東接鑿鑿丹山之天匹玄蓋我
將結屋芙蓉巔需爾辭名其玄對

同掖青辰四旦中舟行次學樊堂

棟風已報花信畢單舸復載遠山出溼雲渡水低觸櫓
櫓聲鷓鴣魚失伍墓傍老特愛立莎鳥棲特背靜若窠
野屋數家接山腳犬吠殘花出虎落迎舟竹影久未過
緩行我愛榜人情泄煙一縷辨草堂風吹短垣垣衣香
門外平囀綠相向扣門恰值僧歸杖

觀掖青手製夏茗

徐君異骨佩豹囊獨攜茗具作山裝雲腴知向絕谷藏
山房農起擷滿筐手刪烏藉留次槍小芽吐綠一寸長
柔荑潔釜並有方新芬及候十指商小鑪魚目始沸湯
離樹入壺日尺光山僧沾口訝未嘗先春不長晚茗良
此中神理豈易詳幽人爪甲能生香

入烏石再登南麓先生墓道

肅肅幽城復在指古氣聞山骨不死松杉承蓋立墓門
窳窳向飄寒食紙鋪竹同尋隔歲詩黃泥舊印遊人屣
山花半落石花斑子鵲不識春歸里愁來獨喚翁仲言
笠倚碑亭淚瀾瀾

七夕哀辭

哀萬九城續娶婦余氏也余氏
事子若父歿後與亡女合殯

去年盈盈拜七夕今歲小墳土三尺有姊先棲貼半席
死不相離生不識天孫餘憐炤昔昔雖雉雙飛喚寒食
人間哀淚貯一石

觀瀑布泉限作新句

君不見文璣傾盤畫夜注蛟人雙睛不得舞宵搖魄滅
何時盈神驪千年遺渴睡君不見神屋高垂不夜簾幽
蛟萬隄連絲蠟腸鳥欲炤入無處玻璃散結霏霞君
不見靈泉匹絮空中擲綃宮玉蘭無停纖緯冰片片落
人間亂展明霞光莫測我來自眩飛瀑泉心欲狀之豈
其然

題雲間唐生畫山水詩

空堂桀豎見危巖斗上干仞復有奇離霄一握下無涯
閉日閉月光相窺峰腰以下雲得知煙霞互采爭離離

奇轡參錯紛難欺愁崩不崩意交持中有杖者攀蒼枝
松花謾謾飄雙眉衛巖練下傾玻璃天風迴激漂微霏
杳然耳目俱隨之復疑神靈赤水集眾蓋羣幢來爾爾
彷彿湘妃窈窕立山鬼一聲追莫及須臾疾眎何縱橫
怒氣直與蛟龍爭脫光臥鞶鏗然鳴座中豪客盡起行
寒飈吹空更凜絕關山漠漠飛鴻雪策馬何人步兀臬
吐沫垂洟冰寸結嗟奇哉世間妙蹟有如此乃出雲間
唐高士手持賜翰五寸耳驅役山川不肯止以意造之
萬象起真宰無權哭瀾瀾嗟奇哉唐先生十年落魄何

果堂詩鈔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躊躇昔日交遊滿帝居只今足繭明山岨朱門交迓日
飛車先生掉頭獨徐徐來臥吾友席門繩坐之高廬君
不聞千載文章重司馬乃歎世無善畫者後來昌黎不
相下亦云今世無工畫吾乃開襟散髮摩雙睛奔毫日
見唐先生

中秋同諸君集慈福寺坐月詩

三五將夜天湛然片雲橫列東山顛須臾吐月月上弦
須臾銜月月下弦山雲爭月兩吞吐月出復出光逾鮮
山形漸低雲漸散離離月上始曉全明河燭寫欲垂地

數星瀟瀟花蒙煙吾有故人來四五乘輿同乘秋水船
雙槳忽盪波影碎白鷺無形私下田歸來維舟梵竿下
方外之友亦皎然削梨剝芋出啖我燈燈夜色炤一筵
高譚縱橫飛六出月高十丈不肯眠諸君諸君吾語汝
星星聚首已可憐一半之秋端正月百年此夜能幾年
素蕤頻傳天益靜爲君先成明月篇

漢陰行呈錢稚廉

德操宅洲陽德公居漢陰望衡情自接泛舟亦相尋德
公爲上先人墓德操襲裝適來顧龐家妻子俱拜前但

果堂詩鈔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汝曹速修具須臾作黍紛進食日暮德公亦還宅直
前相就各欣然不知何者是主客此事風流已千載襄
陽遺老今安在出門植杖每裴徊誰家非黍歡相待杲
堂白髮何崢嶸垂老乃得交錢生平生歷落得盡吐新
晴一豁衰眼明君家退山吾老友近日論詩真敵手缶
堂妙句得三分碌碌詞家盡俯首錢生心爲三人折每
見詩成輒歎絕肯題數首亦大奇使示諸君俱不屑攜
詩獨叩杲堂居童子聞聲但啟扉草草盤餐解作供不
問主人歸不歸杲堂入門遙一笑知是錢生徑相造古

來佳事亦偶然豈必德公與德操庭前眾鳥報夕陽我
病欲眠君渡江龍門蒼苔誰能識溪陰之水徒洋洋

壽昌寺老樹根謠

千年留得蒼宮樹幽崖蟠根蟄無數不知何時飛節枯
太微芒鉤百尺仆伏龜已死青牛犇崖頭洗出老盤根
此物卻爲真宰惜飛廉驅來入寺門棄之殿隅人不識
黃口伏翼相狼藉我友遠公獨嗜奇與我摩挲三太息
古銅之色丈二長虬形宛宛劈中央左迴右旋狀屈曲
細眎眩我老目光吐氣遂疑雷雨至冥心一任精靈戲

泉堂詩鈔 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乍驚日下闕黃麟倏見水中鵝金翅其間鼎鑪更多端
輪兩執斤巧力殫鬼血亂傾萬瑪瑙神魚暗負千琅玕
我愁此物更浮去合置禪房最幽處亦恐年深再遭屯
橫使一朝供削鋸不見君家萬年枝庭前久侍雙離離
蒼龍前年拔其一靈根知向何地移遠公卻立深嗟咨
噫乎我與遠公同嗟咨

短柏歌爲菊窗禪師作

菊公庭前有短柏數片蒼鱗發幽色人中黃楊樹侏儒
一偃再偃意彌屈束身若纏左右臂俯立每讓嶙峋石

大陽下照漏小光戴雪幾片露幾滴惟有鐵幹自森然
氣與華山文老敵飛廉狂撼終不搖霜君卻步斂霹靂
有時空堂佛火紅魚鼓一聲天地闔百蟲匿樹不敢啼
坐對短髯俱默默菊公愛此日蟬連云是老僧初手植
曾經品目眾詞家頻受摩挲老禪德向我索題苦不已
一幅桑根候落筆君不見泉堂先生賦庭柏擊雲攫龍
亦三尺

戲作短謠

東籬先生咏止酒佳節仍傳過重九醒然自著頭上巾

泉堂詩鈔 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雨把黃花空在手昌黎先生歎落齒又牙動搖勢不已
盤中輒物僅得嘗猶是作詩詫妻子泉堂病叟更可憐
斷酒墮齒俱十年牛脩鹿挺嚙不下但聞名酒尙流涎
二公風流在千古我非其人與同苦大笑作謠更起舞

泉堂詩鈔卷四

泉堂詩鈔卷五

甬上李鄴嗣撰

徐鳳垣

同里

錢肅圖選

五言律詩

贈梁公狄先生四首

公名雖已習靜氣始相親
天北留寒石江南到幅巾
攜囊一代史藉卉六朝春
莫謂誰能識滄洲有逸民
詩文今日事尙得慰吾徒
歌罷同鑄石吟成自碎壺

泉堂詩鈔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應亦聽地滿不聞呼辛苦
孤臣淚荒荒殘日扶
萍蓬各不定誰使向天涯
客借虞生榻人投皋伯家
烏衣空巷靜素帙小樓斜
正有山南戰冬青未見華
吾黨四五子奇心叩古人
草長門謝客霜苦室無鄰
首到先生拜心從一老馴
鐵燈相對語墮蕊亦疑舛

望遠

江皋飄木葉望遠獨躊躇
念此關河路非無咫尺書衣
冠流世外鼓角送春除
滴罷懷人淚惟應返舊廬

客津

風雨離歌後迢迢指客津
可憐越望草其憶潯陵人馬
還南朝路驚啼異國春
幾時重執手悲喜得沾巾

西陵

甫得西陵信鑑湖春已歸
尙餘芳草在欲贈故人稀
鳴鳥懷退路垂楊眷落暉
所思殊不盡一水識依依

夜望

秋氣生華漢蕭然獨望身
天空雲逐鳥夜永月依人
草木冰霜近關河烽燧頻
那堪炤衰鬢涕淚共時新

夜訪

夜訪專諸巷霜刀蝕血痕
只圖雪大恥未許報私恩
巨斗燒心白殘星落掌昏
明朝君試望赤電越吳門

秋夜登高

華華登高意千峰次第開
人憑秋氣坐天使夜光來
霜白微沾袂星疎稍落杯
獨憐倚望處清角更誰哀

平生

平生忼慨淚秋雨一尊多
島上悲龍笛江東老鷺蓑
荒竿流歲月短髮送山河
野眺蒼茫候何人起浩歌

江月

泉堂詩鈔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坐起厭江月無端永夜明獨摧淚點落重使鬢華生夕
火聯吳甸秋笳動越城遙知萬里客太息共三更

落炤

何處開啼眼鄉關落炤中秋風成塞上病骨臥江東
鼓音頻到親朋信未通幅巾遮短髮漸見一衰翁

吾廬

未得吾廬定飄搖海上村破茅飛颶母裂壁走雷君
室殊難保書倉亦僅存何時見突兀白日到嘉門

碩果

東堂詩鈔卷五

三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碩果承霜日殘生何所求衣冠藏雪竇笏夢老明州
洗碣荒坐暮投鐘古剎秋只尋思舊處鄰篳可能留

野插

野插人間土難埋萬古愁抱罍投梵屋符笈上漁舟
轉三江汐身依古木秋寒塘斜日下何處聽蘆謳

客散

不圖當此日蘭誼肯殷然已復田間耦猶交海內賢
詩文難落世出處敢由天客散衡門後蒼花只自憐

眾中

眾中常默默自覺不能親草木增新涕江山厭舊人名
宜隨世變詩尙觸時噴還憩空牀坐低回此日身

懷祈永二首

到處雞聲促奇人南北身變名吳市客結友瀟陵人
爲梁先舊室青萍氣荒祠黃石神乾坤方帶甲執手幾
生客時真

脊令三載別尙憶渡江身越火投狂客燕歌遇酒人鼓
聲譁隔夢風雨關勞神小隊宅時過知君驚顛真

送萬允誠之西陵四首

東堂詩鈔卷五

四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汝遂忽忽去吾衰意若何田園故國少兄弟異鄉多
諸兄客吳積水經旬大梨風昨夜過中年思骨肉書到
中者四人

莫蹉跎

離歌今日事重數舊門庭入口頻移宅諸兄各授經客
心隨柳葉別淚掩柴局須識常懷汝微吟上草亭

近世高陽里門中盡可傳才非荀爽後名在季綢前
允

兄弟八人新水魚浮莢垂楊烏宿煙吳中耆舊在猶憶
行在第七

孝廉船
老我名山興益臨汝輩能十年同北固三過又西陵
與

允誠同客京
口忽已十年
客夢花飛隔鄉心鳥去憑水西舟艤便應
得訪良朋
異子時
客水西

耆舊諸公再集東齋賦呈四首

初集湖南寺龍門事宛然老成一曲上耆舊十洲前柳
拂南朝路花蒙上已煙當年履道里秀句幾人傳
此地風流古千年跡可同舉杯招賢監採藥遇黃公甲
子移入外樓臺落夢中桐花如有待留炤客尊空
再有東齋集歎然掃席迎五經壽長者二簋事先生金
石傳新作江山識舊名不嫌花逕僻竹杖往來輕

東齋詩鈔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華髮常相對吾曹見典刑人風同栗里天氣復蘭亭故
國論名士生洲老客星自慚從下坐高論得時聽

出門望友

亦知來未定束帶候柴門袖置經年字心懷越陌恩茲
煙初白港楓火漸紅村過盡南飛雁離思不可論

答錢退山留別同志之作六首

春風何意發卻使鬢華新易得隨長路偏能感故人田
園須草創行李且經綸有日東籬下相看老葛巾
山田仍未買卻賣故田行常自齋糧去同誰束帶耕草

知當徑長燕識故巢生最怕臨行酒何須勸客傾

潮來真有信日日喚人行共對今朝雨分聽二月鶯詩

憐別際好宅笑泛時輕過盡江南路春花發舊京

知君回首處水口有柴門老至猶爲客花開不在村家

分諸第隔書到故人存勞苦長安客重傾舊酒尊

錄君詩未畢何事即開船岸柳行時發山花到處然且

登東閣望只偃北窗眠數盡南來雁秋風易一年

留汝真無計吾生亦自愁欲從故里食翻向異鄉謀問

候花頻過占年草復流望君喜有處家傍郡城樓

東齋詩鈔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丁巳長夏得鄧孝威寄詩即韻奉答四首

賀監祠堂下君來酬唱多野花紅炤路春水綠生波鼓
角遺民聚江山名士過無言此會易千載聽悲歌
與君同避世老眼閱桑田灑淚登臺日編書閉閣年花
詢蘭里發月憶鑑湖圓可得還江上來尋詠史船
高臥昭明閣重編南國詩齊梁靡曲盡漢魏古風遺掩
卷何嘗快當歌有所思因持前日淚遙寄萬年枝
藥銷雜詩卷此外事無餘已聽先生病惟懷老友疎客
星何處照流草數年居契闊真無信方開咫尺書

再次前韻奉寄孝威俱未達四首

避地非無事閑中撰述多
桃花分世界鷗鳥主煙波
亂後文章在人間甲子過
祇懷吾友在翹首一高歌

天放吾儕老同耕片石田
君方羅一代吾更起千年高
館苔生古空梁月過圓
愁心獨江上憶送孝廉船

苦被人間識猶傳一卷詩
簪冠天亦護藥鼎世同遺
春雁無歸信秋蕪動客思
廣陵城外柳莫惜向南枝

漸昏眼尙見頻落齒猶餘
只許形骸老難教意氣疎
長蒿遮客逕深柳覆吾居
持此報知己誰傳懷袖書

東堂詩鈔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暮春林殿颺先生招同高隱學徐霜皋萬季野及

賢伯仲荔堂非聞諸公讌集竟日賦呈四首

天遺諸老在無恙起居聞國事瞻南斗蒼生倚吉雲
山川修舊集風日照微醺此會人間少應傳金石文

東海論文獻高風集此時發言聞典冊入坐見威儀
非黍先生饌宮商宿老詩願從黃髮後灑掃奉人師

甬東蒼舊國百世接風流夜識賢人聚春從長者遊
肴漿前里社煙草故汀洲俯仰論前事湖山幾唱酬

上巳諸賢集洋洋一曲東鶯聲催穀雨花氣過桐風待

啟今春早乘和故事同春陽敷煦後步履賀諸公

贈周唯一先生山居四首

先生時爲沙門稱靈雲大師

先生邈然去孤峰自闢門地容方丈潔天護草堂尊
風節千春見行藏兩世論荒荒西日下梵磬肅朝昏

車馬不經路茅堂此日閑萬山迎汝至一鉢避人來
英獸司禪戶馴禽候食臺遙知雲嶺處翹首一徘徊

盡遺身世事惟有湛然存甲子開僧臘蘭蒲荷佛恩
疏鐘晨省易宿火夜難昏迹跡應如此慚余但掩門

此間無魏晉寂絕敗雙扉落日庭前宿幽霜坐上飛
生

東堂詩鈔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牆面老養鬣樹身肥二十餘年事安禪一夢歸

癸丑除夕前三日立春時余病初起四首

莫道春初立陽和是處迎稚蟲看漸動柳喜重生吾
亦扶藜杖天方厭藥鎗會看雙腳健小白嶺頭行

歲事崢嶸甚寒家了未曾廚無新七菜門有舊雙丞
竹蔽人稀見樓居客或登幸除百慮擾朽几得安憑

不啟東扉久何因亦到春喚人修稼器聽客說芒神
此日天能霽明年穀可陳莫將昏嫁事苦算老來身

殘歲先開歲懸知萬事宜陽蔬見合早苦草發應遲水

解魚遊喜風暄鳥出知老夫識時節每歲有新詩

歲暮次退山之作八首

人間事若此尙得守吾廬齒髮仍添歲蒿藜且定居殘
書讀慮闕老友見忘疎謂可迎新日門闌自掃除
剝剝聲知某歡然不用猜竟忘除日到仍候故人來對
浦乘舟力看雲試杖才江南花信起早已及庭梅
端然坐一榻看過幾良時是懶俱爲病惟貧可上詩蘿
香緣壁補竹影到檐垂何事春皇力先教草木知
諸事俱非舊吾衰只較前燈花同守歲詩草復開年但

東坡詩鈔卷五

九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得攤書坐兼容散帶眠徐看春水動英雨日堆錢

敝廬雖不遠常有避人心門影三江帶山聲四壁翠催

雞天屬白臥雀夜猶深擬拂華冠待惟應諸老尋

牆東亦接市此處不聞喧鳥步常周屋車聲遠過門菜

生看治圃花發憶居村惟有東檐下能知春日溫

笑把新詩出翩然復入城不憐一老臥肯逐眾人行蒔

竹遮深巷條風拂偃荆但期雙履健日可趁春晴

年來刪百事率爾過殘年土竈須新裏門符只舊懸

光山釋雪春脈井生泉識得貧居味方知前輩賢

丙辰上日四首

東帶先生起柴門旦亦開鼓聲催臘過柏酒肅春來韭
已乘陽發桃須夾雨栽不煩更翹首煖律自應迴
東皇真大德處處有春萌牆下雛雞出籠東苗菊生三
陽通雪澤百數候秋成但得融風到門闌自太平
頻年學占候田父亦風流甘苦看庭草閑忙問土牛閉
門行伏臘藝圃按春秋所望新登好農家事事修
全家相賀罷初日照闌干歲酒仍傳坐春蔬稍上盤舊
文逼夜定新律正朝看料理攤書處移牀擇大安

東坡詩鈔卷五

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宿山堂喜鄰家置酒

舊結東鄰伴蒙將尊酒俱衣冠矜野席雞黍哄村廚雀
噪趨童子花明照老夫去年收秫好壺盡不須酤

百事

百事營還止無從置一身自知慵若此何處可依人蒲
笠縣踰夏蒿牀臥及旬同閒惟一老載酒肯相親

約入寶巖看梅

獨吟幽草岸散髮以徜徉吾性深知僻人言多謂狂超
然坐竹簾率爾臥藜牀卻夢扶藜出巖花十里香

扶藜 正韻

扶藜忘拱揖村落往來稀
南陌聞花豸西堂飯土芝
白桐高士案黃髮老僧衣
新改橫塘路行人莫未知

東扉 正韻

寂甚東扉匿年來久謝交
石衣三徑繡蘆虎一枝巢
開關觀刪竹經綸課索絢
尋山喜不遠籬外繫輕舸

月上

鹿巖月半出吐景到柴門
漸上幽人席徐懸處士村
涼生忘坐永廓落見心尊
欲共山翁語清暉不可論

泉堂詩鈔 卷五

十二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山樓

濛濛雲漸上失我五六峰
默坐猶相對澄觀似可通
源歸忘岸遠鳥起覺天空
卻念西林約門前到一筇

客至 正韻

盡日欣柴荆南山相對晴
花開四月晚客至一村驚
照坐溪禽白蠶盤野菜青
淹留肯不去鄰曲有高情

患肺中得家譽樵手札云
吾弟借病得閑借書得

閑因欣然賦答兼示石上人

暑老最知我其言得我眞
著書無暇日臥病有閒人
上

席橫千載東扉閉一春
此中見風格爲向遠公陳

夜坐

夜坐亦已久微風拂拂生
鳥棲煙未定雲過月同行
高閣長臨水遙鐘漸入城
秋心何處起一樹有蟬鳴

一畝

一畝養新蕙吾其老此鄉
編書漢史記飲酒晉柴桑
劔草人間淚簪花世外裝
春風如有意日日到茅堂

關地

柴門新闢地數丈豁然開
躋日光初受遙峰色盡來
意

泉堂詩鈔 卷五

十二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須養竹望處若登臺
園圃煩經始扶藜日幾迴

七月積雨

大火新頽後誰圖七月涼
燈占先改國蝸宇漸登牆
屐齒黏重辭爐心對定香
坐邊解熱客苦雨亦無妨

是夜肺氣大作

宿疾無端動中宵起坐難
山燈憐肺苦野鹿語天寒
月白蠶窗受霜威鐵被干
吾衰危舉目愁使故人看

山家

我愛山居好春風一徑斜
門開隨竹影犬吠出桃花
坐

喜高冠客庭誇舊臘家夷歌方未定可不寶桑麻

山樓新眺見田父暮歸

縱目終須此新疇歷歷間短籬繞過笠小閣不遮山野
日空難下溪雲薄易刪老農歸面赤真愧此身閑

河漲

夜水添三尺舟稍直打門土牆譁穉子鑿室開雞豚跳
白魚忘限漂黃稻守根晚成眞足念甌石幾家存

次日

石梁纔出版籬幹驗前痕舊杖難尋路遊萍尙移門山

果堂詩鈔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光明遠瀑瓦氣煥初嗽廟鼓前溪隔關關何處村

夕雨

林黑鰲鳩語濛濛夕雨來短簑遮懷背柔草潤羊懸泥
屨人來少柴關僧過開濕煙村外重植杖幾徘徊

雨中督僕輩植早禾二首

野課先諸僕濛濛好雨過一生留舊畝百事望新禾田
父初分餽村童稍聽歌前春霽此候薄地穫曾多
退居無雜念望上望三春兒女侵年大桑禾入眼親雲
生千嶺台雨到四疇勻細草酬黃犢辛勤爲主貧

梅下看雪後新月同余僧似二首

慮有庭梅落同吟向藥欄不知月影到猶作雪光看花
靜分人澹枝高照地寒懷深如此夜滅燭立更殘
梅花一樹雪引月上幽欄靜氣能相入奇人使共看水
煙分影響鳥雀就光寒莫遂餘香隱更深意未殘

看履安移梅

竹窗今夜月更有一枝親高士能爲主老松始得鄰灌
泉滋土性立石作山垠肯遂明朝發扶藜日幾巡

風齋早起課除落葉

果堂詩鈔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階葉不遽掃秋心惜此闌雨催宵再落風起曉初乾先
僕攜荆帚留苔慎藥欄杜家驅阿段一斛始旌寒

天童寺八首

余覽天童寺誌所載詩文苦不多且無佳者因
自作八律屬一時詞英徧和之庶爲異日此山
文獻也

引我登亭子披襟望望間松陰交一逕竹氣老諸山日
暮巖頭宿雲尋谷口還行行常慮盡聽水又清關
疲策山行健循幽愛所遭過橋天覺開登寺地忘高月

哭周貞靖先生四首

更無投體地應與事空王
野外栽畦服巖頭聚石房
懸瓢雙樹老種族一山香
翻盡魚龍後遇杯不可航
老眼看天地山中幾歲殘
蒼松依正直苦竹報平安
一夕苔龜閉千春繩坐寒
尙餘空橐在分得片雲難
遺書藏梵井殘史祕僧瓢
心向雙林盡魂從片石招
魚傳前席響草發故山苗
頗憶扶藜出曾逢谷口樵
殘年吾尙在許得謚先生
世外傳高逸人中喪老成
薦蒲延舊臘采菊易前名
來歲山鵬發誰披劍草行

東堂詩鈔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入太白呈嘯堂和尚四首

南國論耆舊惟公擅此名
諸方今一老吾黨亦先生
食爲同人乞心宜四座傾
西頭安大陸早晚尺書迎
請冰登堂獨長歎卓絕幾人同
高義流江左奇文起蜀中
雙扉懸佛日一席下天童
花葉開多少離離藉有公
太息論亡友旅堂謝世時
土花三尺墓劍草一編詩
道歷冰霜見交經生死知
年年值寒食淚寄萬年枝
頻歲偃柴荆東山遙對晴
因公千鉢至催我一藜行
入徑松俱老移燈花復成
廿年眞契闊懷抱各分明

讀寒泉子詩五首

所思邈何在懷裏喜相親
觸卷眞寒瀑逢詩若故人
草迴深逕客月上一簾身
爲爾歎然坐微吟遇菊春
壁立寒霜下無心競厭妍
鶴栖閣萬仞龍臥鉢千年
夜領諸巖氣秋飄一葉天
世人遙禮處未肯泄孤煙
幽澗泉鳴處知公步步留
藉雲當弱草牧石比馴牛
歸杖千里暮登堂四壁秋
寥寥天界內飛鳥敢輕投
日把君詩讀桐扉遂不開
聞泉智者樂正席古人來
眾鳥當檐靜孤雲觸座迴
沈吟方未已相望一登臺

東堂詩鈔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吾有平生夢因而更惘然
懷風登草閣抱月上漁船
雲自山中寄花從源口傳
異時相見處拂石聽寒泉
大雪過悟法師禪房看萬
允誠登天封浮圖絕頂
余苦病肺不得上 正韻

看上浮圖頂超然覽雪同
一身依虎落雙目置猿奇
唱江山起長懷天地催汝
曹堪濟勝甚矣笑吾衰
余向知明介禪師名適入
天童謁嘯堂和尚當卽
訪之午憩小白院是日介
公亦同數禪人出山
將訪余余遙望一人曰此
得無介公耶及迎問

果是執手甚歡遂復入山得四詩 正韻

眾中遙一望一笑果逢君若此人堪辨非因名已聞鳥
聲求遂得山面識真相與俱款款都忘漸暮曛

吾愛介公甚名從人外傳靜如山可樂潛與菊無言氣
在遙通處交論未識前吾衰今一豁應不念餘年

我適尋君往君方問我來無心雲各出近口水仍迴一
徑堪同笠諸峰豈異苔莫愁天已曠新月許相隨

月生亦小白暗展戒相離野火隨螢出山豬學虎啼漸
涼千樹下已過一橋西翹首山門出燈花得其極

果堂詩鈔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介公入城與留連數日四首

劍劍不須久介公來此時引憑烏几坐作供白齋詩公
喜讀張一遇懶難早千春喜未遲眼前今古在可有世

人知

靜者真難得介公今若何體羸神最領言寡理逾多心

自道林盡魂先李白過知音非易值相對莫蹉跎

平生樂事少今日喜相仍人外逢明介詩中見孟升公

持壺孟陳觴容自賀掃榻許誰登倘得成三友山堂其

一燈

避客兼疎出年來僻已成偃扉忽大啟疲策肯同行此
事關千載諸公浪一驚流連忘老至曾得古人情

再讀牧石吟寄懷四首

自向一編笑披襟相澹然心閒從牧石音靜出寒泉佛
火山中白伊蘭人外筵孤懷聊此寄誰使世輕傳

便欲相招去山茅靜偃時一籬收日脚萬雪老峨眉此
地誰傳嘯諸公可罷詩土芝堆巖室儼許道人炊

坐老空山漏藜牀見兀然天澄魚鼓下地盡虎溪前短
褐聽花豸長鑱種芋田未須紀曆誌桐菊自年年

果堂詩鈔 卷五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半衲逢江上鳳儀極不忘得公傳素卷報我歷山房聚
石論心早分泉濯髓香何時扶短策茗粥對茅堂

夜步

坦步不知久庭明夕照開片雲驅鳥過初月近人來望
影聊相答披衿忽自催起看河上路曾送道林迴

山中再呈獻堂和尚二首

是處移牀好山光四面迎微涼加白紵小食飽黃精雲

到當門定泉來遶座行逾時諸響靜萬樹過鐘聲

相與閒襟望諸峰歷歷前澹煙蒙鳥路小雨潤龍天食

荀龍鬚大烹蔬馬齒鮮僧炊日五石能不望豐年

贈慰弘禪師二首

論交今四世汝足慰前人坐對諸峰起行開一葉新句
從楓落外身與鶴飛鄰二妙從今日謂與介公知余品目真
悉汝頻年事風流總軼塵草香親佛日花發過梅村雙
屨逢山健孤燈照夜尊往時太白侶蒼蒼幾人存

奉答歎堂和尚二首

變藥三春裏誰知惹草生衰年慚廢學近俗畏知名杖
履憑高置鸞花養老成故人誰問疾斟酌啟柴荆

泉堂詩鈔 卷五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方修釋乘我亦錄高僧舊德人間重奇文品外登兩
家接讓水百世發幽燈相憶齋窗下編書各手膺

重與介公敘別四首 正續

入秋今尙淺得少佳身約鬼同客舟尋煙作家地
長書有數天闊夢無涯新月光初發應先照若耶
公念良師友嘯堂與泉堂歸先知有日去不慮無方谷
口新松長山中舊筍香莫言經歲別容易客衣涼
豈能不念我喀喀坐齋東一卷詩常把雙扉刺不通秋
生桐葉下雨潤荳花中何處山鵲發能如今歲紅

公去定與語南村潘孟升知無雙國士喜有一先生非
黍人猶隔文章心各明芙蓉峰七十來共覓青橘

余輩有集寒香閣詩悟公欣然遙和再賦二首

昨過寒山閣風流坐上親黃花天九日素帽客三人兼
味陳盤餌初香發靈春一從酬唱後迥愛此名辰
東林有一老送抱亦茲辰不飲陶公酒能吟韞草春愛
名從舉俗超興感斯人佳集關千載欣然庶更親

送悟法師住西翠山庵四首

公持詩一首來別李先生人得諸峰待秋依片鉢行草

泉堂詩鈔 卷五

王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檐垂靜色夜鼓定新聲珍重無它語居山莫送迎

可能不自勵去讀十年書定腳從今日棲心得此廬老

僧布席久熱客到門疎佛火懸中夜開編照有餘

公去領西墅修篁萬有奇囊書先重載斗米只輕齋灑

掃看花處經營乘屋時林東結亭子卽報故人知

人說宗師大公今且法師不從一杖者只聽兩溪之妙

解禪無義文心倘亦詩雜華經似海白首得爲期

嘯堂和尚書來知西堂介公已至西陵卽馳札往

迎接手有日因得四詩

解我逾年病須公即日歸隔江馳一札早日啟雙扉藥
雨霑僧笠江楓照客衣亂中眞見汝莫怨寄書稀

萬事俱今歲吾衰只堪關晨鐘催世換梵鼓報僧還月
落橫前路花開接故山江南潘孟在見處定相攀

得汝將歸信吾翻咽失聲雖除三徑待已少一人迎接
手知悲喜登堂見死生應期同掃塔世外有高情家梵師極

重介公今歿已
逾年應同一哭

昨得山中信蒙將佳物齋煮橙須野蜜藏荀帶山泥便
作高僧供兼留新菜齋老夫饒眼待一鉢莫頻稽和尙

泉堂詩鈔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適以橙橘見貽即
命家人留供介公

寓壽國寺山房四首

遂有怡然興難辭惠遠招黃冠爭梵席白墮倒僧瓢竹
影雙檐動山光四座朝春風眞用力盡使鳥音調

春草門前路輕藜日日扶千花迷鳥步萬籟解龍須舟
盡前溪水車迴故里塗落英無處出只向夕陽鋪

野色時看好悠然更夕曛牛羊投梵戶鐘鼓下樵斤聞
澗山山落歸鷗翼翼聞柴關莫遂上門外有停雲

日與山僧靜因之共偃門午香石葉小夜饌芋魁尊越

樹間隨翼巡畦見虎跟澹然身世意更欲向誰論

福泉精舍呈直菴大師四首

始得稱人外巋然精舍存山門浮海面佛座插雲根成
歲常非候分天未有痕平生避此意應向此中論

禪扉徒自啟少有客相尋白霧濛昏曉高雲失古今佛
身蒸有氣鼓面溼無音大暑人間酷難從席上侵

一逕人來處遙從飛鳥前持鐺開大雪負鉢上高天色
讓蒼宮老權推白帝偏諸方龍象滿誰問定中禪

直公契闊久攜手此時同坐我竹生處看人雲起中飄

泉堂詩鈔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花一水過鳴磬萬山通夜靜諸天久還依佛火紅

賦得溪友留魚贈丘叟

向結蘆中友溪南一葉斜小竿還魏晉笠送鶯花蕩
荷風爲楫炊菰岸卽家夜來得雙鯉特許故人賒

歸樵

夕陽垂欲盡樵子更誰需古廟叢孤榻陰房迴虎廚端
湍流暮簾翼翼斂秋菰望到墟煙口荒榛十里晡

閉門

了不營吾念方知靜日長堂空容稼器瓦古似僧房初

竹踰牆笑高桐覆簾涼徐看歸鳥下是處負斜陽

喜雨

喜雨東疇足農時見柳花鵲聲催買鏡星氣望匏瓜巷
小驅牛扼河平息水車年年隨野老孟酒祝汙邪

東齋散懷詩十六首有序

甲寅冬余臥肺西閣偶作散懷詩十首俱七言

近體意謂詩貴能秀當以劉文房爲宗其詞頗
在人口兒輩更請余作五言以病未果今夏移

榻東齋與一庭修竹日其臥起怡然寫興紙墨

東齋詩鈔 卷五

王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多積至十有六章因稍加詮次與前詩合爲

一卷傳諸故人更相撫掌非敢謂諸詩風格遂

足擬隨州也

東齋置小榻簾景照扶疎爲拂初申簾因開暫乙書千

年橫几坐壺氣靜階除剝剝聲驚誤無人問敝廬

吾有百竿竹非徒自掩關停雲得小舍歸鳥置中間月

白逾梢上風輕動葉還一牀相對坐真是愛虛閑

課僕掃庭內移牀置竹西卷絲開蝶路煮豆灌花泥欄

草新收藥圓蔬半作齋提攜老夫事日暮穩雞棲

散髮南窗下閒居趣亦成愛奇蟲作篆好事鳥通名釀

酒濡唇溼余以病苦斷酒及膏而已鈔書趁眼明籃輿思斷山只少

一門生

但候先生過請姚江黃先生經年束帶稀虛懷尊一榻老氣偃

雙扉節候占花信經綸種菽肥何曾苦謝客自覺世情

違

起候晨光白空庭自湛然星明當月後烏瘖在雞前斂
氣門關肅初心草樹鮮徐看羣動出就阻東高眠

尙擾先生坐徒然廢送迎悔曾酬客刺過在露詩名權

東齋詩鈔 卷五

王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英經旬臥餘睡一候晴齋中讀書處烏雀併無驚

亦有閒中事枯心尙未曾買書因濟友寫疏數酬僧笈

草傳高足欄花對曲肱終無熱客至蒼齋屢階登

雷動猶未已東田雨盡流連朝花沒脚一夜筍過頭榆

水新生燕桐風漸拂鳩老夫雖斷酒洗醖亦忘憂

東村憶舊隱園逕未全蕪鵲臥詢居起雲心論有無病

常聞杖笠夢亦在菰蒲只念茅檐下春風待老夫

太白遙看秀吾嘗買此山煙嵐俱入券麋鶴舊居間曾

掛瓢松老留題字辭斑故人禽子夏待我巳蒼顏

草堂初學稼吾本舊田家夜雨新瓜蔓春風老麥花河
橋鋪未穩籬竹種俱斜終望移家去收租歲滿車

山川俱愛靜吾亦慕冥遊小槩乘瀾定輕藜過草萊還
循源得盡屢訪谷逾幽何事攜賓從紛然有唱酬

極愛巖栖者三間草作房老松多五鬣新茗盡雙槍不
解文章妙都將姓氏忘勞生成一笑何日裏山糧

明山人在口誰去其誅茅與鹿分三徑因糧借一梢水
生通石乳果熟作山肴買得餘杭酒吾從王可交

採藥人曾說山行漸窮然桃花開若扇竹節斷如船寒

泉堂詩鈔 卷五

二五 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暑來無記興亡過不傳向平真誤我娶嫁了餘年

草堂課耕示第四女美儀二首 美儀和詩附

吾衰誠自歎東帶看人耕新柳青初拂良苗綠漸平野

晁乘藻滑籬大觸花醒復有鄰翁約寒家白醪成

日看真難足先人五畝田行循榆莢路心喜菜花天門

港瀾新水村廚翠晚煙莫愁昏嫁事兒女且欣然

奉和家大人草堂課耕韻

美儀

高疇新雨足布穀喚春耕千畝迴村綠三家結舍平

價肥田豎喜鳥起草入醒惟有田翁樂悠然候歲成

東舍幽棲處柴門接野田一春滋草徑三月釀花天
林雀喧晨霽鄰雞報午煙頻年收穫好膝下得歡然

偶歎

百物資生有吾身且自然土塵豐饌食天乳給蟹泉號
羽三冬過垂柯一國眠門前攘攘客甲子問何年

夜

萬族俱親夜悄然寄一牀竹疎風稍過花小月初香集
夢常無序闌愁未有疆寒雞先我覺擁翅候晨光

排律附

泉堂詩鈔 卷五

二六 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次姚江詩人聞餘生韻

杜陵昔相憶絕世有佳人天與幽蘭氣生爲菡萏身西

崑私授簡東壁夢窺林紫玉論前事青鸞溯宿因初絃

移別韻小鳥作哀音秋水何來滴遙山亦共壘管毫朝

發瞽燈草夜生絳狀恨終無物言情百不真愁苗本有

種怨浦早通津繡閣誠無匹香匳任若雲摘辭俱失色

雕句總多垠濯濯誰如柳離離自出塵深懷煥樹長略

寫洛川神只合春風帳高才更荷甄 餘生嘗從黃先生論詩

泉堂詩鈔卷五

杲堂詩鈔卷六

清甬上李鄴嗣杲堂撰

同里 徐鳳垣拔青 選

錢肅圖肇一

七言律詩

憑高

幾處空城畫角催憑高暮色暫相開江流不斷龍雷動
日落斜臨堦堦來短髮三秋常望氣故人千里共登臺
干戈已隔霜前信高柳頻年雁未迴

杲堂詩鈔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舊遊

年來短髮爲悲秋歷歷平生數舊遊漢臘只尋黃石冢
吳宮猶記白門樓六朝自灑河山淚千里誰傳雨雪郵
卻問故人埋跡後可仍五月著羊裘

暮節

萬木蕭條暮節催寒泡瑟望中開波濤盡作三秋氣
風雨誰登九日臺白鵠隱從秦石起蒼龍定繞禹陵來
東臨近指生洲在肫景何時墮酒杯
伏枕屢日因念履安先生未歸

幾朝酒伴謝東鄰高枕難安茗粥身一夜寒燈同梵客
百年肺疾老詩人籬枯竹葉猶欺雪巷死梅花不到春
只念吳江處士權空庭瑟瑟閉松鱗

除夕簡同學諸子兼懷履安先生

經年老眼觸黃塵閉戶猶蒙處士巾自執桃弧驅惡鬼
先陳柏酒降新神故交漸見鬚眉改禿穎重回氣象新
惟有吳門終歲客登臺應望故園春

九日聞諸公載酒登塔余以病肺不赴卻寄二首

東屏兼謝故人車高枕經旬氣未舒每到末秋圖快集

杲堂詩鈔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當重九只閒居澆愁已斷杯中物治僻無從肘後書
卻問慈恩遙望客五陵萬古色何如

量水齋頭亦得閒年來只慕掩柴關老懷易滿秋冬際
故國愁憑臺榭間白雁不歸邊塞合黃花將插鬢毛刪
悠然獨坐東籬下遙聽諸公載酒還

懷履安先生客吳中作

時公秋先生
亦寓吳下

英雄到處自藏名歲晚關河念獨行鵲髮重爲吳市客
燕歌應值運期生三江刁斗來書隔五夜蛟龍去夢明
汝上胥臺定回首鼓吹山口未移兵

喜梁仲木至二首

十載秋星照鬢華，懷人又見客天涯。
賈糧東海曾千里，載刺南方復一車。
舊鞋天深騰虎氣，荒城雨歇走龍沙。
相看各灑平生淚，更有燕歌送日斜。

老隱江竿一鷺黃，故人千里喜相過。
上堂重問孫賓石，解馬初逢茨子河。
雙涕共看南國灑，五噫只憶未央多。
金臺宿有君家約，片鐵空懷易水波。

送余鮫巽南行二首

病起看春春自傷，故人復下虎林航。
三江短髮逢花信，

果堂詩鈔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夜離尊對草堂，漸老交情兄弟少。
定稀客夢鼓鼙長，南方到處登樓罷。
故國愁爲戎馬場，

笛裏關山送客行，東風又過越王城。
離心夜逐梅花發，夾路春隨柳葉生。
去國十年頻虎鬬，渡江千里共雞鳴。
懸知別後難忘汝，爲念飄零回首情。

哭履安先生二首

老上西樵客淚新，青林黥髯獨歸魂。
百年高履封遺骨，五夜垂纓哭故人。
古柳仍深處士館，片雲長閉草堂門。
平生許劭言猶在，自老方干舊隱村。

南國香蘭不復生，人間難死是高名。
嗚呼表墓長留字，慟哭登臺未絕聲。
寒起千楓飄白髮，悲摩一鳥下蒼冥。
論交此日誰無恙，磚笛音中天地冰。

友人搜錄東沙公遺集感而賦詩二首

麥粥吞聲對夕曛，重披遺草坐宵分。
苦吟一誦睢陽作，正議初傳丞相文。
片字藉公爭杲日，九章得汝播靈芬。
千春大義應同識，此際交情總讓君。

黥髯關河白日微，遙看天末淚沾衣。
空懷東郡門人怨，欲覓西臺故客稀。
馬鬣十言誰表墓，龍威一卷獨揚輝。

果堂詩鈔 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藉聞德祐年來事，益歎人間歲月非。

春日集里中耆舊於南湖之觀堂，喜丘舍人舍三

初歸因招入社次韻二首

新齋山堂魚鼓鳴，杖藜相約過南城。
殘年方外思尋藥，衰眼人間望洗兵。
麥粥分廚充客飽，梨花逼座照春晴。
異時應續襄陽傳，先敘諸公出處明。

煙嶼湖南春鳥鳴，垂楊幾日拂江城。
望中衡宇歸陶令，戰後山川過步兵。
古寺傳藝尋地僻，故人翦韭集天晴。
益州遺老今猶在，重與相看鶴髮明。

再呈丘舍人舍三二首前韻

老聽春風杜宇鳴
幅巾重問越王城
舊人尙識西臺客
遺事空論北府兵
三嶼鳥飛煙暫翥
雙汀魚起月初晴
東村相對柴關路
爲記扶藜來往明
細湖雨過候雞鳴
共喜龐公許入城
一座泛花因對客
半生流草爲移兵
白蘋水發輕舟便
大麥風吹故國晴
還與先生期掃榻
夜闌深敘鐵燈明

春行 正韻

幾候春風陌上催
杖藜有客自裴徊
鳥啼爭踏花千瓣
鬼煖新添土一蓀
麥粥又饒寒食過
蘭舟多載夕陽迴
祇愁今夜山中月
誰與聲聲聽子規

湖上謁賀監祠同觀堂諸上人作二首

外監風流在此濱
羽衣道士尙稱臣
老分鑑水逾千載
狂擅明山只一人
故里歸時無組黻
青門別後有烽塵
祠前雙槳仍來往
可許漁樵問舊津
廟柏蒼然照水濱
煙花坐歷幾君臣
采蓴仍有湖中客
載酒還同方外人
芝谷傳聲追大里
鹿亭掃徑待遺塵
當年臺榭都如夢
未有桃花可問津

果堂詩鈔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未除夕詩兼述所懷三首

蕭然無辦坐齋東
其道庭蘭是歲終
只信寒居敝宅裏
豈知春入偃扉中
蒼頭殘雪初消白
雛腳斜暉略見紅
如此年除眞不惜
何人坐守往時同
萬事於今莫問前
不須暮節亦淒然
雪寒侵我頻三候
午未欺人忽兩年
庭到窮陰圖見日
廚當積儉賀生煙
若論今古眞難解
塵閉牀頭十七編

果堂詩鈔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共道入春今七日
條風果拂敝廬曾

歲暮雜詠五首 壬子

喜看日景照階除
靜偃東齋散步餘
歲暮羨人雙屐健
庭閑容我四肢舒
頗傳世外傳來事
重讀生平讀過書
十字垂楊車馬路
可知樞巷有吾廬
殘年無事亦何求
僮僕蕭然得自由
竹挂小牀安四腳
瓦添老屋蓋東頭
華辰亦爲寒家至
菜甲偏宜佳客留
冉冉相看人漸白
可能同歷幾春秋
四明風雅擅當年
詮次遙從賀監前
本識襄陽多舊德

益知魯國盛先賢然香席上論千載東帶庭前誦一聯

自是吾鄉卓絕處高文大節定兼傳

余方撰兩上者舊傳兼錄其詩

如此寒風如此來他鄉有客更堪哀吳門字寄經年讀

燕市詩傳長跪開

時吳子客吳山客燕

頻夢已明遊子意遲歸

莫起故人猜柳稊春到年年發待得柴扉繫馬迴

五噫人自未央來死附要離亦可哀絮酒誰尋避世家

布衣獨上祭忠臺憶逢鑑水如相識從去吳門竟不回

只有雙垂知已淚可霑南向片雲開

哭公狄先生

贈別林雪溪

果堂詩鈔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日三江欲渡難人間不死是鏤千亂中事作千年哭

別後詩當老友看客雁忘歸秋自到荒雞善臥夜長寒

但澆壘塊須傾酒幾處旗風拂市竿

董異子久不赴水西館二首

與君酌酒送君頻才返柴門苦出門堂上未能辭母去

水西終解念師貧無憑舟楫難期日有信驚花易報春

萬事躊躇俱已盡祇因菽食且怡親

行行且止自何頻惟有吟聲四壁聞出戶寒風重入戶

驅人饑火更留人一車兩馬千春少東里西華再世貧

窮到先生行不得及門空掃席間塵

覓錄郡中舊舊逸詩四首

立名雖已在當時身未餘音益可思重向茂陵求故札

數從漢水問遺詩人經定論逾堪重文到成家更不疑

此日辦香方得上汝南先輩果吾師

突兀文心祇自期書成不愛世人知市中苦覓陳昂句

架上圖逢徐潤詩一死一生相嚮笑身身後總能奇

百靈昨夜簾前聚是寫先生遺草時

無數風華流草知單章斷筆亦堪思惟傳蕉韻冊中句

果堂詩鈔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僅見鐘聲亭上詩萬卷破書身其朽五言行世數猶奇

但教傳得方高士絕勝孤魂及第時

馬火兵燹照眼時誰從野燼拾遺詞魯公故客爭傳句

翟氏門人亦有詩年過庚申文益妙人存甲乙事俱奇

埋山沈井須臾出豈待他年定是非

寒夜

月驗天深未覺遲空堂寒氣尙相支老桐幹響風逾大

定火爐埋夜不知默共百蟲卷舌坐峭疑萬壁置身吹

誰分此夕冥棲意山鬼窺人簾外時

結廬

結廬未遠亦沈淪萬事心闌漸不親客到蓬門雞鬪午
人眠竹屋鳥呼春尚留東渚絲麻舊難學西家魚笋新
自笑先生堅臥久分年不信已經旬

草堂橋西示旦中

春到茅堂事事生故人共愛小橋明菰蘆隔浦舟無主
鐘鼓鄰房佛有聲纔課園丁閑徑闊聊烹茶甲會天晴
扶藜更指門前柳還肯來聽二月鶯

北堂

泉堂詩鈔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堂夜久漏如增兀坐攤書掩未能犬子直門噪大雪
僕夫觸柱怨殘鐙寒威不覺排扉入靜氣唯從隱几憑
獨憶山中此際好雙附曾對石龕僧

諸公招入太白余適病肺臥讀寒泉子詩不赴卻

寄二首

起臨東閣望開船遙入濛濛太白煙捨楫君方窮遠徑
閉門吾亦聽幽泉數花黃過寒初候小樹紅深秋未天
歸日定攜冰雪句可如一卷對高眠
先生耽病只耽閒只見柴關盡日關百里月應分靜夜

故人詩作看佳山微聞鐘梵來煙外誰放溪聲到舍間
尚有芒鞋催我健杖頭爲訪若耶還

偶成

山梅開到膽餅前香氣徐聞亦莞然日內連陰知造雪
夜來小雨覺添泉客抽庭竹三竿地藉養欄花一樹天
卻念草堂扶杖好多風到處聽田鵲

喜周方人同巽子蒞生見過

自掃東齋榻上塵盤餐草草喜相陳殘燈一夜仍吾友
老穰三年待故人避地只應依稼穡論文不敢出君親

泉堂詩鈔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蘇肺氣頻翹首爛漫雞聲恐失晨

宿草堂丘吉士梅仙膚公蒞生紹衣諸君招飲二

首

雨過平疇霽色開主人一爲草堂來黎牀適下徐高士
輞口重尋裴秀才西市魚鮮遙入饌東鄰釀老共傳杯
半生聚散今仍在莫問相看白髮催

山行已隔數旬來但對諸君懷抱開三樹文章俱絕唱
一村兄弟最多才風歸郭外花開緩水到門前鷗泛回
喜有新詩堪共載不愁十里暮光催

丘氏庭前有古樹諸君俱以詩文

之記

草堂遺興

春生田舍亦寥寥
阡陌人稀豔不驚
牛路半循青草岸
村煙多聚綠楊橋
一旬莢雨頻添水
三月桐風未插苗
卻問西鄰愛酒伴
醖成何事待相招

田家
正韻

晨瞻霽景雨猶微
敢向春風惜四肢
一耒就功天勿負
十年肆力地能肥
聽塲社鼓穰巫鬧
看插山花饅嬾嬉
莫道野人家業少
新生黃犢又鬢髭

東堂詩鈔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草堂卽事二首

舍東山色舍西泉
記得先公卜築年
樂事當時依父母
遺恩此日有園田
小舟自蔭閒門下
雙柳仍臨舊館前
一宅一廬知所自
深耕端在後人賢

當年束帶學躬耕
但到茅堂興復萌
風日佳時良友集
田園樸處古詩成
剪來新種秋霜白
漉得雙魚夜水生
野老共論穫稻好
且圖安穩閉柴荆

草堂漫興二首

西邨穫稻亦如何
難遇經旬天氣和
老後詩惟田舍好

秋來力藉僕夫多
盤餐港口銀魚網
禮樂鄉中白鷺養
幾信麥風容易到
草堂又聽插秧歌

日向東疇草際行
茅堂初到卽天晴
田家萬事看秋穫
詩律逾年覺老成
喜有文章推後起
難辭雞黍待先生
坐中且聽南鄰叟
說與神宗舊太平

遺興

每到茅堂日倚筇
秋光幾樹見芙蓉
水迴門港仍三派
山繞吾家舊六峰
鄰叟適貽溪鯉去
故人多在石梁逢
殘生已逗江湖久
只念庭前有四松

東堂詩鈔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牆東看竹

但所經營在草堂
開門數畝納斜陽
先生已配庭松老
舊歲新栽徑竹長
落落未曾蒙客造
疎疎亦得領秋光
牆東散髮頻相望
漸有微風遇處涼

刈稻畢督僕夫耕西田將種冬菜

吾堂所學樊夫子
農圃今年事若何
秋穡盡除天正暇
冬萑將種雨初過
雙盤客供居其半
八口家餐藉此多
豎子女奴驅往問
晚來牛力莫蹉跎

東市買魚歸

曾事先公此卜居重來風物問何如村中五日雙開市
舍下三餐一頓魚雞棚修時蔬甲盛牛官置後稻根除
東家兼有新醪賁好待溪翁過敝廬

初至草堂吟呈丘蘊生二首

草堂久費故人思又值村村刈畢時門掩經秋虛客坐
舟行盡日把君詩雀喧巷口如相待花發庭心適與期
款語夜闌殊未了農餐復訂集於斯

今年穫稻向東屯鄰曲頻移老瓦盆十里青山當草閣
一林紅樹照柴門秋深頗喜扶藜健老至方知閉戶尊

果堂詩鈔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乘月有人先笑候知傳新句自前村

戲呈丘蘊生時諸公適過東村余不及值 正韻

閉門久已一先生只慕歸田東舍耕郭外舟開天亦霽
村中人語客纔經野盤未了青蔬薦鄰甕猶餘白醪承
早被詩人惱不徹便將好句擾柴荆

同蘊生散步 正韻

喜看鄰舍穫盈車散步徐隨一徑斜谿過綠邊迴水道
樹尋紅處見人家得存亂後田園好難值冬初風日佳
斗酒尙餘能飲否東籬剩有未殘花

夜步

夕陽漸盡夕煙留徐步東檐日散愁良月入門當一友
先生與病過三秋寒聲遙自楓林落夜氣都從草閣收
立久掩關虛未了橋西尙有寺鐘投

夜坐同蘊生詩成

夜闌笑對竹燈檠幾字吟安未一更吾黨新詩原有派
故人濁酒亦生情田園自適陶公趣盤觀都成杜老名
未了諸篇常續夢應從縕被候雞鳴

飲故人丘玉冊甚酣二首

果堂詩鈔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契闊相看十載身他筵誰似此筵親雙魚初作黃齋膾
一瓊都傾白墮春興到行杯無滴漉望來下筯肯逡循
家僮莫道新來客記取東莊老葛巾
草堂與汝舊比鄰相對柴關煙火親結友直從全盛日
買田曾作太平人老來草酌論心少亂後花欄入眼新
倘得移家仍此地柴桑姻舊有萊民

夕眺懷徐霜皋

橋西步送夕陽斜每到吟成夜氣加宿鳥爭煙翻柏葉
寒星下水漾蘆花閭中阡陌常尋路夢裏江湖未泛家

已到故人今咫尺相思仍似在天涯

雨坐遲蒞生不至

故人穫稻未曾回靜偃東扉遂不開望處雲生雙瀑下
坐中雨過六峰來寒深惜減疎林葉詩到狂加濁酒杯
相賞只需君過我亂鴉無數暮光催

我菴異子允誠同宿草堂

故人不放草屨孤歸到柴門費久呼五里谿聲初遶舍
二更山鬼亦窺廚文章近屬諸君子風雨重論舊酒徒
布被莫嫌天未曉十年能得此宵無

果堂詩鈔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望霜皋是日應至二首

曾約秋冬之際行扁舟相過及天晴村雪舊徑東莊近
月待先生竟夜明二老真成看齒髮十年無恙問柴荆
山燈已卜花開久笑遣鄰童水口迎
先生不至已頻年爲念茅堂肯惠然新引一峰當戶外
舊迴眾水聚橋前遙村曖曖移秋樹近里依依就暮煙
倘到瓦盆相敘罷夜寒還憶對牀眠

次霜皋見過作二首

草堂不到亦旬餘秋色前來尙未知下潁田禾當晚穫

灑西庭草待親除照門霞影千林樹入座銀光一寸魚
舊下南州高榻在單舟重許過吾廬

相思頻立水之涯十載驚看各鬢華去後田園荒栗里
望中衡宇識龐家遠村客至雞雛減古舍人來童穉譁
勞重先生重掃榻夕陽高樹舊啼鴉

日暮喜異子允誠至草堂讀新詩訖異子去宿東

村

夕光水上淡相宜獨候柴門日景移客至適當花徑掃
君來應讀草堂詩牆東老甕呼頻過舍北羣鷗意不疑

東堂詩鈔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送石橋重一笑不妨新月稍遲遲

董異子萬允誠復來

寂甚東扉掩宿苔縣知仍爲故人開江楓葉裏秋來往
寒月光中客去迴定有今晨初脫草尙留前夜未傾杯
前溪款款重攜手白鷺沙頭更不猜

陳介眉將至東村有望

見汝邦江道上時故園翻似隔天涯喜聞客至柴桑里
早有人傳正字詩十載萍蓬迴舊夢三秋風日護東籬
此中雞黍應兼我預著先生老接離

望蟄菴不至

先生相過莫遲遲
穫稻村中雜黍時
已有初筵招杜甫
不須素饌待王維
望來浦口蘆花喜
吟過秋光楓葉知
太白諸峰長入眼
可能杖策過東籬

同霜皋夜歸

雞黍東家以次迎
夜闌處處惜人情
寒花如待開三徑
殘月因留上一更
白板船敲魚鱖脰
青泥杖印虎豹行
歸來重敘燈花盡
笑聽屏風麝僕聲

爲西家撰文舟迎置酒

東堂詩鈔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是東鄰日擾筵
但聞設饌更流涎
山家買字無過酒
田父論文不出錢
望去千門新雨後
載來雙漿亂楓前
登雲早置藜牀穩
好待先生醉欲眠

新作田居樂府

行樂田家須及時
先生盡譜作新詞
不須溪女傳桃葉
徧使村童唱竹枝
鼓缶自分野老席
蹋歌同上社翁祠
一盃濁酒相傾罷
笑落牆東舊隄離

夜坐歎逝者同諸君作

我生譬諸一尺竹
六甲爲期不少多
但使行年三十後

卽如埋土五分過
奇文坐當山川藥
好友來爲風雨蓑
倒盡空尊君莫惜
古人賢達竟如何

寄別董異子

亂離憂過又憂貧
去學東西南北人
自署何因堪作客
君言無策可謀生
一寒一飯遂知己
江草江花夢老親
再世通家惟汝在
渭城兩字便沾巾

將別草堂示僕輩

今年倉廩賴秋成
又是冬田課晚耕
十畝寬栽五畝麥
三旬喜得二旬晴
只圖粟里重移宅
自笑龐公又入城

東堂詩鈔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語隸人須努力
小園兼穫菜苗生

雨中還城居蘆生送我殊不可別

不道舟人今日催
櫓聲動後首頻迴
知君短屐沙頭立
看我輕篷雨下開
對字雙扉仍自掩
度阡一逕尙誰來
草堂還有重過興
只向蘭風舞後猜

舟中再簡蘆生三首

柴桑惟汝最周旋
是日爲歡更篤前
五日之中三對榻
一句以內半同筵
俗人豈解終朝語
侍僕都無竟夜眠
山水文章吾輩事
誰能相聚不流連

萬生昨候草堂安晨夕披衣情更歡每見三人同兩履
未聞一飯過雙盤直驅堂下都忘客自到村中不著冠
如此沈吟如此久我生知己古來難

濛濛山色載迴船不是懷人亦惘然別後恐增數日惡
歸時重數對牀眠須知佳集從來記容把新詩到處傳
風雨滿城誰說與披帷先過董生園 未用正韻

贈陸寄翁移居二首

蕭然瓦屋足高樓小陸東頭大陸西竹篠叢中堪命飲
雲枝落處卽扶藜十年家逐秋蓬轉一卷詩憑田豎攜

泉堂詩鈔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道主人真愛嬾新栽藥草亦成畦

吾亦三年八徙家草堂久不種汚邪閉門自對東山下
西閣虛臨秋水涯脩竹一區還故宅白楊十字枉迴車
慕君同趣同君飲歸去高齋早種瓜

喜高旦中初歸四首

異時風雨日聯牀短褐誰驅各一方自散寒松亡友坐
重登春韭故人堂幾年薦黍猶難定此夜燈花極不忘
相約望衡來往路豈容行藥老韓康

經年候汝一還家相對盤餐味盡加仍有日陰移桂樹

久無風信到桐花 旦中庭前有三桂樹其桐齋久廢 暫歸未信身為主

遠別方知鬢各華每道倦遊今倦未便應東帶種汚邪

畫假雙扉巷草蕪日來喜有故人呼扶藜容易過肩出

設酒何難滿眼酤一徑破身看竹籊三春留客聽鶯雛

頻年藥石秋風裏但對先生肺卽蘇

數載分飛爲稻梁朔風歸雁喜同行方回漂泊三吳棹

忽解崎嶇百越裝 辰四亦自閩中初歸 未洗輕霜鬢鵲髮難逢大

被擁藜牀愛君兄弟歸來好莫說江湖秋水長

題墨戲牡丹五首

泉堂詩鈔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澹寫名花五色愁輕煙落處見風流移來合置烏衣帳

載去須乘青翰舟別有含苞開墨苑不煩宿種問丹州

紛紛姚左飄零盡獨喜玄香在上頭

一幅仍煩東帝催慈恩歸去莫驚猜移根應自清都至

望氣疑從玄國來詞客競攜青鑲管仙人欲進碧霞杯

誰圖數點廬山石掩盡春風舊鹿胎

疎疎片影照幽蘭不是先春館裏看忽有玄雲棲穀素

欲驅青鳳上琅玕相貽曾解薝蘭佩以薦方陳碧荻盤

最是月陰渾莫辨更深坐待燭花闌

夜來墨海尙浮香新改袁家世外裝西洛園亭濛薄霧
南朝樓閣有玄霜枝間隱聽烏襟語霄際遙瞻阜翺翔
記得禁中珍異本按歌應問紫雲孃

座上曾徠萼綠華冰綃五尺動煙霞非關西苑紅雲種
錯喚東田碧玉花冉冉似看青蓋起霏霏合聽翠簾遮
謝庭子弟客相對不羨朱欄魏相家

暮春懷湖上兼呈掖青

日攜簫管上輕舸何事春風不復招人憶樓臺如昨夜
誰呼煙草作前朝半枯祕監祠雙樹仍照尙書月一橋

果壽鈔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訪湖南高士去門蒿無恙恰齊腰

薄暮至草堂喜錢退山董異子丘蒞生同過卽次

董韻呈退山四首

初冬風日念茅堂草草輕舟適解裝黎榻若因君豫掃
芋羹未許客同嘗能攜袖草詩俱妙解續燈花月甚良
此夜一村原不隔共聽鐘鼓動鄰房

退山風格日相望喜讀新詩更欲狂萬事豈如論著作
一眞方與辨文章藉將老氣傳吾黨請以餘生付草堂
忠介家門惟按在東皋先闢墓田荒

往年酬倡愛斯堂此日傳聲更不忘先有素交過栗里
重因耆舊數襄陽江楓十月秋方老村叅三人夜未長
起望平曠生影白不知是月是高霜

田園吾亦廢柴桑但返衡門若異鄉舊置牛宮生積草
未移鹿柴下斜陽豈圖扶屨尋三樹丘氏有古樹得使燒燈
聚一堂卻憶十年逢客舍梅花小嶺哭維揚

同退山過訪丘梅仙病正韻

垂老歸來寄若僧誰翻肘後治先生便從藥竈尋梅福
仍有穿牀坐管寧萬事已隨鵠髮改餘心猶照鐵燈明

果壽鈔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里中諸老頻虛席望得欣然杖履登

聞退山來春復有長安之行因呈此作

執手君歸尙未頻更聞欲別豫傷神一寒易去五千里
四載重來六十人柳色未曾離草閣水聲常自叩柴門
且求花信徐徐過莫到迎春風候新退山歸期約在四年後

退山異子稚廉允誠集東齋竟日二首時退山將有北行

侵晨候客設匡牀屐齒春泥五里長共看主人親作黍
不煩童子數行觴坐客俱不善飲意中佳集開蓬徑別後歸心
藉草堂約過來春仍聚此宛然新竹笑臨牆

盤餐草草更遲徊不道齋西暮色催避雨竹中諸鳥坐
乘煙郭外一鐘來小因微雪留君住大有奇文供客迴
頻計行期猶數日東扉尙候屐聲開

乙卯冬諸公以次歸里過集東齋喜有此作

退叟初歸得有家諸公漸到喜頻加幾年客徑多流草
昨夜寒燈屢結花東欄雞雛應可割兩鄰釀老卽須賒
莫憐病者無深坐難得相看鬢各華

偶作二首

病中紙墨自堪怡不道閒門有問奇遺老共論耆舊傳

果堂詩鈔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公偏和散懷詩微風作意能披竹良月無心得入帷
好事山居嘯和尙果堂鈔本出常齋

經年藥石簡陳方不見先生出草堂秋掩蟪蛄常在戶
寒隨蟋蟀漸居牀易忘屢弔人間事稍束詩文身後裝
辛苦東皋錢退老經營家室味初嘗

呈寒泉子二首

平時遙憶幾裴徊不道相離一水隈蘭渚雨聲隨客至
雲門山色過江來牆西脩竹初能笑舍北雙扉暫得開
何日若耶溪口路青鞵踏得草香回

散髮東齋病起時敢扉重得慰相思勞人落月千峰路
供汝明州十冊詩適以甬上耆舊詩相贈春舍柳深歸雀喜滄州
風定泛鷗知同心更有心期處日日寒泉聲在斯

次于石禪師韻

東林雨過又天晴方外相尋趁晚明入逕須教鹿臥穩
登堂莫使燕棲驚但逢梵客忘人事不坐山房論世情
最愛中峰遺句好飯盂手捧祝春耕

次介公韻

餘寒猶未著輕紗但見先生病日奢數點苔衣生客坐

果堂詩鈔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條竹杖識吾家接來月內新桐雨開過山南舊棟花
莫遣涼風容易發恐移孤鉢向天涯時介公將有北行

贈于石上人

于石與悟公齊名爲張白齋先生後人

每從人外曳枯藤高逸沙門誰得稱東寺近尋雙智者
南湖不數十名僧猶將詩句承家學別有文心對佛燈
莫道山廚無客供芋田栗圃喜俱登

送悟公使西皋秋水菴次霜皋韻

山僧未可卽棲山且住菰煙蘆雪間幾樹木奴爲守舍
數竿竹穉自當關燈分漁父雙汀出舫載高人五里還

多少上堂鐘鼓動不如此處磬聲閒

聞諸公至秋水訪悟公不值自炊黍飯畢還次前

韻

與公終日說居山忽漫相尋秋水間只住村中如隔世
但因長者尙開關誰圖遠老東林出自飽龐家一飯還
如此風流亦足寫松蘿共愛往來閒

春日

東頭又見啟雙荆風日朝來喜漸晴水滿紫萍魚半上
巷深青草燕平行久疎長者柴車轍略引先生草屨聲

東堂詩鈔卷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向湖南諸老說今春新著一書成

草堂卽事

垂楊深處自開扉盡日茅堂面翠微雙漿水生鳬母過
一簾風簫燕雛飛愛閒此地交遊少縱賴經旬紙墨稀
卻問年來招隱客幾人曾得坐漁磯

退山初歸取妾卜居將遂投隱欣慰之意見于小

詩

半生薦忝任東西垂老爲家事莫稽來歲長男應一索
今朝少婦已雙棲尙餘鵲髮如髮結且舉龐眉與黛齊

異日相招從採藥鹿門妻子自堪攜

東頭瓦屋許同棲遂有房中置小妻坐待簷梅新結子
行看門柳早生稊盤餐今喜家能具瓊水初煩手自提
爲愛藥欄前隙地鹿葱嘉草種成畦

病中喜蕭山周樹見過二首

不煩名紙卽遙猜煮藥柴關一笑開袖字尙留三歲後
鬢毛各驗十年來青童已大重行酒黃蛤初佳數舉杯
此會平生真不易故人存歿幾裴徊

謂胡侍御

枯桑瀕海復堪耕何用相看齒髮驚江上未忘袁虎句

東堂詩鈔卷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間都變伯鸞名

余與樹老俱改舊名

請陳尊酒詢無恙欲喚純

鉤慙不平卻笑東家老處子日看鄰女執綬行

時樹老方應召

壽家戒菴先生八十二首

子山而後義山奇並集先生下筆時少善學書兼一劍
老因飲酒復多詩東林釋遠招仍去半道王弘見不辭
手種梧桐高百丈東皇肯護鳳凰枝

七世同煙一敝廬素琴素几足閒居攷收野外新編史

篋積人間僅見書客坐舉盞常默默

近稍耳聾花隄步屨每

徐徐龍門八十推諸老總較先生詩不如八十者四人

並無佳句

丁巳除夕從友人借得詩觀夜讀卽賦二首寄孝

威

除夕知遭執友嘆上書借得一編新燈花忽照南朝客
詩草遙收東浙人海內篇章留宿老年來品目屬遺民
知君下筆昭明閣千載容誰問後塵

夢狎蛟龍來往頻老年意氣各如神吟詩直欲驅山鬼
飲酒何曾識巷人自有網羅收一代肯將壇壝讓千春
四明亦著先賢傳得似先生鑒別新

東堂詩鈔卷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戊午上日二首

夜中緼被氣回溫深荷雞聲發遠村喜有祥風先掃席
徐看新日漸烘門病餘謝客交遊少老後談文體格尊
柏酒在觴須飲盡江南花信得重論

僻住牆東似住村年來車馬更相存說經兼造先生席

萬季野授問字因尋長者門謂允風日漸催藜杖健文

章始讓布衣尊老夫試下開春筆要與諸公次第論

漫興

閒卻先生舊杖藜逕中春草恰腰齊依人又得雙雛燕

待客全須五母雞南舍酒香從戶北東鄰笋出自牆西
幽居莫笑渾無事新護花根一石泥

東齋病起

東檐散髮肺初平試筆爲文送藥鐺昨歲日家俱尅死
今春此叟又餘生開簾方識天能霽看竹真知體漸輕
時鳥聲聲催我出南湖草綠正堪行

春齋病起四首呈蔡子佩董異子萬允誠張亢友

胡卓人時諸君方遊西墅酬唱甚多

乍迎風日坐檐前說與良辰體亦仙東園花開初過雨

東堂詩鈔卷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湖水滿略拖煙路人爭賀扶藜健好友應爲翦韭鮮

稍待草堂乘興出鄰池荷葉已田田

無可開顏使病輕著書差得慰平生千年舊詩新出

此地先賢傳併成外監遺洲重起色黃公大里本高名

諸君試取從頭讀方信風流在四明

諸君一出擅詩場老眼相看興欲狂遂喜同時稱沈鮑

便聞後輩說韓張人來西墅煙嵐翠句帶南湖花草香

欣賞祇今殊樂事一卮重與酌句章

是處湖山待客過一船絲管泛輕波斜川勝侶當辛丑

蘭上諸賢又永和日內黎風寒食近古來詠句暮春多
武陵賓從詩成後壇墀吾鄉事若何

東沙張大司馬
有武陵西莊

散懷十首

有序

詩心之妙在能變日變斯日新年少爲詩自當
精思極藻各盡其才至齒學漸進于是道而高
淡而奇老其于風格日上矣然使守而不變以
至于極譬如數啖太羹頻擊土缶音味遂爲索
然復何可喜余謂此當以秀色潤之蓋澹而能
秀則益遠老而能秀則不枯所謂朝華既謝斯

泉亭詩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夕秀當餐此誠詩家日新之妙也適余方病起
藥火未閒惡冗交集遂盡相解遣作爲新詩凡
十首再昔而成取讀之殊覺有風韻遠浮唱歎
之外于年來漫興自極不同因手抄一本以示
萬生允誠使爲古詩則學二謝爲今體則學劉
文房便有秀色照人矣門中後輩有從允誠爲
詩者可俱以此示之使學者盡知能變然後識
言詩之甚難也

小橋引水到柴扉昔住東村興不微一市魚筐遮葉至

三家酒旆插花歸適鋤隙地青蔬好自置新宮黃儼肥
老母膝前增一飯草堂何日不春暉

挈杖東阡日數循夕陽幾處集樵薪壘牛晚下辭翁仲
田雀斜飛避草人榆莢下添一尺水海棠開到十番春
兒童巷口爭相笑識得先生戴葛巾

興來盡日更扶筇送到棲鴉翼翼連雙屐黏歸溪上草
一船載過寺西鐘初收尺鯉漁公喜但唱新詞田豎從
莫有故人乘月至不妨水口且從容

山居萬事幸相便老僕家重盡可佃秋後稼編新鹿柵

泉亭詩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來催種舊畦田只充衣食餘從儉敢藉詩書自謂賢
最喜歲收真有穀市中五石一千錢

重九之名古所嘉每當此候愛殊加少增秋色須楓葉
漸過風聲又蓼花因採餘糧經藥市適餐行筍坐僧家
夜來新漲登高水溪上舟輕欲自拏

有酒時當集故人秋冬之際更須頻狂花小放乘良月
藥雨兼來潤小春坐上橘黃眞照眼盤中芋白亦流津
諸君且盡杯中物尙喜新鸞未食

莫道當春春可憐初冬秋末亦能妍飄深紅柏東溪路

餐過黃橙小雪天坐處微涼憐竹借朝來新霽寺鐘傳
始知逸少高懷妙不獨蘭學風日偏

得蘇肺氣歷深秋體節初舒即散愁舊著緼履迎日腳
最防寒噤避風頭殘書率爾橫千卷新月依然上一樓
勞重故人來稱藥藜牀高臥亦風流

蕭然無事擾幽棲窮到窮年笑自題長夜新溫一束棗
先生佳畜半餅齋看分寒色千門別待受春輝萬物齊
莫怨東方遲未白羣催終藉四鄰雞

舍中一逕養苔衣莫笑經年但掩扉性與鷓鴣俱畏出

東坡詩鈔卷六

三四明藏書

才知家鴨不能飛只圖天使枯楊發所望春生病草稀
日照檐東新盥罷衰顏應亦有光輝

再示允誠并門中諸子姪甥葉嗣忠輩

老來逸興尙相關詩律頻年覺可刪雖有新篇傳汝輩
曾無秀色照人間句如謝客方堪愛格比文房豈易攀
始信文心須數變且圖藥石放吾閒

送楚茗和上歸越山同遠菴和上作

又攜一拂上輕舸坐數千峰望不遙秋水盈盈初可泛
雲林宛宛復相招會稽山氣從來妙支遁風流故自超

儻念少文高臥起芒屨爲爾踏巖椒

張磬嶼歸槎水舊居次韻二首

先公五畝在槎西垂老歸歟得穩棲新荷一鋤春有令
易乘雙槳路無迷人稀常臥桃花犬客至方驅桑樹雞
自是日來閒紙墨詩成都用酒爲題

幾年洲嶼棲難定復與雙湖敘別離十世草堂歸去好
一家潭水住來宜且須遶館重栽柳未與登山共啖梨
少待輕舟乘興出茱萸片口見王維

排律附

東坡詩鈔卷六

三四明藏書

兩余子庭前有千葉石榴花鮮麗可喜因戲效徐

山陰險句作三十二正韻

築廬不遠亦幽棲鄰曲時時得往來音短策定穿苔逕

入濁醪每過竹埤西勢勢難忘俱依砌冉冉飄英漸擁

離潑爛問誰迴醉眼蒸蝦見爾獨驚睨氏符若木同乘

曜種借塗林始發棋燦爛金罍催萼吐滄涼旭景上枝

棲叢葩兩兩爭舒瓣簇蒂餅餅下合纒幹錯五衢看足

喜華明四照意難迷彩霞盡吐崑崙氣丹露遙分畢勒

蓋聚結鬼舞新瑪瑙飽盛獅乳血頗黎數九韞韞傾茶

顙徑丈珊瑚碎火齊雲母訝隨輪匝展猩兒疑抱鼯鼯
啼竊開赭蚌堪搖目贈得紅粧可徹肌層蠟熱從空際
現鸞膏然向日中睇袍迎天女朱霜燿盤進瓊仙絳雪
離治後赤龍應命駕浣餘焰布向熏飢十重作障曾施
錦百步通光但握犀礪礪微闕炎帝笑連蜷並接美人
覓暫吹鳳翼參差管忽駐桃花叱撥蹄口習雙名頻醋
醋心歡一石屢傲傲半邊嬌點吳宮暈滿斛濃添燕國
泥小鈿插來娛欲顛輕裙舞罷茜還欺翻翻綵翅常招
蜨羽羽連冠略引雞片羽似當翳背剪粒砂直顧鶴頭

果堂詩鈔卷六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齋晨翔翬影交鵲戲夜染唇痕謝豹斷照殿滇華初出
盈映山蜀蕊共流澌卻憐經雨緋衣溼最愛臨風輕頰
低葦蕕駢殷方曄曄芙蓉暈豔更遲遲對抽麗句勞彤
翰爲寫妍詞倩赫嶢護草幸承堂以北二余子奉太舊
莖恰遇易之離吟成待喚青藤老絕倒城東老睫攤

果堂詩鈔卷六

果堂詩鈔卷七

甬上李鄴嗣果堂撰

同里 徐鳳垣 錢肅圖 選

四言絕句

閒居二首

翳如者林夏非竹夏容一先生散髮其下
小庭虛閑忘月在且涼風颯來不告戶者

飲酒

果堂詩鈔卷七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到名辰不飲名酒桃花重三菊花重九

題畫七首

閒吟春草曳杖隨風忽忘身過石橋之東
落落者石閒閒者雲不見茅亭不知有人
重重山色當是四明此翁所拾莫卽青橘
巖深無影雲多有聲彼長者誰邀入此行
微雲濛濛春雨未已溪聲始來不知幾里
林嵐高下自然不同便當置我此亭之中
叟所坐處森陰滿目吾亦傲之一庭新竹

五言絕句

塞上曲二首

戰鼓卧邊疆，龍埋舊路荒。
老臣猶慮遠，塞外築新牆。
是處條風動，青陽布澤勻。
慈山消積雪，班到帝京春。

壯士行

夜別要離墓，騰車不可留。
酬恩千里外，大雪灑吳鉤。

宮詞

年年抱紉扇，玉殿待涼風。
憶到秋期近，先藏篋箒中。

長門怨

綃帷知夜永，玉漏不相催。
是處涼颼起，長門入得來。

美人

美人下玉砌，自倚一枝斜。
竊向東風語，休吹並蒂花。

閨情

寂寂垂羅幌，誰知春日低。
傍人謂閒卧，不識夢遶西。

山行

華樹滿城春，霏英已踏踏。
惟留幽谷花，東風尙相惜。

夜坐

夜坐鳴幽絃，餘音久未歇。
天深人不來，開簾入明月。

東堂詩鈔 卷七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七言絕句

絕句二首

白門桑葉客停驂，
鷹管聲悲聽未諳。
多少西風出塞曲，
龍沙不覺過江南。

幾年遷客厭箜篌，
唱從軍淚欲流。
今日故鄉重聽曲，
吳姬盡度小涼州。

愁心

吳關柳葉復毵毵，
淚灑東風自不堪。
欲寄愁心流水去，
千迴終是遶江南。

東堂詩鈔 卷七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贈客

斗酒重看及夜分，
十年飄泊不相聞。
莫嫌短髮蕭蕭甚，
重取吳鉤拂向君。

壯士行

贈友

白玉新鞭驟驪驄，
要藏匕首有光芒。
半生未盡恩讐事，
柳市城西問萬章。

憶南都口號二首

王氣江南憶乍開，
風流宰相共銜杯。
可憐建業千春水，
渡口仍歌桃葉來。

相國會推王謝才招賢東閣一時開門前亦有三千客
車馬誰從白日來

湖上

笑他杜宇血猶新千載興亡不記春昨夜東風湖上過
棠梨吹謝一君臣

西陵絕句詩十四首

少帝宮車去不迴草迷輦道一花開老僧身著筆筆出
知自芙蓉殿裏來

五寺鐘聲送夕曛女冠猶著舊宮裙葫蘆井畔傷心語

果堂詩鈔 卷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只許東洲遺老聞

會稽行在隔江頭不把杭州作帝州故老莫論千載事
年來吳越幾春秋

白浪江頭秋不高伍胥舊恨已寥寥青絲控馬尋常渡
不怕當年羅刹潮

幾處樓船湖上逢半閒丞相有遺蹤天教秋壑生瑤草
重牧吳山第一峰

血奔灘口尚餘輝拾得年前戰鏃歸卻憶潮流曾割斷
雁沙只隔一江飛

沙漲錢塘事莫無頽山浪到定山枯莫言白馬揚波緩
尚有重湖文大夫

春雁仍飛竟不還兩湖風物總潸潸北來高士今誰在
可有人登望洛山

桃花如扇炤人開亞父墳前酌酒迴莫把從來成敗說
當年楚漢幾奇才

相檜仍然跪鄂公遊人唾笑自來同祇今配食完顏廟
方與秦王表大功

三台夕炤尚餘曛相望于墳與岳墳一自蒼公藏骨後

果堂詩鈔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湖山如畫遂三分

往事心驚淚血漸靈車東渡潮江時男兒七尺真無用
莫唱人間獨漉詩

司馬墳前客過頻灰飛常見紙錢新豈如哭祭文山客
只有西臺甲乙人

粉消南國已無香馬上聲婆總斷腸但是一堆青草處
幾人墓土葬王嬙

寒食曲三首 正韻

金陵年少憶相逢來往垂楊葉葉風今日蔣陵春草路

問誰調馬落花中

一盃杏酪哭春風此日吞聲問玉松夜半重尋蘭上里
魚燈片片月明中

聲聲鵲鵲怨春風淚血新霑尺五松催盡行人歸去後
夕陽多在野棠中

古意

幾面朱樓照水涯垂楊嫋嫋拂欄斜春風最是來相管
揀與南枝宿暮鴉

別意二首

果善詩鈔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疊離歌一斷腸春風催得馬蹄忙君行莫再回頭望

楊柳樓西正夕陽

細雨尊前溼絳綃吳關千里祇今朝驚師最不憐人意
報到船平門外潮

題桃源圖

雞犬秦源亦不同誰容漁父識其中愛名欲使人間說
故倩桃花幾片通

題畫二首

單舟水盡見山春幾處林煙隔世塵行到一簾驚吠犬

此中莫有太元人

復騎驢子逐歸程風雪途中鶯鶯聲幾句苦寒吟未定
不知身在灞橋行

口占答雲門和上

千峰遙望更無涯山靜風高頻入懷未踏雲門亭下路
一生終負兩青鞵

介公歸卽入太白未過訪東齋卻寄

芒蹊得得走他鄉歸卧山樓風雨牀六十里峰青在眼
仍如客路六千長

果善詩鈔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哭亡友明介禪師八首

故人一哭梁夫子

謂公秋先生

人外心傷復一人從此知音

真頓盡可知老淚易沾巾

法崇何用通名姓高坐無須接語言別有茫然神解處
此中難與世人論

日排逕草候先生今日誰堪掃席迎萬事不須明付囑

研田留與果堂耕

公垂死以所
用研寄我

挈杖迢迢萬里餘歸來便訪故人居而今慈嶺翩然去

留得瓢中一卷書

公歿後棗中惟
果堂集數冊

嘯老相看輒喟然

公爲嘯堂和尚法嗣

牙生不道竟摧絃莫云世

外忘情者最是支公哭法虔

生平秀骨本亭然肯難尋常腐骨眠待起石城三尺墓

千年神理冀縣縣

文字心關地下聽風流略寫淚真零東山何處山光好

勒得先生一片銘

余豫撰公塋銘

夜雨蕭蕭闇佛燈人間何處覓高僧答誰同拜林公墓

待喚南村潘孟升

公生平最愛潘孟升詩

九日大風雨口占三首

景壽鈔

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擬插黃花一笑歸無端風雨更侵扉天河夜捲登高水

吹過江南處處飛

鄰家掩戶一漁翁卧聽傾盆過雨東何事江頭收網早

讓牠赤鯉夜吹風

先生止酒不須勸欲向浮圖最上遊又是彌天風雨大

葛巾從此得遮頭

過何義兆林亭值主人他出

草深三徑未曾開屐齒容余破積苔莫向竹陰輕解帶

掃牀還待主人來

贈別錢退山四首

老去驚離異昔年纔聞將別更潸然那堪後夜尊前散

我掩東扉君上船

春江月上炤開船念汝仍如未到年歸日儻如行日信

定留霜鬢各依然

故山山色日蒼然盡可持錢送老年只爲山田買未得

菜花信裏又開船

草堂攜手卽依然未了交情在暮年若使故人眞念我

江南日日有歸船

景壽鈔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口占贈余二兄蛟巽之揚州五首兼致鄧孝威

往年猶記客邗溝懷古蒼茫未散愁二十四橋垂柳處

可還認得舊揚州

是處歌臺接酒臺煙花三月畫船開一卮卻醉文丞相

獨向梅花嶺上來

平生老友漸無餘纔唱離歌卽愴余不道此行番色喜

憑君報得故人書

撰錄名文今古收南朝前事擅千秋誰云玄圃風流歇

有客高眠蕭統樓

孝威近寓文選樓

春水春風正可乘又攜行李過西興篋中載得先賢傳

一路看詩到廣陵余以所選書傳詩附致孝威

讀白齋先生絕句輒題卷首七首

晨光將動一簾知漸炤齋頭隱几時喀喀病中思得藥

不如起寫白齋詩余方苦肺

遙擬先生得句時諸公猶自浪題詩我來重掃苔花石

片片秋光見伯夷

藝苑羣推最上頭漫將品目數名流鳳鳴卻作宵蛙聽

笑殺人稱王鳳洲

果堂詩鈔卷七

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詞客何人不作家春來是處苦鶯花憑誰力雪東皇恥

鼓棄陳言日百車

栗里雲煙俱曖曖西鵝鴨亦蒼然人間萬物堪驅使

方信詩人大有權

新意常從方寸舒試看四序有推移諸君死守唐人句

六十年前舊曆書

南陌常遭花豸牽一條竹杖踏晨煙出門適已成新句

默向先生獨莞然

送女美儀適林氏十一首

余第四女美儀性篤孝讀書知大義余苦肺頻

年惟儀在側寢食始得安也今秋將歸林氏于

其行示以詩

出門有命慎從難今日施衿吾自安看汝善承父母意

他時定得舅姑懽

少小曾蒙大母憐生來婉婉看來妍相呼只在身前後

常得分甘著膝前

肺氣中宵喀喀鳴抑搔四體待徐平扶持得汝方心穩

守我殘冬一藥鐺

果堂詩鈔卷七

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藥火間關命若縣先生肺疾苦頻年尙留衰命題詩句

賴汝皈心斗極前

疎竹臨窗影漸移烏皮几靜畫烏絲左家織素操彤管

定寫尊公招隱詩

五女俱賢世所難練裳布被意能安雖然嫁娶家常事

千載人稱戴淑鸞

梁孟風高千載聞如何猶著嫁時帽早知珍麗無須備

短布爲衣遺少君

此日猶依父母傍臨行草草嫁衣裳研墨筆格兼攜去

更具梁家織作筐

有姊同居形影聯依依弟妹更相憐臨行只以先生托
寒到防他肺氣纏

兼償娶嫁是今年弟婦纔來兩月前莫慮向長堪五嶽
閨中二妹又嫣然

名山宿願既難希舊業田園事已非即使蕭然無辦甚
且留一犬護柴扉

漫題

刪後詩猶六百篇從來未有世人傳誰教得上詞家口

果堂詩鈔

卷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編到新題戊午年

果堂詩鈔卷七

序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謂余曰此十餘人者皆鉅公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較之其厚薄真偽反有間焉此曷故哉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今之古文固時文之餘也昔之爲時文者大全通鑑左史諸策未嘗不假途於是也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慨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尙有根柢今之爲時文者以時文爲牆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無所浸灌勢必以剽掠爲工夫浮詞爲

果堂鈔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與又何怪其然乎余與天如爲是言于今蓋四十餘年風氣每變而愈下時文之士大全降而說約通鑑降而捷錄毛頭麤室如懸磬舉一世眯目于塵羹土飯之中其間一二點者緣飾應酬爲古文辭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纔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遡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法歐曾者也黨朱陸爭王薛紛紜狡獪有巨子以爲之宗主吾其可以與于斯文矣此如奴僕挂名于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筐篋所在一切未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啗喝夫田駟

纖子耳目口鼻皆非我有然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余與果堂然約爲讀書窮經測河東土稍稍起而應之果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迹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文者姑舍自來倚傍門戶之學者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其文何嘗不與歐曾史漢相頡頏乎蓋不以文爲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爲辭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

果堂鈔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旣而棄去何李而下歎惜其不成卽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于爲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果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果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浙區區爲彼焚丹書之意歟時康熙戊午長至日姚江黃宗羲拜

篋

杲堂文鈔總目

卷一

序

八一

卷二

序

一〇一

卷三

序

一一九

卷四

書

論

一四〇

杲堂文鈔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傳

一四七

卷五

記

書後

一五八

說

文

一七二

銘

賦

一七五

卷六

墓誌銘

行狀

一八一

祭文

二〇二

杲堂文鈔卷一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羲選

序

自序

先曾大父太保公博覽史籍凡已讀書必論定再四朱藍爛然某少得所閱史記歲讀一過及初爲古文輒思學其敘事苦不得彷彿然某惟及事先大父參軍公至年十三參軍公謂諸孫曰學者不讀史不能見古今是

杲堂文鈔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目無視也不言詩不能申唱歎是有口無聲也因授某通鑑使日誦唐人詩數首由是少學爲詩後從先儀部公官嶺外年十七八見先君較刻先高祖侍御公集所錄諸賦心慕之丙戌後先公小築東臯命某作東臯草堂賦成先公以爲可教因時作賦家有昌黎集善本先公使畢讀此某所得于家學者若此未幾先公殉難遂自放棄與同里失職諸公相唱酬然里中惟餘霜臯與余少治詩古文詞餘俱在兩人後諸公因謬相推余獨竊念生平惟在嶺外一從豫章羅文止金沙張公亮

諸先生游然所持行卷造謁蒙其獎許唯時文既遭亂杜門僻處東海未嘗持所作詩古文得奉教當世巨公宗匠所稱文章之伯者以是中心闕然不敢自信同里萬履安先生宿擅人倫之目與余輩爲忘年交雖亂後客常四座余意竊從履安所觀四方名賢諸耆舊久之履安謂余曰有燕人梁公狄先生在此其人詩家宿老且風格甚高余因與履安霜臯同過其客舍梁先生方病臥擁布被與余輩定交茗藥之間出所著陶菴集及它游草使余輩讀之余手梁先生集歸閉門精思數日

泉堂文鈔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徧和其詩數十首梁先生每見一篇卽驚喜報書曰古人有言逢其知音千載其一此僕數年以來目斷蒼旻聲沈碧蘚而傷心于冥感之無路者何意血脈一絲微茫關合竟在明山我生四十年乃有一鄴嗣盡余自此而後敢稍稍言詩出傳于世則以得就正于梁先生也自初作古文讀史記昌黎集間出入東漢六朝之間意搖搖無所定及從履安先生所得交姚江黃梨洲先生後萬先生諸子及其孫貞一俱在黃先生門每從祝橋來攜示黃先生近所構序記銘狀之作每讀輒心折

以爲歐曾而後歷五百餘年一人而已遂盡棄其舊作益求精太史公及唐宋大家尋源溯派始復下筆而里中後輩惟萬貞一之文最擅手筆貞一間持余文呈黃先生黃先生嗟賞不置與書曰尊文真歐蘇嫡子前此所作非不高華曲折然于本題套括去之未盡不可謂之潔也兩年來氣局始定寒潭面目至此呈露自傷孤另得尊文而一慰蓋余自此而後敢稍稍論文出傳于世則以得就正于黃先生也此余所得奉教當世巨公宗匠稱爲文章之伯者復若此但吾家自肅齋先生而

泉堂文鈔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八葉之內竝擅文章而某以薄學承其後上媿先人旣幸事大君子受其教言黃先生復曰今日古文其學將絕方藉泉堂之力使諸賢或左或右則斯文之統自在湖東梁先生別後寄書更云願從此勉進德業留心第一等學問卽文章氣節尙屬第二義耳兩先生所屬望余甚重而余衰病間關忽忽歲月慙負二老不能副其所期今已作五十餘公未知將來尙得有所造否適從亂中詮次其文集二十卷詩十八卷爲畧敘學問所本冠于首使兒瞰藏于闕川以副本置山中時在乙卯

長至日臬堂書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寄治身私托公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於外親降爲卑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之時端

果堂文鈔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嬖內交玄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嬖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禍慘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雖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禍而公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特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

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而其於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

果堂文鈔 卷二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尙不合而爲一則毒爛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崱疏爲公請諡而公長子宗義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愀然見公

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先生命某序之編
謂末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
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
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謀國有古大臣憂社
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爾

太常莊公遺集序

自古巨姦持國其力足傾搖社稷然其初必有所設驗
稍嘗之以觀人主之俯仰高者下之白者黑之人主意
既有所屬而後縱情放手至大壞國事而後已蓋小人

泉堂文鈔卷二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亡國本末古今一轍未有不賢者先受其既而後社稷
從之者也南都再建馬士英以定策功召相兼握樞柄
勢迫留內外然留都諸部尙書故大臣負世重名同日
入相引用江南舊臣士英尙意攝不敢動未幾議者謂
朝廷需才甚急宜行考舉法因下諸大臣九卿給事御
史臺議俱曰太常寺博士莊元辰風裁獨持海內人譽
署第一使守給事中俱曰然已議定候奏可矣然時士
英日夜結諸常侍使候上起居益知上意可動因遣其
私人來示意曰博士可持門下生刺先詣相君即當從

眾議莊公毅然謝不可士英大怒遂與諸常侍譖上前
竟置博士下考授法曹而引其所私拜給事中命下舉
胡大驚諸大臣相與語曰考舉大典也莊博士正人也
今其意若此遂相繼乞骸骨歸曰不去殆將及我是後
士英益無所忌公卿盡側目而眄方欲借鉤黨盡殺江
南諸正人事未及行蓋一年而南都遂陷莊公已先期
奉使過里門適江干義師起乃更召公守給事中晉太
常寺卿公亢言于朝曰賊臣馬士英罪在不赦今尙使
翱翔軍中人人喪氣宜即召至行在斷首傳示江干將

泉堂文鈔卷二

七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士國法振則士氣益揚而當事卻顧不敢決蓋復一年
而江干陷公亦先期歸以憂憤卒于家士英亦竟被戮
嗟夫余向至南都以布衣投謁見莊公公聞余至倒屣
迎禮爲上客每論及時事漉酒向鍾山慟哭至夜分夫
以公之才使其得用卽未得輕言克復亦必與當軸諸
賢共立南朝功參微管乃獨使史官大書曰馬士英擅
國自亂考舉法始諸臣觸忤馬士英自莊博士始卽明
明千秋史筆如日但使一人被其虛名社稷罹其實禍
是豈天下之幸而賢者所樂受哉公爲人美須眉顧盼

歷落有奇氣下筆爲詩文意屈彊橫睨一切非當世文士所可及余感公知將悉取公遺集傳諸世而久未果近始得數卷因爲詮次併書公大節若此後人讀公遺文即可慨然若見其人矣

三楚舊勞記序

大中丞玄若高公所記三楚舊勞一卷崇禎己巳公初授刑曹出恤楚獄是歲江北大賊始起壬申公出守荊州時賊亂晉豫者且四年癸酉賊始渡河入楚公守郡嚴賊逼城不攻而去丙子公遷觀察副使建節長沙治

果堂文鈔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湖南道長沙恃洞庭之阻大賊未能至而諸縣土賊麻起犯郡城公自將出平湘鄉五縣賊與沅臺合兵攻臨藍賊破之辛巳賊張獻忠破襄陽乃進公觀察使移節下荆南道治鄖陽時賊勢益熾賊李自成遣其驍將攻鄖城者五俱敗去公分兵出復旁州縣者四率偏師擣賊于襄陽者一甲申二月遷公大中丞撫秦軍開府漢中興安而秦地已陷路久絕公雖謝鄖節仍率所屬將吏日與賊戰而賊自成已大舉出關陷京師南都立方召公入用不得行賊遂敗歸再入楚走死蓋公歷官

俱在楚自賊初起至于陷京師以及賊亡公以一身戰且守其間前後凡十五年與賊相終始方賊自成再陷襄陽朝廷震動上命選知兵彊毅大臣開府鄖陽以圖恢復所遣凡二人俱阻賊不得之官朝議謂襄鄖唇齒襄陽大郡且失守鄖必隨陷自壬午至癸未六月而公所上請援疏始得至京師上臨朝出公疏示諸大臣相顧太息然惟進公階及遷所屬將吏官如是而已公復間使請兵于撫軍何公自甲申三月至七月得所報帛書始知京師陷先皇帝死社稷公號慟卽率文武發喪

果堂文鈔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軍盡哭夫楚省至京師三千二百里鄖陽西北至省一千二百里異時州郡有盜賊猝發所上奔命書由省馳至京師可十日京師戒嚴有大喪由省下州郡二十日亦盡聞今自壬午至癸未相去二年而朝廷始知有一鄖陽尙爲國守然竟不能出一兵相援自甲申三月至七月一百三十日而鄖陽始聞先皇帝嚙血遺詔然竟不能馳赴國難君臣同死昔蘇武徙北海無人處與漢絕十餘年後傳聞上崩武南歸旦夕哭歐血耿恭以單兵守疏勒城鑿山煮弩苦戰經年漢大臣廷議幾欲

棄而不救然此二臣俱以在絕域萬里外故相截隔如此今鄖陽去京師非極遠而四面俱賊塵登陴縱目彌望惟鬼弄馬奔不見日月鳥翔不敢下公仗其子身遼然北望天荒地斷與在萬里絕域外亦復何異亂世君臣死生患難俱不能相顧公每言及此未嘗不痛哭失聲者也但人謂賊之彊其所過守無不破戰無不敗若鄖陽環城不六里其大如斗賊數年盡力苦攻未嘗壞鄖飛樓一瓦鄖設見兵及公所招用降丁多不滿五千而每戰無不一當百楚人至鄖始知城可守賊可殺使朝廷蚤用公開府江夏必能保湖南北七道力相亢悍以全楚兵掣其後賊斷不敢長驅而北此其成效已有可言然公疏至京師上即欲命公開府而大臣意有不悅僅加太僕銜及新朝見公疏乞兵即命撫楚軍而楚帥別有所推遂召公還夫國家何等時今有臣出萬死一生飲血寢兵以衛社稷此真用人者所當甚急而一時大臣悍將仍各持其私旋用旋罷尙無毫髮以封疆爲念由此而推卽公得蚤建牙辦賊方畧內外諸臣亦必有動相牽制撓其成功者此國事所由大壞而先皇

泉臺文鈔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欲以諸臣罪惡訴之上帝者也不亦惜哉不亦惜哉

錢孝直先生兩都疏序

吾鄉以忠孝世其家稱錢忠介公之門忠介公諸父曰孝直先生其大節最著先生之言曰自功利之毒淪人骨髓乃有書破萬卷位極三公而未識君父二字者余謂若先生則其一生所識顛沛生死寢食于中獨有此君父二字耳先生子光緒嘗取先生遺集中北都二疏南都三疏別爲一卷請余序之蓋先生父諱若廣以進士歷官臨江太守臨江公善治盜所具獄論報稍嚴開

泉臺文鈔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奏其狀曰爲酷吏當奪官會有以蜚語上聞神廟大怒命刑官以法外處之論罪至死坐繫南昌獄時先生尙在乳下更數歲從父受經獄中知大義輒晝夜號泣誓得以身代父諸公憐之然莫能救也歷三十七年先生骨枯涕盡已得中進士始艸一疏請身代父死當事謂上意終不測倘疏入翻速父命奈何先生聞言益長號不復對廷策惟日著罪人衣帶銕鎖哭長安市上更三年諸公益憐之及嘉廟卽位先生始更艸一疏白父冤幸報可臨江公竟得破械歸四明年將八十矣先生

復得盡色養者三年既而先生自刑曹出爲寧國太守以不能阿世罷歸未幾而甲申之禍作先生自謂每念先帝遺詔痛不欲生今觀南都諸公其意中似不以三月十九事爲人間大變者吾雖老廢終不敢忘國恩即走闕下具疏謂今日朝廷惟當以討賊復讐爲第一事若握此爲柄卽百事有綱若懸此爲號卽萬心齊奮惟望皇上灑淚誓師神鋒立決舍此更無第二事上曰此等語已習聞之但當云有何異謀可足兵食先生再疏曰臣書生殊不知欲足兵食別有異謀但知皇上能決

某案鈔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策親征則江南無人非兵無地非餉上意以爲迂漫答之先生更具第三疏卽格不得上矣未一年先生聞南都失守卽閉氣而死蓋先生兩都疏州大畧如此余嘗謂先生北都二疏方舉一世怡然安于君父之常而先生獨以身圖其變此先生之難也南都三疏亦方舉一世怡然安于君父之變而先生更欲以身圖其變此先生之益難也或曰先生爲父四十年僅兩疏其一得上先生爲國兩月具三疏其二得上是何其不同也余曰嗟乎凡先生一緩一急俱其苦心極慮之所出也方臨

江公初下獄上怒甚不可解諸臣言其枉俱得罪賴當軸者緩其獄始得長繫及熹廟初年事歷三朝而言者尙不止自非先生積誠慘怛可通鬼神不足以上迴天怒而下動諸公之心故須逡循哀請之雖四十年二疏而不得以爲遞還也若南都初立先帝大痛在人普天憤結朝廷急當鼓其朝氣以乘普天之朝氣及其鋒而用之若稍延時日卽諸將日增其驕諸臣日增其閼國事卽有不忍言故須翻覆痛陳之雖兩月三疏不得以爲汲汲也然先生常念父冤終不白後必至斷氣獄吏

某案鈔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前曳屍圍牆狼籍行路身是負血性男子使父遭此末後一節豈得爲人此先生所以望與陳圭同日死不致望與吉勳同日生者也至甲申之禍先生輒自謂魄已離魂生不如死及江南隨陷使先生見此末後一節較諸死父之慘相去更若何先生豈甘與褚淵同日生乃不與顏見遠同日死耶嗟乎何子平言人子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方先生請以身代父死歐刀在前棺槨在後固已甘之若飴豈謂更得奉八十老父出四十年幽羅黑阱重見天日父子生入里門萬死不恨異日

尙得以無恙體髮下報君親手題片碣曰崇禎遺老之墓先生于忠孝二字可謂能自盡矣嗟乎嗟乎悠悠目前亦有稍知此二字者但君親情事一不得伸強活人間有類無此是尙敢讀先生之書哉是尙敢讀先生之書哉

給事林藹菴先生疏草序

鮑司隸之言曰國家危亡藉有大儒骨鯁者又魁壘之臣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饑渴者而其言用不用遂爲天命去留之分國脈絕續之別誠甚重也余

景寧文鈔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讀尙書詩大小雅春秋諸傳及他史冊所載身遭喪亂人臣憂國之言每于前事能追言其釀亂之本于當事能具言其致亂之詳而于後事則能豫言其亂亡之極使國家試用其人尙可迴旣去之天心延將絕之國脈而終徒見諸空言也謂之何哉昔者諸葛丞相生于漢末其時亦九數訖火德旣衰而昭烈皇帝兩世能惟其言是用于是劉氏得季興文丞相生于宋末其時宗社覆亡寄國海外而南宋君臣未嘗一用其言于是趙氏遂亡譬諸醫者治病然諸葛丞相之扶漢猶秦越

人之遇號君也雖見其太子陽絕陰破尸歷半日已定死而竟得不死則惟其言之用也文丞相之仕宋亦猶扁鵲之遇齊桓侯也雖見其病已在腸胃已在骨髓尙可活而終不可活則惟其言之不用也夫同一越人非其術驗于號而不驗于齊也其言有用有不用而死生異焉斯則可太息者矣自甲申之難南都繼陷會稽始建行朝是亦國家危急之時比諸東漢南宋末年誠一轍矣吾鄉林藹菴先生以先朝行人召爲給事中江表之望其至行在嘗立陳八事旋獻六箴前後封事數十

景寧文鈔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行朝亦嘗一贊其昌言再稱其謨論而竟置之膜外畧無所用間嘗取先生諸疏讀之舉其尤大者如請強主德勸學問請親視師請用宿望大臣請旌死節請誅罪輔馬士英請禁逆黨圖用極言大小臣工宜肅辦進勦極言諸將擁兵失人臣禮斥罷議開湖田議行牙稅諸言利小人斥停濫敘戰功斥冒請掛印請加銜凡經駁正竝極救時至于奉詔視師指畫江上情形某某處須急救進兵某某處須常防偷渡其言之危逼憤切瀝血瀝心殘國君臣只仗此如帶水而竟疾呼而莫之應

也則亦聽之無何而已矣夫雖有危疾試先川五分之
炭後進八減之齊尙可冀生萬分卽復死者不能一蘇
病者不能盡起而所謂迴生之法治疾之方則其書具
在也豈可廢哉昔南豐重魏徵之諫草蘇公上陸贄之
奏議雖其時有治有亂其言有盡用有不盡用而要諸
老成之忠讜固百世之著鑑也余故取先生諸疏而序
之使藏于家以俟異日有採輯會稽行朝實錄者若其
餘詩文則不足爲先生鼎呂之重矣

張白齋先生集序

景雲文鈔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少從家乘讀諸先輩贈先棟塘先生詩惟喜張白齋
先生琦一絕句復從戴氏書肆見白齋集四本詩極可
喜時方習制舉業未卽購以歸且意謂先輩詩文如此
類必多異時當得讀之未幾余學爲詩求向所見白齋
集已絕不可得偶見王鳳洲詩評于張琦下曰如夜蛙
鳴露不離泥中架上舊有李騰鵬詩統所選白齋詩亦
注曰王鳳洲云云竝欲唾之及讀諸先輩選里中詩俱
甚推重先生其論良是然南江所錄凡二十八首東沙
所錄二十二首與余向所喜頗不類後虞山列朝詩集

出稱先生嘔心刻腎務去陳言品目甚富而所錄又只
二首使就諸家所選卽鳳洲所言之非甚過意中不平
久之至前歲始從釋悟留所得所謂白齋集四本如身
客萬里外遇故鄉良友驚喜交集釋于石又示其竹里
館詩二本贈先人絕句亦在其中而後先生之詩盡出
矣余適在患氣中且喘且讀手錄三百餘首竊謂先生
詩發源忠孝俱本于性情之正無媿風雅至其爲興爲
比吐咀山川驅使雲鳥草木與一時詞人絕不同間嘗
于諸體盡相題目樂府最爲高手惜不多作古詩歌行
別有蒼然之色可方山陰徐文長而徐稍不及若五七
言律詩則妙矣至于五七言絕句則神矣今先生自編
其詩先絕句次律詩次樂府古詩卽一詮次間甲乙已
定此可謂寸心自知者且先生歷官大理時北地信陽
方樹赤幟一時靡然風偃而先生高唱單行不阡不陌
是誠不可無一者也余因念先生生平爲詩惟晚過林
見素先生一人耳身歿以後久應論定然其不知我者
旣如藝苑狂言橫加形似老僧無知亦爲助舌其知我
者若東沙虞山諸公徒使與眾人爲伍畧無高下其蔽

景雲文鈔卷二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反甚于毀之今先生二集其版俱壞徧詢里中所藏僅存三四冊事固有不可知儻更數十年此三四冊亦復散失將使世間第一種文字遂化爲脈望蕩爲飄風野火忽焉盡滅天下寧有是理耶此後起者所以不得辭其罪也余既錄成日爲里中諸君誦之必盡一卷方已適梨洲黃先生過訪草堂急取共讀相與狂呼大叫聲聲相接余更起浮白一斗謂黃先生曰請于數百年中取一詞家足當我白齋者某願盡此斗先生亦笑謂余言不狂次日黃先生歸舟中語萬生允誠曰白齋詩誠

果堂鈔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易得但袁中郎以士大夫身負海內之望表章一山陰布衣世始知有徐涓今果堂乃以東海老布衣思表章士大夫不益難耶余聞其語爲悵然久之夫余既杜門漸老不與世通況悠悠千載亦誰操品目者乃獨此賞奇愛異自極流連遂頓忘其身之老且廢也雖然余不足傳而倘以傳白齋之詩遂得并傳是終以士大夫身後之力引一布衣也余固藉白齋先生矣

續騷堂集序

自東漢諸君始以品目相重所稱爲名士竝極標持至

其後惟謂諸葛君可稱名士甚矣名之難副也啟禎之問江左復尙標榜以名士相推測東則悔菴萬先生首稱模楷吾黨數輩亦得依以揚聲聞出其所作詩古文詞與三吳名士爭長一時傳布及遭亂已來諸君歲寒相見俯仰河山各著文章高論忠義旣而嗟壯年之冉冉苦長夜之漫漫漸失初誠致乖末節此人平日文章遂若有鬼神默禱其筆煙消灰滅無復可傳即此人內惡夙心亦不願以高論忠義之言復欺天下時尙有赤石逾堅蒼宮不改仍闕永初之年終謝地皇之臘湖河

果堂鈔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東惟姚江黃先生及吾里數人而益以萬先生爲之宗嗟夫先生斯可謂名士矣且先生功在吾黨固不獨其詩文也當亥子間吾鄉高大中丞與先儀部竝遭大難余輩亦身繼樞紐幾至覆巢幸先生傾身救之得免先公竟畢命虎林先生麻糲夜走五百里買木衣尸得載其骨歸余破械甫一日與先生抱頭哭江上感動路人久之姚江黃晦木復被繫至甬上罪且不測先生問出奇計事竟得解當此時也萬先生義聲震天下夫人平居把臂相論交卒有小患難夜半叩門能爲一出手

援之已不可及況惡浪瀾天弱泥沒地負僵尸于虎穴
奪生命于歐刀非徒不能救人并將自陷此時親朋塞
戶行道倉皇而先生裹劍獨行聲淚並發直度易水自
謂能還即使忌名者百口相蟻然且縱蛇溪水釋狼中
山曾不自悔此真古人所難試讀晦木援阱之章且中
感述之什及余七歌秋懷所紀事未有不流涕闌干搥
腕而起歎先生爲無慚名士者也夫詩文之道上關君
父下關友朋然則先生此集匪特鬼神默助其筆埋山
沉井終使必傳亦先生自吐夙心樂以高論忠義之言

果堂文鈔

卷一

二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正告吾黨者矣

梁公狄先生遺集序

當吾世而得一人知我斯可不恨矣當吾世而復得一
人知有一人之知我斯益可不恨矣卽知我者亦可不
恨矣古燕梁公狄先生當世之知我者也先生初與豫
章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篇成不卽示草率相攜至
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
哭而後返先生每在酒坐主客獻酬先生獨據席出袖
中白板扇字高聲三讀不覺四坐有人其所讀必王豫

章詩也其後先生客甬上復與余定交謂得余所贈詩
一字千淚一行百拜我生四十年乃有一鄴嗣復言攜
鄴嗣海東歌向荒煙淼水間讀當使湖之瀕海之涯盡
化爲碧血蒼髯耳其愛余至此夫于一與先生並海內
宿望年德頗行先生與同客江表相遇極歡此固其宜
也至先生客甬上余年僅二十餘且以先儀部行執禮
甚下而又僻生天盡海飛處名氏不傳先生獨一見把
手忘年降德欣賞異常及爲余學樊堂集作序謂生平
不肯序人詩卽同志如王于一亦所未許今當爲吾鄴

果堂文鈔

卷二

二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嗣一發其塊壘是則先生愛我幾過于王豫章也賦別
以後忽忽三十年余積苦患氣未老而衰先生下世已
數載殘年知己哭之甚哀今秋吳郡鄧孝威自維揚寄
我一札曰近得梁公狄先生全詩付梓果堂于梁先生
所謂于春知我者也若得果堂作一快序以傳諸百世
足爲樂事余發書而泣曰嗟乎世尙有鄧孝威知梁先
生之知我者乎然梁先生知我孝威能知之梁先生屬
余敘其詩甚久孝威前未之知也今日始無恨矣憶先
生在甬上有所撰秋懷詩此時卽屬余序之復有明州

倡和詩亦屬余敘之及垂別期爲選定陶菴全集以俟
異日先生屬余有曰逢其知音千載其一惟我鄴嗣以
作者之情兼知者之量此吾所惓惓又曰藉一發作者
苦心庶他日鐫心石窟勒簡山庭不埋沒我兩人一番
奇遇先生所望我是何等語先生既墓有宿草余卽欲
覓孟六遺文而不可得負此宿諾闕然平生今先生集
新出世必謂王于一已死海內詞人誰當敘梁先生集
者豈復知天盡海飛處有一臬堂足副梁先生地下之
望耶然則孝威此書人方謂梁先生植黎下觀垂纓夢
告有以默啟之而不知孝威亦謂惟梁先生知有一臬
堂今日自惟臬堂當敘梁先生詩耳不意一死一生忽
符宿約卽梁先生亦感孝威地下矣余故曰得一人知
我不恨梁先生是也復得一人知有一人之知我卽知
我者亦不恨孝威是也乃若梁先生之詩發本忠孝溯
源騷雅一寸之毫栖神集鬼一尺之楮驟雨飄風足以
前問古人後喚作者卽先生所自標置固已居然第一
豈亦俟我輩論而後定者耶余故畧而不敘獨敘先生
于余早以千載相命有若此孝威復云先生之門人北

臬堂文鈔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平王汲能藏先生遺集以授孝威汲字潔公其人亦奇
士誠先生之侯芭也當與附書

周貞靖先生遺集序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
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爲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歿
也里中屬余諡爲貞靖先生不使淪于沙門也先生生
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爲童子
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率大書正文默
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爲揣摩場
屋之文期于合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
舉于鄉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
中進士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
名士競尙標榜凡經期論盡參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
向是其于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爲順德令治行第一
當事使攝香山香山時爲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卽日解
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
老會稽行朝失守潮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
通往來先生獨以爲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

臬堂文鈔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一笠同年生有爲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則審其法自做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于盤谷構山房東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卧其間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即須竹須舟即須板須篙須梁即須編柴即待資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管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屨先生謂沙石

泉堂文鈔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齒齒芒屨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跳而涉吾友萬悔菴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爲設麪下以齏汁麥甚饌悔菴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菴歸與吾輩太息數日時諸公逖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益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遜于釋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問爲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爲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

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竝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耨者吾負不須戴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交嘗作詩贈先生爲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既歿余謚之諸于請余爲先生立傳敘其遺詩余笑謂序先生集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知余非附先生者

妙峰集序

今釋氏所稱雪竇道嚴尊者本姚江張客卿先生也歲

泉堂文鈔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子先生與先儀部同舉于鄉久之先生受署來教鄞學諸生鄞諸生俱喜出先生門方是時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尙謂收復可望先生獨慨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楚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沈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一篇榜諸明倫堂士大夫傳其語頗笑以爲迂然有識者讀之輒爲太息時余年尙少已心識之未幾而其言大驗時先生已遷爲楚令未之官先生慨然曰吾不可自喪其本心即日入四明雪竇山

中逃爲沙門今釋氏所稱道嚴尊者是也嗚呼若先生可謂能自復其心者矣夫人生此心日有所用用于爲子而能孝用于爲臣而能忠得盡其所事而自反于毋欺此所謂能復其心也今者孑然此心既無所致盡四顧茫茫而後遠寄諸危巖斷壁飛湍奔溜之間而且毀其常形變其故服銷沈其平生姓氏而日與一杖一盞一魚一燈同其寒暑日月斯已自放其心極于冥漠之鄉矣而獨謂之能復其心何也大易有言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爲時固五行潛運窮陰殺節之時也

景美鈔卷二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此時雖天高地溷萬木皆落萬水皆凝而獨有抱素反本葆其幾希若亡而自萌若盡而自續者此心也先生能自復其心其在此時乎先生既有此心而後有先生之詩詩者心之聲也昔伯夷之西山伯夷所以寄此心者也登彼西山一章伯夷之心所發于聲者也雖先生已滅跡人外無復牢騷然而方寸湛然形于有韻讀先生之詩無不可見先生之心焉余嘗聞諸梨洲黃先生謂四明諸勝當以雪竇爲第一其奇絕處猶在妙峯卽先生結跏之所也藤懸一龕鳥巢千仞之上風蕭噴瀑

不舍晝夜先生日置身其上下瞰城市中人車騎相索肩摩踵湊終日鹿鹿其中其人俱有目能張有舌能吐有手足能執行而盡失此心久迷不復先生大憫羣生當使盡招而復之者矣適先生自定其集命爲之序余恐讀者徒以先生爲釋門領袖致昧其本心因爲述所識若此自今後人得妙峯一卷詩俱作先生復人心說讀斯可矣

萬氏家乘序

余嘗讀宋文憲公記鄭仲涵事言仲涵奔走兵燹中人

景美鈔卷二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見其喪二書以行未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卽爲肅然良久以是知家乘一編人盡當敬守之第在卑姓雜譜祇得自存其宗系已耳至若勳門世族及當世將相大臣海內名士足爲本朝之重史官每卽其所自論載錄爲列傳如前後漢書所述兩司馬氏楊氏班氏傳多本所自序涑水記李鄴侯相畧盡採其家傳此尤最著者則雖家乘而仍副在太史豈不益重哉里中萬充宗吾友悔菴先生之第六子也近輯其家乘哀然成書以問序于余余更肅然曰充宗此書

整齊三百年世德可謂知所重矣若以史傳例論之其當爲史官所錄凡四蓋高皇帝開國功莫大于復燕而萬氏一世祖明威將軍諱斌以從大將軍北征死于陳其後禍莫大于遜國而二世祖諱鍾以禦北平兵死之天下既定惟交趾數反而三世祖諱文戰陷交趾中倭奴數擾海上爲東南患而文弟諱武以哨海射中一龍沒于水則自開國後數十年國家有大事萬氏皆有一人死之血戰萬里頭行骨飛俱不得以馬革裹屍還葬此其三世四忠當爲合傳者一朝廷所仰給特在東南

果叢書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挽輸而萬氏第八世諱表以舉于鄉起家爲大將數督轉漕前後所上奏議數十俱著爲令公將略與戚武莊齊名而身被服儒行雅歌論經學者稱鹿園先生其後子孫相繼爲大將凡三世當爲合傳者一前此萬氏世襲官指揮使至十一世諱泰始以通經舉孝廉其文行爲天下模楷卽所謂吾友梅楚先生者也先生風格比東漢郭有道黃徵君當爲傳者一自二世以後死國事者三人俱年少其夫人盡勵冰操稱三節而射龍將軍死後遺腹得男將軍有女弟曰義頴因念萬氏門祚

衰遂不嫁守孤兒成立身著丈夫服七十餘年事更奇當入列女傳者一蓋萬氏自定遠徙家無他萬于鄞所傳十一世俱其大宗而應載史傳者至十二人可謂極世家之盛今史冊墮地皇宸金匱之書散在血莽野莽中而萬氏獨輯其家遺文前事藏諸草堂以俟異日史官斯眞賢子孫之事也余嘗過萬氏觀其歷世圖像及吳元年所賜一腰符萬戶告身一道上有高皇帝御押點縱如發千鈞之弩爲疎然下拜而萬氏子孫多能言其先世戰功與所歷山川轉關處飄風莽沙靈旗放悲

果叢書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射龍將軍乘怒馬出沒灌門戰洋間精響如在以至鹿園公解大將印歸栖心妙道死後人復見之名山中皆傳其仙去而梅楚先生爲世所宗凡與名士往還筆疏妙天下諸可驚可愕可喜可觀俱一一能道之猶慮奕世而後或有遺忘因經年綴集已成此書試一披卷間卽知其先世死國事者在某朝起家爲大將者在某朝以舉孝廉名世者在某朝由是俯仰嗟唏使忠孝之念勃然而竝生卽今日開府故第已爲廐庫馬通塞其門而尙得聚家丙舍之中卽一褐衣一糲飯誰非先人所

貽攀墓門松柏霜皮黛色誰非先人所植以此興感雖在百世子孫猶當愀然若身見之矣充宗下筆老健諸纂集俱出一手細書成帙謂倉猝可攜之而行此其意與鄭仲涵絕類使生與宋文憲同時當更序其書矣

錢氏家乘序

東阜錢廉輯先世三百年遺草過其友李某草堂再拜請爲詮次併序之某旣與相論定復讀廉所作歷世述首考諸里中先賢傳及他所見聞乃喟然起曰錢氏誠忠孝之門哉夫天下一治一亂相循環而所謂世家右

果集鈔卷一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族其盛衰亦從之至若曆數所遭禍總君國爲千載所未有三百年間前莫大于壬午遜國之變後莫大于甲申殉國之變而錢氏守臣節能與相終始斯誠所謂世家者矣謹按錢氏始祖諱安字靜能後以字行晚稱畦東先生洪武中以徵辟歷官韓府紀善王深相敬禮嘗召見其二子手書具慶堂三字賜之及文皇帝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師將大用之先生固以疾辭得放還且賜敕曰遂爾優游勸鄉子弟爲善亦異數也夫文皇帝初靖難方以刀鎗鼎鑊處士大夫不用者至憲夏諸臣翻

然行權遇同又相其一寵一戮劉然兩途先生諸藩舊

臣義堪去就而能從容乞身不撓不亢以脉劉程二長

史周紀善或死或去其仁一也至其後甲申禍極乙酉

繼之天下事已不復可爲諸臣烈然內斷亦惟有以一

死謝國耳時忠介公肅樂以閑曹諸郎出當大難獨留

其未死一身圖挽未暉于下春之後間關漂泊委骨荒

厓與亂嶠礪川追魂上下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

也蓋錢氏臣節其係于至大者若此雖三百年間後賢

接起若布政公與之討賊副使公瓚之吏治宛陵公敬

果集鈔卷一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忠之至孝督學公敗忠之論學其餘以文行著名甲乙科者歷歷可數然皆由畦東先生作之于前忠介公述之于後足輝映古今非僅錢氏一門亦國史之光輝也廉適纂是編爲心憂門祚中落藉以祖德感勵後人然余每出東門必先過錢氏見其數百年草堂無恙子孫孤葉素豆共伏臘其中力耕治圃不求仕進其賢者俱卓然自立不愧世家且自遭亂以來史籍零落鴻都石室所藏一朝墮地而錢氏守其先人斷編寸紙兄弟相模寫草閣鐵燈以夜繼晷此眞賢子孫事然則錢氏在

今日人雖見其中衰而正吾黨所稱為盛事也兼亦何憂焉某近撰家乘錄錢布政公所贈三世祖長清處士詩序今為定此集非徒以報吾友之命亦為先處士報之也

歷朝紀略自序

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猶天有一陰一陽相為倚伏其端甚微故一朝盛衰所兆其置廢不過一二事其舉黜不過一二人而治亂即判焉宋范祖禹有言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

果斐鈔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此辨之不可不蚤也學者讀陳水通鑑苦于汎濫未能得其要領陳水前有目錄復倣史公年表體事俱橫列不便徑覽暇時因為釐正作歷朝紀略一卷每朝舉其事之最大者參以甲子而書法即寓焉以授兒輩使日置座上蓋學者論史必通于帝王以前始知致治之本必通于漢唐以後始知濟亂之用不可廢一焉況吾曹今日讀史即當如臨事謀國置身事變之中而得其要曰辨緩急知先後二者斯盡之矣然有當謀之于未急之先者有當

謀之于既急之後者有當謀之于至急之中者晉武帝既平吳郭欽請乘其兵力盡遷內地雜胡于邊武帝不即用遂成五胡之禍若郭欽者可謂謀之于未急之先者也唐肅宗已集諸道兵李泌請先收范陽斷賊歸窟肅宗不能用遂成藩鎮之禍若李泌者可謂謀之于既急之後者也唐德宗以兵變將奔奉天姜公輔請召故涇帥朱泚從行德宗不及用朱泚遂乘其亂若姜公輔者可謂謀之于至急之中者也前輩三原王端毅公老而好學在留都公出有狂生遮道呼萬歲公退以語客

果斐鈔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曰宋張忠定公在蜀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張公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問謝賓客勿通精思數策次日以語客客不答公更問乃曰張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是以觀于張忠定公可以知應變之才矣觀王端毅公可以知讀史之法矣

歷代史表序

太史公撰史記上自黃帝至本朝又以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內分爲世表年表月表班氏撰漢書稍變其體作八年表然蘭臺所述本朝而乃更次第古今人物此則可已也及范蔚宗作後漢書所注意惟在列傳諸論贊雖八志尙謂不盡前此撰東漢二十二家亦惟邊韶崔寔嘗有百官表蔚宗亦改爲百官志而表遂闕焉陳壽而下卽志猶未備至唐書始復作表然其所載大臣世系衰然數卷于國史中詳作宰相家乘亦何謂也後五代書復無表宋司馬文正公旣作通鑑亦以編年之書雜記眾國事差次不齊因倣太史公年表例采

東漢書卷二

三四明載書
約圖刊本

其大事精語年經月緯作爲目錄三十卷而後史家之事備焉吾友萬季埜負異稟讀書數行下少時嘗氣蔚宗無表因補作東漢諸王功臣世表大臣九卿年表外戚宦者侯表凡六篇自後遂徧作三國晉南北朝自蜀漢迄隋諸王大臣方鎮表三國則倣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隋唐之際則倣秦楚之際作月表共三十五篇又補作後五代十國表八篇附錄前後僭國將相表十篇一篇大略乘時者興用人者霸得地者強斯其起滅之本也季埜于史學可謂勤矣夫蘭臺生于東漢去西京

不遠本朝文獻方策未亡然其王子侯表尙有失書侯所食邑名者某人嗣不具年月者百官表有姓名不具者失載遷免者俱爲史之闕文今季埜生千載而後惟從史傳鑑本中精覽詳稽心通本末定其世次歲月以補前人所未有其事益難太史公論作史之法一曰深思一曰深考蓋從來著述家未有不審于經營慎于證辨而能成一家之書者也季埜益習于本朝文獻又嘗作開國以後至監國行朝功臣將相內外諸大臣年表以備史官采錄適季埜修吾鄉郡乘先覽舊書諸列傳

東漢書卷二

三四明載書
約圖刊本

見所載某年先輩爲某官行事季埜隨覽隨判其上曰是年某月此公已遷去代者爲某何得以甲冒乙如是甚多他人復驗之不爽月日季埜第六兄充宗博通經學每讀一經輒盡集古今先儒諸說經家間有得自黎洲黃先生多世所未傳充宗錄其言尤精者率蚊腳細書歲積至十餘卷萬氏兄弟工經史之學若此其視今世學者爲何如也

杜工部詩選序

余撰杜工部詩萬生允誠手錄爲四卷請余序之余曰

夫杜陵之詩奚復序哉然余謂杜公古今善學問人也
大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夫子曰樂道人之善惟公有焉
蓋方公之時海內詞人競起山東李白與公並驅而出
者也王中允維襄陽孟浩然與公分道而馳者也高常
侍適岑嘉州參亦與四家相頡行者也他若常徵君之
靈心元道州之老氣于諸公間自爲一家者也而杜公
俱極相推服譽之聲聲若不容口懷其人皇皇如不至
此其虛懷樂善豈古今人所可及是以唐人之文盛于
中葉若柳宗元孟郊張籍皇甫湜諸君俱藉昌黎而起

果堂文鈔 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唐人之文終推韓公爲第一唐人之詩盛于開天間
卽如李白王維高岑諸君俱藉杜陵而起而唐人有韻
之文終推杜公爲第一近日竟陵鍾惺選唐詩喜錄其
不甚有名者若王季友孟雲卿詩最佳不知兩君蚤經
杜公品目已著名字然後知此老下筆有神惟能得諸
家之妙而集其成也至後世名士則不然觀其外驕內
忌詆訶一時文人俱齟齬不足道若欲舉世束手而讓
此一夫獨與于文章之事使以杜公較之其相去豈可
丈尺哉夫盛唐詩家惟太白得與杜齊名太白之詩其

逸才奔放每有風流浮于句韻之間此其獨絕若爲律
詩卽疎矣杜公于太白傾慕尤甚遂得其縱橫以爲長
句而太白未能降心終于法不合試觀兩家詩杜公贈
懷李白之作多至十餘而供奉于杜甫纔一二見耳此
太白所以竟屈首此老之下也然則文章家不能深服
人卽太白尙有可議況彼碌碌者哉

魯書序

魯書十三篇爲一卷余諸兄譽樵先生所作也余家世
治易先生少兼治諸經歲丁丑先生授經于商河日讀

果堂文鈔 卷一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先生意謂胡氏作春秋傳本取聖人之經自申其
大義故其書足重而于筆削之旨固未能盡合後來復
爲經帖小儒破碎章句妄爲牽合非第背于聖人併背
于胡氏于是春秋一經翻爲治春秋者所亂其罪與王
氏略等先生思亟正之因下帷銳精以發其義本諸三
傳正諸胡氏參之諸家所說以擇其是每一公作論一
篇雜論十餘篇更一卷先生自序于首以授門人一時
傳誦時先生年三十有一而老識健論剖決異同雖宿
儒老先生俱讓不及後三十年先生數遭患難篋中書

盡失以此編爲少年潛精所作時往來于懷前歲先生再過商河舍于門人王瞻祖家諸生聞先生來畢集四座俱滿先生詢及此書王瞻祖曰向嘗手鈔一卷誦說有年今在友人某所去此數十里當往取之先生曰吾詰朝將發駕已辦恐不能待奈何瞻祖曰當乘夜爲先生往次日先生行已五里瞻祖望塵追及投書而去先生臥車中讀之如契闊三十年故人相遇千里外款然一笑驪極平生時先生年六十有二矣昔扶風杜伯山有古文尙書一卷深自寶愛後謂門人曰吾流離兵亂

景雲鈔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今先生所說春秋散在四方尙有商河王生能不失所傳使數十年故冊頓還舊觀心目俱豁此亦一奇也然先生年三十一此書告成歷三十一年復得之天道三十年一變又贏一焉變而將通之象也合而計之于易之卦當小過鳥鳴在下過此可望既濟矣先生所著書後當大出更三十一年請以此爲徵

壽昌寺誌序

史家之才善在略人所詳詳人所略古今良史惟推司

馬子長論者謂班氏漢書敘三百年事至八十萬言史記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所謂略其所詳也倉公方技之一也而傳之五千餘言貨殖漢以後所不載也而傳之四千餘言所謂詳其所略也知斯二者可以論史矣吾友蕊泉聞子小築鑑湖之西席門深巷四座蕭然惟以撰述爲事而尤留心子里中之文獻嘗以張大司馬所纂明州郡志誤脫甚多因終年銳精悉爲釐正以續成一書博而嚴辯而能斷真史才也聞子宿與城南壽昌寺釋譚公介公交因爲作壽昌寺志雖偶爾涉筆

景雲鈔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其分綱列目爛然披掌此亦一奇也夫以明州入國史猶漢書地理志所記粵地一篇前載句章鄞數縣名耳今聞子乃能哀然成書足當一南朝史至若壽昌寺之在郡志更不過雜志後載釋林壽昌教寺一行耳今聞子乃能哀然成書足當一小縣志其能詳人所略若此然則使聞子執筆從史家後其更能略人所詳亦可知也因爲序而歸之介公使藏諸山門此精舍藉得傳矣

董木公改四聲猿序

尙書秦誓篇二百四十八言公羊氏裁之爲三十七言
此文章家簡法也司馬子長所引用尙書左氏傳多以
今文句易之此文章家變法也後漢書載臧子源答陳
琳書札首數行善于詞命三國志已列本書便若蔓衍
始知此文曾經蔚宗改定其力過陳壽遠矣夫文章家
于古人所作不敢輕議片字直一鈔書小史耳此固由
其力不足也文章之體數變至元人樂府而極山陰徐
文長先生所撰翻正平搥鼓木蘭女從軍四種論者爲
足奪元人之席吾友董木公夙工北詞其一往俊妙處

杲堂文鈔 卷二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減關白嘗謂山陰四種子音律多不諧因盡取而改
之夫文長氣橫一世湯臨川目爲詞家飛將而木公力
能與之抗是欲以程不識之刁斗束李將軍也董生真
天下健者矣昔昌黎作平淮西碑李義山詠之曰點竄
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使力不能塗竄古人豈
足稱大手筆哉

杲堂文鈔卷一

杲堂文鈔卷二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義選

序

李嘉禾集序

博羅張孟奇先生初爲弇州先生所賞稱爲良史才後
余從先公官嶺外時張先生年八十餘尙無恙余猶及
候其起居盡讀所著述然以余望弇州先生時則已如
黃虞之世矣因念唐至德以後詩人多及與開天諸公

杲堂文鈔 卷二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相與酬倡先輩風流足延後起斯眞人生之幸也況
自喪亂以來老成凋散日亡日盡譬諸晦夜昏塞尙有
一二星光在華漢間使人望而可喜更爲深幸耳余爲
童子時輒聞奉川有李君龍先生爲一時名士及先生
遭難解組歸里來客郡東始得從先生遊已而別去幾
十年先生復來客江氏館乃更得從先生于鑑湖一曲
間蓋先生年八十矣先生初與寒山陳先生碧水胡先
生交最深今兩公久爲攀髯左徹在帝左右余始獲從
先生登臺望天末埜祭名在吳方之列每相嚮哭久之

先生氣體甚健喜遊覽山川飲酒盡數斗不亂衣冠杖履甚古所至聚觀先生平生所學獨得其大於五經俱有所論辯其讀史諸論能馳騁古今斷以己意而盡歸于是非之正適從接對之暇出篋中一編相授曰此亂後所存十之一也余因得畢讀焉昔者甘泉湛先生年九十餘嘗游憩青原東廊鄒先生率同志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慇懃訪友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耳于晨夕謹定省進食外不敢嬾一語前輩之可法如此今先生年登

景星文鈔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十吾儕喜得從先生杖履親見神廟初年人風宛在斯亦甚幸矣而更得盡觀其著書淵源深厚卽謂以先生一人兼南方之文獻可也因敬序而歸之先生于余爲族別居奉川名國標字君龍蒙難後更字曰逸叟官楚之嘉禾令

梁公狄先生游州序

人在五倫中所得同懷相慕同音相通惟朋友爲獨重其重若此則其合必難是以掃門布席名紙往還可傾名下士而交之彼于朋友之合亦極易耳而吾意所在

獨謂四海之大天南北之遠必有能知我者不可與生同時而失之于是積平生之懷日結于中每至恁恁懣懣鬱邑而延佇而其合與未合尙惘無可期然後知朋友之重與得朋友之難固有若此也余輩少從里中悔菴萬先生游先生當世所宗雖亂後坐客常滿余每過悔菴見客入輒隱壁間觀之客退悔菴謂余輩曰頃客某某俱素著名字余唯唯然未嘗因悔菴而請交竊謂天下第一流當更有人久之而後燕人梁公狄先生自維揚至先生瘖立嶽崎遙客萬里方初至吾鄉客于梵舍兀然坐一藜榻有客造戶謁入不延里中薦紳某聞先生至卽置酒迎先生先生彊一過見席中客有非類卽命人取水洗兩目良久立上車去其風格若此而顧與悔菴交甚深悔菴喜謂余輩曰吾今爲諸君得友矣諸君意常欲交天下士若吾梁先生眞其人也幸勿失之余因修刺同悔菴一過梁先生先生病中擁布被與余輩定交于茗粥之間各出其文章交讀欣賞移日旣別去余謂悔菴曰海內竟有一梁先生非悔菴奚從識之先生亦曰我生四十年得一鄴嗣其相合甚難至此

景星文鈔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有明州倡和詩已漸成帙先生特命梅菴書之而此游艸一卷則別取授余者妙理俱具牋次中不待再敘獨念當此斯文板蕩之日有一先生沈吟悲憤力復先民有數人亦同之雖復道里遼闊鬼神潛通得使其衰然獨來攜手一豁遂若吾平生鬱邑一朝盡舒自後燕山越山晝夜通氣矣

鄧孝威甬上遊艸序

自建業京口以至西陵江南約數千里稍附江以北有廣陵海陵渡潤東則會稽句甬皆所謂文章之藪山川

景雲文鈔卷二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名勝甲于天下然余謂南惟京口東惟句甬此二郡其水俱東海爲江犇潮激洑其山俱崔巍而兀起城壘崢嶸每遊陟至此覺吾曹面目磊砢氣始得豪前此文人綺靡之習以至士女花鳥樓臺舟楫風華佳麗之狀始盡爲一變吾友鄧孝威海陵奇士也其生平足跡幾徧天下然以家在南陽與京口相望每渡江必登北顧山望吳大帝宋公橫渠之地顧盼風生下筆怳慨歷歷吳中七八郡更悵然泛濶河以東抵句甬覽其山川虎蹲鳳躍直上候濤山尋謝臯羽採藥處遙見亂礁出沒白

浪中日景落壽冷岸與吾輩三四人狂歌向天末擊石爲碎今試讀其鄧城懷古雜興及王忠烈公餐柏亭歌弔錢忠介公諸詩上可當銅雀三祖鮑參軍杜公下亦不失爲髭髮老蓋自二十餘年四方名士集此與吾曹相唱和燕人梁先生楚人萬先生而後惟孝威一人而已夫旣于江南數千里山川繡錯中而獨從此二地得一發其奇復于二十餘年往來名士舟車驛會中而獨藉此三四人得一發山川之奇是則文人吐其胸中壘出老氣橫披雖所持三寸弱翰而其勢足與名山巨壑

景雲文鈔卷二

五明叢書約圖刊本

隱然相敵斯誠古今靈氣所聚產爲魁奇不可易得宜吾目中落落未嘗數見如此人也他日孝威別我當與期計日造京口孝威登鐵驛城飲其酒發吾所遺此中懷古詩余亦將登百步峯長嘯誦孝威句甬憑弔諸作同聲遙應雖遼然千里如奏金石于一堂矣

非時吟序

里中先輩王無界先生示余詩一卷自題曰非時吟客有在座者謂余曰王先生之詩謂之吟何也余曰漢魏以來詩人之流有八其五曰吟其得以協聲律播金石

俱六義之餘也且樂府所載有所謂齊謳吳趨會吟吟固越人之聲也吟其可乎客曰然則何以謂之非時也余曰先生意謂吾輩今日既身隱而老自放于時固當卷舌銷聲自同木石乃尙有一吟一韻使落在人口故謂之非時也客曰然則非時而吟亦可以已乎余曰噫嗟乎此則有所不能自己者也天地自然之聲莫如風方其聲之所拂泠然融然如聞八音此當其時之和也既而爲涼風爲寒風則已寥寥然蕭蕭然使人生悲此非其聲之異也非其時也然八風以次至而俱謂之風

泉堂文鈔 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經之教能以聲感人莫如風雅其音安以樂可以宣幽明暢萬物此當其時之盛也既而變風變雅作則已有哀有怨言之無罪此非其聲之異也非其時也然詩有正有變而俱謂之風謂之雅此先生之詩所以非時而作也客曰然則詩固隨時而變者也今者眾方飲飲爾獨咄咄豈彼一時此復一時乎是何其聲之不同也余曰嘻是焉能彊之使同哉歲有四時而騷人視之俱若秋日有十二時而嫠婦視之俱若夜彼之令節吾之淒辰也彼之白日吾之長夜也吾豈忘吾之咄咄以從

人之飲飲者乎此所謂變而能守其正者也故獨可傳也且余嘗釋吟之義曰詠也鳴也又曰呻也嘆也詠者聲永而諧也鳴者揚其聲也此得時之吟也若先生今日之詩則呻而吟者也嘆之發于音者也此則非時之吟也客曰然即次其語于首

雪溪遊記序

天地之奇盡發于山水而在人則爲文章古人中旋十州內遊七丘經有五涉其四斷無老死里而著書足傳之事蓋文章不得山水之助固不能奇也至能以奇

泉堂文鈔 卷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字記奇山水若馬第伯酈道元柳柳州諸君其筆墨之妙每爲山川增觀闢面然則山水不得文章之助亦無從發其奇也司馬子長乘傳周行天下論者謂以子長之才卽其所歷使作山經水注當得奇絕而子長自敘二十以後及河渠書贊中僅以百餘言了之此是文章家一憾僕獨謂不然子長盡覽天下山川之奇歸而撰史記今試讀其文所謂峯巒嵯峨有如此書者乎所謂波瀾老成有如此書者乎所謂霞蔚雲興交相映發有如此書者乎蓋子長咀內山川之氣已盡見之矣故

雖其所述山水僅百餘言而卽謂于長五十萬言盡其
山經水注亦可也且子長敘其所遊曰登曰涉而于禹
穴則曰探言其靈跡奇竊須索而得之也于九疑則曰
闕言其羅峯九舉莫能定眎僅可蔽而窺之也是則禹
穴之幽冥九疑之縹緲子長各以一言寫之使人想見
此其託筆高妙豈復馬卿諸君所能放恣哉三山雪溪
先生少負異才生平遊覽極天下適過甬上出其遊吳
越匡嶽滇南諸記草相示命僕敘之僕謂雪溪上會稽
南登廬山略邛笮昆明俱子長乘傳所至處也僕適見
雪溪橐中有綱目外傳一編以春秋之法論斷成烈王
而下縱衡古今合于大義凡舟車所至輒草數卷雪溪
能于客中卒成此書得藏諸名山亦足傳矣而復以筆
墨餘閒妙寫山水更與酈柳二家爭長其于文章之事
尙何所憾耶雪溪行矣異日外傳畢期卽相寄容更序
之

徐霜臯唱和詩序

凡物之有聲無不相和而于人則爲詩自尙書載君與
臣相和詩二雅述周中興諸將相相和以至列國之風

果堂文鈔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陌夫巷婦其聲俱若相和然詩亡屈大夫變爲騷經宋
玉諸人和之漢初更立樂府於是定爲相和曲凡街陌
謳謠並得探被絲竹最爲近古人遂因其所立曲名和
之及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散佚至流爲伶歌而樂府亡
唐興于詩爲極盛一時大家以相和齊名甚多而余所
重若秦山人結廬高士峯與劉文房相和甫里陸先生
與皮逸少爲文會之友風雨翳翳兩人未嘗不作詩此
尤和之佳者至宋人更善和詩子瞻高懷軼世獨追和
淵明于千載之上其詩遂並傳由是知古今詩家固未

果堂文鈔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單行者也吾鄉論詩唯余與霜臯徐子最蚤余年三
十從霜臯遊靈峯烏石諸山各有詩一卷燕人梁公狄
先生至甬上霜臯與余和其秋懷海東歌諸詩梁先生
深服此兩人亦各有詩一卷余居艸堂課耕霜臯自客
還扁舟訪余遂有唱酬諸詩余年五十從霜臯泛東湖
上福泉山絕頂望大海復有詩各一卷余適病起作散
懷詩二十七首霜臯徧和之一日而成余嘗謂吾輩讀
書撰述俱可立歲月爲限日日積之惟于詩獨不然可
經年不作可踰數年不作亦可數日之間几篋俱滿蓋

詩者人生興感所發譬諸相和七音翕然合奏若孤絲
寡竹爲韻幾何故其法曰可以羣卽如余所述諸詩生
平佳集在此率踰數年一有之然俱藉與霜皐一吟一
嘆相和而成然後知余兩人詩亦非單行者也憶余兩
人初相從爲詩余贈霜皐有曰務期至畢天終呼爲徐
李此言尙在余日而相去遂踰三十年余兩人鵲髮漸
稀鰓齒不出其支離頽老已甚其衰然猶幸容赤不渝
薰膏無恙得共持腐臺敗研爭新闢妙于五言七字之
間倘他日錄西京之遺民補襄陽之舊傳終當置此兩

果堂文鈔 卷二

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人同編合簡不僅如秦劉皮陸以詩格擅名斯余兩人
之宿懷也聊于此集誌之

錢退山詩集序

余嘗見近世士大夫所傳集率詩多文少諸山人遊客
所賡行卷惟以詩亦有生未甚讀書一札八行不能自
達而學誦于麟詩選能和人七言律若是夫詩之甚易
也然余自年十七卽學爲詩至于今凡三十餘年而後
知詩之不易也夫詩本于性情感于物而後動和平溫
厚此性情之正也然後動于哀樂斯形于音使人詠之

而其聲逾長玩之而其味愈淡而不厭故練絲調瑟倡
者一人和者不過三人雖未嘗極音而其聲如有不盡
者焉玄酒在尊太羹不加和雖未嘗致味而其味如有
不盡者焉是以五經之有聲詩猶五穀之有良稻也以
其味澹而逾長也三百篇以降屈大夫獨能長言之其
在漢人惟蘇屬國枚生晉人惟陶公唐人惟張曲江王
右丞劉文房韋蘇州此數君子俱能善抑揚其聲溫然
可誦其餘卽曹氏銅雀父子鮑參軍杜公韓昌黎非不
爲文章之伯然自以其老氣橫古今而已求所爲詠嘆

果堂文鈔 卷二

十二明藏書
約園刊本

之延連反覆之尙有所未至焉夫向謂未甚讀書之人
俱可爲詩久之而乃知古今文章之伯猶有所未能至
若是夫詩之甚不易也但漢魏以來世有作者雖其聲
不同未盡有合于和平溫厚要能各宣其所欲言自成
一家故曰人之所不可爲僞者聲也謂其生於人心也
至近日詩人始各誦一先生之言奉爲模楷剽竊貌
轉相擬倣以致自溺其性情而不出夫秦音亢厲吳音
靡曼此其性然也今乃欲盡變其生心之音使越無吟
齊無謳楚無豔而俱操爲秦聲吳聲則其僞亦甚矣夫

于所不可爲僞者而亦僞爲之則其操之且將不成聲
況求其抑揚可誦耶吾子中諸君數稱董異子詩以
其發于情能有所自得及錢退山歸讀其編年集而更
喜退山之詩昔晉人之論聲曰漸近自然唐人論詩曰
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此言誠知味
者惟吾退山所作能合于自然可愛之妙而味每溢于
吐咀此退山所以不易得也然退山與異子兩人俱苦
貧歲作客四方退山在薊門七八年乃一還里中始得
相晨夕也但余觀退山歸時衡宇尙在墓田猶可耕與

杲堂文鈔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輩四五人一唱一酬亦足自老而退山仍欲去故鄉
作五千里外客豈退山謂陶公饑驅出門杜工部殘杯
冷炙一經吟唱俱膾人口然余謂終不若歸田園居卜
江上草堂之爲計得也因併及之

耕石近草序

文人自用其才亦如用物然傾其所積而止明遠才盡
文通思退漢西積然自放況其碌碌者耶第夙譽所在
雖屬暮年漫與人尙稱之俱爲雕績之極應還自然以
余觀之適是菁華已竭耳吾兄戒菴先生異才驚挺少

經品目所作文章必極意匠而後出至今數十年如一
日也先生詩于諸體各造其妙而尤喜爲五言律適以
近草百篇見示每奏一章句韻之間光景傾炫真不知
先生爲七十人也先生自言吾詩左拍郊肩右把烏袖
然余謂先生近詩實擅諸家之妙不當徒自置于賈孟
間試歷舉所錄言之如曰日月行如出乾坤勢若消曰
地深忘魏晉殿古似齊梁曰豺虎門庭狎衣冠童穉嘆
此語非工部耶如曰人歸已化鶴月小尙留天曰月在
天如去江空煙獨留曰心將雲不定身與月同閒此語

杲堂文鈔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供奉耶如曰漁罾頻移岸耕鋤漸出原曰孤雲窺牖
入獸鳥傍簾親曰初月客乘興好風花亂除此語非王
孟耶如曰月行如欲及雲散若相尋曰露消初出日雲
盡始還天曰巒客秋以後寒意雪之前此語非高岑耶
如曰紀曆花開落尋香鳥去來曰僧屋移巢鶴漁船兼
載書曰一磬千峯答孤燈三佛熏此語非錢劉耶況孟
賈齊名而東野不能作律惟長江于此體稱爲擅場請
更以先生餘力當之如曰野禽疑噪虎山鬼似憑人曰
僧衣嵐氣潤佛座石雲蒸曰寺遮半峯月塢漾一池天

曰野市晚爭米江邨寒集船曰雁聲常帶月鵲夢忽驚
林卽以雜長江集中當亦爲上駟也蓋先生之才其取
而彌多若此初先生病起手頗拳曲耳聾頃復能自書
余所撰漢語南朝語古今詩選數十餘卷獨坐一園吟
嘯自得夫朝華尙蘊則夕秀彌新吾知先生才齒當過
織簾先生無疑矣

停雲堂集鈔序

燕人梁公狄先生與余交至深先生詩妙天下而于書
法不甚工先生嘗出其舊草數卷示余余笑曰此非先

果堂文鈔卷二

古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書先生曰然是吾故人豫章王于一所書也于一問
與余游余詩成于一必知之卽索靜紙爲余書方其下
筆惟專心戈畫若不知有詩者既錄畢始更取讀率如
是先生詩旣冠時而于一書法斐豐爲煥然增觀昔陶
公題詩聊命故人書之公所與周旋莫若龐通之其次
則羊松齡張萊民輩飲酒詩經此數君手惜後人不及
見耳里中卽圓張子有異才隱于槎湖以詩酒自放與
吾友證堂周子游甚驩余嘗見卽園佳句數數稱之卽
園以余知其詩以其停雲堂集鈔一卷寄覽余爲舉篇

見字輒迎笑曰此吾證堂所書也證堂方得齊之卽墨
令將之官念與故人別因取卽園前後詩選數百章手
鈔爲一卷留贈而去夫卽墨爲齊劇縣號難治里中謂
證堂得此幾如虞詡之得朝歌也證堂卽有才如古人
然以生平蕭散之身初得劇縣豈無錢穀案簿之念橫
于胸中而獨能畫掩山閣手鈔故人詩寂若無事此其
風流固與王豫章伯仲第于一與梁先生俱爲失職之
人牢騷相對自有餘閒而證堂在恩恩作吏時更不易
及因念陶公所命故人未知果龐通之否龐遵書飲酒
詩未知適在爲參軍出使時否頃見卽園贈別證堂古
詩何減陶公答龐參軍諸作款然命筆各爲別後相思
之資古今人風流相似正未可知耳雖然證堂嘗與余
論詩未嘗輕許人證堂初得劇縣雖有才如虞詡足辦
治齊豈無錢穀案簿之念橫于胸中而獨在恩恩治鵲
時手鈔停雲堂集至數百章詮敘而去卽卽園詩可知
矣

果堂文鈔卷二

古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潘孟升詩集序

陶靖節先生避世以酒者也余讀其飲酒二十首初歎

邵生之失侯慕夷叔之窮節至于迫邇上世終抱六經微言隱義放忍遇之而盡旨之曰飲酒使舉世皆曰此君誠醉人也是可恕也然其所抱中歎彷徨弗鬱終欲白白而不可于是復有述酒一篇擬于前代謂漢雖繼起已去舊京然山陽之後尙有安樂是爲遺薰內于峽中也今自歸國零陵南國絕炤此先生所以束帶長夜獨傾耳于司晨者也而更雜亂其詞益無詮次若飲中狂言略不及酒則已盡其述酒矣金壇潘孟升其人風格軼世善爲詩性復嗜酒所遭身世旣與靖節略同故

果菱鈔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發而爲詩俯仰古今反覆激亢與飲酒同懷而別以意思蕭散寄之田園幽適諸詩嘗愛讀移居南村遂以名其集其古詩有曰可與其歲寒淵明一卷詩此孟升所自托于古人者也然孟升家甚貧不能自釀每貰飲必醉所與交素心三四人時造酒坐與飲旣酣輒命紙墨至不問晝夜諸君愛孟升詩因歲斂錢奉孟升使梓行其集孟升得錢卽盡付酒家稍就取飲久之諸君復曰不可使孟升飲不醉亦終不可使孟升詩不傳因分所斂錢半付酒家半梓其詩十之二今所傳南村藁是

也然孟升性甚介然自所周旋數人外不輕與世人一通名祇相獻酬故吳中詞英諸家未有識孟升者唯虞山錢牧齋先生一見其詩輒相歎服謂獨能刊落世華清音宛轉如竹寒菊澹風流窅然但孟升固自有奇厲處足目小五嶽氣橫九州正如陶公閒靜其本意卻在述史詠荆軻一派牧齋未盡見其詩耳今春釋明介至甬上與余定交余心識介公能知人因從容與言介公多人外游頗有所交詩人名未盛而能奇者乎介公曰此莫過金壇潘孟升矣因爲余具言孟升風概且出其

果菱鈔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瓢中所攜南村藏草與余讀之數日亦如少誦靖節集唯恐其卷盡欣賞之餘頓忘食寢因特取前後諸集錄其尤足傳者合爲一編鈔畢乃自浮大白起呼之曰孟升孟升遙同一杯酒且此天地甚小今孟升前有牧齋後有果堂足使虞仲翔不恨吾不及孟升遠矣

耕石堂詩餘序

古今文章之事其體數變若夫有韻之文源本三百篇其言協于八音爲用最大自詩亡以後三百篇遺音漸失于是漢人重爲樂府采詩夜誦以被于金石則樂府

固三百篇之餘也至唐時而樂府音節復失唐人乃更立篇名定其長短節奏變爲新聲宋人仍之其音始盛是詞家復樂府之餘也及元人填曲比宋詞爲一變今所傳南曲復與元人絕不同是填曲又宋詞之餘也蓋卽一有韻之文而自三百篇至填詞亦既變而無餘矣夫吾輩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頭白可期此事難了豈復有筆墨之餘及所謂填詞者雖然前輩謂傳世之事唯有跡者可久故畫不及字字不及詩詩不及文詞雖餘技亦文章一事尙在書畫家上昔王季直避亂常負

果堂文鈔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相挾書投閒習誦自言文人當用三餘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余復謂六十後爲甲子之餘自放草野爲人之餘亂後爲命之餘今以吾餘生當此餘日卽任吾游于筆墨之餘復何不可豈柳七黃九便非座上客耶吾兄戒菴先生年八十尙能火下細書文章華妙爲詩備唐人諸體余嘗三序其集適復以近所填詞一卷使余讀而序之則俱柳屯田上乘也余嘗從容侍坐曰先生八十公矣生平撰述已足傳願先生從此壹氣孔神游于自然之圃以樂餘齒奚尙勞此意

匠爲先生笑曰然吾但用其餘耳

大梅禪師詩序

聚一族而處非伏臘大享祀不常集其自五屬以外舉手而過無可與立語異姓同里門相愛不過數家其餘往來識面而已以所遇者眾也且日相遇也治行出門數百里見其族人卽歡然若同氣矣稍遠至千里聞其鄉音卽歡然若同室矣此無他于無所遇之地而遇所不期遇之人宜其相見之益親也自東晉以後吾黨始多方外之遊然卽與通懷彼此而分塗較然其後有出

果堂文鈔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入兩家若伏挺湯休周賀賈尉數人雖暫托足彼中究還初服至三十年來始有賢公卿名士而埋跡沙門竟有受其衣拂者東甌太史林可任先生去爲雪竇法嗣稱法幢禪師吾未嘗與相遇叢林不款然曰此吾黨林先生也幢公復有所授法弟子吾未嘗與相遇叢林不款然曰此吾黨林先生方外之徒也夫薦紳名士大夫與其門人後輩所在而有平時修刺相問答日日有之自世事翻覆一旦于寂滅之野枯心黃面之中而得卒然邂逅與申款款此誠所謂于無所遇之地而得遇所

不期遇之人宜其相見之益親也大梅日公爲林先生
法嗣卽邀其席其人意思蕭散與吾輩賦詩贈答風味
宛然吾鄉吏部孫君林太史所錄士也日公嘗有贈吏
部入燕詩蒼涼頓挫獨出冠時吾初讀而嘆之且日公
與吏部一在人中一栖人外徒以各出林先生門遂與
忼慨相勵聲淚並下然則若日公固非僅先生方外之
徒也昔吾鄉夢觀法師少游于鐵崖先生之門竟爲釋
中領袖噩夢堂尊者從學于胡長孺遂得以文法轉授
名士今于日公實望之蓋吾與日公雖日相遇而猶未
足也

泉堂文鈔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雙青集序

余輩嘗與桑門游稱爲人外之交夫旣與交而目之爲
人外是別之也此非吾別之彼先自別爲人外之徒故
從而別之也古人選詩每盡錄諸家而後及于方外夫
旣錄其詩而列于諸公之外是別之也此非吾別之彼
先自別爲方外之詩故從而別之也然則可以終合否
是必從吾游而忘其爲人外之游讀其詩而忘其爲方
外之詩欸然神領忽然意得而不知其合之也孔淳之

偶過釋法崇山舍披襟相對遂停三載殊不知老之將
至此忘其爲人外之游者也讀釋清塞詩不必其是周
賀讀釋無本詩不必其是賈島此忘其爲方外之詩者
也故曰可合也吾鄉壽昌悟雷誣法師本名家子少喪
父去爲沙門遭亂時歷諸艱苦非人所堪悟公少未讀
書然生有異性孤明獨發稍長能讀釋藏書遂通圖義
未幾卽爲噀石法師嗣嘗一荷錫吳下便登講座翕然
稱名法師已而歸壽昌始與吾輩論交至今十餘年悟
公每自言少失嚴訓入塾從師纔一日悲感發誠動至
垂淚因更閉關研精學爲詩文詞日日異然悟公意思
蕭散未嘗以名望自持每過余東齋頭與諸君列坐但
以齒日午家人時翦韭作雞黍食惟別設菜一盂亦不
分席周旋彌久旣忘爲人外之游至其一吟一韻風流
往來與吾黨工力悉敵亦併忘其爲方外之詩也郭景
純有言交以澹成言以忘得豈必如吾之徒而流連一
往常在形神贈答之外亦復誰能別之耶適悟公詮次
其詩錄爲一卷示余曰此數年以來與先生相唱酬者
也惟先生更有以教之余謝曰辱與公爲忘形之交惟

泉堂文鈔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願公自今以往益歆然日進而日忘余亦不復測公之詩矣

釋介石詩序

古人爲學所問非一師凡擅一藝者俱得列人師焉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方其十日不進夫子固儼然北面而事之其志在鼓琴也襄亦儼然南面而臨之其志在鼓琴也及既得其黯然幾然則襄避席而拜矣孔奮少從劉歆受左氏傳未幾劉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李謐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還就李請業時語曰青成藍藍

東坡文鈔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謝青言道無常師也僕向與釋悟公爲人外之交公兄事僕而復使其徒覺範來執弟子禮其志在學詩也範少事悟公公能詩而遜不自師固使執義于僕僕所當避席一也僕實不專于詩初未嘗有所授于範而範即以詩名僕所當避席二也悟公方縛茅山中坐闢華嚴大旨自成一書範執經其側必有得焉釋氏有云昔是能仁師今爲佛弟子僕將從範問禪在旦暮間矣

艸堂近集自序

東臯艸堂先儀部所卜居也自遭亂後仍還城東舊業

然夢寐所息晨夕在懷頃以觀穫稻來此先人故宅賢者所重作艸堂卽事遺興諸詩此堂名學樊言爲農爲圃也西成初畢有事東園作種冬菜看竹諸詩鄰酒可貰佐以河鮮作東市買魚詩初至草堂卽須良友王右軍曰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遺無益快其爲樂適其時矣此中烟火相通惟東邨丘氏向與諸人往還蘊生齒最少有詩癖過從不論風雨作呈蘊生諸詩丘玉册吾故人也飲其酒甚甘他若我菴膚功紹衣諸君款然良對悉我舊遊作呈玉册諸君詩城中故人聞余在艸堂多許相過霜臯徐先生吾老友也昔嘗授經此地惠然肯來萬生允誠亦從至泛舟襍衣歡情頓接作呈霜臯先生諸詩通家兄弟惟有董異子其詩酷似張司業劉隨州在詞英諸君最爲秀出適從東吳過我作呈異子諸詩良友來則莫聽去去亦須復來作異子允誠復至詩流連彌旬傾囊倒囊爲驪已極但友人有至者尙有未至者增人睇念作望錢鰲菴陳介眉諸詩太白諸峯日在几席手把登山詩遙與一笑作讀諸君遊太白詩時時舟行不出十里作冒雨過王氏林亭西家

東坡文鈔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舟迎諸詩偶作南北詞使女奴豎子盡唱之作樂府新
成詩謝公與支法師曰人生如寄惟遲君晤言一日當
千載耳作寄省公悟公詩王右軍蘭亭佳集俯仰生哀
陸士龍言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遂已近
之作嘆逝者詩稍爲人作應酬文字亦在韻中作書節
行卷贈李君龍先生壽藏諸詩人事好乖便當語離覺
此三旬中風日之佳詩文之妙朋友之樂盡在披襟往
復之內且爲別後相思之資作吟別丘蘊生詩詩俱七
言律凡五十八章

東坡全集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起詩自序

余宿有肺疾戊戌秋肺氣忽大涌喀喀上行不得卧垂
急時但苦病不苦死每擁衣坐至夜分爐火熒然未滅
僕夫僵坐鼾聲出屏風間與余喀喀相應率至徹夜客
有慰余者曰君無病此昔司馬長卿老杜晞髮先生諸
人俱一代詞伯亦苦此病君無自病焉余笑答曰曾聞
一前輩云饑欲死寒欲死黎羹席門但可在筆下豈堪
身受余患肺亦然病渴高枕詩人上口甚易誰識此中
喘喘然苦耶未幾肺氣稍平能坐卧輒自念十餘年來

此身得爲天地所遺平生交遊半淪宿草因從藥石間
得雜興詩十九首此如同赴遠方吾緩轡中途爲先到
者愁嘆終造此地耳客復謂余曰君在病中但把蒙莊
靖節集二書此兩公善自放者今君病起固宜豁情遣
哀無傷其性矣與諸人爲余曰不然蒙莊廓落無有視
生死爲一條而死質藏斤傷心惠子之墓陶公俯仰宇
宙怡然自得而流塵空館悲淚應心古人云達者多哀
兩先生亦自情深耳客又曰君病中嘗自說死豈故人
死可哀翻不自畏死耶余曰否否哭者人也死也天也
且人惟不自料死故畏死耳吾日澹澹然遊其氣于至
虛與夜臺時通消息譬若富家子晝坐密室束裝未出
門懼冒風露若久客人治行伏習一朝別妻子卽逍遙
道上矣客曰然使君從兩先生當不戶外已而肺氣漸
復遂爲詮次併錄其前後語

賣文艸自序

東漢蔡中郎傳曰自古鬻文未有如邕者今讀其遺集
凡爲人撰頌贊碑銘所傳者猶四十餘篇夫兩京文字
垂世一言重若拱璧今中郎所傳若此其多斯則中郎

東坡全集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幸也然此皆中郎所贊之文也中郎嘗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惠德此俱其有惠德者也中郎多識漢事所作靈紀及志傳四十餘篇盡遭亂失傳而獨存此應世之作斯則中郎之不幸也南梁庾信兩世盛才論者謂其近中郎今集中所載俱其入魏以來所謂羣公請託者而其陽都集十四卷江陵集三卷俱重遭軍火一字無遺夫以蔡瑱之筆天縱其才聲華獨步然伯喈失身賊臣子山流離異國已極文人之衰卽其一生翰墨力不能護其必傳者而翻存其不必盡傳者是則文章

果實鈔卷一

三十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垂世有幸有不幸此皆天也余生最晚才不及二公遠甚然數遭顛沛幸不辱身亦不若二公之衰平時少有著述因艸堂被掠散佚遂多重以疏僻性成杜門避世故其筆墨流行者絕少往歲曾一作客稍稍爲應俗文字已盡棄其艸矣及門萬生復取錄之別成一帙題曰寶文艸夫余才卽不及古人但其詩文亦有一二足傳者俱未行於世而此諸篇獨播在人口是所大不解也然則此集雖在亦何關有無所冀自今以往得行其所未傳者而終棄其所不欲傳者是則余之幸也夫

學文堂集序

古人學射而射成學劍而劍成學書而書成是以必學爲文而後文成從來文人不學得其學而成非天有所獨苦之卽有所獨厚之獨苦之者謂不牢愁不激亢不作騷作史不窮不著書是也至獨厚之則在今爲益雖請歷舉其事家有賢大父父得聞庭誥其難一里中有先民足爲楷模其難一所同席多畏友益相排發其難一早歲策名不爲帖義所苦其難一適余取毘陵陳椒峯先生集讀其文溯其學術所由本卽知所謂獨厚之

果實鈔卷一

三十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卽椒峯其一也椒峯大父大中丞鹿華公父比部邵公公世有文名椒峯少得其傳一也毘陵爲唐荆川先生故里椒峯少肅拜祠下輒思承其俎豆一也椒峯與同學琅霞程村文友三君子相勵志爲古文詞世稱毘陵四家一也椒峯年少起家未卽補吏因得肆心廣意以自就一也椒峯旣傳家學師友淵源又與以暇日其爲天所獨厚之若此而椒峯性澹雅生平所嗜在讀書無世家子弟他閑侈華靡之好足分其所嗜是以其學上本于六經次史學諸經世有用之學而後學爲唐宋

大家文字聚力湊神不間寒暑譬若飛衛之學射風胡
子之學劍張有道之學書其一生精妙畢見于此而遂
轉造其極然則椒峯之得學誠天所獨厚之而其學而
得成則非僅天所獨厚之也由其學之篤也但余見近
世士大夫一行釋鴈即目謂前進士居然先輩不復降
心平居惟鹿鹿于多欲雖有三餘未嘗及文史亦有稍
能文者間一操觚輒眾口交詔直謂文如太史公詩爲
五言長城尙不容口積詔不疑禍及梨棗此荆川先生
所欲盡付之秦火者也椒峯自假休沐歸里更命其讀

臬案鈔卷二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之所曰學文堂雖身爲薦紳先生而中歆然常若鄉
弟子思更束身言行親長者得乘其餘益大潭思銳精
見諸著作而椒峯之文遂已傳于天下其學文堂集成
椒峯請當世文章之伯巨公上流十餘家敘其首意在
觀諸公所論定以自考而椒峯復從吾友董異子寄其
二集更屬余敘之余匿跡甬上衰放失職之人不足爲
世重輕而椒峯亦惓惓若此不忘僻遠不遺固陋即此
可證椒峯之學矣雖然余亦何能文家有敝廬在東臯
二十里名曰學樊堂較諸椒峯所學殊不同蓋余東洲

野人也知學稼而已矣知學圃而已矣

御李集序

人生上有賢父兄一樂也下有佳子弟一樂也出則有
良師友有賢外家一樂也惟吾萬生允誠得兼之悔菴
先生天下模楷爲百世人師允誠少奉庭誥先生書法
最斐亶諸子中惟允誠得其傳人謂先生書天然可愛
允誠文畫俱有法允誠兄弟八人比諸高陽里自公擇
以下俱與余敘交品日久定允誠欲言理學則就公擇
欲論經學則就充宗欲從衡今古則就季楚諸子中貞

臬案鈔卷二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最擅文章授一年少有才書法放叔父而允誠兄弟
少從梨洲黃先生以父黨執經得聞蔽山之學與同里
諸賢既立爲講經之會所從交遊風格並參第一流悔
菴先生初與余輩敘交余齒最少先生忘年降德更極
流連余因以長女爲允誠婦先生謂余曰以此一兒相
屬弗僅以子壻畜之允誠事余若師余得允誠若得一
益友允誠從余居三十餘年末嘗有間言有忤色允誠
偶出門余若失左右手允誠年二十即不肯治時義從
余論詩余詩前後約二三千首允誠手鈔至數過允誠

之詩其七言歌行七言律俱近余餘體各有佳處至其
五言律摻探意匠蘇理血脈雕磨其一字一句而出奇
酷處遂直逼杜陵余此體惟秋夜書懷三十首工力相
當餘亦在允誠下余門中多從論詩適余病肺喀喀卧
一樓允誠集諸人自家戒菴先生八十翁至兒瞰十三
四歲兒共十餘人允誠命題使諸人畢和更命一手合
鈔不署名使余定其高下余擁繻被起憑几落筆諸人
盡集樓下候允誠遙望余圈點急馳白樓下某句已被
賞此人輒大喜至絕倒及論定注名所署第一率允誠

果堂文鈔卷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詩也適余撰甬上耆舊傳併錄其詩惟與允誠相商謂
持一徵啟傳諸國中漫求之人亦漫應之先輩遺詩終
不出不如因人而隨索其詩余因使允誠徧摻錄故薦
紳家藏草甚多蟲碎鼠殘一出名世至苦覓布衣隱軼
爲益甚允誠常宿東臯錢氏見几上有吳鼓和先生詩
一卷火下取讀之喜而不寐次日早即趨示余又念葉
鄭朗先生晚年詩絕不見人言鄭朗老依櫟社沈氏允
誠立買舟往櫟社得鄭朗未刻詩一卷俱老筆橫絕一
時是日復于村中得中林集一卷有判卷首曰詩格第

一惜軼其姓氏不知中林集者國初至孝李孝謙先生
詩也余苦覓其藁久未得爲驚喜及他屬人覓金白雲
胡百藥吳笨子諸老詩余爲拜允誠亦從拜人知余表
章先輩不知得允誠相助之力多也今歲允誠鈔其詩
數卷請余敘之且謂得藉聞教誨余笑曰吾老矣何以
益允誠憶前十年余與允誠同冒大雪訪悟公山房坐
處與天封浮圖適對余謂此時若直造塋嶺俯眺萬山
俱白豈非大奇惜余衰不能也允誠立著芒鞋而往余
出攀虎落望允誠已及其頂發聲長嘯余亦大呼與遙

果堂文鈔卷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應嘆慕而已今予衰益甚雖復晚年文字白石寒潭終
屬才盡允誠方盛年身在八龍之行師友盡一時俊顧
相資益于學問年德轉升復何可量余仍若栖身虎落
間望允誠屢階而登在百尺上矣

萬季埜新樂府序

詩之教以言志述事陳美刺而驗時政得失觀四方土
俗異同則雖言志之詩無非述事也三百篇而後西漢
尙爲近古孝武皇帝時始立樂府命有司采詩夜誦謂
采取秦楚趙代間百姓謳謠以考政教得失其言未可

卽宣露故夜誦之是則其所采之詩多諷切時事可知矣復極一時文士之選數十人以司馬相如舉首造爲詩賦以饗天地宗廟而班志所載其篇可名者惟安世樂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其人可名者惟唐山夫人司馬長卿匡丞相其事可名者惟獲宛馬得鼎芝生齋房獲白麟赤雁此俱侈揚功德比于三頌與風雅諷諫之義無與也若他所載樂府如鏡歌奏愷之樂而其詞翻云轉鬪野死若招國殤與本題不合其餘名篇亦多不端不倫莫測其義至所采夜誦一時諷切之詩絕不得

泉宴鈔 卷二

三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見始知西京制作遭新莽蕩廢在東漢已闕然誠可嘆也晉以後古意益亡至唐杜工部以詩名世于五言始有出塞畱花門垂老別諸詩七言始有記麗人王孫悲陳陶諸詩其詞既工于古人諷切之義復合獨出冠時于是李公垂元微之諸人遂創爲新樂府譏刺當時之事而白太傅所撰五十篇最善白七德舞法曲至採詩官俱以諷諭爲體可播于樂章以近世楊廉夫李西涯諸公亦有所作爛然可觀要皆變風雅之遺也余閒居嘗與吾友萬季埜言謂謝舉羽生于宋末尙能追撰

鏡歌騎吹之曲意在揚厲國威其義可取因亦補作鏡歌十八曲以竊附正雅而文義庸薄深愧古人季埜則獨取三百年間朝事及士大夫品目片言隻句可撮爲題俱系樂府一章意存諷刺以合于變風雅之義雖其詞未卽方駕工部而以前眎元白後當楊李則幾過之矣或謂以季埜史學蓋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單文里句造爲韻語以寄諷當世似近于識小殊爲季埜惜之余獨謂不然詩以述事其詩卽其史也詩亡而史作義本相貫但有簡繁之分耳季埜卽未及纂成一朝之史而且以新樂府先之是亦史之前驅也先詩而後史與祭先河而後海同詩其源也史則其委也誦其詩者卽可知季埜之史學矣

泉宴鈔 卷二

三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慰弘禪師集天竺語詩序

宋人嚴羽卿論詩當從妙悟入盛唐諸公爲得上乘詩家斥其說謂不當以禪說詩若後世宗門諸老俚言俗偈從衡而出而于詩別置一冊謂不得以詩說禪余謂兩家持論俱非通議也南朝高僧率與諸名士共論大易老莊余謂老莊誠所謂小乘以下人耳若大易則于

義無不通惟詩亦然儒者可舉一爻說易亦可斷一章說詩正則旁推其理畢貫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奚獨不可以禪說詩至釋氏自一祖而後正法遞傳凡一默一言一呼一笑俱可合宗門微旨契教外之真機舞芴吹毛亦堪演唱而奚獨不可以詩說禪余故謂迦葉見華破顏此卽尊者妙解之文也而不得謂之禪天竺菩提謂諸門人曰汝得吾肉汝得吾髓此卽西來傳宗之文也而不得謂之禪盧行者非樹非臺此卽曹溪轉句之文也而不得謂之禪試

泉堂文鈔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屈從上諸祖作有韻之文定當爲世外絕唱卽如唐人妙詩若游明師西山蘭若詩此亦孟襄陽之禪也而不得謂之詩白龍窟泛舟寄天台學道者詩此亦常徵君之禪也而不得謂之詩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詩此亦韋蘇州之禪也而不得謂之詩使招諸公而與默契禪宗豈不能得此中奇妙且余讀諸釋老語錄每引唐人詩單章隻句雜諸杖拂間俱得參第一義是則詩之于禪誠有可投水乳子一孟奏金石于一室者也余曷于暇日輯司馬子長劉義慶五言成句爲詩

而稍以己語參錯于中名爲集史集世說詩好事者頗相傳寫吾友天童西堂慰公亦曾鈔一卷置詩鉢中今歲慰公客吳中偶讀藏典因放余體亦作集天竺語詩十六章序以見示意在合余二種後余讀之驚喜始嘆釋藏中妙心妙舌高出人外而更以吾慰公妙筆經緯其間遂成古今一絕余因謂普天之下惟我中華與西土並稱文字之國其著書極多是以吾夫子身任斯文而釋迦亦稱文佛義當爲兩家騎驛請上白牯堂和上煩西堂長老攝知藏閣三年作集天竺詩千首從此望

泉堂文鈔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林一藏書千華萬貝盡爲詩藪矣

泉堂文鈔卷二

杲堂文鈔卷三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義選

序

黃先生六十序

歲在己酉姚江黃梨洲先生年六十吾黨二三子將以文祝先生之年余時方苦肺未及作也已而萬生允誠傳先生所作辭祝年書具言遭忠端公之難雖餘生尙存不當受祝某讀之而自傷所遭與先生略同輒爲泣

杲堂文鈔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涕交橫下也蓋斯情斯痛惟先生能言之惟某能知之二三子皆值人倫之常固不知其言之極哀也故余謂先生今日凡世俗進觴之詞俱卻之可也至若吾黨之言則非復一人之私也爲吾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卽先生欲卻之而不可也昔者夫子之門惟曾子爲最少而于聖人之傳獨得其宗及夫子曳杖之年曾子祇二十七歲耳而論語至記曾子述小旻之詩故先儒謂學論二書俱屬曾氏之門人述其師所授故其書晚而始出夫天使曾子後夫子而生得盡發其微言以

教萬世而卽以有子思子以及孟子之傳斯則曾子當先後受授之際其身任吾道之重若此孟子旣歿千餘年而有宋諸大儒起後三百餘年而有陽明子復百餘年而有子劉子先生少侍教于劉門得傳其學及子劉子從容盡義先生日侍其側年祇三十有五耳自後晦盲風雨先生抱戴山之遺書伏而不出更二十餘年而乃與吾黨二三子重論其學而子劉子之遺書亦以次漸出使吾道復顯于世有以待夫後之學者是則先生之功固亦劉門之曾子也且史傳謂夫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今先生年十七卽上書伏闕下訟忠端公之冤手操長鉞刺闖奴名震天下退而奉太夫人色笑六十年如一日忠孝淵源比于曾子宜其得子劉子之傳而先生更以一身上窮六經之源下泛百氏之海探二十一史之林旁獵方技諸家之圃使吾黨共折衷于先生足以自信如望天樞而知北望天梁而知南也傳曰高山仰止人師難逢生斯世也舍先止其誰宗耶況先生所著述足爲重于世而其書尙未成者多矣今先生之識方與齒日進聰明不衰一年而成一書未可

杲堂文鈔 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量也是則先生之身如蒼宮碩果得久在于斯世固吾黨之所深幸而萬世同瞻者也余故曰凡吾黨所言爲斯道之重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先生豈得而辭之若夫畢天之痛齒髮可銷先生方與余相對而歔歔者猶屬吾兩人之私矣

壽戒菴先生七十序

歲戊申二月同堂長兄戒菴先生年七十弟某敬觴于先生之前曰竊聞人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先生今日逾于下未及于中漸進而上壽百年其觴方未已然某竊

果堂文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欣欣然爲今日一觴則曰此非徒爲先生壽也併以壽諸兄弟也亦自壽也蓋自某爲兒時及見封少司馬龍麓公年八十有九大父參軍公年八十有六華髮顏行爲李氏祭酒其後諸父凡七人惟忠毅公七十七玉淵先生七十有五奉直公七十其視大父時爲少衰矣至余輩再從兄弟十八人今存者裁八人行俱在戒菴先生後而前此未有一人至七十者其視諸父時爲益衰矣世漸下而人漸無年每惕然念之此豈無所以致之與夫自某所見參軍公與封少司馬公俱有盛德里中

述其長者行至今不容口將所謂仁者宜壽而再傳以後漸不能及與又所見二公一褐袍數十年一楮扇數十年不祭不設肉不宴不兼味所謂嗇取者奢與之而後人漸不能及與抑二公時天下盛平屢豐年夜卧不畏吠犬耳不聞鳴鏑所謂和樂之世老人嘻嘻而後人所遭大不同與其所以致此者果然與尙憶前歲戒菴先生苦病甚篤諸兄弟深憂之已而先生病稍起體中漸復飲啖如常時更能火下細書如此復數年而先生竟七十矣先生平生奉先人之教未嘗敢失年末五十

果堂文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輒誓墓不出去所居二十步治圃三畝植竹百餘竿花木翳如先生日吟嘯其中晚年所手鈔書尙百餘卷諸姪亦善侍養先生日引酒數觴泰然遣放不復以世務關懷此其道俱當得永年且傳曰盛衰相循環天之道也今吾輩兄弟自再從十八人推而三從四十九人先生行在十五前此既無一人至七十者而先生今至其年此所謂衰極則將盛日行陸極短則更長從此而先生之年未可量也卽後此諸兄弟之年俱未可量也蓋再從兄弟同居者七人先生而下爲簡仲二兄更二年

亦七十矣其四人俱將六十矣卽某齒最後去先生二十三年然得從先生杖履一觴一咏至先生如龍麓公時卽某亦將爲七十人矣某初序先生病起詩謂先生當年過繼簾先生今其言已漸驗又願先生爲太末徐文楚使兄弟皓首相對史家書爲盛事固皆自今日一觴始也故曰非徒爲先生壽也先生笑曰甚善請得舉某堂之觴以觴諸弟焉因次爲序

王無畋先生七十序

晉人妙于言理莫如王逸少其序蘭亭集曰雖暫時所

景雲鈔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言往者之已陳也至其集詩復曰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言來者之常新也蓋盈天地間所見萬象紛紜惟藉日新以續舊不廢是以受氣之新者生受氣之過者衰受氣之陳者腐盡物皆然而文人以筆墨成文章最先受之古今作者之雄惟推司馬子長韓退之子長盡取尙書左氏古詞變以今文其所極網羅雖本舊聞而體俱出創構故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數見不鮮其能奇乎迨東漢以降至于唐中葉文人陳陳相因其衰甚矣退之出而始身與斯文之重然

其所力任惟曰陳言之務去而自以爲難蓋積陳至于年所當務去不僅在于言也必先洗其心澆其府疏其脈剔其髓始得取宿見宿聞之陳物去之至盡而後可以更受天地之新斯所以爲極難也且退之所謂獨難者非徒能不同于人也卽其自爲古文詞與有韻之文出自一手而亦絕不同蓋文自東漢而後作者俱用實而退之獨用虛詩自初唐而後作者俱善用正而退之則更用奇後三百年而有宋諸大家起斯文復興然求其一人之身文與詩能分道而出而各以全力注之退

景雲鈔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後惟子瞻一人而已餘俱不能及也以兩公能無所不新也請端以詩言之四唐以來作者時有至近日北地歷下相繼立幟而詩之道益衰斯則學者之過也余嘗謂竊計一時詩人其所錄樂府鐃歌善哉諸行古詩獨蘇李十九首曹劉所作七言律更爲加意惟盛唐岑王諸家最擅名之篇總錄可百餘首其堅奉以爲矩爲度其方稜尺寸毫不可失而但取所用物稍出入于中嘗約舉所用上客則必馬卿枚叔高文則崑草玄賦虛無北海卽罇中不蒙非步兵雖途窮無淚法官苦釋

之獨勞將軍惟票姚頻見凡張氏之子盡有四愁舉徐君之族總下一榻但先發某題即可不煩揣射而歷歷堪舉達人脉之真不滿一笑而彼方密室私傳鏤臂以相誓謂不如此不得爲詩家正宗斯誠可哀也已于時亦有人思出而救其弊或以冥淡者空之或以雕綴者詭之或以諧蕩者蘇之雖稍得決其樊圃而本弱易衰去之無力甚至欲取宋人之詩以掩唐而朽爛益甚世無退之宜陳言之塞路也吾里耆舊王無畋先生生平爲詩未嘗有所剽竊倣擬以自附于前人惟自極其意

東坡文鈔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匠慘澹而出雖或思理屈曲使讀者不能驟解而先生益自喜至一時詞家陳言則避之若鶩棄之若弊苴片言雷同便有慙色此真余所樂與論詩者也今年先生年七十里中諸公俱有所贈書爲先生酒而余則獨與之論詩且天地之德惟日新乃能生生今先生齒登七十而其發爲詩文有朝心無暮色日吐陳茹新以取適于俯仰之間卽此知先生之年方不可期也余惟有與之論詩云爾

壽李母朱太孺人七十序

代

人臣有大勳勞于國家其後必昌不佞束髮時竊見同里諸老先生其中風儀山立顧盼爛爛然望之甚偉則李忠毅公標也時公解貴竹園甫還里名重心竊嚮往之及公既下世其諸孫五六人名著者最賢睿字思曰爲人溫恭有溫藉善文章此真忠毅公後人也久之不佞旣削跡隱里門思曰乃儼然見臨請得不佞一言爲其母朱太孺人七十觴不佞謝曰唯唯君家忠孝世門傳在人口然不佞間讀左氏傳凡寡婦自稱曰未亡人言瀕死而尙未死也若君家太孺人則其爲瀕死益甚

東坡文鈔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孺人朱宛州公女孫歸忠毅公仲子博士君公初以大中丞撫貴竹軍博士君從行至數月而卒于宦舍時思曰方幼公疏所云臣惟一子一孫尙在襁褓其一孫卽思曰也太孺人日夜攜思曰哭博士君匱前日所未從君九原爲此三尺孤耳及忠毅公被圍急常言遇難必先殺一家然後自殺因盡以刀繩授家人使倉卒得自爲計太孺人哭受謂公曰大人無憂兒輩必不辱賊手時署中食絕惟日取故牛馬草及芰草雜煮啖之思曰適發痘太孺人覓得白梁數粒投沸湯飲之痘漿輒

起歷三百日而圍解城中才餘男婦二百二十人太孺人母子出貴竹城門得不與十萬人同死而與二百二十人同生此真所謂瀕死而尙未死者也太孺人歸後日夜課思曰讀書思曰既漸長能自成立至太孺人年五十而忠毅公謝世復二十年太孺人鶴髮尙強飯適當誕日思曰率其家人前跪奉爵爲太孺人壽而思曰所知交遊俱登堂以次上觴尙有其大父父時故客華堂無恙坐食依然而太孺人春秋遂七十矣昔漢書載耿恭守疏勒力戰踰年僅餘吏士十三人生入玉門不

泉堂文鈔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大漢恥惟忠毅公有之南史載垣壘深妻鄭氏從夫至交州夫死鄭氏獨攜其幼子文凝萬里還郡親授子經惟太孺人有之夫忠毅公提五千疲卒當羅鬼十餘萬血戰經年矢盡鼓死而卒全忠勇得以一片孤城手還君父卽太孺人亦不敢遽從一刀一縷竟得抱七歲兒歷髑髏烽火中間關還里教子四十年以至今日蓋忠毅公所以報社稷與太孺人所以報李氏忠臣貞婦卒能成事以不負國家其志一也思曰能奉母訓成令名固不媿垣氏子而東京惟耿氏子孫貴者至數十百

人則李氏之門方將日興所請人臣有大勳勞其後必昌固無疑也請以是言爲太孺人觴

壽林視公先生七十序

前數年林視公先生宜貢于鄉舊制凡應舉者長吏勸之駕至長安對策率拜郡縣學博士其能事上官有得位者爲推挽可望遷縣令稍遷至監郡贊治先生辭不就先生家貧非薄貢身者曰義有所不敢諸君子謂先生節最高皆贈先生言先生年四十餘左目瞽不見治之不復已聽之前年偶登浮屠觀左瞳忽熒熒動意大

泉堂文鈔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詫之歸數日試掩右目視則已辨人須眉踰數日試專左視則已能辨蠹腳書蓋先生一目失光十九年復瞻白日諸君子盡奇其事復以詩文貽之先生能達觀自爲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蠶攜一卷詩日進飲其所人過問之先生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蓋有劉參軍陶彭澤風流諸君子皆慕先生爲傳記益多今年先生壽七十先生屢命子曰子宜有言余謝曰僕無以益先生夫壽先生前此三者備之矣傳云犧牛衣文繡不若山麋翠鵠不能全其身惑于餌也

先生既避世不仕遺榮者寶其年是宜壽一凡老人髮
再茁者黃齒重栴者兒皆能壽況目主靈鑒內視若盲
神光復生可知先生所養是宜壽二古人有云惜生者
不生達死者不死先生曠觀幽明怡然一豁方將超無
友而獨存是宜壽三且凡先生所爲極難余見今人爲
諸生應有司試苟有可先容不惜顛蹶拜請異時諸君
多冠進賢冠結紫綬軒蓋相望閭里間已而俱諱之所
復上奏牘公車次得更試于鄉雖其人已衰持不律兩
目遠注離尺許戈畫俱出卷格外尙匍匐不肯休垂老

果堂文鈔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居惟日買善田營廬舍爲久遠計言偶及不祥輒唾
之出門聞挽歌聲則塞耳不聽持此輩較先生一霄一
壤豈可並口論哉先生名侍御子爲吾家倩有文名兄
弟四人長者官吏部侍郎少弟曰萬葉能詩工樂府與
余善余嘉先生義高能養明而達死生若此因復壽先
生言

閻再彭六十一壽序

士不得不同人所有吾亦與俱有斯其同也然同則不
傳士不可不異人所無吾不與俱無斯其異也然異則

傳人但苦無所見異耳淮安閻再彭先生其人風格最
高夫人清河丁氏有賢名再彭稱爲濟陽君再彭生丁
已重九後一日濟陽君少一歲生重九前六日方再彭
五十時賢子若璩請奉觴先生笑曰徐之以待來年至
濟陽君生日始並舉觴人俱曰五十稱觴之始壹與之
齊使無所先後此夫婦之義也或曰儉也各用其半也
然此事高門大家常有之再彭偶爾同俗亦無足傳及
再彭年五十八濟陽君棄世後二年再彭六十若璩復
請爲壽先生慨然曰吾昔五十待濟陽君而合觴豈遂

果堂文鈔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存歿相判亦命至次年仍在濟陽君生日乃進觴虛
其並席壹如在者此則凡高門大家所絕無也余每見
今人喪嬪至服除而再娶已爲合禮況靈爽再周既當
情盡卽夫婦本同生日亦必先奉生者之觴後醉亡者
是亦人之常而再彭獨不以爲然誠有足風世者然則
再彭此一觴前一年亦不減悵恍之情後一年遂足增
伉儷之重以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且余聞再彭爲人性
忼慨尙義喜延攬四方奇士坐客輻輳濟陽君親修具
出中廚豐饌款客極驩同時第一流若徐州萬年少沛

縣閭古古袁州張芑山南昌王于一每過眷西堂輒流連彌月方去再彭得其贈答之文藏若拱璧然此數公並文章宿老自大江南北一時操觚之士翕然相推品目已定再彭與諸詞人同好亦無足傳至吾鄉甬上在東洲天盡處吳中風氣三江隔之況若余衰廢銷形匿影名不出孝女江者幾四十年身不出伍相江者幾二十年往來標榜俱所不及今若璩方徧徵當世名士之文以爲壽而再彭獨手書致吾鄉太白獻公惟慕得果堂一文以此自娛一札不已至於再三皇皇然慮不副

果堂文鈔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請此則諸操觚詞家所絕無也況事在踰年所徵四方名文應已畢至再彭以次欣賞量副所望然則再彭今日得果堂一文不足益其重闕果堂一文不足損其重而獨遺從人外之友若索諸家品藻未及之作斯其異也異則可傳也余故曰士不可不異使無所見異即再彭之人尙未傳也使無所見異即果堂之文亦不得也

獻堂和上六十序

自數十年以來吾黨栖心敲影多在名藍精舍間復藉

有一二釋老傾心延納相從爲人外之遊余嘗謂今日諸釋和上吾黨之臯伯通孫賓石也今日所在諸叢林高士之閑居逸民之別墅也若今主天童獻堂和尚則尤吾黨之最重者獻公起家巴郡少讀書風儀朗朗年未二十輒苦謝俗遠出家偶客吳中與西陵胡彥遠定交兩人從學道氣志甚勵既而公名德轉高遂受記山翁老人之門望傾朝野共推爲釋門師象及出主西陵佛日時彥遠已死公身著高履爲起墳刻其遺草三吳名士競集招提未幾來主天童山翁老人親送公入院

果堂文鈔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併屬公住老此山不得申辭任重于是甬上諸賢復從公遊方公至郡惟從一侍者不持杖拂飄然造余遂爾披衿解帶各極流連余同黎洲黃先生入山公爲登法席示眾客有昌黎至此設供上坐異日公以事過西陵更爲彥遠葬父母聞者感其義至泣下初吾友陸辛齋嘗稱公獻堂先生余贈公詩亦有曰諸方今大老吾黨亦先生即公領衆人中人外風格畧可見矣歲己未菊月爲公六十公諸大弟子慰弘子石輩俱屬余乞得一言爲公祝臘余謝曰竊聞東晉釋和上遠公栖跡廬山

道俗宗仰一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若劉遺民宗少文輩俱身從淵匠遊道餐風遠公年至八十餘尙與時賢情眷終老東林天童宿號小廬山二公德輝相映千載請得以遠公道臘近祝獻公如何雖然余嘗讀遠公東林雜詩筆徑淵妙絕非宗雷輩所可及其屬諸隱士染翰綴文亦無足副其望者卽同時名重莫如陶公謝客而康樂之心雜淵明之心遠公早已辨之是則遠公韻中意中惟有一淵明耳且兩人神契固非若世俗所云許飲酒卽往見無酒輒攢眉而去作此狀也其去也適

景雲文鈔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值渠前之虎嘯其來也適傳寺外之鐘聲兩人來往自有在不陌不阡之外吾故謂古來風流二老惟東林長老與東籬先生耳今吾獻公所與交時賢較諸張萊民雷仲倫六七君子不僅過之矣意更有一先生悠然心遠企腳北窗之下在獻公韻中意中者乎公聞余言亦笑而不答

高辰四五十序

萬履安先生末年始與余輩五人爲忘年交五人者徐掖青稍長其次高辰四余又次之余以下爲高且中沈

哲先五君過從每不避風雨率聚萬氏艸堂履安先生主席五君常列坐余左右眎各二人其坐介兩高之間辰四爲人體長文弱有羸形左髻數莖且中須長二尺目爛爛發聲訇然舉動有節目余顧盼兩賢得兄事辰四而不敢弟畜且中然此五君俱以文章風節自重歲寒相見各極標持余幸廁于中壹何盛也自履安旣歿喪我老成哲先爲最歿諸人亦各雲散掖青客齊辰四客嶺外且中爲醫吳中惟余以衰病不出思復與曩人款款出韭黍相對晨夕邈若干載又何衰也數年以

景雲文鈔卷三

十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掖青辰四俱倦遊而歸且中歲暮負藥囊入門稍得重聚而且中云亡風味益墜因憶余輩初定交余年二十五兩高各差一歲余方年少自喜而位已在中次嘗笑語且中此髻坐吾下使人欲老以此相謔今相去三十餘年掖青辰四齒落貌衰仍僂然坐吾上而下席轉虛遂使予冉冉五十公翻遂循退居少弟之列人生朋友其存亡聚散與得年修短往往有不可測固如此也然當且中盛時忼慨論天下事下筆言語喜龍蓋人上每至風神銳發欲隱其兄而辰四意思淵長徐吐一言

常有深致晚年始爲文章簡淡有法貧無斗儲閉門怡然昔蘇門先生謂嵇公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此辰四之學也吾知辰四此後年德日升其可量耶履安先生向與陸文虎齊名文虎負才氣蟻跡一世落紙縱橫望之俱辟易而履安被服雍容家門修整可法詩文冲然如韋柳流風餘韻尙足陰映後人斯其所蘊藉可知也辰四可謂遙企古人近希良友者矣今歲九月二十七日爲辰四五十末秋初冬此古人所愛橘黃芋白亦足爲驩請與掖青辰四時爲佳集追敘平生余雖衰病得常坐風流二老下兄事有人尙覺其少斯則余所願也夫

送范國燮北行序

自十年以來吾甬上諸君子盡執義梨洲黃先生門先生嘗歎末世經學不明以致人心日晦從此文章事業俱不能一歸于正于是里中諸賢倡爲講五經之會一月再集先期于某家是日晨而往握衣登堂各執經以次造席先取所講覆誦畢司講者抗首而論坐上各取

景堂文鈔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諸家同異相辯折務擇所安日午進食羹二器不設酒飯畢續講所乙處盡日乃罷諸家子弟自十歲以上俱得侍聽揖讓雍容觀者太息卽衰病若余亦得冒廁其間與諸賢一通彼此之懷因自伏念世有黃先生固當身在弟子之列且少時知讀五經略解章句今四顧座上諸君其好學若此自忤入地便當重執經黃門垂老篤學亦應有成而乃仍與先生敘三十年之交把手顏行一何其倨也已復自念先生交滿天下如余者比亦當在泛愛中政不妨使先生交遊中多此一人若竟翻然北面先生必以其一日之長使爲諸賢舉首如是則斯道重遠千載宗傳豈以余之衰廢所能負荷而自余以下其次長者爲陳夔獻范國燮此兩君子俱有老氣健識毅然不回旣爲黃門高弟他日必能守先生之學不負所授因遂循引卻更就朋友之位是余之仍與先生敘交非敢爲倨也實其懦也亦其知讓也然從此而余所心望于夔獻國燮兩君子亦甚重且遠矣今歲適國燮將以事入燕去故鄉數千里客燕亦須經年始得歸夔獻諸君俱心惜其去不得留余獨曰國燮之行固

景堂文鈔 卷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吾道之光也當夫子之世吳越諸地盡號荆蠻而子游氏蹶踰江蹈淮從游于洙泗遂得身冠文學之科南方數千載菁華盡從此闕及典午過江以後士子文章併在江左其時儉荒之目幾比荆蠻雖至于今猶然也今國變爲黃門高弟盡得所學更貢鼓山之遺書踰江蹈淮歷齊魯之鄉北極燕中盡以所載書轉相傳授使人知今日聖學宗傳定在子劉子而其及門老成尙在講席重開一一見諸筆疏于是北方之學者亦爲不然一變余知國變必能力任其事矣豈非吾道之光耶雖然國變家有大父年及九十且黃先生所著書十餘種俱未經詮次須及門左右之國變念此二者豈能久裴回國門耶黃門弟子有董在中鄭禹梅在京師一年之後煩趣裝國變使南歸吾黨且日虛講坐以待之矣

送萬公擇授經石門序

吾友萬公擇授經于石門數年每春初出門至末冬始歸歸必過余余時時苦肺呼嗚爲患羸然而衰仰眎公擇顏色充豫內腴外豐出言款款有序家人具午膳公擇飲啖有節被服雍容余自顧不覺形穢非公擇風養

杲堂文鈔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粹然豈能至此公擇曰吾黨今日講經之會已稱極盛但尙須語語驗之躬行可謂片言領要又謂余曰君病易治只當以靜坐爲藥石卽如蘇公所云取道家煉養之法借靜處作四十九日坐亦宜及時爲之相屬再三余心善其語年來曾數齋糧入山舍欲了此事而未嘗得滿十日坐家居亦有閉閣時但苦作輟不恆終無所得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不患無長進此語在今日亦何可望黎洲黃先生曰學者從喘汗中焉能下手且使從閒居以證其心余謂一日喘汗自當以一日靜坐復之但明日逐逐喘汗復下可若何日月更逝行向老矣子劉子曰百年一旦挾以俱盡使塵土坐以無光猩猩顧而卻步斯言足當痛哭因念公擇甚苦貧使亦家居不出婦病連年呻吟四壁豈能無動于心今但略爲措置使足給糜藥便可翛然而去既到學舍但以二時爲門人課業便可得二時靜坐二時讀書矣且日日行之無有作輟自應長進余雖家有一頃田可坐衣食但輸粟出錢田奴孳婢此中豈我輩人安置面目所在兼以宿病苦人每遇寒月見風卽僵吸吸吸

杲堂文鈔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衰而翁求得氣體泰然門庭無事能作三時靜坐一月之中可積幾日而公擇方且擁書南面端坐函丈之席吐存茹養日積月新俯眎喘汗中人真碌碌不可丈尺矣今歲公擇將復出門聊從火藥間寫此一通作別兼以自警庶幾老而勉力以報知己且使公擇在館間讀此文卽有家室貧病之念忽從中來便可融然而解矣

送萬充宗授經西陵序

吾友萬履安先生有才子八人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

果叢鈔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近世所未有也諸萬中公擇充宗季埜俱與余定交余嘗目諸萬曰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又曰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以荀氏八人慈明第六而萬氏八人充宗亦第六也萬氏既傳家學而復俱事姚江黃梨洲先生得讀叢山遺書黃先生教人必先通經使學者從六藝以聞道嘗曰人不通經則立身不能爲君子不通經則立言不能爲大家于是充宗兄弟與里中諸賢共立爲講五經之集先從黃先生所授說經諸書各研其義然後集講黃先生時至甬上

則從執經而問焉大易已畢業方及禮經諸賢所講大略合之以三禮廣之以註疏參之以黃東發吳草廬郝京山諸先生書而裁以己意必使義通中有漢儒語雜見經文則毅然斷之務合于聖人之道至專經治舉業家聞之率其生平誦解所不及茫然不知所說爲何經也諸賢各相詰難俱在言論而充宗獨盡載之筆疏凡諸家之說各有所長則分記之吾黨所說有足補諸家所不足則附記之細書卷中一札每十餘行行數十字余方具靜紙請充宗楷書一編以爲說禮定論而充宗適將授經于西陵造我而別余因謂充宗曰嗟乎六經之學其淪于蒙谷亦久矣此人心所由日晦而文章之事亦靡然而益衰也自吳中所推宿老前則弁州近則虞山然弁州生平著書惜不從六經入虞山下筆綜古今而史學多經學少此其所以病也今充宗行盡以其所傳授之及門使一時學者由甬上之學而遡之姚江由姚江之學而溯之叢山因得究六經之義以折衷于聖人若水之先河自五戶三門而漸放于大海或源焉或委焉故曰河者中國之經水也其爲有本之學如此

果叢鈔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修之于身尙不能卓然自命發之于文章尙不能登作者之堂吾所不信也且吾黨講禮將畢次及春秋此經爲夫子之書大義微辭學者莫能識充宗其豫爲潛思仰窺筆削吾黨行待以解矇矣

送董異子遊江北序

吾友董異子家有宅一廬有田數十畝已而奪其宅之半爲馬廐田在江口水涵不可灌歲無秋貢租而異子先司農喪已垂十年尙停堂北裏事不可緩太夫人在堂白首喜猶健飯而異子無他兄弟得以代其養于是

景雲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子貧日益甚今年異子過余曰吾貧如此勢必爲一遊學于貴人之門倘得酬所望吾事其有濟乎余姑應之曰唯唯夫異子今日著葛屨而行使諸公視之不若西華北嬰亦已足矣然要非所急之人也異子又無他長惟工詩及古文詞又非當世所急之技也而求其所遇遂若于襄陽之于員生得給所請之半此真未可知之望也噫乎異子以非所急之人挾其非所急之技以于于未可知之門而欲賴藉此以盡其無可代之養襄其不可緩之事即使異子審度之其果必有濟耶抑

未可盡必耶夫以余所聞于古人及親而仕願食三釜之粟此今日所不可得也又聞之一菽一水盡其驥可以養身治凶功不假手一人可以葬其親此爲人子而貧之事也凡吾所欲告異子者惟此耳豈藉于遊哉雖然異子已告其太夫人矣方司農公爲孝廉盛時亦嘗作客三吳間渡江以北踰嶺外歲滿其囊中以歸太夫人許異子行意謂異子今日作客尙如司農公盛時則異子勢必當一遊以慰太夫人之望也且天下事固不可知倘異子今日出門所至虛左諸公一讀異子所爲詩文詞無不把手如平生驥爭爲異子趣治裝以還而凡吾所爲異子慮者皆其憂朋友而過之者也則異子之事不旣已大濟乎然則余亦姑趨異子行耳因書其語以爲序

景雲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萬季埜授經會稽序

吾亡友萬悔菴先生與余爲忘年之交先生有丈夫子八人長孫曰貞一並稱令器可謂極一門之盛先生第七子允誠爲余婿因問業于予其諸子自第五公擇已下及貞一余俱與爲三世交至深余嘗論之曰粹然有

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
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
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堃季堃爲先生最少子先
生初未奇之也既年十四五卽能取先生座上書徧讀
之盡知大略先生更大奇之每向余輩輒稱吾家第八
兒遂能至此當爲善擇師友蓋先生交遊滿天下及末
年所稱畏友惟梨洲黃先生嘗與余輩言今日學術文
章當以姚江黃氏爲正宗一時若余與高且中諸人俱
得少從黃先生遊則萬氏教之也先生因使諸子盡事

杲堂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先生黃先生亦獨奇季堃及貞一遂悉以所學授之
自悔菴旣歿風流雲散余輩三四人蕭然伏處放棄已
極季堃兄弟更與所同研席諸人相與論黃氏之學上
溯蕺山以爲絕學宜傳人師難值于是里中陳夔獻范
國雯陳介眉諸君子俱得及姚江之門學者蔚然一變
則又萬氏教之也季堃于經學能與漢宋諸儒辨及微
芒于史學能取歷朝設官議禮兵刑田賦諸大政盡考
得其詳而尤善識三百年之文獻間發爲古文詞識力
深健不減歐曾爲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然性喜肆

力于學問或終年無所作黃先生嘗謂余曰以季堃之
才好學若此望諸君少待之無促使下筆俟積其胸中
所有一涌而出當盡爛然矣蓋黃先生心屬季堃之重
有如此今歲季堃將授經于會稽余適病肺喀喀羸牀
間季堃過余曰某將行非杲堂無以贈我余謝曰以余
之衰病自棄若此豈有以益季堃然季堃方學子劉子
之學今蕺山講席重開黃先生身爲此堂之長絕學季
興季堃至會稽登其堂發其笥益見子劉子所未傳書
親其衣冠琴車餘風放想必更愜然有深發于中者且
余聞諸黃先生曰末世之學其能病吾道者有二一曰
俗學一曰異氏之學然俗學之爲患其鄙易見凡有識
者俱能救之而異氏之學其能中人往往使學者自墮
于霧羅而不知其晦蒙自汨于波濤而不知其陷沒其
爲害彌大今子劉子之遺書初出海內仰止此堂益爲
四方瞻聽所在得無復有陰持異氏之說竄入其間者
乎所幸黃先生力任斯道之重季堃與董子吳仲俱客
會稽得從黃先生相與先後其間非其種者鉏而去之
廓如也是則余所望于季堃者矣

杲堂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董異子第二序

今春吾友董異子將有江北之行同學故人俱擬古行路難以敘別既數月矣余嘗讀古樂府所謂行路難大抵言世路險崎交道浸薄丈夫有干于人躑躅行路間愀然而歎此其詩所以作也余每謂行路而未至有五難焉冒霜暴日寒暑之難弱泥迅水舟車之難服勞任餒得僕之難束裝收囊防暴之難移牀掃坐就邸之難行路而既至亦有五難焉做袍曳屣造門之難重閣僂隸上謁之難設座賜食承顏之難分光乞潤通辭之難

泉堂文鈔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薄饋少遺請益之難今以異子之才而亦使奔走行路受此十難者此諸君所以爲異子歎也已而異子治久不辦遂循未行三吳故人與異子期者俱遺書相促異子姑謾辭以答之今復歲月矣一日異子始過別余余笑謂曰諸君歌行路難久矣今異子方行將無憚其難耶異子曰嘻僕之作客審矣豈復憚其難耶然諸君之所謂難爲難于行路而僕之所謂難更難于出門蓋以僕今日出門亦有五難焉垂白在堂儲養之難髻髮在膝屬教之難縣帖在門輸負之難客囊在庫取質之難

積勞在田望糴之難余方了此五難者然後得受諸君所謂十難者耳余乃歎曰異子豈欺我哉彼行路難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又曰行路艱難不復歌故人榮達我蹉跎此異子他日之難也出東門行曰益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此異子今日之難也彼諸君豈知異子一貧若此耶余因更擬出東門行以別之且使異子得持此以示三吳故人非敢忘其約言也行矣行矣無更易期

送萬允誠滁州省墓序

泉堂文鈔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每見里中家乘其云先世自某方徙居吾鄉率俱在世亂時也自遭難以來三十餘年凡爲郡中將吏及從軍宅客死不得歸者其子孫俱爲亡者起墳墓有家余嘗笑謂曰君曹百年後俱此間氏族一世二世祖也吾先友萬悔菴先生本定遠人其先世故萬戶明威將軍諱斌當開國時以兵從下滁州遂命守之因葬其母丁太夫人于州鄉後萬戶公北征歿于陣家人藏公冠劍與夫人合葬墓側子鍾遷爲寧波衛指揮世其官始定家于鄞葬西山于是萬氏兩世墓相隔二千里萬氏既

世爲將至悔菴先生更以名之廉起家爲天下模楷先生每渡江而北輒上其滁州先墓故人大司馬慈水馮公復爲萬氏立祠廟置人守之歲奉其祭祀自甲申而後先生不復渡江北久之先生亦歿至于今先生第七子允誠更與其長兄祖繩兒子貞一期復渡江省滁州墓既治行余爲喟然曰余所見流寓諸人其子弟從來年尙少及父兄既歿故鄉親屬略盡言及先世丘壟茫如在異國亦有宋時舊家其遺墓歷在而中遭亂一二世傳其亦葬數里以內而竟不可辨蓋當喪亂時兵燹

果案鈔 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馬舜塞于四埜故雖離家僅一二十年相隔數里以內而遺骨一抔遂無問者今萬氏父子兄弟獨能冒兵燹中芒屨躋二千里糧上其三百年以前先家爲松柏培土修其家廟陳俎豆兩世肅拜祠下盡禮而後返觀其皇皇然行舉世所不急之事此誠賢子孫所難而足使一時流人盡動其哀感而不能已已者也萬氏可謂不愧世家矣雖然余抑有進焉允誠貞一固宿負經常用世才今既至滁州覽其城郭行尋故萬戶公兵所從入處慨然追記其戰功望豐沛中陽故里近在咫尺異時

芒碭雲氣今作何采萬年石馬尙得無恙不吾知其忠孝之念當有悲慨橫生而不自知其出涕者此又非余言所能盡矣

送萬貞一遊江右序

觀士于其所交同年比德吾之友也史稱班叔皮張伯超所造門俱其父黨則進之矣鄭當時年少所遊知交皆其大父行則更進之矣吾鄉萬履安先生所謂天下和雍也士有不登其門者幾不得與人齒先生有才子八人長孫曰貞一貞一生而不凡先生嘗言是兒魁梧

果案鈔 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當不負吾門及貞一漸長性嗜學好爲古文家言每下筆獨出冠時姚江黃梨洲先生于海內文章少所許可然數稱貞一之文爲有戴剡源歸震川風味子是吾黨翕然無不推貞一自一時履安先生故客及其諸子之友俱退而與貞一遊稱顏行無敢以齒自長者貞一可謂再進而上之矣憶余與履安先生定交在西戍之間先生之于余其齒相去若北海之眎正平先生雖降德下交然余輩行藏語默俱奉先生爲模楷雖友而實師之先生諸子季埜年最少季埜善讀書其子經史之學

開卷了然能得其綱領余有所疑質諸季堃始自信雖季堃視余爲父黨其執禮甚恭然余亦心師之及初見貞一所爲文每得一篇欣賞竟日後聞黃先生言益喜所嗜爲不謬常與諸君言里中後起之妙詩推重異子文推萬貞一貞一雖視余爲大父行其執禮益恭余更心師之黃先生每言荆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而貞一以其卓犖之氣出諸父之上一朝而傾其大父父客相與披襟領契使各忘其年此其才信能絕人者獨是余患氣杜門頽然放棄與萬氏父子孫三廿交而才俱不

臬棠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及遂循自讓俱欲奉以爲師此其老而病且衰殊可自感然惟樂善之誠真有譽不容口者斯則老而彌篤者矣貞一每謂余言吾鄉文章之事先先生倡之某願從之余數謝不敢第貞一昔曾嘗教授三吳間歲暮始得一見今復將遠客江右去故鄉二千七百里外約逾年始得歸其契闊逾甚然江右文章之藪貞一少學爲歐陽氏之文今覽其山川愜然懷古必有進于平日者逾年而歸出其所作老夫益當退三舍以待之矣

送介公北行序

晨起入市門望見肩輦相接其人俱具心計耳目工言語然求其能辨字習經書句讀蓋盡一日所見千萬人中不過數百人焉過學舍造長者客座望見諸君被儒者之服辭讓可觀然求其識古今自所伏習經書義外知尙有傳世文章蓋盡一歲所見亦不過數十人焉四方名士輻輳相通謁持行卷爲贊各以著作自許公然品目然求其卓犖自持盡去俗學足登作者之堂蓋盡一生所見終不過一二人焉夫積吾一日所見至于畢生累數千萬人中而僅見此一二人此誠如德星吉

臬棠鈔 卷三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雲祥麟仁鳳爲吾生所幸得一見者也今乃更從人中緬想人外而求諸方袍餅盞浮屠氏中人此中所謂有託而逃爲慕其所學而學焉亦間有之耳大略俱樵斤耕笠生不識孔門文字人也夫求人于被服儒者稱名士高論著作中而尙謂畢此生不過一二見今乃于衆不識文字人中而忽得一智者此其足重較諸德星吉雲祥麟仁鳳亦誠不啻過之矣自余爲放棄失職之人杜門堅謝客歷三十年獨喜從方外遊自先輩諸尊宿外近始得吾明介禪師斯真積吾生所求諸人中外

得僅見之數人者也蓋介公爲人內蘊靈明外守廉介足稱其自命吾每與言卽神領意得有默然相解處與之流連忽忘晨夕方與介公期更一二年當相招東茅四明山中采青櫺弄赤石樂此餘年不知老之將至今秋介公以奉其師嘯堂和尚命將北上京師造余而別余曰介公行矣息壤不可忘夫以吾介公之才使遊于方以外卽今日拜方丈明日卽可授一拂一衣吾知介公有不屑也使介公遊于方內杖蓋所至亦當躡履改席一見極歡吾知介公亦不樂留也且吾計介公此去

泉室文鈔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長安所謁爲當世上公大老開東閣坐見四方奇士歸訪江南諸故人名流聚斂日有款接所見如吾介公或更有之非若吾鄉在天盡水飛處兼若吾門蒿沒頂意中惓惓惟在此人也望諸公趣裝介師使速歸四明慎勿與放棄失職之人復爭此一方外友也

徐遂生六十序

吾友陳子介眉少稱人師一時及門爲盛然常言能傳吾學惟徐生子文萬子季埜爲吾黨所宗每云後輩中獨子文手筆近古雖余亦謂通家諸子弟才莫過子文

夫陳萬二子人中模楷宿擅品目卽如余衰老尙得竊從諸君子後今子文喜從此三人者游經其朔論世有賢者必謂子文年少學日進其得良師友教益不少而殊不知子文家學所受于遂生先生之教多也自古學日廢帖義豈儒守兔園二三冊便爲祕本目不知戰國後何世士大夫至嚴戒子弟不得妄讀一書旁經左氏傳亦爲鴆毒若余輩山林失職之人更斥爲不祥禁勿與通名紙一時後輩見里中諸君子師事姚江過余門輒背笑曰此數人尙圖進取何至與廢人周旋及後見

泉室文鈔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介眉在史館在中國雲滄柱相繼舉于鄉始稍知治古學從先生長者尙無害進取訥訥少衰而遂生獨能命子文早事陳先生有年執禮諸父黨益使通古今以得紛紜五經從衡十七史爲可喜觀其所訓子能卓然一翻俗學之陋可謂獨出冠時余故曰子文外從良師友不如內得賢父兄之可樂也且所謂樂有賢父兄者非第得奉教言固將以其身爲模範者也蓋遂生性篤孝友奉母繆太君善得其歡有兄伯凡遂生所養母晨羞夕膳及太君歿時具羹木飯舍之物盡身任之分毫不

煩兄伯既襄事悉以所遺田舍讓兄別買宅以居既而兄業復廢遂生乃迎兄及巨嫂歸與比豆而食至今日余故習聞遂生處家備嘗勞苦然遂生友愛天至未嘗與人言故余亦不敢述之恐傷遂生意也遂生少治經兼工書法年二十卽慨然曰人生不能作名宰相家有瓠盧中鏡經亦可療世豈能鬱鬱從經生後耶因盡發素難以來至近世薛趙諸家言精研其義出而治人病無不奇中遂名重一時然遂生性蕭疏廓落厭見坐客伊優狀以故未嘗輕入貴人門獨與余交甚善每過東

泉堂文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齋卽解帶而坐相與縱言至出確忽起卽自浮大白頓盡行歌而去而遂生年已六十矣子文方圖上一觴遂生曰非得吾老友泉堂一言吾不歡子文乃登余堂而請余笑曰世俗所以壽親者率求一時在魁柄大老撰文列前後官階六七行朱書大篆以此耀閭里耳目不問其文若何也今賢父子謬喜余文乃辱使操觚卽余大書署其名亦不過曰東洲逸老某耳而賢父子若將以此四字當彼官階六七行得無爲閭里所訝雖然以子文高才與滄柱諸君子同駕載史筆從陳先生後固

子文所能自取者然後彼訝者將更笑曰此東洲逸老亦可使操觚也是爲序

族叔叔範先生八十序

余嘗讀晉汜幼春傳稱其家門風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余每愛誦此二語所謂無常父者言汜氏子子姪間一情不異諸子事其伯叔父並如其父也無常衣者言兄可衣弟衣弟可服兄服同牀合衾略無爾汝也陶靖節與子書稱幼春七世同財使諸子仰企無忘父誠夫陶公高風軼塵邈然千載而其所心服唯在此人始歎古

泉堂文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來名士第一流未有不從恂恂孝友中出者也後讀南史孝義傳稱西陽董氏三世外無異門內無異煙此則謂其合宅一區合爨一室門中和雍可彷彿汜氏二語蓋古今人至行固有適相類者耳某有族叔曰叔範先生其先自青州徙鄆南宋時凡八葉進士世以孝謹名至弘正間有曰南塘翁始徙宅于社南家門寢盛有孫諱坤元爲名諸生其孝友更著生子二長曰士楷字叔則次士模卽叔範先生也先生初讀書及叔則補諸生有名先生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内外家

益饒既而承父命使分產先生意遂循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其下者叔則亦曰吾家一區一廬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兄弟交相讓不置里中聞其言競嗟歎至以名呼曰李氏兄可爲模弟可爲楷一時傳爲嘉言先生有子五人長曰如玉字敬之以明經俟補外博士次曰如金曰如圭曰說俱列諸生獨少子曰廷玉使治家敬之與少弟並善事先生色養唯中三子無年然諸孫亦各自立而敬之長子曰開更年少有才社南一門家風益盛先生既爲吾宗祭酒齒漸高

泉棠鈔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疆飯每出門以屐不以杖閒居二子率諸孫共候卧起飲饌日早暮而先生申申然遂八十矣余初讀漢萬石君傳歷三世孝謹遂寢衰即某爲兒時及見先大父參軍公與先大中丞龍麓公兄弟並八十餘家庭款款旦起必相呼名一門肅然諸父行七人先太保忠毅公爲長先儀部最少其孝友俱莫比至某兄弟輩十餘人較諸大父時自顧殊不及矣至下視子姪輩爲益不及矣今先生上自其南塘翁下至孫開孝友無間凡六世即如開才益高其執禮讓益謹余私心愛之使若陶公

便當舉社南一門歸誠吾門子姪雖以先生方濟北汜幼春亦何讓焉余所謂古今人適相類正不徒西陽童氏耳傳曰積行三世後必昌先生門中方與八葉進士上相輝映當自今日始

壽陳太母謝太夫人六十序

余於里中諸賢所深畏惟夔獻陳子夔獻門庭孝友爲梨洲先生高弟授戢山人譜紹其絕學自諸賢有講經之會夔獻身爲舉首每亢首辯難四座盡傾發爲文章老氣橫厲余嘗心許夔獻爲足任吾道之重已而知夔

泉棠鈔 卷三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所以致此盡由其太夫人教之也蓋余嘗讀晉書劉惔傳輒歎其母賢者也惔少知名時論比之袁羊惔還白其母母使勿受已更方之范汪母亦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諸君遂比之荀榮夫真長少經品目所交盡名士劉母既善教其子復能取同時名輩與其子所造相較優劣不爽豪芒真古今明鑒婦人也且時稱袁羊洮洮清便范玄平善談名理使真長受此亦不失第二流中人而母顧使卻之至再究之荀君簡貴劉尹清蔚遂並參第一流此俱母善引之使數進也而今于陳母復見

之蓋夔獻少有盛名家在郭西復當舟車所會處自十年以來黎洲先生至甬上必主夔獻家同門諸弟子畢集至所往來過他客率當世名士太夫人常以夔獻得事人師與賢者交遊爲喜每客至太夫人必親辦中廚出豐膳陳帷帳其具諸君登堂見母太夫人俱能次其高下退爲夔獻言使相資益一時師友淵源遂盡聚其門然則太夫人春秋日高卽夔獻之學日進今太夫人甫盈甲子後十年更進七十觴吾知夔獻所造當更大不同是惟太夫人爲能善引之使數進也夔獻有弟曰

泉堂文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仲子曰子政俱能傳夔獻之學恂恂孝謹爲佳子弟余初與夔獻定交朔論相等余艸木之齒長於夔獻幾十年旣而自顧猥然遂循不復敢齒遇退而與子政通婚姻是卽夔獻之人與其所學可見矣倘吾黨今日品目仍以夔獻比余太夫人能使夔獻受之耶幸有以教我矣

壽楊母朱太君七十序

西臯楊鄰哉介吾友萬季埜造余曰履祥有母春秋七十矣乞得先生一言以觴余唯唯然鄰哉意遂循若未

敢盡言季埜爲前白曰鄰哉數與某言祥望得李先生之文以爲母觴以先生爲有必可傳之文也祥不幸八歲失其父藉母教祥讀書得補諸生祥初入學舍謁夫子畢輒歸拜吾母母慘然曰此拜當與汝父受之今汝父安在母子相持而哭所幸母春秋益高祥竊慮壽日一觴母慘然復若前日也所望得先生之文受長者誨言祥藉得豫白其母以爲重庶吾母勉進一觴此祥所以長跪而請耳謹爲述其語若此鄰哉復出所撰母行略一篇相授再拜而後去余讀之肅然謂楊母誠吾鄉

泉堂文鈔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母也旣而流涕曰鄰哉可謂處人倫之變矣蓋楊氏世爲鄞右族鄰哉父士直君少孤依其大母及長娶于朱卽鄰哉母太君也太君亦名家女性篤孝旣歸楊氏能主饋善養其太姑士直君以是得無內顧因齋貲出轉貨于四方適遭國難所在賊麻起士直君竟流失不知存歿何所時太君年甫三十鄰哉生八歲弟台輔五歲未幾太姑亦歿三年太君日夜悲號望得士直君信門戶婢然因攜二子往依朱氏居身挫鍼治繻課子讀書十年而學成士直君竟無信太君身未嘗著華衣年

四十輒染食苦節甚厲鄰哉痛其父平居笑不見齒嗟
乎鄰哉誠可謂處人倫之變矣余嘗讀史載晉陵華寶
年八歲父豪成長安謂寶曰俟我還爲汝上頭及遭亂
信絕寶哭候其父年七十不冠不昏然成長安猶可望
長安也今鄰哉茫茫望東西南北不知父歿所劉忠懸
公畢命家人莫定其諱日因以六月下浣三舉諱祭然
猶在數日中也今鄰哉茫茫歷上日至歲除不知父忌
日何日此情此痛卽沒齒畢天人子能自釋乎亦何能
上釋其母之懷乎雖然鄰哉所望余教深矣可奈何亦

泉堂文鈔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有教鄰哉使盡孝于太君已耳詩曰惟桑與梓必恭
敬止謂此先人所植也禮曰手澤在書口澤之氣在栢
捲謂推之于物也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謂推
之于人也況吾母與吾父本一體也一氣也吾登堂而
不見吾父所幸吾母在焉吾母亦吾父也由是而進一
飯當使加甘由是而進一衣當使加溫古人有言爲人
子情事未甲天地一罪人耳今積吾父未申之情事而
盡申之于吾母持其欲報生我者而併報于鞠我者之
身以爲生事盡力卽以爲歿事盡思如是而人子庶可

少釋乎庶可上釋其母之懷乎況楊母誠吾鄉賢母也
卽使余今日微激鄰哉使立致富貴千鍾五鼎以悅其
母吾知非太君所樂處之者也惟是鄰哉潛精學古得
在黎洲先生門與吾黨爲講經之會師友淵源共相益
發至太君壽日同里諸賢俱以良友之母登堂前執爵
拜起于庭鄰哉遂進一觴太君曰吾爲先府君教子四
十年今得從諸君子顏行藉聞長者大教吾可無負楊
氏矣太君因解顏進一觴可無疑也季堃曰甚善非先
生不聞是言遂詮次以爲序

泉堂文鈔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泉堂文鈔卷三

泉堂文鈔卷四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羲選

書

奉答黎洲先生書

黎洲先生左右竊聞文章之事自司馬氏崛起于漢西京古今文體至此而一變其後寢衰益靡于六朝歷八百餘年而後韓氏起于中唐及五代之季斯文蕩然無餘更三百年而宋歐陽氏作上下千餘年間而二君子

泉堂文鈔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始得間世而一出柳子厚曰退之生平所敬惟有司馬遷子瞻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蓋斯文相接譬若累珠貫錢一索相引固有如是也歐陽氏既沒斯文雖未盡墜地然其言龐雜不能一趨于正足以接斯文之傳豈圖當吾世而親見文章之盛則自廬陵而後五百餘年吾黎洲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學上本五經旁羅于百氏俱能採精獵微得其本末而復身執義于子劉子之門道積內充其言益霽然而有餘晚年所作不假繩削而盡合自然變化日新無復擬議古人之迹其所造

較諸歐陽氏實爲過之且先生年踰六十尙嗜學不止每寒夜身擁緇被以雙足置土爐上餘膏熒熒執一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每至丙夜以先生所造然猶老而好學若此此眞古今人所絕少也然以某觀先生平居所交一時名下士及諸筆疏往來似俱以先生忠孝世門負海內人譽徒外以品目相襲重而未能確信爲昌黎廬陵重見今日是猶瞻山巖巖而不知卽爲泰嶽觀水蕩蕩而不知卽爲大海凡人信名而不信實良足歎也其甚者或謂吾文旣得所傳濟南瑯琊自爲正派卽韓歐復生本非所重則更末如之何矣嗟夫斯文繼起其相去動踰數百年寥寥斯世吾誰與語卽如以昌黎先生之才卓犖自命其文足以傳百世無疑一時所遊從能深慕而篤信之亦有李翱柳宗元皇甫湜孟郊張籍五六輩乃必俟其歿後契闊三百年而歐陽子出始從故家敝篋中發其遺集讀之而後韓文始大顯于天下是則斯文絕續之際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若某之獲交于先生則已二十餘年蓋從故人萬悔菴先生所始得定交悔菴卽謂余言黃

泉堂文鈔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之文今日之歐曾也余時年少稍學爲古文已私心嚮慕之然悔巷殊嚴事先生每言吾輩若不自顧名節更無面目可過祝橋祝橋者先生艸堂所在也及年來同黨幸從先生共發于劉子遺書傳諸天下先生因請爲證使得遂附于劉門而先生間出所藏諸家說經之書及點定古今人文集其辨別去取一稟所論若黑白較然無疑至先生每一文出輒競相傳寫屬筆揣摩思得放恣其一二獨某杜門歷歷苦風疾荒棄未能從里中諸賢時趨侍先生之側受其教誨然獲交于先生最

東堂文鈔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凡生平出處大節及所事學術文章俱隱然以先生在望心爲仰止得不實失此所不敢自昧其宿誠者也而先生更稱某近年所作以爲可教手書獎策欲引諸左右若不容口此豈某所敢當夫文章得失自有定論雖千載而後傳之其人亦當不至磨滅但當吾世而未

有知我得聞同心之言雖其文竟足單行而隻輪孤櫓亦自迴遑柳子厚謂退之好收召後進此事固須汲汲今先生稱某之文至謂喜極而繼之以泣自傷孤另得此而一慰先生之意固將置我于李翱皇甫湜之間也

然某則自謂其衰放不學雖灑掃先生之門猶慮辱焉所幸此中賢者若諸萬陳范六七君子其才俱十倍于某今俱彬彬在先生之門可謂極盛此眞昌黎所欲收召而得之者也先生于斯文之傳豈俟數百年後耶第非某所敢望耳第公還越中適值嘔血委頓不能報書火藥稍蘇輒一傾寫望先生慰其夙心終加篤勵幸甚幸甚

上黎洲先生書

黎洲先生函文昨以書奉答意有所不盡欲舉先生之

東堂文鈔 卷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以警勵學者敢再布書于左右竊聞古聖賢所以不朽者三造之爲道施之爲事見之爲言斯三者盡之矣後世儒者則謂存心養性以見此道所謂太上者也施之于事已次之至若見于言則末耳且尙此足以病道其持論多如此某則謂不然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不亦大乎自大易古尙書詩三百篇所記堯舜三代以來君臣盛德大業俱載之于言得以垂教于萬世後起者將從事于斯文必本諸六藝折衷于夫子而始得與于文章之事故必先之以經學是爲載道之言次之以

史學是爲載事之言夫道與事皆藉吾言而得傳則惟其辭之修言之有文若雲漢昭回爛然可見而後足傳于後世或謂顏子終日如愚而好學列七十子之首何必見于言某謂顏子獨無年耳使天假以曾思之年亦將有見于後矣然卽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及其自發于喟然之歎亦藉同門記之使千載而下尙得窺其絕學夫言之可重也蓋如此今學者稍從問道未知其中曾有所得否但見人親書卷輒以爲玩物見人操翰輒以爲務華卽使彼稍窺放恣或有所解亦如螢火熠燿僅

果堂文鈔 卷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堪自照終生死于腐草間耳先生之言曰不善學者以想像恍惚爲究竟遂可束書而不觀而見窮經博文者便以爲俗學以不學頽墮之質閃匿姚江山陰學派之下非先生豈能洞見其荒陋也然立言之體不一而其有韻之文則爲詩今學者論及詩益以爲小道不足言某亦以爲不然夫詩本于三百篇固所謂載道與事之文也子思子中庸末篇爲論道之極而其微旨盡發于詩至矣或以後世之詩其言俳儷近于雕蟲纂組故不足爲然詩人之言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辭工而理精無出其上此非俳之始耶今人謂旣學道之後便可不費吟繹徒取先儒一二陶寫性情之作奉爲典刑肆筆而出無復顧惜幾與禪門所謂頌古說偈相類頓使風雅蕩然先生之言曰惡詩卽偈勞攘于僧尼之杖拂亦旣痛切言之矣夫人知學聖賢之道而翻至放佚斯文陷于荒陋是亦可哀也已某年來苦宿疾放廢于經學史學茫然無聞其言不足以爲信先生身任吾道之重發于文章爲世所宗故敢舉先生之言以警勵學者始知從造道

果堂文鈔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餘益勉力于斯文以其表揚聖賢之學斯真吾道之光也惟先生更有以教之務進其所未足翹企翹企

寄黃晦木先生書

晦木先生坐石某以苦夙疾藥石蕭然人希至其門適先生同第公過我手啟東扉歡情相接家人翦蔬治鮮分供二客茗酒雜行忘其草草萬充宗亦來因其止宿十餘日黎牀帷漏充宗夜取紙粘之三人對聽風雨某病喜尙可忍相與久語每至乙夜時有所撫掌至大噱不止是夕肺爲增劇及次日復能彊起蓋自獲交于先

生款然良對得盡所懷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先生嘗註
易已十之七某間相執問先生爲發一二相關章句所
未有曠若發矇足豁人神智諸家墨守訓詁曾未得夢
及先生偶舉離之九三曰離當日昃君子進德修業此
其時也若不善處此者有一不過于樂生爲鼓缶而歌
則過于憂生爲大耋之嗟憂樂旣失其正其道俱凶志
荒于中何可久也某聞其言警歎彌日復退而繹先生
之語蓋離以一爲中三近于二爲日中之昃在未日昃
謂之小遷其至于薄暮猶未也且離方兩作今日已逝

泉堂文鈔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日猶有期進修及時不可失也今一爲鼓缶而歌是
未逼桑榆便思絲竹陶寫拊缶而呼烏烏終當以樂死
者也一爲大耋之嗟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戚
戚終日遂若日暮之人者也不此則彼其能久乎是惟
夫子之言曰發憤忘憂加我數年不知老之將至抑之
詩曰灑掃庭內敬爾威儀尙不愧于屋漏老而彌篤此
眞聖賢之學也某少遭家難幾死年三十餘苦肺氣涌
幾死自後體中嘗不舒意思蕭散間取古人能怡然于
生死者記其事得數十人名曰達終錄今作五十公便

買地爲藏眞處將手植松柏引素所周旋人觴詠其間
以送餘齒雖不作大耋之歎頗欲學鼓缶而歌今聞先
生之言更惕然而與汗流竟趾自念衰未至悞病不及
頓儻能力相僂俛尙可自勵如徐楚民年過八十猶茂
讀五經一遍可以爲法庶幾晚節豫學以無蹈日昃之
凶皆先生此解能策我于西夕之年也餘註何時可畢
望先生盡遺諸累杜門銳精以成此書蓋五經復與盡
在黃氏矣初秋之期掃徑而待冀得更聞教誨諸不一
不一

泉堂文鈔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

五帝本紀論

太史公作史記雖傳述古今而嘗自以其意見于敘次
中至爲帝王諸本紀質敘而已唯諸篇似無所致意可
無深考余獨三復之謂史公稱尙書載堯以來而今自
黃帝始證黃帝本紀實太史公之諫書也當與封禪書
並讀卽可見矣自漢初學者多治黃老言至孝武皇帝
時始鄉儒術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
其言亦本諸黃老然李聃一守藏室史避世而去時稱

爲隱君子凡方士所造荒怪不經不能與之附益是以動人主至軒轅古帝大聖人又世絕遠可以極言附會竦人主之聽于是諸方士競進其說李少君曰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廷明廷者甘泉也公玉帶曰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黃帝作明堂上有五城十二樓命曰崑侖申公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鑄鼎

泉臺文鈔卷四

九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文志道家載黃帝書一百篇神僊家載黃帝書六十一卷所謂百家言黃帝俱一時方士詭撰以欺人主薦紳先生難言之今本紀盡削不載而別于封禪書俱述前說而直斷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諛苟合之徒所言不經無驗者蓋一以徵信一以斥誣使人主開卷惕然知黃帝憂勞聖人諸所以治天下如此禮曰黃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其財大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藝古文昭然可考故其風教所被數千年不衰長老尙能道之太史公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而凡

泉臺文鈔卷四

九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封禪書所載方士之怪迂語其文不雅馴當不使復陳于人主之前矣且上雖好神僊而酷吏峻刑更相繼起人臣救過不贍史公特于老子傳附以申不害韓非使知黃老之學一變而爲刑名其弊固然也此其愛君之誠翻覆諷諫冀人主讀其書而有悟蓋三致意焉後世曲儒寡聞淺見乃謂史公尙黃老負謗主之名此真不善讀書者也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豈足與尙論古人哉

李斯論

余讀史記李斯傳言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將西入秦辭于其師而斯所言惟在爭時赴利遂卑賤厭窮困反覆辯口而卿曾無一言半詞送其弟子卿真無情哉已復再讀至斯爲丞相置酒百官前壽斯乃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而後知卿之教其弟子在平日也夫斯之才在諸弟子中固當桀然自見且其志在馳騫度六國俱不足事惟當用秦然盡斯之才必能帝秦亦必能覆秦而斯貪持富貴亦必至殺其身而後已故卿以此語數相告誡至斯異日尙不忘

泉堂文鈔 卷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卿于斯不可謂無情矣今將與師遠別宣言入秦乃徒侈其辭矜其色揚揚氣盛畧無退然請益之言凡斯生平所學與得聞于師已顯背之以此人之才而始出卽如此其足自禍禍天下益可信故卿遂默不發聲但聽使去蓋至是而卿始絕斯矣余觀荀卿書其論秦曰地廣平舜禹威強乎湯武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凡用儒粹而王駁而霸秦無一焉而亡秦之喪于二世卿已盡言之俱爲李斯而發也而斯所以用秦竟若舉券而合之卿之言曰僅存之國危而後威

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不可勝悔也斯之喟然而歎亦知蚤悔矣然竟持爵祿之重聽高邪說自謂不能死而卒蹈於酷死不亦哀哉或曰物禁太盛卿旣言之矣然持滿執盈古人之道卿何不以教斯也余曰卿嘗述夫子之語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豈斯獨不聞耶嗟乎李斯始羨肥鼠終死狡兔斯之耽耽富貴至死亦禽鹿視肉耳斯其猶人哉

留侯論

泉堂文鈔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子房與客狙擊秦皇帝中副車蘇文忠公謂子房以蓋世才而徒出于荊聶之計故圯上老父教之能忍以就大謀余謂蘇公此論非能得子房之大者也蓋子房善學問人也特以先人相韓五世盡散其家財圖上爲大父父報讐強秦而子房中嘗學禮淮陽禮曰父之讐勿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子房初開卷惕然有動于中卽義不可忍且秦方自極凶威海內方顛首囚氣莫敢與抗此非有隙可乘所當彊忍以待者也卽秦皇帝能居禁中不出亦無如何今幸其東遊遂與所結力

士奮擊之道上雖誤中副車已足挫其聲威先奪其命使六國之遺臣故族死氣復揚數年之間焱馳質獻子房自謂使天下震動政在此時史曰初發難自陳涉而其實倡于子房也夫儒者學經躡躡循其末節子房人傑讀書能知其大義所在余故謂古今善學禮未有過于子房者也觀子房從老父周旋應對宛然侍長者杖履蚤暮子房真禮讓人也豈俟老父教之哉獨是秦皇帝方大怒求賊甚急而子房已與力士俱去從容步遊坦然若無事可謂甚奇喜其事俱在圯上授書以前

泉堂文鈔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不然人必謂其從老父得神術幸脫身矣然則子房之奇殆亦天授哉

曹相國論

曹相國治齊以厚幣請膠西蓋公既至相國避正堂舍之卒以其言治齊大稱賢相夫大臣禮賢用其言爲治事多有何至虛其正堂不敢居以舍長者奉之爲師是則蓋公所以贊相國治齊不亦大哉余則謂蓋公非能有益于相國也蓋公但能心會相國意耳夫相國以列侯功臣第二身相大藩豈不能自以其所治治齊而必

盡召長老諸生與議此相國之讓也然相國雖集諸儒與議而其大指在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相國但以此質之諸儒耳而齊自稷下先生列大夫高議康莊之衢談天閎辯尙有餘風彼親見相國徒善攻城畧地齊七十餘縣俱爲所下以戰功起家非能深達事體而其言復無甚高論足以服諸儒之心故所言人人殊亦齊故族使然也于是相國聞膠西有蓋公其人名重齊人所共聞而善治黃老言可用以爲助因使人厚幣請之一見與語而蓋公已心知相國意遂爲言治尙清淨合道相

泉堂文鈔 卷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卽處以丞相正堂身執弟子禮使齊人共推爲老師祭酒如其故事相國因謂盡用其術治齊九年齊國安集其奏治適如相國初議蓋相國惟藉蓋公名崇其禮以服齊人而蓋公亦自泰然處之不讓蓋兩賢各以意相會其深相得如此異時相國入相漢治天下壹遵蕭何約束載其清淨然則相國初奉蓋公後奉文終公其意一也余嘗讀齊世家言太公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周公聞之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今相國所以治齊亦然

是相國復前奉一太公望也豈伯敬亦嘗讀書哉

范亞夫論

君子論史至楚漢之際曰若西楚范增可謂忠其主矣夫人臣之義秉一心而不變而成敗不與其中者也方劉項並起漢將相若淮陰曲逆輩多裴徊兩主間朝事楚暮事漢能善審成敗以決去就此所謂智士也非忠臣也居鄴人范增初以奇計事項氏及項王畧地至戲西兵四十萬威震天下其眎霸上軍直俎肉耳當時強弱之勢昭然易見卽淮陰曲逆諸君尙未卽就沛公也乃亞夫獨謂沛公入關行仁義其志不在小吾望其軍

果堂文鈔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爲天子氣是惟亞夫能豫知沛公其人非常迨天所命也此誠不以強弱論人可謂非智乎且當時成敗若博者然非此勝則彼負亞夫能識沛公則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亦已明矣不可謂非智也而乃說項王使急擊之夫天命不可爭也天子氣非可擊而散也亞夫明知沛公志不小其氣俱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而仍使項王急擊勿失此其心惟知有項王也不以成敗與其中也亞夫可謂忠其主矣項伯馳告子房招與俱去子房曰沛公事有急亡去不義漢之有子房猶楚之

有亞夫也其人俱非淮陰曲逆輩所可望也議者乃謂亞夫徒以奇計自居昧于天命不知亞夫非不智也以忠掩其智也君子曰若西楚范增斯足稱骨鯁之臣矣

傳

萬氏一義傳

鄧有女子而烈丈夫行者曰萬義顓字祖心余嘗讀萬氏家乘所載國初四忠三節一義諸傳其一義謂義顓也義顓祖明威將軍斌初從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于陳父鍾襲寧波衛指揮死遜國之難有一女二子

果堂文鈔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卽義顓子曰武曰文武祠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則鄧人所祠射龍將軍者也將軍嘗哨桂門禦倭乘夜坐樓船遙望見兩炬如礮礮光射海水漸近將軍意謂倭艦引大黃射之應弦落其一炬則龍睛也龍驚翻海水數十里樓船盡覆將軍亦乘潮上下爲神精響常見土人因其祠之將軍旣死母曹太夫人在堂嫂陳夫人無子而將軍妻吳夫人有遺腹無何免身得男曰全時祖心以慎擇偶盛年未嫁適有議昏者祖心因見萬氏門祚單微迺喟然曰吾家三世死國事者四人俱不得

寸骨還葬今三殘婦主家而所遺孤在乳下微宗血脈之係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萬氏其危矣且吾以一女子畢身不字其所損幾何古人曰立孤難吾彊爲其難者于是謝媒氏絕不通而家人亦思藉祖心力遂不奪其志祖心爲人甚賢而有智日夜同三夫人撫兒兼治家營立門戶親機絞暇則焚香而坐寫孝經女誡各一通閨門內外肅然全年及成童遂嗣父官時曹太夫人尙無恙手書訓示全使勉力忠孝善承先人而祖心更使全習古兵法并歷敘先世諸戰功及死事狀

果堂文鈔 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見每全退食輒詢其所行得當則喜語言異他時稍不合卽怒爲之不食全長跪謝不敢乃已由是全感激更爲名將後三夫人者俱高年祖心亦逾七十乃卒垂死願謂全曰而無負國家吾得下報先人矣全哀號喪之若妣復手表其墓曰全幸得自成立奉先人祀繼知臣子之道俱奉姑教也後萬氏子孫祀祖心使與射龍將軍列坐奉嘗世不絕

楚史氏曰余旣讀萬氏家傳復觀其遺像列世冠冕惟射龍將軍像戴兜鍪朱纓撒首甲而臂大黃狀若天神

及觀祖心像大布衣頭裹男子巾色懔懔懷霜無婦人氣爲肅然久之噫何其多奇也近輯漢語載壽陽女子張雨蚤喪親遂立志留養孤弟二人教使通經起家雨竟終老不字此其事與祖心絕相類卽古烈丈夫亦奚讓哉

後五詩人傳

後五君其人風格益奇而身後詩文並失傳里中亦漸不知其名氏蓋由隆萬以來吾鄉文章之事無主之者遂使諸賢任其淪沒余爲苦覓

果堂文鈔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遺草畧得生平曰胡處士一桂吳山人士瑋全公子大震吳先生應雷孫山人儀

胡處士一桂字百藥萬曆中詩人隱居不仕余初見甫東詩括載百藥詩九首風華高綺自然可愛爲錄存八首意中欲然思得盡百藥詩徧覓久之復從友人聞處泉所得其四言詩一卷奇文奧義識學兼造當是焦延壽一流爲後來詞人所絕無者讀之驚賞彌日其思得盡百藥詩文益甚饒而知百藥死久矣有子曰傳字麟翼亦能詩周貞靖先生東荊山中麟翼常往來其間佛

燈魚鼓時與其之麟翼來則負一囊中藏百藥遺草及所輯三百年典章四方文獻凡二十餘帙麟翼時與人誦其父詩及他所著作欲去即負其囊去山中人無為錄存副本者今麟翼亦死矣求其囊中書絕不可得余每屬人入山覓百藥遺草至跪請之近乃知麟翼有女嫁為農家婦在山中往問其家云前四五年尚有殘囊數本在織簾中今撕裂盡矣唯鈔得麟翼詩數首嗟夫百藥竟已矣夫以百藥之才格義理通古今使盡出其一生所作當有可觀而奄然散佚使名氏亦并不傳能

泉堂文鈔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惋惜雖然自數十年以來斯文板蕩海內著述家盈篇巨策固有為天吳所沈為祝融所酷為長恩所不守為鐵脛銅馬人所蟻其刀血遂已過如列缺棄如焚燹飄如飛廉蒼狗無復落在人間正不知多少今百藥猶得存此一卷詩使後世與易林繇辭並讀人風放悲憤想其餘斯猶百藥之幸也且余于百藥力亦盡矣

吳山人士璋字潛玉號曰笨子為諸生數試有司不利遂挾其詩客都下足跡徧吳越豫楚間常自負才氣喜與奇人魁士交人亦翕然稱之嘗過文江時鄒南阜先

生方歸里門笨子上詩有日到來天地傷多事歸去江湖尚有人一時誦之鄒先生為敘其遊草曰文江詩選笨子老客溫陵食荔支甚耐數日中作詩百首名曰荔品百詠余所見笨子詩此二種而已聞其他著作甚多苦覓不得客有過余論詩者曰先生甚喜笨子詩何句最佳余謂笨子詩如曰身老喚人看國色此語意極佳亦極可歎余近來看年少中奇文字自顧衰年不能為揚聲輒呼諸名士讀之坐上有名酒以病欲飲不得使吾友盡觴望高崖峭壁患氣不能上促同遊健者造其

泉堂文鈔 卷四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俱與笨子同此懷也笨子又曰寶刀出土懸空壁老馬隨人看種田詞義亦極忼慨

全公子大震字二何玄洲學士次子也少負異才治詩古文詞精書法身既貴公子性任誕復為吳中勢人壻婦裝數萬二何隨手而盡里中陸文虎先生最持標格獨心折二何與通婚姻既七試不利家自貧落托因作客長安中久無所遇益放浪自廢其後竟客死故人家識者哀之余少時嘗見二何樂府七言律十餘首詞甚橫絕可喜及余客白下館太常莊漢曉先生官舍中見

二何數造門莊先生必爲設食將徹出袖中一油楮裹其殘炙去率如其客窮至此相去三十年余始選甬上耆舊詩因憶二何諸作從里中徧索其遺草所錄示率皆俳謔漫語與余向所喜絕不類久之乃自其從弟完白所得二何存集十帙之四急發而讀之見其詩文雜鈔畧無去取卽訟詞要曲詈僕罵鬼涕唾夾恩無不錄其中二何自題卷首謂萬不許示人使後生輩得入其室窺見老生生平其語良是余因念二何平日詩文旣不能自慎擇所僅傳者又俱其晚年謔浪幾使老氣

果堂文鈔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掩將來風雅豈尙有二何一坐心竊傷之乃特爲洗硯正席取四帙中詩審定之惟存其本色蒼健者三十首其餘刪抹至盡然後此老身後精響始大白于天下若自今日始得一詩人焉憶初冬梨洲黃先生相過見余選里中詩輒問所錄全二何多少蓋黃先生猶記文虎之言也余時尚未得二何一詩默無以應今日始可以答黃先生矣至余少所見二何詩終無一在者乃知所亡六帙正有妙絕處行苦覓之第余于二何詩卽未得盡存其可傳者而已得力去其必不可傳者此則余

愛二何宿心也卽二何而在當許以此卷示人矣

吳先生應雷字鼓和號曰青寧爲諸生家貧授經世居甬上凡甬上諸生無不出吳先生門者先生雖日爲諸生論說治經生業然几上獨置杜工部集每歲以反故紙立一冊凡有所作輒書冊中有事則藏諸巾箱方去卽其家子弟亦不知先生日何所作也久之先生故人子及諸生與其子謀俟先生去竊發其巾箱視之則其所作詩艸也紙背中淡墨禿穎幾不可讀因各取一冊疾書之仍置箱中此後見先生裴回戶庭間口吟手畫

果堂文鈔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知爲作詩也然絕不以示人聞人論詩輒不答唯見人以詩書扇上贈人輒燈額曰奚自苦但持一素扇贈人亦得生風奚重廢筆墨爲竟藏其詩至老且死終不自言嗟夫吳先生生不得與葉鄭朗楊伯翼同時其目中所見鹿鹿誰足與語故獨抱其詩并枯壁壞蠹魚飽篋中終不肯使單章隻句輕上俗人口此其力堅其志矯寧身後千百年得有一人知己不恨亦可謂介之甚果之甚矣去先生二十餘年余始錄甬上耆舊詩適允誠山宿錢氏錢氏賢者二咸戒三卽先生故人子因出

鄉所錄詩數本夜讀之中有經吾友錢退山點定者允誠爲驚喜錄百餘首來賞歎彌日即余門中向與先生往來者聞其能詩俱大詫不信嗟夫吳先生誠異人也雖然先生身後甫二十餘年侯芭尙在已有能讀太玄如張河間者吾知先生更喜過望矣

孫山人儀字象可世家三茅象可自田間起年十七爲諸生時樸社長嘉則先生郡中名薦紳余君房屠長卿沈箕仲諸公尙無恙象可徧造其門歸益精治經史學馳騁古今習國家典故旁及稗官星緯二氏家言無不

泉堂文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搜獵數試有司不利客于京師當事欲論薦其才竟謝歸象可性廉介自持初學爲詩不喜摹唐人音格見當世所稱前七子後七子輒唾之喜在佳山水間每所過酒家梵舍常作詩題壁不署姓名時周貞靖先生方爲孝廉偶過某寺見壁上句一讀驚喜起拜因口誦其詩初不知所作何人也後周先生中進士出官嶺外聞象可名因延與同往兩人舟行相論詩甚驩一日象可出所攜借竹樓集周先生發卷見有題某寺壁詩即舊所誦句也更大驚喜重起拜由是兩人恨相見晚其論詩

益歡凡所唱酬有一語稍近世人輒動色相告務力去之至于三濯髓方已周先生方刻象可詩粵中謂吾費民間數片木傳孫先生詩亦不損廉會以事忤勢家解官遂不果象可歸卒于家年八十餘聞所著借竹樓集甚多不得見唯得其清海吟二本爲周先生所點定余錄其不甚拗僻者得二十首

石梁李先生傳

先生名奎別字石梁世輩人少爲俠常白日殺人市中得脫後十餘年始歸更折節好讀書通大義尤工于醫

泉堂文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自內外旁經以下至諸名醫家言無不畢覽心揣手追盡得其妙故先生所爲醫能窺見藏府所全活不可勝紀然先生終不自言凡先生所定方無不原本經術善變化古人一日余同舍生偶墮指爪几上長寸許遂誤吞之噎喉幾死諸醫者俱不能下因走問先生先生曰試剪諸君指爪煅服之可銷也已而果然余問先生曰此故方耶先生笑應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者也聞者畢服先生尤好古金石器及收近世諸名公墨跡所居植草卉數十百種手自培灌喜交一時名士

望其冠杖無不欣然相接當甲申前二年先生過余艸堂止宿劇譚及夜分先生從容謂余曰江南行及亂矣吾老或蚤填溝壑不見子宜善藏其用可蚤卜山居得墾地十畝植藥味果蔬足代穀食者因條次物性及所植節候計一歲可充十月糧余時心然之後二年國難作江東起兵先生適已卒年八十三

泉堂氏曰余尙得交先生十餘年先生蓋有道者也然里中雖知重先生醫俱相指曰是能治危疾者病必垂死始一延先生先生力能起之或知其必斃心不忍強

泉堂文鈔 卷四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授齋而竟不可治于是前所雜治之者遂背譚曰李先生殺人悲夫天下事使庸者試之已壞然後使善者救之則已壞矣乃曰此善者終壞之也悲夫

女兄文玉傳

女兄文玉先儀部公長女也先邵太孺人年十九而舉玉生數歲知書能辨古今大義婉婉常依膝下太孺人難于得子年三十甫舉一男復失祿太孺人驚患怔忡數年復妊玉念太孺人中年恐所舉非男病瘳發且不可保日夜禱于天至臨免玉身踞井水上仰呼天脫聞

母疾作輒自溺井以身代及免身果男即某舉家相賀玉愛兒與太孺人遞抱持方某五六歲未就闕玉日與某畫地共憑小几席教使操筆解字義與讀史本忠孝事三國小說發兒神智玉年十九歸東臯丘氏丘本右族與郡中大家世通姻姑陸太君寡居善以財自衛能持門戶增讀書然富家兒性豪喜鮮衣從蒼頭所往來過客盛供張玉入門善視太君意三日即盡出奩中所蓄簪鈿華勝他金玉華桂穀襦唯太君所宜即取之太君大喜曰吾只一嬪得如此吾足自娛矣玉事增益順

泉堂文鈔 卷四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太孺人使一婢從嫁旬日間僕自丘氏來太孺人問新婦何所作曰方擁篲掃即問婢安在曰與婿坐牀上太孺人怒呼婢歸撻之更遣一婢往未逾年玉更使此婢爲婿妾諸丘氏宗屬內外無不稱婦賢會婿將就試台州舟楫甬江許諸人俱爲祖行婿微酣登舟行不數十步忽大風起船覆同舟十餘人俱溺水婿家有一僕習潮能出沒海中是日亦大醉從水中尋抱主不能躍遂同死其餘俱得出唯婿主僕二人逐潮併失其屍玉自東臯聞信驚號二十里遙望江潮輒舉身踊赴水爲

左右所持哭呼江上三日夜不沾勺水乃復奔至江口對蛟門狂呼忽有一屍與潮冉冉來逼哭所輒逆不流小舟爭漉之果壻屍形狀猶未壞可辨須臾併得僕屍王爲治含殮如禮哀慟屢月不輟聲適有舅某來眎王私慰女曰兒前逾二十甚少可徐作後圖奚自苦玉聞言恐有奪其志者輒自取火鑪面斷被髮髻割四體取所御珠玉釵珥撒道上裂其綺繡數數騰跳奔江上家人禁不使出時夜起騎屋瓦作招魂聲如是狂歲餘力旣盡乃忽僵爲瘖不動不飲食自喉下至腹結如石如

泉堂文鈔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復歲餘先公徐謂玉曰前舅言大悞豈有吾門女子可作異圖但汝上有寡姑且丘氏之後未立此俱汝大事汝能聽我彊藥食俟他日事成卽聽汝著逍遙服白老亦可也玉始首肯先公乃煅礪石爲丸日進二七復歲餘體中得漸復然遂不作娘裝斷肉食常幅巾衣大布衣往來姑家父母家人見女苦節過厲無不哀感至泣下時先公三上公車不第久客于外先大父參軍公王母史太夫人年俱八十餘玉時代父起居丘氏宅臨河多水族玉日使人伺舉網得鮮卽馳奉史太夫人餐

太夫人嘗患痢玉日侍稱藥扶臥起發厥廁踰諸孫曾十餘人俱從玉問太夫人痢下色紅白已得糞未病幸止及先公中進士出爲潮陽令將之官陸太君曰婦性至孝今父母俱之官嶺外倘異日婦念親宿病復作奈何今吾尙未老可自持婦但從之官舍得出門散懷可也踰三年玉歸玉爲久疏太君寒暄奉事彌謹太君病頭遍玉以臂枕太君太君眩不省玉瞠伺太君氣息不敢動踰三日太君蘇見身仍在婦臂中相持而哭後二年太君卒玉已前爲太君起墳以壻附葬爲牆植松柏

泉堂文鈔 卷四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從姪一人爲後玉謂某曰吾自爲丘氏娘姑壻待我並如上客今得爲立後諸事粗畢但從汝求一女爲所後娘兩家世相依使丘氏門不墜吾藉可報先人地下矣某敬諾請以長女爲子婦已殤再立一子更以次女爲其婦玉從此蕭然不復問家事矣未幾國難作郡中士大夫獄起先公械至虎林某亦繫蛟關艸堂俱籍有司太孺人而下山樓旁小舍中玉匿余一女于家日具飲食俱家人與太孺人謀得金錢遣人微從先公給用及某解鎖奉先公匱還葬畢玉更謂某曰先公昔許我

吾自立丘氏之後卽思出世不圖復遭國難今先公已盡臣節汝幸無恙得爲鮑永李燮大義一門吾但當著逍遙服自了吾事卽太孺人念我尙可相見無憂也家人以玉志堅不復強留玉遂入山自去髮爲沙門是年四十有二僧臘以後見外傳

杲堂曰某少時見姊悲號而夫屍行于江豈何奇也及其毀體髮陽狂復爲瘡三年以自厲其苦節示不可奪此誠古人所甚難者也彼爲人臣主亡而事二姓斯義不及女子矣

杲堂文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梵大師外傳

梵淨大師諱入宗卽某女兄文玉也事見前傳師生有奇慧能通釋書數歲出痘甚稀未幾復出熱發嚙所言皆若禪門偈橫口而出年十九歸丘氏踰年輒置所勝爲婿妾常思出世及婿溺于江守志厲陽狂欲從死爲瘡三年先公諭使立丘氏之後卽聽出家師乃殭食起裏髮作道人裝時年二十三嘗從先公官嶺外自閩之粵陸行十餘日師念與夫勞置錢數緡與下初過市輒語與夫曰汝能飲幾何吾與中有錢任自取與夫爲取

杲堂文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數百錢縱飲困其餘如是日日使取之與夫慚取足市飲而已至行盡悉以所餘錢散諸役夫後吾鄉人道由此無不述其事師喜讀六祖書得其妙理在官舍日遙望曹溪上瓣香先公爲小築東山供六祖相償師願有客饋神守數頭師放諸池中水深後復放之師每臨池作梵語施食俱浮出水面及師將歸以巨筐置石沈水中詛曰吾去汝曹恐不得生若欲活可自投筐中須臾引出筐諸鰲悉在乃更放諸海嘗見道上所棄壞簋器其底俱書某年製師驚曰此國家年號豈容踐踏爲拾置一巨箱至滿及抵舍先以橐歸丘氏家人竊謂師自嶺外來所裝必金玉重器私發之則磁底而已俱大笑師自歸爲丘氏立後起兩世墳稍畢卽不復問家事性閑曠于世無所相關嘗大書于壁曰心纏諸法故諸法繫我我心無纏則萬繫斯解見者以爲名言丘氏固世以財名于鄉及師善施他遺貲俱盡唯餘所居宅雕欄綺戶一夕爲火焚師在郡中聞之撫掌曰吾自此胸中無一瓦一礫矣誠可賀也初師起精舍山中與趙夫人居山翁和上題曰在中菴自先公殉國後卽辭太孺人

出家居此菴方薙髮時聞空中奏梵聲階前驟長神芝數本相從披衲者十餘人師少參密祖亦事無能律師後從白雲鹿門大師受戒徧禮名山諸老宿契妙心蕭散自得每入禮方丈譚笑相對見學者強作問答輒笑之曰此吾本分事且須自了何至沿門徧乞諸公喜其解脫俱稱爲上器嘗謁山翁老人是日諸大弟子集座下老人指師顧謂門人輩曰爾曹雖出世稱善知識然此中瀟灑俱不及此道人有一侍者某本名家子初出家老人使爲師禮足例沙門不拜比丘尼老人獨言

果堂文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道人豈復有男女相所當展敬奉爲人師其推重若此自後從學者日眾乃于城中構爲戒珠菴使巧匠作諸佛像師曰彼匠家能持一片本造爲莊嚴此其目中腕中已先具一大人相也便當以佛事之因晨夕向之膜拜供以上客饌以是諸寶相成並極滿好師每入山所過小淨室蘭若俱爲立像建刹旃凡作募言不自量有無必諾所請嘗爲東林僧營金錢得若干適西林僧至師謾問之曰曾爲上人許作某佛事否此僧亦謾答曰有之未及請耳師卽盡取金錢與之次日東林僧至

師笑曰無矣且俟異日曾有一沙門論師曰梵道人作檀那不必常有而所施已徧若必待其有然後許必待所許然後與便非此道人事矣聞者畢服且師行施不僅在釋門嘗云供三寶與供貧病同出一田何分彼此凡宗族內外待師舉火者日有數家余所往來名士其貧者更念之不置晚年已嗣法天童然宿愛閑放見同輩中執拂從一杖卽避之每敝衣入門必有兒數輩從索果餌或自拊掌唱蛾眉最苦詞使羣兒相和諸近事女徒各製方袍巾履作供師欣然服之數日後卽仍敝

果堂文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矣余有贈師句曰壞衣山鳥識空盞路人知師笑誦之謂此二言能善狀人也已適得微疾遂斷食月餘起盥沐作辭世偈一首怡然而逝卒時所服衣被什器俱門人物惟餘質帖數紙方師病中語諸門人曰天下卽兵起矣善守我佛相如是日言之時爲癸丑末秋後數月兩浙俱被兵戒珠菴亦割爲營舍唯供佛一區僅存始追味師言得年六十有八僧臘二十七

果堂曰某已作女兒文玉傳復作梵大師外傳以其出處事不同也嗟夫師在人中能執古今大義其出世復

得釋門第一義他離離絕塵則俱在人外矣余特爲雷敘冀得畧存彷彿終不能舉十之一如其人固斯世所絕無者也

李美蘭小傳

李美蘭鄞人杲堂第二女生于粵之潮陽少奇慧善解書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率常著大父鄰前時余姊梵大師尚未出家有鬚子曰瑜字觀日遂以蘭許之及蘭年七歲家難起先公械至虎林余銀當閉蛟關破櫪中艸堂盡籍有司家人出依傍小舍蘭每問父今在

杲堂文鈔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處輒慟絕禁口不肯食家人苦相譬解乃日進薄糜數日終不啖飯餌及余破械歸幾七十日蘭牽父衣相持哭是日始一餐余憐其幼志爲作烏夜啼引使蘭日歌之音最哀切輒泣下蘭稍長益從余讀書達大義余宿有肺疾前歲更益大涌幾死蘭侍余日手拊余背不解帶數月每午夜出露禱北極百叩首願以身代梵大師延高僧十餘人爲余懺過蘭出禮佛脫簪珥徧拜諸上人涕泗兩面無不奇之年十八始歸觀日性固婉順與觀日相得驢甚丘氏固大姓宗人數千無不誦新婦

賢者次年五月閩中樓船泊海口東臯被搜半流血百里時余久移家入城觀日即居余艸堂去城二十里兵驟至倉皇無計乃與丘氏宗人各載一舟共匿曲港間俄傳有健兒數輩尾至隔數百步外遙見白刃爍爍然蘭顧謂觀日日事急矣君但疾行毋顧我毋顧舟中裝觀日尚未即去蘭起趣語曰丈夫子奚不蚤自決此無益徒共斃耳若不行吾當先赴水觀日乃去不顧蘭望觀日行數十武始與一姥共輕身躍登岸更從他道行俄健兒至見舟中滿爭解囊中裝分之遂無意追逸者

杲堂文鈔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得脫而丘氏宗人各攜重囊相率願死者百餘人余時已遣人四出迎蘭歸觀日亦來爲具述蘭語家人大驚曰蘭在家爲文弱女子不意今段強斷乃爾或謂觀日日君即先去亦當稍卻顧且金玉寶器可少挾要中奚至裸身來耶蘭笑曰觀日正藉有此古今人不得全身率坐欲保妻子不能自棄財耳聞者畢服蘭竟依父母居是歲冬以疾卒年十九丘氏李氏皆哭諸凡識蘭爲人無不垂涕蘭平生與余語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益

傷父心耳

杲堂曰余見近日士大夫平居談天下事奮興慨聞者太息及稍遇變竟綢繆不能自決卒致顛墜盡然矣況難起倉卒白刃在前而蘭以一少女能烈然內斷卒全大義不亦難哉自可以媿天下矣

二僕傳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

杲堂文鈔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設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徒舍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

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遇大喜因其齎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並落蓋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已潛易之矣任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日

杲堂文鈔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韓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仰臥墮礮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者俱有可信

杲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

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
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
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則斯兒竈
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泉堂文鈔卷五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義選

記

李氏公阡記

吾宗自茂六公而下世有名德其膺封命自棟塘先生
始其出爲國名臣自侍御公始侍御公性篤孝旣葬棟
塘先生鄧郭營地高敞具威儀諸碑銘表墓之作文辭
妙天下侍御公沒後卽葬墓偏歲以三月朔日上墓及

儀部公官嶺外自治行徵入朝歸拜墓下因出俸三十
金爲修治隧道費寄某典庫亂後爲主者所失儀部公
亦蒙難前志闕焉今歲某值辦侍御公祭事至墓見百
年來諸子孫附殯者數十區纍纍然與碑表石馬相雜
惕然憂之其議相一地使盡徙殯于彼遂身主其事延
術家于墓旁相地得二畝最吉卽侍御公祀田也隨割
私田二畝補其數而于所相地立爲李氏公阡命諸後
人奉先置列殯于中力最乏者稍捐資助之復使虛其
兩偏凡後人有急喪不能卜地者得附殯焉而于棟塘

先生及侍御公墓上立石爲禁自後子孫有敢仍侵墓道者以不孝之罪治之諸碑表仆折者復修立焉于是兩世墓壤廓然一新承儀部公志也或曰附殯先塋自古有之竊謂不然譬如家有嚴父方中堂而坐而其諸子孫乃與同席合几雜處于杖履之間則長者瞻眎不尊動止亦不自適今使斂趾退立禮也即謂相附已久魂魄不忍離今公阡去墓纔百餘步松楸遙蔭華表可瞻譬如長者正席堂上而其子孫羅立于庭除之下趨顏咫尺音款得聞亦可無遠隔之慕矣李氏墓自茂六

泉堂文鈔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至樸軒先生凡四世俱葬郡東臯卽所謂森森亭墓也五世爲棟塘先生六世爲侍御六峯公並葬鄧郭七世爲贈大司馬少峯公八世爲封大中丞龍麓先生贈文林郎二麓公並葬赤塘畧九世爲贈太保忠毅公葬丁灣儀部宗梅公葬省嶽術家謂李氏墓九世俱吉然三百年來子孫顯者尙受蔭于森森亭墓而鄧郭以下諸墓有待焉惟修德者能承之所望吾宗後人上念侍御公祖構之大次念忠毅公及儀部公紹述之勞相與夙興兢兢以無忝舊德是所望哉事在癸卯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嗣孫鄴嗣謹記

宋前鄴令石公橫山廟記

余嘗讀前漢循吏傳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行禮南陽亦爲召信臣立祠後朝廷訪祀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九江復以文翁召父應詔書輒喟然曰嗟乎是非者斯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夫爲太守令出治郡縣所屬萬姓之命生殺利害俱繫其一身及代到而去或三年或五六年然其有德于民民輒思之歲逾久而不能忘而余所目見酷吏在官奸猾民爲生立祠

泉堂文鈔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甫去怨家以巨繩繫像頸推諸泥淖中大碑徑丈磨去其文字更鐫釋道院碑記雖其人未死力不能禁由是觀之太守令能生殺利害民不過三年五六年而斯民是非得加其長上近者及身遠者歷千百年顯然人口然則爲太守令者亦何所恃而可不加德于斯民也哉宋前鄴令石公諱鳳先關中人端平中進士出某官遷知鄴縣能爲民興利除其害于政者鄴人德之稍遷至知濠州時大好當軸宋事益壞公愾然解官去以家在關中不得還因來鄴卜居于郭外東偏其地曰橫山

公沒後鄞人思之卽其地爲起祠未幾宋亡公祠亦漸廢至世廟時鄞人思公終不置乃更仍故趾重立祠祭祀至今夫公之治行不得錄于史官郡乘亦闕不書卽所傳爲民興利亦未詳其事惟此餘澤在人心不可斷絕殘碑古瓦廢久復興然後知直道之信在斯民也且公前後官階俱不可考僅傳其知鄞知濠州公沒而宋亡未百年濠州之民得從聖人而起龍驤虎獻爲趙宋雪其大恥皆公所治之遺民也及公祠季興甫百餘年而外洲燹火復與礪川崖山相望公之威爽憤然當如

泉堂文鈔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日而鄞人尙有逸民黎老能持查酪一盂白衣焚哭裴徊于公祠下老柏蒼鱗其相愛惜是則凡公所治之民俱公之靈所當眷然念之不置者也漢大司農朱邑嘗爲桐鄉嗇夫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後其民果然爲立祠西郭外奉祀不絕公子鄞人亦然余故謂鄞人思公未若公念鄞人之更篤也因拂公廟壁而記之

載石堂記

余家東皋草堂與丘氏鄰吾友丘鹵上所居益相望對

鹵上四世祖東厓君名鑑字仲穎而東厓則其後所號也君在武廟時爲閩長汀少尹適宸豪反王文成公舉義旗檄諸道合師討賊惟閩中觀察周公期雍提汀漳二郡兵至君亦任爲將王公檄獎曰漳南不滿旬月提義兵八千馳一千八百里先諸道而至同時將吏忠義可嘉君亦在其列焉時王公已用江右諸郡兵摧鋒大破賊臨江郡兵爲多而君父珏時爲臨江之新喻少尹亦從在軍君至馳赴軍門曰某父憊不能任兵某請以身代得任驅使王公壯其語許之及王公獻俘行復留

泉堂文鈔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臨江兵分班居守南昌久而罷歸會王公遭議所敘江右戰功賞俱格不行況君在下僚更無爲錄之者此王公所以數形諸章奏謂每念一時號召諸臣不能盡述輒爲拊膺而太息者也君爲縣上轉時俱稱其廉平臺使者嘗使君治獄君出適有冤起伏門下不動君曰冤入門爲冤獄得無有冤耶已而訊其事果勢家子破其財數從故僕家食僕遂誣以奸殺人論報君卽日白其枉狀是夜君夢有黃衣神謂君言賜汝東厓石詞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始終甲子循環大道君將而記其語

次日行視巴河倉見道上有石隆起馬蹟不前君命工鑿之得方石高尺半徑三尺餘中有若印穹起一寸方二寸古色礚礚然君愛而藏之因自號東厓子焉君在官貧不能爲歸葬至是笑曰陸公紀罷官載一黃石吾今得治喪矣即日解官載石歸夫方迹濠舉事自謂天下可顧盼而定王公檄至諸道俱遠循按兵而不出君從周公旦大啓疾馳二千里遠赴國家之急復身請代其父撥甲聽軍門指揮君子忠孝旣兼盡之矣而世無復表其事計君平生惟此一片石可與語耳君旣歸常

景雲文鈔 卷五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置石于座側復手敘其事示子孫且謂夢語冥昧慎勿以語人君沒後諸孫日富盛貴甲于東偏嘗有胡僧造門見石驚喜手摩抄寫處顧座客曰其中有篆書十六字是家當以忠孝世傳胡僧徑去諸孫聞之大驚立出公所敘徧示客始知夢中語益信而君孫曰南橋君已起大宅甲諸第更迎其石置中堂石色益蒼駁炤人可占晴雨以君嘗自擬陸公因名之曰載石堂時去君適六十年甲子一循自後南橋君諸子孫更讀書多爲名諸生齒上其最著者齒上諸從時讌集斯堂請余更記

其事余顧齒上曰斯堂之成復五十餘年諸君第勉之無忘忠孝甲子行再循矣因爲之記

卓氏傳經堂記

士之學莫大于治經而以得所傳爲重漢人之言曰五經漢家所立今讀其前後儒林傳所傳經學有二一曰師傳之學一曰家傳之學師傳者各爲專門轉相授受其大者得置博士家傳者習其父業歷世相承以視師資所得較爲過之時則有歐陽氏韋氏韓氏甄氏諸家並傳先業而沛國桓氏爲盛若兩京世傳則濟南伏氏

景雲文鈔 卷五

七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爲最盛雖然伏氏之經得傳固不易也夫當呂秦之暴主政臣斯據狼狐以懼天下其威足盡滅聖人之法盡燔聖人之書以愚萬世而伏生以區區儒者拾殘經于虐爛之中而傳諸百年垂効之口隱乎亦極難矣及新莽之末兵革蠶起一時名賢宿儒若桓春卿輩俱抱其經書自竄山谷之間閉門講論東都旣立遂雲會京師而諸君年亦老矣然其事比諸濟南生尙爲稍易是以桓氏之盛極于東京而伏氏則自子賤身爲秦博士以至漢末四百餘年子孫襲其經學號爲不鬬居爵位者

十六世與漢家相終始此則伏生于聖人之經其功最大而後人世食傳經之報若是其遠且盛也不亦宜哉兩漢以後儒林浸衰至有宋諸先生而後經學大顯于世至今六百年海內傳經之學所在而有自余所聞三吳間則有西水卓氏焉卓氏自入齋先生經行篤備號爲大儒其言曰天下理之精者俱六經所有又曰儒者不信六經則其學不堅卽知先生所造之粹矣先生之子曰蓮句先生孫曰蕊淵先生世傳其經義名最高江南推爲儒宗曾孫曰天寅則吳中所稱卓子火傳也火

泉堂文鈔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有二子曰胤域胤基並知名蓋自入齋先生倡學至今歷五世矣初入齋先生嘗名其艸堂曰傳經所以教後人也今火傳更立祠以奉嘗三先生而仍榜之曰傳經堂所以重先人之教也夫自遭亂以來典文殘落鴻都東觀所藏亦俱蕩散一時學者競爲滔滔之言不復知六經舊義而卓氏獨能起三世廟堂藏其遺經使子孫日講習于中此其事亦誠未易卽不敢與伏博士相衡而以此龍亢桓生之門殆庶幾焉適火傳貽書吾友董岳堂屬余記之將立石斯堂以示世世子孫余心慕

其門風因以兩京伏氏桓氏之盛告之使後來登斯堂者素木匏葉以祀其先人仰見淵源三世歷歷可徵相與益衍前人經義所未盡以久其傳則卓氏之後必有大者俱將有藉於斯堂也因爲之記

重修雍睦堂記

君子所居常以其人重餘風流澤蔭潤後賢雖復一區之宅十尺之舍其子孫能守高曾家法敬而不忘卽奕世尙稱之斯其所以久而益重者也吾鄉右族四姓一爲張氏其居西臯者世以孝謹聞卽里中所稱雍睦堂

泉堂文鈔 卷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氏也堂起于西睦先生時先生名伯祥成化中舉子鄉官無湖靖安二縣令有廉名以惡逆奄瑾解組歸里起堂與兄弟四人養父其中均財合困無所少間子錄爲西碧公嘉靖中以明經官長汀令治縣有父風歸槩罄然惟得修雍睦堂奉母與二弟諸從同居子瀛字寧洲爲諸生有名適隣人失火燬逼雍睦堂忽風反得全里中頌之寧洲君因出依外家范氏居君四子次子機最賢是爲二靈君復歸起雍睦堂與兄弟四人居身任昏嫁事在萬曆中君三子次子汝翼卽吾友且復也且

復出爲叔父三尊君後其孝友益著少善讀書慕歐陽氏之文稱名諸生凡後生從授經多得中甲乙科今歲旦復與弟汝爲謀稍葺補雍睦堂縣故額于上身率諸從奉先人遺訓執孝謹旦復所得余文記之以表世德余爲喟然曰君子所居以人重信然也自余少時所見郡中諸大家治宅華堂新敞麗甲一時曾不數十年改題額字已非復翟公之堂或侵爲馬廐老兵橫臥其門子孫過而不敢問而張氏獨能保先人五世遺宅瓠葉素豆伏臘其間卽今日稍爲葺補重懸堂額臆櫺城石仍是此堂故物風雨僅除燕雀亦不賀而吾輩掘衣登其堂古意肅然與旦復兄弟執禮辭讓彷彿有成弘間風味蓋張氏恂恂守高曾家法幾二百年于斯矣所謂君子所居逾久而益重不亦信哉且余得讀張氏家乘此堂自西畦先生始立學士白齋豐公爲作記以比于姜伯淮一門及西碧公重修進士馮公應奎復記之至余文而三馮張氏孝謹如昔日卽其堂構亦如昔日也吾知旦復異日雖離疏釋躋重起其家必能安先人庫陋無增廣于斯堂是則旦復所重誠有在而亦可卽此

泉室文鈔 卷五

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堂以驗之者矣遂使以余文書之堂壁

伏翠山房記

余見從來士大夫方其身據要津名位已重亦嘗命家人豫營泉石以爲身退之計然有園亭置久而主人竟不一至者亦有主人暫來卽去翻不若過客流連者此雖其退在口而身固未嘗求退也或不幸身遭廢退放歸田里猶且臨清泉而歎若枯魚處豐林而怨鳩窮鳥漏逼鐘鳴尙圖一出此雖其身退而其心終未嘗樂退也卽推諸方外亦有然者當諸公吹螺伐鼓高據法筵

泉室文鈔 卷五

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亦嘗別營精舍自擬退居然而方謝此竿復赴彼席但登法座便爲名藍一輩祖師縱使身返故居高春末照猶且皇皇創構圖爲一門授受之所裴回冀望至老不已余故謂退院長老與閑住士大夫其汲汲于進較諸冠蓋陌中螺鼓坐上爲益甚人生百年易盡歸骨有期息心無日是誠可太息也吾友于石禪師靜者也其意思蕭散淡然自得事太白瞞堂和尙爲記室數年和尙亦重之嘗謂此子誠僧中之寶余心服其言然于公默然也于公少出家壽昌寺在郡中十刹舊業尙存園

廬稻菽足以自養而于公獨身入叢林糲飯枯蠶久而
不厭此有足尚者于公既山居復于左右得伏翠山房
故址巖東一茅闢地四五畝使一健者耕其中護竹養
茶以待退老余嘗過其處望見諸山翠色盡伏几席間
土厚水香天空人斷誠可息心此中于公身炊黍劇筭
作羹余啖之至飽竟日始去于公請余誌之余竊謂于
公靜者即其年少能棄壽昌入山自安廉薄固已離離
俗外即使異日爲天童大弟子出建法幢知其能絜杖
徑還老此一束茅使蒼然山翠早見主人此固可無疑

泉箋鈔 卷五

士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福泉山精舍記

凡海內奇山異水惟釋氏得居之唐盛時天下寺四千
六百諸招提蘭若四萬有奇蓋建梵竿立寺須叢林高
敞地若無諍蘭若即五里閒靜處所在有之至于逖跡
山谷依一巖一樹束一茅露臥露餐已過練若中人矣
乃復有枯心滅景高寄人外栖大雪中栖大風大霧中
栖大瀑中飄精削魂寒浸膚骨此非數十年禪宿形神

俱牢氣充髓實之輩不能久栖此中盎然自得也余年
五十厭聞人祝年因與老友徐霜臯先生約出門作山
澤遊聞福泉山巔有精舍主人爲直菴禪師遂泛舟歷
東湖霞嶼自大嵩嶺興行上二十里至山山本爲龍所
居其上絕頂臨海常有風霧土無毛土人非大旱請
龍樵徑俱絕至神廟初年始有僧縛草此中人龍併宅
時人稱爲萊菔乾禪師自後有天台廣接禪師始創爲
精舍其徒慧海守之逾二十年請古拙禪師主席拙公
去更請直菴禪師繼席蓋二公俱山翁老人法嗣也余
輩造山房天已暝直公出山庖所有燒燈快集至夜分
次日早起惜天陰不得望日出已稍霽出望見大海浮
寺門若在足下鉢盂峯爲我前几巨濤澎湃海中亂巖
點點黃牛大峽若小嶺伏草間離寺門數丈即龍潭自
闢精舍後山始有樹有草徐還憩山堂白雲片片自外
來起揜扉不使入已而雲起佛座起牀下復須開扉放
之出佛身日爲嵐蒸常有微汗梵鼓迦再晷即溽無音
禪堂柱椽俱用山中堅樹歷數年漸糜如粉一方袍二
三年輒壞盡常于臘八日四村近事男女百餘人上山

泉箋鈔 卷五

士三三三三三三
約園刊本

禮佛大雪驟下須臾山徑盡封百餘人守山食僧廚年
夜糧俱盡至雪霽鋤開一徑始得有牧馬二夥十餘
人知山中夏涼善水草遂驅馬數十頭上山散牧二夥
臥佛堂索僧食是夕龍閃閃出掛樹稍暝馬立死數頭
二夥大驚次日各負死馬驅餘馬下山去居僧具述其
事若此余苦肺時已首夏甫再宿山中卽畏寒不敢留
遂與直公別別行不數十丈大霧忽起七步內不辨有
人霧濛濛有聲勢夾風夾雷夾雨黃父蝸蝓左右跳躍
余輩欲發聲氣輒反噎欲住而足輪轉若有躡其後數

果集文鈔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牽扶疾行五里至埋雲菴霧始收余輩布袍盡如注
坐久起徐行五里至水磨嶺腳仰望埋雲菴若在天半
從此上至福泉直若天上矣余每與霜臯歎此遊之奇
惜未記之今歲直公自山中過余草堂相別已八年云
前歲山堂梁椽俱壞已盡易之而直公體殊健顏色益
好膚肉之軀堅于樹幹此非余所謂有道者耶直公復
言山中未嘗得佳客惟居士一至是行尚請居士作一
記爲山鑿空余唯唯既而喟然曰吾鄉東在天盡處天
盡斯海飛此山上接天下接海鴻濛新闢亦爲世外一

奇而自萊菔乾老僧鑿荒歷百年文章之士未嘗一至
然則凡海內奇山水亦只讓釋氏有之耳余因爲記之
傳諸同好庶後人有讀余文一續余遊者

爲徐霜臯記夢

今歲苦肺氣吾友徐霜臯來問疾謂余曰前夕余夢入
一山巖谷窈冥有兩峯竦峙一僧結廬其中肅余入意
甚款款自言吾建文皇帝時所謂雪菴和尚者也對崖
所居僧曰約菴復有隱者杜景賢余君範吾四人同志
甚相善今余與約菴仍爲僧杜余二君在世亦隱居不

果集文鈔 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出君卽余君範後身也世人徒知杜君及余而約菴與
君竟失傳此真史家闕事當爲補亡復云同時死義諸
人近日相報其言雖不足信然俱有倫次語畢相執手
而別至次日所言歷歷不忘霜臯因作長歌記其事復
命余記之其事甚奇嗟夫余嘗與霜臯讀國史至遜國
之際未嘗不相對而歎也夫使建文皇帝享國有年當
馴致成康之治天下風俗篤厚俱確知忠義當守饒湯
刀俎執志不回自諸名士大夫而外瓜蔓所及不可勝
數其他埋匿身名蛻跡而去者亦復不少至再世而後

黨禁稍解學者慨然太息思得錄其人而宿儒故老僅有傳聞因搜諸蠹篇鼠紙山房梵壁之間徧鈔其軼事采拾成書使後人開卷哀泗縱橫亦實由諸公精感所憑得藉白于千載卽如霜皁所夢安知雪菴同時不果有約菴余君範二人爲堊史所失載雖三百年後尙圖與世間高人名士通夢交魂所略舉其名氏人風放恣余故曰其事甚奇也嗟夫方諸公靖難功成剖符分券翻溢于開國勳臣爛然耳目一旦麟閣煙消丹書墮地不復爲人所憐而方景諸君子論定以後益凜凜有生

景雲文鈔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書後

原旨書後

子劉子之書功在萬世者在壹其學于心也蓋自舜禹以道心相授受克其人以復于道此心學之源也至孔子之學而益大但由正心以前誠意以慎心之動致知以廓心之明二者而已是皆壹之于心也孟子亦曰求

心之外無他學問焉然則天下至微至精至一至中之道誠無有尙于心者也及戰國以來學術不壹而人始紛紛言性不知性者心之所生也非離心而二之也今乃使方寸之宮而名號蠡起諸儒日聚議其中今日而舉一性焉明日而舉一理焉一氣焉翻使心失其官以讓爲冥漠之舍其離析已甚而胡廣楊榮輩復揭揭然揣其所集之書曰性理而天下益其謹言性矣某固心疑之第未敢倡其說也邇者子劉子之書既已大出而黃梨洲先生更以原旨一編相授得伏而讀之始若渙然釋然悅于中心至忘寢食因爲刻之塾中以公于吾黨使後來學人惟反求于吾心各有其至微至精至一至中者在而不煩冥求諸不可聞之性然後天下之學始得盡歸于壹矣斯其功在萬世者夫

景雲文鈔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證學雜解書後

從來學術之辨君子小人之分誠與僞而已間讀學解一編而歎曰善乎子劉子之言也夫小人之惡至于僞而極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其始亦起于希微之妄潛襲于中而遂授之以欺欺而不已乃入于僞故方

其初見君子乍揖乍著尙知世有君子也尙止于欺人也及夫積欺之後而漸潛其真遂以爲君子良可欺即天地可欺君父可欺而公爲大惡竟無所不至矣然則辨之于蚤當若何亦恃世有君子而已矣君子之學以慎獨爲本嚴于內省卽一發念之妄一言之妄無不自覺務盡克之而後止故卽居閤室而常若秋陽華漢朗朗在懷雖以小人之于詭譎譎雜陳于前而君子但用其自覺者臨之直若見其五藏矣嗟夫由君子之學而復于無妄則可以造聖人而無不足由小人之不善而

景堂文鈔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曾南豐廣德湖記後

歲己酉六月至七月鄞苦久不雨亦不徧不大雖幸蚤穫而晚田垂槁矣余適自西鄉河水久竭心爲彷徨卽日過甬江浮橋將下東鄉則河水瀾灩然所乘舟可載粟五十石時西鄉之人輿錯河中而東鄉

之人繹交岸上西鄉之田蚤禾少然耨持擔負汗背生鹽東鄉之田蚤禾多然大陂小塹泛穀而唱西鄉之河枯魚竭鴈腐菱折葦亦無所見東鄉之河魚遊鳬漾莢肥藕鮮新眺極目自余一日所見一江之分二三里之隔其不同有如此此無他西鄉之湖久廢而東鄉之湖在得洩水以注于河也既至草堂卽發其篋中取曾南豐所撰廣德湖記而讀之其云鄞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西七鄉之田廣德湖注之所由來已久蓋自南朝齊梁之際至宋數百年其廢興利害固已歷歷可見灼然在人耳目間然主興者究不勝其主廢者而湖竟爲田卽在政和七年去今復五百歲矣事本里人樓昇欲得鄉郡因倡言開田益稅足以資國費朝廷誤爲所唱而不知其害之至今也方湖之廢得田八百頃初官募民佃歲輸粟四萬石已而不便聽歸之民間一時勢家貪其肥急于獲利甘出重稅以得田其一歲所輸略浮于鄉田二歲然橫取者每不能長有數十年後固復轉質于所不可知之人而湖田亦已漸瘠所收僅比鄉田而輸稅倍之更以爲害然則湖之廢不但使鄉田久失其

景堂文鈔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而卽此湖田亦僅使一人獲其利而貽害于所不可
知之人固茫不測其所止也不亦悲哉但余謂他日卽
欲歷按故籍舉目前灼見之利害以請復此湖亦極難
矣蓋湖雖廢使鄉田受其害然鄉田之租固不失也而
湖田所輸則八百頃已有一千六百頃之入矣今議復
此湖卽以湖田原供之賦更均之西七鄉亦不能有所
加也而復欲大費朝廷之錢粟役民數十萬之工以徐
收將來無所加之利是民間未卽受益而國家先已受
損矣其誰爲請之而誰爲聽之耶由是推之凡先王之

果堂文鈔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政爲後人一朝廢之而千萬世不能復之其較然得失
有如此湖者可勝道哉南豐此記與序鑑湖圖相上下
業已壁畫如掌而余復附所見于後亦聊以俟諸後世
爲吾鄉之循吏有如召信臣者

再書廣德湖記後

余既書南豐記後或謂余曰君言湖之廢其害若此而
欲復田爲湖其難又若彼是廢者終不可復舉也余曰
不然南豐不云乎政之廢舉視國之治亂人之存亡而
已使朝廷政脩則國用自足雖百姓之常徵尙有緩有

免而豈惜此遺利所入哉況一時大臣當國以民事爲
重必能權其利害大小而審處之更有良有司能以湖
之本末具陳于朝請得去八百頃之田以利此數萬頃
之田于世世固亦治朝君臣所許也是則廢者尙可復
舉而況猶在未廢者乎蓋南豐作記在判越州時宋治
方盛及元祐中諸正人當國有俞襄者復挾廢湖策走
京師諸公惡其害民執而誅之至政和之時宋事大壞
而樓昇乃言湖可田得儲所入以待高麗使者蔡京輩
卽爲所陷而許之夫奪數萬頃田之民命以飽一小國
使者使司馬公諸賢聞之樓昇復可斬也然余謂其事
終責諸有司儻樓昇不得明州湖終不可廢而自唐宋
以來此方循吏若儲偁舟王元暉陸南金李夷庚李昭
任侗張岫丘崇元程單吳潛諸公皆有功于水利者其
事載于傳牒或廟食至今而如樓昇者朽骨猶臭吏何
可不知所勸懲哉或曰南豐作記後吾鄉舒直復著四
利說鐫之寺壁以示後人及湖初廢檢正王廷秀更著
水利說將上章復之會遭靖康之禍而止是則君所謂
治朝固不易值而未廢者竟莫保其終已廢者終不可

果堂文鈔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復舉奈若何余曰誠如君語然事有廢有興時極而轉而仁人君子之言則百世可考也且余之汲汲然更詳其事者固非徒望廢者之復興而亦欲保尙在者之終不可廢也蓋吾鄉之有東西二湖廣德湖之水所溉僅在西鄉而東錢湖之水旁注于三縣溉田至百萬餘頃其利益溥然西鄉之山深其發水大而去海稍遠東鄉之山薄無水與海逼鹵潮汐易侵即民朝無此湖莫立槁矣前此湖既廢其一而東鄉之奸猾有所慕稍侵湖埂爲田漸失其舊界幸當事力爲釐正凡田者得論如

皇朝文獻通考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律著爲令湖遂以復至余少時復聞里中勢家欲得湖爲田賴東鄉丘隘丘氏橫徑陳氏二大族苦爭之事雖格不行然湖界仍失其舊矣已而有勢力者復請植菱藕其中謂不礙水道時郡守某公不與辯但使吏取二菱各盛水滿器而以草數莖投一菱中水即溢出議者爲少沮至湖有淤葑歲積則易塞水初官置義田聽民取葑計多寡給粟約歲去葑二萬餘船水益儲得如所去久之義田漸湮但以葑可糞田民猶爭取後有進策者曰湖菱葑力肥宜使出稅于是民不復下湖而葑益

淤舟道膠不可行前此洩湖水注河得三渠半而今止兩渠稍餘即湖界如故而已陰失三之一矣若礮聞啟閉更須重防往近湖姦人利得魚鱉與司礮夫通盜洩無禁或歲苦旱民競控于縣曰天久不雨湖水乏乞治礮夫罪適一令新至江北人不知水利竊顧左右曰天不雨礮夫何罪聞者爲掩口由前數者觀之湖之不可廢其關於民命甚大所不必言即使人稍侵其利而遂能爲害不可不察然則凡爲東方之吏者于河渠一書可不日置左右耶故余汲汲然並列其事所以深明已

皇朝文獻通考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廢者宜力舉而復之而尙在者之宜益治而廣之也其有望于後人者豈少哉

書嘉靖癸未會試錄後

先世好藏書自國初至萬曆每科會試錄及諸省鄉試錄俱藏一本凡數麓亂後百不存一惟吾家得名在錄中者更襲而藏之歸然尙在其嘉靖癸未科會試錄卷帙尤完善某嘗發讀之是科值世廟初立取士至四百人吾鄞中式者凡八人第三名陸銓官布政使第六十七名周相官副都御史第七十一名張時徹官兵部尙

書第九十四名先高祖諱循義官知府第二百十五名
豐坊官吏部主事第二百四十一名戴鯨官參議第二
百五十六名屠大山官兵部侍郎第二百六十四名屠
倬官按察副使俱有名于世可謂極同里之盛某展讀
間復考諸國史觀其始末乃喟然嘆曰噫乎歲在癸未
此國家盛衰之際也蓋國初定制以辰戌丑未年二月
爲會試之期其後凡歷癸未者五一爲永樂元年癸未
易會試期二爲天順七年癸未易會試期三爲嘉靖二
年癸未始會試如期四爲萬曆十一年癸未會試五爲

臬堂文鈔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崇禎十六年癸未復易會試期而制科遂闕焉夫太宗
起兵靖難事同創業其改元之年方窮治遜國諸臣蔓
延朝塾未暇錄士若英廟北狩得還再踐大位實前代
所未有而使景泰君臣不得正其終迨癸未會試以場
屋火易期上不及廷試崩蓋自永樂建元至此運周甲
子而棘園焚災及貢士此尙其餘烈也及世廟以親藩
繼統號曰中興始得奉制以癸未二月會試而是年大
禮之議已起致朝士一空惟萬曆癸未會試最稱怡平
然時邊釁已漸動以後舉朝世世遂釀成羣小迄我烈

皇帝首除巨姦焦勞圖治而數邁百六內外交訌及癸
未亦以京師戒嚴易會試期甫逾年而國變作矣則自
天順癸未以八月補會試至甲申英廟賓天凡再周甲
子而先帝亦以癸未八月會試至甲申死難事復適同
蓋始于永樂元年迄于崇禎末年記曆五周而一治一
亂自相倚伏爛然可考余故曰歲在癸未此國家盛衰
之際也獨是建文皇帝令德在人士大夫爭碎首賈族
以全大義孝宗十八年遺澤朝臣爲苦爭大禮至死不
變至先帝身殉宗社氣烈古今海內仗節死難之士久

臬堂文鈔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曾大父遺書後

曾大父贈大司馬公少好學自公三世以前俱有藏書
公盡取手校之凡諸子歷代史唐宋大家集每閱一過
率以朱藍甲乙之有至四五過者異色爛然諸所經揚
推領要賞奇益人意智其評書俱楷有法其運墨累累
如綴珠點如錐末直如弦大小左右中墨至易詩書禮

周禮春秋左氏國語策史記俱口誦每百過卽作一小
圖記卷首積圖至四五止蓋先人讀書其精篤若此間
嘗記以詩曰國家昔尙文寓中多學者六緯燦經天冊
府開都下先世掌蘭臺四庫曾徧寫身當聖明朝儒名
不敢假紬精萬籍堂所擷固非寡揚推及再三柔翰日
在把持此奉明庭西京重董賈手澤猶僅存國籍求諸
塾何時重獻書鼓飲還大雅此不第見先世典刑當敬
守勿墜且復穆焉追維溯自孝宗以還海內多暇薦紳
家斐然並作以藻宣盛朝士不通經史不足用蓋朝廷

某室文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文天下之平久矣公有子三人孫七人先公爲最少
孫故所分授書僅得九經子史大學衍義唐宋名集約
二十種先公舉進士後盡以相授因取諸書復加幪帙
每展卷煥若神明甲申國難作某知江東將被兵乃先
載諸書寄藏東臯丘氏廬不意其廬遭火藏書爲鄰人
所攫惜哉惜哉惟四書周禮及荀楊二子三唐類詩韓
昌黎杜牧之集數種以舊本置草堂歸然獨在因更取
幪帙如前紀其歲月嗟夫先大父有言曰市書十乘不
若守世傳之一經也叩道四方不若寶舊德之一言也

廣千廬置千畝不若安前人一區之宅一廬之田也敬
哉斯言我後人發先祖之書服先祖之訓亦可慨然如
見之矣

題清論昭然卷後

里中錢公諱啟忠崇禎戊辰進士歷官有名由禮部郎
出爲山東提學僉事適中流言爲冢宰鄭公所論歸里
未幾事旋白詔復公官而公已卒于家余時尙少未能
詳公爲學臣狀然竊謂學政以得士爲最自公所錄士
高等前後中甲科者至八百人至今三十餘年多爲世

某室文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名臣布列中外凡齊士受公知者間語及公輒流涕卽
公之學政可知矣公之少子曰廉吾友也廉少孤有至
行稍長亢志學古能言先公時事嘗從遺篋中得虞山
錢牧齋先生手札一通其略曰冢宰意在激揚而誤及
賢者所幸念臺劉先生海內清望極言其枉天晶日明
當自有時廉得書而泣以爲先公事幸大白上自明詔
以及舉朝公論歷歷可舉然未若得此札之可信也因
裝成一卷取札中清論昭然四字題其首廉復請曰廉
葬先公有年而誌墓之文尙闕然今望得黃梨洲先生

之言以銘幽石而黃先生則劉門高弟而宿從虞山遊者也廉既具行略將併持是卷以往乞先生爲書數語卷後請之再三余乃更取虞山前札讀之爲喟然曰甚矣君子是非之公不亦重哉夫冢宰鄭公亦一時之望也而虞山不以其所非爲是卽虞山身擅品目爲天下所宗然亦不敢自以所是爲是而必徵諸劉先生之一言以爲足信于當世卽黎洲黃先生今日古文家之歐曾也廉望得其言以誌墓然不敢以幣請不敢介吾黨之言以請而亦必持是卷徵諸劉先生之一言使黎洲

東箋鈔 卷五

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說

馬弔說

馬弔戲者起于天啟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關紙牌宋

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間形格勢禁各有深意于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一桌爲本今勝家上五桌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馬立而弔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食漸行于京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爲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于十字門最尊百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旣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之兆也弘光之敗成于馬士英永曆之敗成于馬吉翔馬氏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爲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鍼國未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尙可得壽言大鍼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尙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鍼在閹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鍼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鍼能橫殺人也其上尙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鍼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言大鍼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

東箋鈔 卷五

三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曰聽用而具見二稱立地太歲言日家畏太歲不可犯而及時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罪星兄天劒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而禍俱本于大鍼罪實通于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啟時值闖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竄起至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員而極于空無文焉國欲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預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客爲愀然曰嘻誠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譜焚其葉戒不復角且命余著爲說以傳諸吳中

果堂文鈔 卷五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六君子飲說

余歲病肺治法當培土以益金因用參耆甘爲四君子飲然尙苦痰液復加橘紅半夏爲六君子飲已少差客問余曰參耆四品其性俱極沖和能固人根本復人元陽眞藥中之君子也至橘爲快果半夏爲毒草今乃使合諸上品並冒榮名其于義何居余爲喟然曰醫國猶身也命斯名者其知用人之道乎凡用藥家每有主有從視其所用重輕分之經云橘性隨所配爲補瀉使

從甘草卽稱二賢從半夏卽爲二陳半夏氣辛然有搜風散逆之功今以參耆爲主而使二者從之譬諸國有元老與二三大臣同執魁柄陶育人才以衛國命一時雖有健吏鸞將俱得收其用而使奏功于元宰之前雍容就列稱曰君子斯誠君子矣儻或失于輕重偏用二者而翻使參耆味少是猶小人進而君子落落然正人道衰而國命危且旣偏用二者必漸使火參烏喙雜然並進君子盡去而國命訖矣其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是惟在用人者善審其輕重而常使天下人材俱得從于君子之後斯可矣雖然世有小人固當使從于君子而爲君子世有君子必不至從于小人而爲小人此君子之所以獨重也是又不可以不辨

文

肺答文

秋月三穀廩氣蕭索果堂杜門肺病復作呼噏之喘憑几而伏漸及夜闌餘燈影落僕夫坐鼯屏風頭觸余息稍舒亦入恍恍反視其內洞見府牖重樓之下卽有一物象如縣磬七嬰八葉伏虎欲噪戶狗若嚙乍見而驚

果堂文鈔 卷五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將前復卻已稍卽之聲款相接乃曰若得非吾肺神耶
奚遇吾之太虐吾聞神其名皓華上應太白浴精咸池
峙幹華嶽受性爲義得秋之肅食稻而宜聞鐘斯樂主
慮善謀形方體栗總縮五藏下灌百脈凡在人身蒙陰
不薄乃于微軀疑有冤酷常見其鬱易盈其怒易動魄
門稍侵金氣卽穀風自外干庭從內寒重堂轉轡眾竅
噓吸朝聞嚶嚶暮聞噓噓津流爲涕血冲卽軀乍寒遂
僵驟熱亦毒處極既滯近燥彌急將笑必咳有感易哭
未發云云輒聞喀喀然此猶其常未爲過劇乃至積邪

臬堂文鈔卷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涌蘊逆上溢吐液作潮噴火益熱聲發若曉喘久欲
噉人寢我與人坐我立仰攀牀榜翹眎屋角如鳥申頸
似熊蹯脚胷椎欲穿背筭不釋兒拳飽管顛掌爭擗頻
潤一薺雜投五藥漸降漸平乃蘇乃復然猶積稠三重
高枕二尺前忌側廳後畏暴日愛酒慮傷對食防餽峻
陟難從勝遊不出目早生花口頻墮方五十公如六
七十人生歡趣爲此都畢語未及終神笑而答曰君所
謂知其損而不知其益記其怨而失記其德者也夫數
有盛衰理有盈缺一死一生或豐或瘠人造意均本無

偏側卽君平生執友三存七歿其歿者旣已宿草屢生
藏血入碧骨委蠃城魂飄鯤壑猶疏爽雞徒悲亮笛君
昔皆與交顏行齒列而君烏窮得翔魚枯幸脫野仲垂
憐鬼伯免促尙留姓名猶延氣息非吾以病苦之則君
不能獨活其存者則又良田就荒高門被奪東郭曳屨
西華被葛買山募貲賫糧乞食君今皆與交肩隨手執
而君賴守敝廬尙餘素業歲收少登日用裁給立侍小
童坐使老僕非吾以病頹之則君不能獨逸且見今人
口遊五言目厭六籍無字上碑有書棄籠從客買文索

臬堂文鈔卷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執筆而君獨九經橫陳四部畢發絕簡笑尋遺書喜
續日草千言歲編一集俱吾以病暇君縱其著作復見
今人夜治豐筵晝趨廣陌門候貴人座容雜客咿嚶滿
堂煙暈布席而君獨深徑沒蒿閑庭蔽竹牀設每虛刺
投不納澹雲徐停良月直入俱吾以病寢君高其風格
況吾病所加其人甚擇文若長卿乃苦此渴詩若杜陵
乃患此疾正使狀其委弊亦復不惡兼以小子量水故
人稱藥諸翁杖履高僧茗粥一籃雙槩間從遊涉三雅
五經煩霑滴瀝不廢歡歌併展戲謔君但定慮養神致

虛抱壹常效其形務安其魄少受善風略負煦日漸至
容平默通消息緩而始舒咽以微泄順氣應時起雞臥
雀則吾性俱存君體自佚齒可復覲髮能變鶴尙當輔
君守義全君粹日期相審平終造成德理晰秋毫道悅
萬物各保百年榮名無極泉堂于時頰首受詞傾耳屏
息已而渙然神解意懌願同斷金微命永屬是日晨光
既晞氣體頓帖

銘

逸叟李先生生壙銘

泉室文鈔 卷五

三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郡中有耆舊曰逸叟李先生人謂先生平生大節似晉
陶彭澤至欲爲兩公合傳余謂從來品目多擬諸古人
亦爲其風流放悲耳非能事事相比倫盡如合券也況
陶公高節邈然爲百世之師至今望之如龍潛鳳戢然
而謂先生風格盡足與顏行將無失之譽耶而實不然
閒嘗取兩先生大節悉舉而論之陶公性不慕榮利官
止彭澤令先生亦不好干進終于嘉禾令先生之似陶
公此其一也先生爲令廩百餘日陶公在官亦八十餘
日並先幾而作以保其身其相似復一也陶公義熙以

後始易名曰潛題詩只書甲子先生自隱太極山中始
更氏曰逸叟爲譜以自紀歲月其相似復一也陶公以
著書自娛所傳者少然其傳贊足補經錄述足補史先
生于經學有圭羅考疑諸書于史學有外史讀史諸書
並藏諸名山其相似復一也先生家苦貧年踰七十尙
爲人授經陶公亦屢空饑來所驅叩門乞食其相似復
一也陶公性嗜酒每揮一觴顧影獨盡先生亦善飲坐
傾三雅怡然不亂其相似復一也先生初棄官歸四明
與吾黨諸君子遊旣而歸白社舊居幾十年先生垂老
念郡中故人復來客江氏館日從舊遊徜徉于遺山故
水間陶公初居柴桑嘗移居與所周旋張萊民羊龐諸
素交款然良對樂鼓晨夕其相似復一也陶公有五男
弱女先生亦有丈夫子三人一女先生娶方氏能與先
生偕隱皓首舉案尙勤操作陶公娶翟氏亦同志趣夫
耕于前妻鋤于後其相似復一也歲丙午冬末先生偶
擇地得五畝乃負土爲藏舟處手植松柏數十日置酒
高吟其間郡中諸長者俱喜先生達懷足尙各爲詩以
贈先生而使先生宗人某爲銘其壙石銘曰

泉室文鈔 卷五

三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晉有達人惟陶靖節壹跡死生忘懷得失自祭自挽怡然幽室近有逸叟希風邈絕負土一丘手植蒼柏鰲咏于斯不知主客我懷古今前潛後逸叟似陶公此復其一

戒菴先生生藏銘

自海內不尚古學學者治一經四書外卽能作制義中甲乙科後生有竊看左氏傳太史公書父兄輒動色相戒以爲有害遂使舉俗盡若避世中人初不知曾有漢晉若此三十年家長兄戒菴先生少善讀書至篤老不

東坡文鈔 卷五

三六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衰爲古文全法左馬詩於長歌學溫李五言近作復若中晚唐人幽深華靡各盡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爛若披擘聽者忘倦至所讀書無不經手鈔平居靜守一几流汗黏席寒風裂窗筆墨未嘗少間識者謂先生好學如此使後生小子尙見先輩風流是先生以身教人爲世模楷其所係甚重也或謂不然凡今日擁蓋食粱肉炤耀里門俱治一經四書人也先生雖文史足用齒落耳聾一寒日甚取彼較此將何所慕然則益堅後生不讀書之心未必非先生教之也是又可歎也已先生名

文純字姬伯先伯父王海府君諱櫛官西川提舉知合州子五人先生最長少美風儀體長年十二輒冠能發讀先太保所藏書兼治詩古文詞與次弟簡仲並有名里中俱謂吾門一時頓有兩璧人先生嘗于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乘月上湖橋長嘯十洲人遙望俱謂神仙王海府君在合州先生遠行省侍蜀中諸文士聞先生名俱興通名紙往來時相燕集先生作秋聲十詩諸公爭相賞和文采炤蜀中及將歸與諸公裴回敘別凡月餘既舟行十里夜泊一灘遙見有十數

東坡文鈔 卷五

三六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炬導一騎追尋至灘上拜別于地舟人火下視之則大中丞曠公昭也其爲蜀人所重若此然先生數試子鄉輒不第歸與弟簡仲起小齋數間徧蒔花竹日讀書其中未幾甲申難作先生棄諸生蕭然世外有丈夫子四人俱爲舉婚娶分以所有薄田使自給遂專以讀書爲事尤喜鈔書自漢魏以來諸大家集下至稗篇草乘無不手寫若四唐人詩分家別體並錄數徧余少師事先生然見余成一書一賦一駢語亦卽取鈔歲滿十餘篋爲詩于五言近體最稱意得嘗言吾詩當左拍郊肩右

挹島袖元和寶曆間有以位我然先生詩實體兼眾妙
非前法賈孟也及晚年益杜門謝客不復以詩與人往
還投贈其自敘曰蔽竹長蒿席門無轍流通風月樂有
餘閒此其風格亦略可見矣今歲過余東齋笑語曰人
作五十公使當治行吾年七十有六且暮可期已詮次
生平文章及諸子錄當盡付汝異時幅巾薄葬亦不置
墓石但須汝作銘一篇以韻語寫我得讀之撫掌足矣
身後挽誄吾豈復知耶余笑答曰唯唯古人作達事多
類此不妨豫寫風流其相笑樂況日月推遷復近陽至

泉堂文鈔卷五

三
元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望先生再濯老眼閱世二紀年過纖簾先生其所鈔所
讀書當亦過之矣乃重取所敘銘之曰
叱撥夜嘶畢離四起有一先生坐掩雙耳仰眎屋梁俯
馮素几填古塞今晉頭漢尾蚊腳細書反故雜紙日鈔
三分月積一咫葬筆成丘漏視如雨或歎先生纖簾者
侶尙留世間讀書種子或嘲先生自苦乃爾饑當咽墨
寒可衣楮一嘆一嘲盡付不理有時起吟不奇不已履
聲市庭手勢閭擬頭觸不知兒童譁指自題壁間自讀
自喜適過東齋笑呼吾弟今世大癡惟我與汝七十六

翁復何所俟平生撰錄當盡相與幅巾大布少束行李
鬼伯造門灑然行矣異時薄葬掩土一簣但須汝銘寫
我韻語以樂生前不埋地底茫茫千秋誰守髮齒余羨
其言達懷無比爲敘生平風流略舉先生讀之欣然笑
許謂可身後不傳不誄運有往來日還舊暑先生讀書
再閱二紀甲寅孟冬歲月併敘

泉堂幽居銘

今人作客就邸舍必先置寢處然夜臥未嘗安席去故
鄉數十日得歸遙見里門并巷卽有喜色造家後藜牀

泉堂文鈔卷五

三
元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緼被魂夢泰然矣蓋人情倦于作客而安其所居固盡
然也況如陶公所云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者耶吾年
四十有九輒自營棲神處在東臯之偏其地前臨六峯
先侍御先太保所居也右瞻龍山二麓先參軍所自名
也後去艸堂可一里對宇相望先儀部避地之所也他
若太白湖上諸峯昔嘗移居此中雲嵐松柏俱舊相識
歷歷可數一旦得返自然之室僦魂魄有知山川豫待
草木歡迎如客中示期將歸家人掃除布席以候主人
入門卽可解衣高臥矣東漢趙邠卿自爲生藏張然明

幸有前甃想亦同此懷耳此地方四畝在平疇獨高尺餘兩水相夾地勢隱然向之離山約二十里有卷石突起土中慈水章星聚先生謂其法可以葬因以錢萬六千買之治三柳附以內項氏妾余氏合用六百塹各覆二石布石灰地下雜以黃土約費錢八千役工百五十給錢六千明歲當前置欄石鋪地數丈使可引友人觴詠其間如是而已然地形甚微從衡各十六丈後來兒輩俱可歷附左右餘地植松柏使自下叢生任其偃曲異時更以六千錢買素棺一具製幅巾大布衣使去日

果堂文鈔 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卽下下畢便掩較諸古人非儉非豐亦使吾後世爲可法也因命萬生書石曰果堂幽居而銘其石曰

吾昔倦遊還其故宅今日爲主前日爲客吾若其遊還其本宅異日爲主今日爲客壤高水長山青雲白未與萬年先與晨夕以示來者書一片石果堂幽居歲在庚戌

賦

寶刀賦 名曰擊電

爾乃采精首山合體大房候天伺地節應純陽巨橐自

鼓眾靈超躋百鍊爲質五色吐銛得成威勝始見眞剛赫然飛景蘊卽含章既發龍藻復起魚腸華鋒奪彩赤霄失光劃水爲界切玉同漿奔犀斷陸潛蛟截江坐震中區行攝遙方燭闌出脉夜氣忽揚座中有薛燭者望刀矍然手持三拂先覽其華後拊其鋌卻立咨嗟數歎奇絕問刀何名足副斯實座客俱相顧曰觀其騰空歛上宜謂決雲觀其蔽曜乍陰宜稱掩日觀其光逐牽牛宜謂流星觀其氣回顧免宜稱轉月觀其稜稜凜射宜謂飄風觀其皚皚寒凝宜稱耀雪觀其匣中虎獸宜謂

果堂文鈔 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驚雷觀其室上蟠連宜稱貫蜺于是歐冶子進曰噫嘻是皆未足盡此刀之奇也若夫伏火奮盈激陽迅變與帝鼓而並驅勞天公之一盼陀鞭影之驟施驚豔光之盡散觀列缺而倒翻熠燿礪而齊眴于是呼我脫光握茲宵煉指斗間之燄燄觸巖下之爛爛擊轟君于五指挽閃姥于半面轉素魄而若霜落紫氣而如霞遂乘駭勢于驚鯢引炎光于懸箭左迴右旋微晦忽燭萬夫神搖三軍目眩儼莫分陸離難判名此寶刀宜曰擊電四座盡躍舉觴曰善

庭柏賦

杲堂于我東齋爲植小柏盛以新瓠置諸橫石蔽日一圍受土一撮已及十年僅踰二尺參天三咫溜雨數滴再命益僂五管盡曲欲昂得頻求仰乃屈物中侏儒眾中委伯杲堂俯首與言即能仰答日相周旋禮甚磬折適有款門求羊二客一客顧而哂之曰若族本新甫生從大谷孳龍之材負霜之質而先生乃拘諸簋中列于坐側使其四體不覬六骸齊束下比曼嬰小逾臧紇侵過田蚡短欺翁伯玉衡無所散其精赤松不能待其實

東望文鈔 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望培塿焉知華嶽此叟支離大堪歎惜先生乃與相對而樂乎一客曰君尙未有識也試觀玄冥司權窮陰執殺欄并畢枯庭木旣脫而此叟雖復眇小獨能挺立亦拒疾風仍當厲雪莫摧少軀不變微色然則叟雖弱于形而未嘗弱于骨損其狀而未損其節者也先生樂與之居意殆可測耶杲堂乃笑曰兩君一爲太息一慕其烈是俱有所未悉也夫叟產自危嶺臨于絕壑其聳千尋以魁百木然不免爲棟梁之需斧斤之斲今吾旣寢其貌復隱其跡使爲臺且不可爲櫨使爲堂且不可

可爲櫨使爲舟且不可爲櫨使爲門且不可爲櫨況吾

庭嘗虛吾戶嘗閑

叶

君子爲朋幽人相覲托養其年與

天無極則與實感之甚而尙何惜乎至于稱其後凋頽

其孤直經霜逾茂歷寒方別此猶僅識叟之一者也夫

嚴威逼暑羣葉盡落而能不變塞焉此其守固不可及

也嘉辰韶景眾華競發而亦能不變塞焉此其守更不

可及也唯叟春不增榮寒不減葉黃腸在中蒼官表格

處所遇而不遷保其素而恆一庶幾此翁風節始白二

客聞言欣然歎絕曰先生于叟旣爲全其生復爲闡其

東望文鈔 卷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叟得千載足慰所托已而日腳下樹坐客散訖杲堂

乃自偃東扉更掃左席請獨對叟靜數晨夕

庭荷賦

杲堂特移深缸更栽素莖莖適稍長計日已積於是漸開六花以絳纈發此荷彼舒季蕊仲落各擅一千俱炤十首歷二節而二中匝前月而後月循循以來款款不息杲堂得俱雍容與同寢食乃命兒子陳觴布席甥惟葉五壻有萬七杲堂指謂曰此花崑流所產玉井移植獨處水心兼映月魄吐氣若冰解顏如璧濯濯本鮮亨

亭自揭禪對遠公詩招謝客幽人其貞君子之節此吾所以謝彼朱儀親斯素質者也而此更靜意遲遲微芬習習日周甲子月再晦朔魚貫無爭雁行相列禮則以餞以賓信則如潮如汐豈一花爲一候亦與風期乃一浣爲一旬方從水出若自初而至上下內外成若由長而及少男女三索阮何未並歎爲無雙尹邢相避讓其獨立是惟卞公六子聞其盡佳抑如衛家一兒看者不足夫使其并日爭葩連朝競蓋珠玉乍盈琳琅徧觸綽袖俱來羽衣畢集雪積皚皚鳥紛鶴鶴則難及浹辰不

果堂文鈔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累日文露易晞吹雲旋沒適口略嘗過眼已瞥發既連翩謝亦倏忽豈如此齒齋頻生菁華莫竭遂循得倫代序無失不疾不徐有始有卒久而可交澹斯不絕蓋漸盛者後衰而驟盛者先仄此固物理之自然而天道之可測者也爾曹盍各寓言使我意得可乎萬生曰此如求友然四座皆滿衣冠輻輳吾未能款識也今初得一奇士與語十日復得一奇士與語十日則披衿相酬留連益洽果堂曰然爲舉一白葉甥曰此如登山然重巒周迴林壑犇騰吾未能應接也今初入一幽巖與遊

十日復入一幽巖與遊十日則停策相尋裴徊逾適果堂曰然爲再舉白兒子噉曰此如學文然諸部畢陳簞帙繞插吾未能涉獵也今初觀一異書與讀十日復觀一異書與讀十日則發卷相通翻覆彌惛果堂曰然爲浮大白乃命各盡一觴因大笑樂取其句頭諧以韻腳

果堂文鈔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果堂文鈔卷五

果堂文鈔卷六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羲選

墓誌銘

驃騎將軍南京親軍衛都指揮使參將純甫李公

墓誌銘

余嘗遇勳門諸子孫輒問其伐閱始封率多出靖難功臣後較諸開國勳十居其七因伏念高皇帝丹書所誓功在萬世卽自後所靖家難而剖符之盛翻出其上每

果堂文鈔卷六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慨然久之以是遇開國諸世家後益曲詢其先世戰功本末其子孫能著忠義大節足重書太常每益詳敘其事俟異時史官採錄未嘗敢畧焉今所銘都指揮使李公其一也按狀公諱敷榮字純甫其七世祖諱辛肥鄉人徙居淮西從高皇帝起兵常以偏師與大將軍俱初破吳下楚數陷陳復從定中原征北平有功歷官應天衛指揮使世襲永樂元年左遷本衛指揮同知世襲如故至公父諱正道中庚戌武進士再遷河南都使司以稱疾自解官歸里都闔公性愛閑散雅飲慕蘇黃文字

嘗小築鍾山之西植五柳于門蕭然自喜子二人公卽

其長君也公生而嶷然性沈毅寡言初學易兼授春秋

習公羊穀梁二傳年二十二補諸生更從制科起家

時在崇禎庚午國事方急南京內外守備大司馬並議

大舉將才于勳門益重公遂棄諸生應舉以京營指揮

使出衛孝陵公在寢所嘗聞鍾山夜哭輒起束帶坐唯

與大司馬史公言之謂留京國命所基宜豫爲之備未

幾聞三月十九之變史公以公惴惴深倚爲重再遷親

軍都指揮使弘光皇帝至江上羣臣奏迎入大內暫居

果堂文鈔卷六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司禮監公率禁旅六千人入清宮時宮中閉久積苔蘚

至數寸森陰逼人公督禁旅盡日事掃除凡數月上始

入居武英殿公身出入禁中見國事漸壞嘗翹首望鍾

山泣下已而江上警書沓至公以參將領火器軍出守

新江口公爲將刁斗甚嚴然能善撫其下既至江口建

繭益多張旗幟藥火聲轟轟江水俱沸議者謂緣江諸

防以公爲第一而守京口大將已降諸將兵盡潰公大

慟曰事敗矣遂抱其所建繭自投于江將士競赴水負

公出以肩輿抬至牛首山寺始各散去公匿跡梵舍會

有令百官出註名凡將兵在外者繫其家人公念都閩公老家居恐爲累因著葛巾入城遙望見宮門輒氣噎嘔血數升從者扶歸家以病告得免而公竟不復甦沐時勦門已斷廩給公病甚召問家人曰所儲廩米尙可給幾何曰可食三十日公喟然曰幸受國恩十世飽祿廩臣尙得稍食以死今將餘此使子孫世復有祿遂閉氣而卒時在九月十一日遺命以處士衣斂諸不及他事公至孝家居日間都閩公太淑人起居宛宛色養與二仲處篤友愛爲人執禮甚謹尙潛樸生平不置妾媵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無贏財配淑人仇氏甚賢與公相敬若賓有子曰緯公卒時緯年甫十一淑人教緯使讀先世遺經學史被服從儒生緯遂成令器淑人身主家事門戶飄搖竟得重立後公歿六年乃卒合葬鍾山先塋之北緯年既壯益有名譽爲涂大將軍壻因客于鄞與余同居城東一曲巷余喜緯開國功臣後且賢者遂與論交時訪其先世軼事緯因具公狀流涕曰先將軍殉國三十年願得先生之文鑒諸幽石庶足慰地下余謝曰某失職之人名不出甬上豈足爲先公重緯再拜請曰此先志也先

將軍垂歿戒子孫無得乞當世貴人作誌傳今得果堂之文先將軍瞑矣余乃不辭爲敘次其事而銘之曰前人勲在開國後人義在殉國祖孫一氣遠相屬將軍魂赴山庭哭石馬失聲翁仲伏白鷺飛飛去將復將軍魂行重建纛更起大墳立祠屋神道高碑下馬讀尚祖功臣後當錄

孝廉萬先生墓碣銘

吾亡友孝廉萬先生卽甲申以前南方名士所推甬上萬子而丙戌以後遺民故老稱爲梅菴先生者也先生

果堂文鈔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泰字履安本定遠人徙于鄞自其始祖明威將軍至先生十一世前十世俱爲將以忠義世其家至先生始以文章名世應制舉俱詳墓誌中先生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少補郡諸生與里中陸文虎交同研席不間寒暑兩人並以風格自高善激揚士類有盛名卽三吳諸君亦遠循出此兩人下歲丙子先生舉子鄉先生有族父曰煒尙長公主主賢而都尉雅折節喜士先生旣至長安則館其家都尉爲先生盛帷帳其具出從車騎使遊諸老先生聞名益藉甚憶余初客西陵先

生亦自長安還因得通刺望見先生風貌高談如雲座上
上衣冠輻輳余時年最少客嶺外久無所見聞初不知
里中有奇偉如此人也然先生嘗對策者三俱罷歸而
甲申之難作南都定策姦人執魁柄諸大臣相繼去位
初閣孽有居南都者其人權譎工辟倪伺國家有變南
方諸名士憂之因作留都防變揭目過其謀萬陸俱列
焉閣孽銜之至骨至是既起用事遂請大臣方案前揭
欲盡殺南方名士刊章下捕余時與先生俱客都下聞
其事各變服潛出都門事未發而南都遂陷先生杜跡

泉堂文鈔 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里門江干義師起文虎出爲行人先生亦授戶部主事
兼日講官先生獨辭不受復一年江干師潰先生繭足
走山中遭太夫人之喪倉皇卒事凡先世祭器遺書一
時蕩燬文虎復死先生哭于塾慟意忽忽自失瘡鬼來
侵形神枯廢適郡中有大獄高中丞先儀部爲之魁余
輩同繫者數十人先生在病中蹶然起曰吾不一行大
甌不解豈可使賈偉節笑人因芒屨間道渡西陵而先
儀部已畢命從人倉卒尸臥地不收先生立爲營衣被
棺木自至飯舍之物無不具而高中丞與余輩竟藉先

生力得破械出未幾復以奇計救姚江黃晦木得不死
當是時傳先生義聲人爲震動初文虎爲人性激亢疾
惡如讐先生雖與齊名而持論不尙危巖故後輩多親
之文虎歿後先生更與里中徐霜皋高辰四且中及余
爲忘年交其數晨夕先生末年作詩善法韋柳日與數
子相酬答而先生所心折者爲姚江黃梨洲先生時單
舟造祝橋數日而返一時失職之人及諸耆舊俱眎先
生爲斗極趨集其門先生嘗一客嶺外舟還有毛汧者
與先生舉同年道病疫且死舟人俱欲棄之先生不可

泉堂文鈔 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身爲調藥餌時其起臥汧得生而先生遂病不起卒年
六十蓋先生性篤于朋友竟與相終始悲夫悲夫論者
謂丙戌以後先生不赴公車歲寒之節以是重先生而
余獨謂未然夫出處至大凡讀書處知大義者皆能辨
之況萬氏勳門十世先生模楷爲一世所宗豈至失身
于此余故曰斯未足爲先生重歟是先生負經世之才
三上公車不第南都重建先生喟然負經世之策而復
使匿影銷聲幾不免闔孽之手鶴髮江湖羈魂飄泊斯
足爲先生惜然自兩都繼覆剖符子孫淪失艸莽幾不

可復問而先生有丈夫子八人恂恂孝謹多能傳先生學雖貧無一區一廬而七葉並興所見開國世家人文熾盛未有踰萬氏者斯又足爲先生慰爾按萬氏墓在鄞者自第二世始時死國事者三人俱不得喪還家人爲招魂葬其冠劍于西山之原先生歸隱卽葬祖壠之側山中人曰異時先生常立墓旁大樹下手指劃地形謂其法可葬此語家人俱不知及封豨卽先生所指處也葬畢黃梨洲先生旣爲誌其幽石而先生諸子復乞余爲文表諸碣余重感先生義執筆惋咽忘其不文重

果堂文鈔 卷六

七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系之銘曰

南方品目昔推萬陸不畏強禦陸如仲舉天下和雍君爲林宗陸嘗一出鳳衰見翽惟君保身龍隱其鱗初始之咸義熙之潛于義斯得喟彼邦國西山有原萬氏遺阡招魂三世紀劍所瘞蜀笄氣寒翁仲毅顏先生歸骨爾祖之側悲風颯來靈旗夜迴岸谷後改斯銘常在

前太常寺博士王無咎先生墓誌銘

歲在辛亥二月中前兵部員外郎高隱學先生倡爲耆舊集凡十人徐我庸先生第一王無咎先生第二丘

合三先生第三俱年七十諸先生俱六十以下惟僕年五十最少許得從杖履後意謂使三先生齒近胡司馬吉尉卿則僕亦過廬尹狄祕書之年矣故得與會焉諸先生每月一集集必有詩藉相譏集撫掌以樂其西夕之年而吾黨後起得望見老成人風貌如德星吉雲以爲里中光華斯可謂盛集矣及是歲盡丘合三先生卒于家諸公哭之爲輟會者數月至壬子五月十四日始復集于城北倪氏家前此諸集卽風日佳時常有一二人不至獨此集以相關久故諸公盡來驩笑竟日各以

果堂文鈔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次別去惟僕與王先生俱家在城東因得相從步還復失道迂行數百步始得至王先生所居巷乃與別後二日王先生以暴疾卒僕適入太白山歸先生死三日矣痛矣乎夫以諸先生放棄垂暮爲天地所遺今幸與二三老友枯酒雍容風流日接而復若有物以娛之使方失一故人復失一故人高春再斜碩果雙落仰詠皇天不敢置問然猶藉有斯集使高賢畢會布席行觴若知王先生將歸自然之室聚送長辭而僕復與款款行路敘其餘情以畢此平生之驩此則由王先生性篤于朋

友遂與相始終而更若天有所重厚之也謹按王先生諱玉書字水功一字無畤爲諸生與同里錢忠介公相勵志于古學先生爲人美鬚目魁然有氣岸好極論天下事忼慨自喜旣數赴省試不利會越中兵起錢忠介公開府江上先生以故人在幕中時爲畫策不得用乃以薦拜太常寺博士先生自謂負奇策無所試使居散曹非其所樂也未幾遂避跡名山水間絕意自放始專精于詩與周貞靖先生相倡和其爲詩務搜剔宿垢前濯積塵不肯有單言片句偶合古人何況世所謂詞家

東望文鈔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卽間有意句艱曲使人不易上口先生益以此自得去歲先生年七十僕將以文壽先生復念吾輩所遭身世若此它無足可稱惟有與之論詩因極言近世詩家之弊剽聲竊貌陳陳相因藉先生一洗之能以其神智更受天地之新先生讀之大喜日置懷袖間今歲先生更持其集二卷示僕曰此吾二十年所得老眼未花尙得手鈔此本幸及吾未死一論定之余唯唯猶未及爲箋序而先生卒年七十一有二子曰某某俱能傳先生學將以是歲某月葬先生于某鄉之原憶僕常苦肺每

當呼嗚之喘噉噉幾盡先生心爲憂之嘗謂僕曰某堂彊自愛慎勿先我輩死使我輩異日得佳文字一篇送入地下此雖平時笑謔之言亦以見先生愛我如是其篤也今劍草未生人琴放散僕其敢忘車過之約耶第先生已矣竟何所言此巋然一片石終何以慰先生地下亦唯有重與之論詩耳因以此銘曰

詩自漢人及唐末各宣其情音自別後來詩家顯相竊秦聲吳聲使同舌賀哭餽貽用一切寫樂不驪哀不咽先生憂之自憂憂片言隨人便不屑采石得髓抱水骨

東望文鈔 卷六

十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間王李是何物奇懷當與千載說爲書巋然一片石
前中書舍人丘含三先生墓誌銘

東漢朱虛管寧與同縣邴原平原王烈俱避地至遼東史官爲大書之復載寧在東國積三十七年乃歸記其歲月起居甚詳夫東漢末年海內方火然湯鬻人民喪其室家奔公竄卿流離相屬莫得而指數管先生起自孤微魁然一布衣浮家遠去此復何關世事而國史謹識之且甚詳若是夫賢者之出處其一去一就足繫于天下之重有若此也吾鄉丘含三先生少有名丙戌以

後卽避地採藥生洲徜徉壽冷古岸已而轉客林屋山中與人授經亦積二十七年始歸先生年已七十矣適里中諸先生方有耆舊集聞先生適歸甚喜爲虛左招先生先生念故人欣然始一入城眉鬚巾杖觀者塞路余時撰耆舊集敘遂以管幼安相擬先生亦笑受之未幾先生以疾卒于家年七十先生族人某某俱請僕爲誌其墓言之至三僕不敢復辭謹按先生諱子章字含三一字梅僊生而性異甫九歲卽能援筆成文已爲諸生遂與里中錢忠介公王太常齊名丘氏世爲右族有

果堂文鈔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丘微君緒以至孝名沒而未葬幾百年先生身爲負土植松柏以文哭之余近會上丘孝子壘見其墓門鑿石甚工俱推先生義至高先生嘗一客吳中張太史溥吳太史偉業俱盛爲先生延譽吳太史更置酒大會名士置先生上坐且徧語諸公丘先生吾父黨自起行觴執子弟禮甚恭先生以此名益重然竟不得一第其後以薦授行朝中書舍人未幾卽棄去徑然逍遊不復有所顧夫史謂漢末中國稍定客人俱還惟幼安獨居遼左若將終焉今先生客包山去故鄉七百里非若遼海絕

遠不易返而先生望太湖對縹緲峯歷二十七寒暑澹然忘歸此誠有過人者且幼安自歸中朝仰企車蒲束帛相望于道而先生儉德自晦其歸人莫知尙幸重與里中諸長者遊身列耆舊第三人觴詠經年傳爲盛集此則幼安歸後所未有事也乃爲之銘曰

漢火再熈海內忉忉時管先生去之遼東先生此去亦保其身奚爲大書勞彼史臣去時巾絮歸時巾絮往炤水瀕肩鬚不異客中木榻舍中木榻安車到門端然不答漢季逸民惟一管寧後千餘年則丘先生史官繼書

果堂文鈔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藉有此銘

丘子渭墓誌銘

余讀史至東漢末年以及南朝晉宋之際一時文士如孔文舉嵇叔夜謝客二陸潘鮪之徒俱身蹈凶刃死非其命未嘗不恻然傷之夫使諸君得身當盛時自應簪筆雍容以文章榮世而所生不辰遂遭橫酷乃一至于此至若甲申以後余所與論交死生契闊思舊之賦亦屢作矣然未有如哭吾丘君之甚者也君名棟隆于渭其字也君少喜學詩及古文詞不屑屑制舉義性任俠

重諾壯遊五嶺之外年三十餘始爲諸生更折節讀書
丘氏居東阜世與名族聯姻諸所往來過客多貴者而
君惟與余及司農董次公先生交余時居草堂與君衡
宇相望君時已棄其諸生日與余以詞賦相角每過余
輒登右閣遙望太白諸峯或魚生雛長菜甲初肥余未
嘗不置酒相驩呼爲樂鄰翁比媪亦識余兩人酣歌之
聲也後余還城居君入城輒來訪時余居城東董先生
居城北君流連此兩家數日乃去至己亥之夏有大帥
提兵至郡君避不入城而海師忽奄至縱兵大搜牢殺

泉堂文鈔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東鄉萬餘人君遂遇害痛哉痛哉夫以君之才廢而不
用使老死田間已可惋惜況復橫尸鋒鏑之下竟與潘
鮑二陸諸君同命是更可哀也已初余居草堂與君約
各纂一書余選錄三百年來諸名家詩人立一小傳歷
二年而書成君獨好集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目及
盤鼎石鼓碑器所傳各從其音列于四聲之下凡十歷
寒暑勞精役神易其草者六七而後有定本及搜牢所
過余草堂藏書盡爲掠去諸名家詩選亦在其中君禍
雖酷而所集篆書十餘冊歸然獨存于家今日過君故

居發遺冊煥若平生夫人壽止百年而著述所垂可千
萬載君卽身首墜地而十年所役之精神尙得藉此書
以見于後亦可爲幸存其一矣君爲人美須眉長余數
寸狀貌甚偉或曰海師初執君曰君肥白意富人索其
財無有因殺之而東鄰有富人絕短少以是得脫嗟夫
由是知士生于亂世非特文采意氣宜自退匿而卽狀
貌亦不當過人其召禍乃若此不亦哀哉君初娶某氏
繼某氏子曰琪能傳父業事繼母篤孝琪已葬君于其
鄉之某里來乞銘于余余因念自君歿後董先生亦謝

泉堂文鈔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君所交二人其一已在地下卽此一片幽石更誰望
耶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豈無平世而不得逢露刃如麻萬夫罹凶君持柔翰往
冒其鋒全身無所避于幽宮尙有遺書不與命從龍鱗
之覆馬鬣之封保爾後人惟安斯榮

周君魯孫墓誌銘

君諱某字魯孫家于鄞城東偏系出宋轉運判官師厚
之後子孫以傳經爲業數百年稱曰世家至君父某府
君更以貴名于鄉有丈夫子三人君其長子也君生有

異稟讀書目數行下自其在髫髻時輒不肯陸陸與羣兒伍既稍長補諸生有名爲人尙氣節喜俠遇事志氣銳發嘗爲里中報睚眦事起人急不憚以身捍之以故同輩俱兄事君若不敢與顏行君性不喜乘舟嘗讀書阿育王寺去城水道五十里家人具書籍牀竈舟中虛設席君獨身尾牽夫行岸上路人俱目之君初爲文章尙奇麗自騁其辯時同里錢忠介公肅樂尙爲諸生君與同研席因折節復學爲古文揣摩先輩及忠介公舉進士名益盛君遂不肯過其門君既數試于鄉罷歸意

某堂文鈔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弗鬱甚因歎曰丈夫年踰三十尙不得車前八騶乃獨杜門把五寸弱翰過日壯盛不再來異時卽華髮垂三組復何面目因日與其客酒人縱飲浮大白歌呼翼得平其礪塊而君弗鬱逾甚遂爲其先府君卜葬君曰山川實能語但苦葬師不聞耳因日著芒屨陵峯行跡山川起伏處歸發讀古相地經及曾賴目講書至燭再見跋止而君竟以積鬱勞疾發卒于家得年僅二十八君少知音喜元人填詞能自度之常言人生五官惟耳之于聲最善移人樂記言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

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其精于辨高下別分寸乃爾此非後世腐生所得解也以是同時詞客伶人俱維在君坐君每發聲無不傾耳爭以妙曲周郎呼之君亦鐫一大章曰曲有誤周郎顧以此自喜然君固善盡人所長雖老伶少伎偶合宮商輒賞譽若不容口常夜坐自度一曲意有所未合遣僕夫秉燭于某所候某伶人奏樂畢迎與俱來夜闌熱酒與詳定點拍至盡善方各就寢及君卒諸詞人歌者俱抱樂器獻伎君靈席前旣罷復呼曰周郎尙能相顧否各慟哭失聲而去君之子二人

某堂文鈔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汧曰濂並名諸生諸孫復善讀書它日當有大君之門者然余獨謂人生有所嗜雖沒而不忘君所嗜在聲今旣黃土一抔埋絲掩竹將何所聞余乃爲銘其幽石曰

草蟲語花牙鳴寒松爲巖幽澗有聲此俱自然節奏如瑟如笙君臥而聽之千秋萬歲亦足移其情

卓有枚墓誌銘

吾友董異子萬充宗俱以書來曰水西卓有枚卒非得某堂銘其墓無足慰有枚者余謂古人銘朋友之墓莫

如歐陽永叔觀其敘次張子野石曼卿諸賢交義悲宛淒愴使人增重今予與有枚未嘗相識曾不得一執手一望見風貌而銘其墓譬有人哭所未識之人其哭必不哀斯不能及歐陽永叔明矣何以慰有枚地下萬生允誠進曰有枚於先生所關惟一執手一望見風貌耳然所見澗河以西能心知先生文無過有枚者有枚每得先生一篇必流連三復以爲必傳非先生銘其墓誠無足慰有枚者余乃泫然曰信斯言乎古人有言得一人知我不恨又曰作者難知者益難從來文章相合或

吳堂文鈔 卷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數十年百年後或數千里外茫不識作者何人舉篇驚讀快得一奇而作者始與霍然並起蓋其難若此今予幸于當吾世去吾數百里而傳有一有枚知我其人卽不相識其相合已深奈何不書此一片石慰知己地下耶適吾友錢稚廉復以有枚子起鵬所撰行畧來請因不復辭按狀卓氏初居溫州建文時戶部侍郎敬死遜國之難其後人徙居杭州之水西變姓宋氏數傳至萬曆中國子監學錄文卿始復卓姓學錄君繼子爾康是爲去病先生官工部員外郎左遷歷兩淮鹽運司判

官有枚其少子也有枚生有異稟先生比諸枚少孺因名曰人臯七歲出就塾師使讀論語有枚嘗置一本拊所讀書下時竊觀塾師發之則司馬公通鑑也先生聞之益喜及有枚年十六爲諸生才益高先生遂悉以所疏解經義及他言防邊治河賦役諸書日與有枚相指授謂學者讀書當以六經爲本卽推而經世期于有用有枚遂得盡傳家學先生卒後虞山錢牧齋先生一見有枚極喜謂故人有子因與邇文章宗派及作者大義務合于法以是有枚能治古文詞然有枚性篤於朋友

吳堂文鈔 卷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喜赴人之急爲所交排難通有無人以是頌有枚義不容口未幾國難作四方蠶起有枚負其用世才思得自見少長于大梁從官雲中聞人言塞下事數往來南北江淮間所在津梁關隘城池相犄角屯戍設伏之所俱能口畫其事益旁習天文奇門太乙諸學異人劍客時在其座嘗上書治河司空請引沁河稍迂其道入衛河歷新鄉衛輝至臨清轉漕無碍藉會通一帶水歲可省治河費百萬當事不能用年逾五十益弗鬱出遊大梁故人多不在過楚上二層問道翛然有遺世意歸至

吳門疾作抵家十餘日卒卒時命家人具冠帶適有車
騎迎我當往爲覓橋祠神語畢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
鄒氏張氏生二子殤女四以從子起鵬爲後將以某年
月葬有枚某山之陽其執友章六象哭之慟輯其文集
行世有枚嘗相期一過江訪余復欲持尊先生集請余
爲序俱未果余初撰甬上耆舊傳有枚寄書相勉屬以
史事及余書成有枚適作客不及見有枚少余三歲余
方招有枚與極言文章之事倡浙東西作者而今不可
得見矣不亦惜哉不亦惜哉余因爲位哭有枚列所作

泉堂文鈔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銘曰

後千歲望一人知我者今則同一世也遠萬里望一人
知我者今則間一江也慕其文者不必慕其衣冠杖履
也愛其人者不必愛其音咳狀貌也請告卓君以銘君
墓者卽君所知甬上泉堂李氏也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有具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爲海
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
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遭家大禍幾至覆宗中

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
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
則其時爲之也鮑司隸提攜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
俱其時爲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慨然而太
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爲師姚江黃梨洲先生內君
葉淑人同縣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之曾孫嘉
靖乙丑進士知鄖陽府諱逢春之孫萬曆己未進士廣
西按察使諱憲祖之子也淑人少讀書輒解大義亦能
詩然未嘗握管自喜年十七歸先生爲忠端公長子婦

泉堂文鈔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氏世貴盛其所遣送甚厚然淑人自持儉素與先生
相對若良友時忠端公以觸璫忌歸里而大父封太僕
公與曾太淑人俱白首無恙淑人日從姚太夫人具鮮
適修饌晨夕起居能得兩世大人權無何而璫難作忠
端公萬里投獄淑人乃盡出所有治赴難裝及逆奄伏
罪朝廷追贈公官賜葬淑人更相經營使先生負土表
石不煩有司給先生有弟四人俱淑人爲以次授室蓋
至此而淑人之力幾盡矣時同受難諸家後人多賢者
唯先生兄弟品目益高四方名流渡浙東無不造黃竹

浦淑人每出韭黍作倉卒主人過客盡喜未幾而國難作南都草創逆奄遺孽重傷將盡殺黨錮子孫先生爲之魁駕帖已出而南都陷事得解逾年會稽亦失守先生從行朝官御史臺副長是時淵以東槍幡麻起淑人奉姚太夫人轉徙山谷間十餘年始得返故宅稍稍剪闢田園登蔬菽與先生奉姚太夫人盡色養教二子百家百學使勉進父學俱有名門戶藉復立無失桑榆而淑人忽廢疾甫一日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嗟乎余旣歷敘淑人始末深有可歎焉蓋當熹廟初年正人盡列于

泉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朝使逆奄不用忠端公方從容九列爲國名臣豈至橫罹膺密之慘至南都重建一時大臣在位使非奄孽復張先生方從王謝諸人高步江左何至匿影銷聲僅免虎吻及先生身赴行在崎嶇礪川井陘之間兵燹彌望家業蕩然遂使淑人終老多難中泊解挫鍼與山姥村婦同其辛苦命祿不得一日被其身斯俱其時爲之也蓋黃氏二十年間一填北寺再經刊章家國之禍遂相爲終始此誠有可感時而悲咽者矣淑人生三子曰百藥百家百學孫千頃改轉將以某日厝于化安山忠端

公稔側百家兄弟以狀來請誌于余余幸從先生遊得聞淑人內德已久不敢辭但余聞忠端公赴難時遺書示先生曰汝婦賢孝當聽其言是則淑人生平忠端公早以一言盡之矣請得大書曰賢孝葉淑人厝所而銘之曰

稱賢稱孝稱其所有九族翕然不聞人口豈知斯名命自爾舅入門得謚一言不朽所豐者德乃裔其受雖難于身將大厥後土鬣未封石仲兼守虛其左位尙煩候久

泉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美蘭墓石銘

余旣爲亡女美蘭作傳復念人平生大節足傳士爲人師婦爲女宗固當在天壤間亦何關身事獨此慧業宿種人所抱以死生未易銷滅不爲鐫諸幽石不足瞑死者因復志其墓曰美蘭字佩幽少姿性過絕人五六歲時能日集三唐人詩畧皆上口先公嘗摩其首日兒解誦何等詩耶蘭應聲卽誦李供奉數絕句先公大笑樂及稍長日取余坐上書泛覽不輟益篤嗜爲詩每聞余發一吟輒先問大人今作何題詩某體某韻俟啓紙後

輒取讀余間失其草不復記憶還命誦之如流余嘗曰
兒心慕在此可和我一小詩蘭笑謝終無所上然見其
閉小閤時弄紙墨亦不知其何作也既歸觀日所居即
余東臯草堂是蘭少時娛戲處余舊讀書東樓山川明
曠蘭意頗自得觀日時謂蘭曰若少從翁授詩篋中詩
幾何蘭亦笑不答未幾即難起蘭歸依余居意常忽忽
不樂每念及草堂一几一席一樹一草及難中所周旋
娣姒下至鄰姬娉姥意有相關無不垂涕余數相寬大
蘭答曰兒亦不自解覺體中無復佳時凡六踰月竟卒

吳堂文鈔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觀日發其險中得詩數紙至秋夜呈觀日四絕句即其
絕筆也詩俱遭亂後所作率皆驚離弔往悲音斷續讀
其辭如絃音乍摧如鳴葉欲脫如何處士聞哭聲哀不
可量如楚老人將辭世處處作別離如邯鄲女子唱故
都聲盡見遺臺老樹其發于音若此即欲延年二十尙
可得耶蘭既卒余念蘭欲使魂有所依爲葬先公墓東
偏去墓道可百步左去大倫堂亦百步銘曰

自余所聞文人苦無行今徵諸汝則不然亦聞蚤慧苦
無年今徵諸汝則然一然一不然此吾所以涕滢滢而

問天惟寫文心于斷草幽泉曰此李氏才女之遺阡悲
夫

天童寺西堂明介禪師塋銘

天童西堂介公卒于寮嘯堂和尚以訃來余哭之慟凡
祖庭例自兩序而下闍維後俱歸骨普同塔和尚已爲
介公舉火入普同有期余顧念此中智骨蠢骸耆體天
幹眾靈相躡躡豈吾介公布席處因馳書和尚乞留其
骨當與諸公謀得別買隙地葬之和尙許諾以是介公
遂不入普同按狀公諱元燈字明介年十六投虎丘巖

吳堂文鈔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起和尚出家隆公使從問松首座鬚髮常居金沙數年
至笠山謁今嘯堂和尚爲侍者機契異常從還臯亭兼
記室再從遷天童遂受記前居西堂其得道本末俱詳
和尚所撰行畧中方和尚將至天童吾友董異子謂余
曰嘯堂和尚有門人曰明介釋中名士也余適在吳中
宿某山房與僧夜誦所作詩介公在鄰榻側聽久即排
戶入與余語款款不已其風流可親也余心識之及和
尙至從侍者數人相過余望之俱非介公也已坐竟非
是後數日余同萬允誠入山中心自冀得見所謂介公

者既至小白捨舟入下院適有僧數輩俱曳草履短衣自山中來余遙望之顧謂允誠曰此中一人甚異是必介公也卽迎問果是公亦因訪余將入城兩人初執手歡甚遂復同人山流連彌日定爲人外之交介公爲人風儀蕭散寡言笑其體羸若不勝而神鑒湛然與一時名士接退相題目未嘗失分寸讀余輩詩文能得神理所濟處爲反覆其妙每有盛集公但以目會四坐盡通和尚常以事使造余所及還白方丈能伸兩家所未言無不盡以故和尚曰吾候杲堂非得明介行當費幾尺

杲堂文鈔 卷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牘矣余復問詢介公自所從往來南國詩人有足參第一流者否公言有金沙潘孟升卽具言孟升風格復出其南村集數卷余讀之驚喜爲手鈔百餘篇序其首介公開卷笑曰今所鈔卽余昔相欣賞俱孟升最得意處已讀其序益大喜且曰孟升自謂當世無足語異時持示此文其驚喜當亦如先生今日也蓋介公善爲吾輩騎驛若此未幾和尚遣介公有所謝走數千里外歲餘始歸公固善病歸卽病且篤和尚爲延治百方時余亦苦肺不能入山眎公公病至垂絕屬和尚寄別平生諸

故人唯及余更嗚咽以常所用研一留贈後二日公更起盟沐作辭世偈乃卒得年三十發視其遺藁惟杲堂集二冊南村詩草一二卷而已余哭之最慟謂當世更覓解人不可復得非徒失方外一友也當介公初至吾鄉與進士徐道勇交及至京師訪龔大宗伯仍客道勇邸時宗伯已卒惟得晤令嗣伯通後數年道勇休沐歸伯通亦來甬上而介公一片窄堵猶未卜二君惻然傷之因共謀卽太白之偏得山水佳處爲治塋田而使余銘之銘曰

堂文鈔 卷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之生一鉢一瓶離離亭亭公之死一塋一瓶離離亭亭雲異其白山異其青于此置高僧許勒吾銘

行狀

通議大夫奉敕贊理軍務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

制川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行狀

曾祖考士封國子監博士贈承德郎刑部署山東司

郎中 妣周氏封安人

祖考萃中憲大夫廣東肇慶知府贈通議大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 妣姚氏封安人贈淑人

考聽光祿寺署丞封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妣黃氏贈淑人

公姓高氏諱斗樞字象先宋衛國武烈王瓊後本蒙城人王五世孫脩職郎世埴從南渡始家于鄞遂世爲鄞右族萬曆時公大父南麓公爲刑部郎屢定大獄神廟嘗稱爲老法司公父玉陽府君能傳其家學公生而體性端重少有異稟讀書數行下南麓公異之常曰觀此兒風儀它日名位當遠出吾上年十九舉于鄉中崇禎戊辰科進士己巳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未踰月京師戒

泉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嚴公奏記刑部尙書喬公允升謂獄中多大盜恐乘亂爲奸請假京營兵數十以衛意外喬公不以爲慮數日盜百餘人破獄垣而出喬公竟坐繫論罪公以此名重是冬公與同曹郎五人俱坐論罪失輕下錦衣獄大臣多救之大學士文公震孟時爲講官進講呂刑因從容爲上言俱得復原官次年公出爲湖廣恤刑時在神廟積愆後及逆閹魏忠賢持權意欲有所坐諸當釋俱繫不遣至十餘年獄爲滿公下車先奏遣前使臣所已恤者然後行郡一時解澤及天下還報出公知湖廣荊州

府自惠王之國荊州上親叔父而故遼王支屬郡王將軍及庶人輩在郡多諸宗橫甚王奏江陵知縣史調元擅杖宗人械調元入京師仍下郡論報公爲具白其事調元得末減諸宗皆伏不敢動又欲自遣王人下諸縣督所贍租公堅執不可沙頭市當楚蜀之衝姦猾多托王府肆行公一切嚴治以法郡人得安楚地屯田獨多久淪沒民間戶部按故籍奏請追前所應入租御史下其事數牒催公爲條列其不可且云但述郡狀以報使罪有所坐事竟得寢公治郡甚有威嚴而事多爲民率

泉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是方是時江北大賊亂晉豫間已五年癸酉爲崇禎之六年賊始渡河入楚荊州承平久不設一卒公急籍民兵待用庫中藏舊銃百餘公使列置城上先發藥試之聲震遠近次日諜者言賊哨騎至四十里外聞郡中爆聲甚厲賊驚遂從遠安界上馳去甲戌春賊復自襄陽而下南爲荊州東爲承天撫軍唐公暉發軍兵數千護承天陵道由荊州公謂荆有重兵賊斷不敢東指遂使留屯境上賊果西入蜀軍兵襲擊敗之初唐公謂公擅留所發兵大怒及捷聞更喜丙子遷分巡下湖南道

管寶長二府湖廣按察司副使楚地在江北者俱被賊
熏燎湖南諸郡尙得無事而土賊竄起長沙爲吉王建
國其城高不踰二丈所藉惟羸卒三百人無武備公至
募義勇二百日練之築城使高製大小滅賊炮多儲船
礮治器械人情始奮已而臨武藍山賊乘三百艘驟抵
城下晝夜攻月餘公盡力禦之所殺傷數多始敗去沅
臺陳公睿謨以臨藍賊橫將討之而公所屬湘鄉山中
賊初起其魁自稱千歲數月間有眾且萬人出犯旁縣
公爲請於沅臺先自將討平湘鄉山賊斬其魁餘眾悉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降而沅臺已大舉至臨藍公率勝兵合擊大破之湖南
得平朝廷錄公功賞銀四十兩幣二表褒進右參政辛
巳賊張獻忠自蜀復奔楚督師楊公嗣昌迎戰兵大潰
賊乃疾趨破襄陽取其家以去襄王遇害事聞上大怒
爲逮撫院袁公繼成併奪鄖陽守道官而遷公提督太
嶽太和山分守上荆南道管鄖襄二府鄖鎮監軍湖廣
按察司按察使自賊始渡河出沒襄鄖間已十年率歲
四五過鄖所治外六縣俱爲賊破無城縣令與民結山
砦以居惟郡城僅全城大不滿六里居民可四千城外

蓬蒿數百里邨落蕩然朝廷久不貢租稅城中人相結
出耕郭下田自給是歲蝗飛蔽天獻賊復由鄖入秦楚
鎮左良玉尾之入城大掠而去公至無從得米蔬士民
對公痛哭公勞恤再三時鄖守兵約三千公乃於城外
相地形東倚山南倚漢水繕爲二樓分兵守之招集降
丁拔其才可用者署爲將如王光泰苗時化數人後俱
得其死力鄖遂有練兵五千初李自成張獻忠諸大賊
每陷一城橫擄其財輒棄去壬午秋李自成羅汝才所
得中州數郡始分賊置守而二賊自將由汝寧趨鄖襄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左良玉在樊城先走賊遂陷襄陽十二月分遣賊將攻
鄖城公率諸將與大戰三日夜賊敗去是月荊州亦陷
賊于楚已據襄陽荊州承天德安于中原則有開封河
南汝寧南陽諸郡自成漸有逆謀先以計除老獍犴革
里眼諸賊魁併將其眾惟羅汝才兵力與相抗癸未三
月自成直入汝才帳中斬其首獻賊亦畏自成強避之
黃州不敢復與合于是自成始得專制數十萬賊橫行
圖取秦中僭號而置其家於襄陽以鄖與襄接在必得
復遣其驍賊劉宗閔將三萬人攻鄖賊勢甚厲初以靜

樂宮門百餘條爲木城復用木梯六十並薄城下公使人用火礮擊之火起賊走追殺賊數百盡奪其木城及梯以歸公令諸將曰賊眾過五倍若爲所誘遠追賊以騎繞我後則城與兵不得相顧矣後與戰無出一里若戰深逾一時賊未退則聽城上金鳴卽兩分疾驅以開中道使城上火礮齊發賊死傷甚眾乃乘夜造爲三十六土臺每層土敷以層麥用石壓其上築而登高與城等賊乘臺以炮擊城上凡十餘日公見其倦乃大具牛酒使士卒各飽食盡出以攻臺老弱亦荷鉏鍤以從每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攻陷一臺賊下走土石輒然崩士卒益乘銳殺賊老弱爭負其麥助鼓譟聲振城上下賊大敗遂奔潰前後力攻凡四十餘日時公遣一健士請援于督師孫公傳庭孫公謂所使曰適有降卒云鄖陽殺賊已一萬今來牒只報三千何也使使者曰守道日乘城督戰見陣中仆一賊輒紀一功諸重創歸斃者自多不敢冒上幕府孫公稱善卽遣其將高傑來援會賊已退自成忿鄖堅守復發賊來攻賊至龍門相去八十里頓不進諸將慮賊有所俟公笑曰此畏我也但逼于自成之命不敢歸耳乃

日發兵五百使陳于揚溪山上日入而歸賊望見山上立幟益疑會夜半漢江驟漲有水石相擊聲一賊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俱驚起自相殺或奔或伏天明賊大慙卷甲而去嗟乎自國家久太平武備盡廢所置監司守令俱書生不知兵望賊風靡所辦惟一走遂釀瓦合之眾致其勢滔天使誠禦賊有人能守能戰卽江陵盧爆聲漢江水石相擊聲亦可驅之使走吾知此賊亦不足滅也時督師孫公治兵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屯鄧州以待公請于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眾來戰請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率鄖兵直趨光化穀城以擣襄陽覆其巢穴使賊內顧孫公以爲然檄其將惠登相徐勇將兵夾攻登相本降丁獷悍難制公時已分兵攻復均州保康遂與合兵而出穀城光化守賊俱以城降登相縱其兵搜牢公力禁之乃止而督師出兵大潰于襄城郟縣之間自成遂驅入關遣賊至襄陽盡護其妻帑以北謀至穀城諸將俱失色登相遂率其眾趨投武昌公獨將鄖兵前攻襄陽賊出戰苗時化王光泰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賊退保城公方與諸將議而鄖陽守吏馳書謂大賊將逼鄖我

兵不當遠出公不得已乃引還甲申正月自成已盡據全秦將北犯京師以郎之攻襄復遣守襄賊路應標發眾三萬來攻郎將士久殺賊膽氣益壯然自用兵十二年埜穀無種人大饑而賊亦苦輸糧不繼因復取均州以所徵雜糧儲其中轉給攻者公謂諸將曰賊量我不敢出均州必無備今輕師襲之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奇也乃發壯兵一千薄暮陰渡漢江疾趨百二十里突入其城大砍賊盡燒其儲糧而還城下賊聞之乃走相持復五十日自壬午襄陽陷後朝議復移開府于郎所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後書
約圖刊本

遣撫臣二人俱以路絕不得入遂謂襄郎當併陷不復設郎官至癸未六月而公所上請援疏得至京師始知郎陽尙在上召大臣會議出公疏太息欲卽命公開府而大臣與公無交意不悅乃蠲遷知郎陽府徐起元爲撫院而加公太僕銜時郎陽人在京師不得歸者貢士謝某商人杜某諸商復數人日守闕下哭謂郎陽國家新置郡郎人爲國苦守十三年奈何棄不救復走哭于大司馬門聞者哀之而當事竟不能如何甲申二月廷議謂賊擾秦欲設重臣開府漢中與安以固蜀門戶乃

遷公贊理軍務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制川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不知西城久非國家有矣公更乞援于撫院何公騰蛟所遣使俱持二升繡絮檄纓裂中行乞而前至七月得何公報書始知賊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南京已有新主公率一軍號慟旦夕臨且得聞撫秦之命乃更募壯士間行至南京上疏謂先帝命臣撫秦臣誓以死報今郎兵僅五千日夜爲賊攻不能分以入秦于是南京亦知郎陽尙在盡敘諸將吏功而改公撫楚軍使左良玉發兵護公之官良玉別有所推不時奉詔

果堂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後書
約圖刊本

更召公還京師別用時公在郎常圖復漢中乃假故秦將孫守法郎兵一千攻復興安州公方欲赴之而秦守賊盡走追騎南下守法棄城入褒谷山中郎陽撫院亦降公始退耕于沔州余嘗謂三秦天下之大勢三楚天下之大利使秦中開府得人必能關賊之胸使賊不得出卽楚中開府得人亦可掣賊之尾使賊不得鼓行而前今朝廷知用公于楚而置諸錫穴一隅使無所試其才知用公于秦而天下已不可爲矣能無痛哭哉當自成于甲申之冬敗歸西安分賊守黃河日夜修城壕爲

固守計至弘光乙酉正月自成知不能禦遂復走入楚
仍留其妻帑于襄陽而率賊由荊州渡大江取道石首
渡洞庭湖口繞出武昌之南左良玉聞賊猝至大驚卽
日乘舟東下惟撫院何公尙守長沙蓋左帥自開封敗
後畏自成失膽初不知其敗而南竄也南京聞左帥至
九江藉口欲除君側初不知其避賊而走也遂舉朝倉
皇以致國事大壞相提而論彼擁重兵十萬而不能當
賊于既敗之後翻震傾我社稷公惟有單兵五千而能
亢賊于方盛之時不失所守一寸土是則國命所繫惟

果堂文鈔 卷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得人耳公耕于郎二年丁亥春道旣通玉陽府君遣
僕促公歸四明公匿跡里門數有家難然事亦旋解庚
戌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公性澹泊一褐袍十餘
年食無兼味故能與士卒同甘苦久而不變性好讀書
軍中亦手一卷每登陣橫槊輒賦詩示羣僚有聞笛風
概晚年苦目中有蜚毛反刺不能作細書猶手定其詩
文十六卷名曰蠶食集藏于家蓋公詩垂老益工放恣
陶公詠荆軻述酒謝翱哀江南望秦川楚火不見則悲
歌慟哭隨之公初娶范氏贈淑人後娶徐氏封淑人副

室施氏子男二人長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有父風烈
能以忠孝世其家次宇啟孫四人奕宣奕襄俱鄞學生
奕修奕學曾孫二人景乾景燁公卒之明年宇泰將葬
公于某鄉請姚江黃梨洲先生爲銘其墓石而以某知
公最詳使爲狀以備採擇因歷敘公前後禦賊戰守功
併具其本末歲月非徒深惜國家用公爲未盡卽兩京
興亡亦可喟然而見之矣謹狀

果堂文鈔 卷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議大夫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東等處
地方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加一級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李忠毅公行狀

曾祖考循義中憲大夫知湖廣衡州府 妣劉氏封

恭人

祖考生威文林郎南京鳳陽府推官贈太子太保兵

部尙書 妣聞氏封太夫人

考德先縣學生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 妣施氏

柴氏俱贈太夫人

住鄞縣城東車橋里

公姓李氏諱樓字長孺號曰茂嶼宋太尉忠襄公顯忠

後本青澗人其曾孫曰守真自祥興開始徙居于鄞宋亡李氏子孫自謂先朝大臣後恥復自屈遂隱居不出世以經學教授其里中七傳至循義始以進士起家官御史出守衡州卽公會大父也侍御公次子生威舉于鄉官鳳陽府推官是爲公大父生三子長曰德先諸生居鄉有盛德是爲公父兩世並以公故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公少負奇質有威重讀書數行下七歲時自其所居室過聽事出就書舍每日進止不失一步門中有長者日識之歎曰此兒酷似聞莊簡未可量也中進士

東坡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以行人授監察御史在臺守直節無所附麗同里某公初罷相公追論之竟以忤時出爲廣東治鹽僉事時粵中鹽法大壞公至慨然曰朝廷名此官非立法鹽終不理然法惟在均在覈因博訪前後大釐剔諸宿弊去吏之姦及豪大猾爲蠹者法初嚴而適得其平凡歲增額至三萬遂得捐商家積負汰其浮贖復請免屬郡宅苛稅以所羨三千二百充之商與民並大蘇因條所行者爲鹽政考自後監司雖才必善守其法小變通之此書遂爲畫一改山東海右參議值登萊大水公晨夕籌策

命有司停征止訟獄招集流亡盡捐郡縣輸贖三千以轉粟濟民民藉不死遷副使督學陝西在濟南李攀龍京山李維禎後一時文衡稱關中三李適山東復大禮以士民之請再徙守濟南參政公採酌荒政以次畢舉凡守令所不能行公俱身任之大中丞直指所久不決公立遣之撰有公宣記事卽擢本省按察使蓋公在監司起僉事爲外臺長其舉卓異俱第一萬曆四十八年公遂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黔旣無額餉歲饑數用兵衛所至十年無倭成卒三四年無糧會征調土兵苗仲

東坡文鈔 卷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穰穰交煽動爲亂土司陰與相結更挾以自重其患已成公再瀝血請餉爲豫防計而當事忌公威名遠臣號呼漠置不理公因六疏力稱疾得許方候代忽承寧宣撫奢寅反重慶報至貴陽震動公念封疆受寄義不敢辭遂復出眎事而黔所屬水西安氏與奢賊世姻本同謀其同知安邦彥最狡難制水西去貴陽僅七日公雖日發兵守湄潭戰老君關復遵義郡縣聲言摧蘭賊衝而所憂惟在肘腋圖厚爲之備然貴陽奇正兵止三千糧匱守無具公乃佯許邦彥使討蘭先給少餉冀稍緩

其謀而急從滇中借餉二萬募鎮守兵三千義勇四千合奇正兵得七千市硝磺一萬七千斤鉛鐵萬斤聚米一萬七千石俱畢集得恃有備而奢賊詭傳已破成都邦彥遂反僭稱羅甸王合苗仲龍蔡兵數十萬直趨貴陽初水蘭合謀奢寅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取貴州作家因結烏蒙烏撒從霑益取雲南作家事成蜀兵下荆襄滇黔合兵出偏沅遂窺江南其謀不小公諫知其詳謂我惟堅守貴陽斯其勢足控制滇蜀此國家所開一綫官道係西南安危甚重公乃登陣灑血與吏士共申

果堂文鈔 卷六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義分諸營列城八里部署甫定賊步騎屯至公身當賊衝賊望公旗鼓所在盡銳攻之公命將士禦賊奮氣百倍賊據西城外石坡其高踰月樓數尺賊自上投矢石如雨城幾陷公急命集大銃夾強弩擊之火燄中見人屍若羣鴉攪搏從空中飛墜數百賊俱下坡走復造廂樓高三丈中可伏數十人外復布枋革用婦人雞狗作厭勝火鏃不能入下推轆轤臨城城中哭聲震天地公命烹一羣雞以斗米飯投城外作遙飼雞犬狀再取虎豹皮張城樓以祓不祥銃石遂中賊廂殺數人賊尙

堅持不動公乘黑繩健兒三人持火藥從廂下燒之廂立燼賊俱驚墜死者半又編竹籠數萬中盛土爲臺乘城出辟現一丈公立徹某寺鐘樓建城上賊翹望氣奪盡棄籠去公曰獍賊謂我徒能塞門自守耳非出兵大殺賊賊不畏我乃突發壘土開門使銳卒驍前砍賊賊驚敗斬首甚多自後每戰賊必敗其氣大沮安賊更定謀謂惟四面重圍絕其餉道可坐困貴陽遂不復苦攻會都督張彥方都司黃運清率兵來援與賊戰於龍里兵敗賊知援兵怯而城中食易盡乃陽追二將尾其後

果堂文鈔 卷七

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縱使入城次日笑謂城上人曰吾放二將來食盡汝米旦夕盡作餓屍尙能出戰耶時二將兵八千目稱一萬四千日支米一百四十石至改月尙不決一戰公謂監軍劉錫玄曰中賊計矣古人去兵去食正在此時乃使將率兵九千出各硎就食城中尙留主客兵六千初人給米一升漸減爲五合至一合遂噉死人肉未幾遂烹活人初米值漸騰至五百錢一升以至二萬錢一升馬肉值二千五百錢一斤舊鞍甲靴帶皮煮爛一千六百錢一斤公力旣竭豫以刀綴授家人使各自爲計公身

扶疾登敵樓城上唯輪疲卒數十人枕甲臥然賊每窺城梯而上公奮臂一呼吏士俱強起欲賊賊跳踈自死者無算城終得全自二月七日被圍至十二月七日新撫軍王三善率援兵轉戰至城下賊潰奔圍始解亢守三百日大小凡七十餘戰殺賊萬人得賊仗數千陣亡兵七百餘俱餓死城中人十萬僅存男女小弱二百餘人遺民感公忠義相率就刀俎竟無一人叛者朝廷獎守黔諸臣進公兵部右侍郎公仍稱疾歸里初公在圍中御史史永安自謂無守土責數欲逸去公不聽監軍

果堂文鈔 卷六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劉錫玄亦微言謂之永安大慚及圍解永安以附逆瑞魏忠賢驟開府翻爲蜚語中錫玄并及公公嘿不與辨而忠賢更募公望重數遣人致意使公重上一疏自敘卽召公戎政尙書盡屬兵柄由是益謝病絕口不及黔事崇禎改元三年上召對羣臣給事某以宿憾奏公常受安氏金益致生釁幾陷公罪御史毛羽健出與辨甚力復疏陳貴陽功苦實過睢陽公事遂大白再加一級賜金後數年公竟病卒于家年七十二公擅風儀體長疏眉目如畫望若天神性廉介持操甚厲自起家身

與廝養同糲食齋一盂在官凡屬吏庭見使一小史侍立取眎所持謁具出身卽置席上若中列所饋輒手謁俟其白事畢復使持出蓋公歷官至開府不受人一物亦未嘗知其所饋何物也旣出貴陽圍城名震天下然終老泉石不復用卽誣口所云安氏金益本有受之者公亦不斥其人自辯論者謂公初陳徙薪之策旣不信于朝終有爛額之勞復受謗於門戶子公伏波結憤千載及公歿兩京繼陷行朝始追錄公以風勵天下乃下詔曰李先生樞貴陽之守可方古烈足媿今人贈太子

果堂文鈔 卷六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太保兵部尙書諡忠毅官其一子文緝大理寺副兼中書舍人公下筆老健生平經濟得盡發于文章撫黔疏草人以比陸忠宣嘗使客作書畧爲裁定數字輒煥然意出它詩文集並行世公生平不附黨特憂國家之急初由御史出爲嶺外監司道由衢州郡推官許譽卿攝令事不爲給人馬守衛監司聞之大怒召推官廷數之許君謝罪良久心銜之後許君入居省中值召對遂奏公敗邊釁將陷之死卽所謂給事某也給事在東林有名公爲所誣人不知其私憾俱駭然其時出與給事廷

諍者爲御史毛公羽健至公撰守黔日記則大司馬馮
公元颺敘之極述公戰守本末毛馮二公俱東林眉目
一爲白其冤一爲表其功然後天下曉然歎公論在人
而并知公生平之不黨也公歿其葬已久而國難頻作
遂使表墓之文至今闕然某竊念巨公宿老今尙有存
者必藉其手筆始足取信百世不敢後時因具述庭訓
所聞畧爲具狀使公孫睿曾孫世鯤輩持以造請得銘
其幽石庶異日國史亦有藉焉至公生卒及子孫世系
俱詳公子文緝初狀中此不復列謹狀

果堂文鈔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文

祭里中耆舊諸先生文

神虵騰采赤堊發鉅水趨二浹山鑿四窗大海當心彌
天垂腳一柱虎闌三江龍躍勢盤靈結脈盡奇生萃爲
人文千載之英時當越王離國潮潮不揚惟我文大夫
祖道獻詩義激上皇時當秦灰尙飛犇鹿初斃惟我大
里黃公仰天作歌蔑彼蓋駟時當太寶內盛外華旣萌
惟我賀先生還鄉賦詩老唱青楓歷周漢唐得故老三
提宮挈商漸雅漸南至于南宋詩軼少見鏗鏘本朝得

樓宣獻以迄宋季詩逕遂荒鴻濛重闢乃有文章諸公
區區爲事誠勞革彼叛聲匡風復騷歷數十年長者益
壽魯國高賢襄陽耆舊人傳其詩若履道里時惟白齋
岸然挺起嗤彼吳兒品目橫加謂膏爲泥謂鳳爲龜九
閔積閔二曜垂輝德星常見文露未晞惟我九先生出
鳴世盛遞秉文鈞各握辭柄菁華八伯潤澤五莖瑟琴
夫婦金石友朋一時操觚不李不何二陳鉤鐫仲陸我
我惟司馬張公首立赤幟櫟社布衣與並舉解凡出其
門優龍劣豹驚雛獅兒盡建一纛二屠三沈出敷國華
左楊右葉高步詞家惟四明諸峯各萬餘丈遂與華衡
鼎鬼相仿余生殊晚企其末塵家有高曾里有先民不
及循牆親從杖几追奉緒言恪承規矩汝南綴集在狀
前人華陽撰志兼錄藝文詩傳併成人風備落夜臺千
年霍然復作諸公而後近有八哀翟公魯公侯續將來
郡稱士大夫鄉稱君子庶幾百世恭桑敬梓謹偕後學
拜諸先生惠有桂酒肅告書成以近錄詩括今錄耆舊
詩有功文獻五君配食于斯尙饗

祭梅庵萬先生文

果堂文鈔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先生其果死耶方乙未冬先生有西陵之役吾黨數人皆置酒贈先生行先生曰吾鬱鬱欲爲漫遊歸無期第苦契闊諸君耳自後先生常往來客三吳間問不絕至丙申夏先生以書遙謝曰吾已泊粵行別當滿歲吾黨各黯然念先生垂老作五千里外客欲作書止先生度不及先生竟行先生客粵中久道阻且遠得寸緘如見顏色丁酉春先生書來曰吾將歸末春初夏當與諸君執手余輩大喜豫爲詩待先生及期先生不歸先生第七子余增也余日使造市卜且筮客有自羊城來余往問亦云見先生久辦裝及遲之仲冬而先生訃至矣痛哉痛哉余爲恫怛不自信者屢日憶戊子春先儀部械至虎林余亦在銀當中先生芒屨走數百里赴其難先公已畢命客舍僕夫倉皇無所請臥地未收會先生至爲主辦凡附于棺者無不備具余以是感先生不敢忘私謂先生長余二十餘年他日儻後死必有以報先生然先生稟健氣體甚過絕人壽命非可期不謂余年未四十而先生遂死且未嘗一楔先生之齒一拒先生之髮一啟先生之手足而敢謂先生死耶先生雖

在嶺南闊焉數千里然與余輩音問時通每遇一舊人則遠告我訪一古蹟則遠告我他如得一奇石品一異香亦遠告我況先生客體無恙常報故人曾不見尺牘豫傳近苦某疾而敢謂先生死耶且吾黨定誼非若今世齋刺相造請譽言滿坐論交在齒牙間者也凡出處語默以至間關饑渴聚散生死靡不動息相關古人所謂交魂送抱吾黨實有之今明月在天蛟龍在水曾不見先生玄冕垂纓夜示死日而敢謂先生死耶然傳先生訃者有地矣日月有期矣余一哭先生既登先生之堂見斬然在哭泣之位者先生諸子也爲再哭先生已山西臯見有素輻遙遙而至卽先生之輿也始重哭先生然則先生果死矣痛矣乎痛矣乎昔夫子既沒門人事夫子衣冠琴書敬不衰不敢信其亡也吳季子還過徐君遺千金之劍于墓樹惟信其生也古人篤于師友在死生之際若此今先生既喪吾黨數人力能藏先生之遺文傳先生之遺行恤先生之遺嗣而先生所望吾黨不在此蓋自先生喪後此數人者恐日散而吾道益衰矣惟各堅始卒無忘平生之言念所奉教于先生者

若何將終其身不敢死先生為庶異日魂魄相見不愧
耳嗟夫青瘴黃塵別我萬里玄壚白日別我萬年先生
其果死耶垂筆猥咽痛何言哉

祭高鼓峯文

吾鄉前輩萬陸齊稱文虎歿後悔庵若輩余始與君款
門辱迎因得定交忘年與形君齒最少弱予一齡望君
風貌四座盡傾爽溢虬鬚光隨轉睛抗手而談口作鐘
聲草書落紙凜凜稜稜奇文間起大言旬旬悔菴喜謂
文虎復生姚江黃氏吾黨典刑引過祝橋德門使登未

泉堂文鈔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幾難作兩家事并首繫先公尊兄中丞余遭毒苦微軀
獨承首墮足飛以人為歸一顧兩夫駢項貫膺馬櫪七
旬晝視而嘗君時赴難往狎僮僮冰礪風刀芒屨斷繩
鬼伯如林園草若蠶余難殉父君得全兄人謂不祥莫
窺其庭我哀悔菴天喪老成同人雲散稀若朝星君少
喜方常讀鵲經善論陰陽若見結瘕時家益落八口歲
增謂可療貧以藥得名饑饉無烟趣之使行故人導君
客于西陵適有死者半日屍橫君謂此坐氣壓不醒飲
以大劑張目漸醒霍然而蘇一哄大驚謂有越人來目

四明車馬相索旦夕造請長跪已久君寢未興但許到
門病夫體輕貴客合尊絲竹縱橫白金為壽佐以吳綾
蒼頭輿人亦得崢嶸君既涉世用圓破楞與相酬酢深
得其情昨君薨還過君桂廳坐我故榻極敘生平自歎
饑軀艸堂久局忽墮人間黃埃日蒸行將歸來與君唱
廢里中諸賢後來錚錚老我及汝當與持衡斯言未絕
復下吳艇豈圖一疾君遂不勝脈無自診寒熱誰憑治
君方才乍火乍冰雖護若若其壽如兵聞君疾甚遺語
丁寧黎洲夫子墓石待銘泉堂老友為我題旌垂白在

泉堂文鈔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君竟長眠中丞聞變箕尾亦乘生時急難死忍伶仃
悔菴含笑遲君九京夜臺非苦事兄得朋嗟乎痛哉余
亦病中肺氣時騰未能一訣兩面獨零迴數所期百未
一曾烏石東田宜稭與杭招君不蚤不得同耕家有藏
書溢篋與廉招君不蚤不其篝燈倘促歸歟君當我嘗
心負故人劍草徒青炙雞在盤桂醕一盛告君以文紙
盡意羸屋梁月上哭偃柴荆尚饗

祭董長卿文

嗟夫董君不復相見矣自余所聞吾鄉世家惟君家為

最古自漢至孝徵君以來千餘年子孫定以歲時拜徵君祠下常百餘人而諸董中惟君一門更以孝友名爲士族法余歸聞君諸兄弟每近暮卽各攜酒饌造大母太夫人所相聚飲以娛太夫人意使極驩至夜分而罷以爲常君諸父歿後諸兄弟若在中吳仲數人並以文章重一時而家亦稍稍落君豐儉必其情均一家吳仲每向余道及君病必垂涕蓋君篤于內行如此然君性固感慨激亢常多不平自遭亂以後卽棄其諸生與里中三四故人日縱酒掩博相浮湛每當博把采具未下

泉堂文鈔 卷六

早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輒據席先作叫聲博半起舉白談笑大噱以爲樂率日如是而君每值霑醉雖所昵故人有所不當君意輒相對謾罵見坐上有伊優狀必極罵之至橫唾其面吾鄉名士惟陸文虎先生最抗辯有氣不能容人所論同時人物無不遭其罵者然少嘗受釋達觀戒愛讀其書人謂陸先生所不罵惟有紫柏尊者耳君聞其語曰彼達觀何爲者不過髡然爲釋氏魁耳使遇董生必當捶地罵之然則君氣過陸先生矣而君亦坐此日弗鬱沈飲病內渴每杯闌顏熱輒命人取水舉一斗飲盡雖極寒

月亦如此吾曹固心憂之而君遂病甚矣嗟夫嗟夫頃十年以來里中前輩惟徐蒼郊先生尙在君所爲使酒遊博多在其家去年蒼郊先生疽發而死君哭之慟益歸日閉門獨飲偶出行卽罵道上兒或偃臥竟月蓋一年而君復不起矣嗟夫吾曹今日了無一可解意惟有朋友日過從快其爲集借杯杓以消之耳今蒼郊旣逝君更隨之同時酒人遂各散去卽平生聚首酣噱之事亦不可復得且吾曹豈能終日無過思得君在坐更受其罵豈可得耶倘果如太白所云夜臺之間亦有釀老春以待者君方招諸父及徐先生痛飲其中豈尙念及地上故人耶今日聚舊飲侶列常舉杓以祭君君能聞之否

泉堂文鈔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胡侍御文

古人所重莫如得友上告先人入告父母使其同心無間爾汝不妨二人或出或處惟余與公少而同學余始十二公年十八公文日高歷三四年余亦頗能執筆斐然讀古文選各滿百紙遂取諸生如取物耳余適壯遊久于嶺外公在里中其名益大余歸三年喜復把臂應

試于鄉文俱不利變起甲申至於西戌墊草日流倉黃
家室嗟余遭難橫及一門巢無安卵檻有懸鱗公獨愴
然思救其友排草而來請見吾母單舟直發爲人所難
渡羅刹水不知其寒余藉生還拜公而慟風雨間關死
生交重余因放跡棄其諸生公仍自勵志得科名過我
艸堂理故研席三月揣摩不斷晨夕余如寡女看人嫁
妝袖手而嬉一閑一忙公遂一舉策名上第佐郡恆陽
時稱健吏已召入臺爲名諫臣出領監鐵持斧而巡余
時與公一別已久扁舟維揚重得聚首契闊言笑公念

東堂文鈔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人贈我白金凡十五斤旋得內遷卿階四品請沐里
門慰我實甚公病幸起稍思腳氣余亦日衰高枕苦肺
此時相見月有數日笑敘平生其病若失公輟所食待
余而嘗分所服藥願各體強公客闕門笑余衰棄見公
尊我始相致意余有故客久不造門見公執禮復來寒
溫凡公與余古人各命貧而自高貴而能敬余錄同里
諸耆舊詩公見而喜卽授之梨千年風雅得公而表自
比虞山稱余詩老相期暮齒各七八十豈圖一朝公命
遂畢方肅衣冠卒于廳座脫若歸歟勿藥勿臥觀公去

來一何瀟灑果有宿因若聞道者嗚呼痛哉松栽未大
亭修未登兒婚未至文集未行凡公未與有此數事惟
其長往盡置不眎士感知己幽冥可格況余與公始終
金石一貴一賤于公已可一死一生義今在我公有令
子年甫十五當力輔之使立門戶誰云一劍千載心存
誰云一論可報任君嗚呼痛哉自公既貴惟飽公食吾
家非忝公久不得今日炙雞公必嗜之哭向靈牀呼某
在斯尚饗

祭高員外文

東堂文鈔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月日里中弟李鄴嗣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
兵部員外郎高隱學先生之靈曰烏乎我昔與君俱在
盛年慕爲名士車騎翩翩並稱世門中以姻好葺山南
湖世傳社草誰圖難起行朝倉卒我遂杜門君嘗一出
我隨奉母匿跡名山君亦移家相對柴關惟太夫人兒
子畜我身視釜羹我執爨火我嘗入城君止我睡命二
幼子合覆一被未幾變生薦紳蒙禍惟我二門其家獨
破我羈馬櫪君繫虎林朔風有銚阿旁晝侵其時仰天
日不漏午銀鐙丈三圓草尺五我歸喪父柴骨樂樂尊

大中丞僅得生還君久在繁不廢嘯歌長揖舉陶貞鎮
而哦枯魚釋檻喜君得脫君反裴徊授琴未畢時獄中
琴我時與君更得相見無恙須眉移燈重看人不殺君
天猶活我厲雪嚴霜留此二果以後餘生盡付筆墨得
書輒鈔開卷畢讀復念一邦文獻將墜期各撰書輯所
未備我傳先賢併錄其詩君倣郡乘發凡不遺我訪故
家殘箱敝篋有見卽書一篇一什君行故里曲巷閒坊
有見卽書一祠一梁國中閒閒有此二叟表桑梓筆
不離手我友季楚經神史林君有所質必相走尋我所

果堂文鈔 卷六

五十四明版書
新園刊本

讀書顛倒卷帙君來造觀覓甲接乙諸關記載無舛不
接淮雨別風坐騰一樓我作敘傳五年而成上告先賢
桂酒一盛君錄益多未具首尾子弟從鈔日堆靜几復
取里中忠孝巨作文山疊山吐氣嶽嶽彙爲一編斗芒
夜正中間出入亦有未定凡此二書都未卒業君奚徑
然長寢事訖烏乎痛哉君昔與我集諸耆舊得從二簋
侍長者後時稱吾鄉蘭亭栗里一會人風歲月可紀我
苦肺疾藥鼎相纏君與霜皋更相周旋是夕訪僧相招
午出坐久天陰道中敘別謂我與爾豈久地上風日來

朝莫忘挈杖方謂尋常款詎相及不謂明晨君不與櫛
君著書外頗從酒人持螯執杯龍性藉馴相傳大醉卒
前數日坐上巨卮連舉二十凡君作達過於吾黨所以
脩然揮手卽往烏乎痛哉君家模楷尙存廢翁諸子俱
賢不替門風生有高名死有完節一蓋素棺已定品格
惟我數人幅巾聚送漸失老成所以一慟今日炙雞雜
以黍韭前日酒人尙相憶否尙饗

果堂文鈔 卷六

五十四明版書
新園刊本

果堂文鈔卷六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53

作者=

页数= 7 9 3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